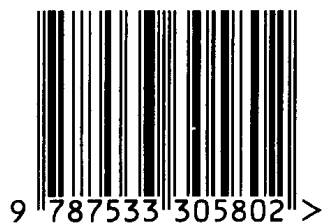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八五冊

經部第八五册目次

經部・禮類

周禮集解□□卷（存卷一至卷二十三）

〔清〕高愈撰　華泉增訂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高註周禮二十二卷》提要

以上原缺

東萊曰天之所以立君分相不過欲均平天下之不平者爾均之一字是宰相之大綱

正〻綱〻紀〻謂之歷極。治〻治典也四海之治歸于王畿王畿之治歸于　官六官之治歸于冢〻〻天物之總織握四方之根柢定設曰掌邦治〻〻均平也天子畿内曰邦諸侯曰國又大曰邦小曰國此言邦國則兼王畿侯國言之冢宰佐王均之而各安其處萬國咸寧矣

高紫超氏曰天下至大百官至散萬姓至繁萬幾至劇冢宰以一人處之無難者無他均而已矣均則當爵而爵當禄而禄當予奪而予奪當廢置而廢置當生殺而生殺更無有不得其當者矣雖然政之均也始于心之均心之均者患上無以使下患前無以使後此絜矩之道也後世宰臣濁亂朝政其患非一而要皆始于其心之不平故詩人刺大師尹氏之患而一言以蔽之曰不平其心嗚呼盡矣故宰相佐天子理天下自平其政始平其政自平其心始○六官之首同文以其建國設官為民不異〻也吳文正

治官之屬

此〻總與下六十官為目賈疏

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〻卿冢宰也以其爵冠〻官之上謂之冢宰以其位居一

而之尊謂之大宰因其指之與其名也其官在秦漢爲丞相唐爲中書令宋爲平章事在明則爲吏部而兼總內閣之權者也小宰大宰之貳旅衆也大宰卿一人有以陽統陰莫敢敵之意自是而下小宰貳大宰宰夫貳小宰以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取而相佩偶同心協濟之意府治藏史掌書者胥才智之稱爲其徒之什長府猶今庫官史猶今書辦胥徒則猶今之隸卒皆官長所自辟除也。丘文莊曰自大宰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止百五十人五官亦然天官若是其衆而下吏若是其簡其所以省吏員者至矣夫官多而吏少則有以周知吏胥之情弊雖欲巧僞而不可得後世不然上而閣部下而州縣每一職一司官長不過數人而胥吏不勝其衆一人之聰明有限衆人之猾捷難防天下何由而治民

高紫超氏曰大宰一人如今尚書小宰二人如今左右侍郎宰夫四人如郎中上士八人如員外中士十有六人如主事旅下士三十六人則如各部司務照磨之屬蓋周公審其體要而制爲成法雖百世莫之能違者如此

增 王昭禹曰以命數推之天子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元士蓋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有藏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錦令之事則置徒有徒則置胥有市賈之事則置賈

王氏詳說曰胥一而徒十皆一而史倍此例之常也若大卿史則史多而又在府上者以所掌書之數多也角人羽人則有府而無史者以當職文書之數少也腊人之類當職事小故有徒無胥食醫瘍醫獸醫則府史胥徒並無以當職事絕少自爲之足矣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王昭禹曰侍衛不嚴無以備非常左右不正無以謹近習先王擇人以爲

宮正宮中宿衛官之長宮伯其副也宮寢國家之重地必先嚴衛周謹而後可及其餘故自大宰宰夫之下即以宮正宮伯先之漢有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武帝更名光祿勳凡期門羽林皆屬即此宮正宮伯之官也

之正又使之常戒令肄業焉則在宮中者無非公正之士忠義之人非僻之心無自而起姦宄之變無自而作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小宰宰夫與大宰不另設屬者同署也宮伯與宮正另設屬者不同署也。舊說周禮設官諸言正言伯者以尊長爲名稱師者言可爲師法稱人者卑之稱氏者以世其職不則或以其世族而尊之諸凡稱掌稱司稱職者皆專任其事典則出入由己守則專于其地夫則陽剛之稱也周官三百六十其命名大都做此而其他因事命名者更不在此例

增 王應電氏曰以分職言宮正專掌宮府如所謂北宮中之官府今于王宮之官府凡也宮伯專掌士庶子所謂掌王

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是也以其職言則宮正總掌王宮戒
令糾禁故宮伯爲中士而統于宮正
賈疏曰凡六官序官之法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如宮正宮
伯同主宮中事膳夫庖人外內饔同主飲食如此之類皆連
類序之二則以緩急爲次第不以官之尊卑爲先後故此宮
正之等士官爲前內宰等大夫官爲後也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
人徒百有二十人

共食曰膳人凡品味珍者亦曰膳、大食官之長人主莫切
于飲食況天子一身六軍萬姓之所主宗廟社稷之所關其
所以養生者尤宜慎重故自宮正宮伯而下即以膳夫先之
自庖人至烹人凡四官則皆膳夫之屬也何氏曰王莽之徹
酒設奠之煑餅皆用飲食以肆大惡其可輕乎
高紫超氏曰明光祿寺古膳夫官也但古之膳夫一飲一食
必與王偕凡王飲食小夫皆得救正若晉知悼子卒平公飲
酒掌大杜蕢入寝而諫是也故仲允膳夫詩人以爲刺以其
所職之重耳若漢之光祿寺但主酒飯筵宴估其物料斂而
之貴而不與天子同起居則其所掌益末矣
增　禮序曰宮正宮伯之下即以膳夫掌飲食之宜係之緣
此事甚係利害非惟是養人主氣體專是正君之心防君之
欲比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既是人欲須防閑撙節
若更無常制而供之者惟求以徒其欲好則縱欲不已如唐
時貢荔枝置遞騎至死者相屬于道豈不大爲民害若周官
所供各有定制又且一一關涉冢宰冢宰既得其人則飲食
之官安得非正人雖欲以四方珍味私投人主之欲古者格
君心正在此處○王應電氏曰蚩之內外凡可以致養者貢
獻爲至多而祭祀賓客之禮極于繁縟司之者尤不可以非
其人膳夫者以禮制王之食以道節王之欲贊王之祭代王
之獻謹其出入非知道者不能自庖人至腊人凡九職皆統
于膳夫也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庖掌殺烹饌之所特置賈者以市買知物價也

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調和熟食曰饔稱內饔者以其尚養王及后世子及供宗廟
祭事也稱外饔者以其供外神之祭及其他之饗賜也異其
內外而分任之則事不冗而人不擾矣明光祿寺有大官二
署即此庖饔之職

烹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八胥五人徒五十人

主供烹煮之役蓋內外饔之輔也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郊外曰甸師猶長也甸師掌耕耤田供粢盛以教孝固大宰
爲治之本又以薪蒸役內外饔之爨于官職有聯故次于此
其徒至三百人之多者以耤田千畝即賴其徒耕之也
增　黃氏曰王耤在野故以甸名官有教民之義故曰師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𩵋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肉乾曰腊獸腊魚鼈皆以供王膳故四官亦次膳夫之下。天
自膳夫至腊人凡十官爲一屬以其皆奉王飲食之事。天
官自宰夫而下首列宮官所以擁衛王居而防肘腋之變次
列食官皆官所以保護王躬而防意外之虞三者皆官之至
要因不得以他官先之矣
增　劉迎氏曰宰相內親附百姓外鎮撫四夷而遂萬物之
宜者一動植一魚皆宰相造化中物此伊尹所以一夫不
獲時予之辜丙吉之于牛喘亦止車而問皆宰相責也獻人
鼈人安得不屬于大宰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醫師聚醫之長調護王躬其職爲重且人飲食失節則多致
疾病故自庖人等官而下即以医師繼之自食医至獸醫凡
四職皆其屬也其官明爲大醫院但古之醫師兼以醫萬民
今之大醫尚以醫天子而惟院使所屬有惠民藥局大使一
人及外府州縣設醫學猶古之遺意然皆僅存其名而亡其
實矣。裴氏曰人君一起居一飲食不知致謹皆足以生疾
不執于大臣則小臣何所忌西漢以太醫太官隸少府而統
于丞相御史猶有周官遺意至東漢則尚藥太官雖如舊而
悉用奄人主之屬亦隸之內侍省起居飲食之重不掇于大
臣而委之奄豎豈有防微杜漸葆和毓德之計耶
增　陳宏甫氏曰人身之用與天地同有餘則損不足則補
天之道也非達造化消息盈虛之理如何知得人身中氣偏
之所在所以成周以士大夫爲之
食醫中士二人
楊氏曰素問言不治已病治未病先王于食有医所以養未
病也百病多生于口腹而五味五穀係養生之本至于疾而
後用醫抑末矣
增　王氏曰諸醫無藥于醫師受政令故無用府史胥徒
疾醫中士八人
瘍醫下士八人

獸醫下士四人

獸牛馬之屬亦不忍其瘍病致死而設醫治之蓋王者育物之政如此○葉氏曰觀民之疾瘍有醫有以見先王仁民之心觀獸之病瘍有醫有以見先王愛物之心所謂民無夭札物無疵厲者由此矣又曰疾醫不使之療瘍內外之證異也民醫不使之療獸民物之職殊也凡以求其精而專耳先王之謹疾重醫如此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正酒官之長其徒以造酒故至八十人之多自酒正至暮人共九職亦皆主王飲食供奉之事但女酒女漿之屬皆以女人在王宮之內內外貴有別故不與膳夫庖人等官相次明光祿寺有良醞署々正署丞即酒正之官又內官有尚膳監掌宮內飲用及酒醋麵的即此酒人漿人籩人醯醢人職又有內官監掌鹽箚冰窖者即此淩人鹽人之職也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鄭康成曰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王應電曰奄有天奄宮奄之異用則二者兼之蓋宮掖之內女不可出男不可入惟此可通于內外故不得不用其用天奄者與喉脊修脊之意同見先王無棄才之意其用宮奄者與墨者守門之意同見先王無終絕人之意然要必擇其賢德與能改過自新者然後用之初未嘗與國議朝廷之事也則其終爲禍于國者亦鮮矣自後監刁立公子無虧而奄人始預廢立勃鞮推趙衰守原而奄人始預薦舉弘顯領中書而奄人始擅政柄魚朝恩嘗神策軍而奄人始握兵權而其禍乃烈矣女酒女之司酒者奚猶今之宮婢下稱奚而與宮女同事者做此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增　漿所以解渴與酒皆飲之類故事相聯○其奚至百五十人以大會同朝覲致飲于賓客者多也

淩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淩水室也按左氏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涸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癘疾不降民不夭札然則淩人雖賤官而聖人設之所以調燮陰陽者至矣淩人廁于飲官者夏月酒漿之味皆利冰之寒故也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籩竹器籩人掌籩之實者也籩所以陳乾物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醢豆實也豆不盡于醢而以醢爲主故以醢人名之豆木器宜濕物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豆實用醢者多故更立其職蓋人所掌皆乾物易辦故女及奚皆少醢人醢人則兼主造其物故女及奚皆倍之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古者鹽無賦但以供調和之味故其設官之簡如此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

以巾覆物曰冪古人于飲[illegible]諸物[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則巾冪之酒漿籩醢皆酒冪故復次冪人○自酒正至冪人共九職皆係供王飲食之事者但其物皆藏于內宮故多以奄人主之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自宮人至掌次凡四職為一屬皆治王宮室起居之事者凡人自飲食外則宮室起居為切故宮人掌次等官又次之飲食起居皆致謹則所以保護王躬蓋至矣○舒氏曰冢宰掌邦治則邦治求之王身則道德為本故其官屬有膳夫酒正以謹其飲食之節司裘內司服以謹其衣服之制宮人掌舍以慎其居處之宜宮正內宰以慎其左右侍御之進則凡所以正人主之心術而遏絕人欲之萌者有由矣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暫止曰舍小憩曰次幕帷覆上次舍所張者掌次猶府多而史少以其所司瓻紫皇邸之類頗于局貯故特以多人主之

朱子曰今朝之官自膳夫庖人而下盡收入御前供奉官自宮人掌舍而下盡收入殿內司自玉府內府而下盡收入內藏庫大抵先王所以親近士大夫在宮中者自漢晉以來盡出之于外至天子之服御起居之掌于外朝者盡歸之于內于是內外否隔而痿痺不仁之患作矣

增　薛平仲曰大宰為人君心術慮自宮正至宮伯自膳夫至腊人自酒正至冪人所以密邇于王者皆王宮內人而猶未及于外也宮人掌六寢之脩而及于四方之舍事掌舍而下又皆為王之會同于國外者設焉則內外出入之際其為王躬之是保者始慮使大宰能正王宮內之職而防慮猶未周于外則周旋于寢處次舍之間者得毋有間之可乘此宮人已下所以見諸此也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府治藏官之長也國家之大計莫過于財用財用之盈縮治亂存亡所出也故特使大府尚領之其官在漢為大司農在唐宋為三司使明則其權歸之戶部矣其屬有賈人者貨賄皆具大府當估其直也○葉文康曰周官掌財非一職而

以大府總司出入之權則利權不分而使分掌于諸府而不
啇總于一司則出財者惟以給辦為能用財者惟以濟事為
功而不顧後之不繼矣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
人徒四十有八人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玉府王之內帑稱曰上者尊之也內府外府王之公帑公帑
而曰內府者皆斷之藏當在乎內而不可輕用也外府則啇
主泉之出入若今戶部官鈔提舉司也置工以能攻玉置賈
以能辨玉

增　鄭康成曰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
者

賈疏曰泉布本是外物無在內府故對內府為外○王東巖
氏曰內府非天子私藏之所以其在庫門內耳與後世瓊林
大盈庫異矣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
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大計為計官之長天官自大宰：大
而外惟司會一官其職至重不特計財用之出納也而凡邦
國都鄙官府之賢否黜陟一皆司會主之蓋若漢之御史大
夫唐宋之御史中丞明之都察院矣漢興之初號蒼為計相
亦猶司會之意命名曰相其事權為甚重然未幾而廢唐有
天下其三司使官有度支以相會計其名甚美然以三司為
官長治財而使其屬考之于勢為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亦
有磨勘司以下檢上均之為失周官之意也南渡後南庫令
宰相提領似矣而內外不得以兼統則亦難防竄蝕矣然則
周宋朝之磨勘唐之度支漢之計相而正以周官司會之法
使之推尊而勢重固用其庶幾乎

增　陳君舉曰司會以中大夫為之其職甚隆凡內外府悉
干財用皆計于司會漢高帝時獨蕭相國如此領天下之財
以柱下史張蒼為計相此近周之司會其後諸官府各自置
府官以管會計其局分之人與周之司會不同如大尉之金
曹自主貨幣鹽鐵倉曹自主倉庫之類是也本朝奉宸庫乃
周之玉府內藏庫乃周之內府左藏庫乃周之外府渡江以
來又置激賞庫今之南庫是也周之三府分為四府凡天下
金玉之物皆歸奉宸山澤鹽鐵之賦皆歸內藏其他所入歸
于南庫謂之宰相兼制國用至于天下戶口租入歸之戶部
分散四出權不歸一

王東巖氏曰司會一官得以持法計天下之財用王后六宮

世子與夫宰相大臣卿大夫士其有用度不當皆得鈎考舉正之故其官甚尊只成周有自秦漢以下便無此官蓋緣先王都無毫髮之私故容得這般議論後世所以不立此官只為人主不便已耳如今內庭宮者比之外庭請給數倍若司會一官立便須理會去緣此所以不肯立大抵掌出納財用者其事至易而持法以較出入之當否者實難其人今朝財計總之三司微有古意然司會止計其用而不治歲三司則用與歲兼主之又曰度支頗有似司會遺意然不過郎曹與成周之中大夫相去遠矣又曰自大府至外府專掌貨賄自司會至職幣掌貨賄出入之簿書二者不相混淆其防閑之意深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司書主會計之簿書丘氏曰司會掌鈎考司書掌書記二者之職交相參伍以此所掌稽彼所錄多寡虛實昭然矣

增　鄭鍔曰司會總天下之大計而鈎考之苟或無書簿然不可得知故設司書之官專以典司簿書為職百官有司財用之數具載于此司會得以按稽而稽考此所以為司會之屬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內音納入也歲或云當作出納之出發之誤也職內主每歲財入之數職歲主每歲財出之數以其入者較其出者而入者不得有繚戾之隱出者亦不得有錙銖之冒蓋周公立法之善如此職內賦入以時其數簡故官吏省職歲賦出以漸其數繁故官吏多也

增　史氏曰不謂之職外而曰職歲者以冢宰制國用必在歲之杪推一歲之用乃得而會計故謂之職歲。王應電氏曰歲當作出去聲呂氏及與歲音相類又歲出二字篆亦相似因此而誤或曰歲猶今言年也夫言年兼出入故可謂之年今職內三入字職歲三出字可驗豈可以歲字混用乎

陳及之曰職內所掌盡會計邦賦之入職歲所掌盡會計邦賦之出互相稽考以防奸偽而總倫于司會鄭氏謂亦掌財用非也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幣古書作弊職幣所掌即大宰所謂幣餘之賦蓋給公用有贏餘則亦不可以妄費故更立職幣主之蓋理財之道當然非周公故為纖悉也

增　未會計邦賦之餘

高紫超氏曰自大府至外府共四官皆掌財之出入者自司

會主職幣共五官則皆考官府之治而會財出入者然掌財之大府僅以下大夫二人而會財之司會乃以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且內府外府皆中士而司書職幣之官皆上士掌財者員少位卑會財者員多爵重蓋掌財者謹先鑰慎出入職易盡也而會財者則欲較其盈虧覆其奸弊爲非其員之多而權且重者亦胡足以定其猶複而稽歷之哉故周公使之以尊臨卑以衆御寡其體統法制之詳密有如此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裘掌皮二職亦係王服御之事故屬之冢宰又以皮裘之事皆有會計故列諸會計諸官之下皮裘分職而事實相聯也

增 葉文康曰司裘何與乎會計而歲終且會其裘事掌皮何與于財用而歲終亦會其財齎以二官而逮于計官之列則其細事皆會可知矣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內宰宮中官之長。高紫超氏曰大宰之屬自司會而下則又惟內宰一官爲至重蓋王宮闈之中嬪妃奄寺雜然而處其可以盜其國柄者蓋不勝計而一以內宰統之內宰復蒞子冢宰此真所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宰相之權可以無所不統也使以宮省之深嚴而內宰不設則必有奄寺干權妃嬪亂政之禍然或內宰雖設而不蒞于冢宰則宰相之權亦輕而小人朋黨行私之害作矣故以奄寺妃嬪之近且貴而周公以內宰統之以內宰之朝夕于王之闈闥而周公復以大宰監之則體統森嚴防維周密而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由之以起矣西漢之制猶稍近古三公總九卿而少府之官凡內臣皆屬蓋猶周官內宰之意後廢其職中常侍宦者始無所忌憚乎至孫程爲廢立之權節甫成覆國之禍然則內宰之官不設而人君得以內正其家外平天下者未之有矣

增 王東巖氏曰宮中官不過三類宮正宮伯宿衛之官今之環衛是也宮人掌王從酒掃次舍之事今之修內司是也至于內宰凡宮中之奄豎與諸嬪御皆在所統則今之入內內侍省都知是也其體甚大其官甚尊其長以下大夫其屬無下士可謂尊矣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氏曰奄稱士異其賢也內小臣掌侍王后左右傳后命詔后禮儀故特以奄人爲之按天文宦者四星在王后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倣其數明制置司禮監掌冠婚喪祭一應禮儀

事則以後宮中財用悉明宦者總領自此不須中外剖及侍置殿中監居置内諸司使凡王服食器用一切付之奄人之手大臣不敢問則成閹宦之惡無復存者

制度蓋即内小臣之職然而并掌及内使人出門爲解等事則其權益重矣○柯氏曰周禮惟内小臣有奄上士四人他未有以爵稱者後世黄門常侍乃有着青紫者十人至于拜爵封侯其權乃震于宰相百僚之上而漢唐之禍不忍言矣明洪武六年曾詔禮部議考料勅内官之制此真萬世之良法也歟

增　王東巖氏曰先王之時宦者不過數十人内小臣四人寺人五人内豎五人閽人每門四人而已不若後世之多既統于内宰而内宰又屬于冢宰上下相統得以進退用舍之則不得者自不容于其間後世不然宮中宦則皆奄人既不屬宰相所以縱横而莫制○呂氏曰奄位極于上士先王防患之意蓋微○永嘉陳氏曰成周盛時内小臣閽人寺人之屬悉統于冢宰西漢之制猶稍近古三公總九卿而少府之官内臣皆屬旃倖如鄧通一有細過申屠嘉得召而斬之東漢三公擁虛位無復統領九卿之職而宦者專權非三公所能制矣

閽人　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囿御苑也游離宮也明制奉天門午門端門承天門各有門正門副猶古閽人之職也然而其官則正四品與從四品矣

寺人王之正内五人

寺之言侍也正内路寢也寺人若漢中常侍從入内宮贊道内報事者

增　黄氏曰寺人内豎皆奄王之正内五人則他處尚有之經不出不者員數蓋掌女宮戒令職事爲不可已者已在此則在他處者未必有職事雖闕之可也

内豎倍寺人之數

豎未冠者之名若後世小黄門掌侍左右受尚書事関通内外也

九嬪

長樂李氏曰自九嬪下至女史皆屬天官先王之意深矣蓋婦人女子而當于主華而居九重人事得以則輸養自恣無所不至也是故使之各職于内而附屬于外有職則當奉其法有屬則必世考其功奉法則不敢不謹考功則不敢不勉夫宮中之人而有勤勉者宮有其才之故也而況内宰則朝大夫士春官世婦每宮卿大夫皆分命皆人以參紀内事與大理長賤人自相役令而不能畏忌者不可同年而語矣漢爲政養大于立賦也于如意留使以可用之明雖比事百人何益此大臣不得與内事之數也長各引申帳大人度

嬪者婦人之美稱

增　王昭禹曰女之官從于主謂之嬪書于二女言嬪于虞九嬪以官從于主爲義故亦謂之嬪

世婦

增　王昭禹曰執其箒以事人者謂之婦婦之事人有廣嗣之義故謂之世婦○王應電氏曰秩比于大夫故大夫妻亦曰世婦○鄭註不言數者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柯氏曰天官世婦與九嬪女御爲列天子之嬪妃也春官世婦則專掌后宮之禮者上自王后下至内外宗皆其所敎有大夫士之爵者乃女官設府于内有區德者爲之所謂女傅是也内

宰自外而治內世婦自內而達外必如此法制乃備也

然斯以人矣乃統如此主其降制宮中之事制尊早有不序上下有不督于宮夫其守一世事迹數足以作而不能所亂之不職其何以宰之教師也哉○自古明人之守者亦不易行政其主則從之地以位其本長之陽以教其正長之先以教之事內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嫁三月先從于宗室成之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從此之箴注而見婦道以成之也

矣　按紫超謂世婦係先朝盛德舊宮人使督宮中之事者又引記稱國君不名卿老世婦以其先世舊人而尊禮之康成獻子齋禮經二十七世婦誤指為王之妾媵者非也愚謂若係先朝盛德舊宮人不宜叙于九嬪之下女御之前而所謂國君不名卿老世婦者亦非以世婦為先世舊人而尊禮之也觀下文云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亦將指為先世之姪娣長妾乎鄭氏引經為援當不誣也　又按九嬪紫超引外傳稱先王內官不過九御則九嬪即九御也外傳註九御亦云九嬪然按經文內宰之職以陰禮教九嬪以

也如是而後備于婦人之道乳大王之六宮當其守之晁而可非其人民深山大澤寬生龍蛇女子修關非可忽易晉驪懷太子宮中為市使人沽于稱所為雖重不慕其母本晉家也先王之制百二十人備以無人而缺之主雖直慎若此晉氏乎其之後猶屍為人何足也人多則御幸不可偏思緣由是與晉廣則用關不足是民喊所以開明矣于之何其由斯者耶

婦職教九御而九嬪經文云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則九御非即九嬪明矣鄭註九御云女御也不應外傳襲王稱內官而獨言女御之卑者又魯語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亦不應舍九嬪世婦而偏言女御也則九御非即女御明矣王應田周禮傳曰每以一嬪統三世婦九女御自九九三九而爲之九嬪曰九御九嬪經文云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則世婦女御皆九嬪之屬而率以御于王故曰九御耳周禮之言九御指世婦女御之屬于九嬪者言之也外傳之言九御則通指九嬪言之也外傳內官言九御則九嬪以下統此矣外官言九品則九卿以下統此矣周禮內宰及九嬪之職不言教世婦言教九御則世婦統此矣

女御

御猶進也侍也女御不著其數所以嚴內官之選晉武帝平吳天下無事娛情聲色掖庭殆將萬人唐玄宗際四海承平恣極奢遂宮嬪率至四萬先王之制百二十人猶以無人而闕之其至難至謹如此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祝女既祝事者宮中有祭禱事非外庭所與故另設女祝猶王之有太祝也明制內庭女官設六局近百人皆以良家女爲之獨無女祝之官然厭勝奇衺之術乃反乘之而起矣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女史女諳書禮者宮中有典禮簿書文籍故擇女之賢者司之以其類天子之太史故稱女史若漢之班姬唐之徐賢妃者則誠女史之流也

增　劉執中曰女史八人蓋擇嬪御之賢者爲之○張氏曰女史令執彤管在宮中書王后夫人以佐治宮女德之善惡及進御頻碎之事皆書之故宮女慎而修德○鄭鍔曰天子有史官左記言右記動故爲天子者不敢有過舉后與王同體言動不謹則家道不齊無以舉天下之內治故有女史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

二十人

典主也婦人不親絲枲則湛于逸樂而淫邪之心起故立典婦功官以督之下文典絲典枲二官其屬也

增　王應電氏曰工以修治織作之器賈以奠定布帛之直陳君舉曰三官悉用士人為之先王以此人主奢儉所係國家利害所關非士大夫為之則宮闈亂政必不得已與內宮相關通如內小臣閽人之類則用宦者耳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麻有子曰枲絲以成繒枲以成布典絲典枲二官分主其事而典婦功則兼統之明制尚功局有尚功一人掌督女工即此典絲枲之職然其職止于一人而復選良家女為之則督責有所不能施矣

增　鄭鍔曰布有出于麻者亦有出于草者然出于麻以衣被乎人者為多故設官止以典枲為名也○王昭禹曰典枲所掌其物非一獨以枲名官蓋麻為女功之正○史氏曰天下之絲皆出于蠶一蠶所吐謂之忽五忽謂之絲則一絲之得亦不易矣後世親蠶之禮廢衣服悉備于四方之土貢故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無一分顧惜由其不知所自來典絲之職亦先王深節用之一助也又曰親蠶事后妃志在女功之事以其艱歷女功知其物之難成則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因宜此蠶事之時所以為后妃之本而典枲之官助先王崇本之治為多也○王應電氏曰四方之奢儉勤惰皆起于后宮后夫人者佐天子以理天下之內治正以其貴而勤富而儉有以率先天下耳天文有扶筐星后妃親蠶之器也織女星者宮嬪親織之象也成列象于紫微垣故周禮特為典婦功一職以司後宮工作之事此內治之所以修舉而無怠荒之端也且不特典婦功掌之而已九嬪教之內宰職之又佐后而賞罰之宜其女有餘布而財不可勝用也及其衰也后宮休其蠶織民間則杼軸其空夫一婦不織或受之寒柰何民之不困窮也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云內司服者以其專掌王后及九嬪世婦之服非奄官不可為之故別于外而稱內不與司服同屬春官者凡后宮之事皆天官所職也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縫縫合也女御八人蓋為八十人之長而督其女功者

增　泉按鄭氏云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于王廣其禮使無色過此鄭說也夫安知非八十一女御中之工縫線能治后夫人之衣服者乎夫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

紘綖御之内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則以女御充縫人及司
服之事未為通也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衣服絲帛必用染故次染人
增　薛平仲曰内司服之與縫人既皆以奄人主之染人特
付之命士何哉蓋縫線雖當便于内而表章之正豈容便便
于內哉此染人所以命下士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追鄭氏以為治玉石之名或云追官名也以掌王后首服故
掛追師染人追師屨人供非奄者以其不隸宮内也
高紫超氏曰按追師為王后及九嬪世婦首服止于工二人
其儉約如此谷從後世翠翹金雀之飾宮人競鬪妍麗其工豈
止二人而已哉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增　史氏曰王有弁師后有追師王有司服后有内司服冠
冕衣裳無非各有其司獨于屨人總云者以為不足煩二官
薛平仲曰嘗疑周官于王之五冕掌之政典之弁師而追師
屨人掌王后之首服、屨領于大宰何哉大抵名尊之分固
比下之所易嚴而婦飾之美則人情之所易誘夫上而飾之
于首追師有定式下而飾之于足屨人有定制不主于奄人
女奚之屬而主于外庭之命士不分屬于政典禮典之官而
領于天官大宰之重風化之本所係在是、固纖悉之必謹
歟
高紫超氏曰按明制女官尚服局有尚衣一人掌宮内服用
而則宮内司服之職内監有針工局掌成造一應衣服又女
官有司製四人掌裁衣服者即此縫人之職又有内織染局
掌染造上用并宮内一應段匹即染人之職又有尚冠七人
尚屨八人即追師屨人之職然多以忠宦女子為之不特非
士人并非奄人矣
自内小臣至此凡十七官為一屬皆内宰之所隸也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夏、翟雉名采其羽色也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染鳥羽象
而用之此以名官者或以其行復禮而執是以招魂也歟
增　夏氏曰夏采記招魂死事故于末宮之〇鄭鍔曰此事
非常有之事專設一官並者有是事然後設其列于此者亦
見當屬于天官故耳〇黄氏曰宗務公云若以大夫之當浮
供首領以沒于地人主能保其身至此冢宰之貢盡
高紫超氏曰按先儒言天官一職凡宿衛之親人供奉之近
安凡其布列王宮内外邇近人主左右者一舉而屬之冢宰
夫是以嬪妃使令之私無敢蠱惑人主而陰竊大臣之柄者

後世奪大宰之權而授之羣臣散天官之屬而歸之百司出內廷之士大夫而置之外廷上不得以臨其下外不得以制乎內甚者宰相大臣反仰鼻息于熏腐之輩豈復有綱紀名分乎周公深慮遠識洞察禍變知後世之擾亂國政者固必皆是輩為之故一擧以大宰之權使不得以乘閒竊威福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三代而下識此意者諸葛武侯一人而已

增　陳君擧曰冢宰一職惟制御天子私昵之人一則環衛之人二則供奉酒醴酒漿之人三則出納財賄之人四則宮中使令之人蓋以此等與天子勢狎或用內官或用女奚他卿不能誰何所以冢宰盡制御之秦漢以環衛之人分入光祿勲衛尉以供奉之人分入少府以出納財用之人分入司農而宮中出入侍從使令之人分與大長秋是冢宰之職分為三四矣又以今世之官論之自王府內府而下令皆收入內藏庫矣自宮人掌舍而下令皆收入修內司矣自醫師食醫而下令皆收入御藥院矣自膳人庖人以下令皆御前供奉官為之矣大抵先王所以朝夕親近士大夫在宮中者自漢晉以來稍稍推出至于天子所以自奉養于外朝者稍稍引入試以通典考之可得一二焉

周禮集解卷之二　天官

梁溪高愈紫超氏原纂　鷲湖華采天沐氏增訂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典常也大宰言六典猶中庸言九經也邦國守之為常經百官修之為常法萬世由之為常道由是典則治不由是典則亂六典六官所分掌而惟大宰兼統之此周公所以隆其職冠于五官之上也治正理也機持綠曰經所以使有條而不亂者稱邦國則內而邦畿外而侯國皆兼擧之矣官所居曰府稱官府者總府史胥徒而言也紀綠別之名凡為綱者必先有紀衆目悉為然後設綱以擧之此亦借為整齊之意但經大而紀小耳教典司徒之職言安邦國者人無禮義則上下亂司徒敷五教而邦國賴以安寧也擾馴順也化其頑惡使之馴順也禮典宗伯之職統言尊卑上下有所統也諧和合也萬民有禮往來交際而情相和合矣政典司馬之職平謂强大不得横弱小賴以安而邦國平定也均平其征役也刑典司寇之職詰責問也糾繩致也此借為督察之義事典

司空職也其言富者百工之器備則國以富饒而萬民生生之道亦備矣傳稱來百工則財用足正謂此也三百六十之官大宰皆可治司徒皆可教故集以官府言之禮典政典之屬可以統正他官而不可以統正大宰故但以百官言之也按周家封建列侯所撫治者邦國而邦國之所有者百官萬民也邦國得其理百官得其職萬民若其性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矣大宰之所以佐王輔道于此哉

增　王東巖氏曰事典乃司空之職書言司空居四民時地利所謂事者非止如今考工記之補亡止言百工之事也民各有職々各有事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邦國之富實基于此如衛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馴致國家殷富後世急于富國而不知民事若季氏之富于周公其得罪于周典深矣

東萊呂氏曰周禮一部綱目盡在六典冢宰無所不統是宰相之職天下事須有總統會要處下面雖纖把握管轄皆在者非官々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務者至簡也所以調制之者非人々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為大小者與之為小所居者至易也明乎易簡之理則相業無餘蘊矣又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微之原而有所治者也欲為事而分治之則有六卿之職為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為天下者始于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則將帥兵事興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々司之法在故五曰邦刑民之遷善遠罪然後可永奠其居故六曰邦事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為治之體上下相統內外交應本末其舉則綜牽繩聯無一節不相關處天下雖廣會合都在六卿上冢宰相天子而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卿何也綱固在網之中而首亦豈處卯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冢宰之與六卿並居六職一也

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官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八法之詳見後屬謂各有所隸即後小宰之所謂以六屬舉邦治者也職謂各有所司聯謂彼此互濟即後小宰所謂以六職辨邦治以六聯合邦治者也官常謂各自領其官之常職即後宰夫所謂正則掌官法以治要師則掌官成以治凡者是也（永按小宰六職自六官而分之有各職也宰夫八職自一官而分之有常職也然官常非即指宰夫之八職也三百六十之官職不可以數計皆有常職以事于上應以察其遵常者也）成謂成事品式小宰所謂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者即官成也官法之法不應重本文法字當作敘（不應輒改疑之）小宰所謂以官

王昭禹曰名大宰太治衰之法司徒會數衰之法六官之屬所承以治事者無非法也以其施之于官故曰官法百官各攜法以治事則無從官之所雖而之行治由此而各正于一矣故曰以正邦治

府之六叙正羣吏者即官叙也王昭禹曰八法治官府之大法官法者百官各有奉行之法也鄭鍔云掌天之職曰王掌官法以治要乃大宰之大法也又云司寇掌官法以治目乃一官之定法也名曰法則因所以為法小大不同也官刑見於秋官大司寇計謂探其殿最即從小宰之六計弊羣吏之治者是也有官屬則治有所分而不叢有官職則各有所守而不侵有官聯則脈絡貫通而無扞格有官常則措置不易而無衝決有官成則章程一定而有所依據有官叙則秩次井然而不亂有官刑官計則人知畏懼怵惕而無貪邪情志矣治官府之法又孰過是哉

增　姚莊渠曰治天下有體邦國君道也以六典治之官府臣道也以八法治之○鄭鍔曰官府治之所由出故治官府不可無法﹆不行于官府民不可得而治矣百官所聚曰府人衆而事叢非事為之制曲為之防也本數末度各得其理大綱小紀不紊其條何難致治哉此其別所以有八也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法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則亦法也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也原偽以都鄙為公卿大夫采邑之外餘地未封者非馭如馭六馬之馭謂其操縱進退之權自上出也首以祭祀馭神者神和而福降然後民可安按大宗伯頒祭號于都家凡公地神示非奉天子之命不得歆其祀所謂馭神者如此法則馭其官之則謂兩伍之屬以王法紀之使職守嚴整不相紊也原偽古法則即上文所言八法者非廢猶退也退其不職者舉能而置之則吏知所勸懲矣祿月俸也位爵級也祿馭富爵馭貴而士修于道德矣上歛下謂之賦下奉上謂之貢﹆謂以地稅輸于王朝者都鄙有諸侯之義故兼貢賦言之禮而復從其俗者以其民所素習所謂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也都鄙有君道故封內得以刑有罪賞有功方士所謂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上之于朝也原偽大治都鄙者有刑賞猶諸侯有慶地削地之法忠非正此是都鄙之刑賞非刑賞都鄙之君長也刑賞行于都鄙而法則施自王朝則威福不得專此所謂馭其威也田以簡稼役以任衆亦都鄙之君長得自為之益都鄙遠于王幾類于侯國凡國中之事勢不得不聽其自為然使無以為之節制則將有跨恣自恣之患故特為八則以馭之遂原偽畏長似一二處

增　王應電曰王畿千里自鄉遂公邑之外有家削縣都之地天子不能親治不得不封其臣子以分治之然不可聽自治而不為之節制又不可一﹆束縛之使不得以有為故有八則以馭之使得專其治無過其則而已益幽則有鬼神示明則有官吏士皆為治之綱領賦貢以足用禮俗以施教皆為治之具而刑以詰奸兵以禦侮則輔治之法故祭祀禮俗則有都家宗人法則﹆有都則家則刑則有方士兵則有

都家司馬主若大軍之建長立兩卿大夫以法憲于所則之國春官太史逆都鄙之治夏官司士掌都家縣鄙卿大夫士庶子之數秋官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凡歲終之所考正歲之所施治朝之所聽一以此八則而馭之又有公邑錯綜其間天子使吏治之此千里之內所以昭明而無後世、家之禍也。魏莊渠曰先王建都邑以封公卿大夫在王朝則曰道也以八法治在封邑則名道也故以八則治之法者從上之令而下不自專也則者受節制于上而下得自專也馭者節制之義。鄭鍔曰則如言有典有則之則法如令之律令則如令之格式

高紫超氏曰後世盡廢封建尚置郡縣雖有大阿獨運之使而無技業相扶之義故無事易以治有變易以亡其利害蓋嘗相半也居今日而言封建雖王又重予識其迂然以天下大勢言之中原之地四肥美而民安樂無寇戎詳然之警設守令以治之甚足易制則使于郡縣者中原也而邊陲之地四境确而民剽悍寇戎之警時時有之而以傳舍往來之守令為之其無經久之謀可知矣故撫天下大勢凡中原之地不可不郡縣凡邊陲之地不可不封建中原之地不郡縣則不能以獨握大權而為威福邊陲之地不封建則不能以捍抵外寇而固藩籬觀周官都鄙侯國二者並存則知後世郡縣封建亦不宜偏廢合兩利而俱存之誠為致治保邦之至計也已（朱按郡鄙與鄉遂之制然紫超此論自是不磨之極王東巖氏曰案鄉遂郡鄙都王畿之地之餘言公邑天子使大夫治之公卿大夫不得有也此是聖人深意大率三代封建諸侯亦不是逆所封去其間自有公邑則其中溪時郡國之制亦有此意蓋郡國相錯于天下使彼此相維也朱按此論與紫超之說相為發明）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柄所執以起事者予謂常祿之外別有所賜也出于特恩故曰幸丘氏曰予以馭其幸非人主行其私恩而啓人之幸心也蓋人之有超異者施之以特厚之恩所以鼓舞之使奮夫于事功月行善行也有善行者置之于位也生謂有罪當誅而赦之奪如奪駢邑三百之奪謂削其俸邑也廢罷職也誅殺也過或疑當作禍（非鹿十五制四內史之職也舊以罪重于過故訓誅為責然不可以對生當以內史之殺為誅或曰過對福當作禍與過聲相似而誤）（鄭鍔吳子樹端亦作過也王應電則謂作）對上文生以馭福而言也又或疑罪當作過、當作罪傳寫誤耳八柄者天子所以成福獨運勵世磨鈍之大權故雖大宰不敢擅之而以詔王為自後世人主不操其柄遂致有持鋤把京之奸鄒而八柄之權首移于大臣矣史有馭音憲異之專擅而八柄之權又移于外戚矣他若五侯驕肆則八柄移之宦官斜封墨敕則八柄又移之嬪妃刀敕柔軸則八柄又移之羣小黑衣高辰冊教主道君則八柄又移之緇流貴妃總之太阿旁落則人皆如蛇妖鼓煽而亂亡

隨之失則公八柄詔王之意也

增　王介甫曰六典曰佐王治邦國大治王與大宰共之也八法八則直曰治官府都鄙小治大宰得專之也于八柄八統曰詔王馭羣臣馭萬民則是獨王之事大宰以其義詔之而已○王應電曰爵祿二者王所以馭羣臣八柄之大者予奪二者自其祿而施低昂之柄廢置二者自其爵而推進退之柄生殺二者制其死生之命也予置生皆作福之事奪廢誅皆作威之事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威作福故以詔王也○吳臨川氏曰按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觀此先後有叙則知大宰八柄其次不倫若以內史先後之次易之則文義爲順其誅殺二字々雖異而意則同不易可也

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々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楊氏曰八者是君民以共之順其道上下皆然故曰統然卻有本來自人主身上做起○王介甫曰柄言操此而彼爲用統言舉此而彼從焉

王昭禹曰吏之在下其忘朕事思于不達有以達之而蔽有莫知哉勸之賓民馭以達吏則民知望吏之可易矣王之制五禮賓禮居其一賓者人治之大馭以禮賓則民知交際者之歡

統綱也摠也言以其綱摠領于上使民循而效之也保庸安有功者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賓謂四方諸侯及蠻夷向化者皆是謂之賓者尊之也親々則民興仁敬故則民不偷進賢使能則民勉德而修藝保庸尊貴則民興功而重爵達吏禮賓則爲吏效忠遠人無不順服矣八者上行而下效在天子形行而長率非大宰所能與故亦以詔王言之○葉文康曰大宰八統雖曰馭民而其所以爲馭者無他術惟以親故賢能八者道其從善之路而已雖名爲馭實無與于馭焉則其待民之意亦厚矣豈若後世所謂馭民者待吾法令刑罰之具繩束而箝制之哉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任猶倳也禮義生于富々生于財々生于民故必爲民成任其職而後民生殷富財賦有自出故九職先之三農山農澤農平地之農也九穀鄭司農以爲黍稷秫稻麻及大小豆大小麥也（後鄭不言秫與大麥而以粱苽足其數按下食醫云犬宜粱魚宜苽故用後鄭之說爲是）樹果蓏曰圃其樊曰園毓養也虞衡掌山澤之官作起也藪澤澗者牧々地皆善草木之處也飭致力攻治也化々其形質也（飭木則化之而爲舟車之屬飭金則化之而爲鼎釜之屬）八材先儒以爲木金玉石齒角皮革羽毛米漆也革成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者婦人之美稱曰嬪曰婦蓋兼貴賤言之臣妾則男女貧賤之稱也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或以爲可充藥材也閒民下戶不能任一夫之廛者轉移執事若今傭賃者也（傭賃以爲工作若今之聊人升師中大人）天下財之所出盡于田疇園圃藪牧山

澤之地天下生財之民盡於農圃工商畜牧賤雜諸事先王各以其職任之使國無廢人地無棄利而富足從可期矣厥後管商窮富國之術莫有出於是九言者而後知周公設九職以任萬民誠為萬世生財之大道也○按先王之民無不盡力于生財其不生財者惟勤道藝習伎術服公事者而已而後世游決失職之民則不可勝計擧凡僧道也冗兵也冗吏也優倡也遊惰也作無益之工也通異物之商也類皆耗民財漁民食而為生民之大蠹焉宜乎民之困窮而不能以終日矣

丘氏曰民生天地間有身則必有衣有口則必有食有父母妻子則必有養既有此身則必有所職之事然後可以具衣食之資而相生相養以為人也是故一人有一人之職一人失其職則一事缺其用非特其人無以為生而他人亦無以相資以為生上之人亦將何所藉以為生民之主哉先王知其然故分其民為九等使凡生于天地之間者若大若小若男若女無人而失其職無一物而缺其用無一家而無其產如此則人有以為生物物有以資生家家至以相生老者養幼者教存有以為食歿有以為葬天下之民莫不愛其生而重其死不游手務外不左道以惑衆不羣聚以劫掠民安則國安矣有天下國家者其毋使民之失其職哉

增　王東巖氏曰成周計民受田餘夫亦及之安有閑民今謂之閒民必其單丁下戶力既不能勝耕又不能從事于園圃虞衡藪牧之地與工商嬪婦之業聖人雖以強之受職也（先王九職任民謂之任者不廢其所能不强其所不能因其地而授之隨其力而使之故有一男一婦勢不能自立依于私家而為臣妾有單丁受下戶不可受田于官而為閒民聖人亦止隨其力而任之不能强而齊之也）亦列于九職之終者以八職之中不可無此等人又曰閒民無職能補八職之有闕轉移以協佐其事以閒民係于九職之末以見非無職也特無常職耳豈若後世游手浮食怠惰而不事事者乎至若師氏無職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又欲驅之務本也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富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吳文正考註）上取于下曰賦此九者取于任地與餘財非取于民也邦中者王城內外之地也四郊者六鄉百里之內而外距六遂之地也邦甸者去國二百里六遂之餘地天子使吏治之者家削者去國三百里大夫之釆地也邦縣者去國四百里卿之釆地邦都者去國五百里公之釆地也（按王氏田家稍邦縣邦都皆曰釆地其餘地為公邑公邑不可以釆言之此所以邦家稍邦縣邦都為言也）關以征其貨之出入市以征其貨之所在山澤者虞衡所掌山澤之財也幣餘者職幣所斂掌事之餘財也自邦中至邦都六者皆任地之賦以其田賦之十一取于民又

于一分之中復以十一十二二十而三輸于王也即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句
制縣都皆無過十二也
葉文康曰大宰既以九職任民閭師已責其貢今以九賦斂
財賄不知此賦何從出乎蓋九職之所貢者任民之稅也九
賦之所斂者任地之稅也司會曰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
九功令民職之財用是其所出者異也王應司周禮傳作九賦九職相資圖謂九職之民即所以出九賦其說有未當
大抵九職所貢出于農圃工商虞衡藪牧嬪婦臣妾執事之
民以其身之所業功之所有而獻之于君故曰貢亦曰功九
賦所斂出于國郊甸稍縣都關市山澤之地與夫官府都鄙
之餘財以其地之所出官之所贏而輸之于君故曰賦供九
職者一項人供九賦者又一項人二者本不相妨可以並行
不悖也
王東巖氏曰先儒以周之九賦爲口率出泉夫漢有口賦有
算賦皆仍秦弊令民出泉原據以賦爲口賦漢之所謂口錢唐之所謂庸調明之所謂丁條銀也按算錢起于漢高帝紀書初算賦亂變古
王欽當民也不知成周制賦之法不過因地之所有而令之如邦中
之賦即載師園廛二十而一是貢其廛里及場圃之所出四
郊之賦即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是貢其宅田士田
賈田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之所出邦甸家稍縣都之賦即
載師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卿大夫采地田稅之所出關
市之賦即司門司市之所入山澤之賦即山虞澤虞之所入

幣餘之賦乃凡執事給公用而有餘幣餘財之所入然則九
賦之斂財賄除關市之外皆非泉布之入而關市之賦亦非
口率出泉則是有賦而又有稅也孟子曰
有粟米之征有布縷之征有力役之征所謂粟米之征即成
周之田賦也布縷之征即成周山澤之農所貢絺葛草貢之
材而成于嬪婦之化治者也山澤所貢以之當邦賦則無田
租矣至于力役之征成周只以六尺七尺之上下而爲力役
之多寡非如漢之有更錢隋唐之有庸錢也孟子所指力役
之征意當時起役之外又有所取矣成周之法征以粟米者
則無布縷之征、以布縷者則無粟米之征至于力役之征
只用其力不取其財如凶札之年則又無力征矣宜乎孟子
謂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也。又曰邦中有場
圃即園圃之職也四郊有牧田即藪牧之職也邦甸之田皆
井授即三農之職也甸稍縣都之采邑與公邑之田亦皆授
于民以耕也關市即商賈之職山澤即虞衡之職李叔寶謂
九賦隨于九職之後惟有以任之而後可以斂之是也王應曰與周禮傳之說同
所疑者成周什一之稅通乎天下而甸稍縣都則曰十二先
儒以地遠役簡則賦亦輕擇之不如陸佃以百畝而徹賦民
十一于一中又以十分爲率取二如此則公卿大夫之受采
者自食其八以其二賦于國其說爲長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式者量書爲中用財之節度惟大宰有定式而後大府得以式法須之司會得以式法會之人主不得踰式而濫用有司不敢違式而濫供也言均節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也又衰多益寡省彼濟此亦爲均而節之義（均則進退適于均而無有餘不足之患節則多寡適于當而無過不及之虞）九式首祭祀所以重祖宗而敬神其次賓客所以重交際其次喪荒所以恤不虞又其下始及羞服則王者之薄于自奉可知矣工事凡浚修城池及作宮室器皿之屬皆是幣帛另爲一式者古人于賓祭喪服匪頒好用幣帛無不用之其費甚廣故另以爲一式也草曰芻穀曰秣蓋養牛馬禾穀及菜餼之薪蒸也匪分也匪頒若後世郊祀有賞及今節享恩賚臣賜絹匹之類非百官俸祿之謂也古者卿大夫之祿多爲田以給之不須于公帑且使爲百官之俸不當在芻秣之下矣好用非常賜若後世以私恩賜宗戚近臣者大宰亦得以制其程式也鄭伯謙曰凡人君之失莫大乎有侈心財聚于上而大臣不得操節乎其間則一切宮室器用服食賜予縱其侈靡何所不至是故蠹壞心術之大原而以道人主者之宜急務也秦漢以來散無統紀世主窮奢極侈而掖庭永巷之用歲費百千萬（漢哀帝賜董賢田二千餘頃其蒼頭奴婢亦人賜十萬錢）錙銖而取泥沙而用而公私始俱受其病矣。按後世國用之煩莫過于軍旅九式獨不言者三代寓兵于農平日固無養兵之費至于有事徵發其多寡之數不可勝知而軍中犒賚亦非可豫爲節會者故周公不存軍旅之式也然考宋太祖嘗置封樁庫每歲有積不他用欲以其財贖兵井周公雖不存軍旅之式然安不忘危其所以備儲而爲倉卒之用者亦必有道矣

增 陳右舉曰九賦斂財賄九式均節財用盡總于冢宰所謂以此取之以此用之未嘗分別秦漢以來人主私意日生剏爲條目掌天下之財有大司農掌王之治藏則有少府掌注入民財則有水衡都尉而大司農則供邦國經費之用少府則供王食奉養之用水衡則供王之私用日已既煩各私其局征斂搜求富藏于官前輩嘗論王者除四夷之外不治自外薄四海闔門而視皆一家也今闔門而與子弟爲市雖盡得子弟之財猶不當也又曰所謂大宰制國用者制其出也古者財用冢宰制出而司徒制入六卿三公皆冢之自漢丞相以錢穀出入爲非己責則均節會計之職散之九卿丘氏曰財用供于有司所以爲天子用也而其式法則掌于大宰何也蓋有司職卑不能抗尊而制衆大宰以道佐王爲天子之大臣下得以制有司使之不敢踰式而擅供上之有

以為上后太子俾其不敢違式法而道用非從以惜民財裕
國計此所以養人主恭儉之德而致之于無過之地昔人謂
以九式均節財用正大宰格心之業信矣〔[illegible]〕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
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鄭康成曰嬪貢絲枲〕
下供于上曰貢九貢四方諸侯所獻于王者致者定為式法
使之來獻也嬪當依故書作賓祀貢賓貢凡可以禮賓承祭
者無不致其敬至廣非可以一物言據秋官大行人則侯服
甸服之貢也器貢如簋簋之類男所貢也材木材杶幹栝柏
之類衛服所貢也貨金玉龜貝之屬要服所貢也服織皮卉
服之類采服所貢也斿羽毛也物貢橘柚琅玕之屬或以為
九州之外蕃國所獻若楛矢之屬也九州諸侯各食其土必
以其土所有獻之天子以盡臣子奉上之心故大宰有九貢
之制也不係九式之前者考大府凡諸侯之貢以待弔用不
以供九式之費故也

增 陳祥道曰采邑有賦而無貢邦國有貢而無賦九賦有
甸稍縣都而九貢致邦國之用也禹貢八州有貢惟冀州畿
內無貢以畿內王之所食特斂其賦而已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王東巖曰民心無常[illegible]〕
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
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illegible]〕

兩猶耦也繫聯綴也〔訓兩猶耦者取上與民相偶聯綴使不離散也〕牧諸侯也各有分土世養
其民則民皆觀戴之長冢宰司徒之屬一邦之貴民所仰也
師儒蓋學校之官及州里之賢者師者德為人範〔鄭注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
儒者道足化民〔鄭注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則雖無位而民願歸之〔貴民曰師字教之官儒通乎上下〕
宗大宗收族者主謂公卿大夫世食采地為民之主者也〔有國者謂之君有家者謂之主〕
吏即州宰黨正之屬為民統率已久故民安習之友比
居同志者〔鄉田同井合志之友能相保任故以任得民〕藪為財物所生民富而安利之則亦
戀其土而不散也〔富謂蓄中財物〕蓋蓋之民聚必以兩合必以群不為
之兩則其情乖離不相維繫先王為是九者以聯之民始愜
欣愛戴固結不解矣後世封建變而郡縣侯伯易而守令固
無以地得民者而公卿不臨百姓不復以貴得民師儒不崇
于學校不復以賢以道得民矣而卿大夫無宗法無采地則
所謂以族以利得民者又皆無關焉〔鄭注利猶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于是人情
渙携無根柢之固一旦天下有變則其民將如獸驚鳥駭不
能聯綴于是知周公九兩之法誠為萃渙合離之至計而大
宰治典十餘終之以此者示制治保邦之法必以安民為重
也民安則四海安民固則天下固矣

王氏曰天官之職甚為博大縱而觀之若散出無紀然有要
焉典法則治天下之道貢賦式制國用之經八柄馭臣之大權

八統九職九兩任民安民之大法掌相代天而化正百官平
均四海固無出于此四者矣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
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
正月周正建子之正月（本節）吉朔日也始和謂是月一陽初動
和氣始萌天子因以布治示更新之意也象猶天垂象之象
令民效仰之法其條目細件也象魏闕也（雉門兩觀）挾日十日也從
甲至甲謂之挾日國家致治之法歲于政府百官萬民皆當
悉知然久而不習則有怠忘之患故于每歲首月布而縣之
令萬民舉瞻觀則人心振奮而朝廷致治之法天下無不
曉然矣
增　葉文康曰鄭氏以正月為周正月以正歲為夏正歲謂
正月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歲又縣于象魏使萬民觀爲
不知周以建子月歲首以十一月為正歲正月只是夏之正
月正歲則令百官觀法正月則令萬民觀法先百官而後萬
民考之周禮莫不皆然○吳澄方曰鄭康成以正月之吉為
周正建子之月以正歲為夏正建寅之月竊以為不然經中
凡言歲終即繼之以正歲若正歲為建寅則歲終非建亥周
家自發其正朔矣若以歲終為建亥即始終有接續無緣住
兩月也正月之吉為周正一歲之始無疑事有非朔日可行

（王東巖曰典法則同一意而不易故皆移事識至於無少更改無識依此行為月令事本曰是月也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修之于歲終而凡布之于正月）

故云正歲不拘朔日亦可○王東巖氏曰此說歲終與正歲
正月相連不應隔絕固然粢以後人十二月斬冰内宰上春
獻任中春始分與詩四月維夏六月但暑月令次序十二月
行事見于秦人未改正朔之前曷嘗不以建寅紀月○采按
周禮正月之吉或云周正或云夏正以經文後人十二月斬
冰斬之則十二月為夏正建丑之月鄭氏無能立異說也既
十二月為夏正建丑之月而正月為周正建子之月有是理
乎既正月為夏正建寅之月則歲終為十二月建丑之月而
正歲當即正月而或言正月或正歲亦通解耳○又按六經
論正所稱或用周正或用夏正參錯不一多不可解惟周禮
斬從夏正春秋則斬從周正汲冢周月解篇云夏數得天百王
所同至于敬授人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故先儒謂商周革命
建子建丑有改正朔之名而授時祭享有用夏時之定春秋史
官紀事之體必書今朝正朔尊王也其民俗通行悉從夏令趙
東山左傳補注春秋屬詞引此為據或有然也
王應電氏曰周公制禮述為一代大典後賢後王率由舊章
而已而六官于正月之吉皆曰和布何也（賈氏曰始和者始調和六典以下之事和訖即頒布鄭注言始和若改造之示紀云似更新于其事也）立人之道生生不息事變無窮治道與之推移必
有協和之方而後可以守之無弊是故舜禹以聖紹聖而尚
有作新之政後世不知此義凡于先君已行之事時移勢改

有所廢缺則不敢少有損益曰變亂成法也其小人陰壞然損則吏不能鬭故必至于大壞極弊然後英雄之君相起而振飭之此不善守成者也周公之旨深哉雖然苟無協和之道而徒循吏舊章以速禍敗者多矣故事有當變通偷惰而不肯為非也事非有弊昔事而擅改作誠前王之罪人也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典六典也典雖天子所以治天下而諸侯治國亦不能外故特于始和之日重頒而訓勅之至于歲歲復然而人之不警損者寡矣牧州牧也（即周官九牧）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牧猶虞之十二牧也監如三監之監若建師之類或云監如後世王府典籤即王制所謂監于諸侯之國國三人者然未知其是否也參伍謂卿三人大夫五人殷輔眾士也（殷眾輔府史胥徒）建牧立監以統治于王設參置輔以佐治于王而邦國之政事可以無不舉矣。按後世置郡縣設守令而上之則有撫司道以臨之即建牧立監之意下之則有丞簿典以佐之即設參傳伍之意

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則八則也長謂主為都鄙者（公卿大夫食采邑者）兩謂兩卿蓋不足于諸侯也（賈氏曰畿外諸侯得中而立三卿天子公卿位下以其位入子之下故亦而立兩卿也）都鄙不設監牧者以有王朝之官若朝大夫之屬統之故無事于監牧也

增　賈氏曰案典命云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案大宗伯云六命賜官彼註王六命之卿賜官使得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則此云長唯據公卿以上大夫四命不合有兩卿五大夫也

按觀此節云立兩設伍則都鄙之長即天子之公卿大夫食采邑者都鄙不在采邑之外較然矣

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置其輔

法八法也正官之長貳官之副考成也鄭氏以為佐成事者（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或謂考與考績之考同謂官府必立課績之官以核其賢否亦通

增　王應電氏曰前和布縣觀者六官各下其一官之事于邦國都鄙萬民此所言典法則者大宰總執其典要而施之也牧而曰建者不可則有所更置州牧未嘗專其任曰監曰參皆自王立之設之此天下之治所以常出于一也長而曰建者有罪得而廢之都家未嘗有其土曰兩曰伍皆自王立之設之此王畿之治所以為首善之地也正而曰建者歲終則致其事六卿未嘗世其官曰貳曰考皆自王立之設之蓋歲終于百官府受會致事而詔王廢置故此若更置其人在位者所以無奸慝之可容也此皆天子之大權大宰得而佐

之若侯國之五大夫及大毀與輔皆其君長正自立之王與大宰固不得而脩〻矣夫典法則非有所變更也每歲首必施之則為治之具燦然有日新之意致正長非必改易也而每歲首必建之則為治之人欣然有日新之功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此總結上文也大宰六典通于天下故侯邦之治一以此裁之官成即上所言官成以經邦治者自政役師田以及貨賈出入之事皆有所恐以決聽其詳見小宰之職貨入曰官成在八法治官府中今猶出之者以其八成不行爲人在官府者欲見官府執行其以得官府之名若不得出之則無此行爲人之事以禮待賓客詳見秋官行人司儀掌客典禮法則皆有定制事至而各據舊章應之則整暇詳略而無怠忘之患矣

增 魏莊渠曰治法立矣擇人而任之矣大宰清心無為使事之至各擧舊章應之未嘗作聰明為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〻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烹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祇音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五帝康成以為五行之精之所主乃天帝也王肅則以五帝為人帝謂大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五有德之名也二說不同馬端臨曰五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為五行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出于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于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后土則不可康協上二說不同之下有五行之精可以下取為人帝而人帝備成之氏有上而司五行則天帝人帝五可合而一之誠有見理矣以解此處五帝其說似說故去之誓戒為誓誥而告戒欲其虔誠涖事也具謂物所當供脩掃除糞灑也前期十日者禮致齋七日致齋三日每以先月下旬之日卜來月上旬之日執事凡與祭當執事者下及執事則謂將涖事豈祭前一日也執事之別有二凡預祭之人謂之執事向祭之辰執事之所六謂之執事今人下言節之滌濯溉祭器也大宰視眡之敬神之至也納烹者納牲將告殺豈向祭之辰也贊王牲事者按祭禮主人皆親視殺故大宰贊之玉幣所以禮神爵不言玉蒙上文鄭注不用其爵而贊之賈氏曰下事先王則言贊玉几玉爵則天地不用玉几玉爵也贊謂大宰執以授王也餘做此

在天曰神在地曰祇玉几所以依神也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含玉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朝覲會同見大宗伯玉幣諸侯享幣也玉獻謂諸侯獻國珍異而執玉以致之玉几王所依也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贈玉既窆而納于壙以贈先王者含玉死者口實也贊王命者因王有所訓勅百官而冢宰贊之也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

治朝治事之朝在路門外贊聽治贊其是非可否之所決也
眡四方之聽朝謂王巡狩在外時宥客小治謂有所爭訟待
平于王者大事贊王所以遠權威也小事聽于冢宰所以除
寄托也而後世宰臣或以大事而欲擅權專斷或以小事而
必奉旨處分皆失周官之意者矣
增　王東巖氏曰聽朝庫門之外皋門之內乃朝士所掌之
朝王之所以朝諸侯斷疑獄者在是此治朝則爲外鄉以爲
朝于方岳之下非是詳見司士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
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一說廢置百官職之重者故大宰必以詔王誅賞羣吏職之輕者故大宰得自行之一說不言詔王者文廢置而以詔王其誅賞可知
百官府合六官三百六十屬而言正猶理也治者一歲所行
之功狀會者一歲出入錢穀之簿書歲終天運一周人事告
成將除舊布新故令百官各整理之正以下言受以上言治
言正會言受互文耳致事致其事于冢宰也計審所也羣吏
即百官也一歲功罪猶微故但詔廢置三歲而功罪昭灼則
誅賞行焉不曰賞罰而曰誅賞者蓋罪大者或至于殺舉其
重而言也　舊註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
故考課之法自唐虞已有之然虞廷考績于三年黜陟以三
考其法近寬成周大宰廢置以歲終誅賞以三歲其法近密
者蓋虞廷官簡事省不寬無以徐俟其成功成周官衆事煩
不密無以責其成效蓋聖人之因時定制如此明制外官三
年一考進省府同知以下三年六年省考九年部考而京官
五品以下六年一考四品自陳則類于虞廷之寬大有不如
周官之嚴密者矣
增　孫之宏曰周之會計惟司徒司寇先會其屬其餘惟大
宰是聽以大宰之尊而親會計之煩何也大宰以八柄詔王
馭羣臣凡廢置誅賞必于會計簿之詞書考言皆有紀載之
定課功計效不參以毀譽之私然後可以勵羣工熙庶績也
東萊呂氏曰成周時宰既受百官之會聽其致事而詔王
廢置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矣而司徒又自考其屬
正要會而致事司寇又命其屬入會政致事下至宮正會其
行事而自考其職之所流內宰稽其功事自考其職之所統
雖醫事之微醫師亦于歲終稽其醫事各考于其屬上下遞
察而冢宰實提其大綱至于會計之煩又專設一司會以考
察之司會曰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
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
宰廢置此可見成周之時各考于一職之長而後考于一官
之長考于一官之長始盡考于司會而後達于冢宰故各考
其屬于下則寡而難欺提其綱于上則簡而易見而又俱考

上治爲以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內以及外之意天官總五刑之宮刑則宮刑隨中掌之所建之政令行禁皆以見刑之之名爲[illegible]王了五刑者也

于司會則精詳而偏察可以防其隱蔽矣
魏莊渠曰六典而下建立治道紀綱也正月之吉率百官興
事也蔽終者其成也有事詔王贊王順承天施之義也故曰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乾坤易簡之理
萬世之法也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宮刑王宮之法者之刑王宮王所居凡宮嬪御所居宮也小
宰貳大宰首條〻于王之宮刑者蓋天下政教風俗必自王
宮始侍御僕從令官妾媵無一不足以害治非憲以宮刑則
禁嚴密內之地必有肆爲邪慝者故小宰約束之嚴首在于
此且使天子知之亦將退然深省而不輕即于匪彝則非特
可以警宮闈而且可以格君心矣然宮刑大宰不與而掌于
小宰者大宰位尊權重掌宮刑則嫌逼上故反以小宰主之
後世有路馬不爲之嫌而宮刑不設天子齊家之政始廢矣
增　黃文叔曰王宮內外自宮室庖膳醫藥酒漿貨賄嬪婦
皆統于大宰而小宰建宮刑以治之○鄭鍔曰周家之制有
王宮有后宮后宮則王之北宮王宮則路寢一小寢五是也
至尊所居欲其嚴肅必有刑禁以治其政令故使小宰建之
然非特治王宮而已凡宮之件禁皆得治之蓋欲治其國必
先齊其家人君雖正身以齊家苟不用刑以威之則戕傷恩
而無所畏然齊家用刑則傷恩故使大臣糾之以刑也法在
大臣恩在人主家其有不齊乎

對執中四大宰執典法以八則[illegible]有作國家者以其宗廟之宰十其秉[illegible]除[illegible]其[illegible]以會其治者也故曰以逆其治[illegible]

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
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貳副也逆迎受而鉤考之也凡言邦國兼王畿四方諸侯而
言小宰貳大宰故皆掌其簿書之副而凡政治之簿大圖計
之並鉤無不簿而鉤考均節之其事繁其權重若漢之御史
中丞也

鄭司農曰序[illegible]有日大夫以下之[illegible]有日士以下之[illegible]有六爲之之[illegible]之者如會儀序之之[illegible]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
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
聽其情

以上諸月會而[illegible]道則是大夫以下者言之而于大宰王之公六卿大夫序之位于大夫之下言序之則自士以下言之也大宰言大計序之治與此六敘正序之時德六爲之之言之也

敘次敘謂尊卑也凡尊先卑後者理之常若混淆無序
則將以下凌上而有政事廢隳之患故周公以六敘正之大
宰八法所謂官屬以正邦治即此也然大宰首官屬而此先
官敘者大宰統率百僚故以官屬爲重而居首小宰敘次羣
吏故以官敘爲重而居先位朝寧之位也治以敘進謂奏事
于王治功狀也作振興之意情爭訟之情也
增　陳君舉曰尊常說六敘只作尊卑說殊不知此中有尊
卑有先後有緩急以敘正其位是尊卑治者功狀也謂如今
日朝諸侯且先遣諸侯奏功狀其他不衆在逮理以敘作其

事者謂如今日理會朝諸侯事則朝諸侯使在前其他且沒今日理會祭祀使是祭祀在前其他又復耳制其食亦有緊從底如聽其情雖是一人聽了一人說須是有體統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此即大宰八法所謂官屬以舉邦治者也周公名官取法天地四時治典總御衆官象天統理萬物故曰天官教典安擾萬民象地載養萬物故曰地官禮典儀文繁縟同春發生政典兵威嚲赫同夏盛大刑典誅責嚴厲象秋肅殺事典奠民攸居聚冬斂藏故以春夏秋冬四時名之而其取義之弘命名之當固無有以易之矣每屬六十官共三百六十者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及每歲三百六十日之義也專達猶專為也大事從其長則事有所統而無十羊九牧之患小事得專達則人皆效力而無事事掣肘之虞矣。吳氏曰為治莫先于教化故冢宰之後地官司徒次之教化莫先于禮樂故禮典宗伯次之教之化之而猶有不率則大者加以甲兵小者加以刑罰不得已也故政典司馬刑典司寇又次之慕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以司空居民之事典終焉。按六官皆輯其屬六十今以其數考之天官之屬得其一而教官之屬共得十有九春官得其八夏官得其十秋官得其六疑若其數過多者然地官自鄉大夫至比長自遂大夫至鄰長共十二職供無府史胥徒之設乃即民間賢能舉而長其民者而比長每鄉至二千四百六十人之多則非王朝之官也又自胥師至肆長共六職皆係市賈而命為長豈得云官則定計教官之屬亦止六十一耳而春官內外宗係同異姓之女其數至多而瞽矇則皆夫眡瞭則細民供非官也則定計春官之屬止六十有四夏官三司馬皆闕又方相氏為狂夫圉師圉人為廝養不得居官數則定計政官之屬亦六十有四而秋官五隸皆俘奴賤役不得稱官則秋官之屬亦止六十有一而與每屬六十之數固相符也而或者以為五官皆有溢額而欲控取以補冬官之闕謬之甚矣

王應電氏曰三百六十之屬因以六官為長而六官之下又有各司之長如膳夫為膳官長醫師為醫官長內宰為內官長也有大事焉則分司之屬承命于各官之長各司之長又承命于六官之長而無敢專行有小事焉則各司之長專行之而六官有弗與或分司之屬專行之而其長亦弗與蓋大

臣而理小事則是上從乎下而失其大體小臣而專大事則
是下從乎上而挽其大權其失均矣
魏莊渠曰王舉大宰大宰舉五官五官各舉其僚屬之長而
又使僚屬自以類相舉此乾坤易簡之道也漢制公卿得自
舉掾屬爭以辟士相高苟非其人則負知人之明而亦自
失其助故漢治猶為近古後世天下之官盡選于吏部人才
不厭則知不得已而用資格而賢不肖混淆矣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
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
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
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
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三曰禮以懷賓客之德修而遠人服也
此即大宰八法官職以辨邦治者也六職即六典也大宰以
天子所統經綸天下者言之故謂之典小宰以百官所掌紀
綱一事者言之故謂之職六典言治教官府統正百官而此
不言者其立言之體重大小可見矣平：治也均各得其分
教職言懷賓客者治其道達其其委積民則厚而不虞遠客
困皆所以懷之也正征通謂軍旅田役之征發也聚百物者
諸侯咸懷各修貢獻而百物咸聚也養如宮室以為居耒耜
以為耕之類非是則民不得其養矣生百物者工作器用飭
[illegible]
而成之有若生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
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
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合者合衆職而為一也凡事必有聯者蓋以一官不能獨理
必合他官而共治之如祭祀而大宰贊幣司徒省牲宗伯涖
卜是也餘做此斂者征其賦弛者寬其役凡官府之聯如人
耳目手足各異其用而彼此共濟不可相無倘或廢其一則
無以應物而成務矣此即大宰八法官聯以會官治者也變
文言合邦治者官聯舉而官治會官治會而邦治合故變文
言之。王恩句曰一事而一官專行之此亦六職也一事而
合六官共行之此六聯也非專行則從非共行則闕合二者
而官制之善始見。葉文康曰同人聯事之意不特見于官
然也其在鄉也則比閭族黨州縣之有聯其在遂也則鄰里
酇鄙縣都之有聯司徒之安民則曰聯兄弟聯師儒聯朋友
下而至于門市亦有聯是無往而不為聯也惟聯而後肯理
相湊脉絡相通而合天下為一人之氣象可見矣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
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

令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王氏曰八成皆文書也比居簡稽版圖小宰要會文書之明于公者也傳別書契質劑文書之明于民者也

八成謂先爲成法以待其事之至若後世之決事比斷事律也民之情僞無窮而官府各有成法可依據則不勞而治矣經猶理也聽察斷也政通作征謂賦也役起徒役也比居謂同里比居之人民有訟征役之多寡者則以此証之所謂凡民訟以地比正之也簡稽簡閱士卒兵器之簿書版戶籍也圖地圖也民爭戶口田土則以版圖決之稱責謂貸物而責其償傳別券書也別書上下各書之合而分之兩家各得一也傳者他之附近謂比爲証佐謂各書之有中見也禮命諸臣九命之差等書契官所出財之契既于前備謂之書合而合之謂之契王昭禹曰民之通財不能無取予則取予必以財于官也又王氏詳說曰質質劑賣買之券也長曰質短曰劑出入官所出入用財之數也出謂給以用入謂收以藏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八成皆簿書之事王氏詳說曰比居簡稽版圖小宰要會文書之明于公者也傳別書契質劑文書之明于民者也而聖人析獄防奸之法出于此盖民生既久巧詐日滋非明著簿籍無以核其情僞故聖人有八成以載其法有法以待其事而民情始無所遁矣易稱上古結繩而治後世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盖如此

增　李景齊曰周公爲周豈不能還斯民于淳朴之城而小宰以八成經邦治無非切切于簿書惟恐防奸之不密其待民不既薄乎大抵周公制作凡所爲纖悉委曲者不獨爲一時言實爲後世慮也教化之衰者城不作要約之用而後世誠信之已薄則文籍之可持循足濟治道之窮故弄秦秋皆供猶如悉其籍則知簡書之可畏亦足以維持人心周公可謂求慮

○王應句曰四六七八皆主財貨之相交言凡交財最易起爭端券書之類所以絶訟端于始也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葉氏曰廉者察也王東嚴曰廉潔廉則廉察廉遠謂六事以廉為本非也廉猶之小言其利廉在其中而廉辨可君之士後世貪爲者多始以上求為貸

聽字疑是文弊斷也廉善廉而有德者廉能廉而有財才者敬愼而公正德之次也守法而明辨才之次也六計所以課吏而皆以廉爲本盖廉爲全身之大閑居官之要衍若其貪欲而以才幹濟之尤聖王之所禁也漢人取士四興廉謝吏曰察廉盖猶存周官之意而所謂六條察吏者盖亦本此王唐有四善二十七最之目則幾于棋矣

增　王應句曰人才未必皆全以此六者斟酌低昂以定人之高下故曰計如書之三德六德傳所謂用人之智仁勇而去其所短者庶乎天下無棄才也

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王昭禹曰祭祀一也賓客二也軍旅田役喪荒五者凡七也

戒具警戒具修也大宰惟祀五帝享先王諸大事掌百官之戒其小宰則于七事咸掌之所謂尊者職其略卑者職其詳如此施弛通謂驚覺之舍謂不給役者治訟謂以治事相爭

訟也上作而以理其事之所治事其事之頒訟其文正曰治訟有其治而皆乎成訟則有所訟而考成其文古實有出以其成而聽之

增 其文正考注法式也凡事據則立國之大事不素戒而先具必有殘不及事之患故當戒其所當爲之事具其所當用之物小宰皆以式法掌之而待其事共其財用者大府之屬共之而令之以法者小宰也治其施舍者卿大夫之屬治之而令之以法者小宰也。史氏曰十五禮以法總其要于七事以令總其參。王昭禹曰祭祀所謂吉禮朝覲會同賓客所謂賓禮軍旅田役所謂軍禮喪荒所謂凶禮不及嘉禮者嘉禮有脤膰之禮則祭祀之事也有享燕之禮則賓客之事也言祭祀賓客則兼嘉禮矣宗伯正掌禮之官故其事詳小宰治官職事通職而已故其事略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春明郎地王古則禮注 大祭祀用玉幣爵大宰贊王小宰執以授大宰故亦曰贊祼酌鬱鬯以獻尸也將送也王用圭瓚酌鬱鬯以祼神小宰則將而送之小宗伯以時將瓚祼小宰贊之者酌鬱鬯也賓客亦有祼敬賓如敬神也受爵賓所以酢王之爵王不親酌賓而賓受酢之禮受幣賓所以享王之幣三者皆小宰贊之。賓曰含衣衾曰襚喪有諸侯贈送之含襚荒有諸侯賙委之幣玉小宰受之以進于王故不復言贊也實此四大宰本言則考大宗伯此小宰得爲之之。鄭鍔曰賓客贊祼及受爵受幣皆贊王也

當此祼助宗伯受幣受爵皆助大宰故此辨之

之文曰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爲豆籩徹其下乃言大賓客則攝而載祼蓋后有酌鬯贊祼賓之禮偶不與爲宗伯攝之焉可以此贊祼爲助宗伯受爵謂王受賓客之玉爵受幣謂王受賓客之玉幣凡此二事亦贊王受之先儒以爲助大宰非也上代并從曰大宰于幣爵言贊不言受此言受又言凡見小宰之治其小也王昭禹曰大宰于幣爵之事無所不贊小宰特受幣受爵而已 衆按原端解太略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群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群吏致事上群吏之其六官之下屬更則從大宰之屬之吏

要月要也除每月之小計故小宰次第受之歲會歲終之大計也大宰當受之而考其虛實計濫故小宰贊之而黜陟殿最之法可行矣大宰于歲終聽其致事小宰則令群吏致事必小宰先令致事然後大宰得以聽之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正歲鄭氏以爲夏之正月然大宰以建子之月縣治象于象魏則小宰帥治官而觀者意即在此時則正歲正月亦通稱耳木鐸見論語舍木鐸者蓋以警衆使明聽也

衆按鄭氏以建子爲正月以建寅爲正歲葉文康以建子爲正歲建寅爲正月說在前大宰章正月之吉解二說皆非也正月即正歲通言之皆指建寅之月耳如葉氏之說以十月爲歲終十一月爲正歲百官于歲終既已致事至正月布令中間隔絕兩月虛

懇而無所屬百官有司之政令何所稟承若依康成以建寅
爲正歲正月布令未幾治象方縣到得兩月之後反令以歲
終致事其爲顚倒悖謬更不待辯而知也若曰建寅爲正歲
仍以十月爲歲終則經中正歲之文常與歲終相連可考也
故知正月正歲決非兩時無疑矣

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法待
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憲謂表縣之小宰掌宮刑然慮人之不知誤犯故先憲禁以
禁之禁之不得而後刑之也天子禁近之地而宰臣之約束
號令行焉而宮闈之不肅者寡矣百官府兼六官之屬待猶
脩也共供同謂供脩其職也內事重于外故警以大刑異于
常刑也或曰五官僚署各別易滋奸弊故以大刑警之王昭禹曰令非宮嚴中府里比常法有加蓋宮中皆王事故宮刑宜嚴于官刑

增　陳君擧曰小宰之職蓋貳冢宰以掌邦治而宰夫又所
以貳小宰也故冢宰掌其典而小宰率其職冢宰操其柄而
小宰治其料禁凡小宰之所聽所弊所刑雖非冢宰所自爲
而百官之所以聳動警飭而不敢不勉者蓋曰嚴冢宰也夫
是以冢宰尊嚴朝廷清明百工稱職而不敢易紀律蓋本諸
此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
其禁令

小宰而下復設宰夫者政令之地機務旣繁必人衆而始能
其事冢宰相而下有參知政事明制內閣辦事亦例有數人
與設宰夫同意治朝在路門外係見官司士所掌而宰夫復
與焉有堂陛森嚴之地不可無重臣以彈攝故也

增　黃文叔曰掌治朝之法者冢宰掌邦治故王眡治朝則
冢宰贊聽治而宰夫掌其法以正王及諸臣之位法謂其事
當然者治朝者皆有其法矣王位若今御坐與臨軒也公卿
大夫之位其進退升降各有條節言其位司士掌爲宰夫察
不如儀者非也司士朝儀之位蓋常朝也宰夫治朝之位王
聽治當時王者位于此也群吏府史府主藏史主書將有所
治故亦有位王昭禹曰治以致其事皆謂之吏此先三公六卿大夫而後言群吏則卿大夫以上皆自士而下言之。孫之宏曰禁司
士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左南面東上大僕大
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右南面西上則知皇居之重宿衛之
衆皆屬司馬而治之以軍政惟大宰之贊聽治所謂一相在
內無所不統者也使其令不行于朝廷則相權輕而朝綱紊
故不憚委之司馬必使宰夫掌治朝之法而申以禁令之嚴
敘羣吏之治而待其命令復逆之主然後提綱振領皆歸一
相矣

敘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illegible]

群吏六屬之吏次序其治而受之以待王與宰相之可否也

小宰所謂以敘進其治者也復白也逆迎受王命也臣言復民言逆互文耳然人臣每以上書必達為難吏民尤以狀命得留為苦故各從其重者言之吏民復逆有夏官大僕諸官掌之而此復掌之者大僕諸官主受之于外而宰夫主白之王也

王昭禹曰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之復逆御僕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而宰夫不同者蓋大僕小臣御僕皆王之左右前後所以待御從令諸臣而出入王命者以敵之事宰夫而分掌大宰治朝之法以敘群吏之治以待賓客庶民之逆復則大僕小臣御僕皆掌大敘之也

。丘氏曰正位即令御史肆儀敘群吏之治令百司各奏所治事待賓客之令即令鴻臚引見蕃府及外夷所遣使諸侯萬民之復逆即令通政司所奏事古今異任不同而朝廷之典法則一

朱子曰宰夫治令復逆日夕親近于天子所以外領章奏內宣詔勅此即漢尚書職事也蓋漢時宰相御史大夫在外不可主內廷故置尚書居中主公卿四方章奏自漢武帝遊宴內庭不出遂罷尚書官而用宦者主中書為中書謁者令以平尚書事天下事盡歸中書令尹之權始重其復逆有恭顯之禍

增　王應電曰凡諸侯諸臣萬民奏事不出于六職而六曹吏治不過統此三等之人但其事有尊卑大小緩急之當有先後故每日先期敘六曹吏治使依次進之以待此三等之人也又曰冢宰贊總治則朝廷之政令章奏皆得與聞之

故宰夫主肅朝儀宣行禁令及受其復逆所以為一體相承後世小宰散為御史大夫故肅朝儀之事亦散于御史承受章奏散于尚書中書以從參宰相之職于是政出多門宰相名存實亡矣

案　按正位而掌其禁令敘治以待賓客臣民之復逆凡皆宰夫所掌治朝之法也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illegible]

徵召也令命令也小宰六職自六官而分之宰夫八職又自一官而分之分之益詳則其所以治之者益易矣正官之長司官之副司旅則又其下者以治官言之正則冢宰師則小宰、夫司則上士中士旅則下士是也

[illegible]

要者事之總要凡大綱也目條件也數目之細者也藏藏文書及器物也書謂書寫若今起文書草也 [illegible] 敘謂事先後緩急之敘胥主總率其徒使之比次以供驅役也 [illegible] 徵令趨走給召呼也八職所掌大率卑者衆尊者寡卑者治詳以尊臨卑以下奉上

此周公建官之體統萬世不刊之要法使尊者而欲盡閱其事則耳目不給而奸胥有弄法之弊使卑者無所統承則意見淆襍而十羊九牧之害作矣。王應電氏曰首法字與下重當作屬（王昭禹曰上官法八法下八法八法中之官法其目之法也）

宰治法以考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來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治法殿最之法群都小都大都也縣鄙指邦甸之吏米獨計也失其所藏之貨賄謂之失財非所用而用之謂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也謂之失物（王司農曰王書原稿無）辟名謂詐為文書以空（劉氏曰辟名謂隱藏其失也）作見與實不相應也誅責治也長財謂撙節不濫用財若長而加多善物謂守視處置而不毀壞也凡吏欺奸弄法之弊莫過于財用故誅賞不可以不嚴然必以詔冢宰者誅賞大權宰夫不敢專也

增　鄭鍔曰六官皆有考各得以考其屬天官之考非考其屬而已又以考百官群都縣鄙之治與夫五官之考其一官之屬異矣。黃文叔曰鄭康成曰群都諸采邑六遂五百家為鄙五鄙為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鄭說非也鄉遂皆官府也（謂鄉遂之官皆統于百官府之中也）縣都之地不為都者皆為都鄙如遂之制遂人可考天子使吏治之故稱之曰群都縣鄙以同于遂也（王介甫亦云所謂縣者縣師所掌則四之縣也）又曰凡失財用物有過誤有非違其罪皆可誠惟辟名則必行其誅。孫之宏曰周家本治以會財因財而知治故宰夫治官之考必宰治法以考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而後來其財用之出入使治法無所考則財用亦不可得而考之矣司會本為邦計設未嘗汲汲于財所掌者六典八法八則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為先其參互要會亦以周知四國之治而已自昔治之與財常若一體不可強分故考治即所以會財也

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

薦脯醢也（賈氏曰依禮凡羊豕為者皆脯醢也原稿作進解非）羞庶羞內羞也（庶羞天子八豆諸侯六豆內羞房中之羞）凡謂救次之凡禮即小宰之七事共即共其財用小宰令之宰夫贊而比之校其美惡共否馬牛羊豕共為一牢二牢禮之法多少之差及其特也委積謂禾米薪芻膳獻禽獻及四時珍異新物也飲食燕享也飧客始至時致小禮牽生牢可牽而行者賓賜之飧牽謂中間加賜之牢與牽也陳謂致禮而陳于賓館也其詳掌于秋官掌客而小大多寡或恐有冒濫故宰夫為治其數（原稿大略本用王氏周禮傳）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

弔弔于者使諸臣也幣謂帛也器所從明器幣器財用掌于

大府諸官然必俟宰夫之令而後大府諸官供之則所出有
經而不至于妄用矣
大衆小衆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衆與職
衆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大衆王及后世子也小衆夫人以下也職衆春官屬三公六
卿之衆衆必以宰夫之尊親爲經理而諸大夫之衆亦令有
司治之蓋先王思禮于大臣群臣有如此後世于大臣賜祭
葬而無經紀其衆事者則猶爲恕也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
以考其治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
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群吏兼六官之屬正令整齊之以待鉤考也旬十日也日成
詳載一日之行事而月要則總而結之月要詳載每月之行
事而歲會復總而結之法雖繁而實簡矣歲有會月有要旬
有成蓋課吏之勤而無留事如此明制州縣以月計上府以
歲計上省以三歲之計上吏部蓋猶此法也而其閑冗官吏
文案堆積至有經年事不決者則其壞周官之法也甚矣宮
中猶言宮府小宰既以宮刑憲禁于王宮宰夫又敍戒羣吏修宮中之職事益贊小宰而令之林氏曰群吏在宮中者上謂小宰與大宰也宰夫考其賢能之
吏大宰得以按其籍而行賞焉此即所謂官正治要官師治
凡吉而後世宰臣省閱文書注〻同列不與聞惟奏牘已成
吏銜紙尾請署而銓曹進退人材亦注〻大宰一人與選部
決之而左右兩堂僚然不與知亦異于周官之法矣
魏莊渠曰百官府各有長吏得自考課僚屬而上計于六官
之正爲之正者考課其長吏數人并覈實其所考之僚屬而
悉上計于天官天官總覈百官府群吏之計大宰提其綱故
以歲會核其大者小宰掌其紀故以月要核其次者宰夫兼
理其目故以日成核其小者而吏之賢否無所逃矣又曰小
宰承大宰而宰夫又以貳小宰故大宰以寬簡爲治而小宰
衆〻以嚴宰夫加之以密上下所以相承也

周禮集解卷之三　天官

梁溪高愈紫超氏原纂　鶩湖華泉天沭氏增訂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宮中官府宮吏居王宮而直宿衛者（鄭氏謂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也）次直宿之廬舍休沐之處衆寡謂所居之人版名籍也柝戒守者所擊木也慮其有懈惰離部署者故比之有故謂灾變也宿宿衛王宮也

增　王介甫曰戒戒其怠忽糾糾其緩散令使之有爲禁使之勿爲鄭鍔曰凡時謂時四時也宿衛欲嚴頃刻不可無禁

安有四時始一校比之當與時禁之時同義

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辨外內分別外人與內人（易氏曰王宮有內外自規以內以至燕寢爲內自雉門外以至外朝爲外王昭禹曰王宮之官府與次舍之人在外者在內者）時禁禁其非時出入也（王介甫曰時其出入啟閉之禁）幾出入若漢無引籍不入宮司馬殿門也稍食祿廩也按月以漸給之故稱稍食凡宮中官府各有庶人在宮者後世巫蠱邪媚之道皆奇衺之民所爲故謹之會猶合也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合其什伍所以除非常藝六藝也謂之道藝則見其本乎形而上者而非粗迹矣（王昭禹曰道本也藝末也[illegible]教之道藝欲其本末兼備[illegible]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惟愛人然後可使之道易使然後可責以守衛然不先會其什伍則莫相勸而樂學矣）

歲終則會其行事則將告于太宰而有無陟誅賞之典矣

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脩火禁

大事謂凡朝祭喪荒軍旅之類（小宰之事大者）火禁王宮中之火禁也火星以季春出而以季秋入（火星三月見于辰九月伏于戌）故于此脩其禁（王介甫曰若今皇城四時戒火）詳見夏官司爟

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illegible]氏凡邦之事蹕句[illegible]以蹕宮中爲句）

蹕禁絕行者也宮正掌王宮官府故蹕宮中以致肅廟中宮正執燭蓋祭禮也司農鄭氏以爲宮正執燭於宮中誤矣

愚按王出入皆蹕禁[illegible]驚而肅喧譁也宮正主宮中官府宿衛之長王爲邦事出則主爲禁絕行者以防非常不當獨蹕宮中也王昭禹曰蹕以嚴於禁止爲事執燭則以明於照察爲事皆衛至尊之道宮中廟中鄭康成謂祭社稷五祀于宮中祭先王先公於廟中（祭則執燭禁[illegible]而防不虞也）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廬倚廬舍堊室也禮親貴居倚廬疏賤居堊室

集說周制凡守衛王宮者掌于宮正宮伯祿秩衣衆歲月均恩班數有加所謂無㣺之士不二心之臣也至秦則不然乎時宿衛禁近人主多無仁恩知義以撫循眾則殿庭如坐針

侍故荆軻之變熟視秦王環走而不之救寧足恃也述漢忠

初即位即加賜中郎：中謁者執楯執戟武騎其加恩宿衛

者至矣後誅諸吕迎文帝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大尉注諭

乃引去此則知禮知義緩急軍變有可憑藉者矣

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

役之事

[illegible]

鄭康成曰士謂王宫中諸吏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原鳩曰學士也以其所本悉非皆有德行道藝而使之宿衛王宫者漢郎中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即此士庶子之類秩禄廪也叙才等也鄭鍔曰秩如掌膳掌酒之顆所得之常賜也叙如下士中士之稍而寵遇之等級也作謂發舉振興之徒役之事謂徵逐奔走或

[illegible]

云什伍甲兵之事也王介甫曰有役焉則作其徒也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宫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

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衛王宫者必居四角四中故有八次八舍之異作猶起也均平叙之也均其禄廪使厚薄不偏均其才等使高下不亂頒衣裘若古之賦冬夏衣也庶與賦當爲授之義衣裘有頒節之者序誅賞有掌治之者嚴矣○葉氏曰宫正宫伯皆掌王宫者鄉大夫官吏在宫中直宿者宫正掌之卿大夫之士庶子在宫中而入衛者宫伯掌之皆所謂郎衛也居王左右前後則其地密邇王顧問應對則其任事故宫正宫伯先：予皆功諸詳慎行

會什伍教道藝均秩叙嚴誅賞而凡在八次八舍之列者無非端人正士矣○王應電曰仰觀天文中垣紫微天子之宸居也上垣太微三朝也下垣天市工商之肆並王城之内也故周公宫闈中爲宸居前朝而後市皆取象于三垣也而宫垣之外八次八舍宿衛巡警之事則象紫微周垣十五星分布極於嚴密也

增 王應電曰王宫八次舍說　宫伯云八次八舍之職事者宸居四正四隅共爲八方令士庶子居之蓋使世臣子孫平居則與王反世子相親有事則致于太子惟所用之此專爲宿衛而設也王東義曰天子以下爲家宰在四夾公卿大夫之子弟以天子爲家宰在王宫又四王宫自中門以至路門皆宫也而王宫之衛自分内外各有其人士庶子之宿在路寢之内

次舍之中虎賁旅賁亦掌王宫不爲之宫伯此必在路門外明矣宫伯長之宫正云比宫中官府次舍之衆寡者若内宰内小臣寺人内豎酒正典婦功等職皆在后宫之旁膳夫[illegible]師司服弁師、氏保氏太史諸史等職在路寢之旁又如司士諸子虎賁太僕等職皆在南門之旁天府大府玉府職金等府皆在庫門之内各有涖事之次有舍止之所與庶子内外夾拱不衛之衛也按膳夫内宰等職其次舍在王宫之内故兼衛王宫而宫正掌之然宫正上士之官所謂亂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皆指官府之徒役而言也葉氏康伯曰官府之宿衛必有供給徒役之民而不以時而稽考之必爲遊行道藝之害也陳君舉曰凡宿衛有二等一是公卿大夫之子弟分直八隅宫伯領之其職專掌王宫之士庶子是也一是官府凡在宫廷徒役錯置于士庶子八次八舍之間則宿衛以周王宫宫正領之其職專掌王宫之政令所兼凡宫中之官府是也皆宫正掌之宸居之外爲官府次舍其外爲士庶子之次舍各有夾道爲行夜之往來又其外爲民居

鄭伯謙曰宿衛之兵有四居則有宮中之從役公卿大夫士庶子以為環列腹心之衛宮正宮伯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所掌是也奉輿馬晉危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大僕以掌之執其兵器服其兵服以衛王門之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是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王不出亦不行四翟則以王之出而環衛諸門侍御僕從之徒則以王之行而防蹕騎從此宿衛之別也

又曰宮正宿衛之士統于大宰而虎賁之虎士八百人亦王之親兵乃不統大宰而散之司馬者何也曰此司馬亦聽命于大宰耳必散諸司馬者內外雖不以相統而彼此不可不相持是以兵衛掌于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則掌于虎賁司隸漢以南北軍相制而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大抵皆周人遺意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百物之有滋味者王至尊而后配王世子為天下本故膳夫之養以三者為重

增 陳君舉曰自膳夫供膳酒正供酒司服供服皆以后世子與王同之以三代之良法王者以天下為家豈容一家自為分異秦漢以後修心大過乃以少府自主天子之食中衣狀主掖房之食宮令主宮中之食如是則不免有私妾用而后世子各浮以自修矣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

凡食于尊者曰饋六牲馬牛羊犬豕雞也八珍見內則六清見後漿人醬百二十甕鄭氏以為即後醢人醯人共醯物醢物各六十甕者是也（六穀稻黍稷粱麥苽苽彫胡也）

增陳君舉曰王者居四海九夷八蠻畢獻方物以供服食器用所謂食用六穀至醬用百二十甕立其常制無使此心之或過也不如是則墨子菲薄之說行天子身衣弋綈而富民牆屋被衣繡矣反是則肆其嗜欲酒池肉林以困苦天下此皆禮分不明故也

王應電氏曰此但總言饋食之物有此數而已觀月令云孟春之月其食麥與羊之類蓋四時錯共非必一日盡供之也正如記稱四海九州之物皆以脩孝養而籩人醢人止于四籩豆之實合之為三十二物自有薄正存焉可以類推矣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三禮考注曰王日一舉朝食也后與王同庖一日之中食有三時而同是一舉也將食必祭有虞氏上首夏后氏上心殷人上肝周人上肺）

殺牲盛饌曰舉鼎十二者鄭氏以為牢鼎九陪鼎三衆嚴十

二月之數備四時之和氣也物謂為賓俎所以載為賓者侑
猶勸也以樂侑者所以導和氣而平其心使食易化也古禮
飲食必祭示有所先不忘本膳夫每品皆嘗而後王食者與
臣子嘗藥之意同敬慎之至也遷同遷食所展置處也（置與於處）
增　鄭鍔曰致禮家之數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
（牛羊腸胃）膚七（豕）鮮魚八鮮腊九所謂正為九也又有腳一（牲牛）賤二（牲）賤三
（豕牲腊）所謂陪為三也合之十二示人君之尊宜法天之大數也
觀衣之十二章門之十二重馬之十二閑冕之十二旒則為
俎之以十二可知也。鄭康成曰物謂牢為之賓亦九俎（賈氏曰腳）
（[illegible]在于豆俎 牢為之物在俎亦九俎）

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灾
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齊日三舉蓋用三大牢不敢餕餘以潰也或疑當作王齊則
不舉與下文勢一類（王應电傳曰齊之日宜沖淡以養其精誠故不飲酒不茹葷不殺牲舉則飲酒備食故齊則不舉與下文類相從）大札疫
癘也天地災若日食星變山崩川竭之類大故兵戎刑殺皆
是也（春秋傳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因是四者而不為盛饌蓋敬天勤民哀親憂國
之意可見矣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
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燕食謂日中與夕食也（上文日一舉鄭氏以為朝食）胙俎王與尸及賓相酢之俎

（賈氏曰祭祀謂祭宗廟胙俎謂[illegible]若賓客謂王與賓客禮食于廟賓在尸[illegible]王在阼階上各有俎皆設俎故亦有胙俎也）
胙俎最尊故膳夫親徹餘則其屬徹之稍事非時而間食也（小事而飲酒禮之畧者）
燕飲有獻賓之禮臣莫敢與君亢禮故膳夫代王為獻主
增　王應电曰稍事以脯醢為重故膳夫設薦燕飲酒一則
畿內之臣不敢當君客禮一則不使賢者有亟邦之勞故膳
夫為獻主先王所為思禮曲盡也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內修之頒賜皆掌之
增　王氏詳說曰王之饋膳夫所進也世子之饋特掌之而
已饋而進之者內饔也內饔共王后及世子之膳羞修脯也
（[illegible]）謂王以內及修脯頒賜群臣也蓋孟子所謂為內
。王應电曰玉藻云夫人與君同牢后牢內當亦與王同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
致福謂諸臣祭祀歸胙于王也凡以摯見者有羔雁雉鶩之
屬二者皆以給王膳蓋以起王敬神禮賢之心且令物不妄
費也
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會計其費之多少也凡言會者有司浮費過多則必有誅責
補償之事惟天子富有四海受天下養臣々飲膳之細不敢
以有司之定例拘之非多少出入之數總無稽核而任有司
之冒濫也明制光祿寺凡宮中傳奉宣索皆籍記覆奏監以

稽道糾察其奸弊俾此歲終則會之法矣

增・龜山楊氏曰有司不得均制天子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冢宰任之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于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而非有司之法故也○東萊呂氏曰大宰以九式節財凡羞服幣帛匪頒好用皆在焉而其屬所掌王之膳飲酒服裘皮皆不會制其大而闕目其細此所以能均節財用○葉文康曰詩稱仲允膳夫又曰膳夫左右古人參參于膳夫者益以膳夫得人則可以導人君本養之節而窒人君嗜欲之原非徒以具飲供口體之奉而已也今觀其掌膳也奉膳登祭所以令王知報本也品嘗食所以謹防乎其微也樂侑食所以導王之和也而且致福則膳欲王之敬乎神（謂此祭祀若畿內都鄙山川及四海五嶽四瀆古帝王之在其國者王五服之觀凡以王令祭者皆歸胙於王）摯見則膳欲王知禮乎士也札不舉動王憂民之心也災變不舉動王畏天之志也不徒為口體之養而且有以養其心此為有裨于大人格心之學而掌於大宰也西漢太官令猶膳夫等官也隸于少府掌于丞相御史猶有周官遺意東漢則以奄人主晉人則屬之光祿渡江以後則隸之侍中至唐則隸之內侍省而大臣皆無所政令于其間矣大臣無所統則小臣無所忌養體且不足況能養心乎○高紫超氏曰按書稱旅辟王食則大烹鼎養宜其豐也而膳夫之養王止于殺牲羞醬其為盛饌止于品十有二此在後世富家或有過之者而唐玄宗天寶時韋堅春禊觀江淮漕艘至上手盤百味每味費一二百金又以姚崇義為揆校進食使一日而蘊醢千命然後知周官膳夫之供為儉而節也（此段當在王日一舉鼎條下）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鮮薧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六畜即六牲也養之曰畜尊而用之曰牲六獸鄭司農以為麋鹿熊麕野豕兔康成曰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六禽司農以為雁鶉鷃雉鳩鴿康成曰于禽獸（文在下）及六摯（大宗伯文）宜為羔豚犢麛雉雁凡鳥獸未孕曰禽二說未知孰是禽獸有不可生得者則死而致之鮮生魚薧乾肉也六牲取之牧人六獸取之獸人囿人六禽取之掌畜鮮魚取之䱷人薧肉取之腊人也

增 脩品物曰薦即醬用百有二十甕也致滋味曰羞即羞用百有二十品也

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好羞品味珍美者或云生時所嗜如文王之菖歜曾晳之羊棗也喪事有月朔虞祔之奠祭故供庶羞謂之庶者羞非一種故也禽獻以禽獻于賓客也其禮詳于掌客

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令謂出書以徵畲也凡獻畲于賓庖人令獸人取之必書所當獻之數與之及以畲入復以此書校數之至于出獻賓客（鄭鍔曰賓客來畲之礼當如其令之數有令法作為令數人取必以日法校之則用各有數而）又書其數以付使者展而行之也（無失禮之江必矣其共己以所授之法而入之其持用也以所入之法而出之是庫政為能講可得式）

凡用畲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王礼考注曰礼記內則之文行字作宜字以義處之宜為是）

行猶用也以貴賤皆用之故稱行香或謂當從礼記作膷膏香鄭司農以為牛脂也腒乾雉鱐乾魚也膏臊杜氏以為犬膏膏腥謂為豕膏康成以為雞膏也膏羶羊脂也春之羔豚（羔小羊豚小豕）物生而肥秋之犢麛（犢牛子麛鹿子）物成而充夏物易腐而腒鱐乾堅冬物不敗而畲魚鮮好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故各以其時用之而用牛羊雞犬之膏煎和之也蓋牛屬土犬屬金雞屬木羊屬火豕屬水春用牛膏和者取木土相制之義夏用犬膏和者取火金相制之義秋用雞膏取金木相勝冬用羊膏取水火相濟之義或云秋用豕膏和取水泄金之義也。丘氏曰膳夫所掌食飲膳羞之類雖以養君之體而君之德亦于是係焉故用之必以其道行之必以其時苟肥甘鮮美之是耽而貪冒沈酣之弗戒則所掌之人為有罪矣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畲不會

世子之膳不會而畲則會者慮其耽于味故也

增　王氏詳說曰王天下之父后天下之母世子天下之本膳夫于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于王及后之膳畲不會而不及世子是世子之膳畲則會矣曰膳常禮也膳畲非常禮也不會者所以重其為天下之本也會者所以重其繼天下之本也又所以杜其窮奢極侈之心也酒正曰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是世子之飲則會外府曰惟王及后之服不會是世子之服則會：其畲則無畲荒之失會其酒則無酒荒之失會其服則無好潔衣服之失此所以見周公之待世子也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

烹煮也和調其五味也體名脊脅肩臂之屬（王礼考注曰如少牢解羊豕前體肩臂臑後體肫胳有正脊脡脊橫脊有短脅正脅代脅其體凡十一也） 肉物胾燔之屬（胾謂切肉：傳火曰燔林氏曰所謂名胾若胾炙燔炙是也） 百品味庶羞之屬

增　王昭禹曰庖人共其物饔人熟其物所以通職聯事故饔人所掌者割烹煎和之事所用之物則共于庖人也左氏載晏子之言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是豈可輕也哉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

及世子之膳羞
實者取牲體于鑊以實鼎取于鼎以實俎也選擇其中御者
增　佚饋佚膳夫之饋也王昭而曰后世子之羞膳亦膳夫
掌之非膳夫所造内饔共之而已王之膳羞言饋而后世言
共降于王也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由羊泠苓毛而毳羶犬
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酉豕盲眂而交睫接腥馬黑脊
而般庛臂螻
腥臊羶香凡上文本皆可食其不可食則物之有疾而失其常者
庮朽木臭也牛晝作夜息無故而夜鳴則氣有異其肉必庮泠毛而毳謂毛織濈而長聰結也
羊曰毛長而結聚其肉必羶躁號跳也犬股裡無毛曰赤股狂曰躁其肉必臊甚也皫色沙鳴謂羽色不澤美
而鳴聲悲也聲細而散曰沙其氣不通洩也盲眂當爲望視豕聽物不望視而望視眼睫毛交而必成未如星也脊同膂
般同癜謂馬黑瘠而臂節間復有創瘍也馬脊肉黑色前脛毛有文般般其肉如螻蛄臭也左
氏稱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是味忠而人食之則氣志亦爲之
變矣故養人慎之
增　吳文正曰其不可食者既辨其腥臊羶香矣其可食者
亦從而辨其體名肉物之用膳夫又爲之品嘗其食其致謹
如此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
膴呼胖骨鱐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宗廟在王朝之左故其割亨之事内饔掌之不言煎和者祭
祀不貴褻味也刑同鉶謂鉶羹也以鉶器盛羹大胾曰膴半體曰胖骨
牲體也牲體之骨貴者骨牲體之骨有貴賤禮稱殷人貴髀周人貴肩貴者
當取貴賤者當取賤故皆選而待之鱐乾魚也如賜肉脩謂
王加恩私而以肉脩賜之如後世以御食賜近臣者也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
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
外祭祀謂神示之祀兆于郊外者饗賓以將幣所致之大禮
也大飲賓曰饗饋食曰食饗以酒爲主食以飯爲主其割亨之事共鼎俎皆外饔主之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耆老謂凡王事者之父孤子其子也撫其父而䘏其子則人
將益勸于親上死長之義矣士庶子宿衛王宮者憫其勞而
飲食之若漢時之饗衛士猶其遺制也○王應電曰按吳子
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廟門外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遣
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于心左傳陳成子朝投戈车而馬
繫五邑焉召顏庚之子而賜之皆饗耆老孤子之餘意
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獻謂酌其長帥賜者其徒衆也喪有奠祭故實其鼎俎殷奠虞祔之祭皆
有鼎俎小喪夫人以下之喪○按外饔所饗止于耆老孤子與士庶子而已今光
禄凡大小臣羞宴與大臺長貢賜降人茶飯物料下程亦皆

供之則視古人之職尤劇矣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齊鄭氏以爲多少之量（亨和齊水火欲其得當）職主也爨即今之竈（亨人主爲外內饔煮肉者）膳羞美惡內饔既辨之亨人復助之以養王及后世子不敢不慎耳大羹肉湆也不致五味鉶羹則加鹽菜矣（鉶爲鉶羹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鼓調以五味盛之于鉶器即謂之鉶羹不致五味盛之于登即謂之大羹）

增　王氏詳說曰內外饔言爲俎亨人言爲鑊蓋初陳鼎于鑊西故言爲鑊後陳鼎于阼階下其俎皆陳其于鼎西南故云爲俎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喪事代王受眚烖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帥其徒薪蒸役外內饔之事

其屬謂徒三百人藉藉田也古者天子爲藉田千畝躬秉耒以耕收而藏于御廩以共宗廟粢盛蓋取身致虔誠之義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蕭香蒿也詩云取蕭祭脂記云焫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所以求神于陽也茅以藉尸所祭肺稷亦以縮酒縮謂沃酒茅上所以求神于陰也植生曰果蔓生曰蓏薦謂薦新于廟也代王受眚者國遭大喪恐粢盛不潔所致故甸人禱之令神加譴責于己無降災于王躬也罪同王同姓犯法死刑于郊甸隱處（凡其刑爲六守必在司師者以甸師在野多有屋舍以爲隱處故就而刑焉）不令人知所謂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粗曰薪細曰蒸蓋甸地所產之材木及藉田之藁秸也

增　葉文康曰先王設飲食之官雖曰供王膳羞而實崇祭祀之事甸師而上有膳庖饔亨之官下有獸魚鱉腊之官膳夫祭祀則徹胙俎庖人祭祀則供好羞內饔則掌宗廟之割亨外饔則掌外祭祀之割亨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獸人共祭祀之獸獻人共祭祀之魚鱉人共蠯蚳腊人祭祀共腊物先王以事人之禮而事鬼以事存之禮而事亡一日而且祭其先一物而不忘其本而况粢盛之奉詎可忘其自來故以甸師而列于食官以見先王一飲食而不忘孝也。劉執中曰列于亨人之次祭祀以粢盛爲本故也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罟罔取也田獸所當田之獸也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冬取溫而夏取涼所以救時令之過春秋寒煖適中則凡獸皆可獻矣

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

時田四時田也守罟備獸觸罟而取之也（獸犯罟則取之一使不得奔逸二以備其觸擭）弊猶殺也（鄭注作仆也仆而田止春大弊見車弊秋羅弊冬徒弊）注致通謂就令田衆得禽者委禽于虞人植旌之處（虞旗所植之中謂之虞中）俟選擇以供賓祭充君庖而餘以給頒賜

也

凡祭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骨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增　王應電曰凡獸之生獲而可畜者百獸並入于囿人猛獸則入于服不氏以待賓祀賓客用時取之囿人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服不氏祭祀共猛獸是也獸可生者共之而後殺不可生者殺之而後共並主獸人共之（對執中曰四時之田所獲生者則囿人牧之于囿以其死而未共則入于腊人）凡獸入于腊人者使醃乾之以為羞物也玉府大宰屬見後皮毛筋骨入之使以給作器物也

獻人掌以時獻（古漁字）為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鱻薨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鮮薨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于玉府

時獻以時取魚也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講罛罶取名魚而嘗寢廟行諸國人及夏水虫孕則禁之又繁乂秋獻龜魚則冬春與秋三時皆可取魚惟夏不取耳梁水堰也堰水為梁筍承其空以取魚者也（筍隨水而呼中央通水為關孔也筍者葦薄以薄承其關孔魚過者以薄取之許叔筍在梁是也）王鮪鮪之大者獻之以為寢廟且以共王膳也魚生曰鱻魚乾曰薨漁征漁者之稅今所謂漁課者本諸此

增　王應電曰周之先澤梁無禁而有所謂獻征者蓋無禁（是入獻其其選為羞之實鄭注曰未飲未食曰……）者謂虞人入澤梁之時與民公其利征者謂水族中若蠙胥珠㻬堪飾器物者取之有定數民有得之者獻人以漸收之而入于玉府當山澤之賦二者並行不悖也。王昭禹曰方商之季山林川澤宜弛以與民故無禁成王之時民之財用已足而若無征則民之棄本者衆故征之所以抑末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簎）鼈龜蜃凡貍（埋）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蠯（蒲）蠃（螺）蚳（遲）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簎事

互物謂有甲殼蚌之屬也簎鄭司農以為杈刺泥中搏取之魚亦曰簎蓋其伏于泥沙淺水非網罟可得者也（藏伏于泥中故謂之貍物互物亦其類）（貍物亦互物……）蜃大蛤也春獻秋獻避其字孔之時也蠃或云細蛤或云蚌狭而長者蠃或以為同螺蚳或云龜鼈子三者皆可以為醢（醢人有蠯醢蠃醢蚳醢故此于祭祀共此三物以授醢人而共之也）故以授醢人。王應電曰簎事非一凡有取于水中若金珠玉石或異物及有所遺失以繁人善于簎事故兼掌之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音夏）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乾肉醃治而乾者田獸皆獸人所共脯膴胖三者皆醃乾而以之為腊以待用也（日乾曰腊亦有火乾者凡乾肉總名之曰腊析言之大物解肆乾之曰乾肉小物全乾曰腊大臠曰膴薄析而乾之曰脯捶之而施以薑桂曰鍛脩而胖曰胖凡田獸畢宜為此數等之肉者腊人治之以共于膳夫。一說腊有骨脯去骨膴全体胖半体蓋獸有大小小而全薨大而半薨取其易乾）豆　鄭氏以為當為羞籩之誤也（賓氏曰脯羞豆實知當為羞者籩人職共其籩薦羞之實……）

[illegible]言爲腊謂當有屋 腊人腊乎豆賓客之當 爲之

凡禽魚獸物淹敗則無用古人爲之乾而腊之魚有薨雉有腊獸有腊則物無腐敗之患而喪祭賓客有所資蓋經制之詳如此

增 王昭禹曰職幣凡掌共于內外饔腊人又掌共之者蓋由獸人入于腊人由腊人入于內外饔也。遂人職曰祭祀共其遂嫁之實此言共豆脯蓋腊亦共于遂人也。王應旬氏曰凡畋漁有時方其入山澤也則有餘而無用及其設禁也則欲用而不得故于其多時取以爲腊所以用足而不貴且不至于多殺亦所以養不忍之心。 泉按原鵠獸人條下云共祭賓客多不時之需有不能待給于四時之田故獸人復多設法者取之恐未必然先王之田狩也原以共祭祀喪紀賓客之用故狩之所獲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之以共宗廟也二曰賓客謂第二中殺者則之以待賓客也至第三下殺者然後以充君之庖其已殺者既乾之爲豆實腊人所掌共是矣其生者則牧于囿人以待祭祀喪紀賓客獸人取于囿而共之無不足者安有不時之需復俾獸人多設法者取之事原鵠云山虞掌山林之地獸物不得擅取而獸人獨可以者取獸物亦未必然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毒藥：有毒者如蜈蚣蛇蝎之類其物辛不易得故豫聚而聚之一云攻疾者爲毒療疾者爲藥即下瘍醫所謂五毒五藥也 鄭鍔曰瘍醫云以五毒攻之以五藥療之則毒與藥二物也毒之毒與大毒之不毒者皆不可以平求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則不可不早收而預畜之

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illegible]曰疾重曰病頭瘍

疾病各有專司則事志不雜而精乎其技故令分治之 曰疕[illegible] [illegible]曰瘍

[illegible]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食祿食也不言祿而言食蓋執技以事上非君子所貴故不言祿也考其醫之高下以制食多寡則人知所勸而不敢怠乎其事矣全猶愈也程子曰十全爲上非謂十人皆愈爲上但知可治不可治即爲上耳蓋所云十全者但屬所治即無不瘳其不可而不治者固不在此限矣

[illegible]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齊謂鹹苦酸辛溫涼寒熱之定劑及物味之相宜者皆是也飲食安往足致疾故調燮王躬以是爲重 六食謂六穀六飲謂六清六膳謂六牲六食以[illegible]

下並膳夫所掌此主調和而已

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

眡同視飯宜溫故視春取其生也 食養物而生之亦春之事 羹宜熱故視夏取其化也 羹熱物而化之亦夏之事 醬宜涼故視秋取其散也 醬主齎之主于齎則[illegible]中所以致滋味宜涼故眡秋然醬將物而成之亦秋之事 飲宜寒故眡冬取其飲也 飲主解渴宜寒故視冬然飲調物而清之亦冬之事

增　史氏曰非謂于四時各供其品言其所宜之氣耳宜溫眡春宜熱眡夏宜涼眡秋宜寒眡冬一日之間具此四氣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此以飲食順四時之氣也春王木而肝屬木故多酸以養肝夏王火而心屬火故多苦以養心秋王金而肺屬金故多辛以養肺冬王水而腎屬水故多鹹以養腎土分王于四時脾兼得乎四藏四味皆調之以甘所以養脾也兼言滑者蓋取通利往來水土互演之義

增　史氏曰非謂四時各專一味謂之多者就五味中使一味偏多以養其氣也如春則肝用事用則勞勞則損損則四藏勝而疾生焉曲直作酸惟酸為主可以引諸味以益肝氣而使適平夏之苦秋之辛冬之鹹莫不皆然調以滑甘則受和為五味之本也在五行曰土在五常曰信在五藏曰脾脾養五臟土旺四季而信于四端無不用者若甘之總五味也○王昭禹曰溫熱寒涼天所造以養萬物者也酸苦辛鹹地所化以養萬物者也人之一身常與天地流通則其氣味之所養又安可違此溫涼寒熱之所御必在順四時之氣酸苦辛鹹之所節必欲順四時之味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凡君子食恒放焉

會猶和也稌稻也苽未詳王氏以爲菰所結實也凡肉味穀味貴其相宜不可偏勝牛稌六者或取其陰陽同氣而相宜或取其五行生化尅制而相宜苟或違其性則相反而為逆矣（牛稌土羊黍火豕稷水犬粱金鴈麥陽魚苽陰同具所禀故合食為宜）做猶依也君子于王貴賤之分雖殊而衛生之理則一故凡平時之食恒放之則不惟有以滋其榮衛而養其體且有以和平其心而養其德矣

增　陳及之曰食醫醫師之屬其職專和飲食而不治醫事者也蓋人之疾病未有不自飲食致之能防之未病之前則疾鮮矣

黃文叔曰食醫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主不能禦吾是以云良臣將死也夫師之教訓傳之德義保其身體冢宰之事也周冢宰必兼三公使其燥濕寒暑之不戒飲食起居之不節而疾生焉何以為師保故食醫之調適飲膳為詳而醫師奉王之事屬于冢宰豈苟而已哉○鄭節卿曰古者史官樂官與醫卜之官皆世其業不兼官不貳事惧其不精也是故食醫之下有疾醫調飲食不兼于治病疾醫之下有瘍醫察內證不兼于外證瘍醫之下有獸醫治禽獸者不兼于治人必求其精不敢計其冗先王之仁也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

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疾醫主療病而云養者療病必固其元氣無取攻擊太甚也史氏曰人之一身中和之氣流行四體一有所失則内氣必消外邪客氣來之以入而病焉此其所以不外於內淨入者內氣衰也故疾醫之職必先于調養癘疾四時氣不和之疾也痟首頭痛也凡人冬傷于寒春則寒動特陽而相戕故有痠削頭痛之疾史氏曰寒氣乘虛春溫激之故熱生焉此疾必先頭痛也夏傷于暑秋則暑迸特陰而相搏故有瘧寒之疾史氏曰暑氣乘伏秋涼激之故寒生焉瘧寒者暑寒也言此疾必先寒生也夏則陽溢于肌膚而陰氣不足以制故生痒疥之疾史氏曰熱之餘毒客于肌膚而不散故生痒疥之疾冬則陰閉于臟腑而陽氣不足以達故有嗽敕逆氣之疾史氏曰寒之餘毒于肆上而上升故冬有嗽上氣之疾四者皆因時令偏勝調養失宜而然也

增 魏莊渠曰春氣不正人傷于風氣升而上凉金所制酸削頭痛夏氣不正人傷于熱汗泄于外寒水所制生疥而癬二者感而即病也夏傷于暑火邪乘脾土旺木病至秋火金争脾病乃見瘧而振寒秋傷于濕土邪侵肺金旺木病至冬寒乞熱肺病乃見氣逆而欬二者感之適時而後發也然亦有感而即發者夏季金畏火而伏至秋金盛陰陽争人盛之而為寒熱交作之疾冬時寒極人身感寒皮毛先受之肺主皮毛故為嗽上氣疾○王應旬氏曰食醫以王為主大人治于未病也而君子之食故爲則其道通乎下疾醫以萬民爲主小人治于已病也而王之有疾同之則其治通乎上不言療王疾尊者諱斥也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臟之動

五味凡以養病者酸養肝苦養心辛養肺鹹養腎甘養脾也五藥草木虫石穀也素問精不足補之以味形不足溫之以氣故味養精氣養形藥療病五氣五臟所出氣也心氣熱腎氣寒肺肝氣溫肺氣凉脾氣平五氣得其正則吉反其正則凶也五聲言語宮商角徵羽也及肝呼心笑脾歌肺哭腎呻也五色四季宜黃春宜青夏宜赤秋宜白冬宜黑亦皆合于時令者生反乎時令者死也兩參猶言証驗九竅耳目口鼻陽竅七大小便陰竅二變謂開閉異常九藏謂正藏五心藏神肝藏血肺藏氣腎藏精而脾蒸統之脾藏意與智又醫家以胃爲水穀之府小腸爲受盛之府大腸爲行道之府膀胱爲精液之府膽爲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故有五藏六腑之説而周官統言九藏蓋異名同實但不及膽與三焦耳動脉至也病在九藏不可知但於脉至之浮沉遲數而其人之病可推矣王應旬氏曰凡醫之視疾四望聞問切五色望而知之五聲聞而知之五氣問而知之九藏切而知之九竅兼望與問而知之既察其氣聲色則其死生之候既已不可逃而復以九竅九藏參互比並則其愈之次第死之遲速皆能得之而不可易藥之所投可以百發百中矣

恭甫曰瘍之患者某
每不能治則有祝而藥
內曰上古惟移精變氣
祝由而已醫之用祝
尚矣而瘍尤宜祝後
世有以氣封瘍而癒
之蓋其遺法祝之
不癒然後用藥藥
之然後劀之然
後殺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少曰死老曰終所以謂調治不愈之狀猶今所謂醫案也存之以爲後治之戒醫師且可以此知其能否以制其食矣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注藥劀殺之齊

氣聚不散成腫毒凝傳解爲潰金瘍刀創也折瘍跌蹼也祝鄭氏以爲當作注謂附着藥也劀去其膿血也殺去其死肌也凡此各有淺深之度許宜斟酌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止病曰療毒毒藥也五毒未詳鄭云五毒五藥之有毒者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以黃堥合之置石膽丹砂雄黃礜石磁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烟上着以雞羽掃取之以注瘡則惡肉破骨盡去[illegible]攻謂發其患也五氣五穀氣也康成以爲即穀字之誤凡瘍既發其患則必急固其元氣故必先以五穀養之而後以五藥療之節節成其藥之力也即下文以酸養骨之類是也據病所宜食之以五味之節成其藥之力也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

味酸主收故以養骨使之堅也味辛主散故以養筋使不攣也鹹味主潤故以養脈使之和也苦味主發故以養氣使之達也甘味寬緩故以養肉使之厚也滑通利往來故以養竅使不滯也骨肉筋脈有形而在外氣竅無形而在內內外皆有養而瘍之不愈者寡矣所謂五味節之者如此○王應電曰人之生也四月受水精以成血脈故脈行于身如水之流脈軟則和而鹹能軟所以養脈也五月受火精以成其氣故氣出入無形如火之炎氣發則壯而苦主燥所以養氣也六月受金精以成其筋故筋之經絡如金之固筋苦攣而辛主散所以養筋也七月受木精以成其骨故骨之勁植如木之主立骨宜堅而酸主收所以養骨也八月受土精以成其膚革故肉之豐如土之含載四者肉喜緩而甘主緩所以養肉也竅者形體骨肉空虛之處非此無以通氣血形神之往來而竅壅則滯滑則流通故滑以養竅也

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天子設官以療萬民之疾官給物料以共醫治故凡有瘍者皆得受其藥

王昭禹曰獸不能言則
病狀難知必灌之以水
使行焉行則知其病之
所在矣行之不已則其
病復劇又當節止之
以定而動作其氣因以
觀其病之所發而養
之則其病可療矣凡
瘍乎外其狀可知故凡
灌而攻之既灌則劀其
惡而以發其惡然後
外附以藥內養其氣
而用藥樣以食之所療
獸瘍之法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灌洗滌也節謂休止之動其氣動其喘息之氣也獸疾行而喘息觀其偃仰屈伸則足以知其疾之所在而施療治之方矣按灌四注云灌之以藥非是夫所以灌之者爲其病狀難知欲以觀其所發也未知其所發何得先灌之以藥況下文有然後藥之句則此非灌之以藥明矣進退猶言黜陟或曰增損其稟食也計獸死之多寡而醫之黜陟食之增損

皆係之則亦不敢以物命爲嘗試矣。按歎病痛皆療王者
育物之政也病痛統于一職聖人燮理人物之詳畧可見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

政令謂凡醸酒之法及其用之多寡皆是也其醸之有法其用之有礼上時爲四政令非特醸造供承之事易參焉酒米以爲稿而酒之法實主稿故若于法掌本乎私則酒正之掌政令亦所以謹酒之酒材麹糵之屬式法其一定之數式若不越乎多寡之數法若水火齊量之差此酒蓋供宗廟祭祀王及后世子者公酒公家之酒衆人所飲也鄉大夫之賓興賢能州長之會射黨正之屬民飲酒族師之春秋祭酺凡公酒所當用者以式法授之非所當用以式法禁之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

齊杜子春讀爲粢五齊宗廟所薦也鄭氏以爲泛者滓浮泛泛然醴者滓汁相將盎猶翁也翁翁然蔥白色緹紅赤色也沈滓沈也自醴以上尤薄盎以下差清按五齊蓋因酒材厚薄之數名之泛齊最薄醴齊次之盎齊緹齊又次之沈齊其最厚者禮運稱玄酒在室醴盞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玄酒水也太古所薦故尊之在室醴盞即此醴齊也味猶淡故在戶粢醍即盎緹齊也差有味故在堂澄酒即此沈齊其味甘近後世所爲故列之于下則其厚薄之數可見矣呆按王應電曰此言酒成熟之既有此五者造酒者因其節以爲名各隨其所宜而用之也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三酒王及后世子所飲也下四飲同三分前四五齊言名三酒言物五齊以祭之則致其美名者美之所出故也三酒以飲之則致其實物者實之所飲故也事酒方釀流者因事而釀之冬即流隨今所謂酒醅也昔酒釀久而熟猶今言陳酒也清酒更芳而冽矣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

清鄭氏以爲醴之泲者醫當依內則作醷音倚陳氏以爲梅漿能生津止渴者以醷爲梅漿本康成解內則之文康成又謂此醫即內則所云以酏爲醴凡醴釀酏爲之則少清與凡酏之酒者小異耳漿王氏以爲水和米煮之去查而存其飲即今所謂米湯也鄭氏云漿即今之截漿截之言載米汁相載也酏鄭氏以爲即今之粥內則有黍酏注稀以黍爲粥是也王氏詳說曰醫酏皆粥之但分厚薄耳或又以酏同飴即今所謂白飴湯者此王應電說盖未知其信否也六飲之說先鄭後鄭已多不同未知孰是酒人造酒漿人爲漿而酒正惣其職故兼四飲辨之按從漿人六飲而酒正惟辨其四豈以水涼二飲隨時易辨故不之司歟

掌其厚薄之齊天子加以供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饌其設之也四飲三酒其齊皆有厚薄隨王所欲用之五齊不言共王知其專爲祭祀設矣

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實是四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是爲八尊以共八尊之實故以八尊爲十鄭氏四飲爲六飲未載者此三酒之尊以益之按子春四齊酒不貳損五齊以祭不益其實三酒人所飲者益也尊酒器春官司尊彝言六尊而此言八尊者按六尊二皆有兩共十二尊故此併以八尊言之貳副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之屬齊酒五齊之酒也王氏曰五齊專以爲祀

神三酒則蕭群臣酬酢用之〔齊味薄于酒而其氣特盛酒氣定于齊而其味尤厚人之所飲主于味鬼神之所享主于氣故祭祀特設五齊專以爲祀神之用三酒則設于堂下以爲人之飲〕大祭禮隆酬獻多故三貳中祭小祭禮殺故再貳
一貳至于齊酒則神有定位獻有定數故皆無副益也酌數
挹注多寡之數也器量其器大小之量也有酌數器量則人
不得盜飲而私取之蓋防閑之密如此〔王氏曰酒人之所嗜好而无厭從自爲郁沈湎于酒以敗厥德則防之周密如此也〕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
之〔賈氏曰云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者謂士致飲之中取二物以致之云醫酏不清者也〕
禮酒王所致賓酒也禮醫之禮疑當作醴糟不清者醫酏清
之曰清不清曰糟王致酒后致飲陰陽之義而上下交歡不
以內外限也
增　賈疏曰共賓客之禮酒謂有故不親饗燕使人致酒于
客館也。吳氏考注也曰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與王同體
屈也
凡〔黃文叔曰燕賓客有事凡致其共計者傳曰正行凡君燕過王賜非禮也毋酬酢也酒正奉之等其道也〕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世子饗耆老孤子
皆共其酒無酌數掌酒之賜頒皆有法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
書契授之〔鄭鍔曰中饗以訓恭儉無以示慈惠故燕飲酒取醉而已不若饗之有節然當修之之道焉而奉計于禮飲而奉于燕飲使之知其道多則自爲之限其度遠矣〕
計酒算也度其獻酬多寡之數以爲節取其給足而止也饗
士庶子耆老孤子則期底于醉而不爲之限蓋先王不酒于
飲而又盡人之歡如此〔鄭鍔曰饗禮之盛凡設而不飲爵盈而不飲所以訓恭儉而此言共酒無酌數何也蓋此之饗非大饗也士庶子在王宮有宿衛之忠勤或用酒以飲之所以賞其功耆老之子孤子之父死于王事卿其祿獨或用酒以飲之所以念其功而哀之也不遑以醉爲度亦恩意之所至耳〕
掌疑當作凡法者隨其尊
卑而與其數也〔易氏曰賜予頒即還從法即大宰九式之法皆以其法行之則好賜匪頒雖王者非常之恩亦無非天下之常法〕秩常也有
秩酒者若老臣及給事禁中之類有書契以授之則無盜取
之患矣〔王介甫曰授以書使知其所得之數授以契使執之以取酒也〕
增　上節共賓客之禮酒使其士奉之此王之燕飲酒酒正
奉之不以奉王之職奉賓所使士奉此以其共王故酒正自
奉文正相對王氏傳謂酒正爲獻主與膳夫爲獻主語混宜
以賈疏正之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
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入入于小宰也以小宰之尊
下聽酒正出入之細其防于流湎者嚴矣不會不及世子者
防其亂少耽飲蓋豫教之嚴如此酒式酒美惡之式也造酒
美惡有誅賞則酒必精良不至虛糜米穀矣
增　王應電氏曰日入其成月入其要歲終則會凡百官府
皆然而于此獨詳焉者天官掌財賦膳酒用財之始而用官
尤嚴于酒故特爲百官之著例也酒式者造酒用酒之法並
因日成月要歲會而考之誅其不如式者賞其如式者宰夫
所謂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也。王東巖氏曰王及后
不會非直縱之飲也王燕飲而必共其計焉嘗不計之有司
嚴奉酒之吏乃所以默制人主也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飲酒餐燕所飲者（王介甫曰饗酒爲礼而已故謂之礼酒燕以示慈惠故燕酒謂之飲酒鄭注礼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此謂給賓客之稍礼）酒府酒正之府也酒人主爲酒而已共酒材則酒正授之釀成而入于酒府凡有所共用仍稟命于酒正然後奉之以往不得擅使也漿人之主六飲也亦然陳酒歸饔餼而陳于賓館之酒也

增　鄭注曰世婦謂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酒人共酒因留與其奚爲世婦役亦官聯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水井泉水也飲主解渴故以水爲重醴即酒正所謂清者涼鄭氏以爲若今寒粥糗飯雜水者也稍礼王所問遺賓客若漢世賜恭者也泲曰清不泲曰糟醴醷酏三物皆有清有糟此于醴言清于醫酏言糟蓋互文或醴以清爲貴醫酏以糟者爲善也致飲不以漿涼者以薄味易辦不足以爲禮也（王應電曰醷當作漿採酒正四飲曰清醫漿酏當以爲正）

增　王昭禹曰酒以用于祭祀爲主若漿則主于飲而已故漿但言六飲而未嘗及祭祀。賈氏曰夫人謂三夫人致飲于賓客助王養賓亦致于客館。王介甫曰大人有致飲于賓客之禮則猶冢宰之有好賜予也蓋上下內外大小相成禮之所以立也。史浩氏曰后夫人之賓客公卿之妻燕見而飲也

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

政謂藏用之法謂之政者重其事也歲十二月以夏正言建丑之月也凌冰室也三其凌備消釋也鑑盛冰之器爲二月將獻羔開冰故治之酒漿酒人漿人也不言人者簡其文耳膳羞酒漿遇于溫氣則失味故置鑑冰以寒之

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

夷槃尸槃也廣八尺長丈二尺實冰于槃中置之尸牀之下以寒尸也（鄭注鑑如甀大口以盛冰則冰不消釋賈疏云即今之甕也夷之言尸也大槃曰夷槃移尸于堂曰夷牀衾曰夷衾皆以夷陽爲主）

夏頒冰掌事秋刷

夏暑氣盛故王以冰頒賜左氏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則其所患者廣矣刷清也除也秋涼冰不用故刷除冰室爲當更納新冰也陰陽二氣流行天地一氣或過則乖戾而爲疾一氣未至亦閉塞而成災故當盛夏陽盛陰消時則出冰以節陽之過而佐陰之釋其調燮乎天行者敝矣觀春秋無冰必書則知周官所以設凌人者其係非輕

也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豊）蕡（麦）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薧（老）榛實加籩之實菱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蓋

朝食晨餐也饋食午膳也加籩蓋籩則加進以助養者蓋古王者一日之間每有此四籩之饋而祭祀則一切陳之說者以為王薦腥后亞獻于是薦朝事之籩（以象事生朝時之所進）王薦熟后再獻于是薦饋食之籩（以象饋食時所進）王酳尸后于是乎薦加籩（以象饋食之有加）尸既酳后于是乎薦羞籩（象其養之有羞也）此薦籩之大畧也熬麦曰麷枲實曰蕡熬稻曰白（熬稻而白之）熬黍曰黑（熬黍而黑之）形鹽築鹽以為虎形或謂今寧夏有鹽池大小二其鹽皆不假人力自然成結是即所謂形鹽者也膴以魚肉為大臠鮑魚王氏以為即今之薧鱐魚則以為即今之石首魚薧未知是否棗同栗乾薧乾梅也榛似栗而小菱芰也芡鷄頭也重言之者以四物為八籩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

增　陳蘊之曰宗廟之禮有九獻分之為四節其一節曰祼（本有為之）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此一獻也后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此二獻也其二節曰薦腥籩人所謂朝事司尊彝所謂朝踐是也后既祼之後王出迎牲于門祝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向后于是薦朝事之籩豆王迎牲入廟麗于碑親殺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為七體薦于神坐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三獻也后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其三節曰薦熟籩人所謂饋食司尊彝所謂饋獻是也朝踐之後乃體解其犬豕牛羊亨而熟之后于是薦饋食之籩豆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五獻也后以玉爵酌盎齊（以獻）此六獻也其四節曰酳自饋食之後尸始有飲食之禮尸食訖后又薦加籩豆王以玉爵酌朝踐之醴齊以酳尸此七獻也后以瑤爵酌饋食之盎齊以酳尸此八獻也后酳尸後（后又獻羞籩羞豆各二）諸臣又以瑤爵酌齊獻尸此九獻也謂之正獻九獻之後遂行王爵為旅酬矣

王應電氏曰按九獻薦羞之物朝事之豆籩饋食之豆籩及加籩豆各八惟羞籩羞豆各二今饋食之籩以桃梅棗乾潦相間則合棗榛止于五物加籩之實以菱芡栗脯相重且栗既見于饋食而此復重出則止于三物大桃梅棗出各以時（古或以桃梅棗皆有乾濕合栗與榛實為八）豈得生者而常用之饋食缺三物無疑加籩之中惟脯則諸肉皆可為也何重設猶醢人醓醢之重其菱芡與栗字必皆誤文定缺四物夫北土嘉果其可珍者尚多胡不用之以薦且王者脩物孝享天下之物豈少而以兼設為哉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薦羞皆進也始陳曰薦後進曰羞鄭注未食未飲曰薦謂先薦後獻祿朝獻饋獻時未獻前所薦爲朝事饋食之籩是也凡食凡飲曰羞謂尸食後酳尸既而進羞即加籩之實是也食事用籩謂殺羹事也内羞房中之羞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食上醢昌本麋臡泥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蜃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苔菹雁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

醢肉醬也菹酢菜也醓醢之多汁者昌本昌蒲根也臡醢之有骨者鄭氏曰凡作醢與臡必先乾其肉而莝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菁蔓菁也茆鳬葵或以爲即蓴菜也麋齊通謂臡也凡菹醢皆以水草獸物氣味相成韭菹宜醓醢昌本宜麋臡也餘倣此蠃蜃蚳俱見上鼈人職蜃字上下或疑闕一字鄭司農謂脾析爲牛百葉讀拍爲膊也謂脅謂箈爲水中魚衣皆未知其是否也筍蒲見大雅深蒲深水蒲白嫩者筍竹萌竹始生齊醬菹醢共二十四味而醓醢魚醢獨重出以其便于食而多用也王應電曰醢魚之爲最爲羞豆故重出之酏餈也狼膏合稻米煎爲酏牛羊豕肉合稻米煎爲糝二者俱見内則

增 鄭鍔曰籩豆猶之器用籩以盛果實必用豆以盛菹醢既列籩人不設豆人而有醢人蓋醢必盛于豆言醢則豆可知。賈氏曰豆與籩並設節數與四籩同時。史氏曰箈與筍皆陸產兔醢出于陸故以水陸配之魚雁出于水故以陸產配之箈竹萌一名藤箈新生者賈氏以兒今爲菹又曰筍萌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内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

齊鄭氏以〻當爲韲五韲謂昌本一脾析二蜃三豚拍四深蒲五也七醢謂醓醢一蠃醢二蠯醢三蚳醢四魚醢五兔醢六雁醢七也七菹謂韭菹菁菹茆菹葵菹芹菹箈菹筍菹共七也三臡麋鹿與麋也凡籩豆之實先王所以共祭祀享賓客佐燕樂也其器有定數實有定品其簡素乃如此而後世士大夫宴享或雕盤會客海錯山珍羅列者獨何歟

增 鄭氏曰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韲全物若牒爲菹少儀曰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牒而不切麇爲辟雞兔爲宛脾則牒而切之鄭注少儀軒辟雞宛脾皆菹類賈疏曰軒辟雞宛脾之名其義未聞由此言之韲菹之稱菜肉通。賈氏曰賓客謂諸侯來朝致饔餼之醢也案掌客禮上公醢百有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此云醢五十甕合醢人所共醢〻十甕共百甕此指侯伯言舉中以見上下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甕共后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

五韲七菹多草木之滋須醢以成味故醢人職之若三臡七

醢則皆為獸與魚之肉不須醢成味（按五齊與菜肉則亦有用醢者）則醢人掌之上文五齊七醢七菹三臡雖皆列于醢人實則醢人所共六十甕者皆醢臡醢人共六十甕皆齊菹也言醢兼言醬蓋齊菹之有當用醬者醢人則兼司醬故并言之（醬者菹醢總名五齊七醢人醢人各有五）（齊七菹者蓋齊菹有須醬以成者凡醢物則凡以醢成之物凡醢醬二物則凡以醢成之醬也）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

政令謂收取散給及其煎煮收貯之法也苦鹽塹地為畦引水沃之而成者其味苦即今所謂顆鹽也散鹽煮海煮井煮鹹而成者其鹽散即今所謂末鹽也形鹽積鹵所結飴鹽鹽之甜者主于戎地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用之蓋貴而不易得也齊事和劑之事謂調其五味也監字誤即監事之誤鬻謂煉治之也○鹽供民食不可一日無先王時亦只以供祭祀賓客膳羞之用而不規其利之可以富國下之人亦惟資以供飲食之用而不知其利之可以富家自管仲以鹽筴致富強而榷鹽之制始密漢桑弘羊竟鹽政郡國鹽官至三十有九而後世都轉鹽使鹽法道及鹽課司提舉等諸官增而不已則上之為利多矣（周禮一書理財居半鹽獨無賦自管仲以後從以為富國之計遂至官與民爭利豈先王之意哉）

冪人掌共巾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

巾所以覆物者六彝見春官司尊彝八尊貯酒所以獻六彝盛鬯所以祼疏布尚質畫布尚文黼施白黑之采蓋雖文而不脩也況後世之龍綃火浣異矣

增[illegible]史[illegible]曰以巾覆物者其間既有八尊六彝故亦屬酒正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也井漏井所以受水潦匽路廁也（庚成謂匽以豬水謂宮中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蠲猶潔也（劉執中曰井以停止水除火災）（匽以壅渠流除涵潦故欲除其不蠲凶有上其惡則決渠匽以滌潦之）舍事王適四方道途休舍之事也宮人雖掌王寢然其埽除服役皆在王左右而非其妃嬪媵女雜處故不妨以士人為之明制內宮有司設監掌之又褥帳幔等事又有惜薪司掌宮中炭與此宮人相類但非周官士人之舊耳（[illegible]司曰宮人下士掌其沐浴埽除執燭共鑪炭凡使掌之事後世皆以為之宦中而周公必以為之士人凡執事于左右者必以士為之宜其有永歎故決之功而無違迴）（消飲之私[illegible]親近吉不光以石[illegible]執燭宦侍中後世宮人之亡而治亦不古若矣）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為壇壝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故書枑為拒杜氏以為當為梐枑梐枑謂行馬所以衛內而防

另館燭萬家生養之資為一日巡車
息有之無日也

○藁　鵞湖華泉天沐氏增訂

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
于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

九功即九職也任之事言……要其成故曰功貳所征稅之
副本也府猶庫也貨賄有精粗之異故曰……其人
以掌之異其庫以藏之原藁此下有舊說以內府等官誤矣之今　下文玉府業文康禮
經會元恐屬臆說未可為據蓋大府為府總出……王……府
外府皆大府屬大府頒之而三府受之事無可疑者
又自設二府共以見大府為三府之長且大府……物
二府受藏受用各有司存周……另設官以……

皆藏以給用今于貨言藏於賄言用者以貨可　逑
用也太府統受天下之財故凡受財用者亦必於太府今
錢粮俱輸戶部而支銷者亦必於此也
按　王應甸氏曰受藏者內而藏焉謂玉府也……內而
旋用謂內府外府也玉……貨為多故曰頒其貨于受藏
……曰頒其賄於受用之府然玉府
賜予……之則……于受藏且玉府亦有文織良賄
止……內府亦有金玉銀貨不止于賄此皆就其多者言
王東巖氏曰六府兼……內府凡九賦九貢九功之入悉經

人共天子之服飾備國家之用處者皆式貢也以此等所用之餘而共玩好所謂玩好者乃食服器用之遺吾意非如後世珍禽奇獸以縱耳目之欲 泉按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首曰祀貢次曰賓貢則夫侯甸男衛之貢其用之以禮賓承祭與凡服物采章之用非一而曰以待弔用非九貢祇以共弔用而弔用必取給于九貢耳々民之貢以充府庫不言所用吳文正曰如軍旅之費、田役之費百官有司廩餼之費凡九式所不載者皆取具於斯也然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則恃此蓄民之貢三年必有一年之畜以充府庫耳李盱江曰國家用賦愛在多積々貯之道天下大命故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又按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則凡珍禽奇獸貢之不以式如越裳白雉之獻在所必禁也武王受旅獒而大保作書以諫且曰玩物喪志為其非式貢也今夫一介之士不能無圖書彝鼎之好貴為天子而必禁其耳目之玩心志之適抑情太過其究未有不蕩閑踰檢放縱而不可收拾者也惟夫不絕々玩好之用而玩好必以式貢之餘財俾人主之心有所止而不敢過此周公立法之善也曰餘財者或其財不足以供國用待弔用而可以共耳目之玩好者乎。鄭氏解式貢之餘財謂先給九式及弔用充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愚按如鄭氏之說當云式用之餘財不當云式貢之餘財且夫九貢以待弔用王為諸侯分災救患凶札死喪弔禬之費不能愈計而逆知其數也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所以備九年七年之水旱天時不災之災恃以無恐者也安得有餘財夫玩好在耳目之前主非甚神聖不能卻也府庫之有餘財中主以下所樂聞也吾恐共玩好以啟人君之欲獻羨餘以中小人之謀必自此說開之矣故曰註周禮者不可不慎也其斯之謂歟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國用皆取具于賦故曰賦用特言賦兼有九貢九功在內具猶給也會計者管財之重事非會而經費無所知出入無所考盈絀無所辨而交之緣為奸者多矣故太府歲終之會不可已也。王應甸氏曰財者民之心國家之血脈也太府治藏之長民命國脈所係屬之大宰者宰相均平天下必以理財制國用為先務誠使賦貢皆有定式而不得多取財用皆有定式而不得妄費則天下之治裕如矣。集說調官立大府人主飲膳衣服及宮々一應用物皆關由之而冢宰又從而節制焉人主不得自由故秦置少府以山澤陂池之入盡為天子禁錢而漢光武將錢改爲大司農內庭支用司農不盡應之故桓靈之君常欲天子無私財而開西邸賣官自為私庫使宦者掌之外庭更無緣稽核而侵蝕耗蠹無所不至明制有內承

蓮庫掌緞匹金銀珠玉象牙等物有司鑰庫主藏鈔必有內府供應庫掌一切香燭油米等物皆以國家之財無之奄人之手俱非周公設官之法矣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兵器蓋所貢者若旌旗之鼓鼙輩之甲之類也

增黃文叔曰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貨賄皆式貢之餘必取其良者下於上自當如此○王昭禹曰兵則若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之屬器則若赤刀弘璧琬琰之屬〻鄭鍔曰金玉良貨賄固有可玩者也兵器豈可玩之物哉玉府亦掌之與金玉同列此如漢記載大弓天子之戎器之類○五峰胡氏曰玉府所謂玩好非曰貢賦之入必責之以玩好之獻如其地之止產此物可以充玩好亦足以便其所貢

泉按此金玉玩好兵器皆所謂式貢之餘財也以其為侯國之所當貢故曰式貢以其非國家之正用故曰餘財王氏曰玉府所掌一為王之正用即九式羞服之式九貢器服之貢也一為玩好式貢之餘所共止共玩好賜予不可以混於國家之大用也鄭康成既以式貢之餘財為九式及弔用足府庫之餘財而以此金玉玩好等物為式貢之餘財所作似為以府庫之餘財置辦此物則與宋徽宗之采辦花石綱者何以異哉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則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服玉鄭司農以為冠飾十二玉劉迎曰書服玉者王所服之玉若玉鎮玉瓚玉璧之類玉人之事曰鎮圭長三尺天子服之若此皆服玉也先儒乃以別飾玉為服玉蓋珠玉耳別冕之旒以玉為珠誤以服玉為珠玉不知未玉為何物耶佩玉王所蔕珠玉珠字疑有誤吳氏謂琢玉為珠以飾劉冕也此即鄭司農所謂劉飾十二玉也今案冕之旒明玉二百八十八瑩冕之旒用玉二百一十八兵非皆以玉為珠食玉未詳鄭氏以為玉陽精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以為王齋當食玉屑也王昭禹曰齋必精明之至然後可交神明玉者陽精之純可以助精明之養者故王齋則共食玉王介甫曰昔北齊李預常得食玉法采而食之及其死也形不壞而無纖異則食玉之所養可知矣角枕以枕尸復招魂也以死者之衣裳升屋招魂冀其復魄也角柶角匕也以楔齒令可受含也掌疑當作共燕衣服寢衣袍澤衣澤褻之屬衽席臥席也笫簀也褻器便身褻用之器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所執也王敦歃血器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志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獻〻于王○林氏曰獻者諸侯獻其國所有之物按王府所共惟王之好賜而所受者亦惟金玉良貨賄之物皆係式貢餘財凡惟正之共皆不屬於此見先王貨利不私於已而出入一付之有司視後世瓊林大盈沾沾自喜為居蓄之藏者異矣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貨幣此即成周大府之官又少府卿

一人掌禁中服御諸物衣服貨寶珍玩之屬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者皆屬此即玉府之官而漢元帝討珠崖大農錢盡以少府錢贖之是猶以私藏為公用非判然有內外之限矣

李叮江氏曰玉府掌天子燕私之物此帑藏之在宮中者然而為冢宰之屬列太府之下主以上士之官與凡治藏之官不異而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鈎考皆所必及焉若以御府金錢付之親幸之手省閣之中外人所不覩法制所不行比較所不及則傷財害民非細故矣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凡貨賄之入太府主頒之內府主藏之而內府庫藏非一貨則受藏之府受之賄則受用之府受之內府於貢賦職無不受故凡邦之大司取之內府泉按或以內府為受藏以外府為受用或以王府為受藏內外府為受用俱未安此只主貨賄異藏不分玉府內府外府內府並受作賄則必並有受藏受用二府玉府之受貨賄也亦非外府則尚掌邦布之入出不言作賄

增　李叮江氏曰當安平無事之時一歲之入可以支一歲之出無慮也一方有警而不貲之費將何所給哉此內府所藏之貨賄所以待邦之大用○陳及之曰玉府內府所掌金玉兵器良貨賄一也必分於二官者蓋王府所掌皆式貢餘財及獸人漁人所入之物專以共王玩好及賜予耳邦之大用不與焉內府所掌乃九功九貢之貨賄及諸侯所獻國珍皆公家物以待邦之大用所以分於二官又曰內府所掌疑於內然知其邦之大用外府及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以此知內府不專共內外府不專共外以外內名者所掌有多寡不同耳漢以少府掌天子私藏大農掌國家經費職掌既分官守亦異而紀傳世修心矣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幣者諸侯之贄禮獻者諸侯之貢物使者所受之物蓋王所以遺諸侯者王氏曰遣使聘問諸侯即以所受於四方之物共往使者而奉之其各以其國之所無者贈而分遺之也冢宰待四方賓客小治故亦有好賜予然非誅賞大法也顧得以動支王之幣藏而不嫌蓋古人于其大臣尚任而無所檢制如此王氏曰冢宰之賜予而得于內府支用者蓋與君為体如吏之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或待賓客之小治有善而應有所賜或使者至侯國應有所問遺若使者有私覿之禮也此皆公事而非私恩故內府共之王氏詳說曰賜予而出於己是私交也此所以必共于內府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衣服不會

布泉也即今之錢謂之錢布者取其宣布流行而無不徧也

古者交易以目至太公立九府圜法始用錢以代之至漢惟有五銖久行入出謂受之復出之也共百物者百物皆待錢而市故咸以此共之然布不可以妄費故必俟法當用者始共之也布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者布出于關市者為多關市之賦本以共王膳服故也凡國本在桑麻穀粟國用在金玉布帛而泉以權百物之低昂佐國用之不足則識國家大計所出也按明制設寶源局歸工部令外府掌邦布而不及鼓鑄之法蓋其冬官所職而外府邦布之入皆冬官鼓鑄入之也賈氏不知其旨以為止取給于市之征布宅不毛之里布而外府所斂止以供邦之小用誤矣夫經明言凡有法者皆共凡祭祀賓喪會同軍旅賜予皆共其幣齎時用而謂之小用可乎齎氏為資謂行道之財用也小用皆來受財者錢于小用便也不會止言王與后者世子衣服華侈必開異日奢靡之漸故先為慎節之○周官掌財共四職凡天下財賦大府總領之其下玉府分掌王之內帑內府外府分掌王之公帑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不得以行其私太府雖總其財而財分于三府復制之以大宰則太府亦不得以行其私蓋立法之善如此

增　姚莊渠曰內府主公帑之在內外府主公帑之在外王者以四海為家曷有內外曰內府掌邦賦以待王之大用故備于內帑以慎重也外府掌邦布以待王之小用故發于外帑以從便也○黃文叔曰外府專掌邦布貨賄重幣布輕幣布所以通貨賄故貨賄皆在內府而布在外府○又曰祭祀賓喪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其財用有幣者之齎裹送之雜費也內府遣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外府共幣齎天用小用可見矣鄭鍔曰祭祀賓喪軍旅所用尤廣非外府泉布所能盡給則用之幣用有共之者外府第共其行道之齎費漢儒所謂關凡用之齎是也○王東巖曰財用之幣齎謂財用中宜有幣齎也賜予之財用謂賞賜以財用也○東萊呂氏曰膳服雖不會要不出關市之征而已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逆受而鈞考之也六典以逆邦國之治八法以逆官府之治八則以逆都鄙之治而天下之治無不舉矣

增　劉執中曰司會掌會計而必掌典法則之貳者聖人謂職會計者不顧國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疾弊惟財是積或傷於仁惟節是求或害於禮非所以存國体也故必知六典八法八則為治之大本而後財用可致鄭鍔曰司會鈞考之官掌其貳以會天下之財與小宰掌其貳以佐大宰之治使人不敢動搖其已成之法其語雖同其事則異

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

以周知四國之治詔王及冢宰廢置
九賦言四野者以財用出于外野為多惟關市幣餘用中非四野自外四郊以下皆四野故多言之版戶籍也圖地圖也百物財用皆有書契版圖紀載為書合驗為契人民曰版土地曰圖司會欲知財用出入之數故掌其書契之貳所以知夫丘山林川澤所入之數故掌其版圖之貳參互謂群吏簿彼此可以互相考者日成一日所行之成事也下做此參互考日成宜從鄭氏舊說見從司會逆治考成而詔廢置蓋即唐虞之考績後世之大察也其于百官之治無不考而又專以財用之會計定其殿最蓋財用者國家之重寄而人之賢否係之其賢者必有足用長之財法其不善者必有侵欺詭匿之弊故司會之職考特嚴于此與太宰六計弊吏而以廉為本者同一轍也四國謂王畿四境六典之法通于天下而月要歲會之法則尚及于王畿

魏莊渠曰平天下在用人理財宰臣當務大体而國計從至纖至悉乃能周知此萬民鰥寡之所賴也故設司會為計官之長主考天下會計以贊冢宰唐以宰相判度支是冢宰自行司會也後世理財歸于戶部是司會為大司徒漢蕭何為相國張蒼為計相其古之遺意乎

增 薛氏釋疑曰參互考日成諸說皆不通蓋天下之事合衆數而為目合衆目而為凡合衆凡而為要合衆要以為會日則日計謂一日之內錢穀獄訟幾何總而結之曰日凡則旬計謂十日之內錢穀獄訟幾何總而結之曰凡要則月計以三旬而總之會則歲計以十二月而總之司會以天下官府之職一日所施之事有數總其數而計之有目總十日之數而結之有凡以凡考目以目考數以數考凡是之謂參凡與數相考數與目相考是之為互月成既考以月要歲成既考以歲會則日成亦當考以日計之數日日成即旬計也

王應電氏曰司會執典法則之貳贊王及冢宰以均平天下總日成月要歲會之總以詔王及冢宰廢置總贊天下之治會天下之職其權亞于太宰不止財用一事故其職隆而位尊也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九正蓋兼九貢九賦言之以皆為國之正供故稱正九事即九式用財之式因乎其事故以事言之叙猶計較也財幣用餘之財幣也職幣掌幣餘之賦故皆使入之叙其財者凡財用入出比次倫類計綵底各有條理便于會計也受其幣者百官府掌事者有餘幣先送司書受而書之然後入于職幣司書一官尚以版圖為主版者戶籍圖者地圖按其戶籍地圖而稽之則凡土地之廣狹人民之衆寡財力之盈絀國計之豐耗無不一覽而知之而用財之餘數可識矣王氏曰凡賦貢式用核用無不掌之故能周知百官府入出百物之數 ○賈氏曰此官所掌邦之六典已下至

入出百物所掌與司會同者以司會主鈎考司書掌書記之
司書所記司會鈎考之故二官所掌其事通焉。王昭禹曰
司會掌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而此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
則司書掌其正司會掌其貳

凡上之用財用必考于司會

上謂王與冢宰也考于司會于法有不應用以告而止之雖
天子宰相之尊不得以一財一物謾爲浮費矣王氏曰凡財之出司書必
存其數司會存其貳然後下職歲關大府就所司支給司書存數之時必考于司會合式法然後下于職歲焉其事弗當
則互相執奏所以杜奢侈之萌也

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
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群吏之徵令

鄭鍔曰田民則之我有我無我知之數我降我升田野有闢闢夫家有多寡六畜有登耗山林川澤有豐耗無所不稽焉考其數而知之所以逆群吏之徵令于民者皆盈也民之于財而徵令寡則知其有餘民之心民之于財寡令數則見其無從民之意不本于書以考其數將何以逆之哉

徵令賦役之徵令也凡徵令多者政必煩民必病故逆而考
之鄭伯謙曰以司書視之周家會計所以爲盡善者未猶考
其國之財凡民閒田野夫家六畜器械之數無不周知若其
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使之斷若其不足必不取其盈蓋上
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君民爲一体而無時詘取盈之患矣
增 王氏曰歲會考歲成每歲固有會至于三歲又通計之
故謂之大計太宰三歲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司書掌會
計之書以贊冢宰必先知其本數而後考其所徵所令故叢
而易舉也。李景齊曰幽風陳王業之由不出于夫婦耕饁
京蔡糾冬之閒至于論王道之始亦不過于雞豚狗彘無失
其時與夫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之數語大抵古人
張官置吏所以分治于下者莫不以是爲先故周官群吏之
治治此而已三歲之計計此而已吾觀冢宰之職有曰三歲
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意其所計必功過之大者至司
書之職有曰三歲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財器械之數以知
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而後知其所計者
但如此耳而群吏之黜陟係焉蓋先王之致意于民事如此
後世課群吏者責辦賦稅與夫簿書獄訟之末民生之厚與
否田野之闢與否不恤也安識成周計吏之本意

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考焉

受法謂受其應當稅斂者之數若今戶部之有告知由單也
司書備知田野夫家盈歉其斂法當視民之貧富爲增損故
令掌事者受之事成謂稅斂畢也入其要貳則其歲入之數
可知若今州縣有徵收冊也吳氏曰要貳者物數之要書之貳也要簿入于冢宰其貳藏于
司書以爲考逆之證典則法職貢式廢不掌版圖吏治廢不知故凡邦
治皆于是考之猶太史凡辨法者考焉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
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總者歲入簿書之經領若今稱某縣共徵錢糧若干者

[illegible]

增　王氏曰賦入兼九職九貢而言若師閭師縣師之所徵職方行人之所致也官府若大府等掌財凡入等掌斂及泉府職金等所之都鄙凡甸稍縣都所收之賦也辨其財用之物某物該若干某物該若干執其總數官府都鄙存其正賦內存其貳于是以其所入之數考邦國九式之用合用凡何用其有餘不足皆可得而知矣史氏曰以逆邦國之賦用謂入數既定以量所入之數多寡以制一歲之用且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則職內執其總何所據而為之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受財謂若外府受邦布內府受貢賦職玉府受良貨賄此皆財入之數也先以貳令書其入數後逆職歲考其出數必令出數與入數相準則凡隱漏侵欺之病無自而生矣王東萊曰職內掌入不掌出則鄭氏謂受財于職內以給公用似與職歲相亂所謂凡受財者意有司凡受財之入者其貳令皆職內掌焉職內蓋當掌邦賦之入以贊司會鉤考財用之出數也敘錄其見剩之餘財也移用轉相給借也周家以九賦給九式皆有定制而不可通移然事有緩急而膠守成法則勢將倉卒無措而貽誤國事有移用之法以佐之則彼此相通緩急互濟而膠柱鼓瑟之患矣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凡上之賜予

畀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法贊逆會

式法用財多寡之定數也必使先受法于職歲然後得出之不得擅為支給也賈氏曰出財用皆有書法式在于職歲故須于職歲受法職歲蓋專掌邦賦之出以贊司會鉤考財用之入數也凡吏出財用或以無為有其用財用或以寡為多令以其出數考其入數則出財者不得侵漁以其入數考其出數則用財者不得乾沒矣

贊逆會贊助司會鉤攷會計之事

增　賈氏曰職內云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此云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二官一出一入皆書其貳共相鉤考故職內云以逆邦之賦用此云以待會計而考之其事通也此官所出皆由上令所出故亦書其貳令編存為案以待會計而考之○劉執中曰其入也非職內之令則不受焉其出也非職歲之令則不授焉○黃文叔曰財出無式賜予無叙皆不得行此所以相副貳也凡貳皆所以相參考太府以官府都鄙當受財用之數予職歲職歲授之以授式法府藏憑之以出給若今之帮勘也○王氏曰叙即好用之式也雖上之賜予亦必以叙而與職幣授之則恩不至於濫矣○又曰職內主會計邦賦之入職歲主會計邦賦之出入出各司其事而不相混雜則耳目專而鉤考明職內以每歲所入而考其所出職歲以每歲所出而考其所入出入互相考明考覈詳

而吝嗇無所容職内者賦入以時其數簡故官吏省職出者
賦出以漸其數煩故官吏多也
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
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
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
幣謂給公用之餘幣也振猶拟也掌事若營造製器之屬始
當寬其數以予之其費或不至過多則有餘財當斂矣非予
所出之時無溢額而欲于所費之中求羨餘也王氏曰古人于用財必稍
有亟餘使得寬裕而不急迫故事畢而復收之也奠定也錄記籍也揭懸物表識之
也辨其物使以類相從定其籍使其數可稽以書揭之使其
物可識王氏曰非此三法則統紀紊亂不分難于尋稽也上之小用賜予詔王而共
之大者固不足以給也不出下恐當有入字或云不言會其入者以有受
時卅簿可稽也職内會其入職歲會其出職幣會其餘幣故
凡會事皆當贊之會事會計用財之事職幣以式法贊助司會而句考不以餘財而不推也
增 孫之宏曰九賦斂財賄其經常之賦八焉而已先王乃
于八者之中斂所用之餘以當其賦之一而足成九焉蓋散
在官府者雖至寡而聚歸一職則其數亦足用彼之所損者
皆有餘之物此之所補者乃可以共賜予之須與其沉滯而
不舉不若振刷以來歸無暴橫之政以殘民也○王昭禹曰
賜予非獨取于幣餘而已或共于玉府或共于内府外府或
取于典絲典枲以幣餘之餘類寡或不足以給其用故以詔
上之小用賜予而已
原纂按財者天下之大命國計豐耗天下治亂恒由之故周公
以大府九官隸之冢宰俾之酌盈劑虛以裕民生以充國用
其事重矣而後世宰相乃或不知一歲錢穀出入而謂當職
治粟内史又或謂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豈
識周官之意耶○周家會財之官共五職凡天下財賄皆司
會會之其位尊權重與内史小宰埒而又有司書職内職歲
職幣四官佐之則其鉤考精覈必無有能遁其情者後之人
知太府之可以統諸府知司會之可以臨太府又知冢宰之
可以制司會則理財之法庶乎可得而論矣
增 黃文叔曰天下財計至浩繁也國之用度至辨程也豈
惟奸弊之不可攷凡事之緩急先後物之精粗功苦財用之
有餘不足萃于一司雖明辨強力者猶懼不能支周之所以
為善制者其大為之九式各有節制不相踰越其小者使百
司庶府凡用財者公受之是故大府受貨賄之入以式法頒
之於府藏賦入之貳在職内賦出之貳在職歲職歲以式法
授群吏之受財者府藏無職歲式法財則不出若三司憑由
勘合也群吏既受財則以貳令于職内若三司磨勾也官府
都鄙之百物財用皆有版圖在司書其貳在司會以行會計

之政司書叙其幣餘之財歸于職幣字夫于是詔辟名之誄善物之賞嗚呼條紐相統脉絡相貫甚煩而有至簡者存甚悖而有至要者存後之言理財者烏能易是而為善計哉

司裘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大裘鄭司農以為黑裘也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賈氏曰祭服皆玄上纁下故知大裘黑羔裘此裘更無采章故云質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亦無文采言大者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非謂裘依修大也良裘工完善者王所服仲秋獻之偹之早也行羽物賜群吏以膳禽也鄭康成曰良裘玉藻所謂黼裘欤王氏曰玉藻云惟君有黼裘以誓獮仲秋鷙化為鷹王順殺氣衣黼裘而誓獮〻則得鳥獸于是行羽物頒禽自此始也仲春鷹化為鳩王順生氣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頒禽自此止也賈氏曰仲秋所獻善裘為八月誓獮田所用故獻之○按仲秋服黼裘以誓獮〻而後行羽物則黼裘必以仲秋獻不曰黼裘曰良裘則獻不待一黼裘也王孟冬始裘亦以仲秋獻之功裘服勞有功所賜之裘若士庶子宿衛王宮而頒其衣裘者是也王介甫曰致人功謂之功裘良裘非特致人功而已質又良焉良裘獻之早功裘獻之遲殊尊卑也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虎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大射為將祭祀擇諸侯群臣與其所貢之士助祭而射也史氏曰祭義曰射中者得與于祭必以射擇人者取其內志正外体直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心在焉故也祭之有求于陰其心能若射之取中則神格矣故祭有取于射侯射侯書所謂侯以明之也王氏曰侯言矢之所至以此為侯故古文侯字作厓象矢集于布之形俗傳臣為諸侯字遂謂射中者得為諸侯諸侯而下安得為諸侯況天子習射而以射諸侯為名不祥執書諸侯自射侯大夫而下射諸侯尤為非禮以熊虎豹麋積者蓋以四獸之皮飾其側示服猛之義鵠侯中的也謂之鵠者鄭氏以為取名于鳱鵠音岸揩小鳥難射故以中之為雋也天子大射三侯豹侯王所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虎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大射二侯熊侯諸侯所自射虎侯群臣所射卿大夫大射則與其臣共射一麋侯而已王氏曰諸侯共熊侯以下因天子而并及其體耳陳及之曰司裘掌王之事而已畿內諸侯大夫采地無限司裘豈無一共之按故書本稱諸侯則共熊侯虎侯杜子春誤改虎為豹遂以虎侯為天子所射豹侯為群臣所射然豹力猛而虎次之今天子反射虎而群臣反射豹非制矣

大喪廞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廞陳也陳裘以象王之生存鄭氏以為猶興也謂象似作之功楛而小者皮車遣車之革路也不會不言后者裘非后所服也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法頒皮革于百工共其毳毛為氈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齎

皮去毛曰革鳥獸毛毯于秋故斂皮凍練治于冬故斂革按秋官冥氏穴氏皆獻皮革疑掌皮者于是斂之獻謂呈于太

府使之揩書其數也式法給作多少之故事若函鞄鞻韋諸
工則皆給發之使之治其皮事也考工記攻皮之工函鞄鞻韋裘是已今有函人鞄人鞻人而韋人裘氏缺毳毛毛細縟者待邦事若旅上帝則氈案之類
財齎疑以市皮革者蓋歛于官而不足則貳市之民間也
史氏曰歲終不會其皮事而會其財齎者皮革既歛春已畝之司裘用之者司裘耳至于歛時之財齎則在掌皮也其曰財齎行者有貴賤之蓋斂不聚于城郭而遠于山林掌及之斂直于千里行人以輸送必使齎其財而市之其財曰財齎以明斂者非註說
增　王氏曰按案無與于天官之事而為之屬者古者以皮
為幣又與布同為百用之財齎蓋亦外府之類故附于職幣
之後○葛註言掌皮而上皆為外政自此而下則皆為內政矣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民人以
居之
內宰治王內對大宰治百官故稱內宰大宰不稱外兼統乎
內也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謂六宮與官
吏府之形象也劉執中曰宮內百職之名氏皆載于其版宮寢內外之廬寺皆畫于其圖所以分宿衛之所居稍食吏之月俸也　吏子弟
增　易氏曰鄭氏謂稍食為吏之廩祿人民為吏之子弟恐
非吏與子弟所可得而至胡五峰疑宦吏與妃嬪雜處以經
考之自有明文秋官掌戮曰宮者使守內蓋王內之職惟內
小臣奄四人為上士其餘皆非命士則知所謂宮者皆人民
也以版圖之法治之如其所為宮其所為寢其所為廬舍分
以守之故曰分其人民○陳君舉曰所謂分其民人只是許
多奄人女奚女御在閫宮之執事者耳○鄭鍔曰均其稍食
與宮正所均者同分其民人以居之與宮伯授八次八舍之
職事同宮正宮伯所均所授者王之宮此所均所分者王之
北宮所以不同
王應電曰此正后宮地與人之法欲施政教先須叙正其
地分布其人為之圖畫后宮宮室官府次舍之形象為之版
書閽寺女宮女奚之錄籍由是按圖而知其所居守之地執
叙而可以稽其所事之業政若酒漿籩豆　醯衣服祭祀賓
客之所當供者令若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
內人及宮女之戒令唯版圖既定皆可得而治之矣稍食有
事于后者不可不給其食猶王朝之冗食也人民國中婦女
執事宮中者上為祀史等下則為奚猶云庶人在官也后宮
之外不可直接宿衛周畫故列女宮于旁部分其居署如宿
衛之法而後繞以垣墉隔限閽寺守之其外乃為官府次舍
北周之內宮所以為善也
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
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陰禮婦人之禮王昭禹曰凡內事皆陰也后祭市謂之陰禮同陰教禮謂之陰禮與此同六宮謂

后也(后有六宮)不敢斥言謂之六宮猶天子之稱陛下也婦既若
主酒漿籩豆之屬九御女御也以其屬于九嬪故稱九御二
事絲枲之事奇衺若漢所謂媚道者展猶省也凡女德無極
奇於淫邪之事多始于婦人以漢明之賢而后宮有高髻廣
眉長袖之好武帝後宮惑方術有巫蠱之禍故內宰于嬪御
之服不容不正而奇衺之禁功緒之省不容不嚴也○王應
電曰內宰教嬪御之法此古今人世所明倫全德淳美惡之
大界也夫男屬陽女屬陰陽明而陰晦陽粹而陰疵豈男子
有教而婦人獨可無教哉周公為內宰教嬪御之法而後繊
而修前之倡皆有士君子之行為此其所以能上奉神靈之

[illegible]

統下理萬物之宜也後世若漢昭帝后親受書于夏侯勝猶
得周官內宰之意至唐以武三思領後庭亂矣
增 龜山楊氏嬪婦內政也而列之天官之屬內宰涖之教
以陰禮婦職之法使各有屬禁其奇衺展其功緒則內無曠
職而作淫巧以蕩上心者不容于其間矣其進御以時敘焉
則便嬖暱寵之私亦無自而有關雎化行雖曰后妃之德亦
先王治國家中外一體也後世先王之法廢中外離絕不相
統一奇衺無禁功緒不展而婦式之法不行爲逆居無教言
德功容不循正道妬寵相乘而嬖暱之私得以干其上矣自
周衰迄于漢唐女禍無世無之職此之由不遵先王之成憲

[illegible]

而能正家而天下定者未之有也○王氏曰此所謂內宰之
教蓋傅其學于師傅保姆而教之然亦有崇尊德卻如昭帝
后之親受書于夏侯勝者矣(永嘉林氏曰宮禁之容房闈之事內宰何能教之冒士之引正家所先未聞使外官治內事也愚恐此說可以正之)
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
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祼獻者禮祭宗廟(鄭鍔曰周制無王后祭天之事則大祭祀祭宗廟也)王既祼后從後
亞祼王既薦腥薦熟后亦從後獻也瑤爵玉飾之爵也(史氏曰瑤玉之次公劉之詩曰維玉及瑤后爵降王一等以瑤為之示次玉也)之凡祭尸卒食王酳尸后
以瑤爵亞獻之(鄭鍔曰考之于禮既祼之後從獻之時王以玉爵酌元酒后以玉爵酌清酒朝獻之時王以玉爵而盎齊后以瑤爵酌醍齊自三獻以至九獻王皆以玉爵后皆以瑤爵康成特指七獻時所司之爵恐未也)服
謂內司服之六服位謂房中房戶內及阼所立處(鄭鍔曰后之服六而祭祀之服所用不同祭各有位而后之位所立各異如祭先王則當禕衣祭先公則當揄狄祭群小祀則當闕狄是正其服也如君在阼則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則夫人東酌罍尊是正其位也)禮儀謂薦徹之禮樂儀
容儀與樂相應也(王介甫曰告以出入進止之節使與禮樂相應○王昭禹曰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詔其儀則使其容比于禮其節比于樂)九嬪禮事若贊后薦玉齍薦徹豆籩
之類(王氏曰凡從后之禮內宰皆贊之使不失儀)賓客之祼后亞王禮賓獻后亞
王酌賓瑤爵后亞王酬賓也古者后夫人有祼獻賓客之禮
所以達內外之情(王昭禹曰先王承賓猶承神故大饗之禮后不入惟其他皆如祭祀是以祭祀后有)

亞祼亞獻與瑤爵矣之禮而賓客亦如之 記稱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
饗始廢夫人之禮也內命婦九嬪世婦之屬外命婦卿大夫
之妻服位衰麻之等長次之位也使治者使其屬上士治之鄭司農曰王命其夫命
其婦凡喪事則外內命婦皆有衰麻之服哭位之位而其事則有治之者后之所使內事所掌也
增　賈氏曰致后之賓客之禮者謂若酒正致后之賓客之
禮其掌客致夫人之禮彼諸侯夫人致禮于賓客之法明后
亦致宰禮于賓客鄭註掌客凡夫人禮皆使下夫致之此內
宰亦下大夫也女賓之賓客謂畿內同姓諸侯夫人有會見
王后之法亦致禮焉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
淳準制祭之以陰禮

冬官匠人營國前朝後市見先王先義後利賤貨貴德之意
今建國而后立市者取陰陽相成之義也次市吏所治舍置
叙蓋為市地設賈閑處地官司市所謂量度刑戮各于其地
之叙是也淳準通即衡以權輕重者杜氏謂布幅長短廣狹
之制蓋未必然也杜氏曰淳謂幅廣制謂疋長○王氏曰度謂分寸丈尺引至謂量合升斗斛淳謂市帛幅廣狹之度制謂長短之示也○者皆自后宮而出陰禮婦人之祭禮王介甫曰市或而祭后歟與為謂之陰禮可也
鄭司農以為祭市社式云祭始為市者
增　禮庫曰周制國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皆有罰所
以別朝市辨義利分貴賤令內宰却佐后立市市井之令出

增陰主利主化生主各異掌于市事有會故后主之歟其主也掌不過始行祭祀一出非以

是此但使宮從后不出何也○市之事民度量爭財與于古王所有行也亦強有宰本是乎人事故以之又云公出后治之相重之言抑矣○王安石

于房闈之中此漸不可長而況宮中之秘密却與市井之事
其意安在○王東巖氏曰此特体地道以始立市耳既立則
后何預其事○劉執中曰朝以聽天下之政故君立之天道
也市以聚四方之貨故后立之地道也○王氏曰乾坤之道
乾主資始坤主化生市所以利物故后立之天文下垣市樓
斗斛帛度列肆等星即內宰佐后所立者歟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蠶于北郊就陰位也記稱天子必有公桑蠶室即在北郊之
地古人重農桑故王親耕后親蠶為天下先至漢猶循此禮
後周世宗刻農夫桑于殿廷亦得其遺意
增　橫渠張氏曰周自后稷列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
事有室家則務織紝之勤相勉不忘乎艱難此王業之基也
故葛覃之詩曰為絺為綌服之無斁而序以為后妃之本後
世幽王惑襃氏而奪中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刺之曰婦無
功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哀由稼穡織紝之事不聞于耳
不動于心以至於此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授獻功者比其小大
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
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
內人謂女御及凡女子給事宮中者小大備言粗細麤備惡

也女功美惡有賞罰則無敢淫心舍力矣內宫財用內宰會之備冢宰之考核也後世奸奄用事盜竊內藏動輒千萬至有以累世珍玩游移出宫者由無內宰會財之法耳北宫后宫也王昭禹曰有謂之內宫有謂之北宫言內宫則知王宫為外言北宫則知王宫在南一宫之中小宰有絲枲內宰有枲令司寇有宫禁而宫闈之不肅者寡矣

上春詔王后帥六宫之人而生穜同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六宫后六宫也先儒以為王六寢在南后六宫在北先種後熟曰穜後種先熟曰稑后宫有傳類蕃滋之祥故生其種而獻之于王以佐王耕耤供宗廟也史氏曰凡種稑之種必藉后宫生之者欲其亦知稼穡之艱難不私外庭之臣宜之司農司稼必待出于六宫之手○王應甸曰內宰之官掌版圖之法而辨內外稽人民此其大綱也教六宫之禮職憲北宫之禁令此其大職業也莫尊于后而正其服位詔其禮樂蚕桑立市之事莫貴于內宫而會其財司莫貴於嬪御而正其服稽其功事王設之以治王內之政非盛德皆尊不足以居之觀是而成周齊家之道可概見矣○鄭氏鍔曰宫中之貴椒房之寵命下大夫為之宰制以天下之公法所以杜驕侈之漸弭禍亂之源也使盡行周公之制則晉賈唐韋之禍不作矣○又考秦詹事官掌皇后太子其屬有家丞率更家令等此即內宰之官之意至漢成帝省詹事并屬大長秋則塋如內小臣之屬而內宰之官廢矣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

增　鄭氏鍔曰內宰于后之服位則正之而內小臣亦正之者內宰正之于大祭祀之時內小臣正之于宫闈之中也○前驅者前訶肅衆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

擯鄭氏以為：后傳辭內人謂女御禮事于后言詔嬪言相內人言正異尊卑也俎謂受尸爵飲于房中之俎賈氏曰天子諸侯祭禮亡案特牲薦俎乃受尸之酢次主婦酬尸：酢主婦于東房中受尸之酢亦有薦俎后之俎小臣所徹亦約與士禮主婦俎同

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

好事若后聞遺于其族親好令亦謂后之諸姑姊妹及內外宗之女嫁于卿大夫者以言相慰勞也而胡氏指為外通諸侯內交群下過矣胡五峰曰婦人無外事若外通諸侯內交群下則將用君哉人臣尚無境外之交曾謂王后可乎○史氏曰后之族有尊親遠在四方豈得恝然不與之接其饋餉問勞之禮在陰事鄭氏以為群妃御見之事若漢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錄推當御見者也陰令王所詔于後宫者○按漢大長秋始用士人後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宫命中宫出則從與此掌王后之命后出入則前驅同又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與此好

事好令而使之往者同但于所謂正后服位詔后禮事者則闕然無聞矣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

中門鄭氏謂于外內為中若今宮闕門雉門三門也賈氏曰雉門外有皐庫內有應路故云于內外為中○鄭鍔曰王之五門皆有禁特使閽人守中門之禁何耶以朝士之官考之外朝在庫門之外萬民衆處罷民害民在其所蓋外之二門且民皆可得入若夫雉門之內則應門路門非且民可得而妄入故于此有禁○王昭禹曰以治朝在路門之外中門于治朝為已近守禁之嚴于是始或王之宮門有左右其中門為出入由之道故閽人掌其禁此說似非凶器明器之屬也潛服鄭氏以為若衷甲者賊器賊人之器若匕首之類怪民左道惑衆者唐憲宗舁佛骨入大內則凶器入宮矣宋徽宗設齋醮于禁中緇流黃冠俱入則又奇服怪民皆入宮矣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几其出入以時啟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掌掃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內人女人也帥謂有使者符節為前道也即註內人謂宮中之人公器謂公家之器賓客謂列國朝聘之臣三者之出入當須使者符節乃行幾訊察也闢辟除行人也鄭注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者辟行人使之避者也燎地燭也燭在地曰燎蹕止行者不得過也按古者閽人掌門啟閉又掌掃門庭則是洒掃啟閉閽人一職兼之明制每門既有門正門副以司啟閉關防出入而又有直殿監掌洒掃殿庭樓閣廊廡是啟閉洒掃分為二職矣此古之內官所以簡而後世之奄官所以繁也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

女宮女之給事宮中者相道謂佐之以禮糾之督其非法也

增　黃文叔曰女宮女遂女酒之屬○史氏曰戒所以飭其怠令所以趣其行○王氏曰出入謂內人以禮事出宮還宮及女宮奚以事出入宮門者寺人相助教道其所不及違禁糾之

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于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吊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有司謂婚婦之司事者○按明制內官十一監六局二司三庫分職掖庭視周公所設不啻百倍然如內小臣寺人贊王后嬪妃之禮事糾內人女宮戒令者職皆不及焉此永巷晚替之風所以不常見于後世歟

增　鄭鍔曰帥女宮而致于有司康成指有司為春官世婦者鑿說也宮卿世婦以卿為之又以下大夫貳之爵位之尊幾與大宰小宰同列謂之有司或幾乎輕上爵然則有司者乃掌祭祀賓客喪紀之有司耳○黃文叔曰世婦自治禮事

而寺人佐之故其職世婦曰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
而濯溉為粢盛○又曰上言女宮之戒令謂在宮有警戒之
令此又言掌內人之禁令謂將出宮而臨于外故人有禁止
之令吳按此言掌內人之禁令謂祭祀賓客其紀非有禁止之令日宜也上鄭註曰內人有宗
婣之喪而行弔臨之禮往立而詔相之不以賤廢禮也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內
人蹕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
通令傳言以通外內也內外傳言易于譸張為幻周公特使
小豎通之取其純一而無偽也觀後世豎牛從飭楊叔孫伊
戾偽興於宋渥而知周公之為慮遠矣劉執中曰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也若大
事則非童豎之可使矣遷于宮中謂大小斂遷尸時也后行當蹕令尸
遷亦蹕所謂事死如生且其時尸未設飾不當令宮人窺窺
之也鄭註喪遷者將葬而朝于祖廟也於大小斂遷尸時恐非○王氏曰自北宮之中遷而朝于社以在內故亦內也
豎蹕出宮則闕入謂奠褻器中以振飾盤匜以盥沐之類喪事就道使內豎執而從之亦以其使于小事如生時也
舊註內小臣掌后命正其服位猶王大僕內豎掌內外通令
凡小事猶王小臣王有太祝后亦有女祝王有太史后亦有
女史王有司服后亦有內司服王有弁師后亦有追師其外
以士人為之其內以奄奚為之蓋王理陽道后理陰德內外
公理一体相成哉
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
以時御敘于王所凡祭祀贊王齍贊后薦徹豆若有賓客則
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
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柔和婦容謂婉娩聽從婦功絲枲
也九嬪係諸侯公卿大夫之女自其家時受阿保之教比入
宮內宰又以陰禮教之脩于從人之道是以教女御隸于九
嬪故曰其屬御敘謂進御有次第也進御有次第則無所謂
三千寵愛在一人者而宮闈姤諧之釁不萌矣王齍以盛黍
稷鄭玉敦受[illegible]器也贊謂奉持以授后也賓客則從者九嬪從于后
猶諸臣之從于王蓋無往而不致其擁護之意敘哭以敘而
相代哭帥者后先之而衆從之也帥猶導也道度次敘哭也九嬪從后帥之
增　王氏曰鄭氏謂群妃御見之法倣月紀朔後從微向著
卑者宜先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
嬪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illegible]十五日而徧
望後從著向微卑者宜後自后妃以漸及于女御每以一嬪
統三世婦九女御自九：三九而屬之九嬪故曰九御吳氏曰嬪
有九三倍之為世婦九倍之為御妻各帥其屬帥其所以公教者以時進御于君故曰敘代者有節而不亂也此
法祀之大較后之進御于王每月二夕三夫人每季人二夕
九嬪世婦女御約一歲之中每人均得三進御爲豈若後世
掖庭多怨女終身不得見君王之面者哉○吳文正曰九嬪
吾習于四事故以教女御以時而進也敘于王所謂其進心

祀社稷宗廟禮也嬪之外皆世婦御女皆不言其數鄭注君子不可無也有好德者無之無則闕至於言者皆缺詩云而從其言則之有後上无君焉往以一階而有于國陰君之象也云言節往來往以次從后之象也后下之下而三婦之位不言可以其也有主言所以時者等

增註德而承陽奉于群陰之中斯有未盡夫者設古聖王禮之自九嬪而下世婦御妻皆闕其數而不損備前秋者復述孔子之意謂人子一娶惟十有二女其間又有待年于國者蓋以婦人四十容貌已改前而男子五十好色猶未衰必將復娶故于娶之時有少有長後其少者年未及長者已衰前後可御實不逮及人而已此所為世婦宮御者也

有叙六也然其以四德之成者充其選故以時御叙而九御無隂教之行各帥其屬而九嬪有進賢之心此二南之風王化之本

世婦掌祭祀賔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蓋為粢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内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摡拭也濯摡陳設皆女宮所為而必世婦帥之涖之不徒委之婢妾之賤慎之至也卿大夫之喪世婦弔臨蓋奉王后之使命以寵其妻或其妻自死亦當有弔臨之禮也鄭康成曰王使往弔〇王介甫曰世婦視大夫故使弔臨于卿大夫之喪〇鄭註曰王后之姻親也〇王應電曰后夫人與賔獻酬后哭諸侯嬪御弔臨于卿大夫之喪此古人之至大禮然非中古以上莫之能行也蓋古者世道淳篤人心淳一畧以行禮為務而無媢妓褻妮之私為尸則誠足以象神為賔則誠至于行禮有喪則誠于哀戚故可以行獻酬之禮后夫人不復出宮蓋亦因時制宜如此而周礼之所以通外内之情者自當存之未可以輕訾也

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女御幸于王燕寢王不就女御之宮而息詩所謂抱衾與裯者也鄭康成曰于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宮息也功事絲枲之事女御幸承于王恭貴矣而必獻功事蓋以勞勸撿其身而使不流于佚也否則妬寵爭妍之事作矣浴浴尸也賈疏曰沐用潘浴用湯男子不死婦人之手后則彭親之王則男子抱衾女御但給湯物而已翣棺飾也形如扇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三尺四寸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持之從柩車天子八翣后同后之喪女御持之蓋攝齋親身之事故亦不使男子通也從世婦而弔蓋如使者之介賈氏曰介副也王后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者亦四人以備相禮應對也

女御掌王之燕寢御叙之事女御八十一人九人為一屬屬九嬪一人九嬪云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王應電氏曰謂日常執役事王俾無失禮也執役于王之燕寢是則王之燕寢女御掌之其群妃御見者亦女御掌其叙乎

李旴江氏曰女御掌叙于王之燕寢不使九嬪世婦掌之防上之專妬蓋女御官卑不敢嫉妬自專則内無怨女子孫衆多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一有失時則大傷和氣七月女心傷悲東山婦歎于室安得娶少艾之色幽于深宮而無進御之路其情之感動何如哉

女祝掌王后之内祭祀凡内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襘禳之事以除疾殃

内祭禱如祀竈禱無子之類祠報福也内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戸中霤水泉及先蠶先嗇高禖等宮中之祭事之常也内禱祠疾病求夢事之非常也祈福曰禱賽禱曰祠禱招以迎祥梗以禦禳襘以除災禳以卻變疏曰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惡之未至襘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推卻見在之變異招梗抱未然之前禳挽于已然之後或謂疾由人為殃由天降

而謂禱祠可以免乎曰今人之心邪曲暗塞其與神交也難古人之心正直虛明其與神通也易其心既易與神通則禱祠以除其殃疾固有是理不得盡目為誣妄矣胡氏疑女祝禱祠近于左道厭勝之為豈知古人視幽明人鬼為一道固彼此洞徹而無閒也哉胡五峰謂宮闈不當有此此殆漢世女巫執左道入宮中為厭勝之事耳陳君舉曰古人通天人徹幽明動則有祭故食則祭先飯桑則祭先蠶農則祭先嗇與夫祭行祭門祭竈祭表貉祭先牧祭馬祖等類不一不惟不忘初之意蓋神之所在有之故所在祭之交三才之道也人臣愛上之詞華封之祝堯天保之敘上亦其義耳若曰人事既盡此等事一切勿攝則非聖人之意後世人主不修人事祈望非福若秦皇漢武之求神仙梁武之奉佛法又非先王事神之本意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劉氏曰女史八人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政則非有道德而知禮者不可以預也鄭氏以為女奴曉書者非也[illegible]之賢者[illegible]曰女史今執事在宮中書王后之[illegible]以佐內治掌女官之善惡及進御[illegible]之事皆書之故掌女史[illegible]

內治宮內之治法也其法本在內宰女史掌其貳則于詔后之事尤使無逆內宮謂鉤考六宮之名籍賈氏曰謂六宮所有費用財物及米粟皆當鉤考之凡后事以禮從女史之正于后備太史之贊于王朝夕相從而離也

增 王昭禹曰王后之禮各有所職若祭祀之禮則有薦徹賓客之禮則有獻酬其職女史掌之王后以禮動當以其職告上故曰掌王后之禮職。凡后之事以禮從王介甫曰以禮籍從詔后故也。原鴻按明制女官設尚宮局總司宮中之事其尚宮二人掌導引中宮尚儀二人掌禮儀起居即此女史所謂掌王后之禮職凡后之事以禮從者也司紀二人凡出納之籍皆印署之如有所徵取于外尚宮取署牒印付內使監移外即此所謂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者也王氏曰內治者若內宰所掌版圖之法六宮之禮職北宮之禁令女史貳之詔后以時而班以時而首治其不法以睦天下之內治也。按此與司紀印寶不同又有司簿二人掌宮人名籍司闈二人掌宮闈管鑰即此所謂逆內宮者也又有司言二人掌宣傳奏啟即此所謂司內令者也蓋周公設官定制後世不能踰者類如此。柯氏曰成周一代后妃多賢非獨性異人也蓋師傅保姆教導有素而其嬪御祝史亦皆窈窕淑女掌其教贊其禮詔其美匡其過相與輔導警戒以成其德含和蘊毓世產哲王不亦宜乎漢唐以來或以俘囚之女寵后宮或以倡優之賤備妃嬪上不知教下不知學令德無聞有由然矣

典婦功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婦式婦人績織之程式也即敬姜所言量物而粗細有常法計日而多寡有常數也事齎績織之資謂麻絲之物也鄭注曰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獻功謂嬪婦即九嬪世婦苦良見下文小大猶言粗細賈書其貴賤之賈也內宰權尊故比其粗良而有賞物此但辨而受之耳須于內府者蓋以王及后所用之餘須于內府藏之也。王應電曰四

方者儉勤惰皆起于后宮周公特立典婦功一職以司後宮工作之事此內治所以修舉而無怠荒之失也迨後后宮喜裂繒而休其蠶織周室于是始衰矣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內外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絲九賦九貢所出黃文叔曰鄭康成以絲入為九職嬪婦所貢非也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不貢絲此當是九貢兗州貢漆絲青州貢檿絲之所入有羨惡貴賤故辨之工主織者隸天官者為內工隸冬官者為外工蓋絲之所入至多嬪婦不能盡織之故以授內外工而使之織也內外工未詳鄭康成以外工為外嬪婦謂民間化治絲枲之嬪婦內工則女御也然民間嬪婦無受絲枲于官然後貢布帛之事此以隸于天官冬官分外工內工未知何本恐亦非是賜予謂王以絲物賜人也亦如之謂亦皆以物授之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獻功謂內外工良功錦綺之屬絲所化也賜予謂王以絲成縑帛賜人上文嬪婦獻功其數寡故止以供王及后之用此為內外工所獻其數多故凡有司之支給上之賜予皆資焉

增　黃文叔曰鄭康成以良為苦非也又曰其良功與婦功受之亦非也典婦功掌授功之政令令典絲典枲掌其出入典婦功非府藏之官猶太府之于外內府良絲功縑帛鄭劉中曰良對下苦而言絲功謂之良功麻功謂之苦功良功縑之縑帛典[illegible]

于典婦功之初謂[illegible]絲典枲掌絲之入與其出則典婦功所授嬪婦內人女功之事齊亦典絲典枲共之乎其典婦所授嬪婦獻功則典婦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不入于典絲也勤代於典絲曰其良功典婦功受之非也黃文叔謂典婦功所授嬪婦獻功亦入于典絲而于共王及后之用曰詔典絲典枲共之亦非

凡祭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白黑相配曰黼采色一成曰就縝綿也組文組織而成文章者喪祭有當資采織為飾者故共之會謂其會絲所出入之多寡及獻功所受所共之數也

增　郎兆玉註曰祭祀之用絲者莫急于冕服黼畫則其服也組就則旒是也京氏曰凡祭服上衣繢裳黼者繡之于裳所絲衣畫不須絲而言共絲者主衣亦須絲為之乃後畫故無太畫而言之組就者謂以組為冕旒之就曰用人尚賤故詩曰玄袞及黼書曰黼黻裳天子之巾[illegible]喪紀之需用絲以為線縷用繡以為充衣稀同組文以為服之飾士喪禮握手玄纁首組繫青與亦詩之之邦器筍席屏風之屬也文織絲組所以飾之受之于典絲也文織以文為織絲組以絲組為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須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八十縷為升十五升布抽其半七升半曰緦白而細疏曰紵麻草征於山澤之農者布緦縷紵皆出于麻草之物緦布之細者[illegible]

二己而言之則曰布總絲縷自其本質言之則曰麻與草須功款工但以內外工言若功
總布之屬麻草所化苦對出于者為良功絲時須謂以布匹按時須賜
太宰所謂匪頒之式此亦其一也授之授於所頒之人也
王氏曰二官職掌雖有絲枲之殊然其大要不過有五入而
受之也與功而頒之也數功而藏之也用而出之也歲而會
之也其時與事無不相同故其文多彼此互見合而觀之可
也　按周官織紝之事止于典絲典枲數官其儉約如此而
後世有蘇杭織造府製龍鳳錦綺之屬歲糜鉅萬雖古今異
宜而奢儉之相去則遠矣　王禹昭曰先王之于織婦王后
帥之以蠶內宰教之以二事九嬪又從而教之至於婦功則
絲枲二物亦皆有官以典之及其獻功則后受之而內宰佐
之典婦功又辨其苦良比其大小典絲之屬皆辨其物卑而
內人尊而王后皆相率以絲枲之事其詳至於如此天下之
務惟本之為貴男子之務本于農耕女子之務本于絲枲苟
不忘其本而先之于上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布邦之財用所
為足也○泉按周公設典婦功之官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
之事所以供王及后之用者出九嬪世婦之手而後世織造
之設所製龍鳳錦綺之屬皆下之人竭力以供上而後宮不
知有績紝之勞宜乎歲糜鉅萬而知節也嗚呼葛覃之詩為
絺為綌則服之無斁矣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則小東杼柚其

空彼夫鞙鞙佩璲不以其長西周已然曷足怪哉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
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共后之
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若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
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鄭氏曰褘同翬伏當為翟翟雉名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
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曰搖故王后之服畫翬者曰
褘衣畫揄者曰揄狄刻而不畫者為闕鄭注刻繒為之形而彩畫之綴於衣以為
文章闕狄亦刻繒為雉形但闕而不畫五色注言衣揄則言狄上下之文互見此三者皆祭服從王
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群小祀則服闕狄也
天子之服九而祭服六王后無天地一冊社稷之祭故六服而祭服止于三或九或六陰陽之義也取雉象從也雉者其
交有時四之所守者止其羽五色外之所發者文其色則褘衣之揄狄青闕狄赤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是衣裳不異其色
鞠衣黃衣象桑葉始生服桑之服也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
之服詩所謂瑳衣瑳衣其之展者是也鄭注字當為襢襢之言亶亶誠也鄭列中
曰事人之道誠信為主展衣色純白服以見王及賓客見其誠信之意道緣儀禮作褖蓋御於王
之服亦以燕居者也王介甫曰緣衣之色黑而緣以纁○史氏曰緣衣純黑黑者至陰之義北方之
色女之位故以御於王及燕居時服之沙紗通素紗白縐也六服皆袍制以白
縐為裏後世紗縠之名始于此婦人以純素為本故六服之裏皆以素紗按王后
六服與天子六冕之服差次畧相類蓋以配至尊而承宗廟
不敢苟也若詳外畧內使服飾雜亂而無章則非先王整飭

宮闈之道矣外內命婦其服自鞠衣以下不服翟然詩言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則諸侯夫人周得服翟矣豈命婦亦如王之孤卿出封皆加一等故王朝之命婦不服翟而諸侯之夫人獨得服翟乎考三公之服降天子一等故衮冕不服而得服衮冕則三公之夫人其服亦應降王后一等不服褘衣而得服翟可知矣此不言者疑闕文也鄭註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褖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乎侯伯之夫人榆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褘衣○鄭劉中曰所謂者有三等之殊婦人以紀素為本則一而已故皆絲衰齊斬之喪衣服也內具宮內具所生時記日凡紛帨線纊鞶褻之屬皆是也補鄭劉中曰或者謂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在內之臣有公卿大夫士之殊在外之臣有公侯伯子男之等三等之衣上不及三公之妻外不及諸侯之妻何也竊以為諸侯之妻從其夫之命數而三公之妻不可以常制論以次而推三公之妻宜服闕狄何則三公在朝屈於王則服子男之服其妻亦宜屈而服子男之妻之闕狄也出封則宜加禮而記又有夫人副褘之文指上公之妻王氏曰上公夫人九命服褘衣蓋惟二王之後與天子三公加命為二伯者得服之故祭統謂夫人副褘立于房也或者人謂內命婦之服九嬪則鞠衣世婦則展衣女御則褖衣然九嬪而上有三夫人自夫人至女御凡四等此所辨者止于三服何也竊以為三夫人之服亦不可以常制論并三夫人之服自褘衣而下凡有二等有時而榆狄亦有時而闕狄也觀禮經列九嬪世婦女御于內官而三夫之職蓋尊之也是故中宮有后則夫人之禮屈而服闕狄與三公之妻在朝從子男之妻之服同中宮或闕則夫人之禮伸而服榆狄與侯伯出封其妻則服榆狄之服同○賈氏曰婦人之服六從下向上差之內命婦三夫人當服闕狄外命婦三公夫人亦當闕狄若從上向下差之三夫人則當榆狄是以玉藻云王后褘衣夫人榆狄註云夫人三夫人若三公之妻不得過闕狄益三公執璧與子男夫闕狄則三公之妻當闕狄然按喪大記云復君以衮註云上公以衮則夫人用褘衣又案隱五年公羊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稱公若然天子三公有功加命服衮冕其妻亦得服褘衣矣然鄭註此經直云二王後服褘衣不云三公之內上公夫人者以其八命則毳冕夫人服闕狄不定故不言也明堂位云夫人副褘是魯之夫人亦得褘衣○王氏曰王與諸侯之家名同制異則后與夫人之褘亦當有辨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

棺飾龍帷黼幭之屬也詳見喪大記人見屍柩有穢惡之心故為飾以飾之以象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也翣柳故書作接檟檟木名翣檟亦棺飾翣見前女御註賈氏曰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者即喪大記所

云帷幄是也其稱衣者蓋必先經衣其木乃以張飾也縫線之事以女宮八十人為之而特以縫人二人董之更以女御八人領之則其功績者勤矣王氏曰女御王之御妻善于裁制者女工民閒女之曉縫事者其次為襄者以執役使統之以奄二人者至尊衣服不可使女工度量且有布帛衣服內外出入之政令于奄人為宜也○鄭注曰以從女御為女御所役使也女御掌王凡后之衣服雖人則為之役也造增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纁戴六纁披六此諸侯禮也天子八翣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徐伯魯註帷柳車邊障即棺乃所謂墻也以白布為之而畫以龍帷于其旁若居室之有墻荒其上蓋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池以竹為籠衣以青布掛于帷上荒邊爪端象生時居之有承霤諸侯屋四注與天子同而霤則降其闕後故三池也振容如幡以青黄之繒為之長丈餘而畫以雉懸于池下為容飾車行則振動曰黼荒荒之四畔畫以黼文中間又畫火畫黼各三行列行也素錦為褚以白錦褚襯覆為幄以覆棺而加帷荒于其上僞字帷字之誤也帷荒相離故以組帛為紐以連結之兩旁各三款六齊之為言臍也當荒之中形圓如車蓋者謂之齊如人之有臍也采有五色貝有五種列采連貝以為綴飾也翣形如扇以木為筐衣以白布畫黼畫黻畫雲氣者各二兩角各戴圭銅魚懸于振容之間車行則魚跳躍而上拂于池也戴猶值也以其係于棺束之紐與紐相值故謂之戴以纁帛為之棺束衡三每束兩邊各屈皮為二紐三束則六紐矣今穿纁帛正值于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披亦纁帛為之每戴各係一條被者牽車之帛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于帷外人君旁牽之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輊下則引後以防翻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不傾覆也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

練據冬官㡛氏當作湅暴湅者即所謂以涗水涗灰水所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者也史氏曰凡染事所以設色于布帛繢以供帷幕裡帘社席衣服之用設各云暴練欲其白而受采賈氏曰春陽時陽氣燥故暴曬之纁當依故書作𦆝蓋染黑絲之名也鄭司農云窴當讀纁纁謂絳也○賈氏曰夏暑熱潤之時以朱湛丹秫易可和釋故夏染纁之詳見冬官鍾氏○朱砂砂也丹秫赤粟也鄭注謂之石染夏即禹貢所謂夏翟毛羽其五色染者擬以為深淺之度故曰染夏○賈氏曰秋氣涼故可以染五色鄭劉中曰秋則氣收而不散五色此時亦皆受采故染文明之色按冬官鍾氏染羽以共國用天官染人掌絲帛以充王及后之用內不可以兼外故其官冬異職也。婦人溼巧自衣服始衣服奇衺自以艷色相誇關始故染人一官特掌于冢宰而后宮服飾化于奇衺者鮮矣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絰亦如之

副婦人之首服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也編列髮為之若今假紒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也追鄭司農以為冠名者近是愚按後鄭注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意追師以治衡笄得名也夫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猶弁師掌王之首服不以冠名官而以治玉之工名官豈無之理也但司農據夏后氏之牟追為男子之冠婦人之首服以追名于他經無所考王氏曰益以纏作髻如堆故以為名士冠禮所謂纚長六尺以韜髮也追非冠之上而以之名官者以冠其當服亦猶弁師不以冕而以弁稱也未知是否衡所以持冠笄卷髮者衡所以維持其冠而笄則以約束其髮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副言編次追言衡笄亦互文耳副追皆宜有編有次有衡笄而鄭氏以副為從王祭祀所服編為出桑所服次為見王所

服析副編次為三恐未必然也衣后之服六而首服三者之司服于祭祀賓客喪居必有辨也後之屨人屨各隨其服服不同則屨亦不同一足之所屨必有辨也豈于后之首服副編次而無辨耶但所謂副編次者今存其名而制則無可考未必如鄭氏之說耳笄經婦人之喪冠按王后天下母而用之制其首服止于如此後世明璫翠羽花鈿鳳翹極其靡麗直治容誨淫豈有當于尊嚴之飾哉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屨兼言服者着服各有屨也屨言服屨猶服言冕服蓋古者屨必象其裳之色故稱服屨赤舄以下七者皆屨名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繶謂以采絲礫其下句當為絇絇之言拘蓋屨頭飾者之以為行戒也凡屨舄皆有繶有絇今別言之蓋互文耳士冠禮稱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素積白屨緇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則知凡屨舄皆當有繶有絇也首服在上尊故后之追師與王之弁師各別官掌之屨在舄下卑故王與后之服屨屨人同官掌之且可以驗男女之屨古人蓋無異制也功屨功之堅緻者命屨最貴功屨次之散屨則通貴賤皆服矣四時祭祀以宜服者七屨青赤黃素黑五色咸備疑各因其時令之色而用之也王昭禹曰以宜服之者各隨其時與事之宜若夏則葛屨冬則皮屨此隨時之宜言祭用赤舄黑舄功屨喪祭有素屨散屨此隨事之宜按先王于上下尊卑之制若宮室車旗衣服之大者春官中與命司服詳辨之詳矣下至婦人冠屨之飾可謂細甚然猶設官分職兢兢乎屨之所謂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者後世乃至倡優下賤得為后飾而僕隸之屨至表以文綦綴以朱嬪嗚呼周公之典亡矣

增 陳氏禮書曰古者衣象衆色裳象裳色而士冠禮三屨皆象其裳之色則王及后之舄屨各象其裳之色可知也玄黃青白赤黑對方者為繢次青赤赤白白黑黑青比方者為繡次而冠禮黑屨青絇繶純絇繶見前純即緣也白屨緇絇繶純皆比方之色特爵弁纁屨黑絇繶純蓋尊祭服之屨故飾從對方之色則凡舄之飾如繢次屨之飾如繡次可知也絇青絇黑而繶純如之則繶從絇色可知也由是推之王之吉服九而舄三赤舄冕服而黑絇繶純白舄配皮弁服而青絇繶純黑舄配冠弁服而赤絇繶純后之吉服六而舄屨各三玄舄配褘衣而黃絇繶純青舄配揄狄而白絇繶純赤舄配闕狄而黑絇繶純黃屨配鞠衣而白絇繶純白屨配展衣而黑絇繶純黑屨配褖衣而青絇繶純經文言舄止於赤黑言繶止于赤黃言句止于青有素屨而無飾屨有葛屨而無皮屨鄭氏謂舄屨衆多反覆以見之理固然也觀弁師于王言冕之表裏延紐而不及玉瑱言繅而不言斿於諸侯言玉瑱而不及冕之表裏延紐言繅斿而不及玉數言繅斿皆就而不及采數大宗伯祀有昊天而無五帝有司中司命而無司民司祿

祭有社稷而無大示有五嶽而無四瀆有山林川澤而無丘
陵墳衍享有先王而無先公凡此類不可勝舉皆約辭以互
發之則爲屨之辨如鄭氏之說信矣。鄭康成曰命夫之命，
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賈氏曰大夫以上衣冠則有命舄士之命服爵弁則命屨
纁屨而已外命婦孤妻以下內命婦九嬪以下不得服舄皆自鞠衣以下故云黃屨以下言者兼有卿大夫妻二十七世
婦皆展衣白屨士妻女御皆褖衣黑屨功屨次命屨于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
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為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
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賈氏曰按司服孤希冕卿大夫玄冕皆以赤舄為命舄以下仍
有韋弁白屨冠弁黑屨故云次命屨據婦人而言其實孤卿大夫則功屨次命舄也九嬪孤妻內子既以黃屨為命屨功
屨之中有展衣白屨褖衣黑屨故云亦然世婦命婦以白屨為命屨其功屨惟黑屨也女御士妻惟黑屨為命屨而已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復招魂也乘車王生前所乘綏故書為襚杜子春云當為綏
旂名也孝子之心常依于祖考而大祖人為生氣之所始故
必于此復之于四郊則又恐其魂氣之無不之也史氏曰人之終也體
魄降於地魂氣無不之以平時所服之冕服所乘之車綏呼而服之冀其魂氣之識于物以其招之以附于形體而復生
非愛其親者能如是乎○禮庵曰夏采不可強解且依註說按夏采掌大喪之復宜與禮
官喪祀之類相次今乃列天官之末者示太宰輔導之職必
以有終為貴也夫太于王自起居飲食以至衣服嬪御之事
無不綜理苟有過差皆太宰之失職也而路寢正終尤為大
倘或紀君子遇如昭王之沈于涇水幽王之死于驪山則將
爲周彼相矣故周公特列夏采一官于天官之末以見升遐
之日君無過舉而宰臣輔導之職始盡焉嗚呼冢宰之官顧
易任乎哉

周禮集備卷之五 地官

吳絡高愈紫超氏原稿　　　　　　鄱湖華泉天沐氏增訂

地官司徒第二

地官掌教養以安萬民若地之載萬物也徒衆也鄭劉中曰所掌者教而所經理者天下之土地故正名之曰地官唐虞以后稷治者事然後直之政令也故又名之曰司徒司徒分教養二職而此司徒之職并詳稼穡樹藝之制蓋兼虞廷后稷養民之任矣而專稱掌邦教從其重者言之也東漢三公司徒居其一主掌教民孝弟謙讓凡養生送死皆議其制義備近周官之意至唐為度支宋為三司使明為戶部尚書專掌錢穀事益不過舉周官大府廩人二職兼而掌之而於教民一事闕如矣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地官司徒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擾馴擾也養之則安教之則擾鄭注因其性而導之曰安馴其習而馴之曰擾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增　鄭注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三之二人共三鄉之事故下大夫四人以相左右而數其政教也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

三老本秦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illegible]

老尊稱也鄉老有其名而無其職蓋取王公鄉年高望重致仕家居者為之取其足以師表乎民而非可以職煩之也○宋按漢高帝二年三月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此鄉老大剔鄭氏以為即與王論道之三公鄭氏曰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按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謂太師太傅太保也而漢定三公之制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當之朱子曰漢初未見孔壁古文尚書中周官一篇但見伏生口授於誓立政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遂以為三公而不知周是時方為諸侯乃侯國制度也至後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亦非周官之制至後魏有太師太傅太保之置謂之三師而于三公之名號始近矣

增　王介甫曰鄉老公也尊之於鄉憲其言行不累以事故稱老鄉老於司徒之官非屬而無職○柯氏曰鄉者致事公孤之老鄉官之爵最尊者皆成王立三公三孤為王者師周禮無其職惟此有鄉老穿夫司士有三公之位○立氏曰鄉大夫備有職掌鄉老惟大比興賢能則與焉在朝稱公在鄉稱老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係萬二千五百家之長六鄉共有鄉大夫六人其官以卿為

之而復稱鄉大夫者意大夫此太職而卿特為加銜所以別
于六遂耳
彔
按周禮無上大夫此言鄉大夫又言鄉則卿即上大夫也
王東巖謂春秋一經無卿字凡傳之稱卿者經皆以大夫言
之其意以諸侯不當有卿列國之大夫僭稱卿耳然孟子于
班祿章明言君十卿祿雖子男之國亦有卿而周官中有中
大夫下大夫而無上大夫雖天子之卿亦即是上大夫也呂
東萊謂春秋如晉有上卿又有上大夫見得制度壞處○先儒
多以鄉大夫為冢宰以下之六卿按經文列鄉大夫之職
與大司徒之職並稱則司徒之與鄉大夫各有其職矣鄉大
夫受教法于司徒正歲令群吏考法于司徒則司徒非即鄉
大夫益可知矣且以冢宰之尊為六卿之長反受教法于司
徒恐亦無此事○王氏詳說曰鄉大夫六人皆六命以掌六
鄉之事雖為地官之屬其爵位實與六卿之正同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

係二千五百家之長每鄉五州長六鄉共有州長三十人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係五百家之長每州五黨正五州二十五黨正六鄉共黨正
一百五十人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

係百家之長每黨五族師一州二十五族師六鄉共族師七
百五十人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

係二十五家之長每族四閭胥一黨二十閭胥一州共百閭
六鄉共有閭胥三十人自鄉大夫至閭胥皆佐司徒以教其
民者但有其民者但有其官而無府史胥徒以為役蓋皆里
中賢者選而舉之使各任其鄉之事與朝廷之鄉大夫不同

鄭氏曰司徒設官鄉遂大夫而下有爵秩名位而無府史胥徒者皆細民蓋其等正其位職其教者也無官府之設無府史胥徒之役設官府以治鄉遂者惟鄉師遂師以治六鄉六遂義師閭之師則居遂之縣師則居於都鄙而專治焉於鄉遂之中惟此四官各有府胥徒為受命於天子掾刑政之措以治民事之正官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係五家之長六鄉七萬五千家共萬五千比長比長即五家
之民自閭胥而上則皆為另設之官不在齊民之列者按成
周教民之法必自比閭族黨始蓋以其地相近其民相親而
教化易也行八百年刑措之治其根本全在于此至管仲尚
以此法課軍政商君復以此法嚴連坐則親遜之風微而先
王之教息矣○按明制凡天下州縣每百一十戶為一里十
戶為甲每甲有長在城稱坊長在外稱里長其長十年輪役
事力有消長則逓升降之其制若與周人類然役也而非官
矣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聚土曰封司徒主民民依于土教民安土重于正四封而建社故自鄉官而下即以封人先之徐氏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乃列于北長之後者蓋民爲貴社稷次之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增 賈氏曰主教六鼓四金以是教官故在此何氏曰鼓人兼掌金而稱鼓人金以節鼓也

○陳君擧曰鼓人舞師不隸宗伯而隸司徒蓋亦野用之也凡野事則爲之柯氏曰以金鼓和軍旅正田役鄉野之事也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舞徒給繇役能舞者○鼓人教鼓舞師教舞皆以娛山川社稷四方之神地官之所當職也○賈氏曰掌教野人之舞亦是教官之類樂師亦教舞不在此者彼教國子學樂必須合于禮故入春官也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牧人主養牲于野田者○賈氏曰牧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亦是地事故在此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牛人主牧公家之牛者牛重物凡祭祀賓客喪紀軍旅皆用之其用至廣故特設牛人之官使畜之可不緊于民閑而自足載師遠郊之地有牛田即此牛人牧畜之處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也牧人充人二官皆養牲以供祭祀故先之但牧人所養在平時充人所養在將祭時耳牛人亦其類故并列其中其不屬之禮官者宗人所掌尊罍几席鼎俎之屬極爲嚴飭不得以牢閑畜牧溷之且鳥獸皆籍于地而牛尤土畜故特屬之地官也今光祿有司牧司牲局二大使即此牧人充人之官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惟地職載載師掌任土之法使各盡其地力故稱載師先王設是官欲令王畿千里之内皆無曠土也

增 鄭剛中曰周制王畿之地不過千里可爲井田者則授之鄉遂之民不可爲井田者内自國中外至畺地量土所宜又爲十二等之田田或多寡而地有廣狹因其土之所能任而制爲之法使地足以容田田足以出賦是故名官曰載師載如舟爲輕重畢載苟不量所載舟必溺如車爲輕重皆任苟不勝其任車必折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二十五家爲閭閭師掌任人之力使各勤其事故稱閭師先王設是官欲令王畿千里之内皆無遊也鄭康成曰主徵六鄉賦貢之税者

增　鄭剛中曰六鄉有比閭族黨之名獨取閭以名官者康成謂征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者其說恐未盡益比閭族黨之官無非親民者不獨閭為近民之官而已嘗以縣師觀之有四甸之縣有五鄙之縣有小都之縣而掌征邑之貢賦者則以縣師名之謂其在四百里之地四甸五鄙小都之縣俱可總于是故也若夫五比之家則合而為一閭閭之百家則合而為一族族之五百家則合而為一黨小而一比則未成為閭大而族黨則各同出一閭欲知民數以任其力而征其賦必當出入乎閭巷之間然後知之為悉名閭之意殆由此耳閭師之任既盛輕故就以中士為之而命名曰師宜矣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任土任民載師閭師主之而使守之土交奉行之復設縣師備主地域人民之數而操其廢置羣吏之權則人心始有所警

增　鄭康成曰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鄭剛中曰耕牧之地有名縣者四甸為縣是也六遂之地有名縣者五鄙為縣是也采邑之地有名縣者小都之田任縣地是也此縣師之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亦名縣與上所言三縣之名則同其實則異何以言之王國百里之外為六遂又其外為小都大都尚有餘地不以封人者則謂之公邑天子使吏治焉其官名曰縣師則近而四甸之縣遠而五鄙之縣又遠而小都之縣凡所謂公邑者皆總統于是鄭司農謂四百里曰縣者正謂是也○陳君舉曰周制以以載師專管授人祿地租賦以閭師專管農田租賦至縣師又通管軍政及野賦向租縣都大率皆是受分地人其中閒四則領於王官亦以鄉遂之法治之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土無曠民無游可以富足矣而凶荒艱阨民所時有故太宰制國用而外存其餘以防之特設遺人遺者物餘剩之稱王氏曰主大穀積餘廩人倉人計五穀之數足以給邦中之用存其餘于遺人以待凶也後世州縣有積穀法本此或云遺者取餽遺意賈氏曰賦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故與征斂之官是類也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均人主均賦役者民各力其土而賦役不均豪強幸免貧弱受其害則民有逃亡之害故立均人以均之○自載師至均人共五官為一類皆主土地人民賦斂征役之事者宜為司徒所掌也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師教人以道之稱師氏保氏非世官稱曰氏尊之也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保安也以道安人使不陷于惡也師氏詔王美保氏諫王惡其功則一而列爵預尊卑者一主六藝六儀為小學之教一主三德三行為大學之教其事不同故也他官多以二人為之而師保氏俱以一人若六卿然者益政不容多門教不宜歧出皆當定于一尊也○按師氏保氏二官即後世諫議宮詹之職但古人負簡而後世員多古人二職合為一後世一職分為二然後世諫議之臣直正其君者有之至于宮詹之職則止以供翰墨詞章之事而弼亮糾繩之益鮮矣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諫猶正也司諫導民于善與師氏詔王媺同司救救民于惡與保氏諫王惡同故二官列于師保氏之後古之所以究人屏息比戶可封者由此二官之設矣史氏曰後世師氏保氏下立而以司諫兼司救之職為王補闕拾遺民有褒惡過失不知以獻誅誘之以禮防禁之而一于刑辟先王之意失矣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調和合也小民鬬毆殺傷結為仇敵禍將蔓延無已故立調人和合之始無忿戾仇殺之患矣史氏曰凡人方其有鬩則怒怒則爭爭則鬬鬬在前而不顧也及其怨隙已成殺傷抗執逮者其身已無生路追念其父母妻子不可復見未始不悔悟而恨旁人之不我救止先王灼知人情之隱設調人以諧和于始使不至于此忠厚之至也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之言謀也謀度二姓以成婚姻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先王所以使民怨曠生聚曰蕃者由媒氏之官也薛氏曰人情無室家子孫之望以繫其志則為善之心不固有媒氏掌萬民之判而合之凡男女之無夫家者上之人實為之制禮而會合之使夫內有室家保宇之安下有子孫長久之望則教可得而致矣○自師保氏至媒氏共五官為一類主詔諫王訓國子而調和直正會合其民司徒掌教莫切於此故以六官屬之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司市市官之長也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貨二者不可相無食以養生貨以利用於先王授民井田以足食制商市廛以通貨食足貨通而後教化可成故司徒主稼穡貨賄之事亦屬之特置司市者古者前朝後市賈民皆聚於一處利孔所在奸欺易生先王設官督之禁其禁闢罰戢其暴亂使知後利而先義則教誨之道亦寓焉故司市以下諸官之設當屬於司徒也○王氏曰地官主教〻萬民士農工商四者而已六鄉皆士故鄉大夫而下於德行之教詳六遂皆農故遂人而下于稼穡之教詳市商也司市而下治教商人之法也工則當見之于冬官矣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質平也平定物價令民交易則彼此各得其宜而不虧故主

賈人鄭剛中曰物有不齊之價人有爭利之心苟時重欲為貴賤若不平則爭競之端起故立賈人以中士二人為之主平定物價既治其賈、制又治其書契息爭競也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廛市宅也市地有官營之宅商賈積貨其處而官税其儥居之直故以廛人名官王東巖曰廛人本斂廛布凡諸物邸舍之税亦兼斂五布○李景齊曰先王為治市而設官者有十所以掌其征者僅一廛人其餘惟在於防民之奸與治其有無相通之政輕重之意可見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肆市簿之舍也虣桀黠也肆謂行列武主暴亂稽主在市稽留不時去者市者財貨所聚其詐爭鬭所自始故置胥師以下諸人督之其人皆係司市自辟除蓋即諸賈中擇其才智強敏老成篤厚者為之比長為五家之長而有下士之稱胥師賈師為二十肆中之長而不得稱士者市井營販錐刀逐利之人不得以士名也○按胥賈二師二十肆則一人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周公治賈人之法蓋亦如其治六鄉者五家而有比長二十五家而有閭胥也

增　劉執中曰市肆設官如此之繁非以為利也市肆之民日趍于小人之域者未必不由乎利故肆列一長五肆一司虣二十肆一賈師一胥而揔之以廛人涖之以司市防乎利之溺斯民於詐偽也薛氏說見[illegible]

泉府上士四人中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泉布也即錢也泉府主以市之征布斂商之滯貨而濟民之急需蓋利之道也易氏曰泉府宜列于天官今乃列于地官司徒者以其掌市之征布故耳○鄭剛中曰考其名泉之意曰泉者謂出于一孔曰布者謂其布散于天下泉府所斂者錢布不名布而名泉蓋輕重斂散之權出于公上如泉之源當出一孔故耳

增　薛平仲曰夫婦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次則財利之所交先王既為設媒氏以遂人之大欲而就利之心容可不致其規畫哉方其致民而交易人情固易譁也非有位尊權重者以鎮之則情偽紛紛殆有不可遏者故司市必以下大夫為之長而賈人之賤其或廛人之斂其布亦各士為之其大劉周已眾矣而猶慮夫情偽之不勝窮而耳目之不足以盡防也彼其市肆之間固有深知其情偽而足為耳目之用者于是自胥師至肆長夫皆居之廛次而詰于市道者必使司市辟之故精於伺察者則以為胥師善於物價者則以為賈師司虣以禁鬭囂司稽以執盜賊胥以督[illegible]其不正肆長以平其名實凡市治之所當曲防者莫不各庀其司焉彼其徒既樂于上之用矣其有梗於廛市者曾不得苟容于其間則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矣及其市治之可行也其所謂商賈者能無奢沮之憂乎所謂齊民者能無倉卒之須乎

於其後也則有泉府之官以塵人之征布而制斂散之權焉用以濟市政之窮四民之相胥者于是乎有定志矣○原稿自司市至泉府凡十職皆所以治市然自胥師至肆長皆賈民為之地官之屬六十其人固皆不在數中也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門主王城門者冬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四面三門各門各有監司門總監十二門則各門政令無有不齊而事權歸一矣在漢則有城門校尉掌城門屯兵而出從緹騎且百二十人者後世兵備猶襲也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卄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關界上之門先王因山川之險道途之會而立之關關各有守以防姦宄而司關總監四境之關則四方人衆往來皆有檢制而非可以出入自由矣後世每省各有鈔關主事之設徼猶其遺制但古主以禦暴而後世主以征商其意去不同矣王宋農曰門關次於市官之後以關於門市常相連設官以司之將以禁姦盜禁者併後世反持此為征商之利孟子曰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今之為關將以為暴○王昭禹曰在國曰門在境曰關○鄭剛中曰在國之門所皆養為啓閉之防在境之關不過為通行旅之路而已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節行者所執之信漢有符節令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與此掌節相類東萊呂氏曰宋春秋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于府人而出諸府二人者也古今亦有之人義此節于以敘于府人○司門司關掌節三官以其為貨賄往來交通所係故屬于司徒市官之後太宰九賦其七所謂關市之賦者蓋皆司市以下諸官掌之矣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有十六人族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遂四郊之地其稱遂者郊外溝洫之制始于廣尺深尺之遂而極于大川之廣然則一遂雖細寔則聖人經野之權輿也故郊外稱六遂而遂人遂師遂大夫皆以遂名官其制則與六鄉無殊遂人之官視小司徒遂師視鄉師二官兼總六遂之政其地大其事煩故其設屬之多胥徒之盛直擬於家宰司徒之六鄉自遂大夫以下皆所謂民官其遂大夫統萬二千五百家視鄉大夫縣正統二千五百家視州長鄙師統五百家視州長鄙師五百家視黨正酇長統百家視族師里宰統二十五家視閭胥鄰長長五家視比長而其爵每視鄉官

皆卑一級賈氏曰遂大夫中大夫一人不使當以副長則是不命之士爲之其職之比則一命之士○
鄰長賈氏謂以不命之士爲之雖曰不命然已稱爲士則必
不能耕以五家而有一不耕之人則一遂之中當有二千五
百人仰給于田祿而周費不益多乎以四家之民治龍釜足
而一人而其中猶復游無焉不役於不待法將其焉也若其
仍復躬耕則又恐不可以士
名之賈氏之說固未可盡信

旅
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八

旅衆也衆所仰給郊野之地類多窮罠先王設旅師使貨種
食以拯之野民所以得無困者惟係于此故遂大夫諸官而
下即以繼之

增　長沙易氏曰旅如羈旅商旅之類皆托宿于外未安其
居新甿亦然故以旅名又曰或謂旅師之新甿維於鄰長之
後即民之徙于他邑而爲之授者然觀旅師一職言平頒興
積以至使無征役始末皆荒凶補助之政大司徒之荒政十
有二不言移民若食不能人二鬴有非荒政所能聚者然後
廩人爲之移民就穀凡質劑所致者悉補助之或受廛爲民
則謂之新甿此所以有旅師之法

稍
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稍家稍之地自四郊而外稍甸而內凡兵車甲士之數不可
無人統理故設稍人令之特稱稍人舉其地之遠者言也黄文
叔曰自甸而往以稍名官者甸稍一法舉稍以包甸也○案
鄭註主爲縣師令都鄙止甸之政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小都
大都自稍以出云自稍人所掌止甸之政
統三等采地之公邑以供其事主甸稍也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委人主斂甸稍芻薪之賦以供委積蓋郊野閒田棄地之所
出也以遺人例推之當缺胥四人

增　王氏詳說曰多曰積少曰委積則及于牢米新芻委則
止于薪芻地官有遺人又有委人遺人言鄉里門關郊野鄙
縣都皆以委積爲言委人言祭祀賓客喪祀則特曰薪芻與
夫木材至于言軍旅則又曰共其委積薪芻者謂軍旅委積
之薪芻非委積也○賈氏曰案其職云掌斂野之賦薪芻故
亦與斂斂之官連類在

土
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縣師遺人之下既有均人而此復有土均者蓋均人所均止
于國中及四郊而土均所均則及于天下故均人係之國以
中士爲之其爵反卑土均係之野以上士爲之其爵反尊且
兼掌其禮俗喪紀祭祀輕重之法則是兼有表率訓民之責
固與均人所職不同矣

增　鄭康成均曰人主平土地之政令○東萊呂氏曰此所
以周道如砥其直矢○王氏詳說曰均人所掌非止于土政
有力政存焉土均所掌則止于土而已故均人云地職土均
則曰地事均人云力政土均則曰地貢薛平仲曰鄉有均人以均力政于鄉遂有

土均以均地政于遂縣畫無任于地事遂畫無政于力役焉鄉之理于王城者役為重罔力政之所當慎當遂之列于四野者耕為重尤地政所當審此其職之所由分○李嘉會曰均人所急在力政故用中士而事簡土均所掌者廣故用上士而官宅

草人下士四人史四人徒十有二人

草人主土化之法者凡糞種得法則能化瘠土而使之肥否則瘠磽之地等于石田而所收薄矣故周公設草人教之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五穀之中惟稻喜水則蓄水瀉水之法宜讓設稻人司之則水利得矣薛平仲曰九穀之種皆民賦之當事何獨于稻人而命官邑下地之卑水之所種水之勢不違則稻人之利不與徐導其墾溢之勢以致其稼穡之利有難為功者是又稻人之所以特設而必以上士居之○自旅師至稻人其六職俱主郊野米粟兵車芻薪貢賦與夫糞種作田之事次于遂人之下蓋亦猶其屬官而為之左右者也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訓道也誦誦說也五方風土異宜其丘陵川谷飲食嗜好種種不同先王悉欲周知而善處之故立土誦訓二官使以四方土地之事與其民間所誦說者告王也

增　林氏曰土訓之所訓者土地之圖誦訓之所訓者方志之書○薛平仲曰土訓之地圖誦訓之方志凡其載九州之所有土物之所生風氣之所宜于是為王詔之以廣其見聞然後斟其賦而各因其有施其教而不易其俗其所關甚大也○曹氏曰當天子省方之時二官夾王車以從行于以備顧問進諷諫覽今而思古即舊見而訂新聞涉歷愈深見者愈的天下之利害愈審斯其為訓也豈尋常誦說之謂乎○易氏曰此二官為王巡狩設也且地圖掌于司徒方志掌于史吏何與于此二官之職令土訓總言天下之地圖以詔地事之利害誦訓分言天下之方志以詔觀事之媺惡非巡狩四方雖萬乘之尊儀衛嚴備無不順遂其欲至于五方異氣寒煖燥濕異候剛柔輕重異齊苟不為之精察其利害媺惡則非臣子愛君之道故土訓于詔地事之後為之道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者此以膳羞奉養為主也誦訓于詔觀事之後為之道方慝以詔避忌以知地俗者此以次舍居處為主也二者既詔其慝則能精察其利害媺惡然後膳夫庖人得以别其品掌次掌舍得以辨其宜二官寔左右之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虞度也度知其鳥獸草木所産之處也古者山澤之地不以賦民皆公家所有故立山澤之虞以主之其官即唐虞伯益

之官林川之衡則亦朱虎熊羆之職也但在唐虞称九官與司徒並命而在此則為司徒之屬僅以中下士為之由其職任大小本有不同故聖王因時變革如此其在明為虞衡司則并屬之工部而不隷于地官矣

增 貢氏曰山林皆土地之事故在此 王氏曰此所掌特地官財賦之事至設尊之法則冬官詳焉 陳及之曰周禮有須田法而山澤未嘗頒之民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乃有虞衡以作山澤之材則知畿內山澤皆官物也特置虞衡之官以掌之分山林川澤為上中下三等而設官有多少之異卻令山澤之農以時入山林川澤入山林者供薪炭木材入川澤者供川澤之萁以當邦賦然則周制何以不須之民而乃設官以掌之民自有之則有田不耕趍末者衆矣今也設官以掌使旁近之民以時而入又俾各供所有以當邦賦則上之政令有制而下之取有節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衡平也平其巡守之任也麓山足也林衡斬木材受法于山虞則林衡者山虞之屬官而其徒反多四十人以林麓之地廣衍其巡邏防守須多人故也 劉執中曰胥徒增多于山虞者麓在山下養材為多共國者衆則日之者倍去民為近則其守為勞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川流水也廣林長川財貨所聚慮民棄本業趍末利故設川衡林衡主之漢制郡縣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魚稅即此設川衡之制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蓋為舜虞兼山林藪澤掌之此則山虞澤虞分為二職蓋亦因後世土地加廓而防檢日嚴故其制之不同如此○澤藪一物有水為澤無水為藪○用中士尊于川衡者以澤中所所出之物多也

增 陳君擧曰古者金玉之所出皆掌之王官侯國不得擅而有用也關譏所禁皆歸之公上侯國不得擅而私也是以名山大澤畿外不以封列土之諸侯畿內不以頒祿仕之王臣皆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貢賦諸侯自食稅田之外餘不敢過而問焉蓋先王不以予諸侯之意所以抑制其強而防閑其侈心也考之周禮凡山澤之數司書掌之以計吏治山澤之賦大府掌之以待邦用九州之川浸山藪職方掌狀天下之圖而諸侯無所隷焉至于伯禽侯于東魯而錫之山川乃天子之加賜是固異恩而非可以例覩也人謂周制山林

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疑若專利于上而無遺利在民
矣考之山虞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未嘗不與民共之而有
司特禁其不使戕賊而已澤虞則使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
玉府則寔為民守之王官特以其賦入于玉府而推本先王
領于王官之意蓋使侯國不得以擅管云爾非不知與民共
財也周德既衰諸侯專利齊幹山海之藏晏子告之以山澤
各有所守不可為也是猶知守先王之法至于桃林之塞古
函谷也晉守之卿瑕之地古解池也晉寔有之凡天子之塞
邑皆不領于王官而惟私意自取春秋之作于鄭不係虎牢
於衛不係楚丘其類非一蓋所以別天下之重歷侯國擅而
兼之也自秦犂天下之財賦歸之于公上凡山澤陂池之賦
皆為天子私藏而漢制屬之少府以供養天子然初制疎闊
山海之在吳者得以鑄錢煮鹽而因以成七國之禍至武帝
時凡五嶽盡在天子之郡而不隷諸侯而郡國亦置鹽鐵官
以隷司農湖官雲夢官凡郡有山澤之處皆置吏掌之諸侯
唯食租稅而已雖曰抑制諸侯之強而先王不盡利以遺民
之意蕩然無復存矣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迹之言[illegible]謂迹知禽獸處也先王愛惜物命傷胎殰卵皆所
不忍恐民以非時滛獵故立迹人禁之○賈氏曰掌邦田之
政亦是地事故在此

卝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卝礦通金玉在地中曰礦民貪末利必棄本業故周官立礦
人與漢禁采黃金珠玉同意卝地不外乎山似山虞可兼之
另設卝人重其職也○賈氏曰金玉之等出于地故在此也
增　易氏曰金玉之函于石者謂之卝取玉則破卝而得取
金則攻卝而成○鄭剛中曰寶貨所不在設官以守則豪族
巨室擅於地藏而利权不歸於公上後世坑冶之官原起于此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骨角毛羽産于山澤皆國家器用所需故立角人羽人徵之
今工部虞衡司凡草骨羽毛皆有徵掾本此○賈氏曰角人
至掌蜃亦是徵斂之官故在此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絺綌之材衣服所需故立掌葛征之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八人

染草染絲帛之草今工部有顏料之徵本此○鄭康成染草
藍蒨象斗之屬 賈氏曰藍染青蒨染赤象斗染黑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茶茅芻之屬以供喪用者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天官有鼈人掌取互物龜蜃而此復有掌蜃主斂互物蜃物一物而二職司之蓋鼈人所籍在國中四郊之地而外藪澤川原之遠則掌蜃斂之故其職之互如此

增　陳及之曰凡此皆民業以自利者也先王之時凡民于田稅之外至有起末作者一切徵其物大意欲抑末重本熙寧間京師市井凡販賣小民雖拾髮鬻薪提茶等類悉出免行錢不出者毋得販鬻市道其意亦曰抑作游手之民然不知先王之世民無不受田者雖商賈家亦受田特減于農民抑其末作使反其本則是有可耕之田不至失業飢寒自井田既壞小民無立錐之地勢不免販賣以自資今而曰抑之歸農則是豈有可耕之地哉故重稅適所以啟其怨咨之心飢寒之患而曰使之務本恐在其為政也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囿苑也場人治場圃者場圃為地官所司而與山澤為類故屬于山虞澤虞之後考明上林苑有良牧署典署署丞各一人掌牧牛羊豕即此囿人之官又有林衡署嘉蔬典署署丞各二人典果實花木及樹藝瓜菜即此場人之官又光祿寺北枉菜蔬物取之上林苑與此合但古以中士為之而明之監正五品矣○自山虞至場人共十五職皆主山林藪澤及其徵斂之事蓋太宰九賦有山澤之賦皆此山虞以下諸官掌之也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藏米曰廩米食為國家大計欲其數盈虛以待緩急故特設廩人一官其位尊而徒衆者倉廩出納煩故也自舍人下至稾人皆其屬而司祿下至稾人共五職皆于米粟之事有聯故附焉其官在漢為治粟內史明為戶部總督倉場侍郎也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舍人至會計米穀之官猶太府用財之有司會也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倉人主藏米穀者而其有餘不足亦得以時裁節漢有太倉主受郡國轉漕穀即此官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祿主頒祿者古者公卿大夫有采地其餘上中下士無采地與夫庶人在官者皆當給祿養之而才大者祿厚才諸者祿薄不可纖毫紊亂故設司祿主之

增　劉迎氏曰司祿者司穀祿先儒惧以為爵祿不然何以與倉人司稼全列耶○易氏曰司祿逸篇雖可考矣此猶存其官之名者以序見之不特見之序官而已天府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鄭氏謂司祿為文昌第六星祿之言穀也則以掌天下之穀數者謂之司祿亦猶掌天下之民數而秋官有司民之職三年大比則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且有天府之登知司祿之于穀數亦然蓋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其類同其義可推矣

司祿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祿主班祿者有司但計倉廩之實必有凶年取盈之病故周公特設司祿一官于廩人倉人之後使視祿之上下以徹其穀而劑內醫瘳之若免矣後世水旱蝗災傷不行勘免而概行征比貧民至鬻子以償官賦而後知司祿之設有補于民也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餘音揄二人奚五人

抌抒臼也女舂抌女奴能舂與抌者

增　賈氏曰舂人有奄者此與女奴同處故也○黄文叔曰舂人饎人稾人皆宮中之事以用穀故屬地官舂抌炊爨因祭祀賓客使內人皆識其勞苦煩辱不止稼穡之艱難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

饎炊也○賈氏曰祭祀共盛共王及后六食不在天官者以其因舂人又因地道之成故在此

稾人奄八人女稾每奄二人奚五人

稾箭幹枯木也稾人主供外內朝之食而爨火利枯木故以稾人名之每奄以女稾二人奚五人為之副則女稾當十六人奚當四十人矣舂人饎人稾人三職皆以奄人給舂炊于宮中不與酒人漿人為類而繫于廩人倉人之後米由倉廩給使也○自廩人至稾人共八職皆與米粟之事相出入故類為一局周公以錢幣事屬天官以米粟事屬地官者錢幣主流行米穀主蓄藏陰陽之義也且使會計之繁劇各有所分而人不得縱其奸至後世以錢穀二事總于戶部一官則賢者之勞蓋不勝言而奸胥蠹蝕之弊遂無可稽矣

增　總論司徒官屬○陳君舉曰周禮六官地官掌教最難曉以屬官考之自鄉老至比長自遂人至鄰長皆鄉遂之官自封人至稾人皆壇場畜牧之官自載師至均人皆掌財賦征役之官自司市至泉府皆掌市井自司門至掌節皆掌門關自旅師草人稻人虞衡之以至掌染草炭荼屬極于場人閭人無非山林川澤田疇之官所謂教官者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媒人不過六七而已其他則整頓田疇分擘郊里

征斂財賦掌管山澤紀綱市井管鑰門關而已當時謂之教典何也說者謂司徒典教止五六人而已其如鄉遂閭市山澤之官蓋分花爲而非專于教事是以教官爲後世治文墨語言譎詭者設也殊不知先王教民自經界始八八爲井五五爲軍市有廛居里有聯比無非習民于正而寓之以道德之意俾之分定而慮不易事同而心戚生厚而德優養直而淳龎以服從上令是曰教典師保諫調媒之官則其尊嬪惡訓禮符判合婚姻者也而豈徒謂是哉幽詩述風化之由孟子言王道之本無非四國之事誠知本者後世政教殊軌疆，理之間不登于廟堂往往大臣能談學校置士弟子員則曰是有志于教化者何以納民于善也。東萊呂氏曰司徒之職皆是均土受民不見所謂掌教者蓋生養便是教既富能教資富能訓使他衣食足然保其生方教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義教衆如水火而後民興于仁聖賢之論富民未有不及于教所謂富而教之者也又曰唐虞三代學校與後世大段不同只學官一事可見在舜時命夔典樂教冑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欲得優游涵養鼓舞動盪深入其心這一个所在不是官司自秦漢以來把做官司看了故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別雖是法度具舉然不過以法制相臨都無深入人心道理周禮三百六十官之內並不是有設教之官蓋凡領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只緣學校不是官司非簿書期會之事故不領于六官學者當識先王之意可也蓋先王設教雖非六官所掌而所以設教未嘗有理無事有体無用本末亦門備見但只不在官聯官屬之中舜之時自國子之外略不見其掌教之官然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如此之備在周人學官雖不領于一屬然凡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終始備具至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又見体用本末無窮處三代以上所以設教命官至理精義要當深考。王東巖氏曰司徒所掌大抵田賦等事似與太宰九貢九賦大府以下等官相類細考之則太宰官屬所掌皆國之財賦而司徒所掌皆教之田野之事所以謂之教官後世謂六部如六官故謂戶部如司徒抑不知令戶部所掌乃太宰屬官太府等事初無與于掌教之職矣

周禮集解卷之六　地官

梁溪高愈紫超氏原纂　　錫湖華泉天沐氏增訂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
邦國

圖謂輿地圖也人民為邦本土地以養民掌土地之圖則足
以周知穀貨所自出而可藉之為養掌人民之數則足以知
生聚所由盛而有以施其教矣二者司徒之重職故首舉之
增　王介甫曰即天下地土之圖大司徒合而圖之建土地
之國則土會土宜土均之法可施王國之地中可求邦國之
地域可制建人民之數則地守地職地貢之事可令萬民之
卒伍可會都鄙之室數可制夫然後可以佐王安擾邦國○
孫氏曰地圖之名一也而職掌不同圖亦異同司徒掌教則
為之圖者在安擾邦國也司馬掌政則為之圖者在禁暴平
亂也在安擾邦國必度疆域之廣狹計山林川澤丘陵墳衍
原隰之多寡凡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加詳焉自方國各為圖
上之司徒則曰天下之圖大司徒目方國所上而建為之圖
則曰邦國小司徒用以斷地訟者此也土訓因巡守而道之
于王者亦此也司書掌邦之土地之圖則不及畿外矣若夫
為禁暴亂必記形勢阨塞可以講攻守之宜道涂通阻可以
達退之便凡居重而馭輕避難而就易則加詳焉大而職方
有天下之圖小而司險有九州之圖與司徒所掌實不侔矣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
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
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宜木遂以名其
社與其野

九州見夏官職方氏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也輪從也東西
為廣南北為輪地東西為橫廣南北為從長輪惟向前直行故謂從為輪墳水涯也衍下
平廣也物五地所產之物也山林最高川澤最下丘陵次高
墳衍次下原隰則為高下之適中天下地形之殊與其財貨
之出皆不踰于是五者今田法有山塝灘蕩高田低田平田
之殊即此五地之遺法也鄭剛中曰合則為五地分則為十等山林一耳山則包土石之名林則其用竹木而名之水注瀆于川則流而注海澤則瀦而不行詩曰涉彼阿丘則丘為大又曰在彼中陵則陵為小墳水涯也詩云遵彼汝墳衍下平也○左傳所謂衍沃原高平之地隰下濕之地書曰原隰底績詩云于彼原隰名不同則物不同辨其名物則知其所宜矣邦國侯國也都鄙選賢治其地而不世襲者
天子畿內有都鄙而畿外九州之地有不盡封諸侯者則亦
設官以主之如畿內都鄙之法此言辨其數者蓋兼畿外都
鄙錯處于侯國者言之也鄭剛中曰畿外之地可建邦國畿內之地可建都鄙其數則如王制畿內九十三國畿外一州二百一十國不辨其數則地不足以容其國而地至于不足國至于有餘溝封謂穿
地為阻而起土以為界也賈氏曰溝封者謂于疆界之上設溝溝上為封樹以為阻固鄭云封起土界者穿溝出土皆十即皆為封也王者治諸侯以疆界為重各慎其疆界

然後民人可稽政令可施教養可舉故大司徒首制之史氏曰邦國之數辨矣然後制其畿以限之制其疆以守之深地以為溝高壘以為封樹界也詩曰薄送我畿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壝壇位也樹之田主謂樹以土所宜木令田正后土之神憑之以為主也民非穀不生穀非土不殖民依于此不可一日無故令邦國都鄙各設其位而祀之蓋民命憑之于此矣蹤曰社稷之壝者于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人之於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壝埒于四面也社者五土之揔神以句龍生時為后土官有功于土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故號稷棄為堯時稷官立稼播之事有功于神死乃配稷而食名曰四正壝在壇之四面壝者壘土以為高也吳氏曰社稷不屋而壇起土以為壝樹之木以為土之主所以依神也所宜木若松柏栗之類其以松為主者則名松社松野以栢為主者則名栢社栢野所以別方面也○王安石曰立之田主使民神有所依民心有所歸向此是先王係人心處

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會計也量高下辨肥磽計物產所謂土之會法也宜謂物性與土性相宜皂物柞栗之屬也賈氏曰柞實之皮得染皂栗雖不得染皂其皮亦皂斗之類膏多液者黄文叔曰桐漆之屬津潤也覈同核謂結果實者專尖削也莢木之柔擇者若榆柳之屬鄭註薺莢王棘之屬蔡莢即今之皂莢根非無莢其根叢生叢莢類故并言之晳白也蠃同裸凡虫豸無毛者皆得為裸物也山林之民得木氣多故毛而方毛者木之氣方者與直之義項氏曰方者堅勁悍山林之人習于風霜饑阻宜其堅勁也川澤之民得水氣多故黑而津黑者水之色津者潤下之意也王氏曰民黑色而津潤血盛故也丘陵之民得火氣多故專而長專者火之象長者炎上之義也墳衍之民得金氣多故晳而瘠白者金之色瘠者堅瘦之義也原隰之民得土氣多故豐而庳豐肉者土之体庳者趍下之義也五行之氣運于天而其氣寓于地五地之氣既別則其民之形亦隨地氣而變是民之常道也然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則不以是有加損故大司徒十二教可以整齊而一之因此五物者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增 王氏詳說曰上言五地此言五物蓋以形言曰地以地所生言曰物鄭剛中曰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嘗疑施教之意正欲移風易俗今乃有不易之言及觀司徒因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然後知所以移易者民風之薄惡所不易者土地之所宜蓋生乎五地見乎五物習以為常俗者民也不因其所宜而教欲移易以教之適所以擾之設教之意正不然也又曰五地雖不同而教之條目十有二則同焉○王東巖氏曰風

土所生山川所孕剛柔輕重緩急隨地之宜習俗不能不異
情性不能不偏既曰因其常則不易其俗可也又曰施十有
二教何哉自昔聖人以吾之教乘民之俗以吾之理濟俗之
偏順其所安而為之節文焉因其所性而為之尊達焉若陳
楚之信巫重祀因而教之以祀禮則俗無淫祀矣秦之專尚
勇力因而教以陽禮則俗不鬬狠矣衛之俗溺于淫因以陰
禮教親則民自不怨魏之俗簡于儉因以樂教和則民自不
乖侈詐者導之以辨等之儀輕薄者示之以教安之道椎剽
者哉之以由中棄背者誓之以相恤由其奢媮之風則以度
而教節順其稼穡之風則以世事而教能王制所謂一道德
以同風者推其本寔在乎此

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
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
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
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
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
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祀祀神祇及祖考苟簡棄禮法也 王氏曰人情惰慢則事皆苟且五禮吉祭為先于國之祀禮祭社祭禜祭酺祭先皆極其誠敬此立教之道故凡事不苟 陽禮謂鄉射飲酒之屬也 吳氏曰飲社之禮教老盡讓尊民呂順所以不鬪爭○王氏曰飲射在外故曰陽禮 陰禮婚禮也 王昭禹曰以其為內事故謂之陰禮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孰有怨曠哉 樂下禮字或疑羨文 王氏曰人心不和則乖離寡合樂以導和則與人同而無乖剌 儀謂衣服車旗之儀辨之使等級分
明則貴賤不相混而民不得僭越矣 吳氏曰有君臣上下之儀有父子長幼之儀隆 敎有等而民志自定所以不踰 俗土地所安習也言語飲食令民各依故所
習則安土懷鄉而無偷薄之行矣 吳氏曰有宮室墳墓衣服之俗有兄弟師儒朋友之 俗安于本俗人倫自享所以不偷薄 誅暴通恤救恤也約誓其民使知以任恤
相高故不怠于義 吳氏曰以形教中者如鄉之八刑以糾教而歸于中所以不犯亂以誓教恤者如畢 旅之誓使之憂患相救而恤其事所以不忘情 度如嫁子娶妻入幣無過五兩之類
教之使有節故貧富不相眩而民知足也世事世守其事上
則農工商賈下則醫巫卜筮之屬各世其事而民之失職者
寡矣 吳氏曰以度教節者冠婚喪祭之度各有等殺以節其欲所以知止足以世事教能者士農工賈世肄厥習以 精其能所以不失職十者皆謂之教而聖人不徒教也以賢爵則不賢者莫不勸十德以庸制祿則無功者莫不與于功 是二者聖人所以奉天下之權而人心之欲勸而保故不言教而列于教○鄭剛中曰十事皆言教二者不言教蓋示 以教之之意非教而賓教之也 有虞之敎止于五品而周公演之為十二蓋
因風氣漸開文明日啟故推而廣之要之虞廷五品之教固
已行乎其中矣○吳氏曰五教舉其綱十二教詳其目五教
婦其本十二教兼舉其末也 鄭剛中曰非五品則十二教無所施非十二教亦無以訓五品 賓相為表裏也

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
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

種以教稼穡樹藝

土宜土性所宜也十有二土未詳疑如禹貢所言塗泥墳埴及後草人言騂剛赤緹之屬但其詳不得聞矣鄭康成謂分野上應天文十二辰未必然也相民宅相民之所宜居也利害如山多鹿豕澤多魚鼈高原畏旱下濕畏潦之類辨其土所宜知其所利所害則可以謀其阜蕃養毓而任土事矣此泛言辨度土之事壤土柔宜樹植者也知其種知其土所宜種也十二土之性雖不齊而皆各有和柔之壤宜于種植故復辨而教之此專辨稼穡樹藝之土也蕃毓鳥獸草木則財貨有所資教稼穡樹藝則穀粟有所出而民之富足可期矣

增　鄭剛中曰余聞之師曰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國是故分野之占則星紀為吳越元枵為齊娵訾為衛降婁為魯大梁為趙實沈為晉鶉首為秦鶉火為周鶉尾為楚壽星為鄭大火為宋析木為燕司徒之所辨者殆以分野而辨之耳王昭禹曰十有二土分東西南北之異方則陰陽之氣不能無偏勝其形有高下肥瘠之殊其性有美惡之別則土之所宜因不齊矣因而為之度數焉以辨其土是謂土宜之法　又曰物生于土而土性各有所宜因土所宜立為一定之法則名物皆可得而別王介甫曰名所以命其土則丘陵墳衍原隰之屬物所以色其土則青黎赤埴黑墳之屬。楊龜山曰所謂青黎赤埴之屬所謂物凡動植之物土所以居民然民之宅于此土則有利害之不同所居之利如公劉遷豳民則康繁順宣而無永歎所居之害如晋遷新田民則沈溺重腿而有屬疾辨其名物以相其陰陽知其利使之安土而勿遷知其害使之遠害而就利以之阜人民則處其地者阜而盛以之蕃鳥獸毓草木則生其地者蕃而茂易氏曰鳥獸則土會所為動物草木則土會所謂植物土會辨之而已土宜則各因其宜而後可以蕃毓之也。李景齊曰舜之若于上下草木鳥獸魚鼈咸若豐堇之德及昆蟲草木之仁及草木此意也皆以之而任土事則土地所任者得其當土事任土作貢之事也載師有任土之法亦因土之所生任之以育賦耳先儒以為城郭道橋土功之事非也為壤所以種藝然穀之種于此壤則有宜有不宜如兗之黑墳青之白墳徐之赤埴揚荊之塗泥豫之濆壚梁之青黎雍之黃壤則有宜稻有宜麥有宜五種有宜三種不知其所宜何以教民稼穡

周人辨之以土宜之法既別其名又別其物此所以有土壤之殊也

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均平也五物五地所生動植之物也九等即禹貢定田賦之法以上中下各分為三等也鄭剛中曰或言制天下之地征必辨上中下之九等非禹貢之征九等而何余以為草人化土而糞種也有騂剛有赤緹有墳壤有渴澤有鹹潟有勃壤有埴壚有彊檃有輕爂皆土之饒磽不等將以制地征則此九等之地不可不辨當從先儒草人之說為是民職民九職也地貢侯國所出財賦民所供也凡天下之地必有廣平高下瘠腴之異其利多寡倍蓰不齊先王為立五物九等之法以均之地

貺則賦重而貢多地瘠則賦輕而斂少使其財之所供一隨其地所得而天下之政無有不均齊者矣鄭剛中曰不止于均王畿千里而已又以均齊天下之政使四方一乎此也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土圭長尺有五寸所以致日者測土深謂測南北東西之深也賈疏曰深謂日景長短之深也日南日北日東日西皆以土圭測度之○王氏曰土圭長尺五寸夏至日正中時樹八尺之表以候日景景有長短偏側與一寸爲若干里則地之中遠大小皆可得知然地有高卑則日景隨而異猶今步天者北極出地之度數每州多寡各不同必先測土之深淺然後可正以土圭故嘗測土深也景短景長謂日景不合土圭之尺寸而有長短也景夕謂日中而其景向西已如夕時景朝謂日中而其景向東猶若朝時也多風多陰朱子曰今海邉漳泉諸郡極多風每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蓋土地廣濶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方至西北邉多陰非特高山障蔽之自是陽氣至彼已衰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即落其多寒宜矣又蜀地有漏天言其地多雨如天漏然也以此証之則其多陰亦信矣故其地在日之南則近陽而多暑其地在日之北則近陰而多寒其地在日之東東方近海故多風其地在日之西西北多山故多陰是皆土地之偏隅陰風寒暑偏而不齊不足以為王者之都矣若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至日正中時其景尺有五寸適于土圭等則地中矣地正中之處今潁川陽城地是也如磨之臍如車之轂故以是為天地四時陰陽風雨和合交會之處王氏曰西北地高天不足東南地下地不滿中則天地平故曰天地之所合此以高下言之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四時皆偏中則四時正故曰四時之所交此以南北言也東則多風西多陰風雨不時中則風雨時故曰風雨之所會此以東西言也地高極西北為陽地下及東南為陰中則陰陽不偏故曰陰陽之所和四語本六合分言不必別為訓釋而百物居之自無不阜盛而安寧矣由是而建王國焉畿猶界也樹列樹以為固也此言建王畿之法厥後周公營洛邑于成周即其事也○朱子曰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大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景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也

增　王東巖曰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景晷相過則有可候之理故致日必以夏冬今建國測景只于夏至而不於冬至以冬至景長三尺過于土圭之制未若夏至之日晝漏之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尺有五寸正與土圭等則為地中故于此時植之以表測之以圭假如表北得尺四寸是地於日為近南為陽粤地常多暑假如表北得尺六寸是地于日為近北北為陰胡地常多寒正中時表其景已跌是地于日

為近東先夕景也東近海卑下故多颸風正中時其景未中是地于日為近西猶朝景也西則近山幽隱故多積雪多者者不得夫氣之中而偏勝之謂日南日北蓋假設之辭以証必如下文地中斯無偏勝之患若如賈氏之說以四表而驗中表之正疏云周公度日景之時置五表于潁川陽城置一表為中表東西南北各立一表皆以千里為準萬一與土圭不協四方相去各千里而遂必非頃刻所能取會苟失其時地中何時可求耶泉案五表之說賈氏臆說耳先鄭後鄭皆無此說也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土其地猶言度其地凡地相距千里則景差一寸百里景差一分假令國北畔立八尺之表夏至晝漏半得尺五寸景南畔得尺四寸五分其中減五分則為五百里之地以封公減四分則四百里減三分則三百里矣呂氏曰此所謂土其地者特依倣王國之法以定東西南北之勢然後為之制其小大廣狹之封如是而已非謂百里諸侯別測日景之長短。葉氏曰王畿之外邦國都鄙無不以土圭求地中蓋中在天地則不容以定名一家有一家之中一國有一國之中天下有天下之中建諸侯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亦以求邦國之中不言中者承上文耳其食者半謂食其租稅之半而以其餘貢于天子也大國功德盛故食多小國功德微故食寡或疑大國地廣而所食反多小國地陿而所食反寡疑厚薄之不均謂諸公當食四之一而諸子諸男當食半此王應電之說詳見周禮傳又或以為所言食者謂王食其稅此鄭康成註詳葉文康說見後然未知其是否也。問封國之制孟子與周禮不合朱子曰此已難考然畢竟周禮為是古來制國土地亦廣非如孟子之說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來更相吞噬至周初只有千八百國是不及五分之一矣其後兼併益大周封新國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其間豈不為大國所吞併蓋當時誅紂伐奄得許多土地封得許多人周禮是全書經聖人手必不會差孟子時典籍已散亡想是沒理會。黃氏澤曰孟子所言乃殷之制而周官乃周之制也周初諸侯千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邑此當仍其舊封如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說若周公太公有大勲勞不可限以百里法自當用周制矣。此言建邦國之法所以蕃衛天子也 泉按孟子云周公之封于魯也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又曰今魯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在周時說周制對魯人說魯事且又責魯君侃侃鑿鑿此豈可謂之殷制亦豈典籍散亡沒理會之言故不特黃氏之說為無稽即朱子之說亦未盡然也先儒辯論紛紛今亦未有一定之說姑附錄之以俟參考。按先儒有云孟子王制所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寔封之地周官所言兼山川附庸而言之者鄭司

農之說也王介甫呂東萊主之有云司徒舉四封言之其實原只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薛季宣之說也陳止齋主之主山川附庸之說者以魯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及論語顓臾先王以為東蒙主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決非百里之地所能容為証然陳氏之以為諸侯之得附庸者必其有大功若成王之于魯其次若宣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為伯于召公曰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而已天下有附庸諸侯多少無附庸諸侯多疑周官所說說有附庸者言之未必五等諸侯皆受則非通論也陳止齋曰強幹弱枝之道雖聖人不廢今天子畿方千里謂之萬乘而內諸侯頒食采其中頗以方五百里封公則漢七國唐藩鎮之禍作于周久矣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魯太公之封于齊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魯自東遷滅國不知其幾至孟子之時而後及此曾謂周公寔為之也耶自夏商歷周分土無過三等侯百里伯七十男子男五十里而司徒舉四封言之則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而又以益一男之地為公以待加地之賞損一男之地為男以待削地之罰其說本薛氏以為四方周圍共五百里而一方百二十五里是公之國方百二十五里比王制不遠推而論之則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皆可合于王制惟男之地四方周圍共百里而一方止二十五里又少于王制所以陳止齋又謂益一男之地為公以待加地之賞與王制孟子之言終未盡合也○葉文康曰王制孟子皆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武城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制同今考之周禮大司徒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凡五等與王制孟武子城不同漢儒紛紛或以為附庸或以為斥大土宇或以為開方里數或以為夏商周異制儒者嘗辨之矣然此在王制孟子武城周禮自有明文第不察耳蓋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祿故以分田制祿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祿故以分地制祿言武城以分土對列爵言之是亦以分土制祿言之也周禮則不然諸公之地以封疆言則五百里至諸男之地以封疆言則百里是以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公侯之封雖五百里四百里而受田食祿則百里而已伯之封疆雖三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疆雖二百里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五十里而已如今之郡縣大小各有差而俸秩乃其祿也又如今之食邑多寡各有數而寔封乃其所食之祿也以封疆則五等以食祿則三等此三以不同歟曰封疆者合山林川澤宮室涂巷所占之地言也曰食者合封疆所出之稅而王食其貢如九貢致邦國之用山師川師致山林川澤珍異之物是公

之地王與公各食其半侯伯之地自食其二王食其一子男自食其三王食其一鄭氏曰大国貢重止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如司勳凡頒賞地三之一食鄭氏謂王食其一二入于臣亦此例也以其食者覘之曰食者半曰食者三之一四之一亦三等也。按葉氏之說以封疆制祿分言之如近代食邑定封之例然亦未知是否也去古既遠自孟子之時已僅聞其畧今安所考証然以理勢懸度之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除王畿千里定八千里耳而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以前之国其土地廣狭不知如何周初尚有千八百國假使人得百里以封男亦不過八百國耳安所得五百里四百里之公侯而封之故愚意孟子之言為合而周官所稱舉四封言之未可知也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以室數制之謂量其民衆寡以制都邑之大小即王制所謂地邑民居必參相得者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黄文叔曰造都鄙與建邦國不同建邦國與土圭土其地而知其廣狭遂以制其城居其所當受之民宜必有餘地造都鄙直以其所當授之民室數制其地山川溝涂皆除以定地計田不使不足亦不使有餘故其下出易法不易之地上田歲可種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種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下田休二歲乃種故家三百畮瘠地與田多朘地與田腴　其歲收穀數皆相等而無貧富不均之患矣陳止齋曰此是制邑之地制非田制田則遂人掌之。王氏曰不易者人與之一夫之地一易者人與之二夫之地再易者人與之三夫之地故即其地可知室家之數因其室制制為都鄙之域也　此言造都鄙之法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法而待政令

分地職謂令各君其國奠地守謂令各保其境制地貢謂令各獻其稅職事謂農圃山澤藪牧之職事此揔承上文王畿邦國都鄙三者言之也

增　王昭禹曰凡有職于地者皆地職若三農園圃虞衡藪牧之類凡有守于地者皆地守若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凡有貢于地者皆地貢也若農以耕事貢九穀園以植事貢草木　鄭剛中曰地職以分地守已定地貢已制則其法立矣乃頒職事于邦國都鄙之長使之循此以為地法以待王朝之政令。王文叔曰頒職事即下所頒十二職也下文三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国都鄙政令凡師役會同賓客喪紀稅斂皆是。王氏曰已上建王國及建邦設都制其大小之法也司徒主地故掌封國度地之事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上文地制已定民各安其居然凶荒洊至則亦不免遷徙逃

凶之害朱子云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于盜賊盜賊竊發之患何嘗不起于飢餓故急以荒政十二聚之史氏曰大司徒裂土以封諸侯度地以授萬民宜先于賦斂而首及于荒政聚民之數見先王本以世民為主散利貸種食也與之食以濟一時之飢與之種以為嗣歲之計也薄征輕租稅也散利發已藏之公帑薄征減未輸之民租緩刑因歲凶民易犯法而寬之也民迫于飢寒不幸而有過失當緩其刑辟以示哀矜之意弛力息徭役也平時用民力歲不過三日今則當用者亦弛之所以休息百姓舍釋通釋禁謂釋山澤之禁與民同也平時山虞林衡皆有所掌至荒政則徹去藩籬恣民之所取之去幾謂去門關之幾便民轉移也平時關防皆有識察荒歲必要百物流通使天下商旅皆出于其市眚省通省禮殺吉禮也凡禮文之可省者如有幣無牲之類殺哀省凶禮也凡喪紀之節一皆減損蕃樂藏樂器而不作也荒歲不樂憂民之憂也多昏謂不備禮而嫁娶也匹夫匹婦不能自保殺禮而多婚使民自相保索鬼神謂求廢祀而修之廢神不舉並走群望之類是也除盜賊謂徹巡嚴警也既曰緩刑而又言除盜賊者良民犯法則矜之而奸民竊發又不可不除之也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叫喚萬夫皆集所以必以除盜賊終之此止亂之道凡國家救荒之術未有踰此者而尤以散利薄征為急利不散征不薄則雖有眚禮蕃樂殺哀多昏諸政未必有實惠及民矣○按宋制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貸以種食或直以振給之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或募富民出錢酬以官爵若舉放出錢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為理償又不足則出內藏或捐奉宸庫金帛或留發運使東南歲漕米數十萬石濟之此皆周人所為散利之意也凡賦租未入入未滿者者或縱不取之或倚閣以需豐年鬻牛者免算運米舟車除沿路力勝錢水鄉則捐蒲魚果蓏之稅此皆周官所謂薄征之意也○東萊呂氏曰古者耕三餘一諸國各自有廩藏猝遇凶荒則賑發濟民上也他如李悝平糴法雖非先王之政然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賑飢無損于國而大便于民其次也所在蓄積有可通移使之流通又次為設糜粥最下也○王氏曰此下云令邦移民通財蓋天下無皆荒之理故必為之移居以就食通財以給其不能移者又司市疏云國凶荒 喪則市無征而作布盖珠金為幣或賒與民而用其力或以之而斂貨之不售二者又在荒政十二之外後世救荒者當知此矣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保息謂保安而使之蕃息也慈幼若漢產子三人與之母及廩給嬰兒之類養老謂如五十異膳七十賜肉八十賜帛皆是也司徒主為國蓄息戶口故慈幼先于養老鄭剛中曰保息之道莫先于慈幼人方幼稚如木初萌偶撓而絕之可以絕其類將以養民宜自幼者始振救也窮謂鰥寡之屬及禍災流落者寬疾若漢罷癃不筭之類上五者皆因民所不足而養之者也安者不封害之也富民者國家之元氣

鄭剛中曰漢武日秉富算緡錢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而海內蕭然不知安富之道

貧民資澤于富室猶畎澮資潤于江河彼竭則此涸自然之勢也必摧殘而剝削之將使窮民安所資乎故使安其有餘而不虻害之亦所以養之也後世糧長機坊重役俱令富民當之破家者什九而墨吏又從魚肉焉俱非安富之道矣李泰伯曰田皆可耕桑皆可蠶材皆可飭貨皆可通彼獨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時聽上令也如此之民反疾惡之何哉任之重求之多勞必于是費必于是富者幾何其不轉而貧也使天下之富者皆轉而貧為之君者利乎否也荒政救民權宜之法使平日無生養保安之政則亦終歸于散矣故又以保息養之以本俗安之

增 李景齊曰先王之時戸口有版生齒有數其切切然計民數之多寡誠以民生或耗必其養民之政有所未備者茲所以保息之道有六蓋欲天下無一夫之不獲其所以求生民之蕃息先王盛時戸口極多者蓋皆出此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本俗舊俗也媺疑聯字之誤聯宮室者聚廬而處相依而不忍棄也鄭注媺謂約損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芋○劉執中曰謂野廬及邑居之宮室里正以時預飭修治必使牢安媺而不弊詩云上入執宮功穹窒熏鼠塞向近戸入此室處媺其邑居也又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媺其野廬也族墳墓者聚族而塟相戀而不忍舍也劉執中曰考妣祖先族而塟之萃于一處則子孫之心有所依慕不忍舍之以違他邦故一其志于里閭也兄弟爾雅稱父党為宗族妻與母党為兄弟聯兄弟謂嫁娶為婚姻也賈氏曰上族墳墓是同宗知此兄弟托于外姓昏姻爾雅又云婦之党為婚兄弟夫婦相名亦為兄弟故曾子問云不得嗣為兄弟聯師儒者共宗其道而情不可離也聯朋友者交相琢磨而義不可去也同衣服者五方衣服類多異制惟地近則服相同而其情亦相愛護王昭禹曰古者長民衣服不二以齊其民而民德歸一則同衣服者本俗所以成終始可謂民德之成也吳文正曰惟同衣服而後一其習凡人久于其土墳墓宮室相為世守而又有婚姻師友以相聯屬則民益安于其故居懷其舊俗而不忍輕去其鄉矣太宰既以九兩繫邦國之民而司徒復因本俗之亦以安之三代之時所以民情固結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歟○葉文康曰太宰繫民之九兩司徒安萬民之六俗而皆以師儒行乎其中誠以師儒之教不立則人將不知道義為何物必無以淑人心而厚民俗雖欲聯而安之不可得矣孫氏曰先王之于民陰師儒之教而不具學校之制非故略之也亦有所不必具也周之建國固嘗為之學矣然所合者國子弟而已後之作王制者曰國之後選皆造焉周官無明文不知果預乎其間否耶借使得與胄子並進不過已異于鄉者惟州長有所謂周序黨正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不指州而言疑黨亦自為序然皆不載制度之詳豈未州黨之間切磋琢磨之地相會以時先以禮本無法制之可言即使如後世群天下之士于學廩之有食然後為教養之盛則淳薄異觀之風已殊于斯時矣奚取乎長育人才之道哉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

教即上十二教也○王氏曰自正月之吉而上皆司徒平日職掌之常法自正月之吉而下則每歲作新之定典也

增 李景齊曰此亦冢宰弍治象之意夫先以保息養萬民次以本俗安萬民而後繼之以弍教之法蓋所施之次第若此此庶富教之序

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党使之相救五党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施猶須也地遠則教不能施故邦國都鄙司徒但須教法使其長各自教之保愛護也謂五家之民相愛護如家人也東萊呂氏曰五家為比其居甚近故特同其休戚亦可察其奇衺故使之相保保有二義有保民而王之保有不保其往之保此兼言受當依古書作授謂有物相移假也鄭氏曰閭二十五家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相葬謂以財物助其葬事陳止齋曰不使比閭俟之者以百家然後衆數易舉也。東萊呂氏曰族猶為數者欲湊成百家也以四同黨有急難始救之陳止齋曰大利害大患難必五百家然後足以相救同州有阨窮始賙之鄭註曰二十五百家為州。陳止齋曰水旱疾疫使之相賙蓋二十五百家則地廣人衆必不皆貧處幾有無可相通蓋地遠而情殺也至于鄉而益遠則第子興賢能之日使修賓主之文相為揖遜而已此化民之根本厚俗之階基唐虞三代親遜姻睦之風舍是無由致矣故司徒始和頒教法以此先之。陳詳道曰古者什五之法于州鄉則聯其民于師田則聯其徒于宿衛則聯其官于方伯連帥則聯其諸侯故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舍是法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即能治一鄉者亦未之有也王昭禹曰鄉遂之制始于五家之寡而終于萬二千五百家之衆居雖異室而從容若一家休雖異腹而和合若一心司徒以安之則相為憯惕焉司馬以用之則相為憂患焉按秦法五戶為伍十伍為什百戶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郵郵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長長有兩卒五亭一鄉鄉有牧三老游徼十亭曰聚聚有嗇夫十聚一縣縣有令丞尉蓋總計之二百五十萬家為一縣而其上下相監制之法亦大略如周禮云

增 鄭剛中曰凡比比閭族党州鄉之制蓋王國之六鄉而在近郊百里之內也余考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蓋合比閭族党之民以為之而不見其制今觀此文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乃知諸侯之邦亦用王畿六鄉之制合為比閭族党也蓋上言施法于邦國都鄙下文言使之又言令之則所使所令者乃邦國都鄙之君也以是觀之諸侯之國六鄉之制與王國皆同可知國記曰上公之國三鄉三遂侯伯二鄉二遂子男一鄉一遂書曰魯人三郊三遂蓋言郊則知遂之在野言遂則知郊之為鄉魯大國故三郊三遂大宗伯乃酒祀于都家卿邑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則邦國亦有鄉遂明矣

須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登成也職事民職所當任之事也王介甫曰登言進而成之職任萬民加三事焉所以

退而成之也○劉執中曰登登于籍也太宰主治任之以澤司徒主民不止任之以職又登于籍焉謂能稼穡者登則山貫之籍能樹藝者則登用因之籍稼穡農也樹藝場師也作材虞衡也阜蕃主畜牧者飭材百工也通財商賈也化材嬪婦也斂材臣妾也生材閒民轉移執事者鄭剛中曰閒民無常職宜不能生生材然而轉移執事其材寔類以生爲學藝學六藝爲士者也不曰脩德而曰學藝從其可見者言也世事見上文服事謂爲公家服役所謂庶人在官者此即太宰任民之九職而加以學藝世事服事三者蓋太宰任民尚主生殖財用故學藝以下不與蓋此三者皆非能生財利之人也而司徒兼此三者言則萬民之職業盡之蓋天生萬民必各授以職民失其職則長戒驕惰而啟僻邪侈之心滋雖有教化無由以入故大司徒設比閭族党之法使相保受而外即以須職事先之職事既脩其心已閑而不啟然後可以從事于善而鄉三物之教可行矣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物猶事也三物即下文德行藝司徒教民既有十二教矣此復有鄉三物之教者蓋十二教概施于郊野鄙尚行于鄉擇俊秀者而尤加意也王東巖氏曰三物八刑皆言鄉者蓋教法始于六鄉故也興猶舉也賓興擇其賢能者接以賓禮而興舉之後世科舉之法本于此渾于心爲德体于身曰行指于事曰藝知仁聖義即知仁禮義性之四德也但此以禮在六藝中故變文言聖蓋禮以條理外著者言聖以其內蘊通明者言其寔一而已忠當作中觀下文所謂教中教和及大宗伯大司樂俱言中和字可見中即中庸大本之中和即達道之和蓋又本上知仁聖義之德而臻于至善者也魏莊渠曰根于心爲德知心体之良知聞天聰明也仁者心德之全体克已去私也聖者知通乎微神明厥德也義者心之裁制採事宜物之忠者盡己自盡怨則爲善也和者發皆中節無過不及也然則先王以六德教民莫非情性精微之妙充之即位天地育萬物聖人神化之極至亦無加于是固不以其鄉里細民而不以此望之但人應于是者或爲一德之偏而不足語其全耳順父母曰孝善兄弟爲友親九族曰睦親外親曰婣力相佐曰任財相濟曰卹六者修而人之善行無不備矣魏莊渠曰人生本于父母也故孝居先兄弟與吾同出于親故友次之九族同出于祖宗故睦次之五服異姓之親骨肉相聯故婣次之朋友合志同方故任次之鄰里鄉党相安而居故卹又次之六藝詳見下文保氏職魏莊渠曰五禮以道中六樂以道和五射以觀德五御以服事六書以致文九數以會計六德以養其心六行以脩其身六藝以爲泛應則本末具舉体用兼該國家造士之法無有踰于是者矣魏莊渠曰先王之教本末具舉內外交養所以成人材而正風俗也後世教以無用之空言是故下無寔學上亦無由得真材案齊桓公作內政寄軍令于正月詢其鄉長曰于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不倦聰惠哲仁慈孝于父母長弟于鄉里者則以告蓋全做六德六行之制又曰有拳勇股肱之力者以告亦做大藝中射御之制至

漢立孝弟力田賢良科即此取德行之意也其茂材明經射策即此取道藝之意也至魏立九品官人制州群縣俱置大小中正定所管人物為九等言行修著則升道義虧缺則降吏部憑之以授官則猶周官重德行之意而其弊則至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矣隋煬帝始建進士科試以律賦唐人因之兼以明法諸科而惟進士之科以文章著者其得人尤盛于是崇重周人道藝之意而德行之途絀矣宋王安石改法罷詩賦貼經墨義令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其試義須通經有文采者乃為中格雖較之詩賦為優而其趨于文也益甚有明仍之遂為制義八股法然其始則重行優行劣之舉則猶以文藝兼德行其後乃至崇求工于文而惟利祿之趨所謂賓興者遂無真士矣

增　李景濟曰成周賓興萬民者不一而足若所謂三物者曰德曰行曰藝是也德不足則取之行行不足則取之藝其取之亦廣矣未也所謂德行藝者皆析而六之曰知仁聖義中和曰孝友睦婣任䘏曰禮樂射御書數誠恐難以責其才之全則凡于六德六行六藝之中得其一者皆足以自進此天下所以無遺材之恨然則取士之目最廣者莫詳于周而謂其不以科目取士何哉是古非今者類欲屏去後世之科目而復還古人里選之制其所以來天下之才者正欲科目之廣也若夫才必就于其所養而成于其所教此大司徒所以教以三物而後賓興之歟○易氏曰所謂六德者非曰六鄉萬民之衆皆可以為聖知為仁義為中和也取其明而不惑者謂之知公而不私者謂之仁通變能化者謂之聖制變得宜者謂之義誠寔不欺者謂之忠喜怒中節者謂之和此六德為天下之全德由是推之于六行則自孝而友自友而睦自睦而婣以至任于朋友恤于鄉里而皆得乎親疎內外遠近之序是又此德之所發現也若夫五禮六樂之見于玉帛鐘鼓者為六藝之首五射五御之見于弓矢綏策者為六藝之次六書九數之見于文字籌筭者為六藝之末是雖藝成而下寔有形而上者之道充之以德行則為天下全才之士然先王以全才望天下而不以全才律天下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苟有一善之可名無不撫而納之程度繩墨之中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此即大司寇之鄉刑所謂上德糾孝者鄉黨以明倫為重故刑以不孝為首六德六藝不言刑而獨于六行言刑者不德難以顯指而藝則非人可強能故也鄭剛中曰人之性有孝薄皆明之異刑德不可

以皆同人之材有能有不能之別則藝不可以皆能夫六行者日可見之行人人所當爲者也苟不修其行則害于其身禍于其家亂人倫而傷聖治王法所不容人類所不齒加之刑可以無愧矣　不友變文言弟而退

列睦婣之下者弟兼施于師長也鄭剛中曰兄宜念鞠子哀弟當念天顯然制刑之意終不爲卑者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者不敢凌長也造言謂訛言惑衆

亂民謂植黨行私也王氏曰造言和訛誣民異端者亂民者桀黠犯法敗類者也流即後士

師所謂邪誣邪朋友者也史氏曰造言亂民害教之大宜大司徒所終禁也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凡民之性善惡不齊善者寡興而惡者不懲

則無良者相率從之矣故復設八刑以糾之大司徒主教而

以刑終者蓋術教必兼之以刑刑不施則教不行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五禮見後大宗伯六樂見後大司徒樂中者性之本然也和者情之各正也禮文繁縟而無浮夸虛誕之意故足以防偽教中而復其性之本然樂音宣暢而無流蕩淫湎之失故足以防情教和而養其情於各正吳文正曰人偽日勝則偏党反側流于不中人情日滋則放僻邪侈流于不和唯以禮樂防之則其教易入也鄭剛中曰惟五禮由中而制所以著誠而去偽故可以防其偽惟六樂由和而作所以滌邪心而全正性故可以防其情禮樂之制雖掌于春官用以教民則在司徒也　上文德藝之中已言禮樂中和矣此復言之者蓋禮樂蓋藝事之精微中和極德性之粹美故又反復言之則古人六藝之所重者禮樂六德之所重者中和也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不服教不循行于司徒十有二教也成罪曰獄告爭曰訟地治謂鄉遂親民之官以其地近而知其情偽故與共聽斷之麗刑而歸于士者刑非司徒職也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

牛能任載地類也故司徒奉之羞進也猶肆解也進所解牲体也史氏曰大司徒爲奉牲之長故奉牛牲也○祭祀之時大宗伯毛六牲而頒之五官使共奉之牛則奉以司徒

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

委積米穀之屬皆所以給賓者少曰委多曰積

增　鄭氏曰令令遺人使爲之也黄文叔曰鄭云令遺人以遺人掌委積也修道則非遺人之事矣遂師曰賓客𢓜其道脩庀其委積司徒令遂人遂人令遂師使各于其遂行之遺人掌委積之政守在遂師

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屬爲謂連屬其挽之引引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上六紼引在車所以挽車紼在柩六鄉七萬五千家取一千人使爲挽柩之徒　以旗致民謂樹旗爲表令民咸會其下後至則有誅也治其政令者部署檢校之使不雜亂也王氏曰萬民既至則致于大司馬而司徒猶治其徒庶之政令蓋伍兩卒旅之吏本皆六鄉之屬但主以司馬之法覈其人也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

大故謂寇兵致民王門一以詢衆謀一以資扞衛史氏曰致民于王門倍非常也○鄭剛中曰王宮固有宿衛之人鄉遂之衆且守王門之外節旌節也無節者不得遠行則敵人偵諜無所施得馭戎之上策矣王氏曰此防姦細之要法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大札大疫也移民謂令避災就穰梁惠王移民之法蓋亦本于此不言去幾以下七者此尤在所急也大司徒荒政惟通財之道最為廣遠或以上之財利通之民或以民間之利自相通或以遠近之利相為通得通財之術而先王救荒之道其幾矣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正治謂叙其文書致事謂上其計簿共與恭供皆通用不正不循教典之正也治官之令小宰以木鐸徇此則司徒自令之權亞于冢宰故也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夫家猶今言戶口必稽之者以民數核然後可以施教化也九比謂如夫家車輦馬牛鼓鐸兵器與夫徒行道藝飲射讀法之類其目凡九以是九者相比則凡吏之勤惰才劣俱見凡篇中所言大比者皆以是比之但九者之目則不可以確指矣王氏曰凡比法先定其貧富則可施政令夫家匹夫匹婦受田之家也夫家有上中下三等三而三之是為九比按下文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則比者校比民數及其財物耳故三年大比鄭註云伏天下之史前閒民穀及其財物也廢疾若跛跐盲聾者征征調役徭役也施當作弛弛者暫息之舍者永寬之也鄉師文辨其可任者與其弛舍者徭役為民重累故其當弛當舍者必辨之民間飲食喪祭之禮易于僭侈而惰廢小司徒禁之令之所謂所重民食喪祭也賈氏曰祭祀謂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飲食謂鄉飲族食喪紀謂自相奠之等皆有禁令不使失禮法也

增 鄭景望氏曰言邦之教法而曰稽中國以下云者則教寓行乎其中也貴賤老幼廢疾而舍其役則貴貴養老慈幼寬疾之意足以示民矣祭祀飲食喪紀皆有禁令則養生喪死之節踰禮越制之誅足以範民矣○陳止齋曰小司徒既掌邦之教法矣自此以下不削設教之意大抵皆是校登民數整頓軍賦何也先王之世寓兵于農教勇以禮以井邑丘甸易部伍之名以蒐田獮狩更戰陣之習教之之意正在于是晉文公入教其民出定襄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故城濮之役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衛靈公問陣孔子答以俎豆諸葛孔明出入行陣閒文中子以為可興禮樂殆是意歟若將教民之事作清談看了最害事

乃須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牛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比法九比之法也登猶載也言須比法于鄉則四郊都鄙可知舉近以見遠也大比謂使天下大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邦國侯國也比要猶言比簿載其夫家六畜車輦各類之多少者也言受邦國比要則合天下之侯邦而考核之非特行于鄉遂都鄙王畿之內而已先王所以課其各鄉之吏者惟在九比一法蓋人民衆六畜多車輦脩則吏勤而善政可知其不能者反是故小司徒以稽比校須比法受比要為競競焉

增　王氏曰衆寡謂人民可任之多少六畜牛馬雞羊犬豕所以為兵脩守禦養老賓祭之不可缺者辨其物定其財産之多寡即所謂九比施政教即祭祀飲食喪紀之政教行徵令即征役及貢賦之徵令。黄文叔曰政教不觀其豐約而為之隆殺徵令必稽其有無而為之寬急故入其衆寡六畜車輦之數而後施行之易氏曰施政教則據其數而舉飲射之類行徵令則據其數而起師田之類鄭剛中曰言邦國者指天下諸侯之國以別六鄉之所入也六鄉內也故入其數邦國外也故受其要受其要者民已分於諸侯故不責其詳歟。王氏曰比要者其詳藏于侯國其總數則登于天府。黄文叔曰比要在司徒為民籍簡稽在司馬為軍籍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會合屬也令民興起曰作田田獵也役如春秋浚洙城中丘之類追胥捕寇也追者逐于後胥者要于前此先王因教民之法即推之以定軍令而行于鄉遂達于都鄙且兼及于天下者也蓋比閭族党州鄉之制推之無往不善伍即五家之比兩即二十五家閭之卒即百家之族旅即五百家之党師即二千五百家之州軍即萬有二千五百家之鄉部署一定則凡起軍旅由此作田役由此比追胥由此令貢賦由此凡其同里合伍之民恩足相卹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如身使臂臂使指不召而來不趨而至何事不濟何功不成哉至管仲倣之以為軌里連鄉之法而桓公以伯後世廢其法而民情渙散不可團結即以賦役一事言之式東家而與西鄰為鄰兩南里而與北鄰為伍以言其地則相遠而徵名無從以言其人則異心而義同胡越無惑乎舉動乘張牴牾百出而天下之事無一可為矣

增　陳止齋曰小司徒會萬民之卒戶而用之士不特選皆

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致之行陣無事歸之田里無招收之擾無廩給之費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也○鄭劉中曰會卒伍以為軍法宜屬大司馬而小司徒掌之何也蓋事不預脩不可以應卒司馬主于用兵苟非司徒教之有素合之有法一旦欲合而用之不可得矣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上地民富饒生息多故家七人下地民彫獘生息少故家五人或云上地猶言上戶五人七人鄭氏以為兼男女言疑女不在數中鄭注曰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上地家七人而所役者惟一人見先王用民力之寬也羨餘也竭作盡行也從禽人樂趨而逐寇無容後故盡行○或疑凡起徒役家以一人為準則丁多者役寡丁少者役多其道有偏非也蓋丁多者輪役之丁者數休之要使一歲之中事公旬之三日而止則先王固有以稱物平施之法矣○王氏曰凡有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役乎民然後役有輕重緊簡遠近久速之殊民有老少强弱貧富貴賤之異不可以概論也是以成周之世欲役乎民必先均其土地以別其寬狹磽肥必稽其人民以知其多寡虛實必量其人老身以知其强弱老少必驗其畜產以知其貧富有無必有夫有婦然後謂之一家必年富力強然後謂之可任明以察之公以處之仁以憫之而民庶不以徒為病矣

增 賈氏曰均上地下地等使得均平故曰均土地既給土地則授土地計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事而周徧知其人數○鄭劉中曰將作田役必先知其可任之人將以知其可任之人必先稽其受地之等家有七人者必授以上地觀其所受者上地則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三人矣家有六人者必授其以中地觀其所受者中地則知其可任者二家可出五人矣家有五人者必授以下地觀其所受者下地則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二人矣蓋因其受地之優劣足以知其有餘不足也泉按此上中下三等之地與孟子王制上農夫食九人五等不同孟子王制所言以農夫之勤怠糞之多寡為差等此以地之上中下為差等周禮言授地只此三等鄭康成謂受田有九等此以七五六為三等蓋用中以明上下之義者妄說耳陳及之曰竭作鄭氏謂盡行非也田獵所以教民習兵事則不可不皆教之及其當田也今日發其甲明日發其向亦不一時俱起所以休民力而互教也至其追胥則不按籍起人人其家丁男皆可行矣故曰竭作若曰盡行不勝其擾也○王介甫曰唯田與追胥竭作獵取禽獸與衆同欲逐伺盜賊與衆同惡所役近且不久也

稿京、吳文正曰以田賦出軍古賦也而今則雖行何也古者
軍役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其行速而期近
故丁夫無畏憚室家無怨思秦漢以來萬里長戍民之憚行
如往棄市于斯之時乃假周官之說以民抽丁甚可悲也況
古者君養民于田里而阜其財故堪以其身為國用後世民
自養猶手足以自贍而不足而又遠事戎行將何以為卹視
猶育乎今兵農既分制雖非古然兵受廩給雖勞而不怨民
出賦稅免于征行雖貧而不勞則不勞則亦兩利之道也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詞訟其賞罰誅其犯命
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誅責罰也凡大衆群集必有喧囂鬬爭及很戾不用命者故
必有政教之尊有戒禁之設有辭訟之聽有賞罰之施有犯
命之戮而後人皆効順不敢違越矣大故寇戎非常之事也
大事特于常事為大耳大故則事萌意外患生于不測其所以度之宜出于常理之外 餘子餘夫也致
餘夫先王必不得已為之故雖盡室以行而民不怨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
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經量度也 王氏曰經土地者即孟子所謂經界也 井牧按左氏有井衍沃牧隰
皋之文 見襄公二十五年楚蔿掩之事 蓋衍沃乃肥饒之地故井之以居
民隰皋則下濕莽葦之地土開曠而所出微故不井授而多

與于民如鄭氏二而當一之說亦良然也 王東巖氏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公田處中而私田邑外是之謂井其田野上地撥萊視田半下地撥萊視地倍中地田萊之相半是之謂牧其田野也
戴氏侗則言古人言井牧猶漢人言田畜上古畜而不田中
古田畜兼之衍沃之田宜稼故井之隰皋水草所生則牧焉
按古人郊外謂之牧而周官戴師遠郊之地有牧田則疑其
以隰皋之地倍與于民使之畜牧以代稼穡故稱井牧也田
野郊外六遂之地也上言經卒伍之法尚以人為主用五之
陽數蓋圓而動者人道所尚也此言經土地之法尚以地為
主用四之陰數蓋方而靜者地道所尚也九夫為一井井方
一里為田九百畝邑則方二里 縱橫皆二里 為四井受田三十六
百畝丘方四里凡十六井受田萬四千四百畝甸八方里凡
六十四井受田五萬七千六百畝丘氏曰甸方八里每旁加
一里為一成積百井其中六十四井為田其三十六井則山
川陵衍之地也縣方四十里都方八十里每旁加十里則方
百里為一同積萬井其中六千四百井為田其三千六百井
則山川陵衍之地也惟有井有牧比折而行因地形之所遇
而為之計度乃制井田之活法也必欲矩而方之如畫牕既
如界局棋恐其無是理矣
增 王東巖氏曰周家井田之法惟小司徒見之謂八家皆
私百畝同種公田百畝此孟子之說也謂八家各耕百十畝

爲公田餘二十畝爲廬舍此漢志之說也三山林氏曰以班
固之言考孟子九夫爲井全無虧欠後世爲圖亦以縱橫成
成列不如九夫爲井除山川林麓三分去一則是六百畝又
有一易再易之地三分去一則一井地止三百畝若如孟子
班固所計則是一井之田皆平田其說皆不可通左傳楚蔿
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
原防牧隰皐井衍沃令曰井九百畝非必皆平土皆上地也
因地之所遇而爲之計度可以知井田之說且知夫天下通
行之理若拘圖言井九百畝徒見其不同耳
黄文叔曰此治野之法康成曰造都鄙采地井田異于鄉遂
其說最乖誤野純農夫故爲公田九一之法以出租稅爲丘
乘四一之法以治車馬。葉文康曰此泛言經土地而井牧
田野耳井牧之制通夫天下井邑丘甸縣都之制無從不同
鄭氏以井邑丘甸縣都之制爲造都鄙其說已非又云邑方
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案孟子
方里而井井方一里則四井爲一邑邑當四里丘當十六里甸
當六十四里縣都皆以是推之鄭氏旁加之說則求合司馬
法耳。王東巖氏曰鄭氏以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
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
稅三十六井三百三十四夫治洫四都方八十四旁加十里
乃得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
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六十
三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雖横渠亦從
其說殊不知小司徒四井爲邑至四縣爲都皆以四數言之
言田之實數司馬法自井十爲通至終十爲同皆以十數之
兼山川城池而言小司徒四丘爲甸即司馬法通十爲成甸
六十四井而成百井者其三十六井爲山川城郭也小司徒
四都之地即司馬法一同之地四都方八十里止六千四百
井而同乃萬井者其十三六百井爲山川城郭大約小司徒
之法比司馬法皆是三分之二實地鄭氏旁加之說其筭法
則是但不必謂旁加之人專治溝洫陳君舉亦溝洫之事歲
歲有之而軍賦不常有若專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軍賦則
不均矣。鄭剛中曰井邑丘甸縣都之制已立乃以之授民
而任以地事令之出貢賦與夫凡稅斂之事皆供上之求蓋
治地有法則民可得而任民任其事則上可得而取

鄭剛中曰公其地者邑四丘有邑丘之限四縣爲都有縣都之殊曰其所至而皆守則不敢以相踰善井邑之制在是亂其守則其地殊矣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辨其守辨其要地當守者職稼穡樹藝之職也平其政謂稅
役之均
增　何氏曰分地域者分者其大者爲邦國小者爲都鄙也
辨其守則使林麓虞衡各守其地施其職則使農工藪牧各

修其業平其政則共貢賦出車徒各有其常也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
黃文叔曰與大司徒文相對為大小○鄭氏曰小賓客諸侯之使臣
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帥衆庶帥而致于大司徒也鄭剛中曰大軍旅則大司徒以旗致民小司徒帥其衆庶以趍大司徒之所致
增 鄭剛中曰小軍旅人徒雖寡然戰危事也安得無築軍壘修城塹之役宜有政令以齊一之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大司徒治大喪之以令但令之而已此之治其政教則小司徒親自教之有詳畧之異也
增 陳氏曰喪役正棺引窆復土賈氏曰正棺七月而葬朝廟之時正棺于廟也引葬時引柩車自廟至壙也窆下棺于坎復土者據坎之時據土向外下棺之後反復此土以為丘陵也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
以以圖亟之立社稷正畿疆蓋為度其處所而定其大小廣狹之數其事則封人主為之賈氏曰立其社稷謂以知書法度是民訟若今鬪毆之類地比謂同伍居者以其地近人親而知其曲直故令正正之令以四隣為干証也地訟以爭地而訟圖若今所謂魚鱗者視其圖而彼此皆界址畫然可辨矣

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群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法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群吏憲禁令修法糾職以待邦治
屬官謂所隸教官六十屬治成計籍也誅賞者冢宰之事而小司徒亦得以此施于其屬蓋以官長自考其屬則事核而允當矣唐陸宣公為相嘗欲使官長各自殿最其吏蓋得此小司徒誅賞屬官意之群吏凡鄉大夫州長以下皆是也要會月要歲會也憲表縣之也糾督課之也王昭禹曰修法使各修其所守之法防僻姦也糾職使各糾其所治之人防緩散也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大比之下疑當有令字平猶品也正猶理也品其教治優劣正其政事得失也夫屋猶言夫家也三山林氏曰教治者所主在教若十二教之屬政事者所主在政若土地之政之屬○鄭康成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

梁谿高愈紫超氏原纂　鵝湖華泉天沐氏增訂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癈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天子六鄉而鄉師四人云各掌其鄉者蓋以兩人合掌三鄉也聽其治聽其所屬州長之治也國比即九比之法戒令告戒之令糾禁糾察之禁也凡夫家衆寡民生蕃衰調劑強弱皆係之故自小司徒而下鄉師鄉大夫莫不以稽是數爲先焉

增　賈氏曰自大夫至伍長各自聽斷其民今鄉師又聽其治者恐鄉官有濫失○易氏曰稽其夫家衆寡謂其可任有辨其老幼貴賤癈疾謂其可施舍者牛以力而載馬以力而駕不能無老壯強弱之異亦有可任可施舍者鄉師皆從而辨之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敘

帥民徒而至蓋聽大司徒之號令也役要州里所遣民徒之數辟者司空所書功作章程也州里役要恐有僞冒不寔之弊更以司空工作之人數攷之則無遁情矣夫民勞莫大于力役既不可數使而過勞亦不當令詭避而脫役茍一人之倖脫則必有一人之重勞而役使不均矣故鄉師兢兢焉考之逆之若惟恐奸民之漏役寔深畏乎良民重役耳事令功役之令秩敘猶言次序辨其先後繁簡而爲次敘之法則勞逸均矣王氏曰凡野民之雜統甚于軍者以其無秩敘耳大役而寓軍法則能馭萬衆如一人矣

王昭禹曰秩則料其當職之多寡敘則差其治之先後作秩敘者卿之也鄉師令之而已

增　東萊呂氏曰司空營國職在興功司徒治役職在登民司徒不攷興功之小大而會其民必有告病者故鄉師必攷司空之辟緜詩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亦此意也○項氏曰司空之役州里出役即州里所遣役之本數以攷司空治役之章程則役事可得而鉤考矣○黃文叔曰凡役皆司馬徵發唯六鄉之民則司徒自致故既役則鄉師受州里比要而以攷司空之辟矣以逆其役事要與法參攷之其事可逆而知○又曰凡兵政皆司馬政典凡役事皆司空事典秩敘廩食等次也宮伯曰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鄭曰秩祿廩敘才等至鄉師令作秩敘則曰事之常次非也功力常次在司空之辟非鄉師作當作也鄭剛中曰黃功大小爲之狀稱而已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

蒩苴同艸也尸祭黍稷之爲藉者鄭氏曰蒩讀爲藉謂祭前藉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

增　鄭剛中曰茅可用以縮酒亦可以藉○項氏曰縮酒以

達氣故天官主之（司師祭祀共蕭茅）束葅以藉形故地官主之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輂音菊）
輂輦皆車也輂駕馬輦人輓行皆所以載任器而爲軍中藩
衛者（鄭氏曰行以載任器且以爲藩營）
增　王昭禹曰大軍旅會同固有稍人作其同徒輂輦帥而
以至鄉師則正治之而已○賈氏曰正治其徒役者六軍之
外别有民徒使役皆出于鄉戮其犯命者軍旅會同事大以
肅衆志也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
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纛同翿羽葆幢也以持揮輓柩之役襍記所謂匠人執翿以
御匶是也（纛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匠師匠人也見冬官主壙隧丘
隴之事者匶同柩窆葬下棺也涖謂臨視之必執斧者所以
辟邪即方相氏入壙以戈擊四隅之意
增　王介甫曰葬而治役正其挽柩之行故執纛以爲儀已
窆而涖匠師則以防匶之傾戲使戒飭焉故執斧以爲威
九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
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
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前期先期也先期而出田法則民得豫爲戒備無慢令致期
之失簡簡閱也脩其卒伍者以軍法爲田法也（王昭禹曰鼓鐸以聲衆旗物以麾衆兵器以勝敵簡則閱而選之也軍令之法立于伍成于卒脩其習而治之也簡之則器械有所完脩之則其行列有所正田雖以獵取禽獸而寔以教戰則簡而脩之皆軍法之所寓也）考春官司常師都載旜
鄉遂載物而各書其號故旗物以辨鄉邑而隊伍始能不亂
矣（易氏曰鄉即六鄉邑即公邑之屬鄉邑既聚則旗之相類皆衆矣衆則雜揉而難辨故各辨以鄉邑之名或鄉邑各爲之名司常所謂州里各象其名是也）屯士卒營聚處夏官司馬平陳所謂前
後有屯百步者是也（鄭注曰車徒屯聚前後異部巡之所以正其部伍也）古者因田以
講武其事爲重故鄉師特主治之
增　黄文叔曰鄭以陳之以旗物句絶當以致衆庶而陳之
句絶陳列之也陳列之故有先後之屯○鄭剛中曰田法掌
于司馬而頒以告民則在于鄉師鼓鐸旗物久而或弊伍兩
卒旅久而或廢故于未田之前出以示民使之簡其已弊者
而去之脩其或廢者而新之則鼓鐸旗物無不可用之物伍
兩卒旅無有或闕之人及當田之日用司徒大旗以致民于
司徒既至則列而陳之慮其鄉邑難辨則用旗物以别之慮
其犯命不率則治其政令刑禁以防之慮其車徒或亂則巡
其前後之屯以視之有敢犯命者必又戮以戒懼之及已得
禽或爭所獲則爲之斷其是非曲直始焉戒之有素使民無
倉卒失事之罪終焉治之有法使民無紛紜爭鬭之禍其法
如此非惟民熟于坐作進退之節而有事於軍爲司馬者亦

無失律之懲矣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

賙萬民之艱阸以王命施惠

艱阸如遭水火盜賊死喪而致困之者野謂六遂之地鄉師主鄉而巡行及於六遂者施惠當自近而及遠也必稱王命者欲令善歸於上也鄭剛中曰民之戚恐常在于艱阸之時君之得民常本于賑貧之恵因以救量貧而以公量狀之賚卒爲四民有爲天下國家者雖可使恩出于臣下耶以王命施恵言于鄉師又于司救言之聖人之意微矣按天子六鄉六遂止于十五萬家而鄉師以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巡之省其艱阸至勞也後世大縣戶不下數十萬縣吏止一人耳目不能遍朝廷復無賙阸之禮窮民乃始悲無告矣

增　鄭氏曰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月令正月命脩封疆之類○鄭剛中曰四時之常事臣民習知而素曉者也不煩號令之勞但振木鐸以徇之使聞所警而自知

歲終則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詔廢置詔司徒以廢置也廢置屬冢宰之職而六鄉之吏則司徒得以自專之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禮非器不行故稽而令居民共之吉服祭服凶服弔服也二

王氏曰成周盛時以禮樂爲治而行禮樂必有其器[illegible]之[illegible]爲然卽凡比閭族黨之間莫不有其器以爲行禮之具其器亦[illegible]不明[illegible]行[illegible]生可行而成[illegible]宜之

鄭注原稿以服爲事吉凶二事卽下文喪祭賓射之謂者誤　族師有春秋之祭酺故閭共祭器四閭使相葬故族共喪器州長會民射于州序故黨共射器三歲鄉大夫賓興賢能故州共賓興之罷至于鄉民益衆則其罷物益無不供然吉凶禮樂之器卽出于州黨正閭族之間而不必更爲徵聚矣按鄉共吉凶禮樂舊解非卽閭族黨州所共恐宜從舊注

增　鄭剛中曰先王之世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弁冕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非特用之朝廷又用之閭里民日從事于其間耳聞而目見之所以知禮樂之意而成粹美之俗竊疑閭里之間何從有是器而用之及攷鄉師然後知六鄉之民俱合衆財以爲之覩其入所聚之衆寡各因其財力使制其器鄉師稽其器焉慮其財不足而罷不脩禮樂之事廢而不講故也後世禮樂之器搢紳大夫尚無能知而況欲民知之而成俗哉○又曰吉凶禮樂之器閭族黨州所共止于一閭一族一黨一州之用非可以用于鄉也鄉大夫或有一鄉吉凶禮樂之事不可取諸閭族州黨宜合一鄉之財爲之不惟可足鄉官之用比閭族黨州有故而服器不脩鄉又爲之移用以相補則事無自而廢禮行而教成矣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教德行藝之教也器卽上文之器與九鼓鐸旗物皆是也者

其教人之法察其上計之辭稽其戒備之器列其行事之實而吏之賢否可見矣詔誅賞蓋鄉師詔司徒司徒便詔冢宰以三歲大計之法非司徒可耑也

實氏曰教法受于司徒已受行教法退分予州長以下至比長使各教其所治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禁令政教所施之禁令也教法謂鄉三物十二教與其相保相受者皆是也鄉吏謂州長蓋頒法鄉大夫受于司徒而頒于州長州長頒于黨正黨正頒于族師自上而下以遞相承則約束有方而政不勞矣德行藝即大司徒所教六德六行六藝六藝稱道藝者藝皆本于道也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鄉大夫之職惟賓興一事爲最重故正月之吉即汲汲于是三者而考察之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征之給公上事也舍謂有復除不供差役也國中地近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外地遠役稀故早征而晚舍七尺已成丁者六尺未成丁者古人弛役以年計苟年老則息之不以筋力強健役之也其任役也以形計苟其豐壯強碩則役之欲其早肆勤勞也 黄文叔曰征不言歲而言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則爲所謂童短侏儒也則舍之

貴者爵祿在所尊賢者德行在所敬能者道藝在所崇服公者勤勞所恤也老者有年所安也疾者無力所矜也貴貴而賢賢尚能而憫勞優老而寬疾先王于一征役間而能盡人之紀者如此入其書入其給役復除之書也○按漢制宗室及關内侯皆復猶古舍貴者之意吏皆有復除猶古舍服公事之意八十九十復羨卒疲癃不可事者復之猶古舍老疾之意而賢能之復除無聞焉至明而士之隸于學宮者概與優免不充徭差則亦近于賢能之舍矣

增 王東巖曰古者兵法與役法不同兵法自外及内如有兵事先遂邦國不得已及遂又不得已及鄉若役法先内及外此先王均内外輕重之意

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

興猶擧也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大司徒鄉三物之教惟以德行道藝爲重故于三年大比而興之蓋興曰以爲公卿大夫士者皆出乎此也吏即州長以下之官衆寡民也賓之以賓禮接之也六鄉之民無衆寡皆至以鄉飲酒之禮禮爲賓益合衆論之公而尊寵之且使人之知勸也厥語辭明禮賓之明日也王再拜受重得賢者登于天府寶賢如寶玉也

內史藏其副藩將詔王所當爵祿者朱子曰古者封國諸侯內史讀冊命之非特命諸侯亦以命在廷詢其可否

增　東萊呂氏曰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只看賓之一字當時蓋甚尊士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如此其重及至後世如棘圍如糊名若防寇盜然爲士者須深思其故三代時士惟進德脩業上之人自求之故如此重又須看當時上之于士待之甚重而致之則甚詳後世乃士求上之爵祿故上之人待之甚輕致之又畧且如王制論鄉秀士升于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然後方免其繇役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這裏方可以受爵祿司馬政官也以其可使從政凡經四級然後可使從政猶未也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經四級已入仕之後凡經三級其考之之詳如此成周時見得官爵皆天位天祿不敢輕授後世與之甚遽全以文字高下爲進退蓋有一日之長決取終身之富貴此後之所以異于古也

葉文康曰論成周選舉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爲公論三年大比之法孰不知德行道藝之重然必有以教之于平時斯可以興之于異日既有以書之于每歲斯可以考之于三年蓋自鄉大夫以正月頒法教民之時而其考察者即德行道藝也黨正以正歲屬民讀法之時而所書者亦德行道藝也族師所書雖曰孝友婣睦閭胥所書雖曰敬敏任恤無非德行道藝中物以至司諫雖非六鄉之吏而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彊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平日之教者以此則今日之興者亦以此平日之書者以此則今日之考者亦以此教之之初已爲賓興之地興之之日尚何負于賓禮之隆哉後世選舉之法壞人自科目始吁科目豈能壞人亦教之者有以壞人也鄭司農謂興賢若漢舉孝廉興能若舉茂才不知漢之平日所教果孝廉茂才否夫教之以利祿之學則所舉皆利祿教之以辭章之學則所舉皆辭章科目未足壞人才而教化先已壞人心矣後世言者非不知鄉舉里選之爲可復然平時無德行道藝之教而欲一旦行德行道藝之選豈不迂哉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六鄉賢能既舉之矣然恐興舉有未盡故退復行鄉射之禮致其衆庶而以五物詢之言寧復有賢能者當復次第舉之也疏曰退謂獻賢能之書于王退來鄉內詢謀也問于衆庶復有賢能否　和和德也容當作庸

鄭康成曰和謂六德容包六行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illegible]樂故

常德也主皮能貫革也和容當依杜子春讀爲和頌謂善頌詩也觀大司樂中和祗庸孝友及興道諷誦之文可見興奮迅之意興舞能舞也和者六德之事庸者六行之事主皮和頌興舞者六藝之事凡此五者不必其德行道藝之皆脩但有其一長者亦皆錄而誌之以待異日之興舉則其鼓舞人心者深矣

增 薛氏曰五物皆以射爲主則和容之類乃鄉射之五物也○黃文叔曰和內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中也復曰和容中不驕不中不懾也興舞其節比于樂也

葉文康曰射特六藝之一物爾而有五物之分一曰和是其內志正也二曰容是其外體直也三曰主皮是其持弓矢審固也四曰和容則知容止比于禮五曰興舞則知其節奏比于樂鄭氏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歟盖射可以觀德州長春秋會民則以禮而射于黨序是以射擇士也鄉大夫以射禮而詢衆庶則六鄉之民又將因射而知自勉矣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出謂仕于朝以爲六官之屬而長其民也入謂居其里以爲黨正族師之屬而治其民也長之治之者皆由其民所自舉而上之人若無與焉盖好惡取舍一聽于斯民三代之直道而人之不服者寡矣○王氏曰出謂出而在野則爲鄉遂都長民之官吏入謂入而在朝則爲六職治事之官吏也 按後世三歲各省一貢士猶古賓賢之法學使者三歲一校士猶古者黨正三歲湌校比州長大考賛廢興之法儒學每月行月課猶古者族師月吉屬民讀邦法之法但古人以德行爲主而興之校之屬之則士將日夜奮迅淬厲趨于文藝也趨于德行則富貴利達無所動其心趨于文藝則德行日虧而鑽營勢利或將無所不至矣此古今課士之異而士風不古遂大遠于三代歟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群吏攷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

會集合也會言政致言事互文耳易氏曰政其要也事其詳也 鄉大夫本以鄉爲之而其吏會攷致事不言廢置誅賞者盖或致讀之鄉爲之鄉大夫不設屬原本有賓興爲之賢能爲之句恐非也 其于黜陟重事固有所不敢擅也法教法也憲教法于其所治則人皆知所禀守而日興于學藝脩德矣

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大詢之禮詳見秋官朝士職所謂謀及庶民者各帥其鄉衆寡致于朝盖欲公聽並觀而不遺于細民之賤如此閭里門也各守其閭門則奸宄無由入旌節輔令即後世給符驗以

傳文旨之意非是不得達則奸民亦無所之矣（黃文叔曰傳發雖有號令無節不達卿大夫專行致察以興賢能而令民守閭之事參焉）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吉日猶言穀旦不必朔日也屬聚也讀法讀教法也自州長而下始行讀法會民之禮蓋二千五百家之民人覲地近而教易行矣德行道藝三者賢能所由興然必有教于平時然後可興于異日既有以書于每歲然後可以考于三年故鄉大夫州長下逮閭族之師皆必以是爲先焉○王氏曰鄉大夫于正月之吉須教法于鄉吏州長即聚其民而讀之所以警動人心使不怠也黨正于正歲書德行道藝故此因聚衆之時考其實而勸勉之使益以不怠而其有過惡者則訓戒之使之改過自新也

增　王氏曰州長中大夫所統二千五百家教之而倫理脩治之而爭奪息與夫政事徵令皆有成法○柔景齊氏曰古者人才之盛衰雖得之鄉舉里選之公亦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自有道也蓋以五家之比已有下士一人爲之長而有以禁其奇衰之心至于教法之所示則閭胥于聚衆庶之時族師于每月之吉黨正以孟月之吉州長以正月之吉皆屬民而讀法無非道民之知所從而使之不戾吾教所以漸摩誘掖之者詳且至矣猶未也人才不以漸而進則真賢碩能何以責脩于一旦卒然賓興之日故自比長有以禁其奇衰之心而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考悌睦婣有學則族師書之德行道藝則黨正書之夫所書至于黨正則是才之已成矣猶恐其或濫也州長有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夫然後鄉大夫三年而賓興之則其賢書之獻悉有以公天下之心先王之于人才教之不苟而進之有漸如此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州社者每州各有社祭之所以報神功序州學也以禮會民而射使之正齒讓習威儀而教固已行矣按州長所隸共二千五百家家或三人或二人當有六千餘衆然則州長所屬會之民殆惟族師所書孝弟睦婣閭胥所書敬敏任卹者方與而其餘固不在列歟不然以六千之衆恐非州序之所能容矣

增　王昭禹曰因祭社民之所聚而讀法亦無所勞其民矣亦如之亦并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林氏曰讀法有因于時者若正月之吉之類時之所在易爲知有因于事者若祭祀之類事之所聚易爲力○王昭禹曰序者州之學也孟子曰序者射也蓋射以序進又以別其賢否

也○鄭剛中曰州長有射黨正有飲或飲而不射或射而不飲州黨俱未可謂之鄉至于鄉乃有飲射鄉大夫將射先行鄉飲酒之禮則有射有飲乃為鄉飲州黨之中未可行鄉飲故但言以禮會以禮屬之而已

九州之大祭大喪皆涖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大祭祀謂州社大喪謂鄉老鄉大夫之喪王氏曰公卿大夫之卒于州者長地主故臨其事原本有恐其不諳故典而先禮故州長涖之〻句恐未合故刊之致致于鄉師也戒令賞罰施之于民者故州長主之

增 黄文叔曰六鄉之軍聽于王司馬作軍六鄉不與故六鄉徵法則稱國言有天子之命獨見之于州長州長承其命也師而致之軍旅致之于小司徒役致之于鄉師小司徒鄉師各以其事總帥之而致于大司徒○賈氏曰師謂征代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謂役作○鄭氏曰掌其戒令賞罰則是于軍因為師帥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肯鄉大夫廢興令或疑當作事會其政事益將致大夫也司徒教法當令民歲歲漸摩之故終而復始于正歲復讀之象按凡言正歲上皆言歲終則正歲者從歲而言耳非有周正夏正之別也王氏曰正歲謂嗣歲正月對歲終歲故曰正歲復如前歲故曰如初興賓興也廢猶錯也州之賢能黨正既以歲時涖比而州長復大考之則冒濫者將無所托矣○按讀法即讀教法也古人于德行道藝冠婚喪祭諸禮與夫鄉刑國刑者必皆有成書歲歲聚而讀之使民熟于耳而習于心自將有所持循感發而進于善視後人之讀書家塾將有事半功倍者矣故自州長而下凡鄉官教民皆以讀法為先務而後賓興之典可次第舉矣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

邦法即教法也變文言邦法者兼司寇之鄉刑而言也鄭剛中曰罰刑治民之具有教法又有邦法民知教法則不違乎理義民知邦法則不罹于刑辟州長正月讀法其下文言正歲讀教法如初則知所讀者純于教法黨正四時孟月讀邦法其下文言正歲屬民讀法則知所讀者不止邦法又讀教法雖有教法寔以邦法為先故黨正讀法有糾戒而無勸州長讀法則有勸戒也禜謂禱于水旱之神

按州長一歲再讀法黨正一歲六讀法大要于民彌親則教彌數其習之也勤其成之也漸其入之也深是以當日之民口誦心維莫非先王之教典耳聞目見皆為勸戒之良言賢才奮興而風俗丕變有由已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索鬼神謂十二月大蜡索饗鬼神之時也郊特牲以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鄭剛中曰大蜡之祭謂之索蜡言其名索言其義亦序州序也州序寬廣故正黨

之民皆得以禮會飲于此正齒位正其長幼貴賤之等也齒
于鄉里以年與衆賓相叙也一命貴不敵長故齒于鄉里再
命貴不敵親故齒于父族三命則爵之尊而親與長皆不敵
故另席于尊東王氏曰三命爲大夫其爵隆矣抑于父族下非所以貴貴躋于父族上非所以親親故別
設席于尊東而謂之僎兩不相妨比尚齒之推制也蓋推于三者之輕重而親親長長
貴貴三善皆得焉
增　鄭剛中曰行禮人之所難飲酒人之所樂因其所樂寓
其所難尊尊之義在是貴貴之義在是孝弟之道自達于鄉
黨矣因蜡祭之時飲酒以正齒位理蓋若此自周而後蜡祭
雖存而屬民之禮廢矣○龜山楊氏曰禮飲酒者始乎治常
卒乎亂況大蜡一國之人皆聚皆狂而飲酒不以禮正之則
其卒于亂也明矣
陸佃氏曰其屬飲則于鄉學其主人則以鄉官其賓介則處
士賢者其謀介則就先生先生致仕州鄉里者坐主人于東南僎于東
北坐賓于西北介于西南此正位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
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
九十者六豆此正齒也
王氏詳說曰鄉大夫三年一行鄉飲酒黨正一年一行鄉飲
酒禮鄉大夫行此禮以賓興黨正行此禮以正齒位
朱子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不悖雖說不序齒亦不相壓別

設一位如今之功位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禮事非奢侈而失之過則儉嗇而失之不及故黨正教而戒
禁之
增　鄭剛中曰祭祀喪紀冠昏飲酒俯仰揖遜進退周旋尤
貴人以禮爲主于五百家之黨立一黨正之官使民于此五
事之中動必以禮從事然禮所得爲者不可以不戒禮所不
得爲者不可以不禁故又掌其戒禁此所以能化民成俗也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正事
師田行役州長言賞罰黨正不言者位卑而所隸多姻族不
足以行賞罰也泉按規下文族師有掌其戒禁刑罰之文閭胥有掌其比觵撻罰之文則知此說之未合
增　鄭剛中曰師田行役衆庶所聚非致嚴以馭之不可也
以法而治其政事又異乎平日之教以禮事矣鄭注云以什伍比聯之法
治師田行役之事　○鄭氏曰亦于軍因爲旅師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致事謂會其五族之事而致之州長
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
之
涖校比涖于州序而校比之也黨正近民凡人德行道藝知
之爲詳故書其寔以待考則其人固將歡欣鼓舞力于其事

矣然又欲其相親而競勸也故黨正復以歲時親臨州序而
校比之至三年大比則將賓興矣又恐其進銳退速不自力
者故復申行校比而驗之益其慎重如此此賢能之選舉所
以皆核寔而不至以贋混真歟
泉按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舊另爲一節不連上文
似宜從舊註○大比有一鄉大夫三年之大比當指賓興賢
能而言也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
屋及其寡衆六畜兵器以待正令又縣師三年大比則以攷
群吏而詔廢置鄭註大比謂使天下更閱民數及其財物也
此大比當從後小司徒縣師之大比舊注附後

增　鄭氏曰涖臨也易氏曰以上臨下謂之涖○鄭司農曰校比族師職
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之衆寡辨其貴賤老幼
癈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賈氏曰校比之
時党正往涖之恐其差失也族師至三年大案比党正亦涖
之

王昭禹曰党正皆于其党而已其賢不可予州長故党正書其德行道藝而勸之族師皆于其族而已其賢不足于党正故党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
鄭氏曰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盖
[illegible]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
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
孝弟睦姻六行之四有道有藝也不及六德者智仁聖義忠
和之美恐族師所統百家之内未易有其人也有則必書之
而升之于党正矣酺如漢書賜天下大酺之酺謂民因祭祀
而聚會飲食也

增　王氏曰月吉每月朔日也族師彌近民故讀法與書其
其行亦彌數○王昭禹曰使之日有所改月有所化○黄文
叔曰孝弟睦姻人之性質皆有之惟學則德進而行不學無
足觀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
學故書其有學者勸之
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
老幼癈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邦比邦國校比之法也吏謂閭胥夫家衆寡與其弛舍可任
者閭胥既辨而數之族師復合四閭胥會集其民親校登而
辨異之則其數無不核而後可以上于党正党正上于州
長州長上于鄉大夫也○王氏曰邦比之法閭胥而下由族
師而定黨正而上據族師而行故于此詳言比法
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
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
葬埋
五家爲比百家爲族先王之法也然後限于五家百家之法
慮其自是而外情誼不復相通故復制爲十人之聯八閭之
聯以合之而民無不相親愛者矣
增　王東巖氏曰先生既以五法比其居不可無什法以聯

其居若伍而不什仍舊人自爲伍家自爲伍彼此綿絡藩籬愈甚不止如疏所謂擬入軍時相并也○黃文叔曰比閭黨州皆以五而登惟閭四族變其中者所以爲聯法也故五家爲比有聯則閭合四閭爲族有聯則黨合如是則比閭族党無不合者居則五家爲比十家爲聯行則五人爲伍十家爲聯五伍也小什也故士師曰掌鄉合州党族閭比之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是也○陳祥道鄉在雖有内外之別然遂之相保相賙相葬不異於鄉鄉之相受相糾不異于遂鄉之田法同于遂遂之軍法同于鄉先王之于家也既以五家爲比爲隣積而上之至于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爲遂其于人也既以五人爲伍爲兩積而上之至于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又十家爲聯以聯其居十人爲聯以聯其人鄉則聯之以八閭遂則聯之以八里如此則居作相友戰守相衛而心同體一矣○李景齊氏曰古者聯比其民而歆洽其心使之有相保相受之法而一有爲不善者則衆庶之所共棄使爲不善者亦或從而保罪之則罪必及之矣此先王驅民而之善之意故族師相及相共必繼于相保相受之後而比長有罪相及亦繼于相受相和親之後然先王之時六鄉之民相期于德行道藝之歸而一爲不善則比閭之所不齒而其身不得以自容斯民安得而不移于善哉聖人善俗之道其微權寔寓于此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刑罰奉州長之命而刑罰也泉按奉州長之命非鄭剛中曰作之而師田行役族師遂爲一卒之長欲其師行之肯統則必合爲卒伍欲其攻戰之必勝則必簡其兵器然其在軍之不肅故使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致事謂致于黨正以待校比也泉謂致于党正党正帥之致州長州長又致于鄉大夫鄉大夫致于司徒而行賞罰也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徵令徵賦役之令也史氏曰閭胥于民尤近掌其徵令而已○易氏曰徵令乃奔走之事數每戶數之也先王之法自下以至上自小以及大故邦畿千里其民稽核之法不過令閭胥之賤數之自此而百而千而萬而億兆皆可按籍而稽而無後隱匿税漏之病所謂治衆如治寡者也易氏曰閭胥掌之數其閭之衆寡而辨其施舍特以贊族師之校登也

增 王昭禹曰二十五家其數寡可以數計之○鄭剛中曰說者謂一閭之中不過二十五家其衆寡何難知之有必以歲時各數之蓋一閭之民有可任者亦有可施舍者彼其或老或幼苟不知其可舍而一切任之豈恤民之道哉閭胥之數惟先有以辨之則鄉大夫得以歲時入其書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觵撻罰之事

比即族師校比之法也所比之比即用掌其之比人聚則有校比之法敬敏任
恤德行之小者閭胥必先取書之至于族師復以孝弟睦婣
有學書至于黨正復以德行道藝書則人之才德孚于鄉里
而漸可與賓興之選矣王昭禹曰敬敏任恤其事易見其行易知閭胥之賢不足于族師故書其敬敏任恤而已任恤與孝友睦婣同爲六行任恤爲末孝友睦婣爲本故族師書其孝友睦婣閭胥書其任恤然閭
胥所書敬敏任恤其行小族師黨正所書孝友睦婣德行道
藝其業大蓋閭胥所主僅二十五家之民故善雖小而必登
族師黨正所選乃百家五百家之民故才德必全而乃錄閭
胥所書者其數多而覓族師党正所書者其數簡而核亦猶
令之秀士縣升之府府升之院其進每上而其選弥精也饋
貤通罰爵也撻朴也或饋或撻皆失禮之罰也任恤書而善
者知勸饋撻行而莠者知警矣黃文叔凡事謂祭祀役政喪紀其比時有違失以饋撻罰
之

增鄭剛中曰六行之教曰孝友睦婣任恤而已初未嘗教以
敬敏也今乃書其敬敏任恤者蓋世有好名之人以任恤爲
能者臨事或慢侮而待人不敬赴事或遲緩而應機不速必
視其能敬敏于任恤之事然後書之皆不足以爲高行此與
族師書其睦婣有學者意同○又曰既書其行則不遺片善
又罰其過則不容小惡周家之民所以能遷善而遠罪也

原稿　訓雋云黨正族師即今之里正閭胥比長即今之保長
而其貲皆爲大夫士漢之鄉老嗇夫亦皆百石視之州縣鄉
官悉出吏部唐之里正村正皆以勳品宋以後則胥徒爲之
賤而多責人無樂爲者蓋党正族師里正保長其名類也然
而古則貴之爲官今則賤之爲役古則有師帥表率之尊今
則有奔走鞭笞之辱其名猶是其實全非矣後有王者必于
令之里正保長而外更擇縉紳致仕家居者使爲表帥如古
鄉大夫鄉師之所爲郡縣之中各分其民而任之而課以職
業訓以禮讓其有訟獄之小者即令平治之不以煩有司則
其地近其情親得以施其優柔漸漬之爲使民共狎其教而
不犯庶幾成周親遜之風猶可幾也已○按漢人于鄉亭之
任三老之設俾其勸導鄉里助成風俗得與縣令丞尉以事
相教復勿繇戍嘗以十月賜以酒肉或爵給及帛任之既專、
優之又厚是以士大夫皆樂爲之以是知漢法之近古也而明
制于里長外每里推一年高有德行者爲老人凡民間有戶
婚田土鬬毆爭競小事一切付之聽決則亦猶漢任鄉亭之
意惜世久而其制隳耳比長各掌其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
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衺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州則從而
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惟圜土
納之
奇衺如少年群聚飲博狎遊之類楊龜山曰奇者常之反衺者正之反罪相及

者惡其導引為惡而無救正之誼故并及之非商君連坐法也授之謂付彼守土之吏明其為良民而非有罪逃徙也他謂遠方為旌節以行恐道路之苛詰也圜土獄城鄉中無授出鄉無節則奸盜之民矣故係之圜土以考辟之梁氏曰比長職之分畔者也而一鄉之治必始于此聖人慎為故必其相受相和親也而後善俗可以興有罪奇衺相及也而後邪僻不敢滋無授無節而圜土納之也而後盜賊奸宄之徒無所匿其于化民致治豈小補哉○按周公比閭族黨之法後世凡有所為無不倣而行者管仲擬為軌里連鄉商君擬為什伍連坐後秦變為鄙亭聚縣其法無不因之蓋皆自少而觀多故其數精以大而觀小故其勢甚順苟得其法雖人民土地極于百千萬億之多莫不如髮之就櫛絲之就扣網之就綱秩然各得其理而亂後世封建可亡井田可廢而是法則斷乎不可不復矣

魏莊渠曰天下之治必從其柢是故民制起于比閭鄰里制起于井邑丘甸兵制起于伍兩卒旅學校貢舉之制起于鄉舉里選苟治無根柢而求天下太平是累九層之臺而弗為基也而可乎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

壝謂為壇及埒也史氏曰壇在中而外為埒埒謂之壝舉壝則知有壇矣不言稷者疑王社之下失稷之二字鄭氏則以為社之細也賈氏曰社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畿界限也畿封者王畿之四境封土以為界限也聚土為封而植木以為表職當供于社稷者記稱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則古人之供職于社稷者眾矣定社稷而後可以育民人正四疆而後可以固封守故凡王畿侯國都邑皆以此為先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璧衡置其絼朕共其水稾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飾謂被以蒲繡如飾羔雁之以繢也楅衡橫楅于牛角今宋捋觸者楅衡施于牛角以防觸楅以不得濱人立義衡以橫木立名也鄭杜以衡設于鼻誤矣絼牽牛者著鼻之繩也稾稭稭之屬以飼牛者也鄭注水稾於時洗薦牲也玨曰水以洗牲稾以薦牲歌舞者謂君牽牲入廟而隨歌舞之蓋言其牲肥香以歆神也毛炮豚者爓去其毛而炮之也鄭剛中曰八珍之炮豚居其二此致美之尤至故亦歌舞以致之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喪有奠牛賓有膳牛軍有犒牛盟有歃血之牛其皆飾者示文也飾之者敬其事也牛土畜而封人司土故令職之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六鼓四金見下文音聲之成文者賈氏曰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鼓人專司

鼓而兼敎四金者以金敎能和節鼓聲雖兩器而相爲用故兼掌之也史氏曰鼓專于陽金爲西方之物有陰之義凡進皆鼓凡節皆金陰陽之義不可偏廢也聲樂樂聲之宏者聲樂當有節族故言軍旅貴乎同心故言和田役在整齊其行列故言正

敎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蕡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爲猶擊也鄭剛中曰敎爲鼓者敎韗人爲之爲鼓者大小長短廣狹不中度欲其聲不異可得哉上言敎鼓之法此言爲鼓而辨之之法先儒謂敎鼓擊鼓失之矣聲用聲所宜用也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路鼓四面賈氏曰雷鼓八面無正文鄭以晉鼓蕡鼓三者非祭祀之鼓皆兩面則路鼓祭宗廟宜四面靈鼓祭地祇宜六面雷鼓祭天神宜八面此鄭據次之而知然實未必然也蕡鼓長八尺鼛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考鐘以奏樂也凡神祀之鼓聲宜震社祭之鼓宜靜鬼享之鼓聲宜和軍事之鼓聲宜怒役事之鼓聲宜動金奏之鼓聲宜宏所謂辨其聲用者如此

增 王氏曰雷靈二鼓舊說八面六面既無意義且制造攷擊並難施工愚謂古人制器必有法象雷鼓取法乎天靈鼓取法乎地或擇其時日如韗人所謂冒鼓以啓蟄之日或用其數如廣長幾尺今無所考不可强爲之說也天神大小之祀皆用雷鼓地祇大小之祀皆用靈鼓各從其類也秋官冥氏攻猛獸亦用靈鼓路大也凡王所用皆以路名寢門車馬皆然故王所執曰路司馬教戰王執路鼓而享先王用之蕡字从賁省盛氣之意鼛字从咎臯通用臯者聲長而遠聞之意晉與進通取疾進之意攷工記韗人蕡鼓長八尺鼛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凡鼓短則聲疾而短聞長則聲舒而遠聞軍事尚威壯故以蕡戰事貴武猛故以晉司馬教戰軍將執晉鼓不止于金奏也役事貴節故以鼛即詩經始勿亟之意也

以金錞淳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

鄭氏曰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鐲鉦也形如小鐘鐃如鈴有柄執而鳴之鐸大鈴也和者謂錞聲與鼓聲互相應和也節者鼓聲之高下疾徐以鐲爲之節也止謂終歛其聲通謂始宣其氣此四金之音聲也鄭剛中曰鼓之聲也無以和之則其聲單出而無鏗鏘之美必和之以錞鼓之鳴也無以節之則其聲太長而無節奏之次必節之以鐲鼓有時欲其止鐃鳴則擊者必休息而不作鼓有時欲其通鐸鳴則急音必急疾而不徐四金用于六鼓猶陰之于陽水之于火相濟而相成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鄭剛中曰百物之神或能爲人祥惡故用兵舞或能爲人除去不祥故用帗舞其人深覺鼓以作之

兵舞執干戚以舞也帗則五采繒爲之有柄執之以舞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眴所以深警軍士也鄭剛中曰軍旅所止尤以夜爲急故人之鼓鼜所以警之也其鳴之鼜所以鼓其勇戒之意○軍動行前向陳時也薛氏曰鼓軍鼓者賁鼓也奏其聲也鼓其衆作士氣也補二句入日月食王親鼓者益以聲大異令臣

民夯救詔太僕鼓者大喪王始崩太僕主以戒鼓傳達于四方也

增　王昭禹曰自雷鼓至通鼓則鼓人之所辨自凡祭祀至亦如之則鼓人之所教自救日月至太僕則鼓人之所詔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羽舞析羽以為舞也四方之祀謂四望也鄭注四望之解非說見後羽象文德干象武功舜舞干羽兩階則武舞文舞合于一時今則分而為二意山川四方之神于干羽各有所宜也王昭禹曰山川為圖

狗以大概言之則天神為陽地祇為陰人鬼為陽物鬼為陰更細分之則日當為陽月當為陰嶽鎮為陽川瀆為陰昭代之鬼為陽勝國之鬼為陰獸禽之鬼為陽草木之鬼為陰也毛之取純毛也原稿謂以米色塗其牲之毛恐非望祀四望之祀疑即春官宗伯所謂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者牲色從其神之方以神必歆其類也時祀四時所常祀外祭若王行而用事所過山川及路祭之類也毀故書為甈按爾雅康瓠謂之甈又按春官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觀此則所謂甈事者安知非瓢齎禜門之類於杜氏遠改甈為毀而以副辜侯禳之類釋之恐非先正闕疑之意矣鄭注[illegible]祀有常物可循倫外祭殺牢牲或在事出非常則物或雜用雜牲以給為貴用在出于不得已故亦惟可而已純色

曰犠牲充人繫者蓋特殊其芻豢牢閑使牲肥潔也其不繫者以諸小祭祀禮宜從簡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旅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公犹宫也享牛饗先王之牛所謂宗庙之牛角握者求牲通角小貌卵所謂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者蓋祀五帝之牛也先享牛而後求牛者先親而後尊其義當然也舊說鄭康成曰享獻也獻神之牛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史氏曰享牛牧人將祀之牲求牛謂非時而須若牧人外祭毀事之充是矣○劉氏小傳曰凡求請如逮之配也配神者之牛以邦礼言之享牛所謂常牛求牛所謂稷牛周書召誥用牲于郊牛二　職人猶言有司充人之屬也鄭氏我詩為職而以繫牛者職為之代即廩也芻之養之也凡賓客至有致積致膳之牢禮詳見秋官掌客餉軍曰犒喪薦曰奠牽傍所以御牛者在前曰牽在旁曰傍載公任器謂載公家任用之器也互𢭏縲也所以羇牛足而仆之者盆以盛血簝鄭司農以為受肉籠或謂與鐐同益䇵牛者懸肉之鉤也和注[illegible]以懸[illegible]

按後載師職有牛田以供芻牧其地在遠郊之內而牛人寔當主之且其徒多至二百人亦以祭祀賓客會用軍旅所共用者多也然則先王于公牛之養雖不若夏馬校人官政之詳然其為費亦鉅矣太宰財用有九式而芻秣居其一蓋亦有故歟史氏曰觀周官牛人所共非祭祀則賓客燕享軍旅初非為口用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所謂於祭祀之特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

牛閑繫雜非所以示潔誠故另設充人養之記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朔月月半君巡牲蓋其敬慎如此享先王亦然者敬祖如敬天也散祭祀謂群小祭祀使養之使監門者養之也展牲謂選牲若儀禮所称宗人視旌告充舉獸尾告備者碩牲謂言牲之傳碩以歆神即上封人所言歌舞牲者充人主贊助之也王昭禹曰告牷告其色之純肆師言祭祀展犧牲則展牲者肆師充人告牷而已碩大也所以告其体之充告牽牲宗人告碩而充人則贊之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任土見下文謂以廛里園田用其地力不欲國中有曠物謂物色其地知其種畜所宜以授農圃藪牧之職待政令待徵輸之令也

陳君舉曰載重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稍在都鄙異公卿給之不備遠郊有也而遠郊為多官田牛田牧田賞田不備近郊有也而近郊為多○國說曰特于甸地言公邑者言公邑始于此

廛里民居室也國中居民多故以廛里任其地園地亦在中國其有便于場圃者則以此而任之也宅田六鄉民田此解宅田恐非○黃文叔曰宅田城郭外之宅地也書曰表厥宅里孟子曰五畝之宅民曰廛士大夫曰宅通則皆曰宅鄭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非也士田六鄉有德行道藝為士者之田鄭注士讀為仕仕者所受之田即所為圭田也未知然否賈田若賈師肆長隸役公家同于庶人之在官故亦有田以給之若其他賈人既趨末利不得復有田恐其兼利也官田謂王朝公卿大夫士無采邑而受祿者之田先鄭以為公家所耕田即藉田千畝甸師耕之當是也後鄭以為庶人在官者之田亦未詳孰是牛田牧公家之牛者牛人所掌後鄭以牛田牧田為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亦未詳孰是賞田賞賜有功之田牧田牧馬之田校人所掌也遠郊之外曰甸以下原稿設不可用故注之公邑之田謂在官之田未頒與人者黃文叔曰公邑別家邑為名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共車千乘鄭康成曰公邑六遂餘地非也甸為六遂無餘地其其居民一以遂人都鄙縣遂之法治之其授田一以司徒井邑丘甸縣都之法治之里掌比其邑之衆寡辨長凡邑中之政相贊則所謂邑者乃參于縣里之中而六遂之地十二同止能容七萬五千家非若六鄉有餘民別而為四郊也其曰公邑以其為天子也○原稿云邦甸之地為天子畿內諸侯所封而有不盡以封者為公邑之田其說未核家邑大夫之采邑三百里曰稍小都舊說卿所食采邑大都舊說公及王親子母弟所食采邑也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畺王氏曰舊說王之親子弟與公同處于大都次親子弟與卿同處于小都次疏子弟與大夫同處

世之制[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公治其大都
鄉治其小都大夫治其家邑此則理勢之自然也○陸氏曰
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不足蓋有通法存焉雖鄉或在畺地
雖大夫或在縣地取足于封而已○賁文叔曰稍不為邑縣
畺不為都天子使吏治之而為之遂人：：曰以達于畿是
也○原稿以稍地為卿大夫之采邑小都大都似為天子所
自治若今郡縣之法其說非是此與太宰九賦相表裏廛里場圃即太宰邦
中之賦所自出士賈官牛賞牧之田即四郊之賦所自出公
邑家邑之田邦甸家稍之賦所自出也小都大都之田邦縣
邦都之賦所自出也王畿千里以內之土田載師無不掌蓋
必盡知其土地之所在物產之所宜而後民間賦稅之利可
以征之矣 此段係原稿

泉按原稿以天官九賦為筭錢與此段相刺謬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
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國宅猶言官府吏所居室也園、圃廛城中居民宅廛無穀
而場圃利微故稅輕遠郊稅重者以其役寡也甸稍縣都去
王城益遠其任役益輕故稅重者或至十二漆林有自然之
厚利其稅獨重者蓋亦抑趨末作之意

泉按周制什一之法通行於天下今如載師之說不過行于
近郊五十里之地耳其餘多寡不均遠郊百里之內已不能
行什一至甸稍縣都則盡王畿之地矣而云皆無過十二然
則安在其爲什一而稅哉先儒以近郊役重故賦獨輕然則
周制取民什二乃其常特以近郊五十里內役重而減之至
什一耳何以名徹法而孟子又何以云其寔皆什一哉原稿或曰
什而取二魯哀公所為衰世之事也而周公顧有什二之稅
何也曰周公以其什二之稅行于甸稍縣都無役之地哀公
哀公概以什二之稅行于近郊多役之民其制固不同矣然
則有若勸哀公行徹法止行于近郊數里之內而魯自
宣公稅畝始十而取二不止獨加
近郊數里之賦哉此說斷乎不然其說不可通矣說者以爲
此任地之賦任民之賦徵于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所謂
九功之賦是也此任地之稅即太宰九賦中自邦中至邦都
六等之賦司會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
財用分明是兩項取民什一當在三農之貢九穀此非民田
故多寡隨宜而取其說甚長然合此九等之賦而皆以爲公
卿大夫所封之地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若夫以此爲取民
之法變成周井田十一之制而以有若孟子之言爲不足信
則吾有以知其斷斷不然矣諸說附後

增 薛季宣釋疑曰載師掌任土之法則大而都鄙之長次
而公邑之吏下而遠郊之所授其下而場圃廛里之所居皆
所以爲任土之法苟以爲任民之法則什一之征井田之良
法何至于二十而一與夫二十而五哉○陸農師氏曰甸稍
縣都無過十二謂如百畝而徹賦民什一於一中又以十分
爲率取二也畿外諸侯以歸公上大畧如此

泉按甸地既名公邑之田恐不可謂封地

泉按此說似[illegible]恐不可謂封也

〇陳君舉曰此九等之賦皆是公卿大夫所封之地在乎邑者其所得甚薄故以二十而一歸于天子家封之以遠近之田者其所得厚乎邑故以十一而歸于天子至于封之以甸縣之都是封之以邑也其所得厚乎田故以十二歸之天子至于漆林之征是其所受之邑其中有漆林之地故利為厚則以二十而五以取之以上非民田也故多寡隨宜而取若井田則什而稅皆音不能易此說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宅不毛謂宅不樹桑麻也一說里里居也故曰宅里亦曰廛里里布以宅里得名里布鄭氏謂罰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屋粟罰出三家之稅粟夫家之征者罰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士徒車輦之征俱疑其罰之太重恐非情民之所能供也里布屋粟俱以賙窮里之窮民觀後旅師言以閒屋粟貸民可見夫之征力役也家之征布縷也泉按以家之征為絲布不知何本唐時調法有家則有調而役之出絹成周未見此法 罰里布所以勸織罰屋粟所以勸耕罰夫家之征所以勸勤先王之憂民以務本勤者于斯為至矣徵其賦其土所出之賦也易氏曰徵其賦者謂任地之正賦若里布屋粟以及夫家之征不常有故不立為一定之法

增 薛季宣氏曰學者為之辭曰抑末作也激游手也抑不思彼無生息蓄養之源而驅之以剃剝之政民將何所出乎且閭師于不植者無椁而已載師則使出二十五家之布閭師于不耕者祭無盛而已載師則使出三夫之稅閭師無職者出夫而已載師則使出夫家之征何同情而異罰乎所謂宅不毛田不耕與夫民無職事者非為民而言為任地者言承上任地而言耳謂夫都家之長公邑之夫近郊遠郊之所授皆任地者也彼既任是地則當墾闢田野教督耕桑可也今都鄙郊甸之中猶有不毛之宅不耕之田無職事之民則是上忘于職而怠于政故宅不毛者其長有里布之罰田不耕者其長有屋粟之罰無職事則又罰其長以夫家之征夫然後為君者不虐于誅斂任地者不困于供輸何者所生足以給取也孟子曰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則有讓在諸侯如此則于郊甸都鄙者可知〇陳君舉曰閭師之罰罰庶民受井田者載師之罰罰有官職及商賈也

泉按薛氏之說以閭師掌任民故閭師之罰主庶民言也閭師云凡庶民不畜者云云與載師文自別載師掌任地故載師之罰主有土地載師授地職之職者言也各連上節經文為解其說似可參王氏云民之情遊者必多貧之使一家而出二十五家之布一夫而出三夫之粟一民而出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雖刑罰日施何能強其所無哉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民人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閭師徵賦止于國中四郊餘則縣師徵之其財輸太府穀入太倉也

增　鄭剛中曰人民爲邦之本六畜爲家之資當先知其多寡之數然後可量其力之所能任量其地然後任以事然後可以待上之政令而責其出賦以供在上者爲無愧在民者乃無怨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

圃治圃者牧牧人也載師主任土故自國中以至郊甸縣都之地無不任閭師主任民故自農圃以至工商衡虞之職無不任任以職即責以貢奉上之義然也夫布即夫家之征也以征其布縷故復稱夫布鄭剛中曰所謂無職則指閒民民者入職之所待初無可貢者特使之出一夫之布蓋使出一夫其口之錢与里布夫家之征異矣○王昭禹曰載師言里布者罰出居里之布州言夫者罰出夫丁之布○林氏曰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所以懲遊惰至漢始一槩為算賦故高帝紀書云初算賦蓋訊更古重斂害民也

案按閒民轉移執事列于太宰任民之九職然則非無職也無常職耳非浸無事事游手游食之惰民如下文不畜不耕不樹不蠶不績者比也彼其單丁下户傭身自給如今舟師脚夫之類九職中亦不可無此等人以其所得傭工之值出一夫算口之錢以當九功之貢誠未爲過若如上所云使出一夫百畝之税一家力役之征士徒車輦以彼單丁下户雖日猷朴之其將何以應乎故薛季宣疑載師所言所以罰長民之吏而所謂無職事者亦必其漫無事事如所謂不畜不耕不樹不蠶不績之惰民乎不然既已列之九職之中而徒使授地職者蒙其重罰亦非至當之論也○又按載師言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在宅不毛田不耕之下牽連言之則其爲游手游食之惰民可知也閭師所言在農圃工商虞衡之下列于九功之一而下文凡庶民不畜者別爲一條則知此爲九職中之民非游手游食之惰民而轉移執事之民也轉移執事則非無常職不可云無事載師言無職事者閭師言無職事者文雖同而寔異故一則出夫家之征一則云出夫布其所出之輕重亦大異原稿以無職者出夫布句連下節則上九功之貢缺其一矣今考之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無牲不得有牲也成粢盛也不帛不得衣帛也庶民當務勤

力故使勤績以供衣裳力耕樹畜以供喪祭此致富之本為善之資也其怠于是者使之不能備物以耻之若命士以上有田禄以奉養不當復察祭于圃夫女工之徼利矣黃文叔曰工賈皆不耕豈可使祭無盛儒不耕而食孟子所云圃得通工易事也

泉按祭不牲不盛死不椁老不帛喪不衰不得齒于齊民○民之所大耻也罰之不已重乎然雖罰之重而吾法不悉于不能行故民皆勉其力而作其怠若必執游惰之民使出二十五家之布三夫之粟及民無職事者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士徒車輦之征則吾法雖立而必不能行況閭師既嚴其罰使之養生送死皆不與齊民齒而載師又重徵其財強之所以無先王之法不如是之已甚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里郊民所居萊田休不耕者

增　東萊呂氏曰先王自封建諸侯外有閒田散在諸侯之國或謂諸侯有罪則削其地以為閒田若有功則以閒田增封之天子平時各命王官以掌之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兼天下之閒田以總其目此皆古人封建相維之意○鄭劉中曰邦國者畿外之諸侯都鄙者畿內之小都大都稍者大夫之家邑甸者六遂之牛地郊里則自國中以至六鄉其地域不為不廣其夫家人民王介甫曰人民夫家六畜之中則是民之隸也皆人所謂人民同意田萊之數不為不多其畜車輦不為不衆如使縣師盡得而掌之又從而辨之從而稽之非司徒而何然其所掌者止于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公邑則不同于司徒矣羣吏公邑之屬吏

黃文叔曰凡天下軍籍也其序自外及內著其為一法也調法多用外兵止及郊里六鄉之軍專衛王司馬不得而徵發之也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

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五人為伍百人為卒車人卒伍車與人各有卒伍之法也

增　易氏曰戒者戒其豫備○王氏曰軍旅會同田役皆主用衆誥法雖出於司徒其多寡遲速地分一聽司馬之戒令節制作者號召之使至車人各有卒伍族師合民之卒伍司右合車之卒伍此則總而會之旗鼓軍之耳目兵器軍所致用使無不備帥之以致于司馬皆縣師之事鄭劉中曰先儒謂鄉師以旗致萬民則帥而至者致于鄉師余以為六鄉之民鄉師之所統治則宜致於鄉師公邑之民非鄉師之所統治而用民之法本受法於司馬則此師而至者宜致于司馬若受法于此而致民於彼則誥法之多少孰從知之哉○黃文叔曰司馬主兵其令不得直行於天下必有縣師閱節此先王徵意兵皆民也發民為兵主民之官不應全不知故使其屬

行司馬之法五人爲伍百人爲卒離則皆伍聯則皆什百人爲卒鄉爲四閭野爲四里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物謂地所產也量其地量其山川廣狹之地辨其物辨其桑麻穀畜之物制其域則爲之立疆界大小之限也野甸稍縣都之野也閭師徵賦止于國中及郊若甸稍縣都其長類諸侯故賦而兼以貢言之鄭剛中曰載師所徵任地之賦閭師所徵國中四郊之賦縣師徵公邑之賦貢皆賦之出於野者必當以時征之其地乃公邑之制田故特言野以別之○按縣師畫王畿千里之内凡其地域人民及治民之吏皆得簡稽鈎考之蓋小司徒之輔若天官冢宰之有司會也其爵雖止於上士而權則重矣又凡卒伍車旗之事皆得受法於司馬而徵調遣發之則其兵權之重又可知也又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則司農筦算之事亦與焉澗于位卑而權重矣

增 王昭禹曰縣師掌閑田之地内自郊里外及邦國凡餘地皆在所掌則凡造都邑者合天下閑田言之○鄭剛中曰大司徒言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此又言造都邑辨其物而制其域何也司徒所造者畿内三等之采地縣師所造者公邑之地泉按司徒所造統言之縣師所造則專以公邑言之○王氏曰量人量其地遂師辨其名物司空營其工司徒主地故縣師與焉 造都邑將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惡可不量其地之廣狹五地之物所生異宜惡可不辨其物之名色家邑之里二十五小都五十大都百惡可不制其域小之大大司言以室數制之即此所謂量其地言以土宜之法辨其名物即此所謂辨其物造之之法則同所造之地則不同所以各言之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少曰委多曰積老孤老無子幼無父之窮民也老孤謂死事之老孤門關職云凡財物犯禁與不出關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羈故旅作寄謂流落寄止者天下事故不常民間財粟當留餘以防他變故太宰九職給正供足國用而外周公留其餘以爲委積恤艱阨者邦中賦所餘養老孤者門關賦所餘待賓客者四郊家積賦所餘觀後委人稱以稍聚待賓客則知家稍餘賦亦給賓而此不言者省文也野鄙謂邦甸之地其地曠野故稱野鄙觀後委人稱以甸聚待羈旅則知此野鄙爲邦甸矣縣謂邦縣都謂邦都去荒民困其費不貲故以邦縣邦都賦待之後世州縣有存流積穀法以備水旱恤孤貧蓋本於此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廬其雖舍也（王氏有曰廬小室十里可以飲食而息焉）漢法十里有亭亦此宿言
可投宿者室在路旁曰路室候館言其可候望也（鄭注樓可以觀望者）
也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故三十里而有宿五十里
而有市且使凡民貿易者皆資於五十里之內亦爲酌其道
里之中也○王氏曰會同軍旅其用莫大而道路皆有委積
者蓋先王于平日以式法之餘各隨道里之便以貯其地卒
然有用即以給之所以無餽餉芻輓之勞雖外邦國之法亦
當如此是以雖千里征伐若衽席上過矣也（剛中鄭氏曰一市之間有三廬一一宿廬皆其飲食以待之宿有路室一一則有委以待之市有候館一一則有積以待之如是則日無飢渴之憂夜有寢處之從適十里者無宿者轉之勞亦不至于無露處而憂悴于從王事哉）

增　黃文叔曰國中賓客禮有司供見大行人軍旅糧食廩
人供自甸而往有廬有路室有候館自國野達于天下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巡比者憲其不戒而有侵欺頒謂頒于典守之吏使爲豫備
也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按鄭注地政力政之政通作征（鄭康成曰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欲制
其域者均也（鄭注地守虞衡之屬守其地者）地職欲任其事者均也（地職農圃之屬治其事者）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欲其用者均也（人民以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以轉輸委積從日力以也）凡皆所以均地政也（參用鄭劉中金說）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
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公旬猶言公期謂爲公家力作之日也無年止用一日蓋先
王重愛民力而用之有節如此

增　葉文康曰此即王制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一
人一歲以三日爲斷役三日則更一人往來更代不亦繁乎
或者以爲民三十而事六十而免名在官三十年均其在官
之歲以三日爲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終身不復此一說
也（陳止齋之說）或者以爲調役之法使五人爲伍十人爲聯歲輪
一夫祗役一日周而復始凡執法而在官者則九人各于其
家償三日之役如此則民無道路之勞官無交番之冗此亦
一說也（林勛本政書）然以均人考之謂之力政是均用民力也謂
之公旬是均治公事也此特一時之役必隨遠近更遞而調
發之雖一人用一日可也若夫師旅行役之事非歲所常有
有其調發自有定制恐非以三日爲斷東山之役三年而歸
采薇之戍自春徂冬豈三日可辨之事哉大抵力役三日爲
斷謂城郭溝渠涂巷之治牛馬車輦委輸之役也而軍旅行
役不與焉萬一有東山之征采薇之戍則君行師從卿行旅
從下之從上如父兄子弟之衛民亦不暇以久計也夫三日
一日用其民而民有斯千靈臺之詩三年一年用其民而民

宥東山采薇之詠周人何以得此于民哉亦以佚道使民民忘其勞説道使民民忘其難耳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

無力政即荒政所謂弛力無財賦即所謂薄征也收疑當作斜不斜地守謂不斜山澤虞衡之守即荒政所謂舍禁也凶年地多曠土故不斜地職且以息民爲凶故不均地政王氏曰無上四者救不均地政三年而天道變人事更富皆非其故故大均之後世田糧有五歲一除收之法亦此意

增　李景齊氏曰一歲之入國用所由以給今以凶札而悉弛之則何以供一歲之出是以見先王之備凶荒者蓄積有素矣

梁谿高愈紫超原稿　鵞湖華泉天沐增訂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媺善道也以媺詔王所謂與與之言者也黄東發曰媺與美同凡人主一言一行之善師氏稱其所以善者而詔告之使之日廣大高明之域如所謂將順其美者也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而王之子弟亦與焉王氏詳說曰周禮所謂國子者并言太子者有不及王太子者不可不辨師氏保氏大司樂之所謂國子者并言王太子也大胥小胥所謂學士者不及王太子也且大胥言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王太子不與可知矣小胥言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以王太子之貴豈小胥所得而撻之也又可知矣諸子言卿大夫士之子而獨不言太子則是國子之不言王太子亦可知矣三德三行並舉六德六行而約言之詳言之則六約言之則三實則六者不爲加多三者不爲加少也至德即中德也有其德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由此出故曰以爲道本黄文叔曰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敏德職誠非其至也德至而後可以盡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敏德猶中庸言勇德也有其德而五常百行皆能力行之故曰以爲行本王昭禹曰不則敏德豈德不敏則爲之暫而廢又始于勤而終于怠矣故敏德以爲行本孝德與下文孝行重出疑有誤以劉師所言敬敏任恤及大司樂祇庸之語推之恐當爲敬德也泉按三德曰孝德者和順積中完有諸己孝行則見諸行事之跡也三德以孝終三行以孝始合賢臨深履薄全歸令終其身惟以無忝所生爲德行之成故既曰孝德又曰孝行正聖人立教之深意孝則未有不敬者不可以敬易之也王氏曰孝德者和順積中悖亂之機自不容伏有不善未嘗不知故曰知逆惡六行以孝友爲首故師氏亦以此先之友行以尊賢良賢者抑而敬之畏而愛之如兄弟之無乖違也順行以事師長左右就養無方事師如事父早以自牧事長如事兄也非訓任

恤順行之以憙之蓋木有其人與順而不和于親族者而任
恤之細蓋非其所難矣朱子曰不令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
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定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
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者實之則雖其至末
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
增 王昭禹曰上則詔王下則教國之子弟皆出于師氏名
臣上下所以同德而無異道○陳彥羣氏曰古者國子之教
極嚴蓋其以父兄之任為官而木命之士不同為教之無素
而一日用于朝廷宗廟之間與庸人何異漢人不知教國子
而朝廷宗廟之間又率皆以父兄保任為郎其後遂欲除任
子之命不知任子之不得人由教養之未至耳先王嘗廷子
世未嘗以官授不才之子弟令之國子監正為教國子設故
大學補選先于國子其為法則優而教養異于古矣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
子弟學焉
虎門路寢門也以其畫虎故名師氏居左則意保氏居其右
矣司同伺、王朝者蓋將有所誘掖奬勸以成其德也鄭注司察也察王之
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中失猶言得失君子貴多聞見故凡國中得失之
事皆詔之陳君舉曰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故國政之中者教之以為法不中者教之以為戒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流則他日皆良公卿也
則各有所法戒而益成其德矣貴游子弟王公子弟而與官
司者鄭注國子弟謂貴而有職守與在學者貴游子弟謂貴而無職守不在學者亦使學于師氏焉。漢二千石任職二年得任其
子若同產蓋有八九歲為郎脩宿衛者朝夕左右與聞公卿
議論執戟殿陛中郎將以兵法部屬之而光祿勳又歲為課
第而識其才之能否後或自郎選為縣令自大夫遷為守相
蓋本周官貴游子弟之意云
增 李景齊氏曰周自有教國子之官師氏掌以媺詔王令
攷其職教國子者尤詳焉乃所以廣于詔王之道非二事也
何者國子所領以宿衛王宮最于王為近且茲師氏居虎門
之左司王朝而以媺詔王固可以格其非心然退而寒之者
則此心易搖故必教國子以善使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無非
薛居州王淮與為不善古之人臣所以納君于善而古之人
君所以自置其身于無過者莫急于此保氏之職掌諫王惡
而養國子以道者蓋亦是意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
舉猶行也王行則從者蓋隨其所在無不欲以善道喻王也
王介甫曰昭敏諫惡之官無適而非從大抵漢上無一人之非為無一惡之弗去
增 鄭康成曰聽治謂王舉于野外以聽朝 賈氏曰上數
事皆有朝以聽治之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同故曰亦如
之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門之外且蹕朝在野外

則守內則

四夷之隸見秋官天子臣服四夷故使各以其本國兵服守

王門所以藩衛天子其屬謂國子弟與其從二百人賞以所屬謂上士府史胥徒之等

內則蕃宮在內者按師保氏所教國子皆貴游子弟與大守

衛王宮者若大司樂所教國子則凡民閒俊秀皆与焉漢明

帝爲立四姓小侯學有成周師保氏教國子之意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

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

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

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保者保安其身之義諫止王惡而納于邪則所以安其身

者大矣師氏詔王法用和婉保氏諫王法用勁直和婉不能

得而勁直繼之勁直不能容而和婉隨之二者所以相濟而

相成非陳善者舍不閉邪而匡救者舍無將順也養謂涵育

漸漬之六藝皆道所寓六容亦道所發但以是二者教國子

使之得乎手而應乎心放乎心而生乎色而所謂養之以道

者已在其中矣五禮六樂見春官宗伯及後大司樂職五射

五御疑古有其法鄭司農以白矢白矢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參連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

剡注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襄尺者臣與君射不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井儀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爲五射以鳴和

鸞和在式鸞在衡舞鸞五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也逐水曲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過君表已傳云褐纏旃以爲門衣注貫以爲槷則君後

白矢王氏俈曰白矢謂去弓投弦車矢至弓把而見白之參連弓之法也四參連謂見發一矢三矢夹子五指間相随捻發不主新化此注又之法也四剡注謂矢鏃剡注直前注子後不戰高而下

猶今人所謂求平貫其非矢之法也四襄尺襄已見前謂與君為尺射者常以襄其別臣此自降之法也四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字即謂曲見御射法之妙也鳴和鸞為車鈴之節逐水曲多求之節逐水四周徧之過君表之衢舞交衢謂之注逐禽左右之法

驅而入擊則不得入軍法當在御擊者不得入又三句東觸不得入者門則不使得入以征其御拙也過君表過所表之門也

舞交衢衢道也御在交道車旋應于舞節也逐禽左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射之人君自左射也爲五御益未必

然也六書一象形二會意三轉注四處事五假借六諧聲也

象形日月之類象日月形體爲之會意武信之類人言爲信止戈爲武合人意也轉注考老之類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也處事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也假借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諧聲即形聲一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鴿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上形下聲婆娑之類上聲下形圃國之類外形內聲闕闠銜衒之類外聲內形此聲形之等有六也九數一方田二粟米三差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

方程八贏不足九旁要也其詳並見于其書教禮樂使足以修文教射御

使足以講武教書數使足以泛應師氏既以德行立其基而

保氏復以藝文濟之則本末內外兼備文養雖國子之踏于

賢聖無難矣

增教之六儀容即儀也祭祀以敬賓客以和朝廷以肅喪

紀以哀軍旅以嚴車馬以謹比曰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

之容儼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蹌蹌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

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注鄭

原何氏曰周人于國子其教之也詳其責之也深其養之也

備至蓋教其適將以社稷宗廟屬之爲天下得人也教其庶將

以有國有家付之爲民神主也可不重歟夫以國子處天兄

之勢養宮闈之安而不蒞以師道之尊嚴亦何以保自然之

和禁未萌之欲而有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也哉此師

保氏之官所以爲繫天下大本也。按周官三百六十獨無

教世子官疑其闕略今考師氏保氏即其教世子者耳然不曰教世子而第曰教國子者教國子乃所以教世子也夫以世子養尊處優求得欲從捽然以德行道藝教之其言必不入今第以教國子者示之使之朝夕見聞而歆然欲有所倣法則其薰陶漸染有不自知者此即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之意而特未之以爲後世之法也否則一傳衆咻一暴十寒學之不從言之不喻師保氏將如何哉自漢以來設官訓儲職非不備至唐置東宮官屬有詹事府以統衆務有左右二春坊以領諸局又有中允中舍人及左右諭德左右贊善等官其官屬益盛矣然于養成儲德未聞有補者以無衆力觀摩漸染薰育之法也故教世子必如成周之制寓之教國子中而可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師保二氏須臾不離王左右保氏之居虎門司王朝當與師氏同不言者蒙上文而略之也闈宮中之巷門王介甫曰旁出之小門以其屬守之益以腹心道義之臣典領乎爪牙衛之士而肘腋之虞戢逮之變無自而生矣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鄭康成曰司諫以爲民德行道藝之能否以鄉里之治而詔廢置凡鄉州族黨閭比之吏與敎司民而聽上

而相規爲明三相參爲友勸之朋友勸其相爲儕偶而切磋以善道也強猶勸也鄭注曰德成于朋友糾其德而使之無邪戾勸之朋友則使之效力以相砥也行成乎道藝正其行而使之無奇衺強之道藝則使之自強不息也德行道藝周青州收既書之矣然恐其徇私而不公司諫復觀察而明辨之則無植黨狗私之弊而人益知所勉矣其能而可任者國事者人別白而條具之儲材以待異日之用也王氏曰凡人有治事之才而德不足者必不足取雖有行藝可觀而無治事之才亦無所用之故必辨其有能而可任國事者以待賓興之時與鄉大夫互相參酌獻之于王也詔廢置詔司徒廢置也赦宥謂吏民賢能而有誤犯者其地多德行道藝賢能之士則州里之善治可知其不能者反是故可以見詔廢置而行赦宥

增 王東巖曰司諫之職即今之提學官先王寄耳目于司諫而巡問觀察將以扶植正學而維持公論者實在乎此觀糾正辨攷之辭使有檢察核實之意。王昭禹曰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鄉師之事先王惧鄉師攷之或未盡故使司諫巡問而觀察之有以知其吏之教治之實所以亦委以攷其治而詔廢置也鄉師言歲終司諫不言則司諫所以攷而詔之者不必歲終也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

以節述明中反鄙野而以王命施惠

哀患謂心術不正罪雖指名者過失謂行事乖方罪狀顯白者（項氏曰邪惡雖未麗于法然作于其心害于其事故不可不救過失雖麗于法然其故小可以施刑故亦救之而已）誅讓者責也衛礼則免于刑故足以防禁而救之（誅責之以法使之知悔而不爲防禁之以礼使之自克而不犯皆所以救之于未甚）罰謂罰鍰康成以爲撻擊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哀惡之狀著之背使衆共知之嘉石罪人所坐圜土獄城也（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坐日已滿則使司圜收以勞辱之事）其詳俱見秋官大司寇先王于民之哀失先之以三讓使之以三罰其所以訓勅其民不啻三令五申矣如是而猶不改然後嘉石圜土之辱加焉夫豈有詰戒不先輕用斯民者哉夫患謂疾病施惠若手之指撫濟其醫藥皆是益大疾之興或閭門不起或追漿鄉閭或決的不愈飲食不給而饘粥無資非王者厚施其惠不幾死亡盈室暴骸相望乎故司救以王命救之則不惟救其哀失之行而且救其羸喘之生矣。按司諫司救二職猶後世巡方御史之意但其所歷止于國中鄙野爲地無多耳

增　鄭剛中曰易繫辭言小人以小善無益而弗爲小惡無傷而弗去是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先王設司救之官救其惡于細微使不至于滅身乃所以救之也。王氏曰其讓其罰其役其聯圜土寬柔不遽不過欲使之生其恥心使不麗于刑而已。史氏曰心之愧恥因辱而生辱之則追悔其已往卯之犯法因困而改因之則思底于自新凡皆所以救之。鄭景望曰無以救民瘼爲職夫爲防萬民之過惡而立官以施惠特無之豈不以民哀惡過失重于裁害也此亦自古皆有凡民無信不立之意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

難謂殺傷而相與爲仇讎也過謂失誤若今律所謂戲殺過失殺者成平也謂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蓋以其本無意于殺人而不幸誤殺其人于死在王法則情有可矜然或竟赦不誅則孝子悌弟忠臣義士之心不能忘也故立調人之官以成之明制鄉里人命有自能含容者事不煩告官係累止于老人處決斷者聽此即周官調人以民成之遺意而所以止鬭爭勸親睦者至矣

增　鄭康成曰過失殺傷人之畜産者亦如之（王氏曰謂猛獸畜産殺傷人亦以民成之曰謂殺傷人之鳥獸此皆致細過于于人而宜成之耶）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此所和難皆謂以過而殺傷者也使非過誤則司寇有常刑調人不得而和解之矣主所事者瑞節玉節之剡圭也弗避

謂其人有父母妻子不能遠從者與瑞節執之使若承王命者然令讐家不敢擅傷之蓋以賊王命使之避則有罪故也鄭注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王以判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也何氏曰殺人者凡為邦之大法也而過誤者不與焉必欲報而力之非其宜矣故先王立辟讐之法或海外或千里或不同國蓋皆揆之情理而得其當矣王東巖曰過者在所赦也今有父兄君臣之仇不可同處傷孝子順孫之心故使之辟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〻之則死鄭鍔中曰此五有以決殺人有殺仇而殺之者其所殺者雖有以之乎原其心乃不服國之法宜天下所不容○殺人而義如調人曰凡過殺傷人必是官殺之無罪之也

反殺是殺也謂被殺者之子弟既報其父兄之仇而仇者之子弟復殺其人是往來報復無已時故令邦國交仇而執戮之也賈氏曰謂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恐後仍已為敵而害已故鄭云欲除害弱敵其殺人者又逃向邦國所之之國得則仇之也殺人而義謂報父兄之仇而殺其人也王氏曰若為奸盜而被殺之類義既當殺雖其子弟不得復仇〻之則為反殺而得死刑矣故弟不同國以辟之項氏曰殺人而義則彼必不反也然開使之不同國先王不忍使人之子與殺其父者同處然既義而不同國則不可仇矣仇之不使仇以伸義也○沈氏曰不同國三字行文王既不令勿仇矣而得復辟之由王文兄弟之仇而從也

凡有鬭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書謂記其事與其成之〻人也誅責罰也鬭怒本非大故無不可和解者而頑成之不得而歸于先發則其可誅宜矣王氏曰鬭怒乃仇殺之漸不和而平之平之不服則書其先和之偏于史前發難者誅之則先殺之動矣蓋先王之欲弭忿悲而悲閑狠者如此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判當作牉〻者胸背之骨而形而離為一體夫妻之合似之儀禮所稱夫妻牉合即此也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書其年月日名則有以識其年齒長幼而相配合矣男娶以三十女嫁以二十者陽貴老而陰貴少也判妻謂出妻再嫁娶判妻而入其子猶易所謂得妻以其子者欲令別于父母自養者故書之鄭司農以入子為嫁女康成謂媵姪娣不侍之者○鄭鍔中曰入子者不宜入者也已無嗣子收入同宗之子以為嗣如今世之立嗣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中春會男女者以陰陽交順天時也奔而不禁者為其有死喪變故年已過時或則窮無歸者故先王憫其情而聽之若無故而有犯者則罰之矣蓋先王于男女會合情未嘗不恕而法亦未嘗不嚴也鄭鍔中曰康成一語之誤傷敗風教至今牢不可破周官言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與令律文言若之者同若之為言及也謂不禁男女之奔及無故不用令者俱有罰耳李衍以為重天時權許之也○史氏曰內則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六禮不備謂之奔〻者不禁使其殺禮而成婚也因有凶荒家遭喪禍必待備禮男女失時矣此之謂故無故而不備禮其罰也宜○案徐二說鄭鍔中之說為尤長若康成之說是固以導人淫奔而不禁也有是理乎女無夫男無家為貧而不能嫁娶也鄭注云女無夫男無家嫁謂寡不能自行者又不待中春然後會也司猶察也簡其禮而會合之則怨曠者免矣

增　王氏曰程子云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此云司無夫家而會之非欲夫天下之人中上智寡而中才衆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固女子天然之節為盡責以此事則失所者必多且非貞節之人能使之不嫁以避失節之名而其陰至

于敗俗必有甚者故聖人于牧民之政而關為此法凡鰥寡而欲嫁娶者亦量其才益而會合之所以待中人至于婚禮用雁從一而終定萬世對常光及鰥寡旌表貞婦常以為世勸是通行而不悖也

奔者不禁

仲春之月四陽成長萬物權和以此時而會男女其為良辰吉月莫大焉而後世惑于陰陽家說大利小利半多拘牽乃遂不遵古礼其嫁娶也舍陽和交泰之月而或于陰冬或于臘者當名于齋戒隆卑之時而男女好合虧精氣致夭折固非無故也顧不此之為利而彼之為利亦見其惑矣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純康成以為用緇納幣用緇象婦人陰烈之義或謂純帛純之之帛象婦人純一之義也五兩五尋也雜記拆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八尺曰尋五兩為二十丈 [illegible] 納幣無過乎此則先王之為聘礼也節矣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嫁殤生年十九以下而死死乃嫁之是皆瀆礼亂倫故禁之

[illegible]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陰訟野合之訟也勝國亡國社侏無人之處不聽于官府而聽之于此益先王不欲恭人閨夫如此附于刑如今什犯奸功之于士

之親當在刑殺之律者也

[illegible]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

量斗斛度丈尺也次市吏所治舍敘肆旁餘地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經言畫也辨物謂貴賤不混令價無低昂 [illegible] 物靡謂賣人乘時射利騰踊其物價也 [illegible] 阜貨行布謂貨布之易貨聚而錢不滯成定也徵召也價買也以量度多寡定其價直則買者不失質劑券契也信要立則市無爭訟賈民介師賈師之屬以其能辨物貨識人情故可以禁偽除詐也虣闘爭也盜竊物也同貨謂與商民同貨商貨不售則斂買之民貨不足則賒予之也 [illegible] 凡此九者治市之大綱而市之治教政刑禁令不越乎此矣○周官設司市大要在平物價通貨財絕侈靡戢闘罷除盜竊察詐偽抑騰踊初非有利于其貨財也其後劉歆輔王莽開五均設六斡長安官府列肆里區揭舍皆有征王介甫變周禮為新法市易置務遣人于嶺南諸處市貨以壓商賈是尚以貨利為心以為求而彰行商賈之事也大乖周官司市之法哉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昃日過中也大市謂所市者大若後世以千金貿易者百族所包者廣若後世賣屋市舶皆是也其貨多而賈貴難于成價故利日昃之市商賈家于市故利朝市販夫販婦朝資夕賣故利夕市先王各因其便而分之則皆集有時而無擠蠶之患矣（王氏曰必為此期者蓋人皆作市則市道難卒而不可行矣此分所以宜其出作出入之節也。賈氏曰三市皆于一院內為之大市于中朝市于東偏夕市于西偏鄭特推所云是也）

增 鄭康成曰言主者為其多者也。賈氏曰百族或在城內或在城外容其來往故于日昃以後主之言百族為主則兼有商賈販夫販婦商賈為主則兼有百族販夫販婦販夫販婦為主則兼有百族商賈不先言朝市夕市而先言日昃者據向市人多而并大市故先言之（又曰泉多謂之大市。賈氏曰所以分為三市者欲了其所賣之物盡具衆也。）（泉按并大市者以其人衆而物聚且百族百姓也百族近于市故起于市必至日昃而皆聚故入市以昃而市）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市入市者入也鞭度謂笑而兼刻丈尺之以量度長短者（無方之文）（鞭稍于上則為鞭刻尺寸則為度爭門者執鞭以威之爭長短者執度以齊之兩之則故胥執此以守市門也）胥守門禁關覽察偽群吏謂胥師以下者平肆正其肆之分界也（平其列肆使有分界而不爭）展成者其貨之成否也（省其貨之成否使中度而不罔利若今之定布帛精粗中長之類是也）奠價為定其價定其價之高下也上旌者建旌為標識令衆皆見之知其當市也思次市中候樓也市師即司市介次市亭之屬市師聽治訟之大胥師賈師聽其小其亦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歟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敘

期于市謂欲賣買而相期決于市也辟故書為辭或謂估計其直或謂數其錢物也（泉按不如王氏說辟法也謂市法所當辟之布也）量度以粟布而求齊也刑戮犯令而戮于市也凡此四者各于其地之敘則彼此不相凌雜矣

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得拾也拾遺物者亦使各置于其敘將使失者易于求覓也舉猶收也三日而無識認者始收其物據從秋官朝士則大者公之小者私之蓋先王不欲利人之財如此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地所無者使之有民所利者使之多皆謂貴其價以來之也淫巧害民之物使之無侈靡踊貴之物使之微皆謂賤其價以抑之也

增 鄭剛中曰懋遷有無雖資于商賈作法以低昂寔本公上。李景齊氏曰先王因物之盈虛善否適時而為之低昂不惟使之有無相通亦皆俗所係不可不正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璽節印章也出入者王國之貨出于外佚國之貨入于內也

王昭禹曰貨賄用璽以防其欺出自市達于門關入自門關達于市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作布鑄錢也民窮物貴故鑄錢以饒民錢散于下而民以不資其事當屬冬官爲之若後世有督理京省錢法侍郎也

增　鄭剛中曰周景王時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年鑄大錢以勸農農賠不足百姓蒙利焉然則凶荒札喪而作布乃救患之一術。陳及之曰市肆無征則物聚多物多則錢重錢重則物反輕非所以便商賈也作布則物雖多而錢不重商賈獲其利則來者多矣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凡交易之事必以偽售則獲利多長詐益奸莫過于此故先王重禁之在民之偽若今大秤小戥及行使低銀之類王氏曰若以水和米或他物以麻代絲及布帛外飾內粗　在商賈工則以枯忘貨罷斃人財者也其數則不可得而詳矣王氏曰在商若以石爲玉以偉賦爲龍賦之類在賈若以今而飾爲古以陳而飾爲新之類在工若謂之中雜銅而和錫之類其數各皆十二今不可考矣

鄭康成引王制用器不中度之類爲解王制所禁皆指不中王法之事此則偽飾之有害于民故特禁之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吉罪而懲之曰憲梏以示衆曰徇扑撻也罰、使出布也憲徇撻三者既足正其罪必復罰使出布者蓋小民嗜利爲奸勢不可止雖鞭笞以懲之其心猶未已故必復罰之使彼貪利而反以失利則其心戢矣此先王禁猾懲貪之要術也附于刑若律犯重贓而當點刺者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帝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刑人謂市民以欺詐賊盜而犯刑者王昭禹所謂刑人憲徇扑三者而已　市爲人所交利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遠利也其或過之國君行赦以明恩鄭康成曰施恩以爲說、問解也　而自夫人以下皆有罰所以謹淫侈之漸防黷貨之端也王介甫曰市人犯刑以利而已國君過市則刑人何赦焉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幕也帝也蓋也皆庇下之物嫌上近利則無以庇下矣　劉迎氏曰罰其幕帝蓋帷所以責其無以昭顯而見諸修之物也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

市司：市也會同師役大衆所聚恐或有强逼取民者故市司掌其賣價而平之　按古今異宜古吏廉今吏貪古市政貴嚴今市政貴寬使今市中復設其官則貪饕之輩其不以市民爲魚肉者幾希矣故後人更有慎勿擾之之說也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成謂交易之也掌成其賣價　人民奴婢也長券曰質短券曰劑質劑

謂爲賣價者立券書大市物多價重故用質之長小市物細
價輕故用劑之短此即司市所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者也
鄭剛中曰大市則用質、則立見以爲證小市則用劑、則立文約以責之不必立見也說者曰
大曰質小曰劑質則所期者遠劑則所期者近故又有長曰質短曰劑之說
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準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
罰之
書契取予市物之契也或官取貨于民或民取貨于官皆當
有書契契之爲狀人執其一子者執左賢者執右合而驗之以爲信淳制凡內宰書契不得有詐偽度量
淳制其長短大小輕重皆當出十一爲有犯禁者則舉其罪
而罰之皆所以懲奸欺一制度也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朞內聽
期外不聽
分其期治質劑謂民以券書來訟而治之也後期則不復聽
治息紛爭且省文書也王昭禹曰質劑之治宜以時決久而後辨則證逮或已死亡其事易以生偽故期外不聽亦所以省煩瀆也
廛人掌斂市欸次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凡屠者斂其
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也者斂而入于膳府
欸即恩次之次總布謂列肆之稅若今所謂門課也欸布蓋
貿易居間而分商人之利廛人因稅之若今所謂行稅也質
布質人爲立券書之布若今田房稅契官取百分之三者也
罰布犯禁所出者若上文憲罰狗罰扑罰皆是也廛布謂邸
舍貯貨之稅蓋以其廛舍爲官舍故凡貯貨其中則稅之若
令僦屋之直也王東巖曰總布乃肆所取其在次之布也方貨入于市之時肆皆肆各居其次辨物注市其間有詐偽者罰之以布此于次謂之欸布貨入于肆長隨其所貨之物收其稅總而計之其數非一謂之總布質人官儈之質劑如今田宅牛馬官給券以收稅謂之質布司市于肆布等有犯者非今而罰之謂之罰布廛人各總廛布亦無欸五布者欲使之知取以任地者不可取其物之稅收其錙之稅者不得取其他之稅也○王氏曰質布亦謂質人察犯禁之布耳○呆陵若門課若行稅若田房稅契耳若皆後世征斂之名目蓋不遺餘利矣周公立法恐未必然也珍異四時
食物之珍異者滯不售也膳府膳夫之府珍異之食物不售
則腐敗故以市布易而斂之蓋所以化其居滯而官亦不失
實也至唐有宮市託民交易與此斂珍異同然取貨而不予
直、與掠奪同蓋先王使民之法即爲後世虐民之政有非
周公之所能知者矣
附陳止齋曰先儒多疑于周禮令細考之亦誠有可疑者
且以廛人一官論之所謂欸布者之文有布此即欸也布所罰也鄭氏謂列肆之稅即今之
房廊錢所謂廛布者鄭氏謂諸物邸舍之稅即今之白地錢
又有罰布者賣買不平之罰質布者質人巡考犯禁之罰即
今之格罰錢又有總布者子春謂無肆立持之稅若然宰周
不係行錢又凡屠者斂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即今所謂納筋
骨者斂珍異之滯者入于膳府則以供一人之玩好者悠宗
宮市之弊其初只教官與百姓交易後乃用宦者爲肆使買
之多不償其本錢然宰不係行錢鄭俠奏議謂負水拾髮擔
粥提茶皆有免行然則廛人之弊乃至于此其他自山虞以
至澤虞自北人以至掌炭又有上項征稅如此其未至市肆
者在川則有川禁澤則有澤禁金玉鉛錫則有禁齒革羽毛

則有禁飾然薪炭則有禁所以取民者無一不備與大司門
征禁之財司關舉貨之罰中車之半折則入齊馬質之馬充
財物史先王所以不與民爭利者全不見于此書所以王莽
用周禮遂有坊場河渡白地房廊搭罰六色免行市例之類
無所不有至使周禮之書後人不得嘗試夫周家之法果如
是耶抑用之失其實耶 采陳和采嚴氏說廛人五布廛布者取其地之稅總布者取其物之稅其餘皆罰布耳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 平謂賈之常也 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偽飾行
價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平謂價直之平 物價不得擅爲高下也 憲刑禁者欲使衆共知之而不犯飾
行價慝謂飾爲樸誠之行售其濫惡之物也李氏曰姦偽惡
物而可操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使人妨日廢業以作
無用之物則民益浮蕩而國空虛此即司市所謂以賈民禁
偽而除詐者也 王氏曰凡詐偽者或飾行而以事欺人或價慝而以物欺人。王昭禹曰詐謂人詐偽謂物偽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
價然後令市
次賈師所涖二十四之次也辨其物辨其美惡使各從其類
則市物均平也展其成謂視其物之成而可賣奠其價則使
之有常如此則可以令于市也 鄭注增入
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價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賣價
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天患貴賣若因水旱而穀踊貴之類則貧民更困矣珍異價
高則亦傷民財故皆禁之國賣價謂官出價市物民價而官
買之也嗣掌其月更相代直以均勞逸也 師役會同則有軍市賈師亦嗣掌其月 。按
物禁貴賣使有恒價奸民雖欲求時射利不可得則人心之
機械息矣後世無其禁而物價騰踊朝低夕昂一惟賈民之
所爲至有倍蓰無算者富人居積以牟大利而良民乃病矣
史氏曰物價騰踊不可禁禁之則深藏而不出求者多則價不得不貴雖有智巧何以禁之先王之市已先知其貨所多寡有無之所在故其必價而市價可使不貳故曰使有常價後世無法以處其非其刑戮以禁之雖日撻而求其價之有常不可得已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鬭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
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囂讙也虣亂暴也屬遊謂群聚嬉遊而因飲食市中也搏執
也戮捷辱也。王氏曰細民群飲多在市肆故禁之恐其侈
費而喪德也後世非徒不之禁而又設爲樓館園亭以誘
致其飲此豈聖明之世所宜有哉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
賊以徇且刑之
不物謂操濫惡之物駔人求售也 史氏曰不物不正之物奇器淫巧凡不適于用者皆是也 執盜賊徇
且刑之使衆知畏而不敢犯也賈氏曰市中之刑無過憲徇
扑此掌執市之盜賊亦無過小盜徇扑而已刑者必徇故徇
刑而言之 徇謂以刑罰示[illegible]

增　王昭禹曰司虣十肆一人司稽五肆一人不言各掌與
胥師賈師之屬異者蓋司虣司稽以肆之數制其員而所掌
則通一市焉○王氏詳說曰二官聯事通職不有司稽則何
有司虣故不言各掌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
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坐作猶言行止行止出入謂私無恒則非良民可知不正謂
若揚臂之屬罰謂罰使出布司虣之搏戮司稽之拘刑市胥
之撻戮皆司市所謂以刑罰禁虣而去盜者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賈相近者
相爾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名同而價異者遠之使不混名異而價同者近之使可識王氏貨賄之等為有不齊有外貌相同而其中則大異有外貌不同而其中實相近者[illegible]則貴賤
及參皆除其于目而無所眩亂矣平正謂均平物價使之各
得其正也此即司市所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者也斂總布
蓋以之入于廛人

增　王氏曰總布未詳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
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
其有司然後予之物楬而書之

征布即廛人所斂之五布以其賈買不令其故價有虧折也
不時而買謂猝求之抵以下文主有司而言主謂都鄙大夫鄭注抵當為柢[illegible]
有司謂鄉遂之吏必從主有司若今拼情用保益東下文賒
貸者言之耳○龜山楊氏曰斂市之不售所以便商使無滯
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待不時之買所以便民使無乏用不
為其貴故賣之也○王氏曰貨滯買之則市無甚賤之物而
民之有貨者不病貨貴賣之則市亦無甚貴之物而民之有
需者不困賤而利之道矣[illegible]
[illegible]

增　陳氏之曰民買物于泉府必從其主從其有司何也蓋
非時買物或置不急之務非官府為之節制則害財破家若
此類其知也夫[illegible]
[illegible]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
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賒貰也貸借也賒者物散故償之速貸者物重故償之緩國
服為息使任國家力役之事以為息也此即司市所謂泉府
同貨而斂賒者也○何氏曰以國服為息下之用物者若食
其力上之與物者實周其急以是保息貧民莫大乎是矣此說本王[illegible]

[illegible] 先儒多以爲貸錢取息王介甫周其說遂立青苗之法春放十千半年則出息二千秋再放十千半年終又出息二千歲息四千天下騷然胡致堂父子以其爲民之蠹力詆周禮非周公之書噫以釋經一言之誤而貽天下之大患於聖人之全經其失均矣。馬端臨曰泉府一官蓋爲使民滯財貴賈之貴則賤賣之蓋先王視民如子凋瘵其隱微而多方濟其缺乏仁政莫尚于此又云此與常平賤糴貴糶之意同泉府則以泉易貨常平則以錢易粟其本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變而爲和糴則第以其所儲藉軍用之用而于利民之說亦置不講矣。又云周禮一書儒者半疑者半其所疑者特病其官冗事多瑣碎繁擾耳然自漢以來規模綜制大略如此固未嘗見爲行周禮亦未嘗見爲興于周禮也蓋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扶客爲便爲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病民階亂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家宰慮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而卿大夫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其於民也不啻如祖父視子孫家主視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而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爲之斟酌區畫使均平雖其事似煩擾而不見其爲擾者私土子人痛癢相關脉絡相屬故也自封建變爲郡縣爲人主者于民情利弊無所周知而爲守令者率三歲而更其始蒞任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其月善政纔可紀而秩則已及矣若其不肖之徒則方視官府如傳舍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故也王介甫當宋之季創行青苗夫青苗者賒貸之法周官泉府之所行也而當時抑配騷擾散斂皆之苦擾然而起始之善政今爲惡階其勢然矣嗚呼以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固可行于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于郡縣之時非通時達變爲足語此哉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財用謂泉布之用納其餘蓋入之外府以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也（鄭注曰若有餘之財則[illegible]所謂幣餘之賦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管鑰也鍵其牡所以啓鑰者（入者爲牡容者爲牝）國門王城門也不物謂所操挾非常器正征也（[illegible]正猶如字如甲度中數中量皆正也不物有販于出入之際而察之則貨賄可得而正矣）財物犯禁即司市僞飾之禁在民商賈工者十有二是也舉之謂沒其財物入官也死政死王事者養其父母與其子則死者將無所憾

矣監門司啓閉者司門下大夫二人之其佐則有二十八士以總管王城十二門又各有士之所謂監門也○賈氏曰歡祭祀之牲則監門ゝ徒養之若人祀宗廟之牲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歲時之門以歲時而祭門也餘胙餘也祭門則受其胙謂受祭門之胙餘遺王也告ゝ于有司遂之也○按司門賤役耳而主之以下大夫蓋凡關門之內其敢于出入犯禁財物者類皆出于豪猾兼并之家爲非位尊權重者必不能防閑檢責之且北門管鑰原非可輕倘寇賊橫行奸徒竊發僇尤非小故周公特主以下大夫之官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納之

國貨之節通國貨之璽節也凡商貨已出稅者則以璽節通之其自外來者則司關案其多寡而以璽節通之門與市自內出者則司市案其多寡而以璽節出之門與關內外無稽壅而門市之關商賈可以繩ゝ不絕矣黃叔文曰關在郊故曰郊關貨入司關于節乃得入門而達于市故與門市爲聯凡節皆掌節守之璽節付之司關使通貨賄貨出入皆司關受之入達于市出達于其所主貨之出內必有司關之節司市無節鄭注文恐所從之司市之璽節非也○按司市文云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注皆互自外入者司關以節通之門ゝ通之市自內出者司市以節通之門ゝ通之關如此則司市亦掌節矣乃黃說異黃又云司市大夫ゝ者以市政而見于司市職耳非司關掌節司市亦掌節也征廛謂貨賄之賦及其邸舍停留貨物之稅蓋關下亦有邸舍如市之廛也貨不出于關謂從間道私出避稅沒其財而罰其人所以重懲奸黠也陳及之曰鄭氏謂從私道避稅非也豈不出于關必偽飾之物司市所禁以關民利者故沒其貨爲

傳謂令移過所文書凡貨賄自內地他適以節傳出之則他國不見識所以使商人之遠適此即司市所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者也凶札貨賄無征所以使飢民然大司徒有去幾之文而此云猶幾者蓋大司徒以貨賄出入言去幾所以使轉移此以奸宄盜賊言則不容于不幾矣敂同叩謂踹關人也送令猶言通令蓋以文書常事往來者鄭謂中田內送令王命達于諸侯外送令使者以聞于朝是諸侯之令爲言者其所謂諸侯之復然○或言孟子稱關市譏而不征爲王政之大今周官一則曰征其貨賄一則曰掌其征廛與文王之政何以異乎曰商之有征猶農之有稅商安能獨免于征乎況先王重本抑末與其患商毋寧患農寬商征而重農稅先王之所不爲也孟子譏而不征爲戰國貪暴取商一時救時之言耳周公立法要萬世之經農民有稅而商賈無征豈立法之平乎但後世征商一絲一器皆有檢責其細已甚而又關吏爲奸官得十一吏得十九是以關榷之差爲天下大患是皆後世末流之失而非周公立法之本然矣

增　葉文康曰孟子嘗謂市廛而不征又曰關市譏而不征今考之廛人有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之斂泉府曰掌市之征布司門曰譏出入不物者征其貨賄司關曰司貨賄出入與其廛征是市廛門關有征矣說者乃謂孟子之說是文王治岐之初政姑從簡易以便民至周公始增其制豈其然

才不知先王之制既稅其物則必不征其廛既征其廛則必不稅其物二者通融而行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是也至司門譏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則司市偽飾之禁也輕則征重則舉不亦宜乎司關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亦其犯偽飾之禁而不欲從關出入者輕則出征廛之稅重則行舉沒之罰亦宜也初豈于商賈之常物既征之于市廛又征之于門關乎後人不明此意遂見周官有市廛門關之征遂以四者合取而並行之宜商賈之重困矣故戰國之時亦有知其非義而請輕之此所以發孟子之論也故必有關睢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鄭景望氏曰譏者以辨門市參相瞭凡檢猾商也貨不出關謂從私道出辟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司門幾出入不物者征稅也犯禁者舉之沒入官凡此與後世州縣征稅之場欄檢要遮刻剝商賈何以異曰否王政之所禁為夫末勝而本益微姦欺浮志而移俗習故大檢商之政示篤本而正民志也夫負販之民貿易之際欺者浮利則信實者安得不易慮而為欺姦者得利則純直者安得不相休而為奸故門市以參聯之璽節以出入之舉其貨罰其人以懲畏之此非以為征利也設防于趨利之氓養其信實純直之心出入不物戲奇衺也財物犯禁惡逐

末也用犯禁之財物養允政之老孤示先義也先王道民非有物以與之第室其趣惡之路使欺不得設奸不得行此立法建官之意与後世專于班利者可同年而語哉。王氏曰商賈專以牟利為事旦暮孳孳凡可利已而生息者無所不至濫惡偽飾凡可以欺人而覓利者無所不為至于夭患民病水急踊價衆方以為禍災而彼獨以為樂幸孤寡貧窮假典稱貴此方以為困苦彼方以為孳息又大利所在則姦盜于是乎竊寇大衆所萃則奇衺于是而聚集故可以利民者莫如市而為民害亦莫如市也為民父母可以無處治之法与特移之方哉是故肆長陳其貨賄而美惡不得以混淆賈師莫其價而貴賤不得以任意司稽巡其犯禁胥師察其飾行價慝而詐偽不得以相欺有胥以掌坐作出入則事不亂有質人以為之質劑則人心信服同度量一淳制而物有所準司虣禁虣亂司稽執盜賊而獉暴無所容凡此皆治于未亂之前者也其有犯禁而事覺梗化而成訟者小則胥師賈師聽之大則市師聽之則夫民之入市者交易而退何有不得所者哉至于市中之物有利于人而不厭其多者則使之阜為害于人而不可有者則使之無又有罕用而不可無宜有而不可多者故無則使之有多則使之少蓋或有無其征廛或低昂其價直或與奪其璽節以示夫去取輕重之意無

非欲以利吾民而已然此不過以民間貨物爲轉移之方耳猶未見居民一体之意也民有貨物市而不售者雖賤而亦樂輸也則以其價買之事居積者不得抑其價而取焉及市中既之而民欲買者雖貴而亦樂從也復以其價賣之擁富資者不得高其直而與爲是亦市中無甚賤之物而民之有貨者不傷亦無甚貴之物而民之有需者不困也然此猶有交易之意也至于民有喪祭大事適空乏而不能卒辦該其從官賒用事過即還蓋民有急而無措官有餘而不用賒而與之有益于彼而無耗于此易所謂弗損益之也至于民有極貧者則遂貸而與之以其不可以爲継故以國服爲之息貸之者若償其儲而不復有所責服公事者若還其直而即無所負與之而上無所損還之而于下亦無所耗以是而保息乎貧民（此即李叔寶之説）市法之善莫大于是也俗儒或以時政而妄釋經語纖人或歷聖經以便己私因有禁背債欽滯貨之云遂爲均輸之貎賤則買之貴則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年大利人主乃自爲商賈而年利爲因國服爲息之云遂有放錢收息之舉惡豪民之取息病民人主乃自爲豪民以病民焉世之人見其害不見其利遂以爲周礼果若是其病民也夫小人借聖言以文經斯不足責而俗儒以小知釋經其罪亦安得而逃諸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節謂凡守土使命之臣及行旌往來之所執者也（邦節即玉節以下之八節辨其用或用以爲守或用以爲使也總而言之皆邦節鄭氏以典瑞之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等爲邦節非）王命憑節以爲信故曰輔王節以玉爲節也（鄭注曰君子以德于王守邦國爲諸侯其德宜如是）角犀角也（取其鋭而觚亦守都鄙戟當案外衛藩王室其行宜如是）使節使臣使于諸侯之節土國平地也英文彩貌蕩竹也蓋于蕩竹之上鏤爲文彩之飾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故其使臣之節皆做以爲象其節則皆鑄金爲之（取其寒著堅潔不能變也使者執節亦欲不變所守）而又以刻鏤文彩之竹輔之爲飾也（輔節必以英蕩所以護其外以蕩爲函加以文飾而嚴其節而有不變之剛外有可觀之文尊王命而重使華也）符節剖竹爲符者璽節若今印章（鄭注曰既爲符又加璽印于其上也）旌節析羽所爲若漢使臣所擁節也（西漢時有銅虎符是龍節之屬皆以金爲之竹使符是旌節之屬皆以竹爲之）門關之出入貨賄之交易道路之往來皆有節以爲之驗又必有期日令之歸還其節而奸宄始無所容矣（王氏曰凡節皆篆刻文字而中分之有故則相合反亦合之反節有期日久則防其叛之以他國或人逃期）節而以傳輔之者節則執以爲信傳則載其人所齎操并其所適之地者也（言凡六節皆輔之傳矣但以金爲者既輔之以英蕩又以傳輔之以竹爲者不過以傳輔之節以爲信傳以書其事二者相依而行是以有輔之之義）凡遠行者必得節傳而後達否則出無所之益先王慮民之深防民之功而其所以衛民者亦周矣。孫氏曰先王制節達于

天下居邦國都鄙則守之以為重適郊野四方則執之以為信令令艇之而行貨賄待之而通而奸人不得逞其私蓋雖一物之微而取天下之機要在是漢人符節雖近古制然奸民得隶傍以行郡縣王國得以盜寫印符而發兵視先王之世信節嚴明而風行天下者固已不侔矣至後世以印章代古人符節雖亦古今異宜然法既簡便奸胥偽為雕刻僞、國、事者益多矣

增　黃文叔曰節皆邦節有守節有行節玉節角節是謂守節使節及門關道路之節皆行節也必自掌節出鄭言關市道路之官皆得為節如此則雖主掌節何以設專職哉

周禮集解卷之九 地官

梁谿高愈紫超原纂　鶖湖華泉天沐增訂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四郊曰野經謂量度之遂人掌四郊之地其造縣鄙形體之法略與國中同然國中之比閭族黨州鄉聚於一處郊外之鄰里酇鄙縣遂散於各邑蓋農民力耕其田與居當相比近以既散處則居亦隨之故其地域溝樹每遂有之每縣每都每鄙亦當各亦有之蓋與後世村鎮各相指而非如六鄉之民聯次而居者矣田所耕者野其樹畜之處也簡兵器者所以足兵教稼穡者所以足食

增　王介甫曰凡遂之制皆放于鄉比相保則鄰亦相保閭相受則里亦相受族相葬則酇亦相葬黨相救則鄙亦相救州相賙則縣亦相賙矣鄉相賓則遂亦相賓矣（王昭禹曰遂獨不言者鄉以教為主遂以耕為主）鄭剛中曰皆有地域以為之界溝之以水樹之以木有限域之固有溝樹之阻固建官設吏以治之使各掌其所治之政令刑禁民可得而治矣○王氏曰小而鄰鄙大而縣遂皆

有地與相異依親民之官皆得自為其治凡所以地無不理
人無不治而無不安其所之患也
原按小司徒井牧田野之法即遂人所掌四郊之地然後言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與此言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者其制不
同蓋司徒井牧之法以地為主故四井四邑四郊四甸皆取
陰之耦數以其方而不易也遂人造縣鄙之法以人為主故
五隣五酂五鄙五縣皆取陽之奇數以其圜而善變也必欲
以彼攙此則失矣王東巖氏曰制井田起軍賦與制保伍以從民居不同井邑自四井以下則以四起教遂縣鄙自五家以下則以五起數井大下之田用丘甸法凡天下之民用保伍法○人口以五起數以四成之四里則百從乃長之小成○隊陳宏兩曰用鄉遂之法至百數無不以五北數盡百人是二隊不百人不足以為甲史調起發不得

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
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
下劑猶言下課致謂召役之民戶有上中下而致之惟以下
劑為率若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所以重寬民力
也甿無知之貌變民言甿異內外也里里居也民有田業里居則
安土而不遷從昏昏姻也樂于昏姻配偶則馴擾而不為非
擾順也黄氏曰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配以婚姻順民意也土宜土所宜穀也十二土石物不同稼穡之所宜亦異民不能皆知故以土宜教之耡耕耡也興耡謂興起使民同井群之
起人更相耡持而借作則各享其利也時器耒耜錢鎛之屬勸民令早備
其器若詩所謂迄偫乃事俶載南畝者也彊予謂民有餘力

來助及其螟移執事者即小雅之所謂侯彊侯以者也王氏曰餘
夫猶壯者國中七尺野六尺可以征從有餘子之以田任之使不遊惰土均即大司徒之法以
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者黄文叔曰政如字政使不平而從人機巧趨利或逐逃其業利
均政平土之賦可致均凡此八者皆安集農民之法使之懷土里遷而
不遷者也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
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
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萊田休不耕者餘夫亦如之謂凡民同居上中下地者其受
田廛之數皆同非並于餘夫之說也○泉按餘夫亦如之諸解不同皆未合此說亦

未盡善當以王應電解為正○王氏曰凡有室者為夫對婦
言也弟有室為餘夫對正夫言之餘夫有子成家則二十五畝不足以供之乃別授以墾田萊上地次及七人者得受中地必及六人者得受下地必及五人者得受皆如正夫故亦如之
凡頒野甿田里之法上地中地下地即大司徒所謂不
易一易再易者然司徒不易之地此言家百畝不及萊五十
畝省文耳用必大曰遂人掌邦之野其地必廣而齊若置都邑處必狹而肥故遂人上地有萊田○鄭注曰鈍
已遠○王氏曰易稱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蓋必三親具而後成家故大司徒任民必上自七人下至五
人而後謂之家正夫餘于七人五人外然後加以餘夫田餘
夫蓋于七人五人然後授以百畝田凡有單丁一夫一婦者
亦止受餘夫田不當受百畝田苟凡壯而有室即受廛別居

受田剝耕年少地廣丁牀苦耆夭之人無父子兄弟之樂
則王政乃所以属民矣

凡治野大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鄭注以為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同之遂鄉鄉遂○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以上鄭注以為此都鄙川井田之法也川之野外縣都陳說之田用制井田之法遂行于天下當有內外之異大祭一水瀉于澮澮水瀉于川其縱横同此[illegible]

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書稱濬畎澮距川其制亦如此其廣深之數見冬官匠人遂溝洫澮或因其自然或以人力為之大川則非人所能為矣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鄭氏謂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詩南東其畝之法推之大抵遂從則溝橫遂橫則溝從洫從則澮橫洫橫則澮從而大川由此達焉然山林陵谷川澤為之阻恐亦不能截然畫一者矣此治溝澮道涂之法也○按十夫有溝即一井之地小司徒井牧田野九夫為井而此云十夫者蓋九夫之田之外餘其一夫之地以為溝洫畝以十夫言之推而廣之則百夫有洫即十井之地千夫有澮即百井之地萬夫有川即千井之地概而計之百里一同之地共有萬井萬井當有十川百澮千洫以利耕種資灌溉庶不濟矣

葉文康曰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鄭氏以為鄉遂異制非也蓋井邑定田畝之多寡以出稅賦以四井四邑言溝洫定水道之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言大率十遂而通一溝十溝而通一洫十洫而通一澮十澮而通大川則涂可淺早可蓄使無溝洫則無以為井田矣

[illegible]

王氏曰自古井田而為井邑丘甸溝洫澮川之圖蓋欲知其大較不得不然耳然山林川澤田曲萬狀上中下地參錯不齊豈可拘哉今欲悉遂起事窮古人之糟粕而行之必大致紛擾竊謂江北河南荊襄之地棄壞猶多而南方地狹民稠之處往往散之四方儻作以謀生莫若以拔荒棄之地隸以客從之民為之室廬斗粒任其經畧開墾無拘以文法俟之數年之間必有可觀矣

增黄文叔曰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為井蓋一井十夫其中為遂而溝環之地居一夫而井實得九夫之地也蘇氏曰遂人言十夫有溝以晝加言之也匠人以九夫為井井間謂之溝以實數言之也案司馬法一同萬井九萬夫則雖鄉一井亦謂十夫之地為遂溝與野同不為洫澮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蓋一里十夫容九百畝于其中非謂方一里只得九百畝也治地郊與野異者郊居百里四同之地無多山陵林麓其地之高者為城郭廬囿平者為田圍郭之田多濱脫下者為藪牧其間水澤足以灌溉亦必為溝畎以行之但不為洫澮涂路經緯之形如治野耳又曰積方百夫溝經緯其中而洫環之成方十里千夫之地十餘其一為百井九百夫洫經緯其中而澮環之同方百里十萬夫

之地十餘萬一為萬井九萬夫滄洫縱橫其中而川環之遂人言百夫有洫者謂積方百夫而洫居其外也匠人言方十里為成成閒廣八尺謂之洫者開方十里而洫居其中也方十里則為百夫者十遂人言十夫有溝者亦積方十夫有溝在其外也匠人言方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謂之澮者亦開方百里而澮居其中也方百里則為千夫者十其法一也王東巖曰遂人言百夫有洫蓋止言百夫之田也夫一洫而成閒有洫則通一成之閒九百夫之田凡九洫矣遂人言十夫有澮蓋止十千夫之田始於一澮而同閒有澮則總一同凡萬夫之田凡九十澮矣要皆以大約言之不可拘也康成不悟遂人匠人本一法同是遂人以十夫起數則曰此溝洫法也匠人以九夫起數則曰此井田法也而說此離乃欲合遂人于司馬法以為鄉遂皆無公田皆稅夫人欲合小司徒于匠人則以為畿內不為井田而小司徒正旬皆井田也旬田此為造都鄙法及見孟子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詩雨我公田春秋初稅畝傳言穀出不過藉有若對哀公盍徹皆井田也則又欲合之于周禮乃以為周制王畿用貢法邦國用助法鄉遂公邑之吏從民以公諸侯專一國令暴無藝故通以什一為正紛錯無統其誇誕甚矣司馬法鄉法不稱不為公田溝洫之制亦略故以夫屋比地而一同萬井三萬家與小司徒夫屋為合是為鄉法遂人野法也溝澮距川與小司徒井牧為合是為野法經鄉野異塗鄭謂之同制何據哉

司徒施教法于都鄙比閭族黨鄉州與王國同故以宣教制其域不使山川溝洫妨其實地正不為井田而康成反以正旬為造都鄙何據哉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孟子教滕文公使復先王舊法則諸侯有野與王國同矣康成知邦國用助法合于孟子而不知什一自賦亦孟子之言乃謂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又何哉。曹氏曰溝洫涂路縱橫參錯曲折而淺進不得以專意而直達以為此特定田制耳此特通水利耳不知先王寓兵於農藏立末於井牧而禦外侮防衛突之意已潛寓於其間也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謂隊正以下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六鄉言貢賦此不言者列蒔之家不居於野也此與小司徒之比法同故征通職事如耕桑樹畜之屬鄭注職謂九職分其農牧虞衡之職使民為其事也野役如修理橋梁道路之類鄭注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

增 易氏曰知夫家夫家猶云男女眾寡之數則上地任三人而合其四下地任二人而合其三凡父祖子孫之不可分而夫婦兄弟之交相養者舉在是知六畜車輦之數則老得以食肉祭得以用牲車得以供服未輦得以任載器者舉在是至於

辨老幼癈疾與其施舍者則敬老慈幼與夫養萬民之疾病祿庶人之在官者又非一端而已○鄭康成曰遂之大旗熊虎所司徒之大旗○王介甫曰鄉師致民以司徒之大旗遂人所謂大旗亦司徒之大旗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野牲狼麋雉兔之屬野職稀除埋塀之屬昔氏曰遂人掌邦之野故凡數節皆謂之野牲曰野牲以六牲出于野共而入于牧人職之曰野職亦以芻薪疏材木材出于野而令委人斂之委於路室積於候館致謂致於司徒給墳土力役之事綍引棺索也屬綍六綍屬役引之陳役陳列其役以待下棺封土也于事言野役於師田言野民功役之事則用當役之人師田則衆民竭作事之大者掌政治禁令以齊一之則衆雖紛不亂矣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以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遂師以四人分統六遂猶六鄉之有鄉師也牧即小司徒井牧之牧謂畜牧處也經牧謂經畫其田而井牧其地也鄭鍔曰辨其田之可耕則耕之野之可畜之則牧可食地肥宜樹植者○鄭康成曰可食謂今年所當耕者一步之田則一歲而可食再易之田則二歲而可食各使其民任之則地無曠土昔氏曰遂之三地有田皆有菜為菜則不耕為田則可以耕而食耕其可食而後可以周知井牧田野之叙然知其叙然後可以稍地任民財征賦稅也以訟求治于工曰治治訟謂爭理役事不均者昔氏曰取其財為財征用其力為役事二者周知其數而任之故征不病民財役不傷民力征不均則有治治不服則有訟遂師聽之時事耕穫及時之事農功有早晚故得移用以救之以其有餘濟其不足使比交然所以為大公之道也昔氏曰水溢旱乾非一遂之民所能救故移用他民以救之亦如王宮相救之法○王昭禹曰採播之時不可緩民之稼穡恐為無常故用于札喪而力不遂則時事于其民以救之先王乃移用其民以救之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府

審詳審也誓戒須於天官遂師審詳以告於衆也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九賦太府內府之所掌其中玉府之用者則入於玉府黃文叔曰長野本自為一官者而為于遂以其有當當收田閒賦作事進于遂收而遂師閒財征收其當入玉府者由遂師督送其餘則與凡賦入于有司

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

巡其道修巡道路之修治與否也庀故書為比猶理也古人二字蓋通用道路委積遂人止令之遂師則巡而比之其賦任之詳略可見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磨音歷共丘籠及蜃車之役

以幄帟先所當張神坐及賓客之次也道祚之也遂人主下

〔?〕〔?〕〔?〕以時事先〔?〕而行前依〔?〕麾弄師行從先王墓所以待從也抱磨未詳鄭注磨者適〔?〕執綍者名也賈氏曰天子千人分布于大綍之上謂之適歷者分布疏得行名為適歷執綍之人皆峙自引而是行遂師把持綍之名字也行而校棟之以知在否故云抱磨籠盛土之器也以其封土所用故稱

丘籠丘籠之用寬漢土也寬謂穿土蜃車載蜃炭之車穿壙而以禦濕掌蜃所謂其其闉壙之蜃者也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

平謂平其行列部戶比叙者校比次叙其行伍而行賞罰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遂大夫所統凡一萬二千五百家之民備鄉大夫也夫家衆寡遂師曰登遂大夫曰稽蓋遂大夫主按戶核實其數遂人遂師特彼其數而登之功事凡職之事民所以為功業原稿謂女功之事非為治也為邑者即下縣正鄙師之屬不言遂之史而言為邑者自里以上皆謂之邑在甸為公邑在家稍為家邑在都則為都邑凡民之所聚皆謂之邑也稼政如浚清渠脩隄防之類興甿興舉其甿蓋舉野民猥幹朴誠者以為鄰鄙長之官非遂遂之王朝也先儒或遂以為同于六鄉賓興之法誤矣鄭注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也有功甿之有功者屬其地治謂會聚其地所受治居民即鄉大大師其衆寡以禮〻賓之意

賈氏曰〔?〕〔?〕〔?〕之時因衆治民之吏鄰六以上吏之有功者而升之人衆其地治都長以上教之以職事使不敢從也達謂六遂所通行四達鄭氏以為夫家衆寡一也六畜車輦二也稼穡田器三也旗鼓兵革四也以此四者課其吏之功績而誅賞廢興若鄉之有九比也但鄉有德行道藝讀法飲射諸事故其數加詳耳○考鄉大夫職無誅賞廢興之文而遂大夫反言之者以六遂遠於王國故其權重也

增　李景齊氏曰六遂以耕為主遂大夫所掌要不過教民稼穡之事賓興何與焉蓋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繼以施教法于邦國都鄙則教之施於六遂亦可知也田野之中莫非可取之才有遂大夫從而興之固不至老於龕巖深谷之下而不獲進矣○呂氏曰小雅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於或耘或耔之間得非六遂興甿之遺意

黃文叔曰七萬五千家幾二十萬人必當有桀異聰慧者于是乎興之

王氏傳曰田野之民多質少文故不曰興賢而曰興甿漢舉孝弟力田蓋本諸此大比之時吏治有功者舉而明揚之興賢能弁薦之於朝其餘凡有地治者屬聚而考之戒飭其不及誅其有罪亦猶鄉師之考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也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
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
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縣正統二千五百家之民與鄉之州長同秩同名也凡稽察
也縣正之於民政其民爭訟之訟則令縣正治之蓋地遠而情
易隱蒸後世鄉亭嗇夫公庭之告矣趨役也野以稼穡為重
政縣正於民之所勤有賞怠有罰則惰農知警矣移執事若來
方有警而移西民戍守即夏官掌固所謂移甲與其役財用
者也至沛後用其民以農事之不可緩此則以因事而不試
民也

增 王氏詳曰遂大夫掌遂之政令縣正加以徵發校比祀
民之官亦理期會細事也田里職事工有成法明田里即一廛可以之類
分職事即民功之職事之縣正規民為之計畝而校度丁而分
鄭剛中曰古者務農之君以勸農為先為吏者得用賞罰以
興之稅事勤于二時者有賞彼安得不慕賞以致勤惰於農
事者有罰彼安得不畏罰而自惰然考其賞罰無所見惟里
宰行其秩序之說意其為力田之賞如漢世力田者賜爵一
級二級之類若夫不耕之罰則出屋粟是也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
寡而察其微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鄙師為五百家之長視鄉之黨正祭祀若民間水旱祈祝疾
疫禬禳之類作民謂起役也數者鄙師親歷其家數之五百
家之地途道被民可親數鄰長以下止勤課耕之事今鄙師
有誅賞之文蓋其權始重而應懲者勸頑梗者懲風俗且歸
於淳厚矣致事蓋致之縣正上下耕相承也

增 鄭剛中曰教法行於六鄉而六遂無書攷德行道藝之
事三歲興能何哉鄙師謂之師非有教法何以為師乎○又
曰鄙師掌其祭祀則祭祀之時亦如黨正教其禮事明矣
黃文叔曰民衆廣稽其在不己嫩惡其人之善良奇衰之自
遂師至鄙師皆行誅賞與鄉不同鄉之誅賞必告於上○易
氏曰數謂戒于鄉三物者惡謂陷于鄉八刑者執謂遂官專
於耕而非教鄙○項氏曰縣正稽功會事察其功也鄙師察
其嫩惡察其行也在外則縣正誅賞之在內鄙師誅賞之從
有容其對矣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
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
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酇長為百家之長與鄉族師同祭祀為民祭其先也賈氏曰謂若秋
祭酺之類李嘉會曰六遂之民以農為急喪祭易忽民未語
於瀆禮使有寄之長治之則職親而事舉
禮俗政酇長為治之簡器謂遂大夫簡稼器與兵器也有司

與夫趨其耕耨節次里宰耡有以盡其職敍正之官又有以趨其稼事而賞罰之以旌其勤而扶其惰則知先王設官以為農者如此其詳而官與民日周旋乎畎畝耒耜之中其情可為無間所謂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之風猶可想矣後世以勸農為職者足不至田畝口不問菽麥當年一巡要不過具文而已

曹氏曰里宰合耦於耡之法尤為井田均民力之要指耦者謂兩人相助而耕皆取同力相與佐助之義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耕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此即合耦之意也然合耕非止一井而已蓋合百家之衆共耕十千畝之田詩所謂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以使民均其耕耦之力出見則復之則自東作西成少長相從乎秩有序雖遺秉滯穗亦將惠及鰥寡孤獨之民

鄭剛中曰合耦以治稼穡乃趨其耕耨使無失時然有以趨之無以勸之無益也行其秩序所以勸之縣官猶言行其秩序說者謂秩者祿廩之常敍者遷進之次此農民耳所謂秩序者何也余謂此乃力田之賞也漢自高后置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勵天下使之務本文帝又置力田常員以是知秩敍者前一歲賜二歲之數里宰推而行之則歲歲有遷進之所以賞勸之也

鄰長 按六遂之民猶六鄉也但有國中四郊之別耳然先王於六鄉之民則詳以讀法考以德行書以道藝教以飲射鼓以賓興凡所以教育成就之者詳矣而於六遂無聞焉凡其里宰鄰長所職者止於稼穡女工師田行役之事而外此罔有所及也豈先王獨鄙夷其野民哉夫亦以其習在塗泥耒耜而手搢鋤鎛之事誠有所不暇及焉耳若其中有秀民如管仲所謂野處不暱而能為士者先王必又有道以處之矣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

五家有過則相糾察宅舍有故又相容受所謂力役之事贊助也五家之民互以財力相佐助則事易舉而民不勞矣

增 王昭禹曰凡長言相和親而此言相贊者相贊則欲其相和親也鄰相贊則比亦相贊也比相和親則鄰亦相和親矣

鄭剛中曰伍之法起於五家之鄰一鄰徙則一伍廢鄰不可徙徙必有故徙于他邑則隨而付之明其人自官而徙非私遷也○黃文叔曰徙不慮不使其處上中下地人多寡既相違則不容不徙曹氏曰新遷之地始至之情或扞格不平人情鄰長必至其所而授之使相信而有所依相敬而無所

者委人斂之以供稍用三農生五穀其菜蓏則委人斂之以
飼牛馬虞衡作山澤之材其木材則委人斂之以爲薪蒸園
圃毓草木其畜聚之物則委人斂之以共冬旨蓄也
鄭剛中曰遺人以鄉里委積待賓客野鄙委積待羈旅者求
衆之待而委人之待薪芻木材疏材而已又曰羈旅言供其
委積薪芻羈旅之所供不一此特供其委積之薪芻耳
鄭康成曰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賈氏曰委積之中有薪
芻在野故曰野委與器皿并委之下明與野委同爲賓客所
用故知是守衛賓客陳兵之器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
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
之法而行之掌其政令
地守藪內地險之守曹氏曰鄉遂井田比閭清野之守山林川澤掌固司險之守皆是也地事
九職任民之事地貢九賦貢國之貢鄭注曰地貢即九職之所貢此三者
皆平土地之政也均之使高下輕重適其中也媺惡政令刑禁施於邦國都
鄙慮其有不協於人情上均調劑之使之悉均平而無不順
所謂和之也禮俗喪祭土著民皆從其輕土沃民佚從其重
皆因地制宜不膠于一定求爲均之之法也鄭注曰政令之戒惡刑禁之寬
施舍之可否禮俗之因革喪紀之豐約祭祀之隆殺皆使之調和也
增 黃氏曰此即閭師任民之職而均之也自裘圃至藪牧
皆謂之地守自耕植至畜養皆謂之地事自九穀草木鳥獸
至山澤之材皆謂之地貢均之則高下媺惡輕重適其平
曹氏曰先王雖有均平天下之政不至于和未免一於任法
政令刑禁施舍皆朝廷已定之法也法可守也而其間法之
所不能盡者得無猶有未便於人情乎猶有未盡於地力乎
猶有未宜于風俗乎是必察夫土地媺惡之異宜者而平之
凡禮文之異同見于古先之已行者不必遠求以襲之積久
見于習俗之便安者不必概變凡施之于喪紀祭祀者皆不
能盡決于制度之法更以地之媺惡爲其厚薄輕重之節而
後可以使人各適其適斯其所謂和也
東萊呂氏曰古之設官有總大法操體統者又有斟酌損益
彌縫其間者兩者交相濟然後大綱舉而萬目不遺若論大
綱土地司徒已自平之正緣其間有曲折厚薄肥瘠不同土
均之職其任正可以入出阡陌周旋井里隨鄉土均之蓋雖
說山林然山林有高下雖說川澤然川澤又有高下惟是土
均周旋阡陌然後能均所謂均地守者是分民任土各守其
地均地事者是各任其事均地貢者隨土而出貢以和邦國
都鄙之政令刑禁和者是斟酌調和言不改大法而就中斟
酌也所謂禮俗喪紀大法已有大司徒掌之此又就中觀其
媺惡其中人有重中之輕輕中之重雖有王者所頒之禮然

隨鄉各自有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若婚嫁喪祭大者固不
必先王所頒其他細微又從其俗豈亂厚薄之等祭祀多寡
之狀皆相其豐凶為殺重厚薄地美俗厚法從重地惡從薄
法從輕且如大司徒施十二教以祀禮教敬人須土均就祀
禮中斟酌凡事莫不如此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
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
彊㯺用蕡輕爂用犬

土化謂使惡土化為肥美也物地猶言度地土性有剛柔燥
濕宜稷宜稻之不同相其顏色所宜而為之種則無不蕃殖
矣糞種謂浸漬之即土化之法也騂剛地赤色而土剛強也
牛〻骨也或謂煮取其汁或謂焚骨為灰以漬種未知孰是
餘倣此赤緹縓色也（既赤而又為縓之色一染謂之縓）墳壤土脈墳起而和
柔者渴澤故水處涸澤也潟鹵地也勃解散埴黏壚疏也
（胡氏曰土黏曰埴黑而下曰壚　王氏曰埴壚土之黏而黑者）彊㯺堅強而疏燥蕡麻也爂輕
薄也凡土之性本于五行苟磽惡不能生殖同于棄地矣周
公為土化之法能使地移其氣變惡為美而蓺植蕃滋夫此
亦聖人贊化之一事非窮理而盡物之性其孰能知之

增　項氏曰糞種者積壅穢以培氣之今南方田皆然鄭司
農謂以獸骨汁漬其種失矣。王介甫曰糞種以糞〻之唯
用蕡非以糞而亦謂之糞者其用之也亦如以糞〻之。黃
氏曰八物皆以糞化草此獨以草化之耳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
舍水以澮瀉水以涉揚其芟作田

稼種也下地下濕之地西北陸地多旱故種於下濕之地瀦
瀦澤也防築土障水者蕩猶通也廣二尺深二尺曰遂列鄭
氏以為田之畦畛舍停止之義也寫瀉通以涉揚其芟未詳
鄭氏謂行涉田中搖其芟而大治其田功也（即注曰涉揚其芟　搖揚其所芟之青草則可以治其田而枯爛之亦為肥也）蓄水以防旱瀉水以防潦皆有備而
稼事可無憂矣。黃文叔曰草芟者土則復生故以涉揚之
草死田肥故曰作田

增　王氏傅曰此教民種水田之法也中原地高水深土厚
宜於黍稷菽麥惟近水下地乃可以教民種稻以其不服習
故特設官掌之瀦陂池也主貯蓄其水使不漏泄以備旱防
堤堰也主遮止其水使不橫行以備潦溝者田首受水大溝
引瀦水以播於遂〻者井田中受水小溝均平溝水以滿于
列〻者即匠人所謂廣尺深尺之甽主居水以養苗澮者會
通諸溝之水以泄于川瀦水雖足以畜水苟無溝以引之則
苗亦無以為利溝遂列三者皆取水之利以為事也防雖足
以止水苟不足有以瀉之則水於此為害澮專主除水之害

以為事也按王氏傳以入涉揚其芟決作四句連下節解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澤膏澤也殄病也當夏之月以水病草而芟刈之伐濆溢而病敗則足以為稼之膏澤而今長茂矣即月令所謂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者是也芒種謂種有芒刺稻之屬澤草所生之地而種之芒種則無不滋矣

增 王氏澤連上以涉揚其芟句解曰此薅田之法也凡稼澤謂將以澤地為稼也必先于長夏大雨時行水熱如湯芟夷其草掩覆土中以水沒之可以殄滅其類于是以錢鎛之屬兼以人足發撥其所芟之草則其土必蔚茂無廢昔日澤生草之處皆變為良田而可耕以芒種之稻矣王介甫曰夏以水殄草則以夏水如湯利以殺草也

旱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葦事

雩斂雩祭所斂用者未詳何物葦則以之圍壙禦濕者

增 王氏傳曰大雩所需祭物此專共之者以稻尤不利于旱暵也葦事亦此共之者以下地所出也葦事謂柎廬葦席藉棺茵蓆喪車茵獻

葉文康曰大宰九職之任一曰三農司徒十二職之頒一曰稼穡其重農之意可知小司徒之井牧立田觀也遂人之溝洫與水利也草人耕其地之剛濕墳壚耕壤糞也稻人掌其水之蓄止均防旱澇也一稼穡也司稼斂法之遂人又教之一耕耨也鄙長既趨之里宰又趨之一種植也今人既無之司稼又耕之一歲息之地也旅師既等之土均又均之用力不過三日恐其奪民時也其役無過一人慮其妨農業也田不耕者出屋粟懼其游惰不勤也民無職者出夫布憂其舍本趨末也甸師率屬以耕耤所以勸天下之力田內宰率宮以獻王種所以示天下之重穀嘗之日頒下來歲之芟而為田萊荒蕪之慮深秋之日頒下來歲之稼而為旱乾水溢之備至其始也祭田祖而祈年以祈農事其終也饗百神而祭蜡以報農功凡可以佐百姓力農者無不設官而敎導之誠以農為食本食為民天故為制之詳盡如此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道說也地圖山川形勢之圖地事謂津陰險設守之事地慝二鄭以為地所生惡物若蝮虺蟲蠹之類也地求謂地產可求者如江南金錫西蜀丹青是也夾王車蓋以備顧問之易鄭剛中曰道地圖以詔地事則以地形告使知地事之所宜道地慝以辨地物則以地氣告使知地物之有害原其生以詔地求則以地利告使知地物之所產○林氏曰土有所求各以其所有則下之所共當貢宜于青者不宜于揚宜于塗者不宜于兗則土訓之詔地求可知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

守則失王事

方志謂其一方所志尚如鄭衛之桑弦歌燕趙之喜任俠是

也觀事猶易言省方觀民之意鄭則中曰方志如宋有宋志鄭有鄭志一方之志載其一

方之事則凡一方之可觀者其載于書道其方志則王者游如少吳之虛如大夏之墟如殷之二後相之帝丘之顧王可

如則而方慝鄭氏以為四方言語所惡辟忌而不犯之蓋不違

其俗也唯氏曰氏言方慝王方之五詭使邦以為人者指王地居飲食好尚其所慝也○邦地王四土訓言地慝

如吹埆之地不宜稼穡斥鹵之地不可産蔡之類誦則言方慝謂一方之叫非為良工之宜耳所通其類所謂土慝

土俗之土訓所詔蓋以使王識天下之山川險阻誦訓所詔

蓋以使王識天下之風俗人心而者熟識于王心而後情禁

之歧志攻於之寬嚴始有所施矣

魏莊渠曰古者左圖右書土訓圖學也誦訓書學也王中心

無為而二官各以其職獻納以廣王耳目於王心思而四海

如指之掌千載如在目前矣

易氏曰二官為王巡守設也詳見前目録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

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物為之厲每物各有蕃界也守禁謂部其居民以守而設之

禁則民無專利樵季之患而物亦得遂其暢茂蕃殖之性矣

李景齊氏曰利之大于山林川澤者先王與民共之而周禮皆有禁焉何也蓋利之所在人所競趨官不為之守禁則勢

中力李何時而已雖山林川澤各置虞衡之官而有以示其禁焉則京有司不得專而其利可以均及于民矣○王昭禹

曰天上治川澤無禁至商之末世猶山中也以厲政掛之而已氏王周公之時尚不設法以禁之雖謂之無政可矣

天時有溫冽地氣有滓由故草木稟之亦各有陰陽之殊陽

木性剛陰木性柔冬氣斂而斬陽木夏氣濡而斬陰木則有

以順其性而不失其本然之資矣服耒耜表器杖為楊以耜杖用服

之耜耒為耒非指李猶梓也同梓材尚柔韌也時即上文仲冬仲夏

之時王昭禹曰夫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故以仲冬斬陽木以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用火

時以養材因天材以養氣然後工之巧施焉

增　鄭康成曰陽木在山南者陰木在山北者冬斬陽夏斬

陰堅濡調○王介甫曰考工記曰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

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所謂陽木則稹理而堅者也所謂陰

木則疏理而柔者也疏理而柔宜以火養則斬以仲夏使盛

陽暴之與火養同意陰木如此則陽木斬於仲冬宜矣○王

昭禹曰斬陽木必以仲冬以水之盛氣養其堅則齊諸其陰

也斬陰木必以仲夏以火之盛氣養其柔以齊諸其陽也如

此則堅者不失于過強柔者不失於弱矣○王氏傳曰季謂

木之老者舊說梓材非也車輿之器其用為至勞皆須堅韌

之材豈以梓木而可用于季字之義以三時所生之序言則

孟生為長季生為少自一物之生而言則孟為初生而季為

老也以時入之者既有宜陽宜陰若峄陽孤桐陰竹之管及

老木堪爲耒耜者逐取之有時而入于器用之府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

時斬材以黃落時取材與民同利也有期日限以期日不得盡物掄猶選也選材以待用故不拘其時春秋斬木非時故不入所禁之地

增　王氏傳曰大匠爲國擇取良材將之以待用有需則入山虞不許而禁之其斬之亦止于冬夏也不時所需可斬四野之木亦不得入所禁之中蓋不禁者國家大用與下民異也春秋不入禁者不可以戕物性法行自上以爲百姓先也

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

爲主〻脩理之鄭注主辦護之疏曰謂供時用祠禮儀。項氏曰山虞山神之所依故使之主祭。原栝爲主爲ノ也非脩除謂治壇場及道路王介甫蹕止人犯其祭也萊除其草萊也山田山所當田獵者弊田〻止也植樹也珥耳道謂樹虞人之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以知獲數也或曰珥者祭様之名蓋即鎋獸以祭四方之神之意易氏曰致禽而珥如小子珥于社稷之類田畢而祭之鄭氏謂珥當爲䋣取其左耳以効功故曰䋣大司馬言致禽以祀祊致禽令獸于郊皆行祭禮于致禽之後不應致禽之後方取左耳以効功也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法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平其守平其居民守林麓之部分也計算也計林木之長茂采札以爲賞罰也法萬民入出時日之期

增　易氏曰山有虞林有衡工山虞兼言掌山林之政令以林衡受法于山虞也所受之法即所守之屬禁。王介甫曰林之政山虞掌之林衡掌其巡之禁令而已澤之政澤虞掌之川衡掌其巡之政令而已。王昭禹曰掌其政令掌其斬木林之政令也山林之政令林衡不得掌之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斬木之法也耒耜斬季材萬民時斬材斬材之法也、

川衡掌其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舍釋通謂釋其守禁令民得共取之劉執中曰時謂獺祭魚之後則令其守禁以時爲民漁焉不平其守則淵潛不可得以遂性不令其守則鮮食不可得以養民川奠川物可奠獻者若蒲魚蜃蛤之屬王介甫曰不言物以澤虞見之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於萬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山澤則地次用其地之人守之者土著而巡徼便也入于王府所以重正供頒餘萬民以明無私利黃文叔曰國澤爲有穴角珠貝非民所得

者私以時入于玉府而賦其餘。鄭康成曰入之以當邦賦
。劉執中曰謂今其守禽獸屬仍萬民據先者柱馬易是者
。柱馬法獲者柱馬期澤萁萍芹菱芡之屬衰紀共蒲蓋以之
。既渴刖復其屬禁
為庠蒲以為庠革以閑墳屬禽令田者致禽而會屬于一處也。按先
王之利乃皆王有而名山大澤不以頒則亦盡歸于天子故
特立官以守之而表紀之川由是而出然乃令民時斬材又
日以時釋其守人曰頒餘于萬民則其利之公於民者亦多
矣。葉文康曰山林川澤所出財利盡情不公其財是以山
海天地之藏而屬之于一人而與民爭利不為之禁是以山
澤國家之寶謂於採取而縱民趨利也先王不與民爭利亦
不與民趨利不與民爭利者所以為公天下之大情不縱民
趨利者所以為取天下之大法。王氏傳曰山林川澤雖天
地自然之利然苟非俟其養而無所禁則山林必至于童赭
而川澤必至于耗竭周公立政君民一體故為之禁以守者
所以養民無窮之利而非徒為頑以自封也
增　易氏曰山林之政令山虞專掌之國澤之政令澤虞專
掌之林衡川衡特巡山林川澤之禁令而已是林衡正於山
虞川衡正於澤虞然林衡列于山虞之後川衡列于澤虞之
前者以山林川澤為序也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
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邦田之地謂邦田獵之常所若鄭之原圃秦之具囿也故設
迹人主其地之政為厲禁而守不令非時取物使得安居而
遂其性也麛卵所取無遺毒矢賊物尤慘二者雖田猶禁則
平時可知見先王之仁心矣
增　黿山楊氏曰邦田之地自天子至諸侯大夫時田之所
故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
車止則百姓田獵先王山林川澤皆有厲禁況邦田之地乎
惟以時入則不禁如獺魚祭然後虞人入澤梁之類
曹氏曰太宰九職任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養蕃之政有二
叅禮賓客之供囿人掌之其曰囿游之獸禁又曰牧百獸則
牧是也芟苗獮狩之所取迹人掌之其曰掌邦田之地政為
之厲禁而守之則藪是也獸而可牧不適羊豕六畜之類取
於囿是以供賓客若田獵之獸非可以常獸牧之其地之廣摠
以恪牧其之用不可以比于囿其獸之多非林藪之深荒不
能養蕃于其中不為之厲禁則獸之奔軼四出不能遂其蕃
息之性他日無以供田獵之取則于教戰之典為有闕矣故
凡邦田之地盡使迹人大為之防而為之厲禁為而後能遂
以牧之非若囿而牧之可以隨取而得也。王氏傳曰迹人
素知禽獸所在及林木翳薈不可技指之處故用以發蹤指
示麛不至卵麑無虞惟入于林中也。王昭禹曰禁麛卵者

生之以其時禁害夫者救之以其禮

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石而資所謂怪石也石之類者珉瑊瑰琨其類甚多金玉錫石山林之寶而為國用所必需非有厲禁則民爭採取而有棄本逐末之患且必至泄天地之藏矣以時取國用有所必需而當取之也

按其地圖而教以取之之處也鄭剛中曰物其地則視其土色以別其所產○工大傳曰卽其物色而知地脈中之所生植山師之辨其物與其利害也授之以圖使之所當取之處所宜取之而已不使之濫采狀度非鄉藝也巡行察也巡民于人利所在雖有禁令而不守故巡而察之呂氏曰利所在衆聲百出既禁之又令之又戒而巡之然後可入取之而入于職金職金受之而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所以共邦之大用工府所共王之玩好者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量度受之以供邦用

齒角骨物皆山澤所產大者犀象小者麋鹿之類也山農居山澤農休澤其治山少而取利於山澤者多故以山農澤農名之量度一作度量齒角以度度其長短骨物以量量其多寡也

增 李景齋氏曰周有四賦之外至于羽毛齒角一草一木之微莫不有征凡以邦國之不可闕略掌所謂山澤之賦是矣然就角人羽人與夫掌葛之所征者皆曰取之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征令則是所征之物卽以當邦賦而不復出四稅○曹氏曰蓋以山澤所宜有者略倣十一之制以輸于公上亦如平地之農輸穀粟十一之租於公上也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摶十摶為縳

翮羽之勁者審者少而易辨之名摶手可持之名縳則摠而束之也古者弄物每十則揭其總故雖多而蓋辨爾推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摶百羽謂之縳其名音相近而不同恐故此或有傳訛耳

增 王氏詳曰翮鳥之大翮羽殺猛者羽翮用於旌旄羽半旆天翼邦用之不可無者故征之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凡葛征不止為絺綌用者草貢苧屬也已成布者受之度以度其長短未成布者則第以權審知其輕重而入於典婦功以藏之也○按齒角羽毛葛草先王非狃取於民也曰以當邦賦之政令則民固卽以是當其租入矣蓋平地之農以穀粟為邦賦山澤之農則以齒角羽毛草葛為邦賦不責其所無而求其所有用甚便民而可久行者也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染草〻物可染者藍染青蒨染紫皂斗染黑梔杝染黃之類其物有輕重多寡故受以權量頒〻于染人也後世有顏料之征本此

增 李嘉會曰染草不斂於染人而斂于掌染草者慮染人緣之因而求多於山澤之農故或斂或用不專一官王介甫曰掌染草至掌蜃所徵亦必當邦賦之政令而不言者則以前人羽人掌葛見之。鄭康成曰時染夏之時。賈氏曰濕天官染人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〻為五色至秋染五色故鄭云染夏之時謂秋時也王昭禹曰蟲主之物頒以夏染夏之物頒以秋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灰以給澣湅或云灰物即今所用石灰也王氏傳曰灰凡石灰蜃灰烟煤之類以共焚燬澣湅則重之用也炭之所用尤多以時入者月令季秋乃伐薪為炭計民所入當此時王昭禹曰羽草葛生成有時非時則物未成而不中用故徵斂有其時若炭灰則無時不有求無時不徵日以時入之而已 時 明周家薪炭南取洲汀北取山麓置或徵諸民則其所用者廣矣

增 鄭康成曰皆山澤之農所出也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用凡畜聚之物

荼草名共喪事者前者當用荼也既夕禮茵著用荼謂茅秀也其實輕置者于茵中櫃下聘之時用以為藉秀時聚之喪則共之委人所斂疏材畜聚之物係田野所出掌荼所斂係山澤所出故二職各見如此鄭氏則為掌荼徵于山澤而入之委人也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

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闉壙以蜃灰所以禦濕也蜃器以蜃為飾器春官鬯人所謂凡山川四方用蜃是也盛猶成也爾雅稱如防者盛註盛音成則此所謂白盛者蓋飾牆使白之蜃也鄭玄註曰蜃大蛤也取其殼擣之灰之白如墨真則蜃灰塗壙以禦濕也祭則以蜃灰飾器取其堂白之盛成也白盛為宮室則以蜃灰飾牆堊取其素潔也或云主于宗廟皆堂之

增 王氏傳曰凡以蜃飾器書謂以蜃灰飾之者非並取其飾之白而有文采祭器飾以蜃其用非一鬯人職凡山川四方用蜃春秋又王使石尚來歸蜃公羊以為宜社之肉行人職云歸蜃以交諸侯之福則主祭宗廟言是山川四方社稷宗廟皆有用蜃者而或以共鬯酒或以共肉用各不同此復言白盛之蜃者泰稷在器曰盛蓋又以飾盛器也

閭人掌國游之獸禁收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之物

囿游囿中游觀之獸禁禁其獸之闌落也天官獸人嘗田獸
周人為牧之以供喪祭賓客不時之需於事便矣而漢植庭
有熊虎孔雀至於狐狸鳧鶴偨脩則第以供天子之嬉戲而
與周官之意不同矣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
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木實曰果草生曰蓏閭師所任民閒場圃也場人所掌國之
場圃也祭祀賓客果蓏所必需藥取於民間必有騷擾之病
故令場人樹而共之

增　享鄭注云納牲疏曰謂祭祀宗廟二灌後君迎牲納之
於庭時后夫人薦朝事之豆籩豆籩中有果蓏之物故云享
亦如之按上言祭祀共果蓏矣又以享為祭宗廟朝事之豆
籩非也。王氏傳曰享謂宗廟月享即每月之薦新及賓客
之燕享也原稿謂耆老與孫子亦未見所本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
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

數一歲所入之數也匪頒有定賙賜無常匪頒家稍之賦以待匪頒凡仕者之祿也賙賜王有恩惠以予其臣民稍食祿廩也上下猶豐凶也數邦用計國
用之多寡也視歲之豐凶制國用之多寡則雖凶不害矣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
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六斗四升曰鬴凡民之家兼有壯老幼壯者所食多老幼所
食少通計一家之中每人皆有四鬴之食可多寡相衷蓋而
免飢羸之患矣就穀就穀豐穰處也殺邦用節用以賑民也
按梁惠王移民移粟孟子雖以為小惠然民貧無食而令就
豐穰之地則亦王政所必資者矣○古者田數民數穀數清
晰可稽按其田數以稽其穀數人按其穀數以稽其民數則
有餘不足可知而移民殺用之法可由是而施後世所可知
者田數而已若民數穀數則茫乎無聞又何以程其盈詘而
行補苴之政乎

增　王介甫曰民之食可以鬴計者校登大家貴賤老幼廢
疾之數視稼消斂稽之財物其法詳也

鄭康成曰六斗四升曰鬴此皆謂一月食米也楊控仲曰周
之量非後世比栗氏為量方尺深尺其實一鬴乃六斗四升
今人所用之斛深亦一尺而方幾二尺止容五斗而以古之
量少今之量幾五倍乎古矣以中歲均人月食三鬴則是旬
食一鬴日食六升四合矣量至漢猶然趙充國以為羊式賢
欲引萬騎出依檄一馬自負三十日糧為米二斛四斗麥八
斗則計人日食米八升王莽欲立威乃議云十萬衆齎三百
日糧十道並出嚴尤曰計一人三百日用糧十八斛則是人

食六升以上考之用之中歲人日食六升四合上歲人日食八升五合不為過矣○衆按古先王所以為救荒之策者恰矣其未荒也則有餘三餘九之蓄積以為之備其小荒也則有遺人之委積以為之賙其大荒也則有司徒十二荒政以大為之救濟凡所以慮災防患之計至矣又有移民就穀之說何邪恐移民之說最為非策不惟飢荒之民攜父母挈妻子流離轉徙于道路有老弱死亡之憂而此邦之衰樣者亦安能聚萬民之流離轉徙者而安集之哉吾不知所謂移民就穀者為從官給之歟抑聽民間之給之耶若使民間之給之則騷擾必甚矣吾不知先王何法以處此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粢盛

行道曰糧止居曰食令軍行者有行糧故役者有工食蓋如此粢盛米詳式以為粢同籍謂籍田所入藏于神倉者也九工曰祭天地祖宗用之不以給小用其餘祭祀共十本人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

舍人主宮中用穀者給米於宮中而平其政政謂用穀之政也財即米穀之謂實九曰財即米也表祀式納財謂一溢米大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也食工九曰工宮之稍宮正均之宮之稍食內取於廩人則有入數分於宮正內宰均之則有出數並以大宰之式法行之廩人不妄供宮中不妄取所謂平其政者莫先乎此呂祖以宮為舍廩故所謂呂恢本田謂家註故五之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

喪紀共飯米熬穀

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之器外方內圓曰簋內方外圓曰簠以盛稻粱以盛黍稷祭祀賓客簋主后禮致饔餼之禮也車米筥米宮之事舍人主實而陳之供凡牧官掌客車米以車載之筥米以筥盛之芻禾以供賓掌客掌其禮舍人供其物客牛馬之用飯米飯含之米熬穀錯於棺旁者喪大記言君熬四種八筐是也

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

王將耕籍內宰詔王后獻穜稑之種舍人共之預蓄以迄風歲使無朽腐也實九曰以歲時縣者從納本始將子即縣之以至春獻之

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辨其物辨其九穀種類之殊及鄭注九穀六米別為書原稿有其米也之高下有非也此去之政用穀多少之政也太宰賢時出入之數有司會職內職歲諸官掌之其會計詳矣至米粟惟舍人一官究其出入蓋賢時數多而用裸致其會計穀米粟數寡而用有常故其會計甚也

增　王氏傳曰米粟之數通掌於廩人而舍人司其出納者亦猶職內職出之於大府有監臨之意也九穀皆別為書日有成月有要歲終會之與冢宰司會相通

王昭禹曰宮正月終會稍食歲終會行事內宰歲終會內人稍食舍人掌米粟之出入而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亦所以通職聯事也（米粟以以掌米粟之出入及會計其政皆指宮中之政言其令八掌平宮中之政政也夫）廩人舍人米粟之會計（[illegible]）陳及之曰廩人倉人凡九穀盡掌之而不會計何也以司會考之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則是官府與府藏財賦無不係焉而廩人以出入之大計總之司會矣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法用法所當用當用者猶止則其他之裁節可知（王今甫曰法式所用）（有雖不足不可以已者有待有餘然後用者所謂餘法用則待有餘而後用者）頒財貨於民也豐而藏凶而頒先王蓋以倉廩所蓄與民共之而初非有扃鑰自固之私也大事如會同師役之類

增　黃氏曰大府所謂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委人所謂凡其餘聚以待頒賜止餘法用止此者歟

○黃文叔曰大事大師役也其小者遺人委積自足供之其大者倉人共其穀積食飲之具食糗糒飲漿酏也

稍食　米粟者國家之大計倉人掌其藏廩人掌其數而其出入多寡又有舍人計錄之蓋倉人主藏而有司數者存則不得恣為侵欺廩人[illegible]出入者焉則亦不得公為胥濫而況冢宰司會之會計又總其後乎

司祿　闕

司祿主班祿之官其文闕者諸侯去其籍故也

黃氏說見前目錄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周猶徧也種與地宜則倍收與地違者反是二者民之宜所係故特縣示其法令農民徧知之（王氏曰大司徒上宜法載師物地事皆掌之）大凡而司稼特詳而司斂法斂多寡之法也視年豐歉以為斂多寡之法則凶年不至於取盈此周官稅法之最良者後世戶計由是乃反狀一歲用數之多寡以為取民之數則民之不病者鮮矣均萬民之食者豐地穀多儉地穀少量其多少以為轉移補救之計也（鄭注曰均民之食所給也）與於倉廩以賑貸也當則釋之急則賙之（ヽヽ）大急則大賙之所謂平其興者如此後世廩給無術往往駑弱則無獲而強黠則多取其為不平莫甚矣○王氏傳曰後世倉廩之官但知以征

周禮集說卷之十 春官

梁谿高氏紫超原稿　　　　鰲湖華泳天沐増訂

春官宗伯第三

増　項平甫氏曰春官以治教之始在於禮象天地之化始於春

原稿　宗〻廟也伯長也禮以宗廟為重故以宗〻名官〻王曰禮有五莫重于祭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謂之宗于四時之官爲長則爲之伯凡典禮者皆謂之宗

増　鄭剛中曰自舜命伯夷典三禮其官曰秩宗周人因名曰宗〻說者謂宗尊也伯長也天下所宗者惟宗于禮〻禮所以為尊也

原稿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皆曰司以其〻主一事也冢〻〻統六官故不言司宗伯亦不〻司者天神地示人鬼非人所可司也王氏曰禮無乎不用治所在不制教非禮不行政非禮不立刑無礼則治事無礼則亂此禮所以不言司也〻按唐虞秩宗典三禮此即禮官所自起至周家度〻〻〻六章曰佾日春官尤為重職其官在漢為奉常後更太常其屬有〻樂太祝太史太卜太醫之屬其後或稱祠部或稱司禮太常伯而在明則為禮部尚書小宗伯為左右侍郎而律師以下則儀制祠祭四司〻〻類也

惟王建國辨〻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禮謂王禮言和邦國者尊卑有序則上下和固自然之理也

司馬溫公曰禮之為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用之於家則尊〻〻〻〻〻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用之于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用之于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豈特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

増　明道程氏曰古者冠昏喪祭車服〻〻〻〻各分別〻啟踰越故財用易給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〻人情名數不足以殊別貴賤既無定分益詐滋奪人〻求厭〻〻而後已

東萊呂氏曰禮官之長是為宗伯壇墠昭穆之等聘享射御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者所謂禮也神人之所以治上下之所以和失其禮則僭亂謟妄而瀆乎神〻〻〻亂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成周萃禮樂于一官和〻者蓋亦包樂于其間後世禮樂廢壞治人者不過簿書期會之末至于禮典尤為不經間有一二僅存不過曰使先王文物不廢乎吾世而已所謂〻〻〻何語矣

薛平仲曰禮有小大有本末大者經小者紀本者義末者數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

既明則教不可以不具故宗伯之屬有肆師肆之為言陳也宗伯以明其義肆師以陳其數

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人

肆猶陳也主陳列祭祀之位及其牲器幣物也

鬱人下士二人府一、、、、、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鬱：金草名其根芳香而色黄鬯酒名古者釀黑秬黍為酒以鬱草和之苾香條暢于上下故謂之鬯以為灌地降神之用也鬱鬯本一物而分為二職者鬱人：：：：己之器而鬯人主其所和之酒也鄭剛中曰以秬為鬯以鬱和之分為二官何耶蓋祼者祭之始礼之尤重者故使鬱人掌其器鬯人掌其秬鬯而為器之飾重其事故分二官以主之禮官以祭祀為重而祭祀以祼地降神為重鬱人鬯人各芳之氣以幽達于淵泉而使之來格禮官之職莫有大：是故肆師而下即以鬱人鬯人二官先之

增　王昭禹曰掌共秬鬯者鬯人也鬱人則和鬯用之于祼、貢氏曰鬯人所掌是秬米為酒不和鬱：者亦於宗廟及祼賓客則鬯人以鬯酒入鬱人鬱人得之築鬱金草煮之以和鬯酒則謂之鬱鬯也王氏詳說曰有秬鬯有鬱鬯鬱鬯用之於宗廟秬鬯用之于天地社稷等祀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是祭天不用祼然亦用秬鬯：人之社壝用大罍祭門用瓢齎是社祭等祀亦用秬鬯但鬱鬯求諸陰用之于宗廟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庶、、人

雞人主夜呼旦以覺人者祭祀必得昧爽清明之氣而後能執事虔交神爾故自鬱鬯二官而下即次雞人

增　疏曰宗伯主雞牲也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尊彝皆酒器尊：也：：器：：貢也王氏傳曰唯尸與王及后獻酢用之以其尊者所用故以尊名指臣所酢則曰爵　彝法也言其器為儀法也承鬱鬯者曰彝以其為酒之至貴在堂中而先陳其後五齊三酒皆以是為法故以彝名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筵竹席也几神所憑席神所坐尊彝几席宗廟所重特設二官掌之而此次盤齊陳設端好則凡即乎其際者自將肅然而生敬故以二職次雞人之下

增　王氏傳曰古者席地而坐鋪陳地者為筵加筵上者為席詩所謂肆筵設席也．王氏詳說曰筵鋪于下席加于上而几則立而設之所以待尊者養老有几筵大賓客並几筵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物所藏曰府命府曰天者尊其所藏若天然也天府主藏先世重器及官府簿書與夫民數穀數賢能之書俱藏焉故者皆先王所寶貴故特尊曰天府王氏詳說曰成周之時以政事為寶以人民為寶以民食為寶以賢能為寶非特寶珠玉而已

增　疏曰天府在此者其職掌宗廟之守藏大祭祀則出陳于庭故列職于此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瑞節信也五等諸侯爵命之崇卑驗之于瑞天神地示人鬼
所右享寄之于瑞天子號令賞罰風行萬里憑之于瑞故典
瑞之官為重其官在漢為符璽郎晉為符節御史明為尚寶
卿也
增　疏曰在此者其職掌玉瑞玉器之藏玉瑞祭時所執玉
器所以禮神雖有餘事以事神為主在此宜也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六人

命爵命也別貴賤辨尊卑而後天下治然非天子爵以馭貴
亦何由定之周官立典命而後民志始定不敢有越思矣
增　王氏傳曰命為王命內史掌冊命謂為冊書命為諸侯
孤卿大夫士之爵也受爵之後因其命之數而命以國家宮
室車旗衣服禮儀之制不可以毫髮僭差此則典命所掌故
以名官　鄭劉中曰自一命以至九命有等降之差視命數
之差則可以定隆殺之儀是則儀出于命典命所掌者儀與
命而特以典命名官者蓋無是命則無是儀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史止一人而府及二人者蓋衮衣裘冕之屬皆在所藏
不專主簿籍故也凡人貴賤係乎爵命而尤視乎衣服衣服
有章則貴賤益不可揜故周公自典命而下立司服其服自
天子公卿下逮大夫士皆有差殺不同蓋所以辨名分殊等
威司服有責焉至後內官尚衣監掌天子冕冠袍帶靴履及
其他賜用者僅屬一奄人之職而與先王辨名正等之意不
侔矣
夏官之弁師亦然。自天府至司服共四官皆國家典禮之文
物名器爵秩所係宜為禮官重職也
增　陳君舉曰典瑞典命九士六人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凡
大夫二人士四十二人節瑞命數服飾車旗之用所以表尊
卑而寓之數皆典禮之大者秦制車乘主于大僕符璽屬于
少府瑞止璽印佩止綬褫衣服車旗之章亦多依放事務使
利便凡古所以辨班服之等差淵畧不講其存者非文具則
徒法也非所以為禮漢因不改于是數者分于有司而太常
特為儀官不與政通矣自北齊置主爵後為司封則秩命歸
于吏部自魏晉置駕部則車輿歸于兵部自隋置中監尚輦
又別領于內省至此併漢失之奧暇治禮耶　又曰司服掌
王及命夫之服弁師掌其弁冕而皮絲屨皆藏于天官之
屬既成而頒蓋冢宰制國用宗伯受之以共服御漢初有御
府令掌御衣服東西織室亦有令皆屬少府貴悉出于禁錢
不以調大農而齊三服官亦主作服其後東西織室不別為
令以其丞屬御府蓋稍者約晉宗御府改為中署然則自漢
以下所謂禮部太常尚無車輿服冕之辨況制自冢宰乎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祀四郊群神之祀也（掌郊社等兆域）遂至所藏曰祧守祧兼掌先王之廟而專言守祧者重祧則廟可知其以奄人為者古人廟近宮内故也禮官以宗廟為重故二官屬之

增　薛平仲曰天地神示之位則兆于四郊宗廟昭穆之列有祧于外廟者兆于四郊者其壇壝之地人情之所易忽祧于外廟者其世數之跡人情之所易畧有典祀以掌外祀之兆守有守祧以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外為兆守謹于四郊内為廟祧謹于宗廟禮之大本在是

增　王昭禹曰遠廟為祧言祧則廟可知故守廟祧而名之曰守祧　賈氏曰七廟通姜嫄為八廟〻一人故奄八人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卿女官也世婦稱卿者從其夫之爵其下大夫中士亦然卿大夫士之妻擇其年高德邵者使之任職宮中以撿制六宮之事不隷太宰者别内外也其有女府女史者以宮中有器物簿籍故也

增　王氏傳曰舊說以宮卿世婦為奄卿者自古及今豈有奄而可為卿者若果然當如内小臣之例以奄字貫于上士之上亦當云奄卿二人矣又引漢大長秋等亦用士然大長秋止可以當内宰監臨之官豈有世婦既以士人在上而府史皆用女乎不可不察也

内宗凡内女之有爵者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内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内宗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有爵嫁于卿大夫士者

增　陳君舉曰富貴驕人自然之勢女子生于皇族秉勢以輕其家者多矣故以内女為内宗外女為外宗列于禮官之為其職在禮觀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乎舅姑觀后之事同姓則知所以和其室人觀后之亞王祼獻則知所以從其夫矣召南何彼襛矣美王姬之詩彼天子所生而若此況王同姓姑姊妹之女乎所以為王化之基・䟽曰内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並是助祭祀之人故列職于此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山頂曰冢封土以象山頂之高貴者之葬也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國人當塋之處也其徒至二百人

者地廣而逃繳難也　人死竟氣歸天體魄歸地聖人既立
之主以定其視復為之墓以藏其魄故廟之與墓皆有禮儀
而不可忽而守祧與冢人墓大夫皆隸于禮官
增　薛平仲曰先王立禮經世使生有所養死有所藏禮而
至于有所藏則禮道竭而人道畢矣故冢以嚴其丘封之制
冢人則以施之諸侯卿大夫之貴墓以寓其哀慕之思墓大
夫則以施之國人之衆禮之所重莫加于此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職主也主諸侯公卿大夫喪禮者喪禮係五禮之一而與墳
墓之類相近故冢人墓大夫而下即以此継之

大司樂中大夫四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司樂學官之長主國學以教國子即唐虞后夔之職也其
下樂師同署揔樂事凡教人者均平其氣體和暢其心志使
之優柔漸漬而日和順于道德者莫善于樂故虞廷命夔典
樂教胄子而周官教國子以司樂名官然虞廷典禮典樂分
為二而周官則以司樂屬之大宗伯蓋禮理也樂和也陰陽
理而後和則司樂隸禮官其宜矣漢以國子為大常屬猶存
典樂教胄之意至隋罷隸大常別為國子監今所謂祭酒者
即古大司樂之官其下有司業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
官亦猶古樂師大胥小胥之意但所教崇以經義而凡樂生
舞生者皆不係國監而專隸太常止有神樂觀提点一人知
樂二人領而教肄之蓋止以為優伶賤工之技無復有習其
事者矣
增　疏曰宗伯主禮人司樂主樂禮樂相將是故列職于此
樂師與大司樂職別而同府史亦謂別職同官
王氏傳曰漢書藝文志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
時得其樂工竇公因以其素所肄習大司樂一篇獻之註云
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
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瑟臣導引無所
服餌及至武帝時周禮始顯其大司樂一章即竇公所獻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胥相也能相助以成人德也鄭氏則以為有才智之稱大胥
主合舞合聲小胥主巡舞列皆大司樂之屬也
增　疏曰大胥小胥亦別職同官　鄭劉中曰閭胥以胥名
之謂其才智足以長人樂官名胥胥者相也惟有才智然後
能相人

太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
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
太師教樂之官之長小師其副也古人重樂以其可以格神明馴鳥獸故其官特以下大夫爲之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古人脩聲伎矇瞽爲其視息而聽專也其别有上中下者蓋亦以審音之優劣定其差目明曰瞭使之扶瞽者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同陰律也陰律上從乎陽故曰同不以陽律名官者陽待陰之和舉其全也（王介甫曰典律同而名典同則律可知矣）自大師以下諸官明皆移隸太常寺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磬師主調石音鍾師主和金聲八音金石爲重故先鍾磬二師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笙師于匏土竹木四音皆教而獨稱笙師者以笙之用獨多也

鎛師（鎛音博）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鎛如鍾而大鍾師主革音而以鍾師名者以主鼓其金奏也地官既設鼓人以教六鼓四金之音聲而春官又立鎛師以鼓其金奏蓋學官所肄與其他泛用者不同耳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韎東夷之樂也
增　鄭剛中曰四夷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此特設官以掌東夷之樂竊疑三方之樂不存于祭祀大享之時而東夷樂猶迎正孔子之所欲居且爲箕子之國則其樂猶有中國之風歟　又曰作四夷之樂當從其國不變其俗故韎師所服者亦韎示不變其所服旄人所執者牛尾示不變其所執也鞮鞻氏所屨者革屨示不變其所屨
陸農師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薛平仲曰自司樂之掌樂事大師之執樂事典同之爲樂器非樂備四夷之樂于祭祀燕享之用蓋非悅遠人之虛功者）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旄人主教舞而次韎師之下以其兼舞夷樂也
增　黃文叔曰韎東夷之樂特置一官其徒四十人其樂亦盛也舞者十六人則有定員旄人兼雜四夷之舞舞者衆寡無數或多或少皆可合四夷之舞與散樂而其徒二十人比

韎為微可知　陳君舉曰旄舞非中國之樂因得四夷之惟
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以共燕享君子所樂也豈拘于數哉
李嘉會曰無所拘限某者從之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如篴三孔舞者所吹也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章主吹豳籥者豳籥主吹其聲淳古與他樂不同故籥師
之外另設籥章主之
增　鄭剛中曰春秋迎寒暑為農而祈有年蜡祭而息老物
古之詩章無不可用乃尚用豳人之歆豳國之籥而名官曰
籥章此周王之事也周之先公開國于豳教民稼穡與夫為
寒暑之備事載于七月之詩謂之豳風至於成王々業大備
念其祖先務農之勤教民之悉凡四時所行者皆以豳詩從
事故用豳籥而以籥名官以籥而歆豳詩之章也
鞮、依鞻屝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鞻讀為屨鞮鞻四夷舞者所屝也王者化洽萬方故夷舞夷
歌得陳于階陛之下而韎師鞮鞻之官立焉其以氏稱者世
傳其音而不變也
增　鄭剛中曰鞮草也鞻屨也以革為屨夷樂者之所履作
其樂歌之時則履是屨以為容唐之燕樂有高昌部用赤鞾
有扶南樂舞用赤皮鞋周鞮鞻之類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增　鄭氏曰庸功也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
秋傳曰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原稿以庸器為凡作樂應用之
器恐非王介甫曰征伐所得之器而謂之庸器者庸民功也則
征伐之功凡以為民非利其器故也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干舞者所持為楯也凡舞器皆司于所掌而以干為重故以
司干名其官黃文叔曰舞器干戚羽旄皆有而獨以干為名于武王之舞器楚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
增　鄭剛中曰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周人武舞亦執
干以為容武舞雖用羽而以干為主故名官曰司干蓋用武
以自扞蔽為先干能扞蔽人身也
原稿　自典同至司干兵十二職皆大師之所而總隸于大司
樂也
太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二
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問龜曰卜大卜々筮官之長大卜々師卜人三官同署而龜
人下至筮人共四官皆其屬也先王所以同民患前民用使
人通陰陽造化之幾而避凶趨吉者莫過于卜筮觀弘範七
嗜嵩以稽疑繫之則其重可知矣故周公以大卜至筮人凡

七職隸之春官而占夢眡祲二官所以考休咎而察災祥亦
其類也故衍為而大卜〻師卜人至三十官之多者蓋神明
之事微妙而難窺當立多人以相參決也
增　王昭禹曰先王成天下之亹〻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乎
蓍龜名官獨曰大卜者以龜為至蓋物而後有象〻而後有
滋〻而後有數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天官鼈人主取龜〻人主以其物藏之龜室其工四人則主
攻龜之事者也
菙氏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菙製木也灼龜用之故以名其官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占謂審兆卦之吉凶而斷之決之也占人主占龜而兼明乎
易故卜筮並占之以蓍龜之理相通也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簭人揲蓍求卦者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夢者寐而神遊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故人吉凶之幾時或
先形于夢寐能燭其幾而預為備者則可以弭禍召祥矣故
周官立占夢陳及之曰設官以占夢疑若不急于政事而先王不廢蓋六夢之證于事不有以占之則伏然不能知欲先事為備不可得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祲陰陽氣相侵邪氣也眡祲如後世所謂望氣者傳云登靈
臺而望氣祲蓋古人于陰陽邪正之氣察之詳欲占其災以
自警春秋時如鄭裨竈魯梓慎蓋能傳其術者
增　鄭鍔曰祲者陰陽之氣曰者人君之表以大明之故
能照臨下土若為陰陽之氣所侵其明衰矣明君忌之故設
官以視其祲　王氏曰天人同流相應而不相遠先王于天
象必立官以觀災祥辨吉凶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
此視祲之所由設也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
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祝謂明信之辭以交鬼神也先王之道理幽而治明宗伯典
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其寅清之德交鬼神于上太祝亦能
矢其明信之辭以輔助于下而神之不格者寡矣　王氏曰
卜筮能紹天明巫祝知鬼神之情狀皆理之至精而事之神
妙皆非潔淨精微有以通神明之德者不足以知其道非清
明正直純一不貳者不足以致其禮所以並屬之于宗伯也
　下喪甸詛三祝皆其屬而巫司鬼神之事則亦太祝所統
也
增　薛平仲曰卜也者先王所以求諸幽以決吾心之疑祝

者先王所以告諸幽以為吾心之信此叙官之所以為相先
後歟
胡仁仲曰醫卜祝史技数也然切于人心而人理之所不能
不用者先王之時世掌其事廪身于官醫以十全為上誤而
殺人有誅大事詢之卜疑事决諸卜而吉凶軍賓嘉凡有告
于鬼神者必祝史宣其意然後主事者得全其精神而與神
明交今世不然以醫者殺人者無誅妙達陰陽有十全之功
者亦莫之甚用國有大事〻有大疑内不及謀諸心外不謀
之于士庶精不謀之于蓍筮而卜道以亡噫五禮之不得其
理久矣君子没不知其義祝史豈能知其義哉故民間惟有
疾病則卜而卜者率皆誑言以恐惑之民率破產祀鬼而不
求醫至有以事荒失之神驅除其祖考而不薦者豈不傷人
情逆天理乎是故君天下欲仁其民者醫卜祝史之流亦必
如先王之世然後可行也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掌喪禮之祝辞者吉者吉凶之禮不並行故另立喪祝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甸祝田狩之祝也以其主兵祭不與常祭，故另設官主之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祝人禍敗曰詛人有悖義亡信者則詛之亦取懲惡之義其
職于凡類造攻說禬禜一切告神之辭皆掌獨以詛祝名官
從其重者言也左氏稱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
考叔者蓋周官之遺制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增　鄭鍔曰巫與祝異祝則以辭告神巫則神所降古者
民之精爽不攜貳者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故國
家用之使制神之位處次主分而言之有覡巫之異合而言
之皆謂之巫〻既多故立司巫以統之　陳藻之曰先王之
時安有巫詛之事今特設巫祝官十餘員周公豈好誣者正
是周公通幽明之理所以安鬼神之道與克命重黎相似重
黎雖不是巫亦是此意到漢無此一項官淫祀謟祭無所不
有遂有巫蠱之事者漢如此消雜方知周公之意思深長

男巫無数女巫無数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增　王昭禹曰國語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神降之在男
曰覡在女曰巫神降之然後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故男巫女
巫皆不豫為員数　王氏傳曰其師者鄭氏所謂巫能制神
之處位次主者
原本　能齊肅以事神為人達其誠信者謂之巫古人交于

神而有巫猶其交于人而有擯相有男巫復有女巫者人陽而覡陰男陽而女陰以陰求陰為得其類也

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太史掌一切國家之禮法當屬于禮官而得以鈎考邦國官府之治其職亞太宰而畧與司會相埒漢人以郡國計書先上太史蓋猶仍周官之法至掌天時告朔之禮則又合後世欽天監職而兼之其馮相保章二人則司推算占候而為其屬官者也自後漢以至于隋惟魏明帝史職領中書其餘悉歸祕書而變為著作局國史院纂修日錄之屬矣

增　王東巖氏曰史官公道所係清議所出君相一有過舉史氏直書此所以推重宰相列之春官雖太宰不得統攝之。劉節卿曰太宰命令太史必與焉書之顧命因籍田之事類皆可考。雜說太史掌頒告朔于邦國大祭祀則與執事卜曰大師則抱天時又藏六官之所登馮相保章皆占星象則職太史之下此職蓋掌紀錄明曆卜故凡郡國計書及天官星曆之書皆藏于此晉韓宣子適魯觀書于太史見易象與魯春秋則知象數赴告之書藏于太史明矣楚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周太史對曰其當王身乎則知太史兼明天象明矣

僮庠曰古者史官不易業不兼官不貳事如周之史佚尹之史克晉之史蘇史黯史趙史墨皆世世掌之後來亦畧有此意如太史談之後有遷班叔皮之後有孟堅劉知幾之後有劉餗近日乃百官遷轉之地古人惟史官之流不易業卜官樂工亦世世掌之此其所以精歟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馮乘也相視也主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明欽天監觀象登臺臺四面面四人猶其遺制也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保守也按律以十九歲七閏為一章意保章之名或取義于此（鄭康成曰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鄭劉中曰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蓋言星辰昭回于天之章其著象也章章可觀為國家者仰察其垂象之文可知為政之得失）馮相保章二職一主曆法一主占候曆法司天文之常占候司天文之變此即唐虞羲和之職而周公列之為二繫之以氏蓋亦世掌其官者在漢太史令之屬有靈臺丞掌候日月星氣即此官在明為欽天監其屬保章之名猶仍其舊焉

馬氏曰陶唐以前之官所治皆天事虞夏以后之官所治多民事上古如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啟丹鳥司閉又木正句芒火正祝融金正蓐收水正玄冥土正后土其所命之官大率為治曆時明而已蓋太古洪荒步占之法未立天道

幽遠非有神聖之德者不足以知之而位天地育萬物定四
時成歲功為君相職業一大事故古人重之至帝堯時則石
中星置閏餘之法漸已著明然其命官猶以羲和為第一義
至于成周則馮相保章不過為三百六十屬吏之一而民事
弥重天事弥輕矣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
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內史于王生殺大柄皆參與而一切誥命策令皆出其手蓋
為天子最親密之臣書稱太史友內史友而家語云古者天
子以內史為左右手則倚任之重可知　按明制革前代中
書省而設六部罷丞相而設尚書侍郎以分掌朝廷之政與
周之設六官同而其後復選諸臣之能文學政事者數人入
閣以備顧問咨機密又與周官設內史之意同但後世閣臣
原其初用時官卑資淺如周內史為宗伯之屬居太宰之下
則不患其耑其後任用益耑資品益貴其權遂在太宰之上
而有耑斷行私之弊故官制之設符于周禮未有如明初制
之得者也

增　黃文叔曰內史掌八枋之法與冢宰同地愈親任愈重
故其爵秩高而置員廣皆先王精意自漢始以尚書總朝事
其後離而為中書又離而為門下而朝廷日以卑非成周建
官之意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外史于古今一應書籍皆掌而又掌書外令則天子敕文亦
撰焉此後世蘭臺石渠秘書弘文之權輿也其官無府史係
闕文

增　陳君舉曰內史猶今內制翰林也外史猶今外制舍人
也凡策命之出皆黜陟予奪大小臣工爵祿之事其與人主
圖之者固冢宰也而以二史屬春官冢宰詔王大宗伯之屬
得以陳謨補過于其間是故號令罔不臧而賞罰公亦三公
所以將衆美昭令聞也其見于傳襄王使召武公及內史過
賜晉惠公命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則二史從
公之事觀其道天子諸侯德誼文辭甚美雖東周尚如此亦
足觀史氏之典刑矣自秦變古寖失此意辭令在尚書郎則
尚書重在中書舍人則中書重方漢重尚書至阮候古之官
事歸臺閣三公失職則尚書遂擅天下魏晉重中書則並掌
職務至有中書監遷尚書令自謂有奪鳳池之恨而中書亦
擅天下而省相傾至今並置最後開元別置學士院白麻獨
在學士為天子私人稱內相矣以一辭令之官所黜輒偏重
權傾君相而朝廷不尊然後知周家以冢宰建六典實掌六
卿而二史分隸宗伯道揆在上權綱歸一而無專遂之私法

守在下衆職交脩而無謊隨之患所謂同如砥者以此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御備侍也其史特多且居府之上與他官異者以內外史勑
令之頒與其贊書之多故也明內閣有中書舍人掌與籍事
及誥勑撰文其職與此官相近至秦漢以來稱御史者則爲
以司糾察之任而謂之憲臺與周禮之御史名同而寔異矣
。增　東萊呂氏曰御史之名見于周官以中士下士爲之
特小臣之傳命令者耳至于戰國其職益親故獻書多云獻
書于大王御史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而淳于髡曰赤御
史在前執法在後是掌記事糾察之任也至秦人主自親事
以操御臣下侍御僕從其勢益重而御史大夫遂與丞相分
権矣（王東巖氏曰御史一官所轄者是冢宰所領者是百官大祭是簿書期會之所從出所以御史之史至百二十人秦重刀筆見得其事權稱重割而列之于冢宰之下百官之上至漢遂與大臣爭衡並列爲三公云）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有十六人府四人
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巾猶衣也覆也（以巾覆車所以障其塵垢）車有旌旗容蓋之飾故稱巾車係
車官之長與路車僕二官其其屬也
增　王昭禹曰巾設飾之物車人爲車列于冬官百工之事
而巾車所掌則設飾爲主故也。王氏詳說曰有車必有馬
有馬必有僕有僕必有右曰馬曰僕曰右皆見于夏官而五
路獨見于春官蓋春官所以爲禮夏官所以爲兵車旗之物
屬于禮馬僕與右屬于兵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路輅通巾車于車政令無不統典路但掌王車后車駕脫之
事則其任爲小也
增　鄭康成曰路王所乘車（王昭禹曰巾車謂之車則上下所通。典路謂之路則主于王車）
賈氏曰巾車已主王后之五路今此又掌之者以冬官造車
訖以授巾車飾以金玉象之等其王及后所乘者又入典路
別掌之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車僕掌兵車之副者五路皆王所乘而兵車之副所係尤重
故特設車僕掌之其不與夏官道僕等官同列者車僕但主
其車而不駕乘也
增　鄭剛中曰乘車必用僕以爲御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皆
僕馭王之路者屬于夏官而車僕獨列于此蓋戎僕馭戎路
此則掌戎路之萃萃者副貳之名五路皆有貳貳之數不過
十有二爾戎路乘以即戎之車戎者國之大事尤事之危進
而無継則是以將卒與敵故戎車副貳尤衆別設車僕不列
于夏官見其不屬于司馬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常太常畫日月者司常掌九旗而王之太常爲重故以司常名官。先王所以明上下列貴賤辨等威異物采者自衣服宮室而外莫過于車旗後世名分僭差亡等胥上多自此始故巾車司常二官爲禮官重職王氏傳曰車服以崇天所以命有德也車旗聯事故次于巾車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宗人主都家之禮猶天子之宗伯也不敢稱伯稱宗人而已都司馬云每都朝大夫云每國此不言者缺文也。春官有都家宗人夏官有都家司馬秋官有都家士是祭祀兵刑大事禮樂征伐大權俱不下移而一統于上此大都耦國之禍所以不見于先王之世也歟

增　王昭禹曰宗與祀者也掌都祭祀之禮謂之都宗人掌家祭祀之禮謂之家宗人。易氏曰凡典禮者謂之宗在虞氏則秩宗在周人則爲大小宗伯皆所以典天神人鬼地示之三禮也天子有宗伯諸侯有宗人春秋躋僖公而夏父弗忌爲宗人此諸侯之宗人而都家謂之內諸侯亦有宗人焉都宗人家宗人是已

孫之宏氏曰分畿內而爲都家雖各有封疆之限而不得專其政故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于是有都宗人以掌其祭祀焉曰二法則以馭其官于是有都則以掌其法則焉八曰田役以馭其衆于是有都司馬家司馬以掌其甲兵焉至于刑獄之事無不聽于王朝者都士家士雖已關而方士三月上獄訟于國比訏士掌四方之獄訟有治于士者造焉有亂獄斯往成之則有間矣記曰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是亦有合于先王之舊內諸侯不過祿田不容襲其地專擅其政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之貴賤爲之等

神士謂明神理而仕者即前之男巫女巫也其藝則國語所謂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由舊典者有即入之不爲常數其後諸巫有闕即以代之

增　鄭康成曰藝高者爲上士次之爲中士又次之爲下士。鄭剛中曰周家鄉舉里選之法三歲興鄉里之賢能其次有府史胥徒及庶人之在官入仕之塗清矣今乃有以神入仕之人何邪蓋先王之于國則憂其有凶荒于民則慮其有札喪以爲幽冥之中者神者主之神之處位非人人所能知也必有精爽不携貳之人能齊肅中正有上下比義之知有光明宣朗之聖有光照之明聽徹之聰者或足以備鬼神示之居而辨其名與其物由是設爲入仕之塗使由此以進然

後使之掌日月星辰之法

增　總論宗伯官屬　易氏曰春官設屬最有統紀所與之禮五禮爲先五禮之中吉禮爲本是蓋天秩天敘自然之理觀大宗伯其用亦傳矣實以天神人鬼地示爲主然後小宗伯爲之建國之神位肆師爲之立國祀之禮而五禮從之自其設屬而言雖五禮之用爲不同莫先于祭祀之禮於是因禮事之緩急而爲職掌之先後祭祀始于祼而告時告備之禮行焉故鬱人先之鬯人次之雞人次之尊彝几筵瑞玉命服之官又次之以至內外祭祀無不畢舉而山禮爲謹終之事此冢宰職喪所以居五禮之末掌禮之職備矣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又自大司樂以至司干凡二十職皆列于禮官之次蓋聖人制禮所以檢柅人心而歸之于中使之周旋鼓舞于聲容之間而至敬存焉是樂之爲用皆所以輔成乎是禮者也然禮者理也所以經禮斯世者苟有一毫之不盡亦不足以爲禮之至又自太卜而下皆卜筮之事太祝而下皆巫祝之事太史而下皆紀篆書之事是雖文爲制度之末而天秩天敘實寓其間聖人率是而行之始于宮庭達于天下其道甚大百物不廢復以神士者終焉寧非吉禮爲五禮之本乎

陳及之曰六官惟春官與禮職事無可疑者然司服掌外朝之服當與內司服並建在天官與玉府之職當與掌皮並建在地官司常巾車典路亦當在夏官今並列于春官者以禮儀等級隆殺升降所係故典禮者亦併掌之

梁谿高愈紫超原纂　鷲湖華泉天沐增訂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建立也保安也大宗伯所掌有五禮而嵩言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者蓋王者之身天地鬼神之主也必其心克饗乎天地鬼神而後可使陰陽和風雨時萬民效順邦基永建而保安不拔焉則大宗伯所掌莫過乎此而賓喪嘉慶之禮固皆其次矣後世不明其義嵩以鬼神示之祭禮屬之祠祭一司且退處于儀制司之下與周公設官之意異矣

增　唐氏曰虞書巡守修五禮舉闕誤言自我五禮至命官則曰有能典朕三禮蓋五禮兼神人三禮則事神之禮也宗伯先言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所謂典三禮次之以吉凶軍賓嘉則五禮也。王昭禹曰合五禮而言則曰佐王和邦國別三禮而言則曰佐王建保邦國蓋封國則頒祀此之謂建祭則受福此之謂保 黄文叔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功配禹稷而其事始于事鬼神討謂祭無益哉牲粢盛既于山盜祖伊以為商亡之決是則建保邦國誠有在于三礼也 賈氏曰上單言邦據王為言以佐王建保邦國則統侯國言之矣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吉禮祭禮也古者祭而獲福故于祭稱吉禮

增　王氏詳說曰或言鬼神示或言神示鬼何曰此所以為秩宗之官也以上下秩之則曰神鬼示以内外秩之則曰鬼神示以尊卑秩之則曰神示鬼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風師雨師

精意以享謂之禋鄭氏則謂禋之言煙謂煙氣臭聞令神来歆也 横渠張子曰鄭注禋祀為煙取其尚臭捷洛誥曰明禋又國語精意以享曰禋適見書傳皆言禋是精潔致祭之名。鄭則中曰謂之禋祀明在乎致其心齋精明誠一為主而已 昊大也自其形體而言謂之天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實則一而已 陳及之曰祀昊天上帝總言祭天耳昊天猶蒼天也。王東巖曰天之與帝其實則一如伊川之說無疑 前太宰司徒皆言祀五帝而此復言昊天上帝者蓋五帝如五行之各司一氣而昊天上帝則太極之尊也言上帝而不復及五帝者疑五帝從上帝而配食也 王昭禹曰昊天之有上帝猶國之有君五精之君則猶四方之諸侯有君道故皆謂之君五精之君有帝之道故謂之帝 實柴鄭司農以為實牛柴上而燔之槱積也燎火也 鄭康成曰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 王介甫曰柴而實牲然後槱燎天祀之所同也或云實柴或云槱燎相備而已 司中司命者中以理言即降衷之衷命以氣言即吉凶禍福之命二者固當有神司之也風師雨師主風雨者風雨調而後五穀昌民生茂故特舉言之重其神也鄭司農以司中為三能司命為文昌宮星風師為箕雨師為畢以四神者皆為星而上文已有祀星辰之語則恐其說未信矣此言祀天神也

增　鄭康成曰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

也　賈氏曰先鄭以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今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又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二文俱有司中司命故兩載之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必揚沙是風師箕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王氏傳曰天之靈曰神天神之際莫尊于昊天上帝其次祀日月星辰星謂木火土金水之五星辰謂日月五星所會之十二次也小祀曰司中而下舊解文昌第四星為司命第五星為司中愚謂虛宿下有司命星主人之壽夭名義甚正司中無攷豈天樞北極主天之中氣故祀之歟若文昌六星自主天子文德不當與此混也飌師雨師舊說以為箕星好風畢星好雨理或然也大抵祀天神皆主精意以享而以牲體燔燎上達其誠故自牲体實于柴中言曰實柴自其焚之而言曰槱燎槱即薪也自其煙氣之升記所謂見以蕭光假此以上達其誠即書之明禋故曰禋祀三祀互相備昊天獨尊故專以禋名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血祭取牲血以祭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陸農師曰社祭五土之示稷祭五穀之神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也祭必有配社配以句龍共工氏子稷配以柱烈山氏子商之時又易柱以棄其功利足以祥社稷故也　五岳五方之山之尊者東曰岱南曰衡西曰華北曰恒中曰嵩高也山林用貍川澤用沈疈辜與疈副同謂披磔牲胸以祭也四方謂各主其方之神詩所謂以社以方者百物々類之神如記稱迎貓迎虎是也四方百物即蜡祭也崔氏曰伊耆氏始為蜡々索也周則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祭先嗇一神農是也司嗇二后稷是也農三謂田畯郵表畷四郵表畷者田畯督約百姓于井田之處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凡祭之禮以先嗇為主司嗇為佐猫為食田鼠虎為食田豕坊庸為止水蓄皆為田事其祭之法祀四方蜡神不成之方缺而不祭故記曰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既蜡之後黃衣而臘先祖五祀于是勞農而休息之　土穀民所依五祀五行之佐而五岳山川之神皆能興雲雨殖物產以利民故皆祀而報之此皆祭地示之禮也不言祭地者地示皆祭則祭地可知四瀆為

陳氏禮書曰左傳家語以五祀為重該脩熙黎句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以五祀為門井戶竈中霤鄭氏注大宗伯則用左氏家語之說注祭法用月令之說五祀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而混之

五岳之正而不言者舉其概而不徧及也上文天神亦然。按五祀之說以句芒木祝融火蓐收金玄冥水后土土為五祀乃木火金水土之神此左氏之說也以門行戶竈中霤為五祀乃室中及道塗之神此月令呂氏之說也今按五祀在五嶽之上則其神貴矣當以左氏之言為正又禮記諸侯祭封內山川大夫祭五祀則五祀又在山川之下而為大夫所得祭又似當以呂氏之言為正豈古者五祀固有兩一為天子諸侯所祭如左氏所稱一為大夫所祭如呂氏所稱後人以其俱稱五祀相沿而失其義遂至混而為一歟當存疑以俟知者　鄭鍔卿曰左傳家語則以五祀為重該脩熙黎句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門戶行竈中霤白虎通范曄志皆以五祀為門井戶竈

告土五祀并皆與爲特隋書來用月令之說五祀祭行是季林前之後復於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特報于嘛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

中寄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氏家語之說釋小子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五祀則用祭法之說

增 止齋陳氏曰案春秋傳魏獻子問于蔡墨以爲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對曰少皡氏四叔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子黎爲祝融共工氏子句龍爲后土此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爲田正然則社稷五祀當爲一句

南軒張氏曰古者祭山川以其能雲雨澤潤萬物爲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祠之寔而交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揜如此後世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其地則其失也久矣。王氏傳曰大抵祭地示皆瘞牲而況埋之以下達其誠有牲即爲血祭沈埋辜亦爲血祭貍埋于土沉沒于水也貍乃判之辜磔而陳之四方百物其神卑多磔牲體而解之各以其體而祀其方也。又曰地之靈曰示地示之祭莫尊于社稷社土神即地也觀古人言社則不言地言地則不言社可見有社必有稷土穫稼穡也其次祀曰五祀五岳山川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以其切于民用故祀之或謂五祀即木火土金水之神其功甚大豈可舍之而祀門戶等然觀五帝之祀正主五行流行之主宰配以五人帝而從以五人神其禮爲至隆其餘祀典若山林于木川澤于水司爟于火與夫鄉州之社無非五行之祀故此之五祀當從月令爲善也五嶽係

王氏祥說日月今五祀乃宮中之小祀豈可與社稷五岳同科左氏載魏獻子問蔡墨社稷五祀雖氏之官其說甚明

王氏傳曰祭必用牲禮莫重乎裸鄭氏謂此呈禘言祭以迎尸亦是重于饋食鄭氏謂此主祫言其寔即祭裸饋食凡祭皆有之以禘祫尊

華嵩衡恒舉四望之大者山林川澤者畿內之名山大川也小祀四方百物者亦謂境內四方百物之神若八蜡九門磔禳之類

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肆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裸之言灌謂以鬱鬯灌地降神時也饋食薦黍稷也凡宗廟之祭先裸而獻獻而后解牲體鄭氏中曰廟祭之序始者王以玉瓚酌鬱鬯獻尸是爲裸獻既裸于是迎牲而殺乃行朝踐之事朝踐事畢乃行饋獻之事則薦以今世之食以其序推之則肆饋獻也獻朝踐也裸始禮也肆或剔或事或肆或將剔者解牲體即解而陳之俎也始而裸以求之中而薦腥則以神事爲熟而薦熟則以人養焉今此先言肆者蓋三者之中尤以解

故特舉以爲名耳。饋食用黍稷以薦也陳氏之曰肆獻裸及饋食者謂禘之禮有此四等也此必兩言之者明宗廟有禮爲禮此禮而獻有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此肆而饋有饋食禮自禘及四時祭皆然

牲爲熟爲重不則其文偶誤耳康成乃以肆獻裸爲祫饋食爲禘誤矣禴薄也夏祭品物鮮少故禴烝盛也冬祭庶物盛多也祠禴烝嘗四祭而肆獻裸饋食之禮則四時之祭皆然故以冠于其上陳君舉曰祠禴嘗烝此四時孟月王親祭于祖廟之禮肆獻裸饋食四時孟月吉皆用此二禮注謂六享祭另不是此言享人鬼之禮而凡歷代帝王及古昔聖賢皆不言者亦舉其畧而言也

增 王氏傳曰春物初生祭將品物主少以詞達誠故曰祠夏陽盛主用盛樂故曰禴字從龠或從勺皆樂器名也秋物初成主以薦新爲事故曰嘗冬物大備主合衆物以享故曰烝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災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凶禮凶災之禮哀荒弔禬恤五者凶禮之目也哀視人猶己而哀念之也喪禮如含襚賵賻之屬及為之服也荒禮如晉饑而秦輸粟之類 鄭注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禍災遭水火也外兵為寇內兵為亂考春秋時宋大水而魯莊遣使弔即此哀禍災之意 弔禮遣使以慰問也 楚人圍蔡而諸侯歸之粟即此哀圍敗之 禬禮會其財物以補之 魯慶父弒閔公而齊使高子來盟即此哀寇亂之道意也 恤禮則出其師旅以救之 人情嘉生成而畏死亡喜安全而惡危殆夫君者以天下為体故于諸侯之憂患皆有以哀矜而厚恤之則血脉聯屬痛痒相關而同休列侯之意見矣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

親相親厚也賓禮親邦國詳見秋官大小行人及司儀掌客此特舉其略耳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 易氏曰朝如日出如寅之朝而朝于天 宗尊也欲其知尊王 易氏曰宗如萬物相見于南方而其類皆有所宗 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事 易氏曰覲猶物成之時各效其實以報乎上 遇偶也欲其不期而俱至 易氏曰猶閉藏之時其相見若邂逅之遇 六服之內四方諸侯各以時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雖殊而禮則相類也 雜說云朝覲宗遇之名以別一時耳其禮一也書六年五服一朝諸侯六年之內惟一朝耳未以春則曰朝未以夏則曰宗未以秋則曰覲未以冬則曰遇初無四方之別倘漢春曰朝秋曰請吳王不朝使人為秋請之禮是也 時見者常無期諸侯或不順服王將有征討則合諸侯而皆來見也殷衆也疑以王新即位而衆諸侯皆來見鄭氏謂因十二歲王不巡狩故六服盡朝者恐未必然也 鄭劉中曰殷為盛多之義殷見者合衆多之周而來見其來必同故謂之同 ○王氏詳說曰時會則事出非常故無常時殷同則有常時亦如常朝之歲但會同之禮因朝覲之時行之故又曰大朝覲 時聘殷頫謂天子于諸侯歲徧存再歲徧頫也蓋朝宗覲遇會同六者諸侯所以享于王時聘殷頫二者天子所以答其禮此其所以歡欣愛敬而無畔疑離逖之患也祀春秋時諸侯朝上其意非一而皆自不終朝覲始而後知宗伯之賓禮所係甚重矣 鄭劉中曰天子于諸侯以分言之則君臣以情言之則賓主故先王不待以純臣之義而以賓礼親之我有以親之彼安得不吾親哉

增 鄭劉中曰時聘以財為禮其名曰問有問遺之意頫以見為禮其名曰視有省視之意致行人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此乃王見諸侯之文祭以為諸侯聘頫于天子則與行人之文不合祭以為王者之禮則又與大宗伯諸侯見王之文不合二官考之蓋聘頫之禮王與諸侯交用之其所以異者諸侯行之則曰問視天子行之則曰除慝結好 衆按曰問曰視亦為上施于下之文非諸侯見天子之文也 ○王昭禹曰時聘殷頫王人之所以賓于諸侯時聘施于時見之後以恩問之故時聘曰問殷頫施于殷見之後以事有所察治故殷頫曰視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

簡之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同謂戚其不協僭差者用衆謂以軍禮同之使協心而赴義也大均謂平其賦役及地守地職其詳已見地官均人及土均簡核其車徒兵甲之數也任謂使民致力趨事大封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與凡釐正疆域者皆是合聯其情而不散也王介甫曰合衆者地有定域民有常主所以合其志也　天下之法莫難于馭衆衆集而無法以整齊之是亂之所由生也故大師無禮則士亂于行大均無禮則民譁于閭大田無禮則衆囂于原大役無禮則羣罵于鍾大封無禮則衆哄于疆矣先王一以軍禮同之而後能治衆如治寡若網就綱若絲就紀井然不亂矣

增　王東巖氏曰軍禮之設謂之同邦國者以見戢姦慝于暴亂王者未嘗不與人同必若緜窶之有辭于苗而後大師之禮同衆所共惡者以用衆必若庶民樂有靈臺而後大役之禮因衆所共欲者以任衆賦役欲其均于是有大均以恤乎衆車馬在所簡于是有大田以簡夫衆以至民心所恃以為固者在邦國之封域則行大封之禮以合夫相保之心舍此數者而嘗勞民動衆以從一己之欲師曰師衆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覩師之義則知王者之制軍禮將以合人心于大同故每事以衆言之從衆則同不從衆則異其義可見。馬氏曰軍禮統六師大師之禮而已大均大田大封大役何

王介甫曰用衆者用其命恤衆者恤其事簡衆者簡其能任衆者任其力合衆者合其志用其命而不知恤其事恤其事而不知簡其能簡其能而不知任其力任其力而不知合其志非所以為軍禮軍禮以用其命為主以合其志為終

以亦謂之軍禮蓋制軍有常勝之道有幸勝之道幸勝之道求勝在敵常勝之道求勝在我先王所以有征無戰以在我有是五者之禮也。項氏曰出而軍師卒伍入而比閭族黨皆一我也故大師之禮無以異于大均之禮大田之禮無以異于大役之禮惟封亦然用田役師均封雖若不同其所以為軍禮未始異故曰同然同之不以禮無異于不同故必以禮同之。鄭剛中曰凡此五禮天子用之侯國亦用之所以謂之同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嘉美善也安樂善慶之事人情之所美善也昏禮所以親之冠禮所以成之女不言笄省文也射禮主人所以樂賓故稱賓射賓客謂來朝覲者脤膰祭胙也兄弟有親疎故兩言之飲食者其所親歸脤膰者其所疎也嘉禮亦行于邦國而言親萬民者蓋以飲食冠昏賓射三禮固通于黎庶而傳稱鄉人飲酒士祭歸賓俎又禮有賓取妻者則民間亦有饗燕脤膰賀慶之禮故嘉禮獨言親萬民通上下言之也天子以此嘉禮親其宗族賓客故舊于上庶民亦以此禮相親愛于下覩其儀文休貌之周浹而識其恩情氣誼之懇誠而人心之

不歸于大順者亦寡矣

增　鄭劉中曰吉之與嘉皆美善之義祭祀之禮謂之吉以祭有受福之道也嘉則非特吉而已雖美亦未足以盡之易曰亨者嘉之會又曰嘉會足以合禮天運至于四方萬物相見無所不通然後為嘉之會人道至于亨嘉之會然後足以合禮茲嘉所以為美之至也飲食冠昏賓射享燕脤膰賀慶之禮皆人心之所善安得不為美之至歟。王氏傳曰人與人自為同類而相離君臣上下埶分縣絶苟無會合之禮則情意寧無乖離乎夫吉禮主嚴凶禮主哀軍禮主威賓禮主莊故使因人情可嘉美之事制為五禮以親之則上下交而王澤之流沛然矣。陳氏禮書曰先王之于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之服皮弁服即于路寢宰夫為主異姓為賓王與族人燕于堂后率內宗之屬燕于房其物脩蒸所以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疏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屨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筭以盡歡其大率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婚禮有六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也冠禮筮日筮賓行之于廟冠之于阼醮之于客位祝之以成德見之于母母拜之見之于兄弟兄弟拜之所以責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也。鄭康成曰射禮雖王亦立賓主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為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冠司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鄭劉中曰諸侯來朝曰賓諸侯之臣曰客待以享燕之禮所以示隆厚之情享在廟燕在寢享則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燕則脫屨升堂行無筭爵以醉為度以示慈惠上公三享三燕侯伯再享再燕子男一享一燕。王介甫曰宗族兄弟飲食之而已致其愛也四方賓客則有享燕之禮致其敬也。疏曰宗廟之肉曰膰社稷之肉曰脤。薛氏曰腥曰脤熟曰膰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腥故謂之脤宗廟主熟故謂之膰。疏曰脤膰賜兄弟之國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是已至于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兄弟之國同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宗又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于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鄭劉中曰行人言賀慶以贊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同姓之邦非無慶賀要以待異姓為主

原稿　按五禮之序首吉禮終嘉禮者王者必克饗于神示人鬼而後能保有其國故吉禮先之而諸侯及邦則王之股肱

屏𦕈也必王者先以哀矜惻怛之心通之而後四方來享來王之情摯故由禮賓禮次然而有不率職者則興師動衆不能已也故軍禮又次之自是而宗族兄弟故舊賓客可以優游而飲食宴饗極太平之樂矣故以嘉禮終焉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九儀九命之儀每命異儀貴賤別而邦國之位乃正也王氏曰人之類聚群分有尊卑上下之等天所以命有德也王者代天制為命數一視其德以為予奪進退而民無越思矣壹命者王之下士列國之士子男之大夫也再命者王之中士列國之大夫子男之卿也三命者王之上士及列國之卿四命者王之下大夫列國之孤也受職始任職事也未命之士非無職然非受于王至一命則所受之職受于上矣服祭服君所賜也受服受玄冕之服一命而下則皮弁而已位有列位于王朝也再命雖得賜于王不得言位于王朝惟列國之卿始有列位于王為王之臣也受器受君所賜祭器也惟四命始得有祭器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非礼也則未四命雖用之而必假于人至四命受器始得以自造也賜則賜以治都鄙之法則也五命始賜以畿内之都鄙而治以法則也鄭注以未成國為則王莽時以二十五成方五十里賜官謂得自置其家臣治家邑如諸侯也王朝之卿六命若封于大都小都之地得自置臣屬治其家邑賜國賜以附庸之國如魯之有顓臾也鄭剡中曰六命之卿加以七命出為侯伯則賜以附庸之國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然子男亦有五同三同之附庸係于七命言者之子男附庸不足以謂之國易氏曰子男未足為成國之称至侯伯七命然後可以言國作牧謂侯伯有功者加命得專征伐為一州之牧也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也注衆師曰書與周礼伯常稱牧蓋自内言之則屈于二伯其稱牧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礼九州之長入[illegible]陽數至九而極洛書數九而易之陽爻用九故周公定官制亦至九命而極為後世九品之法本此而復分正從者蓋亦本周官之意周官子男皆五命而蒲穀之執玉不同是子為正而男為從也侯伯皆七命而信躬之執玉不同是侯為正而伯為從也他可例推矣大宗伯五禮為外即次以九儀蓋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者莫急于此匪是則驕僭篡悍之夫咸思越等而騁矣下文六摯六瑞亦九儀中事

增 王昭禹曰先王之時有定命之數與命掌之有加命之數宗伯掌之加命非定命也故謂之九儀之命。薛氏國曰凡王之臣命數君三公八命加一命為上公卿六命加一命為侯伯大夫四命加一命為子男上士三命加一命為附庸中士再命加一命為上士下士一命加一命為中士諸侯之君命數則上公九命加一命為二伯。泉按九命無加恐亦當作公八命加一命為二伯侯伯七命加一命為九州之牧子男五命加一命為王之卿諸侯之臣命數則公之孤四命加一命為都鄙諸侯卿三命加一命受器大夫再命加一命受位士一命加一命受服子男之卿再命加一命受位大夫一命加一命受服士不命加一命受職。王氏傳曰自一至四始無而有故曰受自五至七因有而加故曰賜自八至九不可輕授必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充是任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曰作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

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瑞備實也六瑞即虞之五瑞而加其一蓋自帝世已有之周公亦仍其制也等者别其尊卑也以玉為之以比其有德之義名曰瑞以為合符之驗觀其所執有以知尊卑之等 鎮安也鎮圭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取鎮安四方之義也桓楹謂之桓取棟梁之義所以上扶王室也崔氏曰桓者柱〻者所以安上明宮室棟梁之材非柱不安象上公方伯王治天下所以匡輔王國為王所憑安也 信與伸同信圭躬圭蓋皆以人形為之而俯仰稍異欲其慎行以保身也鄭敬仲曰信圭直躬圭屈以為人形誤矣侯視伯為尊〻者其道伸伯視侯為卑〻者其道屈也 穀取養人之義鄭剛中曰子有字人之德故其璧琢穀以為飾以穀能養人也穀人斟善以善養人也 蒲取和柔下人之義男以安人為事故其璧琢蒲以為飾蒲之為席人之所安也人取蒲以柔從之義記曰柔從者蒲葦是也 六者定而王及五等列侯之尊卑皆有森然不容亂者矣

增 王氏詳說曰王之圭不止于鎮大圭搢之以朝日冒圭受之以朝諸侯至于鎮圭則所用廣矣小行人以見諸侯典瑞以徵守以恤凶荒故言六瑞必特曰鎮圭。王昭禹曰此公執桓圭而射人又謂三公執璧蓋方其在朝而為三公則近于王而有所屈故執璧及其在外而為上則遠于王而有所伸非其不同勢有屈伸也。鄭剛中曰邦國之君武圭武璧特始朝則執以為合符而已後亦止于用笏故記曰凡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飾竹士用竹笏所以思其封命不常執圭也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摯之言致所執以自致者皮帛者束帛而以虎豹之皮為飾取其威猛而有文采也束帛為摯飾之以皮〻賓于庭而執帛以見也帛即享主黃纁之三帛古人衣服所常用也孤位六卿之上非有衣被人之德與夫炳蔚之文著見于外者不可以當此選 羔小羊取其群而不失類羔羊群而不黨跪乳而有禮故卿執之羔跪乳似于孝羔羊之義也 雁取其候時而行雁飛翔有列往來有時故大夫執之陳曰就列進合則從不合則去雁之長也 雉取其耿介而死雉文明而不生獲士執之者有文德而以死服事之象也 庶人謂衆民也重稼穡故位序工商之上執鶩取其不飛遷就雞取待時而動六摯定而孤卿大夫下逮士農工賈上下尊卑之差次亦皆秩然而不紊矣圭璧長短及繅藉多寡之數詳見典瑞及冬官玉人

增 鄭剛中曰古之始見君者必有摯〻之為言至也執物以表其至誠之心也蓋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質也故用贄為非特見君為然下而婦人童子亦莫不有摯記曰無辭不相接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吳開呂氏曰古者以禽為摯執之以見其所尊敬之人也摯用禽者所以致其養故膳夫之職以摯見者受而膳之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孤執皮帛諸侯執圭璧孤與諸侯之貴執摯亦以禽則偪于下矣皮帛可制衣裘圭璧則寶貨因以比德焉婦人無外事惟酒食是議故摯用棗栗腶脩不用玉帛禽鳥天子無客禮無

所用其摯惟告于見神用皂以為摯 林之奇曰禮諸所執者玉而已幣帛禽鳥皆非所執也執幣帛倘可之羔雁雉其可執乎臣之見君勤躬屏氣而乃手執羔雁為禮容乎至尊之前羔雁生物不知如何拜趨俯伏乎至于執死雉以見君豈其宜哉蓋以為庭實也。東萊呂氏曰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趙簡子皆執雁魯于是始尚羔蓋在秋然為周禮蓋在魯然而卿大夫羔雁之制尚且不知以此見當時之禮散在諸國不能備難魯猶秉禮且如此也夫魯之禮周公所傳想其無所不備而卿大夫所執是帝王巡符之禮三帛二生一死贄在虞則五載一巡符所修在周則十有二年巡守所修尊卑上下之分全在玉帛禾章以別等差魯所以不辨羔雁亦是周末逮後巡守之禮久不講故耳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倣其器之色

禮器其物以致敬也璧圜象天琮方象地所禮四方之神康成以為蒼精赤精白精黑精之帝或以為蒼龍朱雀白虎玄武之神皆莫必其信否也圭銳其首象出震而生物也半圭曰璋璋明也象物之相見乎離也琥以玉刻伏虎形琥威也象秋氣之肅物也半璧曰璜璜黃也象物藏于黃宮也王器象其方牲幣從其器以神各歆其類也王者顯扶辨物正名定制非獨行于公卿士庶雖幽而神鬼亦莫不比次而整齊之故自圭璋琥璜璧琮之制立而四方上下神示無亦有紊而不得其序者矣。丘氏曰有禮神之玉有祀神之玉禮神之玉訖事而即收祀神者與牲而俱燎 此大宗伯之用蒼黃者禮神之玉也典瑞所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云云者祀神之玉也

疏 鄭剛中曰陰生于午終于子午者南方之正位陽方用事而陰已生則夏者陰陽各居其半禮以半圭見陰功居其半也陽生于子終于午子者北方之正位陰方用事而陽已生則冬者陰陽亦各居其半禮以半璧見陽功居其半也不言祀中央者鄭氏以為中央黃帝亦用赤璋然以類求神中央正色宜用黃孔氏以為當用黃琮然則土與地一類故不言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後作字疑當作歛 泉按改經文作字為歛字斯之與作字義全別 天產地產即下所言百物之產也凡物之聲臭屬陽者為天產色味屬陰者為地產人之靜而止者為陰德動而行者為陽德惟靜而止故貴以聲臭之天產作之使動然而太過則流制中禮以防之而陰德適其得中矣惟動而行故貴以色味之地產歛之使靜 泉按如此當改經文為以地產歛陰德矣于義未安 然而太過則滯制和樂以防之而陽德適得其正矣地翕聚天施生此天地之化也而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滯氣交而形和絪縕之氣通生成之道備則天地之化合矣百物之產如笙竽絃管爵俎籩豆之屬皆是也器物森嚴聲歌微妙則百物之產合矣致百物者謂羽毛鱗甲莫不感而集如謂玄鶴下舞並魚出聽者此亦作樂之所感而行禮亦在其中矣宗

宗伯主禮而兼司乎樂其極言禮樂之妙如此。此節所解二鄭之說皆未當西山真氏亦以為此義在周禮為最難通今姑以臆說解之。記稱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云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與此書之旨亦大略相類讀者以意會之斯得矣

增　呂氏曰樂記凡言禮樂者無非以天地為本如曰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其說正有合乎天產地產之義蓋天之產萬物者陽也陽以動主為即樂記所謂著不息者惟其動而不息是以流行發達或至于不中然而至陽之中作之以陰德則陰之靜者足以濟乎陽之動其散見于萬物者無非秩然品節為造化至中之理聖人作是中而制為之禮亦所以防天下之不中地之所以產萬物者陰也陰以靜為主即樂記所謂著不動者惟其靜而不動是以深沉重厚或至于不和然而至陰之中作之以陽德則陽之動者足以濟乎陰之靜其萃見于萬物者無非翕然交暢為造化至和之理聖人作是和而作為之樂亦所以防天下之不和大宗伯之言陰陽所以明禮樂之各有其体樂記之言動靜所以明禮樂之交相為

擇呂氏張氏之說雖善然恐非此文正義蓋天產地產四字先無歸著後來依二說訓其文義是皆以陽字訓天產陰字訓地產蓋但以陰陽二字為訓則其文亦最為明瞭人皆易天產也

用知一動一靜于天地之間者皆自然之禮樂則知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者實禮樂之本也。王東巖氏曰天產地產其說繁多此說得之

張受先疏曰以天產作陰德以地產作陽德此天地生成之道也以中禮防之以和樂防之此聖人裁成天地之道也蓋陽非陰不成陰非陽不生成萬物者地也而偏陰不能以自成故必有天產以作之天陽也日月星辰風雨霜雷屬乎天者皆天產也有寒有暑有散有潤然後萬物以成非以天產作陰德乎生萬物者天也而偏陽不能以自生故必有地產以作之地陰也山川丘陵原隰田野屬乎地者皆地產也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故山不童澤不竭然後動植有所容山不崩海不溢然後寶藏貨財有所聚非以地產作陽德乎此天地生成之道也然陰陽天地之氣也氣偏勝則為災為沴而贊天地化育者則有聖人天產陽也陽勝故聖人以中禮防之蓋禮由陰作也禮者有所止則陰陽得中矣地產陰也陰靜也靜之過則閉固窒塞或戾于和是陽反為陰所制故聖人以和樂防之蓋樂從陽來也樂有所鼓盪則陰陽得其和矣非聖人裁成天地之道乎下云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生則知聖人之制禮樂所以全造化之不及之功而中和一理所以位天地育萬物玉帛云乎哉鐘鼓

云乎哉是故以為而事鬼神則天神地示人鬼可以感格明焉以諧萬民則自朝廷以至閭巷無不得其序而和徹焉以致百物則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宇宙無一物不得以遂其生矣此感應之深妙也

泉按此章言禮樂之所出本乎天地陰陽之理以天產作陰德以地產作陽德此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也以中禮防之以和樂防之聖人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也故其感應之深妙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莫非中和之所感召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訂易 按治教政刑四者正月之吉四官皆縣象示民春官備不言縣禮象者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非懸象所可盡且為士民日用所習故不必縣而示之也而後世禮書缺畧莫知循習朱子謂禮之施于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為也而盡頒之則傳習者苦其多而莫能窮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鋟板模印而頒行之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鋟之板正歲則模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而又擇士人之篤厚好禮者使之講頒其說習其頒禮則可永久矣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治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增訂 即此玉註祀天于圜丘享鬼以禘祫祭地于方澤此（原本云宿前夕為期以戒執事非）皆至大者故曰大宿眡祭之前夕齊宿而躬視也涖臨也玉禮神之玉也鬯淮地之鬯也郊社有玉而無鬯宗廟有鬯而無玉省視也鑊所以烹祭牲者玉齍玉飾簠簋以薦齍盛祭則春之大號神鬼示牲齍幣之號詔之大祝使為祝辞也（註王）（註亦）治其大禮凡禮事之大者詔相王之大禮王禮之大者（下以）（補原）王與不祭不以冢宰攝而以宗伯攝冢宰攝祭疑于亢宗伯以禮官而攝祭不嫌也王后不與而亦攝不以夫人嬪婦攝者處並后之嫌也（薦徹豆籩王后之事）大賓客王后有再祼之禮有故不與亦宗伯代以行之載再通（刌執中曰此謂攝后耳鄭氏謂君無酌臣之礼誤矣。鄭剛中曰后亞王禮賓故亦有祼獻之礼。易氏曰載音以再載之也司尊彝言六彝皆有再是已言載爵以再而酌之以璋瓚所謂攝者如此。泉按此句原本從鄭註作宗伯攝王遇王下而非是今改訂王氏傳）

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儐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祭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入詔禮曰相出接賓曰擯大喪詔王后世子若王崩而相者則嗣王矣諸侯薨于國為位而哭之重屏藩之任也（胡氏曰周制王侯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緦麻冢宰天為邦之下事不令與其器用材幣是王者所以候諸侯）命諸侯策命有

功者為諸侯或加命為侯伯者諸侯來朝入見受命天子儐謂延而進之
宗伯為儐者其重禮也鄭康成曰儐進之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擯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内史由王右以
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大略也四望或疑即青圭白琥所禮者康成則以
為五岳四鎮四瀆也國有大災則合上帝鄭注五帝也四望旅祭
以祈禱不如常祭之備也封國先告后土若王不敢當其土
而告于神以錫之敬之至也邦國都家鄉邑各有所當祭之
神與其祭之之禮宗伯以時頒之使各以禮祭其所當祭則
凡四海九州人鬼神示無有不享天子之明德者矣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位仲所擬之位神必有所棲然後禮可行故建之左右朝之左
右也右為陰地道所尚故社稷居之左為陽人道所鄉故宗
廟居之位宗廟于人道之所鄉先王不死其親之意也神位
莫尊于五帝而先建社稷宗廟者土穀為民所依而建宗廟
則尤所以重本也其不以宗廟先稷稷者蓋必有土而年穀
順成然後能備物以享祖考祖考順而感格然後可薦馨香
以享上帝則其遠近先後之序必不容紊矣兆為壇之營域
也五帝位于四郊者取其清肅而遠囂塵蓋青帝于東赤帝
于南白帝于西黑帝于北而黃帝亦于南郊也陳及之曰所謂五帝者五行之精氣
東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鄭氏注大宗伯之文青
圭禮東方等謂蒼精之帝即此五帝是也鄭氏于祀注已是于此五帝之下又
引為五帝名直感乎六經所言謂以為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
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者五天也于昊以昊天上帝為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曰
昊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至唐郊祀宗始立辭非之近世學者亦知其說其
所謂五人祀之說則于義未審蓋本月令之言夫人臣如重黎五行之官尚從
祀則以五德之帝配食于五行精氣者其是歟。大皥于東郊炎帝黃帝
于南郊少皥于西郊顓帝于北郊赤帝黃帝同位者火生土也
四望五岳四鎮四瀆也四類之神未詳鄭司農以為九皇六
十四民之類亦未識其是否也鄭康成謂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
以氣類為之位日于東郊兆月與風師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鄭剛中曰日出于東月生于
西其類宜東西司中司命陽也其類宜于南雨師水也其類宜于北惟風師
亦宜在東箕東方之宿也方山陵墳衍所屬之方也順其所在而祭之則其
氣足相感矣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禁謂禁其僭侈令謂飭其循禮用等用禮尊卑之差等如人
夫五爵士三爵之類是也昭穆說見中庸其見于經始此以
其為幽明人道之大經故辨之吉之五服鄭氏以為王及公
卿大夫士或云袞鷩毳絺玄也詳見後司服職凶之五服斬
齊大小功緦也衣服車旗宮室四者先王所以辨上下而定
民志而衰世則易于陵僭故辨而禁之三族謂父子孫喪服
小記稱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蓋言由父以親祖由子以
親孫是以三為五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而親曾玄二孫
是以五為九是則言三族而九族該之其親疏有一從再從

三從之別固不容不辨矣正室適子也以將代父當門故謂
之門子（王氏詳說曰古人重立嫡天子曰太子諸侯曰世子皆以嫡立三族之別亦皆有嫡子在曲礼則曰孫子當室是以當室名其嫡在文王世子則曰世室守太廟是以世室名其嫡此曰具正室皆謂之門子則其重嫡之意深矣）掌其政令者所以辨嫡
庶定繼襲也（此句增訂劉氏說。董氏曰諸子政官故掌役守之事宗伯礼官所掌宗法而已。鄭到中曰別親疏明嫡庶）
（伕不得以尊代宗。原稿作是）按後世有宗人府之官叙錄王國嫡庶之次及
諸宗室親疏遠近位尊祿厚列爲書之右而周禮無其官今
按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則後世所設宗人府固官
小宗伯固已兼之矣

增　昭穆考　朱子曰或問昭穆之昭何義也曰昭之爲言
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
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大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
昭（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
向各有門堂室寢而墻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
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
班之南廟〻〻之主遷于北廟〻〻之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
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
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
入乎此者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于
南牖下而北向南向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
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
昭南爲穆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
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
穆之南廟矣昭者祔穆者不遷穆者祧昭者不動此所以祔
必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
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
郕霍爲文之昭邘晉應韓爲武之穆雖其既遠而不易也又
曰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
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
自爲一廟昭不見穆〻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
而會于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
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
穆其禮有未爲意者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于祖之
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于曾之東也歟　天子之廟
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但
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大祖而組紺居
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
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
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
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亦皆宜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
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五一廟

于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東北而謂之武世室于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復藏于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于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此為少同耳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供奉之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毛謂以采色染六牲之毛以為飾泉按此解毛以染非鄭注曰毛擇毛也奉猶進也太宰贊王不奉牲故曰五官六牲而五官奉之鄭司農以為司徒奉牛宗伯奉雞司馬奉馬及羊司寇奉犬司空奉豕也六齍蓋黍稷稻粱麥苽之器苽雕胡也即今茭苗米本草茭結實爲雕胡黑米如經中所稱王齍其一也五官奉牲六宮嬪婦奉盛陰陽之義然也王氏曰牲必共奉于五官以五官所以續王之事而終之以成外治粢必共奉于六宮以六宮之人所以續后之事而終之以成內治六彝以盛鬯而祼六尊以盛酒而獻其詳見後司尊彝王介甫曰尊彝皆以待祭祀賓客于彝言祼將于尊言祭祀賓客相備而已言彝果將則尊酌亦可知也。鄭氏曰祼言將者將送也謂主瓚酌之送與尸及賓

自六牲以下有大祀以下諸官主之而小宗伯必復辨之者蓋重祭祀之禮故不敢盡委之有司而啟浸怠之漸也賞賜有制不可僭踰如後世梁孝王賜天子旌旗董賢使將作治第則非賞賜之法矣故掌之易氏曰書曰車服以庸是衣服以待有功又書惟衣裳在笥則有不可妄予者焉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序詩者以為能錫命諸侯則是車旗不可以妄予也詩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序詩者以為能褒賞申伯是宮室不可以妄予也宜小宗伯之掌其嚴如此序事序及之事若春祠秋嘗冬圜丘夏方澤之類禮則省牲視滌之類也鄭剡中曰四時各有祭祀于祭祀之時人有先後所當行之事如卜日而後序氏說帳而後出迎牲皆事之序于序事之中又莫不有禮

增王氏傳曰六牲之名如牛曰一元大武雞曰翰音物如陽祀用騂陰祀用黝賈疏曰名若馬牛羊犬豕雞物色也皆有毛色若宗廟用騂等是也六齍名物如黍曰薌合而今食其物稷曰明粢而季夏食其物賈疏曰六穀合有名其色異故云名物鄭剡中曰九穀用以為齍者止于黍稷稻粱麥苽故六者辨之使用當其物之稱其儀。鄭康成曰齍讀為粢正謂六穀之名物耳非謂齍黍稷之器也六彝之名若雞鳥物即彝也六尊之名若犧象物謂五齊三酒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儐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

貞正也謂國有大疑而求決正之神也王氏傳曰古人謂卜為貞洛誥曰我二人共貞詔號謂詔有司以幣號而使之奠以神禮也鄭氏曰神號幣號省牲者

其牲之肥瘠也賈氏曰省牲眡滌濯者與大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逆迎也賈氏曰逆齍逆饎人之所共者饎若舂人之所共告時告王以涖祭之時備饌具也將猶奉也瓚謂圭瓚以鬯酒告時謂當祼之時祭祀則奉以授王賓客則奉而授宗伯也陳祥道鄭氏云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者以大宗伯文云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故也若以前大宗伯爲攝后祼賓客之禮則此云授宗伯亦攝后時授之齋謂來朝聘所貢獻之物

增 鄭剛中曰祭祀之齍盛其始饎人狀之舍人實之及其祭則小宗伯逆之于廟門之外授大宗伯大宗伯授内人内人授王后。告時告王以行禮之時告備告王以行禮之備樂師告備則告樂事之終肆師告備則告器陳之具此言告備當是告行禮之畢也。王氏傳曰祭祀之大禮若祭主迎尸祼獻割牲飲福交神之大節小禮又其中之節目大禮佐大宗伯以詔相王小禮專詔相之。鄭剛中曰古人賜爵者必于廟示不敢專也將賜以爵必儐而進之使受策命于前。王氏傳曰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冊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此賜爵之禮也王之賜卿大夫士爵亦當如此。王昭禹曰諸侯雖卑如子男猶儐以大宗伯以子男雖卑君道也故隆之以致其伸諸臣之尊雖如孤卿猶儐以小宗伯以孤卿雖尊臣道也故殺之以致其屈。大宗伯祀大神示帥執事而卜日以至詔大號小祭祀小宗伯之所掌其事亦如之。鄭剛中曰祭有大小禮之次序則一而已。疏曰小祭祀謂王玄冕所祭。王氏傳曰諸侯朝覲禮畢以玉帛致三享之禮後有庭實所謂齋也圭璋大宗伯受之庭實小宗伯受之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軍社者王將出軍必先有事于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在于軍中謂之軍社主車遷廟主之車也古者軍法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必以其主行者所以示有尊不敢自專也王氏傳曰古者營軍壘舍左祖右社亦依在國爲之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嚴祏示不敢自專但廟主不可以重故以遷廟行也有事謂行祭戮也祭字宜爲文武云當涖祭之有司也鄭司農曰謂軍旅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鄭剛中曰軍將有事則奉祭者主帥小宗伯以職當立之奉之說當然也小宗伯已與祭于軍中則四望之祭必是其所屬之有司往行事先鄭知此意故讀與祭以上爲絕句康成以與祭連有司以下讀於不成文理。黃文叔曰春秋有事于大廟有事祭也軍將有事謂將以軍旅有事于四望神也祭有司主祭禱者也與如字祭禱自有主者小宗伯與之儲軍事重將事于四望謂將其事以往也而將字各義。陳祥道前說主司也又從說主康成而說但可通禱于四望蓋祈神之佑向田遂饁饋也四郊有群神之兆故以禽饋四方之神于郊蓋先致敬于神而不敢私其物也呂氏曰大甸者賈氏以爲四時之田恐非也大司馬表貉是苗秋獮皆與饁獸之文所謂饁獸頒禽特又因而已四郊之中有五帝四望四類之位以獸薦于神位謂之饁饁訖而後頒禽。王氏傳曰仲冬有四方百物之祭以報成功故狩畢即于郊外師司馬之屬祭四方百物之神故曰饁獸于郊大甸屬司馬而其禮掌于宗伯故帥之頒禽賜也古者田禽雖多君擇取三十其餘以予大夫士蓋所惠于群臣者如此

人就文說予禱祠于上下神示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

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爲位

大裁王有疾也下國有禍裁則以水火荒札言大肆始陳尸伸之渳浴也以秬鬯浴尸貴其芳潔也斂者以衣衾尸記稱小斂衣十九稱大斂君百稱異族異姓也佐佐斂也異姓踈而哀殺故可以佐其斂事小宗伯必蒞之者送終大事不敢不慎也冠衰冠也縣衰服衰冠之式欲其色制齊同也黄文叔曰喪服枉五宗法蓋爲此故小宗伯掌之　葬字宜從文或云眡葬地也獻器獻明器也兆墓塋域也甫始也竁穿壙也獻器則變其事生之禮穿壙則形魄將歸于土故皆哭之喪祭虞祔也既葬而祭謂之虞虞安也死者精神無所歸而祭之也虞祭既卒明日祔于祖父故有祔祭祔者以祔祖爲于廟也　成葬丘已封也孟天子之冢非一日而畢故又成葬也祭墓鄭氏以爲祭墓地之神以先祖形體託于此故祀其神以安之或以爲即祭其所葬者亦通位壇位也

增　易氏曰小宗伯大喪之禮詳于大宗伯大宗伯春官之長大喪則爲上相而已其禮文次序專屬于小宗伯以建國神位之官而掌此數者之事則其禮嚴矣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國有禍裁則亦如之

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肄儀肄儀也禮不素習必多違錯故先爲位肄之賈氏曰當習儀之時則小宗伯爲位○王氏傳曰小宗伯肄習其爲儀及爲之位也爲位謂設壇壝之神位○易氏曰會同軍旅田役禍裁之禱祠乃國家不常之儀故肄儀而後爲位天地大裁而類社稷宗廟則有常儀也爲位而已　類者依正禮爲之而儀物則從其殺也

增　鄭剛中曰吉凶悔吝皆生乎動會同軍旅甸役之時雖至尊之行百神受職亦必有禱祠○王昭禹曰天裁若日月食山冢崩皆非常之變則合祭社稷宗廟之神而禱祠焉故曰類○鄭剛中曰天神曰類而社稷宗廟亦曰類蓋當變故之際依倣正禮設一處以禱祠故以類言之

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增　鄭剛中曰小禮其事雖小揖遜周旋之儀則未嘗不同故如大宗伯之儀

言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肆師言贊果則此
則小宗伯明矣蓋小宗伯將之肆師贊之
佐儐爲承儐也儐卜匱匱
通灌以贊鬯賓醴醢皆以饋于賓接祭接賓所祭肺也賈氏
曰知祭肺者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也○王氏詳說曰惜
其說不盡也既曰祭食祭所先進又曰殺之以祭之所謂夕祭牢而是已
候禳遠及于盡者蓋彌裁召祥二者皆宜及遠也候者候迎善祥禳者禳去
妖氛也肆師與小祝俱
往以行候禳之祭

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之女衰
不中法者且授之杖

序哭以次代哭也賈氏曰哭法以服之輕重爲先後○王氏傳
曰始死哭不絕聲故小內命婦相代而哭衰不
中式謂違麻葛精粗之數及其裁制不同也上文小宗伯已
[illegible]其式而式有誤違者則肆師禁止之授之杖爲致其哀杖
之也王竹杖后桐杖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
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
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
位

社宗謂軍社與遷主也造猶即也鄭註爲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
王氏曰類造皆祭名其禮則類祥
而造略蓋或類或造也○王昭禹曰記曰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宗伯
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太祝之六祈一曰類二曰造蓋造非特禰上帝亦謂之造
類非特上帝宗廟社稷亦謂之類也封者爲壝以禱也鄭剛中曰封者累土增高非山
川之大神則累土爲壝以封
崇之凡兵所過止之山川皆祭欲其神之佑助王師也王介甫曰
禮祭兵于山川者武城告所過名山大川○凡此三者非常不功師敗也師
祭故皆爲之位蓋肆師主立國祀之禮也
敗則大司馬當奉遷主之車肆師復助之者禮官宜擁衛考

宗廟也[illegible]所以安神主也貉詩作禡祭始造軍法者於所立表
之處祭之故曰表貉其神則或以蚩尤或以爲黃帝也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
歲之稼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
夫之喪相其禮

芟謂夏芟刈疑當麥之類卜之者其卜成熟與否也鄭康成曰芟芟草
除田嘗者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呂氏曰因
穀祭而卜田事使人預知之而盡力于芟也秋田曰獮戒兵修也後開
歲兵災
之備社日秋祭社之日也祭社有二春祈秋報知此非春祈者以嘗
與獮無非秋事知此爲秋報祭之社也麥
禾者民之天兵寇者民之賊故以預卜而知之使得先期做
備也大故荒疫也以其民困已極故索鬼神而禱之所謂靡
神不舉
其歲時常祀則所以報神功者恐民慢忽不備故亦令之也
歲時祭祀如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之
類○鄭注以爲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相謂相其適子呂氏曰非相
其家禮相其
國之喪禮而贊
喪禮之當也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
其事如宗伯之禮

但言宗伯蓋兼大小言之小事肆師專治者五禮最爲繁縟
當多其人以任之也王氏曰大事則從其長故以佐宗
伯小事則專達故如宗伯之禮

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裸
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詔裸將之儀與其節凡裸事沃盥大喪
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裸器遂貍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

之卒爵而飲之

祼器彝樽皆之器即司尊彝所掌六彝也 鄭注謂彝及舟與瓚 祼玉即詩所謂玉瓚者 謂圭瓚璋瓚 節猶時也盥所以致潔沃盥者王盥手而以水沃之也 呂氏曰凡此皆肆人 用從祼禮之次序 肆器盝也浴尸之器 鄭注沃尸之器者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檀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黃文叔曰棐肆因祼而名石經如今沃爵者木以沃神王瓚則以滌尸肆器是所以盝沃皆非陳器之名也 喪葬有遣奠之禮故當用祼器遣祀之者以其奠終于此不復致用也量人見夏官

斝鄭氏以為當作嘏依禮主人受嘏卒爵以興乃遂獻祝替人受以當在此時蓋以祭其榮替祼之字也其與量人偕者飲其稍而相酬也 鄭注以與量人者皆人替祼尸量人則從獻之脯燔事相成

鬯 鄭司農曰鬯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鬱中停于祭前鬱為草若蘭○鄭剛中曰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此言祭祀謂祭宗廟社稷山川四方祼以求神而出之賓客亦有祼事者以待神明之道待賓客之至也○陳祥道氏曰獻莫重于祼祼以求神祀禮之所先也天地雖無祼然大宗伯云涖玉鬯表記曰秬鬯以事上帝則天地亦有秬鬯至于社稷山川四方皆外神皆用秬鬯鬯人所云是也特不用鬱耳鬱鬯求諸陰特用之于宗廟耳○王介甫曰筭者先王之齊惟王禮用為卒爵若儀禮所謂皇尸卒爵是也○鄭剛中曰嘗得陸佃之說曰宗廟之祭始祼之時尸入于室王與后既祼獻尸反坐北迎尸于堂王即以肝洗鬱齊而燔之制祭于主前於此之時尸既即席祝乃詔之使安坐王以玉角酌玄酒以獻尸后以玉爵酌清酒以亞獻是之謂從獻郊特牲曰縮酌用茅詔妥尸當此節也鬱人贊祼量人制從獻之脯脯時相反事相成故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以康成之說者之蠲斝角詔妥尸之時無鬱人量人受酌爵飲之法惟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康成改斝為嘏然有改字之嫌陸佃之說則不改字以理考之方其祭之始獻而妥尸薦腥爓熟之禮尚未及行而鬱人量人先已得飲卒爵豈理也耶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

秬黑黍也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釀以為酒秬鬯不和鬱者飾謂設巾覆之壝壇位也 委土為壝封其中為壇 大罍瓦罍也 社用瓦罍以其今土為之也 禜禳祭之名門國門也古者有祭門之禮 禜所以除害門者出入之所在且以禜為此 禜所以止即門也 瓢齎鄭氏謂取甘瓠割去柢以為尊也 瓢中虛而善容有門之象 脩蜃概散四者皆器名脩讀為卣中尊也 蜃為上罍為下用脩則增飾之以彩色朝以享人見人道尚文○陸氏表記解曰 脩爵也鄉飲酒義曰脩爵無數 蜃大蛤也可為酒器即地官掌蜃所共者 山川四方為圍阻固扞蔽蜃外堅有阻固扞蔽之義故山川四方之器則飾以蜃謂蓋為蜃形也 祼疑當為 泉按鄭 辜 以祭四方百物不當以別言事 批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今下言疈事則上當為辜矣鄭氏讀祼為埋披埋所以祭川澤今上文已有山川字則

黃文叔曰鄭改祼為埋沈祭山川之名此特言山川蜃言凡祼事則不獨祭也 [illegible]

按有司以於天之
以王所以用凡祀
心和鬱鬯而易
以之齊宜適乎
其具各以本事
爲飾而樂號器
服以犧象犧能
乎物故也

不得更言埋平矣概蓋以黑漆爲尊而朱帶絡腹者鄭引古概亦漆尊

以朱落其頸爲飾橫則鼈山非川澤林用百物之所出人所取足而爲之神者初無祇爲其功利及物可謂平矣器無飾曰散散以上皆有飾惟器事之器無飾故謂之散器事則蜡而器事以祭四方百物蜡以息老物。終則無飾矣故器曰散與散樂散車同意凡此六

者皆以盛秬鬯而待祼也

增　王氏傳曰按舊說謂祭天無鬯觀大宗伯祀神鬼示之下總之云涖玉鬯司尊彝職云大祫存奠彝表記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則事天有鬯明矣但此鬯器不言祭天與四瑞灌器止于宗廟何也蓋祭天用陶匏其貴自然此特文有不備耳若因此而遂以爲無鬯則司尊彝但言宗廟而不及地示豈祭地無酒乎

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共介鬯

斗所以沃釁鬯即所以浴尸者釁洗也。王介當曰既以鬯渳又以釁王齊共秬鬯鄭氏謂以共王浴浴蓋將以芬芳之氣達之鬼神也尊適卑曰臨天子無客禮于天下而有摯禮交于鬼神故弔臨有鬯謂之介鬯者令介致之而不親執也

增　王昭禹曰祭禮鬱人所和鬯乃用以祼鬯人所共秬鬯不和鬱者用之以陳而已鬱鬯之有秬鬯亦猶五齊三酒之有玄酒也亦反本復古不忘其初之意歟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嘂叫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物毛色也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段辨之嘑旦呼將旦也其祀賓食皆國之大事百官涖事或恪或否雞人夜呼而起之則人心聳惕而執事虔恭矣期戒期也如祭禮宗人請期而主人告以質明行事也鄭康成曰象雞知時也。鄭剛中曰賓客會同軍旅食紀皆不可後期而暮起既呼旦以昭之又先期而告之時告之如是雖惰慢廢弛之人詎可安枕哉。王昭禹曰四方庭燎箴宣王曰夜如何其夜未央東方未明之詩刺朝廷興居無節皆失是矣面禳四面禳也取牲血以祓不祥曰釁若禮釁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剛中曰共雞牲又言于此者以面禳釁之用出于非常也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尊彝名見下位謂其所陳列之處祼設曰若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之類酌則挹注多寡之數也鄭注曰酌汁之使可酌各異也。見下文辨其用與實者四時祭祀所用不同而其所以實之者亦各異物也鬱鬯以實彝齊酒以實尊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祼始酌鬱鬯獻尸也雞彝鳥彝畫爲雞鳳凰之形舟尊下臺若今時之承槃也朝踐謂薦血腥即朝獻也朝獻猶言

鄭註中[illegible]以王俱食之獻王與后各以其為入獻酳尸后酢王主不敢與王同尊故酌三酒以酢之其為九獻鄭註謂[illegible]理[illegible]之說[illegible]三[illegible]

已酢者送也故其字亦爲酢有送往之義蓋酢以送尸耳何名曰獻乎

初獻以其陳設有行列故復稱朝踐饋獻謂烹熟時即再獻也以其饌食有增加故復稱饋獻遂人所云朝事之籩即朝獻也饋食之籩即再獻也王介甫曰朝獻即朝踐以道言之則曰踐以薦言之則曰獻相備也饋獻即再獻也以序言之則曰再以物言之則曰饋亦相備而已獻尊當作犧尊犧尊爲牛形象尊爲象形而鑿其背以盛酒傳所謂犧象不出門即此也罍所酒器昨酢通諸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也鄭註曰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也。疏曰主人主婦賓長獻尸皆有酢王酳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酳尸亦饋獻之尊盎齊尸酢后還用盎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卑酳尸雖得與后同用盎齊尸酢賓即用罍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酢尊必以西者王酌其后一酌其一也原禕曰尊必以西者諸臣之所不敢與王同尊而用其副故也之說非爭請爲祿謂爲不祿者黃彝黃目尊也著尊著地無足者壺尊：形象壺者閒祀鄭氏以爲禘祫之屬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追享或謂有請禱追祭遷廟之主或謂薦麦嘗含桃之屬朝享或謂告朔朝受政于廟或謂三年喪畢而朝于廟皆未詳孰是也蜼爲屬卬鼻而長尾虎彝蜼彝蓋刻畫虎蜼之形于彝器太尊太古之瓦尊山尊刻爲山雲之形即所謂山罍也春夏陽而秋冬陰故其用器各不相襲而其閒用無常者又不襲四時之器蓋周公精義入神故于一器之細其規制之詳悉如此。王氏傳曰周公于制度多參于六代尊彝之用疑亦不出此據明堂位稱太尊爲有虞氏之尊山罍爲夏后氏之尊著爲殷尊犧象則周之制是尊之兼用乎四代也而宗彝之畫虎蜼自舜已然則六彝亦從可知

增　九獻之禮節詳見遂人

凡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

鬱齊即鬱鬯也醴齊盎齊見天官酒正凡言酌者謂皆泲使可酌也祼用鬱齊則酌以獻之而已王昭禹曰九獻之禮始于鬱齊故曰獻酌。劉執中曰鬱齊惟祼用之于獻最重故曰獻酌。鄭註獻讀爲摩莎之莎煮鬱和秬鬯以醆酒摩莎泲之使其出香汁也。象指自此以下皆參用鄭說王註原禕以獻酌爲涗酌未知何本疑非朝踐用醴齊則以茅縮之而後酌也王氏傳曰醴酒廣消縮者泲去其滓而酌之然後清明可用鄭指牲所謂縮酌用茅也饋獻用盎齊則以清酒涗之而後酌也涗清也泲也王氏傳曰盎齊差清然亦不可飲涗者以盧酒和調取其清者而酌之鄭特牲所謂醆酒涗于清也。原禕縮依故書爲數細也小也恐非又以涗酒爲不過盈之義亦未知何本諸臣之昨用凡酒則脩治而後酌也王昭禹曰三酒則人所飲故曰凡酒用以酳尸而尸飲爲已宜脩滌之以致其味故曰脩酌。原禕以脩酌爲滿酌非上文所謂詔其酌者蓋如此五齊三酒之當泲者皆酒人共奉之司尊彝詔之而已

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存當作陳字音之誤奠當作尊字形之誤也鄭氏則訓存爲省奠彝謂大遣時有朝夕之奠司尊彝主省之王昭禹曰朝奠夕徹不即去爲故謂之存鄭景望曰不知神之所享乎思徵也又曰俟神之吝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五几玉几一彫几二彤几三漆几四并喪之素几爲五也五席莞席一繅席二蒲席三熊席四并喪之葦席爲五也鄭註五席莞繅次蒲熊疏家謂葦席不入數筵籍于下席加于上筵與席異名而同物也

用者其下所當用位者其地所當設 鄭剛中曰几席之用不同或用于朝覲或用于祭祀朝覲
則位于廟牖之間大祉則位于廣庭之中祀先王之席在廟之室堂與受胙之席在廟之西南用不同各因物宜故異設一書而辨之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
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
之

白黑謂之黼依制如屏風以絳帛為質而繡黼于其上王見
諸侯依之以立故曰黼依 蕢氏曰扇雍牖戶之間曰扆于扆之處設黼黼即白黑文而為斧形此斧以大版
為邸即鄭次所云畫邸以此斧版置于扆即以黼扆為總名。詳說曰明堂位以黼扆為斧扆之斧字取其所畫之物言之此云黼依為黼黻之
黼字取其所畫之色言之 莞蒲席也 王昭禹曰莞蒲之細者。郭璞曰西人呼蒲為莞莞小蒲席 紛 鄭司農
以為白繡也康成則以為如綬有文而俠者純緣也 蓋以莞為席而
緣以紛也 繅同藻繅席削蒲蒻之為編以五采如藻文畫謂畫為
雲氣 畫雲氣以為之状 次席猶言重席蓋即繅席而兩重設之但其
純則黼文耳康成以次席為五席之一而去喪之葦席失之
矣 鄭註次席桃枝竹次第之自然成文賈氏引桃枝之竹以為之原禍所云未知所本姑存之 几王所憑左右玉几
王之制也 王之几左右皆設諸侯之几或左或右尊卑之辨也 昨同酢下同謂王酳尸而尸
酢王也 尸酢王王所受酢之席亦如上三重也。易氏曰專言席則無几也所同者席而已
增 鄭剛中曰以畫者之其設席皆以數重席為言莞筵在
地不重者也繅席次席加于筵上蓋皆重為與莞筵為五重
則與禮記之說合矣天子之席重而為五則下文諸侯之亦
重可知 泉按視此則以次席為即繅席而兩重之之說非矣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
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
几

諸侯二字疑有訛 泉按此因天子之几筵而兼及諸侯以見名分之別耳觀下文諸侯則紛純則此處諸侯二字非訛也
繢畫文也彫几彫鏤而有文采神所依設于右者神道尚右
也國賓或去老臣或云諸侯來朝者為布筵于牖前蓋將以
禮之彤几赤几也國賓所憑設于左者人道尚左也甸役
熊席示服猛之義 鄭康成曰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鄭剛中曰設漆几以依神故亦左右
增 王氏傳曰按天子之筵無蒲諸侯之席無次是蒲卑次
尊也天子之純無繢諸侯之純無黼是繢卑黼尊也又天子
酢席與鬼神同而諸侯則否亦猶天子之酢爵與鬼神同而
諸臣則異天子左右几而諸侯單設並賓賤之等也。易氏
曰天子有次席黼純而不用于諸侯者以諸侯不可尚自然
之文不可尚斷制之義也諸侯有蒲筵繢純而不用于天子
者以蒲不若莞之細繢不若畫之工。泉按天子之席無蒲然則前五席之名莞一次一繅一熊一葦
喪事之葦葦為五歟。項氏曰不莞加繅者王之所下諸侯之所上也。
王氏傳曰玫役屬軍禮席用熊皮以示威漆几設于右兵事
尚右也 鄭氏謂祭表貉所設席經言甸役不言祭鄭氏之說果如言乎

凡
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
喪事謂凡奠也素几神所依不雕飾者哀戚而不為文也 王氏

傳曰天子居處既用此凶惡之席素几者以表主未設于右者以凶事亦尚右也

柏席鄭司農以為迫地之席或以為藉棺所用也萑如葦而細者王氏傳曰柏席謂藉棺迫地之席萑似葦而細青故以為藉棺之用喪席用蒲純施于死者不嫌于文也敦未詳或云敦者盛黍稷之器儀禮主婦設而敦于俎南盖一盛黍一盛稷今喪事有黍稷之奠不知神之所在故而敦則而几置之惟神之所歆也王氏傳曰敦盛黍稷朝夕奠所用不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每敦一几惟神所居

增　鄭司農曰柏席柏地之席草居其上泉按迫地之席當云迮不當云席又喪事不宜黼純及紛純宜項氏曰敦以承黍稷或謂柏席載黍稷之席用素此說似通

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吉事謂祭事變几者裸于室饋食于堂繹于祊皆每事易几事神文示新之也喪事凡朝夕之奠其几相因不更易使神有所依而不散也純觀五几五席六尊六彝之制陳設瑞嚴製作工因家尚文之治可見矣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守藏謂其先世所遺器物子孫當世守珍藏者玉鎮美玉可為國鎮如天球弘璧之属也大寶器如兌戈和弓之類大祭陳之示能守也大喪陳之示能傳也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治中謂官吏考成上計及刑罰之中也省之則人之賢否政美惡刑之得失俱可見故藏之

增　易氏曰治中者計治之書也與玉鎮大寶器同藏于天府者民亦國之寶也史尤親于民者也先王蓋深致意焉如登賢能之書于天府而教得其中登民數之數于天府而政得其中計儌弊訟登中于天府而刑得其中凡此無非治中之書天府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則吏道益謹民心益固然後可以永保天命而玉鎮大寶器為可守矣。劉執中曰治中者治職也建天下之中故謂六典為治中在顧命曰大訓蓋與河圖共為寶鎮矣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若遷寶則奉之

釁器皆用釁者蓋欲得其性血之氣以新之也王氏傳曰玉石去水土久則枯器物不用久則乾每歲上春上春殺牲取血以釁之所以接續其生氣以神之也歲之豊凶民命國計所係故于季冬貞之使得詳為之備陳玉蓋以禮藴神王氏傳曰此掌于太卜天府主陳玉故互見之

增　鄭康成曰吉事四時祭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賈氏曰小祝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之所沃盥在祖廟中則天府為之執燭為明若士師云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王氏傳曰王遷國以寶從

示世守也天府從而養之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司民司祿皆天神之貴者國非民不守民非穀不生司民主
民生之息耗故因獻民數而祀司民司祿主民食之盈虧故
因獻穀數而祀司祿民穀之數既可稽而後太宰制國用之
法可因之為盈縮矣○林氏曰獻民數穀數最為致太平之
要務管子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六士農之鄉十五三公其制
而言之即所謂七民而五農士而二工商也先王所以為此
者非他欲等其民穀使之本末相當用為平歲之經制
至于水旱不虞則必有儲蓄以待之此自古在昔所以經綸
調劑以寫邦國而生萬民者其要實在乎此也○按鄉大夫
賢能之書司寇之大盟約皆登于天府而不言者省文也
增　孫氏曰知所當守而不知守之之道則猶不足以守曰
賢書能書曰民數穀數曰治中曰盟約皆所以守是器也不
知任賢使能孰與先治其國不知愛民及食孰與翼戴厥位
官位鄉州都鄙之治中所以挈持是器之法邦之大盟約所
以維持是器之具皆天子府登之使與玉鎮大寶並藏庶乎
繼體守成之君知所守在此不徒擁虛器以為安矣○補原按
漢時有武庫藏累代寶器有高祖斬蛇劍及孔子履之類又
宋真宗朝置龍圖閣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書寶貴之
物與宗正所進屬籍皆藏焉置待制學士官掌之蓋即周官
設天府之意而民穀之數及州縣之計簿乃反不知所寶而
闕焉豈足語于先王之制哉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凡玉天子諸侯所執曰瑞其餘禮神聘問曰器飾服繅藉也
○增　鄭剛中曰或圭或璧其名不同其色亦異故當辨其
名物及其用之也或祀天或祭地或朝日或頫聘或治德或
結好或和難故又當辨其用事設繅藉以為之飾者內有實
以將之外有文以章之然後禮可觀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
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
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
采一就以覜聘
晉搢通插也謂插之紳帶之間賈氏曰凡帶有二大帶大夫以上用素士用練即紳也又有革帶所以佩玉之等今插笏者插于紳之外帶之內故曰紳帶之間　繅藉所以薦玉有五采文木為中榦
用帛衣畫之五就五匝也日為衆陽之宗照臨天下故古者
天子常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玉瑞皆天子所命五等諸侯
所以履土食毛賓為民上者皆憑天子玉瑞以為信又古者
有輯瑞考驗之法故見于王必執之其朝于隣亦以是相見
者重天子之命亦憑之以為信也瑑篆通刻也圭璋璧琮四

者之玉皆琢刻而有文采也大夫衆來曰頫寡來曰聘據聘
禮則圭璧以聘享諸侯而璋琮以聘享夫人也其方圓長短
大小之制詳見冬官玉人職
增 陳氏禮書曰玉五采五就色不過五公侯伯皆三采三
就降殺以兩子男大夫聘玉皆二采者禮窮則同繅或作藻
織絲爲之則圭繅亦然鄭氏杜預皆謂以韋爲之無據也繅
可垂可屈則廣于玉矣鄭氏謂各眂其玉之大小亦無據也
圭繅皆有組以繫之聘禮所謂皆玄纁繫長尺絇組是也璧
繅亦然春秋傳楚子王再拜皆厭璧組是也○賈氏曰五就
五帀也一帀爲一就者爲一就下云二采一就者據目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采下文有三采者亦一采爲一行二采
共爲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名爲一就即此上下文是也或
一帀二行爲二就就即等也故聘禮云繅三采六等朱白蒼
注曰三色色爲再就就即六等雜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以朱
白蒼畫之再行行爲一等是等爲一行行亦爲就據單行言
之各有所據故其文異○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鄭剛
中曰二采一就二采所以成文一就所以見純一之義○王
氏傳也曰臣不得執君之守圭璧故琢圭璋璧琮以爲禮曰跣
若本君親自朝所執上文桓躬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穀蒲之文五琢而已○即注琢者圭璋璧琮上起若象文之數也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
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

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
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邸本也四圭各出而同一本象四時之運行乎一氣鄭剛中曰璧以爲
邸以象天之体四圭邸于璧以象天由体以致用必用四圭者象天道運行周徧四方神無不在之意 言天復言上帝者
天擧其渾淪全體言之而凡天神皆在內上帝則當指其主
宰也 王昭禹曰祀天謂圜丘之祀天神也旅上帝則五帝在焉以其及衆神故謂之旅○劉道原氏曰天以一氣爲四時生萬物五帝四時之宰也易曰帝出乎震是也四圭有邸象四時本出乎一氣五帝而本自乎一天也 兩圭所以象地之偶劉道原曰以琮爲邸而有邸法坤之義○王昭禹曰祀地謂方澤之祭大示也旅四望則五岳四瀆在焉 瓚者圭頭爲器可以挹鬯
祼祭詩所謂瑟爾圭瓚者即此 鄭注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詩曰卹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 肆猶獻也肆陳也 一圭而邸以璧故謂圭璧射剡也璋邸射
璋有邸而剡其上也日月星辰麗于天皆陽類故祀以圭璧
山川麗于地皆陰類故祀以璋邸射 半圭之璋邸于琮而從下向上皆邪仰而殺出故謂之射○李嘉會曰璋邸射
泉按此二句參用諸家之註原據謂日月祀以圭星辰祀以璧未見所本 造贈謂造于館而贈之
之制休方而扞外也休方則守而不災扞外則邪刺而有戚山川爲國阻固賓客爲國扞蔽其用同物宜矣 土圭見大司徒職
四時日月之景有長短不同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視其
景之合否而治曆之得失可推矣土地猶言度地其詳亦見
大司徒珍故書作鎮徵守謂以徵召守國諸侯若漢徵郡守
以竹使符也恤謂以其圭發倉廩以賑貸也 鄭剛中曰考玉人之職不言珍圭杜氏謂
珍當爲鎮鎮圭者人君守之以鎮安天下安可付之使者執以出使乎珍圭惜其尺寸不傳今無所考非鎮圭斷可知矣杜子春言諸侯爲一國之鎮出蓋氏有遠志欲鎮安之其說則然改字以從己意不可也 牙璋琢凿牙爲璋牙利有兵象故

天子發兵征討則用之若漢以銅虎符發兵也兵守謂兵守其地有姦動思變者則天子以牙璋鎮撫之鄭剛中曰若屯兵于外守要害之地者不當紀作者執此以治之

增　禮庫曰古者五侯九伯二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徵兵不輕出也以周禮司馬法參攷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于四方曰某國不道征之以某月某日師至于某國小宰掌其戒虎賁奉書以牙璋發之則徵兵不遽出也在易未濟高宗代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則雖天子親征亦用諸侯之師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所在皆成六師劉文公平丘之會對晋人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則雖王人泣師無過十乘以為先行宣王復古北伐其制如此平王東遷以王人戍申甫揚之水始刺之然春秋之時桓王伐鄭猶有陳蔡衛人二百四十年間王人會伐屢矣左氏未嘗見車之出唯敗績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璧羨以起度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羨長也璧長徑尺故以起尋丈尺之度〻之長短或差可以璧羨合之則天子之五度信矣鄭康成曰羨者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以起。疏曰璧体圓本徑九寸今言羨則減旁一寸以益上下則上下長一尺也。攷工記璧羨度尺九寸而羨餘一寸故度尺天下之度不一者則以此同之也組駔同中洿為渠兩畔稍高為眉玉飾之溝瑑也疏璧琮三字疑羨文或曰疏猶粗也圭璋璧琮琥璜六者皆有組以繫之而為之溝瑑而其制則粗疏也斂尸于大斂時加之也玉氣純和可以養尸故孝子用之六玉乃天地四方之象於首于足于腹背左右用之象俯仰與作全歸之義也鄭氏曰駔讀為組以組穿聯六玉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于天地。疏曰渠眉者六玉兩頭皆有孔又于兩孔之間為溝渠而畔稍高為眉瑑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也。王介甫曰六物皆為渠眉璧琮又疏焉。泉將王氏傳曰疏璧琮者通于天地鮮駄　未穀善也康成以為利飾若粟文穀性善能養人故和難聘女皆用之王昭禹曰穀圭亦王使之瑞節如穀璧之文和難用之取其住善之義也男女之合取生生不窮之義故天子之聘女用之　琬圭無鋒治德結好謂以是圭旌褒諸侯之有德而聯結其交好也治德有德而嘉之結好和好而贈之　琰圭有鋒傷害誅代之象凡諸侯之有惡行凶慝者則以此圭告諭而令改易之行在外而慝在心也易行者使之徙義除慝者使之改過諸侯不道未加以刑姑惟敎之使〻者執此以往也。二者亦王使之瑞節

丘文莊曰觀成周之世所以為玉瑞玉器者無非為祭神行禮致四時贈賓客卹凶荒起軍旅而作後世則以為服飾玩好甚者以為戲具而已夫以古者所以祀天享帝之具而用之為戲其不恭甚矣

增　李嘉會曰璧圍九寸好三寸而倍之羨而長之則十寸而傳斌為八寸十寸尺也八寸亦尺也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如是則九寸之璧一縱一橫皆可以為尺蓋通变之權也必因

九寸而羡之九天數也可以變通矣○王介甫曰度之在樂
則起于黃鍾之長在禮則起于璧羨先王以為度之存不禮
樂之文熄故作此使天下後世有攷鄭剛中曰黃鍾之度起于九寸自九寸而積之所謂律呂以
作樂者有所考璧羨之度起于一尺自一尺而廣之所謂器用以行禮者有所考樂之數必起于九以九者陽數而樂由陽來禮之數必起于十以十者陰數而禮由陰作也
劉道原曰王者之孝莫大于嚴父配天故其欽也以禮天地
四方之玉器為之○賈氏曰後鄭云疏璧琮者通于天地天
地為陰陽之主人之腹背象之故云疏之通天地也按宗伯
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以背為陽腹
為陰也○林少穎氏曰琬圭圓而宛之仁故以治德以結好
琰圭剡而有鋒義故以易行以除慝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
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飯玉禖米和之如生時之食玉贈玉葬贈死者之玉也○按
玉純陽之精備天地之全德聖人以之制為圭璧琮璋之器
而上自郊天祭地下至和難聘女無不用之蓋皆于玉比德
故為天下信寶也唐置少府監掌共郊祀圭璧與此典瑞同
意而又掌天子器玩百工技巧彫文錯雜之飾則失其倫矣
至明尚寶司其職亦做典瑞之官其掌天子信寶之類凡十
四與此掌王大圭鎮圭無異其掌金牌之號以警夜巡金牌
之號以嚴守衛銅牌之號以稽士卒與此牙璋起兵治守亦
相類過唐少府之設遠矣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五等之命

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
及不命也不命者其儀未備如今所謂未入流者故大宗伯
止言九儀也鄭注或言儀或言命互文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
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
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

車旗衣服之制見巾車司常司服以五七九為節畧見秋官
大行人其國家宮室之差次當見于冬官而今缺焉故不可
考也此五七九止分三等而上云五儀蓋主命圭五等之異
而言禮儀雖分三等而實有五儀猶後世官品雖同而實分
正從也
增　鄭氏曰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
後亦為上公○王氏詳說曰為伯者稱公則終其身而二王
之後稱公者則及其子孫周公太公稱而其後世不過曰齊
侯魯侯而已宗終春秋之世未嘗不曰宗公蓋二王之後及
其子孫稱公者所以備三統三公之後不得稱公者所以推
有德○王昭禹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上公九命其國

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則國之城方九里宮之
步方九百貳車九乘建常九斿冕服九章執圭九寸樊纓九
就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凡皆以九爲節也
自上公而下降殺以兩故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數亦以七
五爲節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
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四與六八皆陰數臣道也故以命王朝之三公卿大夫以其
近王而尊不得伸五與七九皆陽數君道也故以命在外五
等之諸侯以其遠王而尊得伸也後世京官權重而秩卑外
官權輕而爵貴本此出封加一等者伸其尊也大夫三命亦
從陽數爵微而無嫌也
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
以皮帛繼子男
誓猶命也天子命爲諸侯嗣所謂樹子是也攝云者其君以
疾病他故不能朝會故使適子攝之若春秋曹伯使其世子
射姑來朝也其下君禮一等者謂公從侯禮侯從伯禮適降
而下也未誓則皆以次居子男之後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
然亦不令屈大夫之下重侯嫡也春秋書叔孫豹鄫世子巫
如晉則以世子屈大夫之下非周官之法矣

增、王昭禹曰古者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則諸侯之適子
雖有繼立之義而謂之象賢則非徒立之也謂其賢足以繼
世天子乃誓而命之也誓于天子則已成其爲君之嗣故攝
其君以行禮則降一等爲避國君之正也未誓則未有爲諸
侯之義故以皮帛繼子男同于孤之禮也雖上公之子未誓
亦然所以正名分而尊天子之命也○王氏傳曰世子攝君
行禮則降一等而執君之玉但其擯介朝位賓主之間降一
等以避國君之正如公之子則用八侯之子則用六子男之
子則用四舊說公之子如侯伯之圭侯伯之子如子男之璧
是降二等且以侯伯而執璧失其世守矣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
壹命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
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眡小國之君者列于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傳稱大國
之卿當小國之君蓋周制固如此孤卿以下無封土故不言
國
增　鄭剛中曰上公爲至尊其國得以立孤諸侯之卿三命
故孤四命：：蓋比天子之大夫名同天子之孤位比天子
之大夫名雖同而位不同執皮帛者見其德足以衣被乎人

而文見以炳蔚矣外其禮儀則如子男者天子之大夫出封
則爲子男公之孤比天子之大夫故得以視子男之君○易
氏曰天子之孤執帛而加虎皮大國之孤執帛而加豹皮此
其辨○王昭禹曰上公九命則其臣命之隆者亦不等其君
命之半故孤四命而已侯伯七命故其卿三命子男五命故
其卿再命
原稿 夫民之性好凌其上者也先王所以統馭萬民而使秩然
不亂者惟尊卑上下之辨而已故自諸侯五儀諸臣五等之
命定而後上者安上下者安下雖一旒一縿之細如重閑天
塹之不可踰焉故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後世有倡優下賤
得爲后飾者是衣服無章也有屠沽市臭張蓋肩輿者是車
旗無等也有皂圉廝養高門大廈者是宮室無度也三者悖
而國之不亂亡者或寡矣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
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
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
冕冠也其制見夏官弁師職古者衣冠相配故衣冕同稱大
裘黑羔也袞卷龍衣也曰袞冕者謂身衣卷龍之衣而首戴
冕也餘倣此六服皆戴冕者冕爲周制所重也先公自后稷
以下至祖紺也饗射饗賓而因與爲射也先公卑于先王
特以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鷩冕而王服袞以臨之非所
以爲敬也饗射用鷩冕者以其敬于朝覲也鷩畫以雉毳畫
虎蜼希則粉米玄則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羣小祀林澤墳衍
四方百物之屬皆是也
增 易氏曰王之吉服六自袞冕而下皆有章數惟大裘無
章以黑羔皮爲之冕即元冠無旒之冕黄東巖氏曰此乃註疏因說或以服既同冕豈曰無旒○陳祥道曰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爲正而裘又服之
本故取其質言之猶之朝服緇衣羔裘而詩特稱羔未嘗無
衣也宋神宗問陸佃大裘佃對以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
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袞可知又
郊特牲曰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
也是則大裘襲袞可知大裘襲袞則戴冕璪十有二旒可知
神宗稱善詔有司制黑羔爲裘而被以袞由此觀之大裘之
冕無旒非也○鄭剛中曰大裘之上襲之以裘故記袞謂之
被言被之于其上祀天宜尚質而反被以袞蓋陶匏藁秸質
丘掃地繼主乎質鎮圭之繅以藉龍旗之日月四圭有邸六
變之樂又主乎文内盡質外盡文以盡事天之道○凡冕之
制版廣八寸長倍之前員後方後仰前俛飾之以布上玄下
朱竇氏曰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

鄭康成曰古者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繢之于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繡之于裳。楊烱曰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衣法天數奇裳法地數偶也。陳祥道曰九章以法陽數左傳臧僖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子太叔曰五色止于九文則為九文六米五章以華五色僖伯言服当火龍黼黻太亂周之袞冕止于九章而無日月星辰明矣。鷟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以華蟲火宗彝藻四者畫于衣以絺米黼黻繡于裳也。陸農師曰雉之為物五色備而成章故謂之夏翟亦曰華蟲猶中國謂之夏亦謂之華一名鷩也。鄭剛中曰享射揖以采然之文所以取乎華蟲。鷟謂宗彝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以宗彝藻粉米畫于衣絺黼黻于裳 王氏傳曰宗彝宗廟彝器取其德馨致孝見神或闕宗彝象孝虎取于虎蜼文公曰虎義也蜼知也義以制事知以察物然後可以保宗廟故取象虎蜼。鄭剛中曰毳冕虎蜼二物不可偏言以其皆毛物故因名曰毳虎西方之義獸蜼遇雨則以其尾塞鼻獸之有知者二者皆山林之物故服之以祭四望山川 王氏詳說曰四望山川圖之阻固以扞禦于外者故以虎蜼之服。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刺粉米于衣絺黼黻于裳。薛氏曰粉米不可畫今雖在衣亦刺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鄭剛中曰希冕三章其章為罕故其字用希粉米養人之物社稷者土穀之養人者也五祀之神則能平五行之政亦有功利以生人者也故祭則同服五祀春戶夏竈季夏中霤秋門冬行也

凡冕服玄衣纁裳玄冕惟有黻之一章刺于裳而已其衣無章但見其玄色

黃東巖氏曰四望等祀以下其服若是分辨者蓋王者不以尊服臨卑將敬神以安其心也

凡兵事韋弁服視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服弁經弁服

韋弁亦冠也其制從爵與冕異韋弁服者以韎韋為弁而并以為衣裳如詩所謂韎韐有奭者也鄭剛中曰韎者染赤色兵服赤色者赤南方色火烈不可向邇其威赫然故以赤為服也韋皮之已熟者其性柔順師衆以順為武也以赤色之韋為弁亦服赤色之衣裳兵不可叉故上下之色如一皮弁以白鹿皮為弁也其服則白布之衣鄭剛中曰十五升白布積素以為裳色白以存太古之質天子視朝之服也諸侯則皮弁以聽朔于太廟以玄冠緇衣素裳為朝服即玄端服也冠弁皮冠之弁其服則緇布之衣鄭剛中曰冠弁服康成以為委貌即玄冠也以形言曰委貌以色言曰玄冠其服則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此即諸侯視朝之服而王于田獵則服之服弁喪冠也其服則齊斬之衰弁經如爵弁而素更加環經也其服則緦錫之衰弁經素弁而加環經其制則如爵弁以木為條廣八寸但不用爵色之布用素為之

增 陳祥道也凡弔事弁經服弁經亦皮弁而加環經衰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弁師曰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此弁經服皮弁而加環經之證也鄭氏謂弁經如爵弁而加環經非是

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

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大札大荒大烖素服
斬不緝也視君如父故斬衰眂后如母故齊衰天子之為父母在其中矣錫麻之滑易者記稱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則緦錫之制可推矣（王氏傳曰緦與錫皆十五升去其半其為布皆六百縷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蓋先湿治其麻使則其工精也湿治其布則其工粗以是為差也）疑猶擬也擬于凶服而同于吉也（以十四升布為之凡吉服十五升所粗者一升似于吉故曰疑也）首服必如弁經者喪服以首為重故必変其常服也荒札大烖素服者畏天矜民而不敢安也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服視命數上公九命故得服九章之袞其與王異者王之龍一升一降公則有降龍而無升龍也衣之降殺自天子遞至于士惟一等諸侯絕功服故卿大夫始加大功小功端正也衣領袖袪皆方正也吉祭之齊用玄端喪祭之齊用素端鄭剡中曰其齊服自公而下與士皆同。按後世人臣之服無章數唐人但以紫緋綠青四色為品官差等而明制文官用飛鳥武官用走獸其別有仙鶴錦鷄鷺鷥鸂鶒及麒麟白澤熊羆海馬諸異寺猶袞鷩之遺意凡品官常服用紵絲綾羅庶民止用紬絹紗布則亦等威有辨也

增　鄭剡中曰日月星辰登于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袞其說出于鄭康成六經無見也自後諸儒莫敢辯正（劉執中曰康成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而冕服九章非也且交龍為旗則之衣不去其龍矣熊虎為旗則之衣不去其虎雉矣何獨日月為常而去衣章日月星辰乎典命之戒上公九命以九為節則其衣裳九章推而上之天子十有二章明矣天子代天以施德生物故衣裳所常有皆有十二焉）今以經文實之其理自明且子男之服自三章之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五章之鷩冕而下如公則上不服袞冕可知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則其上不服日月星辰可知經文謂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袞冕而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有日月星辰則王服十二章明矣若同服九章非惟君臣無別又且與經文之言不合且天子之尊國十二門旗十二斿馬十二閑圭尺二寸冕十二旒禮物十二牢其所以取法于天之大數者非一何獨于祭則執尺二寸之圭𦈢十二旒之玉而衣九章之服以臨之必不然矣

泉按經云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則必有袞冕以上之章如鄭剡中之說誠然然則王十二章之服當何名不見于經何也劉執中氏謂王之袞冕十二章公之袞冕九章同名袞冕則經文不當云自袞冕而下且前文享先王以袞冕鄭剡中

云不用十二章章之從尸服周之先王追王也其說然耶否耶若享武王當服耶其升龍降龍之說亦不見于經識所未鮮姑誌之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

奉猶進也凡服之等威于賓祭爲重故于二者供之其餘則多使服也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廞衣服謂與明器共藏樽中者陳序陳設之次序也

周禮集説卷之十三 春官

梁谿高愈紫超氏原稿　鴛湖華泉天沐氏增訂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外祀即小宗伯兆于四郊者五帝及四望四類丘陵墳衍之屬也域謂兆外之塋域也修除謂芟掃司隸秋官之屬其屬有五隸主任勞辱之事故徵而役之守厲禁而蹕慮觀者之褻也劉道原曰厲則遮列之不使人化蹕則禁之不使人行

增　王昭禹曰將祭之前帥其屬而修除之以致其潔及祭之日帥其屬而禁止之以致其嚴此先王所以事天神地示之義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廟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也祧則遠主先公則祧于后稷之廟先王先公所遺衣服林澤存焉寶而藏之使後世子孫如見其祖考其爲教遠矣以服授尸者古者祭祀尸服卒者之上服蓋使亡者視氣有所憑依而來亦如將見之也黝黑堊白也隋鄭司農以爲神前沃灌器名康成則以尸祭所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也疏曰此與地埋之義同○按鄭氏謂先公遷主

藏于后稷之廟先王成康以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是祧即
在廟中也今按周禮廟祧並陳稱而廟曰脩除祧曰黝堊則
廟與祧當各為一處而不必如康成夾室之云也吳氏稱三
昭三穆之外又有二祧其說近是
泉按遷主所藏曰祧周先公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則后稷之
廟為祧成康以下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故文武之廟
亦為祧此周所以有二祧非凡王者三昭三穆之外必當有
二祧廟也諸侯遷主藏于太廟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蓋
指太廟為祧言祧則足以統群廟也周官守祧掌先王先公
之廟祧而為以守祧名官亦舉祧以該廟也廟曰脩除祧曰
黝堊康成曰互言之其寢廟之昭穆遞遷則有毀壞毀壞則
則當有脩除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脩除
之謂也祧廟不毀但當黝堊之使常新而已
增　王昭禹曰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所謂各
以其服授尸蓋以其服各有所稱也○鄭康成曰尸當服卒
者之上服以象生耶
泉按尸服當以生時之服然如周之太王王季文王其生時
之服當如先公之鷩冕而經文享先王以衮冕則尸亦服衮
冕恐是因追王而用王者之服非其生時之服矣不然太王
非有上公之命何以獨自異于先公而服衮耶當不其然

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意人之魂氣既散必求其類而
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既各心齊
潔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直以尊卑之勢遂不
肯行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
人共粢盛相內外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
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擽事于婦人則
詔相凡內事有達于外官者世婦掌之
宿戒先期誡飭之也具謂宮中所具如庶羞之屬（王昭禹曰比其具則次序祭祀所具之物若[illegible]及粢盛之類）禮事薦徹之事哭不敬而苛罰者重哀死之禮
也內事壹內之事非政典所係如下予臨于卿大夫之類也（王氏詳說曰婦人不與外政然不能無好事于四方好令于卿大夫但先王之時女謁不行耳）○按宮寢燕私之地
內宰政令并不能及故更立春官世婦以督之觀其詔王后
以禮事若與天子凝巫師保同命婦哭不敬者有苛罰若與
冢宰長六官同內事達于外官則掌與大僕出入王命同隆
其爵而冠以卿名非過矣後世惟春官世婦不設始有挾邪
媚道之為始有巫蠱厭勝之事始有乳母弄權之害始有公
主斜封之失使皆得如春官之卿妙選賢德以檢押救正之
寧有此患乎
增　鄭剛中曰外內宗皆佐后于奉祭之時世婦相之使無

失禮。疏曰賓客饗食王后亦有助王饗賓之禮比飾諸相
其事同故云亦如之
内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
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
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傳謂遞相傳授徹之也后哭諸侯者諸侯爲王后齊衰事之
猶母誼同不得而恕也且或係后之親族如紀季姜爲紀侯
之女則尤當哭之矣 王昭禹曰内宗亦爲之序哭 其掌弔臨者内宗王同姓
宜弔臨于卿大夫之異姓也 王介甫曰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亦同族故也。賈氏曰王后弔臨諸侯而已卿
大夫王后不弔故遣内宗掌弔臨之事明爲后掌之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眂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
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小祭祀掌事其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叙外内朝莫哭〻諸侯亦
如之
玉豆〻之貴者豆籩殺焉王后所躬薦者玉豆而已其餘后
但省視之若王之省牲然也 泉按此說玉豆亦未知所本所本。疏曰凡王之豆籩皆玉飾之饌文豆籩
不云玉者文略眂豆籩者謂在東堂未設之時眂其實也云及以樂徹亦如之者亦佐后也 羞齍進粢盛也進粢盛
所以隆孝養特黍樂以導之欲神之樂而歆其味也 泉按此說羞齍特黍
樂亦非 獻〻于尸也 劉執中曰謂朝踐饋食酳尸后亞王爲獻也 宗伯攝后以獻故外
宗亦贊之 贊之如贊后之禮 古人誠于事神故不嫌于男女相接如此

小祭祀〻之在宮中者 賈氏曰宮中小祭祀則祭法王立七祀七祀之中外神后不與惟有門戶竈而已
事謂豆籩之事外宗係異姓之女故不言弔臨于卿大夫也
○增 王氏傳曰内外宗所掌不外祭祀賓客喪紀三者
宗廟之祭齍盛豆籩飾皆以玉薦徹皆以樂或言玉齍玉豆
而不言玉籩言以樂羞齍以樂徹而不言以樂薦以樂
獻舉此以例彼也凡王后之眂豆籩薦玉豆薦加豆籩以樂
羞齍王后之獻及以樂徹或佐或贊世婦與内外宗皆與而
文有詳畧者亦彼此互見也賓客饗食之事内外宗掌其薦
加豆籩羞齍王后之獻以樂徹之事皆如祭祀之禮内宗言
王后有事則從外宗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亦互文也。王
后哭諸侯謂畿内公卿秩視諸侯及畿外來朝而薨王后哭
之亦叙其應哭者
冢人掌公墓之地域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
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公墓王所葬也 王昭禹曰謂之公墓則其地屬于公而非私有之也自天子至于大夫士皆葬于此地冢人則掌焉 兆域
丘壟之界域也 王昭禹曰其尊卑貴賤左右前後各有兆域而不可相侵其地形及丘壟所處皆有圖 必爲之圖
者丘壟易湮令後世可按圖而考也先王謂營其地而始葬
者其後昭居左穆居右亦如宗廟之次也 賈氏疏曰若文王在豐葬于畢即以文王居
中武王爲昭居左成王爲穆居右康王爲昭居左昭王爲穆居右。王氏傳以子孫昭穆附葬即下諸侯卿大夫士廟序爲昭則居墓左廟序爲穆即
居墓右嗣王崩則卜言地以葬 諸侯謂上文先王子孫居畿内有封國者各

賈氏曰王朝卿大夫士死者居先王前後之左右各以

其族者謂次第假令同昭穆兄當近王墓弟則遠王墓諸侯言左右卿大夫士各以其族互相通也

以其族謂諸侯公卿大夫之子孫各從其祖祔葬也鄭康成曰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王氏傳曰如文王之孫葬法先王居中昭居非武王之子不入武王之兆也此即兆域之法左穆居右諸侯拱于前卿大夫士衞于後而又各以其子孫環列爲蓋雖丘壟之間儼然屏翰諸垣之象矣

增 呂氏曰君臣分守雖嚴義均休戚故葬同兆域。東萊呂氏曰周公薨成王葬于畢祔于文武從周家之兆域也。王昭禹曰先王制爲合族之禮非特施于生者至于死皆使之以類相從

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死兵不入兆域者侍王左右以全終爲善也王氏傳曰死于兵刑戮之人也葬以全歸爲善刑人惡其毁傷故不入兆域有功居前鄭氏以爲處昭穆之中央蓋即銘書太常之意以所示勸也王氏傳曰在應葬之域起其列而居前以旌之鄭說居先王墓道之前非也或疑比于北狄死于兵其將不入兆域此是不然此死于社稷謂之有功可也豈復咎其毁傷等爵級也爵級有尊卑則丘壟有大小樹數有多寡雖死而名器不輕假也漢律列侯墳高四丈明制勲戚文武官凡墳塋堂碑碣數各有差蓋即其遺制

增 王介甫曰以昭穆爲左右各以其族尚親也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尚德也凡有功者居前尚功也以爵列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尚貴也蓋先王之所以治死者如此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爲尸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

既有日既有葬日也度謂經營其地界也穿壙曰竁始穿壙時當祭以告后土故冢人爲之尸丘隧墓中羨道也其廣袤有定數故以度制之王氏傳曰隧穿道以行柩也有寬窄遠近其制度出于冬官窆器下棺之器豐碑之屬也言當作共王氏曰共于巾車冢人詔之鸞車象人即所謂塗車芻靈皆以從葬者象人束草爲之略似人形則鸞車當亦似之也賈氏曰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故曰鸞車執斧以涖蓋以助方相氏驅魍魎凶器明器也位謂丘封所居前後左右之位祭墓爲尸者冢人守墓地其氣類足以相召也禁謂禁墓地不得相侵占也泉按凡諸侯及諸臣即上諸侯卿大夫士之葬于公墓者也貴賤謂上文惟見王及子孫之墓地不見同姓異姓之諸侯之墓地故此總見之豈以下文墓大夫掌邦墓爲萬民葬地而不及諸侯及諸臣耶

增 程子曰嘉禮不野合宴享饗禮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冢人爲墓祭之尸亦時有之非經禮也。張南軒曰墓祭非古也体魄則降知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以致其精神之極而謹藏其体魄以竭其深長之思此古之人明于鬼神之情狀而篤于孝愛之誠者也然考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于墓爲尸是則成周盛

時周亦有祭于其墓者。王氏傳曰古人每事必祭如行則祭軷射則祭侯豈有先人体魄所藏而不為之祭其地者故甫竁而祭以穿土告也又言凡祭墓者蓋或將葬而告期或既葬而為祈祭也冢人主其地故為之尸鄭以為墓祭祖考非也祭先當以子孫為尸冢人不宜同姓豈能以數人而偏為之尸哉且觀甫竁遂為之尸則未備葬其非祖考明矣

愚按祭之有尸象祖考之生存將以事祖考者事之故必以子孫為之尸以其與我同受祖考之氣也冢人者非我族類豈有取非我族類之人而可以祖考事之哉故知周礼祭墓當知是祭墓非墓祭〻墓者祭墓地也墓祭〻祖考于墓也決非祭祖考斷〻然矣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邦墓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也地域有彼此大小故為之圖族葬者令之各從其親也古人生則族居死則族葬蓋仁之至而義之盡矣位謂昭穆也度數地域長短廣狹之數古者萬民墓地同處以度數分其域使各有私地則可以各安其處不相侵奪矣厲墓界也欲其便于巡徼故擇邦墓之中土而居之蓋聖王視民墳墓猶己而為保護者如此。梁氏曰周官設冢人墓大夫之職天子既以其昭穆而葬矣而諸侯群臣又各以其族而祔焉至于萬民之衆亦令族葬而治以王官蓋其生也為君臣為親屬而卒也葬以類從有以見昭穆之序焉有以嚴尊卑之分焉有以褒崇其功德焉有以不廢其拜掃焉其視疏如戚猶遠如近孝敬以存人心以萃由是也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葬既各異處而山陵營治修費不貲至王公以下多惑陰陽拘忌甲可乙否此是彼非庶民之家亦紛〻然貪慕富貴或久而不葬或葬之遠方或發掘頻數爭訟不已思所以杜僭踰崇孝敬厚風俗息爭訟為人上者安可縱其自為而不嚴其禁令哉

增　王介甫曰墓大夫徒二百人豈不多哉然邦墓地域禁令度數皆掌焉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與後世人自求地家自置守富則僭而不忌貧則窘而無所葬掘冢盜尸斬木之獄不絕于有司利害頃者異矣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禁者制其僭踰令者詔其闕失序如歛奠虞祔之事皆令次第舉行也國有司王所遣將事者猶下言公有司也有事謂含襚賵贈之屬恐主人未嫺其禮故詔贊之詔贊主人以礼拜命也號謂喪祭用物之名若銘旌明器牲號盛號之屬也趣促也天子恤

臣之喪故令有司共其物而多怠緩從事故眡喪令之而且促共其事也○按諸侯卿大夫士為王耳目股肱不幸喪亡非意所及故先王設眡喪之官殷殷然為之序其事詔其號治其禮趣其共貲其主人不啻家人父子相為扶救者然則亦不待錫衰麻絰三臨其喪而先王待臣之厚見矣

周禮集解卷之十四　春官

梁谿高愈紫超原本

鴛湖華泉天沐增訂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成均古學名言成均者取其成育天下之人材而均平如一也國之子弟謂王之同族及公卿大夫之子弟與凡民之俊秀升之學者皆是也鄭康成曰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疏曰按王制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秀皆造焉鄭不言王太子王子與元士之子及俊選者引文不具凡云事者則王子是也自公以下皆適子乃得入○梁據王之同族四字非使教謂擇其屬之有道德者使教之蓋周之子弟非一國當多擇其人而分教之也東萊呂氏曰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是延請有道有德者使之教國子也瞽宗聚衆工人合樂習吹之處死而祭之者以其有造育人材之德使天下常不忘所謂君子以教思無窮也瞽宗殷學名其祭於學宮中

增　陳氏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太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而周則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制也辟雍則成均也東膠則東序也瞽宗則右學也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右瞽宗北太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蓋辟明也雍和也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

曰辟雍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鄭剛中曰成均不見為何代之學獨董仲舒謂五帝樂康成從之他無所見。王氏詳說曰命夔典樂教胄子其制詳於有虞此周之學名必取於虞氏之庠所謂虞庠也總名必取於五帝之成均得無意乎五帝之學名失其傳成均者其總名耳。易氏曰成其行之虧均其習之偏五帝仰此名學成周因之以為教國子易之法有虞之世命夔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即所以為成均之義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即所以為成均之教今大司樂言掌成均之法則於規矩之中寓性命之理是乃所以化其為成均者又言治建國之學政於防檢之中寓激勸之術是乃所以糾其不為成均者又命有道有德者表儀於上訓迪於下如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無非所以示其成均焉然則成均者教人之名先之為道德者教人之實非於道德之外別有所謂成均也。鄭剛中曰凡建國必立學學必有政政者教之養之勸之沮之之術以掌成均之法以治之者蓋大司樂所掌者樂也周人於成均之中教樂德樂舞樂語則成均乃習樂之所大司樂所掌者樂官之法以治學政則於化學之法無預可知。東萊呂氏曰自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自舜與周皆是以典樂之官兼教導之事漢太與典樂兼教胄之任亦此意歟禮庠曰這一箇所在不是官司秦漢以後錯把做官司看了雖是法度具舉卻無深入人心道理。祭於瞽宗不特是明身師敬長之義亦是當將有道德者教之入人也深入自不能忘與身段教已盡者不同。鄭剛中曰謂之樂祖者謂其通達樂德樂語樂舞之意以覺後覺知入之祖瞽矇樂官之屬明乎樂者然後為瞽矇之所宗瞽宗之中而祭之使後世知其為明樂之師儒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中和孝友即大司徒教民六德六行之事六德言中和六行言孝友各取其重者言之也祇敬也敬者德之聚庸者理之平常而不易者也智仁聖義敬德足該之睦婣任恤庸德足盡之則所謂樂德教國子蓋兼六德六行言之矣東萊呂氏曰此所謂教之條目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之物而已樂之德非有道有德者不能知之中和祇庸孝友所謂樂德也禮以教中樂以教和何故兼中言之樂雖主在和無相奪倫豈不是中須於樂上見得中和不可相雜然又不可混然無別皆以中為志才改一字使看不得中和分明一箇中字其義無窮祇敬之謂庸流通日用常行之謂孝友見於事親從兄之間者論中和固是樂之本所謂祇庸孝友就樂中說其端亦可見一箇節奏各有條理使之肅然祇敬祇之端條暢訊通廣之端易直子諒之心使人事親從兄之際油然而生孝友之流此謂樂之德興者假物以喻志道者

言古以規今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
鄭節卿曰樂語非特韶樂者歌詩章凡足教道言語之間以
樂之語教便謂之樂語。東萊曰從容和緩優游感發所謂
樂之語。易氏曰此六者使之涵泳浸漬自然感發而中和
祇庸孝友之念有不可樂者與后夔典樂所謂詩言志歌永
言聲依永律 雲門大卷言其德如雲之出又能卷而藏之而
和聲同逵
不居黃帝樂也大咸咸池言其德無所不浸潤堯樂也大磬
言其德足以紹堯舜樂也大夏言其德大教於中國禹樂也
大濩言其德能庇天下湯樂也大武言其能成武功武王樂
也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幼成童舞象舞勺之教人非獨若於口
耳必教之以動容周旋舞時屈伸綴兆四支百體發揚蹈
復無非至理存焉所以深感發之何故四支百體屈伸俯仰
皆是入德之門共王之舞皆不徒然雲門大卷黃帝之舞也
舞之屈伸綴兆其王不言之教在其中
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其理益精微矣
大司徒鄉三物六藝
之教更有射御書禮五者然大司樂皆不及而專以樂言以
其感人太深也樂德所以淑其心樂語所以和其聲樂舞所
以善其形使之漸涵浸漬優柔乎中而自得之而不化於善
者或寡矣夫以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弟居高藉勢恬侈失德
亦周其所苟無教養之素以移其氣習則異日之涖官墻面
又何待言乎此周人所以致詳於國子之教也後世侯王嗣
世率多驕恣淫侈而底於滅亡良由成均之法不修耳
增 王昭禹曰國子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賢將進之以位貴
將投之以職德不足則不可與有為言不足則不可與有應
容不足則不可與有接則大司樂之教其可緩以樂成其德

謂之樂德以樂道其語謂之樂語以樂節其舞謂之樂舞
陳氏禮書曰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
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於書立於禮成於樂而舞又學之
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
而終於樂舞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
記曰詩言志歌永言而終於舞動容春秋時季札歷觀樂歌
然後及於象武韶夏之舞舞之始也發於所樂之極其用也
常在諸樂之後此舞所以樂之成也由小學之書以進於瞽
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
可知矣
蔣平仲曰周所以用六代之樂者存三恪與二代三恪謂黃
帝堯舜之後二代謂夏商之後周人既法其法故兼用其樂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
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六律六同所以御五聲八音之高下其詳見後太師職大合
樂者合六代之樂而成奏也遠人謂蠻夷動物羽毛鱗介之
屬也按書言祖考來格即致鬼神示之意虞賓在位羣后德
讓即和邦國安賓客之意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即作動物之
意蓋樂聲之妙感動神速如此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

鄭惟有姜嫄廟公羽所明天武凡本出皇有司以時薦治以姜嫄從本于聖后稷教民稼穡澤被萬世公羽遵祀似乎之業有功于民遂入祀典

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分謂聚六代之樂而分用之也黃鍾陽聲之首而以大呂陰聲之首為之合蓋陽倡陰和之義也奏者播之於聲歌者咏之於聲舞者動之於容三者合而作之美備矣黃鍾言奏大呂言歌陽聲宜金奏之洪則陰聲宜歌音之悍殘也蓋平仲曰以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者退以一陰一陽相對為之合奏者堂下四縣鍾磬之調歌者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為二調庭奏者當以陽律為調升歌者當以陰呂為聲故其相配

比蓋以祀昊天上帝而概言天神以祀上帝必兼五天在天之神也函鍾一名林鍾小呂一名仲呂夾鍾一名圜鍾咸池即大咸也祀天神必合四望祭地示必兼山川然天地之祭疏四望山川之祭數故自祀天地而外更有專祀四望山川之禮也先妣先世之祖妣勝國之樂已往而屬陰故以享先妣昭代之樂方興而屬陽故以享先祖先言妣而後言祖者以律呂樂舞從先之次序而言鄭氏以先妣為姜嫄而有特立廟祭之詎帝嚳無廟而姜嫄立廟恐古無此誤妄之禮也泉按鄭氏為姜嫄立廟之說據生民之詩為言耳指姜嫄為帝嚳之妃是生后稷后稷生而神靈生民詩所稱誕置之隘巷等是也故序后稷之生不夫姜嫄非有姜嫄之夫我周立法異重嫡妾故凡妾母不世祭姜嫄后稷之出母與契之母簡狄同為帝嚳之次妃育不聞為簡狄立廟而周頌為姜嫄立廟首聞萬世尊崇姜母之禮夫豈其然況閟宮魯之廟也詩人美僖公之新閟宮而頌之因推本其先世而張大之耳周立姜嫄廟已為非禮況魯以侯國而祀姜嫄於義何居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亦不聞祭姜嫄之廟之事其為誣妄可知分六代之樂六律六同之調以分祭天地神示祖妣蓋周公思兼三王監五帝故立為定制如此

增 王介甫曰分律而序之自黃鍾至無射分同而序之自大呂至夾鍾分舞而序之自雲門至大武○吳氏曰六律以左旋為序六同以右轉為序六舞以歷代之先後為序○鄭剛中曰黃鍾建子之律大呂其位丑子與丑相合之辰也故奏黃鍾必歌大呂太簇建寅之律應鍾其位在亥寅與亥相合之辰也故奏太簇必歌應鍾姑洗建辰之律南呂其位在酉辰與酉合故奏姑洗必歌南呂蕤賓建午之律函鍾其位在未午與未合故奏蕤賓必歌函鍾夷則建申之律小呂其位在巳申與巳合故奏夷則必歌小呂無射者建戌之律夾鍾其位在卯戌與卯合故奏無射必歌夾鍾取其合也 王氏詳說曰自以六律六同六舞大合樂以下為一節天地人之大祭祀薦祀之時也自乃分樂而序之以下為一節天地人之次祭祀也自凡六樂者以下為一節謂四方百物之小祭祀也自凡樂圜鍾為宮以下謂天地人之大祭祀下祀神之樂也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六樂工文黃鍾以下六者之樂也六者之樂皆待五聲八音而後成蓋文以五聲則宮角徵羽有高下抑揚之妙播以八音則金石絲竹有翕純皦繹之善矣劉執中曰六代之樂雖不同皆用五聲旋相為宮以成其文也假此八物之音以播旋相之文則樂成矣○鄭剛中曰六樂之奏衷其節稱其德用其散著其蓋王于作樂則必須五聲八音以文之播之然後樂成而可總也變猶更也凡樂一成則更變其節以奏故謂之變鄭奏供備謂之成備而更謂之變萬物之中羽物最靈蠃物次之鱗物又次之毛物則多蠢介物又甚焉故其感之有先後又川澤流通山陵高峻皆與人聲相接故感之易丘陵下於山陵墳衍埋於川澤故感之難至至於土示則又厚重深藏之至而象物天神則又在空虛縹緲之際與人遼絕之甚故其致之為最後焉象物若有象而無形蓋物鬼之靈者雖樂音感被之妙神物之靈通變化亦有所不拘然而後先之序大概如此也鄭剛中曰致者使之自至樂作于此物應于彼雖聖人亦安能限其必至哉亦意其來格而已

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圜鍾即夾鍾也凡五聲六律十二管有旋相為宮之道故以圜鍾陰之第六聲為宮則以黃鍾陽之第一聲為角而太蔟為徵聲應鍾為羽聲矣此蓋陰陽相生變化自然之次序初非有假於人為也餘做此靁鼓靁鼗見地官鼓人靁鼓八面鼓也鼗亦然數之曰贊有稱曰鼓有脈特生者取陽數奇也雲和山名冬日至取安一陽始生天神之氣所由感而伸也鄭剛中曰樂用圜鍾鼓取天聲管取陽聲琴瑟取雲和舞取雲門而丘之體又象天之圜祭之日用冬至一陽始生之日以類求類所謂天神之屬乎陽者安得不降此所以可得而禮

皆王氏詳說曰此一節合下二章天地入之大祭祀下神之樂也下神之樂用一代薦神之樂用六代所謂大合樂○陳氏禮書曰先王之於神示求之然後禮之禮之然後祀前分樂一節求之之樂也此一節下神之樂也鄭注先奏是樂以致鬼神禮之以玉而裸焉然後合樂而祭之則祭時始用六代之樂也○鄭氏曰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

鄭康成曰圜鍾夾鍾也○陳暘樂書曰天圜覆為體不曰夾而曰圜與易乾為圜同義○王介甫曰圜鍾正東方之律帝與萬物相見之方求天神故其樂之宮以圜鍾

凡樂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

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空桑山名夏日至者取其一陰始萌地示之精所由感而合也○鄭剛中曰樂用林鐘言地為萬物之君然於南呂象其作成萬物之功致養言其德之實管取孚生之枝象其工之歌空桑言其道無所不容成池言其澤無不滿而立之體又象地之方祭之日用夏至一陰之始生以類求類加此地示安得不出上言五變而致介物及上示此言八變而地示乃出者蓋上文言五變乃合六樂之始終而言所謂一大成也此言八變乃就函鐘為宮之始終而言所謂一小成者也凡樂變之不同以其音節自然之次第圜鐘為宮者其音六變而終函鐘為宮者其音以八變而終黃鐘為宮者其音以九變而終變多者不可促而使短變少者不可引而使長非謂天神易格止須六變地八鬼難通直須八變九變也○薛闓曰凡樂之變數皆用其宮之本數為終黃鐘為宮者黃鐘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鐘為宮者夾鐘在卯卯數六故用六變而畢林鐘為宮者林鐘在未未數八故八變而止皆用本數為終也然則凡十二調而作者不用本數為樂非非獨本數為三也增陳氏樂書曰地以含洪為德不曰圜鐘而曰函以見函洪之意○王介甫曰函鐘西南方之律萬物於是致養乎地求地示其樂之宮宜萬物致養之方故以函鐘○鄭剛中曰天神而地宜故鼓鼗以靈名

凡樂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鐘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陳暘樂書曰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此律之相次者也黃鐘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此

律之相生者也黃林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鐘為羽此律之相合者也夫何遠哉取諸相次者而相從者造之自然也地示則較取諸相生者而相生者物之所致也合情以取諸相合者而相合者情之所感也

陰竹竹生山北者孤竹堅剛其音清越於天神宜孫竹柔韌其音和平於地示宜陰竹生山北其音闇淡於人鬼宜也龍門山名○鄭剛中曰龍門之山取材為琴瑟以象先王之德變無方九德之歌即書所謂九敘惟歌者蓋舜所作樂持之歌也雲門咸池之樂未必有歌而不言者疑其歌聲之不傳也○賈氏曰宗廟用九德之歌者以九德為政之具故特異天地之神○鄭剛中曰天神在上故曰降地示在下故曰出人言先祖之功德及民鬼則與人同類出明一氣本相流輸而宗廟為人所棲故聲音之妙感而遂通也○葉氏曰大抵樂之至和則無所不適備心之至誠則無所不格增王介甫曰黃鐘正北方之律萬物於是藏焉死者之所首也求人鬼其樂之宮宜以黃鐘○薛氏曰人道終乎北玄武虛危宗廟之象故享人鬼用玄武之律黃鐘大呂應鐘是已大蔟為人統故象取東方之律○易氏曰享人鬼者以路鼓路鼗作之於始也鄭剛中曰路大也以路名其象先王之功大也○靈鼓六面路鼓四面然後以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間歌於堂工人以為九德之歌舞九磬之舞節樂於堂下蓋以路為人道之大九磬九德言治極於舜為之世而奏之宗廟者所以象王業之始也

離說大樂天地之和也鐘鼓管絃羽籥干戚蓋其器耳屈伸綴兆疾徐蓋其文耳以天地之和寓諸器形諸文以是而祭天則天神可使降以是而祭地則地示可使出以是而祭宗

廟則人鬼可禮吾豈聞其聲見其形哉得於想像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後禮形焉易慢之心不起鄙詐之心不作而鬼神享之矣所謂一變致羽物之類亦言其可以感動凡走血氣之類無不應猶其言百獸率舞鳥獸蹌蹌鶬鶊集可術而究之類耳或者疑之過矣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宿縣前夕而縣樂器也祭之前夕於筍簴列以聲展之者恐其人器不調習故先肄之明制大常祭先期演樂大和殿即其遺制

三夏蓋明人君潔誠奉祭之意以歆神也鄭剛中曰二祼之後王出迎牲入而告牲乃出而殺之皆奏昭明也明大饗不入牲者不敢以主祖先有碩大之搥致矣是牲人之肥音自謂也鄭剛中曰祫祭先王饗五帝於明堂饗來朝之諸侯皆謂之大饗此大饗饗來朝之諸侯也祭有入牲之禮者告博碩肥腯又以告幽全也賓客之來隨命數以致禮在主人不當告於賓客增 鄭剛中曰奏夏之時又帥國子而舞以形容之○鄭成成曰不入牲故不奏昭夏其他王出入亦奏王夏肆夏九夏見師師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騶虞樂章名奏之以為發矢之節也以弓矢舞蓋執弓挾矢以習其揖讓進退之儀有若舞然也王昭禹曰王以六耦射三侯其耦王射者必詔以弓矢舞則以天子之射其節比於樂而諸侯之舞亦所以應王故也大司樂則詔其升降揖遜之儀為儀禮大射命三耦取弓矢有升降大食謂朔望天子每食皆侑以樂惟之儀為者亦以此也鄭剛中曰加牲而用大甲謂之大食朔望則三侑不加隆也奏鍾鼓用樂之盛○項氏曰鍾鼓樂器之大備大禮也大獻謂告捷於廟如詩所謂獻囚獻馘者愷悅也凱歌平人心悅豫故作愷樂以宣揚其和氣也王昭禹曰愷者喜之屬南風謂之愷風者天地之怒散焉王師大獻奏愷樂者人之怒氣釋焉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四鎮山為四方之鎮者謂揚之會稽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也傀猶怪也如後世三兩血鬼哭廟之類大憂冠戎及喪皆是也去樂者暫撤之弛縣則釋而不作蓋以國憂民病大臣死亡哀痛尤切於王心故也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過聲聲過高疾者鄭注過聲失哀樂之節也慢聲遲弱之聲鄭注慢聲惰慢不恭也凶聲殺伐之聲也淫淫聲者其心蕩淫過聲者其心傲淫凶聲者其人亡淫慢聲者其人病四者皆失其中和而建國之初則尤當慎之也李嘉會曰四者之聲何獨於諸侯新封而禁之蓋感入深矣肌藏髓立國之初當為中正四者必禁求以善民心於始也

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子也歌徹歌雍詩以徹也古人以樂事為重故雖以大司樂之貴帥國子而舞樂師之尊亦帥學士而歌皆不嫌於其褻也令相令瞽矇扶工退也饗食而序樂事者撤撥大行人上公饗九獻食禮九舉則樂事尤當九奏故序之射夫撫拊也以方矢舞者習其揖讓周旋之容也樂出之樂疑當作賓蓋行燕禮而賓出入也入易氏曰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此三夏皆祭所歌之詩有歌必有生有生必有舞如此之類皆樂之出入令奏鍾鼓以節之○劉氏曰至者歌者舞者出入令奏鍾鼓以以聲出入警其當執事者以為禮之大節也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愷歌即愷樂也愷歌蓋令軍士盡歌或教而遂倡之因令軍士和之也 按此說非即此王註曰音提於廟教瞽矇入歌愷上愷樂作於堂下二者相和也○李嘉會曰愷歌於堂以侑食庭愷歌在前樂師倡之 陳樂器而哭之者蓋樂嘗以侑食則而今以殉葬故哀而哭之 按此解亦未當凡喪陳樂器則亦帥之故曰亦如之明陳樂器樂師即樂官往陳之凡哭此樂器及序哭是兩時事樂器明器也 樂官得以政令令之者以太師而下皆為樂師之屬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以數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版籍也諸子即學士也自其學習業而言謂之學士自其為卿大夫子弟而言則稱諸子役籍以知其名曰待按籍以召其人曰致 鄭剛中曰言名於版以待有用則致之使自至 漢律除二十石至五大夫子擇其顏色和順容貌修治者以為舞人蓋猶循古制也舍采與釋菜同謂薦蘋蘩之菜禮先師也頒學分肄業於大學也合舞合聲者齊其屈伸俯仰清濁高下之節使合而諧於一也 鄭注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也 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 會合也正舞位者鄭注云大司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也 鄭剛中曰方其患其舞位之不正及會合而並奏其人多參列其位始不正不奏不美於是必正其位○按舞位舊有國說見從原叢云以其年之長幼使續次而不相踰背非故從鄭注 以序出入舞者鄭剛中謂舞位已正乃序當舞之人已舞者出未舞者入使先後不失其倫也 按以序出入舞者以序承正舞位來剛中解是舊注以長幼次之使出入不紊錯原藁仍之恐亦未安故從鄭剛中之說比樂官者恐有不在列故比而校之展樂器者恐其有闕壞故陳而閱之數徵學士蓋將召之使舞也後世學舞不習人多厭飫則但以道童充學生而已宮中謂王宮之中國子之宿衛者宮正既教之大胥又次序之也 案按原稿以宮為學宮之中非也故從鄭北王注○李嘉會曰宮中之事宮伯所學之事也○王氏曰謂序王宮之中國子之宿衛而學道藝者春秋之所學各有其序

檜 鄭剛中曰禮有釋奠有釋菜奠厚於釋奠薄於釋菜奠則有迎牲有酌獻有授舞者器之禮所以致恭於先聖釋菜則不舞不授器不敎牲但以蘋蘩蘊之類告虔於先師而

[illegible]

己爲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所謂知樂者也若有詩書之
德者亦各祭於其所教之學漢時禮有高堂生○疏曰須分
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公此之謂先師也
也○王介甫曰以春始入學未知其分藝之所宜至秋而可
知也於是分投以所學 宜學禮者處之瞽宗宜學書者處之上庠宜學干戈者處之東序 龜
山楊氏曰頒學只是秋將入學分與學者齊舍爲一冬習業
居陳避寒之地與春時入學不同故異其文謂之頒學按尚
書大傳耰鉏已藏新穀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
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是一冬十九日當在學之人數多
非一學所容須分在諸處若四時在學者惟國子與國之俊
造其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皆有常處禮樂皆在瞽宗書
在上庠不應至秋時方始分 舞位圖說 賈氏曰舞位爲四表從南表
向第[illegible]成第二至第三爲二成[illegible]三至第四爲三成舞
八復轉身向南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第二至
第三爲五成第三至南第一表爲六成更從南頭北向第二表
爲七成又從第三表爲八成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爲九成此
約周之大舞象武王伐紂故樂記云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
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
成復綴以崇其餘大濩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
亦應立四表以與舞人爲曲別也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
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
觵撻罰也謂戲無度小子之常故於平居不敬則觵之於舞
列而怠慢則撻之凡以收其放心而使之齊肅所謂養正之
功也宮縣四面縣也 四面皆有墻故曰宮縣 軒縣去其南面 以避王也 判
縣又去其北面特縣則縣於東方或於階間縣一面而已辨
其聲者務以中和爲貴不令出淫慢過之聲作於縣而亂聽
也 鄭剛中曰辨其聲欲其節奏之不爽 半爲堵者編鍾八枚編磬八枚共縣
一簴也 如見宮堵之堵也 全爲肆者鍾十六枚磬十枚各縣一簴也
四面皆言其全也說 傳稱歌鍾二肆本此
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
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
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六律陽律六同陰律即六呂也六呂言同者陰從乎陽也陽
聲主倡陰聲主和陽聲弘亮陰聲柔和二者必合之而後樂
聲之妙可得也黃鍾子之氣太簇寅之氣姑洗辰之氣蕤賓
午之氣夷則申之氣無射戌之氣也大呂丑之氣應鍾亥之
氣南呂酉之氣函鍾未之氣小呂巳之氣夾鍾卯之氣也陳氏
禮書曰合者子合於丑寅合於亥辰合於酉午合於未申合
於巳戌合於卯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
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氣正月建焉而
辰在[illegible]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

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蓋日月所會在天而右轉斗柄所建在地而左旋故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皆即其所合者用之也唐之祭社下奏太簇上歌黃鍾趙慎言曰太簇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知聖人之則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皆於交會今之祭祀上下歌奏但是陽作有乖古法請改黃鍾爲應鍾此所謂知合聲也蓋凡天地之間有氣則有聲有聲則有節六律六同本於卦爻之六奇六耦而率於天地十二月之氣卦之六奇即六律陽聲所自出卦之六耦即六呂陰聲所自出而十二月陰陽之氣互有虧盈其氣既有虧盈則發於聲者其長短高下清濁之節亦皆有自然而然莫知其然之次序蓋不必聽鳳凰之鳴而始能截管爲之矣五聲喉音爲宮齒音爲商牙音爲角舌音爲徵脣音爲羽而宮音最濁商次之角又次之徵音清羽音則清之極矣八音之中金石爲重金以始條理石以終條理故先之土實大革聲洪故次爲絲聲靜好故先於木竹音清細故從於匏又以五聲者故每律每呂皆可以五聲文之如前所云黃鍾爲宮太簇爲角者也播以八音者每聲皆可以八器宣之如管絃之奏皆有宮調商調也王昭禹曰聲非十二律不能發律非五聲不能節五聲非變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中有所謂五變五聲之本生於黃鍾黃鍾爲宮管九寸九之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宮而去一下生徵其

數五十四三分徵益一而上生商其數七十二又三分商去一而下生羽其數四十八三分羽益一而上生角其數六十四多者濁少者清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又清於角角之聲又清於商其配則土火木金水其象則君臣民事物○鄭剛中曰文之以五聲足以相生未足以爲樂必以八音播之則樂成而可聽播言播而散之也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此樂之所以成按八音皆出於五行水火無質不可以成聲惟則金也木也土也居其三焉石出於土匏竹出於木猶之五行之物也惟絲出於蠶革出於獸爲五行之所化者焉今是八者而欲更求天下之聲則無聲矣先王知天下之聲盡於八者乃羅而製之以爲鍾磬柷敔鼗鼓琴瑟簫管塤匏而又和之以五聲節之十二律而並奏於一堂之上亦安能不動天地而感鬼神乎○附鄭氏論十二律相生之次黃鍾初九已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下生仲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鍾管長九寸其實一龠下生者三分損一如黃鍾下生林鍾則管長六寸上生者三分益一如林鍾上生太簇則管長八寸餘可類推矣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之爲之本以六律

為之音
教教瞽矇也風十五國風也案按今詩自邶風以下皆變風○
化也○王昭禹曰一國之事鄭康成曰風言聖賢治道之遺
繫一人之本故謂之風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比者以
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言風而
即繼之以賦比興三者以風之中具有此三體故也雅二雅
也頌三頌也然變風變雅及周頌魯頌之詞多周公以後所
鄭康成曰雅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
作誦今之德廣以美之○王昭禹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
風謂之雅美盛德之形容以　太師所教蓋猶未若今之全詩
其告成功於神明謂之頌
也六德即大司樂所謂中和祗庸孝友者教瞽矇而必以六
德為本蓋非心氣和平而從容自得則無以盡其詠歌唱歎
抑揚變化之妙矣　王昭禹曰王者之學詩豈徒誦其空言哉
要本之德而已六德本於性情所以主於
中於律稽之度數所以正於外以六德為之本故雖變猶
止乎禮義以六律為之音則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　大饗亦如
之
登歌謂升歌堂上貴人聲也拊以韋為之其形似鼓擊之以為
奏樂之節或又作搏拊之拊鄭司農以為樂或當擊或當拊
也　案按小師職云登歌擊拊下管擊
應鼓拊為樂器可知當如康成說　下堂下管如箎六空播
賈氏曰聲出曰播
振動之也　謂播揚其聲之　小鼓曰朄鼓之亦所以節樂蓋
太師帥瞽登歌於堂上令眾工奏樂以和之復令擊拊以節
之　案按康成曰擊拊　堂上之歌既畢則堂下以管聲相繼遞
瞽乃歌歌令奏擊拊
動其樂器令工大奏眾樂而復鼓朄以節之　案按康成曰鼓
朄　奏鼓　朄管乃作鼓令
與虞廷所謂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鞀鼓者亦略相似也
登　易氏曰奏擊拊以道歌而後瞽者歌焉奏鼓朄以導管
而後樂器播焉樂之與歌必有所導而後從必有所令而後
奏此節奏之序○黃文叔曰播樂器播詩也樂器鞀柷敔塤
簫管也○鄭康成曰特言管者貴人氣也
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
瞽而廞作匶謚凡國之瞽矇正焉
射節射以樂詩為節也見工樂師職軍聲可以知吉凶者蓋
三軍勝負萬命所關其吉凶必有先兆凡軍中鳥鳴獸駭鼓
角震動皆足以察之若師曠歌南風而知其多死聲不競者
亦其一也而兵書稱王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大呼太師吹律
合聲商則戰勝兵強角則軍擾多變宮則軍和徵則將急數
怒羽則兵弱此又其術之淺者矣廞陳也陳樂器也作匶謚
蓋述死者生時行迹以為謚詞正如說正有道之正謂從其
教令也
小師掌教鼓鞀柷敔塤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
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凡祭祀小樂事鼓朄掌六樂聲
音之節與其和
出音曰鼓鞀如鼓而小者柷如漆桶中有椎撞之敔書作圉

木瓦也塤燒土爲之六孔簫編小竹管爲之如賈鎗鍋所吹者上管凡絃琴瑟也鼗鞞也微磬平狀柷也與敔者從太師而爲之如也鄭者高下疾徐之節和者宮商金石之和節則條理不紊所謂皦如者也和則渾合無間所謂純如繹如者也

王昭禹曰登頌眷簫堂下之樂也絃歌堂上之樂也柷以合樂敔以止樂上下各有之以樂不可無作止之節故也書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憂擊柷敔也此用之於堂上也又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此用之於堂下也。鄭康成曰鼗與陳及朔皆小鼓所用別未聞。陳祥道氏曰大射禮有朔鼙應鼙朔鼙乃所謂陳也。黃文叔曰小祭祀不當擊雷

鼓靈鼓則擊陳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播謂發揚其音諷誦詩如幽風七月之詩朝夕誦於王側以啓其善心傳所謂矇賦矇誦者即此也世世本也奠當作定書作帝謂帝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有世本天子有帝繫誦之足以知其氏姓之所自出則亦尊祖敬宗教族之道也鄭

中曰先儒以奠爲帝謂世帝繫書乃古書之執述帝王之本繫又嘗考國語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戒勸之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爲以怵惧其心以春秋對世言則知世如世本之類使之諷誦乎詩與世大定其所傳之繫以諷誦使人君知古之傳世者有德則子孫之傳不遠無德則子孫之傳不遠

鼓琴瑟音所

以平和王心使之不偏於珠偶時則鼓琴瑟以和平人君之心。王昭禹曰諷誦詩及世帝繫之節則中日當諷誦之時則鼓琴瑟所以和平人君之心心和平則閑規戒之言不惟不拂且樂而無倦九德之歌即大司樂廟中所歌者也

黃東發氏曰恐按誦詩而及於世奠繫者如商頌五篇作於商高宗之世周頌風雅九十篇作於成王之世既知世之所尚則其樂以繫爲定卯宗章

係之祀成湯定清廟樂係之祀文王誦詠之以五聲弦歌之以琴瑟將以歌之播於樂章而奏之祭享之時又曰名小文之其繫世是其其所出之世系非謂詩之世奠繫也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大

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鐘鼓鼜愷獻亦如之

磬在東方曰笙東生出之方也在西方曰頌西成功之方也。頌磬之鹿鏞者曰頌磬鄭氏曰

應笙者大射禮所謂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者即此也縣縣其樂器也相扶工也鄭鼓曰生聲

聲疾曰鼜蓋夜戒守而鼓也王氏詳說曰鼓單事者疾也鼜其聲也按司馬法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昫此三鼜也愷獻愷歌以獻捷也

瑜

賈氏曰大喪廞樂器謂明器臨時乃造之大旅非常祭亦臨時乃造故云亦如之。王昭禹曰大旅大故而祭亦如大喪陳樂器而不作也按上二說是賓射王與諸侯射奏鐘鼓

以娛之鄭蒿黃文叔曰凡射王奏騶虞歌賦騶虞其鐘鼓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

陽聲屬天陰聲屬地東方少陽陽聲之次南方太陽陽聲之盛西方少陰陰聲之次北方太陰陰聲之盛也凡聲不通乎陰陽而陰陽復有四方之異猶兩儀之分而為四象也六律六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皆出焉典同辨之取其中聲以為樂器則無不盡善者矣。必氏曰太師主於和聲典同主於制器蓋樂非聲不成而所以寫其聲者器也故典同之制器為要器正而聲無不正矣

稽　劉執中氏曰律同之和謂其長短厚薄所容中度得陰陽之和氣故律同中度則中氣之至而灰飛氣至則聲和所以日月會於十二次而不差則天之陽聲順於上陰陽合於十二辰而不爽則地之陰聲順於下故黃鍾之長用之以起五度則樂器修廣之所出黃鍾之容用之以起五量則樂器深閎之所類・黃鍾之重用之以起五權則樂器輕重之所出黃鍾之積用之以起五數則樂器多少之所生黃鍾之氣用之以起五聲則樂器宮商之所祖是以為樂器者必以律同為之本故曰凡樂器以十二律為之度數以十二聲為之齊量　孫氏曰古人本同律以作樂又能審聲而知樂律之數度是聲之高下雖辨使不能辨其聲而知其知是為宮商如是為角徵雖有同律之數何自而和故不能審聲和樂而徒執數度之短長以從世之議樂者常如聚訟卒莫能折其是非也

凡聲高聲䃂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闇回聲衍侈聲筰笮弇聲鬱薄聲甄戰厚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凡聲生於形形異則聲異蓋金石匏土竹木之物皆然非專指一器而言也鄭氏專以鍾言誤矣　鄭剛中曰器莫大於鍾於是言鍾之病　高聲䃂者器形太高則聲必上藏衮然而不發也　王昭禹曰高則亮氏所謂鍾小而長小而是其形其聲藏衮然知衷　正聲緩者器形方正則聲緩而無所動也　王昭禹曰正則上下直其形不高不下而適於正其聲緩而不達曰所也　下聲肆者形低下而聲放　王昭禹曰毫氏所謂鍾大而短大而短則其形下。鄭氏曰下則聲出去放肆　陂聲散者形偏陂而其聲離散也　鄭氏曰陂謂偏侈　險聲斂者形峭險而聲斂藏之　險謂偏弇侈弇則聲斂不越也　達聲贏者形微達而聲有餘　鄭氏曰達謂其形微大。疏曰凡物大則跳達故為微大對高為上大故此達為微大。按鄭注以高為上大　微聲韽者形微小而聲含闇　賈氏曰此微對達達為微大則微為微小矣結聲小不成也　回曲也衍者形曲而聲衍長也　鄭氏曰以謂其形微圜以則其聲滛衍無鴻故也。甄曰凡鍾依急氏所作若於不圓　筰作通甄當作搖按冬官鳧氏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與此文義正相類侈聲筰者形侈大而聲震作也　賈氏曰此非偏侈謂鍾口總寬中央約則聲迫筰出去疾由口寬故也　弇聲鬱者形弇斂而聲幽鬱也　曾氏曰此與侈相對侈既口總寬則弇是中央寬口總狹也聲鬱勃不出者由口狹故也　播謂其聲播越石則叩之無聲也　晉氏曰甄猶掉也鍾微薄明聲掉鍾太厚則聲石　數度長　高下之制也齊同劑以十二律為度數則無高下險陂十二形之失以十二聲為劑量則無䃂非散歛十二者之病矣和樂謂

調其故器之聲使之諧和也賈氏曰為樂先新造者和樂是調故器知聲得否及容多少當依法度也典同之官不主奏樂而主和樂為樂器凡樂音之得失皆於典同係之則其職之所司亦重矣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掌教縵樂燕樂之鐘磬凡祭祀奏縵樂

編鐘小鐘編次成列者杜氏曰編讀為編書之編十六枚在一簴鐘磬各有編有不編於磬不言編而鐘言者互文也縵雜聲之和樂者也賈氏曰雜聲和樂謂雜美調和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注縵雜美即今之調調曲不學調曲不能安意於絃燕樂燕樂之樂接下鐘師祭祀饗食皆奏之鄭則鄭氏以為房中樂者未信矣賈氏曰御閒雅二南房中謂婦人后妃○其祭文叔曰房中之樂非也○二樂皆教其鐘磬祀奏縵樂者縵樂聲幽細足以感鬼神故也王昭禹曰祭祀奏縵樂備樂故也○易氏曰取其和而已

訓 劉迪原氏曰宮縣有特磬十二鎛鐘十二皆依辰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也編磬編鐘各十有六共為一簴磬師之職掌教擊特磬與編磬而又教擊編鐘也○王昭禹曰言擊編鐘則鐘之不編者鐘師自擊之

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掌鼙鼓縵樂

金奏擊鐘以為奏樂之節夏大也九夏皆樂章名祴當作陔其詞今皆亡訖者以時遠詩有肆于時夏之語遂以時邁為肆夏誤矣劉迪原氏曰諸儒皆以九夏為頌詩之篇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歌文王之三夏之金奏文王曰工歌則夏非頌篇名矣然則九夏乃有聲而無辭者也按大司樂王出入則奏王夏尸出入則奏肆夏牲出入則奏昭夏又按儀禮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此皆考於經而可信者鄭剛中曰王出入奏王夏以明人臣不得用尸出入奏肆夏而享諸侯亦奏焉尸以象行而子行也恐其不安故位奏肆夏所以安之也諸侯亦用者名尊臣尸不敢安肆乃名元侯受享於王可以安之安肆矣牲出入奏昭夏昭別神使之大敢待以用也客醉而出奏祴夏飲酒者始於治常卒乎亂故以用九夏以戒加之公出入奏驁夏者上公位尊而勢隆慮其自大而傲慢故以驁夏禮防之也其謂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王燕族奏族夏則恐鄭氏之臆說也鄭剛中曰納夏者人君之如海之納所以能容四方朝聘之賓也章夏恤人臣有大功得奏所以章表而別之夫人助祭奏齊夏致齊者婦人之難事欲去其驕侈之習以致精明之德故特以齊名也族人侍燕奏族夏者言王者之族之衆也○黃文叔曰諸儒附會之說未可信鼓讀如莊王鼓之之鼓蓋作縵樂而擊鼙以鼓動之也王昭禹曰磬師奏縵樂則鐘師擊鼙和之

訓 鄭氏曰祭祀饗食奏燕樂以鐘鼓奏之也○易氏曰凡射太師則帥瞽而歌射節鐘師乃掌此四詩之奏蓋歌則人聲也奏則鐘鼓也鐘師言奏不言節主其節者樂師也

笙師掌教吹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笙匏音也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籥如篴三孔篪七孔篴五

孔竹莖也舂築之也牘以竹為之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孔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舂冠於牘應雅三器之上者蓋三器皆須築之以起其聲也三器在庭皆舂於地以為聲故謂之舂以兩築地舂之也械通作陔賓醉而出所作之樂也鄭剛中曰牘之為言讀也賓醉恐有賁乎禮故以牘名之曰應者賓歸恐其不應禮欲其行與樂聲相應也曰雅亦賓醉而出恐其失禮欲其雅正也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大旅陳樂器者以將作樂以娛神也

增　王昭禹曰竽笙塤籥簫箎篴管皆樂之所用而舂牘應雅三者特用於教械樂以為行節

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金奏用鼓者謂以鼓聲為金聲之節即地官鼓人所謂以晉鼓鼓金奏者也鄭注云主擊晉鼓以奏鎛鍾也然則擊鎛者亦眂瞭歟守鼜者國有大故警守擊鼜擊柝以為戒備也愷樂用鼓所以宣其豫軍守用鼓所以儆其怠雜說曰軍已發行國猶不廢守此所以又有守鼜後世用師行軍而京師戒嚴者本於此

增　鄭剛中曰鎛師掌鎛而言掌金奏之鼓鼓金奏之樂鼓愷樂以至於鼓鼜守鼜豈為鎛師又擊鼓乎視鼓人言晉鼓鼓金奏則此所謂鼓者考擊以作之之義也當金奏之將鼓人以鼓作之鎛師則以鎛作之故皆以鼓言軍旅之夜三鼜皆鼓之夫鎛師皆擊鎛而鼓之也鎛師固宜掌鎛今呂共擊鎛之文皆言擊鼓則鼓為鼓作之義明矣若如康成之說全非鎛師之本意○郎兆玉註鎛如鍾而大考擊以作之也祭祀鼓其金奏所以坐鎛以間也饗食為之所謂金奏肆夏也賓射則擊鎛以歌射節大獻則擊鎛以奏愷歌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率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韎樂東夷之樂韎者赤色韋韎樂舞者之服也祭祀大饗皆舞之者象四夷來王之盛而昭先王之德也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散樂非賓祭所常用者鄭剛中曰散樂野人之樂鄭秦昧散而非六代之舞旄人教之皆執旄以舞凡夷樂之聲歌鞮鞻氏掌之旄人專主教其樂舞耳

增　黃氏曰四方之舞仕即野人能舞者屬旄人選舞人當於中取之饗燕作樂時使四方舞士舞之以夷樂○黃文叔曰韎樂祭祀賓饗必舞之散樂夷樂祭祀賓客則舞其燕樂不用燕樂則不舞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舞則龡籥者執羽以為舞而吹籥以為聲蓋以一人持兩器詩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舞必以鼓者舞者之疾遲

當視鼓聲之緩急以為節也

籥 鄭氏曰舞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羽籥籥師掌之武舞干戈司干掌之然文舞未嘗無干戚武舞未嘗無羽故詩言湯舞及於執籥秉翟是知文舞干不勝羽武舞羽不勝干此籥師之教國子所以專言舞羽龡籥歟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土鼓杜子春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者豳籥豳人龡籥之聲章也 豳籥豳人所吹之籥 龡豳籥者以豳吹其詩也逆猶迎也 迎暑以晝求諸陽迎寒以夜求諸陰 廬山楊氏曰陽生於子冬至日在牽牛陰生于午夏至日在東井聖人向明而治於中春逆暑背其所向則不順故謂之逆中秋迎寒面其所向則順故謂之迎 寒暑往來實關天時之消長民事之始然故先其數而迎之使之不失其節也其於中春秋者仲春陽逼中仲秋陰逼中則寒暑之氣當至矣按左氏羔壯秬黍以享司寒則此所謂迎寒者豈迎司寒之神歟司寒有神則司暑亦必有神矣或曰寒暑氣也而以為有神焉可乎曰神與氣不相離也有氣斯有神未有氣至而神不屬者則暑往寒來氣也而神憑之矣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者謂神農也豳雅豳頌蓋取豳風之詩而變為雅頌之音節以龡之也 泉按此詳豳雅豳頌恐非○鄭氏釋七月之詩八章以為

乃公子同歸以上二章為豳風以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四章為豳雅以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上為豳頌○王介甫曰豳雅豳頌謂之雅頌則非也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七之矣○李景齊六日詩之小雅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所謂祈年而吹豳雅毋乃在是周頌豐年之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神所謂祭蜡吹豳頌者毋乃在是 田畯蓋當時田大夫以其嘗於勸農故因祈年而樂之 及陳之曰田畯田大夫古有功於農事者周之時春祈年於上帝田祖田畯皆祭之 蜡者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名其詳見禮記老物猶言勞民也以其終歲勤動勞而近老故曰 歲終蜡祭息之即記所謂既蜡不興功息田夫之意○王氏曰豳詩仰觀星晨寒霜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觀此知周家王業基始盡於豳風一篇故周公特以其詩播之樂歌於迎寒迎暑祈年祭蜡皆使籥章龡之蓋欲使田夫婦女盡有以識其風俗之淳性情之厚而農桑衣食為國根本世世不失其遺意也王介甫曰王業之起本於豳樂之作本於籥始於土鼓逆暑迎寒祈年皆以本始民事息老物則息使復本反始故所擊者土鼓所吹者豳籥其章用豳詩篇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

燕字之下疑當有饗字白虎通曰王者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夷狄安樂來朝中國而得其樂與聲歌之鄭鄭氏曰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祭祀燕享龡而歌之者

示王者威德及遠方以安祖考懷賓客也○舊註韎師掌教韎樂旄人掌教舞夷樂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是以夷狄之樂舞與中國之樂舞並陳於祭享之時矣又司隸帥蠻夷閩貉之隸使執兵以衛王宮是又夷狄之兵衛與中國之兵衛並列階除也昔漢安帝作西南夷樂而陳禪爭之唐玄宗作潑寒胡戲而張說爭之誠以夷聲之不可以亂華也而周公胥不念此何哉蓋成周盛時澤潤生民太和洋溢凡八蠻九夷在函覆之下者莫不延頸舉踵願為臣妾此誠越一家之氣象也故周公洽四海以為和作夷樂以燕享所以悅遠人帥夷兵而守衛所以柔遠人而非必有推而遠之嚴以防之之慮也至宣王時蠻荊叛而玁狁侵於是履霜之陰始有漸凌陽氣之害而君子內夏外夷之防始不得不嚴

增 鄭氏曰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虡

庸器注見前目錄下 筍虡縣鍾之架也橫者為筍植者為虡易氏曰上設版謂之業亦所以明先王之業未有無其業而可以作樂者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舞器干羽之屬凡五舞皆有舞器惟人舞無之舞器不止於干特以干為重耳既陳謂各就其列就列始授舞器則人皆整而不亂矣受謂受其舞器蓋將以藏之也

增 鄭剛中曰舞器謂干楯耳先儒以為羽籥之屬非矣安有籥師教舞羽吹籥而所執之物乃掌於武舞之司干乎

周禮集解卷之十五　春官

梁谿高愈紫超原纂　鴛湖華泉天沐增訂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兆灼龜發裂之紋縷可以占事吉凶者曰玉曰瓦曰原謂其象如玉瓦原之璺罅也鄭兆玉曰玉兆璺罅如玉璺陽瓦兆璺裂如瓦璺陰原兆析裂如原田帝建不斷陰陽雜也杜子春以玉兆謂帝顓頊之兆瓦兆為帝堯之兆原兆為有周之兆或又疑玉兆吉瓦兆凶原兆介吉凶之間或又以下文連山歸藏例之疑三兆皆為書篇名其體若今龜書所載山川人物之形者皆莫必其信然也易氏曰鄭氏以為璺罅今致其義不過陰陽奇耦與夫象之上下左右而已詩以乃生男子為載弄之璋則凡以玉名者皆陽也故卜得陽數之奇而其象在上在左者曰玉兆詩以乃生女子為載弄之瓦凡以瓦名者皆陰也故卜得陰數之耦而其象在下在右者曰瓦兆易之化曰兆兆原基原之為言再也或為陰奇耦之錯列上下左右之未定再以其變故之曰原兆頌謂占兆之繇辭也每體十繇故其頌至千有二百之多合三兆而言當為三千六百之頌矣古人卜書之繁蓋如此

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連山夏易歸藏商易也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首艮者取艮為東北方之卦萬物以之成終而復成始也首坤者取陰能变陽静翕然後能動闢之義首乾則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而統天也其經卦與其別卦名當皆同但其揆先之序異耳易氏曰傳記載文王重易為六十四卦今此三易之別皆六十有四則是六十四卦非文王重之或疑三兆亦然其體雖皆百二十而要不過揆先錯綜如八卦之體非其繇不相謀有三書之異也

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致夢者心有所感而得夢即占夢之寤夢思夢喜夢也觭夢者奇怪不祥而得夢即占夢之噩夢懼夢也咸陟者與心感物其神上升自然成夢即占夢之正夢也然言之則三析言之則六大卜主其略占夢掌其詳耳運或為緷經緷者占夢書之綱領其別則其條目也鄭剛中曰十緷者日之光輝也十運者夢之運變也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見於夢占書名之曰運古夢之正法有十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鄭注運當為緷是視祲所掌十輝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盡眡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凡所占者十輝每輝九變其術今亡○劉迪原氏曰王者之心天地萬物之心也故其心之有夢則日為之輝是以與日同占焉太卜掌卜而兼及占夢之法者思神幽渺夢寐恍惚其事相類其誠能通於鬼神則亦通於夢寐矣二者咸掌之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告龜以所占曰命作作其命龜之詞也征謂卜征討象謂天象之災变也鄭康成曰征亦云行巡守象謂有所造立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與謂國所與

共事者若鄭莊偕齊魯以伐許也鄭司農曰謂予人物○劉執中曰予奪之利害○謀者卜其事之成若下文卜立君卜大封遷之類也鄭剛中曰謀者始創議以立事也○劉執中曰謀大事之得失也果至未詳或謂穀實曰果蓋占禾稼之有收至者卜禍患之至若肆師云泚卜來歲之戒也鄭剛中曰果者進退未決之際而求其決○黃文叔曰其事疑信卜其暴吉也○劉執中曰至者卜所伐之至吉也○鄭剛中曰至者爲師卜雨者旱而祈雨瘳者病而祈瘳也八者皆國之大事人不能知待蓍龜而決故特作命以命之

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視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贊助也決也凡國家有故見乎蓍龜形乎夢寐其有司之占固不爽矣而大卜以其彰往察來之哲助而決之有以豫知其吉凶而詔以救挽之政其爲國家之利大矣

增 王昭禹曰作八命非特占之於龜亦驗之於筮叶之於夢而後已故洪範大疑謀及卜筮而祇其從違以斷吉凶而武王曰朕夢協朕卜戎商必克者此也如是則國家之吉凶可以前知則詔王正厥事以救之也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莅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大貞大事求正於龜卜也卜立君無冢嫡卜可立者卜大封封建諸侯也眡高作龜謂視龜骨之高處鑿火灼之以作其兆也王氏詳說曰高龜殼高處有敍可灼者作先作其墨然灼之而視其食與不食也謂立君則社稷係其安危大封則子孫世食其土故皆重之而大卜親作龜若大祭祀差輕則但爲詞以命之而已如記所稱假爾大龜有常者即其命龜之詞也泚卜則但臨之而不命龜矣大遷大師存亡與滅所係故眡高作龜亦同於大貞按鄭注貞龜正之於卜位而不命亦輕於大祭祀大師以不宜輕於大祭祀大遷旅旅祭也鄭注陳龜於饌處○易氏曰凡旅非大故陳龜則輕於貞龜喪事命龜者卜葬兆也重喪禮故其命龜如祭祀

增 王氏詳說曰凡卜在禰廟門闑外闑西南北面其敍先陳龜於廟門外西塾即此陳龜也士喪禮曰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面是也次正之於閾外席上此之貞龜也士喪禮曰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面是也次視高而命之士喪禮曰宗人即席西面坐命龜然後眡高而作其兆士喪禮曰卜人坐作龜復有尊卑但臨事而不執事者蓋有泚陳貞命作五節之敘大卜眡作龜則命之者小宗伯而貞之者大宗伯陳之者太宰泚之者王也視高命龜則貞之者小宗伯陳之者大宗伯泚之者太宰太宰職帥執事而卜日是也貞龜則命之者卜師陳之者小宗伯泚之者大司寇大司馬也陳龜則泚之者小宗伯也小事泚卜則大卜但臨視之陳貞命作皆卜師以下自爲之也凡國事之大小而尊卑相次之敘如此然以小司寇三詢之例推之則大遷大師當與立君一類此在喪祭下疑有誤文且若周公之卜瘳成王之卜天變皆身親爲之豈必於有司執其事乎是又不可一概論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

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開龜者既灼而開之以眡其兆也太卜掌三兆係卜之全書卜師掌四兆則准卜時所主吉凶之大概耳鄭氏曰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此言四兆者分為之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歟方功義弓之名未聞采按方功義弓之名自二鄭之時去古未遠已云未聞後人何用強為之說耶揚火謂揚動其火遲轉於龜之上所以作龜之靈也鄭注揚猶熾也其火以灼龜也致其墨者蓋先以墨畫龜灼之而食其墨則吉也上下猶言前後龜背為陽龜腹為陰必辨以授命龜者蓋慎之至而不敢褻也王氏傳曰

上下謂龜之首尾左右謂龜之兩旁如今之卜者亦因其上下左右而別木火金水之兆也陰龜斂束戾大戾陽龜然束視兆既命龜者既命以所卜之事又必命以灼於何兆故卜師必辨而授命卜者又詔相其辭及其禮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其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屬猶類也靈繹等名未詳其色則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也鄭剛中曰非謂其身之色記曰青黑緣天子之寶龜也公羊曰龜青純何休以為龜甲頫青也十歲之龜青髯則大龜之色玄黃青白赤黑者蓋以其頫之其體則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左贏西龜右贏按爾雅前弇果甲前長後弇獵甲後長與此不同南龜長前北龜長後也按爾雅左倪不類行頭左庳右倪不若行頭右庳黃氏曰不類即靁也不若即若也與此不同。鄭剛中曰俯仰左右者以其首言之曰前後者以其甲言之辨其體色不失其類而占驗之法亦從可決矣

坽王氏傳曰按爾雅云龜俯者靈行頭低仰者謝行頭仰前弇音淹上蓋也果甲前長後弇獵甲後長左倪不類行頭左庳右倪不若行頭右庳此言龜之體也但果獵類若字微有差誤蓋得天氣多者形下覆而俯靈者神靈之意得地氣多者形向上而仰繹者土繹高下相因之意得南方氣者甲前長而向前弇獵者獵而居前也得北方氣者甲後長而向後弇右者頫而在後也得東方氣者目左倪而頭向左果木也得西方氣者目右倪而頭向右靁主聲謂金也或以其體或以其色辨之而使之各有所屬因之各有所取用也。項氏曰前云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不同卽此六龜辨其名物各從其所當用鄭康成曰所卜者各當用其龜上仰者下俯者左左倪右右倪陰後弇陽前弇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上春釁龜祭先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取龜以秋孚字成也鄭剛中曰龜以甲為用秋物成而甲堅也攻龜用春為已乾解可滌治也其攻與取蓋使其徒四十人及工為之龜室藏龜之室王氏曰六龜分其體色藏於龜室隨所宜而用之。李嘉會曰如卜立君當用天龜卜大封當用地龜四時小事之卜順時而各用其宜也。物色也釁者殺血以血之神之也王氏曰大龜其灼非一恐久而枯朽故殺牲取血以塗之使潤澤兼以生氣續之也

龜不藏易祭祀先卜祭字疑羨文先卜始為卜筮者用其術而因祀祀之不敢忘本也奉者敬而持之也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歙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燋爇火灼龜之木也（王氏曰燋燒木存性者以木銳取火用此以傳則易燃也）契者開龜之鑿詩所謂爰契我龜者也（王氏曰契刻龜之刀刮去其外黑皮乃可視兆故字從刀）明中之火陽燧所取者焌然火也焌契火然之契歙焌契者謂以契拄燋火而歙之而因授卜師以灼龜也（泉按此以焌契為火然之契用以灼龜則契非開龜之鑿契開龜之鑿鑿字從金即王氏所云刻龜之刀也此謂火然契以灼龜即康成之說引士喪禮楚焞置於燋在龜東楚焞即契按楚焞荊焞也則契當以荊木為之非刻龜之刀之謂矣）

泉按顧麟士詩經說約爰契我龜解云契毛云開也說文云刻也左定九年盡借邑人之車契其軸杜註亦云契為刻郭璞云今江東呼刻斷物為契是也契我龜者當如朱子云或人之說謂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前漢書注亦云言刻開之灼而卜之舊說因周禮菙氏職有掌共燋契之文而士喪禮有楚焞置於燋在龜東之語遂謂楚焞即契非也無論楚焞名契於義無取即擬以解此詩曰楚焞我龜有此文理否今按菙氏職云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歙其焌契以授卜師所謂菙者荊菙也即楚焞也必取荊木者凡木心圓荊心方外之焌方以知兆於荊爲取之也燋鄭玄謂炬也所用以然楚焞者契杜子春謂契龜之鑿也蓋刮其外甲以視兆者而從用楚焞以灼之也曰供燋契者灼龜之火得之於燋故以燋言不及楚焞者略之也又官既以菙為名則楚焞不言可也以陽燧取明火於日用以爇燋燋既然以荊菙柱燋火吹之於是向龜甲所刻之處灼之謂之焌契焌訖文以為然火也其契處既焌則有墨可驗故以授卜使辨之○如上解以契為刻本杜子春契龜之鑿而推明之謂契非楚焞其辨析精矣然於經文遂歙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兩句殊難解康成謂焌讀如戈鐏之鐏鐏戈柄底銳者曰鐏其意以契即灼龜所用之荊焞而銳其頭用明火以燒燋炬遂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炬之火歙之使然授卜師以灼龜而菙氏不過役之耳其祇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乃卜師之事如前解似皆菙氏為之既灼有墨可辨而授卜師使辨之亦未的○王氏傳以焌為菙木遂歙其焌句讀契以授卜師作一句謂菙氏先以燋爇明火然後吹之於菙并契其龜以授卜師其以焌為菙木亦杜撰無本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占人掌占龜而兼占簭者蓋卜簭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而更

有龜從簭逆者故占人簭人兩官得參互為職也鄭注占人亦占簭言掌占兆者以龜為主八簭簭書篇名八頌即簭書之餘目名命易之文辭也象按八簭非簭書篇名八頌非簭書條目簭有九曰八簭者八故之簭也八頌即上經八命之頌者占兆之鄭王氏傳曰凡稽疑簭短龜長必先簭而後卜故古人之占龜以八簭占龜之八頌必先以八卦占簭之八故因兩視其從違以所言凶也八故者國家征討災變之八故即太卜之所謂八命也國有八故以八簭簭之而即以其八頌占之更以八卦之象為斷則其吉凶可見貴來藏氏曰古者國大事先筮後卜即卜之八筮複來已筮之數斷之以龜則曰頌既得之於龜復來龜所應之卦參酌夫初爲之筮此龜簭通占之說下文簭人言九簭而此止言八簭者當雖有九而用以占者止於八也以八故而得八筮之名體兆象也賈氏曰謂兆之墨縱橫其兆體象似金木水火土也凡卜欲作龜之時灼龜之四足依四時而灼之其兆直上向背者為木兆直下向足者為水兆邪向背者為火兆邪向下者為金兆橫者為土兆是兆象也○灼龜謂以火灼之發使業坼凡灼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劉執中曰體謂龜兆五行之正體與卜之時相生相剋休王吉凶可知色兆氣也賈氏曰就兆中視其色氣似有雨及雨止之等是為色鄭剛中曰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之類是之謂色劉執中氏曰亦與四時五行相為興廢墨兆廣也坼兆璺也賈氏曰謂兆之正璺處為兆廣就正璺旁有奇璺罅者為兆璺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凶尊者視其墨卑者以次詳其餘鄭剛中曰君占其大臣占其小各占其一而君視其大體周公為武王卜曰體王其罔害是也漢文自代來卜得大橫兆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大橫者龜文之正橫是其體也橫為土文帝有土之象然則君占體亦君之吉凶係於其體色則兆之氣色大夫次君宜視墨之色史又次於大夫故占其墨卜人又次於史故占其坼王昭禹曰卜之事龜坼而發墨與色可知卜人先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占讀而後君占體事之序也則是先言君占體則以尊卑之序也則見神之所告者可得而知矣既事猶言卒事也比猶耕也繫帶杜氏謂以帛書其占而繫之於龜鄭氏則以為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蓋未知孰是詳其中否則占之善不善可知而龜筮之官亦不得以詳錄矣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巫更巫咸九者皆簭書篇名其書蓋詳於簭法以為三易之輔翼者與連山歸藏一例也其書皆以巫名者考世本云巫咸作筮意其後子孫代有傳述衍而為九故其書皆以巫為號也今按左氏所載筮辭最多不知何本意皆出於九簭之書也歟象按此本薛士隆釋與此舊辭說異未知孰否者解附後

鄭康成曰此九巫讀皆當為簭字之誤也更謂筮遷都邑也鄭剛中曰更謂凡國事有所更張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否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更者更舊也易則有所變此謂筮與民和比也鄭剛中曰比謂與人相親比易曰外比於賢又曰比之匪人不知其人果可與比否此所以筮比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否

薛士隆釋疑曰鄭氏改巫為筮不可考自巫更以至巫環其義不可知又以意而附會其說鑿矣故嘗謂古筮之名

[illegible]

謂之巫世本曰巫咸作筮彼世有神巫季咸蓋祖其名筮人
九筮之名自巫更巫咸以至巫環或以其人名書或以其法
名書非若龜之八命。賈文叔曰九簭古法也如康成說與
太卜八命何異太卜以八命贊筮兆之占占人以八筮占八
頌國之占卜不出此八事太卜通掌之矣筮人不應重出耳
其職曰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則九簭出於三易其為筮法
無疑矣蓍法十有八變而成卦三變為一爻三三九變為內
卦又九變為外卦此所謂九筮但每變異名當有其義雖然
亦不敢謂必如此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
先簭後卜者簭短龜長從筮逆則行筮從龜逆則止相謂
選擇其蓍共筮以蓍共筮也。王應電氏曰人與天地氣化
流通程子嘗言天人一也更不分別言合天人已剩一合字
但常人神氣昏塞故若有間隔而不能通聖人生而神靈故
能通幽明之故其次有得氣清明者亦與天地陰陽鬼神之
氣不相殊絕故能明與昭合而知其兆此卜筮占夢眡祲馮
相保章太祝司筮等官所由設也蓋惟王之左右皆通於天
道故王心一動鬼神與知一善一惡纖微可與造化相參驗
細則微形於夢寐大則垂象於三辰而莫不有轉移補救之
方此其所以有功於國家之治而不可廢也自聖學不明
大人道隔而卜祝師巫爲相等官俱流爲妖誕機祥之小術
而周官之義隱矣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其歲時其夢之歲時也天地之會鄭氏以為建厭所處之日
辰鄭氏曰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還於天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故右還於天假令正月建陽於寅陰建在戌日辰謂干支也陰陽之氣五行王相休囚死之異王氏傳曰陰陽之氣而生生者休後王生者相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如木王則水休火相土死金囚也其餘悉可以類推之人之精爽通
於天地故以建厭所處之日辰而辨其陰陽衰旺之氣與其
干支星曜之所臨而六夢之吉凶可占矣鄭氏曰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
增 薛士隆曰天地之會即日月之會日行遲一日行一度
則一月而三十度月行速日行十三度有奇計二十七日微
而周天又以二日餘而行十三度則與日合宿而為日月會
故月建子則日月會於玄枵月建丑則日月會於星紀之類
是也古夢者以日月所會之辰因其升降往來之度而合其
吉凶休咎之證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占之史墨曰六年
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
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左傳測義曰辰尾龍尾也謫變氣也所以

知入郢必以庚辰者以周十二月夏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日雖食於辛亥而變出於庚午以始變為占而日在辰故知入郢之食必以庚辰也所以知吳入郢者午南方楚位以午日有變故災在楚辰東方吳在楚東故入郢必吳午火庚金金為火妃午火勝庚金楚氣猶旺故吳終不克实水也水數生於一成於六故六年　此皆以日月星辰參諸天地之會陰陽之氣成周占夢之道法尚可以此考其大畧　叅攷史墨所對止言日食之咎未嘗及簡子之夢以與占夢無涉　鄭剛中曰占夢之法則以是歲所夢之四時占之歲或在寅或在卯或在春或在夏此歲時之不同三陽交為泰天地不交為否春而上降下騰冬則上下不交是天地之會合時在春夏在氣為陽時在秋冬在氣為陰是陰陽之氣各異，掌其歲時觀其會辨其氣然後考之於日月星辰天地有會有不會二氣有合有不合故見於所夢者或驗或不驗既觀天地知其會矣又於二氣知其合矣乃視日月星辰以占決之也

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正夢者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也噩則奇怪不祥若晉景公夢大厲披髮搏膺而呼者是夢覺時思念之而夢寤夢覺時道之而夢　王昭禹曰謂寤時而夢。王介甫曰如狐突夢太子申生也。劉執中曰若漢文帝夢黃頭郎推之上天寤而得之　喜夢喜悅而夢若趙簡子之夢之帝所是也　王昭禹曰謂因有所喜而後夢　懼夢恐懼而夢若公孫嬰齊夢瓊瑰泣而盈懷者是也　王昭禹曰謂因有所恐懼而夢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　釋　萌於四方贈惡夢當今始難　儺　驅疫

聘夢猶今言祈夢曰聘王夢者占夢代為王祈也蓋占夢之官其心精爽可以至於神明故於季冬歲事將更為王祈夢以占將來之休咎其有吉夢則獻之王拜受者尊天之佑而兆福祥故也舍釋通舍萌蓋祓除之禮未詳其法鄭氏以為猶釋菜之意贈猶送也吉夢則聘致之惡夢則贈遣之而即命行儺禮以驅疫厲之神亦皆所以屏不詳而迎新休也　劉執中曰聘如聘女之聘聘而來也贈如贈行之贈贈之使往也季冬之月歲且更始迎新送舊之時故王新歲常得吉夢故聘之於王新歲常無惡夢故贈之聘其吉者欲其來故獻於王者曰自今以後夢皆有吉而無凶矣王乃拜受亦迎受福之意也舍萌取菜之始萌者而祭也萌者禍福之萌用菜萌以祭亦去其萌芽之意　或問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心術潛有感於天地陰陽之氣事未至而兆已形則先見之於夢故高宗以夢而得說武王以夢而克商見於經者不誣矣其後夢登壘者以憂死夢身毀者以反誅升天折翼之夢眾如其祥來龍授鸞之夢不爽其驗以此見夢之吉凶尤神於卜筮也先王為立占夢以占之其於脩省避趨之道蓋有挽之於微者矣

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

煇日光炁也妖祥者吉惡之徵兆吉凶者妖祥之明驗也祲

陰陽氣相侵也奚氣凝成象如所稱赤烏夾日之類也鐫
黑氣如鵠橫刺日也監冠珥也謂抱日之氣如冠珥也鄭司農云
監謂雲氣臨日也 彌故書作迷闇晝晦如天地晝晦日精無光黃霧
四塞之類敘隮未詳或云敘者雲如山敘聚日旁 劉氏曰敘者片段成列有次敘也
隮者白虹竟天成貫日也 劉氏曰隮蝃蝀升隮於日旁也詩曰朝隮於西 想
雜氣有形似可想 王氏曰象有形而想無形 謂有象無象變態不常也 按十煇字法
多難解今以天官所載煇祲之狀畧言之有日出無光者有
四方濛濛有濁氣者有赤如赭者有日暈五重者有日旁青
尺氣長四丈餘者有黑暈者有赤白虹貫日者有黑祲與日
如鬭者有白虹貫日如玉環者有中黑氣如鷄卵者有兩日
而鬭者有色散如黃金者有虹蜺背璚璚旬者有暈中赤白
虹長百餘丈者有蒼黑雲夾日變狀如人如馬者若此之類
不可殫述以此推祇祲十煇大畧可覩矣安宅敘降未詳鄭
氏以為人見妖祥則不安祇祲主安而宅之次敘其凶禍所
下禳移之也 鄭剛中曰凡王所者皆自天而下十煇以觀妖祥本於天所降天降災祥則下民有不安其居者矣。王氏傳曰古人於災異之生必有禳卻之法如日食則有救日之鼓以助陽氣有救日之弧矢以射陰和安宅者安定之而使之得其所 日而言敘降者敘正而降卻之自邪氣言也然此說人臣受君無已之心故有此術耳 君人所以彌災之道惟修德法天則邪愚自不能干 而所以安宅敘降有因在此 而不在彼也 行事謂行安
宅敘降之事弊斷也計也謂計其災祲多寡與計其吉凶之
餘否也。人事感於下則天変動於上人君總政不修羣小

[illegible]

蠲彌災祲之兆祇祲㬥之於甫兆而有以消弭其救正之方
於國事豈云小補哉
太祝掌六祝之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
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以詞告神曰祝永長也貞正也謂求歷年長遠而得正命也
必以得正命為本則與援世邀非分之福者殊順祝求雨暘
之時若也 劉執中曰謂祈三才協順四海和同。以下皆劉氏說 年祝求五穀之豐登
也 謂祈五氣時若常大有年 吉祝則祈疾病罪戾之不至 謂祈歛時五福敷錫庶民 化
祝則欲兵戎水火之不祲 謂祈休徵以為豐大極化祲氣 瑞祝則祈百物蕃
昌考終壽命 謂祈順氣成象天降甘露地出醴泉 筴祝則祈耆龜協應人鬼效
靈也 謂祈鬼神亶不遠於人大同而吉也 內蘊誠明之德達於天民而天地合德故 六者皆王者祝因卹祀吝有其詞以祈設應先偽感以小祝小祭祀候禳之事以解六詞非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
曰說
同猶和也神示人鬼不和則六厲作見故用祈禮以同之 王昭禹曰鬼神示之於人幽明異勢疑若不同也然鬼神聰直依人而行先王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同之其有道災大祝之六祈以其陳信於鬼神示而已。劉執中曰六祈因祭享而祀之六祈特為因事祭而祈之 類造禬禜攻說
六者皆祭名記稱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造乎禰類猶
倣卻祀之禮而簡其文 王昭禹曰合其類而祭之曰類造至也至祖廟以告
行也 鄭剛中曰四時常享不名曰造不有兵事不敢造焉。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后土

四海神祀山川及社乃遂於先王此類造之列禬以除疾殃見天官女祝王介甫曰若禬國之
四荒氏之札喪之屬。鄭剛中曰禬則禳災而會福之祭禜則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
之不時及山川之神有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攻以法
除之也王昭禹曰攻以治去其害若翦氏以攻禜攻之之屬說以辭責之也若庶氏以攻說禬之
之屬若秋官司寇以牡橭象齒殺神見秋官壺涿氏蓋亦攻之一事
後世如韓公驅鱷魚以文則亦說之類也。按周凡神亦有
二通正直之神則以類造禬禜四者祈之凶邪之神則以攻
說二者攘之然皆所以同之也項氏曰類造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
曰禱六曰誄

六辭皆所以告於鬼神者上謂天神下謂地示親者祖考疏
者古昔聖賢之屬近者社稷五祀遠者四海九州之神也祠
四時常祠之祝辭命如後世敕封山川城隍土地之神者誥
故書作告與祀告於禰之告同會通作禬如後世所言禬國
凶荒之禬也禱若春秋中行獻子代齊禱於河之禱誄謂累
其生時德行以哀之若魯哀公之誄孔子也鄭司農改詞為
辭改告為誥而以尚書命誥釋之則為內史外史御史諸官
之所掌而與太祝無與矣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
號猶名也神號之異若司中司命之類鬼號之若皇祖考會
王考之屬餘倣此鄭氏則謂尊其名而更為美稱若稱天為
皇天上帝鬼為皇祖伯某示為后土地祇及豕曰剛鬣稱曰
嘉蔬之類也曰禮曰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蔬幣號若
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天神地示人鬼其秩非一六牲六齍六幣亦各有
不同以其名號辨之使各從其禮則無錯雜混淆之失先儒
號而從示號者祭祀以宗廟為重故也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
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九祭皆呈尸祭食之禮蓋祝左右於呈尸凡祭皆當相之故
當先辨之也鄭剛中曰食必有祭示不忘先宗廟之中尸祭有九大祝辨之非賓主飲食之祭而康成皆引
賓主之食以言不可不辨命祭祝命尸祭也劉氏曰命祭要尸尸生祝始命尸取菹擩擩於三豆
祭於豆間也衍祭尸取黍稷祭也祓衍尸祭謂上佐食黍稷及切肺尸受而登豆間實尸所
下謂兼祭以其衍多故云衍也○鄭剛中曰衍餘也尸之餘也祭食取尸祭之飫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授主人主人以
炮祭取所炮之脉祭也炮祭謂次賓羞羊膳尸擩鹽而祭也周祭依殽
之序徧祭也周祭賓尸依殽祭之也四面為坐以祭百神是為周祭○周祭眾曰振祭取魚
腊振之而祭振祭謂凡肝膾魚腊骼肩皆擩鹽振之擬祭也負是也○賈疏曰振之擬之若祭狀弗於謂之振
擩祭取肺肝擩鹽而祭鄭剛中曰振祭擩祭二祭本同所異者尸未食之前以菹擩鹽中而
祭是為擩祭尸將食之將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尸右取肝擩於鹽振祭嚌之加於俎是為振祭
絕祭刌肺絕末而祭繚祭刌肺之大本繚之以祭繚猶由也鄭剛中曰絕祭

精祭二者皆同所異者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以至於末乃絶以祭絶祭者不循其本直絶以祭 共祭謂凡

尸所祭皆佐食共之共祭謂凡尸之食祭皆上佐食工祝共之所以尊之食工祝共之所以尊之也 然此章字

義多難曉先儒所解亦多附會經傳而曲為之說耳。王氏

傳曰此解未融姑存以俟

辨九捧作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捧

六曰凶捧七曰奇捧八曰褒捧九曰肅捧以享右祭祀

九捧之法多未詳鄭氏以為稽首首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

空首首至手所謂拜手也 賈氏曰稽為稽留之稽頭至地多時則為稽首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頓首頭頓地即擧平敵自相拜之拜頭

不至地故名空首君答臣下拜者答卑幼之拜 振動戰栗變

動之拜或云以兩手相擊也 黄文叔曰振動在吉禮若今舞蹈也親擧曲踊三百其類歟凶

擽飛動拊踊 吉捧四時常祭之捧凶捧居喪奠祭之拜 鄭氏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

二者皆喪拜。徐注禮記拜而後稽顙謂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也稽顙而後拜者開兩手而先以首叩地卻交首如常也 奇捧止一拜也褒

捧再拜也肅捧但俯下手若今之揖右讀謂侑謂勸尸食也

神有尊卑敬有小大時有凶吉各因其所當然而拜之則繁

簡得其宜矣

增 鄭氏曰拜而後稽顙言吉拜者以其近於頓首 賈疏曰喪拜而云吉者對凶拜為輕 王氏曰九捧專以祭祀為言者以大祝主鬼神之

事也

凡大裡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鍾

鼓鼓亦如之來瞽令皐舞相尸禮既祭令徹

號猶告也明水火司烜所共得日月陰陽之氣執之以告於

神所以明其潔也凡祭祀明水以和滌明火以爟燎太祝主 王介甫曰號六號祝六祝也。王氏傳曰

執之而號祝 掌其號祝 隋釁謂薦血也右當為侑 勸尸食也。王昭禹曰逆牲逆尸皆以鍾

鼓為節太祝則令鍾鼓侑之來瞽皐舞說見樂師職 鄭注皐讀為嗥嗥來嗥

食亦令鍾鼓故曰亦如之 相尸禮謂延之出入而詔其坐作

徹謂俎之入。樂師詔太祝而太祝乃來之令之

也

增 馬氏曰隋謂尸祭之餘釁謂薦血之事二者以誠為主

故亦取乎明水火之用隋釁在逆尸之前既未逆尸安得有

尸祭之餘既未逆牲安得有薦血之事是知隋釁雖號祝之

文逆牲逆尸以後方言祭祀之禮

劉氏曰大禋祀祭天圜丘肆享宗廟大祫祭示祭地方澤三

者禮最大故特言。鄭剛中曰太祝執明水火而號祝既以

之美名又從而告之蓋言主人之明潔若此水火者也。王

昭禹曰三者皆禮之大其事將嚴先期於致鬼神亦後以祝

通其意故先號後祝小祝掌侯禳禱祠之祝號旬祝掌來貉

之祝號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皆事小者故先

祝後號小祝掌大師釁祈之號祝大師亦國之大事亦先號

後祝

大[illegible]讀禱付總祥掌

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

飯飯含也奠朝夕朔望之奠也賈氏曰此文承大喪之下故奠爲始死之奠小斂大斂奠

正太祝微之　言猶語也句人喪事代王受眚烖故太祝爲禱辭令

讀之賈氏曰此文承贊斂之下是既殯之事既殯太祝作禱辭授句人使以禱於籍田之神黍稷不馨鬼神不逞於

王令王已崩從工所謝而　爲付當爲祔謂始葬而祔主於廟也練謂期易

練服祥謂再朞祥祭三者皆喪禮之大節故太祝掌其事顏詞

之彌猶遍也其猶止也災故祀社稷而諸神亦復禱祠之也

鄭剛中曰國有戎故祀社稷之神以祈恩之始禱祈於報祠太祝皆掌之

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

獻於社則前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

行舍奠

師行祭社曰宜土神人無往而不依故立軍社軍社所以告

后土造祖所以告祖考類帝所以告上天於天地祖宗無不

告蓋古人於大師之行其慎重如此用事謂行祭禮冬官玉

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者即此舍奠謂釋幣其廟以告

歸猶人子出告反面之義也

增　鄭剛中曰大師必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故有宜社

造祖之祭此二者國內之禮軍之所在必設軍社於其地以

事類而告上帝此二者國外之禮國有事於四望則將戰地

之四望與大軍有功歸而獻於社凡此二者事太祝處前告

神故曰前祝賈氏曰此社六事皆太祝前辭禮記天子出征類於上帝宜於

社造乎禰是先類上帝而後宜社禰祖也諸神惟上帝爲尊

豈有師行出境而始告上帝之理乎此類上帝者後者重其

禮故最後言之如今迎春而以旱官居前尊官居後之意非

謂立軍社而始類上帝也剛中二者國外之禮之說恐未可

信此說極當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祀號於邦國都鄙

督猶責也王制言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即逆祀命之謂王昭禹曰

非所命而祀則在所禁命之祀而弗祀則在所督　祀號神示人鬼所當祭及牲幣粢

盛之所當用也告后土以封頒祭號令祭蓋皆大宗伯令之

而太祝奉而行之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

雨寧風旱彌烖兵遠罪疾

將事謂行祀事望嘉慶曰侯卻凶災曰禳禱者先事而求祠

者從時而報順猶迎也福祥至而豐年臻時雨行而風旱息

烖兵彌而罪疾遠則可以康樂壽考永享太平矣蓋所謂神

和而降之福者如此

增　王昭禹曰言小祭祀將事而繼之以侯禳禱祠之祝號

則小祭所奉祀者亦祝號而已故并侯禳禱祠言之○賈氏

曰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是侯寧風旱彌烖兵遠罪

疾三者即是稞。黄文叔曰所謂祈順逆寧弥遠與太祝六祝相參錯但小祝所掌皆小祭祀。王昭禹曰祝若陳信於鬼神而無愧辭者也於是六者豈尚虛拘之文哉

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太祝大喪贊渳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

奠奠爵也祭禮先奠後徹此先言徹者舉其重者先之也王氏傳曰徹先奠誤文也當以太祝為祭令徹為摡太祝不言逆齍與沃尸盥此不言逆牲及侑五文也王昭禹曰五官奉牲而六官之人奉齍則牲事尊於齍矣故大祝逆牲而小祝逆齍羞。易氏曰太祝相尸禮小祝沃尸盥沃盥小于相禮也熬煎穀也摡喪大記君熬四種八筐設於壙中蓋亦以為地下之養康成以為惑此呼者誤矣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書其名號於旌曰某氏之柩以為旌識若天子則亦當如記所云天王某甫也齍猶送也道齎之奠謂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蓋若生時飲餞之禮五祀之處非一故分遣有司以祭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故止五祀蓋告以王將去此宮中而祈神之陰佑也釁如釁鼓釁兵器之釁祈如祭道塗所過山川之類鄭剛中曰稷社釁鼓以除去不祥祈單有功謂之釁祈小祝掌釁祈之祝號保郊謂保守郊兆諸神位恐為寇所掠祀于社者奠后土之神攘除兵禍也增鄭康成曰隋者尸之祭。賈氏曰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妥尸尸隋祭以菹擩于醢祭於豆間小祝贊尸授之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掌事尚任其事也易氏曰此皆謂號祝之事掇先王事神如事人人必得介紹以傳命而後賓主之情見神亦然故先王立大小祝之官使之詳其名號潔其牲幣恭其拜跪善其祠祝以順道鬼神之欲惡則神無所怨恫而幽明之際渙然融洽足以召福祥臻和氣而水旱蟲螟札瘥夭昏之禍侯於是免矣後世人多昏德闇於幽明人鬼之理奉常之官鮮寅清之德牲牢薦享具文而已欲求天神之降格而貽福其得乎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宮及壙說載除飾乃代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王弔則與巫前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勸倡率引棺也防謂執披防傾欹也易氏曰勸執纛居匶前以勸率六引防謂執披披居旁以防匶之傾側辟啟棺也令啟令除菆塗椁也檀弓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椁菆叢也菆塗用木叢棺象椁之形而四面塗之也至葬時命役人開之所謂辟也朝謂將葬而以柩朝於祖考之廟象孝子生時出必告行之意記稱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得經義矣匶柩通奠朝廟奠也既朝而設奠若上食之意王介甫曰朝剝廟也奠奠柩也既奠而祖於庭亦象生時祖道而出行也載以車載棺也王介甫曰既御柩出後祝代之執事。鄭注喪祝二人相與更也。一說出宮乃代者至於外則御遂師代之脫載下棺也除飾去棺容翣之飾

也喪祭當祭而祭若虞祔練祥之屬王弔喪巫前者祝主告神巫能祓不祥祀所謂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先即此也勝國邑謂國邑之誅絕者其社稷壇位猶存蓋以主神之祀而不敢輕廢且有所不忌於亡王故也歆猶欲持即設祓以防外之意案按此解歆字殊未合。王氏傳曰歆初喪時事彌權葬時事畢死以例其餘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禡之祝號舍奠於祖廟禰亦如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貉禡通表貉設貉祭於所表之地也也安禁甸以講武治兵故亦有兵祭猶父廟也師甸大蒐田也屬禽者別其種類而數之鄭剛中曰田畢虞人植旌旗於所表之處令獲者各致之致禽其中甸祝則會而屬之使會獸以類相從舍奠以告行獲之舍奠以告至飲禽謂取三十入腊人也禂禱也牲為馬皆有神司之故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徒王氏傳曰禂牲者欲人先人牛人羊人等皆禱於先牧禂馬者校人春祭馬祖之類甸祝主禽獸故并掌獸神祝號

禬 王氏傳曰師甸仲冬大閱也大司馬教大閱遂以狩田饁獸於郊小宗伯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於郊遂頒禽九四時之甸皆謂之師甸而仲冬軍禮爲備故獨當其稱且謂之大閱大甸也冬各時為物皆成當祀之以息老物故於大閱之後及郊即以其獸饁饋四方百物之神也致禽者植旌於虞中凡獲禽者皆致於是也屬禽者各以其類聚之也頒禽者頒之於卿大夫士也飲禽者或入於腊以為乾豆或入于國人服不氏以待不時而取也九四時之田皆有之甸祝兼掌其禮以大閱備禮故獨詳焉○王介甫曰小宗伯言頒禽此言飲禽相備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此祖用于造五句

責九曰人之言無信故為要約之辭對神善之使有信故又以祝國之信用者大曰其方以信待人故大子不斷信而自信為將是故盟之盟要大諭盟之祖我先詭子是者信而已蘇徒以盟詛為之

要神譴信曰盟祝神降禍曰詛類造用於大祀攻說用於小祀禬禜用於中祀大祝掌其禮詛祝則掌其告神之祝號也載辭曰太祝之六祈祝號乃掌於此蓋盟詛之時用此文祝則掌之也載辭猶言載書之載其所以盟故而要誓神子兄其辭若失信者必得禍也故以此辭敘王國之信而九侯國約劑之信亦以此辭正之使不復生反覆也或疑用字衍文劉執中曰謂彼不信而渝盟以貢於神也故敘國之信以詛之於神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質成也劑謂盟載之約也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凡祭祀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雩者旱祭天子則用盛樂於上帝巫恒疑始為巫者造而祭奠之與其祈禳之豐也鄭注杜子春云謂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玄謂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視所祀為之主木主神所依匰其承主之器也鄭剛中曰主在廟則藏於石室謂之宗祏及合祭于廟則以匰盛而至祭所祝取主而匰逆道布為神所設巾杜氏曰道布新

布三尺。中霤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於几 菹茅屬尸祭祭稷而以之為藉館則所以承菹者考士禮則當以筐也 鄭注共主以匜共菹以筐太祝取其主與菹陳之西也則退 守瘞謂守祭祀所埋之牲王降者下神之禮凡死者菟升於天故巫主以其禮降神而下之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筭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

望祀望而祀也凡四方上下之神不繫於一處故咸遥望而祀之 王昭禹曰巫所以佐祝凡祝所祀之神男巫則望而降之 衍鄭氏讀為延謂神之進 鄭注望衍而延之○王氏傳曰謂祀神之時男注望而留其神使之西達游衍若屈子之九歌 授號謂傳神之號若今所稱某府神君者 王昭禹曰授號授祭者以祭號太祝所辨六號是也

而又束茅以麾而廣招之若其神之來格也 鄭剛中曰神來無方其招亦非一方故曰旁招茅之為物柔順潔白惟潔白可以見誠敬之心惟柔順可以致懷柔之禮 堂贈謂祓於堂寢以禮送不祥無方者東西南北惟其所往無筭者道里無數遠益善也冬者歲之窮萬物將更始故行此禮以見除舊布新之意 鄭剛中曰冬則贈送不祥與季冬贈惡夢之贈同凡送行必自堂始自內而外故於堂上行贈送禮 以贈之 招弭亦祭禱之名春時陽氣方生宜若祥之應故王后女祝主招梗以除疾殃此則男巫招弭以除疾病蓋畏者以祈神之佑者人道當然也 鄭康成曰招招福也弭讀為敉敉安凶禍也招敉皆有祀衍之禮○鄭剛中曰冬則日星窮歲終故行堂贈之禮春則歲事之方新禍福所由始行招弭之事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災則歌哭而請

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 疏曰一月有三巳據上旬之巳而為祓除之事○王昭禹曰求神以去凶禍謂之祓若社之 釁浴謂今類除舊以致新謂之除若以癘病之類是也 宮人皆以香草薰浴使之芳潔而不染惡癘 鄭剛中曰每歲以時祓除釁浴其宮中之事乎○李嘉會曰既曰歲時非止上巳 暵乾也旱也暵而雩使女巫舞之崇陰也大戚如瘟疫之屬歌哭而請者歌以求神悅而復樂以哀音悲思感神靈也○丘氏曰雩之為祭蓋天子於郊天之外別為壇以祈雨者當孟夏之月萬物昌茂必資雨澤以膏潤之然後秋成可望故三代盛時當龍見之月為大雩之祭備盛樂集群巫八音之聲迭奏歌呼之聲不絕至於暵旱之甚則或舞而搏踊或吁而嘆息盡以斯民窮苦之狀上達於天庶其或有所哀憫而降雨澤以蘇民困也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往往假異端之術令方士用符咒指斥恐嚇甚至殺害物命耗斁民財褻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劫制之可乎

何氏曰或謂先王之世王道明邪說息安有巫史祝詛之事而周公設之若是其冗者蓋古之巫史非後世之巫史也史乃卅祝見於書史巫紛若見於易國語稱民之精爽不貳而又能齊肅中正者則神降之是豈若後世淫巫左道祿星告斗治符水厭勝之術哉況於大旱則用之大災則用之歲時

祓除則用之又非若後世神寵兕濕祠詛祭無所不至者也
或者以後巫史之弊而疑周公之建官亦過矣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
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攷焉不信者刑之
法則八法八則也典法則三者冢宰所掌以治邦國官府都
鄙而政本奸欺之弊恐太宰亦有所不及防太史復爲鉤考
之則奸欺之弊絶矣漢郡國上計先上太史公本此唐三省
之制中書出令門下審駁而尚書受成頒之有司其意亦猶
此也辨法謂以法爭訟而求正者不信謂有所抵冒而其辭
不實也以其懷奸罔上故刑之 王氏傳曰典法一定永爲遵守其破法不信者與守法者
爭是非則致正於太史而刑其不信者以正焉證章
拾 王昭禹曰建者作而立之也太宰所建者法之所自出
太史所建者書之所自成文以掌官書爲事所謂建特作而
立其書。王氏傳曰經世大法冢宰執而行之至其爲書以
成一代制作太史執而藏之故太宰者道揆所出太史者禮
法所宗也且太史非治事之官何以逆邦國都鄙之治蓋史
臣摭事實錄漢郡國上計亦先送太史公也
凡邦國都鄙及爲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二字衍之
所登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
約劑且約之載辭及其券書也貳猶副也藏其約劑之書以
爲六官之副若有抵冒而爲不信者則啓其故所藏之書以
證之也 辟開也開法而刑其不信者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
居門終月
中氣匝爲歲朔氣匝爲年 既曰節氣一名朔氣 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
閏漢太史令凡歲將終主奏新年曆即此正歲年之意太史
蓋兼掌羲和曆算之職也歲年既正則序其一歲所當爲之
事頒于官府都鄙使以次奉而行之則無先時後時之失矣
告朔註見論語天子頒朔于天下而天下諸侯奉行之不敢
有異蓋春秋大一統之義也門路寢門也王者奉若天道故
月令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天子必隨斗柄所建而分居之閏
者天數之奇零斗柄指兩辰之間故天子亦不敢居其正處
而特居于門蓋法天之義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礼書而協事祭
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不信者誅之
執事太卜之屬 太卜主卜事太史主定墨 宿祭之前一日也協合也祭之
礼節具載于書故讀書以協事使其事之所共一如書之所
載也 王氏傳曰七日戒三日齊日宿群執事凡與祭者讀禮書而肄習之協者使安和不致生疎失錯也 位
常者凡貴賤親疏長幼所當居之處執書以叙之則不至於
凌襍錯戾矣 尊卑昭穆有常位存乎書冊故執書以次叙之 辨事猶言問事不信太

史所言則責之所以懲愒也不知禮者與知禮者事辨於是乎致焉而責其不知礼者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
時與太師同車大遷國抱法以前
將幣客送幣也王昭禹曰大會同朝覲將幣所謂廟中將幣三享之時王於受授之際其儀多矣執書詔王亦以臨其禮事○王氏傳曰大會同朝覲亦以書先肄習之耳執書告王使無失禮執事詔王若今
禮部進儀注天時者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屬也太師能聽
單聲辨吉凶太史知天道二官同車則天時人事俱不爽其
秋毫矣疏曰大出師則太史抱天時當時占文也與太師瞽人知天道者同在一車之中共察天文以知吉凶○鄭氏曰史官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瞽即太師也○王昭禹曰太師執同律以聽單聲以辨而知天道也太史抱天時以書而知天道也
法國之典籍舊章也遷國則先抱以行蓋
猶漢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府律令圖書之意蓋國家典禮不
可一日而失也王氏傳曰昔商之五遷周遷東都是也太史守國典法抱之先往恐有散亡且以為立國之基也
大喪執法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考焉小喪賜謚凡射
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
法書之載喪禮者易氏曰法者六引六典之法太史常侍王近樞以涖勸
防遣謂祖於廟廷大奠將行時也入道終於此故累其行而
讀之鄭康成曰太史累其行而讀之太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瞽師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賈氏曰曾子問云惟天子稱天以誄之後註引公羊制謚於南郊瞽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制天子之謚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謚成於天道然則先于南郊制謚乃于遣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謚小喪謂卿大夫也原禍世子之喪

當攸從鄭氏○賈氏曰小史職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卿大夫將作謚其子請于君君親為之制謚使太史特往賜之至遣之日小史往為讀之
中所以盛筭者蓋為虎鹿兕之形而鑿其背以
盛筭以待射時取之中則釋筭以識之也賈氏曰飾中飾治使宗伯也卿射大射皆設八筭於中內耦介將射太史取中之八筭執之待射中則更設于中待第二耦第三耦以下皆然○鄭剛中曰舍釋也太史釋之者職當記注故以記其中之數也執其禮事凡射時之升降揖遜皆禮事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
祀讀禮法以戒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
軍旅佐太史凡國事之用禮法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
讀誄
志傳記也鄭北王註志謂諸侯之國誌其上地風俗物產貢賦之書也奠當依故書為帝
繫世即瞽矇之所誦者父子相繼為世世所自出為繫
舊註繫世之書重矣天子有帝繫諸侯有世本繫世不定
則親疏何由而別昭穆何由而敘同姓異姓庶姓何由而
辨乎商之祖以契周之祖以稷是可定其世繫之所從出
也太伯後為吳胡滿後為陳是可定其世本之所自來也
後世繫世不明猶有氏族志存焉夫樂樂其所自生禮不
忘其本故使瞽矇諷而誦之則人知有生之可樂小史奠
而敘之則人知其本之不可忘先王習民於根本之教而
陶民於忠厚之風繫世之功大矣忌人所惡聞當避者疏曰先王死日為忌
諱名諱也史謂祭之百執事恐其涖事而錯謬故

禮書以戒之簋故書作几敘之者謂明其位置行列及其品物多寡之數也象按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諸本皆無以戒二字。王氏曰太史讀禮書小史讀礼其事相成。鄭剛中曰礼書者祭祀之與故禮法者祭祀之戒令既讀法則令其屬八人以禮書敘次昭穆之俎簋簋以盛黍稷俎以載牲體昭穆有尊卑俎簋之數有多寡粢與故以敘之。黄文叔曰太史之屬史八人史掌書以言敘昭穆之俎簋謂此史也小史主定繫世辨昭穆故并史事敘于此

小史官卑而主卿大夫之謚者按視制九王公以下歷追謚令博士議定蓋取斯民直道無作好惡意鄭康成曰小史讀誄以太史為謚為鄭事相成也。釋曰按太史云小喪為謚小喪卿大夫之喪也賜謚是太史之事非小史任小史於太史賜謚之時須誄列生時行迹而讀之故云以太史賜謚為節

增　鄭剛中曰或謂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司衆謂邦國之志乃春秋所謂周志國語鄭書之屬康成謂四方之志若魯之春秋晉之乘邦國與四方初無以異分二官之所掌二鄭亦分為二說何耶曰不然四方之志乃周志鄭志之類若夫邦國之志非雜記邦國之事乃志諸侯所出之世繫與其廟祧昭穆之志如魯出於周公鄭出于桓公晉出於叔虞世繫綿遠傳序寖多昭穆久而或亂王朝亦有志以記之小史掌其志奠其本繫之所出與世數之遠近又辨其昭穆若其有事則詔告之王朝之忌諱使無犯焉所謂邦國之志如此說者疑所奠之繫世所辨之昭穆非侯國之事殊不知王之繫世與昭穆非小史之所能掌以經考之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又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則王朝屬籍所付不輕矣後世立宗正一司以掌玉牒此豈小史事今云掌邦國之志又云詔王忌諱王豈庸不知有事之時始以詔王此何理哉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歲謂歲星所在每歲移一舍凡歷十二舍為一紀即今曆言大歲在某者也月謂斗柄所建每月移一辰凡歷十二月為一歲即今曆言月建某也辰者每月日月所會之次如星紀玄枵之名也鄭曰十有二辰子丑寅卯等。劉執中曰謂所舍之次在天為次在地為辰十日者天干之數即今曆所言日某甲也二十八星角亢氐房之屬敘事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方度之一其日月星辰運行進退盈縮俱有自然之次第也會猶合也天作本有定位在人辨而合之推算日月星辰之行俱不違其度則天位合矣鄭註曰辨其敘事春東作夏南訛秋西成冬朔易事有先後之序也會天位者星鳥以正仲春星火以正仲夏星虛以正仲秋星昴以正仲冬也致日致月立表而候其景也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二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觀其景合則知其氣至春分日在婁而月上弦於東井下弦于牽牛秋分在角而月上弦于牽牛下弦于東井亦以其景知之之至否春秋冬夏氣皆至則四時之敘正矣由是推其節氣之早晚而時事之興作可知也陸農師曰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

近極則晷短而表景尺有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則晷長而表景丈有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于極星則晷中而表景七尺三寸六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為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則為寒為涼若日失節于南則晷進而長為常寒失節于北則晷退而短為常燠此四時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于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循行青道而春分上弦于東井圓于角下弦于牽牛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夏至上弦于角圓于牽牛下弦于婁立秋秋分月循行白道秋分上弦于牽牛圓于婁下弦于東井立冬冬至北從黑道冬至上弦于婁圓于東井下弦于角右之致月不在于二至而常在于二分不在于二分之望而在于弦者以月八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乎故也日之與月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然君居中而逸臣旁行而旁臣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月遠日則光盛近日則光缺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說益足信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志識通謂識記也天之占候以五星為主金水附日歲一周天木則十二歲而一周以其歲居一辰故謂之歲土星則歲居一宿九二十八歲始一周天故謂之鎮取其以鎮靜為濟也變動為失常如星有贏縮圜角天文志超舍而前出為贏贏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圜角者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日有薄蝕暈珥見視祲戴文月有朓朒側匿之異也明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朒又謂之側匿遷更易也在天之垂象有變動則在下之人事必有更易蓋天人相應之道自然如此王氏傳曰七者右行列舍變動無常而與人事之得失善惡變移于下者寔相符驗故觀其變動而可前知其吉凶也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星土星所主土也天官書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牛女揚州虛危青州室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參益州井鬼雍州柳星張三河翼軫荊州又十二辰皆有所屬分野蓋星紀為吳越玄枵為齊娵訾為衛降婁為魯大梁為趙實沈為晉鶉首為秦鶉火為周鶉尾為楚壽星為鄭大火為宋析木為燕觀彗孛客星所犯之分野而妖祥從可知矣。問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玄枵則在子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何也曰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耳地有是形則天則有是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若不相而其為象未嘗不相屬也若必欲以縱橫不齊之地逕分謂剖以求上配于天之十二辰其說之難通必矣。葉文康曰以史冊觀之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觜參而齊祖王魏彗星掃東井而苻堅亡秦四星見箕尾而慕容垂復燕此後世分野之驗也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

歲謂太歲與歲星也歲星為陽右行于天太歲為陰左行于地十二歲而小周相助也太歲所在歲星所居則助其國而多吉若傳所稱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者是也。援歲之所在有吉而無凶而亦以妖祥言者吉在此則凶在彼可以互觀而知故也

增　王東巖氏曰歲星逆行於每月日月所會於天之十二
次自丑而子自子而戌亥者也大歲則順行於每月斗柄所
建在地之十二辰自子而丑自丑而寅卯者也。賈氏曰太
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與太歲雖右行左行不
同要行度不異史記索隱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卯歲星二月晨出東方詳見天官書註
鄭剛中曰歲星之行十二歲而周天色欲明光潤澤亦而角
其國則昌赤黃而沉其野大穰故其占色相色相變異則天
下之妖祥可得而知。王昭禹曰占其所見之相有逆順盈
縮伏見進退之不同而妖祥著于天下矣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雲分五色故曰五雲古者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虫白為
喪赤為兵旱黑為水黃為豐年故傳稱凡分至啓閉必書雲
物為備故也即此辨吉凶之謂也
增　鄭康成曰降下也知水旱所下降之國。李嘉會曰氣
為祲形為象。王昭禹曰蓋下其說於國使民知之為故謂
之降事未至而使之備患未生而使之先王所以仁民也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十二風生于十二月之天氣與十二方之地氣董子曰太平
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矣此可以觀天地之和矣風
經曰風者天地之氣也得悲氣則暴得喜氣則和得金氣則
涼得木氣則和溫得火氣則炎得水氣則冽其或有發木殺
屋揚砂之異則天命以乖離別異之災可知矣
增　王昭禹曰十有二風風之生于十二辰之位者也蓋天
地六氣合以生風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
景風坤為涼風兌為閶闔風謂此也四維之風兼于其月故
艮為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為清明風而立夏亦曰清明
風坤為涼風而立秋亦涼風乾為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
風故八風變而言之又曰十二氣也風生于天地之和氣以
風察天地之和和則無事矣不和則命乖別之妖祥以告人
而使知所備焉乖別在人而妖祥先見于風則人與天地相
流通萬物一氣故也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五物總承上文而言救政救災之政序事所當次第舉行之
事也詔救政于王則人君知修省之道詔序事于下則人臣
得效忠于上矣後世因災異以求直言近之。葉氏曰星孛
大辰梓慎知宋之將火此以星土觀妖祥也歲犯玄枵裨竈
知楚子之將死此以歲相觀妖祥也梓慎望氣而知宋鄭之
多喪此以雲氣辨妖祥矣師曠歌風而知楚師之無功則以
風而辨妖祥矣觀楚昭王不禜赤烏之異而楚國復寧宋景
公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則人事之爲補救也豈少哉

内史掌王之八枋柄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
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人君馭天下莫大乎八柄大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
者欲使斟酌調劑歸于盡善也太宰之職重所執者其權貴
王以行之內史之職親所論者其理而匡正補救之功大矣
。魏莊渠曰格王正厥事冢宰大臣之任也獻可替否內史
近臣之任也得狂意矣
增　鄭剛中曰太宰推之所在內史書之所在用其推可以
馭群臣案其書可以詔王治詔王雖同推與書不併矣。劉
道原曰聖人獨執以治天下者八柄也太宰掌八柄以詔王
馭群臣者不敢擅其輕重也內史掌其法以詔王治者又以
察其中否也以法令攷之有失其中則界書其命也期協于
中然後方冊行爲內外相維以制其失雖貴爲天子富有八
柄亦不得作好作惡以遂其私而況其下者乎
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政治以逆會計掌敘事之法受納訪
以詔王聽治
國法即太宰之六典八法八則也國令即九貢九賦九式執
典法則之貳以攷天下之政事而賢否無所逃執貢賦式之
貳以逆國家之會計而財用無所耗矣序事謂以次序而受李嘉會曰
其事納訪謂人有所諮訪于外而欲納之于王也納訪者因
事變而詢問由己見而論奏與臣民復逆之有常者不同必
曰掌敘事之法者蓋所納訪者非一事但其序不可使紊亂
而雜聽耳人君以明目達聰爲貴內史受天下之納訪以詔王而
王且明見萬里矣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
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策命謂以簡策書王命而以爵秩命之若傳稱王命內史與
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也事書凡四方諸侯及其臣民奏事
之書內史讀之鄭氏以爲若今尚書入省事因而爲王決擇
其可否則可以盡其忠告之益矣制祿大則分土授田小則
稍食皆是賞賜大則司勳賞地小則王之好賜予皆是贊爲
之者蓋爲酌其厚薄多寡之差也鄭氏曰贊爲之爲之辭以方出之謂
以方版書而出之亦贊爲之辭。鄭剛中曰賞賜出于一時之意書出以方見其合義然後予書王
命猶後學士知制誥所謂絲綸之職也必存其副者所以備
簡稽防僞冒也項氏曰凡有王命既書以出遂藏其貳皆史所當載也。按古之內史
即後世講讀侍從之官與天子最親近所以備顧問資謀畫
者故政事財用皆得攷稽生殺廢置皆得參與而且章奏可
閱王言可代則其參贊惟裨益良多矣後之設官未嘗不
與古同然但以司翰墨文章之事而他務皆不及焉則其格
心之化幾何哉唐自中葉以後學士之權重于宰相如陸宣
公之在奉天裴垍李絳在元和之初皆預軍國機密大計用

人行政惟所獻替蓋得周官內史贊王之意夫天子以大推
毋冢宰于外而其更化合宜之法則內與內史商之內外相
制之通應然也明制廢宰相以學士入閣辦事與周官設內
史之意同迨後內閣並隸而掌內閣之手者反出于秉筆之
奄人矣而能不至于亂乎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
方名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外令鄭氏以為王令下于畿外者四方之志孟若晉乘魯春
秋之屬即注四方之志即邦國之記九丘之篇是也。孔安國曰九州之志謂之九丘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序此書其比之類歟 三皇五帝之書疑即左氏所謂三墳五典
者以其制作行事足為天下大法故責之黃文叔曰漢御史掌蘭臺秘書其遺意也
書名即字名也達書名者欲令天下皆同文也王氏詳曰書名大書之法也黃帝正名百物是以制字故謂字為名自是而後帝王代作皆有所制人無所適從或遠方之國及四裔亦有文字莫相統一外史達書名于四方使書同文也。鄭剛中曰大行人九歲諭書名慮其不一又使行人往諭之
以書使于四方若漢賜侯王以璽書之制黃文叔曰書猶今書制書敕書。丞都為曰外史書其令掌外令故也令猶今制敕也使者。本諸令以使于諸侯外史書其諸令以授之 按外史
掌志掌書與後世弘文館祕書監校集國者相類但古所藏
書皆帝王之大經大法而後世所藏書僅為子史詩歌之類
其所尚有不同耳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九治者受法令焉
掌贊書九數從政者

治令治事之令若今部寺往來移文及張掛榜文曉諭之類
受法令者若今官府赴任受敕書之意劉氏曰九曰治者皆出于治典而冢宰領之邦國都鄙者也御史則以治令考察其從違而糾繩之必如其法所以贊冢宰也。鄭剛中曰出治令者王也推王命而行之者冢宰也掌書治令為冢宰之助者御史也所掌如此故九邦國都鄙萬民有所皆治之事皆于此受法令為盖書為傳指本于此也 九數從政者未詳鄭氏謂上自公卿下至胥徒九
數或謂九從事于政治也御史主贊助其書以御史有于治
令故也或謂凡從政者皆計數之因以知其賢否而行糾舉
之法也

增 王昭禹曰九則如師掌官成以治九之九間數則如旅
掌官常以治數之數周謂以九以數而從政者御史皆掌而
考校之○李嘉會曰曰九曰數則師旅之從政者御史皆以
文而贊書之則國之法令治令斯無邪徑而雜出者矣
王氏曰御史與由史職皆近王故戰國獻書者多言大王御
史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云御史在前執法
在後則其近王可知而後世御史大夫侍御史監察御史之
名權輿于此矣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
公猶官也用謂下祀賓封同姓之屬旗物亦見下文有車必
有旗等敘之者以其貴賤吉凶之等敘之也出入謂太官工

人入之巾車出而共用之鄭注當用則出而共之已用則入而藏之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陽樊盤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

路輅同玉路以玉飾路也鍚馬面當盧刻金爲之詩所謂鏤鍚者也賈氏曰眉上曰鍚故知當顱盧狀詩鉤膺鏤鍚金稱鏤故知刻金爲之樊鞶當通大帶纓馬鞅也所以鞶馬也。疏曰以鞶爲馬大帶明纓是夾馬頸以五采罽飾之就匝也陳氏曰五采一匝爲一就與圭繅冕斿之就同太常旗畫日月者旂則屬焉鄭則中日錫以昭其聲樊纓十有再就以昭其文建太常象天之明斿十有二合天之大數祀則乘所以極其尊也

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金路以金飾路也鉤婁頷之鉤亦以金爲之無鍚有鉤殺其飾也疏曰詩鉤膺鏤鍚建言膺明鉤在膺前故知爲婁頷玉路云鍚金路上得兼下則玉路兼有鉤可知九就九匝也大旂畫交龍者賓謂接賓客

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象路以象爲飾朱朱憤也詩所謂朱憤鑣鑣者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大赤通帛之常朝視朝也異姓王甥舅也

四曰革路龍駹勒條攸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

革路無飾鞔之以革而漆之疏曰上三路皆以革鞔但象路以上更有玉金象爲飾革路亦用革鞔無他物飾故名革路龍駹通雜色也疏曰龍勒馬之纓飾面則在面革路不以朱以雜色飾勒也條讀爲條條纓者其纓以條絲飾之不言樊省文也大白殷之旗卽戎從戰也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蓋蠻服以內也

五曰木路前蒲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木路不鞔以革但漆之而已劉氏曰五路莫非木而成之者而此無玉金象革之飾直漆之而已示其質樸也前蒻通淺黑色也木路無龍勒但以淺黑色飾韋爲鞶也鵠故書或爲結蓋圍結之義而無就數也鄭氏曰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王氏詳說曰木路以封蕃國蕃國爵不過子子男五命其王就也宜矣大麾鄭氏以爲黑色之旗夏后氏所蕃國九州之外蠻夷鎭蕃之國也此王之五路其等威之異制如此

增 李嘉會曰玉路一曰大路金路一曰先路象路次金路革路次象路故同謂之次路木路最後微于諸路之後故曰綴路凡車上之材皆飾其末革路無他飾故正名曰革木路則木上無革故正名曰木。陳君舉曰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又丹漆雕幾之美而素車之乘此言商制也所謂大路卽素車而周官所謂木路也商以大路爲尊次路爲下其繁纓自一推至于五則爲礼之殺蓋尊其朴貴其質而已周以玉路爲先木路爲後其繁纓十二損而至于五則爲礼之殺蓋尊其飾貴其文而已。李嘉會曰異姓封爵有公侯之貴亦不可不以金路。大常之旗非獨祀則用之仲秋治兵王則建之會同戎路王則建之。易氏曰五路之建大常者天子之制而此四旗不言旂者兼諸侯之制

亦猶王之五服兼用衮鷩希毳而有大章爲有小章爲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素勒面繢總安車雕面鷖總
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幄輦車組輓有翣羽蓋
翟彩色之雉重翟謂重彩雉之羽以爲車蔽詩所謂翟茀以
朝者也厭翟不重壓次其羽使相迫之疏曰九言翟皆謂翟爲之羽以爲兩旁之蔽言重翟者皆二重厭翟不重相次以厭其本下有翟車又不厭本也。錫面間玉路朱總以赤色之縣
爲總也總者爲勒面兩耳與兩鑣者勒面謂如玉龍勒之韋
飾爲面也繢畫文鷖青黑色也安車坐乘車所尊爲面之飾以青黑之繒爲總九婦人之車皆坐乘此特無飾故以安車名容蓋容飾之車蓋所以示觀美者也鄭注容爲車惟蓋者車蓋三車皆有容蓋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
侯所乘安車后朝王所乘也翟車以翟飾車不重不厭者貝
面以貝飾勒之當面也組總以織組爲總五色絲條文之美
而相雜者握幄通亦所以爲車覆鄭剛中曰幄謂之帷幕有幄則無容蓋矣此后
所乘以出桑輦車人輓以行者翣當依故書爲翿即扇也謂
以羽爲車蓋而復爲羽飾之蓋后居宮中往來所乘也王氏傳曰輦車無飾四輪而單小用組爲輓人引之以行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也翣大扇也以禦風塵羽蓋以羽作小蓋以蔽西日宮中所扶皆女流也故不施蔽惟設翣羽蓋而已此王后之五路其異制如此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榠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
犬榠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榠革飾駹車雀蔽然榠髤
飾漆車藩蔽豻榠雀飾

木車不漆者蒲蔽以蒲爲車蔽也榠懱也所以覆式者王氏曰男子立乘須凭軾軾工以皮覆音榠榠覓詩言淺幭以虎皮爲之此因王初喪故以
白犬皮代之也尾櫜以犬尾爲弋戟之韜疏飾以麻布爲緻
飾也王氏曰飾緣也其櫜皆以疏布爲緣榠與小服弓劍短兵之衣服王氏曰小當作箙
木以布爲之疏喪車而必樹之倫非常也此王始遭喪時之所乘素
車以白土堊車也棼蔽通蓋以蒼麻布爲車蔽素飾以素繒
爲榠緣也不言尾櫜省文此喪卒哭所乘藻車以蒼土堊車
藻水草蒼色藻蔽以蒼繒爲蔽鹿淺鹿皮淺毛者又以鹿夏皮爲榠以所治去毛者之緣此既練後所乘也駹車邊側有漆飾者疏曰下文膝車全有漆則此時未全爲膝雀細葦席然果然猿屬也其類生相聚死相赴得一則
數十可得獸音伏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此大祥所乘漆車黑車也
藩膝蓆爲之豻音岸胡犬也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禫所乘此王
之喪車五乘皆以其哀之重輕而爲車飾之異制者也
增　賈士曰天子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鄭執中曰三年之
喪皆乘惡車謂木車也齊衰之喪皆乘素車大功之喪皆乘藻
車小功之喪皆乘駹車服緦麻者乘漆車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
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
服車謂與命服相配稱之車泉揆氏服事者之車當依舊注臣泉揆此解亦誤。疏曰五篆故書爲緣夏
篆五采畫之夏縵畫之而不以五采宋儲乃爲夏。王氏曰夏

雀刻五色夏篆亏敦彫刻文而加以五采而夏篆亦盡以五采而不篆先○鄭云篆讀為圭篆之篆墨車則
不盡矣棧車不革鞔而漆之者陳祥道曰墨車漆之而不畫棧車素之而不漆○項氏棧
車帷質而無飾役車方箱取其足載任器以共役而已此孤卿大夫
士庶人之五乘以貴賤而為異制如此精製曰良粗制曰散
不在等謂不係尊卑爵秩之等級其用無常者人皆可以服
乘也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齎于職幣大喪飾
遣車遂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啓關陳車小喪
共匶路與其飾歲時更共續共其幣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出入會之者巾車所出之數當來冬官所入之數且復計其
完敗多寡也疏曰出謂出給官用入謂入罷歸官也賜人之車既會則盡除其
數以其非復有司之所典守也王氏曰命車賜人出而不入故闕而不會齎資財
也凡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也一說毀敗闕折而不可用者金玉等于職幣以備他用遣車遣贈之車將葬而祭曰遣奠既祭乃包牲
體載之以車隨柩而行謂之遣車鄭氏曰遣車一曰鸞車○疏曰遣車言飾遣以金象
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粗小為之耳云遣車一曰鸞車者按遣車謂鸞車以遣車亦有鸞
象人云及葬言鸞車象人自名
鈴故也廞之陳之也蓋車蓋也從車隨柩車也旌銘旌也執蓋持
旌蓋以表王之所在王平時乘車有蓋無蓋故執而隨之象生存也車設帷慌閔墓門也
陳車陳貳車以為營衛也疏曰鄭知車是貳車者以其遣車在明器之中按既夕陳明器在道
東西面北不言明器而別陳車是貳車可知○一說陳車之于道至卯上遣車王氏傳曰遣車用以從葬者故將葬則廞之于

宮行之于道及葬則嘑冢人開墓門而陳之○泉按此說亦通柩路載柩車也飾官飾也帷慌
之屋更故書作受受續謂受工人續新之車則以故車之弊壞
者還之使選其材以供他用也雞人主呼旦以叫百官者巾
車鳴鈴以應之欲使與祭之臣夙興以供其職也王氏傳曰雞人主夜
呼旦以叫百官車者王之所資以行故此則鳴鈴以應之各以王將啟行之意亦所以警王無得晏安也

與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
路贊駕月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
從
用說二字係羨文因下文有駕說之說誤書耳鄭剛中曰辨其名物當乘金玉者不可以乘象木當用以祀賓者不可用以朝以田贊謂贊僕與趣馬也說息車也
傳稱雞鳴而駕日中而說是也大喪與賓客亦出路陳之蓋
以為儀衛若成王歿而陳大路于賓階漢朝工計律而陳屬
車于庭是也王昭禹曰亦贊駕說路從王行蓋以為儀觀之盛而亦不
失戒備耳

車僕掌戎路之萃倅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廞革車大射共三乏
萃倅通猶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王氏曰王之革路也以即戎故曰戎路○李嘉會曰戎路多以萃卒欲備毀折也倉廣車苹形閔廣載糗糧之車也鄭氏曰廣車橫陣之
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左氏所謂澹黨帥游車四十乘者即
闕車也王氏曰游車曰闕車陳從游軍所乘苹輧通猶屏也謂對敵自隱蔽

之卒孫子八陳有革車之乘輕車用以馳敵致師漢所謂輕車將革者也鄭注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五車皆有副者兵凶戰危以備不虞也軍旅會同皆必有副者所以防傾壞喪廢革車象王生時之有武衛也乏獲者所蔽共三乏者蓋王大射三侯每侯一乏以蔽持旌告獲者其物為車工所造故令車僕共之王氏曰九害陳之法皆以車為革蔽乏亦革蔽之事故以其類兼掌之

增 王昭禹曰凡師共革車則師之所用者其車皆以革鞔之。黃文叔曰車僕掌萃車共革車者與路之職萃則車僕共之五戎制度雖異皆革車也。王氏傳曰會同用金路猶以革路從故曰亦如之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

各有屬者如下文王侯孤卿所建各有定屬而不容紊也交龍一上升一下降也通帛純色之帛從周正色則大赤也雜帛以帛素飾其側也熊虎取其威猛鳥隼取其擊疾龜蛇取其扞衛而不犯難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于旗干之上也

反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大閱司馬大閱軍實以習戰陳也建樹也日月照臨故天子建之龍興雲雨故諸侯建之鄭注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有純德故建通帛之旜大夫士有文章故建雜帛之物師都即都鄙也以其為民衆所聚故曰師都建熊虎之旗象鷙猛為王扞衛也里閭通州長閭胥皆在鄉之官建鳥隼之旟以象州人迅疾之意縣正鄙師皆在遂之官建龜蛇之旐以象野人遲重之意衆揔鄭注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李嘉會曰此三物師都鄉遂之官所建皆取蕃屏扞衛乎王之義。王氏曰舊說九有軍旅則畫師都鄉遂兵將皆執衆而專政其旗皆有象而建旗旟旐道車營壘屯結之車有行列以自守者遊車往來巡徼之車如後世所謂遊騎者也道車屯聚故羽全遊車分散故羽析象散此道車游車之說未見所本。○舊解道車象路也游車木路也干首全羽析羽象文德也。○賈氏曰此九旗總為大閱而言其道車游車非為軍事也。鄭剛中曰大閱之時王乘戎路而建大常象路木路從焉當是之時玉路金路不出于此但言道車游車也以此九者辨尊卑明上下別隊伍整行而軍容之不肅者寡矣畫其象畫其可表象者以為識別也官府象事如今書禮部工部之類州里象名如今書某都某圖之類家各象號如今書某府某衛之類王氏傳曰孤卿大夫師都縣鄙州里雖各有所建然猶恐其相混官府即孤卿而下各書其大官所執事如太師太史州即鄉大夫各書其地之名如云某州某里家則總師都縣鄙各書其主之號如云某公九伯三者皆有所識別則三軍杜子春云畫當為書其識可取遠望而相識而無左右前後不相須之患矣

增 鄭剛中曰軍旅之中所以一人之目者旗物也春官之

司常與夏官之大司馬或須之或辨之所以一軍旅之目一而已然王與諸侯或建或載不出乎大常與旂至于旜則孤卿建之矣師都又載之物則大夫士建之矣鄉遂又載之旗則師都建之矣軍旅又載之旟則州里又建之矣百官又載之旐則縣鄙建之矣郊野又載之變易不常何以一人之目耶余以為司常所頒冬之大閱也司馬所辨秋之治兵也秋冬所教不同則旗物所用宜不一蓋兵事多變應變不一則教之術不可以不多變使民于秋已知其一于冬又知其一秋冬所用冬不同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于上有徽識被亂奚患不知所從乎葉文康曰司常主大閱而言司馬主治兵而言大閱大禮也孤卿大夫士與鄉遂采地之大夫咸在師都將都鄙之兵州里縣鄙將鄉遂之兵此師都所以有旜州里所以有旗縣鄙所以有旐孤卿大夫士則從王耳所以建旜物也治兵常礼也孤卿大夫士未必盡出其所從王者百官也命卿之為軍吏者也采地鄉遂之兵皆屬于命卿故雖師都不過載旜鄉遂不過載物至于郊野載旐特以采邑大夫將采邑之兵不爵乎命鄉故也此其所載之旗所以不同歟故于司馬司常互言之也則中又曰九教民者欲其易知耳軍吏也孤卿也師都也三者不同名致其寔則皆孤卿而已平日為孤卿有事則命為軍將所謂軍將非軍吏乎在朝為孤卿食采皆在師都所謂師都非孤卿乎孤卿可以謂之軍吏又司以謂之師都故所互建者旗也旜也所迭載者亦旗也旜也或曰軍吏或曰師都不過皆孤卿耳人習知其孤卿豈不易知哉鄉遂也大夫士也百官也州里也四者不同名考其寔皆大夫士耳判而言之則曰大夫曰士合而言之則曰百官鄉則有州遂則有里曰鄉遂總名也曰州里者各舉其一以名之其寔則鄉遂也鄉遂州里之官皆大夫士為之為大夫士者乃所謂官也故所互建者物也旗也所迭載者亦物也旗也或曰鄉遂或曰州里或曰百官不過皆大夫士耳人習知其大夫士豈不易知哉郊里也縣鄙也二者不同名致其寔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餘地與夫封王子弟之餘地謂之公邑亦謂之閒田自其地言之名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之名曰縣鄙夫公邑閒田之地既名郊野又名縣鄙何也蓋是田邑也有在六遂之縣者有在采地之縣者康成所謂一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者謂此地耳故所互建者旐也所迭載者亦旐也或曰郊野或曰縣鄙不過皆公邑之吏人習知其公邑之吏豈不易知哉且夫周禮王畿之內官吏之衆大抵有三等曰朝廷之孤卿耳鄉遂之士大夫耳公邑閒田之群吏耳民于每歲治兵大閱之時見聞習熟安其教訓一旦有軍事仰視其旗雖異其人易識安得不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耶王介甫曰旌旐言載在車故也自旐以上言建不必在車觀礼所謂上介皆奉其君之旗置于宮皆就其旂而立是也

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旗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旌門植旌為門見天官掌舍以表萬衆所在令人不敢褻也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會同賓客在國外及方岳之下王為帷宮以自止為則置旌為門以表王所在設之者掌舍共其旌以為門者司常也厥車之旌朝祖時設于遣車者王氏曰銘旌設于壙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厥車之旌設于遣車及葬明器中所用並司常共之置植也弊仆也植旗以致民民至仆之既仆而有發至者則誅之也王氏曰軍社田獵王車所設之旌司掌建之及大司馬建大常鄉遂大旗致民亦司常植之弊之也獲旌獲者所持以告中者更旌更代之旌有司用旌有弊來而更易也並司常共與欤蓋取舊而予新也鄭剛中曰不曰旗曰旌旌旗一而已矣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群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

國

都有五祀社稷山川及古聖賢在其地者皆當祭必致胙于王者欲王福享群神之福也正謂懸示其法并禁督其違失者以下冐上自礼儀衣服始故宗人正之不言宮室車旗者省文也保神壝恐為敵所掠祭必反命者欲王知神之已右享也賈氏曰此言祭擭報賽而言也凡祈福曰禱至于得福暴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家宗人所職與都略同非大故而常祭亦必復命于王者重神之祠故也泉按此祭亦指報祭而言○鄭康成曰以王命全衛祠歸呈于復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

鄭氏曰日月星辰謂之

命○鄭曰都家不言寇戎者家稍之地在縣都之內去王城人亦有此法文不具耳二百里雖有寇亂亦不擾及故也賈氏曰都宗人有寇戎之事則保群神之壝者按王所命祀者而言則此家宗人亦有王所命祀者家宗人亦保可知矣○王昭禹曰都宗人家宗人言戒詳戒略皆互見

壇　王氏傳曰二官掌都家之禮禮莫重于祭故以之為首都家祭祀致福于國者王命所使為祭若都鄙內山川社稷古帝王與九有功德者之在其地祭則歸胙于王祭餕展而受之膳夫受而膳之也亦王事其所致也○國有大故則令禱于前所應祀之神○王昭禹曰祀所以報其神必命之祭然後祭則祭之命上所出既祭反命于國則逆祀命者蓋無有矣

九以神士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三辰日月星也天神之顯著莫大于三者故特言之猶跦也者謂鬼神示所位坐蓋其尊卑大小位次陳列各有上下前後左右四方向背之不同如日當位東月當位西炎帝位南玄冥位北岱獻位東華獻位西之類是皆當審圖其位俟其祭時當依其次以為陳設也辨其名如稱師雨師司民師祿之類如稱壽為祖角為蒼龍之類也三氏傳曰名謂鬼神之名物謂其至之日色及祀物國語神降于莘內史過所謂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凡名物亦以三辰之法而辨之若月令所載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祀戶祭先脾是其法也百物之精曰鬽若傳所稱魅

魅魍魅者蓋山澤異氣所生也禬除也王者在祀典修明百度修舉則鬼神亦皆有所憑依而不為淫厲苟失其祀而有所怨恫則其戾氣氳釀形為凶荒札喪之災其害于民非細故矣天人陽也示鬼陰也冬至陽升而祭神鬼夏至陰升而祭示鬼皆順其時而致之則將無不右享而民之災害息矣王氏曰冬至一陽生祭天于圜丘九天神屬陽故皆于是而致之夏至一陰生祭地于方澤九地示屬陰故皆于是而致之人鬼祭于宗廟四時有常祭此專屬之冬至者蓋春爲國屬之屬人與天合故從天神鬼百物之精若八蜡之屬致之于壇墠物魅作于地故從地示夫于祭天地祖宗大報之後而必祭此天地人物之百神者蓋宗廟內有是物必有是神故用之而有功則有報賽之禮為將用而求吉祥則有祈禱之禮為戒不得其所而有戕則有禬禳之禮為蓋以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故祭百神以禬之吉凶與民同患也

周禮集傳卷之十六　夏官

梁谿高愈紫超原稿　　鴛湖華泉天沐增訂

夏官司馬第四

增　薛平仲曰春官掌禮所以為天下之仁禮不足而後政及之所以正天下之義仁以起天下不忍不由禮之心義以制天下不敢不由禮之心政典所以有法于夏　賈氏曰夏整萬物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以平諸侯正天下故曰統六師平邦國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政正也以征伐而正天下之不正乃王政之大者故稱邦政平謂戡定之也其官在漢為太尉宋為樞密使明沿唐制為兵部尚書而所隸有五軍都督府以使征伐調遣之令也

增　東萊呂氏曰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于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者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于農然後賦役百為始有所施是政之所從出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為政之大又不待論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王者用師之本旨特謂邦國之不平者設耳○劉道原氏曰先之以治典次之以教典又次之以政典者一其民于々

教而安于禮樂也九州之諸侯四海之夷狄莫不循乎治教
而安于禮樂不曰佐王平邦國乎。鄭剛中曰太宰平邦國
平之以道平于順治之前司馬平邦國平之以政平于叛逆
之後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
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
二人府六人吏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才
軍司馬視大司徒之鄉師鄉師以四人主六鄉則軍司馬亦
以四人主六軍鄉師以二人而共主三鄉則軍司馬亦以二
人而兵主三軍矣輿卑也行軍行列也或疑輿司馬主兵車
行司馬主步夏官胥徒視他官獨多者以軍興孔亟則使令
繁也其下言每軍有徒百人疑即以此三百之徒共之

增　黄文叔曰司馬置屬與五官稍異小司馬而下有軍司
馬輿司馬行司馬輿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卒軍司馬兼掌之
軍司馬知天官宰夫地官鄉師以軍名官其職可知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
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
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
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
徒百人

天子六軍六鄉六遂之民所出也大國三軍三郊三遂之民
所出也軍將皆命卿不特再選也自師帥以下則平日之州
長黨正皆可使為之矣丘文莊曰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
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衆也士
不待選皆吾民將不改置皆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為比閭族
黨出則聯其人而為伍兩卒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
六鄉之民皆敵愾伐鄭之士有事則驅之于行陳事已則歸
之于田里父死而子繼無招収之煩而數不闕自耕而自食
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先王
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內足衛中國外足威四夷豈非制
軍之得其道歟。按兵制之善莫過于成周後此惟管仲內
政寄軍令之法足繼之然亦由成周比閭族黨之法餘風猶
在民間故管子得以修而整之然難耳

增　薛平仲曰周官序官之例未嘗有序事之法惟司馬所載
制軍之事為詳蓋非兵者國之大事政典所用以平邦國者
其規畫固當早正歟。軍將命卿其來尚矣啟于甘之戰乃
召六卿常武之詩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
皆以卿而帥軍也經謂軍將命卿說者以為天地四時六官
之六卿今考六官中特司馬掌兵餘卿無與雖田役軍旅之
事互見六官然特為治事條目云耳初非為軍將卿大夫掌

六鄉之政教禁令序官則曰每鄉卿一人則卿大夫亦謂之鄉先王于六鄉之中設為六鄉亦于六軍之中設為六將與事之時總萬二千五百家為之長有事之際又總萬二千五百人為之將則六鄉之卿也且以六鄉言之自五家之比積而至于萬二千五百家之鄉以六軍言之自五人之伍積而至于萬二千五百人之軍亦猶是耳五家比長以下士為之五人之伍其長亦下士則伍者即向之比長二十五家閭胥以中士為之二十五人之兩其司馬亦中士則兩司馬即向之閭胥百家之旅師以上士百人之卒其長亦上士百家之黨正為下大夫五百人之旅師亦下大夫二千五百家之州長為中大夫二千五百人之師帥亦中大夫然則軍將之命卿即向之鄉大夫明矣泉按六軍六卿若以六官之六卿分領之必有一卿為之主若以冢宰為之主則司馬無權若司馬為之主而冢宰受制焉如地官之六鄉皆受法于司徒而先儒以為冢宰六卿恐未然薛氏之說似長

雜說曰周官之所謂將則命卿也所謂帥則皆大夫也所謂卒長司馬則皆士也蓋以書詩禮樂謀元帥與非儒者之事而公卿大夫士皆可以任將帥之事方其奉璋峩峩髦士攸宜皆卿大夫之才及其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其能濟難者皆將帥之職左之而文無不宜右之而武無不有此所以為將為帥為卒長伍長之屬皆取于卿大夫士而足矣泉按古之選將必以書詩禮樂為先觀傳稱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語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穀將中軍城濮之役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故一戰而伯詩書禮樂之效也彼伯主且然況王者之選將命師然古之為儒者真能得乎詩書禮樂之用類皆有文武之材兼資並濟是何可與今之為公卿大夫者同類而共語之也

黃文叔曰凡制軍謂有征行之事則制之或取于鄉或取于遂或取于都鄙或徵兵于諸侯所謂及師大合軍是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多則增隸孟津之會諸侯八百猶六師耳泰誓王乃大巡六師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平居民籍足充其數非天子命伐有司馬之法未嘗作軍也○又曰古法自軍將以下爵秩與鄉官同諸儒皆六鄉之吏非也

○王氏傳曰大司馬所掌之六軍通王畿千里之內相更休調遣之每以十分有餘而用其一觀四時教閱之旗物號名必兼州里野家都鄙而並陳之可以見矣豈有專以六鄉為六軍之理苟比閭為戶人人盡用歲歲無休豈自古制軍之法且六遂並用而千里則居然無事何其勞逸不均況六軍每出則天子之近郊曠然無人胡以居守一旦事變紛沓如天子巡守于方岳戎狄交侵姦宄竊發王城要害之並守速近征討之選用將何以為備耶泉按此說與前薛及諸解異大抵六鄉六軍其伍兩卒旅師軍與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同而六軍不必皆六鄉之人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卿大夫士與比閭族黨州鄉之卿大夫士同而六軍之官不必皆六鄉之吏姑兩誌之以待參考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勳功也司勳掌九賞功之法不專主軍功而司馬主征伐軍
無賞不行則激勸之法尤以賞為重故特以司勳列夏官之
首明制祿封司掌封爵襲廕褒贈誥券進階貤封之事蓋與
此司勳為類然以屬之吏部與周制不同矣
增　陳君舉曰六功戰居一而司勳隸政官何也軍政賞不
踰時屬之他官則司存散隔文告回覆而沮底之志生况有
害功者乎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吏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質平也軍政莫急于馬而馬有駑良價直不等故立馬質平
之夏官本以馬名官故馬質次司勳之下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量猶度也量人主度地廣狹營軍壘舍雖城郭宮室市朝皆
在所掌而要以軍事為重故馬質之下即以量人繼之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屬南方火故與羊人同屬于夏官又
小子掌釁軍器及斬牲狗陳皆夏官之事
增　薛平仲曰大司馬曰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
小子亦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誓羣吏者司馬斬其牲者
則小子共其牲者則羊人是以小子羊人次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
爟火曰爟又火神之名燥萬物者莫熯乎火司爟掌行火之
政令于鄭宣陽氣有助為夏官屬火其義相配故司爟屬之
○自司勳至司爟共六官各有司存而不相統攝然司勳以
下三官夏官所重而司爟羊人協于大夏南方之火故周公
先列之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固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固者人所為若城池之屬險者天所設若山河之類先王不
特險固以立國而未嘗不因險固以守國勇夫重閉而况
國乎故掌固司險為夏官之要職也
增　王東巖氏曰掌固司險不列于地官而屬于司馬不
貌于職方特專于一職者蓋司馬統軍旅之重而要害之
地皆攻守之大計必有所守則邊境無空虛之患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疆界也王畿都鄙四方諸侯皆有疆疆界者所以正封守
禁侵奪王政之大也先王知後世無道強衆相淩必自紊
其疆界始故特設官掌之至春秋時大國兼地教折則疆
成大宗掌疆之設已為虛名矣故至今而其官遂闕

增　貫氏曰守疆界亦禁戒之事故在此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候覘候也候人主覘候四方之情即後世所謂斥堠者者以
其覘候非一方故其徒至百有二十人鄭氏誤以爲候迎賓
客則固有秋官掌訝環人在于夏官之主兵政者無與矣
增王東巖曰掌疆候之戒徒役特多古人于邊備嚴矣
貫氏曰亦是武事故在此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環周察也周巡徼察四方之事若環相尋而不窮故稱環人
其戢盜與候人相候類但候人各守其方有常所環人環四方
之故無常所耳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挈縣持也壺盛水器以爲漏先王于一晝一夜之間分十二
時又以爲漏箭率十二時而爲百刻以定晝夜長短而立挈
壺氏戒焉先王設是官非專爲軍旅而軍事之縣壺夜戒爲
重故爲司馬屬官○自掌固至環人共五官皆主封疆防禦
巡徼之事禦奸究而察非常宜在所先矣挈壺氏縣壺夜戒
令舍令糧亦軍務所重故附焉按明欽天監有挈壺正一人
蓋猶用此名但周官以縣壺警夜爲重故屬之司馬而後世
以定歲時分晝夜爲重故屬之欽天監耳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
徒二十人
射人主治射儀以詔王而爵下大夫亦侍從之官也但軍事
以射爲重故射人屬于司馬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舊註服不服之獸者象王者伐叛來服之義故在此也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以絲罟鳥曰羅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畜猷而養之也掌畜主養鳥鳥者雁鶩之屬明上林苑有蕃
育署典署署丞各一人主蕃育鵞鴨而課孳卵爲與此掌
畜相類○自服不氏至掌畜凡四官或養獸或養鳥或射羅
鳥其職相類而服不射鳥二官皆有職于射者故次于射人
之下王氏傳則以爲天文南方爲朱鳥故掌畜屬之夏官也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司士掌群臣之版有德則詔有爵有功則詔祿又閱三歲可
以考其任之賢否而進退其祿爵其職若今吏部文選司主
官吏選除升遷改調之事者而其正朝儀之位則又與今鴻

臚代之戰相近然司士九卿大夫之籍皆掌而將以司士名
官者九以道藝仕于國不以貴賤總謂之士始附于版者士
也故曰司士○按王制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
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
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則古之興賢能者司徒主大計者
冢宰而掄選賢論士之權者司馬也故特以司士隸之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諸當依礼經作庶（鄭司農曰燕義曰古者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職同文）以其主
教治公卿大夫之庶子故其官即稱庶子其屬之夏官者以
其授車甲合卒伍固與戎事相表裏也

增　王昭禹曰掌國子之倅而名官謂之諸子蓋公卿大夫
士之子自其衆而言之○陳君舉曰諸子隸于司馬何也古
者大夫士國子皆從金革之事而不征于司馬然非其官之
長素稟命焉一旦用之將有不如令者拎之則不能以正衆
遂用法亦難乎為上矣俾之屬以傳軍政用之則其官自為
帥其徒自為伍所以整衆亦所以全恩也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右車右也凡勇力之士在車右以主擊刺者曰車右此係軍
政所急宜皆選儲以待用故立司右統之○按戎右齊右係
中下大夫而司右為上士者蓋司右所掌但國中勇力之士
能能用五兵而為舉車之右者耳若戎右齊右皆于群右之
中選其徒力之尤者而又積日累勞功績顯著始居其官則
其爵已尊迥超乎群右之上而非復司右之屬矣故其官另
立而不次于其下○以上司士諸子司右共三職一掌群臣
之版一掌國子之倅一掌群右之政其職相類而各不相統
也○按司右統勇士之士亦係王扞衛之戎故與虎賁氏相
次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
虎士八百人

賁奔通以其雄猛若虎之奔故號虎賁氏其官係天子宿衛之
職若漢之衛尉唐之驃騎大將軍宋之左右驍衛將軍明之
錦衣衛都指揮也周家六軍之外禁衛重者惟有此職不曰
徒而曰虎士則非徒壯武赳桓之選可知矣而漢季衛尉之
職往往以中官任之唐季神之禁軍亦多命中人典領王之
爪牙統于腐身薰子之手遂以釀成何進之亂甘露之變矣

增　陳及之曰虎賁八百人蓋天子親兵六軍之外禁衛惟
此而已王不出則虎士不出及其奬也以之從軍旅賜諸侯
非舊制矣○胡康侯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
宿衛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成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
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太保奭命齊侯呂級以虎賁百人逆

于南門呂汲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軍猶今殿前步軍
都帥勲德世臣総司禁旅虎賁衛士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
深遠矣。鄭鄭卿氏曰宮正宿衛之士統于太宰而虎賁之
虎士八百人亦王之親兵而屬于司馬此司馬亦聽于太宰
耳必散之司馬者內外雖不可以不相統而彼此之勢則不
可以不相倚是故兵衛掌于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
掌于虎賁以司隷漢以南北軍相制國朝以王城司廠司相
維持大抵皆周人之遺意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旅猶次也以其耿次虎賁曰旅賁氏泉按此解杜撰

增　鄭剛中曰旅如旅力方剛之旅旅有力之意人之背旅
謂之膂以其有力故也有虎賁氏八百人矣又有旅賁氏十
六人何耶八百人分為卒伍而趨于王之前後則既衛其前
又衛其後也旅賁氏之十六人則夾王車而趨或防其左或
防其右此其所以異。王氏傳曰蓋即虎賁氏之絶有力者
擇其賢故命之爵中士二人領之史以掌其出入之教徒以
給其使令之役也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節猶飾也以祭祀朝覲被王衮冕以表威儀之盛故曰節服
氏黄文叔曰名之曰節以著別也。鄭剛中曰王之袞冕非王下所可服然有時而非之以行禮故耳行禮則服事已則止其服也固有節矣此序官節服之意其次于此者以其執干從尸與旅賁執
戈從王類也賈氏曰二人執戈送迎尸從車亦是武事故在此也

別解　王氏傳曰舊說于經文衮冕六人裘冕二人句絶遂
謂六人衮冕為服王之服二人裘冕為從尸服衮冕王之盛
服乃衣之以雖大常裘冕至尊雖祀先王猶不得服乃衣之
以執戈盾何其褻瀆之甚至此耶大所謂節者掌其服而有
品節之云耳春官司服掌王吉凶之服詳而又設此官者蓋
春官主禮掌其制度與夫收藏供奉夏官司輿服法駕且主
侍御于王故復有節服氏一　職專掌為王服之凡其厚薄之
宜加減之節與夫應用之服應服之時皆在于此官　無府史
之屬者不掌其藏也

方相氏狂夫四人

方放通相貌也言放肆形貌令可畏怖也或以為能于四方
上下相察凶神故曰方相狂夫不自檢飾者以謹厚之士不
恤為故令狂夫為之其職主逐疫而屬夏官者陽誅殘賊陰
驅疫厲其道一也賈氏曰執戈揚盾亦武事故在此　自旅賁至方相皆當為
虎賁氏之屬

增　鄭剛中曰三時皆有儺見于月令夏則無之而方相氏
乃為夏官之屬何耶蓋方相氏以狂夫為之康成謂方相猶
放想可畏怖之貌義無所攷殆倡狂之意也陽勝則為狂陰

慝則為疾狂夫陽之太過者也鼓則陽盛而文王陽盛而太
過則為狂矣使之療陰慝之兒亦厭勝之術
太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
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僕府御于尊者之名太僕主正服位傳王大命可以四方承
輔王者務王命伯冏為太僕而經總料擽格其非心坐之蓋
僕于君德之重如此小臣祭僕御僕皆其屬皆太僕所得自
辟除冏命所謂慎簡乃僚者如此其官則唐虞之納言漢之
之公車令唐之門下省宋之值登聞鼓院而明之通政使也
其以屬之夏官者軍政機密尤宜速達于王故也後世以太
僕之官嵩與牧馬之政則名存而實非矣薛平仲曰上而正君心于周旋密勿之間下而通人情于勢分難通之際太僕以之卑其庶僚以之佐其長上下交孚內外無壅天下之政此其本也○陳名恭曰屬之司馬不惟宮中部署齊給亦以通過命也不然則有逗留壅于傳命之患
增　貫氏曰四官別職司官故共府史胥徒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隸僕亦太僕之屬僕以隸稱者以主王寢掃除其事褻也此
與天官宮人主掃除其類各異說見後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弁冠名也弁下于冕然可常服自天子而下皆用之故冕雖
尊而猶以弁稱其隸夏官者以弁冕有文明之象也鄭剛中曰王之
弁冕宜在禮官今乃列之夏官雖太僕羣僕之役在司戈盾司弓矢之前非其類且其次弁師下士司甲
下大夫然不以彼先此重元首而尊天子也而其祿至等殺
尊上下之辨莫嚴為後世天子之冠但以奄人主之取其足
以供服用而已其于周官辨名正分之意蔑如矣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甲鎧也象物郭甲以自禦也戰必先自衛始可以攻人故先
兵器之官以司甲為首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戈句戟也黃文叔曰司兵掌五兵五盾戈盾用稍多故別設
官其實司兵之支屬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十人
弓矢能殺人于百步之外殊兵器之尤利者而犀甲之價實
貴故其官皆以下大夫為之
王氏傳曰天之生萬有不齊有人類必有猛獸有中國必
有夷狄有吉人必有凶人彼方奮其牙爪群傑以吞噬攫奪
而吾無物以勝之善類不反為盡耶先王不忍斯人之殄于
不善而假西方之金削為兵器以驅猛獸秉夷狄伐無道誅
不義蔑不有濟此司甲司兵以下六官不容已于設矣○戰
陳所資惟馬及兵而已戰之用在馬故有馬質校人牧師諸

職戰之利在兵故有司甲司兵司弓矢之職二者皆大司馬
所應典領而下可以他屬者也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繕修治也掌王所用弓弩矢箙當繕修完好故名曰繕人而
其詔王射而贊工弓矢則亦係王同起居之近臣矣後世內
監有兵仗局掌御用弓矢兵器即此繕人官也然皆以奄人
司之則爲寵遇內臣之過而與周官之主以上士者不同矣
稾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箭幹謂之稾以其官主弓弩矢箙之良惡故即以稾人名之
○中兵弓矢供軍需之重器故設司甲至稾人六官而其官
之尊者或至于下大夫其慎重如此與後世以武庫兵器賜、
弄臣者殊矣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戎右主爲兵車之右以禦刺者致果克敵俱在此官故其爵
視齊右高一等易氏曰戎車革路也王于軍事乘革路則用勇力之士爲右乃以中大夫爲之革重事故也
增　賈氏曰戎右弁下僕馭皆防衛之官故在此。李嘉會
曰自戎右而下止設大夫士而無府史胥徒等人是皆臨時
差撥無特置胥徒也
齊
齋右下大夫二人
齊右充玉路金路之右以保衛王躬雖同一右也然與戎右
之乘危履險不同矣故其爵次戎右
增　賈氏曰案巾車玉路有五下文僕亦有五此戎右以下
有三不見玉路以祀之右又不見木路以田之右故以田戎
相類齊祀相因以祀類相兼戎右兼田右齊右兼祀右也。鄭
剛中曰祀天之時不特置玉路之右以金路之右兼之。王
介甫曰金路以賓而謂之齊車者王敬賓如祭故也
道右上士二人
道右但充王象路之右以朝夕燕出入而已故其爵止上士
薛平仲曰金路以承賓而右曰齊右因敬齊之無不在也象路以朝而曰道右因出入之無非道也。鄭剛中曰使人君因名以求其義也。齊右道右俱二人戎右獨四人者蓋軍中變故
不測故須多人以備不虞也不以齊右居前而以戎右居前
者戰陳之時死生存亡之所寄固不得不重其人也馭則先
太馭而後戎僕此又國家尊祖敬宗之常道
大馭中大夫二人
掌馭玉路以祀馭之最尊故曰太馭
增　王氏詳說曰不以僕名而以馭名所以重玉路也孔安
國傳書以太僕正爲太馭得之矣然下而視則曰馭登而左
執轡則曰僕僕與馭亦通稱矣。薛平仲曰右者在車之右
以用五兵僕者在車之左以御馬力蓋乘車之禮君居車左
右居車右僕居車中而居以待王爲所謂馭者即僕也。王

氏傳曰大馭不稱僕以前有太傅之名不相混也玉路于五路爲尊故馭玉路者謂之大馭馭之與右與天子同車臣之至親且近者非賢而善馭賢而勇力者不可以充是選故周礼設官皆以中大夫之爵該有不恪則其刑重此條狼氏所以誓車右曰殺誓馭曰車轘也

戎僕中大夫二人

戎僕掌馭戎車與戎右俱爲三軍所禀命故其爵亦中大夫

齊僕下大夫二人

齊僕主馭金路者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重大礼故稱齊僕

增 王昭禹曰僕以御車不可兼職故齊右兼祭祀賓客之事而馭則異官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道僕主御象路與道右爲類然道右止二人而道僕至十二人賈氏曰朝夕在朝往來駕稅難而且煩故人衆多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田獵馭車之僕也賈氏曰人亦多者王有四時之田兼有囿遊獵及取鮮獻之等事煩故也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其車既多非多員不給故中士下士共至六十人○自戎右至馭夫共九職皆僕車右馭車之官與夏官戎政正相屬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用木相交刺爲出入謂之校或云校視其肥瘠駑良也校人爲官之長自趣馬下至圉人皆其屬夏官掌兵而兵政莫急于馬故校人主以中大夫○舊註周人牧馬之職以中大夫二人爲之趣馬而下皆上中下士非若後世一付之與臺之手也故趣馬得人周致以立獗雅趣馬詩人刺之蔵周士大夫皆德行道藝之選以德行道藝之人而泚師趣馭僕之職吾知其蓄牧必善矣不然衛文美騋牝之富何必本淵塞之心魯人頌駉牧之臧何必歸之無邪之思也

增 許平仲曰自戎右至馭夫九職掌五路之車自校人至圉人九職掌五路之馬○陳氏礼書曰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周礼卿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人均馬牛之力政縣使遂人遂大夫等皆辨其六畜戒登之數稽之而牛馬不與焉及其用之則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疋此國馬也校人以下所掌此公馬也蓋周制六軍出于民校人所掌特給公家之用而已

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

趣時其馳驟也良馬十二匹為阜
增　鄭剛中曰趣馬以下士為之馬十二匹為阜每阜一趣馬而爵之卑則下士其職之微則養馬而已周公立政以戒成王與任人準人牧夫俗言之大夫之制幽王與司徒鄉士師氏內史連言之其微如此而所係反重以其近王故也

巫

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注前巫知馬祟則祭之醫知馬病則療之有賈者治馬死生須知馬價故有賈人也

牧

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主放馬之牧地若今所謂草場者也
增　鄭剛中曰地官有牧人掌牧六牲則馬亦在牧又有牧師者蓋牧人所牧以共祭祀之牲拴非以備駕車之用此牧師正掌牧馬之地不與牧人之官相通

廋

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廋府馬廄也（廋馬廄見趣馬職文　註鄭此解廋字未的）閑馬之數說見後天子共十二閑廋人為一閑之長凡養馬政教廋人皆主之
增　廋字之義未詳

圉

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扞馬曰圉圉師人之長乘四匹也圉人為廄也麗偶也（王昭禹曰）以教圉人養馬故以圉師名官○賈氏曰圉師即教人一師四圉者也

職

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職主也職方主備知天下阨塞險要戶口多少強弱貧富以不虞者蓋政官之重職也明兵部有職方司蓋猶仍此名其職掌諸邊腹疆界遠近險易地理亦即此掌地圖之意自職方至擇人共十一官職方為其官而以下十官皆職方之屬
增　雜說量人掌固司險及職方氏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右此一項官與司徒虞衡土訓誦訓頗相關涉宜屬地官今乃屬夏官司馬職專主諸侯此以下皆邦國之事也所以不屬司徒司徒却至邦國不得而山林川澤之官司徒乃是會其財物○李嘉會曰職方與上士下士所掌五處八蠻與天下侯國之衆職大且尊如漢典屬國也

土

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土度也制畿封以正邦國係大司馬職此則度地相宅知其陰陽而建邦國都鄙故以為職方氏之屬他官士數必以二四六人而此獨以五與十者以主五方故也
增　賈氏曰主四方邦國之事與職方連類在此（以下至形方並同）

懷

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懷來也主來遠方之氏及其物明有招撫大使其遺意

合

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合同也主合同四方之事使天下之情如一家也
增　鄭剛中曰命官曰合方氏合其不合者質人云同其度量一其淳制則所同者一市之中行人云同度量同數器則

同于十一歲也合方氏漆天下而皆同之王者大一統于天
下寔本諸此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訓猶告也主以善言訓誥四方也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形猶佮也主治四方侯國之地如人形佮辦屬而不相凌犯
也○自職方氏以下六官皆以氏為名弟世修其職者蓋以四
方山川險阻與夫風俗土地所宜非久于其任而世修其職
者不能習試也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邍原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邍同原地之廣平者山川邍師皆職方之轄蓋職方總掌天
下之地圖最為慎獚故分山林川澤原隰三者立三師分掌
之則觀記各有所嵩而職方氏為不煩撮矣原師官府胥徒
獨倫者以平原之地多于山林川澤故也
增陳及之曰古者山林之所產川澤之所出其物利于人其
物害于人其版圖數要悉藏之王府諸侯不得而知辨其物
之利害而頒之則諸侯㳂取其利避其害使致其珍異之物
則不得欺其上矣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匡正也慮諸侯有反側背上者故設匡人正之王昭禹曰匡人是法則以匡
匡邦國使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撢探通撢人掌以善言指來邦國復世宣慰使之名蓋近之
鄭注其職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蓋撢序王意以告我天下也○撢他南反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
大都之一儼名國然但不世襲耳苟尾大不掉則有曲沃京
城之患故特以都司馬主之雜說都家皆畿內采地既有其地又有其氏之有其埇
家司馬各人其臣以正于公司馬非王朝削其兵柄則將抗衡于王朝
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采地王不特置司馬使
各自以家臣為司馬主其地之政令社稷政于王之司馬則
家臣國不得自擅其甲兵矣
增 總論司馬官屬 陳及之曰司馬一官與軍政者半不
與軍政者半自大司馬至行司馬自諸子至旅賁氏自司甲
至稾人自校人至圉師其他則環人戎右戎僕都家司馬皆
與戎事者也自掌固至〻〻疆則司疆界者也自服不氏至掌
畜則掌鳥獸者也自〻僕至僕隸則左右侍御僕從者也自

職方氏至撢人掌[illegible]八四方諸侯外夷者也小子掌祭祀
則係馬司爟掌行火則係馬候人掌賓客則係馬挈壺氏掌
司夜則係馬司士掌朝儀則係馬弁師掌冠弁則係馬典大
祭右之屬射人之屬則又係馬大馭曰典軍政而官府錯居
先王設官分職不必類聚從此聯事互相關係不時是也司
馬雖為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掌職咸有職事從
軍徵師於諸侯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
軍禮同邦國大司寇涖戮於社白令親之凡徵師凡致民凡
軍禮[illegible]皆軍之大政也宜皆司馬之事而分之四官掌
焉此先王深思[illegible]侯曰昔成王將崩命大臣相
康王方是時掌[illegible]之子伋也宰臣與命仲桓南
宮毛叔 干戈虎賁百人於伋以逆釗于伋雖掌兵非宰臣
之命不敢擅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而往伋亦不承
也兵權散主不專屬於一人可知矣此周官之制見諸行事
者也
又曰周制兵出於農自八家共井至五百十二家之甸出車
一乘馬四匹卒七十二人宜以稍人縣師等官領之而屬司
馬今屬於教官其歲時校登其夫家簡其兵器治其車輦宜
以鄉遂官領之而屬司馬今亦領之教官三代之時兵滿天
下而無將驕卒惰之 [illegible]藏於民弗謂之兵將藏於士大夫
弗謂之將以範[illegible]以易其習戰之名以比閱狩蒐而易
其行陣之名春秋以禮行成以義是以不見其強而無敵於
天下者如此

周禮集解卷之十七　夏

吳縣吉愆紫起原稿　　鶴湖華泉天沐增訂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他官言建邦此獨言建邦國者九法專為邦國諸侯設也周之諸侯千八百國以千八百之諸侯而非控取約束使各安其所則人剝而疲散作矣故周公以九法平之畿九畿也文也下國侯國也引　下之門之封國　一國之疆界也王氏曰建大卜　設儀辨位即大小所謂以九儀正邦國之位者蓋以儀位辨而致以小加大以卑凌尊者得以法繩之故雖禮官之事而大司馬亦不參治之也王氏曰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使有德者以等級故曰以等邦國　諸侯之賢者進之有功者與之以奮起其進德立功之心王昭禹曰進賢興功若王制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也林氏曰監乃諸侯之長建牧之比　牧州牧也監次州牧而總諸侯者維聯結也蓋諸侯勢分形散不可無統率聯絡于其間故既立州牧以總統諸侯于上又立監以分統諸侯于下則首動尾應綱舉目隨足以聯結天下之心而不離畔矣詰治之也　止也大者畢旅小者刑禁以督正

諸侯之國使不得　為暴寡之事也李嘉會曰有軍有禁所以壯王之威而行之禁施于前軍用于後必詰其禁之不行者則可以用兵矣制軍之法凡有序焉　施貢謂令以貢獻分職謂貢以宣力蓋修貢而效力者諸侯之所當為也王昭禹曰施貢以任其財分職以任其力此之謂任邦國　鄉民謂侯國之民蓋諸侯之鄉民亦有為天子用者若春秋所書諸侯會城成周也鄭氏曰簡謂比數之稽猶計也邦國之民雖在諸侯而天子得而用之如若司馬帥之　安均守謂諸侯各慎保封守而天子又平其法以治之此所以能安邦國也王昭禹曰諸侯為天子守土則均守者均其地守也均則人無相過之患平則者平其法則正邦國之事無偏無陂之患　比庇通謂蔭覆之而有於人之誠小則事大而有畏天之意而國之不和矣鄭氏曰比猶親也小國事大國大國親小國相和合也王氏曰周家之治所以歷年無屬而不至于紛爭亂離者特有此九法以維之也

增　王氏詳曰畿封先定天下之政如綱之舉而可施故為九法之首邦國立矣亂之所生則儀位以為階故正名為先異賢能而後人心作起于事功故進賢興功次之有王官而後天下之政出于一故建牧立監次之足兵而後姦雄不獲逞故制軍詰禁次之夫四海之財孰非天子之富天下之險孰非天子之守方域又安然後得任用而使之故施貢分職簡稽鄉民均守平則人人之然不能治其相凌虐豈協和萬

邦之道哉故比小司徒大敘爲比九法者皆天下之大政邦國所以均平而大司馬所以佐王者如此。孫氏曰司馬統六師則九伐之法莫先焉先王始後之旨欲建邦之九法九法常明諸侯皆歸于康樂和親之域矣以九伐爲於九伐特不得已而用之

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條罪致討曰伐〻爲九伐〻以治平天下之邦國而無事于兵革矣然猶有暴戾不恭敢違王命者則大司馬使以九伐之法〻〻之眚猶罪也李嘉會曰眚之謂宜緩辭令以明其忠。鄭則中曰本注說眚字謂壯其罪命削〻土地若人之有疾然木見與下文削之相似或疑眚即責字之訛馮弱犯寡謂虐窮民之無告者其罪稍輕鄭注馮弱犯寡言不字小而使從之賊賢害民則禍及君子矣王氏曰賊賢如遺老失賢賊虐誅刑害民謂特虻在位蟲賊多稿有鐘鼓曰伐聲其罪而責之暴內而又陵外則禍及鄰邦矣壇未詳鄭氏謂置之空墠之地以困苦之也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削者削其地鄭氏曰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明其不能有侵則輕兵掩其不備若李愬之雪夜擒吳元濟也王氏曰恃其險阻不服王朝政役無鐘鼓曰侵乘其不備既服即止賊殺放弒如春秋蔡般楚虔齊商人之屬正疑當作殺秋官掌戮所謂殺其親者焚之是也殘謂殘其支體衆余賊殺放弒是內頂人。鄭康成曰賊殺殺其親若骨人札衛侯聯之子衆斫其叔武正之者執而治其罪殘殺也伐也犯令以作威陵政而跋扈若後世梁冀之屬罪與賊殺君親同。衆按此引證亦非其類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干上之令陵上之政欺法壞紀鄭注杜絕也廢絕其後不得奉祭祀更立賢者主之滅則毀其廟社而斬其祀矣鄭氏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王昭禹曰外內亂則滅人道也滅之者既滅其身人廢其祀無人道故也周官以九伐之法制諸侯如御馬之有銜策轡有鷙驁無敢駘銜逸觧者自九伐之職一廢而列侯放恣無忌遂如豺狼野豕莫攖搦〻復可制而成春秋戰國之勢可慨也已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政象九法九伐之屬也正月縣而示之使天下之民皆知天子刑法烈〻不可犯則諸侯亦將有所顧忌而不求求矣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而前言五服而周官言九畿者蓋自唐虞而後中國土地日以加拓故周公擬定都于洛宅天下之中而撫其規模之制

一如此然自衛服而外即為蠻夷閩貉戎狄之地第以受正朔
奉朝貢而已非周家疆域真有萬里之廣也後世玄菟樂浪
之制杜林象郡之置其即周家蠻夷鎮蕃之故地歟易氏曰此言方
五百里則以方言之非言面也每面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為五百里也自侯服至蕃服通為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為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為五千五百里其增于前者五百里之蕃服且然尚有九州之外或建五長東漸西被即夷鎮蕃之域是夷服之蕃服其為維持之法處之尚不北蠻也周官以九畿九服周制也要之法度所及止于六服耳禹貢服國制無其明文是也其如侯甸上十五服則殊禹貢六年五服一朝是也
及其人民貢賦多少之書也職謂貢獻致力周畿邦畿也九
畿但自侯畿以下數之侯候也以其為王斥候也甸田也取
其為王治田出稅也男任也取其為王任職也采事也取其
為王治事也衛捍衛也蠻言其俗之陋也夷言其俗之多也鎮取鎮守之義蕃
取屏藩之義言其在外為藩籬也以遠徼荒服之遠而曰鎮曰蕃周家
守在四夷之意可見矣王招由自侯服至藩服之中國所謂疆以周索也自夷狄至蕃服所謂之四夷所謂疆以戎索也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
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
用者家二人
賦兵也上地中地下地即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者按籍民
為兵當計丁之多寡不計田之美惡然必上地之民可用者
多下地之民可用者寡蓋以田肥美而民殷富然後生聚

始多可以任上任役若土瘠民貧則民饑粥之不給而想勤
力者鮮矣李嘉會曰司馬令賦必兼地與食言之藉民之力而後令之也故曰可用之數○按左氏
稱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今考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
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則
一成者百井之地八百家之民也而有衆一旅共得五百人
大率用其三之二為正卒選其三之一為羨卒也意成周制
軍之法大古不出乎此由此十成為終十終為同其兵制可
推矣
增 劉迎俟氏曰小司徒均土地稽人民周知其可任之數
蓋以比用而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
追胥竭作則司馬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者竭作其羨于四時
之田也或家三人或家二人或二家五人皆所以教之戰也
伍兩卒旅師軍為正兵者鄉遂十有五萬人而羨卒在外郊
野都鄙之兵又在其外莫不軍制其師師制其旅旅制其卒
卒制其兩兩制其伍而大司馬總其軍而律以為用也既習
之以田獵人試之以追胥馳騁之而隊伍周旋發制之而進
退用命為其可以起六軍而行九伐也則家選一人而精強
可獲矣軍無闕數戰無敗軍由教之者衆而用之者寡焉豈
人之選精審如此此司馬之所以肅諸侯而正邦國乃因四
時之田以教戰也

黃文叔曰古今戍自卿遂達于邦國都鄙矣依戍衛古今邦國之賦非也六鄉六以地之美惡人之多寡授田鄭衛曰如遂六非也司馬主賦而民食先之異乎後世之為兵矣

仲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仲春建卯月也振收也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教先振旅示全軍為上也 鄭氏曰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王介甫曰春陽用事非兵之時、鄭鍔中曰之時兵當旅也 以旗致民五旗期民于其下也列布也 平列高下如一之謂戰陳

者大司馬之職兵攻殺擊刺之術未有不教而能者故大司馬于四時之農隙因田獵而會民教戰焉鐸鐲鐃及路晉鼓俱見地官鼓人職賁鼓見詩大雅靈臺篇然此係大鼓長八尺非軍中可執鼓當如鼖鼓而小也提為上鼓有曲木提持立而鼓上者軍將一軍之將萬二千五百人皆聽令者也其下師帥二千五百人聽令焉其下旅師五百人聽令焉其次卒長百人聽令焉以次兩司馬二十五人聽令焉凡軍中有事軍將令其師帥師帥令其旅帥旅帥令卒長卒長令兩司馬兩司馬令公司馬而後三軍之衆如身使臂臂使指令左則左令右則右令前則前令後則後雖赴湯蹈火皆無不可

矣既衍分也家猶聚也坐以息其氣作以奮其志進以教敵退以自保疾則衝其堅而敵不得禦徐則固其陣而寇不可犯疏則分布其勢以為犄角數則合其衆以防衝冒習是八者而天下之陣法雖多其訓練之方無有出于是者矣蒐猶搜也春田為蒐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者誓以犯田法之罰鼓擊鼓進衆也 賈氏曰誓民所大明禮作史聽誓于陣前鼓者即中軍以鼙令鼓、三鼓以下 禁者所當田之處其地禁民不得入故謂之禁 虞衡守禽之為禁曰禁既誓令鼓遂圍而火之以民衍 弊猶殺也火弊火田而殺也 鄭注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 曰其火除陳中守獸乃火止 獻禽而祭社者以土方施生也 跋曰此周四獵而祭非月 今仲春祭社

增　王氏詳曰右仲春教振旅之法以辨金鼓為主　賈氏曰春夏秋冬教其一必春辨鼓鐸者鄭剛中曰春陽用事雷始出地于卦為震而雜人耳鼓必以啟蟄之日故以此事從其類也，黃文叔曰有節制而後能勝金鼓所以節制也故于教振旅辨之。李嘉會曰路鼓四面之鼓蓋象人君聲教當四達而無閒。鄭剛中曰軍事宜執鼖鼓乃使諸侯執之而王執路鼓王道宜無所不通以道統衆不必自執軍中之事：王昭禹曰鼓之大者謂之鼖諸侯以敵王愾為事則執賁鼓。晉以進為義。項氏曰提鼓之有柄者師帥執之二千五百人之衆左提右挈在掌握之意。陳氏曰鼙鼓聲也

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王氏傳擊鼓之大者如今將士以下之鼓也王昭禹曰軍法自旅而上然後有旗以非旗不足以指麾也自旅而上然後有鼓以非鼓不足以令衆也。黃文叔曰進則恐怯退則恐紛亂將執晉鼓以鋭其進卒長執鐃以肅其退。王介甫曰鼓陽也尊者執之金陰也卑者執之鐃以止鼓與陽更用事而卑以通鼓鐲以節鼓佐陽而已。王氏曰旗衆則作卧則坐令鼓則進鳴鐃則退鼓急則疾行慢則緩行旗居卒間遠則疏近則數並見下大閱法。項氏曰春田謂之蒐〻搜也春搜害物擇而取之不圍澤不殺胎不夭夭不覆巢不取麛卵。王昭禹曰攻關而見矢石人情之所不欲馳騁而逐禽獸人情之所同欲以情之所不欲者寓于同欲之間此人情樂爲之用而四時教戰所以皆寓于田

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

茇舍草宿之名軍行至夜而草宿當防寇獻禁姦宄故大司馬復教其法也鄭則中曰軍行而草止未有營壘之所防患尤嚴防患之道夜事尤急教之兼夫則是以求子族也撰選通數也詩所謂選徒囂〻是也王氏曰羣吏師帥而下撰若排其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也鄭則中曰軍中之書契如據也所謂人自爲位所

武則名武以爲別如下文號名謂軍中夜呼以號名相識別敵人雖聞而不知其何指所謂軍中將號者也黃文叔曰號名爲夜事正有夜號戚以爲鼓鐃之以將帥事大戰旅于將上夜事必何以往帥軍師也軍帥但以門名之而不稱其姓如魯之襄仲稱東門宋之右師稱桐門也縣鄙稱稱之名家之號名鄉之州名野之邑名與夫百官象事之名但非敵人所能識者夜事夜患之事其時宿火而寢無聞無見高以號名相呼而號名又皆外假敵不能測其所以防奸禦寇者深矣夏田爲苗言其爲苗除害也車弊以車圍馳而殺也夏草長茂故車弊爲宜鄭注夏田主用車弊車止也獻禽供夏之礿祭蓋以教孝也鄭則中曰四時之祭皆用田獲夏爲享礿秋享祭也蓋因田而享也如時之日秋祭社擇獮冬夏事而何也春田爲氏所秋田爲之穀田以示下爲主無戒氏而後致力于神

增 鄭則中曰教茇舍獨于仲夏以月令考之孟春草木萌動季春生氣方盛惟夏之時生于春者至是益長〻于春者至是益茂畢也其中患生不虞又況暮夜之時

王昭禹曰若于列陳與夫作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如振旅表貉誓民中軍令鼓圍禁之類皆如蒐也

王氏傳曰右仲夏茇舍之法以辨號名爲主

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

仲秋教治兵順秋金之氣而肅殺也辨旗物之用者三軍弁日在于旗故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麾之左而左麾之右而右服係乎此故仲春之教使之耳嫻金鼓而仲秋之教又使之目習旌旗而三軍可以指麾如意矣載旗載旜考司常之文則旗當作旜而旜當作旗蓋軍吏即軍帥即司常之所謂孤卿共旃旜宜矣（衆按辨說見司常）又司常言大夫士建物而此古卿遂載物者蓋鄉大夫遂師遂人固皆大夫為之也郊野即兩鄙但從大夫百官即州長黨正之屬亦與司常州里建知之文合者其亦如今識禮部兵部之類欲使觀者易于識別也夜戰況名貴敵人不知士辨旗物貴三軍皆已備殺也秋田獮備順秋氣之肅殺也羅猟也仲秋王以羽物賜群臣故以羅弊（節以羅獮周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衍當為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也（詩以社以方）。按蒐治之制雖以天子之貴亦無所不載大常執路鼓以鼓三軍則于戰陣行列之事習之素矣故能聞烽火而不驚交綏而不惧觀春秋時若魯莊之鼓長勺齊以之三周華不注皆以人君之貴身履行間而不聞其長偪者由習之有素也後世士大夫寬衣緩帶不嫻兵革况天子乎宜其一聞邊警而聲嘶股栗茫然無策誰和戰之議紛之不暇也可慨已

增　王氏傳曰右仲秋教治兵之法以辨旗物為主。崔氏曰仲秋陰氣始肅在于殺物故用治兵為稱

孫則中曰九旗曰常曰旗曰旜曰物之類其義不一自王而下以至于百官分而載之各寓意義于其間非苟然也稱天而又飾者日月之常治兵載大常所以見王者有常總而立武事之意九旗之畫皆二物旂獨龍相交非也交與蛟同諸侯于國有君道龍之象也入朝有臣道蛟之象也所以載蛟龍之旗旗已之嘗百獸畏之軍吏者六軍之帥當以威武為先載熊虎之旗使將卒畏威而從令也通帛則不畫他物純而不雜也師都州公卿王子弟之在都鄙者也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事所以載通帛之旜雜帛為物則雜而不一也知之分而為六其民散而為比閭族黨之名遂之分而為六其民散而為鄰里酇鄙之號可謂雜而不一矣所以載雜帛之物龜有甲以自衛蛇有毒以害人皆北方之屬天地之氣始于北方幽隱之所聚而龜蛇指主幽陰之物畫之于旐以示大殺氣之所始也先能自衛者然後可以殺敵所以載龜蛇之旐隼之物為摯宮而貪殘之鳥也說者皆以鳥隼為鳳及其疑當為鷹隼與隼六文非鳳明矣交龍取其能變化熊虎取其有威龜蛇取其能自衛則鷹隼取其勁疾矣百官者六卿之屬欲其臨事之勁疾所以載鳥隼之旟凡行左青龍

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謂此四者然軍法立成于鄉遂而鄉
遂大夫乃不預四旗之列而載物者說者謂其衆已屬于軍
吏已無所將故也說詳見常棠大閱說中
仲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
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
之中群吏以其物致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
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
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大閱冬農隙之時大閱兵而習戰也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
辨旗物至冬乃總教之三時各專其一則習之精至冬總肄
其三則嫺之熟王氏詳說曰春辨鼓鐸鐲鐃之用夏辨號名之用秋辨旗物之用至冬則教衆庶脩戰法而民于鼓物鼓鐸鐲鐃要之辨號旗皆久此無旗物所習以旗民也辨旗物苗未始無既名所習冬乃其事無異也三時之也各以其所習者爲主耳前期先期也先期而戒羽民有所習而不
至於倉卒無措矣群吏鄉師以下也未習之前先戒之伏於其法如鄉師四時之田前期簡鼓鐸旗物於其卒伍之類是也萊芟除草萊以便馳騁也立表以爲三
軍進退之標識後表在北之表最後所立者也致者致于大
司馬以待收閱也質正也天正晚時也弊仆也皆令坐者爲
當聽誓也左右徇蓋以斬牲周歷徧示之所以警其怠而作
其勇敢之氣也
增 鄭剛中曰既此萊野立表仆旗鳴鼓教行以至于擊刺
如戰之陳皆四時教戰之常法獨詳其于此蓋以明其爲大
閱故也。王氏傳曰立高木爲表示人進止之度五十步表
乃司馬所居，李嘉會曰四表止于三百五十步坐作進退
步行馳驟爲力不勞執藝易習民之左右顧瞻皆其鄉黨隣
里自然情親勢一敵不可去此古人結陳堅固也。鄭剛中
曰坐作進退不踰乎四表三鼓而皆作在此也兵法所謂人
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易氏曰或謂三表相距各百步每表各六十丈何以容大閱
之衆若以開方論其勢誠窄若設虞人萊所田之野則迴野
左右何有紀極鄭氏謂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此指一旁而言
若左右兩旁當容六軍又云步數未聞賈氏曰但南北二百五十步東西不言步數故云未聞也則六軍分行左右開張取其容六軍之衆不以步數
拘也如此則地勢廣袤豈止容六軍而已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
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
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
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此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法也大閱所教蓋三時皆習之
特于仲冬詳之者以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其所重者尤在

于頊軍法御之以止語為相戒也拉　田而斷殺者欲令先習軍中
法也公言殺私言禽五又耳取左耳將以驗所殺之多少也
及所獲及所田獲之處也鄭注主所獲之處曰所書于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
誅譁也象攻敵克勝而喜也王氏曰田獲盡其所禁之處敢益多而窮迫于是愈益急疾乎
上與少年皆大呼候又義而復止徒與徒殺也冬田草木黃落利于人之馳
遂故以徒與鄭注徒與徒止也○王制為田曰凡田用火用車用羅網不用徒也斲析止者有其耳冬物成而
多可取者衆故以使為主鏃饋也以會饋祭四方之神于郊也冬田獲獸
多于三時故特入享焉以行獻禮
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若無故而習是狎殺人
也故因蒐苗獮狩而教焉鳥獸魚鱉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
是蔑天物也故因方社祊烝而行焉以事神而殺物因殺物
而教戰聖人之動其慎如此
增　而新張氏曰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
也戰陳君子所不取而大司馬有教戰之法何也先王之制
兵亦仁政之大者所以禁暴止亂而衛民之生也有兵斯有
用兵之法非若後世詭譎之為也蓋明其節制一其號令使
之服習而其本則出于仁義是以無敵于天下若弛兵撤禁
以召侮而曰吾好仁而已是惡知所謂仁者哉○王氏傅
曰聖王之於祭祀也必有資于物故其于禽獸也非獨去其
害亦所以資其用故四之後必終之以祭四時皆有宗廟之
祭社祊又以迎來歲冬以送往皆兼兵武者也春秋皆祭社獮
于春言者土方施功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也聖人之
于禽獸不得不除也而必有其名不得不用也而必以其禮
寶教戰也而不以為名若無形也而寶藏其用此師田之政
所以為仁義曲盡也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
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
大合軍者內而鄉遂都稍外而方伯連帥皆令簡兵來會戰
也救無辜者仁以恤小伐有罪者義以禁暴先王之世兵不
數擧必不得已而用大旨在于二者而已外此則為貪忿驕
爭之兵而不可訓矣大師王親征也卜其出兵吉凶故大司
馬涖之主謂遷廟主及社主在軍者凡用兵必先卜既受甲
則祀迎主于祖及社奉以如軍旗鼓戈兵之屬皆殺牲取血
塗之以神之也王親視師故建太常若王不親行則大常亦致之焉比武
作尤若令軍士號名也誅殺也司之大事莫過于兵而殺于
後至其當誅也必矣史記穰苴斬莊賈本此軍事將急千變當相机宜
為指揮故大司馬親巡陳而亦有不用命冒功者故又眡其
戰事勇怯以為賞罰宋太祖督陳視諸將戰不力者親以劍
砍其皮笠戰已驗其皮笠砍者殺之得此眡事而行賞罰之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
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
律所以聽軍聲者先儒道也愷樂也有罪者誅無辜者恤則
人心消其憤戚而欣喜和平故作愷樂以象之非徒矜勝捷
之謂也獻于社獻功于社若詩所稱獻囚獻馘者也厭喪冠
也師敗則以喪禮歸蓋深痛其軍死亡若秦伯素服郊次之
意主車廟社主之車軍敗則大司馬親奉護之歸不敢委棄
於敵也士庶子士與卿大夫子從軍者弔其死而勞其傷所
以致其哀恤也鄭剛中曰士庶子宿衛王宮王親征則從王在軍而屬司馬有死者王親弔之則司馬相
其弔勞之禮以其在軍故也○按大司馬位列六卿官尊祿厚可謂榮矣
而有事則親賦行陳蒙矢石則其官未嘗不危也後世任戎
政者不然平居則行青拖紫高拱堂皇一旦兵戎竊發則以
非常重責一委之經畧之臣或邊疆之吏行間危險不一與
知而反吹毛索瘢從容以議其後平居則享其安有事不罹
其患因之疆封騷醜宼亂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必如周官
之法凡邊徼有警則使大司馬親為帥委以重任而責其成
功則其平日既不敢有玩宼之心而一切芻糧兵器又得
以自為調度而不至有所掣沮庶乎克敵制勝之有期也矣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誅賞大會同則帥士庶
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
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大役若築城濬川皆是屬猶置也植巡役之官傳所稱華元
為植是也黃文叔曰植版築主帥也要者記功之簿書蓋備載其程作之
期與其丈用工人之數以待鈞攷者大役本司空之事而城
邑川渠當慎固封守故大司馬相與共計慮其事而且與
其誅賞也王介甫曰大司馬與慮于未興功之前欲知其故之可否屬其植欲知人之多寡受其要欲知其功之事美市成而攷之以行誅賞士庶子隸于司士及諸子大會同之時則屬
于司馬而掌其政令黃叔文曰宿衛則宮伯掌其政令從役則司馬掌其政令大射合耦
皆用諸侯合其耦者司馬以其掌九法以馭諸侯也梁撫京楊以朝
之孤卿與諸侯為耦而射擯賓燕之射用卿大夫為耦惟大射有諸侯杜文古今諸侯之大耦則非孤卿為耦明矣故杜損今攷工牲魚、牲也授祭授尸賓以祭也賈氏曰大祭祀授尸祭饗食授賓祭平
謂正其職與其位易氏曰正喪禮之職與其位王喪以馬祭蓋遣奠之屬
也鄭剛中曰馬夏官所掌故喪祭本其牲以路母子神
小司馬之職掌
鄭氏曰此下札爛文闕漢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
此特小司馬之結語以小宗伯小祝諸官文法推之可見
軍司馬闕
王氏曰軍司馬軍中執法之官凡一軍士卒之徵發資糧之

謂遣與凡功罪得失靡不用之猶後世都虞候也昔王儀為司馬昭司馬得以指上將之罪段秀實為白孝德都虞候得以斷騎卒之踐則軍司馬之職可推矣

與司馬 闕

行司馬 闕

按四司馬無其文鄭氏以為札爛文缺而闕武臣兵事尚神密故隱其詞而闕武又以為三司馬本無專官將當興師時量財辟置故其官不許三說未知孰是考小司馬以下語則康成之說為優又觀漢將軍名號衆多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然多不常置往往征伐用之事訖皆罷則三司馬闕其職亦非無故矣

增 王氏志長曰三代固欲不入軍、欲不入國儀望吉凶軍賓嘉之于天下而軍禮循藏于司馬觀司馬法若周有師田之事縣師始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之職掌不悉者而軍司門馬與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觀兵蓋如此。薛平仲曰致周官之例凡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自大司馬至軍司馬而已若上士中士初未嘗命官也今惟大司馬之上士曰與司馬中士曰行司馬二者不見于經先儒概以文簡殘缺而去之夫以例而求小司馬軍司馬謂之殘缺可也與司馬行司馬不見于經亦謂之殘缺可乎意者行師之時凡附于大司馬之屬者必各有職以涖其事是以在官府則曰上士中士在軍旅則曰與司馬曰行司馬因事而制名非有常守不可缺者不然制軍之法二十五人之名兩司馬亦未嘗列之官屬也謂之缺可乎

秋谿高愈紫超原稿

鴛湖華泉天沐增訂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

賞地專言六鄉鄭氏謂賞田在遠郊之內也原偕又謂成周德行道藝之教書于六鄉以能為國家効力立功者必皆六鄉之民上者六天下而賞地專以六所無此理故云之等者按其功大小以為受地之差也王功謂輔成王業歎在王家若伊周者是國功者啓疆辟土功施社稷開國則如太公繼世則如方叔召虎者也民功謂若稷教稼契明倫德澤在民者事功則以勞集事大者若禹之治水小者若垂之共工也治功曰力治成於勞力效也孔子言禹盡力乎溝洫謂粹精成治宣力一方故曰力戰功則其攻城臨陳者而已江氏輔成王業謂之勳保全國家謂之功法施于民謂之庸以勞定國勳勞足以立事謂之勞制法成治謂力足以任事故謂之力克敵出奇多其而勝敢謂之多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

銘記也太常王旌也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詔謂司勳核實其勳績而詔王以銘之祭之也紀于太常者令與日月同其光祭于大烝者令與先王同其事而人不啻起于事功者鮮矣若後世茅符方剖而旋踵已隨轍闢方圖而赤族旋及則無感乎功臣解體逆節萌起矣貳副也藏其副者防欺罔備稽核也

治功之約止學于賦官司約政令若定其地之經界及其貢獻之屬

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

無常無限式也賞當視功大小而為之輕重若先有限式則功大賞小而人無自奮者矣王介甫曰事勞若一時有劇易戰多若一敵有貨脆若此類不可為常故以見田功三之一食者其二貢于王不得盡專其利若漢侯國亦供司農少府錢穀也正征通加賞之田無國稅以其功高欲厚報之故特除其是禮如此

增 鄭康成曰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易氏曰六鄉賞田不且與官田牛田牧田並列而已以左傳考之若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三命之服先八邑注謂八邑三十二井人討衛侵戚田取衛西鄙懿氏與孫氏注謂取田六十井此賞田之明證案此賞地即賞田也鄭剛中謂此賞地非賞田其說非也王氏詳說曰周禮所謂三之一食者見于大司徒又見于大司馬其說有二司馬所謂下地食者三之一謂下地授田百畝萊二百畝一年耕之二年休之此一說也大司徒言諸侯之地四百里諸伯之地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謂諸侯伯受其二而以一歸天子此又一說也此謂所賞地三之一食當以大司徒所載之說先鄭謂不以美田為采邑失之矣有功之臣賜之以下地豈成周重功臣之本意乎大抵先王之制外而五等所封之土亦以其餘入于天子公之五百里其所

食者半伯所食三之一子男所食四之一內而二等所食之采地亦以其餘入于天子百里之地凡四都所入者一都五十里之地凡四縣所入者一縣二十五里之地凡四甸所入者一甸此與他尺寸莫非王土其采操非加田無因正則止賞田有國在可知也三之一食賞田之因正也何加賜之田無正在常制之外以厚恩也

東塘按古人賞功以地後世賞功以官地可世傳官不可世及地多則留不必漁利以自益官高猶躬不免黷貨以求測故後世有官愈高而貪愈甚者以失周官賞地之法也封建不可復行計可師其意者其惟賞田乎苟其宜久芳深者賞之以田而除其稅使得為子孫之計則官邪庶其少戢矣

馬質掌質馬々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綱惡馬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質猶正也謂騐其駑良乎其價直也量猶等也按後校人職馬有六種而此止言三物者蓋種馬不常有齊馬道馬王所乘其以給官府之使唯三馬而已物賈謂毛色賈直綱御也蓋以縻索制勒之以制其踶齧之性也更償也謂質馬償之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謂如所受馬之齒毛與其賈三者皆同也任之日淺券之恩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償以齒價任之過其任也旬之外任其過多非償之恩也故止以物色相當者亦償不問其齒與其價旬之外踰二十日元不任用非用者罷故不償也以其行使二十日以外馬力疲竭雖齊其任養之甚久得我死故不償以任齊行謂于仗行之初用物以齊之曰其所任之輕重以別識其強弱蓋不先以任而齊其行則駕車之際強弱不等矣馬之駕車欲其如一戎事欲其齊力田事欲其齊之以任齊其行者齊力齊足也。此章亦鮮多未清故恭用他注聖人量材而使蓋亦于馬見之原再也鄭氏以為天文辰為馬而蠶者言蠶為龍精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蠶盛則傷馬故禁再蠶也或云禁于原野蠶桑恐害馬之芻牧亦通

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竁之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

建國之法建立一國之法式也九州猶言九區即冬官所謂匠人營國方九里者是也東塘按此本王氏倅見恐是從舊註耳凡旗說營經營城立之也營城郭以為衛營後宮以為居市以卑財朝以出治道巷以通往來門以防奸渠以通水此皆所謂建國之法式也鄭則中四上言分國為九州指天下為國也下言營城郭指王城為國也九州之制其來尚矣量人分而為九州王為建邦國建都邑而言之司空掌度地以居民故必九邑民居之參相得正人掌營國為溝涂之制則掌其營造之役乃君量

人井主其文尺廣狹之法以法分國為九州使廣狹各通平則子其中可以容建狹國故也建國則外馬書王國之城郭內馬容王后之六宮又量其前以為朝量其後以為市使往來有道門里有巷出入有門道利有溝也中朝之地則一夫道巷則式九軌式七軌門則式九班文班溝則理係以什水法皆出于此塋舍屯軍之處九營塋之法每營之中縱橫大道各二分營為九州而中營市朝祖社略如建國之法但軍行衆寡不同則塋舍大小亦異故當因衆之多寡量地之廣狹以為營塋之大小也衆按此亦王氏傳說○列氏曰六軍之行則營其所次之塋每軍必有市有朝每州之一師二十五百人上師為軍各有溝道而軍社則有常居之里守足並人制其廣狹也○賈氏曰州即師也師作有道以相湊之未必幾說為路地：形也謂方圓廣狹之形塗數路程之數若十百千萬者也必書而藏于此者以夏官掌九畿之籍而職方氏属焉量人掌其量度之法宜有其書也凡獻尸賓以脯醢從故曰從獻數量其多寡大小之式也脯者薄析肉為之醢者和于火而炙之○王昭禹曰從獻者以所獻牲牢為正而以脯醢為從物之所共則有數共器之所容則有量也穿壙曰窀遣窆俱有祭〻皆有俎賓象福以穿猶而貴祭曰奠究非今改之量人以制度數量長短為事故俎實脯醢之數量皆令酌而行之宰祭冢宰從王祭也歷漉通等漉謂主人受福之卒爵也鄭剛中曰受舉爵之餘瀝而皆飲之歷古無飲之意以見其受福之盡也以制脯醢之量數故得受飲之王氏偉曰指宰字當作大鬱人職曰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宰疑既鬱說太宰俱祭非也○舉斝卒爵官於飲其卒爵也歷謂更歷飲之非一人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釁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贊羞受徹焉

羞進也羊肆體薦全烝也鄭剛中曰羊肆解牲體而進之也宗廟之祭不得有全烝則道衣曰羊肆謂剝殺而牲肢其牲為肢解也○羊殽體解節折也謂饋食獻熟體解肯節折而升之以腊尸也肉豆以羊肉為豆也珥當作衈謂衈災之祭祈者祈福也社稷言珥五祀言祈互文耳鄭氏則讀珥為衈祈為刉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二者皆釁禮之事社稷五祀用釁禮謂始成其宮兆時也貴易氏有所見非所沈辜說見大宗伯侯禳者侯四時惡氣禳去之也王昭禹曰沈謂祀沈辜謂磔辜侯謂侯福禳謂郊祈皆小子飾其牲被之以文繡也釁邦器若經言愷鐘釁寶鎮之屬軍器亦用釁者以其將行殺戮故釁之以祓不祥

增　賈氏曰贊羞若司馬羞魚牲之等此官贊之受徹謂諸宰君婦廢徹之時此官受之○王昭禹曰必使小子以所掌非事之小故也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羊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法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飾謂以繪飾之記稱飾羔雁者以繪是也王昭禹曰羊人于祭祀飾羔亦若封人之飾牛牲登升也登其首升首于飾室報陽也賈氏曰升牲首于北牖下報陽者首為陽也三牲之首俱升此羊人所升故止言羊也法羊謂牢禮之法有定式積漬通謂釁積軍器也積義未詳康成謂積〻柴禋祀按禋祀大祭大宜在[illegible][illegible]牲後之下又恐書字同文

增　王氏傳曰牧人無牲者或朝會之年用羊之多或羊遭疾疫而衰耗也牛人之屬有賞二人伏胃于民間而充之。鄭剛中曰或謂牲皆繫于牢芻之三月繫于國門然後可用使賈買之何以致其誠耶不思牧人者其大祭祀國有國之常典賈牲而共特沈辜侯禳釁積之事他則不可也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季秋納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行術用也變國火即傳所言鑽燧改火者凡火氣泄而太過則民有燥戾之疾火氣鬱而不宣則民有沉滯之疾榆柳色青得東方木氣之盛棗杏色赤得南方火氣柞楢色白得西方金氣槐檀色黑得北方水氣桑柘色黃得中央土氣四時變國火順五行旺衰之宜則可以救時疾也出火謂用以陶冶內火謂息其鼓鑄古人出火內火皆視心星伏見以為節順天時也鄭剛中曰東方七宿心為大火出于夏之三月其位在辰伏于夏之九月其位在戌：為火伏之位辰為火出之方也左氏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則其後有災蓋陰陽感召神速不爽如此時季春秋之時令即出內火之令爟火神謂祝融回祿或謂始鑽燧出火者凡民非火不活故祭而報其功鄭剛中曰先王于有功之人未嘗忘報如先蠶先農先卜皆有祭而況鑽木出火以救人者乎焚萊氏故縱火者春田用火之枝擅汎火則有焚罰

王氏傳曰萬物所以得生者陰陽二氣而已陽之盛為火之熱而物資之以暢茂條達否則萎而不榮陰之極為冰之寒而物皆之以縮聚堅凝否則散而不收然火有出入當出而大早則過盛而為災當伏而不伏則銷行而傷陰此春秋所以出火內火也冰有藏啟藏之以抑伏藏之火俾之休息啟之以發洩伏之陰俾得制火此冬春所以藏冰開冰也夫天地之災猶人身之疾人之疾病皆以氣行大過則陰血不及衛而百疾皆作故治疾者以滋陰降火為主天地之氣亦惟陽之妄行而陰不及從故調元者亦以宣陰抑陽為貴司爟淺人皆此道也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以號戒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

掌固主封疆之固者浚溝之土以為城鑿池之土以為郭渠以通水而植木其上凡此皆所以為固也渠樹道中樹也古人立樹表道人樹以為蔽而又以資良材限戎馬蓋三善備焉頒士庶子所守之地使董衆庶以為守王介甫曰士者公卿大夫之適而已命者也庶子者國子之適而未命者也衆庶則其地之人民也守者也。鄭剛

主迎通賓客環衛于館舍秋官禁戒之事此則掌道治旗衛于行道夏官武人之事懷方氏主來四夷之人其職在畿外此則主畿內所以不同。衆按國語單襄公假道于陳執其候不在境不迎賓于竟也傳稱晉樂盈過周西鄙掠之盈訴諸朝王乃使候出諸轘轘送而出之于竟也觀此二事候人之主送迎賓客可知矣原稿非是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 —

致師犯敵以誘其出也軍慝軍有異志將為變者察其情而預備之鄭康成曰慝陰姦也視軍中有為慝者則執之環四面周察也故變故也謂勸中曰察軍慝所以消姦志于內環四方之故所以防變生于外搏諜是察其在我者環四方之故是環其在人者諜賊反間為賊者訟謂[illegible]暴敵所短揚謂示己所長傳謂[illegible]而圍相敵此宜誇矜見所長者也降謂招諭降之若魯仲連射書以下聊城也衆按此引証非是仲連射書戰國時處士偶一為之耳安可援以証環人之職乎按文敘四交降加受敵斯亦當察故環人掌之此說是也

增 鄭注中曰夏官環人掌軍中徇環往來無所不察之事有戰攻之事則置之。王氏詳曰候人雖主迎賓客而亦主禁其不當入者環人雖主戰事而亦主環四方之故〻並屬之掌固

衆按古人行師變化多端而最要者莫先于審敵情偽察其虛實陳餘不用李左車策而韓信已知西蜀漢平無備而鄧艾先識皆由深于偵敵耳苟于情偽虛實蔑然不知將何以制勝代猿乎此司馬環人之官所以不容已于設也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析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井軍人汲水處舍軍休處也畚者盛糧之器糧給軍糧也軍行人衆其汲水止舍給糧之所或難偏知故皆縣物以表之則衆共知其處矣王氏曰壺所以汲水故令井以壺行以車馬止則卸車解轡故令舍以轡畚以盛米故令糧以畚皆挈于竿首而表之三者皆挈壺之職取挈壺之義因其令軍井而兼以令之聚欜聚而擊欜以警夜也視漏刻以為之代則勞逸均矣喪事亦縣壺代哭節其哀也挈壺以水火為以沃漏及夜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蓋欲驗其晝夜長短之差以知節候也賈氏曰漢法以器盛四十八箭〻各有刻以壺盛水縣于箭上節而下之水〻淪箭之一刻則時亦經一刻矣四十八箭者蓋取倍二十四氣凡七日有奇而更一箭而晝夜長短之數可驗矣炊水沸以沃漏者為冬水凝而漏不下也薛氏曰以火爨鼎使之不凝以水守壺使之不差[illegible]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

而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也（王將與諸侯賓射之禮則內之二公孤卿大夫與焉射人則土其位也二字黃又杖有其所見從）孤謂三孤即書所稱少師少傅少保貳公弘化者三公未有封國故從子男之禮而執璧北面以對君也東西面所以左右王也諸侯北面從三公位尊之也（泉利曰道）

（北面以正臣禮○黃文叔曰外朝諸侯東西面貴之也治朝諸侯北面臣之也）法禮法也（賈氏曰謂在朝進退周旋擬隨之儀）天子有國事當使諸侯者射人戒詔之（鄭氏曰謂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其祭獻戒令告以齊與期○黃文叔曰周事不止祭祀戒令不止齊與期凡事皆有戒令）諸侯有治事使告天子者射人主達之皆以其近王也

增　黃文叔曰此即司士朝儀之位射人掌公卿大夫其初命見于王則其位如朝儀之位而有摯故知其為初命始見也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是則士初命始見亦有摯矣此日視朝之朝所謂治朝也聽治于此則曰治朝射于此則曰射朝康成謂將射始入見君之位非也將射始入見君或當如此而柯用摯哉經文自此以上未有射事且其設職不嵩為射也諸侯來朝國有言凶慶吊之事亦即之此朝覲法見畢有所請治亦于此故總稱之曰諸侯在朝使射人專詔相之異于諸臣也大抵射人本掌選擇卿大夫故在國則使正其位等其摯會同朝覲則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太史及大夫介大師則于此選將焉將在車則主射故使治射儀以射名官此建官之本意也鄭徒見其以射名官遂謂其職皆射事然則扶君射人師扶左僕人師扶右是亦謂射乎

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射法謂射者尊卑制度美次之法如下文所云也射儀謂登降進反周旋揖遜之儀（王昭禹曰先王因度數而制之以為法因其動容而制之以為儀自王以下尊卑之美次如下文所云者此射之法也以是法而治之其見于內志正外體直持弓必審挾矢必固揖遜有序升降之有節此射之儀也）三侯二侯一侯俱見天官司裘職（按此大射之侯王氏詳見彼）三獲謂執獲旌而告中者三人也（每侯用一人三侯而三獲）故容乏也（其制如屏風一名乏矢力竭于此告獲者身于此以為隱蔽故曰容每侯同一容故三侯而三容）侍獲者所以自蔽也九節者樂歌之節有九以為射者發矢之節餘倣此（賈氏曰九節者九節先以聽七節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皆器四節以乘矢拾發）五正未詳鄭氏則以為畫五采之雲氣以為正鵠也（蓋布曰正用之賓射皮曰鵠用之大射此賓射當用正五正即五采之侯詳見攷）豻胡犬也○古者射有三一曰大射二曰賓射三曰燕射大射者天子將祭擇諸侯之貢士與祭而射也（擇諸侯及群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于祭者而與之祭）賓射者天子因諸侯之

朝會與之射（謂燕侯朱射王與之射以燕樂之）燕射者天子燕勞伐臣而射也（王與群臣燕飲而射）蓋射以講武而後可觀德內志正外體直容比禮節比樂矢皆正鵠反求諸身非細故也故古者教人之禮則有鄉射仔焉鄉老五物之禮而射行焉鄉大夫保氏六藝之教而射寓焉州長州序之會民也會以射諸子國子之考藝必合諸射蓋射之重如此後世射法不脩泚滯縉紳之士類以張弓挾矢為武夫之事雖有射圃泮宮之名具文而已無以觀文德更無以脩武備矣

增 黃文叔曰自此以下則射事也（此下始言射事明此上非射事也）

注三狀 王氏詳說曰鄭公以司裘之虎侯熊侯豹侯即射人之三侯司裘之熊侯豹侯即射人之二侯司裘之麋侯即射人之一侯陸農師謂王射三侯于侯內以五采畫正諸侯二侯以三采畫正卿大夫一侯以二采畫正其說皆失之司裘所言大射也射人所言賓射也梓人曰張皮侯而棲鵠則大射之侯也又曰張五采之侯則賓射之侯也又曰張獸侯則燕射之侯也司裘言侯而及鵠射人言侯而及正（王氏曰正與鵠皆侯中之的但鵠一而正有五采三采二采之不同獸侯則無正鵠以獸皮為的及鵠即為中）射人所謂三侯當如康成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諸侯二侯即三正二正之侯卿大夫一侯則二正而已若以司裘之熊侯豹侯而降殺之則梓人所謂皮侯五采之侯何別乎若謂天子之侯皆五正則是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射而同其侯矣臣下與天子角勝負可乎當從康成之說。鄭康成曰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中二尺（鄭司農曰大射梓士故取于鵠鵠之言直也所以直已之志人君中之可以為君鵠人父中之可以為父鵠以且其志為善射取于內文德以懷賓客故以五采為之所以尚者父而已故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士與士射則以豻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疏曰士畜射正用二采而畫豻）（侯則于兩畔以豻皮飾之大夫以上皆畫雲氣于側以為飾其側之海采之數各如正之多少也其大射之鵠兩畔飾以皮ゝ采於諸侯成云大射賓射之侯其側皆以皮為飾棲鵠與正異所以不同其說失之）此皆賓射之禮也

王氏傅曰諸侯而下因王禮而併及之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為位與太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

貍步象貍為步也貍善搏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者法之而為張侯遠近之差（李嘉會曰貍步升舉則為六尺一弓六尺九十弓心十弓五十弓者豕貍步之弓以定遠近也鄭注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是也。大侯虎侯王射虎侯則干熊豹為人也參即熊侯也干即豻侯麋侯也熊之十弓的麋當五弓）去侯令負侯者去侯恐矢發而誤傷之也（服氏負侯之人也不）立于後射人

立于王後也以矢行告謂以矢行高下左右告王也大射儀曰大射
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由上曰揚左曰左方右曰右方射畢則令射鳥氏取矢祭
侯祭射侯也祭侯之禮以脯醢薦見冬官梓人職鄭注祭侯獻服不服
以祭侯為位為服不受獻之位也大則曰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數射中數射者中侯
之算也太史數算射人視之射正射之正鵠也鄭氏曰射正之法侯○黃文叔曰正鵠
也此司馬主張侯故射人佐之
增 王氏倬曰以上大射所掌事○黃文叔曰自若王大射
至佐司馬治射正皆祭大射李嘉會曰賓射大射祭侯之禮一同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會同朝覲作大夫介介
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客賓則作卿大夫從
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
敬者苛罰之
射牲王親殺也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蓋與藉
田躬耕之意同鄭剛中曰射人贊之謂贊之以射禮也當射牲之時孤卿大夫從王以射相其射法又相
其射儀所謂以法治射儀也諸侯會朝公卿有事則宜以大夫為介凡
有爵者為衆介射人主作起其人而用之衆按作字義未詳賈氏曰作使也衆
鳩有云作者鼓舞之謂使其人歡欣浮勵樂于趨事語虛而無實故去之倅車戎車之副令有爵
者乘之所以扞衛王也易氏曰王乘戎路其廣闕革輅之倅不可虛位故以有爵命士以上乘其倅
作大賓客從卿大夫從王見諸侯或王有命使三公命諸侯
及衣服就館賜之時大史主協禮事故射人戒太史及大夫

為介于諸公也以跂祭川王氏仲織鵠泥袁不可用僕人太僕也王崩小大歛
遷尸于室堂僕人主扶右射人主扶左以二人常左右乎王
也鄭康成曰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室堂朝之象也禮見檀弓
增 黃文叔曰自作大夫介以下至王喪作卿大夫掌事皆
因事定其材等以待進退○李嘉會曰凡此數端掌之射人
為之司馬所以辨論官材○鄭剛中曰此言作大夫介作卿
大夫從作卿大夫掌事皆以作為言蓋命之使行者王也射
人則作之謂作而起之也○鄭注作讀如作止爵之作疏曰
射牲少牢三獻作止爵謂作起前所止之爵也古者天子以
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人主射事熟于人材之能否故使射
人作而起之而後王使之歟作猶選擧之謂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
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擾馴也教習猛獸使之馴服象王者之教無不服也祭共猛
獸亦取王者威能服遠之意抗擧也侯國朝聘布皮幣服不
氏主擧藏之聘禮所謂有司二人擧皮以東是也乏即容也
制如屏風待獲者所蔽射者中則擧旌以唱獲也
增 王昭禹曰凡射侯供于司裘張于射人服不氏贊射人
張之也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

射則取矢〻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射鳥蓋以供膳羞凫雁鴇鶂之屬也祭祀賓客會同軍旅供

其静者為鳥唯喉故殿之在侯高矢著侯高處人不能取也

并夾鍼箭具 王氏曰制如箭長柄用以鍼箭司弓矢所共并夾是也

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

物

羅網取也襦細密之網 鄭注作循用也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網圍取之

春鳥蟄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國老卿大夫之

老者是時鷹化為鳩〻與春鳥皆變舊而為新故宜以養老

助生氣行謂頒賜群臣也養國老者邦之重禮賜群臣者王

之殊恩觀一鳩一鳥之細而先王之忠禮周富于斯矣 賈氏曰一年二時行羽物司裘職云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仲秋也凡鳥當仲春鷹化為鳩鷙鳥不殺如其將出而大班羽物

陳祥道氏曰老有三有國老有庶老有死政之老羅氏獻鳩

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六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財

養之者死政之老也若外饔酒正槀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

言之也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獻

之鳥

鳥謂鵝鶩之屬阜盛也蕃〻息也卵鳥方哺㲉之鳥如祭天

地之角牛繭栗也 象按此說未知何本鄭注卵鳥其卵可薦之鳥王介甫曰共卵及鳥則[illegible]

鄭氏作蓄訓之鳥〇鄭謂[illegible]共其生細者以[illegible]亦可蓄也 鳥以四時來而不常有則以

歲時共之 獻因時新 而其曰貢者重其辭也膳獻謂膳王獻賓之

鳥如庖人所稱六禽以共王膳及秋官行人上公之禮乘禽

日五十雙者也〇按先王設掌畜以養鳥非以為玩也凡以

供祭祀膳王獻賓而已而後世有鵰鶚鷹坊之設又元時于

外良所獻獅豹鵰鶚日食肉千斤則不知其何說矣〇鄭剛

中曰先王制官欲其簡而不冗自服不氏以下四官疑若一

人可兼總者然設官以備物〻備而禮[illegible]凡以肅國體而尊

天王不得謂冗且濫矣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

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

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惟賜無常

版名籍也仕有遷除休與死亡故官歲有損益 即注要歲登之下之辨其 年則知其為之壯老則知其仕之久近貴賤大夫以上賤謂士以下周遍也遍知其數也 詔王治

詔王以治群臣之法即詔爵詔祿之屬祿謂予之田邑食稍

食也以其任事久暫為廩給厚薄若後世之按月給俸也賜

無常者以其出于天子之殊恩凡姻戚小臣皆可畀而不必

屑〻焉考其功德核其才能矣 象按此殊有為宜去之〇王氏傳曰賜出于上之特恩故無常數無不過求之弊餘之賦而節之以好用之式則亦不生于迸濫矣王介甫曰賜出于王之恩又何常之有賜而有常則祿無以作福〇[illegible]

按論德詔爵則爵不濫而人勉于德計

功詔祿則祿非倖而人勉于功量能詔事則人浮于事而事治日久奠促則食稱其人而食寡先王厲世磨鈍之權蓋在于此迨其後也仳仳有屋蔌蔌有穀姻婭可以膴仕舟人可以熊羆而用官司士之意盡失矣

增 王氏伸曰縣鄙之數之數二字衍文疑諸侯二字蓋有邦國則有諸侯也當云邦國都家縣鄙諸侯卿大夫士庶子之數蓋畿外諸侯畿內都鄙之君之子皆在士籍故稱邦國都家縣鄙諸侯卿大夫士凡其庶子之數罔不周知之以詔王治

陳蔚之氏曰爵祿事皆稱詔惟奠食不言詔則知爵祿事皆有去取進退唯上之命而奠食乃其常俸所當得之稍食故不言詔也言久者計其歲月之久所當食之俸

項氏曰詔王治詔其任用進退也其有德者則試之以爵待其有功乃秩之以正祿此以待賢者也能者先試之以事待其久而事成乃迨其稍食此以待能者也。易氏曰以久奠食而不言詔則未為祿也當時一命以上謂之祿庶人在官稍食而已如宮正月終會其稍食醫師歲終稽其醫事制其食稾人試其弓弩而上下其食凡此皆奠其食于任事既久之後者也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此王日視朝之位在路門之外所謂治朝者是也南嚮者取嚮明而治之意北面非獨以答王也東上者謂所立之位以東為尊也餘倣此賈氏曰所謂上者皆據近王為上不復陰陽左右也孤卿大夫皆左右于王故東面西面而王族故士與王同族而故為士留宿衛者李嘉會曰王族故為士者留以宿衛必有年勞者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之屬其人皆從王之後故南面

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擯謂導王降揖之禮特獨也孤卿位尊故人人特揖大夫則以其位職相等者旅揖之士卑而有上中下則止旁三揖而已黃文叔曰士旁三揖則士亦有位于此矣士不當位而以揖見從可知也三揖者亦以其等揖門左右以太僕太右在門之左故士虎士在門之右故王還揖之鄭則中門其位皆南面而在王之後故還而揖之還者謂回面而向之乃揖也大僕前者前而正王視朝之位也其禮詳見後太僕職內朝謂燕朝也王氏詳說曰天子有三朝外朝治朝燕朝是也庫門之外為外朝則路寢門外與路寢門內之朝皆為內朝矣仕以日視事則曰治朝退適路寢之庭與此則曰燕朝內外之朝本無定名以燕朝為內朝則治朝為外朝以庫門之朝為外朝則治朝又為內朝皆退者反其官府治處也。按司士朝儀王于孤卿皆揖之矧與之為禮士雖賤循三揖焉初不以其位末名卑而忽之于

此見古王者居上不驕敬恭禮於其臣如此其至也至後世
朝儀盡變秦故惟取尊君抑臣者行之天子巍然于上群臣
俯伏嵩呼于下尊卑闊絶無忠告之心禮節森嚴無比附之
意而古君臣泰交之誼失矣欲使君臣之際一德一心上行
下濟而無其間必從周官司士之朝儀乎
增　鄭剛中曰觀周人之詩于天保之序曰君能下下以成
其政於此特揖旅揖三揖之儀則周之盛王可謂能下下矣
漢諸侯群臣朝十月（漢初以十月為正月）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
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傳聲教入者皆趨謂疾行為敬也）令
殿下郎中俠陛、數百人（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陛數百人也）功臣列侯諸將
軍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
設九賓臚句傳（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大行掌賓客之禮九賓則周禮九儀也）於是皇
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傳聲而警）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
敬帝乃知皇帝之貴亦異于周人之禮矣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摯凡祭祀掌士之戒
令詔相其法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士治士所訴理者（黃文叔曰治有所請治也國中內卿閭以由自以社各有所屬○賈氏曰云國中之士治者謂朝見之臣及六卿之臣皆是所有治外其無皆掌之以擬無陝卿大夫總皆親為士）擯士謂初
為士者皆見于王也（賈氏曰此云上下是卿大夫士總親謂初得命為卿大夫士執摯見于王司士）
（相用伐作以王也）即以其摯共王之膳所以勤王敬士之心（鄭康成曰于王）

之人（之人賜）賜爵神惠及下賜福爵也其賜先及同姓故呼昭穆進
之（鄭注曰此所賜王之子姓兄弟孫謂賜爵為一昭為一穆昭與穆其爵齒）
增　鄭康成曰割牲制牲體也。劉執中曰謂朝踐獻腥則
豚解為七體饋食獻熟則為二十一體犬豕牛羊辨其骨肉
之貴賤以為眾俎焉。易氏曰此雖宗廟祭祀而言當在賜
爵之前今乃于後連其事故特言之（亦稱以其言于賜爵之遂云割牲進俎豆亦與）
助祭之人共食皆（所以廣神惠澤甚）
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為介大喪作士掌
事作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
士而頒其守凡邦國三歲則稽其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作謂鼓舞振興之（猶射人已）蓋司士掌群臣之版不惟知其年齒
貴賤其于材能優劣亦不有以常試考驗之故凡國家有事
皆使司士作興之使之惟欣踴躍以供其職也披所以持棺
者如天子則旁十二也大喪大故皆宜備非常故士皆有守
若禮所謂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
下室也三歲考績之期進退祿爵蓋所以貴冢宰之大計而
司士之權益重矣
增　賈氏曰此一職士者皆臣總號惟有作士適四方使為
介是單士不兼卿大夫故鄭引石尚證又作軍之士是甲士
亦餘皆臣之總號耳。王氏詳說曰鄭氏既以擯士ゝ從之

對為執羔雁卿大夫矣而于作士適四方引春秋石尚歸脤
為謚意謂天子使大夫適四方而元士為介也曾不謂天王
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周公來聘上卿聘則大夫為介矣王氏
伸曰變故之際奸盜易乘致士于宮正宮伯而領其守
易氏曰上經言士者總公卿大夫言之此言邦國則諸侯之
卿大夫士亦總曰士也。黃東巖曰此是稽諸侯貢士之覧
否以行賞罰周禮諸侯貢士一項不見他官想司士得兼其
稱致進退之權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

倅故書作卒謂以卒伍之法聯屬之也 易氏曰故書倅為卒鄭氏以下文有游倅故改為倅職未言脩德學道國游倅之事此正下文兵甲之事則卒之一子即有什伍之意。倅宜作卒
位所列之位也公卿大夫上爵有尊卑則其子亦以次而有貴賤而
又有年歲長幼不同故當辨其等而正其位也
泉 按國子之倅本文為卒鄭註改為倅斗倅副貳也或以為
卿大夫士之庶子以其副貳適子故曰國子之倅師氏掌其
正諸子掌其倅而已然經文自師國子而下皆言國子而不
及倅安得云諸子獨掌其庶而不掌適子耶鄭司農雖改卒
為倅然云國子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不分言庶子後鄭增成
其義云國子者公卿大夫士之副貳賈氏釋曰倅謂副代父
亦不言庶子又釋燕義稱天子有庶子之官與此諸子職同
文天子之諸子諸侯之庶子皆掌公卿大夫之適子不言適
子之副也故不如依本文為卒王氏伸曰國子未仕者備用
以為仕之副貳故曰國子之倅國子已仕者司士掌之未仕
者諸子掌之下文師國子而致于太子以下皆指未仕之國
子也其曰國子存游倅于未仕國子中幼而未可用者耳此
說合之經文上下 及二鄭之說皆可通

增 鄭康成曰戒令謂致于太子之事教治修德學道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太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
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
不及

致于太子以國子與太子少同學長同遊恩義素相孚耕也
兵甲之事謂兇戎倅變當為警備不得以貴遊而恕故以軍
法治之國子用于太子故司馬不得征為軍又凡稅役之征
皆不及皆所以優異之也。李氏曰王者之師非直與于閭
里而又取諸世族以彼父祖受國家之養宜有親上之心況
子弟之脩德學道孰不知忠孝之美任以金革則與敗僨居
徇挾功要賞之徒殊矣且太子將為君國子將為臣則君
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固已相浹矣則安知異日干城心膂之
任不即出于其中乎

增 東萊呂氏曰國有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

發之期。賈氏曰下有甲兵之事則此大事謂祭祀。鄭鍔曰公卿大夫王所用也公卿大夫之子太子所用也王用其父太子用其子帥國子而致于太子惟太子之令是從則太子之令行而權有所歸矣。呂氏曰古者太子與卿大夫之子同在學或有大故則使太子帥其餘子在宮中天子同其父御兵于外其子弟使太子守宮于內此見得內外相維非不撫之理大太子素與諸侯之子弟朝夕習熟故後來諸侯之子立為諸侯時常太子為君此正是封建諸侯之本乎日在學時必擇其能為諸侯則他日立為諸侯有不可立者則不立也史記楚世家曰周當成王時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伋俱事成王可以見太子素與諸侯子弟相處以其志可以概見。易氏曰治之以軍法與司馬之所以用其民者同不以貴者而廢乎法亦其法也不正于司馬之賦亦不與司徒之力役不以有司之法而律貴者重其事也。王介甫曰司馬弗正國正弗及則是諸子正之太子用之而已。鄭鍔中曰此與為後進之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事異而意同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群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群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群子國子之教未成者以其著籍數多故稱群子遊倅猶言餘子蓋年幼而未可用者也學太學也或以為當作操射、、宮也。王氏曰公族之子並有氏社之寄非大不肖不至見遺然生習驕佚非有出群之才亦不免沉溺故其教之也特出于士庶人而成也亦倍難于士庶人此地官之師氏保氏春官之大司樂、師夏官之諸子凡教國子之職不厭其詳且備也

增 王氏傳曰正牲體謂祀載之（司士剸之諸子正其體）位舞列也此使未仕者關于禮樂也。大喪服位群子有親疏貴賤不同會同賓客群子亦有從王而執事者。政事即國之大事國子之未仕而長者既用之其幼而未可用者則存于學校遊暇無事之倅中使之在彼脩德學道也（鄭鍔中曰遊如逸遊之遊見其無事之意）。鄭鍔中曰學謂東序在王宮之左者射謂射宮虞庠之在西郊者其為學則一也以其合之以致道藝故以學言之以致射故以射言之道藝文事也屬乎陽故春合之射武事也屬乎陰故秋合之先王于國子教之以文欲其德行道藝足以表人教之以武欲其有事之際能任甲兵之事

王昭禹曰正宮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教之于宿衛之時諸子春秋合之于方學之時考其藝而進退之則能者在所進不肖者在所退也

司右掌群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群右群車之右即國中勇力之士選為車右者車亦有卒伍蓋步卒之從車者比其乘謂次第列之如司馬法二十五乘為偏百二十五乘為伍使之部分不亂也屬猶置也車必置其右使之主擊刺而備非常勇力之士屬焉蓋豫擇而教養之以為異日車右之選也

增 李嘉會曰戎右齊右道右天子乘車之右皆中大夫下大夫非司右之屬也司右之右乃兵車之右用以征行侵伐故凡國中之勇力者皆屬焉一旦有事則取之以為右

王氏倬曰凡車十五乘為偏三五也九乘為小偏三〻也二十五乘為大偏謂一師二千五百人之車也五偏為伍一百二十五乘為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之車也左傳宣十二年其軍之戎分為二廣〻有一卒〻偏之兩蓋兩偏為卒為車五十乘故曰卒偏之兩廣亦五十乘故曰廣有一卒二廣者車百乘也司馬法二十五乘為偏即大偏也百二十五乘為伍五大偏也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掌其政令掌其行習選擇賞罰之政令也。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

原臨按管子稱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衆者有則以告古人于勇力之士儲之有素一旦有事可以備馳驅資扞衛而波亦不至有好勇疾貧之患後世廢其法而勇敢者失其養往往聚為亂博流為盜賊而所仍募軍士或反疲弱無以制之倖有不虞望其推鋒陷陳難矣王昭禹曰唐之弊也一旦有警而宿衛之士皆不足以禦中又烏如戍周之法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于四方

先後王或前或後所以扞衛王也趨而以卒伍者蓋以軍法治之雖常行亦有行列不敢亂也鄭剛中曰嚴以肅故皆趨其趨也必以卒伍如軍法不特閑中為巡王者有軍旅會同之事皆然閑以止出入即天官掌舍所謂梐枑再重者遣車王魂爽所依虎賁朝夕近王故從而哭之適四方使謂使者遠行若漢蘇武使匈奴之類虎士從之護王命也王氏曰士大夫使于四方尤上從行以衛施道路不通謂寇戎為梗有徵事若後世以詔徵勤王師也。按虎賁一職為王爪牙心膂故立政重之王閑則守王宮則守皆所以慮倉卒而備非常蓋周公于萬乘之防嚴謹嚴如此使後世虎賁氏常得職則唐昭宗必無少陽院之囚而宋高宗可無苗劉之變矣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執戈以為擊刺執盾以為捍衛車行則夾之而趨以備非常車止則持輪以防傾側也服吉服玄端舄、經也介甲也服而趨以昭文介而趨以示武長不言趨王當憂戚故從者亦不為容儀王氏曰王居諒陰無出行事惟有送葬出宮亦當從既故稱不言趨惟衣舄執戈盾以拱衛而已武謂武言趨武言執戈盾皆互文也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維持也天子旌旗九十二旒維之以縷旁三人持之而皆衮冕以從王服蓋以表威儀之盛明肅敬之心也從車從尸車也郊祀之尸所以象帝尊之至者故以裘冕二人執戈從車而送逆之衮冕裘冕係王祀帝饗先王之服而使下士服之不嫌也今按書傳大路閶王在路上從旁六人皆冕服則節服氏所言信矣王氏別解鄭見目錄。或云昊天上帝尊之至也而雖設為尸曰人當纖毫無欲誠一不二時人心即帝心也太虛之體渾然無間而上帝式憑之矣謂不可以為尸者特自後人形殘神昏而論耳然則人非其人而強以為尸不幾于褻乎曰褻矣仰愧于天而象天其心必不敢安也此後人所以并廢尸禮也張氏復曰社稷所述宗廟有尸有多矣未有言祭天之尸僅見大傳有中人為郊外朱為尸之說周禮了曾卻有量商為之說其了不觀節以注張氏子曰天地山川之祀以人鬼神皆有尸節服氏送逆尸並說郊天而有尸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罔良而為兇為災曰疫蒙冒也冒熊皮者示其猛黃金四目示其明以驚毆疫癘之鬼也後漢志有儺神十二以追凶惡本此時儺者按月令季春仲秋季冬皆有儺故也索搜也先匶而行亦取辟易凶邪之意方良與罔兩同即春官所謂物魅者驅之以安葬者之魄也。幽明之理一也在明而有奇邪不正之人則在幽亦必有其鬼然神之正直者不設乎人而鬼之奇衺者見熊皮四目之說其能無駭而離散乎故周公使狂夫飾是狀以毆之其嚮于幽明之故者深矣然衰晚之世人心邪慝上干天和上帝震怒而降之災則妖神邪魅益憑之以為淫厲人非方相之所能毆矣。按漢志遂疫選中黃門子弟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持炬火逐惡鬼于禁中讙呼周遍前後省逐疫出端門以次傳火棄雒水中蓋倣循此方相氏之制後世此法不傳然宮中邃密陰氣偏盛不能無驚響之疑則假外道以毆除之而元人至遣西番僧入宮持咒抑又陋矣

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位立處也衣服起居皆宜中理人君失道多自此始太僕主正之則無非僻之干矣項氏曰王之吉服有六太僕正之則朝家自服祭天中暨王之服制有位

王之用出入也皆因有不狄命令者王所以動天下之具太僕主出入之蓋必有以審其是非權其利害當執奏者無避忌當駁正者無阿隨非若後世宣傳詔旨而已命出而無言入者以必有所從命于王也曰事于上謂之復即今奏事之謂候命于上謂之逆即今候奏下之謂前正位司士所謂太僕前也退立于路門之左也入亦如之燕朝之位如外朝也三司恭川郎注承隱入亦如之謂王已入而立之之虛位非大寢路寢也窮謂冤抑無告者遠急也僕時有上變事及驛馬軍書當急聞者皆擊此鼓蓋猶存此意御僕御庶子皆直事鼓所者故太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于王也。按朝廷之害非一而莫大于壅蔽秦長史欣奏事司馬門而留三日不見則固隨以亡今太僕聞鼓聲不惟其逆而惟其速則知先王所以欲通民情而防壅蔽者深矣。按此所言朝謂治朝也大寢之門謂路寢門也考天子之居其最在外者為皐門皐之言高也乃王宮外垣之門也其次為雉門雉取文明之意雉有兩觀即所謂象魏者雉門內外朝秋官朝士掌外朝之政九棘三槐所在也又其內為庫門以其內有庫藏故名又稱中門以五門之中也又進為應門書称王出在應門之內是也又進為路門亦曰寢門以其路寢之門也治朝在路門外天子日視朝于此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正朝儀之位皆在此又畫虎以為戚稱虎門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是也五門至此而畢故又曰畢門書稱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是也其內即路寢稱內朝又稱燕朝天子視朝畢則退居于此太僕王視燕朝則正位司士入內朝皆退是也又其內則有北宮門以隔內外始為后之六宮外朝萬民皆得至而治朝建路鼓窮民得達焉燕朝則亡群臣嘉會所及萬民復逆所通也此可以觀其內外之闗通上下之無壅矣李氏曰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則是庫門已有禁矣而路鼓在路門外窮民安得入也且朝士之職以肺石達窮民而肺石乃在外朝外朝在應門之外則是窮民得至于雉門之外而朝士乃為之達于路門北太僕所得乃得朝士之所達也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縣喪首服之法于宮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

牲事殺割匕載之屬王親射牲親割及匕載之屬前驅為王道引也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軍旅田役王親鼓所以勵民心而作士氣日月之救亦鼓者以驅陰慝抑勝陽也戒故書為駭與大司馬鼓皆駭之駭同謂疾雷擊鼓也窆葬下棺也天子始崩及下棺封土皆非常之變故皆駭鼓警衆以傳之首服之法謂外內命婦髽笄廣狹長短之制縣其式使其制皆齊一也首服婦人之服衆冠男子之服衆[illegible]公卿有喪則弔有勞則勞

而特遣太僕近臣則恩禮備矣
王燕飲則相其法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
不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
贊弓矢謂授挾提受之眡朝猶今言御正殿眡燕朝猶今言
御便殿也王不眡朝恐公卿之久竚立故特辭之蓋不敢失
禮于大臣者如此
增　鄭鍔中曰王有燕飲臣下之禮以示慈惠公三燕侯伯
再燕子男一燕其燕皆在寢如主人酬賓賓酬主人之類皆
有法燕而有法則無廢禮之愆。射有挾弓執矢之法文承
燕飲之下則（注首射牲弓矢則此當為大射）知因燕而射也先儒以為大射恐不然。王有
三朝而燕朝乃安燕之地親族所聚正其位而且擯之相之
則王之見之也以禮而宗人不敢恃恩以犯分。王昭禹曰
擯則相賓相則助王皆太僕贊之
李嘉會曰太僕與王最親無一事不正于王無一動不贊其
禮不惟正眡朝之服位至入于燕朝亦如之不惟正賓祭喪
紀之服位而位在燕朝者亦正之王有牲事則贊法儀王有
燕飲則相其法師田則贊王鼓射則贊弓矢務王以命伯冏
謂其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其關于王身者如此其重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
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
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法掌士大夫之弔勞凡事佐太
僕
燕謂燕居（鄭鍔中曰王自路寢而退小寢則正其燕居之服位）燕出入若苑囿遊觀
之類小臣太僕之副其佐太僕如小宗伯之佐大宗伯卜祝
之佐太祝也蓋王命復逆及服位儀法自非一人所能理故
令太僕主其大而又令小臣治其小雖其燕居服位及尋常
小命令皆有以正之信乎王之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而發號
施令罔有不臧矣
增　鄭鍔中曰諸侯之復逆太僕掌之為其入朝則有賓道
也三公孤卿日以事乎王以其亟也故小臣掌之非有所輕
重也。王氏曰諸侯于王為賓客故太僕掌之三公孤卿在
朝之臣故小臣掌之群吏府史之屬與庶民皆卑故御僕掌
之不言大夫士者統于小臣也凡此皆當眡朝之時小宰以
敘進其治者。前驅前王車而驅以為屏蔽也太僕于王出
入若郊祀軍旅則為前驅恐虛王位故居左擬于王故不用
御者唯其車右而已燕出入小臣為之前驅凡出入無不從
也。王氏詳說曰鬱人凡祼事沃盥鬱人之沃盥但于祼獻
事耳其朝覲饋獻卒食之獻所以沃盥者小臣也。賓射小
臣贊弓矢則太僕贊弓矢當為大射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

既祭師群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祭僕眡祭謂王有故而不親祭者祭以交神王不親祭則心有所不安故遣祭僕視之所以達其如在之誠也跡曰知此是有故使人祭者則以大勞待知不受命于王以職祭祀既祭師群有司反命以王命勞之則其不命祭有故使人總之否也祭僕受命以往於凡與祭有司則擧戒之于百官所當供具之事則糾誅之其祀事肅矣故既祭而反命如見其奏假之勤而王心以安復王命祭僕勞其群有司而于不敬者復責之蓋古人于鬼神之事其盡心如此小廟高祖以下也復禮行于此者思孝子之靈依于祖考也賈氏曰王生時所有事之處皆復祭僕復小廟夏采復太廟隸僕復太寢小寢也非郊廟重祭則王不與然必賜之禽者所以致其禮神之意黃文叔曰祭王之所不與者山川在畿內也遠王不行公卿百官之有功德于民者狀畢王不行然行國之命祀故賜之禽都家祭祀時命于國王不親祭各使其工者祭之展謂錄視其牲體之數致福而受蓋不敢以虛神惠也。按祭僕掌眡祭祀之命無他職業小臣等官似可兼之然必設是職者寅清以格神特為重而非常掌其事則不恪不虔故不敢以他官攝之也

增劉執中曰王之于祭祀也冢宰正其綱宗伯主其職六官之屬各祇其事先期警戒擇賢執事齋戒滌濯可謂盡其誠敬脩乎禮文矣然而百官之散怠與其誓戒具脩王不得以躬眡之也乃設祭僕之職專受王命以眡祭祀而擧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是代王躬眡其事也按此說主代王眡事非王不親祭而既有司在祭特設祭僕一官以外家之也王氏修曰王朝祭凡之尸全時此亦下其始王立能一一祀之故特設祭僕六人事並此事百遠不入其中以致其件州之社所以事無大禮也

御僕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翣掌王之燕令以敘守路鼓

吏言逆民言復互文也然小民無以上書自達為難小吏恆以俟命屬留為苦故各從其重者言之特使御僕掌之者御僕下士耳群吏庶民得相儕偶閑白無壅隔之患若使號呼于大史則難以述自達矣天官宰夫掌治民復逆若今內閣收祭書奏已承反分者御僕所掌之民復逆者今通政使司章奏作午于父審者五言各有司吏民哀勞困苦天子亦加弔勞無所不致其體恤初不以萬乘自尊也相盥謂奉槃授巾登謂登牲體于俎也祭祀以匕登牲體于俎王盥手乃登之翣棺飾也燕令燕居之令令之小者路鼓以御僕十二人輪遞守之以達窮民與遽令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五當為王鄭氏以為五廟之寢非也隸僕與上御僕為類係王近侍之人非典宗廟之官也劉道原曰隸僕乃掌洗乘石蹕宮中之事古者神人不褻昔典職宗廟何隸褻之于宮中而外則中廟寢已有守祧掌之隸按守祧職文無

以朱代而呈寢然而先寢自許六寢成孔安廟之有寢舊矣　無煩更設且天子七廟亦
無五寢之理祭祀備寢者王當祭時則齊戒所處宜辰肅則
故御僕主掃洒潔清之鄭氏以有祭祀之語故遂誤以王寢
為廟寢耳乘石王所上車石也路宮中有事應路者亦謂祭
祀時也小寢王燕居之寢大寢王止寢也未知王之神所在
故于小寢大寢皆行復禮。或疑王之內寢既有天官宮人
掌王六寢之脩矣隸僕乃復掌其掃除不幾贅乎曰隸僕所
掌尚重祭祀之時潔清處肅與上設祭僕之官同意而古者
齋必易其常處故更以隸僕司之況大喪之行復禮更有尚
司乎

增　王東巖曰注疏引爾雅有東西廂為廟無曰寢光頁寢
者祭在廟薦在寢也但此掌之隸僕廟于僕從之後尤非寢
廟之寢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
玉有十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
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

五冕見春官司服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王氏曰五冕五服
之冕王之大裘亦服衮故止稱五冕下述其制皆同則五服
皆一冕而已非果冕之有五也黃文叔曰天子五冕皆玄冕朱裡延紐繅斿十二就就皆十二玉玉笄朱紘是一冕耳而曰五冕者正以當其用也大裘之冕不取自見其為異　延冕之覆足服之上

常弁即爵弁冠弁即元端二弁與皮弁紫插蓋六皮弁則常弁但弁在其間

覆者冕以板為之廣八寸長尺六寸玄表而朱裏延長也　紐小鼻笄所貫者繅絲雜文采
之名就市也每一市而貫五采玉十二前後各十二市而下
垂于目示不顯其明也笄簪也紘冕之系自頷下屈而上屬
于兩旁之笄其垂餘者為纓也陳氏曰紐綴于冕之兩旁當之以式貫孔相當以笄貫之敢其序固也。賈氏曰紘謂以一條繩先屬一頭於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頤下向上於右相笄上繞之。劉氏曰朱紘上繞笄之而結其固也。上玄為表下朱為來約之以式設之以紐貫之以笄固之以紘　侯當為公斿
音田繅之未垂者易氏曰諸侯九就為斿謂其垂于前後如旌旗之斿也諸侯九就且自公而推之以九以七以五
皆可見矣　瑉玉惡玉也石似玉者　繅斿皆就四字疑或有誤當闕瑱塞
耳者示不顯其聽詩所謂充耳琇瑩即其物也諸公之冕異
于王者十二就為九就五采降為三采五采朱白蒼黃玄三采朱白蒼也　及

玉為瑉玉而已餘則規制皆同也玄朱延紐笄朱紘之類皆同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

皮弁冠名會縫中也璂綦通李嘉會曰璂綦也　以玉飾皮弁之縫
中者謂之璂即詩所謂會弁如星者結五采玉以為飾　即抵也凡弁
以皮六方為之弁而加環經皮弁也說見春官司服　即其上頂湊合處象邸以象骨為之邸也弁
經王弔所服似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環經大如緦之麻經
纏而不糾者也疏曰緦之經兩股絞經則一股纏之不糾

增　易氏曰王之吉服其弁三皮弁用之于朝常弁用之
于兵事冠弁用之于田獵兵田之弁有時而用之者也皮弁
以日視朝其用數矣此弁師所以特言皮弁之制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〻經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
禁令
韋弁凡春官司服等者命數之高下禁令謂令各如其制不
得相借踰
司甲闕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
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
者兵大喪廞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此車之五兵也卒五兵無夷矛有弓矢
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五盾名未詳鄭注五盾干櫓之屬名未盡聞
等謂制有良楛人兵兵短輕重各依人力大小強弱為之則
人器相適而用之便利如冬官弓人所謂上制上士服之下
制下士服之者亦有其等也司馬頒法蓋量其能以授兵且
又計其卒之衆寡以為給兵之數也劉執中曰一旅之衆車徒其授也兵盾其能也
弓矢與戚也則司馬之法作馬輸以兵還有司也兵器有損失一從司馬校
勘之籍驗而受之用兵謂出給守衛鄭剛中曰上古頒兵從司馬法此又言用兵則
知非軍旅所用明矣守衛之人亦司出之所執而放亦從其法而頒之喪廞五兵象王平日導
從威儀之盛所謂事死如事生者也會同建五兵蓋以文事
必有武備其為不虞之戒深矣
增　陳及之曰周制甸出革車一乘凡兵中盾戈旗物鼓鐸
兆備馬其調發則各以其行而官府不與知司兵所頒〻諸
卿大夫士從軍旅會同者也凡以非事則歸之於民兵自藏
之民閒耳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
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
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戈以克敵盾以衛身二者凡五兵之急故司戈盾專主之鄭剛
中曰司兵掌五盾又有司戈盾之官者蓋司兵掌之司戈盾掌其物而頒之旅賁掌執戈盾夾王
車而趨又祭祀則但執殳殳長尋有四尺如杖而無刃故士王族故士也
以其從王故授之戈盾以為衛也祭祀之時王親出郊廟嚴其守衛舞者執
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亦如授故士以戈盾也貳車副車也
乘車王所乘車貳車授戈盾則授之于其人乘車特建之于
車較及輿而已旅賁虎士趨而衛王故亦授之舍止也王
之所舍設梐枑再重以為藩又于梐枑之外設藩盾以為衛
行則斂而藏之參用別本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
入中春獻弓弩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
質者音斟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
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
法造作之式也弓弩矢三者冬官造之以入于司弓矢守藏
之有當授者則出以給之也法曰直長短之數掌其出入守藏蓋其法而周知之也獻

獻王也。獻王所以示戎器之備，且欲知其良否也。蒐成矢器以獸皮為之。弓弩成于陽之和，故春獻之；矢箙成于陰之凝，故秋獻之。然拔役槀人職春獻素、秋獻成，則此獻弓弩者獻其素也，獻矢箙者獻其成也（王氏詳曰：槀人職于弓弩矢箙之以春獻素秋獻成，此分言之者，蓋獻素以弓弩為重，獻成以矢箙為重，今非有二義也。必如鄭說，弓弩成于和，矢箙成于堅，弓弩豈不貴堅？且弓大可相敵者乎？）。甲革，以革為甲者也。椹，木跌也。質，正也。植椹以為射正也。以飲試弓，肄武，故授之射侯。近射五十步之侯也。使者勞者，蓋因其使與有勞而王燕之，因與之射也（王氏詳曰：使者謂凡以王命出使，授以弓矢也。勞者謂勤勞王事，如以征伐之，弓矢若晉文侯、文公皆賜以彤弓旅矢也）。六弓，王弧最強，故以射甲革椹質。夾弓、庾弓弱而發矢輕，使射侯鳥獸。射不用深，故以授之（近射用弱弓，射侯五十步可謂近矣，射鳥獸亦三而已得）。唐大于弓強弱為適中，學射者用之，後習強弱皆易，而使者勞者未知其人之材力，則宜以適中者授之矣。從猶配也。每弓一箙百矢，從弓數也（倅彤弓一，彤矢百）。

增　鄭剛中曰：王弧者，彤弓也；唐大者，彤弓也；夾庾者，盧弓也。惟唐大可以賜之使者勞者，故詩以彤弓錫有功諸侯。平王以彤弓錫晉文侯，襄王以彤弓錫晉文公，則唐大之為彤弓可知矣。士用夾庾，而荀卿曰大夫黑弓，則夾庾之黑為盧弓可知矣（一說唐弓大弓，即彤弓盧弓）。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恆矢、庳矢用諸散射。

（鄭康成以弩無王弧[illegible]）

攻守，謂攻敵與自守也。弱弩發矢疾，故攻人與自守皆利用之（鄭剛中曰：守城以近自保，攻城以近迫人，惟近是後發致用，其弱者利疾也）。車戰野戰地廣遠，非強則不及，故利弩之唐大也（車戰則逃而騎犯，野戰則望而追退，惟遠而發，故用其強，奇則[illegible]大也）。八矢者，弩矢二，射矢六。枉矢、絜矢二者皆弩矢也。枉矢以配弩之夾庾，利以攻守；絜矢以配弩之唐大，用以車戰野戰也（鄭注八矢弓弩各四，枉矢、殺矢、矰矢、恆矢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庳矢弩所用也。○王氏詳說曰：上文云四弩之用于攻守與戰，下文以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是以二矢而當四弩之用明矣。二矢既當四弩，其餘六矢當六弓之用，立人說誤）。六矢之制，具見冬官矢人。殺矢、鍭矢，鐵最重，能深入，故近射田獵用之，以配弓之王弧（王氏詳說曰：經曰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曰椹質甲射也；殺矢鍭矢用于田獵之射也，甲射曰射一弓也，故弓二記之人之兵矢四矢亦用其半，則以此二矢而當二弓明矣）。矰矢、茀矢最輕，故弋射利用之，以配弓之夾庾（王氏詳說曰：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而考工記曰[illegible]矢之[illegible]則射侯與弋分，矰矢茀矢用諸弋射，則此二矢而當二弓明矣）。恆矢、庳矢輕重適中，故散射利用之，以配弓之唐大（王氏詳說曰：唐大之弓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即散射也。今恆矢庳矢用于散射，則此二矢而當二弓明矣）。蓋矢稱其弓，弓稱其人，三者相調習，固不待羿基之巧而含矢如破矣（李嘉會曰：矢鏃在前多寡則矢重，中者必深而不可以及遠；矢鏃在中者其行疾而中者必淺；矢鏃在首者小，其行則低而中者亦假弓弩強者用重矢弱者用輕矢近者用重矢遠者用恆矢，此在流宜而用之，先為之配合則尚矢先試之制，不詳不書其[illegible]）。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九之弓也規猶圜也圜也句曲也弊猶惡也往體少而近直則合多而成圜往體多而近曲則合少而成圜往弛放時也來開張時也弛時直張時曲謂之往體少大體多人也考工弓人職句者謂之弊弓則天子之弓為善而士之弓為惡矣

增　李嘉會曰此皆角弓反張不被弦而合之者也大抵天子不當勢屈故其體直諸侯不得屈故其體俛大夫與士其勢歸卑則倍屈而俛宜也

凡祭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射牲王親殺也澤宮也王所習射選士之處士或有功貫革首故共射椹質之弓矢如數如所當用之數并夾取箭之具明弓矢象生存所用制短而小其曰明者神明之也物者弓弩矢箙之屬儀謂授甲執兵之儀王氏傳曰善弓者授以弓善弩者授以弩從授兵甲之儀一以司馬取兵器之法也籠箙竹箙也矢滿其器曰充王氏傳曰四弋用矢為多總將于竹器以為箙曰箙今附于皮器而俗之曰箙將矢有總緻非箙箙之物或則言之更償也弗用則無亡理故償用而亡則不償也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決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

決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巨指所以鉤弦闓體拾以韋為之著于左臂以遂弦凡王乘車必載弓弩籠箙者道塗之中以嚴武備戒不虞也亡失無會計者以天子王所親射有定數故也猶膳夫酒正之不會也

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考之亡者闕之

職金見秋官職齎其工者給以市材用之直也三等即弓人上中下制之三等也弩之于人猶夫弓而矢之于弓弩箙之于矢皆不可不相稱故並如其弓而以三等制之攷工記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六尺三寸謂之中制六尺謂之下制則人皆得因其便而服之矣素楔也謂弓弩之胎王氏傳曰攷工記謂弓者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體之則成矣故至春而獻素謂其弦也素以弓弩為素故曰仲春獻弓弩獻半而流之起半戴而後堅緻可用故仲秋而獻成成以矢箙為全故司弓矢曰仲秋獻矢箙也書其等書其所作器物工拙高下之事也饗謂酒食勞之蓋先王于一弓人之細而不忘犒恤者如此王昭禹曰書其等饗之亦有孚簿之意乘計也計其功事之多寡考其制器之精良功少而器惡則不恤下其食而且有誅其功多而器良者反是則百工皆知所勸而勤其職矣弓弩已成謂之功入于司弓矢者衆所用入

于繕人王所親用也齋財謂弓矢則用及其物料也出入者凡工人所獻與頒用之數在槀人謂其簿籍皆槀人所掌闕除也除其數不入會也李嘉會曰亡者闕之此除只也此官以兵為重

周禮集傳卷之十九

梁溪高愈紫超原纂　鶩湖華泉天沐增訂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

兵革使謂兵革役使之事王介甫曰戎右與君同車在車之右執戈盾備非常者充兵中役使故云掌之于陳傳王命則是天子身親戎馬指揮不以戰陳危險而有所畏怯然與彼世好大喜功自將待遂之意固不同也鄭注為王大言之○易氏曰傳于司馬而達于軍中充猶備也會同王乘金路然必以革車從行為副而充其車右所以戒不虞也王東巖曰鄭以充革車為乘君之車不敢曠左遂以也之者為居左失之王敦器名辟猶召也舊說辟閒也辟盟者辟啟其載書亦使衆心開辟盟盤以珠槃盛牛耳以玉敦盛血尸盟者以桃茢拂之戎右皆當贊助之也桃者五木之精能厭服邪氣鬼所畏也茢帚也以桃為帚所以掃不祥鄭注有盟約之事則以玉取其歃血將歃血先執其器陳載書之辭以開衆心謂之辟盟役之謂執牲血以授當歃者則牛耳以取血以桃帚掃除不祥皆贊其事焉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

齊車蓋兼金玉二路言之前者卻立馬前以為控御也王未乘則執策立于馬前以俟持馬備驚奔也方乘則持馬以防驚奔陪乘參乘也車行則居車右以為陪乘牲事謂王見牲而成也國君下宗廟式齊牛王見牲而式故不安于車上而立于馬前防焉令也王未升而前車將升而持馬車行而陪乘式牲復前馬

蓋皆所以保護至尊而愼重如此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道車象路也以其住來常行于道故稱道車諭命從車者車右在王之右傳王命為易也車儀如顧不過轂下宗廟式齊牛之類以蓋從者表至尊所在令人生肅敬之心也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〻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
行山曰軷 鄭剛中曰乘玉路以祀天則行犯軷之禮以其出郊故也 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 自左馭王自車左執轡以制馬下祝大馭下車而祝神也 當犯軷之時王于車右自執其馭大馭下車祀轄乎神既祀乃登車而受王所方執之轡而執之乃犯所祭之軷遂驅車而行也 僕謂太馭祭〻酒也犯軷王當飲福而祭遂命酌僕亦令歆神惠也兩軹兩轂之末也軌車軾前也 鄭剛中曰其祭軷之時使人酌酒以飲僕〻併轡執于左手以右手持酒而祭兩軹與軌所以祈車神既祭乃飲受神之福也〻此當在驅車前 肆夏采齊皆樂章鸞和皆鈴也鸞在鑣和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取其聲以為車節君子聞之而非辟之心無自入矣
增 薛氏曰先言馭路後言馭路之儀蓋和鸞為儀肆夏采齊不謂之儀乎蓋儀必上下相應前後相成周旋進退無不中節今肆夏以節其行何由而知車之行采齊以節其趨何由而知車之趨未足為儀也故儀必見于和鸞之節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鸞在衡而唱于先和在軾而應于後一唱一應一疾一徐秩然而不紊馭路之儀始見于此故和鸞之聲舒緩而不迫吾知其車之行歌肆夏則有以節其舒緩之儀和鸞之聲齊肅而不亂吾知為車之趨歌采齊則有以節其齊肅之儀車之行趨視肆夏采齊為之正肆夏采齊視鸞和為之節而鸞和之聲又因車之行趨以為之應鸞和不聞雖有肆夏采齊何足以為儀乎故鸞和言儀而肆夏采齊不言儀鸞和言節而肆夏采齊不言節也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
戎車革路王以即兵事者倅副也乘王副車而服有備擬則僭上益甚故正之 易氏曰王于軍事服韋弁而有禦者之漂王倅車亦韋弁服所以衛至尊而至單旅之威然有等殺存焉戎僕從而正之此即倅車之政也。王東岩曰王服韋弁而下同副乘將以疑敵于境外副其事弁服王有差等卿以辨分于軍中 巡守會盟亦以戎車先後者道途險遠戒不虞也戎車以整齊威武為上其儀如前朱鳥後玄武及出先刃〻後刃之類也
增 鄭鍔中曰戎路之貳謂之倅象路謂之貳田路之貳謂之佐。劉執中曰倅副之也戰陳之事不以王當先其鋒王有

所行則倅車副之以致其勇所以推鋒而衛護于戎路也貳
陪貳之也禮樂之事以王居先王之所行從而隨之所以陪
貳之以成其道焉佐佑之也從禽之事致王于必獲則佐佑
羽翼之故設驅逆之車以圍背已之禽佑王獲也。黃文叔
曰王路金路無副表尊也。鄭剛中曰出國門則跋履山川
故行犯軷之祭乘玉路以祀天則出郊即戎則遣遠臨危迎
守則遣四方兵車之會雖非戰伐然提兵于外危道也故犯
軷以求助于神其儀則一而已王昭禹曰戎路不言犯軷則
以戎路見之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
等為車送逆之節

朝覲宗遇饗食諸禮皆所以接賓故皆乘金路鄭注齊僕主金路之服齊所以承祭祀王敬賓如祭故也以爵命崇卑之等為車送迎遠近之節所謂
尊賢之等禮所由生也行人所謂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也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法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凡燕出入王于故舊姻族亦或有送逆之禮故其法儀如齊
車王氏傳曰象路以朝自路從王于治朝外朝及王子雕宮固進故曰以朝夕燕出入有請侯或賢者其及數勤客亦各以其等為之節也貳車道車之副也五路惟金玉路無副其他皆有
副車故道車之副則道僕掌之

增　鄭剛中曰早朝曰朝暮朝曰夕王之早晚朝見群臣皆
乘此路閒暇燕遊而出入亦乘是路以道名之使人君知所
警也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
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田路木路也田謂田獵鄙謂行縣鄙也鄭剛中曰王者行縣鄙不出用田車與田僕而已[illegible]佐車佐王田獵之車驅逆見大司馬職[illegible]植樹也植旌所以告獲也比禽謂以
所獻之禽以類相從次數之則其禽數可稽而獲禽之能否
亦見矣提猶舉也晉指通猶抑也皆以馭馬使不得騁也[illegible]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貳車王副車從車卿大夫從王之車使車出使之臣之車也
治調習也公馬與于調習則無御械傾軒之患矣王昭禹曰三者皆公車故分公馬而駕治之俾馴習齊一安于五御而去亡驚奔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
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

種馬良馬可為種者玉路用之一物謂以一類相從也戎馬

駕戎路者齊馬駕金路者道馬駕象路者田馬駕田路者五
者皆良馬也雖其德力足毛使各以類相從駑馬德與能俱
無取祇可以給役車之用而已（參用舊注）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
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
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
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二閑馬二種

養乘謂置其芻粟以壯其力時其乘駕以習其勞也乘四匹
也師圉師也圉圉人也麗耦也良馬每匹而一圉駑馬二匹
而一圉因其馬之駑良而為芻養之異法猶因人之賢否而
養之有異數也凡馬四匹為乘十二匹為皁三十六匹為繫
二百六十四匹為廄至六廄而成校則為一千二百九十六匹
矣又分左右二校則為二千五百九十二匹是天子良馬之
數也駑馬十六匹而一圉師一百二十八匹而一趣馬一千
二十四匹而一馭夫其數三倍于良馬當得七千七百七十
六匹（良馬二千五百九十二匹三良馬之數當得七千七百七十六匹）若又馭夫或八馭夫
則與其數略相當（駑馬止于馭夫而不為于僕夫者以駑馬止充雜用而不當王之五路也）然則
合天子之良馬駑總計之蓋在萬騎之外而民間之馬不與
以供六軍之用有餘矣凡馬每廄為一閑家謂天子公卿所
謂千乘之家者邦國非無種馬戎馬而但分四種降于天子
也家則但分駑良二種而已

增　王氏傳曰駑馬以充役車與天寶祭馬牲其用為多故
三倍于良馬之數當為七千七百七十六匹舊說謂一千二
百九十六匹是駑馬為良馬三之一非三良馬之數矣。舊
說駑馬三良馬之數則二廄之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故六
種十二閑而其數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蓋以良馬一種之在
二廄者四百三十二匹之數而三之則其數當為一千二百
九十六匹也鄭注于八麗八師八趣馬皆謂宜為六正應此數
王肅以良馬五種十廄合二千一百六十匹而三之故其數
多與合良馬二千一百六十匹三其數當為六千四百八十
匹云七千七百七十六匹者以六種十二廄之數而三之也
亦誤

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
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特社也四之一者三牝一牡欲孳息蕃也馬祖天駟房星之
神執猶拘也仲春馬通淫駒弱血氣未定故拘之無使近牝
恐傷之也（馬始生二歲為駒）先牧始養馬者（夏草方茂皆出就牧故祭始養馬者頒馬而養之）
壯馬為其踶齧故攻治之如馬質所謂綱惡馬者鄭氏則
以攻特為犗馬謂割其勢也馬社謂閑牧地之神（廄中之土示）祭
之恐其為災害馬也臧僕謂簡練御者令守善（僕馭五路之僕王介甫曰）

趣僕蒯馭者備其戒亦蒯共戒不戒馬步始乘御馬者王形而日馬步為內椅仵冬則大閑之卟故祭馬忠一歲之中閑馬而四祭蓋其重如此獻馬見成馬于王示一歲蓄息之盛也講備蒯習回獻馬而令馭夫蒯習馭馬之事〻相回也王氏詳曰先戒僕而後講馭夫蓋先擇其人然後可使與馬官之聯也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乇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設驅逆之車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

乇馬齊其色也頒謂以授當乘者幣馬所以獻神及賓飾謂縕其鞍轡纓鍚之類扑策也遣車之馬蓋束草為之若芻靈之類俱為從葬之物也帥備紀也飾黃駒者黃為中色凡四方山川之神皆可用之也劉氏曰黃地之色駒地之類海與山川均為地道使者幣馬以獻所適國之君王昭禹曰或以錫諸侯或私覿也物馬齊其力也等猶均也謂按其人數而均給之稍食給師圉府史以下者項氏曰馭序近王宮故曰宮中一云馬有養于內非也

增 陳及之曰周制甸出革車一乘馬四匹則馬民自備也而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頒卿大夫其軍事者不然校人六廄凡三千四百匹安得及庶民乎

原編按漢興民間養馬一匹復卒三人其後郵最厚故其民頗養馬阡陌成群而邊郡尤富後數出師馬大乏乃令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出馬而內郡有馬者始擾矣又令民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有馬者亦擾而無補國將之空乏也唐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以給芻牧天下至以一縑易一馬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廄馬稍復其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於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〻馬〻牒胡種乃益壯安祿山陰選善馬歸范陽遂貲以反而肅宗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群得馬數當萬軍遂振後吐蕃陷隴右苑牧畜馬沒盡朝恩請大蒐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下制禁馬出城民大擾然官吏所輸馬寔不足充國用也其後隴西金城平涼天水所置監牧俱廢而其地或以賜佛寺道觀而馬政益濫矣宋熙寧王安石行保馬法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者二匹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保戶馬斃獨償之社戶馬斃半償之而盡廢高陽真定太原大名諸牧監收其地租給市易本錢識者以為不出十年天下當之馬已而果然由是觀之大率馬養于官則蕃養于民則耗養于民而民用之則蕃養于民而官用之則耗蓋養馬之費厚矣計其一歲芻粟視人而倍飢寒之民

有養其子女不勝者其依為國勝此連任乎故周官設校人以下諸官若是其詳而不養于民間者誠慮其費煩役大氏不勝任必至有匱于國事故也

案按馬養于民而耗而成周未嘗不養于民也養于民而官用之則耗而成周未嘗不用于官也遂人登其夫家六畜馬牛車輦此馬之養于民者也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此養之于民而用之于官者也計周馬之養于官者不過十二閑良馬祇以共五路之用駑馬祇以共賓祭以充役車而已其軍興所用皆養之于民其民間所養皆用之于官上下一體何嘗有弊蓋周制司徒井牧其田野言井必兼言牧予田必兼予萊予之萊所以牧也則芻秣有所自出矣官第歲時登其數稽其可任用而不私其有為有事田獵征伐臨非徵召而馬不患不給民馬雖自養而寔為官養也事畢仍歸之于民而官無所與民馬雖為官用而寔自用也夫是以成周無不養馬之民其視養馬與養牛羊犬豕無以異此周之所以蕃庶而成周之馬政所為不可及者全在于此後世井田既廢民無田萊芻秣無所自出而責之以養馬其養之也又以輸之于官而民無所與焉加以政令之繁急官吏之侵漁而天下騷然病矣故夫養于民而耗養于民而官用之則耗此在三代以後誠然非所語于成周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正倩定也審也良馬難于識故贊校人審定之齊謂同時以閑六節未詳或云自朝至暮六時調養之節也鄭注差擇王馬以為六等一則執中日以知其勝之不騖日以知其性之不悍十以知力之不罷旣以知其血之有餘日以知其氣之不恭跡以知其行之不險路六者簡馬之大說也節同然後可信為良馬駕說用馬之次第一駕則一說不使偏于勞逸也故以駁而閑之居謂閑廄牧庰之所治則執駒攻特之屬蓋四時有寒熱溫涼之異而其所事亦不同故趣馬皆當辨之使之調適得宜而無廢事也鄭則中日四時所居日中而入之後以居者用亢日中而出之後所居者牧庰執駒攻特之事則春夏治之感以獻馬之事則秋冬治之皆不可不辨。賈氏曰牧庰者放牧之處皆有庰廡以蔽馬二月以前八月以後在廄二月以後八月以前在牧故云四時

增　王將馬曰以聽馭夫則惟馭夫之所役使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

乘治謂驅步以發其疾因以知其疾處治之也鄭則中日馬有疾必養之乃乘之治之養以足其氣然後以發其病養而不乘無以知其疾之所在不可治也醫獸醫療馬者馬醫四人胥二人與巫同官雖皆馬之醫而已用藥為治疾之本巫非相助之而已受財校人蓋以供醫藥之用粥賣也醫馬之財宜有所自使藥物之資常足用而無匱故馬死使賈人粥之其財入于校人則所以醫馬者其財蓋本諸此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仲春通淫掌其政令

凡田事贊焚萊

牧地水草繁多之地　其地若今官馬場厲禁者樵蘇畜牧不得入其界也焚牧地以草始句萌當除宿而生新也中春陰陽交萬物生故合馬之牝牡蓋順天時以孳息也

增　鄭康成曰焚萊者山澤之虞。劉執中曰牧師贊之所以誕牧地而盡焚之也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

阜蕃息盛壯也佚特即逝牝于牧令通淫之義或以為乘用有時不令過勞也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教駣始乘習之也攻駒猶言攻特蓋馬為雖稱而性已惡劣固當攻治之也王介甫曰攻駒攻其不可教者及其未就攻之也鄭剛中曰駒氣盛而未調則攻以治其蹄齧之性散謂拍馬耳抑之毋令善驚也康成謂以竹括抑其耳圉摘則括中物復逆中習不復驚本群是否圉同御蓋閑習使就馴勤以上凡皆庾人所掌十二閑之政教貢師圉之負也自趣馬以上並上官非定人所止蓋雖厮養之賤必得善良不以敗類充之也李嘉會曰日馬而定其負數因人而別其費能馬八尺而稱龍貴之甚也王氏傳曰八尺以上天子以飾五路有令所謂駕蒼龍也七尺以上諸侯之上駟皆所謂騋牝三千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

馬所藉草曰蓐冬寒以藉馬、出牧而除之避溫氣也馬久群聚瘟疫生焉故釁之以辟邪沴始牧始出牧放也春秋傳凡馬日中而出春分日中而入秋分是也庌廡也所以庇馬使涼也夏月熱而馬乏凡熱也馬病以涼之椹質緋草為之以習射所以代侯茨蓋也茨次用茅草以為牆也闔苫也謂編茅以覆之也易氏曰二者皆圉人所習故用而使之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從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廞馬亦如之

賓客有贈馬喪紀有薦馬牽而入陳以明重禮廞馬則遣車之馬事死同于事生故亦入陳之也賓客之馬王所賜牽而陳于館喪紀之馬大司馬表祭祀馬牲牽而陳于廟廞馬遣車芻靈之馬陳于廟及墓觀此則凡乘車之馬必圉人牽之亦可知矣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貉狄之分也閩蠻之別也其數多寡各異者所分之種類然也數要紀數之冊籍也數則別而言之要謂總而計之天下地形有險易人民有強弱財用有多寡職方氏掌其圖籍一一辨而知之則凡中國外夷一切利鈍堅瑕之勢無不洞然胸中矣漢祖得秦相府圖書具知天下阨塞險要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卒以天下然則職方氏之所掌所保豈淺哉。或疑天下地圖民數大司徒既掌之職方復何事焉大司徒掌地圖在周知其高下肥瘠將以任稼穡施教化教官之職也職方氏掌之則在周知其山川阻塞將以阨塞要備非常政官之職也二者所掌雖同而其所以掌之之意則各有主矣其辨邦國都鄙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也亦然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貫通也九州物産各有不同彼贏此詘供足為病故必公其所産而通之使有無相濟則人咸享其利矣劉氏中曰四方人民好惡之不同則其風俗有害惡矣四方財用有無之不等則其民食有享傳其己用知其利害憤而通之使有無之相易善惡之用漸一天下之財用養天下之人民渠同享其利為故曰使同貫利山曰鎮者名山安地德能興雲雨以利民也會稽在山陰具區三江見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具區即震澤也五湖在吳南史記稱上姑蘇而望五湖是也凡一州之中莫先于審地勢辨其會稽具區三江五湖之勝而一州之地勢得矣其次莫大乎人民辨其二男五女多寡之分而一州之民數得矣民依財以生則所急者莫大于財利辨其金錫竹箭之産而財用之數得矣民之本宿在米粟辨其穀之宜稻而米粟之數得矣民之末富在畜産辨其畜之宜鳥獸而畜産之數得矣由是而一州之險要可識戶口可稽強弱可辨貧富可推凡一州之利與害亦無有不盡其情者此職方氏隷于夏官司馬所以特為軍職也餘八州倣此

增 黄文叔曰五湖多異說。常昭曰五湖今大湖易氏曰具區是澤五湖是浸澤豈可混而為一嘗孜經意既謂五湖則不止一湖今如丹陽彭蠡以湖名者甚衆皆在古揚州惣列有五湖之名但經無明文不可臆說

賈氏曰自此以下陳九州之事總為三道先從南起周改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地以為幽并東南曰揚州次正南曰荊州周之西南不置州統偽雍州即次河南曰豫州為一道也次正東曰青州次河東曰兖州次正西曰雍州為二道也又次東北曰幽州次河內曰冀州次正北曰并州為三道也。易氏曰周人建國東南先服王化之始故以東南為首稱

王昭禹曰九州之山皆曰鎮者蓋國主山川而保之山之大者可以鎮安其地也。薛氏曰兖之岱荊之衡雍之岳并之恒豫之華所謂五岳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揚之會稽所謂四鎮總言之皆山鎮也。鄭康成曰大澤曰藪。黄文叔曰其地自高而下水之所流行者謂之川地勢平衍

水之所停涵者為之浸。王昭禹曰以水浸田謂之浸自揚之五湖以至并之淶易皆其地之水可引以浸灌也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穎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衡山南岳也雲跨江北夢跨江南今江夏安陸華容枝江皆其地江出岷山漢出嶓冢合流于荊穎出陽城湛或為淮丹丹砂也荊州人民喜穀略與揚相類以其地之相近也

增　易氏曰左氏昭元年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穎杜氏謂穎水出陽城縣案漢志縣屬穎川郡即今河南府穎陽縣又襄十六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杜氏謂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按地志襄城即今汝州之襄城縣昆陽故城今在汝州之葉縣已上二者皆古豫州之地經以為荊州之浸必有脫誤處。黄文叔曰周人畫地當有所更革是則周荊州界自隨已唐鄧東北至汝穎與豫分界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華山西岳也圃田在中牟即詩所謂圃草宣王之所田者也滎當作滎雒與洛通滎波洛俱見禹貢禹貢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溠見左氏有除道梁溠之文則溠宜屬荊而此屬豫者或水源之長始于豫而終及于荊也林竹木也六擾謂馬牛羊犬豕雞五種黍稷菽麥稻也豫州得地氣之中故畜之六擾穀之五種皆宜

增　易氏曰左傳莊四年楚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杜氏以為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義陽即今信陽軍之西去隨甚近唐志隨州隨縣溠水出縣西四十里此正古豫州之地鄭康成乃謂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蓋漢人誤以南陽郡為荊州不知古荊在荊山之南康成徇漢地之說誤矣。黄文叔曰湛為荊浸波為豫浸則二州分今臨汝為界溠為豫浸則豫西界抵今漢東故樂史寰宇記隨州虞周為荊豫二州之域鄭以溠宜在荊者或未考也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沂山沂水所出望諸在睢陽易氏曰書謂之孟豬漢志謂之盟豬史記謂之盟都其實一也爾雅曰宋有孟諸禹貢孟諸屬豫州淮沂泗見禹貢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蓋周公以徐為青故也淮出桐柏泗出陪尾沂出艾山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沂水入泗泗水入淮沭出東莞縣易氏曰唐志沂州沂水縣本漢東莞縣北沭水所出南至下邳亦與泗合而入淮。東莞縣屬琅琊郡蒲水艸其地多水故多蒲魚物之生因地氣而異黄白宜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青州宜稻麥蓋兼黑墳下泉之地有之也

增黄文叔曰淮沂沭皆屬徐州周廢徐入青故皆屬青孟諸

屬豫州青又斗入豫界矣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岱大野俱見禹貢（岱山即泰山東岳也。禹貢岱屬青徐二州大野屬徐）泲與濟通（禹貢惟兗州）盧維鄭氏以為當作雷雝禹貢稱雷夏既澤雝沮會同盧即雷夏維即雝也宜四種者其地與荊揚殊不宜稻也（鄭注）（四種黍稷麥稻）

增　易氏曰禹貢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是青州在岱山東北徐州在岱山東南周并徐入青而不以岱屬青州兗在西北寔無其地。禹貢徐州言大野既豬周無徐州故以屬兗。泲水在經及漢志皆以此字從水從𠂔按說文從水從𠂔注出兗州之川惟禹貢從水從齊又按從水從齊其水出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乃別是一水名則此二字音同寔異後世雖例以從水從齊者為兗州之川其寔乃字之誤當以古文為正。顏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康成讀曰雷非也。黃文叔曰濰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至濰州昌邑縣入海注水經盧水出密州諸城縣盧山即久台水也西北入濰杜佑通典盧水在濟陽盧縣因水而名盧縣今屬東平府非盧水所經其說誤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嶽吳嶽也爾雅稱河南華河西嶽郭璞註以嶽為吳嶽又中庸載華嶽而不重則嶽山為雍州之山鎮不誣矣弦蒲或為汧浦鄭氏引以為弦蒲在汧也涇汭渭洛俱見禹貢（禹貢雍州涇屬渭汭涇出涇陽縣汭出汧縣渭出鳥鼠洛出熊耳）雍州土厚水深畜宜牛馬穀宜黍稷與荊揚之土性大殊矣

增　易氏曰禹貢有雍有梁故梁為正西而雍為西北周省梁入雍故雍為正西。漢志安定郡涇陽縣幵頭山在西涇水所出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汭水所出右扶風汧縣之西北東入涇涇之源本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于渭以為歸而汭東入為涇上屬于汭而下屬于渭故禹貢言涇屬渭汭涇汭要皆雍州之川也

易氏曰洛水別是雍州一浸非禹貢導洛自熊耳之洛。鄭康成曰洛出懷德釋者引詩之瞻彼洛矣為證案漢志左馮翊懷德縣即彊梁源之洛水懷德即京兆府之富平縣今縣屬耀州即漢馮翊之地北條荊山在縣西正漢志洛水之源也（顏師古曰注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孔安國注禹貢東會于漆沮之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孔穎達引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正與漢志合。詩瞻彼洛矣傳云洛宗周溉浸水也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

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洛為宗周之浸水也與東都伊洛別矣。易氏曰又一洛水出慶州洛源縣異源而下流同入于渭故皆以洛水名之黃文叔曰洛水出慶州洛源縣今名安郎山至同州白水縣入渭去富平之懷德亦甚遠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淄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鄭氏曰醫無閭在遼東貕養在長廣易氏曰漢志琅邪郡長廣縣貕養澤在西唐萊州昌陽縣在漢縣屬東萊郡今為萊陽縣貕養澤在縣東北四十里蓋此澤介乎東萊琅琊兩郡之間也菑出萊蕪漢志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時出般陽漢志千乘郡博昌縣時水東北至鉅定縣入馬車瀆乃今青州之境青州臨淄縣有時水本漢千乘郡之地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也

增　易氏曰舜十有二州本有幽州水土既平以冀為帝都省幽入冀殷人南都河南之亳復舜幽州之名周人以幽州兼殷之營州實禹貢青州隔海東北之境。幽州雖跨有遼水為東北而寔西南越海兼有青州之東北境所以琅琊郡之貕養澤泰山郡之淄水千乘郡之時水皆在幽州之域光武十三年以遼東屬青州二十四年還屬幽州是知幽州實可以有青州要州東西分界故其州同于河泲。王昭禹曰幽之川亦與兖同者蓋兖在河東北二州相連皆有河泲也禹貢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道沇水東流為泲則幽兖皆河泲所經之地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冀州三面距河故稱河內豫在河南兖在河東而雍則在河西也霍山爾雅稱為南岳註以為即天柱山潛水所出也案南故衡山為荊州山鎮而爾雅以霍山為南嶽疏云衡霍一山二名又云霍山別名天柱又云此山本天柱漢武帝移霍山之祀于此故又名衡山其經之霍山即江南衡是也據此則霍山即衡山矣恐不可信。易氏曰漢志河東郡彘縣霍太山在東唐及今晉州霍邑本漢彘縣霍山一名太岳在縣東三十里揚紆爾雅稱秦有揚陓疑即其地郭注以為在扶風汧縣西易氏曰鄭康成曰陽陓所在未聞顏師古引爾雅云秦有陽紆李巡人以為在扶風而此乃以為冀州未詳其茂及所在漳下疑武有脫字其水見禹貢所謂至于衡漳者是也汾見詩之魏風潞出歸德牛羊武疑亦宜作牛馬以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也天下剛悍之氣俱鍾于雍冀二州故其地獨多男而少女而青次之而并兗豫又次之至荊揚幽州則皆澤國而柔氣所鍾也故其女或多于男或加倍或倍而又半甚或至于再倍禹摠天下之數計之則女多于男者蓋十之三矣周公摠陰陽之異辨剛柔之宜分而又以天下之民數計之故能得其詳如此

增　易氏曰漢志太原郡汾陽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唐嵐州靜樂縣今屬澤州即漢汾陽之地。黃文叔曰康成云潞出歸德縣今慶州華池縣無潞水杜佑曰潞出密雲郡密雲縣今檀州水經

鮑丘水從塞外來經密雲戍過幽州潞縣西酈道元鮑丘水入潞通謂潞稱俗曰東潞此殆所謂密雲之潞也是在幽界非冀浸矣按酈駰十三州記曰上黨潞縣有潞水為冀浸即漳水也酈道元曰他大川無可為浸者巨浪長湍惟漳水耳漳水至潞為川（王樵與葉容并相過于潞川）可以灌溉或當是也。易氏曰唐志潞漳水出潞州長子縣東北流至本州所理之上黨縣又東北流至本州之潞城縣漳水一名潞水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恒山北嶽也在今真定府昭餘祁爾雅稱燕有昭餘祁郭註以為今太原鄔陵縣北九澤是也（漢志太原郡鄔縣九澤在北是為昭餘祁并州藪）虖池與滹沱同在今東鹿縣（鄭註虖池出鹵城，漢志代郡鹵城縣虖池河東至參合又東至文安入海）嘔夷鄭氏以為出平舒（漢志代郡平舒縣有祁夷水康成曰嘔夷祁夷與出平舒）淶水屬今保定府易水在今安州（漢志代郡廣昌縣淶水東鄭註淶出廣昌易出故安南至容城入河。漢志涿郡故安縣閻鄉易水所出并州浸東流至范陽入淶）五擾馬牛羊犬豕雍冀高燥宜黍稷荊揚卑溼宜稻豫居天下之中故五種皆宜而并與之同者蓋其地之形勢高下不一故也

增　易氏曰舜有并州禹貢以并入冀州殷同之周復分冀復舜并州以天下之勢言之冀州在西河之東雍州在西河之西并州介乎雍冀之間故曰正北

（原梅）按以職方較禹貢增幽并而缺梁徐則九州疆域周公蓋有更定者王文莊曰周都雍京師之地不可不廣梁多山險阻故合梁雍為一州徐地狹隘故青兼之堯舜都冀地埃最潤故析冀正地曰并州東北曰幽州此沿革之大較也

增　王氏詳說曰禹貢九州之名舊矣舜時肇十有二州分冀而為幽并分青而為營至夏則復為禹貢之九州矣爾雅九州（冀豫雍幽營揚兗荊徐無青梁）郭璞云商制也職方九州周制也則地域之因革判合固不常矣禹貢職方九州之界間有相侵入者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是徐州之南及淮也又曰大野既豬徐州之大野也今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明矣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是梁州之南據華山之南也又曰厥貢璆鐵皆磬是梁州之有玉石也今職方豫州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明矣禹貢豫州曰被孟豬今職方青州有其澤望諸望諸即孟諸也此非青之入豫乎禹貢青州曰鹽絺海物今職方兗州有其利蒲魚蒲魚即海物也此非兗之入青乎冀州其澤揚紆爾雅謂秦有揚陓李巡以為在扶風此非冀之入雍乎大抵周以夏之一冀州為三以餘八州為六其勢不能如禹貢之舊杜與二鄭不改職方之字則必改職方之意後鄭以潁在陽城宜屬豫今屬荊非也以湛在楚隨之間宜屬荊今屬豫非

也不知青徐梁雍豫兗尚多侯入況荆豫相距之州是改職方之意而注之也先鄭以青州淮字當為睢沭字當為洙直謂洙有次睢當有洙泗耳殊不知青之已徐也先鄭又以雍之弦字當為汧蒲字當為浦直謂雍有汧水耳殊不知吴山在汧而有弦蒲之藪是改職方之字而注之也漢志扶風汧縣北有蒲谷卿有弦中谷雍州藪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九服即九畿也取其以疆域分正封畛而言則曰九畿取其以職貢服事天子而言則曰九服鄭制中曰職方氏掌服國以封其貢諸侯供貢以服事天子故以服言之。蘇氏疑周之西都為關中之地其地距北虜僅二百里安得王畿之外四方各有五十里不知周官所謂王畿蓋以洛邑言之而大司徒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亦非以關中言也而遠以疑周官之大誤矣

九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此約記所分邦國多少之數也七伯當作十一伯按周之地界要夷鎮藩四服不在數中其餘地界約方七千里各七其七則方千里者共四十有九其一為畿內此外方千里者蓋尚有四十二鄭注曰九州之界方七十里七、四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每千里約計封大國一次國二小國四十餘則雖名山大澤不以頒以封十八百國之君有餘矣。又按方千里之地九五等諸侯大小之國倚犬牙錯處其中大國統于前小國偶于後此所以能大庇小〻事大交相維而不叛也四公百男但約其定數如此耳非謂以一州尚封大國今四公割壞而居一州尚封小國令百男攢簇以處也且其方百里方五百里者亦不可以拘蓋山河限隔之地有必不可以方為封域者當更有闊狹之法必欲矩而方之如棋局悤蹴纖毫不爽則隨處皆成窒礙矣

增　鄭康成曰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七自者字之誤。黃文叔曰九邦國千里振一州之地而言也一州千里封公以五百里則四公猶曰封公足五百里則可容其四也方四百里則六侯猶曰封侯足四百里則可容其六也方三百里則十一伯猶曰封伯足三百里則可容十一也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猶曰封子足二百里則可容

二十五子也方百里則百男循曰封男足百里則可容百男
也
泉按此所謂五百里四公以至方百里則百男皆以千里之
地開方數之而得萬里也公五百里五〻則二千五百里四
公則萬里矣故曰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也侯四百里四〻
則一千六百里六侯則九千六百里萬里止餘四百里矣故
曰方四百里則六侯也伯三百里三〻則九百里十一伯則
九千九百里萬里僅餘一百里矣故曰方三百里則十一伯
也子二百里二〻得四百里二十五子則亦萬里故曰方二
百里則二十五子也方百里則百男適足萬里之數矣愚嘗
求之而不得其說大司馬制軍之法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
國一軍故大國三郊三遂次國則二郊二遂小國則一郊一
遂大國之于小國率多三之一此其大較也孟子言大國地
方百里小國地方五十里故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小國君
田一萬六千畝則小國適半于大國周禮經文公侯五百四
百里子男二百三百里亦為不甚相遠今公五百里開方計
之得二千五百里一公而當二十五男何其懸絕之甚耶未
詳其說姑闕之以俟恭考。薛氏曰鄭氏謂九州之界方七
千里七〻四十九為方千里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
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以為封公侯伯子男之地失之矣鄭
氏之見以開方言之殊不知井田之地畫為井形四圍左右
皆有定制故可以開方言之若夫先王定九州之制分疆析
壤各以千里為州非如井田之法周圍貫通可以開方計之
若曰成周之制為方千里者四十九何成王周公斥地之廣
耶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〻方千里豈復開而為千里之
六耶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知此則知
鄭氏之失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
其所有王將巡狩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
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
亦如之
相維謂大庇小〻事大而相維固也設其牧者立之長以統
之也項氏曰諸侯皆世襲惟牧為王所設職謂侯職所當為者鄭注制其職牧監糸伍之屬也
制職以所能而不求備則人勸功制貢以所有而不求多則
人繇義戒先期戒勅也守謂境內修平者修平其國中道路
以待王之臨幸也王昭禹曰守謂侯所守之地巡守者巡所守也故戒以修平乃守。王氏曰若土地
闢田野治之類先道謂為前驅也王將巡守戒令已達于四方而恐
其或不奉行故帥其屬而巡之鄭剛中曰因巡守之年儆戒之使修正其疆界攷察其職
業以俟王之時巡不欲不戒而誅也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巡其前日所戒之令預攷其率與不率也。泉按脩平
道路以待王之臨幸等語非本文意又引漢武行幸郡國守令多以不辨自殺大勞故去之
殷猶衆也王

十二歲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其戒四方與巡守同也衆按王不巡守而戒四方與巡守同則前之戒令非為待王臨幸之供具可知矣

增　陳及之曰三代時牧守更代諸侯世襲權皆出于上如周公君陳畢公迭居東郊初周公為東伯周公既沒君陳不為東伯止行東伯之事至康王命畢公曰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則是為東伯也按成王崩畢公率東方諸侯則已為東伯。宣王中興只是理會收伯而已故韓侯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荊方叔在齊。易氏曰最要是建收一事周制九牧實舜之咨十有二牧之遺制皆所以統天下之邦國使之考禮正刑以尊天子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

致日景者立八尺之表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長丈三尺此所謂土中也熟則中日景一寸差千里一分則百里建邦國都鄙何取土圭之寸取其分而已若建小國又取其分以為小分也一分百里男國也亦大都也二分二百里子國也若小都五十里則為小分五分大夫二十五里則為小分二分半所謂建邦國都鄙也。又曰土圭氏專建諸侯之國不過度其地之遠近廣狹而已他所則互有長短矣土地猶言度地宅居也李嘉會曰知其風土以相閲君民居之所宅也蓋宅里所居求陰陽納藏風氣合衆亦須以土圭度而知之土宜謂種植所宜如雍冀宜黍稷荊揚宜稻也土化謂糞種以化其土性使肥美其法見地官草人任地者掌以土地任民如載師之官也王氏曰以此二者授任土地之職者使以教其民也樹王舍者審其川原高下向背定其樹舍之地也其餘則舍人掌之王巡守則有四方之舍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遠方之民謂其君長不親至而遣使來者非有命于王朝故曰民來者待之以禮也使之感悅思慕自以其遠方貢物來貢非誘而致之也送逆之以為之禮達之以節使無留難治其委積館舍飲食以適其居處而遠人之不悅者鮮矣此所以懷之也。或謂召公言不寶遠物而周公設懷方氏致遠物二者不同何也曰召公所言遠物謂珍禽奇獸役耳目之類耳若有資于國用者亦安能不貴之況召公所言明王慎德之事也懷方所掌王者化洽萬方之事也其事固有不同矣不然肅慎之矢不集于庭越裳之雉不來于海夫豈王者之政哉明禮部有提督四夷館主客主事一人掌蕃夷朝貢往來宴賜之事與此治其委積館舍飲食者相類

增　陳及之曰鄭氏謂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以來之若然則是漢武使張騫輩說諭西域之比當時設官之意謂遠方之民皆其歸附者懷方氏為之如大小行人之待諸侯也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非設官為之主則言語不知其故飲食不知其好遠人失其所矣豈所以來遠方

之民乎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達道路謂津梁相湊而無陷絕也通財利如晉飢而秦輸粟之類王氏曰通其財利者遷有無及興川澤無曲防之類明有川浮捋其之矣數器度數之器如宮室車旗以九以七為節者鄭剛中曰數同則以九以七以五為節者數天下皆同而不敢天下皆同而不敢[illegible]一造器同則曰得曰齒曰組曰豆者數天下同而不敢[illegible]一說同度量[illegible]之豈無異同也度量大尺鈞銖之大一卜有[illegible]也介 怨惡謂有仇同好善謂相好相善及國皆同而無相搆鬭者若春秋魯與宋善而鄭人輸平以間之則非同好善之謂矣一說同其好善風俗所尚而也。一說同其好善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易氏曰達道路通財利合方之事也未及夫政也同數器壹度量合方之政也未及夫教焉至于除怨惡而同好善則措佀修睦無有志而四海一家之象可見合方之為教也大矣。王氏曰封疆之限設險守國之常道而通天下為一家則覆載無我之公心也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道言也四方君臣所行政事與其志皆為王言之欲以廣王聰明周知四國之情也而其有善政善志為四方所欣慕傳道者則并王誦之而又慮侯國相距千里彼此所為各不相聞故于正歲布訓四方使觀之欲令有所感動而相則傚也新物猶言新政黄文叔曰布而訓四方使述其為美也觀新物察風俗之變也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離故書或為雜華離謂其疆界不均齊猶言犬牙相錯也地形交錯離亂則經界混淆而兵爭易起故正之一說華猶分也如為天子削瓜者華之之華謂其地遠不屬如春秋時宋鄭之間有隙地之棄地而後至于相爭者比比通覆也侯國之亂始于大凌小小圖大而怨仇相尋兵爭乃起今使大以恩比小小以禮事大則小大各安其分而萬國咸寧矣

增 鄭鍔曰地域掌于大司徒版圖掌于職方特其名數也形方氏則制之如制衣之制因形裁割使各得其宜也。王氏傳曰凡建國固貴犬牙相入然亦合聚聯屬則可以守治華者分析之之才辯也離者斷絕不聯屬也王安石曰華與天子削瓜者華之之華同義華謂中裂横斷之亦為絕而不屬之意則華離二字同一義矣總為斷絕不相聯也則小國無以守以為大國所兼矣無有華離之地于是各安土宇不至交爭大大比小小小之事大各盡其道矣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

畏之物
物郭山澤所產害如虎豹蟲蛇蚊蟣風波之類珍異如岱畝
怪石泗濱浮磬皆是也。大從地官既有川衡林衡掌山澤
之而此復有山師川師何也蓋川衡林衡係天子王
之官各居其地而掌一方之政山川之師則掌天下
諸侯山川之地而使貢其珍異其職固不同也
邍師掌四方之地辨其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
者
丘地自山而浮而外其曠衍之地多產桑麻足以封
國建邑故邍師辨之 鄭剛中曰先儒謂物之可以封邑者為其地之物色也余謂物之者相其土之物色也余
謂辨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為邑者當為一句。然此說似同鄭剛中說 其地所宜
故不言利害、既有廣產之物故不言珍異
增 鄭氏曰地名眾所生有屬 乃曰邍師雖以原為主
除山林川澤之餘丘陵墳衍原隰六者皆主之。王介甫
曰辨其名以知平陂燥溼辨其物以知其肥磽嫩惡
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法則法則也匡正也慝奸慝也如漢吳楚淮南陰
謀不軌之類凡法治已然不如禁將然使諸侯反形已露而
後晚矣故匡人主達法則以正之有以預窺其慝而潛
消其反側之心其為利大矣後世王敦據石頭祿山叛范陽
卒大戮而國受其患由無有預窺其慝而正之者耳
增 執中曰如是則諸侯政陵今者暴內陵外者不
矣
達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國而語之使萬民
而備御也凡民心叶上非米盡無良多由未知上旨使未盡
知王志之其政事民所歡慕愛悅傾心朝廷矣唐
藩鎮驕驁抗命民不為守無操人之職宣天子之
德意故也。 治天下其立綱陳紀無隱不
徹如人之身 血脈之聯屬完固然一孔之 筋骸之
不求或以致 之疾觀形方合方臣人擇人 其
備穴以通其 其骨者歟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 其車 甲之戒令以國法掌
其政學以聽國司馬家司馬 之
政軍旅之政學宮也 者士庶子皆養子學而出 軍旅
之聽謂從征頒受節制也 劉執中曰采地之卿大夫則以國教 仕子之朝庶子則以都 教其都之學及有軍旅之事 子都則作其永庶車馬兵甲而都司馬掌其戒令以聽于 其節制。按都司馬蓋以王朝之官而握兵柄
子 者立國莫大乎兵 都之遠而其車馬兵甲悉
以王朝之官統之則無太阿倒持之患唐室藩鎮得擅其兵

士師之謂能察其曲直之理也自古皋陶稱士師亦此意故
周官〻各獄有皆以士名之士師為士官長故稱師其下鄉
士主〻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外野之獄都句之稍獄具
方〻之獄訝士掌四方諸侯之戎隨其地以設獄官
〻案使勤核為也明刑部于十三省每省各設印中負
外主事以主其獄訟蓋亦同此意然周官之士係各〻〻地
而明止遂隸于京師刑但〻於核其發書而不得盡其執判
之實矣
增 鄭康成〻 案〻〻薛平仲曰事固病于〻者准刑
別者十加察此士師所以為司寇之考又以救獄〻之次察
也是以內自國中之鄉以達于四郊之遂自遂以達于公邑
之縣自縣以達〻四方〻都家以訝於四方〻〻其地各
置其官其官各名曰士〻內外之有獄訟者皆非地治之所
可為而一歸之王朝之士〻又總而聽之于朝士之外朝王
與公卿大夫以議於上群史與衰廢之畢以參于下州〻是
遂士〻〻〻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
二人
六遂〻文萬五千家而以中士〻有二人治其獄訟其案牘
甚〻可稽後世大縣之民何止數十萬而以縣令一人聽之
宜其耳目不給而出入反覆悉委于史胥之手矣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〻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
有六十人
增 鄭康成曰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
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〻縣野
之地非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〻士〻其獄
原謂以縣為邦甸〻云非邦甸之地其說誤
王氏詳說曰縣之名不一而足大司徒四甸為縣是二十里
之縣也遂人五鄙為縣是二千五百家之縣也〻師小都之
田任縣地是四百里之縣也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
地域夫外而邦國內而郊里縣之縣師中而都鄙稍甸縣之
縣師者縣師掌公邑也是公邑謂之縣夫鄉士掌鄉獄遂士
掌遂獄方士掌采地之獄則知縣士掌四等公邑之獄惟六
鄉無公邑之田自遂達畿自二百里至五百里而公邑之田
在是矣縣士三十有二人則是八人主一等公邑是四分治
公邑之獄明矣復鄉遂縣方之說最合經意但以距王城
二百里以外至五百里為都縣野之獄止于三等公邑其意
以二百里之甸所有公邑之獄遂士兼之也其說失之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
六十八

王畿四面皆有都家故曰方士都家在王畿之四方故也
增 疏曰如上文縣士掌公邑獄親自掌之此方士掌三等
采地之獄遂掌之采地自有都家之士掌獄有事上于方士
耳
訝士中士八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訝迎也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而兼迎其賓客故稱訝士凡四
方之因各守土者司之不隸于訝士
增 黃文叔曰槩其職但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故鄭遂
以為迎迓之迓與掌迓同掌迓固為迓賓客也訝士獄官而
送逆賓客者蓋有前平辟譯與司隸以下分其事賓客自外
至則使訝士主之至其稱訝士者本為迎受四方之獄云尔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朝士主外朝之儀者朝儀不肅則百度皆弛而犯法者衆謹
法度肅朝儀刑官之事也故鄉遂五士官而外即以朝士先
之
增 貫氏曰以外朝主詢衆庶讞疑獄故屬秋官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司民主民數者天之立君〻之設官無非為生民計故自朝
士而下即以司民次之民數掌于司徒而司民隸于刑官者
蓋使刑官多殺一人則司民之數少一人如其生之難而死
之易則司寇之刑自不敢濫矣故以司民隸之薛平仲曰王刑皆戒民者也如所以愛其民則知所以謹其刑此司民所以列于司刑之上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定萬民之罪若今掌案都吏其職至重
故自司民而下即以司刑繼之鄭剡中曰司刑掌五刑之書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刺謂探刺以求其情也先王于五刑之用惟恐有毫之誤
故特立司刺以深探其情而行於肯焉而民即于刑者始寡
矣卜長令口小司寇此有三刺三宥司刺加以三赦而以刺名官寺止刺取人情之當否而決訖上下所服之刑雖回下士二人望人當刺之造什矣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約〻於人也盟要于神也凡民必要忌言信義不立則陷于
刑益甚先王欲使民必要誠信義故立司盟司約
增 薛平仲曰或以司約司盟非盛世之事遂以疑周官之
書風氣之開久矣使天下或私相為約私相為盟以紛〻于
下孰若設官于上以司之使不可逾于盟約不逾則獄訟可
息獄訟可息則刑法可措甚矣先王之不得已也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金屬西方主肅殺故職金隸秋官且其職受士之金罰貨罰

亦隸刑官為使也

司屬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化政為惡曰屬司屬主以其妄學貨賄沒入之國刑官之本

職也 鄭剛中曰屬也罪之名司屬所以察也罪孥之人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犬金畜也古者以供祭祀故設犬人牛屬土隸地官雞屬木

隸春官羊屬火隸夏官犬屬金隸秋官且有狂吠盜有詰奸

之意聖人于一牲之職必使隸之各得其當如此

增 黃文叔曰犬逐盜故以犬入次司屬六牲之官皆以義

類相從如春官雞人掌雞牲而以呼旦序于鬱鬯之後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

百有六十人

圜圜土獄城也 鄭剛中曰地屬西方規屬東方規之圜屬東而主仁也先王之于獄亦所以生之故為獄刑同其城圜仁心為之也後世司獄司即此司圜之職但古之司圜主于

教而舍之後之司獄主于拘而殺之其官猶是而意不同矣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囚拘也謂桎梏之戮殺也凡有罪者方獄則囚罪定則戮故

設掌囚掌戮二官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

百人

隸給勞辱之役賊之甚者左氏欒郤胥原降為皂隸即此

也下文隸蓋有五司隸為長以督之漢始置司隸使將徒治

道溝渠之役與周官同至後設司隸校尉以持節察右秦動

大臣則名雖同而非其舊矣

增 鄭剛中曰群隸之列有五罪隸閩蠻夷貉也除罪隸之外

四者皆夷狸之人故又謂之四隸有盜賊則捕之國中有辱

事則役之百官所任之器則積之囚執人之事則囚之執之

祭祀賓客喪紀有煩辱之事則役之無乃後世廟卒之類歟

古者取之罪人與狄以用之恐其聚群而無統也故設司隸

之官以掌其法辨其服色之物而掌其政令以統治之宜矣

然王宮之嚴則使之守王舍于野外則守其屬禁又使之各

服其邦之服而執其邦之兵以為守衛則其人雖賤而所用

為甚重矣此司隸之權所以尤重而五隸各百二十人此其

正員也

罪隸百有二十人蠻隸百有二十人閩隸百有二十人夷隸百

有二十人貉隸百有二十人

罪隸盜賊之孥也父盜子隸于情為當故周公役之蠻夷閩

貉亦有隸者或謂其侵擾中國故執而役之或謂効順降服

者漢有胡騎校尉越騎校尉與胡越之騎以為天子送衛蓋

即周官役四隸之意○梁氏曰諸隸皆言百二十人以其設法大概言耳或所得數太多不必使他屬或不及數亦不必以他人補之也○鄭氏曰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為役員其餘則謂之隸民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憲表也布以執旌之懸以表示之謂以刑禁表懸示人也先王欲使國家刑禁家喻戶曉故設其官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禁殺戮禁民相斬殺戮也禁暴禁民非悪為暴也民之無良至于賊殺而更甚於鄉里大亂之道也故立二職以禁之

增　王東巖曰自禁殺戮至脩閭氏八職皆幾防盜賊姦究者幾防嚴則姦究無清刑之原也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廬宿客行道所舍也先王憂行旅之艱而又慮有暴民為梗故立野廬氏以稽恤之

增　黃文叔曰野廬氏掌通達道路其下蜡氏至庭氏皆道途事類次第相從

蜡[illegible]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械骨蠹撈曰蜡〻氏主除之者道途之間纖席狼藉非仁人所忍非王政所宜故設職以除之月令掩骼埋胔此官之職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雍壅通鄭氏以為堤防止水也或謂溝瀆池宜通利悪其壅塞故設職禁之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義未詳鄭氏以為萍氏主水禁取萍草上浮不沉溺之義

增　劉道原曰神農書曰萍能勝酒其為物又不沉溺故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名官曰萍氏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寤覺也晝作夜寢人道之常而小民或違其節故立司寤氏以詔夜禁

增　王昭禹曰寤而覺謂之寤使掌夜時非覺而不寤者安能逆其漏刻之早晚哉所以名官謂之司寤氏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烜光明貌鄭注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司烜掌明水火而獨以烜名官者陰統于陽也王昭禹曰取大易日以烜之義月逝日之光其本皆出于日也夏官有司爟而秋官復有司烜者蓋司爟掌出入納火屬南方之事司烜主火禁儀刑官之守而又共明水火取秋德清明之象則司寇所本也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條刑條也為其執鞭辟人排猛如狼錄條狼文杜子春則讀
條為滌言狼狼扈道上而滌除之也 玖曰狼扈猶今言狼籍 謂不騶之物在道上

明制職官出入有隸人引路傳呼即條狼氏之遺意

增 鄭剛中曰狼之為物貪且狠故世有不率教化不遵檢押之人謂之狼戾條狼氏掌執鞭以禦不率之人故名曰條狼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閭閭門也其職主逐捕盜賊使閭門清肅故稱脩閭

鄭剛中曰六鄉之法二十五家為閭一門而入自有閭胥主之又設脩閭氏之官者蓋總其脩治之事使無廢壞也

原俗 自布憲至脩閭氏共十有一職其官不盡相類然或憲刑禁或禁殺戮或禁暴或定道路宿息井樹或除道路之舂或閽溝瀆要阱擭或禁川游或防夜游或禁大或辟行人或究逆各賊而禁狂誣者則皆刑官之事也故俱以類列之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冥音覓猶覆也為阱擭以陷獸者必以物覆其上故稱冥或謂捕獸必使冥然不覺然後可獲故稱冥

增 薛平仲曰自脩閭氏而上達于布憲之官凡十有一人皆先王所以蠹中人也自冥氏以下至于庭氏之官凡十有二八又先王所以蠹于物夫大而人之為民害者既革徹而物之為民害者亦消則先王之用刑通于天地之心矣

庶氏下士一八徒四人

庶未詳鄭氏以為讀如煮謂煑藥草以攻蠱毒也

增 鄭剛中曰或謂庶與蛀同字乃蟅庶何耶嘗聞南方之人畜蠱毒之家合眾蠱之有毒者合為一處使自相啗食已盡其一存者乃為蠱毒能殺人殺人有漸除食其肉然後死如蛀物之蠱能蛀壞物也故其音則與蛀同或謂人所以不繁庶者蠱為之害也故名官曰庶氏豈其然乎○劉執中曰毒蠱之病人非一種而下士一人者掌其方書除禁之法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穴蟄獸所藏以其攻猛獸于穴中故稱穴氏

增 王昭禹曰冥氏攻猛獸之超走而害人者至于藏伏而害人者未去非仁政之周故掌攻蟄獸者謂之穴氏

翨 音翅 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翨鳥翮也猛鳥害群故使翨氏以攻之而取其翮以供用

增 王昭禹曰鳥所以飛者在翨攻猛鳥者必攻其翨然後可獲故名官謂之翨氏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柞 音涸 除木之名凡木必脩治而後長茂故使柞氏 賈氏曰如柞芟除木

者詩云載芟載柞芟芟除草柞芟除木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薙氏作芟薙草也薙草可以糞田疇故薙氏鄭康成曰薙讀如鬀小兒之鬀

硩古摘反蔟合摘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硩諸爲擿蔟巢也鳥之爲巢敍來木以爲之妖鳥爲民害故立硩蔟氏以毀其巢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翦滅之也蠹蟲當斷滅之故稱翦氏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犮與拔通除也蟲豸之色多赤此主除墻屋裡蟲故名赤犮氏爾雅釋蟲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豸赤犮拔除去之亦除惡之義也〇王氏曰天地有猛烈蕭殺偏邪乖戾之氣物感之而生大而虎豹豺狼細而蟲蛇惡勢皆能肆毒而爲害于人聖人皆每事設官以敺除而且以氏名者意古人于小道亦必嵩致其慮世執其業而後能精其技也

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蟈蛙也蛙亂人聽故立蟈氏除之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瓦鼓涿擊之也主以瓦鼓擊敺水蟲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主射妖鳥稱庭氏者欲令國中潔清如庭也鄭剛中曰令國中潔清如庭耶其不然〇疏云自冥氏至庭氏凡十二職皆順天時爾殺以去民物之害故屬秋官〇王氏傳曰夏官掌政而有服不氏以服猛獸射鳥氏以敺烏鳶則鳥獸之不服者猶馴之以政取之政而況于負固放弑之國乎秋官掌刑而有冥氏以下十二官則凡猛鷙昆蟲非于神姦而爲害者並不能逃夫翦伐而況于姦慝暴亂之民乎

增 王介甫曰詳觀周禮所載道路溝澮一草木一昆蟲小小利害或興或除而地官秋官之職分矣凡所興利以地官主之凡所除害以秋官主之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銜枚所以主譁設見大司馬國有大事庶民群囂非政体矣故立銜枚氏禁之其隸秋官者邦禁屬刑官事也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伊耆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因取其息老之義而以名官其不列于司徒而列于刑官者殺長屬秋之義故也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行人主大賓大客之禮儀者周封建列侯朝覲聘享盛々有
之故行人為重職然不列之禮官而屬之秋官者賓象天地
嚴凝之氣與禮官之象春生者有異焉故不屬之春官也
增　雖說大行人一項爲掌賓客之禮乃屬秋官殊亦見朝
儀之嚴其意自深遠○唐氏曰伯夷降典而繼以折民惟刑
司儀行人之官次屬司寇此古者禮刑相表裏之意○陳及
之曰六服諸侯之朝貢王之所以撫存耗省巡守亦邦禁所
係也
註平仲曰大行人以中大夫二人掌禮之綱小行人以下大
夫四人掌禮之籍戚儀頌縟屬之司儀小事賤達之行夫銜
其行李以送逆之責之環人及夫五服之外若蕃國之入見
雖不能盡同于中國之禮先王待之又特建夫象胥之官無
所往而不接于禮天下亦何事于刑禁之防哉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環人之名與夏官重出王昭禹曰夏官環人掌環四方之故
取周迴往來若環之無端也秋官環人掌環賓客之往者取
周圍保護若環之無隙也立名雖同意則異矣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通夷言者曰象胥者才智之稱也翟蠻夷戎狄閩貉之總名
其官在漢為典屬國在明為大常寺提督四夷館少卿

增　鄭氏曰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
總名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王昭禹曰化自西而南以
言其所致者遠也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客掌客之飧饔餼牢饗食之等者明禮部精膳司掌宴饗
牲牢膳羞酒醴之事其牲酒珍膳皆取之光祿而辨其隆殺
等級則精膳司掌主之又有主客司郎中主掌華夷朝貢宴
賜差其送迎賞賚皆與此掌客職相類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訝迎迓也主迎賓客左右先後之猶今所謂伴客也
增　王昭禹曰秋官有訝士又有掌訝者蓋訝士刑官也兼
掌獄訟掌訝惟以迎賓客為主所掌者訝而已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交猶通也天子與諸侯得其交則合失其交則離易曰上下
不交而天下無邦此掌交之所由以設歟
增　鄭劉中曰邦國北達替隔故設官以掌交通之事導達
其間隔之情使無疑沮則天子諸侯情相浹矣
掌察每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二人
賓客往來恐有挾詐為非常者故立掌察々之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凡賓客之禾米有餼牢相遺於將設官以主其出納○自大
行人至掌貨賄共十一官皆掌賓客之事而大行人為之長
以下十官皆其屬也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
二十人

朝大夫王朝所立主脩率都家之事若後世王府之有典籤
也都家非國而以國言者見都家之藩屏王室與侯國同也
但不世襲耳朝大夫上士而曰大夫者自王朝言之則為上
士自都家言之則尊而目之曰大夫矣其隸之于司寇者司
寇掌刑都家治有不及則誅朝大夫故以司寇攝之也

增　賈氏曰云庶子者蓋亦主采地之孫子今在府史之下
蓋亦官長所自辟除也○黃文叔曰庶子未有仕故叙于府
史之下

案據每國庶子八人未詳其義原稿云欲令王朝庶子識都
都之情恐不然

都則中士二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其職未詳

增　鄭康成曰都則主都家之八則也當言每都如朝大夫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士亦如之

都士家士掌都家獄訟凡刑殺之罪都家之士上其成于方
士方士上于司寇而聽之然後得刑殺蓋大封大柄不敢擅
也

增　總論司寇官屬　易氏曰秋官刑官也司寇掌刑而士
師則掌禁自鄉士以至司隸言其用刑者也自布憲至銜枚
氏言其用禁者也言用刑而掌戮必在其後言用禁而禁殺
戮必居其先是為政尤惡于用殺也若大行人掌客之類
則疑于春官之掌禮者也朝士掌交之類則疑于夏官之掌
政者也聖人不列于春夏二官必列于司寇刑官之屬者蓋
刑非所以為刑也正其刑于禮文之始制其刑于政治之後
設官之意如此其聖人折民惟刑之義歟

[illegible]

周禮集傳卷之二十一　秋官

渠谿高愈紫超原稿　蓉湖華泉天沐增訂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三典所以治諸侯者凡國君有罪則按三典以視其輕重之法也新建之國用輕典恤之也新國之民教化未洽若武王告康叔以治殷民曰勿庸殺之時殺之用承平之國用中典治之也平國之民素嫺政教有罪不可輕也中典者國家之常法一定而不可易悖亂之國用重典懲之也悖亂之國其民頑暴不率訓典非嚴刑峻法無以懲其凶暴之習故用重典蓋權於常法之外林之奇曰新國以柔克平國以正直亂國以剛克所謂惟敬五刑以成三法者。王氏傳曰大宰之六典司徒之土地人民宗伯之人鬼神示司馬之九法司寇之三典與大小宰之官刑小司徒之教法大司樂之學政惟稱建國者謂國非是不立得是則存失是則亡百王不易也故皆以建國繫之有國者當知所以守矣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糾督察也功謂農功力勤力也命用命也守不失部伍也德謂六德國刑謂王城內工商所犯刑也愚按以國刑為工商所犯刑恐未必然按後士師有宮禁而此不言宮刑者宮刑已掌于小宰而大司寇于禁道嚴家之地不亦言刑亦略焉不盡之意

增　王氏詳說曰野刑之于六遂鄉刑之於六鄉是也以軍刑聞于鄉遂之間者鄉遂之間軍之所在也其曰官刑為在官者設也其曰國刑謂王畿之內九十三國者設也又非三典所以刑邦國之國。鄭注國刑謂于王國者國以謹愿為上而察其強暴者則刑之先儒謂暴當恭糾察其不敬恭者然作暴亦通蓋暴者愿之反也。王介甫曰野刑上功糾力力所以致功軍刑上命糾守守所以致命鄉刑上德糾孝孝所以致德官刑上能糾職職所以致能國刑上愿糾暴夫愿所以遠暴而暴刑所取也

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圜土獄城也罷民者民不務本業而非暴鄉里如游惰者然故以罷民稱之然猶聚而教之者先王愛人之深不忍其以一時之犯法而驟棄之也害人謂罪狀明白已麗于法者職事謂罰作之事明刑謂著大方版于背而明書其罪惡也刑恥中曰民不從自陷于為惡者謂之罷民其害人之罪雖非殺為然其罪已著寘于圜土以困之盡施職事以役之明書其所犯之罪于大方版加諸背而恥之使稍有人之心焉則變惡為善皆不敢違理是乃以不教教之也反還故鄉也不齒不得以年齒列于民欲其深自創懲也其不能改而直殺之者蓋害人者罪本當誅先王特以其非殺人之盜也故聚而教之冀其勇悔過而遷善而長惡不悛如此是

所謂怙終賊刑者則其當誅也必矣且使罷民如其出而不殺則將畏死而急圖自新先王所以化誘悍頑之法莫良于此也鄭氏則以出為逃亡亦通（蓋據當如鄭氏逃亡之說原為似夫之道深非經意）

（以出國為逃亡康成之說未可深信按說司圜之文言不能改而出國土者教甜出之年不齒而出守土下人聯繫相承而以上五字為逃亡則於下文出字不相承矣居以下又出字為贅文是則鄭謂字紳建文不相聞切既首亡出入之大耳）

增　易氏曰鄉里謂之中國者周以圜土代五流之法有終于中國之義于是反于中國三年不齒則雖可與為善未能保其必善當是時州長屬民而讀法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聽黨正屬民而飲酒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序年遷而在亦既久矣昔之不善困將自化然後齒之倫類不為幸民

鄭劉中曰既不遷善又逃遁而出于圜土不畏甚矣如斯人者殺之而已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造至也謂兩爭者皆至也束矢十矢也古者謂十訊為束則束矢為十矢可知（鄭康成曰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則當百个）兩劑兩爭者各有所齎獄詞也爭小故曰訟爭大罪曰獄金銅也古者謂銅為金鈞三十斤也入矢所以自明其直入金所以自明其剛亦訟者必有一曲而使之俱入其金矢則理曲者必且內自惧而不敢輸此息訟之善術也丘氏曰鈞金束矢民所愛也耿民所甚愛使民困惜物以致思不即聽而待三日使民困遲滯而自省先王不輕受民訟非特全民生實以厚民俗也。

或疑束矢鈞金非貧民可辦（方正學曰鈞金束矢非周制也民心貪富不同而後弱生焉獄訟相凌而後獄訟生焉故元惡者多貧弱之救于勢力而不獲自伸者也焉得鈞金與束矢于前必欲得之而後聽其辯則富與強者常勝而貧弱者於困抑而不伸矣）然必其理曲方決入于官苟理直者固當以金矢還之先王非利其財也然則貧民固未遠困矣況其必不能致者又有肺石路鼓以達之歟

增　王東巖曰井田之民財入有限倘非理直而辭堅必不肯廢財以好爭聽民獄訟先使入束矢鈞金此亦禁止之一端至于不可得禁而甘入于官必其情之大不得已然後上之人不容不聽其情至齊威患無兵器管仲使民之訟者入束矢以為兵始失先王之意。王氏傳曰此將立法之始欲以止人爭訟之心耳若訟結之後或令之（謂還其金矢）或沒之（謂入其金矢）主于戒其不直而違其困窮在于聽訟者植之而已

采按鈞金束矢之制人所以疑者恐貧弱者不得金矢則困抑不得伸耳然周制以肺石達窮民其長弗達則罪之大僕聞路鼓則逆迎之烏有困抑不伸者哉此殆為兩造兩獄勢均力敵者設耳直則含之曲則沒而入之官以罰之苟曲者必內自惧而不敢輕訟此亦止訟之一法未可盡非之雖然君門萬里倘肺石之達或遏于長叟路鼓之傳不得以上聞而金矢之令徒存則困窮者無由伸矣此方正學之疑誠亦不可不慮及也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謂之嘉者取變惡從善之意乎成也謂成之使善也麗附也未附於法者蓋其論惡多端而罪狀不可以指名狀也黄文叔曰未麗於法則刑不當施害於州里則不可直舍蓋法枉情重者未在是日桎在手曰梏役諸司空使給百工之役也任保也保其後日不復為惡也宥寛也必使州里任而後寛之方其桎梏困辱之餘不免號呼望救於其所相與明將有所愧悔而後日不敢復肆志於州里矣此亦先王化導斯民之善術也

增　易氏曰上經罷民害人而麗於法者此則未麗於法而不可以法加者也雖無大罪可寘圜土若舍而弗治亦有害於州里之善俗於是乎之以嘉石々雖嘉而抑之於外朝之左所以耻之

王介甫曰先王著是法以為刑人也不虧体罰人也不虧財非特如此而已司空之役不可廢也與其刑乎民而苦之孰若役之以安州里之為利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肺石赤石也取赤心相示之意惸獨謂困窮孤窮之民也上當作王長謂民之官若鄉遂大夫之屬也以其遏抑下情故罪之○按君門萬里民隱不聞此後世之所以多亂亡也周官有太僕之路鼓司寇之肺石以達之而後窮鄉下邑飢寒冤抑之民無不得上暴其情於天子而壅塞之患除矣

增　劉氏曰立於肺石三日者審冤考核得其情實然後以其辭告於上罪其長焉○鄭剛中曰不俟三日之久則非誠實無告者或妄得以瀆朝廷來投立於肺石必遲之三日之又者欲審其情實也若士聽之而得其情矣則路其之達達于達令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觀刑象者先王之法若日星然貴乎易避而難犯故于正月更新之日使共曉然知所畏而不至誤入其為利大矣後世律令藏于刑官々司猶不能盡知其條例而況無知之民乎無惑乎交手関木陷法者之衆矣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内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載血誓神曰盟書契結信曰約賈氏曰大盟約者謂王與諸侯因大會而與盟有所約誓之辭涖臨也為盟書之辭司寇臨之也王介甫曰涖其盟書利一或而不可變盟約如之王違焉則刑之所不刑官之事也九官皆藏其副本者慎失亡防擅易之令工

曰登于天府掌貳之也大史內史及六官皆貳而藏之者各以其事故焉非特備失亡而已○事者會曰司寇所藏天府所登大史內史司會六官所受皆天府物也非天府物則不若是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劉氏曰先儒以邦典為行之六典以邦法為官府之八法以邦成為萬民之八成此蓋宗掌之舊法非司寇所掌之刑法不知大司寇自有邦三典小司寇自有邦典而何不可謂之邦法以八成謂之邦

邦典謂大司寇之三典邦法謂小司寇八議之法邦成謂士師之八成也邦典有新國平國亂國之異故諸侯獄訟可以斷之邦法有親故賢能之議故卿大夫獄訟可以斷之八成有邦汋邦賊邦諜之分故庶民獄訟可以弊之弊謂窮其情也諸侯獄訟若春秋晉人執衛侯歸京師之類

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司寇涖戮于社此以軍社大喪大司寇貴莅之故軍中于邦大事見而大司寇亦未大涖也此所涖戮特是大戮之他以邦大事而犯戮者于社者以社大故宜以之

戒之日卜之日也前期十日而卜卜吉即戒之使執事者戒之日卜之日百族謂府史以下王昭禹曰百族凡百官之族姓與祭者也前王者前行以道王蓋刑官所涖人有畏心故也黃氏曰大司寇以刑官前王奉天子之威儀一日下之志處明水火取于日月者也舒氏曰吉禘推明克允則明為司刑之第一義明水火之本蓋有深意焉大喪前王謂嗣王也社軍社也古者軍行必載社主其犯法者司寇親涖戮于社涖戮者刑官之事也屬士師以下蹕止行也邦之大事役民衆矣難以致其肅使刑官之屬蹕之則罔不肅

王氏德曰天地之化非秋氣之嚴凝肅殺則萬物無以堅實而向寶人道亦然非刑官之嚴毅方正斷制裁割明愿無以刑善無以立故司寇者以明決果斷制天下之過者也然刑天之有秋也主于成物也六官之有刑也主于生民也故為司寇者當以天地好生為心至誠惻怛旌欲ゝ思所以納民于無過之地然後可以稱是職此孔子所以責使民無訟而嘗于不以得情為喜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向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外朝在雉門外王東巖曰外朝即朝士所掌在庫門之外鄭謂雉門外非也國危謂兵寇臨城危而不安也國遷者去害就利如盤庚遷殷晉遷新田是也詢立君者國無冢適選于庶也凡國之大事莫過于三者先王不特與羣臣謀之而兼合庶民議之其欲達下情而不敢自信如此州長蓋率百姓以至者萬民進于王廷今州長統率之則無諠遝之患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鄉師鄉大夫之屬鄭注羣吏府史也吏敘我吏也吏適以進不淩雜妄言則朝廷之體肅矣志如書朕志既定之志凡國大事人君必先有定志但不敢以自是必以衆共輔之而斷其謀蓋惟其是者從之不敢有所徇于人而亦無所偏執于己也鄭剛中曰凡大事人君之志固

劉氏曰凡命夫命婦躬坐獄者為治獄吏所以尊者也不躬坐獄遣人聞之所以養其廉義也人有罪義則無私生于其心而不復為非義也此先王所以厚風俗以正人心也

言先有所責其所以詢民者蓋詢衆人人之言以衆人之所見而輔吾意然後合衆人之所見以斷其獄意見定而取衆人之言以從其決而已○王命當曰以工志吾主而輔之以衆以衆謀焉稽而決之于工

增　王介父曰三公卿老也上言三公中言州長下言百姓則鄉官皆在于此矣百姓北面答君也三公及州長北面率民也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則左右其事而已○鄭剛中曰詢民正以民為主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情備誠之謂以至誠惻怛之意訊之使囚得盡其辭也鄭剛中曰聽其辭又知其罪之所麗可附于某等之刑人患乎未然也又用吾情以訊之以情度情庶几可以得其真情也不旬日乃折其罪即大易所謂議獄康誥所謂服念既以致其詳慎而不至失之苛且亦不使罪人淹延而以失之稽遲此為折獄得中之期也書獄辭之法條律也讀其折獄之辭則以律條相比擬決其枝此符合然後用之不敢以己意為出入也或謂先讀鞫獄之書讀以罪狀之書讀之於囚曰當之而非變乃用法焉使囚心服其罪然後加刑則受刑與用刑者兩無所憾矣蹠對理曰坐不躬坐者蓋使其屬若子弟代之不令獄吏得侵侮不即市者刑之旬師也不躬坐者所以貴貴不即市者所以親親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審察之色氣耳目非聲而云五聲者四者皆以聲而見故也何氏曰人情之偽未易察然有不可掩者蓋有諸內形諸外使其心果無慝則其辭直其氣舒其視聽不亂心果有愧則其辭叢其色動其氣喘其耳目皆惑故以此察之民無遁情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或以鉤鉅巧探盡人之情其意彌刻其術乃彌疎耳

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辟猶罪也八辟謂雖麗于刑而于法有可議者邦法律條也常人犯法則直刑之苟合于八辟如下文所謂親故賢能之可議則當深原其所犯其或罪于不赦者用所決誅若罪未惡極則所以附刑罰者必從其輕而曲宥之也鄭剛中曰先王制刑一定不幸有罪者此麗于刑書而犯刑之入或有不可加以刑治以八辟之議使其議之已麗于刑法乃附之于刑罰親謂王宗室及外姻勤謂勤勞于王事者賓或三恪之裔也劉氏曰議親者欲天下愛其親也議故者欲天下厚其故也議賢者欲天下慕其賢議能者欲天下勵其能議功者欲天下懋其功議勤者欲天下勸其勤議貴者欲天下忠其君也議賓者欲天下存亡繼絕而不棄先王之德也八者天下之大教非天子私親故而撓其法也後世若淮南後蜀則不議親坐之仰藥則不議故王嘉覺獄則不議賢廣漢腰斬則不

司民在天之神主民生死壽夭者進退猶言損益夫九登民數獻之歲之民數也蓋不獻民數獻一歲之民數也王拜受以圖國用計一歲之民數而節國用也冢宰貳以制國用既三歲之民數而節國用也

增 鄭剛中曰先王以爲民之登耗必有神主之故每歲孟冬祀司民之時使司寇祀之亦以刑者所以驅民而民之多寡皆本乎刑之繁省故也司民已祀則獻民數于王見其本天以用刑而刑不至于殘民故其生成之數如此王拜受之以圖國用則以民之登耗知財之豐匱而是而進退所用之物民多賦是則進之而備禮民少賦之則退而殺禮○是小揚

[illegible]

氏曰冢宰雖制國用而進退則在王也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計獄弊訟搃計一歲所弊之獄訟若後世刑奏南北因數者中者舉獄之是書登天府藏之所以慎刑罰且慮後畢有類于此者或可援以爲例也

增 王氏傅曰帝王之治惟其中而已刑罰之事尤不可以少偏嚴刑則民麗于罪寬姑息則民狃于犯法故謂獄訟爲中也登中于天府九民皆天所生之子九刑殺皆天討必登之于天府藏獄恐民不敢以玩法有司不敢以擅用王者亦莫得而私好惡哉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

羣士士師以下鄉士之屬宣編之憲者表懸之欲令萬姓咸知共遵一王之法也 王昭禹曰令羣士則令于士師以下使之衆法也宣布于四方則宣布于邦國也憲刑禁則揭而示之使知所避之○王氏傅曰邦國都鄙不足偏觀故令群士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即布憲所謂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也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致者將其屬之計致之大司寇而大司寇致之于王也 四實擢大 令以下屬官使入會計文致本乃致事于王○呂氏曰凡司乃此小司寇一職之終也 入會致事不于歲終而于歲首者歲終刑殺之案或多未定歲首則無不定矣故以此時入致之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

左右猶助也士師五禁即大司寇五刑彼言刑而此言禁者禁與刑相表裏士師先誥禁禁之禁之不止而後大司寇刑之禁止于先則犯者少是禁爲能佐助刑罰而使不犯之宮王宮也國禁施于城中者即大司寇之鄉刑亦在其中矣先宮禁而次官府次國中次外野禁自內而及外也軍禁非所常用故居末○丘文莊曰三代未有律之名而有所謂禁者

則作之意已具然以木鐸徇之使耳有所聞門閭懸之使目
有所見聞見于耳目之前警凜于心思之内自然知所禁忌
而不敢犯矣
增　鄭剛中曰大司寇無宮刑竊以為小宰掌邦之宮刑則
王宮之事天官掌之非大司寇所得預也○以木鐸徇之于
朝所以示貴者書而縣于閭巷之門所以示賤者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
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
都鄙
戒飭之使知所守也先後相導也以五戒助刑罰之用戒之
既詳則民無犯法而麗于罪者誓以言折之也若湯誓泰誓
之類誥以言誥之也若湯誥洛誥之類禁止使勿為也若遂
人田役掌其禁令之類糾察其有犯也若刑典以糾萬民之
類憲表而懸之若布憲掌憲邦之刑禁之類（以工致用　祁光玉注）軍旅
有警則人懼而用命矣會同有誥則人聳而作有矣田役有
禁則人敢于事而不敢犯國中有糾則人典于行而不敢暴
都鄙有憲則人皆識書章而共凜王朝之法度此所以能先
後刑罰而民不陷于辟也
增　王氏傳曰此與上文之禁相似而有辨禁者施于歲首
之時主開施其非心戒者于作事之時常戒敕提撕使之勤

按田合其人民之什伍者州即閭比族黨伴今之編五家為比比即一伍也二伍為什以比什伍比連不為

事或不至于刑而先丁寧之戒不幸而有刑罰復申敕之期
民之不犯故曰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也○按此五戒大
略自其重者言之然祭祀田役亦有誓封國有誥大司寇五
刑兼糾而言之懸法象魏皆憲蓋亦有通用之辭不可執一
論也
滙存　葉氏曰詳觀司寇職官大抵恤刑之意多而用刑之意
少施刑之語略而免刑之意詳蓋刑期無刑辟以止辟者三
代聖人用刑之心皆然也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
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此言鄉而後言合者謂與什伍之人皆鄉所合也聯即族師
所稱十八為聯八閭為聯者補獲盜賊刑官之事故聯合其
衆什伍其民而用之而又使之相安相受者蓋民不相親順
則捕盜亦必無功也捕而有功則加賞捕而不獲則加刑而
盜之能容匿者寡矣
增　王昭禹曰六鄉之内其居則有州黨族閭比其民則有
什伍以比合比以閭合閭所以聯其居也以伍合伍以什合
什所以聯其人也夫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也而士
師人掌之使之相安相受故也夫其害人者則使之相安使
州里任爲而含之則使之相受以居處則相安而不相厭以

往來則相愛而不相拒則可以無爭矣無事而相安相交然
後有事而可以同其憂患焉此連逆乃何盜賊之事于是乎
作矣。鄭剛中曰此皆小司徒與訟師之政乃使士師掌之
者蓋司徒官屬當治其事而刑官之屬以刑助之教以誘之
于先刑以禁之于後則人知所畏而六鄉之政成矣王氏詳說曰司
徒故仰比長時言相受而未嘗有相安之又此云相安者王所以係比而告民也。易氏曰此士師
所以掌鄉而弼六鄉之教米黍工康偽嘉以補徒盜賊爲言其理不全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illegible]

官當作宮、中政令謂王宮中刑罰之政令也蓋士師掌宮
禁而王宮中閽寺奚奴之屬容有相關而相獄訟者則詔司
寇斷之而致邦之刑罰焉不曰刑而曰令者以王宮中之人
而不斥言也。戴銑掌建邦之宮刑小宰之職也刑官何與
焉不知小宰雖掌宮刑然不過其條教號令而已至于用罰
而行法固非刑官不任也故士師掌其政令
案按此說起劉見與舊解全別然未見有政宰之嫌今存其
說而附舊解于後
舊解 鄭注大司寇之官府中也。劉執中曰官中政令謂秋
官之屬所行政令。易氏曰察獄訟之辭謂刑官之屬若鄉
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上其獄訟之不決者而致其辭于士師
士師因其辭而察之以詔司寇斷獄弊訟獄訟既審令于邦
令士師則又以其邦令而效之于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上下
辨事精察如此獄所以得其中鄭注致邦令者以法報之。疏曰此即所察獄訟所斷訖致
與本官謂之致邦令。李嘉會曰必察獄訟之詞情理若何詔請司寇
而辭酌之然後方可以致邦令。王昭禹曰政令邦令必使
士師掌而致之以達令則刑之所取也。案按此士師所以
爲司寇之考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酌二曰邦賊三曰邦諜諜四曰犯邦令
五曰撟嬌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成謂法之一定不移者鄭剛中曰成者品例條式有世所立可依據以為凡者也小宰言
八成制治之成法也士師言八成則正亂之成法也汋激水
聲文說邦汋謂奸民聚工之隙而激衆倡亂如水之激而逆行
也亂之亂吳召亂後召亂爲有奸民激之耳邦賊如後世黃
巾張角假妖術而將爲亂者諜反間也三代之時侯壞相錯
多用間以相傾滅若春秋禮至于之郤犯子之於鄭者有矣
故周公于邦諜最爲犯謂干上之教令也撟謂若詐爲文
移偽造邦章之類朋故書作備頒聚徒結黨害人也爲邦誣
若造匿名文書交攻詞訟之類鄭注造亂者以惑衆于九此八者苟
獄成其罪皆必誅之而不赦者也

若邦出荒則以荒辨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糾當爲收荒收謂遭凶荒則凡刑罰國事皆有所收損作權

時法也糾守所以備盜賊護刑所以紓民心其令移民通財
者以民窮易于為盜而救其本也凡周禮之刑官所以異于
後世歟
增　劉迎氏曰荒辯之法所以判其荒歲之輕重而知其中
年凶年無年欲為移民通財糾守緩刑之備使出札而無辯
安知食二鬴與不能人二鬴者哉康成改為貶而援刑貶為
證則荒辯豈特緩刑之一乎。劉執中曰不辯其荒而槩論
救荒則犯律之民衆矣故士師治以荒辯之法。王氏詳曰
按凡閭卒伍乃地官夏官之職而秋官亦掌其合辯之事荒
政通財乃天官計邦用地官聚萬民之職而秋官亦治荒辯
之法蓋為治必溯其本未有不教訓之而可以相安者未有
不救其饑寒而能止盜者故秋官掌除盜賊而必兼大保任
荒辯之法使之知禮義足衣食而自不至于為盜也前徒設
刑罰以待有辜之至不同于張羅網阱擭以取禽獸哉此周
禮之司寇所以異于後世之刑而六辯之相成不可以一廢
拘也。移民以就穀通財以給其不能移者糾守謹塞其要
害及財穀聚處以杜奸盜窺覬之心即司徒之除盜賊也緩
刑輕罪出之使自食其力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
傳別約劑皆券書也 請所造之民以為之保別判書以為之 今所謂書其期約者制為之券書者

凡民獄訟多起于財非以券書證之則曲直將無所判矣
增　王介甫曰民知無傳別約劑之不可治皆無敢苟簡于
其始訟之所由省也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
勝國亡國也以刑官為尸取秋陰退斂之意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增　易氏曰自始朝而退居于內謂之燕朝自燕朝而退居
于寢謂之燕寢此出入所以謂之燕出入也。賈氏曰謂宮
苑皆是。王氏曰與大僕小臣同刑官人所敬憚故復掌其
辟也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
增　鄭剛中曰祀五帝必有尸尸之尊如天帝然固無親洗
之理其入門也以盥匜盥水則士師沃之王有獻尸之事必
親洗以致潔士師亦沃之
洎 音寄 鑊水
洎謂增其沃水
增　王昭禹曰小司寇實鑊水士師蓋佐司寇之事而終之也
○案按賈氏曰鑊在門外之東亨牲之爨小司寇實之士師
增之所以為洗解牲体及亨牲之用鑊水豈有可以沃盥之
理鄭注于小司寇實鑊水言洗解牲体是也于此注曰增其

沃汁鄭注逆謂王所獻尸之執瓦洗以致潔則士師酌而增之

又以酒鑊水為沃盥之用珠按

凡刉珥則奉犬牲

增　鄭剛中曰刉謂刲割也珥當為衈與小祝珥兵同義

注謂珥當為衈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衈不知此奉犬牲夫

牲豈有羽哉○刉珥二事總謂釁禮

按經言刉珥偶見于此餘多言祈珥或言幾珥鄭注皆改為

刉衈而以為釁禮之事易氏辨之詳矣非見本官職然或言祈珥

或言刉珥或言幾珥或合言祈珥或為言珥或曰幾即刉也

或曰祈即祈也或以為一事或以為二事未知然否○王氏

傳曰鄭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非也毛牲則有耳故珥者殺

毛牲之名

諸侯為賓則率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

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

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逆軍旅謂干犯行陳者若春秋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者

犯師禁如盜竊軍糧與毀之屬戮殺辱也王氏傳曰鄭氏曰逆軍旅逆行命也

左傳荀吳敗狄于大原將戰魏舒請皆卒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此逆軍旅之戮也犯師禁于行陳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此犯師禁之戮也

要會刑官所用戮殺之簿書鄭注王要

會上計簿之刑禁之事亦有刑禁致使小民家喻而戶曉故

正歲小司寇令之士師又帥其屬而書之其慎重如此

增　鄭剛中曰或謂諸侯為賓行燕享然也蹕王宮何耶蓋

享在廟燕在寢帥屬蹕王宮則在寢時也○李嘉會曰大喪

有廬舍之居亦當蹕宮以備非常○王介甫曰大小司寇使

其屬前蹕也士師言帥其屬則親蹕矣大司寇蹕邦事

小司寇蹕國事士師蹕王宮而已

曹氏曰正要會定計簿年終稽考之數也○易氏曰小司寇

令其屬入會乃致事入此歲終所正之要會也

戒敕之簿書吏之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

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

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

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

國中六鄉也鄉士共八人各掌其鄉者蓋以四人分主三

鄉也糾督察也戒勅也各以其所屬生民為念惟恐其或

陷于惡故無時而不督察戒勅之察其辭察其曲直虛實也

辨其獄訟辨其罪狀輕重也於死刑之罪則稱異之者求於

之至不敢混于他獄也鄭注要獄詞也如今略節招情是

也王介甫曰定其死刑之罪而又要之者不責其異也○注陳曰要之為其罪注之要辭也○李清惲要其辭也職

聽謂凡職屬刑官者皆聽之如今刑曹之會審然况侯旬日

而始聽者慮其有所不當而將改易也疏曰雖得其實之辭罪定仍至十日乃復以折刑之獄聽斷于外朝總因進承其罪十日不聞郊是其實然後向外對來吏詞乃共之罪麗附也

各以己意附合于法而議之蓋公聽並觀不敢委一人之見

也其將于中者然後用之此所謂旅聽于朝之司寇聽之以司寇正刑明斷也然非司寇所得專之時羣士官與司刑之官皆在朝各出所見而議之或民初議或有他議有以重而輕有以輕而重務協厥中也明

京師歲霜降重囚則會五府九卿科道慮之蓋本諸此中謂

刑書謂之中者蓋準乎人情協乎天理而無纖毫之不當者

也協擇也鄭釋中曰擇其可殺之日然後行刑刑殺期無刑殺辨其十支皆善之日肆陳尸也鄉

士于朝庶人于市令萬衆共視以為戒王所欲免如親故賢

能之類會其期謂王親命司寇聽獄之期令以八議議之可

赦則赦亦不敢以己意廢天討之公也

增 易氏曰外朝之位羣臣群士西面諸侯羣吏東面三公

北面州長衆庶在其後獄聽于此則時以盡人之情衆於此謂王會

洪期之時○王東巖曰各麗其灋以議獄議之如何王制曰凡聽

五刑之法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

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此又

以想見當時之所議○王昭禹曰獄訟成謂獄訟之辭成而

無斷成者議已定而不更也○易氏曰獄書謂之中若書所謂成中有

慶小司寇所謂登中于天府蓋獄訟至于中則無不當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

道而辟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

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邦事若令官府以公事出前驅而辟若漢世三公出城皆卻

為漢者疏曰三公有邦事入卿則卿士為公作前驅引道犯而辟大什人公卿大夫之長死于此者及宜亦如之

命而戮刑官之所當戮也大事在代四服之大事○鄭則中曰凡鎮卿官所治刑戮則本卿士

黃氏曰植時之法

增 賈氏曰大祭祀若祭天四時迎氣即于四郊大喪紀當

塋所經道大軍旅王出行所經道大賓客四方諸侯來朝各

由方而至是過六鄉路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

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

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

則王令三公會其期

四郊六遂之地遂士十二人各掌其民數則二人而主一遂

矣其獄二旬而上者遂地去王城稍遠也疏曰去王城漸遠故多於鄉主二

旬其刑殺必于郊六遂獄在郊刑殺凡處也陳尸必于其遂者凡人耶

暴鄉里必戮尸其地使父老子弟人人目擊[illegible]說不忘則可

以知所懲矣疏曰鄉士獄在國中不須言獄此去郊差遠故大獄取六鄉之獄并在國中不得言各六遂之獄分在四郊之外故須言各也○此印而刑殺者遂士

若後世來方之[illegible][illegible]而懸首西

方南方之盜賊而悲者北方民不如其姦惡之由而恒視其
判辭之條斷不足以爲體矣令三公會者四郊居民多非親
貴故王有所衆孫欲宥者則令三公于職聽時往議之亦原
其情而與衆共宥之既曰若會其期皆在外朝但民有遠近故六卿王自會其期六遂差遠使三公
會其期也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
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戒其犯
令者
大事卽喪祭軍賓之事以上鄉士言之故省文既曰四郊之外無大祭祀
大喪紀恒有大軍旅大賓客出入所經
有聚衆庶之事故總云大事聚衆庶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
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
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
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六
卿會其期
郊外至畿縣士主四等公邑之獄官四等公邑故見序官縣士三十有二人
各主其縣之民蓋四分公邑每八人而主一分也縣去王城
尤遠故又增一旬之期就其縣肆之因民爲縣之獄故于其
縣而陳尸也令六卿往議之亦不敢以己意而殺之也
原衍四郊之外謂之野其地皆公邑之田卽大宰之所謂邦甸

[illegible]

之其地故郊里鄙都縣一如四郊六遂之法但其刑戒于京
師至二十五百家之縣而止故止以縣名之然經不言者舉
大遂以該其餘也司在王城二百里之內邦甸可以爲六遂之餘地遂置六萬五千家其餘地以爲公
邑天子使大夫治之自向主稍縣都皆有公邑所謂四等公邑也○縣士掌公邑之田而公邑不得在邦甸以邦甸爲公
之縣士所掌其號辨見前日錄文不言就縣刑殺蓋殺之王城之內遂民就
郊刑殺而縣不然者自王城至縣其地曠遠恐其因如此死
而爲變故先殺之而後移尸于縣以備全年也新無此理六卿之獄并在六
國中其刑不須言就不須言如六遂之獄在四郊殺之于縣不須十郊外之于遂就言就言各縣各有獄縣士凡之于縣之就各非之于其縣就須言各党有本縣之門次就之王城之內而又移尸于其縣者中
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
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戒其犯令者
縣去王城益遠其民往來甚艱故惟國有大役乃聚之若國
中祭祀喪紀之事不以煩焉蓋先王所遠邇而寬民力如此
增一貢氏曰直言大役不言大事又不言帥屬而蹕則非王
行征伐之事謂起人役使民衆故直言各掌縣之禁令而已
○黄文叔曰自稍以往惟共邦役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
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
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小都田邦縣大都田邦都卿大夫采地田家削方士所掌都

家蓋兼太宰所謂家稍邦縣邦都三者而言之（曾氏以縣士掌二等公邑之獄方士掌二等采地之獄）不言掌其民數者都家之民不隸于王官猶諸侯之民不屬于天子故不言掌其民數也其地獄訟都家士已辨之方士時聽其辭之當否而已都家地在邦甸之外其去王城遠近各異但以三月為斷則其獄訟之詞無有不獄達者矣（王昭禹曰二月而後上于國者以其所掌又遠其待之又宜久也）則聽其成者必書已定司寇第以其所讞議辭審其當否非親鞫其囚而聽之也不言殺者都家之吏自協日而刑殺之也必書獄之成案與治獄吏姓名者慮其失實反覆以備異日之稽核也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時脩其縣法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縣法謂中縣夫家人民田萊所當脩之法也獨稱縣者意都家之地其鄉里鄙都縣之制一如六遂之法然至二十五百家之縣而止而無萬二千五百家之遂故經中稱縣師縣士多以縣言之而小都之地止稱鄉縣考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則其地之民當至千縣而止也（宋按此說李[?]恐未然）無方士以時脩縣法而又持以誅賞其縣大之功罪則方士非徒聽都家之獄辭而兼司其考課之法矣治謂凡獄訟之小者（易氏曰都士家士上所治之獄方士主之以上于國）

增　鄭康成曰縣法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方士以四時脩此法歲終又省之則與掌民數亦相近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四方侯國也謂侯國兩相訟或人訟諸侯于王朝也古人無律書其麗罪附刑之意侯邦或多未曉故訝士為告諭之（鄭剛中曰諭其人所坐之罪與王朝行刑之意于邦國○賈氏曰罪起于重輕法起于遠近則皆諭之）有治于士謂四方有疑獄求正于士師如漢郡國讞吏詣廷尉議是也（訝士為之通于士師）亂獄逆無道者成平也其獄必待親行勘驗而後決故訝士特往而平之（鄭剛中曰亂獄其國之臣下好名犯分成內自亂無自致其中以上達則）奉王命以往而成之○鄭康成曰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暴客暴害其客主賓客者行人之事而出入送逆訝士亦與者刑官之威足以攝伏強暴故也

增　鄭剛中曰客之出入恐人得而犯故道而引之有事當治于王朝則贊而相之○賈氏曰大事在國征伐之等非諸侯之事訝士讀其誓命之辭及其五禁之法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

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
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師其屬而以鞭
呼趍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外朝詢衆庶聽獄訟之朝其位有左右有前後不得以相踰
越所謂法也天子三朝治朝內朝之法不言建樹朝士言掌
建邦外朝之法者外朝聚衆庶允戚臣民咸造王庭事非常
有尤慮其體之不嚴故特諸之建爲九棘者取其赤心事上
無隱而能制御于外者也孤卿大夫諸侯之戒焉棘之爲物其心赤其刺外向
三槐者取其黄中通理暢于四支臣德之至也三公之
戒焉槐之爲物其花黄其文在中孤卿大夫臣道也比諸侯爲卑故位左
公侯伯子男君道也比諸臣爲尊故位右三孤六卿其位九
九公侯伯子男其服亦九故左右皆九棘三公位止于三故
面三槐槐棘之數各称其位之多寡也嘉石所以平罷民之
不能自强以禮在左者卑之以禁其辱肺石所以達窮民之
不能自伸其情在右者佑之而欲其伸也以鞭呼趍且辟者
以鞭行呼而辟也執鞭所以爲威高聲而呼使人聞之趍且
辟者大衆所聚恐有踐者壅塞貴者故使來循行而爲之辟
也慢朝若立中門行履閾之類錯立不遵班位而雜立族談
羣聚而談也鄭剛中曰野衆庶羣至于外朝之地則有路塞而不知避所尊者矣況示以威乃知畏也故其生長于四野之間不知有朝儀則慢而不敬矣未嘗有班序之立不知所嚮立之地則錯而不定矣未嘗識朝廷之人則

就其族類相與私語而談時事矣此所以辟其○來機以上聲執鞭以威之又從而辟之又從而禁之也參用衆說
原稿大畧此段注
鄭剛中曰羣士上士中士下士之總名羣吏則府史也衆庶
則六卿之民也三公面王爲最尊乃使州長師六卿之民在
其後亦得同三公何耶蓋外朝之設正爲詢衆庶也王將詢
之則三公引之以前而正王面王得以親問焉其在三公之
後宜矣以鄉老視之二鄉則公一人公在前而衆庶從其後
亦宜也州長師之義其平日屬民讀法勸戒有素民所聽從
而不敢嘩者也○易氏曰諸侯羣臣之並列于位者外朝之
法斷獄弊訟于九棘之下者外朝之位初不必諸侯羣臣之
咸集而後聽之也　黄文叔曰外朝詢民訊獄諸侯適來朝
則與焉小司寇羣臣西面不必備諸侯適來朝則其位在此
詢訊及之與羣臣爲一等故
陳及之曰朝士司寇之屬蓋法官也而掌朝儀位著蓋法官
佐司寇議獄訟詰邦國刑四方其風采足以肅百僚振紀綱
以之典朝儀則可以儀刑百辟矣漢侍御史中丞外總部刺
史領侍御史舉劾百官自丞相以下舉法無所避每朝會則
糾彈不肅者亦先王遺制歟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
小者庶民私之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

三月邦國㝷期內之治聽期外之治不聽

士謂朝士下同 得遺物者委于朝無故之利不敢取也旬而

役舉待其人之來識也大者入于公小者歸于庶民 王氏曰大者如

圭璧玉帛死物之類非小民所當有也 漢法有得遺物者詣鄉

小者即共得物者上不為其利也

亭縣乃本此 于士以待人之來不告者即為盜亦上盜之法 王氏曰貨賄曰得人民六畜曰獲以役于朝告

治謂理其所訴事已過期不復聽治蓋止訟息爭省事寧人

之道也立氏曰後世不逞之徒往往掇拾數十年以前事以

興詞頌而典獄者誤聽之至于株連負累不一其人亦昧于

周官期外不聽之旨矣

增 黃文叔曰凡士謂自鄉士已下治謂獄有過誤各以其

期理于朝則聽之 鄭剛中曰國中一句指鄉士也郊二句

謂遂士也野三句謂縣士也都三月謂方士也邦國期謂訝

士也地有遠近故期有寬迫過期則不為受理所以省煩息

訟也或謂外朝正以聽訟踰期而不聽無乃不能使民伸其

枉乎不知事之抑而不直者被囚不能久安也若過期然後

反覆是其變詐或生于意外又為之聽則其證逮所及擾民

多矣此其所以不聽歟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

令者刑罰之 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

責償也判書判券也 兩書一札各執其半 人治謂求正于上同貨財

者謂以貨財相假借因法利無過什一犯令者刑罰若祥加

借取息坐贓論也 鄭司農曰同貨財者合錢共賈者也 鄭康成曰同貨財者富人蓄積多時收斂之

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以利得者則罰之 王氏傳曰同貨財民相取予也出入而手不得過法有

所倣第三說未詳是否 屬責轉責也蓋貸債者已亡而轉責償其子孫

雖有券書難為証佐則以其比地居人証之而其真偽可識

矣 黃文叔曰屬責以貨財相委屬而有遺逮 役貨訟于官者 此傳者士八當時為傳利者若今牙保也 鄭剛中曰屬

責當為親屬以財相貸蓋有不同判書而爭之者及其有責

而相訟以其地相附近之人証之如地傳之人不知其事實

則不能決 二說 凡民爭訟多起于財故先王之法于此特詳

亦未知孰是

焉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王介甫謂以國鄉邑及家則人得殺之 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

罪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軍猶攻也 鄭剛中曰軍謂此為軍旅以攻國人也 結集徒黨已成軍伍而害及鄉邑及家人者 王氏曰

凡特曰謂凡盜賊姦犯既明在軍者任而之長在鄉邑者

國之長在家者之親知而殺之皆不得專使遂無所容之 若凡

似上說 書于士謂以其罪狀情節白之官若今所言存案卷

也然士師不即治之者或其子幼不能即報或其人已匿不

能捕或為官吏所誣而不能辨也盜賊類行攻叔則法在必

誅報仇已書于士則不為擅殺故無罪 按禮言君父之仇

不共戴天所以立臣子之大義也使有君父之讎而不知復

則人道滅天理亡矣故周官特立報仇書士殺無罪之文然

後世之相戕非一而莫大于天之枉殺人若縣尉趙師櫃之

枉殺徐元慶父御史趙江之枉殺張瑝張琇父見于史者非一使必書于士而後殺之則孝子仁人得伸其志者寡矣故三代盛時公道昭明報仇而書于士可也後世公道不明報仇而書于士不可也慮故書作蒐賊猶戒也民當危苦易犯法故皆降等從輕以恤之而復表而縣之令民共知之後世朝廷大赦凡有罪者皆當釋然吏猶凡受賕而縱之使枉用官蒐刑賊之文則吏不得蔽隱為奸矣鄭氏曰慮謀也賊猶滅也謂當用謀議刑且賊國用為民用也　劉迎氏曰凶荒札表兇戎之際法不寬滅則民滿不安而盜賊之變起正朝士所當慮也先儒以滅用為慮賊朝士何與于滅用哉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版戶籍也男女各異書者陰陽對待之義且以為媒氏配合之本也萊呂氏曰周官媒氏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成名子生三月父名之也內則子生三月男自女嗣以見于父父名之字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其二其一藏之閭府其一獻之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其副拜家如此重民之生也秦始皇令男子書年以特恐民避征伐耳豈有三代重民之意下除去也登其生下其死而民數瞭然矣司民所登蓋本閭史所書各鄉各遂例有成書司民提綱而總之不必家至而戶數之也司寇聽刑則民日札瘥以民數詔之使不枉戕刑以遂也司民主民生死壽夭故祀之以祈繁衍王拜受者天地之性人為貴且以為邦本故也贊王治謂以民數登札制國用且然後主民之吏而為生聚教訓之方也賊曰內史掌八柄司會掌天下大計冢宰貳王治事皆掌大事故皆寫一通副貳民數藏之所以贊王之治民也按王之所拜受者有貳一則司徒賢能之書一則司民萬民之數也國非民不立民非賢不治民為萬物之靈而賢能者尤萬民之秀也故王特拜受而以其數登于天府是先王之所寶貴唯斯二者而已矣後世黃冊之造備書某鄉某里戶口姓名猶古登民數之意然天子曾無拜受之文司寇不聞司民之祀冢宰不聞王治之贊而欺詭隱漏其數亦非真也則與司民所掌者異矣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墨黥面也劓截鼻也宮者男子割勢婦人幽閉也刖斷足也古者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刖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以法詔者五刑所施貴各當其罪使有纖毫之過差則無以令罪人心服而刑官之禍亦有不

勝言者矣　集說云墨劓剕宮死古之五刑也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然聖王制肉刑遠有深理非徒懲以割剝之痛使畏而不敢為乃去其為惡之具使奸人無所復肆其志也亡者刖足無用復亡淫者割勢無所復淫除惡塞源莫善于此自漢文帝除肉刑後世因之大辟之次處以流刑出校之民罕以犯鄉土為戚且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流亦輕矣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眾其終必至于殺戮是欲輕而反重也今大辟之日至多取其情輕可貸者處以肉刑則獲生者眾若軍士逃亡應斬盜賊贓滿應絞則刖其足犯良人于法應死而情輕者處以宮刑至于劓墨則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後始為流徒杖笞之罪酌庶乎制刑有差等而人知所畏不敢肆為奸惡矣．按五刑之法自唐虞時已有之蓋聖人因民犯罪之輕重制為差次之法而初無纖毫之過差者也其數每條多至五百者蓋後世犯法之民日新月盛先王不得已多為條例以防之故至詳密如此至呂刑所言五刑之屬三千者其制又不同豈穆王之世又增減周公之法歟網後李悝作法經六篇蕭何加以三篇為九章凡作律者本以為宗唐典擇可行者復定著為十二篇而明之律文一本于唐而又較省約其條止二百二十又定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類蓋自有法律以來斯為体要矣

康成殺杖甲而亂乙之亂乎下過誤殺人相類且以殺其人為之斷所謂不識者亦是枉殺之比事也或以不識而誤殺恐冤之類則可耳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

　刺猶察也察也謂窮驗以求其情宥者寬其罪若今所云減等也赦則直釋之矣訊問也編問于群臣群吏與萬民必皆以為可殺然後殺之則信乎天討之公矣　按明制刑部折獄成必移大理寺讞而評焉因服乃已理寺具成獄上請朝及將處決復集文武大臣會審于外廷即此訊群臣之意然於不若周官之法合群吏萬民眾口共議之為公也況一時承行官吏憚于中反一從成案宣讀犯由摘拭疾聲造次而畢呼囚書字花然引去指日聽刑則亦何貴此會審之名也哉

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不識謂不識律條而誤犯（鄭氏曰識審也不審若今仇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過失若今過誤殺人不坐死（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宋中書者移文樞密而堂吏忘用印記是也幼弱幼而微弱也旄者適老耄老而昏耄也蠢愚無知之貌幼弱老旄皆赦若漢律年未滿八歲及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也　按周官所言三赦只于如此則凡所謂狂悖而奸黠者固在不赦之例

矣而後世赦文乃至偏赦天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凶人喜而善人憂亦大異乎周官之赦矣三法判赦宥之三法也上服從重與下服從輕與也罪已定矣猶不忘遵刑赦次以此三法者求其情理之至當而擬議于上服下服之間務使無毫之不慊而後刑赦之所謂罔與我俱無憾者蓋慎之至也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約劑謂相要約之券書也約以結其信劑以用其約因約而劑故稱約劑治謂平理之使不亂神約如魯祀泰山楚祀江漢濉漳也劉迎曰神約若盟詛載誓是也○呂氏曰宗廟山川社稷王祀所以祀神者不待約矣至于非其所祀而命之祀則書其所以命之者以為約若衆用郁禪之類是也民約若懷姓九族在晉殷民七族在衛也劉迎曰民約若誓扎祀之也鄭以社稷遂移於他國諸如為民約非○呂氏曰非其所當有而分以救之則書其所以令之者以為約若分衛以救民七族分魯以殷民六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是也地約若成王以許田為魯朝宿地宣王以蔡小之枋為鄭湯沐邑也劉迎曰地約則傳所謂其來之屬鄭以經不田莱之比焉地約非○劉執中曰謂公侯伯子男所封之土各有定封而封疆之有不可以大而小用強以凌弱吞併其地也使功約如虢仲虢叔勳在王室藏于盟府者劉迎曰功約則若奎帝璣之屬鄭以王功曰勳功之官實為功勳非器約如武王封伯禽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封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者鄭康成曰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鄭剛中曰如魯得用四代之服器六瑚四璉衆才八鼎之類摯約謂與周鄭交質之質同或謂以玉帛禽鳥相勤贄如傳所稱公孫黑強委禽者凡此六者民間亦有之但有小大之差耳宗彝宗廟之重器若鍾鼎之屬是也丹圖未詳疑若春秋傳所稱丹書者襄公二十三年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于丹書事有重輕故其約亦有大小而所書不同如此也鄭康成曰大約劑邦國約小約劑萬民約也約劑既明而猶有訟者事久遂約而欲為非義若周甘人與晉閻嘉爭田也昭九年傳珥者釁禨之禮辟開也開府視所藏之約書也欲辟藏而先釁者重其事也鄭康成曰珥讀曰衈○沉司謂爭約不決者則以血塗戶乃開辟其戶以出帝約劑之書勳之○或曰珥釁名不信謂其辭偽曾不如舊所藏之約書也大亂謂以爭約劑至于相仇鬬殺者六官辟藏示公也不信者殺以懲奸偽為後戒也王昭禹曰有訟則辟訟而已大亂則偕式而辟先王之政刑為已大不可不救也

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

載盟辭也殺牲歃血而以其盟辭加于牲上而坎埋之謂之

載書有疑不協也詔告也讀其載書以告之也明神〻之明察者左氏所謂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臣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蓋所謂告明神者如此犯命犯上命也王氏傳曰犯命舉在不敢而有所謂盟者謂也不可淂盟于衆使不容之詛惡呪也凡誓神大者用盟小者用詛盟之詛之欲人相與共加惡疾若春秋傳會人盟滅就之犯門斬關鄭伯以猳雞詛射穎考叔者是也盟詛雖異禮儀皆北面以詔明神北曰亦如之副在司盟者慮其後有違約淂以此而撿覈之也獄訟使盟詛者事無証據而曲直無由辨故令各誓于神以自信其言也鄭剛中曰竊疑周家之于獄訟者先使盟詛已訖乃使之入矢鈞金既入金矢乃焉之受理而聽之然則刑措之術有諸此乎牲謂盟載之牲况今衆庶共之而使相與共知之則後雖欲渝盟而有所不敢矣祈疑當作其酒脯蓋以勞司盟而飲食之衆按此說恐不然。鄭鍔曰使出酒脯司盟為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鄭剛中曰三盟又與司盟共酒脯以祈神祈其盟之必驗也神之小者用酒脯故祭侯之禮以酒脯醢也既共其牲又共其酒脯欲衆庶惜費而寢其爭亦春秋不貴盟之意鄭剛中曰民有盟詛則鄰里共其牲既使衆庶共費之。而鄰里共牲之人必欲詰責之者彼將知愧而自悔也王氏傳曰有言而易忘也于是乎有約〻則劉之于書而不忘矣約而不相托也於是乎有盟〻則鬼神司之不可欺矣大熏蒿悽愴洋〻如在人心所向鬼神臨焉彼寧無畏乎故盟約一定數世賴之可以輔政省刑此周公所以不廢也至于德又下衰民僞日滋昧鬼神之理直視盟詛為戯而人益不信之故君子屢盟詩人以為長亂小國爭盟左氏知其沈亡而先王盟詛之法于是乎廢矣

增　王昭禹曰先王之時貴而諸侯賤而萬民皆有盟詛之法豈徒為是聽于神之虗拘哉蓋世之治也人心相與以誠知畏于神而不敢欺知欽于神而不敢慢先王因其有畏欽鬼神之心而豫畏以先之而因以覆盟詛為大戮則盟邦國之不協與萬民之犯命而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弭亂息爭豈小補哉呂刑以民興胥漸泯〻棼〻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以為苗民之罪則盟詛之設帝者之世已然矣而作記者以為盟詛不及三王不亦謬乎然事有本末本之不固無事于末後世仁義不足以勝之欽畏不足以臨之慢神于上誣人于下區〻之牲血酒脯不足以勝背誕之衆矣此君子屢盟詩人謂之長亂小國爭盟左氏知其必亡鄢陵之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武文之盟君子曰信之不繼盟無益也豈盟之不足恃哉失之本求之末蔽其所以滋亂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青空青也。卜洋改日空青 銅之精氣而結 六者皆出于山地官卄人掌其

地而其徵收採辨之法則職金主而戒令之 說曰役官主取 叱官主藏也○

鄭刑中曰戒刑收其物之不 前收令則收其入之以待 入征謂卄人入所徵之物 表鄭 曰司

主受朱金玉錫石丹青者 之祖說○王怕為 日王以注鎔 揭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璽印也

鍛惡辨則價之貴賤不可數數量揭則物之多寡不容匿 其辨

美惡數量而揭以 表之璽以封之也 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則入于槀人也

槀人曰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是也入其玉石丹青于守

藏之府則入于玉府也玉府曰掌王之金玉玩好是也要凡

數也入其要則入于大府也大府內諸官以待鈎考也 李嘉 會曰

物之與書各有 所司不相混雜 罰所以贖罪者或罰金或罰貨從其使也 貴式

曰出罰之家時或無金即出貨以當金直故兩言之○一說

金罰贖刑之罰貨罰司關所謂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是

也入于司兵結治兵及工直也次先受于職金而後入司兵

者亦所以備稽核防侵匿也 項氏曰金罰貨罰皆士官掌之 士入于職金職金入于司兵

金版餅金之版未詳所用或疑就之于天官掌次所謂皇邸

者 項氏曰金版蓋主即之飾為侯版屏風者 以示依于義蔡諸侯亦如之承宵如泳祭 金令 鄭注主其北之金也 謂以令徵

之卄人但言金石舉重而言也玉石丹青在其矣 賈氏曰用 金石而言

大抵正謂兜戈為槊拌 之器有用金石者也

司屬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

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

未亂者皆不為奴

任器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貨賄謂其所盜財物也不以入

九府者以其物不義不可混于公帑也入于司兵者以其為

亂之具而還以禦亂于義為得也凡盜賊妻子從坐沒入官

者謂之奴舂槀舂人槀人也漢法有城旦舂及鬼薪白粲輸

作左校者皆北舂青罪隸之餘意亂 音概 毀齒也有爵不奴厲

廉恥也七十不奴憐衰老也不亂不奴憫無知也先王貴貴

老老幼幼之禮雖至廝徒僕吏之間亦無往而不在焉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

用駹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牷純色也凡物氣純者色純氣雜者色雜故牷色以純為貴

伏未詳康成謂伏犬而車轢之即軷祭也瘞謂地祭 祀軷祭 地皆禮

之武者故 木青純全 幾珥當為刏衈沈辜見春官宗伯駹雜色也以皆祭

祀之小者故得用其雜色也 黄氏曰幾祈也珥衈也沈以祭 川辜以磔門四者用牲必無

則用駹 亦可也 相犬謂識其善惡 賈氏曰犬有三種一曰犬二吠犬 三食犬田犬吠犬現其善惡食犬

現其肥瘠故皆相之牽犬謂呈見之少儀去犬則執紲走也 ○工猶為曰相犬者屬為以其屬有賈四人掌謂用則係而

導之以其屬有 徒四十人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

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

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

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弗使冠飾不得加冠而爲容飾也後世犯罪之去冠本此任之以事若漢時有罰作也立氏曰先王之于惡人不徒威之以刑而又愧之以礼去冠衣之恥之加明刑以做之明書其罪于背使人知其以是罪而至于如此也任事役以勞之此皆欲其者已懲創以與善念也又按其罪之重輕而爲役之遠近之期不使輕罪而罪于重役至已出圜土而猶三年不齒于平民則其懲艾益深矣後世徒罪有年限〻滿即出爲平人無復古人三年不齒之教此民之所以易犯法也凡黥劓之刑則虧體罰鍰之贖則虧財今但加明刑故體不虧而得復爲完人也但主罰作故財不虧而得全其家業也盡先王于强梗拜惡之人而所以保全之者猶如此仁恩之至也

增劉執中曰嘉石平罷民其罪輕不入圜土也圜土收教罷民其罪重其役之日月深日則役之夜則收之俾民改情而復性然後舍之爲教大矣故曰收教焉。鄭剛中曰拘之圜土而役之所以收之也勞之苦之使其善心自生所以教之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拱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拲兩手共一木也在頸曰梏在足曰桎易言童牛之梏謂以橫木施于牛角則梏字之義可見鄭剛中曰凡囚有上中下之罪凡刑有梏拲桎之殊罪有輕重故三木或不備上罪三者皆全中罪二下罪一拲猶斷也告刑于王告王以刑行之期及受刑者姓名也奉謂周防之或云奉當作拳必拳而適朝者見天討之出于朝廷也康成以爲慮王有所赦宥亦適士謂鄉遂諸士鄭剛中曰注謂奉而適朝然後鄉士加明梏以士字屬下讀以文考之適朝士與適甸師之文相對則疑其不當下屬蓋以朝士掌外朝與公卿聽獄訟之所或又將以詳審焉朝士以爲無可疑然後加明梏慎重之至也加明梏者書其姓名顯正其罪與天下共棄之也同族與有爵者不以適朝不加明梏又不即市而刑于甸師爲尊親者諱也。李靚氏曰先王之時雖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刑與庶民無異也法者天子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爲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殺是爲臣者私其身也君臣皆自私則五刑之屬三千止爲民設廢賞則貴者先得刑罰則賤者獨當上不愧于下下不平于上豈適治之道耶故王者不辨親疏不異貴賤一致于法然所以不直肆之市朝而設甸師氏者爲其人媿恥無伏人見之丑暴揚其親戚責臣之惡于心固有不安也聖人處刑其仁義兼盡如此夫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諸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法者亦如

之惟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賊諜即士師所謂邦賊邦諜者搏膊通裂尸懸示曰膊左氏所謂膊諸城上是也鄭註斬以鈇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膊當為膊諸城上之膊謂去衣磔之親五服之親焚若今所謂揚灰者辜剮同謂剮膊也王氏曰謂分裂其四肢焚者不存其形辜者不全其體以其滅絕大理故處以極刑殺其親者忘本無親殺王之親不義無上殺人如今謀殺故殺之類皆僵尸也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法者亦如之所謂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也賈氏曰麗附也記曰罪多而刑五上附下附又也云亦如之者令入死者亦肆之令入四刑者雖不肆亦刑之于市惟王之同族與有爵殺之于甸師謂不肆丶者陳尸使人見之既刑于隱處故不肆也。黃文林曰軍旅戰于社而王之同族與有爵者亦于屏處故曰亦如之門關人衆往來之地使墨劓者守之則人共知其罪以為戒而彼亦知自恥矣宮者人道絕故于守內宜刖者驅衛禽獸無急行故于囿宜髡謂髡鉗去髮居作三年其刑視墨較輕者積委積也先王恥一夫之不獲雖以刑棄之人亦必使之有所養故門關囿內各隨其宜而用之刑之所以為義養之所以為仁也王昭宇曰先王之于刑人其輕者則流之流之則有居其重者則刑之刑之則有役作記者言公家不畜刑人亦棄矣。王氏傳曰先王之于罪人苟不入于死必有可生之道故猶隨才而用之其不然從人棄天也之見我也

論庶或謂成周致治太和人丶有士君子之行宜無事于刑矣而周公于司寇一官諄丶焉斬殺刑戮至于梏拲之法焚辜之刑無不詳盡若恃刑為治者何哉刑者輔治之法聖人所不廢也殺人者死而人猶相殺傷人者刑而人猶相傷苟非明法制嚴禁令使之畏而不敢犯何以導民于善哉故恕于用刑者聖人仁民之本心而嚴于立法者聖人憂世之大慮也

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五隸見下物謂衣服兵器之屬民即其徒二百人與凡隸所屬者皆是也王氏傳曰帥其民當指罪隸也辱事掃除之屬以其為盜賊之子固當服賤役也今民罪有犯徒者法司計其歲月俾之給役于諸司本此積猶藏也守也任器若旂旐瓶蓋之屬蓋備以待用也四翟謂蠻夷閩貉也服其服以其所素安執其兵以其所素習野舍王行所止舍罪隸亦守王宮與野舍而獨言四翟之隸者天子謦欬訖四夷為以四翟為重故也王氏傳曰此惟四翟之隸為之罪隸不與故特言掌帥四翟之隸也。按四翟之隸執兵被服以衛王門天子守在四夷之象究然可見然要皆先王神威武德有以懾服而鎮撫之故能如此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有守謂有所典守蓋任之卑者以罪隸至賤故皆得役之牛助謂以牛助轉徙也在前者曰牽在旁曰傍皆御牛之物

王氏傳曰其守王宮以下十四字宜屬閩隸誤衍于此按司隸止言掌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未有及于罪隸者蓋罪隸乃盜賊之餘種必不可使守禁密之地且宮正宮伯所掌士庶子及虎賁氏之虎士司隸四翟之隸其于王宮之守衛固自已足亦何假于罪隸而用之乎又以文勢推之豈有未言蠻隸而遽言如蠻隸之事閩隸正脫此簡故愚直以為誤衍于此也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役下當有掌字言役于夏官之掌畜養鳥也以前役校人牧人文推之可見掌子句疑有闕文或疑子字上當有與鳥言三字子則取隸者謂閩隸生子則取而教養之使之復為隸以供役也 永按此句未詳其義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爲疑馬字之誤夷狄之人所以能通鳥獸之言者爲其類之相近故如春秋傳介葛盧是也 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夷人去禽獸不遠故能如此 ○按執兵以衛王宮凡四夷八蠻七閩九貉民在其咸德亦遠矣而戎狄不與焉蓋以戎狄之性獷悍難馴置之近衛恐生意外之變故周公慎防之且以示來不拒去不追之義見覆載之寬也

增 王東巖曰四翟之民南方之蠻而閩乃東南之别種東方之夷而貉乃東北之聚落獨不見西戎北狄之隸者蓋周自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而道化先被于南雖海隅日出之地德亦丕冒至武王通道于九夷八蠻其效順有素故帥而為隸其在王宮之守衛則宮正掌之其在野舍則師氏掌之不特此爾南方曰象則有象胥以待蕃國之使東夷之樂曰韎則有韎師以為宗廟之樂皆此意也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註與鳥言者欲其鳥之狎習也與獸言者欲其獸之馴擾也與後世之難為營隊象作鼓吹以物為戲玩者其情異矣噫以鳥獸之異類周公猶欲狎習而馴擾之況乎夷貉之隸含生戴髮與人為類者乎宜周公隸之廡下朝夕撫循使甚化為王朝干城捍衛之士也

周禮集傳卷之二十二　秋官

梁谿高愈紫超原稿　　鶩湖華泉天沐增訂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表而懸示曰憲刑禁即大司寇所謂五刑士師所謂五禁也刑禁者王者所以整齊天下之大法故大司寇象魏示之士師門閭縣之而又使布憲四方宣布之欲使家喻戶曉不少犯也達于四海疏謂布憲達之州伯連帥州伯連帥以達于四方諸侯自此而要服自此而荒服是也觀此一言可以見成周刑禁之嚴涣汗之大與夫同軌同文之氣象矣後世張掛榜文本此其法亦自部而省撫而司道而府州縣也

增　劉執中氏曰以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四十八而行四方達四海歟正月必開其禁亦之能達也必書其刑禁之憲于民者以達于州伯州伯以達于卒正卒正以達于連帥連帥以達于屬長屬長以達于諸侯諸侯則以達于其國之都鄙而要服以達于四海布憲則執旌節以巡行四方詰其違于禁令者庶乎其可及久也○賈氏曰征伐巡狩田獵皆大事合衆庶也以其是布刑禁之官故使以刑禁號令○王介甫曰謂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則以刑禁號令焉

鄭剛中曰司察之行以暴之必專司之業之者注也司之者專網於斗美之豈司察者事之精微職名官並四者之事甚大于殺戮也○劉執中以謂不屬斬殺戮而斬殺戮之者慮其傷隱之而不告者慮流黨藏據之而不治者或聽其訟遏之而不伸者事發覺者以告于司之而誅之所謂謀國以德者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司猶察也斬殺戮若今鬪毆相殺及挾仇謀財皆是也不以告蓋以勢威而匿寢其事黃文叔曰傷人不告必至于殺矣漢約法三章傷人又當抵罪不以告謂私相和也攘釀遏謂獄本可息而攘釀成之若今所謂唆訟也遏訟遏止冤抑欲訟之人使不得直也四者皆為害于州里而令良民無以安其生故皆以告于司寇而罪之李嘉會曰斬殺戮之人上所置以懲惡也或以財賄交結而寬枉不伸有如下四者皆告于司寇而誅之○王氏曰充王之世皆為齊民以共相敦睦有秋獨強自逞其智桀人以雄長其醜類者是民之賊也若縱而不問則寡弱愚魯者無不受其虐非王者同仁之政且使兩不相下必至互相仇訐以成大亂禁殺戮禁暴氏之設所以防之于微而遏亂萌者至矣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力正如言武斷鄉曲也王昭禹曰逆理害治謂之亂恃強虐物謂之暴非亂非暴以力正人正猶正長之正以強力雄長人者即武斷也撟誣犯禁如偽刻符璽之類即士師所謂撟邦令者作不信若訛言惑衆之類即所謂為邦誣者此與上文所言疑即司救所謂衰惡過失其言以告而誅即所

謂三讓而罰者其坐諸嘉石納諸圜土皆即此類之人也聚
衆庶而犯禁若愆期後至及喧擠之類奚隷王氏傳以為奚
民間婦女服役于后宮者隷夫隷之守王宮者出入謂出入
于王宮也司收者謂糾察統治之不得非為有犯禁則戮之
也原稿以奚隷為隷之小者無本狀用王氏說。別氏曰奚女奴隷男奴
增王氏傳曰先王之有政令禁戒期民之不犯也而免頑之
民視刑憲如飲食明知而故犯之又有奸巧之徒武進言戢
律執左道以亂政則王法不得行民皆相率而入于袤惡此
禁暴氏之設所以司民之犯禁者也又周禮設官王之宮寢六
官必置其司故秋官雖若無與王宮之事而司隷掌四翟之
守奚以主舂藁之奴者皆秋官之所有事夫奚隷在內則有
內宰師氏以統之奚其出入則司收于禁暴氏先王于給事
宮壼內外之人防禦之嚴所以為端本清源之道而刑官亦
有王宮之責故雖有大奸雄亦無敢恣行違亂也
除及之日考比閭族黨之法凡所以為政之道職悉備矣二
官所禁大抵暴横足以侮上陵下鄉官或未能禁止之也于
是王朝為之主官以道紀之庶幾鄉遂之官長得以從政焉
然周公之時天下六安有此是亦先事為備也
野廬氏掌達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
有賓客則令守塗地之人聚㰅之有相翔者則誅之語曰翔而[illegible]集[illegible]有而視聞則有欲集而為毀盜之意
達謂避行修葺伏不陷絶也四畿猶言四境竟王城四面五
百里而止也宿息廬與路室之屬也王介甫曰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所謂宿也十里有廬廬有飲食所謂息也比猶校也人廬宿旁民也聚㰅聚而擊柝以衛賓
也相翔謂為寇竊者宿以旁舍息以想勞井以飲渴樹以蔭
暍柝以禦盜先王之為行旅賓客計者如此後世長塗百里
或曠無官舍而有飢疲頓渴為盜攫財者則由野廬氏之失
職故也
增遂人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達之者刋
剃林修橋梁自國都以至于四疆千里之內四達而無陷絶
也遂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行人暫止之處所
謂息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單行之所止五十里有市市
有候館吉行之所止皆所謂宿也井以供食用樹以為蕃蔽
皆行旅之所須者循而比之自國中至于郊野使常飭治而
無頹廢二事皆屬地官此特達之比之以便行人也
凡道路之舟車轚互者敘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
之辟禁野之横行者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修治道路者掌凡
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轚互謂舟車迫于險隘而交錯拡拒不能行也審其先後以
敘而行則無鬭爭之患矣有節有爵者皆為辟所以尊王命

掌王宮也橫行徑踰小民逆邪趨疾而不顧恭傷禾稼故禁
之横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疾趣越隄渠也不時捐衆行與在遊也不物若悚状
兵伐之屬亦戮而禁者大師慮有奸人為偵諜故也
增王昭禹曰道禁若修閭氏所謂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
國中者是也然野廬氏所禁者在野之道修閭氏所禁者在
國之道ゥ工氏傳曰野廬氏主達畿内之道路蓋侯國皆有
是職國語單襄公仗過陳道茀不可行司里不授館客無寄
寓如陳之將亡野廬氏之職其可忽乎
蜡鉏氏掌除骴造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
出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
埋而置楬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
其人掌凡國之骴禁
骴死骨也枯骨曰骼肉腐曰骴凡人獸之骨皆是除者屏埋之也蠲潔
也刑者謂黥劓之屬任人謂盲聾倚人而行者舊説任人坐圄土係任于
外服明刑而執役司空者出服：衆經也郊特牲言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出服三者皆醜惡不祥
人所惡故禁之以木表識謂之楬有地之官主其地之吏
也其人死者之家人也有日月可稽有衣服任器可別任器所執
器待之俟其家人至可認擕以歸蓋先王澤及枯骨之仁如此
後世河濱野岸浮屍暴骸往〻多有〻司不之問至有資借
人為瘞埋者而後知先王蜡氏之設不容已也骴禁謂禁民

間以死物狼藉道上恐其失敬共之意而傷仁愛之心也
增鄭剛中曰蜡與蜡祭之蜡字同昭禹謂蜡祭百物昔之
羽蠃鱗毛介之物畢致焉蜡祭所致者神蜡氏所治者形〻
神相聚而為生相離而為死二者實相待焉故其字同然蜡
者索也無乃索朽腐之骨而除之者乎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
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
溝瀆澮池所以資蓄潦以資瀉其有禁者恐人壅塞或盜決
之也鄭剛中曰池以止水溝澮瀆以行水皆有禁焉行者不
汚壅塞止者不汚壅行非所當行而行非所當止而止
大則害于國小則害于稼此所以設官以掌其禁也○劉執
中曰通溝瀆澮池之壅塞而水潦溢漲害國之苗稼者○求
按原稿以害稼為珠文曰未溢當五穀之類者夫之掘地陷獸曰阱設機捕獸曰擭杜
閉也當春農事方興民資灌溉故為溝瀆以利之而虞獸出
害苗故令為阱擭以禦獸至秋農功已成則杜塞之恐或陷
害人畜也不言秋塞溝瀆溝瀆無時而可塞也苑囿也沈沈藥物以毒魚也禁
山以為苑則為利于己沈澤以毒物則貽害于人故皆禁之
增王氏傳曰按此雍氏主凡田野開鑿閉塞之事而以雍
命官者民害莫大于壅塞水利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水禁若今私占官河為亭及棄穢礫塞官河之類雍氏所掌
溝瀆之水禁在郊野萍氏所掌水禁在國中故二職雖相似

而寔不同也董註水雖有濟載之利而非之則沉溺故有禁故官以萍氏為民取汙于水不沉溺之義則舊說似合一云禁其非時而漁黃文叔曰非禁捕魚也漁禁歔人掌之戮酒謹酒未詳鄭氏則謂苛察其民非時多費而使節用也萍氏主水禁而忽以謹酒為言文意不相屬王氏又以為酒之為物起風波于樽罍之中其沉溺于人更有甚于水故水禁酒禁萍氏兼掌之川遊謂放舟逆水而流連或謂袱而泅水防沉溺也

增 王氏傳曰萍氏水禁若盜決堤防阻絕有利溝渠私渡關津與鄭氏所謂水中害人之處釋曰水中害人之處或有深泉洪波沙急水等及非時入水捕魚之類○萍氏掌水禁而兼酒者酒亦水類也夫水所以載亦所以覆酒所以為人合歡而溺則生禍命宜曰萍取其浮水面而不沈且本草著其能勝酒則載乎水而不為害用于酒而不能溺周公之取類也何其深切哉○鄭剛中曰大川之逝雖烏獲之力有所不能止又況可游乎游為游浮而行禁之宜哉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夜時夜早晚也鄭剛中曰司寤氏掌夜時則所以星分夜主欲于夜而覺寤以察時之早晚若月令孟春之月昏參旦尾之類考其星之所在而夜之早晚可推矣求按以星分夜不如舊注以星見為夜星沒為晚夜士主夜行巡徼者禦逆止也晨宵行則回測夜游則沉蕩故皆禁止之先明謂之晨中夜宵之宵通謂之夜夕而民始不背乎天道陰陽之候人事寢興之節矣後世譙樓樓守更夜鍾聲靜禁人行曉鍾聲動聽人行蓋猶循此法

司烜燬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為明竁焉

夫發語辭康成謂夫遂即陽遂也遂以取火于日世謂之陽遂鑒鏡屬以取水于月者世謂之方諸蓋日者太陽之精即火也故陽遂以陽光引之而得火月者太陰之精即水也故方諸以陰器承之而得水蓋其感召自然之理然非聖人窮理之至則亦莫之能知矣取明火以為齍燭以明火爨粢曰明齍以明火然燎曰明燭一說以明水滌齍盛以明火爇燭也取明水以為玄酒皆欲得陰陽之潔氣以事鬼神也墳故書為蕡麻燭也在手曰燭樹地曰燎庭燎見詩小雅蓋用松葦束之而灌之以脂者也康成曰墳大也樹于門外曰大燭樹于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國中軍旅皆修火禁者以中春火旺而將得令恐民不戒而遺延爇又軍中萬灶所聚則尤宜致謹也鄭剛中曰仲春大火之星見于辰季春出火司烜先修火禁警以木鐸使無不聞先事而戒也行火政令本屬夏官司爟而此復修火禁者以禁戒之事刑官所主也屋誅謂戮不于市而于甸師氏之隱處者故土埋屍曰竁稱明竁者揭姓名于坎上而表識之也王昭禹曰明竁蓋揭其罪于竁上者明刑明恥焉○竁謂壙埋

之地指其罪于衆上而屬司烜氏以明為義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
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
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
曰殺誓小史曰墨
趨辟趨而辟行人也前謂所誓衆之行前也士師五戒誓用
于軍旅此所言者蓋出軍時之誓辭也僕右車右也馭戎僕
也大夫謂有事于戎行者車轘車裂也關者関抑謹慎之義
不關猶云不共恪也或謂事不關白于大將則其罪重止鞭
五百而已歟師太師戰陳之時車右實當用命故誓先之而
車尤聽命于馭故次及戎僕太師主執同律以聽軍聲太史
抱天時與太師同車小史佐太史故皆誓之
增　王氏傳曰大夫參將而下也軍令貴一故以順命為上
故有不關白于太將者鞭五百。王氏詳說曰刑不上大夫
而誓之嚴如此軍事以嚴終也軍法與常法自不同軍國異容非祭祀
之誓祭祀之誓太宰掌之大司寇涖之何與條狼氏鄭註謂誓者出
軍及將祭祀時也此而指出軍不兼祭祀。蔡氏曰墨輕于鞭々輕于殺轘則不
止于殺輕重不同何也車之進退主于馭々不職則敗國事
其罪所以最重僕掌侍衛之事右掌擊刺之事太師掌占驗
之事一或不職皆足以誤軍事此其罪所以亦重至于大夫
銜命而失其職其罪次之太師聽軍聲而失其職其罪又次
之小史官卑而聽不爲其失職之罪又次之輕重不同各有
攸當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
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邦有故則令
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國中城中也宿互欜謂夜中輪遞擊柝而警欜者宿互欜謂宿守其互欜者此似以為物遮夾之
互粥養也謂國中所養羨卒也現曰謂國家粥養未入正卒且為羨卒者。一說王令有謂行粥物于國中者市官所不治故修閭氏比之追逐捕也胥伺也要
也謂候逃亡而要執之也捕盜非貪利而畏法則人不用命
故以賞罰隨之修閭氏掌比校宿守互欜之人又校其卒追胥之事以賞罰待之一閭之政無不舉而人
自安于里閭矣徑踰謂奸宄長人而行僻徑者野廬氏所禁在外野
此則在城中者也王氏曰徑踰以下三者並奸非之人徑踰則傷木標兵革起行則驚衆馳騁于
國中則傷人故並禁之互柝通謂行馬所以遮止行人者即前宿互欜之互。
王氏曰成周之時所以防奸盜者在外則有野廬氏城內則
有修閭氏是以都城內外奸無所容閭里之間晰然齊肅非
獨海宇之內大奸大惡群不逞之徒無繇而起即閭里門巷
之中雖舊乘墉之小盜亦無容身嗚呼天下之事何者而不
起于微小或忽其紀之于微小所以不至于延蔓滋長而極
于大且著也誰謂先王弭盜之良法非即係于修閭野廬之

職方

增　王氏傳曰凡巡警之事王宮之北宮正掌之國門之守司門掌之國中九經九緯之道不可無備也二十五家為里里有門曰閭閭有宿互櫟一有緩急守此足矣故特設修閭氏以帥掌其事以時比而脩之有故率而令之閭扃柱桎道皆險也國粥進齊人盡兵也所以奸慝無自而匿秋官之設豈止刑獄之事而已哉

冥氏掌設弧張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弧張機弩罝罦之屬毆以靈鼓欲使驚趨阱擭也須順下須備爪也鄭剛中曰若得其獸則皮也齒也須也皆備獸烏不可於一鄭以備為爪未之前聞為民除害又資其利以為用也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凡毆蠱則令之比之

毒蠱蟲物而能為毒害壞人心腹者禬猶禱也謂以攻說禬禱其神而求去之李嘉會曰以攻說禬之韓文公去鱷魚事可見若嘉草藥物或為蠱蟲所畏避故以此攻之以嘉草藥物熏去之蠱多藏匿害人故宜毆屏令者令其徒也凡能毆蠱者隨其方土所宜各有能者令者使人之能毆者毆之已則校比之黃文叔曰令之以國法令之比之使其講伍相覺察○按日南突方以五月五日聚百物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鉄使相啖其獨存者為蠱以其矢同食人入人腹輒死又蠱出南海者似大蜴蜥一日一夜隨十二時變其色乍赤乍黃能潛噬人立死又閩人所畜金蛇之蠱多藏于屋壁梁柱之間人中其毒即死故律有蠱人及教令者皆棄市

增　鄭剛中曰蠱非人之所能毆也令者謂使人之能毆者毆之劉執中曰凡能毆蠱者隨其方土所宜各有能者人有病者則令叫之已則校比其事以知其果能去否也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蟄獸雄猛蟄藏之獸熊羆之屬猝不易得故各以其物火之蓋物性各有所畏欲令觸其煙焰而不能藏也鄭注將攻之先燒其所食之物于穴非以誘出乃可得之皮革有珍異者則獻之蓋不敢私也鄭剛中曰獻珍異以共膳羞獻皮革以為器用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猛鳥鷹隼之屬媒謂以其所喜物誘而致之也掎猶執也今若取鷹隼者以鳩鴿置于羅網之下以誘之鳥來則掎其腳猛鳥固無害于人周公必欲掎而去之者鷙鳥去而後凡鳥始得以安其生猶之兇人去而善人始得若其性且獻其羽翮而旌旞羽纛資之則國器飾之所必需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

令

山足曰麓攻謂剪繁除穢使之遂長若後世郭橐駝之術也泉按此解與注異詳見後曹叢言草者草芟而後良木可植也疏曰以攻木之處有草叢攻之深斲曰刊淺斲曰剗皆謂伐其次地之皮也凡木有陰陽之性陽者性堅陰者性柔夏至陰生刊陽木而火爇之則其幹益堅冬至陽生剗陰木而水濡之則其理益柔以是而為耜用無蘇敝之患也化謂使陽木變陰陰木變陽也陽木長于春分陽長之時而水之則柔陰木本柔于秋分陰長之時而火之則殺所謂變其水火而化之也于木而辨其陰陽之性又得其所以化之〻法蓋聖人能盡物之性者此亦其一矣

悊詳 鄭氏曰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刊剝之。王介甫曰先王之于林麓也技虞衡為屬禁以掌之又置柞氏攻之者欲其材木為用則技官為屬禁以養蕃之欲其地宅民稼穡則刊剝而化之帝省其山松柏斯兌柞棫斯拔則虞衡之官除為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則柞氏之職用焉。王昭禹曰夏日至〻陽之日也陽木也以至陽之日刊而火之則不勝其陽而死且不蘖為冬至日至陰之日也陰木也以至陰之日剝而水之則不勝其陰而死且不蘖為凡木生于山南則為陽山北則為陰其陰陽之氣既偏勝矣又因至陰至陽之日而加以水火陰陽之盛氣宜其死而不復生矣若欲其化則春秋變其水火者欲其化而為土也陰木嘗以冬至日水之矣至春又從而火之陽木嘗以夏至日火之矣至秋又從而水之則其萌蘖薄于陰陽相珍之氣化而為土矣。草木所生林叢之地尚可以宅民稼穡者大司徒固嘗辨十有二土以相民宅矣辨十有二壤以知其種矣柞氏因司徒之所辨者以攻治之而已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萌故書作甍胃也謂反耕其土以鎮壓之也夷〻滅也康成謂萌以茲其所其生者茲其鋤也春時始萌而去之其力易夏日至而夷之謂以鉤鐮于既日中迫地除之亦能使之死金寔曰純芟其純則實不成熱所以滅其種耜謂以耜測凍土而剗其根覆剗其根凍死于冬則來春不能萌春至冬一年之事後年乃可種從四時皆殺草而夷耜則于冬夏至者陰陽始萌而耜之則不復生也水火變之者謂以火焚之而水漬之因以其灰和土則其土和美月令季夏所謂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美土疆者也王昭禹曰若欲其化也亦欲其化為土殺草攻木俱言政令蓋布其法而使人效之非盡躬親而焚刈之也

硩摘蔟促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而

去之

夭同妖〻鳥怪妖之鳥陰陽邪氣所生見于其國則不祥見于其家則有禍若鴞鵩是也鴞鵩二鳥俱為惡鳴者也夜方版也歲日月星辰說見春官馮相氏王氏曰夭鳥見此五者而去理蓋有之蝙蝠忌庚申燕避戊己鵲作巢避太歲以此觀之周公蓋不虛言也。按夭鳥之巢既覆則亦不患其不去而必縣日月星辰以象神之名號臨之者正氣所革妖邪之物不能自存人力之所驗固不及神威之所懾也

增 自甲至癸十日之號也自子至亥十二辰之號也自角亢至翼軫二十八星之號也寅月為陬卯月為如辰月為寎巳月為余午月為皋未月為且申月為相酉月為壯戌月為玄亥月為陽子月為辜丑月為涂十二月之號也歲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此十二歲之號也。王介甫曰日辰月歲星之神凡有氣形者制焉故書其號可以勝夭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詠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

蠹穿食人器物者攻禜二字疑有誤文鄭氏以祈名釋之恐除蠹物之細不須焉此重礼也莽草藥物殺蟲者庶蠱疑當作除蠹王氏傳曰蠱亦蠹類故翦氏亦與庶氏相通而云凡庶蠱之事也

增 劉執中曰翦者翦煌之翦斷禾穗者也蠹者螟蟲之蠹禾根者也蠱者蟊蟲之食苗心者也凡庶蠱者蟓蝻蝝賊之害苗稼者皆是也故以攻禜之法祭而攻除之又焚莽草熏燒之除苗害也

赤犮拔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貍蟲

蜃炭蛤灰也牆屋隙罅之間多惡蟲埋匿不潔除之則有毒螫之患而蜃炭為惡蟲所畏故或擣其炭以攻之或漬其灰以洒之則埋蟲無所匿矣

增 劉執中曰牆屋隙罅之間有蟲有胥皆螫人而毒八四支有至于迷悶痛楚不可救者螋蛷蛬蠍蜘蛛蜈蚣之類皆是也。鄭剛中曰此治為王居也至尊所處固當致嚴牆屋之下人跡罕至苟有能致害之物藏焉不可不去也。隙屋則離宮別館希幸御之地無所不除之矣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鼃今人作蛙小曰鼃大曰黽而蟈則鼃黽之總名也牡蘜鄭氏謂蘜不華者焚牡蘜為灰以洒之則死因風燃煙被之水上而水蟲無聲物性有相制故也蛙黽水蟲俱無害于人蓋因祭祀賓客軍旅嚴肅之事惡其聲之亂人聽故去之與射

為弋敺烏鳶同意非無故而妄為戕滅之也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

水蟲以下殺其神文義觀之則此所除尤水中之怪如龍罔象及蜮蜮之類能為人害者非徒水蟲之細也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者焚石有火氣水物所惡也橭午當從故書作梓五謂以牡梓五本貫以象齒而沈之也王昭禹牡梓榆木也以牡梓為幹縱橫以象齒貫之所謂午貫也其神死者物性各有所忌淵涸而化為丘陵者怪物望死懸陽之氣工蒸故也宋景濂謂折遝鑄鐵柱鎮蛟穴即沈牡橭象齒之遺意。疏曰聖人達萬物之理以為除害之方除蠱用莽草焚用蜃炭鼃黽用牡蘜水蟲用牡橭天地間物皆有制非明哲孰能如之

增　鄭鍔中曰炮土之鼓為瓦鼓以火炮之其狀如壺。劉氏曰土之性沉而克水炮而為鼓擊之水上則雖淵深可達入水而應于土故也。王昭禹曰敺以土鼓以土能勝水而制之投以焚石攻之以火氣使然陰陽相沴之氣而死。鄭鍔中曰牡橭午貫象齒橭山榆也取山榆之牡者十字交午貫穿象牙。疏曰以橭為幹穿孔以象牙縱橫貫之為十字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不見其鳥獸蓋黑夜鳴號為怪者救日月弓矢陰陽盛氣之所湛王氏曰救日月所作之弓矢也。鄭鍔中曰夜射之弓矢當用以救日月弓足以制太陰而勝之矢足以制太陽而勝之則其神異所湛足以威不正之妖物歟豈不隨其聲之所在而射之雖不中而不遠矣其以神言者蓋無形有聲以為沴厲若或呼吁于宋太廟譆譆出出者謂之神而猶射之蓋雖神而反常為怪則近于妖而可射矣賈氏曰神謂非鳥獸之聲既有聲又非鳥獸之聲故如是神聲若神降于莘類之太陰之弓疑救月之弓枉矢疑救日之矢王昭禹曰以叶射之亦以日月之精氣勝其妖也凡妖為妖神必以陽弓陰矢陰弓陽矢兼而射之蓋陽與陰合而陽弱于陽則傷陰與陽合而陰弱于陰則損故以二者兼而射之自無不中其要害矣。疏曰聖人與民同吉凶之患凡妖妄害人者皆在所去神降于莘墟蛇鬬于鄭門烏鳴于宋社兆哭于齊關春秋戰國時類多有此先王因事設官以悉驅除之凡以為民也。按刑官掌除蠱究足矣而更設冥氏以下至庭氏十二官舉凡猛獸妖鳥蠱蟲毒蠱之屬皆士之蓋奸徒縱恣良民因不安其生下至昆蟲之細肆其毒螫亦干太和之氣故周公特設此十二官以驅除之先其極蓋將使梟獍盡變為騶虞鴟鴞盡改為鸞鳳妖氛厲魅倶化為景星慶雲而後已真天地至仁之心也

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禁囂呼歎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祭以交神師田以集衆皆悪喧貴肅祭祀令禁囂而軍旅令銜枚所謂奏假無言有聞無聲者也嚚呼歎嗚歌哭皆近于任恣故禁之則民居靜家銜道肅清矣

增　王氏傳曰掌司囂者察在朝者言語無得喧譁此與朝士之禁族談聠職。王昭禹曰軍旅田役大衆所聚悪譁而喜静故令銜枚大祭祀止于令禁無囂者承祭祀不若軍旅田役之衆。聲大而急曰囂高而緩曰呼嗟怨曰歎悲傷曰嗚與大行歌行哭者皆惑衆且不祥故並禁之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

杖咸未詳鄭氏讀咸為函謂老臣雖杖于朝而事鬼神尚敬則去之故有司以此函藏既事乃授之也(王氏傳曰咸古緘字義同)軍旅老者不從征故但授貴者以供指揮(泰誓所謂左杖黄鉞也)齒杖王所賜老者之杖大臣德邵年髙則王有齒杖之賜而特設官以共之蓋以此為重禮也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大賓侯甸男采衛諸侯大客謂其孤卿也礼指下文委積飧牽問勞饗食之類儀則儀容辭令揖讓皆是賓言礼客言儀互文耳(鄭剛中曰行礼未嘗不見于儀儀未嘗不本于礼大賓為尊故以礼言大客為卑故以儀言)圖事者圖其事之可否也比功者採其功之高下也陳謨者陳其謨之得失也協慮者合其慮之異同也春而天運方新故圖事夏而百物昌大故陳謨秋而歲事已成故比功冬而百物斂藏故協慮凡此四者鄭氏謂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来一歲朝則一歲覲更遞如此而徧然侯國兵戎喪礼変故不齊或亦有當春朝而反秋覲者蓋亦不必拘也時會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而王將征討則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殷同疑以天子新即位而六服盡朝命以政事舊說則謂王不廵狩而殷同未詳孰是凡此六者皆諸侯来見王之礼也明制天下布政使每閲三歲則率府州縣掌印及首領官朝覲于京師陳其属吏臧否而聽去留于天子蓋猶沿此朝覲之遺制後以道遠勞費而曠于本職遂廢其礼然議者以為當体先王所以親諸侯之意以為今日親監司守令之礼也

增　劉氏曰朝覲宗遇四者随時異名互文以見事工之意○呂氏曰此六者即大宗伯所謂賓礼也大宗伯詳其賓礼之名大行人又以詳其命諸侯之寔然或宗遇會同亦或総以朝覲名者曲礼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氏謂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故曲礼言朝覲而經亦多以朝覲為主至于會

同之發禁祀故又同朝覲之時而行其礼故經亦謂之大朝
覲此朝覲宗遇之名雖異先王行礼之意一也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
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
時聘即後所謂歲徧存殷頫即後所謂三歲徧頫閒問即後
所謂五歲徧省者慝惡也諭猶識也（曉也使諸侯 道曉善志也）交謂以
祭祀之福與諸侯共之贊猶助也諸侯有喜天子亦喜而助
之諸侯有災天子亦憂而補之見其一體相卹之至也（王氏詳說）
（五曰致禬者皆是六礼）凡此六者皆王遣使于諸侯之礼也（鄭注以時聘殷頫二）
（者以諸侯使來為文夫之）天子于諸侯雖位有尊卑然一往一來情無不
答故以此聘頫六者答諸侯之礼而諸侯之所以長懷天子
者至矣諸侯亦有使大夫來聘之礼而不言者略之也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
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
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
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
九儀見春官宗伯（鄭氏曰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卿大夫士）凡諸侯諸臣爵
命相等者其儀亦相同故辨而異之乃其所以同之也繅藉
織為繅文以藉玉者各如其玉之長也九章自山龍以下蓋
做度迄十二章之服而無日月星常者旗幟之總名斿其屬
條垂者也（亦謂之旗者）樊纓馬腹帶纓馬面鞅也五采備為一就
貳車副車也介相賓者礼掌客所言饔餼之大禮也牛羊豕
三牲備為一牢（鄭氏曰中饔餼大礼常致于朝事之後 乃致于介九人之下為非其致直送礼者）
（其數之用 北件列之）九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
（王氏曰朝位大門外王車出迎相見處也 上公未至門九十步遠送以遠為敬也）軹數未也將幣諸
侯送幣以享王也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三享三獻也）
祼王以鬱鬯禮賓也（王受享已乃礼賓）再祼者王酌圭瓚禮賓后酌
圭瓚亞祼酢報飲王也（賓再祼乃酢王後）設盛禮以飲賓曰饗（朝事後日）
（王遣賓亦就廟中行）饗以酒為主食以食為主九獻王酌獻賓〻酢
主人〻酬賓之後更八獻而禮畢九舉〻牲體飯九〻每
一舉饌則一舉樂也（王氏曰饗禮重食礼輕饗于廟食于寢 饗則君親獻食則不親獻○鄭則中日）
（饗食俱在廟燕在寢○王說失之）出入謂自來朝於返時積牢礼米禾芻薪
給僕從車馬之費者問〻起居也勞慰其勞苦也此上公來
朝而王所以待之〻禮也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
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
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
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七章即所謂鷩冕蓋自華蟲以下也前疾謂車轅之間蓋猶

前于車軹也鄭劉中曰司農謂前疾爲馳馬半胡轅前胡下去杜北者蓋指人之犅深四尺七寸其軾前之由中者名曰前疾比之半軹為梢迎矣此侯伯來朝而王所以待之之禮也

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
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
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
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五章者毳冕之服自宗彝以下也衡車前橫木又前于車轅
者爵尊則其立逺而後爵卑則逆引而前故不同如此鄭劉中曰公侯伯子男以臣事主其礼均耳今其待主之逆或立乎軹或立乎前疾或立乎車衡卑者前而尊者後何耶蓋尊者其体陰故其文辭所以進而後則其趨而進也舒而緩卑者其体卑故其文載所以進而前則其趨而進也蹙以速

不酢者子男位下不敢與王行禮也此子男來朝而王所以待
之之禮伯從侯男從子爵雖分五而儀止三等此與列爵惟
五分土惟三之義同以此待之而天下諸侯之禮無不同矣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
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如視小國之君

此大國之孤以君命來聘而王待之之禮也執皮帛將以爲
贄見王也朝位當車前愈卑則進而近君也愈感以速也不
交擯親自對擯不敢抗也行朝享于廟之時亦不用相礼之人以酒禮之不用
贄邑祼也不問不交擯無相以酒禮則其他勞積饗食雖曰
從同而禮之降殺已見矣先王正名定分差次于毫芒之間
而秩然不可亂者蓋如此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此諸侯之卿以君命來聘而王所以待之之禮也上公之孤
從子男之禮是下其君二等矣諸侯之卿視侯禮復下二等
則當視孤而更降而于子男之卿則又逆降焉鄭注所下其君者介與賓主之間也其餘則自以其爵廉禮云五牢當降而二積當降而一則子男之卿不當有積故知非是三其庚國之
大夫士亦從卿禮而不復降者以禮難于複數優賓也此說無本
愚亦木秩秩疏曰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者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雖無介與君執至于宰礼之等又降執大大愚當從
疏以此二者待諸侯之臣而天下諸臣之禮無不同矣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
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
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
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
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

大司馬言九畿此以服言者彼欲正其邦圻封域之界此欲
定其歲見貢物之差立言各有攸當也嬪當從太宰九貢作
賓祀物供祭祀所用賓物共賓客所用也此視太宰九貢閼
幣斿物三者太宰九貢概以土地所出爲言故其數詳此缺
上文六服而言故其數略也諸侯各君其國于天子殊殊遠

其修落臣之禮惟在朝貢二者使不朝不貢則與唐之藩鎮何異故周公于朝覲也則酌為一歲再歲以及五六歲之殊于貢物則酌為祀物嬪物以及材物貨物之異因其地之遠近而為朝貢殊數輕重之節則勞逸均而貢獻等聖人立法之公平于此可見矣蕃、衛也九州之外即大司馬所言蠻夷鎮蕃之地周公雖立九畿然自要服而外總謂之蕃國考其朝也但今世一見其為期甚疏考其貢也但以其所貴寶為贄其為物甚簡蓋周公于荒徼之地治之以不治者如此固未嘗強以臣服貪其貨物也與後世之圖西域騖遠求者其情異矣

增　疏曰此一經見九州諸侯依服數來朝天子因朝而貢與小行人春入貢者別彼是歲之常貢也。易氏曰邦畿言畿而六服言服內外大小之辨也周之邦畿即禹貢之甸服周之侯服甸服即禹貢之侯服周之男服采服即禹貢之綏服周之衛服蠻服即禹貢之要服周之夷服鎮服即禹貢之荒服是禹貢之與周制其九州之地皆五千里無可疑者孰謂其廣地于禹貢九州之外耶然而夷服鎮服不列于六服者以其為禹貢之荒服非天子巡狩之地故也。王昭禹曰書言五服一朝者以侯甸男采衛言之又言六服承德者兼要服言之蓋逮中國之夷狄承德矣行人六服則要服非特承德又能入貢以來見則制禮以致太平與其極也。唐氏曰禹貢九州貢物各以其所有東西南北異處產物不同而大行人言土貢四而如一先儒不能明也而信之又不知六服諸侯貢物凡有九貢大行人始整齊言之不複言某國貢某物也楚子周非侯服也而苞茅不入齊得以責之則祀貢不止侯服行人之文蓋亦互見耳非以此為限也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達六書之文聽聲音審五音之和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也存恤問也頫視也省省候也王昭禹曰存者問而存之頫者問而視之省者巡而察之。劉氏曰存問其安否頫視其治勤者察其風俗。黃文叔曰存覜省皆問一歲侯國來賓二歲而徧也侯甸采衛皆然無降殺其意均也存覜省五歲而周也屬集也諭言語者五方之民言語不通故屬象胥教諭之辭命蓋往來相接之辭如諸侯自稱曰不穀大夫自稱曰寡夫之類鄭注曰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也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于天子之宮教習之也辭命六辭之命書名書之字也。鄭剛中曰為國之制必出辭命或以文傳國慮其所作体制不同故協而合之達瑞節謂達使者以瑞節周行天下戒正也牢禮有等殺恐其僭差故正之數器即行人所掌牒籍九寸冕服九章之類鄭注數器銓衡也。疏曰銓衡也者稱兩之等殷盛也天子巡守所至其禮豐盛故稱殷國疏叶

云本乃舊說以來也王有故不巡守則合天下諸侯皆來朝王于京師考其制度焉是為殷國　何氏曰至十有一年則王將巡守矣列國諸侯其瑞節度量牢禮數器法則恐有不同者大行人先為警齊之皆為巡守考制度張本也按天下之法統于一則治紛則亂自言語書名以至度數器量皆不可以有二故周公每閒一歲則必遣使考核而整齊之使之截然皆出于一而不亂此其所以同軌同文同倫而成大一統之治也。又按先王巡守之禮所以維持治具提攝人心使天下之治常日新而不壞運旋天下之要道也虞廷五載一行至周時異勢殊不得不改為十二年然觀摘存以下諸事則時巡之典雖疏而考核之方更密周無曠于諸侯之事也後世天子儀衛繁多供億浩大宮車親出勢萬不可因為巡方使者以代之其考稽按核與天子同而小民無供應繁勞之苦又其使者三歲一遣不數不疏誠變古而得其宜者矣

增　疏曰此一經並是王撫諸侯之事對上經皆是諸侯上撫王室之事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王事親王之事詩所謂莫敢不來王者是也位有尊卑疏曰謂九十七十五十步之位等有上下疏曰謂見賑稅禰貳斗之類之等禮有隆殺謂牢禮享食之禮辨其位則不亂正其等則不踰協其禮則不悖大喪詔相者以喪禮非諸侯之所恒習也疏曰諸侯為天子斬其哭位周旋料勇進退皆有禮也大事如兵寇告急之類其來皆有贄幣以將敬聽其辭者將以入告王也小聘曰問殷中也謂十二歲王殷國之期象按殷字義未詳胡文定曰殷得中而不過盛曰殷聘者謂久無事則行盛禮左氏昭九年孟僖子如齊殷聘杜注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盛禮也初無年歲之限諸侯附近鄰邦每歲相問而聘則十二歲一行朝則終世一舉蓋情親而禮不瀆其為制善矣而春秋小國朝聘大國無虛歲貴順而禮瀆有往來道弊之苦由失周官之制也

增　伊川程子曰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理也然不安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耳。王氏詳說曰春秋之時晉叔向以為明王之制間朝以講禮是三歲一朝也鄭子太叔又以為五歲一朝然凡之世相朝則與子大叔之言異與叔向之言大異叔向為晉地則欲諸侯朝數之數故以三歲為言子太叔為鄭地則欲諸侯朝數之疏故以五歲為言然則秦火未作而周之典籍諸侯皆以為不便于己而去之周已久矣若夫禮記王制與聘義戴記一家人自為異同之說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

大聘是以諸侯之相聘為文也王制曰諸侯之于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是以諸侯之朝聘天子為文也聘義之言比年小聘合于周禮之歲相問言三年大聘異于周禮之殷相聘蓋殷聘者謂久無事則行盛禮初無年歲之限如孟僖子如齊殷聘服氏以為殷中也自襄之二十年叔老聘于齊至今二十一年故中行盛禮是如殷聘雖為娶聘然即非所謂三年也此聘義之所以與周禮異王制言小聘大聘其年數雖與聘義同然其意則與聘義異蓋以聘義為諸侯之相聘而王制謂諸侯之聘天子耳聘天子猶可也以五年而後一朝天子可乎彼居衛服而五年一朝為得禮矣若侯甸男采謂之得禮乎知此則王制之言雖起夫四代亦雜于春秋之制鄭氏以五年一朝王制所言為晉文公霸時制雖未必然亦有所近似。吳閔呂氏曰先王之馭諸侯必使相交以脩其好必使相敬以全其交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屬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郊覲饗食也所以悅屬之也諸侯相屬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禮籍者名位儀等尊卑降殺之書即下司儀掌客所掌也但二官分掌其事而小行人摠以其禮識之于册故曰禮籍也鄭剛中曰賓客之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因有籍以記之大行人掌其禮儀小行人掌其禮籍則兼其名位尊卑之書以待之也掌禮儀尊者之事掌籍卑者之事入貢以展臣禮獻功以表侯績王親受者重其事也各以其籍禮則無尊卑大小失倫之患矣

增 鄭剛中曰諸侯每歲有常貢即文九貢等既以春入則因四時之始以供王一歲之用也諸侯任事有成功必以秋獻則因萬物之成以明闡事之効也小行人令之使不異春秋之期而已。黄文叔曰諸侯春秋遣使貢獻是為歲事故管仲曰若節春秋來承王命是也。王東巖曰王者封建諸侯使之如有天子之尊者惟是春秋貢獻不絶于王所而已入貢獻功此正是把握諸侯處令之以時受之必親公卿大夫皆不得與以見其在天子諸侯安敢不惟命是從既受之後王者方視國籍以還其禮數。王介甫曰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受所以禮之國各籍焉以為故常左傳曰非禮也勿籍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

入王入覲王也畿猶境也逆勞于境此勞之者小行人也及郊而復勞之此勞之者為大行人小行人為承擯而已禮之至也鄭剛中曰三勞之禮初至逆于畿又至近郊遠郊又至有郊勞之禮。按郊勞兼近郊遠郊為三勞君禮亦以侯禮我尊賞其款夫之眡館致客舍也

王氏曰致館使所亦小行人為承擯承猶副也以宗伯為上擯故小行人為其大王
副疏曰鄭勞賓館將幣皆為承而擯也謂將幣之時宗伯為上擯大客則擯者見之王也
曰大客孤卿也劉氏曰大客則擯小行人為上擯夫聽其辭者王不親見也協合也小
行人為使使于四方小行掌為使而之四方本鄭注典劉氏說不同恐侯國君臣不
嫻賓禮而失于偕差故協而正之劉氏曰王揔存四方達使則变法于小行人狀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事君之禮也存覜省時問王者天子撫臣之禮也賓王客四其禮不同故有九儀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
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此以下皆言小行人適四方之事虎人龍旌符五節俱見地
官掌節管節猶後世之割竹為符也掌節言守都鄙用角節
而此則言管節者蓋角節乃都鄙之文所以鎮守其地之節
而管節乃天子之臣使于都鄙之節也二者其用不同故其
節而異東按此經六節言邦國之節其都鄙亦邦國之都鄙掌節所言乃王畿之都鄙所以不同宜考正
節言達者齊其法式欲令天下侯邦皆知之衆按鄭注達之者齊其式法以齊等之也
但令天子使臣執一信以至則無不奔走恐後奉令惟
謹者此其所以風行草偃而渙汗直通于天下也泰王猶下
符一日而州郡無不遍蓋得周官達六節之意掌節尚有璽
節而此不言者璽節為貨賄所用乃司徒之事而非行人之
所宜掌也
增 鄭康成曰此謂邦國之節也疏曰對掌節所掌者來主王國之節王氏曰

六節皆邦國所用以通于天下者達之者齊其式法而後可
以通行也虎人龍皆以金象其形而為之輔之以英蕩旌符
管皆以竹而刻其文傳之以文書其詳見于地官掌節此與
掌節有異同者天子使于諸侯諸侯使于天子其為節異則
不合及夫天子諸侯之門關道路都異則不通故虎人龍旌
符五者所以同也天子都鄙守之者諸侯故以角諸侯之都
鄙守之者卿大夫故以管所以不同王畿有都鄙邦國亦有都鄙天子之
璽邦國者有玉節諸侯無所用之王介甫曰玉節守邦國非其所達貨賄璽
節印文而已其事微薛氏曰小行人之六節直謂諸侯使者八將非有貨賄之事此處所以不言璽
節故二者惟掌節為備此小行人達天下之節稍異於掌節
也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
用蒲璧
成猶信也謂以六瑞成信于天下也六瑞宗伯言執王以行
禮言小行人言用二以通信言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此六物者以和
諸侯之好故
合猶配也皮虎豹皮也圭則配之以馬璋則配之以皮取其
稱也餘做此凡六物者或天子以賜諸侯或諸侯以享天子
或列國以相贈遺往來酬酢無不以是為所以厚交際之情

篤主賓之誼也今人以玉幣相饋猶古琮璜皮幣之意

增　王昭禹曰六幣皆諸侯所用以享也。鄭剛中曰幣所以將其禮玉所以彰其德有是德故有是幣然後足以見其誠用玉比尊者之德而物以示在我之誠合者兩兩相配之義。薛氏圓曰圭東方也以象陽之生物馬陽類也乾之所為故合以馬璋南方也文明之方所用度有文馬故合璋以皮璧象天天尊贊故合璧以帛琮象地地事文故合琮以錦琥爲虎形西方也萬實所成繡則五采之全故合以繡乎璧曰璜北方所用也陰陽之辨莫斷于此故合以黼以白與黑謂之黼故也。黄文叔曰圭馬璋皮璧帛琮錦琥璜黼幣之合之行禮必有物以將之而皆有常過則侈不及則陋失禮相責望閒隙生而其好薄矣故司儀曰凡諸侯之邦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也小行人合之以定其則注疏家引聘礼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又引覲禮享天子束帛加璧皆有據但礼遠已多以其一而通其餘頗爲牽合如所謂二王後用圭璋唯有皮馬無束帛二王自相享遂用璧琮子男自相享遂用琥璜皆斷闕不完難信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犒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天子與諸侯同其憂樂者也故列國有札喪凶荒師役福事禍烖則王朝有賻補賙委犒禬慶賀哀弔之禮焉賻補以財帛為賻而補之也賙委以委積之物而賙之也犒積如犒師之犒禬令衆出財以與之即大宗伯以禬礼哀圍敗也本用郎拉

原稿　此小行人使四方天子令以使宜從事者蓋侯國事變不可豫知札喪凶荒五者若小行人至其國目擊而不爲之禮則失所以撫綏之道故令治其事故酌其厚薄多寡之宜將假使宜以行此王者之德意所以常流通于天下而無壅閼也。葉氏曰觀此而知小行人之奉命以往者無非究心邦國之民事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此小行人適四方協訪天下之故辨爲成書以獻令王以此知天下之事也蓋天子深居宮禁邇方萬里豈所悉知惟因小行人出使而諏謀諮度悉以告王其爲明目達聰之用宏矣蓋小行人以五書反命天子非徒已也必且利者興之害者除之逆者正之順者行之有悖逆諸惡將為斟酌之凶札諸艱苦將爲寬恤之康和諸善政將為褒獎之如是而四方

萬國無不得其理者皆賴此小行人之一使矣後世行人之
官使侯王使外國者戰戚而有惜其歸而復命無周官之制
有以五書為獻者耳○葉文康曰觀此而知小行人之反命
以告者亦無非究心邦國之民事

周禮集傳卷之二十三　秋官

梁谿高愈紫超原稿　　鶯湖華泉天沐增訂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
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
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等公于上等侯伯于中
等子男于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　擯在門外主接賓也　相在廟中猶行禮也　三成猶三重
也旁一門者每旁一門凡四門象諸侯四面來歸之義揖者
定其位也土揖推手小下之庶姓無親者異姓為婚姻者時
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而上也擯引而見王也上中下等謂
禮儀隆殺之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擯之但有三等之差
蓋伯從侯禮男從子禮鄭氏則謂壇三成為三等侯各于等
處莫玉也將幣謂侯奉幣以享王禮謂以鬱鬯行祼禮毛者
以毛髮為坐次蓋老者在上也王揖諸侯則親親而序族及
其擯也則尊尊而序爵及其燕也則老老而序齒蓋一會而
三善並行三禮咸具雖相反而不嫌其相悖也
增　鄭剛中曰司儀掌擯相之禮以詔王儀容辭令揖遜之
節使動容中禮為盛德之至儀容以貌觀言辭令以出語言
揖遜以交接言　孫氏曰所謂賓客者非列國之君即其卿
大夫也彼皆承享來王于我者而先王與之講賓客之禮若

獻已然自今觀之六服之君各以歲時赴朝覲宗遇之會而
陪臣將命入貢獻功幾無虛日委積飧牽以待之郊勞燕饗
以寵之送逆必于其疆而不憚煩存覜以其時而不厭數
先王之治天下國家豈無急政要務而且費國力于此哉水
心曰學者徒謂其揖遜周旋之美不如周君提封天下精神
會聚于此參以詩書所、記則唐虞三代之為國家豈有毫髮
不盡于人心者哉蓋其得之未嘗以智力其守之未嘗不以
礼義此意至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携以禮懷遠以
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王氏詳說曰古者天子巡狩諸侯入朝一皆為壇于國門之
外案覲禮為壇各因其方春則帥諸侯朝日于東郊為壇于
國東夏秋冬亦如之是覲禮之有壇也案朝事儀天子冕而
執鎮圭搢大圭帥諸侯朝日于東郊退而朝諸侯是朝禮之
有壇也此云合諸侯謂大會同耳巡狩之制亦如會同但會
同為壇于國門之外而巡狩為壇于方岳之下其制為壇三
成即覲禮所謂深四尺者是也蓋從下向上為深於地一尺
三成則總四尺矣宮旁一門即覲禮所謂宮方三百步四門
是也蓋壝土為壇、外為宮每旁一門則四門矣。王氏詳
曰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會必先升日月升畢而祀方明祀
畢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各就

其旂而立王揖而進之諸侯各于其等奠玉降升復升奠玉
處成升乃升授王玉會諸侯而必升日月祀方明者猶四時
之朝而必帥之以奉祭祀雖天子言有所尊所以教諸侯之
敬也。賈氏曰公奠玉于上等降升于中等侯伯奠玉于中
等降升于下等子男奠玉于下等降升于地及其成升皆於
奠玉之處。一說黃文叔曰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七
十步五十步擯者五人四人三人是為上中下等鄭言壇之
奠玉處非。鄭則中四既奠玉則升而獻其國之所有以為
摯其獻也亦於其等故曰亦如之已持摯則王祼以鬱鬯其
祼而禮之亦各于等故曰亦如之。黃文叔曰亦如之言擯
者各以其禮亦如上三等也三享再祼一祼酢不酢已見大
行人鄭言三等亦謂壇三成恐非當在廟其禮亦三等
凡諸公相為賓謂相朝主國五積三問賓皆三辭升受皆旅擯主
再勞賓三辭三揖登升受升送主君郊勞交擯賓三辭車逆主
拜辱賓三揖三辭升受賓車送主三還賓再升致館亦如之致
饔如致積之禮
相為賓謂相朝也積有芻米問有問脩勞有摯玉皆使卿大
夫致之積問不言登受受于庭也旅擯謂驕陳擯介而不傳
辭鄭則十四旅擯者不上下相傳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不交擯也下兩君相見則交擯三辭三揖者
賓每辭則揖而使者亦揖以圖請故三辭則皆三揖也賓欲

主人之勞禮致升送使者王昭禹曰勞禮重于別禮非特升受而已于使臣之說又從而升送之

郊勞者賓至近郊主君親出勞蓋敬賓之臨也交擯者各陳

擯介使傳辭也賓不敢當故三辭而即乘車出舍以迎主人

蓋重主人之親來也升廟者主人謝賓之遠臨賓不敢當故

三揖三辭而後受其幣玉賓又出乘車遠送主人三還再升辭

之不敢當賓之重禮此再升非獨主人。○賈氏曰賓見主君辭遂再升送主人也。○此為主賓交升則

而致館授客舍也客至而後館君又以禮既致之其禮亦如郊勞也致飧賓方至館致

小禮也

及將幣交擯主三辭車逆升廟賓賓車進答升主三揖賓三讓

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主再拜授幣賓升

送幣每事如初賓請如儐亦如之

將幣賓以來朝之幣享主人也主人不敢當故三辭二不獲

則主君乘車出門以迎賓而拜其辱也三揖者主人揖賓使

前三讓賓與主人入門而讓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鄭註將致敬于廟故每門止用一相而已○賈氏曰諸侯五廟始祖廟在中兩廂各有二廟各別院為之則有二門〻傍皆有南北隔牆隔牆皆通門故有每門不然從大門內即至祖廟之門何得有每門而云門止一相乎及廟唯上相入

上擯上介入以詔禮也復三揖三讓者讓升階也既登堂以

幣享主君主君再拜受幣不曰受而曰授者以主君于賓授

幣則拜而受之也主君拜授幣尊其所享也賓拜送幣致敬

于所享也既登堂以下入王昭禹註增每事謂行享禮與聘夫人及有言

也皆揖讓再升○鄭注每事如初謂送幣如將幣之禮賓當為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

于下曰禮敵者曰儐王氏曰亦再升受送○鄭剡中曰亦三揖三讓如將幣之禮○黃文叔曰賓以

賓客之禮相待送為義如五州為卿使之相賓是也非不及字亦通

增賈氏曰交擯三辭車逆升廟賓車進答升並在主君大

門外○楊謹仲曰及廟三揖讓分左右也主人入門而左客

入門而右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

西階此所以至于三揖也三讓則讓登也曰登而先言再升

授幣後言賓升送幣則是三讓之後主人先登而賓後登可

知矣既曰云三讓登者至階主君讓賓〻讓主君如是者三主君先升也○黃文叔曰既

登主人再升〻賓至賓始授幣主人受賓乃升送幣言賓升

者見上為主人升也鄭以授為受不必○賈氏曰賓升送幣

者賓既授乃退向西階上北面升送幣乃降也

及賓出主乘車送三請三進再升賓三還三辭告辟主致饔餼還

主饔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升禮拜饔餼拜饗食賓

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

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三請三進主人請客就車也主人每一請則車一進以遠送

賓亦一還一辭賓既三辭則主人再升以送賓賓遂告避而

不顧矣致饔餼者賓主已相見致大禮也拜見下享客還圭

謂還賓之命圭當將幣時賓以命圭為贄故也饗主飲食主

食擬上公之禮則當三食三饗矣致贈主人贈賓以財如饔
世所謂程儀者郊迎者濱郊送蓋始終無失禮也王氏曰以大禮者惟饗食主君為主其餘君親往則賓為主ゝ人為賓已上六禮其送迎揖讓辭受再升之節皆如將幣主君之禮
唯饔餼饗食三者為大故賓皆就朝而拜謝之其餘送主致贈之類不必謝也賓謝主君鄭司農以為濱主人之禮費康成以為賓饔有
所饗贈于主君二者大意相類以主君方致禮而即荅之故
曰謝皆如主國之禮者厚薄豐殺惟其稱也鄭剛中曰先鄭以謝為復主君之禮康成以主人禮費既多非賓所欲復致繼為饋ゝ者報也○王氏曰主君郊勞致館致饗餼送主致贈郊送之時饋以玉帛皮馬皆如主國之禮ゝ而往來也即將禮賓用束帛濱主國勞者之意儐伯子男之位以次
而卑其饔餼饗食之禮亦有差而賓主登降揖遜之儀則與

諸公同者蓋天理自然之節文不以位之尊卑而殊也
諸公之臣相為國家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賓
三辭主升辱賓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儐使者如初之儀及
送賓拜送致饋如初之儀
相為客謂相為聘也賓至境則主國遣使致積三積皆三辭
然後拜受示不敢當也賓至郊則主君遣大夫迎勞大夫勞客以束
帛升辱大夫升客之承辱也註疏云辭升辱者賓拔館內出于大門升使者辱命未于外○原稿云客升大夫之來辱者以參用鄭注大夫承君命來故客升堂聽命復下階
以拜而受束帛從臣禮也王氏曰聽命既畢于是下堂而升然後登堂而受主君之命○鄭剛中曰又登而受其郊勞之幣也聽命受幣皆登堂尊主者之命而致敬也儐使者客用束錦副

大夫其禮拜見儀禮王氏曰勞禮畢使者出賓儐使者以束帛其禮如行勞禮之儀也國客
所以異于賓者省問禮君不親勞及夫登堂聽命與夫下堂
而升為有異也賓既至則遣卿致館其辭讓升受皆如郊勞
之禮
及將幣於擯賓三辭主升迎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
相入主三讓客登升客賓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
於擯而三辭者因主君以賓禮待己故不敢當主升迎而客
避者主升君命之臨非為于升客故辟而不敢荅升也賓主
行禮則有相客以臣禮自居故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主君
與客俱登此據客而言之主君升客至客不敢當遠遜而三

退避然後授幣下堂而出不荅拜者將主君之幣亦不敢行
賓禮故也
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荅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
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
拜客趨辟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
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
禮以醴禮客也私面私覿也私覿則當有私獻稽首者從臣
禮君荅拜者以客待之王氏拜說曰禮家臣不稽首以辟君也至于伏外國之君則如其君九拜之禮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臣之拜君則稽首君之荅拜則空首○王介甫曰君荅拜則不稽首以主君而客臣
也故問君謂問君之無恙也勞客者憫其路遠而勞苦也廟中

將幣禮前不可及其餘故侯客出始及之王昭禹曰出及中門之外然後問君
問大夫勞客者以在廟授幣方致於馬未可遽問而勞之先○李嘉會曰前之將幣皆是授命傳辭未又相親今既授而
則相親矣故可先問君次問大夫次勞客主人立言之序當問君問大夫
如此問君而再升稽首所尊也問大夫對而不升者已同
列也異于君卑之序尊勞客而再升者以尊勞畢於致其致也致客
饔餼益國君不親而使大夫致之如勞禮者如鄭勞之禮也
原稿如勞禮者再升稽首以謝也夫之饗食還圭主君親之致儀如將幣王大傳曰
享食于廟必主君親之主者傳國之信玉故還圭亦主君親之致其君之命故亦行如將幣之儀惟有致不親享則致以
酬幣不親食則致以侑幣據四還圭亦必君親之儀禮云使卿還圭畢者蓋亦謂有故舊說皆謂使大夫致之失經之旨
矣館客者客將去而託者之盡殷勤也客不敢當故辟而使
介受命遂送君還升以送客客即從而遂朝以謝致主君之
辱也李嘉會曰館客者留客也親受其命而不留數于典主君執辟而使介受命從其復升君之辱于朝禮賜
謂贈客以財即上文所言致贈左氏所謂贈賄也客去而三
積猶前盡致客之禮終始如一矣鄭注禮賜謂米禽疏曰知禮賜為米禽者聘禮云賓
三拜米禽于朝以此如之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
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
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
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二等謂其禮數雖同而有厚薄隆殺之差也從爵上下蓋為

指卿大夫言之鄭鍔曰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者視其爵之尊卑而作殺以兩也○未扶此詳明亮
同禮如郊勞則郊送出入皆三積之屬不得豊前嗇後致始
怠終也幣享幣也稱其邦者國大則幣豐國小則幣嗇以其
幣為之禮者欲其稱也朝夕猶言東西日出為朝朝東也日入為夕夕西也不
正東而面當主不正西而偏當賓常視賓主前卻而得兩鄉
之行人擯相之儀當然也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
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
之
傳傳遽也遽卒迫也或以傳為乘傳驛之傳鄭注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
使者也媺惡猶言吉凶無禮謂其事為典籍所不載賈氏曰無擯介而平
行謂無禮之道有難如寇戎為梗之類不時必達謂難不能沮以
其時至然必從間道他出以達之以王命不可廢也在國則
掌行人勞辱之事行人為使則為之介貳而或先或後共其
職事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
欜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通賓客謂道經于國如傳所云通賓者路節道路所用之旌
節達諸四方使無所阻也環謂環守之防其竊有遺失無幾
者環人道客則門關出入皆不幾也疆王畿四方之竟賓客

始來而逆之將去而送之皆至王畿之界所也先王朝于道賓而所以保護之者猶如此其至冝四方之賓至如歸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國使謂九州之外蠻夷鎮蕃之地大行人謂之蕃國者其君長殺暴中華故遠其國使來也傳王言者遠人不達中國言語故象胥主譯王言而諭曉之使相率而悅服也鄭剛中曰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使知王之志意也以王之恩意曉諭其心乃所以和之使力率親之使力殊外也入賓謂以世一見而來朝也夷人禮儀辭命與中國多異故協而正之而始傳之王鄭注其升揖既趨不同于中國則教以中國之儀而協其禮其言語聲音不同于中國則擇外國之音而傳其語也賓擯通凡入賓之時始終爲擯相周不以其陋而簡之也棄夷不嫺中國畏禮故時詔相之任其臨之任也國客謂夷使其君來朝則稱賓其使則稱客蓋漢帝不臣單于之義賓禮謂厚敬禮之王氏曰大行人詔相諸侯之喪禮此國客過國之大喪則象胥詔相其禮儀正其位大行人于諸侯之王事協其禮賓而見之此于軍旅會同則象胥于國客受其幣而賓禮之作事者作起其臣使仕事也大事謂征討次事如所謂戚隷之今文告之辭者量其事之大小而用其人則無不勝任之患漢武帝求使使絕國至下詔求之則仕事者無人矣

增 王昭禹曰凡作事謂作四夷之事王之大事諸侯者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作大事于四夷者謂有戎事于四夷也諸侯以敵王所愾爲事彤弓錫有功諸侯則蠻夷衰而諸夏盛故六月之序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次事則非戎事謂戚隷之令文誥之辭或施于四夷者則量其事之輕重或以卿大夫或以上士也若天下事則事之尤小者故以庶子而已言下事庶子則包中士矣〇賈氏曰云庶子者謂若宮伯所云士庶子之等

黃文叔曰此段簡編有錯謬以其名非之國客必非象胥所掌而作事尤非其所得預疑爲小行人職掌作事按鄭說是擇使也諸侯恐當爲諸公春秋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是也下事庶子武氏子仍叔之子

原稿 王氏曰王者于夷狄其帖息也則慎固疆圉而不貪其無用之地其入寇也則逐之出境而不加以征討之師其朝則接之以禮待之以誠而不責其難得之貨此先王所以待戎狄之三策也

按陰陽之氣迭爲消長陽氣盛則人材萃于中國而爲光明磊落之陰材陰氣盛則人材萃于夷狄而爲狡悍兇頑之桀虞當成周時中國陽氣至盛也故周召畢散之材盡生于中

國而夷狄之氣消藏委頓驕悍之膚虐無人爲故周公第使象胥以親之懷方以懷之而其酋長已皆稽顙來庭不暇矣自漢而後陽氣日衰陰氣日盛故其獷悍暴戾之氣盡注于夷狄而淵勒垂堅汗喝幹離之輩作矣夷氣已盛華氣益衰而中國之士僅有如所謂吳聰我將京惇俅黼之徒亦何足以當其一攫乎至是而欲禦之難矣夫義理者中國陽氣之根也義理明則陽氣昌而英賢輩出義理失則陽氣萎而俊乂銷亡有國者能昌明義理大培陽氣使英材萃于中國則蠻夷闚豁如周公以懷方象胥來之而有餘苟其義理消亡陰氣遒盛狡黠兇頑之徒已產于夷狄則雖重關天險長戟勁弩禦之而不足矣坤戒履霜姤惧羸豕可不慎哉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之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

牢禮謂凡用牢之禮餼謂餼九牢之類獻謂禽獻之類飲食謂饗燕膳食之類等謂公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之等也其數詳見下政以正之治以理之十二牢象十二月之全數天子之禮當用之饗諸侯而用其數者以諸侯盡在是業享之莫適用也庶具謂百官皆備或云庶羞備具也王氏曰庶具百物備者即膳夫六穀六清八珍羞百有二十品醬百有二十甕也有長九命作伯者用十有二獻尊之也故公侯以下如其介數此王合諸侯之禮壹斗四牘以膳王者貴誠也令其百官皆恭恪而百牲皆具以王之官屬盛多也鄭注令者掌客令主國也玩曰百官即三公以下令主客供王之百官具百牲言無有不備也王朝公卿大夫一視五等諸侯則士當與諸侯之卿相敵矣此侯國待王官之禮巡守殷國所至國君膳天子之禮皆當如是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衍字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藪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太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太牢致饗太牢食太牢卿皆見以羔膳太牢

眡飧牽者謂積禮所共如飧芻牽牲以牲而不殺也客始至則狀小禮謂之飧飧必有牢或飪或腥五積所用皆視之飧時之物但牽牲不殺為異所修脯也蓋以脯為見禮也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九字係羨文此本鄭氏曰王昭為日鄭大謂旨用牢而君用脩殺其既狀盡上公致積則有飧牽周禮隨而至故加以脩而已羣介行人宰史方比有于不爲通也此侯伯

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豆十有二腥十有八皆陳饔
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筐醯醢八十甕皆陳
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
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
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膳眡致饗者以膳致饗之禮也已膳則不饗之矣何氏曰夫人致禮侯伯與上公同不言食太宰則致之公也致禮于子男又致于侯伯特言膳眡致饗者言大人致膳于小國之君以致饗之禮不復饗也○按原稿云膳眡當作膳食夫之言親見卿皆膳特牛者大國之卿于
子男之君來不皆見之也見之者乃以特牛不見之者則無
膳之禮也疏曰上公侯伯直云卿皆見以羔此云親見卿文有異似朝君親見卿文殊宜辨此見亦是見朝君
三卿之內有見者有不見者親見之卿乃致膳耳○原稿云子男但卑故又此卿但見之○上二段原稿不可用故改用鄭注
此子男來朝而王待之之禮而凡五等諸侯兩國相為
賓者其禮亦當視此矣○黃氏曰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
禾至也致積始至也致飧及其朝享之後又致饔餼之大禮
問勞送逆之示其勤辭受拜揖之示其恭其粟無算取其獻
而止其爵無算取其醉而止歷觀大小行人掌客司儀之所
掌而更讀蓼蕭湛露棠華采菽諸篇則知先王之所以懷柔
諸侯者如此其至宜諸侯之心平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王
也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為國客謂以君命特來聘問也待之如其從君為介時不以
舉從而畜不以特至而豐惟其如等數之常而已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
殺禮
禮貴得中不惟節當然時詘舉盈不戒而求備則亦悖矣在
外謂在他國也王氏曰在野謂行禮于郊在外謂兩君相遇于塗故于大者皆殺禮
蓋雖儉而得中也
增 王氏傳曰凡皆禮之權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
受饗食受牲禮

喪用衣衾棺斂之屬非客次所有故主人為之具賓客有喪
謂聞其君親之訃有喪則行凶禮膳饌非所當惟芻給牛馬
稍給廩食為不可缺故受之饗食係吉禮而順曆主人敬賓
不敢以喪故廢禮辭之則兩得其道牲牢則受者以其為衆
從者所需且主國雖費而不煩致也
增 王氏傳曰凡皆遭喪之禮
增 總論 陳君舉曰邦國之君相為賓客先王設官有行人行
夫掌客掌訝之類問勞贈送物為之數升揖辭受事為之節
觀春秋之時一言不酬一拜不中而兩國為之暴骨先王慮
患豈不預哉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等籍名位差次之籍也（鄭注九儀之等數）蓋掌訝主迎賓客必先識其尊卑貴賤而後可以施其款接隆殺之禮故當主其等籍也戒官脩委積若斗人共積斗羊人共積羊倉人共道路之穀積委人共委積之薪芻戒之使各奉正肅脩以給賓客之用既戒乃出迎士訝出也（王將為四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入送逆之入于國則為之前驅而辟也）故令聚欜令野廬氏也致積以王命致于賓也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也將幣為前驅道之以如朝也往者客詣主之處入復者入告于王以客至也及退亦復于王賓客之治謂有國事欲理者二訝士下字疑誤當云令訝士治之所謂四方有治于士造焉之也（訝士職文）蓋賓客言于掌訝掌訝令訝士聽而治之也從者凡介以下人訝之昏夜道之者引其途徑使不惑也自卿訝及大夫士皆王命使館賓以盡其款勤之誼如今所謂伴客也天子之士其爵足以當大夫大夫足以當卿卿足以當諸侯故其才足之制如此士皆有訝者如上士為賓則使中下士逆之也（以上參用舊注）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節以為行信幣以見諸侯所聚謂都也德意以發于外者言志慮以存于中者言上下之情志不通則多睽孤故逆而不相親順故掌交以王德意之所發志慮之所存為諸侯萬民道之令皆避王所惡行王所好則上下之情歡欣由暢而諸侯之情好無不洽萬民欣悅之心彼此亦無不達矣（劉氏曰上情不下通下情不上達有所壅塞而其道難成主介之通病也是以設掌交之官使行之下以究其壅塞而通達之凡使咸知王之好者德善而惡者使抑俾引其所惡而行其所好則上情莫不下通矣又使上如諸侯之所好萬民之所悅則下情得以上達矣）通事謂朝聘慶弔之事九稅即九貢也貢獻以時而上下相安故曰利（鄭注九稅 稅民九職之）九禮九儀之禮以相交際故曰親九牧九州牧也維謂各有以聯屬小國之[illegible]維繫之不[illegible]九禁司寇所領九州之境犯禁則入于刑故曰難九戎即大司馬九伐之法也凡人各私其有而不知所以奉上諭以九稅之利則邦國之貢獻通矣（鄭剛中曰諭以九稅之利使用九職任民而求其財也王介甫曰諭以九[illegible]之利使知莊禮）各君其國而不知所以

原在第 28 葉上欄左半葉

原在第 31 葉上欄右半葉

原在第 36 葉下欄右半葉

原在第 37 葉上欄右半葉

原在第 37 葉下欄左半葉

原在第 50 葉下欄右半葉

高註周禮二十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高愈撰愈字紫超無錫人順治中歲貢生江南通志載愈著周官集解十六卷當卽是書其分卷各異殆傳寫者不同也書中採前人之說多本諸王昭禹訂義亦閒有發明其中有最駁者數條如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康成註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乃天子食此諸侯之貢也不用先鄭之說愈謂諸侯自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而以其餘貢天子其說頗詆康成今考春秋昭公十三年傳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杜註公侯地廣故取貢者多如愈所說公地五百里乃自食其半以其半貢天子侯伯地四百里三百里僅自食其三之一乃以其二貢天子子男地二百里一百里僅自食其四之一乃以其三貢天子則尊反貢輕而卑反貢重矣昭公十三年傳又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杜註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卽公卿大夫之采地鄭元小司徒註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公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卿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大夫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是食采者卑與尊同故云卑而貢重也然則周制甸服貢重尚不過四分之一豈邦國所貢乃至於三之二四之三乎司勳文曰凡頒賞地三之一食註云賞地之稅三分王食其一與大司徒所云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四之一均爲王之所食與大司徒文例義略同愈乃不一置解而獨於此別生異說似未參考全經也又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元註曰此謂造都鄙也愈乃曰四縣爲都計田止一千二十四井以稍人丘乘法推之止得兵車六十四乘視百乘之家猶遜焉而傳稱先王之制大都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此八千一百九十二家不能當

天子六鄉六遂十五之一是猶不足稱小都而況大都乎今考春秋隱公元年傳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杜註謂都城當國三分之一非謂田邑車乘當國三分之一也愈不得引以爲難且四縣爲都本小都也積四小都乃爲大都今愈以四縣之都爲大都於鄭註尚未詳考又春秋襄公二十七年傳曰惟卿備百邑杜註云此一乘之邑孔疏云百乘爲采邑之極坊記疏謂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之三公同俱方百里是惟大都方百里者乃得有百乘而天子之卿止得小都五十里安得同於侯伯之卿又寧以不及百乘爲嫌耶至四縣爲都凡一千二十四井以司馬甸出一乘之法求之所出本不及十六乘而愈乃謂得兵車六十四乘尤舛誤矣稍人掌丘乘之政令鄭讀乘爲甸謂掌丘及甸之政令也愈謂乘字不當改讀遂謂一丘出一乘考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註長轂一乘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若稍人已令丘出一乘則與周之制也春秋又何得書以示譏耶又韓詩維禹陬之毛詩陬作甸陬訓曰乘甸亦訓曰乘古陳甸乘三字音同故讀乘爲甸愈不知古音故有此疑是亦妄難鄭氏也他如謂郊社相對社即祭地更無北郊九夫爲井即十夫有溝都鄙鄉遂不異制則均襲舊文無庸更辨者矣

周禮惜陰錄六卷附周禮諸儒敘一卷

〔清〕徐世沐撰

上海圖書館藏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禮惜陰錄六卷》提要

周禮正義序

天官冢宰第一

江陰後學徐世沐振訂

冢高也如山顛之高大 宰調也如宰調和膳羞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必得天下高賢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尊者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卑者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雜役尊賢之等與官職任使五官可類推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宮中官之長王宮宿衛官府在王宮之徒役宮正長之分置于士庶子八次八舍之間官卑任重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士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主宮中官之副王宮宿衛亦有公卿士大夫子弟宮伯長之分制八隅匝廬環衛為其副貳宰治自宮衛始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膳官之長統下庖人內饔外饔亨人四職宰治次及飲食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庖主宰殺牧野

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士人府二人史四人所主在內王及后世子與宗廟之事胥十人徒百人內饔必恭必慎極其重也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士人府二人史四人所主在外之祭祀及邦饗孤子耆老胥十人徒百人外饔必誠必敬極其隆也

亨人專煮肉者下士四人士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潔而介節

甸師主耕籍及野廬下士二人士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借其耕耨有資烹飪且給薪蒸柴火與饔亨次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野之食獸羔生殺

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掌取魚者魚鮮薧歔者漁字取魚難一胥徒多

鱉人下士四人士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掌取互物不必用胥

腊人下士四人士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乾物者亦不用胥

自甸師獸歔鱉腊皆與膳相資故五職相次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士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眾醫之長亦不用胥統下四醫亦與膳相關切

食醫中士二人專和五食

疾醫中士八人掌治民疾

瘍醫下士八人掌治外瘍

獸醫下士四人牛馬之類言醫之

人無夭札物無疵癘亦君相之職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酒官之長凡五齊三酒四飲皆掌之酒正乎宮正聯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掌為酒者婦寺之事奚女之少才智者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酒人減之半

凌人掌冰者下士二人外事用士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凌冰室也取冰人多

以酒漿飲食所需故相次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竹曰籩掌四籩之實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醢豆實也掌四豆之實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醯醋也掌五齊七菹凡醯物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以巾覆物曰冪祭祀掌共巾冪冪音亦後世在中涓

自酒正以下九職皆飲食所資倫列之以畢食事自膳夫至此卅四官

宮人掌六寢之埽除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近王褻役其事不一

掌舍出外止之處下士四人居宮則有宮人居外則有掌舍行外暫時料理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物多

幕人上惟帷幄者下士一人主設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布繒物多

掌次幕下掌舍下下士四人主料理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物多書少負荷役多

自宮人以下四職畢居事結前宮正宮伯二職

大府主收藏下大夫二人主分受者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內外得安掌王財居官有經佐守者眾府四人

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兼入與出庶物多

玉府掌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士人七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

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有工八人添徒八人珍器少

內府良貨賄藏在內中士二人主藏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待邦之大用

外府主泉布藏在外中士二人主入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待邦之諸用

自大府至此四職皆主守財用之權不與惟一下大夫總其要

司會主大計者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主計算者上士八人中士十有

六人主計算者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主計雜役有權無財

大府有財無权司會有权但勾考入出以免中使中衆措弊

○大宰理財司會為之勾考查核治卿清心責成而已後世

內外而小木不可以相理財措四安不之偽用周禮可懲

司書主簿籍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士人七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無所關

職內主入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主入用士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有財

職歲出者以歲為斷上士四人分按四時中士八人佐按分二府四人史八人徒

二十人出財煩多亦財之入與出詳數如此治卿不下從也

職幣但費幣物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主幣入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知其美惡

胥二人徒二十人幣不久停亦多過往

自司會至此五職理財之事以六大夫主其權而聽命大宰

周公旁作穆穆迓衡不累心也仁者以財發身只一無欲

司裘服以裘為重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主裘用士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

人至大裘無別住裘未成者

掌皮下士四人裘輕于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斂皮事亦多

此乃服之事次職幣言之當用幣者兼于職幣四時用幣冬裘別詳

自大府至掌皮十一職皆言財色藏用無服賄以上皆治外下乃及治內外

内宰亞于外宰下大夫二人分治六宮上士四人每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倍于上士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六宮治內之長王寢在宮南后寢在宮北

内小臣奄上士四人奄有士行者史二人徒八人一奄兩徒不使多役倫使令

閽人刑人墨者使之守門王宮每門四人外二內二囿御苑離北游宮亦如之别內外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路寢通王宮故有寺人以俾命令餘宮無有奄人不多

内豎閽為寺人豎止童子倍寺人之數多不踰十寺俾王命豎達宮令

内臣止此四職以嚴內外通命令十分謹恪無生諂諛

九嬪后與三夫人之媵妾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教宗于內宰亦尊賢重德

世婦媵妾之下有德者不必定二十七女之知婦道者亦有繼嗣之義

女御卑而得御進者亦無定數女倫使令或有接御九嬪定位世婦女御則以德選女謂卑和

后與夫人外有此三等各供正職以廣繼嗣非可以色進

女祝掌宮三祀四人指揮禱禳四事奚八人一祀二奚慎禁之嚴敢有左道內宰治之

女史女知書者八人六宮倫役奚十有六人一史二奚女學設有此秀出

女知禮知書者有此二職內宰之選必嚴

典婦功婦人絲枲工官之長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主收用士府二人史四工四人賈四人工教骨核徒二十人生之者衆宮內亦然勤儉成風賴此

典絲絲所成下士二人主收用士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典枲績所成麻苧下士二人主收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枲物多

婦功分絲枲二項未成帛布者宮中帛布之出井井不紊

内司服宮中裁縫官之長奄一人通六宮女御二人必正服奚八人服多

縫人掌宮縫線之事奄二人主督工主傳令女御八人至敎帥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後世用男代非禮后服必當女御女工成之女服不用男

此二職宮內禮服必內宰授之法制不敢奇衺淫巧以蕩心

染人掌染絲帛下士二人主教主收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染役多

此一職足服縫二職服匠男成

追師治玉石者下士二人主首服必用士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此一職倫首服玉石有等不求美觀

屨人掌王及后之舃與屨下士二人有法制必用士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此一職足司服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不但王如是后亦如是雝雝在宮肅肅在廟顧可忽與

夏采染鳥羽為夏翟下士四人倫吉凶之用史一人徒四人事皆禮重

羽染五色象為雉羽復為至重故特言之〇王之居計及掌舍掌次幕人內外無不倫飾也后亦有朝祭公桑而出其翟茀則賴夏采故求詳之內宰之料理至夏采而畢豈可委之厮役故用下士四人隆其事也內宰十九職贊后以成內治關雎麟趾之風化造端于此人君修身齊家內宰有所焉〇天官卿一人大夫共十六人佐卿治國者止六大夫中大夫二下大四理財乃用八大夫太宰下大夫二司會中大夫二下大夫四財關係于國家最重非大賢民之父母不足以理之內宰分理后宮亦用二大夫下大夫二後可贊王成治天官之治內外無缺漏而已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建立也典常經法三義兼 卿一人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 治有從而易知所以謂之天官意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 教有簡而易能所以謂之地官意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禮則春之生發所以謂之春官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政則夏之生遂所以謂之夏官

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 刑則秋之肅殺所以謂之秋官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事則冬之收斂所以謂之冬官

凡王國萬脈使國之梗塞經以治其紊後可教以安之礼以和之樂 礼無 政以平之偏 使無 不平刑以詰之既定事以富之

此邦國先後之次第也治民有官守物有府先治之使肅後可教之使知散而為百官礼以統之 有尊卑制 政以正之 必行號令 不法刑以刑之 使知懲創 既定事以任之 使知守責 此官府先後之次第也邦國官府所主在萬民先治之各安其分曰紀 四民就理 後順樂其業曰擾 四民服馴 後可礼以諧之 明倫睦親 政以均之 各得分願 不格刑以糾之既寧事以生之此萬民先後之次第也此六典君出令制之臣稟令建之冢宰所以佐王有關雎麟趾之意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六典是法度 昔六周典法度周公監二代之文也 乃〇此六典治邦國之總頭堯舜以來不能易也五卿一典不舉一職不修不可云建則治典不成冢宰所以重〇人君繼天立極惟賴冢宰得人甚矣冢宰之人不易得也循其法度尚

可以治

以八法治官府 卿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以及府史胥徒在官者

一曰官屬以舉邦治 六官之屬各六十 屬六官分舉合六官 大約三千共舉邦治

二曰官職以辨邦治 治教礼政刑事之職 職六官分辨六官分 各屬五百以辨邦治

三曰官聯以會官治 六官通職之事者連 聯六官分而會六官合而 合一通則會有連合通

四曰官常以聽官治 各官自治其常職 常各官聽各官獨 一官守其常官

五曰官成以經邦治 官府之成品式 成一官經一官理 成求其各治有常經

六曰官灋以正邦治 其職所主之法度 法一官獨正一官辨 法必知守治乃為正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 鞭作官刑以做有位 刑官有罪糾官知戒 違成失法刑以糾之

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以小宰六計斷吏治 計一官總結弊一官判斷 合成循法計以弊之

此治典經邦之條目冢宰職也〇自大而小自合而分自公而獨自粗而精然後功罪明賢能顯故六官無曠職無廢事而治典以建〇八法乃合六官以考績之法其要在官常一條官常有定職細聽之其合成與其守法與成與法皆不愆無刑俟賞若成與法有違則必刑懲不免兔刑可賞者再會其功績之總計而明斷以弊之官計一條乃考績結察虞之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八法之由來也周公祖述堯舜故定八法如是後為冢宰者欲治官府合八法奚恃哉〇後皆聽官治一條差了不察其官常焉知官成官法其官刑不加其官計亦妄評耳 皆陞黜賞罰不公明〇

八法乃朝無倖位之實事而敬天定民之精意寓焉天工人代惟以萬民為重率屬合六曾以舉之次多六職以辨之再聯六攷以會之書所以去同寅協恭和衷也然非聽其官常則責可他諉無勵翼之實豈所云臣克艱厥臣乎官常有成王璧之官常有法人奉之倘以辨言亂旧政則官常可不審聽乎刑糾于前計弊于後以全敬天之心愛民之意亦寄作迓衛深衷豈云徒法

以八則治都鄙 親王子母弟與公同處于大都次疏者與六卿同處于小都再疏者與大夫同處于家邑

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大都小都有先君廟家邑有先祖有地各有社稷及五祀當祀之神

二曰灋則以馭其官 都邑各有大夫三等之士及在官者亦用上八法以治之使無倖位

三曰廢置以馭其吏 有官則有吏能不勝其任者則廢之擇其能者置之此权在都邑主

四曰祿位以馭其士 士之初進者無祿無位必論定而後官之任官後爵之位定後祿之

五曰賦貢以馭其用 上取于下為賦量民力以制之下供于上為貢量臣入以制之

六曰禮俗以馭其民 合禮之風俗以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循習皆修禮以節其性而達志通欲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都邑有惡刑以懲之都邑有善賞以勸之雖終歲題知于朝而威在下

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四時得常田但不許臨祭取鮮以備上大事亦有從但不許與工以妨農時

此冢宰治邦畿之四鄙也 四至之大界曰都其所居曰鄙三百里 尊賢之等親：之殺皆寓焉尊賢有公有卿有大夫三等不同皆在尊之：列受采地則有八法得以自舉而必受制于冢宰以别于王親：有殺王子及母弟有次疏更次疏者亦三等不同皆在親之：列受采地無八法得以相制而亦受制于

冢宰以親于王同公知人知天八則巧尊親各得其道賢安而勸于忠親樂而釋其怨豈但無倖位而世臣永賴豈但不弛親而落室作城久安長治又奚外焉○馭神使知所尊馭官使知所敬馭吏使知所使馭士使知所取馭用知所節馭民知所化馭威公好惡馭衆戍師旅屏翰王室有臂指之用愛護民生有父母之稱公之設身處地亦至矣八則豈苟立哉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八者惟王得主之曰柄冢宰以常然之義詔主所云左右頒布一意不敢毋也

一曰爵以馭其貴 天下五等國中六等爵之命教不同天下之貴皆為爵柄爵不可輕

二曰祿以馭其富 爵定有祿祿之多少天下之富柄之祿不可輕

三曰予以馭其幸 心所寵異則予以地或物無一定之例 有所親愛別非冢宰所詔者

四曰置以馭其行 不由司馬論定行之卓異則置立之 舜舉皐陶湯舉伊尹高宗舉傅說是

五曰生以馭其福 凡故有亦上上之福至養引更上之福祿 惟王作福生之也

六曰奪以馭其貧 罰之輕者奪其爵祿然亦不使至于失所 去三年不放然後收其田里是

七曰廢以馭其罪 罰之重者放而逐之如所云三年不齒者 流放乃是廢

八曰誅以馭其過 罪之輕者責而撻之 減于官刑 殛戮不是廢

此冢宰詔王善善長而惡惡短所以培植其仁厚之心杜防其驕奢之欲將美宦矣無限格非苦衷爵祿待詔必貴富之公予置聽詔必幸 如封叔虞 行之當 後世予置可聞之冢宰 豈生由當生福可錫奪必當奪當必矜廢處大罪已極其疾誅憐小罪尚養其恥不集之以殺戮故八柄無殺字 刑不上大夫戮是之故

○八柄乃所云君使臣以禮也爵禄有常予置無常終之以生皆股肱手足視之臣能不元首奉之腹心誰之尹奪則有故而去三有禮以念其舊廢則終身不用罪之極重者誅止責譲亦不加刑以全故舊尊堂廉臣敢不感激思報哉後世犬馬士芥君無禮也奚以責臣忠○爵禄之定柄固歸于天子至于作福而予之置之生之柄亦出天子或有作威而奪之廢之誅之柄亦出天子天子持此八柄乃能綱而紀之不下替冢宰詔王猶其綱所以懼怫君子四方為綱也冢宰祇弼之大端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 合率以等物謂之統天子躬行以倡于上民莫不順而從之則而傚之故為馭

一曰親親 孝父母友兄弟推而及之一本九族上四世下四世及于同姓五服異姓三黨皆如其親：之

二曰敬故 先世親暱少時交遊同姓則諸父異姓則諸舅平等則朋友為兄弟並當敬之以不忘舊好

三曰進賢 賢以德言有德者必進之使之在位則民知所勸而賢者並興之于草野矣

四曰使能 能以才言有才者必使之布于在職則民知所勉而能者皆列于朝廷矣

五曰保庸 庸以功言有功者或不善處或為人所忌必受賞而保全之則共奮于事功之會矣

六曰尊貴 貴無三達尊爵尊于朝齒尊于鄉德尤為輔世所賴是六貴並爵之則民知三貴之可尊矣

七曰達吏 勤皆之小吏士毋忽之不能通達則無功名之望吏之所以不修飭不敢舜而能者不出也

八曰禮賓 賓客往來所以親仁善隣以禮交際之則民知敦睦

此皆躬行以尊民于仁厚也由孝弟慈而推之使之教化行而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冢宰安得不日詔哉○親：一統最大孝弟慈三德皆全以此化民倫已明矣紀四方之

第一事本充以親九族來由是及于敬故以恩重進賢德重使能以才重保庸以功重仁與義無之 仁主愛義主宜 至于尊貴使天下知有達尊皆高一等以及達吏則祇一等上下無或遺忘然後及于禮賓以通交際而民之類以統合倡帥之所云萬物育而天下化成與九經相表裏無異旨也○王者馭民止以德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礼有恥且格此八統之謂也成王亦曰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康王亦曰至平富不務咎周公以此詔王所以重光不務咎而致刑措之仁也八統可忽視與○鄭仲興邪說急息之 曰柄尚嚴統尚寬嚴以綱其臣寬以調其民操縱之要也 ○民有故賢能庸貴吏賓七等不同捴以親：之厚意推之各得其宜斯成礼俗 別于為禽

以九職任萬民 冢宰治民無不包含偏覆無爽風乱華夷故九職以任之無游民無感家拵手夫

一曰三農生九穀 原農服農平地衆上中下各道有黍稷粱蕎秫稻朮麻大大小豆小大小種

二曰園圃毓草木 園乃藩也圃為主大樹果木小種蔬草菜則諸蔬諸菜木則諸樹果諸材皆給用者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 山澤皆有虞川林皆有衡二官也之山林川澤則作山林川澤則作澤材無之

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澤無水曰藪牧：地在遠郊皆畜牧地鳥獸所指不一大則牛馬小則雞豚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 百工兼八材之工亦有不專于八材者也舉言之珠切象磋玉琢石磨木刻金鏤革剥羽析為八材

六曰商賈阜通貨賄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有夫曰嬪有婦曰婦絲已繅者枲未績者

八曰臣妾聚斂疏材 男賤曰臣女賤曰妾疏材草木根實可食者

按漢注是疏材諸本作疏財恐是誤

九曰閒民轉移執事（農工商之外臣奴之上無職以自業者轉移傭役不常隨主人所左右而執事）

此冢宰使國無遊民之實政乃生之者衆大道也宰制國用有此不忍人之政故司徒泰之以教民天下無失業之男婦故財生而不匱有土此有財在設其源耳前四職因地勞來勸相以左右民在上後五職因人來柔督糾莫敢遊食在君〻相在任民着精神耳孟子曰民事不可緩其知此任之〻意乎任之不周不力民業不勤諸亂由之雖欲八統馭民虛談耳此九職皆使民有恒產也有恒產自有恒心不特九賦可出而八統亦可化成周公仰思此九職最要即唐虞之府事修和精意學者休空說王道

以九賦斂財賄（有土則有財有財則有用 隨其地斂之以備國諸用 取于民謂之賦 非上兵用之賦）

一曰邦中之賦（王城内 男出粟器之財 女出布帛之賄 貴出粟園出果工出器商出雜貨 九職之家各有嬪婦出布帛）

二曰四郊之賦（城外各百里 其地廣矣 男出財 女出賄）

三曰邦甸之賦（遠城二百里 為王甸種者 男有財 女有賄 粟米多 絲枲多）

四曰家削之賦（遠城三百里 已百采地之邑 大夫斂其財賄以貢）

五曰邦縣之賦（遠城四百里 更有縣邑小都 六卿斂其財賄以貢）

六曰邦都之賦（遠城五百里 乃有公封大都 三公斂其財賄以貢）

七曰關市之賦（外關内市 關有郊幾遠近不同 市有城内外及都鄙 各有財賄）

八曰山澤之賦（山無林澤無川 山林非一處 川澤非一處 雜物為財 幣物為賄）

九曰幣餘之賦（上用所餘 用之剩餘者 庶以濟緩急）

此王畿惟正之供也王城二百里以内凡男出之財女出之賄供王之服食器用亦無不給也外三百里則大夫公卿首其財賄數有限然亦量入為出以制諸用之節天子不敢驕泰司會撙抑之周公理財無一毫妄取指此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式謂用財之節度 均則平無過無不及必中 節則儉不踰亦不泰無欲）

一曰祭祀之式（天神 地示 宗廟 報本追遠 有天下之本 有一人之本 有自出之遠 有廟出之遠）

二曰賓客之式（諸侯朝 卿大夫聘 巡狩則會方岳）

三曰喪荒之式（國大喪 父母祖父母 及諸侯喪 國凶札 及諸侯凶札）

四曰羞服之式（膳羞 王食供王及后世子以下等 冕服 禮衣供王及后世子以下等）

五曰工事之式（宮室 器用 五路）

六曰幣帛之式（五禮所用）

七曰芻秣之式（芻草秣粟 牛 馬 祀牛食牛 五牲所用 五礼所資）

八曰匪頒之式（享 食 燕 予 有酬幣之匪 亦有食幣之匪）

九曰好用之式（燕好所賜予在匪頒外情所厚也）

王者不奢而妄用亦不儉而譏固酌乎奢儉之中輔礼樂以成節文必冢宰總裁之上不敢長逢君欲下不敢刻削民脂公之所以可為萬世法也易曰節以制用不傷財不害民九式是與〇式有九君自用者惟羞服一式餘皆他用此旅儉之本君之飲食可少侈乎哉後世人主以九式之礙已也故周禮不行呼世之治亂汚隆系于是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亦是各貢土宜以供國之所需 皆做禹貢不貴異物賦用物也

一曰祀貢 因祭祀所需而邦國貢之 祀最重九州備物

二曰嬪貢 因宮用所需如絲枲之良 嬪成禮服九州備賃

三曰器貢 此乃成器如泮磬之類者 禮樂賴器九州貢異

四曰幣貢 此已成幣者如縞纁之類 幣帛出別九州貢新

五曰材貢 此乃木材料亦是竹雜物 材用出岐九州貢名

六曰貨貢 此乃金玉象犀之類 貨貝出分九州貢珍

七曰服貢 此乃夏絺紵冬皮革之類 衣服所資九州貢美

八曰斿貢 牛尾羽翟之類 旌旗所賴九州貢產

九曰物貢 雜物魚鹽橘柚之類 羞用所貴九州貢常

九貢則備九州土宜諸用給矣○自九職九賦九式九貢冢宰理財如是其周且密者蓋國用與民命相關民命與國祚相關一縱驕泰之欲則必害民而損民生養之脂必害國而失天寵綏之眷相不保我子孫黎民空舉治典亦國步斯頻耳周公深憂乎此故處裁曲當已提其綱而分大府司會八大夫以責其成然後民命可全國祚可固而六典八法以至八則可行八柄八統可詔孰謂冢宰制國用非急務哉後世冢宰失職空空期于無偉位而不先使無推民蕩民失業補偏救弊亦奚濟哉此天官之所當法而不可卸責于司農也 皆開源節流由冢宰 生財大道自大宰起故大學以貨仁相終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因所設之官使之相配偶以聯屬人心也 牧長師儒主吏官也宗友則及下藪乃地

一曰牧以地得民 二百一十國則有州州有牧其地力

二曰長以貴得民 一國之君則為長其爵貴

三曰師以賢得民 師以德曰賢

四曰儒以道得民 儒以學曰道

五曰宗以族得民 大宗小宗皆主族

六曰主以利得民 采地之主能利民

七曰吏以治得民 鄉邑之吏治一鄉

八曰友以任得民 同井之鄰恩相信

九曰藪以富得民 虞掌之富與民同

此乃使民不渙散也情有思與義有理相維繫深根固蒂而不可拔所六繫于邑采是周公卿思設官非僅尊卑大小之勢位相使相治也有愛護之至情如父母之兩其子子無父母則孤則惸無兩也有纏糾之大義如師友之兩其朋朋無師友則陋則獨無兩也民生天地間豈可使之無兩以維繫之乎故自大而言曰牧牧養一州必使一州之民皆有兩人人父母戴之故曰父母孔邇若無情無義使不以道教非有素民心豈固結于上耶則牧不可不以地得民而兩之自國而言曰長長治一國必使一國之民皆有兩人人如得父母故曰民之父母若無情以慈之無義

以正之則一國之民心皆散如無長然甚則至于視若仇讎去之惟恐不速則長不可不以貴得民而兩之此二兩責在州牧國君邦國之民大順已繫矣然但以地界以貴臨繫猶疎也有師焉教以六德六行六藝自為表率民並是則是做心悅誠服則以德得民而兩之也師更佐之以儒六藝六容條目井然道本貳矣之好是訓是行則以道得民而兩之復然此二兩責在師保邦國之民孔義共明矣然在上之兩也更有在下之兩則宗重民生各有宗大宗總領小宗小宗總領族人民所歸向不散處也立宗法則以族得民而兩之民之土著定矣此一兩責在大家世族民有根矣君使大夫分治其民則有主為之興利除弊民得所欲則以利得民而兩之民益親矣佐大夫則有吏勞民勸相使皆趨事則以治得民而亦兩之上下相親主主吏無加矣然猶有分焉至于耦俱無猜則井民之友彼此勞逸相均疾病相助乃以任得民共相繫戀死生不忘則民乃深根固蒂不忍背離矣此一兩在下之繫也然無利可富民不樂歸更有養蓄鳥獸之散雖有虞人止設厲禁利與民共可樵可獵則以富得民民：偕享其利而嗜慾之雖有水旱災祲豈棄舍之哉九兩本于文王之誠和萬民文王自為牧為長兼師兼儒而亦兼宗分主分吏而亦定友故曰罔不遵以謀康田更有七十里之藪以富其民故西土稱曰怙冒繫之則也

周公師文王故以九兩繫民情義之交維繫也周以兩法興冢宰敢忘旅八統以興民行九兩以得民心九職以定民業九兩以固民居久安長治乃成治典天官位不曠○文王以此九兩柔曰徽柔㦤恭王季明類長君順比六德亦九兩遵大王慰止遵理九兩之始九兩王業治典之本王之右右曰偶王民之左右曰兩民皆取攜意攜則繫孤則離以得不得分也○此九兩乃必世後仁之由來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人君惧一己不足以繫萬民有九兩以繫之分天下為九州：有牧州牧虞夏已然九州有九牧以地分故以地得民恐分地遙隔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邦君為長爵遵祿重故以貴得民三代皆同恐教之無定則也師之三德六行師為兩使道德一風俗同師氏邦國皆有師不可無副也保之六藝六容儒為兩使各就學習之必熟保氏邦國皆有吏恐民無表帥也大家立宗大宗一小宗五不亂不散民志益定故以族得民尚恐民遠于君立大夫以居之各謀利其所屬民益相親故以利得民大夫尚與民不狎也有吏以分勸相之比閭族黨不柰井丘向縣有常吏以兩民乃奉主不疑不違主吏相固故以治得民上七兩公私盡之矣尚恐民不嘔也使同井都鄙同族鄉遂為友各有恩有信相保不欺故

以任得民一兩在下 兩以耦耕起義 更恐無利可資也數設虞人
守而不禁男苑者往雉兔者往民稼穡桑麻之外再得此
一兩乃饒足豐盈財用不匱故以富得民合此九兩君子
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何必聽訟〻自
無何待明刑〻可措新民止于至善非九兩無由周官以
此為冢宰紀綱民終事精意可不知哉
正月之吉 子月朔日出命 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 待寅卅布治遠邦國近都鄙同
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 始和布治 挾日而斂之
此國中之布治也郊以祈穀東作時與 象魏闕也挾日十日從甲至甲
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
置其輔 此邦國始和布治也 不言邦君邦君乃上承下敭此六等
睦等 州之長有牧二百一十國 國有三卿也參 有上中下三等之士也殷
十國之長有監 即建師是也 有五六大夫也伍 有府史胥徒在官者
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此都鄙始和布治也 都鄙在王畿無牧監 公卿大夫自為五臣故減一卿
睦等 一國之君有長 都公小都卿叅選大夫 國止三卿也兩 士三等也殷
都長子中都大夫叅選士 亦五大夫也伍 在官者也輔
乃施灋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置其輔
此官府始和布治也 官府近王以六卿之正為主 先遠後近正吉之出令如是 冢宰人〻當擇必無倖位
睦等 六卿為正 副職為貳 考德攷業 士為殷 庶人為輔

凡治 統結布治 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
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都子文之賓事
冢宰惟立法當人此治天下之先有司也 不勞而事舉
天下止守六典 邦國以典待之
王畿止守八則 都鄙以則待之
官府止守八法 朝臣以法待之
萬民視六官之成 以官成待之
賓客守迎送之禮 以禮待之
冢宰佐王綱紀四方勞心在立法在當人法人既得則六
明作有功矣王與已止悸大成裕不可犯叢脞之惰隨也
祀五帝 四時分主之帝 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 誓以言戒以事具所供修所潔
先期十日帥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
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王幣爵之事
一卜日 二執事 三納亨 四臨祀 天官掌贊王帥屬 四者
祀大神示 南郊后土 亦如之 四郊贊王禋祭同
享先王 四時及禘祫 亦如之 四節同 贊玉几玉爵 依神獻神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 大則五服皆朝之歲四王禮重冢宰贊之
大喪贊贈玉含玉 芝時時斂
作大事 指戎 則戒於百官贊王命 代王戒
王眡治朝 路門外 則贊聽治 與王為副

眡四方之聽朝（此朝在外時）亦如之（處之副王）
凡邦之小治（非大事待決于王者）則冢宰聽之（恤王代之）
待四方賓客之小治
莊渠魏氏曰上恭已南面大治與宰臣平章一人之體也大
治與聞助王所不及小治不以煩王百揆之體也工奉王命
次請于冢宰冢宰務各以其職自治之庶僚之體也故曰主好
要百事詳主好詳百事荒（即屏歌息）（君可佚臣勞亦不能君切學作慎忠是可忌君命而惰中必屢省乃明）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計簿）聽其致事（即聽官治是也）
而詔王廢置（所以布治時有改定）此每歲之黜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誅止責讁）此三歲之黜陟

小宰（中大夫二人）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
禁（小宰法坤之偶以治王宮）（坤柔而動剛靜而德方）（大宰掌官刑以正外小宰掌宮刑以正內）（政令大夕糾禁小夕止邪非）
內外分建以為貳（王有六寢后有六宮政令亞于朝令恐不行）
刑以齊之小人女子不知典法專以刑警懼之大事為政小事
為令一如朝之發必成出必達無少壅滯遲慢則宮中府中一
體過失當糾察不許遮瞞邪僻當戒飭不容萌櫱難養者無不
孫與怨兩患斯內正同于外正矣○官刑輕于五刑宮刑輕于
官刑細而慈密而恕所以全樛木樂只之仁廣螽斯宜爾之祚
後世不知此致有人彘之慘後歎周公之慮深而念惻也○致
中和自心身內外而一之文王雝〻在宮武王陟降厥家內無
不正周公設兩大夫以治宮中望成王之學文武也百王不可
世遵哉王宮一中大夫位高德尊夙夜寅〻格非將美后宮一
中大夫位高德尊朝夕凜〻防微杜漸大宰之命小臣寺人
莫敢長逢弄權婦御女奚莫敢誘萌搆禍王躬有不解照于光
明后躬有不綏將于福履者乎治典之樂此為根本矣（小宰責任非輕）
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六典）都鄙（八則）官府（八法）之
治（逆迎受之副貳也）（還以之勾考其治）（生殺食貨小宰饒〻）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賦貢）節邦用（九式）
（執乃節之不安出也）（量入為出小宰不傷財不害民）（蓄使財有餘不敢用或安）（為疾用舒小宰戰〻）
以官府之六敘正群吏（此治典一條事）（八法官常由敘起正吏）
一曰以敘正其位（六官尊卑即官屬）
二曰以敘進其治（六官功績即官治）
三曰以敘作其事（六官奮熙即官常）
四曰以敘制其食（六官祿秩祿冊稍）
五曰以敘受其會（六官計冊即官計）
六曰以敘聽其情（六官陳請達私情）
大宰嚴肅小宰寬恕一剛一柔以相濟（以上不使有僚位乃法外之通達）（小宰居上下之間使上下無壅如是）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再以敘正其位一條詳之）
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大事從長小事專達所以進其治作其事而無不達之情
大臣舉其大小臣舉其小大小無舉邦治乃無遺 加專達者達
之于小宰以自終小 宰受群吏之要也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 即八法官職一條詳言之
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
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 賓客來其委積
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
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 司馬主九職職方致其貢
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
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九職之任皆事也
大宰總其綱小宰分其職而六官之職乃辨可以各責其
成而正治受會無難 助太宰九有司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 即八法官聯一條詳言之
一曰祭祀之聯事 吉礼兼天地人
二曰賓客之聯事 賓礼兼君臣
三曰喪荒之聯事 凶礼兼死亡凶礼

四曰軍旅之聯事 軍礼兼大小
五曰田役之聯事 軍礼兼簡衆任衆
六曰斂弛之聯事 凶礼兼斂財弛役
凡小事皆有聯 除六大事通六官 包以小事通五禮
大宰領其法小宰分其事國家所以同寅協恭而和衷也
如一身之五官分司 今用關節無壅陽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 即八法官成一條詳言之 五成在官簿冊 三成在民數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 司馬軍政 比居伍籍謂驗籍 司徒五家為比以比出 軍五人為伍以伍出
二曰聽師田以簡稽 閭器計伍 出兵出獵 簡視其器仗有要簿 計數其卒伍
三曰聽閭里以版圖 閭里門 里民居 二十五家 版戶籍圖地圖 人訟地版圖決之聽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 稱舉也出息 責償也索息 傳近傍比為証佐以立合同券契 有証券書
五曰聽祿位以禮命 爭祿之多寡 爭位之高卑 朝廷以礼命臣有策祀之 九命之差等
六曰聽取予以書契 取于人之財帛謂之取 予于人之財帛謂之予 書契比傳別為大 有凡諸要物數
七曰聽賣買以質劑 賣田宅人畜之類 買田宅人畜之類 長曰質短曰劑 民間往來有傳別質劑之異
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國家之出入 要會月有要歲有會 所云計最之簿書也
民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無爭慮其爭之害吾治也大宰
設官成以經之使之一定而不可易詐偽百出以成立防
乃養其寧死不可無之信此官成雖為撫事實則若縣民
之自得之八成有財焉小宰所以詳之以佐大宰之經官
治也一則辟勞萌詐始聽政役以比居、有伍

籍誰客以勞苦委人而已偷安比居之成一定當役者服
司馬之政成而兵數百掠由是聽師田以簡稽比居有伍
籍各伍有當具之兵罷奚敢甲冑與于之不予精至弓矢戈
矛鋒刃之不善此備與網鎧簡器可登冊是合伍為各乘之兵卒
奚敢甲士之不善則御徒卒之不知步伐重車之或缺服
食稽衆而登冊矣此二成經國之軍治二則惜財萌欺先聽閭里以
版圖而由比居查起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斯成里其男
女戶口田宅住耕畜產資財籍皆一定不可藏躲也或有
不給稱貸于人貸必當償乃有不償以致訟起則以初貸
之傅別証之無別不聽無傅不聽以閭里之佐驗為斷此二
成經邦之民治三則會位生誕則聽祿位以禮命國家爵不容僭
祿不容冒籍蔵不可易豈可変改舊章以興訟此一成經邦之官治
四則貪物生姦取者欺為未取予者欺為丕予兩造不平
以取予之書與斷之而取予之數明取予之實辨矣賣者
後或有悔買者後或有負諸侶兩爭不已以賣買之質劑斷
之而賣買之議決賣買之信立矣此二成經邦交易之治五則沒財
生罔掌出者或另立名色多開數目出者不實掌入者或
侵隱物件減少數目入者共初聽者先以月要合以歲會
而出入之數清出入之考扶矣此一成經會計之治自師田借貸交
易出入民之無信者有信廉巧偽消而暈趣于質實民心復古

○八成訟端有五亦或有八政從：訟師田師訟田訟困
無成籍不備閭里地訟稱責債訟無成証不確祿位官訟
無成故府無稽取予財訟賣買物訟無成簡辭難信出入
亦官訟無成考不校書契簿版之不可不謀始也前經之
不紊後聽之不惑此官成大宰綱之小宰紀之成立不壞
而訟端可單邦治之最要事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即八法官計一條詳言之 羣吏大夫以下及三等士

一曰廉善 吏以廉為本 不痛民不害國 善以德言 循良第一

二曰廉能 能以才言 幹理第二

三曰廉敬 敬則心不肆 近有德不充善

四曰廉正 正則行不踰 近有德不足能

五曰廉灋 法則守之恪 近有才未裕能

六曰廉辨 辨則行之果 近有才相悖善

六弊以潔己愛民為最民為邦本固本者其利溥孔子以
子產為惠人乃是廉善管仲便是能不是善如果達藝亦
是能不是善：如損雖其廉乎仲弓當敬公綽當正原思
當法季路當辨如顏曾則在六廉之上矣○大宰六官之
計小宰分為六等以聽大宰之陟明此者已點考之核弊之公
責在小宰二大夫任不重與

以灋掌 即八法官法一備詳數之 大宰立法小宰遵其法以掌之

祭祀無天地人以法掌其戒具
朝覲無四時以法掌其戒具
會同朝方岳以法掌其戒具
賓客君臣之戒具無不豫戒無不豫具
軍旅出師亦以法掌其戒具
田役時狩土功亦以法掌其戒具
喪荒凶禮亦如之無不豫戒無不豫具
七事者令百官府
共其財用六官為聯共之
治其施舍施恩舍之不給役

祭祀財用大一年郊社四時廟祫迎暑迎寒支補
朝覲財用大各方諸侯每年不空遠近輻湊迎送禮多
會同財用大四方每方師旅既衆諸侯會集禮儀待餘
賓客財用大諸侯事各地有遠近卿大夫聘因有大小
軍旅財用大有事出師四時講武備兵封二簡卒搜兵
田役財用大四時出獵有力役徒合衆舉業封疆其役
喪荒財用大父母后世子諸侯喪飢饉疾癘損貸賑濟
禮以財而行九式太宰為此七事
荒年報力役及貴者服公事者老者疾

聽其治訟因施舍不服或有爭訟
官聯官成官法相交錯人心不公且平或有起訟者不得或有避勞借名各財冒免者
不聽之百官府亦據成以奉法會聯而已大宰不煩小宰
治其零瑣二輔贊正之體可見有大宰不可無小宰
小宰佐大宰獨建王宮之刑以治其政令及其戒禁蓋外內分
治小宰無細務也外亦佐大宰以考官治節國用又正副合治
小宰倍小心也餘則六叙六屬六職六聯兼六官八成六計七
事中治典乃大小合贊小宰無遺力也小宰非得正直公平之
大賢無以勝其任求大宰不易得人求小宰亦不易得人所以
云為天下得人難也吁求賢可不以為己憂哉

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祼將之事玉幣禮神玉爵獻神祼用珪瓚璋瓚贊送之
贊助大宰祼天地無祼宗廟之祼王與后為之
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大宰受爵幣必贊之
贊助大宰賓客之祼宗伯代為之王惟受酢大宰受賓爵獻王幣亦大宰受之
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喪有口實之含衣服之襚荒有賓客賜委之幣玉
亦代大宰贊大宰
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即上六叙受群吏之要要月之小計月要小宰受
贊冢宰受歲會會歲之總計大宰受小宰贊之
歲終則令群吏致事齎送歲終文書小宰與群吏親出令上之
三條皆大宰設考小宰奉行之也

正歲始和寅月帥治官之屬天官一屬而觀治衆之瀍徇以木鐸曰不
周瀍者國有常刑大宰懸法小宰帥屬觀也復以常刑提撕警覺之
小宰佐大宰布治乃申官刑之糾所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正月一王所改之朔周用天統受朔發令如于正月之吉
正歲百王所同之時始和布治正代如虞故懸衆鐸徇在正
歲周公原行夏時孔子遵周公之志而已
乃退鐸徇而退以宮刑憲禁憲謂表懸之於王宮官無衆觀故表懸之
始和布治內外無遺小宰之振德亦助大宰所未逮
令小宰之令於百官府官無六曰各修乃職攷乃瀍待乃事以聽王
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此乃申儆六官之命非王言也大刑司寇之刑不止害刑

小宰㠯歲先飭天官次飭王宮終飭六官以佐大宰舉邦治
無一官之不受提撕小宰之盡職也
宰夫下大夫四人之職掌治朝之灋治朝在路門外所云宁也 天子立天下之正位日視朝如此朝用皮弁布衣
以正王 王出路門居中南向 天子屏在外
及三公 三公王南北面東上東為第一 公孤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
六卿 孤東面北上北為第一卿西面北上北為第一 士入初立在路門西南東面
大夫 大夫隨卿亦西面北上卿南則大夫
羣吏 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右南面東上 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左南面西上 合衛王之位
掌其禁令 禁所止者令所行者 一日二日萬幾皆治朝決之
天子治朝非宰夫不肅必四大夫者四面四人㠯之

叙羣吏之治 平日統攝六官以下宰之六敘々之舉治
以待賓客之令 諸侯朝者大夫聘者各有辭令
諸臣之復 六官諸臣復王之命有章奏
萬民之逆 萬民上書自下而上曰逆
内六官之屬合舉邦治 正位進治作事制食受會聽情 羣吏無不如所敘則
治成而無治之不舉者所云綱繆牖戶或敢侮予也然後賓
客有辭可以待之而無愧諸臣在外反報可以應之而不壅
萬民在下有所控訴可以恤之而不虛總須四方之章奏應
之裕如宰夫司王唯舌不止出納惟允而已邦治實足以槩
之何恃口給爲哉周公制治有本末只是内治不遺力已耳

四方章奏非宰夫不行内外上下交際處四大夫最要
掌百官府之徵令 徵召之令 辨其八職
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 歲計為要 六卿及各司之長 欲知要欲徵正
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 月計為凡 大夫及各官之師 欲知凡欲徵師
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 日計為目 各司三等之士 欲徵司欲知目
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 多少細數 小官衆曰旅 欲徵旅欲知數
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 藏有券信 掌文書者 欲知藏欲徵府
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 治有記誌 掌記錄者 欲贊治欲徵史 如文書起草
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 先後之次 有才智者 欲知叙欲徵胥 如微獄不亂
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號召之令 能奔走者 欲發令欲徵徒

王有號召宰夫以所辨徵之是王之股肱耳目也
掌治灋 六典之八法八則皆掌之 宰夫鈞攷之官又詳于小宰之貳
以攷百官府 六官之屬三百六十 内攷兩下大夫分左右 外攷兩下大夫分東西
羣都縣鄙 五百家為鄙五鄙為縣 五百里大都四百里小都 之治 内而官府外而都縣治兼王畿千里
乘其財用之出入 以知其入攷出羸耗 乘如算法乘除之乘 理畿内之財
凡失財用物 欺侵以隱 辟名 其隱蔽實 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 誅責
其足用長財 量出 餘蓄 善物 慎財 者賞之 獎勸不必俟大宰 此合大道者 大宰主財
誅不敢專必告大宰賞可隨加不煩大宰
都縣之治 小宰大綱此更詳攷 内官府亦然 外出誅賞稽查密矣
○内而百官府外而都縣鄙無害中息中飽之姦所以足國

不思加賦于民也○天子不輕用財大宰不容厚歛得宰夫
稽核其間民不困而用不匱王者理財之善豈非絜矩大道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薦脯醢 羞庶羞）從大宰而眡滌濯
九式祭祀第一（餘可類推）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小宰七事）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九式二其 比校次之 賓客禮飱饔）
掌其牢禮（牛羊豕具為一牢）上公飱五牢 饔餼九牢 侯伯飱四牢 饔餼七牢 子男飱三牢 饔餼四牢
委積（少曰委多曰積 米禾薪芻給道用者）上公五積 夫人如之 侯伯四積 夫人如之 子男三積 夫人如之
膳獻（乘禽 大牢 熟肉 新物四時獻）公乘禽日九十雙 殷膳大牢以及 侯伯乘禽日七十雙 殷膳大牢以一 子男乘禽日五十雙 無膳
飲食（飲有酬幣 食有食帛 飲有酒 食無酒）公三享三食 侯伯三享再食 子男一享一食
賓賜（燕有好賜）
之飱牽（饔加牢 死牢視飱 生牢致曰牽）公五牢視飱 牽則四合為九 侯伯四牢視飱 牽則三合為七 子男三牢視飱 牽則二合為五
與其陳數（米 [illegible] 陳於門西 車米 以筥 禾 在門東 芻薪倍禾）
其事猥瑣煩瑣宰夫以法掌之所以士多而府史胥徒亦多
（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凡邦之弔事（外則諸侯 內則諸臣）
九式喪荒第三
掌其戒令 初則含襚 葬則賵賻
與其幣器財用 賻有幣帛 含有珠玉 襚有衣服
凡所共者（其餘）
大喪（王后世子）小喪（夫人以下）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大官有大宰掌）

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官有司 職喪同 王官有司大夫家臣）
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其旅 官屬使）
喪分四等（大喪王后 掌小官戒令 小喪夫人以下 掌小官戒令 公卿喪同職喪帥官有司 大夫喪使其旅帥有司）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歲終建丑月也 歲計曰會）
月終則令羣吏正月要（月計曰要）
旬終則令正日成（日計曰成）
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考績法至日成乃密 治以時舉急必以告 宰夫精神之縈何如）
設其攷之法至四宰夫而密無偉位之極致也（大宰宰悖此）
正歲（建寅之月）則以灋警戒羣吏（外正朝廷 兼六官）
令修宮中之職事（內正宮中 兼六寢六宮）

書其能者（有才）與其良者（有善也）而以告於上（大宰小宰乃宰之長 此指宮中）
小宰禁以刑宰夫舉其善亦寬猛相濟也（天官只是一佐元首 功罪分明 一明）
宰夫四人兼假中御史之任兼納言通政之任掌徵令掌衆財
省後世多少冗員權不下移法不中廢君得穆穆恭已相得穆
穆近衛小宰亦得休休有容康王追念曰財亦有熊羆之士不
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此殆宰夫之謂與宰夫為
先後為疏附為奔奏為禦侮文王蹶厥生之四臣冢宰帥之周
公設官豈不盡善文王四友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武王亦
用之以充設宰夫四人繼文王武王立之特命名曰夫雄之也
重之也後人無忽視哉

宮正以宿衛王宮為最重其長曰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史四胥四徒卌
掌王宮之戒令所當遵行糾禁所當懲艾
人以時春夏秋冬比校一番不可數：則玩不可疎：則懈
比宮中之官府卿之官徒有長大夫之官徒有長士之官徒亦有長有官則各有府署
次四中四角有八次舍其所居寺亦有八舍之多寡四中之四次四舍四角之四次四舍
爲之版定名定地以待定名不可離次定地不至失伍
宮中官府肅然宿衛官不敢怠次舍秩然宿衛士不敢肆有
版可稽比之易矣此亦官戒之經邦治也
夕擊柝而比之巡夜以版點名比之此比嚴密不等官府次宿之時比
宮正重于夜巡此正職也上士天主二府中士四人巡四中下士八人巡四角胥徒分配之
國有故非常則令宿出令使之宿衛其比擊柝之比亦如之此乃添人宿衛
辨外內而時禁外人不許入內人不許出此乃禁非時出入
稽其功吏職緒志業功有已宜高下緒有正邪成毀稍食因之
糾其德行心之德身之行恐有淫邪
幾其出入出不輕出入不輕入
均其稍食類功緒德行宿衛士稍食宮正均之
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淫怠吏與士民乃其家人此皆上士主之
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多則什少則伍上則道下則藝所以正必用士
宮正以德行道藝教王左右前後之人其淫怠奇衺者又不得
與乎其間故環衛之士固非正人而常變足恃

月終則會其稍食食必給用恐有不均之祿
歲終則會其行事功乃定稽恐有不紀之勞
凡邦之大事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春秋以木鐸修火禁火星心以春出以秋入
凡邦之事蹕禁絕行者
宮中王當出
廟中王當入則執燭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廬路門外東壁倚木為之舍堊室兩下
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
設宮正止士為之故細務煩屑○王氏曰天官之職惟宮中為
至要宮正于王宮官府士庶子無不純內宰掌版圖之法矣此
則總為之版使王宮八面無叙寘之不均師氏使其屬帥夷隸
守王門矣此則擊柝以比使晝夜不怠師保氏教以德行道藝
閽人禁暴氏稽出入去奇衺矣此復糾而教之禁之使王所皆
吉士膳夫醫師各等其功叙舍人司祿既掌其祿食矣此復均
而會之無使其曠職而暴祿四時有司爟掌火政矣凡有邦事
宮門廟門閽人既掌其蹕燎矣此復以時申火禁而掌蹕燎大
喪司士大僕既掌守政懸首服矣此復授其廬舍而辨之此宮
正所以為宮官之長禁衛之地無一處而不究心內外之衆無
一人而不致察百職無一事之敢慢通歲無一時之敢忽與小

宰〻夫相成交舉乃天官之第一義所以列百職之首也〇此一職王宮安危所係邪正所關大宰祇辟寓意于宿衛職甲而地親不可不留心選吉士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〻〻克生維周之楨濟〻多士文王以寧此宮正一職士共十四士豈不濟〻以此正官徒〻〻無不正又所云赳〻武夫公侯干城公侯好仇公侯腹心也作人綱紀四方孰先乎是 周官與詩脗合

宮伯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 府一史二胥二徒十二

掌王宮之士庶子 士則諸吏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 王族亦云庶子加臣之世賢者之類亦云庶子

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 秩祿稟叙才芳 徒役太子所用

士庶子之政令秩叙徒役宮伯別掌之以佐宮正

授八次 中四次角四次 宿衛所在衛士居四中四角士庶子閒之

八舍 直宿下畱為舍 其休沐處衛士有下班士庶子亦有之

之職事 次則直宿舍則勵學 此即上政令

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即上徒役

月終則均秩 無祿不給此即上秩 秩謂祿之高下一事而勤惰不同則為之上下其食宮正因而會其稍食行之

歲終則均叙 無功不辨此即上叙 叙謂位之等級一官而才能不同則為之先後其次宮正因而會其行事行之

以時頒其衣裘 夏衣冬裘 優恤之恩隆于士庶子

掌其誅賞 無叙責之有叙賞之 稽攷之嚴不貸士庶子

宮正宮伯皆掌所衛則皆卿大夫士之子弟僕從也但徒職士庶子貴分別掌之正嚴伯恕正主伯佐以樂王宮之治仁至義盡

〇宮伯不用上士者士庶子之版統于宮正也但用二中士分撰次舍職事四下士巡候稽比每月均秩每歲均叙行之亦聽宮正蓋正統治之伯則尊之親之于士庶子極加作養之意傚日世臣出此所以云世之不顯厥猶翼〻臣之世顯上養素矣

〇宮正練禁旅宮伯奮世臣周之郎衛強矣夫 四衛之一

膳夫 上士二人 掌王之食飲膳羞 食則飯飲兼酒漿膳牲肉羞有滋味 所云王食

以養王及后世子 養之為言保安其體而成就其德明不為口腹 府二史四胥十二徒百二十

上士統四中士辨具四物而八下士專司之二上士主饍王不親細務尊之曰夫非恭慎小心不列此職 後二十四職膳夫為長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 稌黍稷梁麥苽

膳用六牲 馬牛羊豕犬雞

飲用六清 水漿醴涼醫酏

羞用百有二十品 出于牲及禽獸以備滋味

珍用八物 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

醬用百有二十罋 醯醢各六十

王食之常式九式只以羞一家己之

王日一舉 殺牲盛饌曰舉蓋朝食也 后與王同庖世子同

鼎十有二 正鼎九牛一羊一豕一魚一腊一腸胃一膚一鮮魚一鮮腊一陪鼎三膷一臐一膮一

物皆有俎 正鼎肉皆有俎盛之上九俎 蓋陪鼎即庶羞

以樂侑食 樂以和其心侑之使歡

膳夫授祭 腑脊 不忘始為飲食者 殷祭肝周祭肺此與腑脊不同 夏則祭心虞則祭首肺不同

品嘗食王乃食 嘗之以尊卑者 古人以禮食之無饕心如是

卒食以樂徹於造 造食之處即廚也 餘物供后世子外懷貽之不敢褻珍

王氏曰王之食也以禮而侑食也以樂則禮樂未嘗斯須去

身其所養可知矣 王禮樂始于飲食皆獨食

王齊日三舉 誤文當作不 不舉此為例下五者因之 敬神敬先

大喪則不舉 哀死

大荒則不舉 矜饑

大札 疫癘 則不舉 痛民

天地有烖則不舉 畏譴

邦有大故 刑殺 則不舉 恤戮

王者謹于口腹吉凶與民同患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不敢以燕食廢祭 孔子存此意 祭疏食菜羹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祭有尸胙王之俎 賓有主祭食之俎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小事禮之略者

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燕宴 膳夫代王獻賓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 膳夫不饋內饔饋之

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 加薑桂鍛治者為脩不加薑桂而以鹽乾之者為脯

凡祭祀之致福 歸胙于王 者受而膳之

以摯見者 以羔雁雉 亦如之

歲終則會 有出有入必會成

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有定式

膳夫士共十四王及后世子之膳無不洗腆事君同于事父故

曰孝者所以事君也非士不誠不敬玉食褻矣

庖人 中士四人 下士八人 府二史四賈八 胥四徒四十 宰殺之所生腥所聚

掌共六畜 始養曰畜 將用曰牲 馬牛羊豕犬雞此即六牲始養之皆自費力

六獸 麋鹿熊麕野豕兔 狼改 收護費力

六禽 先鄭云六鳥 雁鶉鷃雉鳩鴿 後鄭云六摯 羔豚犢麛雉雁 凡鳥獸未孕曰禽

辨其名物 所以用賈八人 取物擇物極其愼

凡其死生鱻薨之物 六畜畜生獸禽有死有生 腥則為鱻乾則為薨 之遁治

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 膳則俎盛 羞兼珍與醬 之類

及后世子之膳羞 膳則俎 羞則豆

共祭祀之好羞 先人生平所好者 即思其嗜之意

共喪紀之庶羞 謂虞祔也

賓客之禽獻 禽如乘禽

凡令禽獻以灋授之 當獻多少之數 其出入 校數出之入之 亦如之 如初授法

凡用禽獸

春行羔豚膳膏香 牛脂 羔小豕小羊

夏行腒鱐膳膏臊 犬膏 腒乾雉 鱐乾魚

春生氣盛以牛死之脂制之木得土而生故養之脾

夏火氣盛以犬死之脂制火逆金而和故養肺

秋行犢麛膳膏腥（雞肪　犢小牛　麛鹿子　秋金氣充以雞死麛之胎制之金遇木而合肝故養）

冬行鱻羽膳膏羶（羊脂　鱻魚也　羽雁也　冬水氣旺以羊死麛之脂制土水滋火而享心故養）

味以行氣ゝ以實志人君持志無浩然之氣以輔之志不得行而義道並餒膳羞以助養氣非專為口腹故浩然之氣雖生于道義而亦滋養于膳羞使不戕害于過味故立調和之法此亦修身養性之助不得其宜至于嗜味害德害氣所係豈小○膳法成時物上通孝養之誠下伸忠勤之敬聖人垂法率君臣于忠孝豈匪ゝ養口體云哉

歲終則會

惟王及后之膳禽不會（式有定數）

庖人士亦十二取物不可不備擇物不可不精實多嗜必慎之至矣關係君后世子氣體且饗太尊賓大典賴之非士則料不良內外饔無所取資匪可視為庖府之瑣務也○庖府中皆稿ゝ吉士一團忠謹之心盡是天理流行無有人欲王食豈不美

內饔（中士四人　下士八人　府二史四　胥十徒百）

掌共王及后世子之割亨煎和之事（先割即其肉而解　次亨煮之于鼎　次煎而和之乃加五味）

辨體名（有十一節　名各不同　三脊前體　正脊脡脊橫脊　臂臑肫胳　三脅後體　代脅正脅短脅　髀胳）

肉物（一切肉　一炮肉　胾從戈　當從獻）

辨百品味之物（庶羞言百　與成數）

辨之于割時非中士不知禮用之于割後非下士不達法

王舉則陳其鼎俎（此十二鼎王前）以牲體實之（牲體已亨熟　實鼎曰晉　實俎曰載）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此時擇中昭御者　饋王膳夫）

共后及世子之膳羞（內饔共之俟饋　非親饋）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

牛夜鳴則庮（音由　○如朽木臭則不香　牛味香此不可食　此辨之于庮味）

羊泠毛而毳羶（泠音零　○毛長毳毛聚結也　羶之重不可食　亦辨之于羶味）

犬赤股而躁臊（音騷　毛少而股裏無毛　狂○而躁　臊之甚不可食　亦辨之于臊味）

鳥皫色而沙鳴貍（皫音莩　不澤羽毛也　貍音鬱　○皫失色　沙声細而澌也　氣之鬱不可食）

豕盲眡而交睫腥（望視　睫毛交而眼　豕同雞　腥之惡不可食　辨于腥味）

馬黑脊而般臂螻（般音班　螻音樓　般臂毛有文　螻蛄臭　氣味之惡不可食　辨于螻臭）

腥臊羶香各有正味正氣如此六惡臭惡色惡無之食必傷人敢不小心辨而精選之耶八下士細ゝ檢而去之四中士再加詳慎焉食必以正天理之自然也故孔子亦嚴于色惡臭惡○事親如事君事君如祀先孝子當慎于膳羞忠臣當慎于膳羞祀先亦當慎于膳羞節飲食之自求口實亦謹于不正之膳也哉格物之學內饔十二人可忽諸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宗廟不煎和）

凡燕飲食（同姓祭後以燕）亦如之（掌割亨）

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庶羞　脩脯　鍜刑　鉶膴　大胖　脯腥　骨帶肉　鱐魚乾）

三牲四熟皆以脩用羞與脩已治刑脩汁膴待祭牲半（左右胾骨）

逮無胥則膚乾魚脩膳時取用○七者用無不脩周公詳慎代悉
至此無一處不到少有疎缺必至慢君慢后慢世子慢賓客
罪不可貸內饔之士職不重與必求諸古士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士師守徒親致 尊王尊賓
內饔十二士夙夜小心所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外饔 中士四人 下士八人 府二史四胥十徒百 與內饔同 天地諸神尊賓養老
掌外祭祀之割亨 亦即內亦腐熟
共其脯脩刑膴 不治而盛于刑俎 盥之羹 脯已鍛而熟之脩 魚肉大商之膴
陳其鼎俎實之牲體 胥載同
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 四禮 亦有割亨共陳之節

飧皆死牢一孰 餘腥 饔死牢視飧加生牢牽饔大牢食大牢 有鼎俎
邦饗耆老 養國老于東膠 即東序 養庶老于虞庠 即虞上庠 養老有四 國老 卿大夫之老者 庶老 士之老者 死事者之父祖 庶人之老者
孤子 死王事者之子 式北戎而死 式衛宮而死 皆因其父祖之勤勞
則掌其割亨之事 煎和 無
饗士庶子 宮伯秩叙之子弟 亦如之 有割烹 適子庶子 功臣庶子 王族庶子 賢者庶子
師役 采獵 則掌共其獻 主帥 賜兵食 脯肉之事 師役并無割亨 道同學別 先逸後勞
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有牲 無祭
外饔十二士雖無煎和之精詳禮隆役重得罪于神不可貸得
罪于賓不可貸得罪于老弱不可貸得罪于師徒不可貸戰
兢兢敢以割亨為小節而曠厥官也哉 外饔亦賓事天人兼致度

亨人 下士四人 府一史二胥五徒十
掌共鼎鑊 鑊鼎有足 鑊也 大羹鉶羹出焉何敢忽也 肉先煮于鑊乃升于鼎 鐵重和羹 亨人所立職 告湯盥洗
以給水火之齊 水有善惡 火有新舊 井冽寒泉 柴燉薪蒸 食行漆之次
水有多少之節 汁多則羹不熟 火有多少之節 火少則不熟 故以齊言
職外內饔之爨 今之竈 亨煑 或辨腥羞之物 亨則饌 少則不息
役止執爨主張多少之齊審察膳羞之宜則在四士 由事于爨竈先
○亨人四士最要得人執事有恪自此始
祭祀共大羹 肉汁不和 鉶羹 加鹽菜 祭祀重羹 于豆于登
賓客亦如之 二羹 煎列 大羹出于鑊 鉶羹出隨于鼎 牛用藿 羊用苦 豕用薇 以五味
此職猥賤士人豈肯為之念及祭饗大禮膳羞玉食設官敢不
重擇人敢不慎亦嫺習禮樂操持誠敬之實事若臺之胥徒
必至褻慢大典玷污上供關係匪小
甸師 下士二人 府一史二胥三十徒三百 郊外曰甸 主共野物官之長
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 千畝 天子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王以孟春躬耕帝藉
以時入之 春夏熟 秋熟 黍 以共齍盛 齍即粢 以稷為長也 六穀亦共名粢
大典止設二下士者督耕督耨之官也居郊外日省視之恐即
如古田畯與故名師若徇農之法農師一之農正二之后稷三
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
之王則大徇 亦然 耕獲自以徒為主師守所督之故人少 職卑任重
祭祀共蕭茅 蕭 蒿也 合黍稷升馨香 茅以縮祭酒 亦可泲酒 微物用重

共野果蓏之屬果桃李之屬塲圃同地蓏瓜瓞之屬可種瓜瓠生若果蓏音倮草實曰

喪事代王受眚哉如曰赤熛不誓使鬼神不還之辭的職既僧大祝作詛辭使禱籍田之神當然

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

公同姓五服之外不在議親之例也死于甸師者隱之不欲

暴其罪磬于甸人縊而殺之皆預全此皆親親之仁有爵者

又推此義亦仲貴貴之情故掌囚及之非正例

帥其徒以薪蒸木大曰薪小曰蒸役外內饔之事役為給役也

內外饔之亨煑薪蒸並出于甸徒農隙不使空食也此職與亨人連

為此○農夫受田百畝此千畝而三百徒耿其為之疾而耕苷

速耕耨者速耨穫者速穫與民田不同故人多三者有餘力

甚多豈可使之坐食以糜祿哉故帥以取薪蒸為外內饔爨

使甸在遠郊外有大木可取小木可取三百徒之採樵共二

廚之爨然想亦可給周公既使無常祿亦使有職勤制食物

農之國家無以加夫○柴米二者並出于甸甸之關係神宥

王宮大矣處置有此三百人與內饔徒百人外饔徒百人相

照應二饔待柴甚迫甸徒隙燃之饔徒有暇則柴載入京饔

徒無暇則鮮送至京與之為從並使無少留乏公之為柴計

深且遠矣冢宰舉治使柴不備則瑣務之最缺欠事何可以

此累大府司會而動支正供之錢粮耶儒者高談無用耳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史四人胥四徒四十人

掌罟田獸當田之獸辨其名物獸皆有害于民因取以害為利

人六獸生腊並用中士下士隸先設罟不待四時之田乃守

注虞中也○四野有獸突出四中士分方主捉八下士旅命

設罟胥徒隨之此練習力士亦禦侮之資也宜所以興詠也○

獸有名物數目故各中士一史○罟乃待獸之出而入網非日

搜山林以暴殄天物○獸人非專為膳亦以衛民居民棣不然

禽獸逼人矣古設佃漁皆興利除害不專謀食六驅狀尤深用心

冬獻狼狼膏聚聚則溫可救時之苦寒所獻辰壯助時食

夏獻麋麋膏散散則涼可救時之苦暑麋散夏害椽夏取之害除利與麋角既解夏尤希羊充肥獻助時食

春秋獻獸物所與不一隨獻時宜

六獸除狼主攻熊攻麋外鹿麋野豕兔自自習之不得庖人用腊

生獲不用則為腊以待徒雖四十不敢用車用火慎而仁也

時田邦四時四田則守罟備獸觸攫守罟正職

及弊田令禽注於虞中弊仆也仆而止注置也置之虞旗下助虞職

大獸公之給四時社與廟之祭小禽私之田時獮獮有禮非士各能○

弊田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虞中虞人菆田之野植

虞旗于其中致禽而珥耳取左耳馬亦記各獲公之春獻禽以祭社夏

獻禽以享禴秋獻禽以祀祊方四冬獻禽以享烝此皆田禮設

人有獲亦令胥徒致命不敢私

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 之體完者 可生共者共之而後殺 不可生共者殺之而共

凡獸入於腊人 剖體之者

皮毛筋骨入於玉府 給作器物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非中士下士不可

王氏曰畋狩有時 春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豺祭獸然後田獵 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 昆虫未蟄不以火田是也 取獸有法 若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殘毛不獻 不成禽不獻是也 田獵有地 若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是也 及夫辨其死生鱻薨之物 當公當私之宜 斷其爭禽之訟 皆所謂政令也○非武夫之事 故設中士四人以主之 下士八人以佐之

𩾅人 中士二人 下士四人 府二史二胥三十徒三百 鮮薨魚多故胥徒多 亦無冬為梁漁不勞民力可㬥水平

掌以時𩾅為梁 梁水偃也 以偃水兩畔中央通水為關空 以笱承其孔 魚過水取之 季冬為梁

春獻王鮪 鮪之大者 季春薦鮪 冬行鱻季冬蓋取魚矣然 天子嘗之薦寢廟共王取鮪魚腐乃惟

辨魚物為鱻薨以共王膳羞 如字 鱻肌皆薨之宜

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薨

凡𩾅者掌其政令 川澤之民于獺祭魚之後得取魚無禁 夏秋不許 罟必四寸 數罟不許入洿池也 見周禮

凡𩾅征 猶骨可飾器物者漁人主收之 入於玉府 不征其稅

漁始包羲 舜為之 禹益鮮食亦奏之 今漁人用中士 必能道法取魚 知愛養乃盡物之性 祭先奉君 及賓喪大礼攸係 漁人豈可罔 況漁征入王府 器用有賴 費三百三十胥徒之祿 非無益

鱉人 下士四人 府二史二 徒十有六 胥無

掌取互物 有甲為互物 上下文互也 王氏曰殼相交互也 不以魚命官而以鱉名主食獻 鱉重祭醢 亦攸資 用士慎之

以時籍 音措 魚鱉龜蜃凡貍物 貍音埋 物伏于泥中者 籍以杈刺泥中搏取之

春獻鱉蜃 鱉以夏春必充肥 蜃亦春充故其時食 今春食鱉亦遵古制 中夏不食 秋時食物

秋獻龜魚 龜孔已過其甲可用 魚有伏泥者亦時 惟有吹沙 今龜甲秋食

祭祀共蠯蠃蚳 蠯音脾 蠃音螺 蚳音遲 以授醢人 蠯蜃屬 蠃螺 蚳蟻子 取白蟻者子

掌凡邦之籍事 善以杈取鱉物 準手準亦一藝也 曲藝之士大禮有賴

腊人 下士四人 府二史二 徒二十人 大物解肆乾之 謂之乾肉

掌乾肉 腊之言夕也 朝曝于夕乃乾○ 以祭膳重用士

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 薄析曰脯 去骨 全乾曰腊 帶骨 魚肉大臠曰膴 生肉半體曰胖

凡祭祀共豆脯 可為豆者 薦脯膴胖 可為羞者 乾肉之大臠 乾肉之半體 凡腊物

豆脯但乾肉可熟之為豆 提味而已 薦脩則可加薑桂而鍛入醢 醢而用無殊味 如膴則大臠俻祭 胖則半體 臨取乾肉用給

賓客喪紀共其脯 不治 腊 全乾 凡乾肉之事

祭享喪賸四式 所用六獸 恐求之一時不能必得 豫腊之以備用 田獸非用時而得 不敢糜棄 必敬慎以腊之 特設一官收藏 醃曝務極小心 刻刻天君在目 賓喪協恭 非諂諂 吉士居以賀越無憂 吉凶合濟 耶練習士子之多能 以盡孝思之維 則腊人豈爵役之所得而凌侮也哉 況用足不費 不至多殺 亦所以養不忍仁民愛物 皆寓其中 公之區慮精而密矣

醫師（上士二人 下士四人 府二人 史二人 徒二十人 胥無）醫之知道者乃可為師故為上士

掌醫之政令（無君及民物 內外兩涯 二上士合掌之 下士分府分史）

聚毒藥以共醫事（攻疾用偏勝之毒藥 二十徒聚藥共之）

凡邦之有疾病者（疾非甚曰疾 甚曰病 性而病重）疕（音比）瘍（音羊）者（頭瘍曰疕 身傷曰瘍）造

焉則使醫分而治之（內外異能 下士四各有長 方技以濟民急）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亦無俸祿）與百工既稟稱事同

十全為上（十治皆中）當陟遷祿

十失一次之（失一不中）此下三等食俸遞減

十失二次之（二治不中）

十失三次之（三治不中）

十失四為下（四治不中）當黜無食

醫師不言君者君疾大事不可豫定尊君之意

食醫（中士二人）府史胥徒（佐膳夫之態 奉醫師之傳）

掌和王之 膳夫所共尚恐濃淡涼煖之失節此更隨宜和之

六食 稌（糯為稉）黍（今黃米是）稷（今小米是）粱（與稷佳者）麥（今二麥是）苽（彫胡也）

六飲 水（井水白湯）漿（火飲）醴（甜酒）涼（米飲）醫（梅漿）酏（清粥）

六膳 馬（非蛙）牛（不香而腐）羊（不膻而臊）豕（不腴而腥）犬（非臊）雞（非經）

百羞 百二十品

百醬 百二十甕（醯醢）

八珍 淳熬 淳母 炮豚 炮牂（牡羊）擣珍 漬 熬 肝膋

之齊（紫音）上六物之飲食各有適可之節（順節飲食 有自右則）

凡食齊眡春時 飲宜溫（四時常溫 比于春時）不冷不熱 取新（傷冷胃飯）

羹齊眡夏時 羹宜熱（四時常熱 比于夏時）雖涼必熱 取平（傷冷胃汁）

醬齊眡秋時 醬宜涼（四時常涼 比于秋時）減熱新涼 取涼（傷熱胃醬）

飲齊眡冬時 飲宜寒（四時常寒 比于冬時）雖熱常寒 取爽（傷熱胃飲）

凡和（調和五味）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于土

春多酸 春發散多收之酸 補肺

夏多苦 夏解緩多堅之苦 補腎

秋多辛 秋揫斂多散之辛 補肝

冬多鹹 冬堅栗多耎之鹹 補心

調以滑甘（滑以利九竅 甘以補脾胃）內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 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

凡會膳食之宜 天產六膳養人之精 精不足于養則氣衰 地產六食養人之形 形不足于養則氣殆

牛宜稌（稻熟 抗秋）土 補脾 益精充形

羊宜黍（黃白二種）火 補心 益神定志

豕宜稷（穀粟皆是）水 補腎 滋陰畜形

犬宜粱（白黃二種）金 補肺 順氣充膚

鴈宜麥（小大無）木 補肝 壯視助明

魚宜苽（白黑二種）水 補腎 滋骨強形

凡君子之食恆放焉（自公卿以至大夫士 皆君子也 利貞則同）

凡齊所眡 和所多 會所宜 皆循食醫之則 養親養生不 違也

疾醫中士八人 無府史胥徒 皆屬于醫師 或四達分治 或四時分掌

掌養萬民之疾病 已以一養字

四時皆有癘疾 氣不和則有疾 元氣不足為四時陰陽偏勝之氣所感動有疾

春時有痟首疾 痟酸削也則痛形于首疾 冬受寒春乃發

夏時有痒疥疾 痒：痒也皮欣接：則成疥 陽溢于皮膚

秋時有瘧寒疾 瘧者有時而酷必先發寒 夏受暑秋乃發

冬時有嗽上氣疾 嗽生于肺：勇而氣上逆 陰塞于臟腑

以五味 醯酸也 酒苦也 飴蜜甘也 薑辛也 鹽鹹也 之屬 鄭註

五穀 麻黍稷麥豆 比王少徐 梁太三種

五藥 草木金石穀 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 秦和專是岐伯榆柎則兼數術

養其病 味穀為主 藥佐輔之

以五氣 肺氣熱 心氣次之 肝氣涼 脾氣溫 腎氣寒 元為氣

五聲 言語 宮土濁 商金濁 角木清濁 徵火清 羽水清 發為聲

五色 面貌 青木肝 赤火心 白金肺 黑水腎 黃土脾 形為色

眡其死生 劇易之微見于外 劇則死易則生 對眡為兩 合三為參

兩之以九竅之變 非常開閉 面七身二 耳二目二鼻二口一 大小二府

參之以九藏之動 脈至不至 正五輔四 心肝脾肺腎 胃膀胱大腸小腸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 故設中士八人

死終 少者老者 則各書其所以 治之不愈之狀 而入於醫師

醫師得以制其祿且為後治之戒 醫無倖祿 亦非進民

瘍醫下士八人 無府人 瘍已從賤 方技之末

掌腫瘍 腫瘍突起 尚可散解消

潰瘍 癰疽成熟 急當刮殺救治

金瘍 刀刃也 須注藥刮殺

折瘍 跌跌者 須注藥刮殺

之祝藥劀殺之齊 注藥上瘡 刮去膿血 殺藥食惡肉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 五毒之藥有毒者 瘍由精微先用毒攻拔病邪

以五氣養之 當為五穀 穀氣為主

以五藥療之 補藥為養

以五味節之 五味為節

凡藥以酸養骨 木味如木植立 人七月受木精成骨

以辛養筋 金味如金纏合 人六月受金精成筋

以鹹養脈 水味如水流行 人四月受水精成脈

以苦養氣 火味如火出入 人五月受火精成氣

以甘養肉 土味如土含載 人八月受土精成膚 水火金木土以人始生序

以滑養竅 凡諸滑味通利往來 滑利可以長骨肉

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先攻後療 外證尤資藥

獸醫下士四人 無牛馬 聖人盡人性盡物性治疾亦必兼及

掌療獸病 二者同醫詳民畧獸也 此是內証

療獸瘍 此是外症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　初灌藥
觀其所發而養之　後將息亦用藥
凡療獸瘍亦有四種灌而劀之以發其惡　初灌刮
然後藥之養之食之　後將息良為本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　故設四士　亦名士者方技之英
死則計其數　醫史計之以進退之　十全四等以別進退　曲藝不可倖食亦無表民
周公設醫上制其食不使因病射利足以厲民　中士下士吉人
濟濟仁術之利乃溥　聖人作人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力無廢才也
酒正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史八胥八徒八十　酒官之長　初米麯後酒醴
掌酒之政令

以式灋授酒材　作酒之法式　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𨤲之巧　酒材米麴
月令曰乃命大酋　十一月之令　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音饎
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　此乃致令亦式法　兼用六物大
酋監之毋有差貸　二音
酒人之酒供祭祀賓客　王及后世子有式不多
凡為公酒者亦如之　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　亦有式不多釀

辨五齊之名
一曰泛齊　成而滓浮泛泛然　漢宜成醪　縮酌以茅縮之
二曰醴齊　成而汁滓相將　漢恬酒　縮酌
三曰盎齊　成而翁翁然蔥白色　漢酇白　不縮
四曰緹齊　緹音體　成而赤紅色　漢下酒　不縮
五曰沈齊　成而滓沈　漢造清　不縮
此五齊臨用多別造之不可如春酒之冬釀宿而久則不新而鮮

辨三酒之物
一曰事酒　有事者之酌酒　漢醳酒　味薄
二曰昔酒　久白酒　漢舊醳　味亦薄
三曰清酒　接夏而成　漢中山冬釀　味厚
此三酒可豫造之但事酒亦可臨造味薄尊者皆用清酒

辨四飲之物
一曰清　醴之泲者　味薄于醴
二曰醫　為醴之酏　味酸于酏
三曰漿　煮米去滓　味薄于酏　漢截漿酢漿也
四曰酏　稀粥之清　味淡于漿　漢粥內則赤酏
掌其厚薄之齊　酒正亦以佐膳夫　膳夫共之酒正則厚薄合于
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　具設之　先飲酸甘合養骨肉　後酒甘苦合養心肺
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不必具設　亦養骨肉　亦養心肺
厚薄之齊同而具設不具設少別　飲薄酒厚　此非中士不知節　非下士不倫物　西日勤勞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　五齊五尊三酒三尊
大祭三貳　三酒外三尊一尊副之　獻酬多
中祭再貳　二尊副之　獻酬減

小祭一貳 一等副之　獻酬少

皆有酌數 酌器所用 注等中者　注等有數多少可稽

唯齊酒不貳 獻神不敢副益

皆有器量 等器有一定 多少之量　器量有無多少不等

附明齊王氏九獻考

一獻 王及后獻 在太室 王祼 用珪 酒乃鬱鬯

二獻 尸祼之 后亞祼 用璋 亦鬱鬯 尸向外注地祭之後啐之而後奠之

三獻 朝踐薦醴 尸在堂 王酌泛齊 醴醆在戶 用初成之酒 明水一變為玄酒 玄酒一變為泛齊 泛齊一變為醴齊 [illegible]

四獻 后薦豆籩 后酌醴齊 用漸熟之酒

此二獻迎牲後事 初薦醴 次薦爓 摠云朝踐以籩豆有踐也

五獻 饋食薦熟 尸在室 王酌盎齊 用差清之酒 醴齊一變為盎齊 白色

六獻 從盛豆籩 后酌緹齊 在堂從醍 用紅醍之酒 盎齊一變為緹齊 紅色

七獻 尸亦在室 王酌沈齊 在堂從沈 用極清之酒 緹齊一變為沈齊 沈滓

八獻 食畢酳之 加事之禮 后用事酒 用有事之酒 五齊已盡用三酒

九獻 后薦羞 籩羞豆 諸臣酳之 用昔之酒 用昔久之酒 此乃丈人之禮

九獻畢乃行酬禮 用清酒 獻酬多有三貳再貳一貳尊

八尊所用確有可稽 初之器量酌數已豫裁定 四中士 八下士

勞心勞力 敢倖位曠職乎哉

共賓客之禮酒 王所致酒

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禮 后止致飲 醫酏糟 皆使其士 士奄 奉之

凡王之燕 在寢 在路 飲酒共其計 獻酬之數 酒正奉之 酒正為獻主　有定式

凡饗士庶子 饗之酬 宿衛 適子 庶子 王族肖者 功臣百僚

饗耆老 有四種 國老 庶老 死于王事之祖 庶人之老

孤子 死于王事其父祖

皆共其酒無酌數 獻酬人衆 難擬定　無定式

掌酒之賜頒 皆有濾 尊卑之差 以行之

凡有秩酒 老臣常賜 者以書契授之 先與之券 使照領之

酒正之出 酒乃嚴其出 無耗侵 勘認之意 謹于所出　出有會

日入其成 日言其計 受酒用酒 酒正受日成 防出濫　出有會

月入其要 酒正上計小宰 小宰受月要 防出濫

小宰聽之 不煩大宰 小事專達 每月一結 小有誅賞 官常 官刑 聽官 糾官 和治 經治 官成 邦治

歲終則會 此乃達于大宰 乃可知一歲之用而定酒材

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 有定式

以酒式誅賞 出不如式 造不如式 此一歲之大誅賞 官法 官計 正邦治 弊邦治

酒正之考成倍嚴 所以杜佚欲之長 遏酒醼之萌蘖 式無如是

幽王仍以酒敗德而亡天下 所酒可畏哉

酒人 奄十人 女酒三十人 奚三百人

掌為五齊三酒 酒以祭祀為重 之脩 用醋酢 祭祀則共奉之 帝藉酒千石 藉田千畝 徒三百 奚三百 練男役無遊 練女役無間 以役世婦 使受世婦

造酒世婦之職 代后中饋之勞也 奄其所使令 奉酒正式者

女酒其所掄選 奚其所執事者 此溢於朝夕執事有恪始基

與籍田並重故胥酒徒奚爲等

共賓客之禮酒 酒祭祀外乃及賓客中饋饋神饋賓相次 禮酒享礼之酒爵盈不飲 此二項饋酒之降礼

飲酒 燕礼之酒酒正奉之

而奉之 如酒正之式

凡事共酒 王所用 而入於酒府 酒正之府 其出聽于酒正其計

凡祭祀 小祭祀 共酒以往 聽酒正以計取之

賓客之陳酒 饗食陳設之酒 亦如之 共酒以往

世婦主酒式重祭祀次重賓客羞王及后餘事但以凡事包之

周公設酒人之意深遠旧註未快

漿人 奄五人 女漿十五人奚百五十人 六飲專供王及后其事煩半于酒人飲皆因酒變法造之杜其職酒

掌共王之六飲 九式在羞一式 味淡于酒可以常用解渴而無酒敝之憂

水 新汲水或滾水 故古玄酒不嗜味 湯或滾止或百沸 冷熱隨宜

漿 加以米成汁漿 此止米飲露穀味 漿或和麥或久煮 冷熱隨宜

醴 加以酒有酒味 此止薄酒露醴味 醴或釀粥或加酒 寒溫適可

涼 佗以冰有涼味 此亦冷漿暑中用 涼或釋冰或沉井 爽利解煩

醫 醮初熟有酸味 此亦薄醴暑中宜 醫或粥成或水釀 甘酸消暍

酏 粥已成去濁滓 此即薄粥無米腳 酏或餘煮或黍粱 平淡有滋

入於酒府 內外有別 酒正共而不造漿人造而不共 毋可何候所共而入之

此六飲者可以解王之渴養王之神何至甘之嗜之而沉酗

乎冢宰詆辟之苦衷寓于漿人此亦世婦備王之之事

共賓客之稍禮 稍礼非饗食之礼每日所給小礼使賓客稍用 亦六飲

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 三夫人亦助王養賓 清 無滓 醴醫酏糟 三飲有滓 而

奉之 酒正使人

凡飲共之 漢註謂非食時

漿人奚半酒人以內外晨夕伺候造供煩也極盡誠敬消酬酒

之惡習賓客通行並知謡乃事矣

凌人 下士二人 府二史二胥八徒八十人 內外饔與酒漿不可無冰故次于此

掌冰 冰必用下士重礼 胥徒多出納煩也 燮理寅亮有助有益 冰室為消釋度三

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夏正為正歲其季冬乃火星中氷方盛之時 即詩二之日鑿冰沖沖也

春 亦正歲之春 始治鑑 盛氷器如甀大口 備出氷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而啟氷

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 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 鑑

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 酒醴見溫氣亦失味 酒人漿人各有酒醴

祭祀共冰鑑 以鑑往 有鑑則不消釋物得停久

賓客共冰 但共氷無鑑

大喪共夷槃冰 尸槃曰夷槃 置四牀之下所以寒尸 漢制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中盛冰

夏頒冰 暑氣盛王以冰頒賜 夏之四五六周之六七八

掌事 主頒冰之事

秋刷 刷除冰室 夏之七八周之九十

氷田之偏所濟者多節之周所理者巨大而天地之陰陽賓祭之

王舉則共齊菹醯物（醯物乃齊菹醬之）六十罋（以俻用醯 汁及）
共后世子之醬齊菹（三物以醯成 不必罋）
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罋（配與醯）
凡事共醯（食非醯不俻）醯亦上下女六十人（皆世婦選 臨造）
鹽人（奄人二 迺內外 女鹽二十 奚四十）（鹽自外來總置一處 最給用）
掌鹽之政令（謂受入教所處置求者所當得 四方鹽來總有處置不同各為一種）
以共百事之鹽
祭祀共其苦鹽散鹽（不湅治 散鹽者湅治）（苦取其自然可用 散取其成象）
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精鹵所結 而煑水成）（形取其成象 散取其隨給）
王之膳羞共飴鹽（鹽之甜者 而風成其水）
后及世子亦如之（用飴鹽）
凡齊事（和五味之事）鬻鹽（湅治之）以待戒令（化之以水煉之以火用和五味 古不用醎醬）
鹽五種 此皆膳夫所用鹽貢之四方入于鹽人與民無涉
苦鹽（不音古）刮地而得其味苦（自然之鹽）
散鹽 音傘 熬波而成其形散（海水之鹽）
形鹽（以生來成）掘地而得其體堅（鹵結之鹽）
飴鹽（生成安恬）風水而成共味甘（風堅之鹽）
鬻鹽（臨時湅治）煑鹽化成其齊和（和味之鹽）
鹽人用女不用士取給用而已無貪利之心也鹽征始于管夷
吾而甚于桑孔皆司官所無

冪人（奄一人 女冪十人 奚二十人）
掌共巾冪（巾主拭 以巾物曰冪覆）
祭祀以疏布冪八尊（五齊三酒）盛酒之冪以質（疏布大功布也）
以畫布巾冪六彝 獻鬯之冪以文（畫布 宗布是目）
凡王巾皆黼（四飲三酒皆用黼）黼者白與黑作斧形 以酒尚剛制（黼之）
周文郁郁隨高底規非徒踵事增華 止膳二夕至四冪
宮人（中士四人 下士八人）府二史四胥八徒八十 以下四二十 職人（內外二千餘人 女居三分之二）
掌王之六寢之修（修謂除之掃）以下宮連四乃職 一足一職宮 以時治燕息事（各有井匽）
為其井（以井汲水 井所受路？）即俗天井 天雨 天子漏宮 小路寢 小寢五 路寢一 小路寢有 小路寢有 路寢有 寢有 滿以瀉之
匽（音宴 廁也 路淤）人溲 滿以除之

除其不蠲（不潔其初除之）是修 中士主之下士監之
去其惡臭（惡臭其後去之）是修 中士主之下士監之
掌王之沐 首垢則沐 中士侍焉（之栁 勞櫛）下士承焉（湯之 英屬）
浴 身垢則浴 中士侍焉（衣服 脫穿）下士承焉（滌濯 諸從）
凡寢中之事（惟左右侍奉 四中士 八下士 俻物從）
王之褻狎近臣皆選正直之士所云藹藹王多吉士維君
子使媚于天子名公善王如是同心〇人君于此欲
有非辟之干不可得〇宮人乃天官之屬凡褻多皆王多
王多皆天職不敬王多便是廢天職不敬王便是不敬天
故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〇士能敬身方能敬王敬天

掃除　胥徒執勞　井匽之外　路寢及小寢

執燭　胥徒代勞　路寢及小寢　隷執之爲燭

共鑪炭　胥徒代勞　路寢及小寢

凡勞事　所以胥八人徒八十人

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言人無一刻離王側也　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

王氏曰寢中之事後世皆屬之宦寺而周公必以髙士人宜其有承弼啓沃之功而無逢迎消蝕之禍也漢猶近古孔光以名士親執唾壺侍中後世宮人意亡而治彌不古若矣○宮正宮伯宿衛于外近王者惟宮人此職最要馮翼孝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宮人深有頼焉

掌舍　舍久以暫有分　下士四人　府二史四胥無徒四十人　行所止息之處脫辦

掌王之會同之舍　時見曰會殷頫曰同　天子必出國爲壇　會以夕　同乃不巡　諸侯狩覲

設梐枑再重　梐枑謂行馬遮舍之木以欄紐　所重者以周　衛有內外列

設車宮轅門　止宿險阻之處偏非常次　車以爲藩仰車以轅表門　衛宮車　戍舍待壇戍舍

為壇壝宮棘門　止宿平地築壝又以棘爲門　封土起埒以爲宮棘門乃以戟也

為帷宮設旌門　晝止有所息爲宮樹旌以表門　張帷爲宮建旌若食息　待王休息　侍王暫息

無宮則共人門　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列　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

凡舍事則掌之　王行所止舍　五項設之外凡有舍多色一所更辦

宮人近王隨王行止掌舍不得近王侍王唯隨行止衛王師保氏之守兵仍如朝

幕人　下士一人　府二史二胥無徒四十人　上者幕覆

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帷在旁幕在上幄四合帟承塵綬連繫　五者具成王幕王帷　幕泛用布帷量用繒

惟幕止陳帘幄帝則王在攸有繒不同幕人止供其物不張也

○幕人事少物多士一人掌之府二一史一行各司其物出二隨行所共書之以查收故徒四十把持幕物奔走供王不煩民

○省多少行在舖設之擾公設官皆以寧王躬而紓民力○

凡朝覲　在國　或廟或朝

會同　在郊　在四方

軍旅　誓師之所

田役　曾獮之所

祭祀　各有共處

共其帷幕幄帟綬　布幕繒幄　隨王共之

大喪共帷幕帟綬　或帷堂或幕庭　帟在柩上

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覆棺　惟士無帟君有恩則賜之

莊渠魏氏曰王以夕出不可露次故以繒布爲帷幕布帷帟繒用畢而徹之後可復用多簡而費不及民

掌次　下士四人　府四史二胥無徒八十人

掌王次之灋　大小次大人　以待張事　張之物幕人共之張之多寡次主之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　以氈爲牀于幄中　設皇邸　以染羽象鳳皇色爲之邸後版以

鄭丘祭天及羣神爲大旅國有故而祭亦曰旅不若一獻天爲至节祀

朝日 春分拜日于東門之外 祀五帝 分祀五帝于四郊
則張大次 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為大次 有灃
小次 既接祭退俟之處以時休息之所 有澇
設重帟 祀帟
重案 牀重案
師田 軍旅從田 則張幕 無帷 止有上覆以廣聽視
設重帟 無幄 重案 止有承塵以備頹穽
諸侯朝覲 來朝京師 此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諸侯掌次不張之
會同 朝于方岳 或王以所名而會或不巡狩而同朝
則張大次 初來止居 小次 即宮待所 此謂與諸侯張之 偃諸侯
師田 諸侯從王師田 則張幕 上覆 設案 有牀 成其尊
孤卿有邦事 以所從王若以王命出 則張幕設案 同諸侯
凡喪王則張帟 柩上承塵 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凡祭祀張其旅幕 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為張大幕
張尸次 尸則有幄 尸所居更衣帳
射則張耦次 次在洗東 作階東 大射六耦在西郊賓射六耦在朝則燕射三耦在寢則餘射數耦
掌凡邦之張事
自掌舍幕人至掌次三職合前宮人 治內 宮正宮伯 衛外 皆所以謀
王居除宿衛官徒士庶子外上下幾四百人連宿衛大約二千
人與食之人等制度內外無侍位可歷歷考也

大府 下大夫二人 上士四 下士八 府四史八胥十六徒八十人 共官十四倂百十六
掌九貢九賦九功 九職成功 之貳 大宰掌其正此掌二物 諸侯九貢畿內九賦萬民九功
以受其貨賄之入 大約金玉及精者為貨布帛及粗者為賄用以頒賦
頒其貨於受藏之府
頒其賄於受用之府
天下貨賄大府為總頭大夫堂上官式左右主如二伯由是
上士分四府並府二下士二史四胥二胥師二十徒入而出之
官制嚴密如是
凡官府 謂王朝三百六十官 有所須用官物者
都鄙之吏 謂三等采地之吏 有所須用官物者
及執事者 謂為官執掌之所須 有營造合用官物者
受財用焉 皆于大府稟而受之
明齋王氏曰凡財賦之入也必先受法于司會司書授之以法
掌所者依法征斂入于大府而存其二于司書大府乃頒于玉
府內府外府而職內復存其二毋敢額外多取凡財賦之出也
必考于司會司書驗其合式法與否然後得支于大府而存其
要二于司書大府乃復于內外等府撥與而職歲復存其二毋
敢額外多用此利權所以常歸于一也○一入一出有定額式
法立于大宰奉于司會取不得過取用不得多用財乃民之脂
膏大命係焉敢妄取一毫輕用一毫以病國病民 聖人理財乃為民之父母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 以王畿千里分遠近九等之賦內外九式之用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先言膳服用自王始 關市財賦少

邦中之賦以待賓客 次言賓客重待諸侯 賓牢禮易給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 無稍食芻秣 百司稍食出于農 牛馬芻秣出于野

家削之賦以待匪頒 遠城三百里已為大夫采地 所貢雜物

邦甸之賦以待工事 遠城二百里供百工之需 近材木

邦縣之賦以待幣帛 遠城四百里供幣帛之需 小都珠物

邦都之賦以待祭祀 遠城五百里供祭祀之需 供神明

山澤之賦以待喪紀 山無林澤無川供喪中用 重凶喪

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賜不視幣餘不可不節

周公一一打算逐項分給不患用之不足但稍有奢侈便致

匱乏甚矣膳服宜謹賜予宜撙其餘正用不可減殺 孔子節用節己

○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匪頒幣帛不可不節 量入為出無限撙節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給凶禮之五事 有喪禮荒禮弔禮禬禮恤禮皆須以財賄哀之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以九職之財存蓄餘財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無珍好予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 用無不足

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先入後出

王氏曰國家經費取給于大府則權不分一則絕滲漏之源一

則因其有餘不足之處而知所以節量裁抑之方也

玉府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 府二史二工八 胥八人胥四有徒四十八人

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工能攻玉者 凡此皆式貢之餘財所作 每胥佩十徒二胥有八徒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服用之玉佩身之玉 珠玉為珠 王服玉之冠飾十二玉雜佩珠玉 十二貫玉佩

雜說 古之君子必佩玉其色有白黑蒼之牌其声有角徵宮所 以象其有仁智禮樂道德忠信之節或結或佩 以比德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 以純固之德不內雜非僻之心無外入 比于裡

王齊則共食玉 玉王齊者之珠 以王為純精明之之精可啖 重大孔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 口實珍重死者 以枕尸角柶以楔齒 重亡者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 巾絮寢衣袍襗之屬 衽席床笫也 重王躬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盛血珠槃飾之 玉敦以盛食 音對槃類 重盟神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王致物而獻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貨賄第一等 故共之 重好賜

內府 中士二人 府一史二 徒十人 無

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 貨自諸侯來 王畿功出 內府貯于王府藏而不出 少入

以待邦之大用 朝覲會同 大師大喪大祭皆是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諸侯朝聘所獻珍貨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王所以遣諸侯者 王不受私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冢宰與王一體 皆公予非私惠 冢宰不敢用玉

外府 中士二人 府一史二 徒十人 無胥

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 無貨賄止掌泉出入 少入 泉曰布曰泉

有法百官之公用也 不合于法者不得輕支泉 泉始蓋一品周景王時有二品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服有小黃用泉 太公立市行泉市賦共驛服]

凡祭祀[吉礼]賓客[賓礼]喪紀[凶礼]會同[嘉礼]軍旅[軍礼] 五礼均資泉布

共其財用之幣齎[行道之財用也] 坐用不便持出物

賜予之財用[邦布有賜予亦]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來受] 邦布可以權百物而通之故小用皆取給于此

歲終則會[用無定式入出會之]

唯王及后之服不會[有定式]

潛溪鄭氏曰受藏之府孰謂：玉府也主受而藏之受用之府孰謂：內府外府也至受而用之受而藏諸府也藏諸已乎曰王佩用共弓王大喪大齋共弓王好賜時共弓世未有藏而不用者蓋藏待用也內府受其良待邦大用外府受其布凡邦之小用受弓受而用之也用諸已乎大府之職曰以式法授外府之職曰凡有法者明用必法也藏待用無厚藏用視法無修貴

天之道也 後世反此畢藏無益侈費不足皆逆天道故亂亡相踵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中士十有六府四史八胥五徒五十] 有相材作司會天下大計非輕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受而鈎攷之]邦國[六典]都鄙[八則]官府[八法]之治[此會邦治] 有土此有財先以土為主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天下]入 [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以可待祭祀]

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王畿]入

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王民]入

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量入為出]出

掌國之官府[在朝]郊野[百里至三百里]縣都[四百里五百里]之百物財用[無出入]

凡在書[籍也]契[徵驗]版[戶籍]圖[地形]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聽其會計[此會邦用] 先會治以立廢置之大綱次會用以攷廢置之細目

以參互[官聯官常官成官法]攷日成[以日計成]以月要[以月計]攷月成以歲會

攷歲成[三成更詳于國先會治後會用] 冢宰參史之精明司會助之

以周知四國之治[再邦國] 侯國卿上計于六官此總考課也

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所以始和布政有更易] 而歲小有廢置

冢宰掌邦治以國內及四國之羣吏作主吏治不會無以會用國中詳三成一日不漏四國畧六官一計不遺司會分大小二宰之勞而下控大府二大夫之入出此即分限而治之舊規也吏治國用兩者交資所以太和洋溢蹟盛于唐虞周公旁作迓衡而仰思穆穆成王贊之曲盡其妙

司會中大夫右司西左司東中大夫四人

易氏曰冢宰天官之長也歲終受歲會而無月要之文小宰天官之二也月終受月要而無日成之文宰夫天官之攷也旬終正日成而無參互之文三官各舉其一而司會乃攷其全合之欲其詳也 司會名不虛命

司書[上士二中士四府二史四無胥徒八] 主計會之簿書[治冊財冊各上士二中士二]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治冊]九職九正九事[財冊 九正即九賦九事即九式依九賦九職]邦中之版[戶冊]土地之圖[地冊]以周知入出百物

以叙其財[式之貢之事財與職相副]

受其幣使入於職幣[幣物不可久藏別記之入職幣]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於司會[合式法則書之下于職歲不合式法司會聞之冢宰] 以上攷財之所入[此財所出]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合邦國] 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李氏曰夫虧下以益上貪功以求賞不恤人之用之皇皇以
書利為心者附吏之常態也是故為之鈞攷雖器械六畜山
林川澤必知其數如此
則吏于民不敢厚斂矣 司書之送以厚民生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 稅斂揔關 法中于式令于版圖

及事成則入要貳焉 以攷逆攷 正在司會貳在司書

司書所重如此故用上中二等士 詔王多吉人維君子命于庶人

職內上士二中士四 府四史四胥徒二十人 無主入以入攷其出多省故人少

掌邦之賦入 賦是總名九職九貢九賦之入皆是 後入于大府

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

邦國之賦用 辨物者四中士執總者二上士 官府若關市之屬都鄙三等采地之稅

凡受財者 給公用者 受其貳令 正令在太府 而書之 職內亦有由此故內有四府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數 亦參互鈞考之 有無存積公清欺罔可得而知

而敘其財 歲中餘見為之等 以待邦之移用 令出大宰職內受二令可移 此通融法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 府四史八人胥徒二十 無主出以歲斷○亦以出攷其入入多

掌邦之賦出 凡受財賜必有二令到職歲

以貳官府 近地 都鄙 遠地 之財 出財亦有貳令 出賜 天子賜予亦有貳令 之數

以待會計而攷之 上有道揆下有法守朝信道工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於職歲 自旧用多式法存焉 此主式法盜

凡上之賜予以敘 先後之倫 與職幣授之 幣在職幣敘由職歲

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職歲重在守式法臣天子皆守及此事

劉氏曰貨賄之入非職內之令則不受焉其出也非職歲之令不授焉入二職分職矣官

職幣上士二中士四 府二史二賈四胥二徒二十 幣有精粗美惡須用賈必上士中士乃清正不晉二幣正幣餘幣

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 稅以帶征 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帶用振音

振 析也檢也 掌事者之餘財 以財與之知其足剩謂之振檢析 根有變通之意

皆辨其物而奠其錄 奠音定錄籍錄 以書揭之 為一別以為牌 以詔王之小用 上士主之中士監之

賜予 ○欲其別其無帶財而防其紋與以賤及貴辨物以定多寡為之錄之資必 有官之刑

歲終則會其出 與入相副

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以入以出以式法

何氏曰奢侈生于有餘節儉生于不足漢武因府庫充溢而當賜無節卒以耗費陳而 賦用如是藝之恐人君以有餘而妄用也

司裘中士二下士四 府二史四胥四徒四十 無以因類帶相及次裘 亦大裘祀天屬天官

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黑羔裘示質 君純羔 祀天服首列之

中秋獻良裘 良善也所謂黼裘與王藻 王乃行羽物 此夏正之秋與順始殺

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人功微粗謂狐裘之屬 所云九月授衣也將寒至告

裘不止王躬無頒賜如宿衛之士庶子 此皆已成之裘 徒一人供之次之十月

王大射則共虎侯 在郊王自射 熊侯 諸侯射 豹侯 卿大夫射 設其鵠 著于侯口

布為之飾以虎熊豹之皮鵠亦皮飾同以裘所以司裘亦是已成之侯

諸侯 畿內三公及王子弟 則共熊侯 君射 豹侯 臣射 不敢擬王

卿大夫 有采地者 則共麋侯 君臣共射 降于諸侯

皆設其鵠 皮飾同侯 梓人為之入于司裘共之 中士下士辨之檢之

大喪廞裘飾 廞音欽作之也似裘而小耳 裘飾帳 皮車 喪車五乘

凡邦之皮事掌之 凡皮皆屬司裘亞于職幣以相次此

歲終則會 入出相副 夫財用物辟名者有官刑 之用長財為物者則賞之

唯王之喪與其皮事不會 創侯之類有定式

掌皮 下士四人 府二史四 徒四十 物多役眾 更輕于司裘 未成服無革用

掌秋斂皮 皮有毛者 毛毯之後其皮善 取裘以此如毛以此 惟則冬狸時粉

冬斂革 皮去毛者 採治經時乃可斂 取徽于扶亦

春獻之 乾久成善擇其良者以獻．

遂以式灋頒皮革於百工 乾者次革者 府不藏皮 乃夏事興

共其毳毛為氈以待邦事 毛細縟者 皮無遺利 若理樂之屬

歲終則會其財齎 斂財本數及餘見者 所給予人以財曰齎 鉤考詳校多寡司會 此司會至七職

大府四職用財同會七職攷財皆理財以佐大宰制國用者

盡羞服一式之事居食而外服次之宰職已盡尚缺內宮

內宰 下大夫二人 上士四 中士八 府四 史八 胥八 徒八十 佐小宰有專職

掌書版圖 版戶口 籍 圖居住地 之灋 大宰小宰之法 只指八治官府 有書有版有圖 亦與官府一體同

以治王內之政令 施于閽寺者 施于閽寺所六宮中府中為

均其稍食 吏祿廩也 分其人民 上下婦女 以居之 居宮左右及從也

稍食 婦女酒以下六色奚共六百十人 寺閽豎之食 及奄人民 民間婦女役于宮中者

婦好不雜男人若宿衛官徒士庶子有宮正宮伯掌之不

關內宰 多鄭註以吏祿吏子弟解擬誤

雜說 分其人民只是奄人女奚女御在宮闈執役者 ○王氏日 后宮外不可直指宿衛周廬故列女宮于旁如王宮分部

其民而後總以周垣閽寺守其外乃為官府次舍此周宮制所以盡善此內宰首職

南宮 路寢 小寢 小寢 正寢 燕寢 燕寢 北宮 女宮衛府 內宰 市

以陰禮 婦人之礼 教六宮 后 謂內宰必嚴正者碩婦母道齊宗大任 婦道媚宗大任

以陰禮 坤道柔順 教九嬪 夫人及 后有媵三夫人各有媵九合為

以婦職之灋教九御 上世婦也 九以二為而御即重職 織紝組紃之事

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絲枲之事 上重禮下重事 婦德婦功 世婦九嬪各有九御

正其服 止踰侈 止踰則不敢僭后也夫人服也九嬪九婦 止侈則不敢僭后服夫人九婦御各有等

禁其奇衺 媚道不一總為淫妒謀謟之階不可不禁于未然

展其功緒 展省而錄之也 泉有已成未成 八中士傳令省之 有自成月成歲成 居有四四合自中八

二宰正王內之目如此則家正而女貞 下大夫主之 四上士佐之 此即后之

師傅官也二大夫配天官地官四上士配春夏秋冬官儼同六官

○正服禁邪即小宰之宮刑糾禁而中明隄防之也

大祭祀后祼獻則贊 祼亞王 大室亞祼薦腥后獻有籩豆 薦熊后獻有籩豆皆贊之

瑤爵亦如之 酳尸有加爵瑤飾亦贊之 后九四獻無不贊

正后之服位 禕衣以下當服之服 序中戶內阼立之位

而詔其禮樂之儀 四獻四豆四籩必合禮 其獻其薦其羞皆合樂 平時教導臨佐詔二宰勞勸多

贊九嬪之禮事 九嬪贊后薦玉齍徹豆籩亦贊詔之

凡賓客 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之祼獻瑤爵皆贊 用酬賓者

致后之賓客之禮 致飲亦有若女賓同姓宰諸侯天人礼

後世廢

婦言（謂辭令）致辭于王前遜而不諂以媚　致辭于后前肅敬而不褻以悅

婦容（謂婉娩）婉則和氣愉色無狀惡之外以見　婉則陰心溫語無驕怠之時形

婦功（謂絲枲）絲成帛必合制而有章　枲成布必縷細而成良

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貫魚以宮人寵是也　六宮當敘女　君子好逑）

漢註御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〇此大約言其象之序如此當夕亦是宿衛王所以從后進止耳

凡祭祀贊玉齍（玉敦盛黍稷器）

贊后薦徹豆籩（四豆四籩　薦而次徹）

若有賓客則從后（后當事贊）

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亦從后　后哭衆乃哭　敘哭者之次）

世婦（無數人）相儷有二十七（由九嬪而三倍之）

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女奚）而濯概（拭也）為齍盛（為黍稷也）

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豆籩之物）凡內羞（時飲之為）之物（料作）

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王使往弔　后使之致凡物）古君臣一體（休戚同之）

女御（無數人）相儷有八十一（由世婦而三倍之）此重婦功

掌御敘於王之燕寢（九九相敘以直宿耳）王不就后宮息

以歲時獻功事（遠則歲　近則時　內宰日合展之）

凡祭祀贊世婦（助其帥女宮）

大喪掌沐浴（王及后之喪）（沐用潘　浴用湯）曾貼自伏侍

〃之喪持翣（翣如扇形　持以夜柩）如生時從后

從世婦而弔於卿大夫之喪

女祝四人（為介　奚八）選于內宰以祀王大祝小祝（祝非柳祝）

掌王后之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按月令春祀戶秋祀門　之正祭不非祀正）

凡內禱祠（疾病求瘳　病愈報福）之事（除常祀外則疾病而或禱或祠　非後世巫覡之）

掌以時（有疾有時）招（善則招之求）梗（為禦未至）禬（去其災　刮）禳（卻其變異　攘）之事以除疾（氣不行為疾　禍為殃）

后有疾殊宮中不敢即以故有下四者

善未來也虔誠事神為之招善必來

惡未至也虔誠懇神為之打惡必去

災見在也虔誠求神為之除災會福

變見在也虔誠感神為之卻變消禍

此仲六宮瞻仰之情達衆所求之願也

明薛氏曰鬼神之與婦人信之尤酷聖人深誠鬼神之情狀同人情之所不能已制為正祀則彼淫祀不禁而自止矣後世不如此一切禁絕宮有常禁能祀之祀之門以淫祀之所以紛然也　戶單扇出入祀之　疾殃時至祀之

女史八人（有女史以十六）有女祝以順其情女端其所覓獨之宜　稟式于內宰

掌王后之禮職（與內宰相左右　后亦非禮勿動）

掌內治之貳（本在內宰　以書而二之）以詔后治內政（當服周三夫人女八十一　有法者）

逆內宮（鉤考六宮之計）（月成月　歲成歲）

書內令（后之令）（書而宣布於六宮）（每日有食有功　亦善惡直書以示勸戒）

凡后之事以禮從（亦如太史之從于王）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擇女人賢能知書者八人以侍后此后相也持中而不失與太史內史同后之正位乎內有夾輔矣

典婦功 中士二 下士四 府二 史四 工四 賈四 徒二十 典主也 工以授功 賈以辨功 徒受役 無所
掌婦式之灋 治絲式出絲工四 治枲式出枲工二
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 內人女御 齎謂以女功事予取絲枲
先分絲枲之材料 材料物予人以齎
凡授嬪婦功 府二一 絲一枲 工立式 賈辨料式 史書揭之 中士分主 徒搬之
及秋獻功 絲二枲 收絲收枲 工辨持功式 史書揭之 下士分監 徒付之
辨其苦良 料有苦良不同 功有苦良不同 料粗而疏者為苦 料細而堅者為良 下士分收 徒收之 功粗則苦 功細則良
比其小大 料有小大不同 功有小大不同 料微則小 料精則大 疏則小 堅則大 功惡則小 功善則大
而賈之 物不正齊 賈所以 可少也 不式長于賈絲帛 不式長于賈枲布
物書而楬之 以物封通當 揭功不獻 可楬 不授有揭 不亂有揭
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於內府 內府受之 府不藏功
宮中亦出之者 以共賜予 無遊倖之弊
典絲 下士二 府二 史二 賈四 徒十有二
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 謂九嬪所貢絲之類 以泉計
后宮所蠶之絲以為祭服不入典絲 此民間絲耳
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 若溫暖宜繅帛 清涼宜文繡
頒絲於外內工 外工外嬪婦 內工女御
皆以物授之 夏以色繡帛授以素絲 以繡授以采絲
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亦辨其物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 貴賤不亂 書其數 多少不易 以待有
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有
凡祭祀共黼畫 大功良絺 組就 良組功則之物 以給衣服冕旒及
白與黑謂之黼 采色一成曰就 所以組 即之組 所以給旌旗等物
喪紀共其絲纊 良絲功纊 組文 良組功紵之物 其作 料 以給纊縗 繩細者所以 飾
青與赤謂之文 文繡之屬 亦用絲 著口之屬 著俗用紲 繫之 若手足 綦之
凡飾邦器者受文織 文絲良功 絲組 良組功 焉 謂之屬 屏風之屬 以各其所飾 計其物
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物不同 用不同 種別為計 以其附著之物會計之
典 絲雖微 職助國家文明粉飾之事 周郁郁之文 用心縝密
典枲 下士二 府二 史二 徒二十
掌布 麻有大功小功之不同 布之十六百縷之布乃十五升布之半 不待 皆 枲字下从市 麻乃為枲 䐁皮 枲音徙者 遷徒無常
緦 葛有緦緦不同 又從世 細緦精者 麻从林 無實者 不从木麻乃也 九布 冠則用十五 三十升作 緦布 葛亦有緦與
縷 粗麻 細縷 有 麤縷 粗布 精縷 粗 葛亦有 縷
紵 白而細 疏曰紵 葛亦有白而 細疏如紵者
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 麻類不一 草無葛蕡 蕡即大麻枲 麻月也
及獻功 山澤作材 及其功材 內外嬪婦 紵之功 粗者歸此 所成布緦
受苦功 麻草良者入典婦功 良有賈苦者兒 良上用 苦散月
以其賈 定麻草之價 下士能之 揭 俾掛 而藏之以待時頒
頒衣服 喪紀 當暑 授之 吉凶 無有倫
賜予 喪有 暑有 賜予 亦如之 以麻葛類 古人細衣 製或有賜予
歲終則各以其物 麻縷紵總 會之
枲更微 亦喪服暑服所必需 無職不備 徒二十 物 多賈力也

掌凡內之縫事 縷縷大哉造端乎夫婦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成服不用男人所以興伯女工也婦人豈不教之素擇之慎哉

染人二 下士 府二 史二 徒二十 物多役賤 必擇吉士

掌染絲帛 絲有帛為 絲用主

凡染 功精一 成而成

春暴練 練其素而暴之

夏纁玄 纁玄天地之色六冕皆玄上纁下故以為祭服 土無正位託位南方火 火色赤與黃共為纁

秋染夏 染五色其色以夏翟為飾取夏翟羨 類有六等插其最著 翟羽當時其下四翟淺深之度

冬獻功

掌凡染事 服正色 正者染 嫵微之際 所關甚重 夏采亦染 于此與

追師 音堆 曰追 下士二 府一 史二 工二 徒四 重后之首服必擇吉士 無金珠翠

掌王后之首服 后止三 必知古女冠之制故周監二代女冠 以追師名與笄師匹名追監夏殷與

為副 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 如漢步搖 從王祭祀 副于王之冕 覆首從朴也

編 編列髮為之 如漢假髻 服之以桑 詩之言被 編也

次 次第髮長短為之 如漢髮髢 服之見王 次上下通 假髮以飾

追衡笄 衡維持冠者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 笄卷髮者長一尺二寸亦謂之簪后陳居編笄紞而已 衡笄二物笄常用衡惟祭用詩六副笄六珈言祭服其故下 翟言王瑱六珈可加于衡不可加于笄笄卷髮不在冠上紞 此云追衡笄則追與衡 后有夫追衡同于冢冕 后純王笄餘則 追笄皆有六珈 諸侯夫人追笄耳 王后飾之故六珈

如鼓為三服之追 衡笄物何足名師 ○冕旒垂珠之用追衡一 笑迹之覆以陰 卑者

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 卿大夫士妻 世婦女御 為編次 不敢僭 多用則 與追長

以待祭祀賓客 非此則隨后無居之 服惟編笄總而已

喪紀共笄 故王后之笄 經 加以首経 亦如之 九嬪外內命婦同

追師宜從司農說女冠始于夏之牟追高委貌依周章甫高卑之中追進之王用冕既高象天衆后用副低于冕象地承冕用王五采懸負珠天之用成形皆員王之致中和節應皆員故能明收斂不用祭之冕凡德焉可以畏天之威可以格祖之神有孚顒若下觀而化成其篤恭氣細 孔子取周冕 副用玉一衡橫統笄地之用承天一貞后之相孝享終始一誠故卑順謙和助君之副比德焉可以致中饋之敬可以帥羣婦之勤無成有終式禮莫愆全其簡能功用 周公制追師 追衡閣條匪小至于追笄因笄飾之不改牟追之意而辨等威之殊物雖小者則微矣 公有反古朴心

屨人二 下士 府一 史一 徒四人 王九服后六服分屨 必用吉士 不屬內司服者王屬急

掌王及后之服屨 各 重祭必士掌之

為赤舄 複下曰舄 王以赤舄為上白舄為下 黑舄為下 兵事乃用白舄不言 后以玄舄為上青舄為下 赤舄為下 后之玄舄禕衣 赤舄翟 青舄褕翟 赤舄闕翟 黑舄飾

黑舄 王之服 后用玄舄 下 王后則玄舄王不服亦不言 后付祭服 至青舄王不服不言 止言二舄赤不同之舄亦不言也

赤繶 音緣 曰繶 下 王弁服黑舄則赤繶 紃縫中如

黃繶 一名舄止 后褘衣玄舄則黃繶 黃合色地 不離脫色

青句 音劬 頭飾 屨 王白舄飾 后之三舄之三舄一見矣

舉二繶一句為例 言繶必有句有繶必有純言其首皆必有繶言其實兄弟 故純三者 王以明向 王以為首皆赤舄即并服皆黑舄則青以赤為繶 全手以陽也 后以幽為貴故禕衣黑舄赤舄以合鏈 必以赤繶也 則赤耳 ○

夏采 下士四人 史一 徒四 染人秋染夏者縉染翟色 此夏采者染為鳥羽如翟色 無府無上染 亦染人之與

掌大喪 此夏采為欲所用者多 此舉其最大者言之 以冕服 衮冕 復於大祖 祖廟 以王祭祀之所及本之思 以乘車 玉路 建綏復於四郊 四士分出 以王所行之道

此官暫設非常職也下亦恐有闕文 恐亦染人二下士屬人二下士合之

內宰以下十九職皆王內之事大宰使之任北宮之治以佐小宰宮刑之建也自此六官槩教宮中亦可刑措家治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治乎以舉邦治也易曰夫周公仰思此十九職何事一職缺哉○天官大無外小無內造端夫婦察乎天地洋洋優優君子可不尊道之勉勉不讀此者修齊也大話虛談耳

周禮惜陰錄卷之二

張子曰鄭不精地官職與天官無用 請地官知如保赤子之書應空言也文王古人比君賢賢欲益公之聚民其任也 視民如傷保之誠曰無不運蓋為此耳

鄭樵武之司徒算不得司徒 公族嘉賓先尊民父母 猶衣之好周人執情耳 蓋求子民 亦卽公卿 恭

江陰後學徐世沐撰訂

地官司徒第二

與民最親九兩自司徒始○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直進地官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地官 充和伯為大司徒 義和其後也此乃子管司徒乃地官之百采耳 初試為之復命之與

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必得民之父母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 步百里一大夫 可去清而精 又亦不可 不能舉耕 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百里內為六鄉 小司徒卿一人下大夫下大夫 小司徒鄉師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 六鄉乃有三公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六鄉乃有六卿 州長 此六鄉之屬大夫所居之也

每州中大夫一人 二千五百家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五百家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 百家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 二十五家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封人 聚土曰封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鼓人 有鼓六 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無府 粗

舞師 舞皆有四 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無府史 即有鼓 舞作興○一作字不民任 采用政刑不起

牧人 養牲于野田者 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無府 牧六牲

牛人 牧公家之牛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

徒二百人 祭祀 牛置 蒸祭用

充人 養繫牲而肥之 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重祭記

載師(事民而稅之)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閭師縣師遂人物人官之長)

閭師(主徵六鄉賦貢之稅者)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興府畝胥〇凡賦貢入大府〇縣)

縣師(主沃下野賦貢)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四百里曰縣)

遺人(掌邦委積有所遺饋)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均人(主平土地之力政者)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師氏(以道教人者之稱)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保氏司諫司救官之長)

保氏(以道安人者)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德行有賢興非藝亦興無教以導無本業式之義)

(作之一字已修)

司諫(以道正人行)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興府興胥)

司救(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興府興胥)

調人(解民難以和調者)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興府胥)

媒氏(媒合判姓以謀姻者)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興府胥)

司市(市官之長)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官多)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多役)

質人(主定物賈者)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廛人(市宅有稅)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胥師領眾胥其下十胥)(以下六屬皆司市所辟除)

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定物價有二十肆長)

司虣(音暴)十肆則一人(司虣禁暴亂)

司稽五肆則一人(司稽察留連不時去)

胥二肆則一人(給二肆之役)

肆長每肆則一人(給一肆之役)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泉易侵故士多)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以物易)徒八十人

司門(教閭國門)下大夫二人([illegible])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有十職交易前朝後市不生亂鄉之禮樣)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illegible])

每門下士二人(有門稅有府家)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大事亦司門)

司關(界上之門)上士二人下士四人(主分南北)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illegible])(化居之眾)

每關下士二人(有關稅有賓客)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大事亦司關)

掌節(行者所執之信)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分掌南北)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關門有節)

遂人(主六遂之政)中大夫二人(六遂鄉)遂師(治遂師名)下大夫四人(四郊分主)上

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王國百里外至二百里止）

遂大夫（分治六遂）每遂中大夫一人（亞六鄉之鄉）縣正（遂之屬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遂之屬鄙）每鄙上士一人酇（音鄼）長（遂之屬酇）每酇中士一人里宰（遂之屬里）每里下士一人鄰長（無爵）五家則一人

旅師（主斂散野粟）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稍人（在遂外三百里曰稍掌遂外丘乘之徵令）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分司徵令）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斂徵之官 鄉之縣師通掌天下兵賦遂之稍人專掌稍甸都鄙）

委人（掌甸稍薪芻之賦以共委積者）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與遂人在道供賓客）

土均（主平土地之政令）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人止國中及四郊至稍訓土均及縣內盡天下相連事）

草人（除草）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殺草萬糞種）

稻人（掌稼下地）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水利人多）

土訓（訓說土地其經之勢）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誦訓（訓說所誦習人作爲古事）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山虞（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無府）

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無胥）

林衡（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 山足亦有林木麓山別官）

中林麓如中山之虞（下士六人）

小林麓如小山之虞（下士二人）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 鍾聚也希乾也）

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下士六人）

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下士二人）

迹人（知禽獸處）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無府無胥）

卝人（音礦能掌金玉未成器曰礦）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因貢衡有此二職）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因迹人有此二職 因山林而有）

掌染草（染藍蒨象斗之屬）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因葛連言）

掌炭（有山林）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物多興府隨地貢之）

掌荼（山澤所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茅秀荏苫亦云荼）

掌蜃（川澤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蜃大蛤）

囿人（今之苑）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有禽獸蕃育）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雖與民同而立厲禁）

場人（春夏為圃秋冬為場）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常蔬菜）

（場人並稱人藏經邦食）

廩人（米藏曰廩）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

舍人（舍猶宮也主平宮中用穀者）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精食制于內宮）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給役宮中精食）

倉人（藏穀曰倉）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穀運多則斛）

司祿（主班祿闕）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無胥）

司稼（種穀曰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制民與府無胥）

舂人（女職）奄二人女舂抌（與持同）二人奚五人（供祭賓王及后世子）（精米不多及千斛）

饎人（酒食之職）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主炊之職）

槀人（酒食者）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五人（此乃舂人之米此非舂人之米）

舂人所掌精米止共祭賓膳食故女奚不多一日舂三四斛厰亦千計矣米本選好米御廩所藏本舂熟者用力亦省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九州與地圖人民戶籍）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東西為廣）輪（南北為輪）之數（與司會相關連其圖籍亦並存，大宰九職亦因此任之耳）辨其山（積石曰山）林（竹木曰林）川（注瀆曰川）澤（水鍾曰澤）丘（土高曰丘）陵（大阜曰陵）墳（水崖曰墳平高）

山　有礦砥鳥獸　所以設迹人卝人山虞

林　有竹木鳥獸　所以設林衡

川　有魚蝦水族　所以設川衡

澤　有魚鱉互物　所以設澤虞

丘　有旱穀大水

陵　有草木鳥獸

墳　有草木魚蛤　所以設掌葛染草及荼及蜃

衍（下平曰衍）有禾稼圃場（平地）所以設草人稻人場人

原（高平曰原）多五穀草木　高田　三農里此

隰（下溼曰隰）多五穀菜蔬　低田

之名物（十等之物所生之民與）

而辨其邦國都鄙（大都小都為都鄙）之數（遠野極邊）（比居之國妙）

制其畿疆（千里為畿疆猶界也）（王國為畿諸侯則之）

而溝（穿地為阻固也）封（起土界也）之

設其社稷之壝（五土之總神為社以句龍氏配神，五穀之長立以為稷以后稷配，所云體國）

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稷神曰田正）與其野（天子五社大社在中門之外唯松東社八里唯柏西社九里唯栗南社七里唯梓北社六里唯槐此為周法也）○周（壝壇與埒）

書作維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
其壇東青土南赤西白北驪中當以黃○王者諸侯所以為社
為萬民求福報功之道也無土不立無穀不生故立社
積則祭之春則求之秋則報之○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
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
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田
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田主乃所
宜木謂若松栢栗也若以松為社者則民松社之野以
別方面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 會計也以土計貢稅之法因別此五者也

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

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

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 音團

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

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 音婢短也

毛物貂狐貒貉之屬 鱗物有鱗者魚龍之屬 羽物有文者翟雉之屬 貒音湍貉音狢也

覈物有核者梅李之屬 介物有甲者龜鱉之屬 莢物有殼者皂莢之屬 臝物淺毛也虎豹貔貅之屬 叢物叢叢生者萑葦之屬 杜云皁物柞栗 膏物楊柳 貔音毗

莊渠魏氏曰五地隨氣異形氣行地中人物之生便隨形異稟蓋天氣以為父地質以為母子肖母形居多聖人仰稽天運俯察地理以土會之法通計所生物何者為多因而知其土之所宜所以通知地利而盡人物之性也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不敢違法祀左

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酒鄉射之禮飲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男女夫婦之禮 四禮定民性

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 琴瑟鐘鼓之禮

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君臣父子之儀

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 音偷○土地所生習安則不朝非謀夕而苟且使之

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 音暴○刑治六使協于中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以信賴教民使之相恤

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度謂宮室車服上下之制

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四民之業謂之世事

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勸于為善 爵以顯賢

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興起事功 祿以賞功 民功曰庸

十二教者乃修道之教條目與大宰九職相左右九職重徵財

十二教重援民倍盡強教悅安之豈弟司徒本職也民惑于天

地相通之妖誕先正祀礼以教敬使之循分事神報本追遠則

口氣質之性五表
冈而先祀之其命禹往
先者比敎定十二教
也右曰先大者以變之
歸于無者不偷治者
父之歸于有敢不遜
然後與賢共初敢
舜之使民遵善五
為之新以包始敢
先偏○礼教之不以
礼未甚也以分動其中
五善○德礼政刑不終
一而歸于天子元為不

所尊崇者不苟而無非其鬼而祭之諂風俗正矣次以財飲陽

之礼教讓使知下于老與賢何敢争乎三以婚姻陰幽之礼

教觀使居室得所何所怨乎四以和平之樂礼教和使樂而不

淫何争乎五以尊卑之儀辨上下之等何敢踰越六以風俗之

習教安使自適何至苟安而偷教之如是有不率者乃以刑教

民何敢歸尚有顧己不恤人者乃設誓教恤民好義何至怠

知上下居服之度有好勝者以度教節而民不僭妄而知足

以帝王五教示用之抑之大抵本此

士農工商各有世守之事以此教能而民不至失職為逝民受教如是乃可爵以示勸以賢制爵無德者爵不及民庶知德之為重而勉于慎降此可祿以酬功以庸制祿無力及民者祿不與民亦知功當受民而並興起于明作司徒敷教在寬如是從王安擾邦國能通以為柔遠之楷範教化之四達也豈不宜又奚慈五土氣質之難变化哉通德一風俗同頹是十二教

司徒初教百官之長居稷官寮不降也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廣之十二州）之名物（分野十二卯上禁十二次各有所宜）

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先以土宜相視民宅使之趨利而避害）定民居

以阜人民（人民為主使之阜盛）盡人之性

以蕃鳥獸（鳥獸各產使之蕃育）盡動物之性

以毓草木（草木各遂使之蕃昌）盡植物之性

以任土事（稼穡為重各從民職）定民業（有居有業將以動植人民可阜）

（據既星紀吳越也枸妞玄枵齊也包娵訾衛也包室…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國〇…）

卯地雖之不知其所以然舜降…

冀 兗 青 徐 揚 荊 豫 雍 幽 并 營（…）

分野之說昉于土宜既亦不詳其由來但以後之十二國當之不若以舜十二州分配為確耳〇司徒所掌地圖戶版先按圖相民宅後按版任土事不責之以地所不生亦不責之以民所不能然後大宰九職之任民有實落耳

以育有動

辨十有二壤（萬物自生曰土人所樹藝曰壤）之物（為別三壤…）而知其種（…九等遺法…）

以教稼穡樹藝（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樹…藝…）

地之自吐出者既知其宜則任民土事以收取之而已此亦足以養生鮮食跡材放上古也后稷既有五穀法則耕治其田而和緩之斯之名壤又辨其壤性而糞種以播之蒔之然後五穀充盈民奏艱食司徒主教先養所以立教之本也不知辨土辨壤使民有衣著有飲喫十二教如何身空行得此任土事歸于稼穡樹藝乃富教之次第萬古不可易〇周公仰思兼三王兼是養民教民之道佐王安擾司徒亦先勞心于此以教十二教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九等（…）

制天下之地征（九土會五物次土宜九等…然後可以行土均而制征…）

以作民賦（之九職…）

以令地貢（九貢…）

以斂財賦（…）

以均齊天下之政（…）

司徒安擾之政未亦均齊也按圖立土會之法無不生財之土乃立十二教以变化氣質按籍立土宜之法無不務農之人乃可足食贍以施行教化然後合國版以定征下足而上亦足未有百姓不足而君足者也如之何可外本（不愛民）以好仁而內求利哉

六曰同衣服（火壯相同 當安併果）（其在里閈 好尚不殊）（此卿黨之所當尚皆不併侈之事）

以俗教安平常教民之亦原道樸背於其困荒有棄亂離滿以張

自全者于此申之並居並基親戚師友於相鄰而豈忍捨撇尤

司徒聚民之深誠與宰臣九兩之法相表右不如是聚不安息保

本俗相次更有深意○聖人教民歸于一學宮室宗祖相傳後人世守不

可輕去其故居墳墓而祖宗聚塋昭穆不移不忍離也毋黨妻

黨一脉相延何可割合故隣之（若宗族兄弟不去隣）至于道藝之傳義秉

思亦職之師志之同踪而鄰亦職之三職皆原庶也生同里長

同鄉豈可因富而美其衣服此即弁冕之萌淫情之習所當痛

戒以矯人情之偏庶可反澆成淳永歸復原

正月之吉（月子 月頒）始和布教于邦國（天下）都鄙（山）戩（正月佛令 三月佈教）

乃縣（始和）教象之灋（書于象魏）于象魏（門）使萬民觀教象

挾日而斂之（浹同）

乃施教灋（始和縣教象後）于邦國都鄙（此施十二教…使播）使之各以教

其所治民（…大都小都家邑…各使教之司…）

令（教法之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　比長教五家

五比為閭使之相受（二十五家 閭胥中士一人）　閭胥教二十五家

四閭為族使之相葬（百家 族師上士一人）　族師教百家

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百家 黨正下大夫一人）　黨正教五百家

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二千五百家 州長中大夫一人）　州長教二千五百家

五州為鄉使之相賓（一萬二千五百家 鄉大夫卿一人）　鄉大夫教一萬

二千五百家　其屬（五州長中大夫）二十五（黨正下大夫）一百二十（五族師上士）四百

二十五（百比長下士）

一鄉六等之官皆治民者治民最密此六鄉乃

司徒正鄉屬官分主六鄉者（此六卿大六鄉在朝在鄉）　乃明衆之鄉

沿漢鄉民曰布法施教首比閭族黨州鄉何也教自下起也物

生自下地德也王治篤近先家也家和而鄉治鄉和而國治國

和而天下治始隣而比之既協而和之王治之大教也閭使相

受善為其其慶惡為受其患老受而和終之王治之大教也閭使相

者受而養之也相葬喪同其戚相救也同其災也而長之言無歸

鄉之斯飲射而賓之也合敬也王教莫大于能安也莫之先于敬也

其學于斯飲射莫美于之不爭大道之行天下時雍則羣不爭之極也

故保受葬救賙賓漸之仁孝之義導之于礼樂而安之化斯其也

路○先時畿內平章萬邦協和之法如是周放其意設為比閭

也族三合為百家輩出均分同時入殺無有勤惰多寡之殊徹法

之善于此驗之推而為黨州鄉為閭者百二十五人衆地無賢

才出焉故聚于鄉而賓之不特相救相賙之義古人之賢才出

于鄉故後世鄉舉亦蒙其名周法之養養教備于居恒不至一

時拔取以警衆吁古法不復賢才虛名已耳何以望天下之治

頒職事（亦放教 鄉法）十有二於邦國都鄙（宗王戚 都遂）使以登萬民（進而成之）

一曰稼穡（專三農）　農職亦重（四民之功情關于是 苑土之富三年之實異不外求）

二曰樹藝（兼園圃）　圃職亦重（九穀之豐嗇關于是 乃救王東 和水火之化其後籠）

三曰作材（指虞衡）　木職亦重（百物之隆耗關于是 佐食之本 成於事之本其收功）

四曰阜蕃（指藪牧）　藪職亦重（品物之盛衰關于是 日用之常 全礼樂之文其子司）

五曰飭材（指百工）　工職亦重（鳥獸之多少關于是 鮮食之輔 合於養之大本其時功）

（百器之備缺關于是 用物之急 …）

六曰通財 指商賈 商職之事 貨物之通塞關于是 有無之濟 收遷化之利 其參贊
七曰化材 指婦媢 內職之重 布帛之成毀關于是 絲枲之功 克善治之 在其世事
八曰斂材 指臣妾 賤職不替 雜物之饒乏關于畀 糧糧之責 克臨財盡其所能
九曰生材 指閒民 玄瓚養竹木 散職不棄 之得轉移代勞之逸
十曰學藝 指學道藝 學于人 士職更重 收賢登進之際
十有一曰世事 世守旧能 守世業 世職更重 見祖宗貽謀之效
十有二曰服事 敍用公家 故有世人在官者 庶職不重 百工有成
六鄉重農重德重行重藝教之主以為極也 近都郡遠邦國雖
放之而四民男女職各分為揔使之向上不逃食乃無廢人 故云盡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此甲學藝一職重在鄉而賓興立則亦足賓義

中庸之行使民
興起 鄉大夫
以教之

學庸皆立工夫
六德古皆修法

一曰六德 此第一物 鄉大夫躬行故能教人 卿非有六德不能以為鄉大夫
知 氣質清明義禮昭著 學知故有致格古法 子思學問思辨求知法也
仁 全心之德與安之理 學仁故有克復古法 曾子誠正修身行求仁法也 子思
聖 心無所窒而知之神 學聖故利仁安仁分 顏曾利仁 孔子安仁
義 處無不宜而措之時 學義故喻義比義合 精義入神是喻 君子時中是比
忠 盡自己誠造于互 學忠故有明誠古法 擇善固執其始 明善誠自其終
和 心無偏倚外無乖戾 學和故有戒慎古法 致中是大本 致和是達道
孔門言學不外六德古人公卿皆能兼之故壯則仕于朝天地
四時各分則職衰則教于鄉模楷後進俾成其德此一物不窮
有之卿任忝矣無論在朝在鄉也○德乃具于心之物 一團天理

二曰六行 此第二物 鄉亦身踐之故能教人 卿非全六行亦不以為鄉大夫 德者孔所示民不桃君子是則是傚是也
孝 善事父母無間存歿 學孝無敢不慈順父母 思大舜克諧 順逆武周繼述
友 善處兄弟親愛不衰 學友無敢不宜善兄弟 常手足 合手 群體恤哭危
睦 親于九族九族皆睦 學睦必循乎親親之殺 上高曾下重玄 旁伯叔從子孫
婣 九族于三黨 婚姻孔云 學婣必推乎一脉之愛 母之父母兄弟 妻之父母兄弟姊妹
任 信于朋友 恩義兼孚 學任無忘乎道藝之旧 師之德不遺 友之故旧不忘
恤 振救貧窮好義不怠 學恤無吝乎貨財之通 幼必慈老必敬 窮必振貧必賙
國家忠厚必重六行公卿之德必見于身行不完倫德亦虛耳
彝倫攸叙在此六者大道為公亦此此六者人倫明于上小民
親于下非此六行孰倡之○行乃見諸身之物 流行天理

三曰六藝 此第三物 鄉亦身能之乃能教人 御萬賢必知六藝之道藝不本于道德技不貴
禮 吉凶賓軍嘉 學礼必知其義乃非制度儀文之末
樂 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學樂必知其德乃非聲容器數之粗
射 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 學射必知其法無取貫革穿楊之能
御 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學御必守其範無取武夫媚子之謟
書 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 學書必守其古無尚改換妍媚之巧
數 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 學數必得其要無尚簡捷湊合之習
國家諸務非六藝不足以應之知保氏之六藝者乃卿才少幼
亦曾傳習來今守此法以教民之材質有近者上則兼通次
則分授並為有用之學後日使能皆裕如○藝乃處諸事之物 關于後世之託搞剩詁詩文之長

古今以來此以王物
二帝以上千聖直
文王以上治此徒尚
公以之教民賓其元
此術也孔子祖述之
書之術大成于存心
文以能人任和尊大往
尊大行習大藝而已
此乎庸能任行賓藝
綱庸蓋有不出類
後此儒以求人參德
是非參賞用也
枉潤乱捷無遺
猶而大恩耳

〇六德由天生亦由學進乃天人並到德成而上此聖賢之材
可尚賓于王爲大夫可爲鄉亦可大行由德和亦由心成此德
之著亦爲賢者但賢有大小分等賓之皆大夫之具十二教之
以賢制爵此六德六行是也六藝由精察亦由乃悟常皆慕習
藝成而下乃爲能者爲三等士下亦可庶人在官役日以庸制
根非六藝何以有庸鄉之教民固大小兼成矣孔子教人大約
祖此故顏曾成德冉閔成行由賜求赤皆達材成六藝爲時世
教優民與行用禎濟濟以過于魯故詩美曰王國克生文王以寧
此司徒教民三物即文王無斁作人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詩所謂德之報 文王無斁作人）
也周公繼志述事垂法于司徒故鄉大夫職任如此

以鄉八刑糾萬民（此即以刑教中一條事）
一曰不孝之刑（賊仁喪心 不和禽獸）
二曰不睦之刑（亦戕仁喪 心同禽獸）
三曰不婣之刑（亦戕仁喪 心近禽獸）
四曰不弟之刑（良心戕賊 禽獸不遠）
五曰不任之刑（背信無義 匪人自居）
六曰不恤之刑（本財無恩 姦是同）
七曰造言之刑（執言惑眾 人所共疾）
八曰亂民之刑（亂名改作 左道亂政）

有興有糾良乃不得不與行故中庸之道明見行
六行有違六德無聞矣
不念祖宗不教子孫
上不念父黨下不念妻黨
弟不念天顯兼弟柔順師長
其心反側故賊諒善背
其心私偏故刻薄寡情
奇袤之民敢胡亂妖言
寇虐之行敢紊亂宮攻

有賞無罰令必不行故刑以糾之此乃補作教刑非士刑〇六（刑否廢此耶與非）

德結以一和字和必本于中六德固以教中八刑掛禁一縣字
八刑亦以教中三物八刑中而已矣是皆以柴民爽六德只五
性之全知氣質之清德性之察仁氣質之粹德性之愛聖
之通明礼無不備義之精當仁必相資然不本于忠恐不真實
无妄此乃信也五性既備已是各正性命必保合太和天地之
氣質乃純全悠久此乃勇也六德渾然一天德之中受中之分
量方盡于是著見于身爲六行體用合一乃有氣潤質暢五性
梏伐形而爲嫌者與和相反和則孝嫌則不孝々々糾之使歸
于和々則睦嫌則不睦々々糾之亦歸于和和則婣嫌則不婣
々々糾之亦歸于和々則弟嫌則不弟々々糾之亦歸于和々
則能任能恤嫌則不任不恤亦糾之歸于和々則不造言不作
亂民嫌則必至造言爲亂民亦糾之歸于和鄉加扑撻非士師之
五刑故以教中使無過不及之差則鄉人皆中庸矣豈至嘆鮮
能哉孔子想慕周教民之盛故云如是〇六藝亦必有德有行
乃可耳若犯八刑六藝亦不足取造言亂民未必無藝刑之不
免若再不悛則有上師法在此鄉八刑但執中使不離一國忠
愛之心良爲民父母之道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礼所以節止民之僞使其行得中〇礼在外）
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底和〇樂在內）
此乃故民之歸宿也六藝中舉礼樂特言之（以道之以德齊之以礼此之謂也）（礼樂中已）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 于萬民中選其材藝壯者卽署用之 伍亦當免征役 出軍當有行粮 其數同比長 非家一人為兵也 大約五家選一人 田說每家一人太多 王說十家一人又少

五人為伍 比閭中選五人為伍

五伍為兩 選至二十五人為兩

四兩為卒 選至百人為卒

五卒為旅 選至五百人為旅

五旅為師 選至二千五百人為師

五師為軍 選至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鄉行就從 小用旅也 君行師從 多用師也 鄉出使亦有旅 天子出六師從 大約六鄉選一軍之人為近之 卒伍出于六鄉乃教從之民有技有能作為合之其會亦可相也 出入衛王其所同心者 六鄉仍古之用兵如此

以起軍旅 多則用軍 少則用旅

以作田役 或興田獵 或興土功

以比追胥 逐寇為追 伺捕盜賊為胥 比合也

以令貢賦 遠則貢 近則賦 貢賦止給兵將車甲器服等諸費 總運之事

乃均土地 分卒伍之田 以稽其人民 卒伍之家 而周知其數 正卒羨卒之數

上地家七人 家七人眾授之以上地 可任也者家三人 一人正卒二人羨卒

中地家六人 六人次七人強授之以中地 可任也者二家五人 二正卒三羨卒

下地家五人 五人以六人之強授之以下地 可任也者家二人 一正卒一羨卒

凡起徒役 此卒伍之家 非比閭之家 毋過家一人 以其餘為羨 羨餘也 用正卒 用羨卒

惟田與追胥 冬時田獵 逐去寇賊 伺捕盜賊 竭作 正卒羨卒皆行 家皆有材藝勇壯可為卒

此養兵優兵之法 平時力田亦必免征免役 無田稅無力役 當師

出兵當田出力 則起眾家一人 餘羨卒存之 以備更代 二之日其

同與寇來而追 未來而胥 乃正卒羨卒竭作不存也

敎乃設 丘民

政 教

戒 禁

辭訟

賞罰

誅犯命

役也

兵也

乃五法

凡用衆庶 此言卒伍有優養焯習素

則掌其政教 政以治之 教以迪之

與其戒禁 戒以警之 禁以糾之

聽其辭訟 或有辭勞 推讓者

施其賞罰 勸而表賞之 辟而刁罰之

誅其犯命者 治之服犯命則有誅而不

分田力農尚屬司徒 出衆役乃隸之司馬 生不遂 法不有 衆不齊 令不行 過有刁兵悍卒 不知勸 不知懲 責之卑戮

凡國之大事致民 卒伍不足乃召比閭之民 此乃及衆民 萬民亦有出征時

大故致餘子 卿大夫之庶子致之以守王宮 此又民不足 餘子以卿之

乃經土地 乃四郊外土地 而井牧其田野 此謂造都鄙也 野乃行井田 經野經此

九夫為井 中一夫為公田實八夫 井沃衍一井當一井 牧隰皐二牧當一井

四井為邑 此分于野 宅居于邑 宅各二畝半 宅亦二畝半 合二宅 五畝之宅 方二里

四邑為丘 合四邑一百二十八家 聚而成丘 丘不及一甲 丘甲皆一甲為加 方四里

四丘為甸 合四丘五百一十二家 出車一乘 乃甸出 可使出賦 之兵賦 此甸田之法

四甸為縣 四乘成縣 兵車四乘 甲士與兵共四百人 二千四十八家 方二十里

四縣為都 十六乘成都 井邑為縣都 井田 八千一百九十二家 方四十里 外出兵車之賦

以任地事 水有三林藪澤京陵淳鹵 疆潦偃豬原防可折作井

而令貢賦 田賦為貢 兵賦為賦

凡稅斂之事 凡職有稅斂

司徒分地三等國中聚民比閭族黨州鄉此邑居之民田分于郊

皆什一百畝 使自賦第一民間選兵伍兩卒旅師軍此宿衛及禦

係之兵另分田于卿以優養之兵不給餉使力農自食免其征但出兵賦以共車馬甲仗在比閭田之外此二項皆鄉遂之地民及兵二等至于邦四方百里外都鄙則井邑丘甸縣都此都鄙之民邑居井地各定五畝田百畝助耕公田公出乘車為兵賦與鄉遂不同鄉遂無公田以邑居五家起數都鄙有公田以井一家起數成五積成鄉成四積成都各有攸當伍兩之田乃兵田不出稅代給餉又在什一自賦九一而助外被周礼三處不明讀者不可混解謂之徹者九一什一皆合作均分所以通力均利無勤怠多寡之分：上中下五等者豈伍兩之田與抑別有是三農與（三等田上三農可工之農上中下實守）（王所有此兵諸侯無此兵）

附司馬法（道與所以為之王治此走平土之法）

大尺為步（步一尺）步百為畝 畝百為夫（想不了）

夫三為屋（想三百步）屋三為井（四方三百步為方一里也）此井無公田（想是鄉遂算田法）

井十為通 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 無甲士

通十為成 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井革車一乘共三十人）

十成為終 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乘三百人）

十終為同 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百乘三千人）

同十為封 封十萬井三十萬家革車千乘士萬人徒二萬人（千乘三萬人）

封十為畿 畿方千里百萬井三百萬家革車萬乘士十萬人徒二十萬人（萬乘三十萬人）

此每車三十人 古制與每車百人 周制不同 想是鄉遂出車法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謂建邦國造都鄙 天下之地各有界限 謂分衛田川林地虞山澤之屬各有守禁 制御遂成功）

施其職（謂九職 太宰分職 三農 園圃 虞衡 藪牧 百工 商賈 嬪婦 臣妾 閒民）

而平其政（政當作征 稅也 司徒分辨乃可施 此天地官之大者 此九貢以為九賦亦九式皆成可如字讀）

小司徒不獨佐大司徒亦佐家宰乾知坤作天地功用相合也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大祭祀亞于大 王玄冕所祭 代司徒奉之）

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大賓客亞于大 諸侯之使臣 代司徒令之）

大軍旅帥其眾庶（師之以數大司徒 聽司馬之警戒 天子親行 風師雨師之屬 小則大夫 大則卿）

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力役則巡行之事 不煩大司徒代其勞 使臣征代城築）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如正棺引 空復土 有政有教 不敢言令）

凡建邦國（立畿外諸侯邦國）立其社稷（諸侯有三社三稷）

正其畿疆之封（天子有九畿外 侯甸男采衛要為中國 夷鎮蕃為夷狄 名九畿）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之比隣 小訟不煩司徒 台伯甘棠聽用地比也）

地訟以圖正之（邦國本圖 爭疆界故按圖 虞芮之質地訟也）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官治官成 有討貳責讓貳賞獎 此日成也 考課而定功罪）

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月要歲會 月要受之 歲會致司徒以致于小宰家宰 數事無而致）

正歲（始和）則帥其屬而觀教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大司徒懸大 小司徒明作）

令羣吏憲禁令（憲表縣之）

修灋糾職以待政令（法懼荒墜修之 職懼怠懈糾之）

及大比三年 每年要會小比 三年要會大比

六鄉四郊之吏 四郊之吏之內主民事者也在四郊 六鄉有遂 四郊有吏 比長 主民有服役者除民之服役者皆有事者無不清查

平教治 教治有優 教得法為優否則當罰 優則陟 當則罰

正政事 比事有得失正之 治令法為優否則失 照乃得其平

考夫屋 夫其所耕之田 屋其在田之宅 大政守法為得否則失 得則行失則陟乃歸于正

及其衆寡 男女戶口 小事守法為得否則失 四各百畝 宅二畝半 此百畝居之宅 宅合五畝

歲有損益 知民之強弱 此六鄉四郊之所

六畜 馬牛羊豕犬雞 歲有登耗 知民之貧富 先治吏後查民

兵器 家中車上器械 歲有備不同 知民之勇怯 小司徒一小心細查不飛忽者

以待政令 鄉田外無庫 無避民 小司徒撰 校詳而實

司馬法通十為成 成三百家 革車一乘 士十人 徒二十人 井地一甸乃五

百十二家兵車一乘 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五 又井乘徒二十五 革車人必止三百

家 大約十家一人 兵車人多難五百十二家 大約五家一人 較之司馬法賦反

重矣鄉遂軍賦以夫屋起算有徵令則隨司徒致之司馬革車

步卒無甲士可以征討平日則隨司徒召致不與宿衛；；自

有卒伍之兵不與夫屋算屋三為井三；相任亦兩井宗是夫

屋亦井制也但以十倫無公田概方算之簡捷正大溝塗亦易

經也井田兵取乃禦戎狄甲士當前步卒三兩環之以禦戎馬

衝突周公不得已制此軍賦少變古制之簡捷矣出車節師兵

車也出于井田武王勝殷革車也出于鄉遂武王三鄉三遂有

三百乘受萬乘則臣億萬多少相懸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鄉師 四人 下大夫 之職 附郭為六鄉司徒所教 故有四師分主六鄉 三人二鄉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鄉師合

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聽謂平察之 自鄉大夫至比長各自聽斷其民恐有差失又平察之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 男女戶口有增減 夫合婦為夫家

辨其老幼 以齒言 貴賤 以分言 癈疾 以病言 三等皆人○馬牛 大畜之物 有登耗 鄉遂有夫家 鄉師有夫家有施舍

辨其可任者 卒伍 與其施舍者 閭比 卒伍與比 閭兩比 夫屋亦比 閭田宅 卒伍有可任

掌其戒令 勸為善 糾禁 止為惡 中上掌教 北東西南 北分教 地德

聽其獄訟 可任有罷者 施舍有瘤胃 申上聽治 北亦東西南 北分聽 地成

大役 功士 則師民徒而至 至作部曲 治其政令 與司空為官聯 恐不受役

既役則受州里 出徒之地 之役要 所遣民數 以攷司空之辟 功作章程 以人

逆 致鈞 其役事 彼此參核以使休放 恐久稽民

凡邦事 功力之事 令作秋叙 秩部謂其營作之常 叙次第其營作之日限 民不偪迫亦不匱乏

作之者 鄉吏也 鄉師令之而已 為古之役法一般衆如一人

大祭祀羞牛牲 司徒奉其生 鄉師羞其牲 共茅蒩 音租○刌茅長五寸束之以承祭物 祭則去之 祖茨窩以夫鄉作籍音 沮從和為租服茅刈木 以縮粟而不從爾雅于地也君子之茅而師共之

茅蒩恐亦是茅沙之茅承灌者未必是承祭物與其虞礼 豈不同

大軍旅 天子親行 會同 天子立壇 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

輂 駕馬輂人挽所以載任器止以為藩營 徒役輦輦積人帥以主鄉師正

治之戮不用命以示軍法 ○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

輦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 此可見所載任器及挽人多少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 監督其事

及葬執纛以與匠師 事官之屬 御匶而治役 鄉師主役 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之職 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 以家積至一萬二千五百乃成一鄉 鄉衆所向往也

各掌其鄉之政 五土九職為九比 十二壤 保息六 本俗六 十二荒政 務器

鄉大夫德 教 六德六藝 六行 十二教

足化人範 禁 八刑 徵訟

俗誏而簡 令 役 帥 田 九常 徵令 喪紀

正月 周正子月 之吉受教灋於司徒 正歲朝後受司徒法

退而頒之於其鄉吏 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 以及 使各以教 和于治 其所治

以攷其德行 六德六行有上下有偏全 鄉德行之宗 成于其成德行殆之

察其道藝 由藝知道為上 習藝成能為下 鄉道藝之範 于其有道有藝察之

丹征主選其夫家之衆寡征人不可混○先平徭役可選人 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 伍用之 選舟 乃平徭役使民知好義

少者使之壯疾任之老者安之平徭之用此付物也 國中自七尺年二十以至六十 晚賦稅而早免之 給役者四十年 稍長之役多者久

平徭乃可使民以時乃可歲不過三日乃可畫有所 野自六尺年十五以至六十有五 早賦稅而晚免之 給役者五十年

皆征之 征給公上事也 更替輪流 均而民逸 均無貧和無寡 安無傾

其舍者 義之宜 仁之愛 貴貴重老恤疾 尊賢代勞 振窮

國中貴者 公卿大夫三等士 野之貴賢服公事者皆在國中 野之老與疾有閑胥受州長閱

仁之至 賢者 有六德知六藝道者 有六行

義之盡 服公事者 羣吏府史胥徒工賈

無偏黨 老者 重其齒 七十八十九十 振其窮 鰥夫寡婦獨父

無好惡 疾者 閔其廢 疲癃殘疾 振其窮 孤子

大道為公 皆舍 不給公役無容假冒

以歲時入其書 入于大司徒 毋歲攷之衆之 三年乃大攷之 登既定乃入之 已知其賢而興起賢能矣

三年則大比

攷其德行 必六德出于衆 必六行孚于鄉

道藝 必知六藝而成名于身 必精六藝而尊寵 所以然

而興賢者 合衆而之謂之興 德行備大賢 德行偏小賢

能者 道乃許多事 藝則會脫許多技 物之理亦稱能 數之才乃稱能

鄉老公及鄉大夫 卿大夫 帥其吏與其衆寡 大夫衆士民為 以禮 鄉飲

酒禮而禮賓之 賓之 王者尊賢之義 由鄉賓興為始 公卿大夫皆有飽者

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

王拜受之登於天府 宗廟賢能書者 內史貳之 副寫其書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 射所以擇前之賢能也 蹤

一曰和 主德古六德 和衆與路 和與衆不戾 而和德足失和 可大受 中行 物在心

二曰容 主貌古六行 為之質 容根于和德和 容正行可知矣 成人有德 物在身

三曰主皮 主藝與力 然亦尚力 中且貫革折 射之退也 可樂侮 物在力

四曰和容 和比樂容比 禮乃成和容 射合禮樂禮 樂之嫺也 可擯相 物在射

五曰興舞 興起如舞 勇好習射 有志習射 後未可量 小子有造 物在志

豫備賢能之資再教而成之 古人不備才 在外造之 或為再子 卿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 德成遣出為卿 為邦國之使 卿

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能成主道在為卿 或為族師閭胥

卿大夫助司徒造就人才不負卿之名不忝卿之職 比長再進為黨正州長亦可 此是閒官

歲終則命六鄉之吏皆會政 會計其政 致事 有成畫文畫
正歲 始和 令群吏攷灋 恐有新法於司徒 進而命之
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 攷法後乃表其法
國大詢 或國危或國遷或立君 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 無論多少 而致於
朝 以待大詢
國有大故 災冦喪急須人 則令民各守其閭 聚于閭所治處 以待政令
以節剌動凡軍中捍賊皆然 見動者可擒之則姦細無可容 主民
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民雖以微令行其術之者無節則不得通 偽防奸 有旌節輔比徵令文書乃得達
鄉大夫之職教以三物是根本次之均役次之興賢兩大事終
詢之以五物是求賢雖不在朝鄉之起化賴也。

州長多勸戒
州祭社

州長 每州中大夫一人 各掌其州 二千五百家 之教治政令之灋 受于鄉大夫
正月 周正子月 之吉 春正朔 鄉大夫受法于司徒.
各屬 始和待 其州之民而讀灋
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勸勉獎然 如父母之愛子
以糾其過 失誤 惡 刑八 而戒之 想：戒勵儆然 如師保之規戒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 春祭社以祈秋祭社以報成功 則屬其民而讀灋亦
如之 勸善戒惡
春秋以禮 鄉飲酒禮 會民而射於州序 序州學 然 飲酒教讓 會射觀德 凡射必先飲酒行礼
凡州之大祭祀 州社稷 大喪 鄉老鄉大夫子見卒者 皆涖 其事 或曰非州社乃山川古蹟在州者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則帥而致之 不順鄉大夫 致于司徒

大比有實可按

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爲師帥于軍因
歲終 亥月 則會其州之政令 已奉行過者
正歲 寅月 則讀教灋如初 勸善戒惡 驅而之善民之從也輕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 州由里積 以贊鄉大夫廢興 所廢退所興進
州長在上下之間唯讀法以勸戒而攷其實而已 法不外三物及十二教
黨正 每黨下大夫一人
各掌其黨 五百家 之政令教治 政令奉上教治自盡
及四時 四時更 之孟月吉日 容 則屬民 一黨 而讀邦灋以糾戒之
重禁 惡
春秋祭禜 音詠○雩禜水旱之神 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 亦如之 糾戒力切 教治總至

黨學 尊老尊爵飲射祭礼

國索鬼神而祭祀 建亥之月行大蜡之礼 則以禮 鄉飲酒禮 屬民而飲酒於序 飲酒之射飲有射矣
黨亦有序 以正齒位 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 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 六十者 九十者乃六豆
壹命齒於鄉里 在鄉里序齒 餘則尊于齊民 以年與衆賓相齒
再命齒於父族 在父族序齒 外則鄉里亦尊之 ○非賓不得飲 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齒
三命而不齒 鄉里父族尊之 席于尊東所謂僎者
民三時務農將閒之礼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
之道也 孟子所云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此類是也
鄉大夫飲賓于庠序之礼尊賢養老之義 鄭目錄鄉飲酒所云 鄉大夫爲主人
一則三年賓賢能 鄉三年一飲
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 此非三年之鄉飲
三則州長習射飲酒 州一年再飲 春秋習射從而飲之
四則黨正蜡祭飲酒 黨一年一飲 亥月蜡于學飲酒

凡其黨之祭祀 庶人各祭其先若五祀大夫乃得祭 社稷不得私祭 一切禱祈皆妄

十二教寓于此四項

喪紀 庶人喪考妣及九族外及旁從母妻黨

昏冠 庶人昏冠亦各有禮

飲酒 平常無羞酒 祭各行禮可以飲

教其禮事掌其禁戒 四項教以禮禁其非教治之最切務

教以禮閑其固有之天良 使不近于禽獸 有禁戒革其旧染之污俗 使王斯也

黨正之書職 在是非空恃讀法之詳詳行禁之嚴嚴也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之法 師有卒五之法 田有講武 役有均任之法

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亦有軍 為族帥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 族帥以下 而致事 上歲書文書

正歲 如始和 屬民讀灋

而書其德行道藝之 書記

以歲時涖校比 小比族師 大比三年 亦如之

黨正督率稽攷之職也 親民則在族師以下 亦閭

族師 每族上士一人

各掌其族 百族 之戒令政事 戒令奉上 政事自行 戒令空中 政事實施

月吉 每月吉 則屬民而讀邦灋 每月讀之 為民不率

書其孝弟睦婣 行 有學 藝習 者

春秋祭酺 音蒲 ○ 祭為人物害之神 亦如之

王道不遠乎人情 春秋祭酺 合錢祭神 亦得長幼勸酬 因教之為善

非皆家也 此亦仁漸義摩

以邦比之灋 帥四閭之吏 以時屬民

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寡 有夫有婦乃成家 六口為中

辨其貴賤 有爵為大夫士者為貴

老幼 國中六十 野六十五為老 國中亦二十 野亦十五為幼

廢疾

可任者

及其六畜車輦

和比之法 閭胥而下由族師而定 黨正而上由族師而行

故于此詳言比法 明齊王氏 ○ 族師合百家四閭胥二十比長從

實定其比法 下不枉民 上不欺國 地圍戶籍 及其 無虛數

五家為比 相保尚私而使 鄉州黨族閭起于比

十家為聯 相任乃公而廣 如都鄙之八家同井

五人為伍 小為伍而尚孤 伍出于家

十人為聯 乃為五乃大眾 故卒車必士 十人洗二十人

四閭為族 相葬尚近而獨 眾作相助 必合百家

八閭為聯 相葬乃遠而同 百姓親睦成俗

使之相保相受 居相保 出相受 無二心 無失所 俾其忠信也

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不率有罰 能有賞

以受邦職 九職各受以出賦貢 財所由生

以役國事 凡征聽役以給公上 徭所由平

明齋王氏曰按山川社稷四方旱暵四者之祭切于民事
故四者之舞為民間通用舞師所教止此不及六樂之舞
二職專使州黨之徒閭習聲容以從事此王乎
于州黨卿以融其戾而尊之和而已矣 仲説 野官民亦矣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史二胥六人徒六十人

掌牧六牲 牛馬羊豕犬雞 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 牲近郊之牧地主祭牛非東牛馬非冀馬 牷音全○始養四畜將用之曰牲牲牷則體完而色純也 每下士各所自出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 陽祀祀天用純赤 騂周尚赤 宗廟亦陽祀

陰祀用黝牲毛之 陰祀祭地及社稷 地尚黑 用黝宜

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望祀五嶽四瀆 東青南赤西白北黑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 時祀祀五帝及五祀 春青夏赤秋白冬黑 皆體完而色純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 毀事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 尨音忙雜色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犧牲毛羽完具 以養之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非祭祀用者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公家之牛 牛之總聚 不專為祭牲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享獻也 獻神之牛 求牛求福祭之牛 職人主牧養牲者 擇可為牲者授之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 牢禮饔餼所以給賓客

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

軍事共其犒牛 犒師之牛

喪事共其奠牛 謂殷奠遣奠也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 公任器謂用也 軍中所用之器物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互懸肉格 盆所以盛血 簝所以盛肉

不勤小物終累大德牛人之勤小王誠敬之大焉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繫祭祀之牲牷 天地宗廟之牲

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 繫在牢芻日芻養牲牛羊 三月一時節

牢少窒乎滌滌為宮牢惟閑而已

享先王亦如之

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 散祭祀謂山川以下 門之官使守門者養之

國門旁有隙地司門人日亦間使分充人之勞

展牲則告牷 展具也 體完色純

碩牲則贊 碩牲肥大之牲

封人飾牲合牛人牧人充人牲乃成合鼓人舞師禮乃畢故此五職均地官事而相次四疆野事實係尊親大典不敢忽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 任其力以制貢賦也 物色之以辨土宜曰物

清照
四覓

授地職（授下八地之職 先物色地之所宜有事分八等 後授八等地所宜盡之職任之）

而待其政令（下之六征王所皆是）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市宅 里民居 國中之民任國中之職）

以場圃任園地（場納禾稼 圃種菜蔬 二物地事 園地之民任園地之職）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近郊之民任近郊之職）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遠郊之民任遠郊之職）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公邑卿遂之餘 王使大夫治之 三物地事 甸地之民任甸地之職）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家邑大夫采地之田 六物地事 稍地之民任稍地之職）

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小都卿之采地 五物地事 縣地之民任縣地之職）

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大都公之采地 八物地事 畺地之民任畺地之職）

凡任地（任地之法與任民之法不同 任民百畝十一 任地分等）

國宅無征（不時官有宅 寬史所治之府無征也 即屯古三里之民宅亦無征）

國廛二十而一（圃以二十而一 廛亦二十而一取）

近郊十一（宅田士田賈田 大鄉官多 士更多）

遠郊二十而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 稍重 大遂之餘）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合四十百里 王使不及止）

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成林利 其故任重）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罰以五畝之宅 而不毛 里布之 恐其難供 必改之）

凡田不耕者出屋粟（罰以百畝之田 而不耕 出三夫屋之粟 恐其難出 必改耕之）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任以職而游惰 罰之出一夫一家之稅 恐其無職 必改有事）

此三罰只是立殺例以勸相如刑罰相及奇衺相及之類（罰非實）

以時徵其賦（謂上六征 當以其時 徵官賦令之長當以時出）

封人經外載師經內司徒授民之次第規畫

閭師（中士二 史二 徒二十）

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徵賦先及六鄉 北鄉屬閭胥之總則 主徵數為載師分職 多寡之差）

以任其力（男女農工商 各出其力）

以待其政令（賦貢及六畜 各有其政令）

以時徵其賦（徵如以時 則民易貢）

凡任民（載師任地大綱界限 根大宰九賦而分等差 閭師任民細目職貢 根大宰九職而加緊切）

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一夫不耕 則不能貢 不耕之罰 豈不宜重罰）

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一圃不樹 亦無以貢 不毛之罰 豈不宜重罰）

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一工不飭 亦無以貢 無事之罰）

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一商不市 亦無以貢 無市之罰）

任牧以畜事貢鳥獸（在牧不畜 亦無以貢 無事之罰）

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一女不織 亦無以貢 無事之罰）

任衡以山事貢其物（衡不作材 亦無山物 無事之罰）

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虞不作材 亦無澤物 無事之罰）

知之郎故貴之備為之疵自貢之另觀其貢而民之勤惰

辨罰游情之罰所以驅民任其力也豈不切〇還問有此

八項貢各隨民不貢以所無凡貢如一一有所自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男女之鰥寡也而會之司猶察也鰥寡可配閏失所也不概以節義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淄音緇字無過五兩十端也取五十相成之義
庶人用緇帛士大夫以玄纁束帛天子加國圭諸侯加大
璋○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嫁娶之五兩守此義與
禁遷葬者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大不義與嫁殤者殤十九已下未嫁而死者合之如嫁忠恕人倫
或生前有約未遂或生前已聘未嫁俱無夫婦同穴禮
凡男女之陰訟爭中冓之事聽法者聽之於勝國之社土不當宣露之意亦忘國以惕之
其附於刑者歸之於士士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
師保以下六職輔人義盡媒氏仁至合此微臣輔翼保安之道
始全但空言養言教民之關啟邪僻何能止而成美俗哉

司市下大夫二 上士四中士八下士十有六 府四 史八 胥十二 徒百二十 市官之長 勝服出之附市

掌市之治 聽治 大治 市師涖思次 小治 胥師涖介次
教 布教 經市 分地次敘 平市 辨物陳肆
政 發政 均市 以政令禁物靡 行布 以商賈阜貨
刑 明刑 除詐 以賈民禁偽 去盜 以刑罰禁虣 憲罰小刑中 扑罰次
一右一
量 謹量 來 以量成賈而徵價 斂 以量成賈而徵價 量定自后
右分掌
度 審度 布 以度成賈而徵價 帛 以度成賈而徵價 度定自后
禁 設禁 止訟 結信 禁飾 民無偽 賈民十二 商十二 工十二
令 出令 斂 斂民貨不售者而買之 賒 民無貨賒予之
以次 敘分地而經市 思次介次肆敘行列各有地 各有地 肆長治之所各 不相雜亂 亂非經

周公立法微甚洞照 明而公不可欺不容私 平淡倚天 豈第虛地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肆猶列也陳物為肆也辨物異類平其物價不平生爭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禁物靡者售物而無用靡物為靡誠朴乃均
以商賈阜貨而行布商通貨賈居貨布謂泉也以布泉易貨以泉定價通行
以量度成賈而徵價賈音嫁價音育賣也物有定賈則買者來也徵召
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大質小劑為信
以賈民禁偽而除詐賈民胥師賈師之屬知物之情偽與實詐情偽憑物言實詐據人言
以刑罰禁虣而去盜虣謂侵凌扑憑盜謂竊不禁而作
以泉府同貨而斂賒以泉易貨官民相通貨不售或欲賒斂以通之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書其多者百族必容來去或城內或城外
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朝晨為市商賈家于市城
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販夫販婦朝資夕賣
因其便分為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衆註鄭衆必共結物必使了通上有第三意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鞭以威正度丈尺守門以察偽詐執鞭者長丈而制丈足為度
市之羣吏平肆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政也無雜列平市物
展成飭平其市物使不躐為叛訛十四不衡于市者展不成
奠賈奠讀為定使價有定有實價市物無虛頭成市價
上旌於思次以令市次市中候樓取見利思義之意旌為衆望使知當市
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市師司市
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介小次亦取見利不前之虞
市之慎重如是乃以息爭便民而國亦享其利

肆舍 泉府 肆叙 次叙

凡萬民邑三市百族商賈販夫婦之期於市者謂賣買期決于市也 于賣買之肆舍
辟布者辟法也布泉也物價泉府云辟布 或有差誤遺忘追訟之 于泉府之官叙
量度者量平米粟度平布帛交易各有肆長主之 或有差誤多 于量度之肆叙
刑戮者輕則罰三罰即加之重則歸士施戮之 宜進訟之 或有訟未聽小治之六 于思介之次叙
各於其地之叙各物非舍之賈庚倩物之之叙 泉府同貨之叙 思介聽訟之叙 四叙分布不相雜也 變亂生
凡得貨賄六畜遺者亦如之 貨賄六畜亦歸非原其叙 叙不同
三日而舉之三日過原主識之者舉之沒入于官 民不敢拾遺攘竊誠法之嚴乎

士之機權不操于商賈 不專于民商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司市二大夫掌之物價之起落 操轉移風尚之機權 旅主故之不專恃非長
亡者使有市無此物賈必日用所需通之 貴用物不貴異物
民之所好之
利者使阜亦物之利于民用可資起其價商賈必叙之能媛之 重穀粟不重珠玉
民所惡之
害者使亡物之不可用非必抑其價民自無此物 戕伐物飾物巧及淫物
靡者使微物之助侈靡者不使作為奇物禁抑其價自 郃華狀麗物遠及安物
有而阜正民之所好亡而微正民之所惡民盡歸厚而不能
北地貨公每歲之事也
○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與此合
非官不可
凡通貨賄自市達之門關自門關達之市以璽節司市用璽出入之商賈必稟命于司市
非官不可
國凶荒札喪年饑疫病則市無征即荒政之去幾 市物免稅 民之主用 五市宜寬
礼宋不才
而作布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錢以饒民 可以增價斂物 非一時之宜 权財之本
非吏不察 上書其事
凡市偽飾之禁偽是飾是假物 如禾黍水器有淤之屬 如石為玉麻代絲 之偽
在民者十有二如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布帛精麤不中數 不中量 非民麤麻不是在民
在商者十有二苦以石為玉與屋為偽屋之屬 一切假偽之物 行商者所飾

在賈者十有二若飾金為古飾陳為新之屬 一切假粧之物 居貨者所飾
在工者十有二如王制之圭璧金璋命服命車宗廟之器 用器兵車不中度 姦色亂正色 錦文珠玉之類皆不得作 陶若瓦銅如錫銀如銅錫如鉛亦是
註引王制十四不粥末六亦其類也語意其間張父先分之未當○此
中辰成與禁偽意蓋成必不靡不偽者市法嚴夫
希刑至于小刑罰止 無五刑 共四等三刑同市得決禁一號字一歸士
小刑憲罰以懸示責罰于肆 號之小者
中刑徇罰以徧告各肆張其罪 號之重者
大刑朴罰以朴加其身極撻 號之甚者
其附于刑者是盜賊之大罪歸於士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施恩以為說

禁貨利之弊 使民知其之教

夫人過市罰一幕在上曰幕 罰之無赦以恥之
世子過市罰一帟坐上承塵 罰之無永以恥之
命夫過市罰一蓋蓋遮日 使不得以益自尊恥之
命婦過市罰一帷在旁曰帷 使不得以帷自蔽恥之
古禁過市如是詩所以云如賈三倍君子是識為非常也
凡會同大眾所在來物以備之須
師役大眾所在來物以備之須
市師司市大夫帥賈師和物定價而從天子在壇天子在軍治其市政人眾易囂
掌其賣價市人聚物大眾買物之事不敢偽飾行詐不敢亂爭平賣平買
司市官聯與春夏官有助焉○市隨處不能無在治以法

價賢于所

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本下士 脹之）

賈師 二十肆一人 皆二史（賈師取賈中定物價者，古胥師）

（有保陳不可無賈師）（展成寶由辨物其價，出令于市徵）

各掌其次（大小次之，分二十肆）之貨賄之治（治其偽飾，辨其精民）

辨其物（有真偽，有虛實）而均平之（既辨物而價，則物偷去） 此大概治之

展其成（成物兵武有損缺，成器兵武有粗惡）而奠其賈 此細審成治之

然後令市（物無偽物歸物，精良物亦價定） 胥師平貨賄，賈師奠賈，民禁偽除詐

凡天患（旱澇蟲蝗）禁貴價者，使有恒賈（賈師為商賈領袖，可以義勸禁貴價之司，兼雜出令）

四時之珍異（食物）亦如之（不得貴價 雍者使徵）

此二條賈師亦使知義以濟民困，救康以節日賣（司市之徵息）

凡國之賣價（賈也）各師其屬（賈師同輩）而嗣掌其月（更代值月，以均勞逸）

凡師役（市有會同，市有師旅）亦如之（嗣掌其月）

司虣 十肆一人 無役 市中選公正剛果者充之（即市之禦侮）

掌憲市之禁令

禁其鬬囂者（囂謂權也） 合衆肆暴

與其虣亂者 獨倡為暴

出入相陵犯者 私惡相侵（之由，鬬囂）

以屬遊飲食於市者（群飲是也） 私好相結之黨（暴亂）

市政難平，有此四者，故條舉命司虣禁之（轉移風俗，此明禁，此盜風早杜漸）

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扑刑示辱，以禁虣乃可以去盜）

司稽 五肆一人 無役 市中選公平詳細者充之（即市之布奏）（五肆一稽，盜賊屏迹）

掌巡事（專察惡徒，巡行不怠） 盜賊隱伏必有蹤跡，須家巡以偵候之

而察其犯禁者（司虣四禁，偽飾四通禁） 犯禁是頑民

與其不物者（衣服視聽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 犯禁是亂民

此盜跡也（其根其言皆此不物）

而搏之（執而扑之） 盜未成撻而逐之，惡民之所惡

掌執市之盜賊（大曰盜，小曰賊）以徇（徇肆中，徧告）且刑之（扑撻逐之）（不歸士，無五刑）

胥 二肆一人 以行肆長

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巡，撻捕不正） 止己二肆，不擾隣肆

執鞭度而巡其前（有威守法，自門而律）

掌其坐作（坐以待市，作而入市）出入（市散而出，旌上而入）之禁令

襲其不正者（當坐不坐，當作不作，當出不出，當入不入，必是姦民）（掩其不備而執之，純盜賊）

凡有罪者（不正受執）撻戮（即以鞭度）而罰之（罰使出布，所云罰布）（鞭作官刑，撻重于扑）

肆長 每肆一人（後世之行家也）

各掌其肆之政令（陳貨陳賄）

陳其貨賄（或金玉之重，或布帛之多）

名相近者相遠也（名同而使陳之相遠，使價必殊）

實相近者相爾也（有用而使陳之相邇，使價可齊）

而平（平其實，不問名）正（正其價，不枉實）之

陳列名實不亂，物有定賈，賈師展成不致雜亂，以奠貫。蓋

肆長專平正一肆，見之真而實，賈師兼二十肆，奠賈恐有

不當，故每肆必肆長為主也。市之政令由肆長始

死政者喪必入國門有冊其老其孤皆刓名故國門奉
王命官給委積之財以養之其老與孤頒受之國門朝不忍
見惟饗之乃王親燃撫極其懸惻 此亦桀人繼東庇人繼內至意不使僕僕謝恩
祭祀 散祭祀門在內 之牛牲繫焉 門旁有隙地可繫 監門養之 門使亦守門關者
凡歲時之門受其餘 受祭門亦以為門之餘 四時皆祭門為水亦祈禱
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出告于王而家以俟進止 地官主土兼兵守
司門二大夫一守前一守後二府非一處 前門者前以告後門者後以告 分司者皆二大夫主之
王城十二門每門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關 界上之門 上士二中士四府二史四胥八徒八十 亦有十二關 下士十二
掌國貨之節 而本所出 市之璽節也 外來有璽節內出有璽節 皆以稽出入
以聯門市 自外來者索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 自內出者司市為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參相聯也
司貨賄之出入者 遠多有節近少無節 貨賄無征
掌其治禁 如門市法 為禁必偽飾
與其征廛 貨賄所停泊之邸舍 亦有房稅
凡貨不出於關者 從私道出辟稅 此私貨 必不是偽飾
舉其貨 貨沒入于官 直然
罰其人之撻 峻戒
凡所達貨賄者 一項取貨民間無璽節 一項司市有璽節者 無偽飾不妄作
則以節傳出之 過關必有文書 故節合傳言 免私貨之罰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 房稅猶幾 不得令奸人出入 不物及不正者

凡四方之賓客 諸侯三等聘之卿大夫 叩關 叩問關人 則為之告 止賓客而告王
先啟關 進待 次造門 進 亦侍
有外內之送令 外自侯國而入 內自王國而出 則以節傳 節所書文 出內之
外入送至王內出送至竟 防刺探 行者所執之信 門關次于此
掌節 下士二 府二史四胥二徒二十
掌守邦節 珍圭琬圭 牙璋穀圭 而辨其用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此皆玉節
以輔王命 王有命不得遽達執節以為信而行也
守邦國者用玉節 王節之制如王為之以命數為大小 諸侯于其國中
守都鄙者用角節 角用犀角其制未聞 公卿大夫王子弟于其采邑
凡邦國之使節 使卿大夫聘于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 凡節有法式藏于掌
山國用虎節 山多虎 金鑄虎象
土國用人節 土多人 金鑄人象
澤國用龍節 澤多龍 金鑄龍象
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英蕩畫函 一說函近之 畫草木于函狀也 依杜說亦可
門關用符節 析竹為符節 全竹則為券 司門司關有符節
貨賄用璽節 今之印章 司市用璽節
道路用旌節 使者析羽之旌 道路用旌節 遠近
皆有期以反節 以道里行程為日期 如期而反節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 及說所遺 掌傳

物得

以遂均水（遂淺而使可均水之畦以合田故）均以受水（田首均勻）

以列舍水（列田可以舍水蓄其水畔有畦也）舍以藏水（此納水開也遮田畔蓄家）受而舍盡浸地之妙

以澮寫水（田之急下見放）寫以解瀦（瀦水與泄俱流行因畢旣後而滌去隨急水如漂下則涉揚去前者草盡矣）

以涉揚其芟作田（所芟之草旣滌乃合與前耕之芟）

菜地有休不種之年治之如此乃成田其利無窮

也 旱有儲瀦有泄草盡去是亦第厥豐草種之黄茂良法勞

民勸相隨地教之故士多役多民可樂成不可慮始（以上掌）

稼之竒（上士二府分治立法中士每面分督下士佐監 十巡行相度使百助設防一通遂瀦瀦澮）

凡稼澤（澤地難稼尋子芟草外 立此兩法稻乃盡熟）夏（一則夏殄秋芟 二則澤草種法）

夏以水殄草（病絶草之使生者 故左註云 絶其根勿使能殖）（夏大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 此怕水之草 此不怕水之草）

而芟荑之（什吾夷之）（至秋水涸有草再芟之 荑之明年乃稼 此少草不除再 遲稻種稼之）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稻之有芒者）

（凡三項草）揚芟去年之草：易除者（稼可） 芟荑今年之草：難除者（稼未）

澤草得水及浅之草隨稼並生之種秈籽倍艱得稻更多

旱暵共其雩斂（雩事所發之飲 盖斂助雩之財）望雨急（主共之 下地所有徒多）

喪紀共其葦事（葦以闉壙 梁柩之物）亦具一事也

稲田北地皆有後世拋荒耳后稷周公之法不遵中原失利

土訓中士二 下士四 史二 徒八（能訓説土地美惡之勢 顧問之官博物君子充之）

掌道地圖以詔地事（地圖九州山川所宜及形勢之圖 事農圃藪澤之事吉王所施也）

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地慝地煞瘴蠱 地求地各有宜 凡二項 各有時）

王巡守（巡守所視）則夾王車（王體萬物不可使一物失所故論告之）

誦訓中士二 下士四 史二 徒八（訓説四方所誦習及古所作為已久時事）

掌道方志（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詔觀事（所觀所識博古）

方志兼古今地志 觀事兼山川分野人物事蹟（若魯有大庭之庫 殽之二陵之類）（土訓主當今 誦訓主往古）

掌道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以詔辟忌（不違其俗）以知地俗（不同風俗）

王者不立異使人從己所惡：之不遠道不干禦亦不違俗

王巡守則夾王車（隨地受）

（在旗記氏）右左圖右書土訓圖學誦訓書學王道諸侯而二官夾車偹 問王中心無為而左右谷以其職為献叙廣王耳目而闢拓 具心胸俾四海如指諸 師氏保氏主格王其事大故官尊 掌萬古如示諸目也 士訓誦訓主王其事小故官卑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下士八史二胥八徒八十 中山下士六史二胥六徒六十 小山下士二史一徒二十）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山林大概通稱

掌山林（山內有林 亦屬山虞）之政令（平地之林屬林衡 山中之林木屬山虞）

物為之厲（每物有藩界）厲禁之（厲 嚴厲也）與厲遮 列守之 立界（不敢越）

而為之守（民占伐林木者）禁（為守者設禁令）設禁（不敢犯）

仲冬斬陽木（木生山南者）與春夏生者 冬斬木堅

仲夏斬陰木（木生山北者）與秋冬生者 夏斬木濡（音軟）

凡服（車伏兔）耜（犁起土）斬季材（木老）以時（必仲冬）入之（鄭作穉材尚柔 又知：不是）

令萬民時（仲冬）（仲夏）斬材有期（入出有期）日（為久恐其盡物）主冬草木凋落為正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國家有用不拘守禁）工亦必知堅弱之時 此非時之斬或有急用 未知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不得入所禁之中）四野亦聽之

凡竊木者有刑罰（入禁內及非時者）

若祭山林則為主（主辦祭物 搜條祭之）而修除（修道路 除壇場）且蹕（禁止行人）祭或王或委員掌蹕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

林衡

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於山虞，而掌其政令。

川衡

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澤虞

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迹人

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卝人

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角人

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羽人

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摶，十摶為縳。

掌葛下士二府一史一胥二徒二十

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

徵草貢之材於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以權度受之

掌染草下士二府一史一徒八

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

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掌炭下士二史二徒十

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

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荼下士二府一史一徒二十

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

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掌蜃下士二府一史一徒八

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

祭祀共蜃器之蜃

共白盛之蜃

囿人中士四下士八府二胥八徒八十

掌囿遊之獸禁

牧百獸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場人每場下士二府一史一徒二十

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

享亦如之

廩人下大夫二上士四中士八下士十六府八史十六胥三十徒三百

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

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

人三鬴中也 每月二石 一口尚可食 每人日尚食八合 一升為正八合少矣半升則飢

人二鬴下也 每月一石三斗大升八口則皆飢 每人日止半升餘

若食不能人二鬴 不能則令邦國移民就穀 就穀有地之處

詔王殺國用 殺猶減也 若歲凶則王不舉 掌客皆殺禮 司樂令弛縣之屬 王素服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行道曰糧 糧謂糒也 止居曰食 食米也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接讀為一扱再扱之扱 春人所扱 春之而祭之 一斛春為八斗

王氏曰 接者繼續之義 言舂而又舂 接續而舂之 乃可為盛 亦可如字讀 入斗乃可為盛 粢盛當如此義

舍人 上士二 中士四 府二 史四 胥四 徒四十

掌平宮中之政 宮中用穀之政 主平 若宮中用穀 不由廩人 仍分明查子王宮之人待計

分其財守 計其用穀之數 而頒之 正內宰使守之 王宮之用穀 后宮之用穀 而均之 以計其用穀之數

以灋掌其出入 出入依法之數 依定于大宰 出之入之 食官無常 米有無之會計

凡祭祀共簠簋 稻粱盛簠 黍稷盛簋 實之 陳之 皆容斗二升

賓客亦如之 共其禮車米 筥米 芻禾 禮食饗禮 時有之 車米用車 筥米用筥 芻禾用其

喪紀共飯米 熬穀 飯所以實口 不忍虛也 君用粱 大夫用稷 士用稻 熬穀 如生時糧 君四種 八筐 大夫三種 六筐 士二種 四筐 加魚腊焉

以歲時縣穜稑之種 以共王后之春 先種後熟曰穜 後種先熟曰稑 縣之以示民 后乃取之以獻 王后親春獻種

掌米粟之出入 米有粟 粟有米 出入之受之 自廩人 辨其物 六米 九穀 一書 大米 小米 稷 粱 大豆 小豆 麻 麥 皆無米 合為九 辨其物 計會清數

歲終則會計其政 謂用穀之多少

倉人 中士四 下士八 府二 史四 胥四 徒四十

掌粟入之藏 以九穀盡藏焉 以粟為主 倉主當年所用 廩主積儲 不用者 米去殼之稱

辨九穀之物 以待邦用 各別一書 若穀不足則止 止猶殺也 餘灋用 道路委積 賓客米禾

有餘則藏之 不盡用之 以待凶而頒之 無穀之年 不朽 國家一年三年 九年之積 係此 有備無患 謹防水旱 饑饉

凡國之大事 喪戎 共道路之穀積 有餘粟可給 食飲之具 以使其食飲 以粟辨之

司祿 中士四 下士八 府二 史四 徒四十

明齋王氏有班祿說 據孟子春秋定之 亦可以補其遺闕

孟子三等班祿 君十卿祿 大國卿祿四大夫 次國卿祿三大夫 小國卿祿二大夫

春秋三等稱爵 祿同諸侯 三公稱公 同大國君祿 卿稱伯 同次國君祿 中大夫稱子 司子男君祿

元士以下班祿 原于列國 元士視列國之卿 下士視列國上士

列國士有三等 據孟子 大夫倍上士 中士倍下士 上士倍中士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天子下大夫 視附庸君 與大國之孤 祿亦視附庸 半小國之君

畿內公卿大夫士庶之祿 皆給自公田 司祿收田賦以給之所

謂家削之賦 以待匪頒 且以示君上養賢之意也

庶人在官者 治王朝官府之事者 則食在朝司祿給之 治采地之事者 則官采地之常祿 照在朝

卿遂都鄙之吏 卿遂食于卿遂之地 都鄙食于都鄙之地 祿足代耕 司祿有法不亂

分頒自廩人 司祿主其當給之數而已

司稼 下士八 史四 徒四十 亦奔走之職 故無府 史記之 種穀曰稼如稼女以有所生

掌巡邦野之稼 八而分巡

而辨穜稑之種 難熟 易熟 地各有宜不宜 穀各有熟不熟

周知其名 九穀各有穜稑之名 與其所宜地 宜者熟不宜者不熟

以為灋 天時地利合立法 而縣於邑 四野之邑 自閭里起 國 皆成都縣之為國

後年種穀民皆知以以為法參天時地利之盡得

巡野觀稼 此省斂時 以年之上下出斂灋 豐年取之 凶荒則損 非校數歲之中以為常

此鄉遂可用貢之善法無公田而什一自賦有斂法則無與

掌均萬民之食 權行 而賙其急 廩其乏絕 而平其興 所徵賦 民有耕者斂之地數

王氏曰後世倉廩之官知為國斂儲而已周公于倉廩之下特設

司稼周知地所宜種為耕法以示民使穀之所出自倍巡行年之

上下為斂灋以示吏使穀之之征斂不煩 司稼二法

之周其急平其興焉此所以異于後世也 關係民命

司稼小官也乃勸農平賦之根基與比長隣長閭胥里宰覲寄

偏巡隴畝知其土宜以詔閭里偏觀收穫知其豐人以定斂則

民已不困于食矣尚恐民有急難或有不足于一二者斂外賙

之或有徵賦不足者于其短缺斂內輕之則民皆樂利欣欣詩

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八士盡然何必大吏哉

舂人 奄二 女舂抌二 奚五 奄用二者主米于廩人送米于饎人故二 廩人以下五職作結 祭賓共奔走

掌共米物 言非一米 米已精鑿耳 米皆御廩所藏

祭祀共其齍盛之米 加接續舂耳 以黍稷稻粱可共為簠簋實 所云盛指此 皆接舂使更鑿

賓客共其牢禮之米 此室下之客米也 米多成禮足矣 不舂免擾 車米但屬廩舍

凡饗食共其食米 此為飲者 饗禮食禮皆有食米 此亦接舂使鑿

掌凡米事 王及后與世子主 夫人嬪御等食米 每日用一二斛 外內朝冗食恐未必舂米

舂人奚少重王粒也惟王及后王食餘不敢暴殄天物

饎人 奄二 女饎八 奚四十 主炊 領米于舂人送飯于膳夫共王及后

掌凡祭祀共盛 炊而共之 接舂米粉 炊待膳人 粢盛稻粱炊飯也 亦接舂米物

共王及后之六食 六穀之飯

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 稻粱黍稷 致饔餼致饗皆有 亦接舂米

饗食亦如之 皆有簠簋 王行禮饎人饋食

饎有六食每日供給故奚多亦重王食也 饎少用女 中饋之義

槀人 讀為犒師之犒 奄八 女槀每奄二人 奚五 八奄女槀十六 每奄各司一處 女奚四十

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 司寇斷獄之外朝 路門內之內朝 外則決大事諸臣之 內則治文書者 故內外各有冗食 百官決事亦有公食 故每夜使二女 八奄分起冲朝

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 王不親 共其食 五奚炊之 宿衛王宮者王亦不親 女槁炊之 非舂人米

掌豢祭祀之犬 養犬承祭祀之大 曰豢 地祭禮之大無別 使掌之 不棄穀食 遊滴更餘

觀舂饎槀三職見周人恤穀之至也凡穀農夫終歲勤動所得

天所以養萬民生命者非可一旦輕耗舂人給王炊米止用奚

五人示精鑿之宜慎焉尚非飲食王家不敢合宮王食因致孝

鬼神設舂人主意重播盛耳推之及膏芳賢之義餘乃及王及

后嬪御未必徧及珍重王粒極矣王之膳羞在冰酒食內

之共之以后主中饋井曰婦人之職非男子特得 由內

天以降身齊家地以體國經野位有功參天春夏秋分三官以潤色之禮俗成

江陰後學徐世沐撰訂

春官宗伯第三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禮謂曲禮五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吉礼起于神農统之凶礼賓礼起于軒轅軍礼起于黃帝戕泳鹿嘉礼始于伏羲尊卑之礼則起于燧皇宗伯主禮之官凡皆由宗而推叙宗為始伯長也宗伯之官以成仁曰春官礼序樂和礼包乎樂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肆陳也佐宗伯陳列祭祀之禮及牲器粢盛

鬱人鬱金香草宜以和酒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祭宗廟用鬱鬯重宗廟有列之

鬯人釀秬為酒芬香條暢于上下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雞人雞屬木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掌雞牲及嘷旦鬱鬯作陽德雞人作陰德

司尊彝六尊六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彝盛鬱鬯

司几筵几為憑筵在上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鋪陳曰筵藉之曰席

天府尊此所藏若天物然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祖廟之守藏及都鄙之治中

典瑞瑞節信也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掌玉瑞玉器之藏

典命遷秩策臣之書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守祧遠廟曰祧奄八人天子七廟加姜嫄為八女祧女奴有才智者每廟二人奚四人

世婦后宮官也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此云卿大夫中士皆命婦也命夫之妻充之卿妻擇二大夫妻擇四中士妻擇八為世婦

內宗王同姓之女凡內女之有爵者有爵其嫁于大夫及士者

外宗王諸姑姊妹之女凡外女之有爵者內外宗皆佐王后祭祀之人

冢人封土為丘隴象冢頂山為之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不勞民不以天下儉其親

墓大夫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兼掌邦中之墓下及萬民

職喪諸臣喪皆至之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喪臣民之有喪使其弁之以礼亦推己及人

大司樂樂師之長中大夫二人如后變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樂師亦非瞽

大胥有才智之稱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別職同官故府史合

大師乃瞽之賢智者下大夫二人瞽官加以爵小師亦瞽官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相瞽之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鄭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

典同同陰律也中士二人知律者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磬師磬官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鐘師鐘官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笙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鎛音博師鎛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註鎛如鐘而大擬金此聲潛鉊鎛如編鐘而大祝大鏞而小獨在一簴
韎音昧師東夷之樂擇戎之良充之下士夷亦加以士名二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
屬夷媚舞徒四十人指引教督之倫夷舞以明教化之所漸摩
旄人旄牛尾以指麾舞者持亦夷舞下士夷加士名四人此西北夷舞者多寡無數夷舞無行
列節奏府二人舞器多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難以指導東漸西被別

籥師舞者所吹中士四人習于吹籥者府二人有樂章典藉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照籥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律呂于是乎生樂之本也吹豳風豳雅豳雅以迎寒暑祈年時祭用籥
籥章主詩章者中士二人辨風雅頌下士四人監教詩章府一人史一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豳風則七月道寒暑為詳豳雅則楚茨四詩用以祈年豳頌則豐年載芟良耜用以祭蜡平時教習
鞮鞻音低句舞者所扉綺氏革履無約下士選夷善者四人四夷之舉其一府一人史一人
胥二人徒二十人下士〻之能擾四夷者使掌四夷之樂非如韎師旄人用夷官也皆夷扉故名
典庸器銘氏功于鑄器下士四人勤善無階之官府四人銘器多史二人胥八監鑄
人徒八十人廣器皆分自王朝
司干舞者所持之楯下士二人府二人一士一府史二人徒二十人出納舞干
大卜卜筮官之長問龜曰卜下大夫二人重卜卜師上士四人善觀兆者卜人治事

者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卜或用人三故士多相佐府二人一大夫一府史二
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卜時君與大臣在故胥徒衆
龜人工取龜攻龜中士二人善擇龜版治龜版府二人龜多一士一府史二人工四
人生龜治之不傷生氣胥四人徒四十人求龜于六澤深川事〻此藏龜有倫版之官
菙雖上聲又時髓反荆木也灼龜用制氏下士二人掌共燋契以待卜史一人徒八人取明火
平時積燋存火荆炭用明火燒灰存性臨時再用明火爇之不然燋
使不誠契選荆木方心銳其頭下炷燋火如方卯然炷可致墨
占人卜著龜之卦兆吉凶下士二人善占府一人旧有占書史二人徒八人供奔走
簭通筮人中士二人善揲府一人著筮著書史二人徒四人問著曰筮其占易
占夢中士二人善占夢者史二人徒四人書其妥折証佐以獻

眡祲音浸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中士二人善眺氣者史二人徒四人
大祝祝官之長下大夫二人重事神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分祭遠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喪祝上士二人重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殯葬事多亦掌小喪
甸祝田狩之祝下士二人外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詛祝詛往過祝之伙沮敗下士二人懲惡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巫巫官之長中士二人正其邪誣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女曰巫
男巫無數男曰覡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各二中士正之府二人史四
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
世俗怪誕擇正士以主之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史史官之長本天官職以尊礼屬春官

馮音憑相去聲氏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馮乘也相視也此掌不變下掌其變

保章氏世守天文之變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内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

外史在外之人接四方之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御史猶進也贊書數之官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外史多考校御史多糾彈文無不同治無不善文王不聞亦式後王頻多聞文王不諫亦入後王頻多諫

巾車巾猶衣也車官之長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有蓋有斂胥五人徒五十人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主王旌旗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日月為常王所建也九旗其尊于常故以名官黄帝制五旗五麾夏建斿殷因之周司常掌九旗

都宗人都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宗廟也禮始于親親之法非廟不統所以別姓收族無不由祖廟故宗官重

家宗人大夫所食采邑如都宗人之數都宗人主都邑之祭礼者家宗人主家邑之祭礼者

凡以神仕者無數男巫之俊有學問才智者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巫遇高者為中士又次為巫劉氏神仕謂明神理而仕者巫不可以

宗伯主宗廟以欝人首列重宗廟之祼也吉禮十二祧祭為始天神地示由是仁孝之誠推之禮無本皆僞後世礼樂之僭妄不揆其本耳故鬯事神祇者亦次之卽三礼言鬼神示之微意也鬼先神示雞人特設春官主木畜更能呼旦以奮百司宗官重之奚疑二人有疑特明之守祧用女以陰作陽接續久亡生氣祼獻有根不然太室亦冷廟欝何達耶世婦選卿大夫士之妻以備內官如君有六官更集辟公以助祭內外官備然程方隆廟中男女之賢皆集周文所以為郁郁有疑每宮婦官太多者卿朝與鄉遂共十八選十二以相六宮卿妻必老成有齊婚之德下選大夫妻二十四士妻四十八以相內之世婦女御鞠衣禄衣齊齊皇皇宗廟之美何失禮哉天官備外官宗伯備內官此正春官大事祧婦有疑亦明之

冢用大夫尊王墓兼臣民亦用大夫何凶礼之重推己及人安生及死所係豈小非大夫之職豪富豈能俯聽俗之不古半關于是本俗之族墳墓以礼裁之故屬春官冢墓有疑亦明之巫供望祀雩祀及王弔后弔男巫女巫皆不可缺司巫特以中士主之且以中士正之妖誕盡洗其有以神仕者神降其身閒有其事不可謂理所必無宗伯通幽明之故分其人為三等妄者擯之庶臣民不惑豈好邪人正以絶邪人使幻術不敢弄巧巫神疑亦明之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祭皆吉禮分祀之祭之享之為三）

以佐王建保邦國（建邦國者封國則頒祀祭則受福保邦國）（王事天明事地察事其先無怨恫而後能以邦國守）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社吉禮之別十有二包王國）（舉邦國以先言鬼引而舉之）

官曰宗伯以人鬼為主能孝以事人鬼然後可祀天神享地示

吉礼通于天下報本始焉（防民偽教之中吉礼為第一）（孝乃知能之良）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冬至之郊也）（程子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帝言其主）（重精意以享升煙則實牲柴上之事）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四項在天成象者實柴以祀之）（辰日月所會十二次）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四項在地成形者槱燎以祀之）（以槱燎言）

（註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

此分天神之祀為三昊天上帝至尊統言之天也重誠（一而不雜曰禋）

日月星辰六天也有事祭告重其（實牲柴上燔之）中命風雨亦天也祈

穀祭之重明之使明（精柴燎）所言雖殊加牛柴上焚之一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陰祀自血始貴氣臭也）（社稷即地五祀在地五嶽在地實皆地也）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貍音埋）（山林埋牲川澤沈牲）（山林川澤亦地也血祭變言）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疈音劈辜磔疈磔牲胸分裂之）（四方地也百物地所生也劈胸裂之亦是碎血祭）

此分地示之享為三社不可匹天無稷言代終之功祝稷也五

祀流行于內以利人五嶽峙拱于外以阜物皆地功之大者報

以血重腥（以陰報陰）有事山林貍牲代殺有事川澤沉牲代殺亦重

血（殺則血遠高深）不至于四方碎地百物碎產則疈裂以報之亦重血

所言亦殊取血酬德以類一也（北郊方澤地以配天非周公礼）

以肆獻祼享先王（肆陳牲體獻醴祼乃用鬱鬯以灌獻乃薦熟此言禘）（禘追遠及自出不違）

以饋食享先王（祭饋黍稷之食重熟乃祫禮合毀廟未毀）（祫合食故先公先王食于太廟為重）

以祠春享先王（四時始祖廟三昭三穆升之祭）

以禴夏享先王

以嘗秋享先王

以烝冬享先王

此分人鬼之祭為六九獻四節六享皆然但禘重祼以求神于

陰而作之祫重食以合神于陽而歆之（禘及自出祫合毀廟）二祭皆尊主

合祭（從程子說）至七廟四祭祼也肆也獻饋（并祭室中）也四時同春重詞

夏重樂秋重新冬重備孝子之心盡矣女祧守廟生氣常和故

屈而復伸為易享而能格皆同（女祧想四時可易輪充之）○吉禮十二天神

不用巫地示則用巫人鬼亦不用巫無諂瀆旧習（亦防民偽教中）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哀謂救患分烖禮之別有五）（天子天下一體中國一人故）

以喪禮哀死亡（親者服焉疏者含襚為之致含襚服）（大夫喪降止）

以荒禮哀凶札（人物有害云荒札乃疫癘也）（自減減膳損撤樂）

以弔禮哀禍烖（謂遭水火使人弔之）

以襘禮哀圍敗（襘音會同盟者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為集財）

以恤禮哀寇亂（恤憂也作于外鄰國相侵）（為空問）

以賓禮親邦國（賓使之相親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

春見曰朝（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

夏見曰宗（宗尊也 欲其尊王）

秋見曰覲（覲之言勤也 欲其勤王之事）

冬見曰遇（遇偶也 欲其若不期而偶至）

時見曰會

殷見曰同

此六禮諸侯為賓（公侯伯子男）

時聘曰問

殷頫曰視

此二禮諸侯卿大夫為客

以軍禮同邦國（威其不協僭差者）

大師之禮用衆也（用其義勇）

大均之禮恤衆也（均其地政地守地職 所以憂民）

大田之禮簡衆也（古者因田習兵 閱其車徒之數）

大役之禮任衆也（築宮邑 所任民力）

大封之禮合衆也（正封疆溝塗之固 所以合聚其民）

以嘉禮親萬民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

壹命受職（始見命為正吏）

再命受服（受祭服 為上士）

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

四命受器（受祭器 為上大夫）

五命賜則（則者法也 出為子男）

六命賜官（子男入為卿 治一官也）

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 出封加一等）

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者加命 得專征伐于諸侯）

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 得征五侯九伯者）

初三命成官 中三命官尊有家臣 終三命自有國為壯為二伯 極矣○定命之數與命數之加命之數宗伯掌之 加命非定命 故謂九儀之命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王執鎮圭（鎮安也 所以安四方）

公執桓圭（雙植謂之桓 桓宮室之象 所以安其上也）

侯執信圭

伯執躬圭

子執穀璧 穀所以養人琢穀于璧 璧徑五寸肉倍好曰璧欲其循環勤道 子男皆未成國故不圭而用璧
男執蒲璧 蒲為席所以安人琢蒲于璧 子男德方進盛中受益循環進學乃可終受國 圭真方位已定璧圓通位未定
九儀六瑞皆尊卑之禮 始于燧皇本于天高地下 尊始于尊賢命從賢起儀
以稱之人之德日進而不已九命九儀皆以勸善自小至大尊
賢有等皆陽至進故從陽之數漸加至九而位極知人之等差
盡尊賢之等差亦盡其節文其儀則並從天理而定不可僭越
尊終于尊王瑞從王起自高而卑尊王亦以德定等一定從陰起
數故數止六四圭成德王侯之君宜也兩璧德未成國亦未成
君尚俟進德降之亦宜也此之節文此之儀則亦天理自然如
何僭越斯二條皆以儀辨等之目 宗伯佐司徒立教 履辨上下定民志

此也五禮之外嚴尊卑君臣有義一經禮事宗伯可不重與

九命先儒說

一命 王之下士一命受職 卿之比長未一命遂之里宰未一命 列國之士一命 子男大夫乃一命 卿閭胥遂鄙長一命
再命 王之中士再命受服 卿族師遂鄼師再命 列國之大夫再命 子男卿乃再命 受服兩様
三命 王之上士三命受位 鄉黨正遂縣正三命 列國之卿受王朝之位為下大夫 鄉州長遂大夫在其國亦三命受卿位
四命 王之下大夫四命受祭器 列國祭器具則上大夫 王之中大夫亦當有采地 公之孤四命不假祭器 卿州長遂大夫亦四命受祭 四受祭器始具
五命 王之下大夫出封加一等為子男五命則成國 王之子男皆賜則者也至侯伯乃成國
六命 王六命之卿始得有家臣故曰賜官 外之子男入為卿治一官亦當有家臣 晉有官臣僭也
七命 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出就侯伯之國 外之侯伯皆七命賜國者也三賜至此極矣 王之孫想七命與之侯亦當有分國
八命 侯伯有功德者升為牧得專征伐于諸侯 王之公亦八命不為牧居于王無征伐 卿三公亦非牧與賢而已
九命 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八州二伯 如周公召公分陝而治 內之三公可作伯 外長諸侯亦為方伯如齊太公亦云征五侯九伯 外大國亦可作伯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 摯之言至也 所執以自至 以自致其誠 凡摯無庭實 不止於玉以令敢瑞
孤執皮帛 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 皮虎豹皮 帛如今璧色繒 王之孫飾虎 公之孫飾豹
卿執羔 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 羔乃淺青玉色
大夫執鴈 取其候時而行 羔鴈皆生 雉乃死 衣之以布 謂飾之以畫之繢
士執雉 取其守介而不失其節 自雉以下 執之無飾
庶人執鶩 取其不飛遷 鶩音木 有庶人在官者故有摯
工商執雞 取其守時而動 工賈亦有效用者亦見有摯
異以禽為摯者執之以見其所尊敬之物也 凡事人必有養 以禽所以致其養 孤以下 尊用獸皮 恐其偪下 降圭璧而執 有尊卑之禮 此
以異于禽亦大 獸故亦云禽
此六摯附六瑞及之 凡用瑞者有 享有庭實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始告神時 薦于神坐 因六瑞事神 用君之禮 推到六事神用六器

以蒼璧禮天 璧員象天 蒼乃天色 以之禮天 祀之有誠 禮祀精意 寄于此璧 冬至秋享皆然
以黃琮禮地 琮八方象地 黃乃地色 以之禮地 祭之有誠 寄于此璧 血祭腥馨 夏至諸祭皆然
以青圭禮東方 銳直象生 青乃春色 以之禮青帝 祀之有誠 迎春于此 達圭燎 元亨利貞 純粹而精
以赤璋禮南方 半陽方盛 赤乃其色 以之禮赤帝 祀之有誠 迎夏于此 達璋燎 半圭曰璋 陰已下生
以白琥禮西方 虎形陰猛 白乃秋色 以之禮白帝 祀之有誠 迎秋于此 達琥燎 至柔動剛 至靜德方
以玄璜禮北方 半陰下伏 玄乃冬色 以之禮黑帝 祀之有誠 迎冬于此 達璜燎 半璧曰璜 止天半見
天地四方六合渾成天地神道設教天倫其德借玉將意耳 文非其
皆有牲 冬至牲帶蒼色 夏至牲帶黃色 迎春牲帶青色 迎夏牲帶赤色 迎秋牲帶白色 迎冬牲帶黑色
文質 幣 冬至夏至蒼黃色帛 春青色帛 夏赤色帛 秋白色帛 冬黑色帛
彬彬 各放其器之色 一器色也 牲也 幣也 誠也 慤也 始終如是 建神示于無形 收禮敬于色象 故祭必受其福

以天産大生之氣所産作陰德庶諸用者在內以中禮防之使大生無過無不及

以地産廣生之形所産作陽德顯諸仁者在外以和樂防之使廣生無乖亡無突

此申說上六王禮神之效也蒼璧禮天既以天産作陰德矣凡

陰之蔵諸用者無不自此發達如水泉動黃鍾飛灰麋角解仍始交之屬恐其發之

有過不及也以中禮防之祭必誠喪必哀賓必敬軍必威嘉必和之類民不作偽而

皆中夫黃琮禮地既以地産作陽德矣而陽之顯諸仁者無不

自此斂抑如鵙始鳴反舌無聲鹿角解半夏生之屬恐其斂之或乖或戾也以和樂

防之雲門祀天咸池祭地大磬四望大夏山川大濩先妣大武先祖民不任情而皆和矣鄭註不切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天作陰而陰合地作陽而陽合天地位而化自神本乎中礼

中和之效必能位育百物之産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萬物育而産自盛本乎和樂

以事鬼神化合産合可以享人鬼祀天祭地祀祭享無不受福

以諧萬民化合産合可以建邦國保邦國而萬民諧王國侯國無不化成

以致百物化合産乃九賦均九貢均而百物至九式不缺國民充富

下三者事諧致由上二者合化合産鄭作四者為一化産平看未得化字産

字所包大鄭云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産訓詁狭矣禮樂本

于性情之中和形為事物之序和鄭云礼濟虛樂損盈並行則

四者乃得其和亦訓詁泥矣鄭註不宗理未嘗然○此結宗伯佐王建保

邦國之實皆以中禮和樂收功也禮樂制由冢宰宗伯掌辨之

和之此官聯之最大宗伯非陰陽合德不能助興礼樂春官豈

易得其人乎哉

凡祀大神昊天及四方皆大神主精意升烟曰祀

享大鬼自出與始祖及七廟皆大鬼主鬱鬯肆獻饋食言曰享

祭大示社稷五祀五嶽四方皆大示主血祭及貍沈疈辜言曰祭不熟

帥執事而卜日齊戒之前謀是也宗伯執事頭耳

宿祭前一日眂滌濯壺濯滌豆之屬此省滌也士雖省之此又眂之

涖玉鬯禮神玉及宗廟圭瓚璋瓚鬯用于王神示宗廟則鬱鬯

省牲鑊祀祭享各有牲省其充肥煑牲先用鑊後升于鼎

奉玉齍粢盛也黍稷在器曰齍共自玉既涖而視之今又奉之與玉與鬯先並涖後與齍並進奉此吿充也士雖吿之此又省之錯人宗伯奉之齍並陳故薦之

詔大號一神號二示號三鬼號四牲號五齍號六幣號之等與太祝之詔

治其大禮治謂簡習也豫簡習大禮對羣臣礼為小礼此皆王所行之礼曰大礼

詔相王之大禮宿則詔之行礼相之宗伯為王相大相也不服冕旒止作執事

若王不與祭祀王有疾乃哀恤皆是則攝位代行其祭事此則當冕旒卿六命可用鷩冕與

凡大祭祀止宗廟吉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初則薦徹終則徹此冕旒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為也姑攝酌獻贊為祼君無酌臣之礼故宗伯攝為之

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相詔王礼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礼曰相相者五人卿為上擯通擯吉相

大喪亦如之為相也

王哭諸侯亦如之謂薨于國為位而哭也天子爵弁経紂衣弔也宗伯為相

王命諸侯則儐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向儐者進當命者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出

國有大故謂凶災則旅上帝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及四望司農曰四望日月星海玄謂五嶽四鎮四瀆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配食于社者非社壁乃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公命卿六命于邦國加封大夫四命于都家或鄉邑

小宗伯（中大夫二）之職（中大夫五命）

掌建國之神位（宗伯建法則此位之立神位所尊故建可以立神位）

右社稷（右陰也社地神稷道之乃所地何所尊故建國以先保立守神右地道此之位）○左宗廟（左陽也人始祖宗主王之三昭三穆故建左之右宗廟各有長廟在庫門內左）

兆五帝於四郊（兆為壇之營域五帝東郊青帝南郊赤帝西郊白帝北郊黑帝中央黃帝各定其方）

四望（當指五嶽四鎮四瀆之山川是也）亦如之（亦當屬天子地四郊）

四類（當指日月星辰東郊祀日西郊祀月南郊祀星北郊祀辰）亦如之（四類亦隨所望為兆而祀天而祀未必如五帝也）

五帝有定兆四望四類隨事而為兆凡血祭燎祀非兆神位不定

兆山川（大山中山小山凡有事于其山者亦為兆以定神位 嶽）（大川中川小川凡有事于其川者亦為兆以定神位 川瀆）

丘陵（土高曰丘丘之形與名不一隨有事之丘兆之 血祭）（大阜曰陵陵亦不一隨有事之陵兆之 血祭）

墳衍（大防曰墳下平曰衍隰岸之高起而長者亦隨有事兆之 貍埋血祭）

各因其方（隨其所在之方立兆無一定之東西南北）

掌五禮之禁令（不容僭越等分）與其用等（牲器尊卑之差）

（天子以上大夫大牢卿少牢 諸侯之大夫少牢卿特牲 太牢牛羊豕少牢羊豕特牲特豕一牲 尊也卑也節也匀也及饗食之等各有尊卑之差）

（天子八廟五祖九祖 諸侯六廟五祖七祖 大夫四廟三祖三廟 士二廟一祖）

中禮防之辨子牲（不可過不可不及）

（天產作陰德中禮防之無偽）

辨廟祧之昭穆（自始祖之後父為昭子為穆）

中禮防之辨子器（不可僭上不可偪下）

（文王以廟之昭穆不容以下祧之昭穆）

（時祭之廟不祭之主）

昭穆辨祖宗不紊而子孫有序百世可通定也本禮之最大者

辨吉凶之五服（天子一公二卿三大夫四士五 吉有此五等服凶有此五等服）上偪下不得僭

車旗宮室之禁（車上有旗宮中有宮皆以九以七以五為節 上偪下不得僭）中禮防偽

掌三族（父子孫）之別以辨親疏（上有曾高祖 下有曾玄 以三為五以五為九 親曾高五族 親曾玄九族）

其正室（適子）皆謂之門子（將代父當門者 天子有太子諸侯有世子大夫士有適子庶人亦有長子）

掌其政令（謂役甲兵守衛宿守宮之事 大夫士皆有役守子任之 門子皆以任役守 古人使以禮也）

毛六牲（小宗伯毋擇毛純色）辨其名物（純中純色充中牲）

牛（土畜司徒屬）雞（木畜宗伯屬）馬（陽畜司馬屬）羊（火畜司空屬 馬亦屬）犬（金畜司寇屬）豕（水畜司空屬）

（六畜有蒼黃青赤白黑之別 毛宜擇 廟則騂剛又曰陽祀用騂陰祀用黝 亦辨其色騂為宗廟用 鳴者辨其所用色無擇 六辨其色無宗廟 亦辨其器宗廟五服 亦辨其色無赤 者門戶之祭及 六辨其色無盲小祀 毛眡交毳者宗廟諸小祀用之無六色）

（牛曰一元大武 雞曰翰音 馬謂之名物 羊曰柔毛 犬曰羹獻 豕曰剛鬣 豕之名物）

而頒之於五官（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 大宰則總贊之）

使共奉之（祭時各使共奉其牲 六卿祭時不皆見執事）

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

黍（黍名薌合黍熟則香）

稷（稷名明粢其穀又名不散氣香強）

稻（稻名嘉蔬其穀皆香）

粱（粱曰香萁粱則茂盛有立苗列）

麥（麥曰芒粱皆糜白粱也）

苽（苽可磨取粉可食 雕胡乃黑麻）

（盛以方簠每簠四升 盛以方簠每簠四升 盛以圓簋每簋四升 盛以圓簋每簋四升）

（齍亦簠簋之屬 盛亦齍簋之屬）

（必接舂由穀而乃蒸沃之而食 必接舂由穀乃炊之成食 隨宜鑿更磨之成食）

使六宮之人（六宮亦有女之卿大夫上士）共奉之（饎人主成食 共奉則九嬪世婦之職）

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果音祼 將酌而送之尸也 惟鬱鬯用彝）
雞彝（刻而畫雞 雞宜于春）
鳥彝 皆春祠夏禴用之（刻而畫鳳 鳳文明兼夏）
斝彝（斝讀為稼 畫禾稼 稼宜于秋）
黃彝 皆秋嘗冬烝用之（黃目尊 黃金為目 目以示明 黃流設而明 黃中明兼冬）
虎彝（刻虎形 取其慈孝 虎父子狼之）
蜼彝 皆閒祀追享朝享（蜼音磊 禺屬 卬鼻而長尾 獸亦孝）（閒祀中禘祫 追享禘祭 朝享祫祭 祫用之）（初罍夜朝廟因祫故曰朝享）
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賓客之尊與祭祀同）
獻尊（獻讀為犧 畫犧牛于尊腹 鄭飾以翡翠非是） 皆朝踐一獻再獻用之（犧象不出門 是犧象皆器）
象尊（畫象形于牛腹 取服能受義 鄭以象鳳凰非是）
著尊（著音著 之著 著地無足 尊無足亦受酒多）
壺尊 皆朝獻饋獻用之（以壺為尊 狀如壺 亦受酒多 著壺皆大尊）
大尊（太音太 太古之瓦尊 有虞氏尊） 皆禘祫朝踐再獻用之
山尊（尊畫山形 亦受酒多 夏后氏尊 太山宜皆瓦尊）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王以賞賜有功者 書曰車服以庸）
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饔爨之事與夫次序之時）
若國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 則奉玉帛以詔號（號神號幣號 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宗伯大綱 此加審察 省其有無損傷）
祭之日逆齍省鑊（視亨腥熟 饎人共齍 亨人共鑊 省逆之）
告時於王（早晚） 告備於王（謂其具饌）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將送也 猶奉也 祭祀以時奉而授王 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
詔相祭祀之小禮（小禮群臣之禮 宗伯詔相王 小宗伯詔相群臣）
凡大禮佐大宗伯（宗伯治大禮 宗伯則佐之 小禮）
賜卿大夫士爵則儐（諸侯尊 宗伯儐 卿大夫士卑 小宗伯儐）
小祭祀（王玄冕所祭） 掌事如大宗伯之禮
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齎行所齎來貢獻之財物 覲禮畢 每國于庭實所有行三享之禮 諸侯以其庭實 小宗伯受之）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有司太祝 主曰軍社 遷主曰祖 ○社主曰軍社 廟主車）
王出軍必先有事于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石為之 可虛故以遷主行 ○廟不可虛）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 有司將事於四望（四望事不親 注也 大祝將）
若大甸（讀曰田） 則帥有司而饁獸於郊也（饁饋） 遂頒禽（以予群臣）
大裁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求福曰禱 得福曰祠）
王崩大肆以秬鬯湖（肆陳尸伸之 湖浴尸也 使其體皆香）（湖音米 杜讀湖泥未是）
及執事涖大斂小斂（親斂者 官之屬） 帥異族而佐（以疏者相助可）
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制色宜 齊同）
（小斂十九稱 大斂天子百二十稱 若五等諸侯同之 法天數也 百稱 以官為君故 百稱同稱）
及執事眡葬獻器（梓匠之屬 明器 獻成器 陳于殯門外） 遂哭之（又獻素 形法定為素）
卜葬兆甫竁（甫始也 竁穿壙也） 亦如之（竁音毳 鄭讀為穿 不必 壙安身 如毳溫）
既葬詔相喪祭之禮（虞祔二禮）（葬日虞 弗忍一日離也 卒哭曰成事 明日祔于祖父）
成葬而祭墓為位（冢人為尸 以祭后土）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小宗伯主其位）

國有禍烖則亦如之（肆儀為位）
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亦有禱祈也）（禱祈礼輕類者依其正礼為之）則為位（不于社壇廟室）
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
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非王親行謂之小礼）
肆師（下大夫四人）（上中下士府史胥徒）皆與大小宗伯公用。（主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
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宗伯之副手也）
立大祀用玉帛牲牷（天地宗廟皆大事）（玉也帛也牲必色純體全）（天之禋祀實柴槱燎三等）
立次祀用牲幣（日月星辰及社稷五祀五嶽）（無玉止牲幣）（地之血祭貍沉疈辜二等）
立小祀用牲（司命司中風師雨師及山川百物皆小祀）（有牲無幣）（廟之六享皆大祀）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序次第其先後大小）（祈珥釁礼之事）（廟用羊門夾室用雞）
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頒於職人（謂充人）（代宗伯展頒之）
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前夕立期）詔相其禮
眡滌濯亦如之（亦宿為期）
祭之日表（謂徽識也）齍盛告潔（舂炊如式）
展器陳告備（陳列無缺）
及果築鬻（築擣也以鬱金香草煮以為鬯）
相治小禮（羣臣之礼）執誅其慢怠者（雜贊人之事肆師監督而讓之）（平時不可不蹋當祭不可不肅）
掌兆中（壇壝城即諸兆）廟中（七廟及姜嫄廟）
之禁令（不蹋不肅有禁必蹋必肅有令）佐宗伯禁之令之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舒君敬也）

大賓客涖筵几（鋪在席上凭者）築鬻（監之）贊果（音裸）將（酌鬱鬯授大宗伯載在中尊裸擣其實取其汁）
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
大朝覲佐儐（儐為承）
共設匪（賓匪盛代）罋（豆實于罋）之禮（設于賓客之館以備幣致之亦餼牢）
饗食授祭（授賓祭肺）（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與祝侯（音候迎善祥）禳（禳去妖氣）於畺（五百里）及郊（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
大喪大湖以鬯則築鬻（亦和鬯汁）令外內命婦序哭（以服之輕重為先）
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外命男六鄉以出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其妻為外命女）（諸侯義服斬衰三升半冠六升為王正服斬衰三升衰外削幅裳內削幅三袧具有裁制）
且授之杖（王喪杖竹后喪杖桐）（君之喪三日子大夫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士謂七日授士杖四制云喪大記無之）

凡師甸（音田）用牲於社宗（社軍社宗遷主）則為位
類造上帝封於大神（封謂壇也）祭兵於山川亦如之（必為位）（大神社與方嶽山川所過名川）
凡師不功（無功）則助牽主車（助大司馬）（社主宗主）（恐為敵所得）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禡同）則為位（立表以祭始于陣前肆師為位造軍法者是黃帝非蚩尤）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芟芟除田也功因嘗新穀卜問後歲宜芟不）
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戒不虞也歲兵寇之備問後）
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祭土神問後歲稼所宜）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大故水旱凶荒民社）（祭社及禜酺）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仲春令四時皆同）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相其適子則有拜賓送賓之事適子代父）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屬官之職）（大事如朝覲會同）
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小事如祭授杖）
宗伯帥屬共七官位祝德卿上也中大夫次也下大夫又次也
統士五十六皆知礼樂者役百五十皆效禮樂之用故舉邦禮
鬱人（主鬱金香草以和鬯）下士二 府一史一 徒八人
掌祼器（謂彝及舟與瓚）凡祭祀賓客之祼事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凡祼玉（圭瓚璋瓚）濯之陳之以贊祼事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鄭謂王奉玉送祼謂送之子尸尸祭之啐之奠之不飲早晚有時 王與后祼時齊副鬱鬯）
凡祼事沃盥（沃以水盥手及洗瓚）
大喪之渳共其肆器（陳尸之器）（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設牀襢第有枕）
及葬共其祼器（遣奠之彝與瓚）遂貍之（埋之于祖廟階前明奠終于此）
大祭祀與量人（之制從獻之脯燔）受舉斝（受福之嘏與酢同用嘏）之卒爵而飲之（不敢棄其餘）
前祼後獻祭事相成故同飲卒爵之灌（君子房受嘏此王出房時）
鬯人（釀秬為酒）下士二 府一史一 徒八人（和如黑黍一稃二米）
掌共秬鬯而飾之（飾以巾）（秬鬯不和鬱者冪人云共巾冪此交致飭）
凡祭祀社壝（委土為埤壝所以祭也）用大罍（瓦罍取質）
禜（所禜祭）門用瓢齎（鄭讀為齎受也）（用甘瓠割去柢以瓠為尊 取質）
廟用脩（讀為卣中尊也）（褫象之屬凡尊彝為上罍為下）
凡山川四方用蜃（畫為蜃形）

凡祼事用概（概尊以朱帶者）（漆帶以飾）
凡疈辜用散（無飾曰散）卣蜃概散皆漆尊
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斗所以沃尸也）
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天子齊浴用鬯生死以鬯潔體）（王以下不敢借）
凡王弔臨（以尊卑曰臨適）共介鬯（王適諸侯舍其祖廟以鬯致神介代執之）（介所執之鬯酒 介王副使）
雞人 下士二 史一 徒四
掌共雞牲辨其物（毛色也○陽祀用騂陰祀用黝）（陽祀祭天及宗廟陰祀祭地及社稷）（豢畜養之）
大祭祀夜嘑旦以嘂（叫）百官（使興）
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六呼旦叫百官）
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雞知時也）（凡祭明旦至此旦明告行之事）
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四面禳）（凡鐘鼓甲兵皆在其中）
司尊彝 下士二 府四史二 胥二徒二十
掌六尊六彝之位（所陳之位）（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所謂位也）
詔其酌（酌沛之使可各異也）
辨其用與其實（用四時所用不同 實鬱及醴齊之屬）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彝下臺）其朝踐用兩獻尊（獻音犧）
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罍臣之所飲）諸臣之所昨（讀為酢也）
秋嘗冬烝祼用斝彝（畫禾稼）黃彝（黃目）皆有舟（舟乃鬯器）其朝獻用兩
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禘）朝享（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舟以承彝）

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

六彝六尊之用與賓已詳下乃詳其酌泲酒之法

凡六彝六尊之酌彝賓以鬱尊賓以齊與罍賓以酒然各有酌之方法不可不致詰之玄謂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酢用凡酒

鬱齊獻酌鬱合鬯為鬱齊清不用泲獻之而已不用茅縮未醇而厚用以降神

醴齊縮酌醴齊已成酒用茅縮滓泲之乃可酌用之用茅縮味已火薄之用以薦腥

盎齊涚音銳酌涚以酒和之使清也盎齊酒未成以清酒和而泲之用酒和之味更不醇用以薦熟

凡酒脩滌讀為酌凡酒事皆清三等用水和之乃泲而酌用滌和之味益不濃用以獻酢

所賓之彝與五齊三酒酌分四等用乃以次不少紊

大喪存奠彝大遣時奠者朝設夕徹須臾之

大旅亦如之陳之不即徹

司几筵下士二府二史一徒八

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几長五尺高尺有二寸博二尺筵之度九尺五几左右玉也一彫也二彤也三漆也四素也五五席莞也一藻也二次也三蒲也四熊也五

辨其用所設之几所設之席各有不同

與其位所位則几與席所設之處也

凡大朝覲大饗射王封國命諸侯四者

王位設黼依音扆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細帛曰紛如綬有文而狹者扆制如屏風

加繅音藻席畫純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畫雲氣為純文明四達席之文中

加次席黼純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黼皆西示神武不斧殺無意柄有次而斷席之最貴

左右玉几左右有几優至尊也朝覲封命王皆立而不坐必左右几優之顓卬而如圭如璋君子四方為綱

祀先王如王三種昨席讀酢亦如之尸席王戶內酢王三席柎東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避于王蒲加莞右彫几一几無王几

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亞于王止二重不敢用次席也蒲畫之薦也

筵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生人几在左鬼神几在右

甸蒐衆役任衆則設熊席右漆几武尚右○王亦熊席衣貉之神亦熊席

凡喪事設葦席萑如葦而細則葦粗于萑右素几喪亦尚右凡喪事謂與也

其柏席玄云藏中神坐之席用萑黼純王斷陳如生萑同黼純別諸侯則紛純每敦

柏郝云椁一几柏非一處設藏中器槨一几解地氣之淫穢以安之

凡吉事變几王祭宗廟變几也乃各裸對致其腥每于堂熟之醋是于彼于此誠以求之庶或享之

凶事仍几凡奠几朝夕相因是仍几也乃使神有所依而不徹也

天府掌宗廟守藏官上士一中士二府四史二胥二徒十

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冊多有守禁因有令

凡國之玉鎮瑞玉大寶器玉器藏焉

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祭陳能守喪陳能傳

既事藏之

若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計簿之合經制者曰中受而藏之者陟之否者黜之

之以詔王察群吏之治

上春釁殺牲以血之寶鎮及寶玉王氏所以生氣所以接神以之孟春為上春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沃盥使至敬執燭使用明以奉之以昔之

季冬陳玉以貞問事之正曰貞來歲之媺惡陳札神之王而後附于龜

若遷寶遷國以寶從則奉之主守王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司民主民之星 司祿主穀之星)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陳玉貞歲為是)(天府不但藏寶玉并藏計藏民數穀數藏賢能之書藏登中之刑助天生民各為天府宜)

典瑞(中士二 府二史二胥一徒十)(天府藏之典瑞用之 天府事大用上士典瑞掌輕用中士)

掌玉瑞(人執以見曰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服王之飾 謂繅藉)

王晉(晉讀為搢 又音薦 搢音晉)大圭(大圭長三尺揷于紳帶之間若帶劍也 杼上終葵首即珽 即天子之笏)執鎮圭(鎮圭尺有二寸琢四鎮之山 即羣臣之摯)繅(繅讀為藻)藉五采五就(一匝為一就)以朝日(日以早曰朝 月以晚曰夕)(藉廣于玉以組繫之)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三采朱白蒼)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二采朱綠)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

諸侯相見亦如之(用六瑞為信)

瑑圭璋璧琮(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瑑有圻鄂瑑起)

瑑文如桓信躬三圭而璋半之如穀蒲二璧而琮方之(皆亞于執圭璧)

四圭有邸(邸本也 圭本著于璧 故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夏正郊天 大故旅帝)(恐亦旅祭用之)

四圭象四時下璧象天一玉俱成圭末四出儼然一天貫四時

兩圭有邸(象地數二 而足內向同邸 儷讀去)以祀地旅四望(北郊祀地 大故旅四望)(恐亦旅望用之)

兩圭象偶邸以八方之琮圭末不射儼然一地統八方

祼圭有瓚(以圭頭為器可以挹鬯祼祭)以肆先王(六享皆是)以祼賓客(酌酒主人飲爵行賓)

圭尺有二寸以黃金為勺而朱其中盛鬱鬯送口灌地降神

圭璧(圭其邸為璧 取殺于上帝)以祀日月星辰(上有圭下有璧 儼然成象流形)

璋邸射(璋有邸而射 取殺于四望)以祀山川(山川通氣 故璋射出)以造贈賓客(贈造館之賓客)

賓客為國捍蔽與山川同○(王氏此璋首儼然貫于玉瓚 即璋瓚)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四時日月(冬夏以致日 二至 春秋以致月 二分)封國則以土地(定東西南北)

珍圭(杜珍當為鎮 書亦或為鎮 珍圭琢鎮文)以徵守以恤凶荒(天王使之瑞節 使出則授之瑞節)

徵召守國諸侯取鎮守之義恤凶荒(賙救之)取鎮安之義(凡師執以反命)

牙璋(琢以為牙 牙兵象故以發兵)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戍兵戍守用之)

璧羨以起度(羨不圓之貌 廣徑八寸袤一尺)(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為度)(十寸起度則十尺為丈 八寸起度則八尺為尋 倍尋為常)

駔(讀為組 以組穿聯)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玉飾之溝瑑)(六玉兩頭皆有孔 中央有孔 以組穿聯之)

疏璧琮(疏而開之)以斂尸(圭在左 璋在首 琥在右 璜在足 璧在背 琮在腹 疏璧琮者通于天地 取象古明)

穀圭(飾若粟文)以和難以聘女(和諸侯之仇難 以聘女 皆六禮五用雁唯納徵不用雁用幣加圭)

琬圭(琬圓也 上無鋒芒)以治德以結好(諸侯有德 王命賜之 諸侯使大夫來聘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

琰圭(琰剡而有鋒芒)以易行以除慝(易行 改易舊行 除慝 除去邪慝)(易結責之使改過 除討伐之以正罪)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謂四圭祼圭之屬)

大喪共飯玉(碎玉以雜米)含玉(當在左右 玉柱擣 中央一璧 乃含以米)贈玉(蓋璧也 贈以幣 柩入壙 贈用玄纁束帛 王加以玉)

含玉有數有形(此天子九 諸侯七 大夫五 士二 此及時禮 固天子諸侯皆用玉)

凡玉器出(王所好賜)則共奉之(送以往遠 則送于使者)(此結玉器之用)

典命(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中士二 府二史二胥一徒十)(爵命屬陽)

掌諸侯之五儀(公侯伯子男)諸臣之五等(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之命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

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

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諸侯在天子國無冕 旒數皆四裨冕下士主）

三等無五爵故曰五儀自公而下降殺以兩

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則九命）

其卿六命（出封則七命）

其大夫四命（出封則五命）

及其出封則加一等（與諸侯三等同）（亦三等無五爵）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以九以七以五爲節同）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

未誓則以皮帛（無玉可執）繼子男（降于諸侯 隆于諸臣）（禮下其君父子分嚴 未誓皮帛君臣分嚴）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公乃設孤侯伯則無列于卿大夫之位禮如子男）

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卿無冕服三爲節 大夫爵弁無車 士玄冕無車）（四命冕服四章三命以下三二一殺）

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

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再命爵弁服 一命玄冕服 不命亦玄冕）

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再命爵弁一命 不命皆無車服未受）

自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爲五等（外內各有五儀 諸侯臣有五等）

司服 中士二 府二史一 胥一徒十

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宜）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黑羔也）而冕（玄衣纁裳 冕十二旒）

祀五帝亦如之（大裘而冕 祀天禮同）

享先王則袞冕（衣裳九章 冕十二旒）（太王而下至武王四尸服袞冕 嗣王亦袞冕服）（龍一升一降 其首袞然）

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衣裳七章 冕十二旒）（不窋至諸盩尸服鷩冕 王亦鷩冕服）（雉爲鷩 華蟲也）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衣裳五章 冕十二旒）（四望及山川神稍卑故毳冕服）（虎蜼宗彝毛也 故云毳）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衣止粉米一章 冕仍十二旒）（社稷及五祀神亦卑故希冕服）（衣無畫 米裳黼黻 希火章數不多）

祭羣小祀則玄冕（玄衣纁裳 冕十二旒）（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爲小祀）（玄衣無畫 惟裳刺黻而已）

並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十二章至無文一章止（冕服皆玄衣纁裳）

凡兵事韋弁服（以韎韋爲弁 亦以爲衣裳）（韋弁色赤 素裳白舄）

眡朝則皮弁服（白鹿皮爲弁 飾以玉 十五升白布衣 積素爲裳 諸侯亦同）（皮弁色白 素裳白舄）

凡甸冠弁服（冠即委貌也 緇布衣素裳）（有事故緇布冠）（冠弁色玄 素裳白舄）

弁服三（合六吉共爲九）服雖異弁制同亦尊首飾

凡凶事服弁服（其服斬衰齊衰）

凡弔事弁絰服（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其服錫衰緦衰疑衰）（緦布 疑衰 治布）

凶服二（合爲五弁）二弁輕重不同服隨弁異亦尊首飾

凡喪爲天王斬衰（嗣王及諸臣 君與父同）（不緝曰斬衰 緝之曰齊衰）

爲王后齊衰（嗣君及諸侯亦齊期 后與母同）

王爲三公六卿錫衰（錫麻之滑易者 十五升去其半 有事其布 無事其縷）（斬三年 齊期年 緦 錫 粗細）

爲諸侯緦衰（十五升去其半 而無事其縷 有事其布）

爲大夫士疑衰（十四升 比吉服一升）

其首服皆弁絰（弔者弔于其家 喪則居宮服之）

五衰（下二 王三）亦首變而服變也王三衰首不變亦重衰在首飾

大札（疫癘）大荒（饑饉）大烖（水火爲害）素服（素服縞冠則白色）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可如大裘之服十二乘矣）

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

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

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

（公八命加一等以九爲節九章九旒侯伯七命七爲節七章七旒子男五命五爲節五章五旒孤六命朝亦五命雖三命卿伍于朝無冕旒）

（以上內云孤諸侯有襄說卒卿大夫亦得爲冕旒）

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三齊外加二服）

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皮弁爵弁也）

其凶服亦如之（三齊外加二服）

其齊服有玄端（祭祀服）素端（札荒服）（司服有裳者爲端中衣衣袂廣袤等 音稿衣取其正也）

凡大祭祀大賓客（助祭上公）共其衣服而奉之（進之于王親其賜予 如二王之後時王之服）

大喪（司服四項所用斧黻衣服）共其復衣服（始死復之衣服 魂）斂衣服（小斂大斂皆有衣服）（小斂衣十九稱大斂君百稱）奠衣服（坐上魂衣）廞衣服（陳列棺中所藏衣服）（廞虛今反音歆）皆掌其陳序（陳則勿遲時不缺序則設用時合宜）

（由復而斂由奠而廞一禮不失）

典祀 中士二 下士四 （府二史二胥四徒四十）

掌外祀（五帝四類四望及山川丘陵墳衍等）之兆守皆有域（兆表之塋域）掌其禁令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其屬胥徒也 修除芟掃之）（共致其潔）

徵役於司隸（司隸主衆隸供役使）而役之（胥徒不足召隸共之）（役可用司隸屬不役民）

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遮列禁人不得令入）（天地神示不可褻慢其後致其嚴）

守祧（遠廟爲祧此取祀意對外祀言）

掌守先王（文王武王）先公（后稷以下）之廟祧（奄八人廟八 每廟一）（廟七祧后稷文武廟亦藏主待遷主）（女祧每廟二奚四 七廟加姜嫄爲八）（共女祧十六奚三十二）（名爲廟祧）

其遺衣服（自后稷大王王季及文王武王 世守有遺衣服更多）藏焉

八廟各有遺衣服累世護藏以垂世守非女守之不可故每廟設二女祧助以奚役四人而一奄洒掃以外護亦內祀重典不如是廟守不隆陰房無女亦成冷闃生氣不融績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精意追遠誠心不但舉祭時然也

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不但所遺衣服先公則曾制鷩冕先王則曾制衮冕使尸服之）

陳其宗器天府司之設其裳衣守祧司之（內外各有專掌）○尸一廟止一尸以考妣神氣合也若虞禮男則男尸女則女尸不同尸○（李）神至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在左陽也）又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爲祖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又周家旅酬六尸是每位各有尸（合祭時亦各尸）（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皎虞祭耶 豐邑專祀文王故考妣並尊耶）

其廟則有司（宗伯）修除之（功役多必宗伯令有司爲之）（修其祖廟宗伯事）

其祧（后稷廟有遷宮）則守祧（奄也）黝（音幼 黑之地謂之黝）堊（牆謂之堊）之（功役省則守祧爲之）（玄謂尸所祭脩黍稷之屬 五齊醴）

既祭則藏其隋（徒卧切音惰 宗廟之祭餘 又裂肉也音患）

與其服（藏隋褻事奄任之 藏服瑣事女祧任之）（不棄神餘不失世守）

世婦 后宮 每宮卿二下大夫四中士八女府二女史二奚十有六 卿擇卿之妻賢 大夫擇大夫妻賢 士擇士妻賢

掌女宮之宿戒 隔宿齋戒 齊當豫備之具 一世婦知禮豫戒 禧內宮之事也 內世婦長世婦長妻

及祭祀比其具 比校 皆也 具所濯概 粢盛之爨 及 男治外女治內 天官言内宮婦御 外世婦官妻 當時無不知

詔王后之禮事 薦徹之節 此言脩六宮之內宮 都女史此也 禮之婦女風化所以盛也

帥六宮之人共粢盛 六宮有世婦女御

相外 異姓之女 內 同姓之女 宗之禮事 助祭之禮 以工皆祭禮

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比相詔帥其事同 此乃侍賓禮

大喪比外內命婦 外則卿大夫士妻 內則世婦女御等 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 何音 罰之 苛譴也

凡王后有操事於婦人則詔相 相詔 此乃相禮 謂爵婦人 台及細 玄操拜 拜謝之也 同

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 或好事于四方 好令于卿大夫 世婦掌之 本卿大夫士妻可達

內宗 內女姊夫有爵者 無常數

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加爵之豆籩

及以樂徹則佐傳 佐外宗 豆籩 后徹之內宗 外宗傳之 內宗傳之有司

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亦薦加豆籩 先王承賓如承神 先薦豆籩亦有加豆籩

王后有事則從 從外宗 更親

大喪序哭者 次序外內宗及命婦哭位

哭諸侯亦如之 亦有次序 諸侯來朝薨于其國者

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卿大夫有同族者后不弔內宗掌其弔臨

外宗 王諸姑姊妹之女嫁夫有爵者 無常數

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 玉豆宮玉飾 豆實于籩 脯實于籩

眂豆籩 在堂未設之時視其實 佐后省實

及以樂徹亦如之 視實徹 不遲不速中于樂節 佐后徹豆 外宗受之有司傳之

王后以樂羞齍 不先不後合乎樂節 則贊 內宗受之 內宗進之后

凡王后之獻亦如之 后有四獻 贊如之 內宗侍后 外宗助酌 齍

王后不與 有故不與 則贊宗伯 宗伯攝后之 贊之如后 后不至內宗亦不至也 故外宗贊宗伯爲獻

小祭祀 宮中門戶竈 掌事 代后行之 內宗外宗司司從事

賓客之事亦如之 亦掌其事 代后禮賓 佐內宗

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 佐內宗

哭諸侯 朝聘王國 亦如之 哭必叙之 佐內宗

冢人 掌王墓者 高如山頂 下大夫二中士四 府二史四胥十二徒百二十

掌公墓之地 公君也 先王以下共族葬于此 王亦族墳墓 故曰公墓

辨其兆域 兆內域界外 而爲之圖 畫其地形及丘壠所處而藏之 昭穆在左右 生死如宗廟一本分明 民之族墳墓視此

先王之葬居中 造塋者

以昭穆爲左右 如宗廟之禮 昭葬左穆葬右

凡諸侯 子孫爲諸侯者 有功 居左右以前 合親親尊賢之義 必總表之爲子孫勸

卿大夫士居後 子孫止爲卿大夫及士 功德稍遜且屈于君後之 使忠順 親親之尊尊之 更寓君臣之義

各以其族 昭葬所出王之昭前後 穆葬所出王之穆前後 親親長幼之序 更天叙天秩 生死如一

凡死於兵者 戰陣而死者 無勇 不入兆域 傷遠之 此則葬外 是出王之前 亦有使之警懼之意

凡有功者 雖死社稷者 而有功 居前 追列散之葬 爲之獎遠之

凡其喪祭詔其號（告以牲號之屬）治其禮（上尊王礼使下之等辨得于徧喪行）○

凡公有司之所共（共給諸官依法喪家者合）職喪令之趣其事（供足用以）

劉氏曰聖人作五礼者經吟其民俾趨于中者也而凶喪之礼下達萬民尚無主執以位其事則有通中而僭于上者有不及中而遺其親者何以俾民性其情于凶喪哉故蓋大夫者掌廢民之凶礼也職喪者掌諸侯卿大夫士之喪礼也是以五服有制尊平異儀瓉斂虞衬葬祭禭含百礼皆有定法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故曰以國之喪礼泣其禁令序其事爲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爲則詔贊主人者此謂王命有司含禭賻時戎予祭之則詔贊主人以礼拜命也凡公有司之所共者此謂凶喪在以則以之有司當共其物在國則國之有司當共其物各有定制不待王命者則職喪以其制令之促之喪事戒綴也然後凶礼行于萬民而制度不失其中生者得以盡其疾死者得以莅其礼王遺始終無憾者豈不由于是哉

通行喪礼建中于民吉凶與民同患實事此亦成武王求懿德肆時夏之志（主喪職于喪礼王不責主人四序四十從促予畏物勞苦不敢緩時 王之恤喪也哀死亡同民患術仁）

大司樂（樂師之長）中大夫二人 除樂師四大夫外 上士八 下士十六 府四 史八 胥八 徒八十

掌成均（五帝之學）之灋（古學之道禮可法者）以治建國之學政（建國即有學 樂師則主調其音 司樂則受其成 司樂治建國之學政也 是建立）而合國之子弟焉（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 王子大子亦時平日到辟雍與諸學者齒 教于師保之小學大學 成均在邦南學也 東序 瞽宗 虞庠）

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道多才藝者 德能躬行者 有道有德備六德六行 有德六德六行或不全）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神而祭之 瞽宗共宗 樂人故曰瞽宗）

以樂德教國子（即國之子弟）中和祗庸孝友（祗敬 庸有常也 無德之存諸心與行）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以善物喻善事 道讀曰導 導者言古以剴今也 倍文曰諷 以聲節之曰誦 發端曰言 答述曰語 六者皆語之合于樂音節者也）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舞音）

北周所存六代之樂 雲門（黃帝） 大咸（堯） 大磬（舜） 大夏（禹） 大濩（湯） 大武（武王）

德有六樂之本

- 中：本于降衷之衷是性是云德；不偏不倚；無聲之樂本此舞
- 和：發為中節之和情是云德；不乖不戾 無差無謬；無聲之樂合此舞
- 祗（合直形于顏面）：即敬也 欲去苟之心 如事之敬；堯欽舜恭 湯祗 顏非禮勿；文王武王敬此心法 守此心法（由聲容）
- 庸：有常也 君子自強不息 聖人純亦不已；常則中和成德 否不成；德聲容由暢
- 孝：行至舜至武周孝之至；六樂無非孝；不孝于親 不可習樂
- 友：學舞者亦先勉于孝悌乃能友德 學樂者更勉于友德；六樂之和亦皆順；不善兄弟 不可習樂

語有六樂之詞

- 興：言不遽發 必借他物以引起；樂之聲引之起 語盡然 舞又由序 舞亦同
- 道：言不自出 必援古事以証佐；樂之聲振起 語之借 舞引援 亦同
- 諷：不徑直自遂 微詞（文倍）以寓意；樂和之不肖 語之急迫 舞善引入 亦同
- 誦：不數陳實犯 詠嘆節有以達情；樂和之不揚擬 語之陵奪 舞曲致 亦同
- 言：發端自己獨明其所見；樂有更端起調 舞亦應節；改容語之獨行其欲言同
- 語：若述自人旁通以申說；樂有更唱迭和 舞亦隨成；變節語之申命以行事同

文舞三

- 雲門大卷：物由此出如天地之興雲潤被萬彙也（崇黃帝德）
- 大咸（池號）：法無不立如天地之施德光被上下也（崇堯德）
- 大磬：德能紹堯如天地之覆載光華重見也（崇舜德）

武舞三

- 大夏：平水土功大中國五千里聲教暨訖也（象禹功）
- 大濩：救民于水火萬民得救援代虐以寬也（象湯功）
- 大武：遏劉以成功更能求懿德肆于時夏也（象武功）

知三聖帝之德者乃可以習聲容而盡其精微肖其委折 知三聖王之功者亦可以備聲容而極其情文得其形似非漫然也

六律（合陽声者也） 黄鍾 大蔟 姑洗
六同（合陰声者也） 蕤賓 夷則 無射
林鍾 大呂 仲呂 應鍾 夾鍾 南呂
五聲（以律同和之） 宮（一八十一） 商（七十二） 角（六十四） 徵（五十四） 羽（四十八）
八音（以五声播之） 金（用鎛） 石（用磬） 絲（用琴） 竹（用簫） 匏（用笙） 土（用塤） 革 木
六舞（以声音舞成之） 先三恪崇德後三代象功 崇德尊象功亞
大合樂（声容合作） 以上乃樂之極其和也 成（司樂受其成）受此合
以致鬼神示 幽則致人鬼（先公先王） 天神（昊天上帝及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地示（社稷五祀五嶽山川林澤四方百物）
以和邦國 明則和公侯伯子男附庸及萬臣之卿大夫庶士百役
以諧萬民 近則諧士農工商賈及萬民（無男女貴賤） 臣妾
以安賓客 遠則安朝覲宗遇會同之君 閒視之客
以說遠人 下則說賢能之仕者 行使之旅者
以作動物 微則作禽獸魚龍龜虫之動物（以上乃樂之極其盛也 司樂收功）
乃分樂而序之 一分謂各用一代之樂 尊者用前代 卑者用後代 尊卑有序故云序
以祭（血祭 為始） 律同声音舞皆地產也以作陽德而成和
以享（薦熟 為中） 祭地享鬼祀神皆天產也以作陰德而成中
以祀（升煙 為終） 先和後中礼樂相消而礼樂始為[illegible]主
乃奏黄鍾（奏為倡） 歌大呂（歌為和） 舞雲門（舞為成） 以祀天神（最尊無匹）
乃奏大蔟（陽 正月） 歌應鍾（陰 十月） 舞咸池（黄帝 而堯） 以祭地示（次尊 可配）
乃奏姑洗（陽 三月） 歌南呂（陰 八月） 舞大磬（堯 舜） 以祀四望（天之分氣）
乃奏蕤賓（陽 五月） 歌函鍾（陰 六月） 舞大夏（降舜 而禹） 以祭山川（地之分形）
乃奏夷則（陽 七月） 歌小呂（陰 四月） 舞大濩（降禹 而湯） 以享先妣（最尊女祖）
乃奏無射（陽 九月） 歌夾鍾（陰 二月） 舞大武（降湯 而武） 以享先祖（先公先王）

分奏序舞之六異圖

合樂雖同分奏則別此樂節之以禮也（律陽主進左旋 同陰主退右轉 為序）
奏（在堂下 八音也）黄鍾（由地子起） 歌（堂上五声）大呂（以地丑合） 舞（堂下形容）雲門（以古雲門） 祀天神
天神最尊以最初之陽氣倡最盛之陰氣陰德作而和合古雲門
奏（自子而寅）大蔟（三陽上達起） 歌（自丑退亥）應鍾（以亥應寅） 舞咸池（自黄帝 堯用之） 以祭地示
地示次尊以上達之陽声倡下伏之陰声陰陽交而和合古大咸
奏姑洗（自寅而辰 五陽盡長） 歌南呂（自亥退酉 四陰皆升） 舞大磬（舜紹其德） 以祀四望
四望天統地以五陽之声倡四陰之声陰陽各盛而和合古大磬
奏蕤賓（自辰而午 一陰已生） 歌函鍾（自酉退未 四陽漸退） 舞大夏（禹繼舜 闢九州） 以祭山川
山川地承天以一陰之声倡四陽之声陰陽不乖而和合古大夏
奏夷則（自午而申 三陰已平） 歌小呂（自未退巳 五陽欲退） 舞大濩（湯繼禹 救生民） 以享先妣
先妣陰合陽以三陰之声倡五陽之声陰陽相併而和合古大濩
奏無射（自申而戌 五陰已成） 歌夾鍾（自巳退卯 五陽將萌） 舞大武（武繼湯 以武功） 以享先祖
先祖陽作陰以五陰之声達五陽之声陰陽兩盛而和合今大武

揔之一歲陰陽之消長陽律左旋而進陰同右轉而退兩相倡和而所值恰相合故奏與歌相應而八音之五声合人声之五声諧和宛轉如一因分六舞以倫其形容則声容協節和不流中不倚樂誠盛矣天地用其始妣祖用其終四望山川天地氣化之流行者用其陰陽之中分序之精意亦可想見矣（以下疑非周公古經）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似衍）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前合樂已言五声八音矣推言六变之妙 合樂未詳）

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皆極言樂之和能感物也何必蜡祭羽物飛揚易感川澤）

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則上下無贏次之鱗次之毛）

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次之介次之皆動靜兼四象）

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物在上天神則上格之極）

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先儒以此六变皆言大蜡可疑）

凡樂（此三凡樂皆有可疑王明齋據藝文志謂六國時魏文侯好古孝文時得其樂工竇公因以其所肆大司樂一篇獻之）圜鍾（夾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雷鼓去以為八面鼓可疑 孤竹竹特生者）

凡樂函鍾（林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靈鼓去以為六面鼓可疑 孫竹竹枝生者）

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路鼓四面尤可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三者註以為皆禘大祭可疑諸儒駁之亦紛紜可疑宜闕疑）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九夏之一）

尸出入則令奏肆夏（九夏之一）

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三夏皆樂章名）

帥國子而舞（凡興舞者皆使國之子弟為之 選擇當舞者帥以往 亦驗之成也教）

大饗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 此饗與祭別也 祭則君牽牲入于廟門外 此享與祭同也）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皆如祭祀（王入賓入 王出賓出 皆奏王夏 亦奏肆夏）

大射王出入奏王夏（此祭之出入 之指廟射所）

及射令奏騶虞（王射以騶虞為節 即騶虞之名）

詔諸侯以弓矢舞（執弓挾矢有揖讓進退之儀）

王大食三宥（朔日月半以樂侑食 宥猶勸也 司樂射之招舞以節 大食更隆于日一舉）皆令奏鐘鼓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大獻獻捷于祖 愷樂獻功之樂 軍樂黃帝使岐伯作以勸軍士 周愷歌惟是樂）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傀猶怪 七者 日食月食鎮崩岳崩大怪及異裁與侯薨 之藏）遇變則恐懼悲閔與樂殊情故藏樂不作

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五者 弛釋下之）遇憂則惻怛哀傷與樂相反故弛縣不具（疫也 饑也 災也 臣死及大憂）

凡建國禁其淫聲（若鄭衛風之淫者 治建國之學政為第一 淫足害和亂雅）

過聲（失哀之節而至于傷 失樂之節而至于蕩 治第二 過足成僻 情成辟）

凶聲（亡國之聲甚于溺與過矣 治第三 亡則喪身失國）

慢聲（情慢不恭而不反 上行私而不周 治第四 慢則背君敗俗 此皆大司樂事）（大司樂教國之子弟嚴此四等之聲乃禁之）

大喪涖廞樂器（興作之 謂明器 竽笙備而不和 琴瑟張而不平 是也）

及葬藏樂器亦如之（藏之壙中 亦必親臨省視之 有司專不委誠之恪恐）

樂師（下大夫四人 蓋四學各有一師也）

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 司樂受其成 樂師正其學 此卽小學）

凡舞（六物如誦詩讀書零碎之積習 六樂如作文成章應用之成功）

有帗舞（先鄭帗舞者全羽 以帗社稷 後鄭帗析五采繒）祓除之義（先鄭是）

有羽舞（先鄭羽舞者析羽 以羽宗廟 後鄭以羽四方）文物之義（先鄭是）

有皇舞（後鄭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 先鄭以皇四方 後鄭以皇旱暵）光采之義（先鄭是 後鄭是）

有旄舞（先鄭之尾 斗 漢儀有旄舞 而鄭有毛舞 以毛辟雍）敎飾之義（先鄭是）

有干舞（先鄭干舞者兵舞 以干兵事 後鄭以干山川）干戚合用（先鄭是 後鄭亦是）

有人舞（先鄭人舞者手舞 以人星辰 後鄭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 以人宗廟）手足並用（先鄭是）

要之六舞之具通用于六代之樂隨宜施之可也

教樂儀（王出迎賓客與車迎賓客皆有儀 賓拜君亦以鐘鼓爲節式禮莫愆 君臣並禮樂斯須不去身教中和之本正矣）

行以肆夏（亦行者謂于大寢之中 周禮堂上謂之行 門外謂之趨）

趨以采薺（薺音慈 趨謂于朝廷 先鄭趨行之疾 則行趨之遲疾 行亦以肆夏 趨亦以采薺 欲其直而自遂 欲其舞而加肅 肆夏直也 采薺齊也）

車亦如之（登車于大寢之前 反降于阼階之前 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 入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

環拜以鐘鼓爲節（環拜旋列而拜 以拜者非一也 鼓以作之 鐘以止之 作止應于鐘鼓則其儀不忒矣 此賓拜之儀）

凡射（射之容比于禮 射之節比于樂 故習禮樂者必于射觀德行焉 射以觀德 謂此）

王以騶虞爲節（天子九節 張侯四正 五節射前）

諸侯以貍首爲節（貍音離 諸侯七節 張侯四正 三節射前 貍首詩逸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大夫以采蘋爲節（大夫士五節 張侯四正 亦四節射前）

士以采蘩爲節（采蘩有風在公句）

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 貍首者樂會時也 采蘋者樂循法也 采蘩者樂不失職也（以騶虞爲二官 據曾孫 亦解亦未確 亦當闕疑）

凡樂掌其序事（次序用樂之事 陳列樂器及作之次第 皆序之使不錯謬 只是一個序字）

治其樂政（治理其正樂之事 樂聲不使淫溢故也 只是一個和字）

凡國之小事（小祭祀之事）用樂者令奏鐘鼓（無舞）

凡樂成則告備（一所奏一竟）

詔來瞽皐舞（詔眡瞭扶瞽者來入 皐之言號 告國子當舞者舞）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學士國子也 雍徹之禮 國子歌之）（此二事一欲其奏 一欲其舞 和敬不倦于終 不息于久）

令相（令眡瞭扶工 告以當歌）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宿縣之矜 不成人之意 猶然）令奏鐘鼓（行禮）令相（歌徹已來）如祭之儀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歌詔以射節之舞）

樂出入令奏鐘鼓（出入及其器 主歌舞者 樂故重其工 樂師主其器）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以樂師主倡 以軍大捷之至廟 祗）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明器 初陳于祖廟之前庭 後乃陳于壙道東 侍司樂涖藏器）

及序哭亦如之（哭此樂器 持器時 帥官何序哭之 及入壙 佐小宗伯之哭器）

凡樂官（大胥至司干）掌其政令（有所治之政 有所戒之令）聽其治訟（教有不順當治 事有爭成訟）

樂師主教國子亦治樂官（四大大官卑不乃故屬下大夫）

代大司樂經理

代大司樂斷決

司樂受成以德重造就人才以興賢能樂師分教以能著練習

羣材以息爭訟大小相資樂之所以立學助建國也

大胥（才知之稱）中士四　府二史四　徒四十（亦每學一人）
掌學士（即國子即諸子亦）之版（名之冊籍）以待致諸子（蓋鄉名之職　卿大夫子學舞者）
學舞皆卿大夫子　甲者不得與爵列于國子教于成均之國學子衆則云諸學士云
春入學舍（讀爲釋）采（讀爲菜）合舞（等其以合節奏　蘋蘩之屬芬香之菜）
秋頒學（頒其才藝所爲）合聲（等其曲折使應節奏）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声合乃合有表以定位　六樂合舞習六舞合声能奏與歌矣此一歲始終之節也　樂以習之先正舞位各、之先後南北不可少亂）
以序出入舞者（以長幼次之使出入不紕錯）
比樂官（次比樂官）恐有離散平日不比臨作樂官或不在
展樂器（陳數樂器）恐有缺損平日不展臨用樂音或不全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擊鼓召之）
序宮中之事（宮中府衛之國子宮正之所教者此亦以禮樂之職序之　成均與王宮官職有相會）

小胥（佐大胥者）下士八（府史徒與大胥合）
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校數也）觵（罰爵也）其不敬者（慢期不時至也）
巡舞列（列行）而撻其怠慢者（扑以撻人　扑作教刑是也　列即佾也天子八人一佾）
正樂縣之位（鐘磬之屬縣于筍虡者　亦縣鎛縣）
王宮縣（四面縣象宮室四面有牆謂之宮縣）（鐘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　磬一堵謂之肆　聲全　縣全）
諸侯軒縣（三面辟王也去南面　軒縣即曲縣三面形曲也　聲不全）
卿大夫判縣（又空北面左右縣之云判不曲　聲更不全）
士特縣（止東一面或于階間　更不判也故云特而北）（聲略具）
辨其聲（宮軒判特声之全不全必辨而察之　尊卑隆殺不可僭踰）

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編縣之成　鄭註云十六枚陳氏樂書取之　風八風倍之乃十六存陰陽考、○鍾之鍾而右五鍾皆應蕤黃鍾在陽、者皆和故爲鳴中律步者有容規折旋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賓之鍾鍾皆應蕤賓在陰動者皆和故狗吠鼠鳴及倮介皆玉色在外者皆金声然後少）（兩堵爲肆　諸侯之卿大夫士止　半天子之卿大夫士　以爲止十二縣又云樂生子　樂書曰自古天子將止撞黃　主動君出則以動音靜而節　駕者有文御者有數周旋中　鼓然後奏登率音出也入撞　、主靜君入則以靜音動而　之巫其不延預以聽在內者　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
大師（瞽人之才智者　下大夫二人　瞽之長官）
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進陰退　合之成樂）
陽聲（左旋右進）黃鍾（子）大蔟（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
陰聲（右轉左退）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函鍾（未）小呂（巳）夾鍾（卯）
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律同相生以陰陽六體爲之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

皆文之以五聲（依永声人声也）（五音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
宮（八十一）（無調宮爲主　土屬）（声最濁　聽宮如牛鳴窌中）
商（七十二）（大祀不用避鬼神所忌　金屬）（声亦濁　聽商如離羣羊）
角（六十四）（声清濁之中　木屬）（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徵（五十四）（中盛声清　火屬）（中加變徵五十六　乃諧　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
羽（四十八）（收稍声極清　水屬）（後加變宮四十二　乃諧　聽羽如鳴馬在樹）
皆播之以八音（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從播之于八音）
金（鍾鎛也）（有鏞有鎛有編鐘則小鐘　屬兌　生于土別于土）（其風閶闔　其声尚羽　音則鏗）

石 磬也 堅實而不動 有五磬堂上 屬乾西北 其風不周 声尚角音則辨

土 塤也 又浮生者良 有編磬堂下 屬坤西南 其風則涼 声尚宮音則濁

革 鼗鼓也 埏埴器而冲氣出焉以成 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 屬坎北 其風廣莫 其声一其音讙

絲 琴瑟也 鼓制多非鼓亦有小大升多少 去故以為鼗而群音齊焉 屬離南方 其風景 其音哀 堂上之樂

木 柷敔也 琴小瑟大桐材不同 飾弦而成声 屬巽東南 其風清明 其声一其音直 柷之動曰控敔之操曰楬 声之正則

匏 笙也 合樂上樂之器 屬艮東北 其風融 其声尚 其音啾 匏竹利制益匏竹相合而成声得清濁之適也

竹 管簫也 性輕而浮中虛而通 以匏為母象植物形 音併兩簫合眾 節其而有制心虛而能通利制之音所由出 屬震東方 其風明庶 声尚謙其音濫

金石尊故首之 土次尊故次之 革盛于下 絲和于上 王之以木故三者又次之 匏和于中 竹揚于外 故末次之 八音先後之大概也

兌 金 堂上右有黃鐘之鐘在鍾磬之左 左有甤賓之鐘在柷敔之右 堂下有鎛 東西有編鐘 在縣金之布列堂上下也 俱主声之故首列此西方閶闔之風 陰德無不作 陽德無不暢 脫言乎兌此音是与

乾 石 堂上有鳴球之玉磬 有和歌之頌磬 堂下有編磬 以笙磬在東頌磬在西 石之布列堂上下也 主節之振之諧之故次列此西北不周之風 陰德無武迷 陽德無武滞 戰乎乾此音是与

坤 土 堂下有塤主倡眾音 繼柷乃鼗鼓而人氣始 宣在上下之階中第三列之 此西南沖融之音 宣秋涼之風 陰德于此合藏 陽德由此收納 音雖稀而和故役乎坤此音是与

坎 革 堂下有賁鼓 晉鼓 應鼓 雷鼓 靈鼓 路鼓 或搖或奏 始樂節樂用之度 必合木為主以張之 此北方鼓之音 宣廣莫之風 陰德非舒 陽德於焉勞乎坎此音是欤

離 絲 堂上有琴有瑟可以和歌 必以桐梓絲之乃声成 故列絲于木前 此南方風明之音 宣景之風 陽德于此熙物 陰德于此斂 致音之細密者相見乎離此音是与

巽 木 堂上列柷敔合玉磬 堂下柷敔合笙管 木亦獨音 或空如桶或伏如虎 作止而列然 此東南潔齊之音 宣清明之風 陽德此中和 陰德此作成德音也 齊乎巽此音是与

艮 匏 堂下有笙 竹立匏中 次則為竽 匏竹利制之音 生意不窮 列第七 此東北堅固之音 宣冬融之風 陽德于此凝聚 陰德于此閉抑 音之和樂 成言乎艮此音是与

震 竹 堂下有簫 孫竹布之 有管 孫竹陰竹制之 其声泛濫 列第八 此東方叢揚之音 宣明庶之風 陽德至此透 陰德至此散 杼帛出乎震此音是与

人歌有五声 非八音揚之 五声未宣暢也 六律六同未諧合也

八音非粗 五声非微 律同非與 待韶者審聽則音全而樂和矣

五声無相奪倫

君 宮八十一 臣民事物之宗

臣 商七十二 不可凌君屬民 所屬從容倫

民 角六十四 不可凌臣從事 進倫從容倫

事 徵五十四 奉臣使事 備厲容奪倫

物 羽四十八 遂生養君 此六德為本 隨宮亦奪倫

五音相生

宮 三分損一 下生徵

徵 三分益一 上生商

商 三分損一 下生羽

羽 三分益一 上生角

角 三分損一 生少宮 不必宮益一生少徵

此五声必用六律六同以和之而声乃合中声

此乃律呂之辨 天地之中氣驗于逐月之灰管

子 黃鐘 下生林鐘 是同位取妻 凡陽律皆取妻 黃泉陽氣動此

丑 林鐘 上生大簇 是異位生子 凡陰呂皆生子 天氣未月配黃鐘之陰 林盛陰也

寅 大簇 下生南呂 亦夫婦 寅與酉合 陽陽之氣取聚也泰

卯 南呂 上生姑洗 亦母子 大簇生姑洗合南呂 酉月配大簇之陰 贊陽秀名南呂

辰 姑洗 下生應鐘 亦夫婦 辰與亥合 巽女修潔萬物齊也

巳 應鐘 上生甤賓 亦母子 姑洗生應鐘合甤賓 亥月配姑洗之陰 利熙時復聚應

陽生于子 從子至巳陽生陰退 故律生呂言下生 呂生律言上生

午 甤賓 上生大呂 亦夫婦 午與丑合 陽在外雖盛而為宥 從于而安故甤賓重上生

未 大呂 下生夷則 亦母子 甤賓合大呂生夷則 陰能助陽贊之出滯 丑月之陰取生夷則

申 夷則 上生夾鐘 亦夫婦 申與卯合 陽陽有則平民無二

酉 夾鐘 下生無射 亦母子 夷則生夾鐘合無射 陰陽夾雜天建藏焉 夾鐘亦名圜鐘 卯月之陰取生無射

戌 無射 上生中呂 亦夫婦 戌與巳合 陽盡不已必將復生

亥 仲呂 上生黃鐘 亦母子 無射合仲呂生黃鐘 陰成助陽不敢自侈故名小呂 巳月之陰取生黃鐘

陰生于午 從午至亥陰升陽退 故律生呂言上生 呂生律言下生

樂生于中声 中声本于天地自然之氣 氣驗于律呂之管 先儒後鑄

竹數律和声 蓋以天地之中氣正中声也 後世合声律呂加密焉

教六詩（教瞽矇以歌詩也○大師瞽矇善 即詩六義 所闇吟諷之）

曰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

曰賦（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

曰比（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

曰興（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

曰雅（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

曰頌（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

詩之體一 風雅頌各有賦 風雅頌各有比 風雅頌各有興 詩之體二施之宴享 詩之體三施之祭祀

以六德為之本（瞽矇並偕中和孝當之美也 祗庸之德以友 樂德中和祗庸孝友 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祗庸二字更切）

以六律為之音（鄭註以鄉樂之六德言若以司樂六德言 不是鄭註）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王氏曰六德本于性情所以正于中六律稽諸度數所以正于外德為本而律為音猶止于礼義律和聲依永 後鄭本書大傳拊搏石擊石言書大傳無二字平說 司農本作樂器說 後鄭義稍優 拊音不大出為人聲之引）

登歌貴人聲（有教詩用）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司農讀朄為導引之引 後鄭朄音田杜子春詩之田 均作小鼓 朄音小于鼓 後鄭音朄是為管聲之引 鼓朄猶言擊朄 樂器笙簫之屬 下管貴人氣）

大饗亦如之（亦登歌下管 以清廟之樂歌維清以象大武之舞以勸之）

大射帥瞽而歌射節（王歌騶虞九節 五節在前 天子四節）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師將士之氣同律應之 大起軍師同音 聲也如是 同之蠱聲）

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廞興言王之行 誦其治功之詩 德成于樂功歌于頌故謚由瞽作 至瞽作謚無私公之意 大師倫樂德可以作柩謚）

凡國之瞽矇正焉（從大師之政教 大師以德以聲以藝 小師以聲以聽以才 德律之和非可朝夕習 道德一風俗同 君可自棄不可失道 日月斷磨子）

小師（上士四人 瞽官）

掌教鼓鼗（出音曰鼓 兆鼓為鼗）

柷（狀如漆筩中有椎）敔（木虎 以止樂）塤（燒土為之大如雁卵）簫（編小竹管）管（如篪六孔 並兩而吹之）絃（琴瑟）歌（依詠詩也）

註以鼓作虛字下作八教究之鼓音最先諸音領袖作九教可也一教鼓（鼓有方叔）二教鼗（鼗有武）三教柷（合樂用柷）四教敔（止樂用敔）此四器皆以手出音必豫習其節也五教塤（吹之而撩）六教簫（吹之而撩）七教管（吹之而撩）此三器皆以口出音必豫習其聲也八教絃（彈之輕重）此一器（二實）以手揮絃習之更不易九教歌乃及人聲詩六義雖教于大師此更教其合曲之高下節奏教之法愈密矣小師身備其能故可以之教瞽矇○上瞽琴瑟和歌與學士匠藝下瞽手奏口吹擅一技之長下韓桐擽諸事皆以應節而成樂小師一一下豫教使瞽矇之才知盡出聖代無棄人無廢事周官設職由盡人能世易歌云有瞽有瞽在周之庭乎

大祭祀登歌擊拊先擊樂鼓以引人声止有琴瑟和歌若清廟止用瑟朱絃疏越

下管擊應鼓登歌下舞祭樂成應小鼓管之鼓也應與㮵及朔鼙小鼓

徹歌亦然徹歌武樂工歌徹則學士歌雍徹欲其不遲遲者洋洋如在急懈歌雍詩以凜之之誠如一

大饗亦如之亦登歌亦徹歌諸侯自相享不敢歌雍而歌振鷺

大喪與廞從大師亦能誦治功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㮵不用鼗不用路祭擊拊擊應鼓十四皆懸教鼓箭祝節

掌六樂三恪三代聲音之節人声以律八音以律與其和人声應律有限而止八音應律無相奪倫

小師亦有神聰精于耳聽節與不節和與不和使掌之而樂成

瞽矇上瞽四十中瞽百下瞽百有卒司農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而無眸子謂之瞍

掌播鼗目無見而手搖有法能引鼓而中節諸樂始作翕如播發挏柷而起

柷目無見而桐柷有法能合樂而控以柴之底椎左右擊木之一而立其靜也專其動也直

敔目無見而擽敔有法能止樂而榍以靜之三九陽數參天剡限使止蔬尺動直庯伏靜專

塤燒土從壎卯形從塤能宣衆音而冲氣合土能含天而浮成中虛人氣蘊藏六出而鍃

簫見不明而捧吹有法塤吹而簫和之人氣充盈衆竹齊音使人整肅利制以節土之喧閒而和

管見不明而捺吹有法簫舉而管應之人氣暢達兩竹合鳴使人檢束利制以揚簫之細吐而和

絃見不明而專拊精工亦上聲也堂上坐彈左右分和人声

歌見不明而依永中律亦上聲也堂上升歌唱嘆淫泆而和

瞽矇之能至絃歌而止合樂兼前六器而樂倫有鎛鍾磬鼓笙專宮不及

諷誦詩六詩世奠繫奠世帝繫為鼓琴瑟亦做絃歌而諷誦之使可聽也

掌九德虞之修和六詩今之六義之歌以役為之使也大師

眡瞭明者扶瞽之人瞽三等三百眡瞭亦三百相師者是

掌凡樂事相久熟習其諸事

播鼗代瞽起樂時之早晚明者辨之

擊頌磬在西階西東面其南鍾又曰歌磬十六枚郊祀設于壇上歌磬即宗廟設于堂上皆次歌鍾之南以節歌詩謂之頌磬

笙磬在東階東西面其南鍾頌磬應頌告神在西二磬多明者笙磬應笙樂賓在東擊之以代瞽

掌大師之縣大師當縣則為之天子宮縣宿縣代四面皆列為從使

相瞽謂扶工祭日扶之入廟列階登堂下階

大喪廞樂器興作明器

大旅亦如之此則陳而不作

賓射皆奏其鍾鼓撞鍾奏鼓必持明者

鼛戒守鼓愷獻獻功愷樂亦如之皆奏鍾鼓鼛鼓声疾數故曰鼛

典同制器之官中士二府一史一胥二徒二十陰呂更難故名典同制銅律使典同掌之祖聲

掌六律六同之和六律非合同不得和也

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陰退陽進有定矣而其声必陽八相生取妻生子声乃得和

以為樂器三分損益上生下生毫釐秋忽不少差謬乃可制樂器大司樂主之典同乃掌其事

天地日月有交會四方寒暑有変移地氣必與天氣協四時必與管灰應声之清濁高下有自然之中氣乃有當然之中聲黃帝伶倫因此截竹後世鑄銅中氣中聲不可參一毫人力也典同受宗伯相傳之遺則挾司樂二師及大師小師之和聲乃敢酌古今而為樂器職卑而意重非可易勝任

凡聲（即鍾以例其餘十二聲倣此）　鑄鍾合律之法周公特提之典同以數鳧氏者

高聲硍（鍾形太上上大高則聲上藏袞然旋如裏○高之病）　聲不應于舞　鳧氏所謂鍾小而長長則形高

正聲緩（謂上下直正則聲緩無所動○正則合則乃犯緩之病）　舞無力于　中直則上不能舞下不能于

下聲肆（鍾形太下下大則聲出去放肆○下之病　高直低三不可）　舞不應于　鳧氏所謂鍾大而短短則形下

陂聲散（陂謂偏侈陂則聲離散也）　舞偏與鉦少　上不

險聲斂（險謂偏弇險則聲斂不越也）　隧與鼓少　偏歛兩不可　舞下不于

達聲贏（達謂其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　大過與律數度不協　不舞不于

微聲韽（微謂其形微小也韽聲小不成也）　韽音之　形大小兩不可　不舞不于

回聲衍（回謂其形微圓也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　舞于不專

侈聲筰（侈謂中央約也侈則聲迫筰出去疾也）　口大則侈　形員過而不可　欲于不舞　與聲之度量不合

弇聲鬱（弇謂中央寬也弇則中鬱勃不出也）　口小則弇　滿亦不可過弇　欲舞不于

薄聲甄（甄音震掉也鍾微薄則聲掉）　鑄鍾當以律权之輕重　金不可失　舞于多弱

厚聲石（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　薄厚並不可　舞于氣悶

此鑄金之十二病也八音惟金可立則鑄鐘以作律準八音准此○黃帝截竹為十二管周公鑄鐘以叶十二律皆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之事其唱耳力不待言矣○堂之西列黃鐘之鐘堂之東列蕤賓之鐘律同之和由此○金聲乃智之事犯十有二病智之不及非渾然一理之本聲不同則不和差毫釐謬千里可不嚴辨于此悟中之不可不先致中致和自致

凡為樂器（由鐘律推之）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鐘律成而諸器可定　註廣長也　廣乃器之口徑長則器之上下　黃鍾長九寸起長數其徑圍由九分起廣數）

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註侈弇之所容　所容多少以齊其量　審度由律由度由量嘉量由聲而起权衡）

五度（分寸尺丈引）五度起于黃鍾之九寸（黃鍾以九起寸乃可九九相生）

五量（龠合升斗斛）五量起于黃鍾九寸所容之龠（盡九寸之所容乃成一龠）　五权起于量

一中散見于音聲形器之間合律則和和由中出故中體和用

凡和樂（以律審度以聲齊量）故調其器亦如之

附五权（銖兩斤鈞石）五权起于黃鍾龠黍之重（百黍重一銖十二百為十二銖）

黃鍾以下十一律皆由黃鍾降數齊之（五聲無倚八音皆協響）

（補註未明）鑄鐘當辨天地（高下）五四方（陂險達微回侈弇）陰陽厚薄之聲

鐘形象天之覆幬（上有甬甬次為舞舞間以四四次為鉦鉦間以四四次為鼓鼓間下為于于間以帶介之每面乳九）

以律長定高下（高于律長聲上涌不舞而硍　下于律長聲下出不于而肆　正則鉦間潤不夾聲上于舞下于本于鼓陂此三病天地不位聲之不和失律同本）

以律虛定鐘體（舞間偏四面鉦間偏四面是陂上不能舞下達鼓不能于非散乎散不和　隧適歛四面鉦間歛四面是險上既不舞下遇振亦不于非歛乎歛不和）

以律徑定大小（達則大于律圍聲出而過舞過于豈非贏贏不和　微則小于律圍聲出而啞舞不聲于不聲下豈非韽韽不和）

以律容定寬約（無舞鉦鼓于之別中有聲而回轉不舞不于是何也衍豈云和乎　若口大而侈中必約聲出空與口小而弇中必寬聲伏聲與空鬱不和）

以律权定輕重（銅少而鍾必薄重響不勝而震舞似破陶于如漏甕豈和乎　銅多而鐘必厚清響不越而石舞亦無韵于亦無音豈和乎）

周公精于制器鍾則指其十二病以詔典同典同乃教之鳧氏庶鑄鐘律可以代上古之管管易壞久或剝蝕難據鑄銅歷古不磨可以傳示來茲故聖人不得已存中聲和聲之準的今皆泯沒而無稽然鳧氏之傳工猶世守但中聲三代不復得初矣

大喪廞其樂器(明器具笙鐘)及葬奉而藏之(明器之笙鐘皆殉葬 生奉之者死亦藏之)

大旅(有故而旅)則陳之(不作亦不藏 陳於饌後大司樂涖 敬恭明神各有職守)

鎛師(中士二下士四)(笙師等)(府二史二胥二徒二十)(擊鎛徒多)(鎛大于編小于鐘)(鎛鼓煮于)(晉長六尺六寸)

掌金奏之鼓(主擊晉鼓以奏其鐘鎛也)(亦擊鎛者瞽矇眡瞭 鼓之人有晉鼓擊之鎛師)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鼓由鎛師)(擊鼓故職屬鎛師 至鳴金細金屬鎛師 中金屬鎛師)

饗食(金奏)賓射(金奏)亦如之(金奏之樂共)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亦金奏)(鎛鼓齊俗)

凡軍之夜(在軍中)三鼜(司馬法昏鼓四通為大鼜 夜半三通為晨戒 旦明五通為發昫)皆鼓之(四通三通五通皆鼓之也 不敢少寧 夜半知夜九半)鎛師在軍

守鼜(國中守鼓亦然)亦如之 鎛師守國(國亦昏鼓四通三通旦明五通)

大喪廞其樂器(明器之鐘晉鼓)鎛奉而藏之(事死如事生猶當守鼜)

韎師(下士二)(府一史一舞者十六徒四十)(韎皮衣赤色 東夷服)(用以示服遠)

掌教韎樂(教其夷之有才智而善舞者命為下士)

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在門外)(王者無外守在四夷)(在門外)

大饗亦如之(賓客與鬼神同)(舞之以東夷之樂 不絶遠人)

旄人(亦夷官)(下士四)(舞者衆寡無數)(府二史二胥二徒二十)

掌教散樂(教其屬)(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

舞夷樂(四夷之樂有聲歌及舞亦皆)(東夷樂曰韎 南夷樂曰任 西夷樂曰侏離 北夷樂曰禁)

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夷之欲仕于伶官者)屬焉(旄人掌之教之)

凡祭祀(有燕樂)賓客(有燕樂)舞其燕樂(夷之燕樂以示化行)

聖人不絶四夷一以服其心一以示其戒與存二王之禮物同意

籥師(中士四)(府二史二胥二徒二十)(此樂師所教成之士)(伊耆氏始作葦籥)(三九皇中聲而上下之以王)

掌教國子舞羽龡籥(亦習大夫士子文舞)(羽籥之舞為勺舞推廣也)(舞羽有聲 韶亦舞前)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鼓之者恒為之節)(鼓者籥師 為舞者國子)

賓客(有文舞)饗食(有文舞)亦如之(亦鼓之節)

大喪廞其樂器(羽籥鼓疑)奉而藏之

籥章(中士二下士四)(府一史一胥二徒二十)(吹籥以為詩章)(用多故胥徒多)

掌土鼓(以土為鼓)豳籥(豳人吹籥之詩章)(伊耆氏土鼓葦籥 前樸後謂音)(遠古遺樂)

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月令七)以逆暑(仲春已四陽 暑將來矣)

中秋夜迎寒亦如之(擊土鼓吹豳詩)(仲秋已四陰 寒將至矣)

凡國祈年于田祖(謂神農)龡豳雅(楚茨四篇)擊土鼓以樂田畯(古農司嗇)

國祭蜡則龡豳頌(豐年良耜載芟三章)擊土鼓以息老物(萬物助成歲事以休息之)

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

鞮鞻氏(音低句革)(屝無絇者)(下士四)(掌夷樂官)(府一史一胥二徒二十)(四夷皆革屨)

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舞也)(士而曉夷樂者使掌之)

祭祀則龡而歌之(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

燕亦如之(舜曰蠻夷率服 周公曰至于海隅 出日罔不率俾 皆四夷合成戲也)

(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 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 西夷之樂曰侏離持鉞助時殺 北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

韎師東漸東夷可以成士帥屬十六亞于華舞成行列也旄人西被朔南聲雖遠士舞者無數不成舞矣四夷聞風而來設鞮鞻氏以糾集之因其族用其声寵之異以示勸遂率俾顧已耳

典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　民功曰庸功為民也　鐘器多附于樂）（下士四　府四史二胥八徒八十）
掌藏樂器（故府多徒多）庸器（伐國所獲之器亦在焉　旧新銘功之器不一）
及祭祀帥其屬（徒八十）而設筍虡（橫者為筍從者為虡）陳庸器（眡瞭同在戒縣）
饗食（宿縣）賓射（宿縣）亦如之（所云崇牙樹羽是也）
大喪廞筍虡（明器亦有縣架）（古之樂器多銘故云庸器以已之）
司干（舞者所持揮楯也）（下士二）（府二史二徒二十）（庸器文司干武　武王總干德也故干綏羽虞）
掌舞器（干戚為主羽籥亦在）（籥師教舞不藏舞器）（器數之末則有司存干為主羽必佐之）
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武者授干戚文者授羽籥）
既舞則受之（武藏其干戚文藏其羽籥）
賓饗（用舞）亦如之（初舞授之後舞受之）（舞者不自具舞器總司干授之藏之）
大喪廞舞器（具明器之干戚羽籥）及葬奉而藏之（事死如事生亦必具舞器）（此結樂器）
大卜（下大夫二）（卜筮官之長）（下有卜師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二史二胥四徒四十）（古重龜卜特設大卜）
掌三兆之灋（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
一曰玉兆（帝顓頊之兆夏祖）（文如玉屬陽體十二如辨玉璺大充）（文細大裂不）（璺音問玉之坼也）（百二十有頌）
二曰瓦兆（帝堯之兆虞祖）（紋裂如瓦屬陰體十二如解視兩大小充裂）（九亦有璺鋳）（百二十有頌）
三曰原兆（有周之兆）（坼裂如原田屬陰陽雜體十二如視四文如四畞）（原亦有璺鋳）（百二十有頌）
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金行木行水行火行土行五十體各有五色五十加之璺坼二十）
其頌皆千有二百（一體十繇故千二百）
雨水體二十　霽火體二十　繹金體二十　蒙木體二十　克土體二十　璺坼體二十
（兆以五行分百體加以璺坼二十小璺之廣狹三兆同）（每體有十頌乃繇辭三兆同）（後皆不傳繇辭孔子皆不取）

掌三易之灋（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
一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以艮為首艮連山也純）（其從狀疏占不主為夏祖法爻）
二曰歸藏（萬物莫不歸而藏于其中）（以坤為首坤萬物歸純）（其黃帝疏占主為商祖黃爻）
三曰周易（文王演易以明易道）（以乾為首純陽變易萬物）（文彖亦占全卦主周公乃占動爻）
連山以艮為首想起于伏羲既畫定卦體而重連山亦天地之
化終始之機（東北為首）故孔子述曰成言乎艮贊曰艮東北之卦也
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孔子重連山亦）夏祖之爲
蓋守伏羲古法也（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孔子所以歎之）○歸藏以坤為首想起
于黃帝（以上德王）孔子述曰坤以藏之（而南為藏）贊曰坤也者地也萬物
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孔子亦重歸藏）商祖之以丑改夏正不敢擬
唐虞夏之正統而尊地以護養其民首坤亦有義（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
（孔子亦歎之）所以○文王詳覩羲畫見艮坤不足以統全易提出乾坤
以統之乃有先天一圖孔子述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
薄水火不相射此贊乾坤為首之妙先天一圖所以傳也然其
用仍以後天為主述曰帝出乎震（此行夏之時之由來）齊乎巽相見乎離
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贊震為四時
之首後天一圖所以傳也先天交易立體後天變易為用皆易
道之自然文王倡之周公繼之周易首乾坤孔子善之故贊不
一辭而足占易當宗乾坤行時當宗帝出孔子先天後天並行
而不悖也自此三易之舊繇辭皆廢（周公定周官即曰周易文彖合己象己成書也）

其經卦皆八 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名占異也 其別六十有四 每卦八別者重之數

連山歸藏周易其名異連山歸藏占七八爻周易占九六爻是其占異也 用九用八至周公乃立法

掌三夢之灋 人精神所寤可占者

一曰致夢 言夢之所至夏后氏作焉 思慮見聞致者事夢ゝ皆實夏質故作致夢

二曰觭夢 音紀亦得也亦商人作焉 言夢角一仰一俯曰觭反覆異常者商尚鬼作觭夢

三曰咸陟 咸皆也陟之言得也周人作焉 感無心曰咸萬中所至皆氣感通升陟周文作咸陟

其經運十 運當為煇 其別九十 視祲所掌十煇也 王者于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九占者每煇九變十煇合九十

聖人敬天之誠近考于身始君子向晦宴息敢戲豫馳驅乎哉

夜之攸遊而為夢與日之氣薄而為祲上下無間故占夢者合

煇占之天人相應之理不可忽 鄭氏占夢之正法有十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不當改運為煇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 國之大事待著龜而決者有八 作辭命龜 明用稽疑非國小事

一曰征 司馬謂征伐人也 表封伐及行役 武東征成東征皆卜 卜筮行役亦惜止巡狩亦卜

二曰象 災變雲物易曰天垂象見吉凶 如舜之昆命于元龜 天變卜之如金縢之卜亦是功 制大路亦卜 日食星隕亦卜

三曰與 予人物國邑 枚卜臣亦是 取女仕君亦是 與共事亦卜

四曰謀 人謀定再畫鬼謀 如遷宅周洛之契龜 聖人于大事必稽之天明以決其疑不敢輒斷也

五曰果 卜事成與否也 必行而更卜 死敵而亦卜 〇九疇七曰稽疑立卜筮人元不重之今用之祭祀部曰首數謹為國有急事亦可命卜非褻

六曰至 卜行而至否也 未至而豫卜 望行亦豫卜

七曰雨 旱而祈雨 迫切而請其期 激迫而請其命

八曰瘳 疾而卜瘳 如周公之卜武王疾

卜筮並興以卜為重卜給天明如儕神命聖人畏天故卜定不可違 聖人于急事亦稽之天明以釋其疑不能擅信也

以八命 皆命龜 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以觀國家之吉凶

以詔救政

明用稽疑非虛稽也有救政耳如舜之禪禹ゝ之征苗洚水之警戒允之功皆龜決之禹之果文之至湯之雨武之瘳亦龜斷之若不吉則恐懼修省先甲先庚宜易定于俄頃此稽疑所以為重而倫洪範一疇也稽疑七對八政三幽明兩剖然農八政如彼之勤 顯仁藏用 亦以明之一字未易盡也人謀不盡 汝心卿士庶民 不可云疑ゝ則竭人已之心思智慮不能判斷惟鬼神達于上下無微不入無遠不燭乃因有命而告之于龜兆陰感明斯明應明而人謀之疑乃豁然吉者奮迅以為之以奉天命凶者聳惕以改之以稟天威稽疑實與八政相成矣大卜審灼兆以詔王大疑無不立判急疑無不即釋救之ゝ政國家之成敗存亡係焉龜為主筮次之夢亦協之不可偏廢

凡國大貞 大貞問也問于正者 無二意乃備 先問之正直之人再問之龜著之靈

卜立君 君無家適卜可立者 堯薦舜ゝ薦禹益ゝ想未薦必吉薦 武成之時無此事 殆繼舉與之國

卜大封 封魯封齊封衛之大 凡封諸侯亦必卜 後侵削後之旧亦必卜之

則眡高作龜 高龜骨高者近足者其部高 春灼後左 夏灼前左 秋灼前右 冬灼後右

大祭祀 祀天祭地享宗廟

則眡高命龜 告龜以所卜之事宗伯不親涖 大卜命龜以卜

凡小事大事中差小者涖卜代宗伯作之亦命龜大卜涖有代之節文

國大遷諸侯之國遷如蒞師城韓山南城齊之遷

大師諸侯有大師

則貞龜問龜如大貞孔正龜于卜位閾西前席北面于門外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面重龜貞

凡旅旅祭陳龜臨有卜問不作龜也

凡喪事卜葬兆卜葬日命龜大卜亦命龜不必侯宗伯

鄭注凡卜在禰廟闑外閾西南北面其敘先陳龜于廟門外西塾

次正之于閾外廟上次眂高而命之事然後眂高而作其兆

復有尊官但臨事而不執事

者蓋有涖陳貞命作五大節王涖大宰陳大宗伯貞小宗伯命大卜作

涖重宗社安危所繫王師宗伯大宰大卜作之

陳輕稍旅大變祭神不敢以問卜但大卜陳之以俗求神

貞亦重大遷則社稷萬民所永賴大師則社稷萬民有難保貞龜而後命之作之尊龜侍命

命重事涖之者大宰陳之者大宗伯貞之者小宗伯大卜乃眂高而命之卜師乃開兆作之

作重事凡作必有涖之者陳之者貞之者然後眂高而命之命之後卜師乃開兆作之以視坼

此蓋作命涖貞陳五者言之隨事隨時輕重不可一一拘大遷大師大祭喪事無五節

卜師上士四大卜屬官主開兆者四時各主一人

掌開龜之四兆以前後次序分四等耳前二兆展龜後二兆開事左卜之正職卜師掌之

一曰方兆周原兆部龜取方前右後右亦四方足而後卜兆正面中四

二曰功兆四方可兆而近足之為者灼之乃有功而高乃開高功兆反面近四

三曰義兆眂高可兆必事之合其者乃可命龜而作之兆非義不卜正面卜合義

四曰弓兆義當卜命龜不挺然後定墨食之使龜文橫裂如弓形反面背灼視面卜視坼

凡卜事眂高開功兆揚火揚猶熾也以作龜致其墨熟灼之明其兆食墨見兆乃辨

凡卜辨龜之上下近首處為上近尾處為下左左生在右乾巽右右生在左震離兌震乞坎

陰陽眂高正兆開方定墨以授命龜者作龜有司而詔相之先設以禮儀次相其禮儀

龜人中士二府二史二工四胥四徒四十

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有六者之名有六者之物

天龜曰靈屬首俯乾下濟象天龜乃聰明睿知之神物中庸德全中和性稟足以綜天明決大鼓

地龜曰繹屬首仰坤上行象仰則翻思絡事不靈如仰思不止繹不止靜不專必不直亦不翕必不闢

東龜曰果屬甲前長如獸前長中不方果敢如豹前長通于猛慧

西龜曰靁屬如雷伏而剛奮頭向右為右痺在陰伏陽二陰一陽下右痺不方

南龜曰獵屬甲後長如獵武後長中不方獵者隨獸之後而後長也

北龜曰若屬頭向左為左痺在陰順陽之性方不能左痺不方

各以其方之色天玄地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與其體靈繹果靁獵若辨之

地龜以下五龜開方兆不成方開功兆高不足眂用此而開義兆弓兆必不中故生龜必廣收後選天龜而攻之入

龜室者皆天龜天龜更有大者乃曰元龜曰大寶龜四靈

之龜亦天龜不易至天龜及龜中之聖人與

凡取龜用秋時及萬物成攻龜用春時是時乾解不獘傷各以其物入於秋掾取龜春乃攻之乃入龜室藏之待用

龜室天子以倫擇存物

上春釁龜取之多攻之而重卜也殺牲以血之恐久而枯朽以生氣續之

祭祀先卜卜日卜牲重祭祀也宗廟神示

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送也送之于所當卜）

旅亦如之（祈禱天地及山川亦送龜）

喪亦如之（卜葬宅卜葬日亦送龜）

菙氏（如累切讀上聲荆木也）（下士二史一徒八）

掌共燋（醮爵二音）契（大鑿）以待卜事（既爇醮音未爇爵音此盖爇餘醮音是契乃荆木方心灼如節）

職雖微不用爨火平時積燋用明火燒所存性臨用再用明火爇之不然燋便不誠契即楚焞（音寸有寸義）選荆木方心銳其頭如鑿下灶燋火燒可致墨周之原兆火灼必方異于玉兆瓦兆卜必誠必敬乃可通于神明不如是火灼不如式

凡卜以明火（以陽燧取火于日）爇燋遂龡其焌（尊去聲契之銳頭）契（吹之使然）以授

卜師（燋既爇契亦然）遂役之（為卜師所役使盖主揚火致墨也菙氏盖助開方兆之宮）

占人（占龜著之兆卦吉凶）（下士二有一史二徒八筮有書卜）

掌占龜（兼筮重卜吉凶以龜為主）（龜長著短詳兼著重龜然著兩相濟）（先卜後筮又占事之吉凶）

以八簭占八頌（以龜有八命之頌）（此先卜後筮協從者吉）（龜雖決疑然八頌無從而上之故限龜執以外悔占之占卜）

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筮有八命以八卦合之之故）

以眡吉凶（此條不明盖八命先卜有八頌矣再以八筮占之筮合卜也筮得貞之八卦以爻文占筮之八故占之合貞悔然後也）

凡卜簭君占體（兆象）大夫占色（兆氣）史占墨（兆廣）卜人占坼（兆璺）

龜坼而後墨見墨見而後色著色著而後體備此作龜之本尊者占體卑者占氣又卑則占墨再卑則占坼此占龜之序

體（裂文五行之象辨已定）色（裂文五行之色辨方始）

墨（裂文所食之限方之闊大）坼（裂文初見之形聲方之眼夾）

凡卜簭既事則繫帛以比其命（以帛書其占繫之于龜并書命龜之事繫之帛即礼龜之幣）

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占必識之故可歲計）

簭人（中士二府一史二徒四人）（問著曰筮其占易）

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

一曰連山（通志用三十六策揲法不傳）

二曰歸藏（通志用四十五策揲法不傳）

三曰周易（通志用四十九策今傳揲法是用九用六）

九簭之名（小于八命之小疑不問龜但筮決）

一曰巫更（遷都都大邑也小諸侯之國是）（承更言更必視衆心）

二曰巫咸（諧字之誤也當為筮咸皆也衆心不衆是衆非亦是）（不必佔不為與謀之小者）

三曰巫式（制作法式其法古遠時）（承式必知其吉式）

四曰巫目（事所當其要所當式與人交易）

五曰巫易（衆不說將改易問其式有終）

六曰巫比（與民和比逆女求昏亦是）

七曰巫祠（筮牲與日小祭祀也不用卜）

八曰巫參（參之御與右車中事亦武事）

九曰巫環（環師致戰也而武事）

以辨吉凶（吉凶更咸式目尚小矣為大易比祠參環則）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郎事之凶則止不卜有漸于筮）

上春相簭（更選擇之）（著亦有美惡如龜）（分二意著可以不傳擇神）

凡國事共簭 共著也

占夢 中士二 史二 徒二

掌其歲時 今歲四時 占其夢之四時也 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 如詩之衆魚旐旟是觀會 詩之熊羆虺蛇是辨氣

天地會合皆當虛說非陽建 斗柄所建 陰建 一日次前 之說陰陽之氣亦虛說非休王 生者休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 前後之說○長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于天地應於物類蓋人之生也受命于天地賦形于陰陽則其精神往來與陰陽相爲流通而禍福妖祥成敗得喪之出于吉凶者固無所逃矣 然亦詁救政 非空觀辨

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亦大概以會合照臨推之耳非如史墨 史趙鞅 之術○天地之會和而已和本于正陰陽之氣和而已和歸于正此即中和之極人與天地陰陽一體本相流通占夢亦好問好察邇言之意

一曰正夢 無所感動平安而夢 此即咸陟與 孔夢坐奠 聖人之夢凡人非正

二曰噩夢 驚愕而夢已非正矣 陟而非咸 心疢所形

三曰思夢 所思念之而夢 有邪正之分 正則孔夢周公高宗夢說 邪則凡人諸夢亦是思夢

四曰寤夢 覺猶不醒思之迷也 魔病 心不正氣不清

五曰喜夢 喜悅而夢 氣盈 當自檢

六曰懼夢 恐懼而夢 氣歉 當內省

季冬聘 兼幣而問 王夢 問夢先從王始 平時不敢詣訣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于是兼幣訪夢如熊羆虺蛇旐旟則聘夢所得獻吉夢也

獻吉夢於王 凡羣臣以夢及徵者有吉夢則獻于王

王拜而受之 吉凶與民同患吉則樂以天下凶則憂以天下拜前知之吉也

乃舍 讀爲釋 萌 即菜季冬菜存萌 於四方以贈 送也欲以去故 惡夢 更始之義

遂令 令方相氏 始難 音儺 毆疫 惡夢之推亦贈之之意

因夢之不吉恐天地陰陽之乖沴伏機于此亦聖人小心贊參之事非戲非妖○天地會合豈能無小過不及陰陽升降豈能無或伏或隱其先發形于夢呈于煇因惡兆而穰之乃可以位育而全大和非如疏鼎畢虛危之說 註疏不可泥

眡祲 音浸 氣相侵者 中士二 史二 無府胥 徒四

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 煇日光炁也 妖祥善惡之徵 煇形有漸故有十狀

一曰祲 陰陽氣相侵也 赤雲爲陽黑雲爲陰 初則邪氣侵光 日太陽陰邪侵之 小備吉大則凶

二曰象 如赤烏夾日以飛 繼則邪氣成象 微備吉甚則凶

三曰鑴 音反日旁向如鑴 氣四面 一音畦如日旁之刺 甚則邪氣如錐 不刺則吉刺日則凶

四曰監 雲氣臨日或如冠珥 大則邪氣爲監 淡遠吉明則凶

五曰闇 日月食或晝晦 食則日掩而暗 必遠吉即則凶

六曰瞢 日月瞢瞢無光也 遠則雲掩而瞢 輕遠吉重則凶

七曰彌 白虹彌天也 九氣皆謂之彌貫日 貫則虹天而彌 山多吉大

八曰叙 有次序如山在日上 叙則山象常單 山多吉火

九曰隮 升氣 玄謂紅也 隮則虹氣突射 吉凶可惜

十曰想（雜氣有似可形想）想則雜氣回環哉

人君無剛明之德讀見于天方有萌兆則詔于王以修救之

掌安宅（內則正君心而心安 外則正君身而身安）敘降（朝無失政以救其降之凶災 侯皆謹度以救其降之封城）

視祲非為妖妄當安定君之心身以為基命之宅次第國之補

救以免天譴之降助敬天保位也

正歲（夏正寅月）則行事（詔王修省以回天）修則安宅 省則敘降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休否王道

歲終（周正亥月）則弊其事（斷也）計其吉凶然否多少 以驗君民補救之數息耳

借小吏以檢身宜如不及非空觀象答天此乃設眂祲大旨○

占夢眡祲亦稽疑之助政以去救也夢吉少凶多祲則皆凶但

有淺深遲速不同能救轉凶為吉不救雖吉亦凶 設官結稽疑為是卜筮

大祝（祝官之長）下大夫二 上士四 府二史四 胥四徒四十

此亦宗廟祝辭則有司存而王與太宰宗伯掌其成 正禮相王非諂非諛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天人地）祈福祥求永貞（事修厥德乃自求多福耳）

一曰順祝（以德以化吉德欲有順 無逆化欲大順無拂）此大事 修辭祝此 亦以勉君

二曰年祝（此乃豐年之祝以 介祀黍稷士女）亦大事 修辭祝此 亦以戒君

三曰吉祝（豈弟君子 干祿豈弟）禋祀德 修辭祝德 勉君遷善

四曰化祝（無過從義 遷咎義間）禍轉福 修辭祝德 勉君改過

五曰瑞祝（雨暘時若 非誇他瑞）藝昊天 無不克畢 國家將興 禎祥仰望 瑞應德 修辭祝德 勉君應時

六曰筴祝（龜蓍行式 蓍于簡冊）明稽疑 修辭祝神 助君稽疑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三才不和六癘作見以祈禮同之）五行外加一癘為六癘鬼

一曰類（有事之祭 同于正祭）上帝亦云類 祖亦云類 有牲

二曰造（改地而祭于其所也）亦有事之祭 所造不同 有牲

三曰禬（膾怪二音有凶札而祓除之）刮去之義當音膾 亦有牲 禬禜二禮誠以感之

四曰禜（音詠遇水旱而咏禜以禳之）哀籲如詠故祭名禜 亦有牲 此用哀辭文以同之

五曰攻（以辭責之如鳴鼓然）情之激切有似乎攻 止用幣 此用怨辭武以同之

六曰說（辭述其故 歸咎之辭）言之奮厲難免于 亦用幣 詳盡數之極其祈意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上下謂天地 近謂宗廟 遠謂天地）親疎遠近鬼神示言皆有辭

一曰祠（祭以辭達誠 善于道達）天地有辭祖 禍亦有辭 恐情不通 祠辭通之 祝善說辭

二曰命（神之卑者命以通之）龜著卑之靈 君臣止命 恐意不通 命辭通之 祝善為命

三曰誥（神之尊者誥以通之）皇天后土用誥 先公先王用誥 恐心不明 誥辭通之 祝善吉神

四曰會（因諸侯時見 祭神盟辭）此亦以通神要約之 恐言久不信以盟神之 祝善盟辭

五曰禱（有病而遷善改 通以祈神之佑）百神有禱 宗廟有禱 恐迫之情 禱辭通之 祝善禱辭

六曰詩（述行以告于神）生則述以求佑 死則述以作誄 閔惻之誠 誄辭通之 祝善誄辭

辨六號（尊其名更為美稱焉 此安都 周監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

一曰神號（天必曰皇天上帝）不敢輕 稱曰天

二曰鬼號（皇祖皇考 妣之稱）不敢呼其名字

三曰示號（地必曰后土地示）不敢伸 稱曰地

四曰牲號（犧牲皆有名號）不敢直指曰牲

五曰齍號（盛亦有名號）不敢直道曰粢

六曰幣號（幣亦有嘉號）不敢止名曰幣

辨九祭（古人每食必祭 大祝詔之前後共有九祭）尸在廟尤嚴 九祭以相尸 乃如神在

一曰命祭（薦熟時尸取祭于豆間　三豆命　偏攝）　安尸後有命祭（食先並嘏）
二曰衍祭（當為延　延祭于豆間　亦未與命祀為確　衍如字多也　佐食取黍稷授尸尸祭豆間）　薦食時有衍祭（食嘏）
三曰炮祭（當為包　亦包未與衍祀為確　炮如字　羊腸尸燔　可作炮）　薦燔時有炮祭（用毛）
四曰周祭（偏祭之序　依之周　般而偏祭　熟不一）　薦殺時有周祭（大祝之）
五曰振祭（大物不擬之祭　振之不異　如牢腊脂幹肩魚）　薦體時有振祭（大體之祭）
六曰擩祭（擩而宜切　乃擩音挳　衆祭皆擩）　衆祭時有擩祭（衆祭之祭）
七曰絕祭（封肺絕其本而祭　乃禮之輕者　右取肺左卻手執本不絕）　肺小則絕祭之（斷本之肺）
八曰繚祭（繚音了　緣也　繚取肺之大本以祭　乃禮之重）　肺大則繚祭之（大本之肺）
九曰共祭（凡食言之　尸必祝之　尸有祝成　尊不失禮）　凡食必祝共之（相禮）

辨九拜（至敬莫如首　叩地而逆起心之　身之伏　觸天地祖宗　尊同敬同　此九拜）　此九拜但言大祝廟中之拜屬大祝

一曰稽首（事先王行臣禮則稽首　首至地而後起　叩）　至敬之拜（稽留于地）
二曰頓首（獻時行頓首禮　首至地不叩而起）　亦至敬之拜（頓折及地）
三曰空首（有請于尸行空首禮　首但至手　古拜手也）　敬少略之備（空而不頓）
四曰振動（有所驚懼振動而拜　有變告神　非平常也）　有急難之告（非空非頓）
五曰吉拜（小喪告廟而後稽顙　未全乎凶）　先成禮告哀（不失之野）
六曰凶拜（大喪告廟　顙而後拜　稽乃非乎吉）　先告哀成禮（不失之易）
七曰奇拜（送爵酢爵　止一拜）　零碎獻酢拜（一拜為奇）
八曰褒拜（兩拜以答尸　褒讀為報）　答尸謝尸拜（兩拜為報）
九曰肅拜（男為揖女為恭　不俯首至地）　敬之輕致恭（肅身似拜）
以享右祭祀（以行享祭祀　行右神在尸左　辨此九拜以相王　乃成孝子）

凡大禋祀（祀上帝）肆享（享先王）祭示（行血祭）則執明水（月氣）火（日氣）而號
祝（以因日月之氣　號祝以加靈）
隋釁（血祭瀝地）　毄在廟門外先血祭奏鐘鼓（此殺牲也）　隋音灰　若裂肉音惰
迎牲（此乃牲門于廟內）　初牽牲在隋釁前　逆牲毄在隋釁後　薦爛薦熟皆因逆毄　逆牲毄入奏鐘鼓
逆尸（于門內）　尸入亦奏鐘鼓
令鐘鼓（此三令之大節）　全奏　牲出入奏昭夏　血祭亦當用昭夏　尸出入奏肆夏　故送口亦用肆夏
右（讀為佑　勸也）亦如之（勸飲勸食皆令鐘鼓　鐘師與鎛師並聽大祝令）
來瞽（入也　既入）令皐舞（細樂與舞相將）相尸禮（入室薦熟及酳酢　室薦腥）　尸入乃來瞽令舞
既祭令徹（堂徹　室徹）　終乃歌雍以結祭事
大喪（吉凶之禮大祝掌之）

始崩以肆鬯（陳尸　設鬯）渳尸（浴尸　沈浴）相飯（含口貫珠）贊斂（小斂大斂）徹奠（二斂之奠）
言甸人（以辭語之　使掌田者）讀禱（禱祠四神）付（為柎　卒哭而柎）練（練祥）祥（除凶）掌國事（辨護之）
國有大故（兵寇）天烖（疾癘水旱）彌（猶徧）祀社稷禱（求佑）祠（報德）　始終成禮
大師（王出六軍親征伐曰大師）宜於社（祭社於行）造於祖（祭於遷廟主）設軍社（載社主）類上帝（上帝以祭告天）國將有事於四望　出入成禮
及軍歸獻於社（獻功）則前祝（大祝居前　以大祝辭告之）
大會同（王巡狩曰大會同）造於廟（祭）宜於社（祭）過大山川則用事焉（祭）及行舍奠（為所舍而已奠）　巡狩出入成禮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其禮）禁督（禁督不常違逆之惡者　其有不遵上下）逆祀命者（不當祭者）　逆祀祭命者大祝所掌
頒祭號（頒所當祭者）於邦國（遠之諸侯）都鄙（近之王畿）

甸祝甸之言田也田之祝下士二府一史一胥一徒四

掌四時之田表貉祭禡祖伏羲之祝號祝辭神號貉即于貉之貉一之日

陳氏古人祭貉于立表之處無壇壝置甲冑弓矢神坐之側置稍糈于神坐之後此師祭也○與禡祭相近止祀燬獸之祖

舍奠有牲無尸於祖廟告將時田非時而祭曰奠○禰亦如之釋奠無尸亦有牲

師甸致禽於虞中山虞澤虞植旗之處乃屬禽別其種類師甸起大衆以田也

及郊饁獸以所獲獸饁于郊之四方羣兆四方羣神之兆皆在四郊還圍迹羣兆遂薦之

舍奠於祖禰各有獻乃斂禽取三十入腊人

禂牲杜作禱禱牲神盖祭始取牲者祈後獲禂馬禱馬神盖祭房心天駟祈常健皆掌其祝號

田有田祝事神事先宕有禮禽之獲也上下皆給顧

周公豈好媚神哉仁孝之要曲詳盡耳僾僾之實事

詛祝詛盟為祝辭之官下士二府一史一胥一徒十

詛者祝往過使沮敗盟者祝將來使永久

掌盟大事曰盟詛小事曰詛類質神同于正祭造質神至于宗廟攻神前攻其過惡說神前詳其事跡禬有山札而求神除之禜有水旱而求神解之之祝號祝辭神號

要神以為信使將來無改遷固結人之疑二

要神以為証使往過無逃避禁戢人之邪慝

要諸神而其禮隆天地神示並鑒之

要諸神而其情切祖禰神靈共照之

鳴鼓考鐘使鬼神必降之以不祥

數前申役使鬼神共知其無信言

迫切指陳如聶切之為膾抑揚婉轉如歌音之為詠

膾音是鄭有刮去解詠音之義祝辭悲惻

成天下之信乃吉凶同患之若喪也民之質矣之難

不敢保天下之皆信質神以要之庶乎免欺詐而全質實與說刑官同旨

作盟詛之載書坎用牲加書于牲上

以叙國王國之信用必以信為民用

載書序古昔之信使民共惇之為用

詛祝善為誓辭故作載書

以質邦國侯國之劑音資信邦國質劑之信否此正之

質劑雖有不相信正之詛祝始定

詛祝之設以待衰世穆〻旁作迸衛不可少此仰思躊躇久夫

司巫巫官之長中士二府一史一胥一徒十

有祈禳乃用巫平日正祭不用

掌羣巫男覡女巫之政令必用中士之正直者以明鬼神乃可任此治之有政禁謠使之有令禁妖誕

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唱哀懇之誠又子于上帝諸然于上公之神

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巫聚常處亦即先巫故事造以待命不敢妄為

祭祀則共匰主奉主于匰器中及道布各廟升太廟有道蕝主不暴露及蒩館蒩茅也

正祭司巫共此三事共匰以出入共布以覆匰共茅于書庿上以受酒

凡祭事守瘞守待祀畢而瘞

凡尸之隋皆當瘞此守瘞之

不敢褻鬼神之餘設司巫亦以廣敬

凡喪事掌巫降之禮孝子不忍死其親如或見之或聞之故設此禮不可云必無而棄之如遺也

不揆之仁孝之心而信邪說崇妖巫乃不孝之大者用中士為是

男巫無數當擇其師中士四府二史四胥四徒四十男女各半

善舞下神故名男巫即覡也見祀神

掌望祀祀之大者有牲有粢

遙望而祀恍惚無憑故以神號舞茅招之

望衍祀之小者有幣無牲

望祀神多恍惚難親亦以神號舞茅招之

授號司巫〻師各授神號旁招以茅茅旄通以舞招之

從司巫〻師授號則無不當祭之鬼

冬堂贈即王〻也當儺無方不祥之惡鬼逐遣之無方無算不祥之惡厲蕩滌之無算

贈亦舞茅

春招招福弭弭禍當以除疾病

招之弭之亦舞茅此春再儺

王弔則與祝前祝以辭巫以舞先以除掃不祥

古人守身之慎亦修齊之道

女巫無數當擇 掌歲時祓除 統于其師四中士 府二胥四 [illegible] 祓除邪氣亦有歌舞 釁浴 薰香草以釁浴 桃茢止可執以祓除劉氏以為贄贊非是 巫乃朝與宮儺徒

亦掌宮中祓除散邪耳乃宮儺也 冬與堂贈春與招弭 劉氏逐疫宮儺同迎祥內女舞

旱暵則舞雩 助男巫以陰和陽之意 求而追切 調和陰陽男女以儺舞亦態

若王后弔 親族尊長母家 則與祝前 如王弔禮 不使不祥犯至尊也 推義儺

凡邦之大烖歌哭 有歌以禱者有哭以求者 而請 以悲哀感動神靈 中意儺

商人尚鬼故其弊有巫風湯與伊尹深懼之垂恒舞酣歌之戒周

公監二代不敢廢以王內外不可無儺設二巫無定數選中士

為司巫以監之尚恐二巫倡為邪妖以惑人選中士四人男二女二

教之歌舞則無非禮之歌辭無非礼之舞節而巫技巫習正矣

大史 史官之長 下大夫二 上士四 其屬小史 府四史八胥四徒[illegible]

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 大宰建之以鈎考邦國治否此亦建 監察也

掌灋 即法 以逆官府之治 大宰治官府八法此亦掌以鈎考官府治否 自諸侯以及

掌則 即則 以逆都鄙之治 大宰治都鄙八則此亦掌以鈎考都鄙治否 王朝以及王

凡辨灋 即六典八法八則之法 者 以法爭訟來正之者 攷焉 大宰尊不敢攷大史職籍載可考責 載無不兼核

不信者 訟而曲者 刑之 治大宰屬之司寇 辨法伸其在下之情 刑不信杜其亂法之源

大史無刑賞之權而守刑賞之法法之所在即大宰不敢枉故

大史死職在守法屬之礼官法出于礼古今不可易 執中者謂之史

凡邦國 遠 都鄙 近 及萬民 畿內 之有約劑 要盟之載辭及券書 者藏

焉 以貳 副也 六官 六官二字衍文 之所登 藏以待攷 大史守信故藏其副

若約劑亂 抵冒盟誓者 則辟 按牘攷其然否 灋 辟開也開其所藏之法以攷之

不信者刑之 合之司約歸于司寇 不信者服墨刑大亂則殺

大史為國家守信倍信者奸偽滋起故執法以刑之而信行

正歲 中數曰歲中氣為主 年 朔數曰年以朔為主 以序事 氣常盈朔有虛月大小不同正之以閏乃可序四時之事

頒之於官府 六官 及都鄙 四境 以正時以作事 閏以厚民生之本

頒告朔於邦國 以十二月朔布告諸侯 以視朔有告朔之禮天子頒朔諸侯聽朔必止聽 頒朔聽朔一月之三節已耳

閏月詔王居門 門左扉之內 終月 天必一四二時月所居必隨門王為閏

劉氏 明堂路寢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每月視朔可知聽政于其堂 王居必隨日月之會也閏月無所會之次故居其月門之左扉

大祭祀與執事 大卜之屬 卜日 與之當視墨者

戒 自散齊至致齊 及宿 越宿 之日與羣執事 大宗伯以下 讀禮書 祭事繁其載于礼書

之文 而協事 協合也習錄其所當共之事 一堂之上周旋進退先後疾徐耳目手足無不協合王乃成敬

祭之日執書以位次 尊卑之序 常 六官共事之常 一一如書之位 礼

辨事者 抵冒其職事 攷焉 大史掌礼 不信者誅之 之呵責

大史為君守禮禮既定尚有爭辨是廢礼貽神怨恫也誅奚免

大會同朝覲以書 亦礼書也 協禮事 亦先習錄之

及將幣之日 將送也 執書以詔王 朝覲之時有三享之礼幣謂圭璧皮帛之等

賓礼成無大史則禮或紊缺故必豫定礼書

大師抱天時 亦謂天時 與大師同車 大師聲知吉凶 知休咎行止必審天時 聲知勝負生殺可決先幾

大遷國抱灋 司空營國之法 以前 知諸位處

大喪執灋以涖勸防 引六紼 遣之日讀誄 成謚 凡喪事攷焉 為有得失

小喪賜謚 謂卿大夫大史定謚

軍礼凶禮大史贊之無廢法爭紀

凡射事飾中所以盛算舍算 射中之籌初說之後釋之 執其禮事 射礼以有書掌于太史

附中居國中射則皮竪中以獲中于郊則閭中于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天子之中未聞 王氏中形為閭虎兕鹿之屬而鑿其背以盛算也

小史 中士八 下士十六 府史胥徒統于大史

掌邦國之志 志謂記也古九州有志今諸侯各國亦有志 大史主書故小史掌邦志

奠繫世 父子相代謂之世世之所出謂之繫 志謂子國之姓與氏之分故 世之下斷繫世素與故也

辨昭穆 父子祖為昭子為穆 父為昭者子為穆 廟向南堂在左第二世北堂在右第三世 昭生穆穆生昭百世不亂兄弟同

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敦于各國曲故知所當避之 忌者當諱者詔王 不諱士不犯國疾

小史為天子多聞之友則古稱先可以日進于明其所與之繫

世使瞽矇琴瑟以諷誦之尊賢報德之意藹於恭交大有助

大祭祀讀禮灋 大史讀礼書時 史 此乃小史 以書叙昭穆之俎簋 三昭三穆有序

王氏 組以盛牲簋以盛粢其先後有序多寡有數校比之使不紊亂缺少

〇廟中俎簋秩秩小史執禮之恭故佐大史叙之禮

大喪凶礼 大賓客賓礼 大會同賓礼 大軍旅軍礼 佐大史 以集衆益以恭職

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 大小各有分

卿大夫之喪賜謚 大史奉君命時讀誄史讀誄合謚之文 謚當其行使久可傳

馮相 音憑 相去聲 氏 世官 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 馮乘也相視也 天子靈臺

中士二 下士四 府二 史四 胥徒八

掌十有二歲 大歲者地之神每歲不動應地支所止歲一移一辰左行 歲星者天之神每歲右行相遲速又十四日移一辰

十有二月 日速月遲而合一十二會會亦為次亦為辰與斗建合故

十有二辰 日月會有析木玄枵星紀之十二次也 斗柄建寅卯辰子丑亥之十二辰也方也

十日 天子甲乙至壬癸 每十日而一周

二十有八星之位 經星一定為天體有定位 天每日過日一度則位移

辨其叙事 謂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事 叙其春夏秋冬之次第授民

以會天位 天一歲而周經星之位自會合

歲也月也辰也日也星也參差不齊總以叙定四時之事耳天

行一周而歲功成 作訛成易即功 周而復始無不會合天經星之位

馮相至常而不變者故以天文之不定而一定者言此乃唐堯

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而敬授民時之遺法也大史

主之而使馮相世守觀天文者掌之以考驗頒朔之差不差焉

〇會天位有二一歲周而復始此小會也經星雖復位天之本

星歲星止遲速行得一辰地之太歲不動守得一辰且歲星右進

太歲左退兩不相合故止為小會必至十二歲歲星自寅度十

一辰至丑行始則天大歲自丑退十一辰至寅退亦周天天地

兩歲會于星紀則經緯日月與天位會此乃大會也故馮相掌

十二歲為是此一紀也次名星紀亦為是〇一歲七十二候二

十四氣候定于日五日一候天干之半十日二候天干之全故

九春為九分之一 夏秋冬故此 三候成節為節氣未得中氣也六候

中氣成為一月日與月會乃為四時三春之一 夏秋冬故此 故時定

于辰 子寅卯至子丑 目定于會 自望至朔 而天日會定于歲 此小會止于天日也

冬夏致日冬至夏至南北致日以日景定長短之極二至協曆則寒暑准

春秋致月春分秋分東西數用以月弦定晦朔之中二分協曆則寒暑調

以辨四時之叙馮相辨四時之叙授時不失保章又歎叙而訪叙之若夫二職常安合而曆象同堯之精熙

尧分四表致之止尊日此專馮相致之又兼月唐乃創法之慎不可

不周而詳周乃守法之恭不可不易而簡虞周一揆時叙而止

保章保守天之文章氏世官中士二下士四府二史四胥徒八世守天文之變與馮相相表裏占驗

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妖祥主其地各

以十有二之相觀天下之妖祥天之歲星地之太歲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雲有五色知吉凶水旱降豐荒政序事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八風兼四維為十二風風貴和與乖別反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詔之王訪之臣王當補救有政臣當次叙有事

設官案變揔欲王之知辨改紀擇虞臣之知序助勤不息耳〇

王者恐懼修省長念其亡馮相既協用之保章更驗用之此皆洪範

內史斛王得失之官相知內中大夫一下大夫二上士四中士八下士十有六府四史八胥四徒四十此職不易得人

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大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內史與大宰相左右以求厥中

一曰爵尊賢第一曰爵不合尊賢之義爵或有濫予者天命有德五服五章豈敢輕也敘政事後之世由此爵惟五

二曰祿有爵有祿則介之當何如非爵不可輕祿慎當何以為

三曰廢有爵而廢者一旦廢之何可輕

四曰置無爵祿者一旦置之何可以為賢

五曰殺有爵祿者而犯罪八議之所不赦當殺一且何可輕

六曰生當廢當殺而得生宥也何可輕

七曰予加祿而特賞得無作好而倘私謁乎當審之

八曰奪減祿而特罰得無作惡而聽讒譖乎當審之

八枋惟求協中〻乃八枋不可易之準的也法由中而立王及大宰立法于上道揆不二內史執法于下法守不渝則建中于民內史有助焉周公不敢情已立職以相訖迓衛之虛懷如是

執國灋及國令之貳六典八法八則及詔命以攷政事以逆會計冊籍亦多

掌叙事之灋叙六受納訪以詔王聽治損益必利于民然後可以出治

凡命諸侯外及孤卿大夫內則策命之先書于策後以命之

凡四方之事書有事辰白者內史讀之讀以示王臣民之復逆及肺石路鼓所達者皆在其中

王制祿則贊為之為之辭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策用竹而小方用木而大

賞賜戎珍玩戎土田亦如之為辭為書版

內史掌書王命王命為內遂貳之副為藏之今之中書亦職如此史兼納言為喉舌

外史上士四中士八下士十有六胥二徒二十冊書皆藏于內史與外

掌書外令王令下畿外若徵守起軍旅也

掌四方之志如後世職方書蓋內史之分職其屬官也

掌三皇五帝之書錄令

掌達書名於四方書之文字古曰名今曰字使之同文

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此即外令也

御史御侍也贊冢宰侍王之官 中士八下士十有六 其史百有二十人 府四胥四徒四十

掌邦國諸侯都鄙都鄙王畿及萬民王國之治令王所以治之令以贊冢宰皆治小

凡治者治各有其法令受灋令焉爲書寫其治令來受則授之之法 法立于冢宰 法行于御史

掌贊書王有命贊爲辭若今尚書作詔命 中士下士皆善爲命 史百二十人則書之 一致人二貳副

凡數從政者大小從政有見在與空缺者一一數之若今御史掌班簿

王治令有當否御史得以繩之糾之大宰治令有不合法者得以贊而正之百從政有司不如法者得以糾而彈之治令由此下治法于此行朝廷肅然二十四士之佐補多矣秋甲人衆俯御無顧忌周公特設之以正王正己正朝廷正邦國其務〻迸衛以廣衆思集衆益如此謁〻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此之謂與

巾車猶衣也車官之長 下大夫二上士四中士八下士十有六 府四史八工百胥五徒五十 巾車以礼故屬春官

掌公車公猶官也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公車政令一乘于礼 孔子乘殷之輅以巾之文勝也 巾車守一礼字以礼生死臣庶不敢僭踰

王之五路王五路亦用象路多

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錫音羊樊音盤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無錫有鉤以金爲之

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無鉤以朱飾勒

革路龍勒樊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白黑飾韋雜色爲勒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前音剪淺黑韋爲樊鵠色韋爲纓無龍勒

王后之五路后五路亦用安車多

重翟錫面朱總翟羽兩屬羽錫面同五路朱爲勒 后從王祭祀所乘

厭翟勒面繢總翟羽錦次相厭爲面繢爲總不用龍朱勒 后從王賓享所乘

安車彫面鷖總坐乘車彫之畫爲面青黑鷖色爲總也 安車無敎后朝見于王所乘

皆有容蓋容車裳蓋上蓋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不重不厭但以翟飾車側貝飾勒組爲總有握無蓋 后所乘以出桑

輦車組輓有翣羽蓋但漆之人輓以行翣以蔽風塵蓋小蓋以蔽日 后居宮中從容所乘

王之喪車五乘始喪至禪

木車蒲蔽犬𧜀尾櫜疏飾小服皆疏小服刀劍短兵之衣 始遭喪所乘

素車白土堊車棼蔽犬𧜀素飾小服皆素蔽車小禦風塵者棼麻素繒爲緣 此卒哭所乘

藻車藻蒼堊車藻蔽鹿淺𧜀革飾蒼繒爲蔽易犬以鹿 此既練所乘

駹車車側漆飾雚蔽然𧜀髤飾雚細葦席然果然獸髤赤多黑少之色韋 此大祥所乘

漆車藩蔽豻𧜀雀飾黑車藩漆席豻胡大雀黑赤少之色雀亦雀色韋 此禫所乘

服車五乘臣民同乘服車者服事者之車輅殷急

孤乘夏篆五采畫轂約如篆文一車兩轂約夏畫之篆有文縵無文

卿乘夏縵亦五采畫但無篆耳

大夫乘墨車不畫亦革輓革輓黑漆如墨 孔子之車蓋墨車与 君子多乘墨車

士乘棧車不革輓而漆之漆無革輓 棧以從役車

庶人乘役車方箱可載任器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精作有功爲良粗作成沽爲散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計其完敗多少

凡賜闕之 不必會

毀折入齎 讀為資 於職幣 入其財于職幣 與冬官繕治之 毀則飾壞 折則材傷

大喪飾遣車 亦曰鸞車 遂廞之 陳而駕之 行 如生舉之 之 遣車亦有鸞鈴 推生前小飾也

及葬執蓋 辰車無蓋 執而隨之 從車 隨柩路車 持旌 銘旌

及墓嘑啟關 墓門 陳車 天子貳車象生時十二乘

小喪共匱路 載柩車 與其飾 飾帷 亦推巾意

歲時更續 有新車 共其弊車 入于車人

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告駕已備

巾車乃車之總頭 造車有人 輪人與人 駕車有人 曲路車僕 此但辨其所

用與旗物耳 出入必由之 有會定數

典路 駕稅之官 中士二 下士四 府二 史二 胥二 徒二十

掌王及后之五路 辨其名物與其用 駕說 音稅 ○專管駕稅 此主王之所乘車 人君九事皆稱路也大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 自巾車出之 贊駕說 贊車僕與趣馬

大喪 廞行 大賓客 出路 亦如之 先出後贊駕說

凡會同 賓礼 軍旅 軍礼 弔於四方 哀弔諸父 以路從 出且贊 王乘一路 餘路從行

車僕 駕車之僕 中士二 下士四 府二 史二 胥二 徒二十 五倅皆兵車 所謂五戎 皆車 王不斡

掌戎路之萃 七內反 副也 倅同 王在軍所乘 餘為倅

廣車之萃 古曠反 廣去聲 廣車橫陣之車

闕車之萃 闕車補闕之車

苹車之萃 苹音平 與屏同 屏車對敵自蔽隱之車

輕車之萃 輕去聲 所用馳敵致師之車

五戎則車僕掌之 典路不能兼 故別設中士下士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 各有副車

會同 賓禮 亦如之 共革車以其倅 五路皆從 亦 五戎皆從 亦

大喪 象生備武衛 廞革車 車僕止具革車 亦備五戎

大射共三乏 讀為匱乏之文 每侯後有一乏 三侯故三乏 乏使持旌告獲者以自蔽也 亦用皮 與革同

司常 主王旗 中士二 下士四 府二 史二 胥四 徒四十 名司常 尊者言 主 典路車僕 因巾車類及之 常

掌九旗之物名 各有屬以待國事 所畫異物則異名 屬謂徽識也 九旗之帛皆用絳

日月為常 升十二章之日月于旗 故最尊 天子玉路建之 天子大閱建之 常不可改易

交龍為旂 白龍陰而升 青龍陽而降 泰交之義 天子金路建之 諸侯祭師建之

通帛為旜 謂周大赤 從周正色無飾 天子象路建之 孤卿大閱建之 孤卿止絳帛耳 非大赤

雜帛為物 中絳外白 雜以飾之 大夫士建之 大夫士降于通帛

熊虎為旗 師都建之

鳥隼為旟 前朱雀 州里所建

龜蛇為旐 後玄武 郊野所建

全羽為旞 五采羽 繫于旞竿之上 王前導常 上有旞

析羽為旌 亦五采羽 繫于旌之上 九旂車常旂旗旐皆有旌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 仲冬教大閱 司馬主其礼 屬于宗伯 軍尤重礼

王建大常 上有旌 可立旌門 天子杠九仞

諸侯建旂 諸侯戎路得建龍旂 諸侯杠七仞

孤卿建旜 精赤中白道白一 心之為貴
大夫士建物 亦精赤中一純色 之義不及
師都建旗 六卿六遂大夫 衛王尚雄猛
州里建旟 統人少取其驚疾
縣鄙建旐 統人多取其智毅
道車載旞 出入道上以擊人 象路用之
斿車載旌 以田以鄙 旌以辟象 木路用之
皆畫其象焉 此九旗之外小旗也 有小中旗 旂四旗 識亦 六斿 旟七斿 旐王建 人臣建之 杠全命數
官府各象其事 四面雲氣 官府所治事 官府尊不書名書其職 卿遂大夫之屬各執事者
州里各象其名 亦四面雲氣 中書州里之名 書其名

家各象其號 此族之長所管五家 非各書其號不可以別而辨之 大閱衆起于家 出于州里 掌于官府 三者有序
此部署分明之法 各有小旗旗 什伍相聯而前後左右不亂
凡祭祀各建其旗 此言天子及諸侯諸臣 王建大常 諸侯則旂 孤卿則旜 大夫士則物
會同 衆集 賓客 衆侍 亦如之 亦建旗以為別 賓客朝覲宗遇 王乘金路 巡狩兵車之會 王乘戎路 皆建其大常
置旌門 掌舍樹之 司常共旌
大喪共銘旌 王則大常也 諸臣之喪各以其物為銘 建廞車之旌 此掌已建之共之
及葬亦如之 銘旌至墓 廞旌至墓 以隨遣車 亦自廟 建廞之 陳時
凡軍事建旌旗 部署分明 及致民置旗 各有部署 弊之 仆之 以待命○ 仆以誅後至者
甸 音田 亦如之 建旌及置 同
凡射共獲旌 獲者所持 三侯則三旌 服不氏唱獲

歲時共更旌 取舊予新 旌 吉凶軍賓嘉五禮皆用以昭文章 旧則更之 司常職也 縿旌結旌不言 文武隨宜用之
都宗人 都王子弟所封 及公卿所食邑
掌都宗祀之禮 都有宗祀 宗人掌 上士二中士四 府二史四 胥四徒四十 以宗祀為主 國之先君 山川在其地者 社稷 五祀三
凡都祭祀 如五祀 皆賜禽為主 致福於國 都不敢專其福 致之于國 無主 如九皇六十四民之祀在其國者五 其來致福 帥以道祭 僕受之 膳夫膳之
禮樂自天子出 都家奉之凜凜 自不敢僭踰徼福 而福歸君
正都禮 自宗廟始 五禮皆正之 與其服 服有命數 車旗服亦
若有寇戎之事 則保羣神之壝 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 王子弟侍 貴宗人皆親 公卿之 以掌 祭 護之
國有大故 則令禱祠 令都之有司 以奉王命之令
既祭反命於國 還白王
以祀馭神 只守一禮 幽明上下 無敢倍而貽之以不安 宗人一職 禮典要務

家宗人 謂大夫所食采邑 如都宗人之數 上士二中士四 府二史四 胥四徒四十 餘四項如都
掌家祭祀之禮 若先王之子孫 亦有祖廟
凡祭祀致福 亦歸福于國
國有大故則令祭祀反命 傳王令 先反命 祭亦如之 祭後再復白王 而當反命慎之至
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詳言之者 防家邑之僭 更嚴
凡以神仕者 無數 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 有上士中士下士
掌三辰之灋 天日月五星 天二十八宿 分十二次 分四方 方是地 四方是天 日月星辰五天 妖五不取入 太歲 天地之辰 散著者
以猶鬼神示之居 鬼則宗廟 神則圜丘 示則方澤 猶圖其居以祀之 則享之
辨其名物 人鬼有祖考 天神有皇天上帝 地示有社稷土 等各有名 皆有其物之名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 祀天圜丘 享先祖 致天神人鬼也 必來皆于陽之始氣

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音妹與魅同）與（祭地方澤致地示也及殺神致物鬽也）陽始致鬼陽之類陰始致鬽陰之類神各以類求之物（居與名相符）

以禬（音膾 同用禬礼）國之凶荒（歲有凶荒致此四神除之）民之札喪（民有疫亡亦致此四神救之）（天神佐以人鬼地示助以物鬽四神之外淫昏之鬼無敢附焉）

宗伯以神仕終祀享祭無不正乃可以佐王建保邦國

周禮惜陰録卷之四　（孔子足兵即司馬政官之意不得已去兵亦信孚于民人人皆兵兵非春秋晉去兵司馬雖掌兵非專武事天地春三官皆待政以成之位育奏績莫敢不降心聽命政也而德全乎其中）

江陰後學徐世沐撰訂

夏官司馬第四

（象夏所立之官兵所重莫急于馬故名官）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政所以正不正者也　平亦平不平者）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興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京師之武天下之武脩修如是脩修放此　後晉用此父伯）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馬質（主買馬）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賈音嫁）

量人（主度地）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小子（主祭祀小事）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主祭祀割羊）

司爟（音灌）下士二人徒六人（掌火政　以掌火屬夏官）

掌固（國曰固 野曰險）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 此據固言）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周知山林川澤之阻 並據野言）

掌疆（界也）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候人（候迎賓客之來者）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環人（迷察內外如環之相循而不窮）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往復曰環 如今探子）

挈壺氏（世主挈壺水以為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下士一人二時 徒則一時一人）

射人（師田重射）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服不氏（服不服之獸者）（世官）下士二人徒四人（主射唱獲）

射鳥氏（善弋射）（世官）下士二人徒四人（一士二徒）

羅氏（以羅網捕鳥 亦世官）下士一人徒八人（羅四張 徒多） 聖人取鳥之廉

掌畜（斂而養之）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聖人育物之仁

司士（掌羣臣之版）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無適子庶子之衆曰諸子）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車右）

虎賁氏（世為親兵）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一胥監十虎士）

旅賁氏（世為從軍）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節服氏（世為王節所衣之服）下士八人（伺候其服）徒四人（不主藏服）

方相氏（世掌國儺）狂夫四人（相視攻疫 可畏怖貌）（巫類命曰狂 夫近于戲也）

太僕（侍御之長）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隸僕（史而曰隸 以其事褻）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弁師（古冠士稱）下士二人工四人（止掌王弁）史二人徒四人

司甲（兵戈府官之長）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非此七職武備不修 制缺之說多士洊洊）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器多）

司戈盾（戈主判 盾主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器少）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弓矢重）

繕人（善其物也）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槀人（音槁）（箭幹謂之槀）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戎右（戎路之右）中大夫二人（顛夭之徒）上士二人（車上十大夫上士二十八 兵中士二十下士四十）

齊右（祭祀王路 金路之右）下大夫二人

道右（象路之右）上士二人（每日道右二上士 道僕十二上士以共王出入之近臣 皆在執御 內有儀衛 治朝亦至外朝）

大馭駕王路至尊中大夫二人先後重臣大馭驂右王行以肆夏趨以采齊
戎僕戎路之侍御中大夫二人傑侮重臣戎僕戎右王掌戎車之倅
齊僕齊戒之侍御下大夫二人揖相禮臣齊僕齊右王送迎有節
道僕朝夕之侍御上士十有二人王車十二乘故十二人與道僕道右王道僕道右從車有空無右和鸞鳴同
田僕田獵之侍御上士十有二人戎倅亦十二乘與戎僕戎右王有射無右士佐車四僕上士十二逆禽左無射王吾之空
馭夫馭二車從車使車之屬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皆善御而分王倅從車之等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馬官之長王校視者
趣馬七口及凑上聲趣養馬者下士皂一人徒四人
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牧放馬而養之
廋言廋之數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圉師養馬曰圉乘一人徒二人四馬為乘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耦也一人
職方氏主四方之職貢者中大夫四人四方各一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土方氏主邦國之土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懷方主來民及物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合方合同其事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訓方教道四方之民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形方制邦國之形體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以上六方職方為主四方賦貢于此收設十二大夫中士十六任至隆也必由土方定其地懷方集其民合方同其事訓方傳其教形方體其國然後出賦出貢職方收其成故歷詳之
山師掌山之賦貢此不以封者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職方所徵之外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川師掌川之賦貢亦不以封者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職方所徵之外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王國虞衡所不及掌
邍音原師掌原之賦貢地之廣平者中士四人大原地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八十人官役並倍于山川
匡人主正諸侯以法則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一方一士使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
撢人撢音探與探同〇主採序王意以語天下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一方一士
此二職亦疏附奔奏小臣周流邦國無府胥
都司馬主都之軍賦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王自以臣為司馬掌其兵柄大都小都司馬並王臣
家司馬主家之軍賦各使其臣臣之員數亦如都以正於公司馬家近國並聽司馬令
都稍遠于國三等士命于朝掌其權都之王子弟及公卿皆無兵柄不得操縱調發家則受制於國之司馬設臣主之皆正而不敢擅所以家不藏甲無尾大之憂周公兵制盡善而思防遠

大司馬之職 卿一人 小中大夫二人 軍下大夫四 上士八 行中士十六 旅下士三十二 府六 史十六 胥三十二 徒三百二十 官六十三 從三百五十三

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 此乃均平天下之九法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 國有界皆云畿 立封子彊正之

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爵有儀以別之 而貴賤之位辨

進賢興功以作邦國 賢以隱進功以才與而知難舉

建牧立監以維邦國 各州建收名國 五監以相雄待

制軍詰禁以糾邦國 大小有軍以治 眾亂不敢行私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 以育分其職民 得各任以出力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四時講武以簡 選而稽攷賞敵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要害各守不違 國法乃得戰爭

邦國各有定界 封疆井然

邦國各有定位 名分肅然

邦國各出賢才 英豪挺奮

邦國各立主宰 臣民有統

邦國無容姦宄 良善可食

邦國乃有賦貢 軍國可濟

邦國各有師旅 農兵合一

邦國無有跋扈 遠邇若一

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大親小小事大 各安其分乃和

邦國無生嫌隙 大小相制

九法貫穿天地春三官之閒使之法立令行非司馬之大眾不可非尊武事也天治地教有夏官乃嚴乃肅春官禮與有夏官乃尊乃恭周公立法精意可思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 申言制軍詰禁一條乃司馬本分職

馮弱犯寡則眚之

賊賢害民則伐之

暴內陵外則壇之

野荒民散則削之

負固不服則侵之

勢弱者禍以侮之 民寡者犯以欺之 賢者賊之以害其 民反反民之所好 暴雖輕于賊害民 陵則同于內以犯 國無攻難非賊暴 之悪國不成國矣 此不恭于上罪重 于馮陵滑以襲之

伐以削枝條 衡本根言 與比小及詰而治之 四面削其地瘦眚之 棋進賢及詰而治之 故伐亦四以校百姓 眚伐之閭出其君子 增會狂以声討其罪 青尚除瘦之削則明 然之使不得有其地 持其張檢眚伐不受 更法以侵之使無路

賊殺其親則正之

放弒其君則殘之

犯令陵政則杜之

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正之者執而治其罪 殘其形且焚之棄之 杜祀其所交與之國 滅則殄祀除國

自罪仍余其君其罪不容于死先除蓋從正罪最重之辟

幽拘推辱之而已汙瀦其宮貌黨誅之而其君敢孔敢陵之聖人僭滿以正天討

九伐非大眾不行故司馬立軍欲建九法則九代宜嚴二者寬猛相濟此正殘杜滅聖世所無周公前知百世必有犯此者故思患所預防之春秋所書皆公意內事孔子亦遵公旨書之○

九法九伐乃人用三德之大权故可佐王平邦國

正月之吉 周正子月 始和 夏正寅夏 布政 九法九伐 於邦國 先天下 都鄙 畿後王 乃縣 此則王國 政象之灋 九法九伐條目 於象魏 雉門兩觀 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

之 九法九伐眾著于萬民 維道之以政實亦道之以德王者德政必相符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 此中制畿封國第一條事

方千里曰國畿 此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也商以邦畿 不在九畿內 制畿之主

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 侯者候也為天子何候非常也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 甸者為天子治田出賦貢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 男者任也任王者之職事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 采者采取方物以共天子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 衛者為天子衛守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 蠻者縻繫之以政教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 夷藩之近中國者

侯甸男采衛中止方六千里 蠻夷鎮藩四服合方一萬里 忠王畿一千里餘今中國及四夷 此所言已潤然四夷之莫四邊 不貧中國也併成五服五千里

以上五畿謂之中國 所謂疆以周索也 以下四畿謂之四夷 所謂疆以戎索也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畿 蕃之足爲鎭者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蕃之最爲遠者

凡令賦以地 有上中下 與民 三人二家五人二人 制之 賦以給軍用者 此簡稽鄉民一條事

上地食者參之二 三種其二 其民可用者家三人 賦則重

中地食者半 三種其半 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 賦少減

下地食者參之一 三種其一 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賦則輕

一家一人爲正卒餘爲羨田則過作 正羨皆教之 教均而用更擇

中春 卯月 教振旅 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于農 出則壯者在前老弱在後 入則壯者在後老弱在前

司馬以旗致民 期民于旗之下 建旗道之 建旗𢶏之 老在前弱者附尊 壯者在後驅于畢

平列陳如戰之陳 即大閱陳法

辨鼓 鼓一名五 鐸鐲鐃 金三 之用 鐸大鈴金口金舌鐲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鐃如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

王執路鼓 路大也註云四面 王一鼓 鼓由王起執主之

諸侯執賁鼓 長八尺 侯乃鼓 將乃鼓 三鼓在鼓下執擊之

軍將執晉鼓 長六尺六寸 每軍一陣六軍則晉鼓蓋六面

師帥執提 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 提作二千五百人 二鼓在馬上執而擊之

旅帥執鼙 小鼓 鼙作五百人 以上五鼓有馬以下三金皆徒

卒長執鐃 亦鼓 百人爲卒以鐃收軍

兩司馬執鐸 通鼓 五伍二十五人爲兩司馬 伍長雖半同

公司馬執鐲 節鼓 司馬之歸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 音促 之節 司馬主分軍數

遂以蒐田 蒐搜也春時鳥獸字乳搜取不孕者用之也 蒐乃對時無害民一圍有功之仁無害獸仁心如漢網無干車他字化無自後射逆之不奔

有司 大司徒之屬 表貉 立表以祭貉神 誓民 乃陳師旅而誓之

鼓 路鼓以師軍四種鼓 遂圍禁 虞衛守禽之屬禁也

火弊 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

獻禽 虞植旗衆皆獻其所獲禽 以祭社 土方施天生地故春田主祭之 田亦茂人亦忍對春時臨陣

中夏教茇舍 草止之也于野所戒在壘在夜 草舍曰茇

如振旅之陳 亦旗以道之老弱在前 旗以鐃之壯者在後 此乃尊卑有序

群吏撰車徒 請曰算謂數擇之也 兵車重車皆于衆左右 徒則左三萬七千五百人 右亦三萬七千五百人

讀書契 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 請之使如甲胄戈矛之數 有不俗者急當補之 者請如六者號名

辨號名之用 車起于家先知具五伍之名各家之歸者歸名亂大 由是帥及縣鄙鄉野之名亦各定 者大極言

帥以門名 軍將及師帥旅帥以及伍長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 古者軍將蓋爲營治于國門 此六遂之軍

縣鄙各以其名 名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之名以其縣鄙鄉鄰之名 縣一項鄙一項六處歸名不亂 伍長軍師軍 六遂軍采地軍 六鄉軍公邑軍 署分明

家以號名 食采地之家以采邑之歸 此采地之軍

鄉以州名 州長至比長以其州名 此六鄉之軍

野以邑名 公邑大夫百官以其儀從王以其邑名 此公邑之軍

百官 自軍將以至公邑百官 各象其事 書契一一分明 以辨軍之夜事 守夜之事 有車數役數有簿記 有來處此先定自閒事

草止者慎于夜有書契讀之一一可按而知其在否〇夏

露宿不能無草舍以憩息恐其失伍離次有簿以讀之夜

亦伍次井井此行師夜宿之法于苗習之 人知畫行法不知暑可習夜宿法循習之夜宿法

其他皆如振旅 鼓也號鐲鐸也執各如春

遂以苗田（為苗除害）如蒐之灋（亦擇取不孕任者用之）表貉誓民鼓圍禁同

車弊驅獸之車止（夏田主用車亦所取物希少）車止則殺止

獻禽（於旗獻民獲同）以享礿（字祫 本薦其時夏取 意食意薦 亦从）

中秋（用西）教治兵（秋以出兵為名）（前衛通之壯者在前 後旗統之老弱在後 此尚威武果毅）

數變陣同如振旅之陳（陳法不改 鼓金如初）

辨旗物之用（夏辨號名 秋辨旗物 旗物亦不亂 號名亦可如 但夜重號名晝重旗物少不同耳）

王載大常（載猶建也 日月 大君之旗）

諸侯載旂（交龍 各建 圖之旗 六軍之旗）

軍吏載旗（凡將帥皆軍吏 並能虎旗 無軍旅者 公孤不將軍則老也 王子未為侯則弱也）

師都載旜（通帛 各建 公孤王子之胡 無軍旅者 無飾用通帛）

鄉遂載物（雜帛 各建 鄉遂大夫之旗 無軍旅者 大夫不將軍 無飾用雜帛）

郊野載旐（龜蛇 後建 遠通小臣之旗 為後 非老則弱）

百官載旟（鳥隼 前建 公邑百官之旗 為前 與老弱同在後 與壯者同在前）

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徽識分明 井然可辨）

其他皆如振旅

遂以獮田（秋田主殺也）如蒐田之灋（表貉乃誓民 鼓遂圍禁同 但前後蒐入仍畢少改耳同）

羅弊（羅罔也 秋田主 用罔罔止獮畢）

致禽（植旗 獻同）以祀祊（祊當為方 秋田主祭四方 報成萬物 結獮田 發四方止辭）

中冬教大閱（至冬大閱 乃簡軍實）

前期群吏戒衆庶修戰灋（亦辨鼓鐸 亦辨旗物 無不備 無不周 輕車徒是時 亦辨號名 將帥是 三者兼 此加以書次 戰法此皆修之不比試）

虞人萊（芟除草萊）所田之野為表（表所以識正行列也 芟除可陳之處）

百步則一（令車馳驅）得為三表（實積二百步）

又五十步為一表（在後為中軍之表 共積二百五十步 末表之中央）

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虎熊 如熊虎 柦柦可知）

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

質明弊旗（將用之 仆先）誅後至者（責讓）

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當聽誓）

群吏聽誓於陳前（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

斬牲以左右徇陳（左右陳行 各有三軍）曰不用命者斬之（有如此牲 仁而義）

中軍（司馬）以鼙令鼓（旅帥以令鼓 擊鼙）鼓人（師帥提 旅帥鼙）皆三鼓（以三為限）

司馬（兩司馬二十五人）振鐸群吏作旗（仆者起）車徒皆作（乃由坐而作 五起）

鼓行鳴鐲（以鼓應）車徒皆行及表乃止（止行五十步至後表）（此一番行除）

三鼓（二鼓及二表 三及三表）摝（掩上振之曰摝）鐸（止行息氣）群吏弊旗車徒皆坐

又三鼓（仆旗後 再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再坐再作 並立起）

鼓進鳴鐲（以鼓應）車驟徒趨及表乃止（乃驟趨百步至二表）（此一番行疾）

坐作如初（亦縣旗 車徒坐 亦三鼓摝鐸以作息之 坐則仍作不能從容 三坐三作乃不從容）

乃鼓（鼓急疾 服鳴鐲）車馳徒走（如臨敵 進而戒慎速）及表（又馳走百步至南表）乃止

（此一番遲而慎 遲行而慎）鼓戒（戒攻敵）三闋車三發徒三刺（戒一闋 車一轉 徒一刺 三而止 象服敵）

進之節凡三而番坐一番戰以象軍之克敵師之以律如是

乃鼓退（退亦以鼓）鳴鐃（卒長鳴鐃以和鼓）且却及表（南表至北表）乃止（仍坐）坐
作如初（進有三節退止一節進難而退易也）
行用伍長之鐲徒五人並行不先不後退用卒長之鐃使
百人肅退不左不右恐有奔爭鐃以節之隨己而却用鐲
用鐃有深意（古鐲鐃皆名鉦以其並可止鼓）（振旅闐闐以鳴鐃節之入乃整暇不奔）
遂以狩（言守以取之）田
以旌（天子之旌）爲左右和之門（左和右和）（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天子九仞）
群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門中有槷門容握握車擊者不得入槷也或用表）
左右各陳車徒（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鄉師）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
旗居卒間（百人）以分地（部曲之分地）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群相去之數）
有司巡其前後（屯之前後）
險野人爲主（人居前）
易野車爲主（車居前）（前遇險野使人前前遇易野使車前人可避險以取不進乃使人從人進而不踰乃使車可馳平以逐不獸車從人從車往而不疑乃）
初車徒並出左右行列整齊後車爲車徒爲徒相去百步
別爲屯用人用車各有主此正奇相濟之不測也（車戰權宜如此）
既陳乃設（田僕設之）驅逆（驅則散之入險則逆之無使失）之車（罝在口旁驅驅車逆逆車）
有司（甸祝）表貉（表在旌門外）於陳前（祭始田者）
中軍以鼙令鼓（旅帥發聲）鼓人皆三鼓（旅帥百五十鼙師帥三十提軍師則六晉鼓）
群司馬（兩之司馬）振鐸車徒皆作（兩長則三百鐸）
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將徒重之制其好殺之意志）（銜枚乃纘武之律不律失之否臧凶）

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當以計功）（止私小禽制其獸之禽心所以訓思寧左右以然天子）
及所弊（王之所止也）鼓皆駴（疾雷擊鼓曰駴）車徒皆譟（樂以天下之氣象）
徒乃弊（所弊王田止徒乃弊衆田止）（先嘉後冬狩誰以樂君之衆止）
致禽饁獸於郊（植旗中受致禽）（四方之神郊祭）
入（如振旅）獻禽（取三十殺之中）以享烝（冬祭曰烝）（冬狩祭烝）
（社不以時謂之暴殄天物不由禮謂之荒惟暴也）（先王之制兵也有所以深禁暴戒也止亂救民之生也斯仁之大者聖人所以謂之禁暴也）（豈可不以時與禮）（天下一有其兵亦仁之政法之非若後世詭詐之爲是也蓋明兵之王巡守若用兵令使之服以仁義後世則出于仁之本者以無敵是也）（司馬起師以會同徹禁之服以後侮曰杏好仁爲知仁者我）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若大師（王出征伐）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
凡師既受甲迎主（遷主）于廟及社（主此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
塗主（所云釁）及軍器（鼓鐸之屬）皆神之（新之示威）
及致（鄉師致民）建大常（代王）比（比衆）之（校次）軍衆誅（責）之後至者（衆師比陳不聚）
及戰巡陳眂事而賞罰（巡陳倫陳履眂事有功有罪者因而賞罰之事有變化）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聽軍聲）右秉鉞（代王執）以先愷樂獻於社
若師不功則厭（伏冠如喪之厭冠）而奉主車（送廟主送社主歸廟歸社）
王弔（士庶子死者弔之）勞（傷者勞之）士庶子（從軍士展）則相（柏王之禮）
大役（築城邑）與慮事（謀用司徒）屬其植（部曲將吏聚會之）受其要（此執簿籍諸子書受之要乃）
以待攷（攷校其功）而賞誅（大役非司馬節令不行）
大會同則帥士庶子（王扈從者）而掌其政令（庶子非司馬扈從不肅）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 王將祭射于射宮以選賢也 王射三侯以諸侯為六耦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 田魚為獺荐鮮事同 授其祭 以尸爵所以祭 魚陰中之陽屬夏官

大喪平士大夫 一其服也 玄謂正其職與其位

喪祭奉詔馬牲 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 奉猶送也 送之至墓告而藏之

小司馬中大夫二之職 此下字脫滅札爛文闕 漢興求之不得 遂無識其數者 此不全故有從古書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軍司馬下大夫四人 闕 官盛任使佐大司馬 佐司馬法 此公官之上士中士 非每軍之上士中士 宜辨清

輿司馬上士八人 闕

行司馬中士十六人 闕

軍司馬 軍中執法 伍制舉廢 軍將得失 有賞罰 鼓金其物不紊 人才進退 士卒功罪 書功過必審 有賞誅 四人分管六軍

輿司馬 主一軍之事 行乘小輿載大車 左右五百乘 左右五百乘大車同 八士不管左右

行司馬 主行陣之法 正營為衛 五營 士有伍 四卒 伍為行 戰可衛突 十六士左右各八人

所以人有統攝不敢奔潰 勇怯並奏 不虞四罷 故司馬職乃全

司勳上士二下士四 府二史四 胥二徒十 此主功賞 司馬 自此司馬能賞功 進將其功 宜

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 以功大小為差 其地則載師掌之 其法則司勳掌之

王功曰勳 輔成王業 若周公 太公之次

國功曰功 保全國家 若伊尹

民功曰庸 法施于民 若后稷

事功曰勞 以勞定國 若夏后

治功曰力 制法成治 若咎繇

戰功曰多 克敵出奇 司馬法曰上多前虜 古今不貴戰功尚德 武太上不戰

蒙首王功次國功次民功為其功計安于無形也 事功治功專于勞力必列戰功之上則以勤民于戰非王道所右也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 以識其人與其功 示不忘 與日月同其光

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詔謂告其神以辭也 大烝冬之大祭 與先王同其祭

大功司勳藏其貳 功書藏于天府 又副于此者以其主賞 進地

掌賞地之政令 謂役藏 有役有賦

凡賞無常 事勞一時 戰多一敵 有劇易 有堅脆 輕重眡功

凡頒賞田參之一食 賞地之稅三分計之 王食其一 二全入于臣

唯加田無國正 既賞之又加賜以田 所以厚恩也 正謂稅 若祿田給公家賦貢 尚有

馬質中士二 府一史二 賈四徒八 平馬大小之價直

掌質馬 以質賈馬給官府之使 自此馬無不給 而馬日增肥

馬量三物 此三物無種

一曰戎馬 戎事尚強齊力

二曰田馬 田獵尚足無疾也

三曰駑馬 常用之馬

皆有物賈 有價四人

綱惡馬 以索紮綱押習之 良馬有惡 擇用者則以索綱維之使馴服也 駕破車而其材可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 書齒毛知其年辨其色 可良戒

馬死則旬之內更 責主吏償馬 以病本以病售也

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 責主以他物償 亦以病馬售

其外遇二十日否其吏不責 馬及行則以任戎田戎路使之齊其行知其力之齊足其足之齊 若有馬訟則聽之賈之言相與責如吏有齒毛書在者亦定 禁原蠶者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為傷與馬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蠶與馬同氣

量人下士二府一史四徒八以大尺度地者 事少記多 司馬制職故次量人 凡量之以仍司空太宰司馬五法 此監夏亦略商 為貢九州商為九圍

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國亦九成井形天下亦九幹制 營國城郭內外以法量之 自王國始營之量多 營后宮以法量之 量市朝道巷門渠大巷小門高渠深量之事少 造都邑大都小都大夫采邑亦如之亦以法量 造兼營量

營軍之壘舍軍壁曰壘軍舍則軍舍 軍中每師一處 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軍北亦五市 軍南亦五朝 州郎師也 一州之眾二千五百人為師 涂市也朝也各眾之州也皆有涂以通環之 右社左主車 軍行多少不同則壘舍大小亦異 壘舍大約如井法畫九區中軍居中前朝後市左宗右社師軍舍左右三區外大涂以周環之中之涂則縱橫各二通之 邦國之地城郭封疆與天下之涂數謂支湊之遠近皆書而藏之量知其數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 燔肉炙肝 脯乾肉 燔兼肉與肝 之數多少量長短 掌喪祭奠竁之俎實 遣奠有俎實 葬穿六有俎實 亦有數量 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 家宰佐王祭亦容攝祭 斝爵也 傳歷他器公而飲之

鬱人達其氣臭以將之交人以德量人制其殽量以成之事神以禮二者本末相資以相成也 小惠必均一餘瀝小者必齊公之

小子下士二史一徒八 小事人之 羊屬火 羊人之軍事 故小事之

掌祭祀羞羊肆 體腥 羊殽 體熟 肉豆 肉切 肆胖四段用俎陳之曰肆 體解二十一體爛薦曰殽 肉豆疑是羊之切肉故入豆皆他肉非小子職

而掌珥音二以牲頭薦於社稷 祈 音机用牲曰刉用牲毛 於五祀 始成宮兆味用衈 用羽牲曰衈 刉 禮後亦用之 祭禮之用 釁玄謂衈刉皆釁禮以牲血塗之事

凡沈 川祭 辜 辜磔 侯 禳 禳除 飾其牲 羊牲亦羊疑 祭曰辜 以小子主腥釁小事 以羊易之古無有羊豢

釁邦器 禮樂之器及祭器 及軍器 大用牛小用羊 疑亦多用羊 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 示必殺犯誓 祭祀贊羞 凡羞皆贊之 受徹焉 所徹受之 亦故名供為奔走之役 小子所以屬于司馬 小子

羊人下士二史一賈二徒八 主祭祀劃羊

掌羊牲 羊火牲夏官主之 小子掌殺後之薦羊人掌殺前之節二職相因 凡祭祀飾羔 飾治潔清之 祭祀割羊牲登其首 升首報陽也 升首于室 小祀言 此言大祀 凡祈珥共其羊牲 祈則小子之事 賓客共其法羊 饔餼積膳之羊 賓客乃積法羊既斷 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 但生供之 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牲取足于牧人 二賈人 司馬掌羊牲羊人佐其共故不足受布買之 必用賈人防偽之弊 布泉也

司爟 爟音灌 中士二 徒六 民間火理 軍之火政 大禁嚴

掌行火之政令 行猶用也

挈壺氏（世官 下士六 史二 徒十二 官軍中 下士 一軍一）

掌挈壺以令軍井（待壺以表此地有井 軍以雜會號令不聞各以其物爲表旂旗趨疾所以免諠囂之絲掇也）

挈轡以令舍（軍先必得水次則必知息於則必得糧 凡止師而挈壺氏以三物遵升之軍乃安）

挈畚（音本）以令糧（以三物備令不生諠易知）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㰙（以壺水爲漏知時刻早晚 以序不漏刻序吏擊柝守夜者）

凡喪縣壺以代哭者（更代 哭者夜未嘗哭不絕聲又至更漏刻則守尸者亦更）

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常以水沃漏 火夜可視刻數 有長短不齊漏之箭日夜共百刻）

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必滾免凍 熱水入冷壺仍）

（壺刻漏古今法器于天文爲下恒漸壹故 設官董其事軍事須表事遷特寒以見例）

射人（下大夫二 上士下士八 府二史四 胥二徒二十 下大夫 充此 左府 右府 上士二下士四 上士四下士四 史二胥一徒二十）

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諸侯四等臣入見射人掌其位 見後行賓射禮故射人掌之）

三公北面（司馬司徒司空 以答陽臣至尊者）

孤東面（西方賓位孤尊無職以賓侍之）

卿大夫西面（皆有職皆臣位 三位定于大宰掌于宗伯必屬夏官射人攷乃行）

其摯（諸侯之臣入見必有摯）

三公執璧（等于子男）

孤執皮帛（帛加以皮儀加于王）

卿執羔（物之美）

大夫鴈（禽之川）

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王與之射于朝者皆北面從三公位）

若有國事（王有祭祀諸侯當助其祭獻者）則掌其戒令（告以齊期）詔相其事

掌其治達（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則爲之達于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諸侯 達其下達上達 卿人傳命）

以射灋治射儀（中言其治 此皆賓射之禮上下用之 若射于天子朝乃止服于標容 報不氏喙 足以）

王以六耦射三侯（虎熊豹）三獲（報獲之旌 射人乃正職）三容（身掩之皮）

樂以騶虞（此歌樂章）九節（射前五臨射四）五正（五采俱備之正 先聽多侯尊者）

諸侯以四耦射二侯（熊豹）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損去玄黄）

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朱綠）

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朱綠）

射之度數云法（如耦之式六戎四戎三侯之戎三戎二戎一 其樂異節以至其獲其容其正之多寡之數）

因其動容制之爲儀（如內志正外體直持弓必固挾矢必審 揖遜有序升降有節此則射之儀也）

古之射者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而勝者則飲不勝者此射之所以有耦也（以上並王氏說）〇其掌射之治而各以法達之與其發者行則止而擬度焉其

若王大射則貍步張三侯（貍善搏者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射之亦法之也）

侯道各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〇三侯司裘所共虎熊豹也

王射則令（不服氏）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天行高下右告于五 左右曰方 倉舌而告揚）

卒（射四天卒）令（射鳥氏）取矢（服不射鳥皆其屬故令之 射鳥氏足疾服不氏胆六心遠可取矢用者當避中）

祭侯（射必祭侯獻服不）則爲位（爲獻服不受之位 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

與大史數射中（大史節中舍算故與大史數之 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

佐司馬治射正（射正射之法儀佐司馬治之而正之也）

祭祀則贊射牲 秋冬天子親射牲射人贊射之 燕害之私有射豕者

會同朝覲作分使大夫介凡有爵者 大夫為上介士以上為衆介 射人善派

大師王親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倅音翠 不敢虛其位亦以備非常

有大賓客則作分使卿大夫從 選使從王見賓客 禮深促為射人善擇

戒大史及大夫介 射人戒之倍知儀禮 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

大喪與僕人 大僕亦掌王之朝位 遷尸 生死正之如一 王崩于路寢下遷尸南牖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西階

作分使卿大夫掌事 王喪宜多有職掌 公令行

比其廬 親者貴者居廬 不敬者苛音何詰問之也 罰之 射人屬政官以是

服不氏 一下士 徒四 能服不服之獸亦將不畏死者 世有猛力命為下士

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猛獸若虎豹熊羆之屬

凡祭祀共其猛獸 熊羆狼之屬

賓客之事則抗皮 抗舉也藏之 如狐貉皮帛執

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 在侯後即容也 而待獲 中則舉旌唱獲

射鳥氏 一下士 徒四 止一人略勝蓋不欲貪殺

掌射鳥 謂十勝蓋者息雁鵝鵠之屬

祭祀以弓矢歐烏鳶 烏鳶善鈔盜其使污人

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 亦歐烏鳶

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并夾鍼箭具 亦由射遠擇之

射人張侯用服不氏故次服不氏不多人射人取矢用射鳥 射人非佐臣知有力如

氏亦次射鳥氏不多人殆射人之屬與 禮樂者不勝任

羅氏 一下士 徒八人 能以羅網搏鳥者亦世官禮帶大羅氏 士止一人據珍天物

掌羅烏鳥 謂鵰鶚甲居之屬

蜡則作羅襦 讀為蠟細密之羅 建亥之月蟄者伏財既祭獸可以羅罔

中春羅春鳥 蟄而始出者 獻鳩以養國老 是時鷹化為鳩鳩與春鳥變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聖人尊禮國老也 行羽物 貴胃而老者謂之國老 行謂頒賜

掌畜 下士二 史二 胥二 徒二 敘畜之官

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鵝鶩之屬 鷙主亦用下士者咸若必吉士卑蕃取其卵教擾得其所 無遺利焉數咸若

祭祀共卵鳥 鷹其卵如鵝鴨鷄卵及鵰卵也

歲時貢鳥物 以鷄鷹之四時屬來

共膳羞之鳥 雉及鶉鳥之 先王設官可以共祭祀膳獻備器用者無棄物共王氏

司士 下大夫二 中士六 下士十有二人 府二 史四 胥四 徒四十

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 乃令吏部之職 凡仕于朝貴賤始附于版者皆謂之士冢宰乃尚書令司馬進賢興能司士佐之

歲登下其損益之數 登成下黜則損益之

辨其年歲與其貴賤 有壯有老有尊有卑 年歲而項年是遠之大小歲是任之久近

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 每方一中士 一中士 一中士 此則天下國邑數

卿大夫士庶子之數 此則天下官府子弟數 大宰詔之于職事之終司士詔之于論定之始論定司職此佐之

以詔王治 告王當進退所

以德詔爵 六德六行有則爵前

以功詔祿 功有祿因以高下

以能詔事 六藝有才能乃任事

以久奠食（此詔事者之稍食也）唯賜無常（賜多少由王不如祿食有常品）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此皮弁素積日視朝之朝也在路門外立以聽事百官咸在都治）

王南鄉（不言所不斥其體尊王也）三公北面東上（北以右爲上 尊可以答王）孤東面北上（宜位近君爲上 孤亦尊佐王）卿大夫西面北上（臣位 臣佐王爲主）王族故士（姓同）虎士（姓異）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 大僕大右大僕從者（有小臣祭僕御僕隸僕）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司士擯（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 君使臣以禮于此可見）

孤卿特揖（一一揖之三公亦同公及孤卿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每人特揖乃各就位）大夫以其等旅揖（大夫爵同者眾揖之一合揖 中大夫下大夫則二等）士旁三揖（揖士入門右不敢斥面止東面故王向西南揖之別云旁三揖士多 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巡不敢既復西面位）王還（三等揖既畢不可南向四身向北以揖侍從臣）揖門左（太僕等在門左 大僕受揖乃出而正王位）揖門右（王族等在門右）

大僕前（前王正立視朝之位乃得端身南向 王位司士擯之必大僕唱前之）王入內朝（視治朝畢入路寢內朝）乃皆退（治朝之百官皆退及其官府所治處 以上司士擯畢 此後乃寀大夫掌治朝日出視朝一一畢乃退）

掌國中之士治（國中城中）凡其禁令（此司士本職）

掌擯士者（告見初爲士者于王也凡卿大夫命）膳其摯（以其摯入膳人 不虛臣家）

及祭祀掌士之戒令（奔走多士）詔相其灋事（司士知禮守法）及賜爵（神惠及下）呼昭穆而進之（此所賜王之子姓兄弟 旅酬無算爵之時）

（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 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帥其屬而割牲（使有司割牲 腥其俎去蹄分爲二十一節四段凡體皆然）羞俎豆（腥熟羞俎燔肝羞豆 熟其殽其數量 量人注其法制 多士皆司士行其屬也）

凡會同作士從（亦使士）賓客亦如之（亦作士從）

作士適四方使爲介（上卿使則大夫爲之介 大夫使則士爲之介）

大喪作士掌事 作（作亦使軍士）六軍之士執披（披柩車行以扶持棺者 有紐以結之謂之戴 君披六纁）

凡士之有守者（官守）令哭無去位（官守不可空 各守要害）

國有故（非喪則兵災）則致士（合士命）而頒其守

凡邦國（天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以掌版與計政也而登降之大 此正稽諸侯貢士之賢否以行賞罰也○明審諸侯歲貢士自邦君之子與民間俊皆在其中賢者或留用于朝或反其國司士于三歲稽攷所貢之賢否以行賞罰丑未有爵祿貢賢則進爵貢不賢則削地亦非專士故指諸侯說）

司馬爲政官內嚴于任士外嚴于貢士用君子而無小人以閒之司士得人而政行矣王任司馬以論定官材司馬任司士以進退百職大小相維乃能進賢興能以作邦國內外特之（不切是人不作 亦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之遺計）

諸子（掌教諸子者蓋師氏保氏之副 下大夫二中士四府二史二胥二徒二十 國子非教隸不可用）掌國子之倅（公卿大夫士之適爲國子其餘子亦世爲士稱爲倅 先鄭及諸侯後鄭指王國 主王國諸侯倅亦與焉）

掌其戒令與其教治（戒使不違 令使必從 教之道藝 治有使令 造就世臣 諸子權重位職 皆言王司馬）

辨其等（因其父之爵 辨貴賤之等 父公卿世子為適子次為倅餘庶子 父大夫長子為適次為倅餘 父元士長子為適子次為倅餘不及也之公卿大夫士與此之鄉大夫畜）

正其位（因其子之副 正長幼之位 凡入學 辨等今已定矣 論其年則長尊幼卑 位亦定焉 非朝位）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司馬賦者）不以武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以國子治其適倅與）

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一車甲三百人為伍 為卒五人為伍）置其（大子用國子 亦訓練有素）

有司（司馬卒長伍長而下之）以軍灋治之（國子教以文 亦教以武 習于常試以戎 練之）

司馬弗正（不出兵甲之賦 以非役非賓賦之 雖授車甲與民卒伍不同 司馬不得以兵賦征之）

凡國正弗及（不與力役之征 雖合卒伍與民同 國正亦不得以民賦及之 以民賦徒不同 存國子之體 厥猶異之等級）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馬牛羊豕犬雞之牲 割之必正 以肢解牲之禮 以解祭禮告國位）

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以舞位舞器之事試國侍 亦孔子童子將命 意恐其不嫺教之）

大喪正羣子（即倅也 衆而多謂之羣）之服位（皆為王斬衰 與父同）教之喪禮

會同軍旅作（使 分）羣子從 教之臣禮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游未仕者）使之修德學道（第六德六行六藝 不可使逸）

春合諸學（太學）（太學即國正宮之在學也 在辟雍頖宮 制謂之東序 諸子在于國中教之）

秋合諸射（射宮）（乃國之小學 西郊虞庠是 諸子在于西郊習之）

以攷其藝而進退之（賢才出于子弟 乃有世臣文德而兼武藝 或有全才）

諸子必屬司馬者以皆宿衛之倅 司馬法嚴不比地官教民在
寬柔其强猛之骨作其忠義之誠且練武亦習文不但觀其禮
亦共履其事啇梁氣習紈袴奢京種種豢養惡態一毫不染所
以公世之不顯厥猶翼翼也周多世臣豫端其本矣

司右（勇力之士 充王車右）上士二 下士四 府四 史四 胥八 徒八

掌羣右之政令（戎右 齊右 道右）（凡勇士居右 以扞患衛尊）（群屬車卒伍之右 司之）（下此政令 止羣右 兼勇力）（勇士之長）

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合比屬 謂次第相服習也）

車亦有卒伍（司馬法曰二十五乘為偏 一師之車 以百二十五乘為伍○六軍七百五十乘 右乃亦八百五十人 乃之軍合而）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不止羣右）

此未為右者 隸之補右（司馬法曰弓矢圍 殳矛守 戈戟助 凡五兵長以衛短 短以救長 戰士隸勇）

虎賁氏（世為虎臣）下大夫二 中士十二 府二 史八 胥八 徒八

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雖離趨 亦不離其卒伍）（先後 謙伍備）

軍旅（王出將 虎賁士居前後）會同（王羣行 亦有局分）亦如之（示衆以嚴肅）

舍則守王閑（閑乃梐柩 王所止息則守之）

王在國則守王宮（周為衛）

國有大故（非常之難）則守王門（門要在）（中士十四 史徒皆 掌六時）（中士六 史徒皆 掌蔪）（無司右志不持）（無虎賁氣或恭）

大喪亦如之（亦要在門）

及葬從遣車（王之魂魄所憑依）而哭（念生前先後之忠也）

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以虎士護王命 從使者 命亦須謹乃達）

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疏附奔奏 亦交資之）

（不通達兵敵 若泥水則徵役 必勇猛有力者然後可為使○）

旅賁氏（旅 為世力士）中士二 下士十六 史二 徒八

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持輪以為安）（虎賁之屬）（中上下士十八人 史二徒八 戈盾從士十六人捷從夫）

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服玄端 去戈楯）而趨（非喪家冕 亦冕也 舊說宜刪）

喪紀則衰身衰葛首葛執戈楯用葛武士尚軽

軍旅則介甲被而趨

節服氏世掌王服下士八徒四亦力士在旅賁後 亍八人各有職尸止二人臣迎

掌祭祀朝覲衮冕司服共之有帶裳芾約非八士不周 無此職衮冕青

六人維以雉鑣之王之大常杜九似非左三人右三人不可 王衮冕尸亦衮冕 小丁成之禮

諸侯則四人杜七似九仍其服亦如之亦冕服俾

郊祀裘冕大裘如衮冕

二人執戈送後則送逆初則逆尸天無尸稷有尸從車二人掌尸之喪冕 八人分即明白

方相氏世主儺狂夫四人

掌蒙熊皮黃金四目所以云狂玄衣朱裳執戈揚盾金飾四目以眾視四方故云方相

帥百隸罪隸夷隸之屬而時儺以索室毆疫聖人為民除害巨細不遺 季春畢春氣仲春遂秋冬大儺

大喪先匶為柩除不祥

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方良魍魎也 右石之怪夔罔兩

大僕僕官之長下大夫二府二史四胥二徒二十

掌正王之服位當衣當立侍御于尊者不容不歸于正

出入王之大命勅言之職大命王命 太僕近而親王仰而曰侍

掌諸侯之復逆奏事之職小則復逆

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退聽宰夫 出正位入正位 君恭己正南面而恃太僕

入亦如之正位

建路鼓於大寢寢即路寢之門外

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窮究失職與遽令傳馬軍書也若今時驛書當急聞者

聞鼓聲則速逆御僕守路鼓者與御庶子御有庶子為御僕者與 恐其擱阻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祭賓冕服喪衰服位則祭為主賓為主喪為主

詔灋儀吉賓凶各有禮法亦有儀節詔告之

贊王牲事祫郊覲射牲宗廟祀割牲喪亦有遣牲助王成牲事

王出入則自左馭左御虛中亦有車右而前驅王車十二乘已則為前驅 不使人馭避嫌左馭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凡王勞皆贊之

救日月有鼓青巳亦如之

大喪始崩戒鼓擊鼓警眾傳達於四方

窆之葬下棺亦用鼓亦如之以齊眾

縣喪首服之灋於宮門小宗伯縣衰冠之式男子法此縣首服之法婦人之式也 依路門外於宮門

註謂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免象冠廣一寸○男亦免服之輕者也 髽其笄齊衰榛木斷衰箭竹為之婦人布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使往

王燕飲則相其灋公三燕伯再燕子男一燕雖以示慈惠然莫不令儀令德或燕羣臣亦有法燕同姓

王射則贊弓矢授之受之 文武無想儀由大僕文王不諫亦入後王稍引翼

王眡燕朝朝于路寢之庭王因宗人之嘉事則燕朝則正位先王正位掌擯相與宗人序齒坐

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以不眡朝之意告之

小臣大僕之屬上士四

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非恪慎而知禮者不與選 小命如尋常傳呼 小法儀如趨行拱揖之容 小臣稱太僕之缺大事大僕小則小臣事王寡矣

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掌大臣奏事 與諸侯遠來者別故小臣掌之

正王之燕居燕服位王卒食玄端而居 始王之小 齊羽戴服非禮不動無時不然

王之燕出入小有進觀則前驅亦有左馭以導 師保與從車

大祭祀朝覲沃以水盥王王盥大僕不親沃盥務故小臣主沃而祭中則有御僕

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儀事有小大其儀則一

掌士大夫之弔勞小子公卿

凡大事佐大僕

祭僕中士六

主王遣視祭祀 承王命而不行 知祭祀者勝任之

掌受命於王以眡祭祀不能親視祭僕視之命

而警戒祭祀有司中王命警戒之

糾百官之戒具不戒者糾之必戒弔具者糾之齊具

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此蓋不親祭之祭祀也

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勞則爲賞責則爲罰

大喪復於小廟告也四親廟也大廟則尊不敢復亦承王命代告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同姓王之廟有先

都家亦如之大都小都大夫采邑與都宗人家宗人相联

凡祭祀致福者歸胙于君展錄其牲體數而受之

大牢以牛左肩臂臑音閙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特牲則以豕左肩五个

御僕下士十二守路鼓者一時二十士

掌羣吏之逆小子公卿之逆及庶民之復有布告王與其弔勞哭則弔勤則勞

大祭祀相盥奉槃捉巾而登爲王登牲體于俎王降則相盥出門則舉牲入門亡載牲于俎

大喪持翣持翣之丈夾柩車

掌王之燕令燕居時之命令

以序守路鼓序小寢門

小事服勞 小事奔走 每時二士守鼓 條則侍王伺候 更而曰隸以其事褻

隸僕下士二府一史二胥四徒四十

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四親廟有寢太祖廟有寢 重寢廟設隸僕屬之大僕者七如存御 成王時七廟立而未備故五廟五寢而已

既設女祧護裳衣在守門庭矣而埽除糞洒非隸僕不周匝潔清

祭祀修寢每日洒埽之外祭祀再修治之

每月薦新于寢隸人之道致其潔以爲敬 若修茅非隸僕職

王行而薦寢復行洗乘石所登以上車之石

掌蹕宮中之事廟宮止行人 成其爲清閒移其爲宮云成

大喪復於小寢大寢先親廟後祖廟之寢 祭僕止及小廟隸僕乃及大寢 不敢瀆尊士不敢瀆大夫之故

弁師下士二工四史二徒四一每工 弁者冠名右持

掌王之五冕冕衣其偏天子有五冕一冠 一冕工四人上能多造 天子一冕有旒而無故孔子服一冕爲於黃 因五冕當服尸造冕

皆玄冕朱裏延紐後高前低曰冕取俯首義玄天色朱向明義前後有旒爲延紐在武上以貫笄

五采繅十有二就一玉一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一就 前後各十二用五二百八十八

玉笄朱紘以朱組爲紘一條屬兩端于武 紘自左笄繞而上屬于右笄而遶垂餘

遠延皆十二旒每旒繅十二就十二玉並無九斿七斿五斿三斿皆此

諸侯之別漢註妄說誤後世

裘冕大裘無服 外衣十二章 冕服之最尊不在五冕內

袞冕大裘無 外衣九章 龍爲首 青龍下 白龍上 首

鷩冕無山龍 外衣七章 華蟲爲首 之雉

及其頒之凡弓皆由弓府頒之

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甲可試弓椹乃習射

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豻侯五十步及鳥獸皆近射

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三等皆用中弓

其矢箙皆從其弓每弓一箙百矢

凡弩弩四無王弧夾庾唐大名則同王弧恒服狹往體少者使矢不疾

夾庾利攻守攻人守己利摘夾弩如夾弓弩弱獲疾庾弩如庾弓弩弱獲疾

唐大利車戰野戰戰則孫唐弩如唐弓弩強易勝大弩如大弓弩強易勝

凡矢弓四矢弩四矢枉殺矰恒絜鍭茀痺

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枉矢弓用名變星飛行絜矢弩用比枉矢有光

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殺矢弓用中則死鍭矢弩用鏃利殺

矰矢茀矢用諸弋射矰矢弓用激射至高茀矢弩用高射同矰

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恒矢弓用安居之矢痺矢弩用安射同恒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往寡來多則合多而圓材良者句少其弓剛

諸侯合七而成規往來若一故九五中閒食材次良亦次剛

大夫合五而成規往多來寡則合少而門材不良其弓柔

士合三而成規六弓之外句曲之弊弓故合三材最下其弓弊

句者謂之弊弓中上士弓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弓蓋夾庾矢則殺矢

澤澤宮共射椹質之弓矢弓蓋王弧矢則恒矢

大射賓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并夾矢箙合取矢之鉗涅一人一弓乘矢四矢曰乘

大喪共明弓矢亦明器之用器明器中有用器役器

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兵盾甲胄授以兵甲之儀試儀之法

田弋如狀羅充籠偷矢竹器箙佩矢皮器矢共矰以繳繫矢將用乃共矢不在箙為其相擾亂

凡亡矢者弗用不可則更換以與之註訓更為償責亡矢者償矢用而亡不償非用而亡則償也

顥天之賦畀不齊有人類必有猛獸毒虫有中夏必有夷狄有吉人必有凶人奮其爪牙詐力以吞噬虔劉奪攘姦宄于其閒使無以自衛及有以勝之則善類不幾于漸滅殆盡那故見于天荗若天鉞所孰以藏四方伐無道天格潸前驅以禦難至子奎宿恃為天之武庫所以除戎器或不虞者至深切矣聖人不思斯人之殄于不善之類法秋殺之推以西方之金制為兵器用以強猛姦兼炎秋代元道誅不久若攷工記函人廬人之屬皆主為甲兵者也而其司之者則特屬于夏官以其主九伐之事尤其所用器也然苟失于防閑則及嬰其害故雖用兵而常以自衛為主是故司兵者中士而司甲者則下大夫則先為不可勝也意也五兵五府雖同掌于司兵而戈主行敵盾主蔽体特設司戈盾以專掌之殺敵者以不殺于敵之必尚也弓矢用為兵器其致用任百步之外故掌之亦為下大夫周公之意以射疏及遠敵不能近之為貴而非以兩軍相薄短兵接之為尚也觀周公設官之輕重可以知用兵之方矣

周公之意只是武王止齊之仁

繕人善其物也上士二下士四府一史二胥二徒廿

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一器王之武服特設繕人以選擇之

弓一弩二矢二箙四無三射田獵此各射所同矰矢弋繳此言弋使之胄為拾之韘為

掌詔王射上士知射決贊王弓矢之事下士授之受之

凡乘車充其籠箙矢備載其弓弩用備

既射則斂之藏之不敢忽忘也無會計王用有數無侯宣校

稾人中士四府二史四胥二徒廿箭幹謂之稾本乾枯乃為稾

掌受財於職金以齎(音咨)其工(齎者給其材用之直)

弓六物為三等(弓六如弓人弓長六尺六寸上制長六尺三寸中制長六尺下制上士中士下士各有所宜)

弩四物亦如之(弩四亦有等次亦三)

矢八物皆三等(矢八上中下同皆乃各矢並三)

箙(八矢之箙)亦如之(亦皆三等)

春獻素(形法定為素胚胎木質)

秋獻成(節治畢為成器用成物)

書其等(功拙高下之等)以饗工(酒肴勞之)(上工作上等下工作下等其享豪薄)

乘(計也若也)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惡者下之善者上之)而誅賞(責罰賞賜)

乃入功(弓弩矢箙)於司弓矢(三等)及繕人(上一一待王用)

凡齎財(財之分給)與其出入(出于工入于藏府)皆在槀人(于是藏)以待會而

攷之(並登記可攷)

亡者(弓弩矢箙棄去者)闕之(除其舊籍但計今見在者不會此銷毀)

戎右(中大夫二上士二)(桀倫高選勇力衛王)(驍勇重臣贊盟用上士)

掌戎車之兵革使(王使有所以兵誅斬)(代王行戮)

詔贊王鼓(助王擊鼓)(代王作衆止衆)(傳命辟盟牛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天子萬恭贊鼓充車掌使)

傳王命於陳中(為王言之)(代王申命)(太公文曰得之武王師尚之)

會同(王路金路)充革車(居左不驂君位)(代王充位)

盟則以玉敦(音對)辟盟(辟者開以辟戴辭之辟陳疑)遂役之(讀血校敦者秋尚)(代王有尸盟)

贊牛耳(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桃茢(音列以桃茢○及血在敦中拂之又助之)(桃辟鬼茢帚掃不祥二物)

齊右(王玉路金路)(下大夫二人)(齊祭賓客)(右馭中大夫下大夫)(一人小心嚴于事君)

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未乘則前馬)(王駕馬乘之時)(齊車前馬大馭持馬右偕乘正翼厥猶)

王乘則持馬(方乘則持馬)(恐馬驚遽王登行)(有壯前馬王文王以事)

行則陪乘(中馭右而已參乘在)(王在左馭在中三人同車為參乘已在右即參陪也)(右馭陪乘之王)

凡有壯事(王拱而式)則前馬(齊右居馬前卻行倫馬見壯驚奔也)(御不可下前陛下)

道右(象路之右)(上士二)(朝門之自道至每日出入右王)(註德之王車行道前師保上)

掌前道車(王亦前居以禾乘待)(王以禮故名道車自節飾方)(式家取如式王之式義如與会)

王出入則持馬陪(王時乘)(王既乘)

自車上下論命(不下)(王有命代諭之)於從車(王式車十二乘)(馭夫之屬)

詔王之車儀(式之屬額)(王民不廣欬不妄指)

王式則下(所式有敬)前馬(在馬之前)(王不下車而下則道右前馬)

王下(至敬)之則以蓋從(表尊也)(王若下則執蓋以從之道右)

道之成道全賴道右道僕所云朝夕出入周有不欽也(格君要職)

大馭(玉路之馭)(中大夫二)(最前不名僕)(先後親臣)(呂之流散)

掌馭玉路以祀

及犯軷(音拔)(○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

王自左馭(代馭執轡)馭下祝(有禱辭祝登車畢)登受轡(受王轡)犯軷遂(之轢)

驅(策馬曰驅)之(取祇以軷自后揚已於今大祭亦祖之)

及祭(祭軷申言之禮犯)(僕已登車受轡右手受酒而祭王以祭餘酒而酌)

酌僕(王酌之曰僕稍)僕左執轡右祭兩軹(兩轄)祭軓(車軾前)乃飲(不敢虛賜)

凡馭路行以肆夏（行謂大寢至路門）趨以采薺（音慈○趨謂路門至應門車與步皆當然）

凡馭路儀以鸞（在衡）和（在軾）為節（則舒疾之法也太徐則不鳴太疾則不續不徐不疾乃難ゝ而和）

大馭以禮樂養君誠敬之心故位為中大夫與小司馬職並（禮樂之才）

戎僕（革路之僕）（中大夫二）

掌馭戎車（與戎右同乘 戎重不得名馭重祀 戎車之長）（師出王乘以用將）（以革飾其側及用以為幡耕矢石不能侵火攻不能燒故用以即戎）

掌王倅車之政（戎車之副）正其服（眾乘戎車者之衣服）（戎車之副曰倅車 倅如字之倅其嫡）

犯軷如王路之儀（受法于大馭）（亦下祭祀登祀酌則祭軷祀）（車中有禮 以戎車廢）

凡巡守（犯軷）及兵車之會（犯軷）亦如之（若有文會行道之祭不然）

掌凡戎車之儀（兵甲胄有則不可犯之色 戎車之儀可知矣）（有巖有翼共武之服 戎車之儀）

齊僕（金路之僕）（下大夫二）（王者所以敬朝覲宗廟及會同方明則齊也）（王敬賓故云齊右事如齊僕祭）

掌馭金路以賓（賓禮用金路）（次于王出入文節）（亦重制之義哉）

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

其灋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車送逆并及出迎）

道僕（象路之僕）（上士十有二）（路近駕脫煩故士多有更代）（道右上二人 右王右太子）

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朝夕視朝出入 燕則燕遊出入）（註朝ゝ莫夕 出日入日視朝治朝 左燕寢而息小寢）

其灋儀如齊車（行趨有歌 鸞和相應）

掌貳車之政令（道副車云貳太子之車也 子二千父如貳備之貳）

象路朝夕燕出入五字所包多（以朝夕燕其他燕遊法儀之出入視燕灋為主）（初則陳除厥家 次則處之上下 式王家法）

朝（在燕寢）夕（在路寢）（作鼎非車而出治朝下車 當則應肆夏門則應采齊道右正之道僕正之朝畢入如出 升車而入內寢小寢下車 路寢應肆夏小寢應采齊道右正之道僕正之道車出脫）

二車王出太子送王有二車省禮畢侯王出同王出外朝太子及治朝太子亦反僕將二車代太子還朝禮 塱之路寢既夕王入太子迎王在二車定禮畢王入小寢息太子退是夕禮○二車之政令太子朝夕禮興

道車用象路對祭賓軍中言皆燕私之出入恐其每日褻玩特名道ゝ右道僕皆相王以道秩雖上士濟ゝ多士文王以寧周世賴多士非輕也道右二人道僕至十二人者道僕馭王馭太子誰歷燕寢路寢至路門行趨鸞和出入如一凡朝夕祇辟士不得不多不比金玉革木之遠出周公設官㣲思熟矣（家法道車世守）

田僕（木路之僕）（田無上士十二）（田車亦多）（副車曰佐車如臣之佐君）（戎右無田右故）

掌馭田路（木路）以田以鄙（近田獵以鄙循行縣鄙）（王行在鄙則去車飾）（鄙在六遂之中舉遠明近）

掌佐車之政（田有副車以佐田獵）

設驅逆之車（一驅入一要出）（使馭夫為驅逆 其馭夫屬為）（逆禽有驅之 此則鳥獸 驅範驅武 八鸞將ゝ 若在衛則為少）

令獲者植旌（以植告獲也）（虞植旗獲植旌各隊 小大旗）（令田僕令之）

及獻比禽（比種相從次敘之）（中殺取三十每得十等）（上士知禮不貪取禽）

凡田王提馬而走（不控馬不磬）諸侯晉（且控且磬）大夫馳（而不控磬）（其晉其馳致王禮禽）

田路無右諸侯大夫翼王以射即右也故曰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若僕則主射禽左不得不多以遊之（十二上士同于道路）

御之高者為大馭禮樂成德次戎僕馭伐名臣次道僕先後成（御一藝大夫上士熟）

能下田僕忠勤助獵若造父王良不足數天文誣指耳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御技之下者）（聖人不棄不本不妄棄才）

掌馭貳車（道車之副）從車（戎車之副）使車（聘使）（王亦二則大夫使則大子役則公卿驅逆之屬）

分公馬而駕（用則駕）治（常則閑）之（馬日則利有收與）

校人（校視王馬之長）（中大夫二 上士十六 府四 史八 胥八 徒八十 衛往往令）（每校上士二下士八人）

掌王馬之政（謂差擇養乘之法）
辨六馬之屬（種以下次差之）
種馬一物（上善似母者）
戎馬一物（齊力尚強）
齊馬一物（齊德尚純）
道馬一物（尚良色正）
田馬一物（齊足尚疾）
駑馬一物（雜色下才）
（王路駕種馬 尚德調 亦可稅種）（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 皆養于中）（田路駕田馬）（給宮中之役 亦宮中養之）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駕之馬 五路）
乘馬一師四圉（四馬一圉 一師四圉人主之）

三乘為皁，皁一趣馬（十二足之者一人 趣馬下士）
三皁為繫，繫一馭夫（三十六足之者一人 馭夫中士）
六繫為廄，廄一僕夫（二百十六足 乃僕夫主之 僕夫上士）
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左校六廄 右校六廄 每廄為一閑 故十二閑）（王廄乾之策 小中大夫二分掌左右）
駑馬三良馬之數（三良馬之數一千二百九十六足 三之為三千八百八十八足 五良一駑 共三千四百五十六足 王馬大備）
麗馬一圉（麗，耦也。兩馬一圉人）
八麗一師（十六足一圉師）（六十六則之 皆宜為）
八師一趣馬（百二十八足一趣馬）
八趣馬一馭夫（千二十四足 乃一百八十四馭夫 三十六則 三十二足）
（趣馬有馭夫者 充二廄 備十二閑 餘三之者 不充五路 備宮中之雜用養之者 周乘之者 擇此亦王馬之政 周公設直曲盡其義）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備六物）
邦國六閑，馬四種（無種馬戎馬）
家四閑，馬二種（止田馬駑馬）（畜馬有上下不敢僭侈）
凡馬特居四之一（三牝一牡）（生息蕃也）（牝不駕乘 前馬）
春祭馬祖，執駒（天駟房星）（無令近母 二歲曰駒）（執猶拘也）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始養馬者）（謂之騬）
秋祭馬社，臧僕（始乘馬者）（簡擇善馭者 令習也）（相士作乘馬）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神為災害馬者）（講謂簡習也）（亦曰廄中士 亦馬步行神）（玄謂即五路之僕）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齊其色 當乘者 授）
飾幣馬，執扑而從之（以遺人）（馬北面 執扑立于其前）（受幣人夾車之馭者 執策立馬後）

凡賓客受其幣馬（京王者校人受之）
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遣車之馬 蒭靈）
田獵則帥驅逆之車（驅逆之車 校人將之）
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 祈沈之禮）
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使者所用私覿）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齊其力）
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上下聚中見 師圉府史胥徒廩食）（上有僕夫 下有趣馬 宮中府卿大夫 共五路者 有養于內者 王有道車 如道車后車之馬）
趣馬（趣馬者 佐養 下士每一人 徒四人 三足皂）
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佐校人 贊僕 謂馭夫）（差馬以為六物之等）

掌駕說之頒 用馬次第 用馬當拘勞逸

辨四時之居 牧房所處 楯音 治 駕說循休次第 特執之駒攻屬 以聽馭夫 馭夫三趣馬掌

巫馬 醫祝馬者 下士二 醫四 府一 史二 賈二 徒二十

掌養疾馬而乘治之 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 乃用藥治之并辨其藥而所之

相醫 助也 而藥攻馬疾 用藥攻病法用 受財於校人

馬死則使其賈 知肉皮償者 粥之 以少直償 入其布 泉也 於校人

牧師 牧放馬者 下士四 胥四 徒四十

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 頒授園馬者所牧處 遮列立禁不備馬不病民

孟春 寅月 焚牧 除陳草生新草 順之新陳之交

中春 卯月 通淫 合馬之此壯 順陰陽之交

掌其政令 遇園人病民病馬

凡田事贊 助山澤之虞 焚萊 焚不得燬其所牧之處 焚萊為陣 四方四師各掌其方之園師 愛馬史受民 不忍人之田盡

廋 音搜 人 廋之言數 每閑下士一人 史二 徒二十

掌十有二閑之政教

以阜馬 盛壯也一 佚特 不過勞二 教駣 音道 習之三 始乘 攻駒 制其蹄齧四 及祭馬

祖 五 祭閑之先牧 六 及執駒 拘之不近母七 散馬耳 以竹括其耳八 圉馬

以就牢 龍九 此九者馬政馬教

正校人員選 謂圉師園人也 任員選 趣馬馭夫 廋人下士故註止言師圉

馬八尺以上為龍 七尺以上為騋 六尺以上為馬

廋人掌畑務可以助校人王氏員選終可疑

圉師 一人 四馬二徒 曰養馬圉

掌教圉人養馬

春除蓐釁廄始 蓐謂薦也馬既出而除之 新廄之洗攻之 神之也 牧 春草生始出牧

夏庌馬 庌廡也 廡所以庇馬涼也 凡馬日中而出 日中而入

冬獻馬 從校人獻之

射則充椹質 充備居也 椹質以代侯也 圉師習于苫 蓋故令盤草

茨牆則翦闔 茨次草蓋之曰茨 則翦苫也 翦其乱草為之使齊

圉人 良馬匠一人 駑馬麗一人

掌養馬芻牧之事 芻飼牧放 以役圉師 為其使令

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 賓客陳之于館 喪紀陳之于廟 賓客王所賜 喪啟殯薦之

除蓐雲廄設庌充椹茨翦非徒二不可並不外勞民力

廄馬亦如之 遣車之馬圉人奉之不常而入陳

馬政始于圉人圉師馬出于是不可以所養忽之也列職周官有以哉

職方氏 世主四方官之長 中大夫四 下大夫八 中士十有六 四方 府四 史十六 胥百 徒百卒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 行夏官之政天下

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 閩蠻別種 北曰貉狄

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 數則列而計之 要則總而計之

周知其利害 利金錫竹箭之屬 害神姦鼎象百物 凡可以利人者 凡可以害人者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貫而通之使同享其利 政官之利天下以此

東南曰揚州 周無徐揚州大利之大 水之下流地氣所聚 低揚而利

其山鎮名山安地德者曰會稽在山陰極東南包吳浙閩

其澤藪大澤曰藪曰具區在吳南即禹貢震澤今太湖今太湖趙句粮澤國古乃水滋潤稻利天下民皆粒

其川三江指大江爲是婁江東江松江非揚州太湖三江也三江

其浸五湖浸可以爲陂灌溉者除太湖笄爲是彭蠡洞庭宜屬荊州

其利金錫竹箭

其民二男五女

其畜宜鳥獸

其穀宜稻具區之利饒而稻淅通迩貢富天下粒食宜博拘

正南曰荊州

其山鎮曰衡州在湘南次及荊州亦澤國也

其澤藪曰雲瞢在華容

其川江漢止二水爲江漢今湖水爲三江

其浸潁湛疑闕

其利丹銀齒革

其民一男二女

其畜宜鳥獸

其穀宜稻雲瞢之利晉而稻淅遠迩貢亦次揚州揚荊皆澤國不封公侯不費力但本不及揚

河南曰豫州

其山鎮曰華山在華陰三及豫州利亦大不及荊揚

其澤藪曰圃田即鄭有草

其川滎雒滎濟之溢雒乃洛水

其浸波溠疑闕波是滎波既豬之波溠是水源上源與

其利林漆絲枲林竹木地多漆

其民二男三女

其畜宜六擾馬牛羊犬豕雞土氣正中畜穀備全

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武王訓周公成之乃宅土中土中宜爲邦畿

正東曰青州四及青州封太公優之

其山鎮曰沂山沂水所出

其澤藪曰望諸即孟諸也

其川淮泗

其浸沂沭沭出東莞諸

其利蒲魚

其民二男二女

其畜宜雞狗

其穀宜稻近海故東夷利亦饒太公功高作東伯地亦大水利少遜營州合

河東曰兗州

其山鎮曰岱山岱山在博九及兗州山多水遜

其澤藪曰大野在鉅野

其川河泲兗皆河濟二水

其浸盧維盧闕疑維則維淄其道之維出維山

其利蒲魚
其民二男三女
其畜宜六擾 與豫同亦中原
其穀宜四種 黍稷稻麥少穀耳 雖下地利亦皆一登一衡皆堤之作中宗子之城
正西曰雍州 六及雍州山多水少
其山鎮曰嶽山 吳嶽也
其澤藪曰弦蒲 在汧
其川涇汭 即涇屬渭汭之涇汭
其浸渭洛 此亦有洛水 朱傳曰漆沮在涇渭之北所謂洛水
其利玉石
其民三男二女
其畜宜牛馬
其穀宜黍稷 周家發迹地大利散封同姓為北藩之伯
東北曰幽州 七及幽州山多水遠
其山鎮曰醫無閭 在遼東
其澤藪曰貕養 在長廣
其川河泲 二水下流
其浸菑時 菑出萊蕪時出般陽
其利魚鹽
其民一男三女

其畜宜四擾 馬牛羊豕少大雞
其穀宜三種 黍稷稻無穀麥 通于東夏熟監封為為北藩連帥 公之化九邊也辟于西蕃于東將與秩爾相之
河內曰冀州 八及冀州亦山多水深
其山鎮曰霍山 在彘
其澤藪曰揚紆 未詳闕
其川漳 出長子 有清漳濁漳
其浸汾潞 汾出汾陽潞出歸德
其利松柏
其民五男三女
其畜宜牛羊
其穀宜黍稷 與雍同 雖內地有晉封唐叔作北藩
正北曰并州 九及并州山多地寫
其山鎮曰恒山 在上曲陽 役禹夏添出
其澤藪曰昭餘祁 在鄔 其祁孔有之祁
其川虖池嘔夷 虖池出鹵城嘔夷出平舒
其浸淶易 淶出廣昌易出故安
其利布帛
其民二男三女
其畜宜五擾 少雞
其穀宜五種 與豫同 北方少為周外不封以為衛大國服矣

乃辨九服之邦國 此司馬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之辭也 司馬主制畿服事職方主辨服天子

方千里曰王畿 受邦國之服役

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 諸侯服事天子 一面二百五十里合方五百里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 以田服事天子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 以出力服事天子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 以有事服事天子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 以捍衛服事天子 此內五服自王畿中公數之三千里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 南熟蠻服事天子 衛夏可為夏捍夷可為夷在中間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 東熟來服事天子 蠻夷南東和順可以化之服事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 四夷鎮靜服事天子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鎮服也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四夷藩外服事天子 其心知有天子 此外四服又二千里

王巡狩及千六服為中國六千里內外餘不到也 稱王所以為荒遊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 一州封止可四

方四百里則六侯

方三百里則七伯 七當為十一字之誤

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

方百里則百男

以周知天下 天下廣狹遠近可周知

凡邦國小大相維 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各有屬相維聯也 此又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一條事

王設其牧 九州之牧 選諸侯之賢者為牧使牧理之 進賢興功以作邦國職方佐司馬詔王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 選人由居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職方佐司馬詔王

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制貢由君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職方佐司馬詔王

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

敬戒國有大刑 守其所守之土職其所治之職 此戒乃職方佈王命戒之也

及王之所行先道 先由王所從道 帥其屬 下大夫中士 而巡戒令 前所戒之令

王殷國 不巡守則六服盡朝 亦如之 豫戒前巡

職方助王通達教上下情孚無所壅遏故扶薦人眾 夏官要職 殷國王有故不巡狩于方岳之下則春東方盡來夏南方盡來秋附疏西方盡來冬北方盡來王待之亦各于其時在國外為壇行朝覲盟載之法設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故有戒令之事○殺國事時乃得述職代狩

土方氏 世掌邦國之土地 上士五下士十國第王 府二史五胥五徒五十

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 夏至尺有五寸冬至大三尺其間則有日之長短不齊

以土地相宅 揣度地知東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 而建其邦國天下都鄙 佐司空

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 載師佐以土方氏 推之天下

王巡守則樹王宮 為之藩羅 佐掌舍為之

懷方氏 世主招來四方之民及物 中士八二海上方 府史皆四胥四徒四十

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 達民旌節達物璽節 柔遠要職 不止寬以撫之更加恩以招之

治其委積 在道 館舍 在國 飲食 順其嗜好 以續食遠無其往來失所

合方氏 世主合同四方之事 中士八二海上方 府四史四胥四徒四十 和邦國要職 合則自和

掌達天下之道路 津梁相湊不得陷絶

通其財利 懋遷有無 同其數器 權衡無二 壹其度量 尺斛如一

除其怨惡（不相侵虐）同其好善（風俗所尚）

訓方氏（世主教道四方之民 中士四 一每方一士 府四史四 胥四徒十）

掌道四方之政事（行外小務）與其上下之志（內存）（所訓四方為王說之 訓王亦訓邦國 亦能作）

誦四方之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 多聞多見之士）

正歲（月寅）則布而訓四方（使知善惡）而觀新物（新物出則以知民所好觀之 市納賈意）

形方氏（世主邦國之形體 中士四 一每方一士 府四史四 胥四徒卌）

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 無有華（兩頭寬中狹則）離（兩頭狹中寬則）之地

使小國事大國 大國比小國（此與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大事小以和邦國二條之事 佐司馬）

爭端起于地有華離 設形方氏以正之 小國甘于事大 大國樂于比小 畏天樂天以免侵抗 小職所助良多

山師（名山不以封 中士二 下士四 每士二史 府二史四 胥四徒卌）

掌山林之名 辨其物與其利害（有圖籍可辨）（在王國遂地之與職方連類）

而頒之於邦國 使致其珍異之物（不在常貢內）（山師止掌山珍異之貢）

川師（大川亦不以封 中士二 下士四 府二史四 胥四徒卌）

掌川澤之名 辨其物與其利害（山藪林 川藪澤）

而頒之於邦國 使致其珍異之物（川師止掌川珍異之貢）

遼師（音原 平曰原 廣平曰原 中士四 下士八 多地 府四史八 胥八徒八十）（原師掌封國不職之事 未屬職方者）

掌四方之地名 辨其丘陵墳衍遼隰之名（六者原可該之）

物之（相其土地可以居民立邑）可以封邑者（此制幾施貢之餘地 以佐司馬所未及）

匡人（主正諸侯以法則 中士四 下士八 史四 徒八）（傳諭之官）

掌達灋則（八法治官府 八則治都鄙 所背違法度）匡邦國而觀其慝（姦偽之惡）（所云匡之直之 翰德賞譽）

使無敢反側（犯九伐者 九伐可不用）以聽王命（聖人懷諸侯之仁）

撢人（撢探 中士四 下士八 史四 徒八）（探序王意以語天下 傳達之官 奔奏之臣）

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 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既每職亦所作新）

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面向也 使民之心曉而正向王 而聖人子庶民之仁 望民之翼 所云翼之輔）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 中士四 下士八 府二史八 胥八徒八十）（主其軍賦 所以人多 兵柄歸一 屬于司馬）

掌都之士庶子（卿大夫子）及其眾庶（庶民 丘甸）車馬兵甲（每乘有之）之戒令（如卿大夫在王國）

以國灋掌其政學（賦稅 修德學道）（有事則修軍 平時則學道 調撰講武）

以聽國司馬（受行其徵為也）（有都司馬而大都小都兵柄始一 之學政修軍賦定）

家司馬（使家臣為司馬）（家臣主其軍賦以正于公司馬）

亦如之（掌徒學如都）（有事隱徵 無事受學 既寓兵于農遠迩同之 亦習士子學忠孝共為之）

都乃親王子弟與三公其身在朝故為之設都司馬代治其賦

并治其士庶子若大夫之家安能家家代之大夫雖在朝大夫

家臣有材能可使為司馬掌大夫之子弟與其人民車馬兵甲而

正于王朝之公司馬則家之子弟亦不敢擅命故家司馬有職

周家兵制無明徵司馬法出車制與井地出車制大不同司馬法革車一乘卒十八人徒二十八兵三十人

田制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後車二十五人共百人多寡大不等司馬法百井（其車甚寡 井出車一乘）出車一乘人三十

田制四丘出車一乘人百此六十四井（里法方面）兩處不合求之解者以百人法解之春秋書作丘甲亦百人之車也武王革車

三百乘虎賁三千人又是三十人之車殊難臆度斷之存疑又有會卒伍用之之法疑是以遂無公田用革車三

十人之法都鄙有公田用一車百人之法司馬出征遣戍則百人之車也調用從王則革車三十人之車也大約兵有三

等遂卒伍之兵與公田如也田法上之為甲士之合宿衛之兵八合不出也者此第一等也六卿從王供役則以遂之民兵

革車三十人之車也（其百乘出一乘三千家出十乘 三萬家出一百乘 可用卒伍之兵）一師有餘半一軍可故不用出征此郊之民兵二等也若

井田之軍自二百外至五百里內則家司馬聽令于外則都司馬聽令於之合之為司馬之六軍皆百人之車

也此第三等皆民間之兵民間之車馬也錄于此以俟再查

一師五旅 提鼓 五鼙起提應之
一旅五卒 鼙鼓 先以鼙令鼓
卒長百人 兩四 鳴鐃 主退收軍
兩二十五人 伍五 振鐸 進 摝鐸 退
伍長五人 鳴鐲 主進一鼓一應
一百五十鼙先起次三十提應之次六晉鼓應之王乃路鼓戒行
王乃路鼓 一應晉鼓
諸侯鼖鼓 亦應晉鼓
軍將晉鼓 六應提鼓
府六人一軍一府史十六人每軍二史軍司馬每人吏胥三十二人每師一胥中軍二胥徒三百二十每師十人中軍二十人

陣法三變

此大閱禮是金鼓兵司 鼓行鳴鐲退 勇知當敵 百步 疾知坐作 百步
鼓戒三闋 車徒皆作 乃鼓退 鳴鐃 且却 百步
重鼓 及第三表 乃止 鳴鐲 卒長收軍 勇知當敵 知進退 疾徐
車馳徒走 及第二表而止 及中軍表而止 坐作知 疾徐
車驟徒趨 及第一表而止
鼓行 鳴鐲 進 徐 坐作
五十步 五百 師帥 五百 卒長 中軍一表 鼓警不乘
右三軍鼓于中軍 左三軍鼓于中軍 坐而作

遂以狩田 不數而疏
以旌為左右和之門 群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 左右陳車徒 有司平之 旗居卒間以分地 前後有屯百步
輿司馬四 右軍音來 輿司馬四 左軍音來
以蘭為防 以蘭為防

相險易布陣 不疏而數 乃車與徒會 險野人為主 易野車為主 右九百七 左五百七 開散 開散
千乘則千旗 千乘則十屯 千屯則千個 前後百步
此知疏數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此兼三陣春蒐火弊夏苗車弊秋獮羅弊

周禮惜陰録卷之五

秋官司寇第五

人不能有善而無惡故王不能有礼而無刑刑則殺故家齊不廢扑責國治不廢刑戮但要決之於明慎而不得已 聖人非獨有所忍也惡人不除則善人不保天不秋殺不能春生刑禮相克乃相濟也

江陰後學徐世沐握訂

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驅祕惡納民于善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鄉之獄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主六遂之獄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在遠郊外兼主公邑 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主縣之獄者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主四方都家之獄者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迎也掌獄訟兼迎賓客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主外朝之法在皋門內外朝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主民數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罪之無疑者則刑之受刑民重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兼有詢察而赦宥意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言語之約束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泚牲曰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著其信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受金罰貨罰亦是刑獄之事故在此金與天夏官獄其來止由刑獄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犯政爲惡曰厲主盜賊之兵器及其奴者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六人犬金畜秋官主之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天文貫索主賊人之年九星觀員故取象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拘繫當刑殺者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既斬殺又辱之斬加一等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隸給勞辱之役者

罪隸百有二十人盜賊之家爲奴者餘爲隸民此乃選有才智能役衆人者以前數爲限

蠻隸百有二十人徵南夷所獲

閩隸百有二十人南蠻之別

夷隸百有二十人徵東夷所獲

貉隸百有二十人征東北夷所獲以上六百人皆充役使非官也正稱隸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表刑禁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禁民不得相殺戮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禁民不得相陵暴

野廬氏小室曰廬賓客行道所舍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蜡音乍氏骨肉腐臭蠅虫所蜡下士四人徒四十人掩骼音格埋骴此官之職

雍上聲氏隄防止水下士二人徒八人亦禁戒之事次于此

萍氏主水禁取名于不沉溺下士二人徒八人幾酒禁酒禁川遊者

司寤氏主夜覺者下士二人徒八人人有夜覺漫出門者使晃多人

司烜氏音毁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掌明水火屬秋

條滌音狼氏滌除狼不蹋者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狼扈在道難蹋

修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亦防盜賊里門曰閭

冥氏以繩縻取禽獸下士二人徒八人亦攻猛獸

庶煑音氏下士一人徒四人驅除毒蠱

穴氏捎蟄獸所藏者下士一人徒四人有穴者攻捎之

翨翅音氏惡鳥以翨害物下士二人徒八人以弋除之

柞氏音窄除木曰柞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惡水害稼木難刊士多此非田閭之艾柞叢道旁墻外艾作

薙剃音氏除草曰薙下士二人徒二十人惡草害禾

硩析音蔟促音氏下士一人徒二人除惡鳥之巢

翦氏斷滅蠹魚下士一人徒二人如蝎魚之類與

赤咸音犮跋音氏虫豸自埋者刺而拔出之下士一人徒二人

蟈國音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蛙聒人耳

壺涿氏以鼓擊之去水毒蟲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主射妖鳥令其國中絜清如庭下士一人徒二人高深隱蔽無不除治

銜枚氏 止言囂讙語 下士二人徒八人 非軍中之銜枚凡有大祭祀皆無言如軍

伊耆氏 主王者齒杖 下士一人徒二人 祝其壽物戒優以如唐帝養之屬杖

大行人 主賓客凝之事嚴 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

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

米諸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則降而肉祖請刑于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夕歸寧乃邦既後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看如此初非聖人私意

環人 主圍賓客任器為之守備也 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夜守无難

象胥 通夷狄之言而有才智者曰象曰胥 每翟上士一人 有德 中士二人 有智 下士八人

通善徒二十人 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總曰象者先致南方也 似音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訝中士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客于國人少訝于外人多

掌交 交通結諸侯之好 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每士四人

掌察四方 國寄察邦之事所 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每士二人

掌貨賄 掌邦國所致貨賄 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每士二人

朝大夫 主都家之國治 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

八人 取國之子為胥 徒二十人 每上士十人

都則 主都家八則 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

八十人 八則治都鄙亦每都如此

都士 主都獄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士 士居家治獄如都士居都治獄 亦如之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卧教 則用學士皆用胥

以上目録畢

大司寇之職 一卿 府六史十二胥十二徒百二十

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孔子告子貢問政大司寇五刑糾民之慝乃信之 一天下于禮樂致萬民于中和之孔職也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 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謂其民未習于教 柔克之義

二曰刑平國用中典 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 正直之義

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弒之 剛克之義

以五刑糾萬民 呂氏代天行罰天不是自家事故培養根本三代得天下以仁 鄭民時輕重所以制中 何民因時制宜不失先王立法之意可矣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 功農功力勤力 敕典 佐冬官

二曰軍刑上命糾守 命將命守不失部伍 政典 佐夏官

三曰鄉刑上德糾孝 德六德善父母為孝 教典 佐地官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能能其事職修理其職

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愿慤慎也暴恭之反也 禮典 佐春官 注恐當為恭

以圜土聚教罷民 圜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善也 民不習作有學能

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 害人已有邪惡過失而麗于法不坐嘉石者圜土施職役之明刑書罷方版大者其皆 七嘉石五刑為輕為重 故寘之

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 還故里都 不得以年次列于平民

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亡逃

刑其用刑也 先圜土教而後加刑也用其力以強其能愧其心以冀其改 不覊財非獄也環聚而教之也 潛消

以兩造禁民訟 造至也使訟者兩至 訟謂以財貨相告者 民畏兩至其訟自禁

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一束矢取其直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箇與 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

以兩劑禁民獄 劑音咨今券書使獄者各齎之 獄謂相告以罪名者 民與劑遲不敢齎之獄亦自禁

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 入金取其堅三十斤曰鈞 不券書不入金亦自服不在也

金矢如訊質不直不實者沒入之直而實者還之 爭辨曰訟 訟成曰獄 成聽入金仍三日乃決其中悔

以嘉石平罷民 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 平成也使成善也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

嘉石役諸司空 雖有衆惡之罪還尚未附于法 以聽司空役遣給百官役

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 罪分五等 比圜士為輕

其次九日坐九月役

其次七日坐七月役

其次五日坐五月役

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

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保任之不復犯則宥之無任則不宥 此皆生民成民之仁政

以肺石達窮民 肺石赤石也使之赤心不妄告

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

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王而罪其長 註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

路鼓乃大僕抑欲急聞 肺石乃小獄訟士先聽 復報也上兼王與亦卿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

正月 月子之吉始和 月寅布刑於邦國都鄙 外佈在先 乃縣刑象之灋

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 挾音浹 日而斂之 知避乃欲使民不敢犯也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天府 藏祖廟之

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六官六卿 孔修春秋亦周史三藏之法也 多聞多見亦冥可由

大史掌邦之典法則 內史掌國法國令之二 司會掌其法則之二而六官辟藏以其事攷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 邦典六典也以待邦國之治 以六

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 邦法八法也以待官府之治以八灋

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邦成八成也以待萬民之治 弊之斷之也

大祭祀奉犬牲 奉進也犬金畜

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 王自澤宮還入庫門大宰獻命即戒百官 涖則司寇誓者大宰

戒於百族 府史以下戒于廟門之內 王於庫門東入大廟廟內戒百姓 族戒簡于誓親疎

及納亨 致牲 前王 為王引導

祭之日亦如之 引導 奉其明水火 取火于日取水于月 自潔而後潔于神

凡朝覲會同前王 引導

大喪亦如之 引導 所前戒王

大軍旅涖戮於社 軍中社車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 士師以下 蹕 刑官之屬蹕之則閑不肅

小司寇之職 中大夫二

掌外朝 雉門外 在 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 下三者皆以為之民而為之 或曰在庫門外 掌外朝

一曰詢國危 謂有兵危之難 外朝之詢

二曰詢國遷 謂徙都改邑也 有此三者

三曰詢立君 謂無冢適以備國政選于庶

其位庫門外朝之外 王立南向
王南鄉小司寇以叙擯三公及州長中志在王 及百姓一一詢而謀之輔而獎焉謀在下
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公尊而咨君詢焉造州長 百姓之主百姓州長之屬
羣臣西面卿大夫及士 孤從卿大夫在公後 聽詢所
羣吏東面府史 兼侯國使臣在天子之國 聽詢所
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衆謀輔王 王則斷之
以五刑墨劓宮刖殺聽萬民之獄訟
附於刑用情訊之冀有可以出之者 求其出路
至於旬乃弊之刑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 無出路
讀書則用灋以罪斷之書讀之于囚而非變乃用法焉 當殺死罪

凡命夫命婦命夫男子爲大夫者 命婦婦之爲大夫妻者 不躬坐獄訟使其屬與其子弟 貴貴
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刑諸甸師氏 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 親親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五聽以聲爲本 下五聽得情不可 必兼能得情非易言
一曰辭聽出言不直則煩 五聲以辭爲先色氣耳目次之
二曰色聽顏色不直則赧
三曰氣聽氣息不直則喘 聽必兼不可輕
四曰耳聽聽聆不直則惑 不可盡信論萬未可與
五曰目聽眸子不直則眊 聽兼五聽必盡心乃明 惟明克允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附也 麗于前附于後 以法求其可赦可宥 以刑正其當罰當誅
一曰議親之辟全一本之恩 宗室有罪先請于王

二曰議故之辟故舊知也 全相識之愛
三曰議賢之辟有德行者 司農若今廉吏 重其德
四曰議能之辟有道藝者 有罪先請 重其術
五曰議功之辟有大勲勞 凡有功于社稷者皆云能 不忘其勤
六曰議貴之辟既位公卿 不辱其爵
七曰議勤之辟憔悴事劇 盡瘁可原
八曰議賓之辟所不臣者 三恪二代之後與 先德可念
劉氏八者天下之大教人倫之美莫斯爲厚不議賊倫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罪正所定 刺殺之也 三刺聽斷于外朝
一曰訊群臣卿大夫士皆西向立 在王之左

二曰訊群吏府史皆東向立 在王之右
三曰訊萬民隨州長北面立 在王之南 三訊以民作主雖死不怨殺者
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民欲刺 民欲宥 刺重赦輕
鄭註上下以身分劓墨于面上也宮刖于下下也 王氏上下以罪分刑之重者上服刑之輕者下服 王說優
刺非必殺五刑皆云刺上服自殺起下服自墨止 劓宮司寇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男八月生齒女七月生齒 司寇祖藏民命
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人數定而九賦可宮可 如國用乃可定作民子
小祭祀奉犬牲如大司寇 刑官
凡禋祀五帝實鑊水滌牲必司致其潔 周官助蕭
納亨亦如之煮牲亦司寇致其潔 助刑周官刑則清潔

大賓客前王（導引）而辟（辟除嘉人 刑官助嚴）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前導而辟 刑官除邺）

小師（王不自出之師）涖戮（戮于社 主車前）（刑官亦罪）（結司寇事 代君涖戮）（亦料守以死為義）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士師以下）蹕（代大司寇令之 人止行）

孟冬（夏正亥月）祀司民（軒轅角星）獻民數於王（周之十月歲終故獻之 將）

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國用民衆則益 民寡則損）（前一歲盡登之心 此乃獻之成功也）

方知遊民為國之大蠹而五刑料力為首料暴為終力料而暴

亦少國之富厚由之司寇重民數上應司民下豊國用 知本哉

歲終（周正亥月）則令群士（其屬）計獄（已成）弊訟（未結）登中（所斷獄訟之中）於天府（之貳）

正歲（夏正寅月）帥其屬而觀刑象（每歲更典）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

常刑（此亦儆民之用新刑象也）（以新刑象作主）

令群士（小司寇出令）（以新刑象論戒之）（小代大出令 國中令之）（大司寇焉）

乃宣布於四方（以新刑象宣布之）（四方布之）（惟恐民不知犯）

憲刑禁（凡刑凡禁立表縣之）（以新刑禁表示之）（遠則憲之）

乃命其屬入會（四方獄訟之計至此入之）（遲于王國之計兩月）（新令已布 舊計方齊）

乃致事（然後致之于王）（王國計弊之中已獻于亥月 先治已職）（四方計弊之會必致于寅月 後清人職）

士師（下大夫四）之職（刑官重士師 四大夫為準人）

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右之禁書亡矣）

一曰宮禁（宮中之禁）（先言宮 修意 自君后始）

二曰官禁（官府之禁）（朝中官府吏戶禮兵刑工 無敢犯禁）

三曰國禁（城內外禁）（城之內外中心而朝徙市包之不使犯禁）

四曰野禁（郊遂野禁）（六郊及六遂餘包之不使犯禁）

五曰軍禁（軍中之禁）（六師之軍亦莫包之不容犯禁）

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欲宮府知禁不敢犯）書而縣於門閭（欲軍民知禁不敢犯）

以五戒先後刑罰（猶大右也 使民遠罪）毋使罪麗於民（刑設止期于無刑）

一曰誓用之於軍旅（軍法嚴 使民早免罪）（以誓戒有嚴肅意）

二曰誥用之於會同（大衆易犯 使知避罪）（以誥戒有曉諭意）

三曰禁用諸田役（田獵亦易犯 使早知免罪）（以禁戒有止欽意）

四曰糾用諸國中（輦轂之下糾之使民不犯）（以糾戒 更整意）

五曰憲用諸都鄙（都鄙之遠憲之使民共知）（以憲戒 更著明）

民（以五戒先之則引而導之使民無違而麗于刑 協中乃治）（以五戒後之則閑而遏之使民無退而麗于刑）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六鄉合猶言合衆）（合地為聯 合民為聯）

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去其害人者使之相安）（舍其有任者使之相受）

以比追胥之事（追：盜也 胥：伺也 比其族之所合于盜賊也）

以施刑罰慶賞（違法不合而族者施刑罰 衛法決合而族者施慶賞）（嚴以禁之 優以榮之）

掌官中之政令（官府）察獄訟之辭（士師察其屬衆士之獄訟之長）（凡親睦止一鄉）

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先察衆士之斷成令 後詔司寇行之）（合而成者致于司寇）

掌士之八成（斷事有八成）（獄成不可易者六成）（若今時行事決事比 有八篇 言詔諸之條目）（注 若今刺探尚書事）

一曰邦汋（斟酌國家盜取之事）（而後第一 一者細之邦國）

二曰邦賊（為逆亂者）（懷逆之賊 心懷逆亂 第二 志逆國）

三曰邦諜（爲異國反閒）
四曰犯邦令（干冒王禁令者）
五曰撟邦令（稱詐以有爲者）
六曰爲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
七曰爲邦朋（朋黨相阿使政不平）
八曰爲邦誣（誣罔君臣使事失實）
背君二心反爲敵謀悪第三 孫邦反之罰悪悪第一 撟與矯同罔上行私悪第二 如陽虎亦潛滋 共工驩兜亦見朋
以上三條指無君挾詐者 以上二條不從王法抗其君者 姦宄大胆悪第一 私結邦援悪第二 欺君侮臣悪第三 以上三條由重及輕
人心不同有此八悪士師預爲成書以勾訪而禁防之庶不
至于觸法而附刑則國家可安〇此八者故也怙終也寇賊
姦宄也所必誅之不可赦也立爲八成悪知懼夫
若國凶荒則以荒辟之灋治之（荒年辨救之等）

令移民（就食救飢）此荒之最甚者第一
通財（分財之周防流）此荒之稍次者第二
糾守（安民）此荒之謀護者第三
緩刑（宥過恤也）此荒之議寬者第四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傅別中別手書也約劑各所持券也）
傅地證中人別花押手迹約僞則遠近劑契券爲信
四者有劑則可信無劑不可信（傅別也約劑也書于劑）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刑官主刑故爲尸謂亳社）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刑官除邪）若朝夕出入不用士師
祀五帝則沃尸（尸尊不就洗入門北面士師以盥手）
王盥洎鑊水（增而小之續司寇）治音冀汲水浴湯沃汁也 洎以待泔沃

凡刉珥（刉音機珥音二）則奉犬牲（當用大牲者有毛者曰刉羽者曰珥）
諸侯爲賓（若燕饗時）則帥其屬而蹕於王宮（王出故止行人）
大喪（王宮亡亂）亦如之（帥屬止宮行人）
大師（將兵居親）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及將命與犯師禁者（干陣行）
而戮之（戮于社主前上師行軍法）師中竟用軍法不寬
士師各主一方前有六禁不害在朝則有誥助一方刑官不得詐則上計與人之職也此不溺職難其人
歲終（月安）則令正要會（獄訟之要歲會月）
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新刑象）於國及郊野（入之獄群士計）（三所處）此寅月始和事
士師之職總欲使民無訟助王之明德也敢以得情爲喜哉
鄉士（上士八中士十六下士三十二旅）（六鄉之獄任閒中每各主一鄉上士四人分主三鄉）
掌國中（距王城百里内）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以生息爲務俾不抵于刑罰）

聽其獄訟察其辭（六鄉分聽而察其辭情無不）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辨與異其文書殊死刑乏刑辨其生殺異則情服）
旬而職聽於朝（司寇合衆職公聽于朝外朝）（自旬前容其反覆）（此朝見司寇公署）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司寇斷之于上）
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議麗于下法合）
蔚（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此麗議之法）
獄訟成士師受中（當士師鄉士以無權上之士師也以獄成）
協日刑殺（和合支辭善日）肆之（陳尸）三日（必擇可刑殺之日重民命也）（三日後聽尸）
若欲免之（赦也）則王會其期（外朝司寇聽之期斷獄之期）（議親往赦免王不敢擅）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

帥其屬夾道而蹕（刑條助肅）（四者王有事入鄉）
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蹕（刑條助嚴）（此則三公以主事入鄉）
其喪（三公治六鄉）亦如之（亦前驅而蹕）

遂士中士十二（府六史十二胥十二徒百二十）（主六遂之獄）（六遂之獄在四郊二士分主一遂）
凡國有大事（征伐田獵）則戮其犯命者（亦于鄉同于正刑士師）
掌四郊（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
聽其獄訟察其辭（六遂分聽察之）
辨其獄訟（或出或入）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死刑定要）（遂刑已定）
二旬（地稍遠）而職聽於朝（外朝）（有大衆）
司寇聽之（再專聽）斷其獄弊其訟於朝（官署）（治朝外應門內）

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濃以議獄訟（無可疑）
獄訟成士師受中（鄉遂皆上成于士師）
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從本地）肆之三日（請尸同）
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輕于鄉刑）（方可免不親剃）（六遂刑濟亦可與論）（遂者船于遂人）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王親在遂）
六鄉若有邦事（在遂）則為之前驅而蹕（王事重）其喪（治六遂）亦如之（蹕同）
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遂刑）（遂士同士師刑）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府八史十六胥十六徒百六十）（主縣之獄）（縣每面八中士）（縣乃公邑之獄）
掌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縣士掌獄野大總言之）
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縣是采地外公邑）（糾力足食）

而聽其獄訟察其辭（縣士于四方之野各聽之）
辨其獄訟（聽後辨其出殺輕重）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死刑則有結案）
三旬（史遠）而職聽於朝（外朝公聽）
司寇聽之（再專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府在治朝南）
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濃以議獄訟（公議定之）
獄訟成（外敕有）士師受中（止師定期）（士師受遠近之中）
協日刑殺各就其縣（仍歸之縣）肆之三日（從惡醒衆）（請尸同）
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降于三公）會其期（公議有免）（六卿論意可免）
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每縣聽役）
若大夫有邦事（以王命在縣）則為之前驅而辟（辟除行人）

其喪（大夫治縣）亦如之（前驅辟人）
凡野有大事（田師）則戮其犯命者（刑官令行）（與士師同）（可見治不治由于刑清不刑清欲治者可不先理刑乎理刑關于治）
方士（四方）中士十六（每方四士）（府八史十六胥十六徒百六十）（主四方都家之獄）（在國掌之）（大都在疆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
掌都家（都乃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乃大夫之采地不三處）
聽其獄訟之辭
辨其死刑之罪（無出降）而要之（加結案）
三月（除議）而上獄訟於國（入要于司寇）
司寇聽其成於朝（治官）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濃以議獄訟
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都家之士方士有案）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四士主一方則為班禁令）

以時修其縣灋縣師之職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畜車之稽
若歲終則省之縣師上計而誅賞焉方士在國聽其縣察獄計書正四方之縣師治獄成
凡都家之士所上治計書獄辭則主之各方不主失出失入者有大責兼大罪小罪
士遂士縣士方士皆士師之屬故曰士師不能治士四職皆刑僚

訝士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乃及天下獄訟
掌四方之獄訟諸侯之獄遣掌以而罪及
諭罪刑於邦國告曉制刑之本意此亦疏附之職周民聖王不重在告諭
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謂嫌疑辨事先來乃通之于士師諸侯未有能斷者訝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此往彼訝若春秋君臣宣淫上下相虐者
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
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前驅而辟
野亦如之及賓客于野
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賓客就舍禁行人以防剽掠
誅戮暴客者以此名士
客出入則道之以此名訝
有治則贊之正治待司寇訝之職盡
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誓命之辭五禁之法使衆知上意亦知國禁訝士通四方之志非專拘獄訟
鄉士在國主六鄉獄訟遂士在遂縣士在縣主郊野獄訟方士
在國主都家獄訟雖遠近不同止于獄訟之成而已而四方諸
侯獄訟難以四士例之諸侯有邦交特設訝士内盡禮外盡法
以通志諭意寬猛得宜一中是期周之忠厚于治獄也如是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主外朝詢獄法左二士右二士南二士故六士王時會不時會欲免民官多六士司外朝
掌建邦外朝之灋小司寇主朝士佐之位此專主聽獄訟
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取其赤心外刺三孤六卿三棘大夫士六後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取左赤心外刺五等諸侯羣吏從配後
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取其懷來遠合謀每州長公同一槐爲民保民後
左嘉石平罷民焉文理之石罷民帶桎梏坐此恥之司寇朝士先是聽其辭
右肺石達窮民焉赤色之石欲伸理者通之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齊民之序列促官就位趨行辟其非刑官不肅
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威儀不肅不循序位相聚喧語禁此三項皆蔽肅矣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外朝以待識之者來俘而取之曰獲
告於士朝士旬而舉之十日無來認者則舉其要
大者公之貨賄大者沒入公人民大者奴隸
小者庶民私之小貨賄小人民小六畜則以物歸之數以下
凡士之治有期日亦不苟獄且亦無敢折獄之仁欺隱獄則株連敢折獄激枉
國中一旬六鄉地最近
郊二旬六遂地少遠
野三旬公邑地已遠
都三月畺鄙地更遠
邦國朞四方地極遠
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忽者煩訟
民無訟聖人欲使禁訟意深不欲人訟又亦無矣

刑皆心抱一仁字仁不足溺職
六司士司少寇六士亦民之父母
遺之浮忽于不拾無人認取因類有此三項司寇司士之威嚴如是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判，半分而合者，謂劵也。養信息訟。抵冒而訟，判書驗責）

凡民同貨財者（合錢共賈）令以國灋行之（出息有則）犯令者（違法取息）刑罰之

凡屬責者（地連屬相爭責）以其地傅（附近地鄰）而聽其辭（取其相比，能知其實）

凡盜賊軍（伍兩之長）鄉邑（比閭之長）及家人（親至）殺之無辠（盜無所容）

凡報仇讎者（當報雖忘）書於士（以書告士，士許之）殺之無罪（大讐雖禁）

若邦凶荒（年亂）札喪（疫民）寇戎（兵亂）之故則令邦國（天下）都家（采地）縣鄙（朝士更斟酌救民災）

慮（公邑）（先事而思患謂之慮）刑貶（刑且釋之，一時之趨，貶國用一時省減之急）

司民 中士六（府三史六胥三徒三十）

掌登萬民之數（掌戶籍，數歲可稽民）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刑官關係民命）

辨其國中（中士二一府）與其都鄙（中士二一府）及其郊野（中士二一府。司民亦士民之父母）

異其男女（男一書女一書）歲登（出則登之）下（死則下之）其死生（男八月女七月生齒若生去死）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獻司寇（刑官主成民命實重）

司寇及孟冬（實月）祀司民（星用）之日獻其數於王（祀星以報天，獻數以告王）

王拜受之（敬民即敬天）登於天府（祖藏○敬民乃敬祖，天祖民一心包攝）

內史（掌柄）司會（掌大計）冢宰（二王治事）貳之（副其）以贊王治（王以民為重）

司刑 中士二（府一史二胥二徒二十）

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五刑各五百，色附罹禁之。周非重于世，變至是于下，然也耳）

墨罪五百（黥也，先刺其面，以墨窒之。非事而事之，而誦不詳之，為出入不以道義，思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刑墨于劓）

劓罪五百（截其鼻也。劓重于墨）

宮罪五百（男割女閉，宮閣之中。即宮男女，盜攘傷人者，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宮重于劓）

則罪五百（則，斷足也，周改臏作刖。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

殺罪五百（死刑）

此二千五百之目略也其刑者則七（關夫膝，蓋骨，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

墨蓋為惡（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劓蓋犯上（關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宮蓋色刑，逞邪慾而交接（男女不以義交）刖蓋財刑，用足力（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盜取財物）殺乃大憝（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以斷賊人）

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五刑也。以生道殺人，此五刑也。

漢文除肉刑，犯法而死者益多，而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亦多閹者）

（肉刑，不習騎）（象以典刑，此刑也，惡象效之）

刻而墨之，使其難見人。殘而截之，使其不出包。閹之閉之，使其絕交接。斷足去膝，使其足不移。斬從殘傷，使之不得生。

（夏本千周改五百，後穆王仍改為千。夏本千周改五百，後穆王亦改為千。夏本五百周仍五百，穆王改為三百。夏本三百周增五百，穆王仍五百。夏本二百周增五百，穆王改二百）

若司寇斷獄（已成）弊訟（止之爭）則以五刑之灋（司刑執）詔刑罰（出言者）

而以辨罪之輕重（刑罰疑則入罰。刑罰言者，司刑詔刑書，司刺議宥書）

（司刑羅中士法，在不思故致刑猶加刑。司寇必折衷于是，周于獄訟好問察言，詳聽之於先，重則罪之，有）

司刺 下士二（府一史二徒四）

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

（上而三孤，中而六卿，下而大夫，皆曰可殺之，司刺之有教）

壹刺曰訊群臣（西面而聽者，無疑則刺者）

再刺曰訊群吏（東面而聽者，無疑則刺者）

三刺曰訊萬民（北面而聽者，無疑則刺者）

（近而三公，侯之都鄙遂，遠而都鄙，諸侯之民曰可殺，萬民之法）

壹宥曰不識（識，審也。不審，誤殺，失于不審，情可疑，誤傷）

再宥曰過失（無心中誤，失于偶誤，同情可疑，亦有遺）

三宥曰遺忘（相隔而忘，失于過，情有可疑，在人）

（宥之不刺，宥之不刺，宥之不刺。此疑獄，未露生決者，誤傷，誤殺，宥傷，宥殺，指傷，指殺）

壹赦曰幼弱（八歲以下）再赦曰老旄（音耄 八十以上）三赦曰惷愚（音蠢 狀）（除手殺人外 如〻 老〻）

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情實也故與怙可恩肯災少者恩可矜 不夫之過縱舍出不失之過嚴生枉）而施上服（上刑殺宮）下服之罪（下刑墨劓 臏則上下之間）然後刑殺（刑人殺人非輕 司刺有助于司寇之明允 非姑息也為民父母當然 祀者必少出者必多 乃協于中本意）

司約（下士二 府一史二徒四十人）

掌邦國（天下）及萬民（王所）之約劑（券書 六約藏之王府有訟不決則 辟守藏簿之亦聽治訟所必資）

治神之約為上（命祀郊社群宗 望及所祀宗 命祀之尊卑隆殺）

治民之約次之（征税遷移 仇讎既和 分族之多少枝派）

治地之約次之（經界所至 田萊之比 經界之遠近接連）

治功之約次之（王功國功之屬賞爵所及 賞爵之大小熟蹟）

治器之約次之（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 用物之量條節限）

治贄之約次之（玉帛禽鳥相與往來 執見之等級辨物）

聖人憂人情之滋偽藏約劑以息爭無是職信不信無攷 經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畫于宗廟之六彝神鑿不朽 司約亦藏其辭）

小約劑書於丹圖（註未聞 或彫器有國家者與 如丹書本異 司約亦藏其辭 邦國大約 萬民小約）

若有訟者則珥（殺雞取血塗其戶）而辟藏（司約府藏 日珥 辟蹟 府藏有神不敢往辟）

其不信者服墨刑（不如約者 訟罪輕于大亂 人知者亦不敢化信念而乱息）

若大亂則六官辟藏（有受盟約之載）其不信者殺（人心不亂天下乃大平 禁之無有不信者）

司盟（下士二 府一史二徒四人）

掌盟載之灋（載盟辭 盟告神）（亦是其戒之事故次此 盟者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謂載書 司約未疑存者 司盟既疑存書 皆以息訟者獄）

凡邦國有疑會同（天子郊外為壇）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

北面詔明神（謂日月山川神之明察者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 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玄下黃 上圭下璧南璋西琥北璜東圭 皆刻木為玉飾 此即方明故曰明神）

既盟則貳之（書其藏之）

盟萬民之犯命者（犯君令）

詛其不信者（違約者）（殺牲告神 相與共惡之 鬼神默殛之 欲其死 立盟戒其忍辭 以立詛辭以懲其往）

亦如之（用方明北面 以盟詛詔之 亦藏其貳以為永鑑）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司約藏其正 司盟藏其副 待攷 不用盟）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聽之使對神 自盟自詛焉 不直不信 自不敢欺神者）

凡盟詛各以地域之眾庶共其牲而致焉（公同惡之）

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司盟所詔以中其信 為之具酒脯以祈神 亦示公同之惡 刑聽獄 仁大）

（朝士以下列五司聽獄之官 無不倫盟總以不枉民生為主故司民先焉 無不倫 不用意 下及微物）

職金（上士二 下士四 府二史四 胥八徒八十）

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丹青：空青丹砂）（受金罰貨罰 亦是刑獄之事）

受其入徵者辨其物之嫩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楬以代書其數量以璽封之）

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攻金之工六）

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王府內府）

入其要（凡數也入之于大府）（大府有凡數可稽）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疑獄贖金 泉貝也無金當貨）入於司兵（給治兵及工直）

贖鍰入司兵以罪人之物不入經用止充國家陳惡之器國用可給民生不病○

此一職刑官財貨之府也理財者不可不慎擇其人

旅於上帝旅祭五帝則共其金版金版書祝書命非飾屏風

饗諸侯如神賓亦如之以鉼金謂之版以此金為貨與用金為版百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作權之具非板木以金石為之屬則掌其令精者入守藏粗者充兵器

司厲 下士二人 史一人 徒十二人

掌盜賊之任器傷人兵器貨賄主盜賊之兵器其所盜財物化改為皆掌之不可全毀不可不別

辨其物皆有數稱有精粗量有多少賈定價而楬之書其數入於司兵充除惡器

其奴盜賊之奴不三等罪未至死者罪人家屬不同惡者不坐從死未滅盜賊黨

男子入於罪隸供役

女子入於舂槀舂人槀人亦供役舂槀蓋罪女也不緊有別

凡有爵者命士以上與七十者老與未齔者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皆不為奴仁及老幼不忍刑之

奴盜賊建坐除此三等箕子為奴紂所以亡

犬人 下士二人 府一人 史二人 賈四人 徒十六人 犬分三等大司寇小司寇重為牛人大犬人小物辨之

掌犬牲畜金

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牷純色也牷音全

伏瘞亦如之伏以王車轢之埋祭地毛純色牲

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幾即刉珥即衈祭川澤祭四方百物駹不純色犬有三種田犬吠犬食犬田獵守衛為牲

凡相犬相視知其善惡擇而賣之四人也

牽犬者屬焉犬則執紲此十六人也

掌其政治飼選擇下士分掌之

以上三職皆以財言

司圜 中士六人 下士十二人 府三人 史六人 胥十六人 徒百六十人 獄城之官罪重于嘉石

掌收教罷民不忍絕且教而化之

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背負惡名大版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

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舍釋之

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犯怙終必殺

雖出三年不齒羞而辱之且恥其終必欲發其恥心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異于五刑之傷殘

其罰人也不虧財異于五罰之出鍰不忍人之政無貪利之私仰見其仁政

掌囚 下士十二人 府六人 史十二人 徒百二十人

掌守盜賊守之不嚴人多防遠

凡囚者囚非盜賊以他罪拘者上罪梏在手曰梏拲音拱兩手一木而桎在足曰桎

中罪桎梏手足各一木拲刑則尚可自如

下罪梏去足桎尚可足行

王之同族拲上罪用拲免其桎梏

有爵者桎止械其足免其梏

以待弊罪

及刑殺告刑於王奉而適朝告刑其刑其殺已明必適朝為王欲有所免且當以付士

士加明梏鄉士六鄉掌獄書其姓名其罪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庶姓無爵者皆刑殺于市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以待刑殺

掌囚以囚各分交與然後其掌之責乃釋守罰心費力

掌戮下士二史一徒十二

掌斬殺賊諜而搏之殺而又辱之斬所以斧鉞殺以刀刃賊與諜閒反大者斬小者殺搏為膊去衣而磔之也

凡殺其親者焚之緦服以內則燒之殺王之親者辜之謂之磔

自殺其親賊仁莫甚故焚以火而不得其刑殺王之親賊義莫甚故辜以磔之而不全其體也皆刑後之戮辱特設官與賊同

凡殺人者踣音白諸市僵尸不欽肆之三日亦殺後之戮

刑盜於市與衆棄之罪惡莫大市以辱之

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刑市踣市殺且踣而肆之四刑皆決于市

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亦掌戮未殺之

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亦如賊諜軍法同嚴

墨者使守門黥者無妨于禁御亦以戒出入之奸詐者

劓者使守關截鼻亦無始以貌醜遠之亦以戒四方之逆逞

宮者使守內以其人道絕也男女無嫌亦以禁宮中之曖昧

刖者使守囿斷足騶衍翕獸無急行亦以禁踰決之梳提

髡者使守積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積在隱者故使守之玄謂王同族不宮而髡者

五守各有深意加刑使臣民永戒
五捍樣以坊犯者仁之至義之盡

司隸中士二下士十二府五史十胥十徒百

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罪隸及四翟物衣服兵器之屬政所以正之令眾之使不屬兵而屬刑者以五隸皆刑餘也

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

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不易其宜不易其俗

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王宮同宿衛之士為外護野舍助宿衛之軍為散守

罪隸百有二十人盜賊家奴選擇才智馴良者餘為隸民其正役當捕盜賊助囚執已見司隸

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

若封國建諸侯若家立大夫家牛助為牽徬以牛助輔從罪隸牽徬之任前曰牽在旁曰徬

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王明齋以此為閩隸之脫簡誤衍于此

蠻隸百二十擇之為隸次第一等少馴

掌役校人養馬為校人役使為圉〻人出人于蠻隸

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

在野外則守厲禁

閩隸百二十蠻別種在東南

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掌子則取隸焉掌畜鳥之子弟取閩子弟為隸當闕疑入罪隸脫簡是

夷隸百二十第三等亦馴使

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曉鳥言者養牛馬用夷隸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百二十第四等尤猛力

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罪隸以下五隸皆司隸之屬故建次之五隸各所當用

布憲（中士二 下士四 府二 史四 胥四 徒四十）（主表刑禁巡行之官）

掌憲邦之刑禁（憲表也謂縣之）（國之五禁右刑罰者）左

正月之吉（周正子月）執旌節（中士下士尒掌尒出）以宣布於四方（宣布在始和之先）

而憲（待寅月始和時）邦之刑禁（有新形象時使縣之）

以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四方邦國及其都鄙（憲之皆以詰之）達於四海

職方務同亨其利布憲務同去其害王道與天地同覆載

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王政孔子本此非社撰）

五刑 野㙇軍社鄉德官國 刑自野糾起至于國

五禁 宮官國野軍 禁自宮起至于野似與軍社

布憲者布此內聖外王之政即大學小學明新止至善之教也

而畏以刑禁則內外莫敢犯耳豈有他意而可秘之以罔民

禁殺戮（下士二 史一 徒十二）（自此至修閭八職皆防盜賊姦宄者）

掌司（猶察也）斬（私斬）殺（私殺）戮（私戮）者（三項大惡）

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傷亦私）者（此項雖輕亦惡）

攘獄者（凡拒官法）遏訟者（遏其和 挫）（此三項亦是不守法）

以告（司寇）而誅之（隨其輕重罪之）（國中清）

禁暴氏（下士六 史三 胥六 徒六十）

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以力正得者）者（好爲侵陵 亂悖于人倫 暴敢作威 怒力正節爲正）（不悉一項 奚隸尤嚴 從敢風化也）

撟誣犯禁者（撟以此誣罔刑禁）

作言語而不信者（好詐好謹 造作小言語 無狀之大以惑衆）

以告（司寇）而誅之（此二職皆司寇之耳目爪牙）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糾察之洽敕）（奚隸男女奴 牧民之如牧）

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使知禁暴之嚴 必不敢犯禁 大犯禁必受罰戮）

戮其犯禁者（糅雜之時用法尤嚴）

野廬氏（下士六 胥十二 徒百二十）

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此防于野 閑防于城）（巡行通之 使不隔絕）（巡行防戮 亦通達道路 去王城五百里爲畿 國中清而此急也）

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比猶校也）（宿息廬之屬 井共飲食 樹爲蕃蔽）

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 有相翔者（相翔者窺伺）誅之

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擊音繫 車轂相擊 舟則交互）叙（次叙叙之）而行之

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亦使守涂地者）

禁野之橫行（由田中）徑踰者（射邪取疾 越堤渠也）

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治其壞謂之修 去其穢謂之除）

掌凡道禁（若今絕蒙布巾 持兵杖之屬）

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蜡氏（蜡音乍）（下士四 徒四十）

掌除骴（死人骨 骴音恣）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即骴之爲不蠲）（骴與骼同 骨之尚有肉者）

禁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圜氏罷民）及凶服者（服衰經也）以及郊野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 書其日月焉 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楬欲令人識取其家 人其仁）

掌凡國之骴禁（人因重死物亦不棄 不忍之推也）（兼禽獸之骨）

雍氏下士二 徒八每士四徒

掌溝瀆澮三者皆田間通水者池隄防止水者陂障水道之禁巡行之官蓄泄有時 水十百相葉謂之溝水之所會謂之澮大竇謂之瀆

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擭阱穿地為阱所以禦禽獸害稼 擭作鄂繫地阱淺擭于其中

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收刈之時阱擭恐陷害人

禁山之為苑擅為苑圍于山澤之沈毒魚及水蟲之屬者自然其就居而害之禽獸魚鼈

萍氏下士二 徒八每士四徒 亦巡行之官

掌國之水禁水中有害人之處及入水捕魚鼈不時

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察其不當用而用

謹酒使民節用酒也戒其當飲過飲者 在沽酒之所巡之 在飲酒之地巡之

禁川游者備波洋卒至沈溺也 有此行

司寤氏下士二 徒八每士四徒 巡夜之官 以夜爲主

掌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夜五至戊夜時

以星分夜星見為夜時 星沒為晚時

以詔夜士夜禁主行夜徼候者 不許人行

御晨行者還止之備其遺害及謀非公事 禁宵行者夜遊者定昏無事而行 禁昏無刑法

司烜氏下士六 徒十六 司烜明之佐 以朝子

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陽遂云得陽之氣 火乃真明 云明火真明 夫遂 陽燧照乃燥起

以鑒取明水於月鑒謂方諸屬 得潔陰之氣 水亦真明 云明水真明

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齍盛粢明燭照燎 齍黍稷之明水 燭必用夫遂之火

共明水以為玄酒 云玄酒至尊非地水乃鑒取之明水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墳大也麻楷百束樹于門外之外 設于庭曰庭燎 百枚 並用明火

中春周卯日為季春出火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用火之處及備風燥

軍旅修火禁與司烜相左右

邦若屋誅所殺不于市以適甸師氏者則為明竁竁音毳焉明書其罪于葬處

民罪加明梏市與衆棄之族罪加明竁亦著其實從注為是○有

爵者雖屋誅其罪略著故易其刑劇即此屋誅與明刑明梏與明竁皆罪跡

條狼氏滌音 下士六 每士三徒 晉 徒卒

掌執鞭以趨辟趨而辟行人 道路之官 執鞭以滌除道路 夾道虎賁外辟之

王出入則八人夾道下士徒辟之 禦職掌帥 條狼以滌除左右四 左四右四

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因王分等差

凡誓虎臣衛王有誓 二王皆專指軍旅鄭注兼祭祀 然軍旅固嚴矣祭祀不守不肅

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命臣傳君命肅衆 小臣無不避顚貴賤

誓僕右曰殺王右王御此在軍旅 軍中令則殺祀

誓馭曰車轘大馭王路音還 此則祭祀聽誓戒也 大馭不恭慢天祖之罪 軍中可不聞則必當聞

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關白于君 不在軍旅

誓師曰鞭三百樂師在廟皆然 在軍不知聲 不能和樂 失時

誓邦之大史曰殺主禮事者 軍祭不能 失儀

誓小史曰墨兼師祭 軍祭不能佐大史

法之輕重士師掌之條狼氏但中命耳非敢妄以恐嚇人也

○條狼小職屬秋官助威助斷姦宄寇賊孰敢干

修閭氏 下士二人 史一人 徒二十人

掌比國中（城中）宿（宿衛之民）互（行馬止人）𣟄（行夜擊柝）者（互乃障互之互）

與其國粥（與有同養也國所遊養之卒也）而比其追胥者（追逐寇賊胥伺）

而賞罰之（宿衛正卒障互正卒行柝正卒勤怠有賞罰 追胥作而國有賊快亦有賞罰 州閭民皆）

禁徑踰者（不由正道蔽眾）

與以兵革（戈戟甲胄）趨行者（如有寇難蔽眾）

與馳騁於國中者（車馬衝突蔽眾）

邦有故則令（令于各閭）守其閭互（閭各有行馬以禁止姦非 大故寇戎喪災）

唯執節者不幾（若無節必當幾察出入）

（刑至滌根氏道無滯穢而軍祭有嚴警 司寇之職 刑至修閭氏閭無怠民而事變有密防 姦盡矣）

冥氏 下士二人 徒八人（冥音覓 如字是 使獸入檻 冥然不覺 止下士二 取獸之仁）

掌設弧張（罿罦之屬所以扃絹禽獸 弧為机弩 張設罿罦 作二物焉是）

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鼓以驚之 趨入阱擭 猛獸不與閑力 乃待後虜之法）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承四備者 物有為革 齒毛也須也 皆皮後去毛 為備）

庶氏 下士一人 徒四人（庶音煮 庶乃驅除毒蠱之言 止下士一 惧疑之嚴 一士掌其方 止于妙）

掌除毒蠱（毒物而病害人者）

以攻說（祈名）禬之（以禬禳祇 書謂禁之法 攻重責 說矣責 之祈神去懇切 以使蟲者 略耳非難也）

嘉草（藥物）攻之（特為主）

凡敺蠱則令之（使為之）比之（校其能否）

（刑官消蠱蠲百蠱盡洗可以潛消寧之化成肅殺之功○冥除祖獸使之不覺庶除毒患使之潛消三細微類皆不為民害）

穴氏 下士一人 徒四人（止一士 取物之仁 亦除民害 盡人性 盡物性 刑及于蟄）

掌攻蟄獸（熊羆之屬）

各以其物（各隨獸食物）火之（不大其火 蟄不出也）

以時獻其珍異皮革（熊羆皮革可入珍膳 而熊掌入珍）

翨氏（翨音翅 司翅）下士二人 徒八人（惡鳥難取故必二士 刑及于翔）

掌攻猛鳥（鷹隼之屬 非除物害 盡物性 贊化育）

各以其物為媒（置其所食之物于絹中）而掎之（以掎其足係其足 掎音）

以時獻其羽翮

柞（音窄）氏 下士八人 徒二十人（非田閭之柞）

掌攻草木及林麓（以除惡草惡木及平林山足皆除之 除惡務盡）

夏日至令刊陽木（生山南者）而火之（使其不生 使其根必斬絕 刊必先斫去之皆 夏陽盛火攻）

冬日至令剝陰木（生山北者）而水之（使其根必斬斷 冬陰盛水腐）

若欲其化也則春秋（春者火之 秋者水之）變其水火（化以種穀 惡木既成沃壤）

凡攻木者掌其政令（除木有時 柞主使若故士八師徒二十 薙主使殺草者故士二師徒二十）

薙（音剃）氏 下士二人 徒二十人（非田閭之芟）

掌殺草（惡草難除 四時立法）

春始生而萌之（以鎡基斫其生者 于始萌即除之）

夏日至而夷之（以鉤鐮迫地芟之 于既長更芟之）

秋繩（去聲）而芟之（含實曰繩 使不成熟 于將實而芟之）

冬日至而耜之（以耜測凍土而剗之 于宿根而反之）

（四時漸除 乃可殺 為誅力 田者如此 刑官係其食足 主意欲民先足食）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先以火燒其芟薙之草已而水之其土亦和美

掌凡殺草之政令 前則主公家之草雜氏帥其徒為之 此再主協國田時之草教民為也

化林麓為膏沃柞氏之功刑官助斷土地之地秋二職害去 化草萊成田畝薙氏之力刑官助易田時之官聯也刑興

硩蔟 音析 促 氏一下士二徒

掌覆夭 音妖 鳥之巢 除惡及于妖鳥 慎于除妖 使人見放重如石促之 恐鳴之鳥 閒不祥 若鵂鶹

以方 版也 書十日之號 十天干日 自甲至癸

一天 二地 衆神臨 三王 之乃天 四歲 地正氣 五星 之所萃 聚也

十有二辰之號 十二地支 自子至亥

十有二月之號 王正一周 自娵至荼

十有二歲之號 太歲歲星 自攝提至赤奮若

二十有八星之號 自角至軫 蒼龍朱省白虎玄武

縣其巢上之帷則去之 妖鳥鷩散自不敢巢 去妖鳥之善法不費楫檄 國王餘智

翦氏一下士二徒 與庶氏相左右 刑悉及 蟲害

掌除蠹物 穿食器物雜穴人器物形者

以攻禜攻之 蠹蟲之害亦天地邪氣所生欲除之必祈神 即詩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之意非人力所及

以莽草熏之 蠱則嘉草說人蠱則莽草 殺蟲曰庶曰翦法不可易

凡庶蠱之事 則翦之不能必用熏 熏內攻翦外治

赤 音戚 犮 音拔 氏一下士二徒 除牆屋小蟲

掌除牆屋 除蟲豸藏逃其中者 有足曰蟲無足曰豸

以蜃炭攻之 以擣其炭以揉和之 以灰灑毒之 浮灰亦有汁也者

凡隙屋除其貍蟲 藏埋之蟲 屢蔬修之肌為肌理狀

蟈 音國 氏一下士二徒 刑治蛙喧

掌去鼃黽 齊魯之間謂鼃為蟈 黽耿黽也 不怒鳴聒耳 在地中曰蟈 在水中曰蠱 蛙屬聲婁

焚牡蘜 蘜不華者 以灰灑之則死

以其煙被之 如風來則于水東焚牡蘜 令烟西行被之水上以治之 則凡水蟲無聲

壺涿氏一下士二徒

掌治水蟲之屬 狐蜮 水刑治 射人 含沙殺則死 此周公水陸消除之精義

以炮土之鼓敺之 如瓦鼓 炮土 敺之所云也 先聲驚之 瓦鼓達重淵聲

以焚石投之 亦涿 火後之怖 火石熱欲焚身

若欲殺其神 謂水神龍罔象 則以牡橭 三音姑枯 午貫象齒而沈之則

其神死淵為陵 以牡橭榆木以為幹從橫 以象齒貫之 氣感神死

庭氏一下士二徒 與硩蔟相左右 庭氏主巢 蜮狐 有形先聲 神聽 難見用

有形先聲後火使不得潛其身以害人 周公 難見用榆合函使不得寄其靈以作祟 以除有形見 害至此 狐伍獸

掌射國中之夭鳥 除中潔清 除去妖鳥如庭 此妖鳥者 有形者 天地有正氣扶之 正氣 邪亦有邪氣消 盡

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 夜來為怪者 為呼

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即救月弓 救月以恒矢 救日以枉矢

救日弓射陰 救月矢射陽 合以除二氣之不正 大陰弓射陽 枉矢射陰 合以除邪神之不正 物同類 有神同類

聖人修道之教洪纖盡制位育能事本末不遺非空空騖語篤恭

○日食月食有定數無可云救人君當此恐懼廻皇亦不得不

有以救之救日強弓急矢除陰邪沴以扶正陽救月弱弓常矢

除陽邪沴以反正陰弓矢之殊陰陽辨矣此物神變互用之

銜枚氏 下士二人 徒八人

掌司囂

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

軍旅田役令銜枚

禁嘂呼歎鳴於國中者

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伊耆氏 下士一人 徒二人

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

軍旅授有爵者杖

共王之齒杖

大行人 中大夫二人

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

秋覲以比邦國之功

夏宗以陳天下之謨

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

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殷頫以除邦國之慝

間問以諭諸侯之志

歸脤以交諸侯之福

賀慶以贊諸侯之喜

致禬以補諸侯之烖

此四者王使臣于諸侯之禮也吉凶同憂好惡同心平治之極

○周公平天下治教禮政雖同於只一懷諸侯以齊之自可不賞怒而勸威不顯而百辟刑此秋官之成設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

七十步 以上九儀皆七為節 立當前疾 車轅出中在軹之前 擯者四人廟中將幣
三享王禮壹祼而酢 后不祼 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
問再勞 立後八儀以四三一七再錯出 諸侯 十七儀非行人不辨之齊之
諸伯執躬圭 形瓜 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前九儀後建五亦九儀同
諸子執穀璧 圓穀 瑑 五寸繅藉 二采朱綠 五寸 三采三就二采二就 冕服 毳以下五旒
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
主之間五十步 九儀皆五為節 立當車衡 衡在軹下 擯者三人廟中將幣
三享王禮壹祼不酢 不敢答 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
問壹勞 立九儀以三一五錯出 諸子 十八儀非行人不辨之齊之
諸男執蒲璧 瑑蒲 其他皆如諸子之儀 前九儀後九儀同

五等諸侯分三等

朝位 無主賓而立虛 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
為之節 上公下車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當軫與
初自其國出 一圭手執 二藉藉圭 三冕服身服 四建常車建 五樊纓馬飾 六貳車車從 七介臣從 共七項
到王國 一入積 二宰禮 三將幣 主待賓主待者 賓圭 朝位賓主之間 賓立王辭小迎亦下車九推賓 二擯 三廟中 受享 大項作五項
王禮之 一祼 二享 三食 四出積 五問 六勞 共六 獻賓 薦賓 燕賓 送賓 犒效 燔炙 詔 禮之隆殺 視乎其命
迎
來送往極其恭敬殷勤王懷之之禮如此諸侯有不畏服者乎
○諸侯亦惴惴焉惟命是循惟禮是行惟刑是懍所以成泰交也
饗禮 亨大牢以飲賓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也 一獻主酌獻賓賓酢主主又再酬賓酬後更一獻或六或四
食禮 亦亨大牢以食賓無酒九舉牲體而食畢 古尚有燕禮以示慈惠此不言但舉重者 或九或七 一食如享
五等諸侯皆有冕旒君也故為大賓 入廟止祼冕 卑服而冕 不敢同王之袞冕
諸侯之臣雖孤卿無冕旒止為大客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 無圭璧 以繼小國之君 子男 此以君命來聘者也 介不相以
出入三積朝位當車前 衡前于軫 不交擯 有擯不交 廟中無相
酒禮之 不祼 此五者孤之儀 乃臣禮非君禮 臣之尊者
其他皆如小國之君 來有二車有介執皮帛致之 王用酒醴幣享食一勞出入皆三積 列有牢禮有朝位有擯有私覿 共十四節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 公之卿以七 侯伯之卿以五 子男之卿以三
以下及其大夫 卿大夫降用 士 大夫降用士 亦如之 大夫下卿二等 士下大夫二等
卿 有二車 有介 有朝位 有牢禮 有將幣 有酒禮 有享 有食 有出入積 有私覿 十節下其君二等
大夫 公侯伯之大夫 子男之大夫 有二車 有介 無介 無車
士 無介 無位 牢食 出入之積與之而已
國無孤使卿 卿為正 大夫為介 士為庶介

邦畿方千里 建國立極 為六服宗 周鎬京宗周洛邑 成周合成千里
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 侯以衛王 歲壹見 以近 其貢祀物 祭重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 甸以給祿 二歲壹見 稍遠 其貢嬪物 女功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 小邦錯布 三歲壹見 力薄 其貢器物 用足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 采地外列 四歲壹見 地遠 其貢服物 衣亦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 大邦屏翰 五歲壹見 期潤 其貢材物 雜料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 要止要約 六歲壹見 更殊 其貢貨物 珍寶
此因朝而貢之土宜乃所以為三享者非大宰九貢常則
大限至五年五服已徧朝六年要服亦朝乃六服同故色統言六
年五服一朝 其細目侯已六朝甸亦三朝男二朝采朝間二年衛間一年要如期行人詳言之與統言者無不合

九州之外(即六服外)謂之番國(中包夷鎮二服)世(父死子立)壹見(中國嗣王即位亦覲)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幷無前)(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蕃國之謂也)(蕃國包三服非中國)(行人為賓客于邦國)

君為小賓臣為小客待之不比中國不入九儀

王之所以撫邦國者(中言王使臣于諸侯之禮乃行人之正職)

歲徧存(問安否好惡多)(王無日忘懷天下用行人通達之)

三歲徧覜(視治教兼料虜)

五歲徧省(察風化更加料)(諸夏已無不服從)

七歲屬象胥(召服藍長)諭言語(教以言語使通夷狄)

九歲屬瞽史(召縣諸侯縣史)諭書名(教以考文)聽聲音(教以正音)(四夷亦無不通同)

十有一歲(王將巡狩先五載勅掾中行人命)

達瑞節(六瑞六節)(先通天下上下之信)(治其僞通)

同度量(大尺斗斛)(次稽天下名器之常)(消其欺詐)

成牢禮(倫其牛羊豕之牢兼稱米禾芻薪之禮)(三成天下賓客之禮)(驗其賓實)

同數器(數器目其器)(不止權衡而定禮樂諸物之器)(正其禮樂)

修灋則(八法八則)(五州天下政治之典)(合其政治)

十有二歲(王將畢會王乃親巡)(不巡則六服見殷 云虞三載九年周實十二)

王巡守(分朝方岳之下以黜陟之)(行人助王行黜陟乃明刑)

殷國(四方四時以施政禁令)(行人亦助王施明刑政禁)(述職有陟黜巡狩更有陟黜 所云公用亨于天子火弗克 明明有周式序在位武王一舉後王嗣之所云亦不允師)

治教禮政無不該舉而旁達統于司寇觀其成行人之職不猶殿秋官亦殿五官周公設官分職至是亦將竣局矣

凡諸侯之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云莫敢不來王)

辨其位(有遠近)(九七五命數)

正其等(有儀隆殺)(服旗車命數)

協其禮(有多少)(視牢禮饔餼各有礼)

賓而見之(行人尊之為賓通而見之于王)(位等九三者通行于中國 此乃賓礼)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諸侯為天子斬衰有哭位進退擗踊皆有礼法 此乃凶礼)

若有四方之大事(國有兵寇來告急者)則受其幣(礼皆有贄幣不虛動)聽其辭(以其事入告王)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行人為因天子為極大事可賴持危

凡諸侯之邦交(行人亦掌諸侯之邦交)(天子親諸侯亦使諸侯各相親)

歲相問也(小聘曰問)(亦推歲徧存之礼)(問使大夫)

殷相聘也(大聘曰聘)(推三歲徧覜之礼)(聘使卿)(殷中也中間久無事因相聘)

世相朝也(小朝大國)(推諸國世見之礼)(朝君親行)(亦眾也邦交止許為聘是三者)

小行人(下大夫四人)(行人之屬)

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名位尊卑之書曰籍)(使者皆諸侯之臣)

令諸侯春入貢(六服所當貢也)(大國貢半 小國四之一 次國三之一 使其臣來亦每歲常貢)

秋獻功(致績之功也)(因于春而于秋也)(使其臣來 一歲工計)

王親受之(雖使者來重貢重功必親受之)

各以其國之籍禮之(隨其故常籍所載以禮之)

凡諸侯入王(此則諸侯自朝)則逆勞於畿(小行人迎之于畿 人遠而致積 大夫 諸侯入竟諸關人以告逆之關)

及其擯之也各以其禮（將用命數之半 擯于前之命數）（公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 其他礼無此役之也）

公於上等（于階之上有相 等須瑞玉有擯之乃升成拜降 奠玉後乃降拜君辭之以降成拜）

侯伯於中等（于階之中有相 等須瑞玉有相降升成拜君辭成拜同）（降升皆當堂下拜不三揖不見）

子男於下等（于階之下有相 等須瑞玉有相 降拜君辭升成拜同）

其將幣（奠玉拜後受玉王及放而中亦將幣）亦如之（公奠幣上等 侯伯中等 子男下等 將幣復降拜君辭乃升成拜與前同）

其禮（王禮公再祼而酢 侯伯一祼而酢 子男一祼不酢）亦如之（受礼公于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 受礼後降拜君辭乃升成拜與將幣同）

臣之拜下有三 初奠玉 臣朝君之正禮也（君尊臣卑必當堂下）次將幣 臣享

君之大禮也 終受禮 臣謝君之於禮也 亦當堂下（不答于上等中等下等）○堂下之拜

○大行人于廟（朝覲宗遇）司儀于壇（會同）其儀同（常朝受玉于廟 此則朝畢再于壇行三礼 將幣于廟）

王燕（壇不行享礼 食礼）則諸侯毛（諸侯多以爵 齒序之）（爵已辨德已辨此義之盡 以長幼之序合歡仁之至）

凡諸公（邑諸侯）相爲賓（同爲王臣 可以相朝）（毛不廢長幼之序 賓不廢朋友之交）（壇中缺其相親睦也）

王國五積（言舉公 侯伯則四積 子男則三積）（賓所停止則積 米及禾芻薪 每百里一積 饮外五百里 視飧而牢）

三問（亦舉公言 侯伯再問 子男一問 則問則問）（問亦以幣致之 問牲于積 再問以禱給之 問將積之以 皆用脩）

皆三辭（辭其以礼來于外也）拜受（拜受其積 拜受其問）

皆旅擯（旅陳也 陳擯而不傳辭）（稍閭之礼陳于賓舍之庭）（公九介 王五擯）

再勞（止舉侯伯言）（公三勞 子男一勞）則道行勞（行道勞苦 勞以慰之）（王四擯 侯伯七介）（王三擯 子男五介）（勞亦以幣致之）（勞礼陳之賓舍之堂）

三辭（辭其禮之重也）登（自門而庭而堂）拜受（受勞之禮）拜送（賓送使者如對君也）

三揖（賓與王之使者三揖）

主君郊勞（近郊當三 勞而覲之）交擯（介九 擯五）三辭（自居辭謝其降）車逆（出舍逆君）拜辱（見君則下拜在道）

三揖（入門及曲及碑）三辭（王欲升 賓堂礼）拜受（受其勞礼）（不當居之堂 勞故三辭之）

車送（君勞畢去 乘車若欲遠送王者）三還（王君三還辭之）再拜（下車拜送之）（不受遠送還之）

王之親勞禮至重 故先王辭〻不獲 乃乘車逆迎拜辱 王將升

堂勞又三辭〻 不獲 乃拜受勞 王將去 乘車遠送王 三還之 乃

下車再拜而謝 止升車（四 此賓始終不如 感君之礼隆）

致館（或司空以小行人致 或君又以礼親致）亦如之（君臣如親勞 如郊勞）

致飧（有館乃致飧 牢礼器物）如致積之禮（不比問勞 大夫致亦拜受 此使礼使大夫）（賓主各相揖讓）（有儀各 有辭令）

及將幣（賓行享礼）

交擯（介九人 擯五人）（介在門外 擯在門內）（辭不止 旅之而已）三辭（主辭 欲謝賓將）

車逆（辭不獲乃 出大門以 迎之乘車）拜辱（望見賓來 下車拜辱）（賓車乃前 下答拜）

賓車進答拜（相去九十步 故車進答拜）（答進車乃下而相見 賓主皆車）（主車先道之 介拂闑大夫根闑之間 上介拂根 惟上相入）

三揖三讓（入門揖讓）每門止一相（介雁行 每門止一相 餘在後）相隨

及廟（將幣之地）惟上相入（有九人 惟上介相君）

賓三揖三讓（揖讓 升堂）登（賓主 升堂）（擯相）

再拜授（當作受 幣）（主先拜 賓拜）（主且受王）（主相）

再拜送（享即三帛）幣（賓乃拜 主答拜 送乃獻幣）（介相 賓）

每事如初（三享如初 主皆拜受）賓亦如之（三享賓皆拜送）（儀不及物者無之）

及出（王禮賓 賓乃出 此缺禮祼酢一節）（故鄭注工賓作儐 兩祼一酢皆再拜送日缺）（爵儐者指 不必辨也）

車送（主于門外 升車送賓）三請三進（請就車 進不獲）再拜（送之）

賓三還（一請一辭 故三還）三辭（三請三辭 送君）告辟（下車避拜）（不敢答 再拜 故避之 君之）

致饔餼（將幣後于賓詳見之館致饔餼掌客）
還圭（幣受圭還 此乃享禮之圭非瑞五也 圭大小亦如瑞）
饗（亨大牢用酒）速賓于廟
食（亨大牢不用酒）速賓于廟
致贈（周有來件鄉工乃致餼賄之）（凡路車乘馬衣黼之屬）
郊送（又送之于郊䞍之）
皆如將幣之儀（有儀容有揖讓）有辭令（六禮賓主盡恭）
賓之拜禮（即拍下三禮）拜饔餼（隆禮）拜饗（隆禮）食（殺禮）（厚往薄來主加厚耳）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君（禮尚往來 君八禮皆繼 臣各禮亦繼）（亦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贈郊送六禮饔食亦君速）
偕主君玉帛皮馬（有獻陳之）
偕酒大夫束錦（束帛亦有乘馬）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以等）各以其禮相待也
如諸公（上所言皆公儀）之儀（言降及其卑者）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相聘）
則三積皆三辭拜受（侯伯之臣不致積不以束帛致之）
及大夫郊勞旅擯（介擯陳之）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
賓使者如初之儀（初勞禮）及退拜送（郊勞亦迎受送三節）
致館如初之儀（如郊勞亦迎受送三節）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非君不敢當）
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賓無相）
三讓客登拜（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不敢君自處）

每事（此皆言每）如初之儀（三辟自序之時心之謙讓正客禮有始終如一也）
一逆（在門外不答拜）二聘（在堂上不答拜主拜辟之）三享（在堂上主拜亦辟之不答拜三辭亦辭三）
及禮（君已下堂乃已而後以酒醴主禮之也）再拜稽首以謝（君拜答）出矣
私面（受君私禮乃敢以私面之 此猶時時如也）再拜稽首以見（君拜答）又降矣
私獻（私覿未盡獻之辭三享亦 此獨主面未獻）再拜稽首以獻（君拜答）乃於降
皆再拜稽首（臣禮 使臣至此乃三次拜）（前拜其君故三辭 此中其君故皆拜）出將去
君答拜（他國之臣但不稽首 拜君答故）（前所拜敬聘之君 答拜敬聘之臣）
出及中門之外（使不致辭而去）問君（傳命君問其君）客（自回）再拜（謝問）對（欲拜後對）
君拜（答客）客辟（避君之拜）而對（不敢以已當君答）君問大夫（及其在國）客對（不拜）
君勞客（勞前未及之）客再拜稽首（臣行禮）君答拜客趨辟（趨出避之）

致饔餼（于客館以幣致）如勞之禮（再拜謝致）使者亦儐之
饗食還圭（此三禮申復多）如將幣之儀（覿行拜必避 幣致必再拜）
館客（客將去就有之）客辟（不敢當）介受命（其介受之）遂送（主君逆拜以送之）
客從（從君往謝）拜辱於朝（恭之至也）
明日客拜禮賜（再拜加賜）遂行（不敢稽以君命）
如入之積（如初三積三辭拜受）（此于國客擯拜以君臣之辨尤加謹也）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司儀之禮交介擯相之邦）
其儀亦如之（如上公國客）（侯伯子男四等之臣公為儀而差之一等簡了以）
一致積（無束帛）三郊勞（授勞于庭）（三致館饔餼迎受）（四將幣）（五私覿稽首再拜）（六私面再拜稽首）
七問勞（十二拜賜）（八享）（九享）（十食亨）（十一還圭迎受送）
十二館（而受積）
（尚等之臣十四郊大夫主之禮客容之禮拜受或受或不受則君臣辨哉凡為擯相者不可不習）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禮兼節文，儀兼威儀，亦可通言）辭命（辭兼賓主傳辭，命兼賓致主致，亦可通言）餼牢（餼兼生牲，牢兼牲熟）賜獻（本國自歸兼備，使國有獻兼私覿）

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以降殺兩，賓有賓爵，客有客爵）

凡賓客送逆同禮（送逆則同，送則贈，贈則幣）

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非勤于始而怠于終，非樂于暫而厭于卒，如一而已矣。幣必稱邦，禮必稱幣）

凡行人之儀（此則相之總儀）

不朝（客介北立東南向，不敢正東背本君）（不敢正方而立如朝夕，必當兩向而恭以左右，朝乃正東向也。孔子揖所與立，左右手揖如也）（本君在門南正東向，門內主君則背君）

不夕（主儐南立西北向，不敢正西，正主而北向則背其主，西向乃正也）（主君在門內正西向，主君則外背賓）

不正其主面（擯北向則不見其主之面，不見其主之面則背賓）

亦不背賓（擯兩向，亦不外背賓，亦不內背主，為合儀）

行夫（下士三十二）（每小行人八士從之，故四下大夫，四八三十二）

掌邦國傳遽（傳有車，遽有郵）之小事媺惡（吉禍事為媺，凶荒喪事為惡）而無禮者（無擯介單行者）

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道路用旌節）

雖道有難（疾病他故）而不時（不以時至）必達（此則上征夫，每懷靡及者，亦佐之用虎賁）

居於其國（不出使時）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上旅下為字，讀甚是）

使則介之（從小行人出使四方，士為眾介）（鄭以為非是，為武夫也）

行夫為下士，行人之屬耳，非疏附居無遠不至，國家何可少之哉（周公倫才禮樂之任亦選于城）

環人（中士四，史四，胥四，徒四十）

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環而守衛，賓客者以常事往來者）（此承遠人之事）

以路節達諸四方（旌節上所）

舍則授館（安之）令聚欜（衛之）（令野廬氏以防剽掠）

有任器則令環之（出令守衛之）

凡門關無幾（環人送逆賓客出入不見幾）送逆及疆

夏官環人主周巡往來，若環之無端；秋官環人主周圍保護，若環之無隙（國有間諜乃其罪，客有疏虞乃其罪，職戮）

象胥（上士一，中士二，下士八，徒二十）（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六翟則六上士，十二中士，四十八下士，百二十徒）

掌蠻（南）夷（東）閩（東南）貉（東北）戎（西）狄（北）之國使（諸國之臣來朝聘者）

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夏言道之夷言）（以中國禮樂況比之其蠻夷無婚姻聘享法）

以和親之（此為遠人懷諸之，蓋其分量）（使和親，使無離異）（非漢之和親）

若以時入賓（其君世一見來朝為賓）

則協其禮（和協其所當行之禮）（此使不失禮，亦使少進乎禮）

與其辭言（辭奉上謂之辭，君德順之言）（自彼而言曰王，自此而言曰賓，亦不臣之意也）

傳之（彼此中國不同，諭之象胥存中國之禮，用夏變夷；且以悅諸君之心）

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擯音，自來至去皆為擯相，而詔侑其禮儀）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無諸侯使臣，遠近貴賤）（用上士以此）

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指蠻國為是）（所助不行人）

凡作事（從執國）王之大事諸侯（大事征伐，使諸侯敵愾之；急救蠻國之古在其中）（如詩之所云）

次事卿 征伐之次者則使卿 如尹吉甫北伐及方叔南征詩曰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 南仲出車亦是卿次于蠻荊玁狁 周家比戍皆卿

次事大夫 方叔三命亦是大夫

次事上士 此諸征戍宿衛耳

下事庶子 卿大夫之庶子宿衛王宮

象胥之每翟一士郎為之外蕃四海咸建五長之意行人之末設以四史之行人以南蠻易訓取名象胥化六種之夷當以為則使之諭声音而言語可進辭命可協象胥之間係非小自此而替史之書名可諭声音可聽矣秋官之屬遠大

掌客 上士二府二史二下士四胥二徒二十 掌客與司儀相表裏禮儀相以之以賓

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 政治非新殺禮之屬

王合諸侯而饗禮 詳司儀所未詳 王明齊以為諸侯合享天子故用王禮可參

則具十有二牢 公侯伯子男盡在焉享之用王禮之數 二制禮上物不過十以為天之大數

庶具百物備 大享十二牢諸侯之朝者眾多庶具百物之備非足合足共不昆侈之耦 前天地春夏秋官之政功出於其盛治平之度觀之大王之顧承者乃可成

諸侯長賓有二獻 九命作伯者 則獻如其命數公侯以下

王巡守殷國 此言王出巡殷同不在內

則國君膳以牲犢 尚象之犢貴誠也凡牲掌天子不食也祭帛不用也 凡賓客皆用之

令百官百牲皆具 令者掌客無有不具備隆其極也

使者三公眂上公之禮 令主國也

卿眂侯伯之禮

大夫眂子男之禮

士眂諸侯之卿禮

庶子壹眂其大夫之禮

凡諸侯之禮 天子待諸侯各以其爵為殺以主

上公五積皆眂飧牽 如飧之數而生致之 牽牲以往而不殺 飧五牢積亦九牢

三問皆脩 用脯致意 問禮隨積而至故無牢禮

群介行人宰史皆有牢 介從君行人主禮宰主其史主書 卿二牢大夫大牢士少牢亦皆牽 其米禾芻薪皆稱禮

飧五牢 飪一牢在西腥四牢在東

食四十 蓋可食者

簠十 盛稻粱器

豆四十 菹醢器

鉶四十有二 盛羹器 公堂上十六東西夾各

壺四十 盛酒器

鼎簋十有二 簋鼎十二

牲三十有六 腥鼎四 九牢九列 腥牲設于階前

皆陳 兼器用 九牢牲所陳皆於前飧皆用之 賓館于此

饔餼九牢 兼殺四生 飧積五

其死牢如飧之陳 一飪四腥合為五

牽四牢 生者

米百有二十筥 半斛為筥共六十斛

醯醢百有二十甕 醯六十醢六十

車皆陳 米醯醢皆用車米積陳于庭醯醢夾碑

車米眂生牢 四十車每車二十四斛共米九百六十斛

牢十車 四牢故四十車

車秉有五籔 十斗為秉十六斗為籔 五籔 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 此秉又五籔故為二十四斛

車禾眂死牢 五牢故五十車

牢十車 五牢故五十車

車三秅 秅音妬 四百秉為一秅 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

芻薪倍禾 芻草料薪 想亦芻薪百車各在西門

皆陳 東則米車及薪車西則禾車及芻車

乘禽日九十雙 乘禽行四雙飛三之禽雉雁之屬 以雙為數 牢以爵殺禽以爵為數

殷膳大牢 中又致膳謂之殷膳 必用牛肉之也

以及歸 次非一

三饗 上公禮行必三 一享三享之後二

三食 亦相三問 一食三食之後再觀

三燕 亦三燕 一燕三燕之後再觀

若弗酌則以幣致之 享以酬幣食以侑幣燕在寢不酌遂已非私禮 亦以致此意故

凡介 上介卿中介大夫下介士 共九人一卿二大夫上士中士充其數

行人亦有大行人小行人吏有司儀行夫之屬
宰宰有小宰宰夫 大宰當爲上介
史史有內史大史御史
皆有飧致飧亦有飧礼 饔餼致饔亦有饔礼 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
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 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
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
唯上介御爲上介 有禽獻亦乘禽也降于君 無度數
以皆所云政治也政則齊其衆物令以集之
治則亦其爵等給以陳之無掌客司儀不行
皆命下大夫致之 包三致
夫人致禮三享後有獻夫人礼故夫人答之有此
八壺加以六飲
八豆加以庶羞
八籩加以內羞
膳大牢礼以飢饔
致饗大牢享以飢享
食大牢食以飢食
卿皆見以羔見后之贄 膳大牢答其羔贄
天子待上公之禮如此掌其政治諸侯取則焉始于王國達于侯國
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四牢不致
再問皆脩
飧四牢 食三十有二 簠簋八 豆三十有二 鉶二十有八
壺三十有二 鼎簋十有二 腥二十有七三牢 皆陳公掌上東夾西夾陳之

饔餼七牢兼積飧 其死牢如飧之陳一牲三牲牽三牢如積減一牢
米百筥五十斛 醯醢百甕皆陳中庭橫列米十行夾碑縱列醯醢十行
米三十車門東 禾四十車門西 芻今車薪今車倍禾皆陳東米車薪車西禾車芻車
乘禽日七十雙亦七牢七十雙
殺膳大牢一次不類
三饗不殺三字疑訛劉氏註中作再享
再食一減
再燕一減
凡介 行人 宰 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
唯上介亦卿也 有禽獻
夫人致禮 八壺 八豆 八籩 膳大牢
致饗大牢不食
卿皆見以羔 膳特牛不牢 次國亦三卿
子男三積皆眡飧牽米十車飪豆實成于楹內外禾二十車芻四十車于門外
壹問以脩無牢
飧三牢一牲二腥 食二十有四豆實 簠簋六堂上二東夾西夾各二 豆二十有四
鉶十有八堂上十東夾西夾各四 壺二十有四祀豆堂上十二東夾西夾各六豆陳亦然
鼎不可殺簋不可殺十有二 牲十有八二腥九列 皆陳堂上兩夾
饔餼五牢三死二牽 其死牢如飧之陳飪西階前腥東階前 牽二牢在門西
米八十筥筥器米斛橫陳堂前 醯醢八十甕醯東醢西夾碑縱列 皆陳車載米充于庭以上庭內之實備

米二十車四百八十斛 禾三十車與米合五數 芻薪倍禾各六十車

皆陳 米于門東人臧 禾于門西秋 芻于米前馬兼牛 薪于米前飪京

乘禽日五十雙 羞脩 無殷膳

壹饗 獻五

壹食 舉五

壹燕 在寢

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 子男二卿 飧二牢饔牢 大夫飧大牢 士少牢 饔三牢 饔大牢

唯上介有禽獻 乘禽亦及之

夫人致禮 六壺 飲六 六豆 羞庶 六籩 羞内 膳眂致饗 眂王之致享亦大牢

親見卿 有不見時 皆膳特牛 卿以禮見亦致膳焉

初來三禮

司儀掌客謂之禮

積也 遣人委人致積賓舍

飧也 行人掌客致飧賓館

饔餼也 君以幣致賓飧

中待三禮

饗也 于廟行之 恭儉成禮

食也 亦于廟 以勸賓獻飫

燕也 改于路寢 以示燕惠焉

諸侯之禮疑其過豐國家不給然非過也賓客朝聘而來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人馬牛與車上公幾百乘貲㦸萬人謁關侯命不可不先致積禮九牢生致餘一夕之犒米二十車每車二十四斛共米四百八十斛萬人人一升一日用百斛不及五日糧耳禾三十車飼百乘之馬共九百稷每馬二稷止馬略可給芻六十車兼馬牛之尚虞不足薪六十車京飪百米亦憂未敷小行人勞于圻然啟行王要積之未濟隨遣使以脯問旋急可知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公行三十里耳行過百里而致一積如初積再王再遣使以脯問安否可知復行過百里仍致一積如初積三王更遣使以脯問喜戚可知復行過百里仍致一積以接續之積四大行人乃迎勞于郊及介服束帛勞于賓舍之堂加璧焉尊之也賓未意通矣進行百里終致一積以賂及之積五王乃親迎勞于近郊登堂拜勞賓主敬仲乃安然至于國擇館于廟前之南賓上介相之司空乃以君命致館總賓意未稱或王親致之賓主顧諧新到未起炊乃因積禮飫腥致飧禮上人飪鼎十二陪三正九簋十二粱稻簠十二黍稷食四十簋于四十豆醢盛羞三十八酒盛于壺四十五配其下腥三十六頒備皆堂門內之賓備夕食之小禮也廟中將牲後合積飧牢禮之全牢九致之曰饔餼五死牢一飪四腥牢四牢八合筥米粒乎百二十堂下橫列甕百二十王味夾碑後列飪而腥東賓門內備則西牽門東車來前薪車門西禾車前芻車人馬牛犒脩朝食大禮全佐之以乘禽

而廪蓋日積不缺賓膳充矣隆之以殷膳而君舉亦續不廢賓供腆矣米粃生牢並而以給十日之糧禾粃死牢皆散以秣馬秣之用芻以雜禾牛羊亦稍薪以炊米烹煮亟需熟可供享食燕三禮之畢豈虛縻費哉還圭館致好賜厚往薄來郊送親往成終迎恭别渥出仍五積隨地掌客分勤送必達疆延圻行人父護前後牲及百牢（積前二十五牢後二十五牢飧饔十四牢膳享食燕及臣米戟君臣通計其積）萬斛（積前百車後百車筥米百二十秅饔四十車及臣稍饔車米陋牢礼）乃可淹留兩三月人馬不飢周公特設司儀掌客料理以佐行人懷諸侯匪易故孟子曰不十里不足以待諸侯（幣帛饔飧）而九經必朝聘以時為此然一積脩于五百里再積脩于四百里三積脩于三百里四積脩于六

遂五積脩于六卿饔餼脩于國中賓客之賦役亦均不憂不給人君足食足兵民信而後可以懷諸侯至是而治國平天下之規模始定天地春夏四官之節目亦詳故秋官以行人收局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必到百辟其刑然後四夷來王至于海隅出日罔不率俾蠻之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必由懷柔畢也周礼冬官雖缺公分職至是意思已盡後人讀大學中庸必考周礼而後明新之事有着落参贊之事有佐證天官修身齊家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在内地官治國已體國經野諸事春官明之止至善夏官秋官新之止至善合之乃真贊化育而参天地斯中和位育之極致非紙上空談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大聘卿小聘大夫大夫上介士衆介皆士）為國客則如其介（從君為介）之禮以待之（卿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飧大牢饔餼三牢積亦有牢而無饔飧士飧少牢饔餼大牢米禾芻薪眡牢）

凡禮賓客（礼憂難給制為五殺）

國新（新建國礼不能成牢）殺禮

凶荒（遇飢歲礼不能成牢）殺禮

札喪（多死亡礼不能成牢）殺禮

禍烖（兵寇水火礼不成牢）殺禮

在野（行礼郊野）在外（君而遠出）殺禮

凡賓客死致禮（為之具而殯也）以及喪用（饋奠之物）

賓客有喪（父母死客薨君）唯芻（芻車）稍（人廩米車）之受（不受享食之加礼）

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死牢腥致之者）禮（受正礼不受加禮給）

掌訝（中士二府二史四胥四徒四十）（掌客之前驅掌客迓于内掌訝迓導于外）

掌邦國之等籍（亦以府二史四）以待賓客（等九儀之君等）

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也）修委積（待積致）

與士（士訝）逆賓於疆（不待國勞）

為前驅（人辟）而入（故奔走徒多）

及宿則令（掌野廬氏令）聚欜

及委（三十里有宿路室有委）則致積（以王命致之）

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眡飧牽車從事禾芻車薪車有立胥為之奔走）

及將幣為前驅（以道之入朝）

至於朝詔其位（所立之位）入復（告王以客至）

及退（朝畢而退）亦如之（為之前以客退告王亦）

凡賓客之治（國事求治于王）令訝（掌訝令訝士任其事）訝治之（掌訝主迎送不與理事）

凡從者出（凡介以下）則使人道之（胥徒）

及歸（客事畢而歸）送亦如之（為前驅以達于委積致館）

凡賓客（掌訝使令徵職時史致四訝）（國掌訝及之）

諸侯有卿訝（卿之優于禮樂者迎諸侯）（在館之外）

卿有大夫訝（大夫之優于禮樂者迎卿）（亦出東帛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見也）

大夫有士訝（士之優于禮樂者迎大夫）

士皆有訝（士亦以禮樂才迎之）（闕彬彬之選）

凡訝者（訝以迎）賓客至而往（往迎）詔（不知者詔之）相（有失者相之）其事（為賓客指導之也）（行人之外乃客之儀節）（賓客之處由是詳舉）

而掌其治令（彼欲有所治彼欲有所令）（為賓客為之事揖讓之屬）（順其意而成之）同其好惡（合其儀等）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史四胥二徒三十二）（巡行道達之官謂附存之責）

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

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辟音避）（王所惡者避之王所好者行之）

使和諸侯之好（有嫌隙必和之）

達萬民之說（有意願必達之）

掌邦國之通事（朝覲聘問）而結其交好（朝者必聘者必）

以諭九稅之利（九稅九職民稅利樹藝無偽）（王農圃虞衡藪牧百工商賈嬪婦臣妾閒民）

九禮之親（九儀之禮次相親）（公侯伯子男為五孤卿大夫士為四合為九）（不安相守各親）

九牧之維（中相維伯帥相連）（司馬九畿大小相維）（國所之外侯甸男采衛中國蠻夷鎮藩四夷皆九牧）

九禁之難（九禁紀禁可戒）（司馬九法禁難生）（正也等也作也維也討也）

九戎之威（九戎可畏有威）（九伐興戎以威天下）（也任也用也安也和也）（眚也伐也壇也削也侵也）（也正也殘也杜也滅也）

掌察（闕）（目四方曰察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六人）（察邦國之事）（察主好惡主彰善癉惡刑官正責）

掌貨賄（闕）（下士十六人史四人徒三十二人）（掌邦國通貨賄）（正貨賄之行私貨賄則刑之禁之杜之刑官復能治惡）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取之于國朝王國事者亦其國之庶子）

掌都家之國治（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主其國治者平理其事）

日朝以聽國事故（主天子之事）（當在于都與都家者所謂故事）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使以告其都家之吏）（于朝其論國之）

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夫）

先平理之乃（于朝）國達之

以告有司

唯大事弗因（大事者非朝大夫所能平理）

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讓其朝大夫（如軍旅之類則在達）（令之不達下上之或過期）

在軍旅（朝大夫不任者）則誅讓其有司（都司馬家司馬）（朝大夫任刑罰不任軍旅之事故朝使之）

以告先王制朝大夫之官使都家之治因之以達于朝

遠又其都家則下之事無不上聞王之政無不下達自國中至百里之

蔽塞之患哉（有避遏）

都則（中士一下士二府一史二庶子四徒八十）（每國取六士亦以刑獄多故府一歲文史二紀事）（此刑司不掌都家朝內事無不通知民之究抑者有不當而治國成教）

八則（以大宰）祭祀（取神）法則（取官）廢置（取吏）祿位（取士）（此來士任都邑家止名都則主都則主都士職不有利）（八則一中士掌之徒以二下士一府有文二史有書）

治都鄙賦貢（取用）禮俗（取民）刑賞（取威）田役（取衆）諸子也（庶子一方一人各帥其徒二十人傳上下之命）

都士 闕 中士二 下士四 府二史四 胥四徒卌

主治都之刑獄

家士 闕 亦中士二 下士四 府二史四 胥四徒卌

亦治家之刑獄

先有都則使諸子副徒以勸諭萬民然後有都士家士以理其刑獄亦齊以礼而後齊以刑之意官雖缺設官精意亦可知

按此則都士家士一都、、家之小士師也亦王士為之而居都家方士總預管都家畧言王畿千里之地公邑之外為家邑：、之外為小都、：之外為大都天子不能自治之也故封其子弟與夫公卿大夫措居而親領之蓋為王治之非若諸侯之世國而與其地也夫挈百里之人民土地以付之使採雜予奪之權處歸之而不由于已萬一不得其人爭免例持大阿之患卿此都宗人等官之所由設也祭祀名器礼之大維也于是自都宗人家家人庶子兵馬國之大柄也于是乎有都司馬家司馬法則者取官之大推也于是有都則司刑者民命之所閒也于是有方士治中者致治之植要也于是有都士家士至于王朝有令于都家、：有治于王國不可以無統率也于是有朝大夫此六官者皆刈王朝之爵而任都家之事其治法一聽于王官非若小事而其君長得以擅為此政教所以齊一其靡置皆由于家宰非若小吏而其君長得以擅易此血脈所以流通也六官唯朝大夫刑取都家之士而寄居王朝其餘則以王士而各居其國使其臣正于宗伯司馬司寇者也至于水土之治令則掌于冬官云之綱之紀焉及朋友天子若少鮮于佐則民奚攸塈耶〇秋官行人已及于平天下未復歸于治國、、無缺平天下不難

周禮五篇乃古舊文卒業于丙戌季冬望前二日嗣是國擧內喪心慮煩襍不能成編考工記俟丁亥春續錄以完一書可也眼昏手澁動有誤差後日校讐細訂毋忽　時年七旬有三記

考工記惜陰錄卷之六

江陰後學徐世沐青蒼甫謝撮訂

冬官司空第六

〔陸云司空篇亡漢興購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耳

䟽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充實家使民無空者也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爲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于何日要知在嬴秦之前故遺秦滅焚典籍韋氏裘氏等闕也此記雖不同周禮體例亦爲序置首末相承綴有七段明義從國有六職至謂之婦功言百工事重在六職之內也從粵無鎛至夫人而能爲弓車言四國皆能其事不須置國工也從知者創物至此皆聖人所作言聖人創物之意也從天有時至此天時也言材雖良工又有巧不得天時則不良也從攻木之工至陶旊〔音做〕言工之多少之數及工別所宜也從有虞氏至周人尚與論四代所尚不同之事也從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言專據周家所尚之事也〔王平仲〕河間獻王姑用考工記以續之以存事典之形似名之曰記國不敢蹄而得于五官蓋不得已之極思也〔非亂先王之典〕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註百工司空事官之屬于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以上曰共工先冬官曰共工六考工可以可謂冬官也〕

或坐而論道〔有德〕〔謀慮治國之政令也〕

或作而行之〔有能〕〔作起也如營唐然帝之載〕

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背也〕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夏資皮冬資絺旱資舟水資車以此無商賈而言〕

或飭力以長地財〔男事〕

或治絲麻以成之〔女事〕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第一〕

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第二〕

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第三〕

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第四〕

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第五〕

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第六〕〔此爲六職〕

道揆由君亦由臣王公兼王言揔以道爲重〔三朝北面答君止用三公三公爲最尊〕法守自士大夫始上下各有法守之唯謹次及商農婦功〔亦有法〕四民士歸于道分德與能工農商婦一歸于法先王之仁心仁聞流行于道法之間乃爲仁政無法道亦不行故孟子重道重法

粵無鎛〔鎛田器粵地塗泥多草薉而也亦不置鎛工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

燕無函〔函鎧也燕不置函工燕近孜胡習作甲冑〕

秦無廬 廬謂戈戟柄竹攢柲 秦多細木善作矜柲
胡無弓車 胡匈奴 胡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為弓車 弓車二器
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
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
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
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 父子世以相教
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
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于性命而器之理蔵乎其中器成于度數而道之迹顯于其外君子上達則其智足以窮理而能創小人下達則其巧足以循述而能

述故曰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大司徒曰以世事教能民不失職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 時寒溫也 氣剛柔也 良善也
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不時不得天時
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
然也 去此地而作之則不能使良也
燕之角荊之幹妢 音文 胡之笴 千上声 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 如胡子之國在生妢胡之笴也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

音勒 水有時以氷此天時也 泐謂石解散也夏時盛暑大熱則然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
工五摶 音團 埴 音植 之工二 凡天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加之以皮玉設色則為八材水火則因用此六者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 凡七 輪人輿人弓人廬人匠人車人梓人
攻金之工築冶鳧栗 古字 段 音煅 桃 凡六 築氏冶氏鳧氏栗氏段氏桃氏
攻皮之工函鮑 音匏 韗 音運 韋裘 凡五 函人鮑人韗人韋氏裘氏
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 凡五 畫繢二者別官同職鍾氏筐人㡛氏
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 凡五 玉人楖人雕人矢人磬氏
摶埴之工陶旊 陶人為瓦器旊人為瓦簋
事官之屬六十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

有虞氏上陶 舜至質貴陶器甒大瓦棺是也
夏后氏上匠 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盡力溝洫而尊匠
殷人上梓 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
周人上輿 武王誅紂疾其服飾上下失其尊而尊輿
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周所上也
車有六等之數 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材六畫
車軫四尺謂之一等 軫車後橫木 輪六尺有六寸加軫與轐之七寸合為四尺也
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 戈建而迆出於車上也戈為武之義
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

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
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
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車謂之六等之數（自軫而上凡此六等皆以四尺爲差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則不能用又害人也）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圜甚著地者微耳）
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輪之行以完久爲固）
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戚猶人有名疾爲戚者速疾也 輪以戚速爲利）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已大也甚也）
輪已庳（婢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阤阪也輪庳則難引）

（長輪過六尺六寸爲太高人斷兩手難登不及六尺六寸爲太卑馬斷兩手難引其引之常若登阪然）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馬高兵車駕國馬兵車革路也）
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少減三寸田車駕田馬田車木路也）
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乘車駕國馬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
（詩云四牡騤騤……）
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軹轂末也）
加軫與轐焉四尺也（轐謂伏兔也）
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人身八尺以人身半爲等）
（以上七段考工總序從乃辟言三十工以終之）
輪人（攻木之工第一）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材在陽則仲冬斬之材在陰則仲夏斬之）

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調其鑿內而合之）
轂也者以爲利轉也（利轉者轂以無有爲用也）
輻也者以爲直指也（三十輻共一轂）
牙也者以爲固抱也（牙謂輪輮也世間或作輮）
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敝盡而牙不動）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幎音覓迆以支反）
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進猶行也微至者至地少）
無所取之取諸圜也
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揱音蕭）
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

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
望其轂欲其眼也
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
無所取之取諸急也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
察其菑（音緇）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
凡斷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陽也者稹理而堅
陰也者疏理而柔
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藃音耗）

轂小而長則柞（音窄 輻閒柞狹）（小而長則菑中弱 大而短轂末不堅）[illegible]

大而短則摯（音聶 輻危摯也）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六尺六尺之輪 牙圍尺一寸）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不漆其踐地者也 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 不漆者三寸二分寸之三）

椁其漆內（此有六尺四寸）而中詘之（一半三尺二寸）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

以其圍之阞（音勒 三分之一）捎其藪（除也 轂空壺中大三分之一 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轂藪之數）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大穿也）去三以為軹（小穿也 凡大小穿皆謂金也）

大穿實徑六寸（五分寸之二）當云轂長去二（今云去一甚大似誤）小穿徑四寸

十五分寸之四 大小穿金厚一寸 大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 小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 如是乃

與藪三寸九分寸之五相稱也 自賢漸小至軹 此轂中徑之數

容（形容之容）轂必直（凡治轂為之形容 欲其直而不曲）

陳篆必正（篆轂約也 陳以見篆之文 則欲其正而不邪）

施膠必厚（施膠薄則不固）

施筋必數（施筋疏則不牢）

幬必負幹（幬必轂 轂欲廉之外見故貫其負幹 車急而不縷則幬與轂相應而無羸不足之患矣）

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凡漆髹之乾而以石摩平之 革色青白 謂善之徵也）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存一尺九寸向軹）一在內（存九寸半向賢）以置其輻

受軸少偏則軏緊逢稍少寬則軏舒 ○註 轂長三尺三寸者今

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內存近賢 短）怯小一尺九寸（外存近軹 長）

凡輻量其鑿深（孔也 入而測之）以為輻廣（廣深相應則固 足相任也 足任乃出力）

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淺不廣）雖有良工莫之能固（扤搖動貌 菑其力也）

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彊不足也（[illegible] 言輻弱不足 弱）

故竑其輻廣以為之弱（竑橫不度之 弱 清在水中為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弱菑也）

言力相稱也（輻廣與鑿深相稱則力固 竑讀如紘綖之紘 謂度之）

參分其輻之長（長三尺）而殺其一（殺其近小之長）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溓讀為黏 謂泥不著輻 輻除入轂之中其外長二尺 一尺以向牙 以本粗末細 向下則向下利於泥 不黏著之 一則殺殺之細也 故書）

參分其股圍（近轂者也 股以喻其豐 方言圍）去一以為骹圍（近牙者也 骹人脛近足者細 [illegible] 三之一）

揉輻必齊（揉謂以火揉之 齊謂直齊如一也）平沈必均（謂浮之水上無輕重）

長大則而善哉 凡物之曲直資其用以正焉 水平而輕偏 凡物之輕重資其體以定焉 揉輻以火而以齊其曲直之倨句 沈輻於水而以均其輕重之淺深 揉輻必齊 取謂易直故也 平沈必均者 其由揉輻故也

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槷 榝也 以木入孔空之 得謂倨句鑿內相應也 [illegible]）

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必足見言槷大也 此則雖得猶有槷但小耳）

言輻資于牙以指 牙資輻以抱 兩者相得則無用于槷 而自固 不得則雖用槷以行而柱動 則槷出而見矣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參分寸之二者 出于輻股鑿之數）

鑿牙之時孔向外侵三寸之二 使輻股外算 則車行如貼而不摔 則得輪之固也

凡為輪行澤者欲杼（杼謂削薄其踐地者）行山者欲侔（侔上下等）

澤山之別 平潤而 [illegible]

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削塗也是故塗不附（行澤則其地多塗而塗 [illegible]）

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行山則其地多石而剛 鑿輻入處 長行澤以薄為利 行山以厚為利 摶謂圜厚）是故輪雖敝不匡（敝盡也）於鑿（不敝於鑿）

凡揉牙外不廉（凡屈木多外廣絕理 先無此一疾則外圜）而內不挫（屈木多內挫折中 再無此一疾則內圜）旁不腫（屈木多腫負起 更無此一疾則當正）謂之用火之善（使之圜正 言侍自然之木則千歲無輸物 未有不矯揉而成者也）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輪中規則圜矣）

萬之以眡其匡也（萬字同矩 輪中萬則不匡刺也 其既圜矣又用矩以取其方而四圍之端正）

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上則入殺一寸相閒 下則入牙六寸相閒 輻入不殺則不疏 太疏則易落乃皆中 上下相直 從旁以繩縣之 輻中三十則上下相直 鑿正而輻直矣）

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平沈其輪輕重則漸 漸其材均矣）

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黍滑而齊 以量兩輪有同則無以異）

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侔等也 稱兩輪有石同則輕重等）

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輪有六善 故稱難能 居工之首）

輪人為蓋（輪人兼為車蓋）達常圍三寸（柄名達常 長二尺 上達于部 下通于桯 徑一寸也）

桯圍倍之六寸（桯 蓋杠也 圍六寸 徑二寸 足以含達常）

信其桯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部 蓋斗也 以其穿受二十八弓而為名）

部長二尺（謂達常之上近部 亦名部）

桯長倍之四尺者二（杠長八尺 謂達常以下也 加達常二尺 則蓋高一丈 立乘也）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為下起數 其分以枚計數）

部尊一枚（尊高也 蓋斗上隆高一分）

弓鑿廣四枚（四分 鑿上二枚 鑿下四枚）

部尊一枚 下即內弓上去二枚 弓孔四枚 下去四枚 部厚一寸 斗有二十八孔

鑿深二寸有半（鑿深對為五寸 是以不傷達常）

下直二枚（鑿空下正而四枚之孔 下則直 其弓鑿側低之）

鑿端一枚（鑿內二枚 內端又刺 使低則內弓不遠隨）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庇覆也 上一丈二尺六寸 止一丈一尺六寸可以覆軹）

五尺謂之庇輪（上一丈六寸 除中四 止八尺六寸 可覆輪）

四尺謂之庇軫（上八尺六寸 止六尺六寸）

參分弓長而揉其一（長六尺 弓之六尺之二尺 近部平 四尺 為宇曲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股 近部者 蚤 爪也）

參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尊高也 二尺為近部者 二十二 為 近部平）

上欲尊而宇欲卑（上 近部平者也 下曰宇）

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

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高則車不可為門）

蓋已卑是蔽目也（八尺長 此則蔽人目）

是故蓋崇十尺（十尺 其中正也）

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 尺三寸五分寸之一 徑四寸四分寸之一 標五分 羅六大

小於度謂之無任 言其不勝任

輈徑四寸八分可以從陵至前而曲上以下鈎衡衡徑四寸四分可以抗兩服馬而引車並大于輕圍若小則無任

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 軫間六尺六寸 軸圍與衡圍同 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

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 亦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 輈當兔在輿下而兔木大同

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為頸圍 頸前持衡者 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 其頸于前向下持制衡 故云頸

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 踵後承軫者 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 似人之足跗在後 故云踵

輈一直木長一丈四尺四寸中當兔如腹此上於如胸擬首垂如頸 足象加腰 如一大人形容車之行亙前後惟輈是賴故云小車無輈不能行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 孫順其理以揉之 無弧深 不深如弓之深 五弧深則輈縱而不弧深也 凡弓引之中參 參如二可也 如三深則深傷其力 太曲必折

今夫大車之轅摯 在前而俯至地 其登又難 大車牛車也 因車及之 登上阪也 摯雖登

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 克能也 即登易覆車 若輈則不摯 可登 其善一

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 大車無橈之可鑒

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 不軒而高 不摯而卑 可行平地 輈則可平可高 其善二

及其登阤不伏其轅 牛縮退 必縊其牛 車大重

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 無橈之可鑒者二

故登阤者倍任者也 倍用力也 猶能以登

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 車底牛不能聚 必緧其牛後 緧音秋 牛尾之車必下

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 無橈之可鑒者三 輈則可上可下 其善三

言轅不可以過曲 如弧之深 亦不可以不曲 如大車三度所以其深皆有常數也○自大車至此皆言牛車轅木太直之病 以見輈之善

是故輈欲頎典 頎長也 典堅刃也 長則力大 中當兔前頸後踵 利于頎 常利力存中當兔前頸後踵 利于典 如大鈎自度卜衡

輈深則折 揉深傷木之力 馬衡之則折 深有折患 車不利

淺則負 揉淺不中三度 馬負之礙行 淺有負患 馬不利 秋戒不可犯此

輈注則利準 引之而進如水之注 其勢順也 馬與馬準人馬皆得是為利也 上曲下鈎如注然 馬平安行利于準

利準則久 不軒不摯可登可平 可上可下久無傾覆 唯頎能注 惟典能準 頎典可久

和則安 車與馬和 馬準則馬和 人乘之車馬和則人安 輈之善關係如是

頎則一丈四尺四寸而五檗環濟典則軓軨衡皆六尺六寸而轂軸中柅軫在前頸之注注故如輕覆而前而馬牧乃能共利于準衡平軓正軨牧而車安利準如軒卻而後車之適調如是豈不久 如詩之戎車既安 如輕如軒 盡之 由是輈安穩馬宜稱而和和則車不折絕馬

不契需而人安御者不歎左者不梿 梿音塞 止意 右者可用力 此形容輈之善已盡下更即和申言之

輈欲弧而無折 如弧之曲而不深 則不傷其力而不折

經而無絕 揉而順木之理 將其經則揉不逆其木理而絕 木之直理為經

進則與馬謀 言進者馬也 注而利準 合馬之志 可行則行

退則與人謀 人有當退時 利準而和 順人意 可止則止

終日馳騁左不楗 楗音蹇 門壯止人行也 居左者不厭倦欲止 御右皆用力 左尊無為 馬厭倦 和則左安自在

行數千里馬不契需 如果急則蹄破裂 致于道里需不進 因契而需 馬不傷足矣 輈與馬和以不傷蹄

終歲御衣袵不敝 衽謂裳也 車不安有搖動之勢 則御者衣衽皆敝裂 輈馬合 人意行止皆自如

此唯輈之和也 言和則安之效 如不止利于車 亦利於馬與人 輈人特於為是

良輈環灂 音縣謂漆沂 鄂如環之也 輈有筋膠之被 用力均者灂遍

自伏兔不至軓七寸 伏兔抱軸 軓在式前 軸居輪中當車深三尺三寸 軓在車四尺四寸前不至軓七寸 軓中有灂 軓當漆曲輈不上則有偃蹇之 非而文理不能當新有灂則和

謂之國輈 伏兔首七寸與輈三非不漆 餘皆漆之軓中輈漆上曲處

環灂因驗輈之良軓中有灂並驗輈之和一不良不成漆之環灂而

五采無文之歷録不知則軓中無灂軓亂輈一磨指其漆豈能久

而如新灂痕不改甚矣國輈之難也 國輈又良中輈和 輈之盡善之極致

揉輈雖于當軓受屈屬揉而為弧之始此處不穿雅如自然則

輈必摩軓々必摩輈灂去而車行有從人爪不宜矣驗灂于軓

中迮輈之精義入神過此五桊尚易柁筋膠之固者有之良不輈為

○七寸不漆者輈當兎三木並挹一軸蝋居中兎居左居右杜

大同上承與下橫軸可以不漆直伸不待筋漆之約束也輈過

此便欲曲而揉工初起故軓中有灂○輈壓橫軸必用轐者一

輈不足以固軸兎明視是伏胂目挹軸七寸為首及迮從軫與

輈同承軫之橫迮則車載益固而軸之入龡得伏兎乃不動也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 摠輿而言軫 者輿之本也 軫在車後 其宜四周 前名軓

蓋之圜也以象天也 蓋在上以 覆乎下也 潦車有蓋 五路無之 中當外部 下程皆直

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 日三十 而成月 日月周 環乎地

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天體二 十八宿 星合成二 天之體

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 交龍為旂 心星北屬 有尾九星 凡旗皆橫幅為縿首其垂為斿 縿首皆正幅用帛斿則屬焉

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 鳥隼為旟 柳星其屬 有星七星

熊旗六斿以象伐也 熊虎為旗 伐屬白虎宿與 參連體而六星

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 龜蛇為旐 室玄武宿與壁 連體而四星

弧 以從之幅 旌 在旌之上 枉矢 弓 畫 于 以象弧也 弧星有矢 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 四旗皆有弧矢

在旗之尾皆載弧韣張縿者弧有衣謂之韣又為設矢畫于弓上以禦妖氣也

天之弧星也枉矢飛流有光急疾之妄天之有此星亦除惡除妖之星

攻金之工 此攻金之工總目 錯簡在此故移本 金謂銅鐵性剛易折 故濟金必以錫和之

築氏執下齊 多錫為下齊大刃 削殺矢鑒燧也

冶氏執上齊 少錫為上齊鍾 鼎斧斤戈戟也

鳧氏為聲 鍾錞于之屬

㮚氏為量 豆區鬴也

段氏為鎛器 田器錢 鎛之屬 段音煆

桃氏為刃 大刃 劍之屬

金有六齊 目和金 之品數 四分以上為上齊 三分以下為下齊

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

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

齊音劑

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

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

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

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夫凡以金為器必濟之以錫蓋金性堅剛而錫則柔須金或赤

黑而銳剛青白以柔與石齊堅則剛其為器也不折以青白而

濟赤黑則其為色也明哲然所用之鋸各隨其器有多寡之不

閑此再以有六齊也○鍾以聲為以京則用錫為寡少故六分

其金而錫居一斧以伐斤以所則用錫宜差多故五分其金而

銳居一光戟皆用之以刺防衣戟從析用錫宜多于斧斤故四

分其金石鋸居一凡此皆上齊為也大刃則戚挹之居其刃為

州大遠之斬所則防其易蔽鉄故三分其金而鋸居一制書刃

也殺矢用鏃近射田獵也削以制書殺矢中之刺死皆欲其堅

刃不殘其用鏃人宜多于大刃故五分其金而錫居二鑒燧以

取水火于日月鑑以之取以明向為上故用

鋸范器多而金錫相半馬凡此所以下齊也

築氏攻金之工第一爲削今之書刀爍金爲削築世工之故以其名削薄而堅利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圜合六蓋員六寸漢蔡倫造紙秦蒙恬造筆古以削刻字

欲新而無窮謂其利也

敝盡而無惡其金如一雖至敝盡無瑕惡也五分其金而錫居一所爲下齊

言此皆材美工巧之故所謂良之削不過也

治氏攻金之工第二爍金爲治世工之故殺矢長而利亦堅而勻治始于黃帝九與水同性故從水自昔治以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猶以爲也

爲殺矢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工殺矢田獵之矢殺矢五分金錫居一戈戟四分金錫居二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一尺重三垸音丸量名薄如葉上下勻銳者乎治刃必鍛而入水淬之也

司農鋌箭足入稾中者也矢頭連足共一尺一寸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

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長四寸

胡鋒頭旁出而下曲者即鉤也柲長六尺六寸戈內胡援皆入于柲鉤向外六寸左右胡鄉

援刃直向上者刃長八寸右有援挑

戈金頭長一尺二寸皆本身藏于柄上頭四寸廣二寸橫計內倍之直計

下頭八寸胡三之于下鋒出鋒援四之曲內直出向上四面兵器車上那迆

建之止高四尺半于人身左胡大如右臂故名孑戟有鉤名句

已倨也則不入直可刺鉤人則不入一倨病

已句也則不決曲可鉤人不決人喉二句病

長內則折前胡以內過長則必折援前短援在上爲胡前病長內胡上病三可三

短內則不疾胡以內過短則援不能疾速及故不疾援與胡並過短援長援必病四短內當四

是故倨句外博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豐其本以除四病而便用也戈廣二寸胡之表裏當于二寸鋝音劣

重三鋝鋝量名鋝謂鐵也一鋝一斤四兩三

戟廣寸有半寸今三鋒戟也戟減戈半寸戟則加古鋒戈連柄戟出柄其長戈戟皆屬冶氏鑄之

內三之內長四寸半而中鋒挾

胡四之胡長六寸兩旁亦鋒

援五之援長七寸半兩旁亦長

倨句中矩戟胡橫貫于援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

與刺重三鋝援上向之刃曰刺戈短戟長重同

戟頭亦長一尺二寸合柄一丈四尺八寸爲常殳可建于車爲車戟亦可人持爲持戟之士○戟主刺不主鉤故三鋒並出亦可以抵抗外之矛兵衛兵也殳于殳前倍人之長○倨六寸句三兩胡合六寸正方上以援在中寸半四之正方亦六寸也上下等其孔內之

桃氏攻金之工第六世習鑄劍名桃劍四面皆周取名曰桃祓除桃之周辟如桃也

爲劍治劍必齊戒擇吉故特設桃工非若戟取棘義故劍取檢義劍音檢亦同戈戟之齊如錫四分居一金

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刃刃側兩旁夾視之曰臘盡處內各寸鋒半寸有臘也如歲之臘時加以檢制身利者鐵也

兩從半之劍脊兩面殺走鍔各從其臘殺盡一寸有二分半亦兩道合角

以其臘廣爲之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上謂首先鄭指木柄後鄭指木柄忠金鋏音劫鐔音尋

圍長倍之圜五寸長亦五寸圜五寸則柄連金若二寸半乃中莖莖圍連則以後鄭說圍長連則以先鄭說

中其莖設其後先鄭中謂穿之也把旁異即鐔也

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首廣首莖首應上莖應臘首應臘共爲之

劍之現從定臘口雖一條之中上下合五尺之長先兩面各博一寸後合如半寸○以出鋒次各六分以定兩從合以半分成脊又平故開之中也其中無不正如此○博合臘從共二寸五分莖中二寸五分加柄五寸上制劍長三尺柄五寸其五寸之柄首又去臘廣之一少細以接刃盤首小則五寸大則手把握易制曲盡矣

身長五其莖長（二尺五寸合莖三尺）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重三斤十二兩）

身長四其莖長（二尺合莖二尺五寸）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

身長三其莖長（一尺五寸合莖二尺）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 此令云）

（此三等士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樂記曰武王克商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

鳧氏（鳧取浮義聲出為浮鳧優游而浮水象聲之從容而浮上故于舞皆浮意 凡攻金之工第五）

為鐘（應律之鐘 隨鐘之制為長短大小 古此即度律均鐘也）

兩欒（如鈴不員故有兩角）謂之銑（先音鮮 銑先聲○鍾聲在口圜乘所先故名銑 徐出曰欒）

銑間謂之于（于：氣之上達謂之于言和也）

鼓上謂之鉦（鼓所擊處 鉦在鼓上居鐘體之正中者）

鉦上謂之舞（聲之震動于此者故云舞 取舞蹈有節之義）

舞上謂之甬（柄乘鐘者 體所以出聲 柄所以出體 高起如道之甬）

甬上謂之衡（甬盡之平 則高出上齊 柄平矣 可以衡縣乃一甬一柄衡）

鍾縣謂之旋（旋以虫飾曰旋 虫為蟠龍 今有蹲熊蟠龍辟邪 之旋言其文 先虛言 先旋言）

旋蟲謂之幹（言其強而能為鐘也 次言其實 次言其詳 是旋與一物也）

鍾帶謂之篆（帶所以介其鼓鉦舞甬衡之名也 凡介在四于 其介鍾正名 形徐而細若帶 如篆文猶帶）

篆間謂之枚（枚鐘乳也 每面有九 三處十六 夾鼓與舞 共一百四十四）

枚謂之景（大星曰景 乳似大星 又謂之景 一枚一物）

于上之攠謂之隧（攠音靡 所擊之處 攠弊也 隧在鼓中微起如道曰隧 厚止六分 隧道而為之）

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鉦之居銑間 而銑與鉦相應）以其鉦為之

銑間（鍾口寬 上去二則銑鉦相應 而聲不過 由鉦定銑 銑鉦合 鍾徑相應 下聲模之先浮定）

去二分以為之鼓間（鼓居鉦之六 乃正應 舞出由鼓）

以其鼓間為之舞脩（舞徑也 舞上下促以橫為脩 從為廣 脩亦居六）

去二分以為舞廣（縱止四分 直狹于橫 舞間之方與銑相應 居于銑之四 大以數之）

（註鼓六鉦六舞四 此為度橫長 與圜徑 鐘口寸 假設之耳 凡言者其長十六也 間者亦為從鍾篆之以介之）

以其鉦之長（六分）為之甬長（并衡數也 長十六甬架 共長二尺五寸半 黃鍾長二尺二寸半 餘律設之損益倣例）

以其甬長為之圜（六分）

參分其圜去一以為衡圜（甬六衡四 以衡居甬上又小也）

參分其甬長二在上（四分）一在下（二分）以設其旋（即鐶也 形如璧 所以屬柄）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註說猶意也 王宇仲以為猶故也）

已厚則石（聲不發）

已薄則播（聲散）

侈則柞（聲大外）

弇則鬱（聲不舒揚）

長甬則震（鍾掉則聲不正）

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不石不播 鼓間六分）

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亦不石不播 鉦間八分）

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聲則易竭）

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深則安難息）

為隧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此謂所擊之處 明如鏡 深而圜 初以 鄭說為之 隧通如鏡 鍾受擊處有形微起 光明如鏡 深高之處 鄭氏墜深四尺之深 鄭謂宜誤○宜不可擊 疑鄭說是也 猶鄰之說）

兕甲壽二百年

合甲壽三百年

凡爲甲必先爲容（服者之形容也）然後制革（必因其人之身而爲容然後以之制革則無齡齡之患矣）（長人身有大小長短之不齊過之則有餘不及則不足必其甲之旦以容其身而後可）

權其上旅（謂要以上札葉衆多故言旅）與其下旅（謂要以下旅衣下旅衆上）而重若一（權以知其輕重使上下等而若一則無偏重之患）

以其長爲之圍（札要廣厚一札之上先量上下之長乃以長中使圍之一札如此則長短廣狹可稱也）

凡甲鍛不摯（熱無）則不堅（以熱犯脆）已敝（無强）則橈（太熱易曲）

凡察革之道（制甲法備于察革）（至理所寓不可或苟）

眂其鑽空（音孔）欲其惌（音遠）也（孔竅小貌）（鑽孔受線欲其惌小而不寬縱○革惡則孔大革善則孔小○孔小而無縫則革堅而難壞）

眂其裏欲其易也（無敗蔑也）（內平實則堅久）

眂其朕（縫也）欲其直也（欲其直而無橈曲則其制美而無惡）（革制之善）

櫜（置甲於櫜中）之欲其約也（約則卷小）（約則密緻而不粗疏）

舉而眂之（提起相之）欲其豐也（豐則稱外見）（豐則壯麗而不削鮫）

衣之欲其無齘（音械 齘人齒參差貌）也（無齘謂札葉合不相支撐附）（衣之於身欲其回旋而無不齊）

眂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眂其裏而易則材更也（不善則更之）眂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細密）舉之而豐則明也（而光）衣之無齘則變也（活動稱身）（歷序上文此總結之）

鮑（音䩗古作鞄）（函用鍛革故次鮑人）人（鞄所鍛多不止犀兕攻皮之工第二）（鞄必用火如日之曝熟鞄以火揉革之名）（初水漸次脂塗盡用火以鍛之舊韻篇有鞄曝二字）（音從曝聲）

之事（主揉革者之工）（乃鍛革）

望而眂之欲其荼白也（如荼華遠視之帶色）（質良）

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柔軟而滑利）（肇而不數）（質粹）

卷而摶（音軟）之欲其無迆也（不衺邪也）（革理）（摶讀爲縛糾一如縛衣之縛緊卷而縛之革無做搓不邪迆則之正也）

眂其著（革調養者鋪著之處厚加薄然）欲其淺也（革均乃薄）

察其線欲其藏也（不露縫革之線）

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質正質白而且堅厚）（革本不欲久居水中）

欲其柔滑而腥（讀爲）脂之則需（讀爲濡）（柔革用脂）（柔而不潤澤爲濡）

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其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如伐淺之淺）也（以廣爲狹）

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不邪則序均）

眂其著而淺則革信也（無縮）（平淺則其信博帴定）

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音不傷）（線藏知其不甐乃永固）

（水澣脂柔以助火厚序勻信）（凡鍛革者必由鮑人以鮑斷而鮑人之能畢矣）

韗（音運）人（韗工曰韗代雷鼓聲如天震運）（攻皮之工第三）

以上五采繡于裳（繡主五采，絺于此服以章施而有序，象地隨能之作成物也。設色更于下之垂裳，粹之衣裳相稱也）

○衣在上，陽也，陽主輕浮，故畫之；裳在下，陰也，陰主沉重，故繡之。○天成象，畫而績；地成形，畫而繡。天地相偶，陰陽相生相克之倫，地止顯仁藏用，循環不已。衣裳易簡之於纖悉，小中見大，天地化育于設色微之。故斧使爲明其尊卑大小，周公使工制其上下等威。虞重服五服五章，周無旗服降殺以兩。虞周禮樂文明，視設色豈小補云哉

土以黃（地之大質，中色黃。虞色不及天地，尊而不敢擬也，故十二章自日月以降，周戎設色亦時有之）

其象方（天員難借，地方可圖，故畫其象方以肖之）

天時變（畫天隨四時，色不以玄也。春青夏赤，秋白冬黑，尊天之至）

火以圜（爲員形似火，形如半環，在裳○雉而上而性陰，故虞不登于衣，周損日月星而登火于山以華蟲。衣重火，自周始）

山以章（章讀爲獐，獐山物也，在衣。山上正其生，物亦成章。大盧山貫以山，次火，火有附著）

水以龍（龍水物也，在衣。龍以變化，故水澤物能周重龍。衣垂龍，取六龍御天之義，亦自周始）

鳥（雉爲鳥之文明者，故華蟲畫于衣。旗猶有鳥隼）

獸（虎與雉並獸之文明者，故宗彝象之，亦畫于衣。旗猶有熊）

蛇（蛇佐龜以鎮北方，衣裳取文明，不取陰靜，故不畫，而但畫于旗之旐。旗尊龜爲首）

略舉畫象之大者，餘可類推（雜五色，中畫之事）

雜四時五色之位（天有四時，地有五方）以章之（無畫繢三者）謂之巧（以五采鮮明之）

總結上文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欲畫繢者必素功在先。衣也，先有白質粉之，而後加以五采；裳也，先有白質粉之，而後刺以五采，則繡矣）

表天下之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故内有可貴之質，然後外飾之以成文。素功者，質也；畫繢者，文也。惟白能受采，故素功先于畫繢也。○周公設此文物，以德爲重，以質爲重，若無德則旗物何章，無忠信之質則色采何附。後來文勝，失周公之舊，故欲從先進以反周初。○禮樂尋源本此，後素功一言可耳。○明四目設色之工在其中，可以位知人知天之明；非禮勿視，設色之工在其中，可以助克己復禮之仁

鍾氏（工設色之第三）（鍾亦取專聚義，止屬工與）

染羽（羽以飾旌旗及王后之車）（染羽別于染人）（車有重翟厭翟之車，旗有全羽析羽旞旌）

以朱湛丹秫（湛音尖，漬也。丹秫，赤粟，以丹砂和朱，漸漬之使深赤色也。秫粟粘，可用漬朱，以丹合朱，取其類也。荆貢丹，羽出南）

三月而熾之（三月之久，汁必熾而炊之，乃深赤不變，熱乃易入于物。炊之其汁乃始而濃）

淳而漬之（再以其汁沃所炊秫，乃以其汁染其羽，其色盡出，淳而不濁。非我朱孔陽之朱）

三入爲纁（三次入淳汁，乃成纁色。爾雅：一染謂之縓，音泉，黃赤；再染謂之赬，音頳，淺赤；三染謂之纁。故纁必三入乃成）

五入爲緅（再染以黑爲緅，如爵頭色，赤多黑少。今禮俗文作爵，紅底加黑，帶黑色）

七入爲緇（再染以黑成緇，緇色紅底黑，緇非純黑，紅而深黑，黑赤相次之深）

此朱底黑面之色，淺深不同（乃染熱，大凡染羽不早黑）

筐人（工設色之第四）（相是漆，丹垩法，工與不傳）

㡛氏（音荒）（㡛工設色之第五）（無涑絲涑帛，世著其法。金錫用火，絲帛用水。鍾氏羽之所用少，㡛氏絲帛之所用多）

湅絲（絲未成帛者，蠶吐而生，不韌，抽之。天生地成，人工居半）

以涗水漚其絲七日（涗所泲水，用灰更漚之，漚也漸。灰水深入而絲柔軟）楚人曰漚，齊人曰湊

去地尺暴之（不染塵，易燥。懸，日暵，水涗。絲由生而漸熟）

晝暴諸日（懸空中，以受陽氣，以消濕）

夜宿諸井（懸井中，以受陰氣，以和陽）

七日七夜是謂水湅（七日來復，陰陽復始，陰陽兩融）

湅帛（織已成者。生絲尚脆，不能堅久；帛更費力，絲已成難熟。帛可拭用，不珍重與）

以欄（楝同性，可漸衣）爲灰（之木，非牛圜。楝木子亦可以漸衣）

渥淳其帛（楝灰之濃汁，以厚漬其帛，帛之涎膩可除，脆剛可韌也）

賓諸澤器滑澤之器蓋陶屬也

淫淫謂粉之今帛白之以蜃蜃大蛤謂蛤殼灰此第一次塗之也

清其灰久漬灰沈而清而盝之盝于水盝之而揮之揮洒去灰揮俟晞乾乃可去灰

而沃之第二次再以灰汁漉湛之而盝之如初而塗之以蜃塗之而宿之晝曝于日夜宿于井此宿乃過夜非然暴宿

明日第三次再如前沃沃而再沃而盝之盝而再盝曝宿照前此止清水沃盝之耳

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湅同于湅絲

綠止七日夜帛尤加沃盝初次濯三次後再加七日夜帛乃較滑而堅所謂柔功也故亦屬設色：：必先柔功後乃可加以五彩

初次棟灰煮熟俟其澄清澤器浸以蜃灰水盝而乾揮之鑿之黏膩淨而帛已潔清

二次乾帛沃以水再從水盝之而暴之帛之則肥化乃再棟汁蜃灰塗之宿而過夜而帛更白瑩

三次再沃以水盝而晞之帛乃柔滑後再七日夜暴宿鮮澤而純

玉人刮摩之工第一之事玉之所用自天子及于諸侯諸臣而典瑞掌之行人達之治之則由玉人曰刮摩之工者光澤為歸

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象徵之全天下一人為鎮山朝覲執焉居則守之

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大吸之桓陽之極毛私助王

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文身直陽之盛侯為屏

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文身俯亦陽之盛伯為長

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者闕耳國主致而不冒璧壁不言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冒言德能覆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

冒圭邪刻其下瑞圭邪琬其首上下相合以為信

天子用全純玉也此言祼器天子圭瓚全玉

上公用龍龍當為尨：謂雜色公以玉為龍首餘雜以石

侯用瓚唯金勺者是玉餘皆石

伯用將將柄也將送手把處以玉錄之

祼重用玉分四等尊卑之分也玉多則重石多則輕

繼子男執皮帛公之孤束帛而以豹皮表之為飾天子之孤則表帛以虎豹黼黻

子男無瓚繼子男之孤及公之孤并無璧附別之玉人不供

天子圭中必以組約束中央如車轡天子執之以備失墜

四圭四圭有邸尺有二寸以祀天四圭植立如四時之帝下以頁璧為邸無不貫玉人治中有必可鎮執圭四面相向就為天布偪順一環不已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椎也為椎于其杼上天子服之六寸之上為杼杼上有終葵為首橫列

杼上六寸以明自始再加尖頂如葵蓝示無屈也葵向日亦於則尖亦取天無二日義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度景至不以土地土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

跡于地中立八尺之表于中濡半夏至日表此尺五寸景與土圭等冬至日丈三尺是為景至若不依此皆為不至但景至與不至皆由君政得失而來度之者若不至使君改德教也天子欲改已德之得失己教之善否驗于日景日循行道則得而善日失行道則失而否一人之與愚大圭關天下之休咎日之行先告之此致日乃事天之一誠故大圭連文非徒測景具文○度地定四面方向以體國經野亦必以土圭正日景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盤也以祀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

祼圭有瓚：如槃大五升口徑二寸其柄用圭：長尺有二寸有流前注尸執向外祭之凡流皆為龍口潤從口出

琬圭九寸而繅繅音藻諧也以象德琬猶圜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

○如桓圭之長而頁上有繅可藉可執德之完足則頁不缺失故頁其頭

琰圭九寸判規剡上寸半以除慝以易行此圭剡半以上其下之半仍有文如半規篆之

諸侯有為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為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去煩苛

前之所為不合規判之以示別異有思逆之愚必使除之役
于善有順苟之行必使易之事歸于正其愿乃隱匠于心欲其
從規而洗心行乃外悪形于之事欲以自應規而改作全則有員半
後之可盖前非也王者不絕人示以自新之意不聽乃狭之九

璧羨也徑度尺其一義尺好三寸三璧寸孔以為度乃此立乃度直長橫狭之璧環非也○凡四壁

羅内好謂之璧好倍内謂之瑗内好若一謂之環○璧羨徑八尺為尋倍尋為常從八起數由璧之廣八寸也○璧直徑一尺○尺之度長短由此立則然亦本黃鍾之長乃定分寸之法一○尺為之嘉量璧為玉府使天下不可易○寸跡則上此壁之時應員徑九寸五尺減於王以天之長不可易
一尺○則上下一尺廣八寸故四寸今一寸以下一長一寸以益狭寸謂上下之馬○
長度在禮則起于壁羨在樂則起于黃鍾之長先王有者
以為度之不存則禮樂之文燬故作此使天下有者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一圭柢之壁所以致天數也五寸殺于上帝而為圭之合耶
圭五寸北卯圭殺七寸壁亦五寸與圭相稱明兩圭之降而為成壁
日月星辰比于男雖用圭壁止五寸亦用壁止五寸三辰五緯之
璧玉員琮玉八方九寸員徑九寸方徑九寸諸侯公上以享天子后璧享王琮享天子

壁以帛琮以錦諸侯享禮也壁禮天之王故以享王琮禮地
之王故以享后此言享天子不言后者諸侯來享天子為主

穀圭之瑑穀之圭七寸少陽天子以聘女納徵加于束帛

大璋半圭中璋九寸大山川用大璋中山川用中璋長同而形殺大則半圭中則小半

邊璋東侯七寸小山川用邊璋遂則圭皮文璋為龍頭在外柄

射四寸剡出者勺之柄尖頭射者石 璋射之以上承勺 衡四寸故射亦四寸承之 射直龍故龍四衡

黃金勺酒尊容五升口徑二寸黃金為勺之本質

青金外勺外則之生之盛青

朱中勺內則火之盛朱

鼻寸勺有龍頭上有鼻高一寸鼻下則龍口直有鼻則流不直注瀉柄射貫此璜下

衡四寸勺柄龍頭廣長想皆四寸龍頭四寸勺止口徑二寸上四寸皆橫列

有繅以主柄有之軌以繅

天子以巡守用三璋以祀山川

宗主禮者祝通神者以前馬其祈沈以馬

大璋亦如之諸侯之大璋加天子宗祝亦執勺以飾加其拔人

諸侯以聘女天子以大璋之主諸侯先致璋皆九陽老數寸

瑑圭璋璋飾有文八寸璧形員琮方八寸以頫衆來曰頫特來曰聘

上公之臣執以頫聘不得執君之圭璋瑑為文飾耳下環琮四器皆

牙璋加牙側之飾亦有鉏中璋七寸少陽之數射二寸鉏二寸厚寸同以起軍

旅軍有多少之分以治軍事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亦不示

駔琮組穳五寸宗后以為權以為稱錘以起量

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承祀之宗廟以為王頫之加王宗后守之以組繫琮之因名組琮后拈鉏射

駔琮組繫七寸少陽鼻寸有半寸鼻在琮上以組繫故天子以為權后主小者王主大者

天子權大為輕重主○王與立輕重之準大小並謹中外一

則○此亦武王謹權之法周公命玉人立為定樣存之府中宮中

銖百黍為一銖黃鍾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故一銖從十二黍起二十四銖為兩也

兩倍黃鍾之重故兩為十二銖二十四銖為一兩者稱之

斤權合輕重而于容二十四兩故以百兩為斤之稱也

鈞四物權重四十六斤推之斤兩之百而為一鈞明輕重也

石故斤權權而物輕重分明之物三十斤之鈞者重不得以一均之也

衡故鈞輕重必平其數二十斤合不可均之以定輕重之大者

規故鈞輕重也至其百二十斤重之數定鈞大者未分明其輕重

衡權在與規權運生平衡之用衡以運之生成規也 石鈞以權物與規之平衡也

參分其羽（六寸）以設其刃（刃二寸）
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二寸者刃長寸長鏃利 殺矢一寸長鏃也于速射 風不能驚憚箭 此中刃二寸者下乃言長寸之法）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也）重三垸（音完 此冶氏鑄矢頭之法恐不爾設矢然也 註疑脫二字以兆參分設刃之法）
前弱則俛（依也 俛本亦作俯字亦借為頫 病在鏃鋌）
後弱則翔（回也 顧 病在羽輕）
中弱則紆（曲也 病在幹弱）
中彊則揚（飛也 病在幹中強）
羽豐則遲（豐也 病在羽長）
羽殺則趮（音躁字 悼也 病在羽少）
六者言幹羽之病使矢行不正

是故夾而搖之（以指夾矢擽衛）以眂其豐殺之節也（殺 羽注）
橈之（擿其幹屈之）以眂其鴻殺之稱也（殺 幹注 稱去声）
以上二者矢既成而審視之法於後矢無不善
凡相笴（笴亦讀槁 笴既槀人之槀 槀人矢八物皆三等 相猶擇也 矢材備四美陰生而言）
欲生而摶（生與收斂也 摶謂圓也 摶加摶 黍之摶 不蛀形圓）
同摶欲重（欲其材中實 故重實）
同重節欲疏（以節稀輕重不容則等 節疏則勻）
同疏欲栗（欲其色如栗 而縝緻堅 不邑剛 不撓）
生摶重疏栗皆竹材之良也所謂笴（音胡 胡子之笴）不過于此
陶人（摶埴之工 二第一）（阜字從阝之傍從勹從缶為尸 而陶去土之查淬而摶器以燒之 本音遙 後淘音）

爲甗（魚輦反 甗無底甑 容二斛 加今制甑深方二尺矣 但無底耳 大甑以炊飯）
實二鬴（容二斛）
厚半寸（中薄 半口）
脣寸（口厚 倍身 口上乃轉動 乃難損動）
盆（諸分声 盆有底）
實二鬴（亦容二斛 盆淺橫方二尺 大盆以盛飯）
厚半寸（中薄 亦）
脣寸（口厚 亦）
甑（音正 去声 轉 甑有底 所容之甑 二尺亦）
實二鬴（同）
厚半寸（同中）
脣寸（同口）
七穿（底有七穿以通炊氣 少數之數 亦北斗象）
鬲（音力 小炊器 以乂作鬲 鬲有足 上水下火薪 上下隔塞 亦音隔 非穴）
實五觳（豆實四升 實三成觳 觳一斗二升也 五觳為六斗 非十斗 斛三斗 觳 觳斛音器不同）
厚半寸（小炊器 底不厚）
脣寸（小炊器 脣必厚）
庾（音字 小量器 容二斗四升 論語庾字乃斛也 以史記作上声）
實二觳（而一斗二升 斛乃十六斗 非此庾也 附器止作小量器 若十六斗不同附）
厚半寸（不為量 可過重）

股鳴者(蚣蟒動股屬)以胷鳴者(榮原屬)謂之小蟲之屬(然上十二)以為雕琢(刻畫祭器博庶物也)

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小頭)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若玉也)

銳喙決吻數(促疾)目顅(長脰貌)脰小體騫(少腹)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磬音清和如鳥之鳴可以遠聞一擊而鳥語嘤嘤其振也純噭繹之聲音隨止是以理衆音之紀而歸于成焉又奚哉)

小首而長摶(圓也)身而鴻(頸肉也)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

凡攫閷(音殺攫者則殺之)援簭(音噬援攫則噬之)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頰頷而其頰與也)(此謂筍虡之獸)(深猶藏也作猶起也)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絕根)爾而怒(深助其爪使出目張其鱗[illegible])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深出作之光色)必似鳴矣(匪采貌也)

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措猶頓也)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極言臝獸可以為鍾虡胷宥之獸不可為鍾虡也(制器之精義出)

聖人隨物制宜脂膏之獸不可象形加任止為牲[illegible]足以升臭合味祼明鱗之獸雕以為筍虡用之任重達聲處象各有攸當

梓人為飲器(飲器三等俗獻酬之用而以為節至一豆而極)

勺一升(酌于尊以實于爵酌以取中)

爵一升(勺為爵形受口以防溢爵兩柱擣)

觚三升(器有殺以獻賓以酬賓尊飲極其厚而成酒與節而為孤)

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四升初一升終三升則成豆酒準中人獻酬立飲食不過此之)

食一豆肉(豆四升)飲一豆酒(豆四升)中人之食也

凡試梓(日省月試器不苟為)飲(先王于飲食之間因器設戒節食遏欲使人盡予天理之極也以)飲器鄉衡(衡猶平也鄉爵)而實不盡(太深不盡)梓師之(梓人之長)罪之(罪其飲器深也)

始于獻成禮成于三致敬以中人立限不使過也豆酒配豆肉礼食止此飲器深則罪工以非飲器之善也嚴于禁飲何如

梓人為侯(為侯之方正也)廣與崇方(以崇為主)

侯取寧侯之義不寧者射之以正戒設鵠取難中之義射者志正體直以求中(指侯遠望見者小一弓步長上作二寸故九十弓天子以為侯中 中言高一丈八尺其廣亦同以對面為侯中則知侯中上六尺鵠六尺九十步外視之從一遠擊之鵠中之旌雅)

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鵠為侯中則知侯中丈八尺)(大射以伎飾侯加繡之邊以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燕射侯同然唯大射鵠也)

上兩个(左右出)與其身三(上布為侯身與中為左右兩个成三)(古引儀礼鄉射侯中以為躬射身當倍中)

下兩个半之(左右出如个形亦如左右个形左右各半个合身之一少上个三分之一)

侯制上廣(如張臂八尺)下狹(如張足六尺)究然象人此取象之義○个面用布斜楷背用木為幹(用裹以个為布舌以个為幹一也)兩个所以維持而周侯中者

上綱(繫侯于植紐繩曰綱)與下綱(上下布各一幅可貫綱)出舌尋(皆出舌外八尺)縜(音云籠綱者)寸焉

係于植有綱綱之頭有縜縜止一寸綱之度(張侯繫右綱左不繫左下綱[illegible]束系於侯乃脫束繫左下綱乃射)

張皮侯（天子三侯 用熊豹）而棲鵠（用熊豹各以外飾皮為鵠）則春以功（諸侯獻士之春以考功擇祭士）

張五采之侯（五采以五正）則遠國屬（賓射之侯 諸侯朝會 內朱白蒼黃黑 自北及外三侯同）

張獸侯（畫以獸之侯）則王以息燕（燕射之侯 使及無事飲酒 天子熊侯 諸侯麋侯 大夫布侯 士布侯）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司馬實爵而獻獲者 脯醢折俎 獲者執以祭侯）

其辭曰惟若寧侯（若汝也 寧安也 有功德安民之侯）毋或若女不寧侯（射不安民有罪者）不屬（音燭 朝會）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梓人但為侯直及植木而已皮侯則司裘臨射飾之采侯則畫繢之工畫之獸侯則亦畫繢之事但侯崇廣不同辨于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之侯中耳天子所射皆設三侯

廬人（音盧 同籚 攢竹為柄）為廬器（諸器之柄）

戈柲（音祕）六尺有六寸（通刃言）（從車廣起數）（邪迤崇四尺 人在中八尺）

殳長尋有四尺（一丈二尺）（八尺曰尋）（一身半）（擊兵也 如杖而無刃）

車戟常（倍尋曰常）（一丈六尺）（二身為衛）（戟三刃）

酋矛（就也）常有四尺（二丈）（二身半）（鉤兵也 鉤上勢而銳 近敵之而）

夷矛（平也）三尋（二丈四尺）（三身遠衛）（平敵而傷之）（以上五兵 從車從人起數）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此制兵長短之則 過三用之不能及敵 已不知止必至害侃）

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守異兵）

攻國之人眾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言眾寡宜短兵 壯健宜長兵）

凡兵句兵欲無彈（句兵戈戟 彈則掉而無力）（兵法曰弓矢圍 殳矛守 戈戟助）（如彈丸則大弱）

刺兵欲無蜎（音捐 蜎則撓而刺不深）（如蜎則大弱）

是故句兵椑（音俾 椑隋圓也 隋長孔不掉也）（側方而椑有楞）（齊人謂柯柄為椑）（鉤之可使必來）（隋音妥 俾音卑）

刺兵摶（音團 摶圓孔也 圓孔有力）（刺之可使其傑）

毄兵同強（音擊 殳矛皆同堅勁也）舉圍欲重（手所握 中央）重欲傳人（傳音附）傳人則密是故侵之（敵帳）

刺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音佼 校之疾 如犬）

（人手操細以毄則疾 句兵亦欲細 則執之牢 操重以刺則正 而重則手捻而刺癃決）

凡為殳（中言殳兵）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把中）而圍之（八尺 受容）（把握易）

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晉謂柲下 銅鐏 擬地之宜銳堅）

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上連于殳）

凡為酋矛（中言句兵）（六寸 刺）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通尋執握）（不柱則同強）

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手所握）

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刺謂矛刃胷也）（刺圍通柄 捂刃處）（下殺于）

凡試廬事（謂攢竹不易 必試之）置而搖之（置猶樹也）以眡其蜎也（先豎于地上試之 視其蜎然均否）

欠諸牆 柱兩牆之間輗而內之 以眡其橈之均也 本末勝負可知 柱于兩牆閒試之 欠音救

橫而搖之 橫于牆上 以眡其勁也 以一手執一頭而搖之視其堅勁否 終橫眡上試之

六建 五兵合人 既備車不反覆 猶軒輊前輖覆 謂之國工 五兵輕重此起于勺

匠人 攻木之工第五 三言明之

建國 營王國及使國 此匠人第一事 司空掌之

水地以縣 縣于四角立植縣繩以正柱 以水望繩之垂而地高下可定 至平莫如水目視之高下未平 穴底上而下分可見也

置槷以縣眡以景 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其景 至正莫如景目視之東西南北未準

為規 規景兩端 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 定其東 定其西 規之交以日出入而審

晝參諸日中之景 以定其朝 兩交之閒中屈之以指臬 南北已正之參考也 日景有三中而參之而規無不正

夜攷之極星 以定其夕 北極星 北辰 晝夜有二 日景與攷之而參與或偏

以正朝夕 東西正以定南北 南北正以定朝夕 地平以合天成 定四然一不差 日出為朝日中為平 日入為夕日中為平

四時之朝夕有長短不同見以四 夏至日在南陸躔東井去極六十六度有奇而景尺有五寸 冬至日在北陸躔牽牛去極一百六十六度有奇而景丈有三尺 春分日在西陸躔于婁 秋分日在東陸躔于角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而其景均焉 夏至日日永夜短 冬至日短夜永 春秋分日夜平 及此四時之朝夕亦正 正地或在景之南北東西以景與極參而

匠人營國 營謂丈尺其大小 依而立之謂之建 圍而度之謂之營

方九里 此王國之城也 其國一面九里一門 故天子三門通十二

旁三門 每旁三門共十二門 合四方為一方三門共十二

國中九經九緯 直塗經 橫塗緯 經緯各九 分左右 中央為經三緯三 每一門通三塗 九經九緯

經涂九軌 三塗通南北 中央三軌 左三軌右三軌 東西亦通三門三軌 王行中九軌與

左祖 陽親 右社 陰尊 兩旁也 前中一區

面朝 面猶鄉也 王宮在中 三朝並在南 王宮當中經之涂

後市 市在中後一區 朝言面 市言後 義當向之利背之 王立朝 后主市

市朝一夫 方各百步 市上百畝 朝亦百畝 富商賈不欲其占地多 三朝疑各百畝 市百畝廛亦倍之

夏后氏世室 宗廟也 世室大而廟

堂修二七 修南北之深也 夏度以步 令堂修十四步 深八丈 四尺

廣四修一 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 堂廣十七步半 廣十一丈二尺

五室 堂上為五室 木室于東北 火室于東南 金室于西南 水室于西北 土室于中央為大室 大室居中四角接大室為之

三四步 木火金水四室 四角四室皆方三步 居中土室乃方四步 五室大小之別

四三尺 土室居中大室並益四尺 四角四室並益三步 五室益多之別

九階 南面三 東西北三面各二

四旁兩夾窻 每室四面四戶 戶必兩窻以助明 故其八窻 戶必東出 窻在戶西

白盛 盛之言成也 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

門堂三之二 門側之堂取數于正堂而減殺其一分 深當九步二尺 廣當十一步四尺 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

室三之一 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門之室用正室三分之一 止一步一尺

殷人重屋 王宮正堂若大寢也 重屋高而方

堂修七尋 五丈六尺 放夏 減二丈八尺 不言廣 蓋方也 廣減五丈六尺 五室各二尋

堂崇三尺 比夏如崇 夏云累宮室 蓋堂不崇 一尺止

四阿重屋 若今四柱屋 四阿四霤 重屋四面有重屋 複笮承壁材 高而不大

周人明堂 明堂政教之堂

凡溝必因水埶（申溝及防 汾則澮之）

防必因地埶（因通及積 乾則儲之 溝有水勢防有地勢人順則易）

善溝者水漱之（溝因水埶 其流不壅 水齧其下 不費開排）

善防者水淫之（防因地埶 其土漸加 水淤其泥 如淫液然）

凡爲防（申防）廣與崇方（力等可久 方猶等也）

其閷（殺間）參分去一（上薄不崩 閷者薄其上）

大防外閷（又薄其上 厚其下 于去一之外更去之 培其下上益殺）

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程人工也 溝防雨事 申言匠人之式 深者深淺尺數）

里（積里一里爲式 則人工定）爲式然後可以傅（音附）衆力（相附以成功 匠人倡衆用力）

凡任索約（以索縮版）大（音太）汲（起如汲水引之）其版（哉土不堅）謂之無任（此極束之弊）

葺屋參分（草蓋之屋 角三分之一爲峻 水雖下中起以瀉之 因防及治屋葺）

瓦屋四分（瓦蓋之屋 四分之一爲峻 水易下稍平以瀉之 皆匠溝洫宮室之）

囷（圓倉 下平上寬）（員窖上 下寬 牆則下上逆而少退）

窌（穿地 窖道 地小 窖上下大 亦有牆口逆而少退）

倉（倉皆上豐下 上比而逆 少退牆）

城（民居設牆 城亦上豐下 上比而逆 少退牆）

逆牆六分（逆猶卻也 退牆六分之一上減殺 退亦不多 順則直 逆則牆四當上牆于牆六分之一 益退牆一分以爲殺 上六寸下）

堂涂十有二分（堂陳也 以分二其分督 中央之牆爲峻 以兩旁之修取水而句流 以甗甎砌涂法也）

竇其崇三尺（宮中水道 人亦可由）

牆厚三尺崇三之（高厚以是爲率 足以相勝 高恒兩倍于厚）

車人之事（攻木之工第六 始輪與之工 有車人分爲輪與）

半矩謂之宣（人長八尺 以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爲頭 腦腔分三 車人近取于身 三矩四尺 一矩二尺六寸 三分之一 頭髮皓落曰宣）

一宣有半謂之欘（竹音 斵木柄 欘長二尺 謂之定）

一欘有半謂之柯（伐木之柯 柄長三尺）

一柯有半謂之磬折（人帶以下四尺五寸 磬折立則上倪 磬三分帶下 三尺 紳長三尺 紳居二 ... 非天子不制度 以是而度物 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 ... 之制 皆有法 必合天然之則 用之爲器 安有不中矩 者哉）

車人爲耒（凡制器先于耒 耒人耕土之器 非牛犁也 宜辨 人耕耒如牛耕乃如犁 故犁利于耕）

庛（讀刺）長尺有一寸（六分之一 耒下前曲接耜處 未之面也 耒尖角入金之義 而金固之刺）

中直者三尺有三寸（六分之三 耒身直向下 柄柄乃有力 非而不承耜 非由與執身）

上句者二尺有二寸（六分之二 手執處小曲 人裝可用力 句亦作磬折之句 句于內在上爲上）

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三尺三寸而面度之 而從其曲庛尺一 寸身三尺三寸上二尺二寸 乃六尺六寸）

以弦其內（內上下相望爲弦 直量之止爲六尺 緣外合車之廣 弦內合人之步）

六尺有六寸（此曲度面之數 六分三處三合矣 而不加東 不稱步 廣不長不成器 應用）

與步相稱也（此直度弦之數 弦度三處六尺同步 雖而六尺六寸 弦止六尺稱步）

堅地欲直庛（堅難入 以直入之 直庛不中步 過于六尺）

柔地欲句庛（柔易滑 以句舉之 句庛不中步 短于六尺）

直庛則利推（直庛所入者深 故利推 長雖利推不利于發 非良耒）

句庛則利發（句庛所起者順 故利發 短雖利發不利于推 非良耒）

倨句磬折謂之中地（中地之耒 磬折則調矣 其庛與直者加弦六尺 庛一句一直爲磬折形）

聖人執中一耒也必求厥中立之式制度豈苟哉故三重居一

車人爲車（尺寸既定步武不差乃議造車）（先造大車）（造車用斧先詳言之）（斧柯因以爲度）

柯長三尺（由人首積算之半步）（斫木柄多一尺以）

博三寸（十分之一）（柯之博與厚長殺之有定數）

厚一寸有半（博半于）（斧柄扁形故用隋銎）

五分其長以其一爲首（首乃金也斧六寸）

轂長半柯（大車之轂）（輪人言車人言）（小車大車短轂可任重）

其圍一柯有半（四尺五寸）（粗壯乃勝重）（圍徑一尺五寸）

輻長一柯有半（亦四尺五尺）（轂乃實心故其輻長）（與牙徑九尺輻長到心）

其博三寸（與斧柄同廣）（輻須長廣）

厚三之一（厚止一寸）（廣而扁）（輻聚須薄）

渠（大車之牙）三柯者三（九尺）（周二丈七尺其徑九尺）（輻直到轂心）（牙包輻轂之衆如渠受水）

行澤者欲短轂（澤泥苦其太安）（大車止于一尺五寸）（制轂之短長視地之濡險）（截轂異制）

行山者欲長轂（山險苦其太動）（柏車則倍之三尺）

短轂則利（泥不黏）

長轂則安（山不覆）

行澤者反輮（反輮者木心向外其肉在內則滑）（輮牙之反仄用火視地之滑澀異法）

行山者仄輮（仄輮者表裏相依其木堅刃不壞）

反輮則易（平易而泥黏可脫）

仄輮則完（完固而沙石不裂）

六分其輪崇（九尺）以其一爲之牙圍（粗尺五寸）

柏車（山車輪六尺）轂長一柯（三尺倍于大車）其圍二柯（六尺）其輻一柯（三尺）其渠（牙也）二柯者三（一丈八尺）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尺二寸）（柏車輪卑轂長中心實故輻三尺直到心牙圍減大車九尺）（其粗亦減大車三尺蓋長而身細可以行險不傾側而安）

大車（平地任載之車）崇三柯（輪高九尺）（輪轂止半柯）綆寸（外輩不撓一寸車不傾）牝服（即較也人伏馬）

二柯有參分柯之二（高八尺人卑伏倚之）（車有牝服人可容身）（詳言三等重人乘也改想亦載物牛用羊）

羊車（宮內所行）二柯有參分柯之一（高七尺牝服更卑其車與安）

柏車二柯（高六尺牝服最卑）（其輪六尺綆大半寸）（言大車羊車柏車牝服高卑三等）

凡爲轅（車曰輈大車羊車柏車皆曰轅）（人與馬車人爲轅輈）

三其輪崇（大車二丈七尺羊車一丈八尺柏車三倍輪）

參分其長二在前（在車箱前）一在後（在車箱下）以鑿其鉤（鉤心○轅有鉤鉤軸）

徹廣六尺（兩輪中央一牛故輪之轍跡狹）

鬲（音隔）長六尺（鬲轅端壓牛領者）（鬲即小車之衡容止一牛故短）（小車獨輈大車兩轅乃輗是也）

（大車柏車羊車之粗者不比五路之精故言于車人）（皆載物不立乘故言牝服）

弓人（攻木之工第三）爲弓（弓屬木工天爾刮摩）

取六材（幹角筋膠絲漆）必以其時（幹以冬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

六材既聚巧者和之

幹也者以爲遠也（射遠之主幹）

角也者以爲疾也（中的爲之助）

筋也者以爲深也（貫革乃有力）

膠也者以爲和也（以弓調和之膠）

絲也者以為固也（持久絲以固之）

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寒霜不坼裂漆堙露也以堅之）

六材之力相得而足

凡取幹之道七

柘為上（居而赤黑 大王弘之材 庸）

檍次之（杻 詩曰 檍音億 鄭萬藏之億 其理多曲少直 皮亦赤 亦王弘庸大之材 亦王弘庸大二材）

檿桑次之（山桑 黒桑赤 韌而堅 以上三木皆強木可以遠）

橘次之（徐前桑木 亦可及遠 炎庚之材）

木瓜次之（亦木茶 亦夾庚之材可及遠）

荊次之（可以不迆 赤前栗 弓之弱 碎小木 以上二木宜弱弓不中截）

竹為下（力弱 亦則非六弓）

凡相幹（選材之法 切稍錘軋 正材非 扣其色 扣其声）

欲赤（陽色 堅）黑（陰色 韌）而陽聲（扣其声 陽而舒暢 非良材則棺之 清）

赤黑則鄉心（不外近皮 赤者黑者 理皆透心 目審色 耳聽声）

陽聲則遠根（不附根下 木之根者類近 良材不可浪用）

凡析幹（析為弓料）

射遠者用埶（曲乃勢 如夾庚 曲直間早有斟酌之 曲勢則宜薄 薄則力少）

射深者用直（直則強 如王弘 直則可厚 厚則力多）

居幹之道（始而選材 然而處 木無一可定料 如檢栗之栗 可苟）

菑（如菑之剖 功以治之也）栗（削緊密也）不迆（順理）則弓不發（從不發傷）

凡相角（角助材良 非疾不取）

秋閷者厚（閷即殺字 角厚良 膏澤上充）

春閷者薄（角薄未良 膏澤未滿）

稚牛之角直而澤（理直必厚 色青且白 一閣精彩 此為第一 稚牛秋殺乃可中選）

老牛之角紾而昔（紾音軫 戾也 昔音錯 其理皆角文錯 角文潤則不澤 錯則不直 不能青白）

疢疾險中（牛有久病 則角裏傷 險傷也 中角裏 不能青白）

瘠牛之角無澤（少潤氣 不能青白）

角欲青白而豐末（青白言其色之善 豐末言其質之厚 稺牛秋殺 而不瘠且疾則能然）

夫角之本蹙於𦙍（字腦）而休於氣（蹙 休 煦）是故柔

柔故欲其埶也（欲其形之曲反以為弓）白也者埶之徵也（色白則執）

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畏讀弓淵也 柔而堅乃屈橈不折 畏易折）

青也者堅之徵也（色青則堅）

夫角之末遠於𦙍而不休於氣是故脃（凡老牛疾牛瘠牛其角末皆是脃）

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末之大者 剡氣及煦之 稺牛秋殺能然）

角長二尺有五寸（水牛角長）三色（中白 青末豐）不失理謂之牛戴牛（牛戴牛角直一牛 全牛之精氣聚于角 故角之重價直一牛 如此相角 材良價貴）

凡相膠（膠助材良 非調不取）

欲朱色而昔（惟牛膠色赤 相其膠紋交錯 再取其和 取其潤 防欲）

昔也者深瑕而澤（紋瑕深而色采光澤 微 深瑕 膠下有痕 不枯燥而生光澤）

紾而摶廉（紾紋而固結 且應隅堅利 相昔之皆 紾而交錯 其自而精聚 棱起而鋒尖）

鹿膠青白（煎其角為膠色不朱不為用）
馬膠赤白（煎其皮為膠色已紅不深不為用）（馬膠亞于牛膠）
牛膠火赤（煎其皮為膠合朱色可用）（牛膠再審其節）（亦秋殺祥牛之膠為良與）
鼠膠黑（亦煎其皮為膠不朱色不可用）
魚膠餌（煎其鰾為膠雖黏不朱色）（餌音二黏如餌）
犀膠黃（亦煎其皮為膠非朱色不可用）
凡昵之類不能方（比也）（昵音匿黏也）（六膠皆黏牛膠中選）
凡相筋（筋材良不貴深非）
欲小簡而長（簡猶條也簡條成而長）（簡中不紛）
大結而澤（獸剝力厚）（結大不且勢大有精液）（獸剝力緊）
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剽（剽疾也）
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故射必中之深）
筋欲敝之敝（弊而嚼當熟之鍛筋生則硬熟則柔）（此嚼筋之法）
漆欲測（測猶清也可漆測如漆之良材）
絲欲沉（如在水中時色如沉水中絲良材）（如練在乾燥時水中之色）
此六材之全（幹角筋膠絲漆無病）然後可以為良
凡為弓
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膠漆絲）
寒奠體（奠讀定至冬膠堅內之中定往來體下）（體定不移使其漆再內之）
冰析灂（灂音鄉于大寒中復內之）（灂析後不敢動）

冬析幹則易（理滑致）
春液角則合（合讀洽為洽）
夏治筋則不煩（煩亂）
秋合三材則合（合堅密也）
寒奠體則張不流（流猶移也）
冰析灂則審環（審猶定也）
春被弦則一年之事
析幹必倫（順其理也）
析角無邪（亦正之）
斲目必荼（荼讀舒目幹節目荼徐）
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脩猶久也）（目不平以摩筋）
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
幨（音川）恒由此作（起如絕浮）
故角三液而幹再液
厚其帤則木堅
薄其帤則需（需音軟謂不充滿）
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
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
用膠須均其疏數乃無弓帤擁腫之病

斲摯必中（摯之言致也弓淵之斲而頸上下如一謂之中斲之善幹）膠之必均（欲厚薄適勻謂之均施膠之善 厚適于均施膠之法）（此言弓幹膠之法限）

斲摯不中（幹病）膠之不均（膠病）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傷膠角幹）

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角不能受膠幹之宿）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

（幹不均則角蹴折也 挫則發必不疾 膠合者言幹內堅故角受摩留）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常弓之限也居者必短之次序居于蕭 稱其幹短者居蕭而弓限謂之需角以長）

弓隈二尺五寸長角二尺五寸稱之（弓檔謂之蕭 蕭中央曰弣 弣之閭口淵亦云弣）

恒（讀亙）角而短（短竟角之長于淵幹）是謂逆橈（引之角縱不用力若欲反橈然 有下而疾）

引之而縱（角不能出力）（短不利于引）（短不稱弓限之長故縱）

釋之則不校（校音絞 力故之不疾）（短不利于釋）（短不稱弓限之弱故不疾）

恒角而達（長于淵幹達于蕭頭）若辟如終紲（紲音泄 弓檠）（到底如受紲 拘而弓力不展）

非弓之利也（逆橈不能如其疾 終紲不能制其疾）（不中 不中）（幹之強筋之深皆然物）（送矢遇于疾）

今夫（申言終細之病）茭解中（兩臂角蕭相接之中）有變焉（引則臂角用力 釋則蕭角用力）故校（居角之當細求也 達則不疾）

於挺臂中（把手中間）有柎焉（柎音附 柎臂也）故剽（短則角不得柎 角亦接柎故剽而疾）（達亦接柎無力）

恒角而達引如終紲（不能不疾）非弓之利（居角不次達尤備害）（重言結之）

橋（同矯）幹欲孰於火而無嬴（過孰也）（過熟則角枉而脆）（將孰之斷而再液之）

橋角欲孰於火而無燂（燂音潛）（燂炙爛也）（失爛則材枯而傷）（將孰之以水三液）

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牧之而不遽牧）（不損不解）

鬻（同煮）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相得外水則內火閏不焦）

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不動者謂弓也）（不失之燥則居而不能勝溼故居旱不動 不失溼柔則成不能勝燥故居溼不動）

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爲之柔（苟猶僅也 溼猶生也）（不孰于火角幹液不如法）

善者在外動者在內（溼則角乾先深 不堅則內質）（角不三液幹不再液內伏動根）（如此曰苟偷之賤工仍以冒既棄首月試可以不可不罷也）

雖善於外必動於內（外雖美觀內必終動）

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結言角幹之弊）（道弓者宜精擇）（受言歲之定時亦不容易）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峻謂蕭也 方則使之校）（把手之柎高則使劇）長其畏（畏臂中）

（長則出力）而薄其敝（把手如弣 薄則剛和）宛之無已（宛而屈之而與之猶動也）（引之無休止）應（四善故常應弦）（不罷也）

下柎（柎高與之）之弓末應將興（末蕭也）（興猶動也 柎與蕭應弦則發 弓將動柎也）（此柎與指之動發）

（柎與蕭應 柎卑則弱 故柔）劓而不能作至而失（蹴中言高柎之能發疾）

爲柎而發（弣中之病）必動於閉（弓接中弣 閉讀屈）（角幹殺薄處故曰閉）（此必動指 弓中之動）

（閉與柎合柎弱既動故閉亦動而不堅）（不發不劇 應弦發）（手執成鞭 末弦名鞭）

弓而羽閉（如鳥羽之搖曳）末應（蕭亦縱應）將發（弓弰必至得況之與已而應 發傷安）（此將發指弓柎之發）

此六句申言不可不高其柎也（高弣乃長畏薄敝與方峻皆應 卑則三善皆不足恃而發傷矣）

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無難易也）（六材以幹爲本必強弱勻如流水乃可以制五材而皆適于用）

（強合體用言 防合往來言）維體防之引之中參（之體內之弊中定其體 防淺深所止 引之體定張之中參合三尺之殺率）

維角定（撐即）之欲宛而無負弦（辟之不順而負）（角之屈而伸 防幹成強）（角不和則性柳強 向外而欲背弦）

（讀音首之）引之如環（內撐而前）釋之不失體如環（來體內拉合于殺率）（外順而前）（合于體 外屈乎其體）（角之伸而屈 同幹奠其體）

（三液成能）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材一工二時三）

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皆得爲平之至）（幹遠角疾筋深三者相負之平之至）

量其力有三均（強者用弱 弱者用半）（王弧爲強 夾庾爲弱 唐大爲半）

均者三謂之九和 註夕三均亦猶弓說乃是弓九和人技 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尺

九和之弓 拙造弓巧大凡

角與幹權筋三作 先权幹輕重次权角稱之輕重平力乃登 合體有筋束之亦與幹角輕重同乃三作

膠三鋝 六兩曰鋝共十八兩 鋝音劣量名 疑是合三材而行為三鋝

絲三邸 註輕重未聞 用膠以束三材使皆有郵以固

漆三斞 註輕重未聞 絲上以澤使皆如此以淵

上工以有餘 巧則作料省

下工以不足 拙者作料費

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 材之長者往體寡來體多 如王弓弧弓

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 材之直者往來體若一 如唐弓大弓

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 材之薄者往體多來體寡 如夾弓庾弓

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材更下矣屈而不伸

註材長則句少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 人有長短以寸減之

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

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註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 上四等以弓之美惡分 此三等以弓之長短分

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 又隨其人之情性 良弓難調君之性情和君之血氣

豐肉而短寬緩以荼 荼即舒 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

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

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 三舒不能疾而中 言矢行遲也

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 愿慤也 三疾不能愿而中 言矢行長也過去

古人重射以循羸補不足乃尊德性道問學之事與 射聞 問學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 射遠者用埶 材薄力弱射侯不落

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 射深者用直此為 革甲質木椹 椹音斟

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射深用直

大和無濟 大和七良者也 六材盡善無漆濟文 餘角扶不起濟筋三作不生濟膠之堅三舒絲之纏三邸漆三斞之漆與處火濟紋如流水行其中者與濟紋

其次筋角皆有濟而深 餘受漆 此言角不扶筋不作矣非和之至

其次有濟而踈 筋角有濟並及兩邊則膠之不舒絲之不邸漆之不斞但濟亂而不散 未全失和然亦可服

其次角無濟 角在弓陽畏其濟 不作矣 不和矣

合濟若背手文 表裏合一 亦六材之善者

角環濟 隈裏漆濟如環之深

牛筋蕡濟 背用牛筋如麻子文 牛必大結 成麻文

麋筋斥蠖濟 背用麋筋如尺蠖文 麋必小簡而長 成蠖文

和弓毄摩 毄拂之 摩順之 先毄以去其塵 次摩以撫其隈

覆之而角至 謂之句弓 上下一是也

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 射侯之弓 中等

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射深之弓 上等

九和之弓王家之弓士大夫不易得 射燕射 用句弓故曰射不

主皮考工所記尚尊深弓非古道

國有百工考工所記止三十工：三十又亡其六（攻金闕段氏　攻皮闕韋氏）裘氏設色闕筐人　刮摩闕楖人雕人　但二十四工耳亦所謂存什一于千百然聊足以見周家謹權量審法度之意惟匠人建國營國以及為溝洫歷補冬官之闕河間獻王（景帝子武帝時獻書）劉歆（校理秘書始著錄之）取以足六官始此意與後馬融衞鄭玄（字康成）乃宗歆門人杜子春子春門人鄭衆（字仲師為司農）衆父名興（字少贛河南人）三人之註（此文小為前鄭）遂作周禮註一書已完而攻辦者紛紛疑裂五官以補司空一經復亂唐雖有孔穎達（字沖遠）賈公彥（人永年）之疏莫之肯信而救之也至宋復壞于王安石周禮遂為稟與明婁東張采訂定五官仍五官考工記附焉然獻賈註疏本來鄭賈而目不清閱者悶悶有張同邑王志長（字平仲）辨周禮註疏刪翼前鄭後鄭較然賈疏是非亦辨佐以諸儒中正之論說一經復明向自燕京歸後郎丁母艱復病三年未遑閱及此書甲申歲當七十一為詩書春秋四經皆脫稿乃取平仲刪翼細細批過覺莫逆于心因遂躍為周禮録以畢五經之志五官將卒業遣內表姪擬姪丁宏春十年四以疑冬官考工記一卷如平仲之辨五官為五官是周公所作經也考工為考工是後儒所記（疏云在前是也）嬴秦不敢亂經附之已耳意中快快欲錄后倉曲臺雜記（四十九篇今禮記）高堂生儀禮目脅手戰未知天假之精神歲月否一息尚存不容自逸識此以諗恪兒無狼將此録付之覆瓿也二月望後五日筆（八十四叟閱周禮成程）

周禮諸儒叙（無論醇疵同與校存附政架空行文王鄭列于八大家荔詞章之學今延乜也）

宋（有序）　王安石（介甫臨川）

士弊于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德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于後世其文有見于載籍莫具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于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于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其上致法就功取成于心（不肯拾于度）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不有孝有德）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小人喻利）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乃自信太過禍生民）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

新義禍國禍書其害無涯讀其文豈有一毫周公公心哉○一團長逢私腸妄尊君為堯舜己為禹皐就到見而知之論而面鈍執甚于是千古遺噬豈書咎何由悪賢欲棄俞扁方

宋 鄭樵（漁仲莆陽）（有註 想亦記問之學 三禮莫知折衷）

禮之別也有三曰周禮曰禮記曰儀禮孝經疏曰禮經三百威
儀三千禮經説曰正經三百動儀三千禮器曰禮經三百曲禮
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諸文當時制作本有二書
其三百篇者記言官府職掌上下之序其三千者皆委曲升降
進退之辭安知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謂禮記者特二禮
之傳註耳漢興禮經焚燒獨甚唯高堂生（魯人時）所傳士禮一
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與夫后倉（徐生亦魯人以傳后倉 蕭奮孟卿后倉及二戴）曲臺雜記
數萬言而已今之禮記是也而周禮一書至武帝時河間獻王（景帝子）
得之于一女子李氏失其冬官以考工記足之獻于武帝時
藏之秘府五家之傳（后倉文帝時人）莫得見焉漢世諸儒傳授皆以
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
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名玄馬融授之）周禮然後二禮（周禮儀禮）之訓釋始具
焉（玄宗劉歆之門人杜子春與杜之門人鄭衆衆之父興三家舊註三鄭河南人）至孔穎達（字仲達）
賈公彥（永平人有註）而後三經疏始備焉漢註唐疏之由來
漁仲博學三禮註疏考之詳矣然出之早晚世之損抑知之
而周禮為周公所作則未之知也儀禮傳于高堂生雖聞見
近古或有訛謬禮記成于后倉已分五種二百十四篇戴德
刪為八十一篇戴聖又刪為四十三篇馬融益以月令明堂
位樂記三篇則書不古不比周禮為完書也闕冬官何害

元 邱葵（有釋義 字吉甫清源）（邱亦師心自用之流 與俞不甚低于亂經）

周禮一書周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之書
也後世之君臣每病為難行也何居葉水心（名適字正則宋永嘉人）謂周
禮晚出而劉歆遂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
四百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病于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甚
乎真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周公之心何心
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為書故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立命為萬世開大平也歆也綽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
之適所以壞之也有能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
天下之公也則是書無不可行矣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
為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新安
之朱氏其所論説不過數條獨得聖賢精微之蘊蓋張程朱氏
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賴以明矣今聖
朝新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于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
皆棄而習他經毋乃以冬官之闕為不全書耶夫冬官未嘗闕
也雖出于五官之中漢儒攷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
熙間臨川俞廷椿（字壽翁和亂經）始著復古編建安朱氏（名申字周翰）一見
以為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斂衽退三舍也嘉熙
間東嘉王以熙（字與之有訂義）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為
全書矣葵承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之參訂的知冬官錯見于五官

中爾本嘗亡而太平大典渾然無失欲刊之梓木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羊愛禮之意爲一有觀民風者搆而工達使此經得入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昭白于天下後世則是區區之願也同志之士其亦思所以贊襄哉

湊知尊周公熾起俗學疾師心自是阿俞王二家割裂五官以補冬官失史闕文信而好古之旨蓋懲新義之禍矯枉過正遂至變亂皆是宋季元初人人欲更定周禮周公遺典剝蝕殆盡不減焚坑之烈幸正經懸同日月識者皆別故草廬重訂考工爲一卷附經漢註唐疏舊觀仍存後人得以原書習學明之張受先王平仲具稱是與

元 吳澂 臨川 知濟 來歷明誤倫正惜未能有發明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時河間獻王景帝子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秘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于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于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鄭玄所注今行于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文公不知思之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卑但見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詆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今仍存其目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

明 有註疏攷 不錄

明 有闕冬官辨 不錄

明 有注節 不錄

明 合解序

周禮廢興賈氏序 後附賈氏周禮興廢想亦賈公彥序與 之詳矣其後陳俞諸家 采亦唐儒文不嚴肅 取大司徒之半復盡小司徒以補冬官夫冬官即匪考工記可塞然使裂五官以示完備何啻斷鶴頸剝琴紋貽議有識故有謂冬官不亡散見五官者其說爲傳疑然使冬官既亡守茲闕文亦可無媿鄭杜而今制不列學科舉之士無屬悠悠漫漫未得專說余擬合鄭注賈疏嚴定趣舍其後儒譔述雖意見紛紜亦豈盡無裨益則以次緝綴彙爲全編而歲月因仍忽復不果所以然者從來用周禮亂天下者無過王安石彼嘗著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設經義局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而楊中立先生亦有周禮辨疑一卷以致安石此二書者邪正治亂判若蒼素得此以供採錄則紫陽先生所謂周禮廣大精密不可遂云無與心性事也廼家之藏書此二書查無從索借則又恥爲經生章句聊爾姑置適賈人以友人所纂周禮註疏相示余既卒業而嘆四嗟夫周禮爲諸儒裂裂几今人不復見古本節目今是書也行康成之學將還舊觀且其于諸儒移置者仍爲標指以著訛謬則益今正經顯白但于漢唐註疏外有參攷衆家釐益整散者則不

陳仁錫 明卿 長洲

徐常吉 徽紘 武進

孫攀 士龍 宣城

張采 受先 婁東

得直名註疏因題曰周禮合辭亟勸廣布使通經之子知古本所由更約略易習功及來俊矣曰然則冬官其遂亡乎曰賈氏引秦禁挾書而其政酷烈與周官反疾惡特甚欲滅絕之故周官最後出余以為冬官之亡又不盡繫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籍今按冬官所屬皆應經理瀛滄度地量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先湮沒蓋戰國時固不可詰況于漢武之世又況于今日乎然則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礼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初唐所亡之書國初猶有表獻者而今問之中秘復云無有然則古文興廢豈人所能主而欲強生填續陋矣故予謂闕冬官以安古本猶之春秋紀夏五無怪也

附周禮興廢　賈公彥（唐人為疏）

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行後至幽王禮義紛亂故孔子云諸侯專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鄭註云亦謂幽王之後也故晉侯趙簡子見儀皆謂之禮孟僖子又不識其儀也至於孔子更修而定之時已不具故儀禮註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盛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重復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至孔子卒後復更散亂故藝文志云昔仲尼沒微言絕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書紛然散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又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魯人）博士傳十七篇（時高惡）孝宣世（高堂生時徐生為容保蕭奮ニ傳孟卿ニ傳后倉歷文武二時至此）后倉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曲臺雜記作興始此）按儒林傳漢興（高祖未遑惠帝乃除挾書令）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王侯禮皆無籍但記士禮不敢著姓名但云高堂博士等）而魯徐生（不敢顯其名）善為容（知士禮為士禮之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進于高堂博士）而瑕丘（兗州附郭滋陽）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出為都守）孟卿東海人也（今鳳陽泗洲進）事蕭奮（奮乃孟卿官長）以授后倉（中歷文景武昭四帝乃至孝宣）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曲臺天子射宮西京無學行禮）于曲臺授戴德戴聖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為五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即儀禮也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秘而不傳周禮後出者以其始皇特惡之故也是以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不止除律并開獻路）既出于山巖屋壁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巧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

人河南緱氏山經師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七十家于南山能
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河南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
經書記轉相證明為解逵解行于世衆解不行兼攬三家為備
多所遺闕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
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為六鄉大夫則
冢宰以下又六遂為十五萬家緪千里之地甚繆焉此比多多
吾甚閔之久矣六鄉之人實居四同地故云緪千里之地者誤矣
又云多多者如此解不著者多又云至六十為武都守郡小少
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惟
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按藝文
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
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
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奏其七
略故有六藝七略之屬歆之錄在于哀帝之時不審馬融何云
至孝成皇帝命劉向子歆考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者成
帝之時蓋劉向父子並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者
故令文平理則是也故鄭玄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
夫鄭少贛名興及子父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
君景伯南郡大夫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玄竊觀二三君
（漢書衛宏字敬仲[illegible]議郎）
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

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
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秘逸謂二鄭者同宗
之大儒明理于典籍摘議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
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
世所訓也○其名周禮為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案尚
書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其作若干篇今多者
不過三千言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為辭君臣相誥命之語作周
官之時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別有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
終始辭句非書之類難以屬之時有若茲焉得從諸又云斯道
○
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
然則周禮起于成帝劉歆而成于鄭玄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
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
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礼
（何休任城人与玄作難）
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
故鄭氏傳曰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大行後王
之法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
公序得意玄注特尊之而為疏此注疏所以得並傳之由也受
先信賈疏存此典庸之重周官古本不亂但為合解不敢亂經
復亂傳而銘所以不取之而删翼為善本

明 張溥 西銘 天如

翼 有刪 序

歷代經學以大全輔註疏並立學宮易書詩春秋禮記其書咸有而周禮儀禮孝經獨闕學者病之五經大全倉卒應詔取徑前人不暇精擇宣德間章丘朱廣文應吉疏于朝言其中去取未當者請下其議于禮部禮部下之天下學較無采聚說一斷以理事不果行抱恨迄今然幸有大全在依類彷輯推廣發明諸經大義尚可不墜孝經三禮成書絶少獨恃註疏孤行天地好古博覽者更何所據證斷千年之惑傳信來葉哉予少慕讀經思遍討百以補論三書而藏本闕畧闕葺無成近見吾友王平仲所輯周礼嘆其勇深馮河善樹不朽也平仲先世皆名公卿文章理學為當世宗師大儒閣修先生與平仲與游退稱三鳳閣修年居長而弟俱從之學平仲喜釋經義搜微抉幽秋虎必辨與游好扶古今抵掌往復析獄乃止余嘗謂君家兩部鼓吹乃經史之咸英韶夏談天雕龍不足多也漢初尊經周禮晚出雜投訛承疑信交半或以為太平致治或以為濟亂不經然疑而棄之也易信而明之也難疑之者曰天官之屬不必六十有三地官之屬不必七十有八春官之屬不必七十夏官之屬不必六十有五秋官之屬不必六十有一冬官之工不必二十有四凡此者皆後人屢加之也無其官即無其事舉所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俱委之空蕩亡何有廢而不講其事畢矣若信而明之官不空名事不空立大宰之八法八統九式九兩六敘八成六計司徒之十二教十二荒政大宗伯之五礼司寇之五刑士師之五禁五戒司服之五冕五弁司弓矢之六弓四弩八矢如此類者數其物詳其制有一不恭皓首負慙是為難耳宋漢鄭康成篤信周礼特為之註加以賈疏其學益彰後世購駁周官專攻鄭氏康成一手功罪未判守其說者烏能無變儒家競出每以相反為高前人曰周官有六而缺冬官反之者則曰六官之中省司空官屬以法五行故用五數非缺冬官也前人曰冬官缺以考工補之反之者則曰妄補謬也前人曰六卿之屬次第可更即冢宰一官自宗伯歸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餘不知其幾也反之者則曰六官未嘗亂胡可更也以今笑昔以後笑今然王莽之王田市易而復晁蘇緯之建官企唐宗之六典而又戒心于王安石之青苗均輸是非兩揣究同薬舍非有命世者起誰與折中哉夫欲明三禮其學有二一則斷以五禮為主設綱分目吉凶賓軍嘉各以類從于是儀禮之詳于士大夫略于天子周禮之詳于王國略于諸侯者燦然並列又以戴記漢儀經緯其間彼此損益制度乃備此用世之學也一則熟讀三禮各還原文毋取更張廣羅聞見以考得失此專家之學也二學行而禮經明矣平仲据撫弘富哉以簡要間有未安則列案于後以示箴砭必傳之業視椒丘 何喬新 字廷秀 廣昌

人居江西建昌府

訂正四家國策舒芬號梓溪進賢人屬江西南昌府特編定本直度越上之予更有請者毋忘儀禮孝經耳明崇禎己卯夏

溥不及受先台編者盖不滿合編之失註疏原本也說近心矣不明周禮為周公所作則尚未信古而好也經生口吻

明 韓注疏删翼 王志長平仲婁里

稽治術者每指三代以還為三代一大升降其後即有大有為之君然以補偏救弊武有餘終不克近虞夏殷周之盛稱伯仲焉何也夫治術之半則經術之謬也學士窮經將以謨誥所垂措之當世庶幾親見三代之英然白首孜孜猶不能知三代何以為升後世何以為降則經術終無益于天下而三代之盛又安可復覩乎夫世道之升與降則丘民之重與輕是已古先哲王治天下之規模莫備于周其規模之燦然者莫備于六官今試考之大宰總掌六典其所治不出邦國官府萬民邦國者畿外之世君萬民者也官府者自朝廷以及鄉遂之分治萬民者也天為萬民而作之君君為萬民而設之六官然則民事之外無王事矣古之王者以民之富為富以民之彊為彊民或一不能為生不帥教而屏于鄉不啻己之推溺焉推而敬天亦敬其能生萬民而敬群臣亦敬其能安萬民爾甚而飲食冕服醫藥隸僕之設以敬其身亦敬其能統群臣以理萬民爾是故民數之獻拜而受之登之天府三代之所重無有過于民者矣後世有為之君勃然而興綱紀法度非不燦乎可觀然不過為子孫身家之計苟且所以求治撥亂者僅僅明備衛之數世可幸無患耽豔慕以為度越百王者矣又況其下者岸然蔑尊瘠民而弗恤欺民而弗恥以一切苟且之政漫飾乎其間者哉故曰三代之所以隆重民而已矣後世之所以降賤民而已矣六官之書剖肌分理幾不免瑣屑然苟得其重民之意以求之則用意精而操術簡全經固可以一言蔽也自經學失傳古聖王之意漫滅于語言文字之中于是後人有濟亂之譏甚至題以為毒而棄之繼習其文詞不過摭拾餖飣以增華借潤而已矣又烏能淵然獨探精意于千載之上而舉而措之濟斯世于成周太和閭哉或曰是固寫拘不堪再陳也古之人操此以禍天下者多矣夫新莽之禍于漢也金陵之禍于宋也悖其旨也岐伯榆柎之書後世庸醫恒挾之以殺人而謂岐伯榆柎乃古之雄于殺人者豈可哉故曰治術之卑則經術之謬也予自甲戌廢歸杜讀是編凡再録鄭賈之文又備刪之又旁及後儒諸書若干卷苟足發明聖人重民之微意者必綴于後匯是雖曄然春華弗取也邑侯瞿仙葉公退食之際過予齋頭見未嘗不稱善客夏書成戊寅相與商略而釐正之遂捐橐壽之梓予不文然是役也予實始之不可以不記歲是為序己卯仲春既望

平仲惓惓里民得公以為民極之旨然未知其關係于經書也

明　刻注疏删翼　　　　臞仙葉培恕武仟水可

善為相者頼乎君天下之用以出治其精神常周所著述亦該而有法故登諸疏奏是做是則天子之書也懸諸挟席乎上乎下宰相之書也後之人無論師以為攷者泥而或誤即讀其殘編而無驗覧古今之見亦每拘其成迹未達于指意之存善乎宰相須用讀書人大抵在三代以後不望有作書者惟讀書故難耳姬公相孺子王上有文武室有管蔡比肩有奭望獨以𠛬父之尊碩命之重負扆不辭此際非有晰于四海之制則不能以摘其詳非有統于朝廷之全則不能以立其準爰輯周礼蔚然備一代之規曰我以顯文謨承武烈者在于是寧弟筆墨之摭拾乎其畧見于尚書之周官矣周官稽唐虞酌夏商首重三公継推三少然後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竟以六卿率屬一語括其文而不適至若周禮于黃扉之老闕焉故曰此宰相之書也傳自漢儒以武帝之好大喜功而咨嗟其濟乱不驗止王安石歎為可行而左均六辞託之泉府青苗助役託之國服則又周礼罪人矣夫相業之隆使用人理財不分宮中府中可合教養礼樂兵農出授井井焉壘壘焉為誠輔君堯舜之精而皆于周禮取之試攷其遺九賦斂財賄九式均節財用九貢致邦國之財九職任萬民皆掌自冢宰下若宰夫之彔財用與天府職内職歳職幣相關切似乎錙銖混于銓衡而當時不病其

傷體宮正宮伯以授八次八舍膳夫酒人供食飲膳羞五齊三酒四飯之令而且王宮之糾禁掌之小宰能良之書攷受之宰夫似乎前成掣于内外而當時不困其動應鄉大夫以三物教萬民使民興賢小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似乎士民畧于分處而當時不阻其旅讌樂德樂語樂舞而治氣治心治身之道備焉六變八變九變而降上出下來格之禮成焉宮縣軒縣判縣特縣而王侯卿士之等辨焉似乎情文當于諸異而當時不啟其乖謬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善士司馬皆中士乃師興則正司馬役罷則散歸司徒焉似乎文武襲于列名而當時不現其偏蹶不登因教而登民教不制國辟而制國用刑不虧体罰不虧財似乎勸懲緩于後先而當時不訝其長乱蓋用人理財之權一以至宮府教養礼樂兵農出授之柄加貝使臂臂使指將百執事上之六官六官上之宰相宰相上之至尊誰有不塈之端不揣之利哉我明孔開正學擬表遺書周禮次六經四子以進于學士大夫之前恨無定本未免義塞他在補亡從古補遺攷註諸刻雖家有弋獲終等說鈴鹿城王平仲先生有周禮刪翼一編翼之者二鄭（河南衆　北海玄）有同心刪之者犀宗（二鄭及晉　前後諸儒）有取舍歟平仲之志惢慕于公之相孺子王也進赤舄之精靈晤吐握之志慮于周礼之前有慨唐虞夏商矣于周禮之後有慨漢唐宋已來矣六官之席陟

者非修宗階百職之司列者非闕星布作者有心諸君子之訂之者有心徒任刪翼之知雖已耶孔子因諸侯之去冬官籍也作春秋以補之稗左丘明布凡例而藏之讀春秋者謂周公之禮在是明道之言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則周礼一書識四子五經之指而求之以大天下之觀識今日救時之冊矣不倭何敢佐揣摹之一惟受其成以謂桐天下有餘云爾 己卯仲春

行可知周礼為四子五經之緒知言哉幸見全璧嘉惠晉哉

明　平仲家學　王志慶 與游

余少泒即從兩兄學仲氏早宜效侍仲氏之日尤多章句文義皆所指授也仲氏之為學也沈敏精密深造源本闇然自得而不求人知余曰侍觴而微窺其概究亦不能盡知也甲戌罷試南還獲閱禮讀之取古今諸儒之說參而伍之去其龐雜以定一是閒附以己意獲明前人所未及閱九年五易稿而成書名之曰周禮註疏則翼余讀之竊嘆其包舉之宏肆去取之詳核析衷之粹而正也余兄弟世傳樸學生平無他嗜好博弈觴飲以為歉造請閱說以為達不惟才所不堪抑亦性所不喜每早作擁手一編抱膝危坐以至日夕蓋三人窮達之致皆若此伯氏究史所著史商四卷其生平指趣半寄于是仲氏窮經而此編其一斑也顧經與史學者恒視為二不知三代之經即後世之史學者不能窮經而遽云讀史非惑則妄耳蓋古今之勢莫大于治亂興亡天下之賾不出于是非邪正人以為莫備于史而不知皆權衡于經由經則治而與叛經則亂而亡以至人之情偽隱伏紛于亂絲深于淵泉者無不可判若列眉而燦于掌果故以經讀史猶治獄者之必以律令也自後世經學衰廢而治道亦因以卑雜周禮一書金陵以之禍宋而學者竟以其言為必不可行夫不以經讀史是聽獄而不以律也泥金陵之禍以廢周禮是見庸醫以古方殺人而罪岐扁之立論也豈可哉豈可哉是編會通古初澗澤閒見譬如岐扁之論而以人之虛實證之陰陽跡理發明使按方用藥者輕重增減了然別有衡量其為益豈僅章句而已哉余于是益服仲氏之沈敏精密深造源本其學真莫可涯畧也余讀書無成終日開卷茫無所據近亦業諸史硜硜焉仲氏經學之精以為斷獄之律或可無負仲氏之教乎

與游服膺仲氏不但友于之砥礪而家學之正二張尚不可謂詞來南人物王氏三鳳誠不誣云○刪翼一書周礼浦珠復還人以為經學之明可資誦習不知乃五經之完局易書詩禮皆匹配談四子之定模孔孟曾思皆有實踐道學之信允稱是焉故其與廢離合一一倫而錄之而王氏家傳樸學尤艷羨之不緩

附跋

五經以周公為歸而周公復以周官為樞易自義文於子家書由虞夏詳于周誥詩興雅頌本于幽風史作春秋莫夫周礼五經無周公不成該然繫易作翁作詩作史並空言非有周官之實蹟聖人不幾能言而未能行乎翁有周官成王之命礼分六卿周公之政設屬列職總以立民極為明德新民止至善之規模此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三百六十孰非仰思待旦之焦勞以盡而布之哉天官雖統治典而相君以修身齊家致移之深誠正之嚴寓其中所謂關睢麟趾之意起化宮中也地官總領教典而相君以齊家治國五教之敷百姓之親觀其致所謂弼

行以衆之既富而穀也然後春官陳礼樂以諧神人和上下而修齊以治國之止于至善驗矣夏官掌征伐相君治國以平天下用威服乎教化之未洽者秋官明刑罰相君勸善以除暴悪用殺濟夫擾馴之於楔者新民之止于至善不得廢兵刑矣然後冬官以集事而百工利用為國兵以富足天下益以樂利而君之治成相之職盡是唐虞以来相傳之治法也周公監二代師二帝五此治法豈尚ㄩ耶孔子夢見周公恒歎故而行之是以祖述堯舜擴此治法憲章文武擴此治法上律下襲孰非治法所推持載覆幬孰非治法所暨周公之道孔子之道也後人欲尊孔子舍周公其奚據然則此周禮也豈與儀禮、記埒城

四子書之楷範求志達道必於是五經之根柢參賛位育必于是文王穆穆緝熙君道周公穆穆迓衡相道周禮為三代損益之書百世可知郁郁乎文不可不從苟有用我東周可作魯思孟子守先待後豈舍是別有治法沐生而愚魯未聞大道卒業五經乃知周禮之為要此蓋經禮三百也儀禮始威儀三千之士禮天子諸侯未備禮記又三千之雜說醇疵錯出尤在精而辨之唯大學中庸程朱表章乃為全瑜餘力錄之有得尚容續

梢丁亥仲春之杪西筆

周禮奇字　　明　郎兆玉完白　仁和

六經用字固亦間有奇古者然惟周禮一書獨多預（預杜）讀此書
出于劉歆嘗從楊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
法為灋　柄為枋　邪為衺　美為媺　拜為捧　呼為嫭
韶為磬　悋為俛　暴為虣　獨為獨　風為飌　鮮為鱻
槁為薧　螺為蠃　胖為膴　魚為獻　埋為貍　吹為龡
陔為祴　搢為箭　析為榛　探為撢　翅為翨　摘為硩
駭為駴　擊為轚　辛為梓　叫為嘂　拘為拲　冪為幎
藻為繅　昊為質　叩為劬　戲為嬉　魅為鬽　梢為削
斑為般　粢為餈　數為籔　畝為畮　迫為柏　猶為猶
柩為匶　觔為筋　甕為甕　定為奠　罪為辠　原為邍
與夫　廟　撫　胖　鏞　蠶　眡　副　酏　臬　犓
䇾　鬻　柶　絲　鯤　樊　槃　棘　之類
皆它經鮮用予前已書之而不詳悉若考工之字又不可勝
載也

剕焉云五官多奇字〻形也考工記亦多奇字〻義也考工
記之字義奇而妥用之級文則適五官之字形奇而解用之
級文則題說者謂此書出于劉歆之家而歆嘗學奇字于楊
雄以此冀入非常時之故文也洪景盧當辯之豈以前聖之
簡易而有此字形也
我夫惟考工記尚矣

考工記奇字
[illegible]為跂　櫛為楖　釋為澤　促為戚　甲為庳　銷為掣
耗為藃　粘為黏　臬為槷　矩為萬　爪為蚤　學為較
輓為軓　鑿為[illegible]　怯為契　釜為鬴　懦為需　[illegible]為需
孔為空　鞄為鮑　淺為帴　鞠為陶　楝為欄　涅為湼
組為駔　端為耑　蹶為蹷　斛為觳　刮為髺　劈為薜（誤薛）
殺為椴　斗為豆　解為觚　擊為毄　畎為甽　消為捎
窖為窌　錯為昔　朌為判　脆為脃　舒為荼　磷為甐
塞為搜　熟為孰　轉為摶　注為屬　肩為顅　亘為恒
撐為牚　庾為斞

郎完白曰作書之法大都不越象形會意轉注諧声自河
洛既剖書契肇興吾烏知非古道其常而今不嶔其異也
乎故考工一書尚屬近古其字多音迴義殊姑摘其者尤
特為拈出庶俾覽者無惑于形似耳雖然酈書般甲子
昔作晉春秋是又好奇而癖者也抱懷古之深情者請于
是記乎問之　丹楊裴字　李野史畧　春秋

周禮惜陰錄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編於典制罕所考證惟推求於文句之間好以臆斷如王齋日三舉所以增一舉者謂助氣以行禮而世沐謂三字誤當作不則致齋豈茹素之謂乎考工記畫繢之事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自是配色之法而世沐以爲仁義相資禮智相合健順相成亦過於穿鑿也

周官辨非一卷

〔清〕萬斯大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六

刻萬充宗先生經學五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官辨非

一卷》提要

周官辨非序

善治莫如省官善政莫如薄斂古今圖治之本斯二者而已凡見諸詩書所載先王之政俱昭然可考惟周官一書所列官冗而斂重即末世亡國之弊亦無過此者前輩爲本戰國陰謀之書及東漢末年其書乃行至用其學而見諸實事古今惟二人一曰劉歆一曰王安石歆始以進于新莽于是建爲周官經置博士而莽遂據此立公卿大夫士曰議設官行五均六筦市官賒貸至毒流四海而莽遂亡安石以進于神宗於是作爲三經新義上匹詩書而安石遂創立三司條例官曰議理財市易均輸害延中外羣小繼之而前宋亦亡葢是書之足亡人國而兩人學術徒足遺笑千載斯誠可哀也已吾友萬子充宗最精於經學生平於六藝之文辨若秋芒盡發其義更取周禮一書條舉件繫極辨其非凡五十餘節大畧惟官冗而賦重此則其爲害之大者也充宗意謂劉歆初用此書以媚莽顚倒聖經忠孝墮地已彰彰耳目不意數百年後復有一王安石至謂其法可施于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於周官一書欲盡舉而見諸立政造事竟若不知前此有一新莽國師者今特爲辨非一卷使天下後世讀之曉然知此書一用之爲劉歆再用之爲王安石其効可見已若此從此安石之後當不復更有安石而益知惟五經可以治世學術

淵源一歸於正斯則其功在百世者也是爲序同學李鄴嗣杲堂拜撰

周官辨非

四明萬斯大充宗學

世稱周禮周公所作吾攷魯史克有言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今觀周禮無此言則知周公之周禮已亡而今之所傳者後人假托之書也先儒信之者什七疑之者什三祇緣周禮二字當頭且知就周禮言周禮儱侗讀過不加精析遂驚嘆其學貫天人經緯萬端推與儀禮禮記並立爲三愚則謂此書所載止詳諸官職掌其法制典章取校於五經論孟殊多不合夫不合於五經論孟則是非有在矣天下是非有一定無兩可以周禮爲是將以五經論孟爲非乎使其不合於五經論孟而所措施者無傷於國體無害於民生即不置是非焉亦可也乃其猥瑣不經搯克無藝一由其道喪亡之至如影隨形迂儒猶曰此周禮也無可議或且曰此不善用周禮之過非周禮之過嗚呼震於虛名而忘其實禍直謂之無是非之心可也不特此也吾就其本文詳析之自相謬戾弊害叢生不可一日行於天下周公之書決不如此故斷然還其名曰周官諸不合于五經論孟者取而辨之得若干條雖然置其非而存其是典章法制乃有可觀即謂予非周官爲是周官也可禍寛博大書

天官

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七曰關市之賦

聖人之治天下利民之事絲髮必興厲民之事毫末必去關市之賦厲民之甚者也周公制禮其肯筆之於書以爲常法哉昔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武王有天下奉行不變故周公作無逸以訓成王曰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言無横斂也復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期其法祖而無横斂也使賦及關市寧非横斂乎吾以是知周官非周公所作决也昔孟子言仁政曰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當悼虐政之害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使周公時已賦及關

市則已爲暴矣孟子何以有古今之嘆哉舉末世之弊政誣聖人之制作流毒當世貽禍無窮爲此言者古今之罪人也

𩺰人凡𩺰征入于玉府

鄭司農云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按古者澤梁無禁文王之政也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王制之言也皆不聞有征有征自戰國始何以知之觀孟子與齊君言王政而舉文王之治岐則知其時之有征有征則取之無時亦無限制而所謂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夫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之令遂蕩然矣故孟子爲梁君陳王道又曰數罟不入洿池今稽𩺰人之官胥至三十人徒至三百人馬融云池籞取魚處多也然則𩺰人自取足供王國之用奈何復以征爲哉

大府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

此明以逸欲導人主尤爲不經吳澂氏曰西旅獻獒非出於武王之求亦非武王之好召公且深以爲玩物喪志况聚財而冀其餘以爲玩好之用周公豈建官掌此道人主以縱欲如此哉越裳白雉且却而不受者於是知周公之心矣

内小臣奄上士四人

鄭註曰奄稱上士異其賢某按奄人自宫之人也爲内

小臣以供宫中之使令不得預外廷之事即令賢而有功厚其賞賚可矣安得假以士君子之名而稱上士也哉夫天子之上士其命三其受位其祿視子男秩非卑矣以加奄人不甚辱我士君子乎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奄人而假以士君子之稱名器之濫極矣噫

地官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

識方千里而封樹之

先鄭衆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後鄭玄云凡日景千里而差一寸賈公彥曰昔武王遷鼎于洛欲以爲都迨周公攝政以岐鎬處五岳之外於政不均故東行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故更以土圭度景求地中其度日景之時並立五表于潁川陽城置中表中表南千里北千里東西千里各置一表表皆八尺夏日至晝漏半南表景尺四寸不及土圭一寸是地于日爲近南故景短北表景尺六寸反過土圭一寸是地于日爲近北故景長又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昳

已得夕景西表日尚未中仍得朝時之景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不堪爲都惟中表當夏至晝漏半其景尺有五寸與土圭等故謂之地中於此地中建置王國愚案左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乃武王之志周公繼而成之非以土圭測知爲地中而營之也非惟周公即武王當日之言亦以其形勝可都初非以其爲地中也獨召誥有土中之說乃指四方道里均平其所以知爲土中者蓋因營洛時四方民大和會就工之暇必相與語及啟行之久近因知道里之均宜公聞之遂以之入告于

成王耳先儒謂周公于陽城立表古蹟猶存吾未敢質言其立自周公與否即果周公所立亦因召公土中之說更加審定而爲之未可知也若謂必測以土圭而知爲地中則當未測之前茫然大地何從遽定勢必使人分馳四出徧植表圭需日至以求中而且南北之中以土圭爲率過不及者非中而景適合者爲中其中猶易曉東西之中則或偏于東或偏于西者各自有日中而日中之景皆可得與土圭等其中爲難見故知土圭求地中斷斷必無之事也且就此條本文所謂日南日北日東日西者亦是既得地中因推之四外其日景必有長短朝夕之殊其地即有寒暑陰風之異賈氏不察傳

爲五表並建之言果若是是周公于求中表之時更使人四出分馳並植表圭其如中表未定千里之外豈能一一預擬其處即中表既定東西南北各違千里豈能一息遽聞又況中表既定必令四表遙相直對弗令分毫偏側又必令晝漏半時中外五表遙相呼應不致有一息之差而後能知夫景之爲短爲長爲朝爲夕然試觀天下安有東西南北方二千里無山陵城郭之平地也哉一尺五寸之土圭八尺之表外四表之各去千里者不皆鳥飛直道稍有間阻即不得其平而日中必當午初正之交爲時無幾中表四表呼應不間各自爲日中而不能相通于一息之頃故知五表之說甚怪妄而

無據也然則立表測景古無其事乎曰歷家求分至乃有此法故考工記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所謂致日即堯典南交致日以正仲夏之事也所謂土地則王制司空度地居民之度蓋以土圭之長短爲度之準也豈以此求地中哉又匠人建國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蓋建國者既求地以縣而得地之平更測日景以正東西南北亦非爲求地中也○唐開元十二年命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彊極高三十

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愚按此測晷之法即土圭正日景之法也然但測日晷之長短而非求地中但測南北之晷而不測東西之晷有以見測景之法非因建都而設而南北之晷既有長短之分不必更測東西也又其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而晷差至一尺五寸二分則所謂日景千里而差一寸豈足據乎然則其測之者何爲也曰節氣時刻遠近不同非是無以知之也○吳氏曰先儒謂此爲周公營洛邑之事夫周公雖營洛成王未嘗居之至犬戎之難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之王畿豈不戾乎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不得謂之王畿也且先儒謂陽城爲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城亦遠矣既求地中而不以爲都何邪蓋作周官者見召誥有土中之言故爲此說而先儒因之附會不知所謂土中者謂道里均耳使周公以土圭求地中則書載營洛事詳矣豈得不言今觀洛誥特云卜澗水東瀍水西何嘗如此經之說學者知成王未嘗居洛自知地中之說爲非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按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孟子言周室班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適與武成合王制言制祿爵亦與孟子同獨此文言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何其與諸經傳無一合邪其爲誣妄不辨自明就所言五等封疆以開方法計之方五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二十五方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一十六方三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九方二百里者爲

方百里者四。先鄭之說其食者指公侯伯子男所自食租稅于本文似順然地大者食加豐地小者食加儉則爲不均後鄭之說其食者指公侯伯子男貢于天子天子所食之租稅因借土均一易再易三易爲言於本文若不順然而地瘠者食仰多地狹者食仰寡爲得其平要而觀之皆隨文穿鑿爲說不能取衷于經傳者也又先鄭謂公之半侯伯之三之二子男之四之三皆爲附庸則附庸多于正封後鄭謂附庸在封疆之外惟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且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夫同方百里之地也然則附庸封疆與男同矣男何以亦有附

庸乎賈氏附會其說謂附庸實不滿百里積集成同則附庸又何其多邪皆不根之說也蘇子瞻曰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邪子產有言古者大國一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以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有以也王制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吳氏曰孟子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指地則包田而言之王制指田則止于田而已然王制之末則曰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等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然則百里者非指田而言之乃包地而言也孟子之文是矣今曰封疆方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與孟子之言大異不足信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按周官之制王畿千里王城居中四面各五百里王城

外五十里爲近郊五十里至百里爲遠郊即六鄉也載師職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百里至二百里爲郊甸即六遂也載師謂之甸地公邑任之二百里至三百里爲家削載師謂之稍地大夫采邑任之三百里至四百里爲邦縣載師謂之縣地卿之小都任之四百里至五百里爲邦都載師謂之畺地公之大都任之此條詳六鄉官制每鄉五州六鄉凡三十州也每州五黨一鄉凡二十五黨六鄉則一百五十黨也每黨五族一鄉凡百二十五族六鄉則七百五十族也每族四閭一鄉凡五百閭六鄉則三千閭也每閭五比一鄉凡二千五百比六鄉則一萬

五千比也嘗六鄉之中公三人卿六人中大夫三十人下大夫百五十人上士七百五十中士三千下士一萬五千何官之多也因稽六遂之制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遂有遂大夫中大夫爲之凡六人縣有縣正下大夫爲之凡三十人鄙有鄙師上士爲之凡百五十酇有酇長中士爲之凡七百五十里有里宰下士爲之凡三千鄰有鄰長不命之士爲之凡萬五千嘗抑又多矣更考五官中官之有定數者卿十七人冬官不數中大夫三十二人下大夫百十三人上士二百四十五人中士七百八十六人下士千四百四十五人合之六鄉六遂總爲三公三十二卿中

大夫六十八下大夫二百九十三上士一千一百四十三中士四千五百三十六下士一萬九千四百四十五不命之士萬五千而又有有命官而無定數者如山虞每大山中士二人中山下士六人川衡每大川下士十二人之類不知當幾十百也而又冬官亡闕其爲卿大夫上中下士不知又幾十百也有官卽有祿周官則以稍地任大夫之采邑以縣地任卿之小都以畺地任公之大都矣然以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推之卽數王畿猶不足卽如王制所謂天子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推之亦恐未足以給也又況中士下士如是其多而府史胥徒之屬且不下數萬將何以畀之故吾謂官多則糜祿糜祿則財匱財匱則聚歛聚歛則病民嗚呼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大學生財之道也作周官者曷亦思之乎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鄭司農云征之給公上事也愚按養老之典王政所先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心其所謂養老者制田里敎樹畜使庶人之老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且謹庠序之敎俾斑白者不提挈如是而已養老始於五十者八生四十爲彊四十至五十則彊之極極必衰故王制曰

五十始衰衰則當有以異之故王制曰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又曰五十異粻六十宿肉又曰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祭義亦曰五十不爲甸徒先王之世其所以優老者不一言而足豈尚使之給公家之事乎春秋戰國兵革不休民力大困至有役及五十六十者而作周官者遂援以爲制多見其僞也

牧人掌牧六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按檀弓曰夏后氏尚黑牲用玄殷人尚白牲用白周人

尚赤牲用騂此言三代所尚其色不同也。槩言牲而不言其所用則凡祭牲皆然故不別異也。就周而言郊特牲云郊祭牲用騂是祭天用騂也祭法言燔柴太壇瘞埋太折用騂犢是祭地同用騂也周書成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祭先用騂也孔子曰騂且角山川其舍諸是祭山川用騂也由是推之周天子之凡祭無不用騂可知矣蓋牲之所異者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如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如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乃其差耳若用騂必無或異也此牧人之文因祭有陰陽之目于牲即有騂黝之別既為不經而望祀各以其方之色大類月令四時所乘

所駕所衣所服各隨方色而不同周公之制豈若是乎又曲禮曰天子以犧牛祭義曰天子必有發獸之官犧牷祭牲于是取之註家謂毛色純而不雜曰犧則天子雖外祭亦用牷不用尨也

載師凡任地國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按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十一也故公劉立國徹田為糧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後王遵守未嘗有過此者迨乎春秋兵賦繁興國用不足乃重斂以病民如魯之稅畝在宣公之時鄭之丘賦在昭公之世十二之始經傳昭然則知前此皆十一也。魯鄭之制即周之制豈周公之時已有加於十一哉今載師任地惟近郊十一遠郊則不及七而一甸稍縣都皆十二鄭註謂輕近重遠近者多役也嗚呼吾聞禹貢甸服之制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蓋民之納賦遠者勞而近者逸故為之別其精粗以均其力未聞輕近重遠有加於十一也然則載師所言豈待辨而知為聚斂小人之說乎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此力役之征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

征則有天下者力役固不能無要當有限制使民不困故孟子又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使如此均人所均一旬而用民三日則三時之害者多矣民力幾何安能盡力於農畝其不至民有殍而父子離者幾希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洵聖王之制萬世不易之經也鄭氏本王制以訓周官而謂旬為均雖救其失而實非均人本文之意陳祥道反據均人而謂歲不過三日非周制何其謬哉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

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按過而殺傷人者註謂其無本意故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此卽舜典所謂眚災肆赦宥過無大呂刑所謂正於五過之意其言是也又云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云云則非周公之訓夫殺人而出於過誤官可以原其情子弟或可以理遣故不得言讎而民可以共成之此況言父之讎兄弟之讎君師主友之讎則非過也乃故也舜典曰刑故無小況殺人之罪乎叔向據臯陶之刑曰昏墨賊殺所謂賊者指殺人不忌者也今曰君父兄之讎非殺人不忌者乎奈何其不歸諸司寇而反和之

邪據秋官朝士職曰凡執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則知有讎者必無不報報之不得而以聞於官則殺人者死更無辭說令調人和難而使之辟殺人之賊幸免于戮是教人殺人也其何以訓如謂其可疑而赦之邪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言讎則非疑也如謂賊係權勢而罪當原邪則卿大夫獄訟斷以邦法者大司寇主之以八辟麗邦法小司寇議之調人固掌司萬民之難者也作周官者見曲禮檀弓於父之讎言不共戴天弗與共天下與兄弟交遊之讎言弗與共國遂謂讎可辟而以調人主之不知讎非不可辟特不當官使之辟自辟則爲子弟者縱未能卽報而處心積慮猶冀伸於一日官使之辟則玩法縱佞明示爲子弟者以不得報也嗚呼誰無父兄忍令其抱恨終天致喋於莫可如何之地也哉且父兄師友之讎雖古今之通愆猶一人之私怨也至於君之讎乃弑君之賊也齊田常弑君孔子魯人猶爲請討如是而亦可和亦可辟則禮當不言在官者殺無赦孔子之春秋可以不作矣彼又見哀周時弑君者屢見而討賊者不多有如趙盾弑君左氏傳爲越境乃免之文遂指之以爲眡父而豈知其非周公之法哉又曰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是不罪其殺人而罪其弗辟也進退兩無所據矣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賈疏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當禮乃得爲配奔者不禁實非正禮愚按奔者不禁之言敗禮傷教之尤者也信周官者謂古人六禮不備曰奔是月男家貧不能備禮或女家父母不備難於久待者官許之奔愚謂古無六禮不備曰奔之語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此言蓋爲女子設戒當待聘而行不可私奔而往非爲貧民無妻者開捷徑也其所謂奔確與鑽穴踰牆者類有如此者國人皆賤之周公顧制之爲禮乎內則所以言此者女子雖至愚必不樂爲人妾故妻曰娶妾曰買奔則與買

者同何其賤也聘者男先女奔者女從男男先者爲妻
女從者爲妾何其醜也以可賤可醜者立其防使女子
知所以自立今媒氏言奔者不禁則是奔亦爲禮矣果
爾吾不知桑中之詩何爲而刺奔蝃蝀之詩何爲而止
奔豈詩人反惡行禮之人邪大車之篇曰豈不爾思畏
子不奔奔果得爲禮何所畏而不敢邪就如所言男家
貧不備禮何不可少待而遽至于奔女家父母不備然
已居喪再期年及成人爲日已久矣何獨不可少待而
遽至于奔若謂女父母新喪無所倚依匆遽適人此末
世陋俗先王時鰥寡孤獨皆有養必無此事若謂親喪
方闋年已成人而遽適人則喪終者嫁娶原不拘中春

之令又何爲而遽奔乎愚撿篝禮意大約禮不下庶人
昏禮之備六禮爲士以上言之庶人之能備不能備聖
人亦不之責媒氏爲萬民而設庶人之昏娶必由媒氏
由媒氏者曰會不由媒氏者曰奔會則爲禮奔則爲私
其言中春令會男女則及時嫁娶能備六禮者在其中
即貧不能備者亦在其中也其言奔者不禁則作周官
者見周末時俗有男女相誘如溱洧詩所云者而官不
禁設以爲周禮固然而遂筆之不知其大亂先王之教
也嗚呼三女奔而密滅奔果得爲禮乎哉○又按三代
盛時井田法行無不受田之家庶人無甚富亦無甚貧
者且昏禮惟納徵用束帛儷皮餘禮止用雁其費則少

行節不若後世之繁縟古人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
束帛有所出二之曰其同言私其豵則儷皮有自來庶
人宜無不能備者即有不備亦必行媒而後知名必授
幣而後交親特以草野僕略行禮或不能如士之周備
以告之斯君然必不因此而遂謂之奔也坊記曰男女無媒
不交無幣不相見恐其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
其身奔非自獻其身乎大要奔之爲言皆牽於私意匆
遽超赴無復禮儀節次故軍敗而走曰奔諸侯失國大
夫得罪出亡皆曰奔而女惑於男亦曰奔奔而爲禮是
放僻邪侈者無非由禮之人而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覺
聖人之爲多事矣且即媒氏本文惟中春不禁則未嘗

不知奔之不可恒而餘月禁之也使果常禮而可禁乎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鄭云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按昏義曰一
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先王於夫婦之道生則
教之有別死則勉之有守故節義風行而淫僻不作世
衰道降鰥寡復求配偶禮雖不之禁要當各如其志蓋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柏舟之詩志之專一即父母尚
不能奪今乃取無夫家者而會之是使鰥必再娶寡必
更嫁人謂可使無怨曠吾恐節義之風微矣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

此媒氏聽之也媒氏不有媒氏之官府乎何爲於亡國

之社邪且媒氏主男女之昏姻其所以聽之既足以懲
姦復足以儆衆今乃聽之於社無論非聽訟之所不疑
于褻神乎註謂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
就之以聽陰訟明不當宣露夫帷薄之醜業形之訟矣
又安有不宜露者哉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此王政也司市言凶荒
札喪則市無征知非凶荒札喪皆征矣豈周公之制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武王克商之後放牛歸馬偃武修文倒載干戈包之以
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則知太平之世有天下者尚不輕

言兵器矧敢粥之于市乎故王制曰戎器不粥于市兵
車不粥于市此質人所掌及于兵器春秋戰國時事也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
府

註云布泉也絘布列肆之稅布總布守斗斛銓衡者之
稅也質布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罰布罰犯市令者廛
布邸舍之稅愚按此廛人所掌言利析秋毫矣民無所
措手足矣其何以堪乎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皮角筋骨屠者之所藉以資生者也而亦斂之噫猷民
骨取民髓是不留一毛之利於民民何樂乎有生

肆長斂其總布

疏云罰無肆立持者之布嗟乎斂布已非矣無肆立持
之人負販之徒也何罪而不免罰乎桑孔不如是暴也
易大傳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由是觀之先王之世即市道之交亦坦坦
蕩蕩無虞無詐何其盛也周官於市司市下大夫二上
士四中士八下士十有六質人廛人皆中士二下士四
府史胥徒凡二百胥師賈師皆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
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一人肆長
肆一人一市中官與庶人在官者不下數百紛紛擾擾
刑斂商民嚚市有虎矣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
之息

操奇贏權子母此商賈賤丈夫之所爲也王者以天下
爲家而錙銖取息於民無論足爲民病也其如國體何
噫王莽計贏以受息安石青苗而敗宋其禍蓋本於此

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

一商也市征之關征之門復征之一門也出征之入又
征之商苦于頻征不得不增其直直增而售者病然則
非特商困也

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
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入國凶札則無關門之

征

關市之賦愚已言其弊於大宰職矣已有司關職云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掩卷而嘆曰嗚呼此何異禦人於國門而奪之者乎商人逐錐刀之末得寸則其寸得尺則其尺皆樂輸稅于官惟我行寬大之政歲而不征則天下之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熙熙穰穰于茲稱盛奈之何征稅以困商商困而思辟稅或有不出于關者即舉其貨罰其人是不以商視商而以盜賊視商以盜賊視商而已即以盜賊之行待商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

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按周官於六鄉惟見軍法無田制此遂人惟見田制無軍法說者謂鄉遂互見是也考小司徒井牧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註謂此造都鄙法大司徒制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皆與鄉遂不同大都鄙與鄉遂不同者何也周官之法六鄉始於五家之比六遂始於五家之鄰其於都鄙則不若民家之數故井牧田野獨行於都鄙而不行於鄉遂蓋井田以九為數行於都鄙則民室可以相通以無比鄰法也行於鄉遂則一比一鄰同井而夫不足二比二鄰同井而夫又有餘故遂人別立鄉遂之田而為十夫有溝之法詳下夫間條

按孟子言周制必曰百畝而徹又曰鄉田同井言餘夫必曰二十五畝何分鄉遂何分都鄙今周官遂人之辨土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分此即與都鄙之不易一易再易者同無足異也即都鄙之不易者家百畝一易者家二百畝再易者家三百畝雖與孟子言不合然因川之肥瘠以為授之多寡在孟子或言其畧而司徒則盡其詳亦無足異也獨此鄉遂之授田上地百畝之外益以萊五十畝餘夫之受田皆同於正夫不思六鄉之地為

方百里者四方百里者為田九百萬畝見王制六鄉合得畝三千六百萬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田止二千四百萬畝六鄉民七萬五千家如遂人法通上中下地三夫授田六百五十畝當去一千六百二十五萬止餘七百七十五萬畝而已餘夫或有或無或多或寡通計一家一人授田如正夫亦當夫田如正夫之數給以分餘之田尚少八百五十萬畝是不必計及六鄉之內尚有官田土田宅田之類而已見其制之誣罔矣鄭氏為之說曰上地有萊所以饒遠六鄉餘夫以力出耕公邑其意亦若知六鄉田不給六遂地廣而遠故上地加萊所以饒之鄉田不足給餘夫遂有

公邑使之出耕不思第法田制業六鄉遂互見矣何以獨饒于遂邪謂之餘夫必未成夫者且鄉之比閭族黨州鄉與遂之隣里酇鄙縣遂秩然如不相通刎弱之餘夫豈反出耕於遂邪況遂地雖有方百里者十二而公邑任焉以近郊遠郊之例推之大約以其近于鄉之五十里爲六遂而外五十里爲公邑是六遂雖差廣于六鄉約方百里者五而正夫餘夫之田猶不足實田三千萬畝民家如六鄉之數當分三千二百五十萬畝少二百五十萬畝彼公邑自有公邑之民其田亦止自給即有餘亦及于六遂耳何能遠及六鄉哉故予皆不之信一以孟子之言爲斷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按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與此遂人所言不同合而觀之則匠人爲可據也夫周以百畝而徹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分之九夫而取其十一自畿內至諸侯之國莫不皆然匠人所治始于田首之遂終于同間之澮皆以九爲數與井田之制相符遂人所治自夫間之遂至萬夫之川皆以十爲數實與井田之制不合蓋周官與考工各自成書遂人之制即襲匠人爲文而故變九爲十以示其特異鄭氏不察註遂人指爲六遂之溝洫註匠人指爲畿內采地之溝洫且匠人註有云周畿內用貢法指鄉遂邦國用助法指都鄙朱子因謂周之徹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永嘉陳氏謂鄉遂用貢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牽二書之不合者以傅成其說皆不即有周田制以定其歸愚謂周承殷後其田即殷之田溝洫即殷之溝洫蓋殷末暴君污吏慢其經界武周起而修之以復井田之舊觀小司徒職亦曰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云云則畿內之田安有非井授者夫豈獨於鄉遂之地悉更井田之舊而爲十夫之制也遂人十夫有溝大戾小司徒之法鄭氏屬之鄉遂而以匠人爲都鄙故于小司徒亦註爲造都鄙法玩周官本文何嘗云造都鄙哉又小司徒註云造都鄙經立其五溝五塗之界遂人註復謂畿內都鄙遂人盡主其地若是則井都鄙亦十夫矣其說不自相戾邪且匠人之法自遂而溝而洫而澮以達于川遂人之法亦自遂而溝而洫而澮以至于川安見遂人之爲鄉遂而匠人之爲都鄙今取兩法以考于井田實有合有不合則匠人之文即謂與小司徒相發可也遂人雖司徒之屬又安可爲據哉或者以爲鄉遂用貢都鄙用助

本于孟子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意夫滕地五十里止畿內四百分之一孟子就井田已壞之後指別野與國中之便者而爲之制如謂野爲都鄙國中爲鄉遂試問五十里之國何由而克備王畿之制邪奈何據此而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邪陳及之知其失謂周制井田通乎天下無外內之異是矣又云匠人九夫以方言之遂人十夫以直度之其實一制也是亦重蹈周官而未能定其歸耳或曰夏田五十殷七十周百畝多寡殊矣今謂周之田即殷之田溝洫即殷之溝洫果有據乎曰帝王之興首立度量三代授田異者尺步廣狹不同故數有多寡非七十有加于五十百畝有加于七十也如果代有所加則殷周既有天下必取夏殷之田悉爲紛更勢且至于塞溝洫爲田畝破田畝爲溝洫督責廹促疲勞怨讟普天之下無一得所之民矣湯武聖人豈若是乎易曰改邑不改井此之謂也曰三代尺步不同亦有據乎稽之于古舜之即位而巡狩也同律度量衡武王之有天下也首謹權量故大傳云聖人治天下其立權度量與改正朔易服色皆得與民變革者也旣可變革則三代尺步之不同又何疑哉且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所謂古指殷時言所謂今即指周言殷周步皆六尺四寸司馬法言六尺爲步蓋後世尺更廣

故步之尺寸不同但殷尺大周尺小殷六尺四寸之步以周尺應之已得八尺而周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短于殷步一尺六寸故殷之百畝爲周之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王制文註筭而下之殷之七十畝爲周之百畝有奇明矣夏之尺步雖不可考然殷已廣于周矣夏之廣于殷不從可推而見哉曰聞徹法八家同井今謂分之九夫何也曰夏時貢法一井九區區五十畝分之九夫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殷之助則一井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外八家各受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更稅其私田至周之徹則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歲取其所獲之十一蓋徹之爲義取于上下相通且通乎夏殷之法也一井九夫是通乎夏取其十一而不若夏之以中歲爲常是通乎殷趙岐孟子註謂周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不已知一井之爲九夫乎故孟子所謂八家同井而同養公田者殷制也小司徒及匠人所謂九夫爲井者周制也鄭註小司徒云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則亦知周井之非八家矣曰如子言則周無公田矣詩何以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乎曰民田井自有而悉受于公則私田皆公田也雖不有公田而就私田十取其一則公田即在私田中也古者君以足民爲心故省耕省斂而行其補助民以急公爲念故願天雨于公田而遂及其私于此想見君民一體百

姑足若孰與不足之意所謂上下相通無公田之名而有公田之實徹之所以善也使徹而亦有公田孟子既引此詩不當云惟助爲有公田矣然則孟子何以云雖周亦助乎曰時井田已廢徹久不行孟子勉滕文以復古因舉其最善之助以爲言而又恐其疑非祖制而行不力也故就詩言而曰雖周亦助以堅之亦斷章取義之意也謂徹法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者非乎孟子曰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八人中七人中次六人下五人則知力有勤惰即獲有多寡若通力均收惰同勤獲是使勤者徒勤而惰者幸安于惰矣其何以勸乎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　卝人掌金玉石錫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　掌荼掌以時聚荼徵野疏材之物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

按山林川澤民之所以取材用也或恐其不時而入則物或易盡爲之設禁以守之特數有司之事耳曷爲而官吏若是其多乎既官吏若是其多則凡山澤之所出足資國用者官取之可矣曷爲而賦于民乎嗟乎虞衡至之迹人卝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復物物分斂之數十百官吏結罔羅置阱于山澤之中民生其間與一步不可行一物無所有槃然桎梏之人耳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豈其然哉

春官

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按王制云天子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周時時祭正禮大宗伯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則本天保詩禴祠烝嘗而爲文也詩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今繹其詩實武王時所作而禴祠烝嘗實諸侯之禮武王既有天下詩猶言諸侯禮者武王末受命未及定禮至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德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始永爲定制故武王時詩猶以諸侯禮言之作周官者遂因之而不改也世儒不察泥詩及此文謂天子四時之祭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

王制所言爲夏殷之禮周則以禘爲殷祭紛紛其說莫可適從愚歷攷經傳詳繹禮文天子每歲一大禘行于午月以合遠祖近祖故亦曰大祫蒸即四時祭中特大其禮未嘗別有三年一禘五年一祫如先儒之說也礿禘嘗烝爲天子之祭而王制諸侯之祭與天子連文者周衰禮廢諸侯僭禘者有之記者不知其非而并著之耳、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

按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是朝與覲不同也穀梁及王制並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儀禮載諸侯之見天子則惟有覲禮是朝又爲天子諸侯相見之通稱而覲獨行于天子吾爲就儀禮攷之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下乃云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以受覲知所謂乃朝即指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朝也又曲禮所謂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亦在此時蓋行覲之日天子自路寢而出先至于宁時諸侯在大門外因朝見以通姓名及天子入廟當依乃覲故覲北面而朝東西面覲有拜稽而朝則無之惟然故朝下通于諸侯而覲獨行于天子經傳或言覲或言朝義可相包禮非分見也果春朝秋覲豈春時諸侯獨廢拜稽之節哉至於宗禮畧不經見惟魯爲文昭之長兄弟宗之故滕人曰吾宗國魯宗之言主也夫豈朝見之名哉若以爲尊天子也而謂之宗則天子爲天下共主無或敢不尊之而獨不得而宗之彼諸侯繼世公子尚不敢宗嗣君而別有大小宗之法况天子之尊者乎作周官者見禹貢有朝宗之語而沔水詩因之遂以宗爲見王之禮豈知書言江漢朝宗猶其言灉沮會同也灉沮二水會而同入于澤故曰會同江漢宗于海而歸于海故曰朝宗非有假于見王之義也先儒不察反援此文以釋書則是夏時已有宗禮矣果夏時已有宗禮則其來已久何以諸經傳不一見乎夏見曰宗無是理也古者諸侯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故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非見天子之稱也春秋時諸侯多私爲之約以爲不期之遇故凡書遇者皆惡無人君相見之禮諸侯之於天子何如者而敢爲不期之遇也哉冬見曰遇亦無是禮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此言摯也按曲禮曰凡摯諸侯圭不別言子男璧是子男同執圭也贄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是子男不執璧也獨此言子男執璧先儒據此遂于曲

禮云不言璧畧也於贄大行云子男執璧作此贄者失之矣曲禮言摯自天子達諸侯且詳及卿大夫士庶人以至婦人童子野外軍中何獨于子男而畧之贄大行則更詳其長短之度蓋公侯伯子男爵列雖五而車旗服物之等維三大率降殺以兩則九寸七寸五寸之文必有所據奈何是此而非彼乎考工記玉人列公侯伯命圭其九寸七寸與贄大行同而子男獨闕其同于贄大行所言可知也玉人註曰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故書謂汲冢所得考工記古本）杜子春云五寸當爲七寸玄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以惑觀之故書所謂命圭五寸即子男之圭正與贄大行相合其亦謂之躬圭此或是文之誤耳杜子春因其謂之躬圭乃謂五寸當爲七寸夫七寸之圭伯所守也伯圭上文已見豈容復出乎鄭玄謂五寸者璧則亦知爲子男之所執而不知其實爲圭也凡皆泥于子男執璧之文耳觀攷覲禮天子當依南面立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再拜言諸侯則子男在其中矣言奠圭玉而不言璧則子男亦執圭可知矣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圭璋特此謂諸侯朝聘用圭璋圭璋皆特達享禮用璧琮則以束帛薦之若子男執璧則璧亦有特時矣禮器何以不及乎顧命云上宗奉同瑁玉人云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說者謂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夫圭方而璧員瑁可以冒圭而不可以冒璧且未聞天子有兩冒也亦必無罪子男而不冒也則五等皆圭益無疑矣況圭以爲摯手之所執當朝覲行禮之時藉獨子男執璧若奉粲然尙何禮度之足言乎又按諸侯始封天子錫之介圭傳諸子孫永久不易是曰命圭朝聘用以爲信禮畢皆反之覲禮聘禮班班可考也璧非天子所命庭實用之祭祀用之賵遺燕好用之傳記昭然不得與圭洞也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周官辨非

按天子冕服十二章始見於虞書所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三代因而不改周則天子以爲祭服名衮冕凡祭皆用之無鷩毳以下諸服何以見之禮器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龍衮衮雖不言其章然郊特牲云王被衮以象天是有日月星辰也有日月星辰而名之曰衮則龍衮十二章可知矣其不以日月名而以龍衮名者日月雖先列而龍形衮然尤爲章著故以名也鄭氏泥龍衮之文與左傳三辰旂旗之語因謂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而冕服自龍衮以下天子止于九章然則龍登于旂黼登于依山登于袇亦應不著于服矣又何

以龍衮名哉郊特牲言祭之日王被衮是祀天服衮也
玉藻云天子龍衮以祭不言所祭之處是凡祭皆衮也
而司服云祀天則大裘而冕惟享先王則服衮其餘諸
祭皆異服果可據乎鄭氏爲九章之說因謂天子祀天
大裘而指郊特牲之被衮象天爲魯禮然則周天子止
於九章乃諸侯而反十二章耶且裘惟冬可服祀昊
天上帝冬至之郊也大裘宜矣此曰祀五帝亦如之夫
五帝之祀有行于春者有行于夏者有行于秋者亦可
以大裘乎享先公饗射及四望山川諸祀之服雖不見
于諸經然玉藻言天子之服及于朝日及于聽朔及于
視朝及于食及于居諸侯之服亦極詳果祀異而服亦

異當無不著之者何爲惟言龍衮以祭也夫祭之大小
惟在犧牲牢樂舞之隆殺而不在冕服之殊冕服天
子所服以將其敬者祀異而冕服同無害也上公王者
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故亦服衮然自龍而下無日月星
辰蓋與天子同衮之名而不同其實王制三公一命衮
則加賜九章與上公同非常數也禮器云天子龍衮諸
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故天子曰衮冕而諸侯大夫
皆曰裨冕裨之言卑也黼黻皆繡于裳君尊而臣卑衣
尊而裳卑故天子以衣之龍名諸侯大夫以裳之黼黻
名而通謂之裨冕玉藻云諸侯裨冕以朝覲禮云侯氏
裨冕釋幣於禰是諸侯裨冕也曾子問云太宰太宗太
祝皆裨冕是大夫裨冕也士玄衣纁裳故無冕其有曰
玄冕者冕服之布皆玄故名也此名鷩冕毳冕希冕義
無所取不足信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

按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則世
婦與夫人嬪御皆佐宮中之事者也天官之屬列九嬪
世婦女御識者已譏其無内外之辨茲乃復列世婦于
春官而謂之卿士暨后宮之屬其得以卿大夫士男子
與其閒邪賈氏馬氏謂以奄爲之鄭註因引漢大長秋
爲證此以内小臣奄上士爲例不知其尤不可也更可
駭者天子設官分職首慎六卿卿者所以佐王出治者

也故夏有六卿甘誓云乃召六卿是也周亦有六卿周
書云六卿分職是也夏周六卿殷從可知觀夫王朝公
卿出爲牧伯列國諸侯入爲卿士卿之選何其重與雖
昏義及王制並云天子九卿然皆合三公言之故成王
顧命時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爲六卿
而太保奭畢公毛公實兼三公也六卿之外安得更有
卿甚周官於六官有六卿矣於六鄉又有六卿已疑非
先王之制奈何於后宮復有卿乎王朝卿止六而后宮
反倍之纔曰后宮之卿即天子之卿吾未聞天子之卿
至有二十四人之多也按昏義云天子立六官三公九
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后立六

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則后宮之世婦祀王朝之大夫外內秩然不容或混留卿于后宮而以世婦名其褻已甚僭與非僭更可弗計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按內外宗皆婦人也賈義云婦人無爵從夫之爵非專官安得隸此

外宗贊王后之獻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鄭註云后有故不與則宗伯攝其事此固然矣然外宗外女註謂王諸姑姊妹之子也王后不預祭而宗伯攝則外小臣贊之可也奈何以婦人共職乎

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

此固足以激厲武人然亦不可以一例視狼瞫死秦師君子許之為君子公為與汪踦戰郎皆死皆殯孔子許之縣賁父死御莊公賜誄杞梁襲莒死齊莊致弔假無存死兵齊侯親推其柩車賁尙父死寇哀公弔之乎路若是者其亦不入兆域邪

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按此言玉路以祀先儒因謂殷祭天乘木路周祭天則乘玉路恐以為不然郊特牲曰郊之日王乘素車貴其質也又曰素車之乘尊其樸也是周祭天不乘玉路明堂位曰魯君乘大路祀帝于郊天子之禮也是魯僭郊亦不乘玉路故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禮器曰禮有以少為貴者大路繁纓一就有以素為貴者大路素而越席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顧命大路在賓階面大素車木路也路車木路也大路木路也皆非玉路然則周之凡祭其乘車雖不可得而知祭天則斷斷為木路無疑矣孔安國書傳釋大路為玉路杜預左傳註亦言玉路不知大路之為殷路明

堂位已言之殷路木路也周雖尚文祭天貴質亦乘木路先儒泥玉路以祀之文于禮文言大路皆釋為殷祭天車然則郊特牲明言周之始郊日以至詳言郊事而後及乘素車豈亦殷禮邪陸農師謂郊將乘玉路為郊道之車乘素車為郊事之車此兩可之詞亦過信周官之說

司常辨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云云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云云

按巾車云王建大常以祀是指郊祭之旗也然郊特牲云郊之日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

云魯君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則郊之所建者旂也非常也閟宮詩侈美魯郊亦曰龍旂承祀則巾車之言其可信乎覲禮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以禮日月祀方明鄭註據巾車及司常釋大旂爲大常愚以郊特牲明堂位及魯頌觀之其實大旂卽大旂也不然何以旂有日月而旂亦有日月旂有龍章而旂亦有龍章乎卽是以推因知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未可信也何則旗各有物日月已畫於旂必不更畫於常也又知司常云大閱天子建常諸侯建旂未可信也何則旗各有所用旂旣建以郊必不下移於閱也且巾車于革路業云建大白以卽戎矣司馬之大閱復曰王建大常又云及致建大常比軍衆夫大閱致衆獨非卽戎乎何以與巾車戾也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註卽指日月之常此作周官者因書有厥有成績紀于大常之語而倒此文註又因王建大常之文卽指爲日月之常不知書之大常官名也非旗名也紀于大常者紀于大常之籍也大常職紀臣功故功臣死大常繫其行而謚之後世倘因之不廢如謂紀績于常旗以表示人則旗爲動物且易敝壞又功臣旣多將有不勝書者故知其必不然也孟子云諸侯招士以旂則旂雖天子諸侯所同而龍章日月之旂惟天子得用於郊諸侯不得而有也然則鄭據左傳三辰旂旗之言謂周升日月星辰于旂而冕服止九章益無足信矣旂無星辰而左傳云三辰蓋約畧之詞如旂有星辰諸經必槩舉三辰而不僅言日月矣

〔夏官〕

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吳氏曰古惟王都稱畿王畿之外在夏爲五服在周爲九服未有名之以畿者畿字當是服字愚按鄭司農云近當言畿又引春秋傳天子一畿列國一同殷頌邦畿千里則司農之意已知言畿之非矣以愚考之非第九畿之說非宜卽九服亦未可信周止五服耳安有九服辨在職方條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敎擾之凡祭祀共猛獸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烏鳶　羅氏掌羅烏鳥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

註云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愚謂夏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鳥獸魚鼈咸若武王代紂虎豹犀象驅而遠之故召公戒武王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夫犬馬祭獸也，非土性猶不育，矧虎豹熊羆之屬凶戾成性，可得而教擾之乎。如謂其祭祀之用，則獸人冬獻狼之屬足需矣。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庖者，亦已足用矣。且其教擾之者誰，謂使之馴服，王者之教無不服。夫猛獸性不狎人，不服而畺之使服，其亦異乎聖人作則而魚鮪不淰，鳥不獝，獸不狘者矣。作周官者見大射儀有服不為大侯之獲，遂附為服不服之猛獸而定其官職，豈知大侯之獲名為服不者，射取觀德，德能及遠，足以服不服之人，非取服不服之猛獸而為言也。射鳥氏掌射鳥，則近于戲。大羅氏掌鳥獸，諸侯所貢者也，故致鹿與女而詔客，俾戒諸侯毋好田好女，豈天子反令之羅鳥烏以為事哉。又養老之禮膳羞有常，固不煩羅氏之羅致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按注八當作）六

按天子十二閑，凡良馬三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合之為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其主馬之官有校人，有僕夫，有馭夫，有趣馬，有巫馬，有牧師，有廋人；養馬之役有圉師，有圉人。計主馬之官中大夫二，上士十六，中士二十，下士二百七十五；養馬之役圉師六百四十八，圉人二千八百八；府五，史十二，胥十二，徒二千一百六十，十二醫四，賈二。通計大夫士為三百一十三人，府史胥徒醫賈圉師圉人為五千六百五十三人，是人之數幾倍於馬之數。嗚呼，此即孟子所謂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之世，恐不至是。又邦國六閑馬四種，為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為一千七百二十八匹。天子畿內大都小都采邑，凡為方百里者八十四，分之公卿大夫王子弟者且數十百家，使盡如其數以備之，其馬不知幾何，其官役更不知幾何矣。又巫馬職掌養疾馬，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君子以為傷國體。

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周語祭公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

蠻夷要服戎翟荒服此周制也與禹貢所言五服同特
改綏服爲賓服故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由是觀之
周之甸域即禹貢之九州可知也抑從有此九服哉且
禹貢首以甸服甸服即王畿也王畿之外四服而已襄
王謂重耳曰我先王有天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
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合之祭公所言周之畿內亦稱甸
服甸服之外亦四服而已今職方于王畿千里之外有
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之九服是較禹貢及祭公言多
五服矣不知周公相武王定天下之後何時于五服外
東西南北各增此二千五百里之地而成九服也王制
曰千里之內曰甸武成曰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
邦甸即畿內也而職方列甸服于侯服之下縱禹貢夏
書不可言周禮豈祭公襄王之言武成周官王制之語
亦皆不可信邪或疑周官有六服羣辟之語康誥有侯
甸男邦采衛之文恐周不止於五服曰周官既云六年
五服一朝則止五服矣其言六服蓋指公侯伯子男及
附庸之君爲六服也康誥所言侯甸即甸服侯服也男
邦采即侯服百里之采二百里之男邦也衛則指賓服
而言即二百里奮武衛之地也侯服畿內以見外賓服
畿外以包內又何疑于非五服哉

秋官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

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吳氏曰古有贖刑之法特爲過誤者設不問凡有獄訟
皆入矢金而後聽之也果若是是老吏賣法者之所爲
也周家之法豈宜若是且矢金非貧者所能備必入矢
金而後聽則無矢金者遇不平之事何從赴愬哉愚按
大司寇有云以肺石達窮民拘儒因謂此入矢金者富
民也又士師之屬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拘儒因謂
此越鄉遂士而直煩司寇者頑民也果若是是先王之
于獄訟求論曲直先問貧富矣且頑民無實其有獄訟
以理斷之可矣受矢金而聽之又何以服其心哉易噬
嗑四爻噬乾胏得金矢五爻噬乾肉得黃金先儒援此
爻爲說非也蓋得金矢得黃金與三爻之遇毒一例毒
不在腊之外矢金亦不在胏肉之外噬之而即遇噬之
而即得非兩事也若訓卦主于用獄則求之象外可矣
奈何牽此贖貨不經之語以實之乎曰腊則有毒矣乾
胏乾肉何以得有矢金邪曰獸多取于田矢鏃所斃容
有入焉而未出者噬之而得又何怪焉

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
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此遺忘之物也而獲取之已非先王道不拾遺之化矣
然既旬而後舉之則物爲無主在獲者自可以安受但
當盡歸于庶民不應取大者沒入于公也或者謂人民

非庶民所得私則分別于其鬬而以人民入于公貨賄六畜入于私庶乎其可耳然要之非周公之制也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

按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蓋隨世而爲重輕即呂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之意吾即以周時言之文武成康之世新國也穆王之世幾于亂矣周官司刑所掌宮刑殺刑之重罪數與墨劓刖之輕罪等呂刑所言則墨劓皆千剕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計其數則多于周官六之一差其等則重刑止輕刑十二三耳使周官而果周公之制是刑新國用重典而呂刑之刑亂國反改而用輕典矣豈世輕世重之謂乎故謂周官爲煩刑重歛之書真不誣也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

此三隸者受役于養畜鳥牧人等官可也乃使之教擾且令與鳥言獸言何邪拘儒救此失必將曰公冶賢人解鳥語葛盧遠人諳牛鳴不可謂無其事不知此亦其偶然天得之巧不可強也非可學也曷爲設隸以學之今即令能鳥言獸言豈有益于民生有裨于國政邪直見戲耳

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

按車轘即車裂刑之最酷虐者也唐虞三代未之有春秋時齊襄公討鄭弑君而轘高渠彌楚康王殺子南而轘觀起下逮戰國秦之于衛鞅齊之于蘇秦呂政之于嫪毐黨皆車裂以狥是馭未嘗轘而轘者皆非馭由是觀之車轘叔世淫刑也豈周公之法乎至罪不當轘而誓馭非宜更不必論矣又按曲禮曰刑不上大夫鄭註曰不上大夫者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先王之用人選賢舉能大夫必有德而後進故人之入官者四十而彊始仕爲士五十而艾乃爲大夫蓋四十時道明德立更十年則練達老成足堪大夫之任其慎重如此使預設刑書則是君不知賢也條狼氏之誓大夫者奈何與曲禮背乎且大夫預聞國政其位崇其責重矣鞭刑見于舜典乃官府之刑所以待罪之輕者使之知戒使位及大夫其辱已甚士可殺不可辱況大夫之尊貴者乎春秋之世刑戮無常諸侯多專殺大夫背于經者不下數十而鞭之見于記傳者類皆卑賤末流督般之鞭犖圉人也齊襄之鞭費徒人也楚子玉鞭七人治兵也衛獻鞭師曹齊莊鞭侍人賈舉孟洩鞭成有司使何嘗有及大夫者哉春秋之世猶無之而謂周公制之爲禮吾不信也

冥氏掌攻猛獸　庶氏掌除毒蠱　穴氏掌攻蟄
獸　翨氏掌攻猛鳥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薙氏掌殺草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　翦氏掌
除蠹物　赤犮氏掌除牆屋　蟈氏掌去鼃黽
壺涿氏掌除水蟲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

自有君臣以來至于今設官之多無有如周官者試觀此諸官所掌何事邪不過此鳥獸草木蟲豸之末務即欲除之數隸人可畢者而設官置役周詳如此遍地皆官遍地皆豺狼也吁讀地官之屬民不聊生矣讀夏官秋官之屬物不得所矣其誕謾不經至于神可殺淵可爲陵不見之鳥獸可射以此爲禮是語怪之書也而謂

周公爲之乎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按書周官篇云六年五服一朝與此大行人文大異先儒皆以侯甸男采衛釋書之五服蓋亦本此大行人爲言而不知其不可也大行人于侯甸男采衛要六服之外更有蕃國以包夷鎮蕃三服則九服矣書止言五服今取其侯甸男采衛以釋書則要服及三蕃國何以處之吾以爲書所言五服即周語所謂甸侯賓要荒而此大行人所言爲非實也就書言之六年之中五服諸侯先後而至雖有不齊而其來朝止一也此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是甸服來之歲侯服又來也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是男服來之歲侯服又來采服朝之歲侯甸又俱來也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衛服來之歲侯甸又來要服來之歲侯甸男又俱來

也以至蕃國世一見之年侯甸男采俱來也總而計之十二年之中侯服十二至甸服六至男服四至采服三至衛要再至雖曰地有遠近一何疏數不均乎當以周書爲正至其貢物九州四海土性不齊物產亦異不可以一定拘攷禹貢九州之貢皆因其地之所出如荊之包匭菁茅不責之於雍豫徐之泗濱浮磬不問之於青揚蓋使諸侯易于共而王朝無不足于用斯已矣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貢禮器言大饗列四海九州之貢亦曰各以其國之所有今大行人之制每以五百里爲率不問東西南北貢祀物者不兼嬪器貢服物者不輸貨財果若是是國之所有者未必貢而貢者或其

地之所無周公立制豈其然哉

周官辨非

周官辨非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是編力攻周禮之僞歷引諸經之相牴牾者以相詰難大旨病其官冗而賦重案古經滋後人之疑者惟古文尚書與周禮然古文尚書突出於漢魏以後其傳授無徵而牴牾有證吳棫所難雖朱子亦以爲然閻若璩之所辨毛奇齡百計不能勝蓋有由也周官初出林孝存雖相排擊然先後二鄭咸證其非僞通儒授受必有所徵雖其書輾轉流傳不免有所附益容有可疑然亦揣摩事理想像其詞迄不能如尚書一經能指某篇爲今文某篇爲古文也斯大徒見劉歆王安石用之而敗又見前代官吏之濫賦斂之苛在在足以病民遂意三代必無是事竟條舉周禮而詆斥之其意未始不善而懲羹吹虀至於非毀古經其事則終不可訓也魏禧疾明末諸臣屈身闖賊遂疑論語論管仲召忽一章爲不出於孔子其亦此類歟

周禮問二卷

〔清〕毛奇齡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禮問二卷》提要

周禮問 一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潢 較

或問宋儒極詆周禮然未有實指爲何人作者至宋胡宏包奎輩直以爲出于西漢劉歆之手謂王莽時歆爲國師始作周官經以阿莽至莽不欲爲母服即大集傳士發周禮以定爲服緦之制故此書在漢初無有至歆爲列序始有其名著于錄略得毋其書果歆所爲乎

曰此皆宋人誣妄毀經習氣好作此等語如誣孝經爲劉炫僞作誣古文尚書爲梅賾僞作一類此最誤古學者周禮自非聖經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并非孔孟以前之書此與儀禮禮記皆同時雜出于周秦之閒此在稍有識者皆能言之若實指某作則自坐誣妄又何足以論此書矣嘗讀景十三王傳知此書出自武帝之朝爲河閒獻王所獻武帝但藏之內府而不行其書至成帝朝劉向奉詔校理祕書始發周禮古文尚書左氏春秋諸書編作七錄此皆劉向事並非劉歆故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

廣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向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七略之屬是周禮一書在武帝時已有之成帝時又從而校理之且其校理者是向不是歆而乃以武帝成帝時早有之書而移之於以父所校理者而移之子則先以誣巳而欲以辨人之誣所謂以暴易暴孰知其非者也

又問漢書作于班氏在向歆之後焉知藝文志及景十三王傳非即歆七略中所傳而班氏述之者

此亦非實錄也

七略今不傳固無可考然歆能僞作周禮不能造爲周禮出處蹤蹟以欺當世假使河間獻王不獻周禮成帝不詔向校理周禮歆可造此諸事以欺同朝諸儒臣乎且景十三王傳云獻王所獻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言有經即有傳與說記也此必非歆可譔造其譔者乃考之藝文所志在當時所有之書則實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此班氏所目覩也此必非襲劉歆語也使歆旣爲經又復爲傳此萬無之事藉曰有之則偉哉劉歆東西二漢亦安有兩將所稱博而篤者必不止論廟一篇書矣且讀書當有究竟藝文志于樂經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上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則在六國魏文侯時已有此書其爲春秋戰國間人所作無疑而謂是歆作可乎

或又曰藝文志竇公節註引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問之云云恐劉歆與桓譚楊雄同時交好竇公之說即桓氏烏有之言乎

曰竇公獻周禮大司樂章或可造言其年老而爲樂工則非可造言也且武帝好樂亦嘗以周官經定樂章矣藝文志于竇公獻樂章後即云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獻其書有二十四卷非禮記一篇也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此古樂記與禹不同則在武帝朝且有采周官經而爲樂記者此不止竇公獻一篇已必非歆譔行僞于周官經六篇外又作此二十四卷斷可知也且周官之出在東漢人即有詆其非周禮者林孝存也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擯

斥不行因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是闢此書者亦自
明明云漢武時早有此書而欲先而與者及漢所從
來是學攻覈育而不解罷守與兵之學也
且欲之發周禮立博士非阿莽也歆繼向校書有
表章周官左傳及古文尚書毛詩之意故移文博士
勸立學官並非為阿莽而設觀莽所頒效者仿之諸
提金縢皆今文而非古文餘可推矣世無學者且襲
王莽傳謂莽母功顯君死不欲居哀遂開祕府發周
禮會羣儒定制引周禮云王為諸侯緦弁而加環經
遂援攝皇帝仿諸侯之服為母服緦此實無理之極

蓋莽欲意而來入必坐歆罪以為歆實諂莽此節作
周禮以為行諂所自始夫因莽欲短母喪故特造一
書以前莽則何難專造一條云太宰居攝則負扆行
矣不當私為父母服喪或絕或降而徒引司服職云
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
首服皆弁經此與攝皇帝服於何涉而必強覓合其
斷非專意所造亦曉然矣且莽傳明云平帝四年徵
天下通一經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
周官爾雅諸書能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則在平帝
末莽母未死以前顯行周官著于令甲而謂周官

之偽始于居攝則莽傳且未終讀何況他耶
或又問周禮自是偽書三代止有三卿而無六卿
三卿者司徒司馬司空也虞書命禹作司空命契
作司徒祇有此二官而無司馬歷夏殷猶然緜詩
乃名司空乃名司徒是太王在殷時亦止此二官
也至武王伐紂作牧誓然後有司徒司馬司空三
官之名見于經文其後周公定制亦止此三官觀
梓材立政皆祇稱此三官之名而不及其他酒
誥變名為圻父農父宏父亦三官別稱周時公
卿以此三官為之謂之三司若冢宰宗伯司寇並

無列在三官內者以此雜參之三官之間而謂之
六卿又謂之六官是亂制也且冢宰非官名也冢
者大也宰者主也言大主國事云爾並無實職一
以上公一人當之如論語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
是也若宗伯則周無此官顧命但作大宗即曲禮
先六大二曰大宗並不稱宗伯至春秋左氏傳始
以夏父弗忌為宗伯然非周官也若古文尚書周
官則僞有其名然古文尚書亦僞書正與周禮作
僞者互相表裏此未可據也
周禮一書全以尚書周官一篇為根柢故其書亦名

周官經以禮記官制非禮制也今既曰二書僞則不得以周官証周禮矣予向合周官以辨周禮書云三代有三郷而無六卿則不聞今文甘誓有大戰于甘乃召六卿乎天子六軍皆命卿諸侯三軍惟以三卿受命者爲之此在春秋時皆某諸用兵皆然故舊註謂唐虞夏殷皆有六卿雖其郷名不必與周官並同然而不得以之爲三矣是以孔安國註甘誓直引周禮夏官文天子六軍軍將皆命卿即宋人蔡沈集註亦云六卿六郷之卿益天子六卿每郷各一卿無事屬司徒有事屬司馬亦此周禮文也故甘誓有六卿之名昏義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有六官之名周禮一書直通三代而謂周制無六官六卿何其妄乎書謂虞廷祗司徒司空而無其餘則不知棄即是米稷即是牛命禹作百揆即是冢宰命伯夷作秩宗即是宗伯命皐陶作士即是司寇此在稱名損益有然如以官名不同遂謂唐虞無此官將唐虞稱帝夏商稱王得毋夏商無天子乎往見羅喩義闕古文曾有此說予略論之寃詞中而不竟其說以爲不足辨也今復聞此說亦可厭矣夫緜詩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以誣槩言也二官皆司土功也故他不及也牧誓

司徒司馬司空以司馬主兵政司徒聚徒役司空築營壘也是以宗伯與冢宰皆不及也如必以見經之日爲立官之日則殷高宗時必無冢宰何則以百官總巳以聽于冢宰見之論語在殷悅命篇無此文也往有問于予者曰周禮六官何以不見于春秋諸卿曰見之其人愕然曰可舉似乎予曰祗以魯言之隱十一年公子羽父求大宰是冢宰也文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是宗伯也昭四年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是司徒司馬司空也定十四年孔子爲司寇是司寇也六卿備矣其所以絕不知有是官者以通稱大夫不專名耳列國皆然不特晉宋吳楚陳鄭諸國皆有冢宰太宰司馬司徒司空司寇諸名見于春秋即終春秋世不見一名者亦皆有之如衛未嘗見三官而尚書梓材曰我有司徒司馬司空則在康叔時未嘗乏也特周禮侯國止三卿而王制小國且減一卿而此則六卿俱備者蓋祗有是官不必盡命爲卿耳向使讀春秋者在西漢之世祗見公穀而不見有左氏策書不幾謂周禮六官春秋無有此正學古者所大嘗猛省而乃目睹一字而即思以滅字海霈至死不悟矣

況二官三官皆事立名原不必以數限之太王遷邠則以司空司徒爲二官王制論質成則以大司寇大樂市爲三官曲禮典五衆則以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爲五官又敘六太則以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爲六官國語論八協則以司民司商司徒司冠牧人工人場人廪人爲八官又敘九御則以農師農正后稷司空司[illegible]太保太師太史宗伯爲九官其有宗伯司徒司空而無冢宰司寇者不得謂無冢宰司寇有冢宰大宗而無司徒司馬司空者不得謂無司徒司馬司空此通識矣

若謂周時三公即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之謂之三司則大謬矣歷考羣經自唐虞及周並無以此三官爲三公者惟書傳有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語彼謂六卿爲三公約有三等一是冢宰司徒爲一等二是宗伯司馬爲一等三是司寇司空爲一等每一等合兩卿爲之而又各取其下者以爲名故云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各兼二卿並未云三公止此三官也至秦制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爲三公漢襲秦制不改歷哀平間始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然尚有太師太傅太保三名在三公上謂之上公而後漢因之此漢制非周制也若三司之名亦起後章帝建初中使車騎將軍馬防位同三司殤帝延平中使車騎將軍鄧騭儀同三司後遂有儀同三司一官及開幕府又謂之開府儀同三司此叔世官銜而妄稱周制可乎

若謂冢宰非官則予向已辨之曰必非可食之物夫公卿爲虛銜故三公可兼冢宰冢宰可名六[illegible]半亦虛銜則春秋有宰周公公既虛宰又虛[illegible][illegible]矣且虛銜在六卿皆可爲之不止冢宰名公以司徒而兼公穌忿生以司寇而亦兼公故書傳有司徒公司馬公之稱且有時六卿中有爲公者而司徒冢宰仍居本職而位于其下竹書王錫尹氏皇父命爲三公而詩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是皇父以卿錫命而番與家伯仍爲天官卿地官卿而位其下且爲之黨此明明可按也如謂無實職則太宰雖統六官總衆治而實有本職王制云太宰制國用而周禮即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專理財賦故舊禮王度記云天官冢宰一人其班爵祿如天子之大夫而班氏白虎通亦云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此非無實職者況掌治即職也如謂宗伯非周官至魯春秋時始有此

名則周語宣王時虢公諫不籍千畝則有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之文此非春秋傳官名矣

若夫周禮一書出自戰國斷斷非周公所作予豈不曉然周制全亡所賴以略見大意祗此周禮儀禮禮記三經以其所記者雖不無參聽而其為周制則尚居十七此在有心古學者方護衛不暇而欲從絕之則儀禮盡亡矣試思字書若[illegible]篇何人不知為非蒼頡所作然而考字者必引以為據何也乃陋學放恣并思謗毀尚書予已作古文尚書冤詞八卷辨之詳矣五帝三王之書或從此可少安矣乃復以周禮六官[illegible]說及尚書以為袁襞作偽據其所為偽者謂[illegible]書作于梅賾周禮作于劉歆歆在西漢末安能[illegible]贋周官而規倣而蹈襲之以成此一書此[illegible]為所不道者但其悉意畢以為六官六卿冢宰宗伯諸名皆劉梅兩家偽造以亂周制故力辨之今有真正周制為劉梅所必不能造者以使之自首大戴禮盛德篇云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為六轡執此六轡以御天地與人其事謂之六政則

儼然有六官之數六官之名六官之次第與冢宰宗伯司寇同列六官之位號而其書早出在西漢元成以前不惟不知有劉歆梅賾兩人并不知有古文尚書與周官經兩書也此真周禮矣即陋學曰劉梅襲大戴以為言然亦周禮矣猶大學引如切如磋以為說雖大學然亦詩矣可無辭矣

況尚書顧命篇乃同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亦是六卿名公奭稱太保與畢公毛公皆稱公此以六卿為三公者乃其次第則一如周官周禮六官次第當時芮伯為司徒衛康叔為司寇毛公為司空而其所敘者乃先後恰合故賈氏周禮序云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此正指顧命為言亦是真周禮俗所稱今文尚書者但經無冢宰司徒諸明文故不藉引據耳

又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注云舜格文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為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illegible]為四岳出則為伯其後稱死驩兜共工求代乃[illegible]伯是堯時亦有六卿并有天地四時之官此又[illegible]墨郯子論官之外者又鄭注大傳夏書云所謂八卿

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是虞廷六卿其周正同但天官非冢宰而云后稷者以稷本天事[illegible]時冢宰名百揆位六卿上故小異耳則是六卿六官在今文尚書家亦且云唐虞夏商並皆有之而反以之疑古文周官不亦怪乎

或又謂古司徒典教虞書敬敷五教是也自周禮以官强配天地四時因以司徒配地作地官主土地之事遂使司空掌土反無職事不得不虛其一以待後人之補之說天地四時其于所職所名俱參變不合此不特非周公所制幾見三代以前有此名稱乎

周禮問一　十二

周禮司徒職原似尨雜然古實如此如周語宣王料民仲山父以司徒恊旅爲言則實職興版民衆之事王不籍千畝虢文公陳九狗之法曰司徒五之則又佐農正后稷司空土穀諸事故洪範陳八政并及司徒以兼司食貨諸政故也緜詩遷都專舉司徒司空兩官以度地作室縮版立廟實兩官共之者也然則司徒地官矣其與司空共職土者亦自昔有之不必始周禮矣且周禮既作僞則六職參變或同或異惟所欲爲何必故闕一以示漏綻考周禮出屋壁時已闕冬官獻王以千金購之不得乃取考工記一篇補冬官之闕其後南宋俞庭椿作周官復古編謂冬官不闕實錯簡在五官之內于是取五官中近似者割取之以別爲一卷而陳深又謂周官六職先王設五職以存體而虛一職以待用蓋司空有官無職象仲舒言大冬積于空虛不用故曰冬曰空如大禹名康公仲山甫名穆公宋皇國父司城子罕其所職未有專屬司空者其言甚辨但補固多事强割五官爲一官尤屬誣罔若謂無專職則又大謬大禹作司空專司治水子罕釋相爲司空獨執扶扑以巡行版築何

周禮問一　十三

嘗無職解經如此難盲撞瞎觸經所以亡古書自有闕論語無齊論非孔子不善作尚書亡其半不必于作書者有隱情也

若夫天地四時之名則自古有之楚語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堯時以義和繼之名天官地官此天地之名所自始也至于四時則左傳蔡墨論五行之官以木正句芒爲春官火正祝融爲夏官金正蓐收爲秋官水正玄冥爲冬官土正后土爲中官而服氏于郯子論官之証則凡黃帝以雲紀官炎帝以火共工以

水太皞以龍少皞以鳥皆有四時之名如春官爲青
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春官爲大
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類歷歷可
據而至于少皞以鳥則直有祝鳩司徒鳴鳩司馬鳲
鳩司空爽鳩司寇鶻鳩司事諸官見于其時其既有
司空又有司事誼謂實一官而兩名以司空掌營造
之事既可職土而又可職工一如虞書之有司空又
有共工是以周禮于少宰之職于天官掌邦治地官
掌邦教後不曰冬官掌邦土而曰冬官掌邦事此正
與古王命名損益表裏毫釐不爽（大戴禮亦云百度不審立事失理[illegible]）

司空而三鄭杜賈諸儒並昧昧不能詮出而至于今日
而始得指示以爲說真可嘆也然則舉世不學千載
[illegible][illegible]亦復何易讀周官矣
至若天地四時與職不甚合則亡友張南士曾言之
謂天地四時祇以紀數不必牽合職掌以自取閒隙
古來無六數之物祇上下四旁謂之六幕因借此紀
官一如後世以甲乙枝榦紀庫舍之類此亦說之善
者觀少皞紀鳥便不必與六幕合此可驗也若曲禮
建天官先六太則直以天官事兼五官治民又各不
同善讀書者如對琉璃屏一照並徹豈得遮蔽在一

處耶

或又謂天官一職既有大小宰二官掌其事矣則
宰夫原可不設況宰夫即膳夫亦即庖人也今乃
以宰夫列大小宰之次佐掌吏治則爲侵官既有
膳夫又有庖人則爲濫役且膳夫最賤隷入天官
已爲不倫況位亞宮伯躋之大府諸官之上又爲
越職按檀弓杜蕢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而
禮防是議是以自罰則明明以宰夫爲膳夫而
名錯出是爲亂典夫祇此天官首章而開卷如此
豈非僞乎

宰夫佐二宰行命令誅賞諸事別有職掌此不過如
司徒下之有鄉師司馬下之有諸司馬後世令丞下
之有副倅但作佐領並未專擅何爲侵官且春秋原
有太宰小宰宰夫三官其稱宰周公者此太宰也公
也稱宰咺宰渠伯糾者即宰夫也士也蓋公祇稱爵
卿則稱字士則稱名凡名而不字即是宰夫故公羊
曰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者也此可據矣且膳夫之
賤隷在天官且列之宮伯之下在亦疑之後讀雲漢
詩曰疚哉冢宰膳夫左右十月之交詩曰家伯冢宰
仲允膳夫始悟膳夫甚尊凡天事有關水旱日食則

必及之此眞天職所以周禮斷斷必列之天官之中且其官關係不論卑小觀虢文公引耕耤之典曰膳夫農正陳耤禮一曰膳夫贊王其時三公六卿皆以位列而膳夫公然首執天事未嘗降在大府諸臣後也若謂宰夫即膳夫則不特檀弓有之即周語宰夫陳饗膳宰監之春秋亦云宰夫胹熊蹯不熟要是彼此通稱之名蓋宰夫稱宰膳夫稱膳宰故膳夫亦可稱宰夫檀弓稱宰夫杜蕢春秋即稱爲膳宰屠蒯官名與人名俱不同矣膳夫稱宰夫非亂與猶之屠蒯稱杜蕢非亂人也至如庖人膳夫職同名異亦非

濫役膳夫膳宰固諸經所有然孟子又云庖人繼肉廩人繼粟庖人廩人皆周禮中官名向使周制無此官則孟子又何爲歷歷道之往在湖西講會論春官瞽矇一官宣城高阮懷謂瞽何必矇尚書瞽奏鼓國語瞽告有協風至祗一瞽字而已山陰張南士謂詩云矇瞍奏公國語曰瞽獻典矇誦則亦儼然有矇字何也是以善讀書者必不執一以攻一執所見以攻所未見夫古書滅沒人所不見者多矣況古人作書絕不類今人作文令彼此通見周史作梓材以告康叔既有司徒司馬司空則其作酒誥以告康叔必是

以農父圻父宏父三名此豈周王可妄言周史可妄記哉是必當時有此名而世未見也故周公論官祗有周官立政二篇周官有恒稱則立政諸官自不相襲然而常伯常任準人不知何官庶言庶獄庶慎又不知何官然且諄諄告誡曰三事曰三宅曰三俊其歷敘夏禹成湯及文王武王則又三代原有此官名而世罕見者假使此篇爲古文尚書爲周官經則羣起而並攻之其廢之久矣人不識周禮蓋亦取立政諸官而徐思之

周禮問二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　又名甡）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黃　較

又謂古一官而異名者固不可盡闕但官名雖異而職並同者則當去其一如射氏是司馬則當司馬官外未聞又立一堋祭官也今地官有牧人則不當又有牛人夏官有校人則不當又有圉人春官有鬱人則不當復有鬯人天官有獸醫則夏官不當復有巫馬如此者不可更僕且周官三百六

十屬比之日月星辰之度有成數矣今通計每不止此數大約據宋人所辨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一夏官七十秋官六十六即五官之屬已有三百四十有九則加以冬官勢必又增六十將至四百餘而謂三百六十可乎

官名同異固不可拘然官職同異亦不可定據云牧人牛人不應兩設以爲統言牧則牛已在內可兼官耳殊不知牧不止牛合掌祭祀之六畜而牛人則又不止祭祀之牛有膳牛燕牛犒牛喪牛軍牛任載牛原不能兼仰有謂六畜雖繁而芻豢則一後世並不設公牛一官尚不患不給況已設其一何必有兩豈在周官中原設兩名詩爾牧來思詰牧牧人也而國語有牧協職又有幾人薦醴則設牧仍設牛人此非作周禮者可私去也校人亦然在周禮所記職掌原自不同吾姑以孟子觀之昔有饋生魚于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則校人又可兼澤魚之畜不止牧馬圉人浴馬馬職馬也至于鬱人築鬱鬯人釀鬯斯屬兩事雖國語有鬱人薦鬯語此指祭時兼攝者耳若巫馬一官專療馬疾他不可考嘗念論語有巫馬期一人則古以官爲氏此必周時有是官而用爲氏

者官固不可造然又敢私去耶

至若周官多人則宋元明攻駮者不下數十家皆人人自誤並無一準今此又誤矣周禮每官各六十此指各長官之屬爲言如後世所稱堂上官者天官稱治官之屬地官稱教官之屬除一卿二大夫外有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合得六十八人此六官並然者六六三十六爲三百六十未嘗羸一亦未嘗闕一也今乃自爲數以遞營之使校官數耶則天官之官約二百一十有奇地官之官除鄉遂外約四百七十有奇春官約四百二十有奇

夏官除典師外約四百五十有奇秋官約三百六十有奇與諸家所攷駮者無一一相合使攷府史胥徒數耶則天官約三千五百五十零地官除門關與甸無算數外約三千五百一十零春官約二千二百零且官除典師外約二千三百零秋官約二千九百零與諸家所攷駮者又無一一相合則自坐諸書所載止六官諸官不必盡備即各官徒役又何嘗謂列數則必按其人以充實之如司樂一官有瞽人六百樂須六百乎司樂諸徒役共有七百四十九果須七百四十九乎樂音非府史可紀其諸器攜持非識聲者不能將即亦何所用諸徒役曰第以名互他官亦然假如膳夫諸職共士六十餘人而其爲府史胥徒者且共有四百八十餘人如必其實則將使濟濟多士克盈庖廚而居無非大微大發公然有四百八十人趨走其間無是事也故旅士之設十應其三徒役之設十應其二此爲恒例且其中有可兼者有可攝者有一設即已者有一設不再設者有時而設時而不設者有但有其名而全不設者可兼者如國諸慘人授饔是也可攝者如子產使校人代魚人畜魚無羊詩以牛人代羊人牧羊是也一設即已者如王[illegible]官

則設掌舍有盟會則設詛祝有田狩則設甸祝有國儺則設方相否即不設是也一設不再設者如五路之右初各立一官而其後但以齊右道右充之士方建國都形方正封域弟于初開國時設此諸官而其後祇尉之職方之掌而不必再設是也時設時而不設者如秋時采茶則設掌茶三時則否夏時采葛則設掌葛三時則否十二年巡狩則設土訓誦訓夾王車而道諸方之土地與誦諸方之事務他年則否是也但有其名而全不設者如庭氏翦氏蟈氏穴氏硩蔟氏伊耆氏諸官何必有人至于司隸職中有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各一百有二十人乃不過列以爲經文云府大爾使必索人以實之則將月捕虜四裔以充足其數是蠹官也

然又有疑者宋人嘗言鄉遂可議[illegible]如是官鄉遂二職據鄉老職五家爲比有下[illegible]五比爲閭有中上爲閭胥四閭爲族有[illegible]閭五族爲黨有下大夫爲黨正五黨爲州有[illegible]人大夫爲州長五州爲鄉有卿一人謂之鄉大夫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耳今統鄉如[illegible]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一百二十五人中士二百

人下士二千五百人一鄉之中自卿至下士凡二千一百五十六官合六鄉而之則有萬八千九百零三十六官不知七萬五千之家何以供之然[illegible]六遂亦然合六鄉六遂當得二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官向使據孟子王制凡諸侯下士比之上農夫食九人則此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官當食三十萬四千八百四十八人之祿合鄉遂十五萬家[illegible]之[illegible]三十萬四千餘人之祿非夢乎

此則人人知攻之其爲說何止此數然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校之其爲數亦各不同據比五家設上士閭二十五家設五士閭士一人黨五百家設百士黨大夫一人州二千五百家設五百士州大夫一人鄉一萬二千五百家設二千五百士鄉大夫一人則一鄉除公半人鄉一人外

天子六鄉每鄉一卿卽六卿也其有公半人者以天子三公卽此六卿爲之六卿中任命三鄉爲公而分于六鄉則兩鄉止共得一公矣蓋大卿分三公冢宰司徒爲一公宗伯司馬爲一公司寇司空爲一公而其名則取其下者假如冢宰爲公亦稱司徒公故西漢之末誤以司徒司馬司空設三公非古制也見尚書大傳說此以六卿不另設故不列鄉官數內

大夫三人士二千五百零二人合六鄉計之共得一萬五千零五官與所較萬八千九百零三十六官之數全不相合且其官甚卑卽名大夫者亦不過邑宰縣長之通稱如春秋

稱郕大夫郯大夫郰邑大夫之類雖分中下實非六等大夫也至于士則卑之尤卑不過庶人在官者與府史胥徒之屬不甚相遠雖同名爲士而實則不同如夏官有公司馬不必與司馬同秩秋官有諸士不必與士師同等况旅士至賤卽師巫男子奄人小子凡執鞭滌器之役皆稱爲士故宗伯目後則列一條云凡以神士者專以其藝爲貴賤之等謂就其技之高低分爲七之上中下此借巫男一例以概其餘縱稱上士亦必不使食上農之食何况中下乃妄據孟子槩以下士之祿授之則全說矣况鄉遂之官廻異

朝廟其所設諸屬往有不必計祿食者蓋古制雖衰而編戶之法則未嘗亡也嘗計近代編戶自牌首甲長黨正里老以至鄉約圖總通村大鎭何曾不挨排編押動盈千萬而四顧閒然並不見有騷擾之跡形于毫毛若是者何也則以其人自爲食而非有他也然則鄉遂猶是矣古鄉官鄉老皆鄉人自爲之故鄉先生每有設教鄉塾觀里民出入兼司鄉飲賓興之事至鄰長閭胥皆舉鄉人才智者以克其任是以司馬命官卽取鄉之里老黨正以使之行軍所云在鄉爲鄉官在軍爲軍吏猶之六卿在朝爲官卿在鄉爲

鄉卿在軍卽爲軍卿並未嘗有𨟻外將領另行推選之制蓋周官一書總以官不必備四字統概全經雖設官多名而備員無幾况欲斤斤計六等之食無是理也

乃又有宗人共說爲非是者自歐陽永叔蘇氏兄弟以下皆云書稱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附于諸侯曰附庸孟子亦同今周禮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則與周制異矣鄭

氏知其不可乃爲之說（殷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舊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若然則其益封時必有所併與所徙併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不大擾乎况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豈可訓乎然則周禮可信乎

尚書分土惟三正與孟子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制相合鄭康成過信周禮必依周禮五等爲牢不可破之經反以武成與孟子王制諸言目爲商制若然則春秋鄭子産對晉問謂天子一圻卽千里列國一同卽百里餘自是而殺爲七十里五十里其說不可通矣此等無理人人皆能言之然不知此非周禮本義係康成誤解妄坐周禮而世亦無有爲之暴白者也夫周禮未嘗曰公必五百里侯必四百里伯必三百里子必二百里男必一百里也蓋以爲三等分國固有常制然不無特設以待非常之典假若有新封者必需賜國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則不能限以百里而就其特設約爲之限大約公不過

五侯不踰四伯與子男以漸而殺而况此五百四百三百以開方計之則五百非千里之半也每州千里以五百公之當得兩公而職方氏曰以千里封公公可有四則以千里開方得爲方百里者百而公五百里則爲方百里者二十有五以二十五而較之百數則其所爲二十五爲一公者凡有四公而百數已盡是公五百里非千里之半也分千里之半爲五百里而又分五百里之半爲二百五十里故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謂食五百里之半而前鄭後鄭各妄爲註解而終不得釋此千古疑案所由吾

枉口而不能辯也四百里三百里亦然每州千里以四百三百分之則侯當有兩之半而伯當有三乃曰有六侯十一伯則以千里開方得爲方百里者百而侯四百里則爲方百里者一十有六伯三百里則其爲方百里者九以一十六與九兩較之百數則其所爲一十六爲一侯者凡有四侯九爲一伯者凡有十一伯而百數已盡故曰諸侯之地封疆方四十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亦三之一謂侯食四百里之一伯食三百里之一雖千里三侯尚缺半侯而約其成數不過如此降而子男則

子分二十六爲四分有餘男分一百爲無所分此皆就其分合而約略計之故據其特設則公地倍半侯伯半倍子男似稍減而計其實數亦相去不遠此其說在夏官職方氏疏與王制正義已明明言之而世不深察也按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之周乎知天下蓋統計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以七乘之七七四十九則方千里者四十有九其一爲王畿餘四十八以六除之六八四十八則分計八州每州應有方千里者六

而于是設法以行之假使有大功者當以五百里之公封之耶則以一千里封公公可有四有次功者當封四百里侯封耶則以一千里封侯侯可有六又次以三百里之封封伯耶則千里封伯伯可有十一又次以千里各分二百里作子封耶則子可有二十五又次以一千里各分一百里封男耶則男可有百如是則卽此五千里而五等之爵已可滿其數卽一州可共得一百四十六國統八州計之當得一千一百六十八國其與周制千八百諸侯已足彷彿而兇五百之數祗留其半四百三百祗存其一則每州之中

所設法以待特須者不過十分之三而其餘之定三等以立常制者未嘗乏也又兇五千里外尚有一千里未計及耶是以五等分國本造爲設法之例以統校地數故曰可以之周知天下非謂一州之中必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也賈公彥曰周之稱公者惟東西二伯耳今一州有四公則四八三十二公矣試問周八百年間曾有三十二公否乎蓋立國之法必僥開田王制曰三等之外其餘以爲附庸開田以附庸須賜開田亦須賜魯頌曰錫之附庸此賜附庸也若開田之賜則自賜國錫土慶地賞地外蓋

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謂王之子弟當封者也故宗人之職掌封王子弟之事且分同姓異姓親疏比之公卿大夫之三等而公卿在朝既食采邑並仕之後又有副田即公卿世爵不必盡襲而無王之負父祿者則又有祿仕之田其爲閒田之所用飾雖不一是以厲宣以後尚有封鄭封小邾之事雖成幽初開祗滿百里因有不滿百里不成國之諸侯其後以漸加賜如襄王賜晉文陽樊溫原之類春秋地大不盡侵伐致然也 故特封之典專待有功若無功縱本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而無所增益王制註云周制有

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職是故也其餘鎮藩要荒無無封爵而封地之法則亦如之 若蘇氏謂商爵三等至周公斥大九州始益其封爲或併或徙必予大擾此由不曉閒田有餘之故而且誤以康成之應說爲周禮文失之失矣 若其稱傳有之以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若以百乘之家爲方百里則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其說似辨而大不然者十井爲乘未嘗有此傳文也論語道千乘之國解者以司馬法邴出一乘計之當得百井出一乘百里之國以開方計

之題有萬井然百井一乘則萬井止百乘于數不合故包咸註論語謂十井出一乘而何休註公羊傳亦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包何二儒相傳無據之言而自之爲傳已可笑矣且揣其意一似出方百里則地小不給而不知開方之說王制有之不始周禮且王制開方統計九州凡千八百國並無一國不以此爲萬乘慮宋人不讀書即歐蘇已然何足怪也

然而前儒攻闘者不一而足胡宏謂王饗同姓諸侯后出祼獻其爲男女之別安在王應麟謂刑止于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轘此秦法也底周

之制斷不如是黃震謂鈞金束矢先入官而後聽訟此在昏靡之世猶不爲而謂周公爲之乎

此則所謂欲加人罪不患無詞者但未嘗無說以辨后夫人大饗出獻明見禮文故坊記云子曰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因之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古禮今廢明有可據並非周禮倡見也 若刑止五刑固是常典故名曰典刑然此外或烹或醢或焚或刖在春秋前後多有之故左傳昭有轘諸栗門轘觀起于四境諸文何得專是秦法況周禮所云條士師誓戒之詞用之軍旅皆還一

常制所以明戒尚書甘誓云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則族誅之刑古不多見而甘誓實有之得毋夏后氏用泰法乎至于鈞金束矢明並非況加之聽訟之人役謂秋官禁民訟將以禁民之以貨財相訐者因即以貨財禁之先儒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束矢者百矢蓋禁之使勿貨而非以貨爲訟也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以禁其之以算名相訐者故即以贖罪之重鍰禁之[illegible]使之人鈞金鈞金者金三十斤亦以禁之使勿獄而非以獄爲利也是鈞金束矢各有所用未嘗概施之獄訟而讀書不解妄起攻辨誤矣況易之噬嗑利用刑獄其

下六四云噬乾胏得金矢前儒亦有以周禮金矢解其義者雖不必盡合然而周禮之必非杜撰此亦可驗也

至明羅喻義攻古文尚書兼攻周禮有云書曰虎賁綴衣趣馬小尹百司庶府詩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皆中朝官也若三百六十屬誰繫六卿則王無親臣矣及讀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與冊赫然與大司徒並此豈爲人屬者哉

此甚不通者周官三百六十官以其屬六卿而便謂非中朝官非天子親臣則今六部并諸寺衙翰詹皆非中朝官乎況周官三百六十屬每官六十皆指大小卿僚屬爲言如後稱堂上官屬者並非虎賁綴衣趣馬小尹膳夫左右諸有名字之官乎而已明言之此皆二鄭誤解後儒誤訐者況天子親臣謂大臣正六卿也六卿之外凡諸有名字官並不得稱親臣與六卿並若謂太僕正與司徒並與太僕正一官之長也此親臣也至左右攜僕即屬官矣今謂左右攜僕膳夫左右皆中朝官皆不得爲官屬則欲于太僕正外另開一左右攜僕衙門與太僕並于宰夫外另開一膳夫衙門與六卿並不大亂乎

但周禮之出在東漢儒者即有林碩字孝存者謂孝武惡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惟鄭康成酷信周禮爲之條答而惜其說皆不傳向使林說能行當必有異于宋明之儒之攻之者兩賢相阨不必康成是而孝存非也

林孝存在漢世未嘗有間祇以攻周禮得名顧其所攻者自必有出入思表爲俗儒所不能道故十論七難向亦嘗以不見爲憾及觀賈公彥疏周禮有數難載入釋義急取驗之爲之大驚此何等人而可以難周禮然後知周禮博大雖攻者四集而貞瀞西滌彷

無哼岸泰漢以後所藉之以略見周制者幸有此書不可不察也據賈疏于春官女巫之職有云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註林鄭問荅頗詳而惜其文多浩訛不可卒讀夫以周官至煩重其大事可議何止什伯而辨及女巫已可笑矣且七難未備其在隋唐間尙能傳道周悉如此節則此一節當實可發人悟悉者而不意其言猥陋全不足道據云因有大烖咸哭而請禱人有日食而哭者傳曰非所哭謂不宜哭也又云哭者哀也歌者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烖謂哭則不宜歌也又云烖而樂之將以何請孔子曰哭則不

周禮問二　十五

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謂哭而歌則非所請也而鄭荅云日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烖害不害穀物謂日食與旱暵不同于民無困不烖害穀物故不宜哭也烖不然也又云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而歌詩云云謂旱暵之禱即是求雨故需歌也又云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謂原有詩歌也又云考異郵集二十四旱云云皆呼嗟以成發氣謂此皆大災可歌哭也又云多災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非謂歌亦有非樂者也又云論語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旣以哀事哭又以樂

事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此云歌者憂愁之歎如雲漢之詩非此之議謂論語所記者以歌哭二事恐哀樂無常故爲戒耳今歌是憂愁則歌即是哭非二事也就其問答則林詘鄭伸固不待言然鄭于此答支離迷悶殊未俊快凡林所發難不過謂雩不宜歌哭且歌哭不宜並用耳夫雩不宜歌哭則兩言決之雩者呼嗟之祭也呼嗟者哀嘆之發聲即哭也月令仲夏之月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而用盛樂盛樂者師巫之歌即歌也若夫歌哭不並用則無禮尤甚試問其所難者伊何人巫也巫則以歌哭爲能事不讀

周禮問二　十六

易乎易之中孚曰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夫中心相孚有何疑貳而鼓罷不常歌泣並用至于如此以爲此中孚者上巽下兌兌者澤也而夫子說卦傳曰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是內卦爲兌原有女巫之象而六三爲兌口則正値女巫口舌歌哭並用之際是以鼓罷不常歌哭雜見則是女巫之職正以此著周禮是文直通周易而孝存不知康成亦未曉肓人臨馬千載一轍吾故曰漢儒通經而未精究後此者此非妄言也

又夏官制軍之法賈疏云鄭荅林碩爲三萬之大數

者以實言之也此則林難與鄭答俱不詳載祗此一語又不可解然推其意大約林疑周禮大國三軍文國二軍小國一軍之說謂魯係次國當得二軍何以魯頌有公徒三萬之文故鄭以大數答之謂魯原有三軍春秋書作三軍舍中軍者非其實也惟三萬者係三萬七千五百之大數乃是實耳實則公徒三萬係千乘之國每三十人爲一乘之數非軍制徵軍之數問與答俱未是也又鄭答林碩云軍者兵之大名推其意似林疑周禮軍師之稱謂古稱六師無稱六軍者故鄭以大名解之此則更猥陋不足道者春秋襄十四年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則顯然以軍名且顯然有大國三軍之法故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而以是相難劣矣若國語萬人爲一軍亦舉成數而言之非有異也

然而書詩易三經則禮記多引之周禮儀禮禮記三經則詩書三經並未道及即孔孟二書其論經多矣然未有論及三禮隻字者何也

此予之所以疑此書爲戰國人書也然此書爲戰國人書而其禮則多是周禮當讀大戴記朝事一篇其中所識大宗伯典命典瑞大行人職方射人諸職全是周禮原文所差不過一二字考是時三禮未出大小二戴于儀禮則直受后蒼曲臺記立二戴之學于禮記則尚未有定當時見于西漢書府者猶有二百餘篇而周官一經則未之見也乃大戴所錄則儼然有朝事諸文在周人言周禮者與今周禮相同此豈戴德見周禮而附會之抑亦李氏上周官經時竊襲此朝事諸文而增入之也然則周禮果周制其爲周末言禮者所遍見當不止朝事篇矣是以內則一篇亦有凡食視春時凡和春多酸及牛宜稌羊宜黍一十四句又有春行羔豚膳膏膷及牛夜鳴則庮十句與周禮文全同所差不過古今文一二字間此必當時言禮家所習言習用故彼此並出全文不易斷非一人一意可撰造者見當時書多所傳禮記外原有孔氏學七十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載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典而惜其書無一存也

周禮問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皆設爲或問辨周禮出戰國之末不出劉歆凡十七目一論周禮非漢人僞作凡四條一論六官三官二官凡二條一論古無三司名一論冡宰一論周禮與尙書大戴禮表裏一論周六卿唐虞六卿一論司徒司空一論天地四時之名所始一論宰夫一論官名官職同異一論人數多寡一論祿數不及人數一論分土三等同異一論九州閒田一論周官非秦制一論羅氏攻周禮之繆一論與他經同文而其書與目不甚相應葢亦其門人所誤題也其持論是非相半其中亦頗有精核之論然以爲戰國人作則仍用何休六國陰謀之說與指爲劉歆所作者亦相去無幾陽雖翼之陰實攻之矣與其以儀禮爲戰國之書同一好爲異論不足據也

周禮節訓六卷

〔清〕黄叔琳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禮節訓六卷》提要

我

國家稽古右文昌明經學

海内人才蔚起莫不邑

羅羣籍多所折衷猶周

禮一書姬公所以致太

平學者能融會全書得

其微旨不惟足供舉業

取材他日推之任官立

政經制之詳文物之備

皆其槩然者也特是書

未爲

功令所須習熏以節目煩

家初學撫卷傍徨輒畏
苦去之繇此沾括家從
事節縮苟便呫嗶坊本
相沿棼亂襍出惟前輩
少宰北平先生節訓一
編薈萃先儒解詁間附

心裁曾授舍親張子令
涪昆仲付刊僕亦與校
訂為蓺苑篋中之秘久
矣但節訓指點一二譬
如化工陶物成材者自
不煩言而渙然意釋初

學則未易及此爰從枕
葄餘閒節採上均姜氏
輯義與先生之旨相發
明者句疏而字解之存
諸家塾聊狥子弟誦習
之便為行文一助云夫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得
其實而藝者書之美斯
爰〻斯傳焉至於掇拾
經典馳騁雕繪抑末矣
然而沿流以討源因約
以賅博深探乎聖人廣

大精密根道德以為大
經大法之垂則是編其
亦全經之津逮也夫
乾隆丙戌孟春姚培謙書
於清妙軒

周禮節訓原序

聞之三代而下禮為治天下之一端三代而上禮為治天下之統會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而曰周禮盡在魯是易春秋亦禮也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而統名為周禮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以外更無他事矣經之有三禮也周禮其大綱儀禮其節目禮記為義疏義疏設科而大綱與節目不與聖經之興廢其亦有時乎今周禮雖不立學官而我

皇上因心作則稽古出治所以允釐乎百工經緯乎萬端者一準周公制太平之迹學士大夫經生小子誠於是書講明而切究焉則考古即所以知今也宗經即所以遵

王也

叔琳屏居無事課兒子讀已亦藉以溫習舊業爰薈萃先儒成說旁採時賢新義掇其菁英薙其繁複參互考訂間附愚管名為周禮節訓當湖張子今涪昆季見之以為有裨初學輒付開雕竊惟前人於周禮之書良多異

論朱子則以為周家法度廣大精密又云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是周禮固無可議也尚書中立政周官二篇與周禮蓋相為表裏以愚度之立政篇恐是周公未定周禮時作故常伯常任準人等名與周禮多參差不合周官篇是已定周禮時作故六卿率屬一一相符周禮序官立政直揭命官之精意而曰籲俊尊上帝曰克知宅心灼見俊心曰罔攸兼于庶獄庶慎又曰罔敢知于兹此周禮未言之旨而讀者宜於言外得之者也周禮分職周官兼明官職之要而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曰居寵思危曰推賢讓能此亦周禮未言之旨讀者當於言外得之者也周禮如方罫立政周官如奕者之與棋方罫三百六十常定者也舉棋有巧拙得失無定者也是故官雖當必得其人以居之職雖脩必得其人以理之新莽荊舒非不藉口周禮而反誤天下此猶奕者弊棋不善而可以咎方罫乎節訓中未及斯義聊因是刻之成而附識之雍正辛亥十二月黃叔琳

序

周禮節訓序官

舊說為治莫先教化故冢宰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禮樂故宗伯次之教之化之猶有不率則大者加以甲兵小者加以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教化行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以司空居民終焉

天官冢宰

總御衆官猶天道統理萬物也故冢宰稱天官

大宰 卿一人　小宰 中大夫二人　宰夫 下大夫四人

宮正　宮伯　膳夫

庖人　內饔　外饔

亨人　甸師　獸人

歔人　鼈人　腊人 掌乾肉

醫師　食醫　疾醫

瘍醫 掌療瘍　獸醫 掌療獸　酒正

酒人　漿人　凌人

籩人　醢人　醯人

鹽人　幂人 掌共巾幂　宮人

掌舍　幕人 掌帷幕幄帟綬　掌次

太府 下大夫　玉府　內府

外府　司會 中大夫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司裘　掌皮 掌斂頒皮革　內宰 下大夫

內小臣 掌王后之命　閽人 掌守王宮中門之禁　寺人 掌內人及女宮之戒令

內豎 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九嬪　世婦 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

女御 掌御敘於王之燕寢　女祝 掌王后之內祭祀禱祠之事　女史 掌禮職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

典婦功　典絲　典枲

內司服　縫人 掌王宮縫線之事　染人

追師　屨人　夏采 掌染鳥羽及大喪之服

地官司徒

安擾萬民猶地道載養萬物也故司徒稱地官

大司徒 卿一人　小司徒 中大夫二人　鄉師 下大夫四人

鄉老 二鄉則公一人　鄉大夫 每鄉卿一人　州長 每州中大夫一人

黨正 每黨下大夫一人　族師 每族上士一人　閭胥 每閭中士一人

比長 五家下士一人　封人　鼓人

舞師　牧人　牛人

充人　載師　閭師
縣師　遺人　均人
師氏中大夫　保氏下大夫　司諫
司救　調人　媒氏
司市下大夫　質人　廛人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　司虣
司稽　胥各掌所治之政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
泉府　司門下大夫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
司關　掌節　遂人中大夫

遂師下大夫四人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　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酇長每酇中士一人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　鄰長五家一人掌相糾相受　旅師
稍人掌丘乘之政令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木材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
草人　稻人　土訓
誦訓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迹人
丱人　角人掌徵齒角　羽人
掌葛　掌染草　掌炭

掌荼　掌蜃　囿人
場人掌場圃　廩人下大夫　舍人掌平宮中之穀
倉人　司祿闕　司稼
舂人　饎人　槀人共內外朝冗食者之食

春官宗伯

禮文繁縟象春發生故宗伯稱春官

大宗伯卿一人　小宗伯中大夫二人　肆師下大夫四人
鬱人　鬯人　雞人
司尊彝　司几筵　天府

典瑞　典命　司服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　守祧　世婦掌女宮宿戒及祭祀
內宗　外宗　冢人下大夫
墓大夫下大夫　職喪掌凡有爵者之喪　大司樂中大夫
樂師下大夫　大胥　小胥
太師下大夫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歌　瞽矇掌鼓鼗柷敔塤簫琴瑟及九德六詩之歌
眡瞭　典同　磬師
鍾師　笙師　鎛師
韎師　旄人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

籥章 鞮鞻氏 典庸器
司干掌舞器 太卜下大夫 卜師
龜人 菙氏 占人
簭人 占夢占六夢 眡祲
大祝下大夫 小祝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
甸祝掌表貉之祝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 司巫
男巫 女巫 太史下大夫
小史 馮相氏 保章氏
內史中大夫 外史 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巾車下大夫 典路 車僕掌車路之倅
司常 都宗人 家宗人
夏官司馬
炎火之辰赫象夏長盛故司馬稱夏官
大司馬卿一人 小司馬中大夫二人 軍司馬下大夫四人
輿司馬 行司馬 軍將
師帥 旅帥 卒長
兩司馬 伍長 司勳
馬質 量人掌建國之法 小子

羊人 司爟 掌固
司險 掌疆 候人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 挈壺氏 射人下大夫
服不氏 射鳥氏 羅氏
掌畜掌養鳥 司士下大夫 諸子下大夫
司右掌群右之政令 虎賁氏下大夫 旅賁氏
節服氏維王之太常 方相氏 太僕下大夫
小臣掌王之小命相王之小法儀 祭僕掌眡祭祀而警戒具有司 御僕掌群吏之逆燕民之復
隸僕掌廟寢埽除糞洒之事 弁師 司甲下大夫兵官之長也

司兵[illegible] 司戈盾 司弓矢下大夫
繕人[illegible] 槀人掌齎弓[illegible]工 戎右中大夫右參乘也掌戎車之兵革
齊右[illegible] 道右掌前道車 大馭中大夫掌馭王路
戎僕中大夫掌馭戎車 齊僕掌馭金路 道僕掌馭象路
田僕掌馭田路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 校人中大夫
趣馬掌贊正良馬 巫馬掌養疾馬 牧師掌牧地
廋人 圉師教養馬 圉人掌養馬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相宅建邦國都鄙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邍師　匡人　撢人
都司馬(掌都之車馬兵甲)　家司馬

秋官司寇

刑罰嚴厲象秋肅殺故司寇稱秋官

大司寇(卿一人)　小司寇(中大夫二人)　士師(下大夫四人)
鄉士(各掌其鄉之獄訟)　遂士(各掌其遂之獄訟)　縣士(各掌其縣之獄訟)
方士(掌都家之獄訟)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　朝士
司民　司刑(掌五刑之法)　司刺

司約　司盟　職金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　犬人(掌犬牲)　司圜
掌囚(掌守盜賊)　掌戮(掌斬殺賊諜)　司隸
罪隸(役百官府)　閩隸　蠻隸(役校人)
夷隸　貉隸　布憲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　野廬氏
蜡氏(掌除骴)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　萍氏
司寤氏(掌夜時)　司烜氏　條狼氏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櫜者)　冥氏　庶氏(除毒蠱)

穴氏(攻蟄獸)　翨氏(攻猛鳥)　柞氏
薙氏　硩蔟氏(覆妖鳥之巢)　翦氏(除蠹物)
赤犮氏(除墻屋)　蟈氏(去鼃黽)　壺涿氏
庭氏(射妖鳥)　銜枚氏(司囂)　伊耆氏
大行人(中大夫)　小行人(下大夫)　司儀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　環人　象胥
掌客　掌訝　掌交
掌察　掌貨賄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
都則　都士　家士

冬官司空

居處安寧象冬斂藏故司空稱冬官

輪人　輿人　車人
輈人　廬人(為廬器)　匠人
弓人　梓人　築氏(為削)
冶氏(為殺矢)　鳧氏　㮚氏
段氏(為鎛)　桃氏(為劍)　函人
鮑人　韗人(為臯陶)　韋氏
裘氏　鍾氏　筐人

㡛氏　玉人　楖人
雕人　磬氏　矢人
陶人　㼽人

周禮節訓卷一

北平黄崑圃先生原本
雲間姚培謙鱸香評
同里王永祺恒齋參閲

天官冢宰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辨方辨東西朔南之方，正位正南面荅陽之位，體猶分也，分營國中以為廟社朝市宮寢門涂之屬，經猶畫也，畫治野外以為鄉遂都鄙溝洫之屬，為民極以王國為天下本也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

典常也，六官之政乃治天下之常法也，建立也，冢宰掌治典，而六典無不統，攷當掌建之也，邦國兼王畿侯國而言，教典司徒之職，禮典宗伯之職，政典司馬之職，刑典司寇之職，事典司空之職

以八灋治官府：官屬、官職、官聯、官常、官成、官灋、官刑、官計。

灋古法字〇官屬同官之僚屬，官職本官之職掌，官聯通職連事，官常謂分所當守，官成謂成事品式，法疑當作叙，小宰以六叙正羣吏，即官叙也，官刑即司寇五刑，官計即三年大計

以八則治都鄙：祭祀以馭其神，灋則以馭其官，廢

置以馭其吏祿位以馭其士賦貢以馭其用禮俗以馭其民刑賞以馭其威田役以馭其衆

則猶法也都鄙謂采邑及凡公邑而言馭猶馬之在馭使無僭差也官謂公卿若家臣也有罪則廢有行則置吏謂胥隸也士謂俊造也馭用者量賦下與貢上為出入馭民者通禮教與風俗相轉移馭威者勸懲以威民馭衆者簡閱以任衆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予以馭其幸置以馭其行生以馭其福奪以馭其貧廢以馭其罪誅以馭其過

柄內史作枋音義同予上聲○加恩於爵祿之外故曰幸行善行也生謂有罪當誅而赦也奪謂奪其田祿凡言馭者品節而歸於範之意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親親敬故進賢使能保庸尊

貴達吏禮賓

統猶率也謂王躬行於上而民自治知率之者然也保庸安有功者貴達吏謂達其列職於下者禮賓謂禮其作賓於國者

以九職任萬民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嬪婦化治絲枲臣妾聚斂疏財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三農謂原隰平地之農九穀黍稷稻粱麻菽麥大小豆也園圃藪牧皆指其民虞衡主山澤者此亦以曰山澤之民也嬪有夫者婦有姑者臣妾為人役者閒民無事業者毓者順而養之也作猶致也飭猶力攻治也化因形移易也八材木草羽象金石珠玉也阜通者阜而使通化治者化而後治聚斂猶言蓄積疏財謂蔬菓可布草根木實可食者轉移執事備雇為工作也此言生之有道也

以九賦斂財賄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縣邦都關市山澤幣餘之賦

甸音剩削稍去聲○邦中六鄉之地四郊六遂之地去國百里邦甸公邑之田所在去國二百里家削家邑之田所在去國三百里邦縣小都之地去國四百里邦都大都之地去國五百里幣餘給公事會計之羨餘此言取之以制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之式

匪音分好去聲○式謂用財之節度羞服謂王以下膳羞衣服之屬工事凡沒修城池及作宮室器皿皆是芻秣謂芻牧飼秣之屬貨若軍役及凡當用者匪分也好用燕好所賜予也此言用之有禮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祀貢嬪貢器貢幣貢材貢貨

貢服貢斿貢物貢

斿旒同○祀貢牲腊之屬嬪貢絲枲之屬器貢凡器用之屬幣貢皮幣之屬材貢杶木竹箭之屬貨貢金貝之屬服貢絺紵纖縞之屬斿貢珠璣羽毛之屬物貢若鹽稹楛矢砮須鼓之屬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牧以地得民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宗以族得民主以利得民吏以治得民友以任得民藪以富得民

長上聲○兩猶耦也繫猶綴也地者邦國之牧之疆履貴者官師之長之名位賢者師之德行可傚道者儒之道藝可法族則大宗之子以合族屬利則貴家之主以散利養治則鄉遂縣鄙之吏政令相操任則守望出入之友保任相維富則廣藪鉅野之藪財物相守太宰以九者耦協萬民而使屬不散此寧邦之要道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灋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置其輔

縣縣同挾子協反又作浹監平聲參三同傅音附。正月周正建子月吉朔日也和者可否相濟之謂象魏闕名挾日謂一旬斂收也牧九州之長監五等諸侯各監一國也參謂國之三卿伍謂其下大夫五人殷衆也謂上中下士輔謂府史胥徒長謂其都鄙者兩謂其左右伍謂其臣屬正亦長也謂太宰大司徒之類貳猶副也謂小宰小司徒之屬考猶數也謂宰夫鄉師之類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帥率同眡視同亨烹同示祇同各職並放此。五帝謂五行之帝而太昊少昊炎帝黄帝顓頊祀之也誓戒謂致齋散齋之節具謂鼎俎豆籩之屬修謂掃除糞洒之屬執事謂凡與祭當執事者下言及執事謂初為祭事也自祭之前夕言滌濯洗祭器納亨謂納牲告殺以授亨人也自祀之晨言日猶期也自正祀之時言玉幣以禮神玉爵以獻神玉几以依神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

朝音潮。玉幣謂諸侯之六瑞六幣玉獻謂諸侯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也玉几王朝侯時憑倚之几玉爵王燕賓時酢王之爵皆太宰贊王受之也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會音檜凡各職會計之會並放此。百官府通六官而言會謂會計聽謂審聽令正其所治之事為會計文書既致則為受而聽之也群吏即百官府之群吏誅罪賞功不言詔王者省文耳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

宮刑王宮中之刑凡政令者未發則糾察之已發則禁止之也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此之謂也

以六計弊群吏之治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灋廉辨

六計計吏賢否之法弊斷也六者皆以廉為本德足宜民曰善才足辦事曰能不懈於位曰敬不誠於行曰正守法不阿曰法臨事不惑曰辨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叙群吏之治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治朝在路門外之朝尊卑之位太僕司士正之宰夫則掌其禁令而糾察之也此言正朝儀也臣反命於君曰復民陳言於上曰逆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

委積飲食並去聲。牛羊豕具為一牢牢禮委積若五積五牢四積四牢之屬膳獻若殷膳太牢及禽獻之屬飲食若饗食燕之屬賓賜飧牽若致饔餼及特賜之屬未至則陳委積既至則陳膳獻飲食飧牽其陳之之數皆以爵為差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

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此言其考職也歲會月要日成猶司會所謂歲成月成日成不時舉謂失期以告告於大宰也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

比音避柝音託○糾猶禁止也官府官吏居王宮而直宿衛者比校也次直宿之處舍休沐之所衆寡謂徒役及其家之子弟也版以書名籍以警守十人為什五人為伍會而教之使皆視儒生而成德行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士謂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庶子謂其衆子八次八舍謂宮之四角與四中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日一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食音嗣○食六穀膳六牲即食醫所謂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也六清即水漿醴涼醫酏也百二十品牲及凡禽獸之八物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百二十甕醓六十醢六十舉謂殺牲盛饌曰舉大故寇戎也烖日食星變山崩川竭之屬大故謂寇患會計其費之多少也歲終則會謂宮祭頒賜之屬王后世子之膳不會者以其常膳不必以有司之法計之也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賓客之禽獻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

鱻同鮮薨音栲好去聲腒音渠鱐音搜臊音騷麛音迷○六畜即六牲六獸麋鹿狼麕野豕兔六禽雁鶉鷃雉鳩鴿禽獻以禽獸獻於賓客也行猶用也羔羊子豚豕子犢牛子麛鹿子腒乾雉鱐乾魚鱻生魚羽鴈膏香牛脂膏臊犬膏膏腥雞膏膏羶羊脂膳膏香謂治羔豚以牛脂也下放此

內饔掌王膳羞之割亨煎和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

和去聲○割亨解而煮之煎和務以五味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

膴音呼○外祭祀謂神示之祀脩鍛脯也刑同鉶羹也大臠曰膴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齊劑同大音泰○齊水火多少之量也大羹太古之羹不致五味鉶羹則加鹽菜矣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王之同姓有辠則死

刑焉

藃柰同䱶音成炫音槷古罪字○藃以祭脯茅以縮酒植生曰梁蔓生曰苽死刑謂重者死輕者刑也

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獻於王而為膳也狼膏聚而溫麋膏散而涼所以救時令之過春秋寒溫適中故物皆可獻

𩵋人掌以時𩵋

𩵋漁同○謂以時取魚也

鼈人春獻鼈蜃秋獻龜魚

蜃大蛤也春獻鼈蜃秋獻龜魚者避其乳也

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

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疕音匕○頭瘍曰疕身瘍曰瘍全謂無所失也

食醫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食音嗣君子之食如字和上聲稌音杜苽音孤放上聲○眡春食宜溫也眡夏羹宜熱也眡秋醬宜涼也眡冬飲宜寒也酸苦辛鹹木火金水

所屬與人身肝心肺腎相配味隨其時各有所宜也五味甘為上故調之以甘所以養脾土也滑者取通利之義會猶合也君子謂大夫以上故依也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

五藥草木蟲石穀也五氣五臟所出之氣五聲病於五臟發為聲者五色面所發之色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為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齊之名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辨三酒之物事酒昔酒清酒凡祭祀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唯齊酒不貳

皆有器量共賓客之禮酒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緹音體○酒材麴櫱之類授者授酒人為之公酒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也泛者滓浮泛泛然醴者滓汁相將盎葱白色緹紅赤色沈滓沈於下也新醸成曰事酒久而熟曰昔酒又久而清曰清酒尊酒器貳副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禮酒謂饗燕行禮之酒秩酒謂老臣月給以酒授以書契使執而取酒也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酒府酒正之府也賓客之陳酒謂饔餼時陳列之酒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

六飲水漿醴涼醫酏也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春始治鑑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秋刷

正當作攻○冰室曰凌十二月周正季冬建亥月也鑑盛冰器夷槃尸槃實冰槃中置尸牀之下以寒尸也刷謂刷除冰室以待新冰也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之實羞籩之實

王薦腥后亞獻於是薦朝事之籩王獻熟后亞獻於是薦饋食之籩王酳尸后於是薦加籩既酳尸后於是薦羞籩朝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籩其實棗栗桃乾橑榛實加籩其實菱芡栗脯羞籩其實糗餌粉餈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羞豆之實

朝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其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筍菹魚醢羞豆其實酏食糝食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

齊齏同○五齊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也齊菹必須醯以成味故醯人職之

鹽人掌鹽之政令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

苦若飴皆以味言形若散皆以質言

宮人掌王六寢之修為其井匽除其不蠲

匽音晏○六寢路寢一以治事小寢五以燕息修治也為猶修也井匽溜下受水之所井為陽匽為陰也蠲潔也

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

梐音陛枑音互重平聲○舍通謂會同與其在道之舍也梐枑行馬交木為之以衛內防外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

重平聲丶居曰舍止曰次案牀也氈牀而張氈其上也皇邸以羽為屏狀如黼朝日謂春分祭日次謂幄也大次未行禮時所舍止小次方行禮時所間息坐上承塵曰帟重帟謂兩重之帟重案案上設重席也

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關市之賦待膳服邦中待賓客四郊待稍秣家削待匪頒邦甸待工事邦縣待幣帛邦都待祭祀山澤待喪紀幣餘待賜予

削稍去聲予上聲○九功即九職也任之事故曰職要其成故曰功貳者所征稅之簿籍副本也貨賄凡粟絲金布之通稱自其不輕用而言謂之受藏之府自其尤需用而言謂之受用之府待猶給也稍秣即芻秣也喪紀即喪荒賜予即好用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敦音對○兵器若兌戈和弓赤刀之類珠槃以盛牛耳司盟者所執玉敦歃血器

內府掌邦之大用

外府掌邦之小用

司會掌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會音怪○逆受而鉤考之也

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

版圖屬大司徒而亦掌其書者理財必知戶口之登耗疆域之廣狹而後可用其鉤考也敘比次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

內納同

職歲掌邦之賦出

職幣振掌事者之餘財

振猶拚也主財幣之餘之數凡財幣皆先振而後掌事者謂以事務特有作為非常事常用也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中仲同○大裘黑羔裘以祀天良裘王所服功裘卿大夫所服狐青裘麋裘之屬大射者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士以祭也諸侯以下將祭亦與其臣射以擇之下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侯射侯鵠侯中的王大射之禮虎侯王自射熊侯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大射熊侯侯自射豹侯其羣臣所射卿大夫大射主臣同麋侯而已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凡建國佐后立市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祭服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

穜音蘁稑音六陸上聲○陰禮內則壼範也六宮指后夫人而言不言后夫人不敢斥言然后夫人也古者天子立六宮後立六宮六宮猶六宮也王立朝而后立市取陰陽相承之義仲春夏正建卯月外命婦凡命夫之妻內命婦夫人以下至女御也上春夏正建寅月先種後熟曰穜後種先熟曰稑生穜稑也時始詔后生之至耕時則出而獻之矣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婦德貞順婦言辭令柔和婦容婉娩婦功絲枲也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以共王及后之用

比音粃○典主也授若奉內宰以授之也及猶至也謂至秋而獻功也苦良猶言粗細小大猶言長短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頒絲於外內工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

絲入謂嬪婦所獻及邦土所貢外工外嬪婦內工女御也良讀為苦受而藏之以待有司以政令頒使為衣服及上有所賜予也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

枲音洗○緦紵皆布名縷綫屬布無緦縷紵紵互文也麻草通謂枲草苴蒯之屬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褘揄同揄狄同闕屈同展襢同緣褖同沙紗同○翬翟皆雉名伊洛而南素質五色備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備曰搖翟衣色玄其上刻繒為翬形畫之而綴以為飾搖翟衣色青其上刻繒為搖翟形畫綴亦如之闕翟衣色赤其上刻搖翟形綴之而不畫故謂之闕三者皆后之祭服從王祭先王服褘衣從祭先公服揄狄從祭羣小祀服闕狄鞠衣色黃后告桑之服展衣色白后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緣衣色黑后御於王之服素沙今白紗六服皆袍制而以素沙為裏也

染人掌染絲帛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

追音堆○治玉石曰追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辨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繶音億絇作約○服屨猶言所服之屨對文履舄各名散文舄亦名屨故舄屨通言服屨而官亦名屨人繶舄底相接之縫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為下緣也絇約也以青絲飾屨頭也命屨王錫命而服者功屨冬之皮屨散屨無絇喪屨也

周禮節訓卷一

周禮節訓卷二

北平黃崑圃先生原本

雲間姚培謙鱸香重訂

同里王永祺恒齋參閱

地官司徒

大司徒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

廣去聲○廣橫也輪縱也東西為廣南北為輪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山林，動宜毛，植宜皁，其民毛而方；川澤，動宜鱗，植宜膏，其民黑而津；丘陵，動宜羽，植宜覈，其民專而長；墳衍，動宜介，植宜莢，其民晳而瘠；原隰，動宜臝，植宜叢，其民豐肉而庳。

會音怪皁皂同覈作核專作團臝裸同○會計也動物謂天產植物謂地產民者萬物之靈故皆會而計之而因以施教也毛物狐貉之屬皁物柞栗之屬山林之民得木之氣毛者木之象方者曲直之意也鱗物魚龍之屬膏物桐漆之屬川澤之民得水之氣黑者水之色津者潤下之義也羽物翟雉之屬覈物梅李之屬丘陵之民得火之氣專者火之象長者炎上之義也介物龜鼈之屬莢物王棘之屬墳衍之民得金之氣晳者金之色瘠者從革之意也臝物虎豹之屬叢物萑葦之屬原隰之民得土之氣豐肉者土之體庳者亦稼穡之象之意也聖人仰稽俯察以土會之法通計所生而知其宜所以通知地利而能盡人物之性也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以儀辨等則民不越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以刑教中則民不虣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以度教節則民知足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愉當作偷虣同暴○民亦物也五刑寓於五地稟而為物民得其秀而最靈故因其常而布教也陽禮謂鄉飲酒禮陰禮謂昏禮儀車旗衣服之屬俗謂土地所安習愉苟且也刑以弼教教中謂使民協於中也誓謂約誓其民使相任恤也度謂冠昏喪祭有定制世事謂世守其事如士農工商及醫卜之類庸功也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相去聲○十二土謂十二州名如塗泥墳埴之類物謂所生之物相視也相度民居使知趨利避害各得其所也土謂瘠土壤謂蕃土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

均平也五物五地所宜之物九等即禹貢上中下各三等之田地征貢賦之總名也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景古影字○土圭長尺五寸所以致日土深謂其土日景之深也測土之法於夏至日中時立八尺之表以圭量其日景其地近南者日景短於圭近北者日景長於圭近東者日中景已如夕近西者日中景尚如朝惟日中時景長一尺五寸正如其圭乃地中也以其地當天地之中故曰合交者四時皆協其候會者風雨以序而至和者陰陽調而不乖百物阜安有生者遂有形者育也

凡建邦國諸公五百里其食者半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子二百里男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參三同○食謂其國稅天子所食也即太宰九貢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畮畝同○室猶家也不易上田歲可種一易中田休一歲可種再易下田休二歲乃種蓋休不種之地以秋官薙氏之法化之其地之薄者亦美而可種也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除盜賊

舍古捨字幾譏同眚音省殺去聲蕃作藩索音色○散利給種食薄征輕租稅弛力息徭役舍禁謂山澤之禁去幾去門關之譏眚禮殺吉禮

役家役凶禮也蕃樂藏樂器不作多昏不備禮嫁娶索鬼神以祈其福除去盜賊以遏民害

以保息六養萬民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安富

保息保安而使蕃息也慈幼如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是也養老如賜肉賜帛振救也恤貧賜以財寬疾不以力役相加安富不以暴政相擾

以本俗六安萬民媺宮室族墳墓聯兄弟聯師儒聯朋友同衣服

媺美同○本俗者民俗不離其本也媺謂約椽攻堅也族墳墓聚族而葬也聯兄弟謂以燕以食有以同其恩也聯師儒而共宗其道聯朋友而道德相成同衣服富民不得獨異也

乃施教灋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

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令平聲比音毗賙音周○比言其近密而不可間保猶任也居相近則易相督教也受容也居同門閭則可相容納也相葬謂賻助財物救救急難賙賙己窮相賓謂於鄉飲之日修賓主之文也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稼穡樹藝作材阜蕃飭材通財化材斂材生材學藝世事服事

登成也九以上與太宰九職相表裏學藝謂講習道藝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世事謂世守其業如農工商賈之類服事謂服勤公事如府史胥徒之類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知行並去聲婣音因○物猶事也興起也教既成鄉大夫以賓禮興舉之而統之則司徒也蘊於心曰德知以明之仁以體之聖以通之義以宜之忠以盡之和以平之是也備於身曰行孝於父母友於兄弟睦於宗族婣於姻黨任於朋友恤於貧窮是也見於事曰藝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是也詳見保氏

以鄉八刑糾萬民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之刑

造言邪說惑衆亂民植黨行私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大禮與天地同節故以防其詐偽使行得其中大樂與天地同和故以消其情欲使心一於和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

旗畫熊虎曰旗致猶司馬致民之致致之旗下而後致於司馬若司空也移民移不足者就有餘通財通有餘以助不足

小司徒之職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

軍

會音怪○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稱卒伍皆約詞也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任用也凡一家授田百畝七口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二家五人謂二家共五人也羨餘也竭作盡行也凡起役作㪅家唯用一人為正卒餘皆羨卒不用田謂田獵追胥謂捕盜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甸音劍○井牧即左氏井衍沃牧隰皐之井牧也九夫為井舉一井九區形制而言凡賦稅以軍賦為重四邱所出適符乘馬之數其十二牛之數亦三其四而一邱所出之一馬三牛其數亦四故因以起數也地事謂九職農圃山澤之屬貢賦謂八貢九賦之屬

鄉師之職凡四時之田出田灋於州里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

囏古艱字○四時之田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出出示也囏阨如水火盜賊死喪之屬

鄉大夫之職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

於其鄉吏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長上聲○教法謂十二教以下之法鄉吏謂其屬州長以下七尺已成丁者六尺未成丁者國中地近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外地遠役少故早征而晚舍舍免役也衆寡謂來觀禮者禮賓之者以鄉飲之禮寵為賓也天府受寶藏之府內史掌策命之官書其貳者將以詔王爵祿也物猶事也既獻於王即合民於鄉射詢以五事而儲材以待舉也和者內志正容者外體直主皮者不失正鵠和容者進退閑雅興舞者節奏比樂此謂總承上文德凡長民使升為朝官才足治事使居為鄉吏也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

屬音燭○屬謂合聚讀謂講諭法謂教法州各有社每歲春秋舉行祈報則屬民讀法亦如正月之吉也序州學名會亦聚也射者習藝且觀

徒也

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禜音詠祭音邑○禜謂祭日月星辰水旱之類索鬼神謂歲十二月大蜡之祭序州序也正齒以序年正位以序爵一命為下士猶以年與鄉里相次再命為中士則惟與父族祖次而鄉里不敢與齒矣三命為上士雖父族亦不得齒故鄉飲之禮特設席於東尊以為僎而尊之焉

族師月吉則讀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

酺音步○月吉謂每月之吉有學謂六藝也祭酺謂社祭祭酺謂因祭而合衆飲酒也書其行下以示勉勵上以候賓興也

閭胥凡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

比校也德行先以敬敏者敬則不懈敏則有功也因里相助為任鄉黨相濟為恤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

比去聲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聚土曰封壝壇也樹謂樹所宜木如松柏栗之類四疆謂國四面之封疆封域謂大都小都家邑之封域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雷鼓鼓神祀以靈

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

鼖音焚鼛音高錞音淳鐲音濁鐃音撓鼜音戚○鼓人司鼓而兼掌四金者鼓之有金猶律之有呂相為用也雷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長八尺鼛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考鐘奏樂以娛賓者錞錞于也圜如椎頭鐲鉦也形如小鐘鐃小鉦如鈴無舌鐸大鈴也鼜夜戒守鼓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帗音拂暵音漢○兵舞干戚武舞也帗舞列五采繒為之羽舞析白羽為之皇舞析五采羽為之三者皆文舞也旱暵謂雩也

牧人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

陽祀郊廟陰祀土社望祀岳瀆盛赤曰騂微黑曰黝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

公猶官也享獻也謂方祭而享也求索也謂既祭而繹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

牷音全。牷體之全也牢偫閑也芻亦養也繫於閑中而養之則牲博碩肥腯矣記云在滌三月是也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賈音古稍去聲下同畺疆同。任土者任之使無曠土也國中之地任廛里以居民廢也園地任場圃以登禾稼植果蓏也去國五十里為近郊任宅田以居農任士田以祿士任賈田以食在官之賈也去國百里為遠郊任官田以食在官之府史胥徒任牛田以給牛人之牧任賞田以頒賞地任牧田以給牧人之牧也去國二百里為甸地任公邑之田為公家之邑去國三百里為稍地任家邑之田為大夫之邑去國四百里為縣地任小都之田為卿之邑去國五百里為畺地任大都之田為公之邑征稅也國宅謂官吏所居室也園即園圃廛即廛里以非田賦比故止二十分而取一近郊多役故十分取一遠郊少役故二十分而取三甸稍縣都謂其間之公邑也地益遠故十分取二至漆林利厚故二十分取五以抑末也宅不毛宅旁不種桑麻也夫三為屋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以勸織使出一屋三家之粟以勸耕也職事即九職之事夫征謂一夫之田稅家征謂一家之力役罰之皆以勸職也

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畜休去聲盛音成衰音崔○此蓋以激而勵之也

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縣師掌天下之兵賦不屬之司馬而屬之司徒者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屬之司徒此經制也有事而後屬之司馬此權制也是故司馬調兵必檄司徒之屬也野之賦貢田賦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恤囏阨門闗養老孤郊里待賓客野鄙待羇旅縣都待凶荒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遺唯季反○少曰委多曰積國野自國中達野外也廬謂廬舍宿可投宿處路室在路旁候館候賓之館也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

政同征○公旬猶言公期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孝行以親父母友行以尊賢良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

司王朝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王舉則從

行去聲長上聲朝音潮○國子謂王太子以下至元士之適子也孝則犯上作亂者鮮故能真知彼之逆惡而不忍為也虎門王之路寢門畫虎以明勇也居其左謂立學於門左司猶察也不敢斥言察王故稱王朝也貴謂已任者遊謂未仕者言公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其升俊之衆子皆學於此也舉行也隨其所在欲以善道諭下也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乃教之六儀祭祀賓客朝廷喪紀軍旅車馬之容

五禮六樂見上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容即儀也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

行去聲強上聲○糾正也強勉也德成於朋友故糾而勸之使取友以輔仁行成於道藝故正而強之使自強而不息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邪惡在心過失在事誅讓皆責也禮以防民之偽故以是防禁而救之節旌節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

難去聲○難謂相為仇讎也

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中仲同令平聲用令之令去聲純作緇兩去聲○判半也謂合其半以成夫婦也仲春陰陽交會令順時以禮合也奔者禮不備而婚不禁謂重天時權許之也兩匹也用帛四丈左右卷為兩端如相匹然而因五兩為一束也

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胥師賈師涖於介次凡治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偽飾

之禁在民十有二在商十有二在賈十有二在工十有二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奠讀作定賈讀價同餘並音古亡無通帟音亦○鞭度狀如殳上繫鞘為鞭中刻尺寸為度爭往來者飭以鞭爭長短者齊以度羣吏謂胥師以下平肆者均肆之廣狹展成者省貨之良楛奠賈者定價之高下思次市中候樓介次市亭之屬揭旌於次使人知三市之時而市師胥師賈師乃各涖而治之也無征作布謂弛征鑄錢以助民困也國君諸侯也赦刑人者謂自不嚮義無瞑責人也罰幕帟蓋帷者責其無以自蔽而視聽惑也

質人凡賣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

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

儥音育劑音資淳當作準音文通也○質人主平物價凡賣儥者為之立券書長曰質短曰劑大市人民牛馬之屬小市兵器珍異之屬書其契交易之契也淳即衡也所以權輕重制通上三者而言

廛人掌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

絘音次○布即錢也絘布胥師罰在次詐偽者之布總布謂肆長總斂在肆諸物之布質布質人罰度量犯禁者之布罰布胥師罰有罪者之布廛布謂稅廛中諸物邸舍之布也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虣亂者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

不物謂操奇技淫巧及濫惡之物雜人求售也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貸者以國服為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

楬音竭○征布謂廛人所斂之五布不時謂急買者以其本價買而收之使民不至喪價又逐物表楬而書其本價以待之使官吏不至多價也服如載師服事之服謂以服事於國之稅為息也

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

貨不出關非時地利也犯禁也舉者沒其貨罰者責其人不令奸人出入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

使去聲蕩音湯○節謂凡守土使命之臣及行旅往來之所執者王命憑節以信故曰輔守節專於其地使節達於四方土國平地也山多虎澤多龍平地多人以國所多者相別為信也金以金鑄象英文采貌蕩大竹以竹為函加以畫飾而盛其節也剖竹為符曰符節加璽於符曰璽節析羽其上曰旌節

遂人掌邦之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以下劑致甿以田里

安甿以樂昏擾甿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辨其野之土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酇音纂甿音萌樂音洛耡音助○劑等也致致役也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下劑致民謂皆以下地為率寬其力也出耕同田入居同里與其業也樂昏謂樂以昏姻擾順也謂順其欲也興耡使民相助起皆作導其利也耒耜之器以時修之勸其事也彊者餘夫有力之稱予謂予以田此盡其用也夫一廛凡各受二畝半以為宅也萊謂田休不種者即司徒[illegible]中地田萊共二百畝即一易之地家二百畝下地田

萊共三百畝即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惟上地田萊共百五十畝與不易之地家百畝文有衍縮耳義則一也遂溝洫澮川以備旱潦也徑畛涂道路以通往來也以達於畿者言鄉遂及都鄙之屬井田之制皆同無内外之異也

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移救之者謂旱潦堤防非一方行救也

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

稼器耒耜錢鎛之屬稼政疆畎溝洫之屬興甿謂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也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

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

耦並耕也耡助也合耦以相佐助欲民皆作而勸於耕秩敘謂耦之次第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春頒而秋斂之

耡粟謂里宰合耦於耡而不趨令者則罰以粟也屋粟謂有田不耕所罰一㕓三夫之粟閒粟謂民無職事所罰一夫自畝之粟質劑致民令民以券書貸粟也興積所與發之積春頒與作時因其不足而頒之秋斂收成時因其有餘而斂之也

草人掌土化之灋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

緹音低潟音昔貆音萱埴音職壚音盧彊上聲㯺音檻爂音剽○土化使惡土化為肥美也騂剛土色騂赤而性剛者牛牛骨也或謂煮取其汁以漬種或謂焚骨為灰以和土未知孰是餘倣此赤緹縓色墳壤土脉墳起而和柔者渴澤舊為澤而今渴者潟鹵地貆貉類勃解散貌埴壚謂黏而疏者彊㯺謂堅強而不和柔者蕡麻也爂爂薄也

稻人掌稼下地

謂種稻之下地

土訓掌道地圖以道地慝以巡守則夾王車

道說也地圖山川原隰之圖地慝如瘴蠱之屬夾王車備顧問之意也

誦訓掌道方志以道方慝以巡守則夾王車

方志所記方隅事實之蹟道之使鑒而省之也方慝謂所傳禮俗忌畏之事道之使飭而避之也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厲遮列也謂每物有藩界也別其地以限之然後命其人以守之設其法以禁之也陽木生山南陰木生山北冬斬陽夏斬陰則堅濡調矣斬木以時必限以日數恐過取而童其山也

林衡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

法即山虞斬材以時之法

川衡祭祀賓客共川奠

川奠川物可為奠獻若魚鱉蜃蛤之屬

澤虞共澤物之奠

澤貢若芹茆蒐炭之屬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禁麛卵者

麛音迷卵屬上聲○迹謂以蹤跡知禽獸處邦田之地謂邦内可田之地禁麛卵者所謂獸長麑麌鳥翼鷇卵也先王之仁心也

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

丱古礦字○金玉未成器曰丱石謂之礦石謂次玉者

羽人掌徵羽翮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摶十摶為縳

摶徒端反縳侍轉反○翮羽本也審摶縳皆羽數束名

掌葛掌徵絺綌之材於山農

絺綌之材謂葛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數邦用之數上聲殺去聲○數謂計其出入也鬴六斗四升四鬴三鬴二鬴謂一月所食也食四鬴為年之上三鬴為中二鬴為下又不足則為凶年殺減也

倉人掌粟入之藏

司禄

掌班禄者今闕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

出者以斂法出示於民也豐年以正斂之數則減凶則止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

齍音咨盛音成

饎人凡祭祀共盛

饎古饎字○炊米為饎

周禮節訓卷二

北平黃崑圃先生原本

雲間姚培謙鱸香
同里王永祺恒齋 參閱

[seal] [seal] [seal] [seal]

春官宗伯

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飌古風字貍埋通疈音璧。○吉禮祭祀也精意以享謂之禋牲幣加柴曰實柴槱積也積柴燔燎曰槱燎司中司命謂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謂箕星雨師謂畢星也數者皆祀天神取血以祭曰血祭祭山林曰貍祭川澤曰沈疈辜披解其牲體以祭也四方百物謂蜡祭諸神也數者皆祀地祇陳牲曰肆獻醴曰獻灌鬯曰祼薦熟曰饋食數者皆享人鬼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禬音膾。○喪禮弔唁賻贈之屬荒禮賑貸蠲賑之類弔禮遣使慰之也禬禮會財助之也恤禮遣問矜之也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

見音現朝音潮頫音眺。○親謂親附之也朝之言朝欲蚤至也宗言尊尊上位也覲言勤勤王事也遇之言偶若不期而至也時見者言無常期王將有征討之事為壇於國外會諸侯而命以事焉殷眾也王若十二年不巡狩六服盡朝王亦為壇而命以政焉六者皆言侯朝而待以禮也時聘謂小聘也王有事則諸侯遣大夫問之殷頫謂大聘也大行人職元年七年十一年皆一服朝王其餘服不朝者各遣卿視之頫與殷禮略同二者言臣聘而待以禮也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

同者約之使不離渙也邦國謂邦國之眾師非眾不克故貴於用眾大均謂平其賦役簡謂簡其能者用之大役之禮築城郭修宮室役民為之□所以正其分域大封之禮建國正封溝洫所以合聚其民也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冠去聲。○嘉善也言萬民者對王之詞且見其禮通上下也賓射之禮先燕以行禮繼射以觀德也故舊朋友謂為世子時同在學者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賓客謂來朝聘者宗廟有脤膰社稷有受脤致物曰慶加賄曰賀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

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一命者王之下士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也再命王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三命王之上士公侯伯之卿四命王之下大夫公之孤五命王之下大夫出封六命王之卿封為子男七命王之卿出封為諸侯八命諸侯有功德者九命王之上公或諸侯有功德者受職謂受以治事受服謂受以其位之服受位謂列位於朝受器謂具祭器於家賜則明猶類都也賜官得自置家臣賜國明始成國也牧謂九州之牧作伯謂加命為方伯得專征伐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信伸同○瑞猶寳也等謂別其尊卑鎮圭以四鎮之山為瑑飾取鎮安朝野也桓圭象桓楹取柱石國家也信圭躬圭皆以人形為瑑飾信圭象身之直取直身而不回躬圭象躬之屈取鞠躬而不亢穀璧瑑穀於璧取養人之義蒲璧瑑蒲於璧取蒲為筵席能安人也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摯贄同鶩音木○摯者執以相見之禮皮帛束帛而加以皮也天子之孤以虎皮取其文炳也公之孤以豹皮取其文蔚也羔取其群而不失類也鴈取其順陰陽而往來也雉取其文采而守介也鶩取其不飛遷也雞取其守時而動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倣其器之色

倣仿同○璧形正圓蒼象天也琮形八方黃象地也圭形銳首青象東璋形半圭赤象南琥形虎白象西璜形半璧玄象北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天產謂動物六牲之屬地產謂植物九穀之屬德猶氣也作猶成也防猶制也凡六牲之屬皆為陰以作陰德可矣而恐其陰勝而滯故以中禮防之凡九穀之屬皆為陽以作陽德可矣而恐其陽勝而蕩故以和樂防之如是故陰陽平而性情和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詔相王之大禮朝覲會同則為上相

相去聲○玉謂禮神之玉也鬯謂灌地之鬯也郊社有玉無鬯宗廟有鬯無玉鑊謂烹牲之鑊玉齍玉飾簠簋以薦粢盛者大號神鬼示牲齍幣之號詔告也告大祝使為之辭也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辨廟祧之昭穆掌三

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大祭祀逆齍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

兆營域也五帝見太宰四望謂日月星辰四類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天子七廟四親廟二祧廟并太祖廟為七太祖廟居中左一祧二廟為三昭右一祧二廟為三穆祧以上則為毀也廟皆南向主皆東向至祫祭大廟惟太祖之主東向自如為最尊之位群昭位於北而面南群穆位於南而面北子孫依祖宗之昭穆陪位而不失其倫父族子族并己為三族正室嫡子也以當室曰正室以當門曰門子政令謂明其嫡庶使不得以賤代宗也逆齍謂迎饎人所供之粢盛省鑊謂省烹人所烹之牲也時謂時不戒備謂物皆具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以歲時序其祭祀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罋之禮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社之日涖

卜來歲之稼

彌者同果祼同匪篚同。○肆陳也主陳列祭祀之禮者涖者涖視有司所設築鬻爲鬱金而煮之和以爲鬯也贊者贊小宗伯也賓亦有祼接大賓如承六祭也佐者爲其承儐也篚以實幣齎以實醢共設謂致賓時設於賓館者芟謂芟草萊稼謂樹禾稼涖卜之者重農事也

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祼器瓚也鬱鬱金鬯酒名彝即司尊彝之六彝凡鬱鬯先實陳於彝器而後灌以玉瓚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釀黑黍爲酒謂之秬鬯和以鬱謂之鬱鬯飾之謂上設巾也

雞人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賓客會同亦如之

嘑呼同嘂叫同。○叫猶戒也警也因雞鳴以呼警百官使興也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朝踐之朝如字獻尊之獻同犧昨讀作酢著直略反間去聲朝享之朝音潮大音泰○舟尊下臺猶今承盤也彝有舟猶尊有罍也雞彝刻雞形鳥彝刻鳳形犧尊刻牛形象尊刻象形舟罍蓋亦爲舟雷形也斝彝刻稼形有耳黃彝刻黃金爲目著尊著地無足壺尊腹下有頸虎彝刻虎形蜼彝刻蜼形太尊太古瓦尊山尊瓦爲山形追享謂夏四月禘祭朝享謂冬十月祫祭以其間於四時故曰間祀朝踐即朝獻再獻即饋獻祭凡九獻有四節王一獻后二獻曰祼王三獻后四獻曰朝踐王五獻后六獻曰饋食王七獻后八獻曰酳其九獻則諸臣也避王后故曰酢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大饗射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

依扆同鄉去聲純音準繅藻同畫畫同。○筵設於地席加於筵几置於席五几玉彫彤漆素五席繅次莞熊葦繅席蒲蒻爲之編以采也次席桃枝竹爲之次爲文也熊席熊皮爲之莞席細葦爲之葦席大莞爲之依如屏風其上畫黑白爲斧形紛謂白繡畫謂雲氣純緣也昨謂王受尸酢也繢畫彩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上春釁寶鎮及寶器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守藏之藏去聲○玉鎮如宗璧琥璜之屬寶器如兌戈和弓之屬釁者殺牲塗血以神之也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也祭司民然後獻民數祭司祿然後獻穀數受而藏於天府以民爲王者所天而食乃民之天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

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晉搢同瑑篆同頫覜通難好並去聲。朝會以為符曰瑞祀賓以為禮曰器搢插曰搢素無文曰大圭畫采曰繅就匝也以木如圭璧琮璋各衣以韋而畫五采為五就以藉玉也朝日謂春分拜日於東郊三采謂朱白蒼二采謂朱綠瑑刻也大夫衆來曰頫寡來曰聘邸本也四圭玉為邸而圭著其四面兩圭玉為邸而圭著其兩旁也牙璋為牙如兵象也羨延也璧圓九寸殺其兩旁而羨其上下則徑八寸而長一尺尺寸之度由此起也圭如穀璧曰穀圭王遣使和諸侯之難及聘女而納幣則執之上下皆圓曰琬圭稍刻其上使有鋒曰琰圭治德結好以勸諸侯之善易行除慝以懲諸侯之惡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以七為節子男五命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大夫再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其士不命

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及不命也天子之三公加命為上公故為伯也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國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貳車九乘建常九斿冕服九章桓圭九寸樊纓九就介九人禮九牢其儀皆以九為節如其命也七命五命放此王之三公以未出封者言也適子謂當立者誓謂天子命為嗣攝其君謂攝父朝會則執圭璧祇降其父爵一等重王命成也否則繼子男之後而已以上言諸侯之五儀以下言諸臣五等之命公之孤者上公之臣得有孤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鷩音鱉希作絺。吉服祭服也其服有六黑羔為大裘而加冕服待制也餘五服首袞冕服九章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皆繢於衣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皆繡於裳次鷩冕服七章自華蟲以下繢於衣者三繡於裳者四次毳冕服五章自宗彝以下繢於衣者三繡於裳者二次希冕服三章自粉米以下繢於衣者一繡於裳者二次玄冕服一章衣無繢裳繡黼而已各名冕服者以服名其冕也先公謂自后稷以下至祖紺饗射享賓而因與射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

堊音惡。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也遷主所藏曰祧遺衣服大斂之餘衣服也黝黑堊白也脩除其廟令嚴遂也黝堊其祧使新潔也此

互文也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內宗王同姓之女從夫之爵者加豆加籩見天官籩人醢人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

外宗王諸姑姊妹之女玉豆以玉飾豆也后眡豆籩若王之省牲皆躬致其誠之意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

封土以象山頂之高曰冢公墓之地王與諸侯卿大夫士所葬內穴曰兆外垣曰域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

邦墓萬民所葬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興道並去聲卷音權磬韶同○成均五帝學名周立以爲太學合聚也王制王大子至於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焉是也樂祖尊之也瞽宗殷學名周立以爲小學樂德以樂成其德樂語以樂達其語樂舞以樂節其舞祗敬庸常也托物興事曰興言古剴今曰道微言曰諷吟言達情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雲門大卷黃帝樂大咸堯樂大磬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奏者播於器歌者咏於聲舞者動於容

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

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此言樂舞六變致鬼神示之驗靁靈路鼓見地官鼓人鼗鼓有柄者名靁者象靈之發也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冬至陽生之始圜丘象天之形而鼓鼗管琴瑟又皆以聲之陽者奏之故以格天神也孫竹竹之衍者空桑山名夏至陰生之始方澤象地之形而鼓鼗管琴瑟又皆以聲之陰者奏之故以格地示也陰竹生於山北龍門山名九德即九功之歌九磬即九成之舞人鬼四時皆祭而與人同體陰陽二氣本相灌輸而鼓鼗管琴瑟又皆以陰陽之和聲奏之故以感人鬼也

大祭祀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出入謂廟門三夏皆樂章名奏之以為王尸行步之節牲亦奏樂者明人君潔誠奉祭之意聲尚中和淫則不正過則不中凶則不嘉慢則不肅故禁之也

樂師掌教國子小舞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及徹師學士而歌徹

小舞對大舞言大司樂所教六舞是大舞此樂師所教是小舞也內則二十舞勺成童舞象即此小舞也帗皇羽舞見地官舞師旄舞持犛牛尾以象戲舞干舞執干盾人舞舞袖學士國子也歌徹歌雍以徹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

舍讀作釋采菜同○學士即諸子也謂公卿大夫士之庶子版籍致徵也學謂學宮舍釋也釋蘋蘩以禮先師也頒學謂分諸學士肄業於各舍合舞合聲者當始教學時係衆人分教聲容或有不同故必復會聚之務其屈伸俯仰清濁高下之節也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

縣懸同○宮縣四面皆縣如宮墻軒縣空其南面如車軒以其三面而曲春秋傳謂之曲縣判縣又去其北惟二面如判特縣又去其西惟一面故曰特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大上音泰下如字○六律陽律六同陰律合之而樂聲之妙可得也教者教諸瞽矇與學士也六德中和祗庸孝友也大師大起師衆軍聲可以知吉凶若師曠歌南風而知楚師不競是也

眡瞭掌擊頌磬笙磬凡樂事相瞽

眡目曰瞭眡瞭贊瞽矇者磬在東方曰笙在西方曰頌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

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其聲播於四方故稱天地四方大師合其聲此則辨中聲以制器也樂器謂十二律之鐘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

教謂教眡瞭也編鐘小鐘編次成列者縵謂凡雜弄之聲音非樹瑟并歌也燕謂凡燕飲之衆樂非祭饗正樂也

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

齊齋同祴讀作陔驁音傲○金奏擊鐘與鎛以為奏樂之節九夏皆樂章名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至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助祭奏齊夏族人侍燕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凡射通謂大射燕射之屬騶虞以下皆詩名貍首今亡

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祴樂

牘應雅三者皆樂器賓出奏祴夏三器在庭舂地作聲為之行節也教亦教眡瞭也

鎛師掌金奏之鼓

鎛大於編鐘而微小於鐘鎛師不自擊眡瞭擊之鎛師但主擊鼓以為之節耳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韎音妹。韎東夷樂名敎謂教其屬韎師旄人鞮鞻氏皆掌夷樂而命名不同者韎言其所服旄言其所執鞻言其所屨韎赤色冣作其樂舞因使服其服從其宜也文王化行南國東夷来歸故中國有其樂祭祀舞之昭先王之德也大饗舞之象四夷來王也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

旄牛尾舞者所執以指麾散樂野人之樂夷樂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歈豳雅擊土鼓以息老物

中仲同。土鼓者燒土為匡兩端蒙以革而鼓之也豳籥者以葦為管竅其上下三孔而吹之也豳詩豳風七月篇逆亦迎也田祖始耕者謂神農豳雅如楚茨諸篇是也田畯先教田者即后稷蜡者於臘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豳頌如載芟良耜諸篇是也息老物田夫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則老而勞故祭以息之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歈而歌之燕亦如之

鞮音提鞻音屨。鞮鞻草屨也聲謂吹聲歌謂歌曲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

庸器謂伐國有功而獲其器若崇鼎貫鼎之屬

太卜掌三兆之灋玉兆瓦兆原兆掌三易之灋連山歸藏周易

太卜卜筮官之長兆灼龜之象也玉兆璺罅如玉屬陽瓦兆璺裂如瓦屬陰原兆交錯如原田陰陽雜連山夏易歸藏殷易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方兆功兆義兆弓兆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開龜之四兆謂灼龜之兆有四也方兆卜方之向背功兆卜功之成虧義兆卜理之可否弓兆卜事之張弛眡高視龜背之高處揚者熾火以灼而作之也致其墨者先畫龜以墨灼之而食其墨則吉也上下謂前後陰陽謂正背命龜者謂太卜也

龜人掌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地龜曰繹東龜曰果西龜曰靁南龜曰獵北龜曰若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上春釁龜

果讀為蠃。天龜玄俯者靈也地龜黃仰者繹也東龜青前弇果也西龜白左倪靁也南龜赤後弇獵也北龜黑右倪若也玄黃青白赤黑是色俯仰前弇後弇左倪右倪是體也攻治也秋時骨堅可取春而乾鮮可以滌治釁者塗血以神之也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

菙誰上聲燋音爵。菙荆木也灼龜用之燋即灼龜之木契開龜之鑿也

占人掌占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

體兆象色兆氣墨兆廣坼兆璺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巫更巫咸巫式巫目

巫易巫比巫祠巫參巫環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上春相簭

簭古筮字巫即筮字之誤更平聲比音避○問著曰筮更謂筮事之因革咸感也謂筮衆之離合式謂筮法度得失自謂筮事自去取易謂筮物我交易比謂筮中外親近祠謂筮牲與日參參乘也謂筮御與右之可否環如環人之環謂筮攻與固之善敗先筮後卜者凡卜筮卜其所筮也大事如大祭祀大封國之屬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

祲音浸○日氣曰煇氣侵之曰祲妖祥吉凶之先見

大祝掌六祝六祈作六辭辨六號

祝音呪○祝亦祈也六祝順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筴祝六祈類造禬禜攻說六辭祠命誥會禱誄六號神號鬼號示號牲號齍號幣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候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辠疾

將事行祀事也候以候福禳以攘禍祈禱為禱報功為祠逆迎也彌息也裁兵水火盜賊之屬辠疾死喪疾病之屬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

造七到反○雩禱旱祭名巫恒久於業故造請其術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

衍讀為延茅作旄弭讀作敉○衍之為延猶進也號神號也旁招非一之詞旄其具也男巫掌望祀之儀望而延之因授以其號而以旄旁招之也堂贈於堂也無方無算亦不一之詞敉猶安也冬者氣之反故贈送之春者氣之滋故招安之也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大音泰○六典八法八則掌於大宰至其書則太史執而藏之逆迎也言迎而考之也然則太宰者道揆所出太史者禮法所宗歟序猶次也以時之正為令之善使循序作事也朔謂每年十二月之朔也邦國受正朔於王藏之祖廟至每月朔告廟請行故豫頒之門謂明堂之門天子明堂之制十二月各居一室詳見月令惟閏月則王居門玉藻所謂閏月則闔門左扉居其中是也終月謂終一月之事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

奠作定繫系同○志記也邦國之志謂王朝之志繫世謂帝系世本奠繫世則知本辨昭穆則知序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宿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

馮音憑相去聲○歲謂歲星所在每歲約行一舍凡行十二舍為一紀月謂斗柄所建每月移一舍凡建十二舍為一歲辰謂日月所會每月集一舍凡集十二舍亦為一歲十日天干之數叙即太史職序事之序位即日月星辰之位事各以時序而天位以會此以政事合乎天也冬夏謂二至春秋謂二分致謂立表察景以度其氣至也觀其景合則知其氣至而四時叙矣此又以天驗夫政事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

旱降豐荒之祲象

志識同相去聲○占候以星為主故曰掌天星志記也日月星謂七政也辰之言次日月所會與五星所躔皆是變動失常也星土謂星所分九州之地土如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之屬歲謂五星內之歲星每歲行一次十二歲而一周相助也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即相之謂也物色也降謂降示於民使豫知而為備也

內史掌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王制祿則贊為之掌書王命

八枋見太宰蓋太宰以法詔王而此掌守之以佐太宰也策簡也書王言於策以命之也王制祿贊為之者謂王制仕者之祿則贊為頒之之辭也書王命猶後世學士知制誥存其貳以備考勘也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

外令者頒於九州及四蕃之令若今之制勅四方之志通謂九州四蕃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即三墳五典之書名謂六書名字也古曰名今曰字達之使書同文也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王之五路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路音輅同鍚音羊樊作槃斿讀為旒朝音潮龍作駹條作絛前作翦篆作瑑○巾猶服也辨其用與其旗物其所飾如人之有巾服然故名也玉路以玉飾路鍚馬面當盧金為之樊馬大帶纓馬鞅就匝也二者皆革為之以五采罽飾為十二匝也大常之類皆旗名畫日月者為常斿則旗之所屬也金路以金飾路鉤馬當胸亦金為之畫交龍者為旂以賓接賓客也同姓之臣出封亦以賜之也象路以象齒為飾朱謂以朱飾馬勒大赤純赤之帛革路無飾鞔以革而漆之駹勒謂以白黑雜色飾馬勒條纓以絛絲飾纓大白殷旗名四衛四方庶姓諸侯蓋衛服以內也木路不鞔以革但漆之前淺黑色馬無勒飾以前色飾韋為帶又以鵠色飾韋為纓大麾色亘夏旗名服車與命服相配稱之車夏謂色如夏翟也瑑刻也雕而畫以五采曰篆畫而不雕曰縵墨車則黑漆不畫矣棧車不革鞔而漆之者役車有方箱可載以供役也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贊駕說

贊謂贊僕與趣馬也說讀作稅息車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

旞音遂○物即日月交龍之類名即常旂之類日月取其照交龍取其變通帛即大赤取其純而赫雜帛內幅以絳外飾以白取其文熊虎取其猛鳥隼取其摯疾龜蛇取其靜與斂全羽取其渾全析羽取其精析犬閱大司馬仲冬教大閱也師都謂三等采地都即都家之都師即三公之師也縣鄙謂凡公邑道車謂朝之象路斿車謂田之木路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正都禮與其服

凡典灋者謂之宗宗人主都家之禮猶天子之宗伯也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周禮節訓卷三

周禮節訓卷四

北平黃崑圃先生原本
雲間姚培謙鱸香重訂
同里王永祺恒齋參閱

夏官司馬

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

将帥並去聲長上聲○凡制軍謂有征伐則制之也成周之制兵籍具於司徒行征則屬之司馬故五人為伍即五家之比五伍為兩即五比之閭四兩為卒即四閭之旅五卒為旅即五族之黨五旅為師即五黨之州五師為軍即五州之鄉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軍師凡擐甲而即戎者皆前日之農也秉麾而馭衆者皆前日之鄉大夫也寓兵於農兵無坐食之費銜將於卿將無握兵之權此先王之制所以為善也

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

滅之

馮憑同眚所景反壇音善行去聲○眚謂減其地而弱之也壇謂黜於野而更立其賢也削謂削其地大曰伐小曰侵謂姑輕師以加之也陵猶侮也無法故杜而絶之亂溼也鳥獸行如聚麀無倫故滅而殲之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晋鼓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乃設驅逆之

車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徒弊獻禽以享烝

中仲同陳並去聲賁作竇將去聲數音朔貉禡同茇音鈸舍去聲礿禴同獮先上聲祊音方○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以旗致民立旗召集其民於下也平猶正也列陳者列為陳也鼓鐸鐲鐃見地官鼓人坐以息其氣作以奮其志進以殺敵退以自保疾則衝堅徐則固陳疏則分布其勢數則厚集其衆春田曰蒐表貉立表以祭始為兵者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弊止也春田主焚萊以火止為節虞人乃植旌令衆獻禽也祭社者以土方施生也茇舍草舍也軍宿於野草止而已草止宜戒夜故教之也夏田曰苗凡田必主車徒獨夏稱車冬稱徒者各舉一以別春秋也祊夏祭名秋田曰獮羅獸人所謂罟也惟春焚萊不用罟餘時皆用之特舉於秋為獮也祀祊者祭四方以報成萬物也冬農隙故大閱兵而習戰冬田曰狩驅車者驅出禽獸使之可獲逆車者逆徼之使不出圍烝冬祭名四時皆祭先獨冬夏舉之陰陽所始萬物之本也此又以教孝也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賞地即載師遠郊之賞地王功輔成王業國功保全國家民功德澤及民事功以勞集事治功殫精力以成治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戎馬田馬駑馬皆有物賈

質價同○質猶平也量度也戎馬力強田馬足捷駑馬則其下矣賈馬則以三物量度而平其價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

羞進也肆之言陳謂所陳體薦豚解體解之屬殽肉猶言左殽右胾也

羊人掌羊牲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

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爟音貫內納同○行猶用也變猶改也謂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以順時氣而救之也此言烹飪之用也季春建辰之月火星始見故國以出火季秋建戌之月火星始伏故國以納火出火用以陶冶民隨國而為之納火則凡陶冶之事民亦從上之令而不為矣此言工作之用也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

浚溝之土以為城鑿池之土以為郭有渠以通水而植木其上凡此皆所以為固也士謂公卿大夫之適子已命者庶子謂其衆子未命者衆庶謂其地之人民也頒其守則遠近均勞逸更而守政成矣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

天之所設曰險阻險阻也

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於朝及歸送之於竟

朝音潮竟境同○方治謂遠方有事求治如虞芮質成之類帥道也此蓋言迎送之有禮也

挈壺氏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㯿

縣懸同㯿柝同○壺盛滴水之器所以定時序亦代之意也軍所駐必聚柝警夜故縣壺以秩序之

射人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士以三耦射豻侯樂以采蘩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

耦射六射並音石正皆音征令按知字豻音岸○兩人為耦六耦凡十二人三侯熊侯虎侯豹侯也四耦八人二侯熊豹也三耦六人一侯麋侯也豻侯胡大名騶虞之屬皆詩名歌以為節騶虞節凡有九五節先以聽而四節以射是為五正貍首七節三節先以聽而四節以射是為三正采蘋采蘩五節二節以聽而三節以射是為二正云正者樂以聽為正而餘蕪以射也此下與諸侯賓射之儀也大射將祭而擇士之射貍獸之善搏者搏步而行其發必獲故法以張侯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擾馴也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烏鳶

射音石○鳥謂鳧雁之屬射之以共膳羞也敺烏鳶尚肅也烏鳶善鈔盜且汚人

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

羅網取也春鳥蟄而始出者鳩鷹所化者二者變舊為新用以養老助生氣故獻之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太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版籍也詔謂告於王也食餼廩也奠之言定不待詔王特以任事之久而定其多寡也位視朝之位在路門外所謂治朝擯謂相王也旅衆也孤卿以上每人一揖中下大夫猶卑故各以其等衆一揖上中下士又卑故旁三揖太僕侍從之長前者自路門之左前正朝位也內朝謂燕朝王視治朝畢而入燕朝則朝者皆退就官府矣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倅音翠正同征○國子謂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也倅副也其適長為正體而其下凡庶子妾子之屬非正體比故名倅也戒令語其暫教治語其常等謂進業之高下位謂父爵之尊卑大事如喪祭賓客之屬兵甲之事若有故須倅之屬公卿大夫聽於王故其子聽於太子也有司若

伍長卒長軍法若坐作擊刺賞罰之法司馬弗征謂兵賦以致於太子故弗征也凡國之政事如宿衛守固之屬倅謂之遊無職事者之稱凡政事必學粗成者乃加之否則存而教之也合聚也學謂太學射謂射宮國子之倅其初不得與元子俱學於太學故使學於師保而春秋聚於太學以考之也進者進用若升於太學也退者退習若屏之他方也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先使並去聲○卒伍謂其下虎士八百人之卒伍也先後而趨所以衛王稱卒伍明不失律也舍止也謂所止行宮也閑其防也有使命而虎士從護王命也道路不通有兵冦之故徵事奉書以徵兵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

夾王車即謂左右各八人也亦以衛王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

難儺同索音色○蒙熊皮示其猛足以搏癘也黃金四目示其明足以燭隱也玄衣朱裳以為容執戈揚盾以為用百隸即罪隸夷隸之屬時儺月令季春仲秋及季冬之儺是也索猶搜也入室中搜癘鬼而逐之也

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王眡燕朝則正位

正王之服位有所立有位太僕則正之此言謂治朝燕朝之服位也四面鼓曰路鼓示無不通也大寢即路寢其門外則曰內朝達窮大司寇

及朝士職以肺石達窮民是也窮民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乃擊鼓以告於王遽急也謂四方急遽之令也考天子之居最外為皋門其次為雉門雉門內為外朝九棘三槐所在也又其內為庫門又進為應門又進為路門治朝在路門外天子日視朝於此燕朝在路門內故又稱內朝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

繅古藻字會音膾璂音其○弁冠名五冕者官司服所謂衮鷩毳絺玄是也其覆上以玄下以朱謂之延延下小鼻繫繅謂之紐藻旒謂之繅就匝也以五色組為旒如藻之文每旒貫五色玉十二為一就而前後各十二就也笄簪也紘冕之系以朱色之紘結於頷下而綴於笄之兩端也皮弁王視朝所服以鹿皮為之如人兩手相拚合也會縫綦結處柢也弁縫中結五采玉十二為飾其內之頂上以象骨為柢而其笄亦玉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

椹音斟使去聲絜胡結反矰音增射音石○法謂曲直長短甲革以革為甲也椹質射椹謂以椹為的二射皆堅以勁故弓最強豻侯近射五十步鳥獸亦期中而已二射皆便以利故弓稍弱學射者養其技使者養其體勞於王事者恭其力三射皆安以和故弓適中攻守相

（廹近故弩用弱戰陳相及遠故弩用稍強枉矢絜矢其鏃比鏃殺差小其行最疾殺矢鍭矢俾恭鍭鏃最重中之必死矰矢茀矢結繳而射其鏃比枉絜又小恒矢常用之矢庳矢平等之矢敝射者禮射及習射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種上聲齊齋同○馬極善曰種種馬駕王路一物謂以一類相從也戎馬駕戎路齊馬駕金路道馬駕象路田馬駕田路駑馬給宮中之役閑所以防馬未為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

（廋所求切駣音兆○阜馬飼秣以時使壯盛也佚特乘用有節使休息也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教駣使習其馳驅也攻駒先治其蹄齧也）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貉貊同○邦國謂侯國都鄙謂釆邑及凡公邑東四夷南八蠻東南七閩東北九貉西五戎北六狄皆據周時所服而言數要謂書之綱目）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利金錫竹箭正南曰荊州其利丹銀齒革河南曰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利蒲魚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

（雒洛同溠音詐種上聲○貫通也九州物產此盈彼絀故必公其所有使皆通享其利也丹硃砂也銀白金也滎水在滎陽縣雒在洛陽縣波出魯陽縣即今梁縣溠出隨縣水流而趨海者曰川水積而成淵曰浸二男三女通一州計之七人之中二為男三為女女多於男也六擾即膳夫六牲以馴擾可畜故名擾也五種稻黍稷麥菽也蒲水草）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服

（每服各相距五百里）

凡邦國大小相維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維繫也使大國比小小國事大各相維繫也職即其君卿大夫士也建立職守各因其材貢謂九貢也建立貢賦各隨其產）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來猶懷也遠方之民謂外蕃之民方貢六服常貢遠物謂蕃國及其外之進獻致者使之自至也達人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委積以供之館舍以安之飲食以接之皆送迎之目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惡好並去聲○合猶協也達者使往來無阻通者使有無相濟同者使輕重多寡不異壹者使長短大小皆齊相怨相惡者除之使無侵虐相好相善者同之使相堅固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

道言也四方君臣所行政事與其志皆為王言之而其善政善志為四方欣慕傳道者并為王誦之又訓布四方令民得以聞正言見正道也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華讀作花比音避○華猶破也離猶散也地無華離則封疆正矣事不慢也比不侵也

山師川師掌山林川澤之名使致其珍異之物

山林珍異如羽畎夏翟嶧陽孤桐之屬川澤珍異如泗濱浮磬淮夷蠙珠之屬

邍師辨邱陵墳衍邍隰之可以封邑者

邍原同○封邑通謂邦國都鄙之邑名山大澤不以封故辨之也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法即八法則即八則慝姦也反側猶言背違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撢探同說悅同○撢之言察也取也王之心發於志見於政事而察取以告邦國也面猶向也德意昭人心悅而皆向於王也

周禮節訓卷五

北平黃崑圃先生原本

雲間姚培謙鱸香重訂

同里王永祺恒齋參閱

秋官司寇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詰四方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詰究也四方即邦國之四方平定也新國之民未教故治以輕典平國之民已教故治以中典亂國之民壞教故治以重典

以五刑糾萬民野刑上功糾力軍刑上命糾守鄉刑上德糾孝官刑上能糾職國刑上愿糾暴

上尚通暴當作恭○糾察也督也野刑施於六遂以勸功為上而糾其力作軍刑施於六軍以用命為上而糾其守律鄉刑施於六鄉以成德為上而糾其盡孝官刑施於官府以賢能為上而糾其稱職國刑施於王國以謹愿為上而糾其致恭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

朝音潮○凡相告言皆謂之訟有罪名麗於五刑者謂之獄兩造兩爭者皆至也束五十矢也劑兩爭者契書鈞三十斤也金鐵也使之入矢所以自明其直使之入金所以自明其實不直不實則沒入其金矢非利之也蓋欲禁民訟獄而已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

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罷㢲同○嘉石文石也罷民不能自強於為善故設嘉石於外朝門左使民思其文理而悔改自修也平謂成之使善也麗猶附也桎桎足梏梏項坐諸嘉石使之省役諸司空使之贖任猶保也坐役皆滿則使保而宥釋之也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王而罪其長

惸煢同長並上聲○肺石赤石也明王者推赤心置人腹而期以得困民之衆故設肺石於外朝門右使民得以自伸也復白也士即謂朝士長若鄉遂大夫之屬以其遏抑下情故罪之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鄉去聲○外朝在庫門外致聚也詢猶謀也國有難謀所以安國將徙謀所以居君無適謀所以嗣羣吏謂庶人在官者擯揖之使前也敘次也弊斷也以衆謀輔王志而因斷之也古者有事上下同之故君民之間情得交通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附著也刑必當罪如著於物而帖然也用情猶言盡心謂既得其情而附於法矣又必盡心而訊問之弊斷也十日乃斷則盡心矣書謂鞫獄之書將行法則讀之使知所犯也跪而對理曰坐不躬坐蓋使子弟代之所以貴貴也不即市謂不就刑於市而刑於甸師氏所以親親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

情實也聲猶著也五者以辭聽為主因察其視聽氣色以知情僞故皆謂之聲也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之辟

辟音璧○辟亦法也麗附也附猶著也八辟不在刑書議得其罪乃麗邦法而附於刑罰也親王之宗族故王之故舊賢有德者能有才者功有功勳者貴有爵位者勤勤勞於王事者賓賓於王家者凡此皆請於王議其有無宥減以定法也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

羣士鄉士遂士之屬計者計其多寡弊者斷其上下中謂刑罰輕重適中上其事實於天府之官猶今制奏南北四數也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五戒士之八成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辯讀為貶令按當如字○五禁宮禁官禁國禁野禁軍禁以五者禁止於先則犯者少也五戒誓誥禁糾憲以五者前期告戒使不犯也八成邦汋邦賊邦諜犯邦令撟邦令為邦盜為邦朋為邦誣凡此八者亂之首也故以成法之一定者治之士通謂刑官之屬辯之言議猶朝士處刑貶之處耳移民從之以就穀通財賙之以惠民糾守防寇盜緩刑宥過悞蓋四者皆慮而辯之緩刑乃其本職而餘則聯職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

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朝音潮長上聲〇外朝即小司寇之外朝羣士謂上中下士棘取赤心而外刺槐取黃中而美蔭也周天子諸侯皆三朝一曰燕朝在路門之內王與宗人嘉事之朝也太僕小臣掌焉二曰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聽政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三曰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小司寇朝士掌焉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

版户籍也下之言去登生而去死也司民星名春官天府職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旄耄同惷蠢同〇刺殺也訊羣臣以下謂訊之而可刑殺者猶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也不識如報讐者誤以甲為乙過失如舉刃砍伐而誤殺人遺忘者開帷薄忘有在焉而以投射矢石殺人也惷愚性惷而無知者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贄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約謂以言相約劑其券書也神約如成王命魯外祀則郊社內祀則大禘之類是也民約如分魯以殷民六族衛以殷民七族晉以懷姓九宗之類是也地約如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是也功約如虢仲虢叔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之類是也器約如魯得用四代之車服禮器之類是也贄約如大宗伯以玉作六瑞及春秋以璧請假許田之類是也治者理其相抵冒者也約劑邦國為大萬民為小宗彝宗廟之六彝丹圖彤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

盟載謂盟誓之載書也明神如日月山川之屬貳之者書副本以授六官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

金玉錫石見地官丱人丹丹砂空空青入征謂丱人入其征也金罰贖刑之金貨罰沒官之貨司兵官名金版餅謂以金飾屏於義未協按禮器大饗之禮納金示和也金次之見情也金版殆為此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

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圜圜土獄城也收拘也去其冠飾明書其罪於版使背負以恥之任以勞役之事如大司寇役諸司空乃所以收教之也舍縱也雖出之出謂能改舍出者也體不虧則得復為完人財不虧則得全其家業

司隸掌五隸之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五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也翟狄同四翟即蠻閩夷貉也野舍王行所止舍也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役畜養鳥役於掌畜而為之養鳥也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牧人掌牧六牲役之者供芻莝也與鳥言如傳稱公冶氏能明鳥言之類

貉隸掌役服不氏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

服不氏掌養猛獸貉隸受其役而教擾之與獸言如春秋傳介葛盧聞牛鳴之類

布憲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

表而縣示曰憲刑即司寇五刑禁即士師五禁旌節謂道路之旌節也大司寇掌邦布刑於邦國都鄙縣刑象於象魏佐以小司寇士師之屬而復設此職以專董之俾[illegible]節布憲則所謂不教而殺者鮮矣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

欜柝同○道路即地官遂人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之屬四畿四方侯國之畿達通也謂巡行修葺使不陷絕而行者得通於畿也比校也國國中野郊外地官遺人三十里有宿十里有廬即宿息之地也井所以供飲食樹所以為蕃蔽守涂地之人謂廬旁居民有賓客則令相聚擊柝以為衛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

水禁者恐津渡之失宜及洿池之長入也幾酒察民非時飲酒謹酒戒民節飲掌水禁而及酒者酒之溺人猶水也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

烜讀如燬○夫遂陽遂也其體圜鑒謂之方諸陰遂也其體方陰陽者其氣方圜者其體日太陽之精故取明火月太陰之精故取明水供明齍者以明水沃齍盛供明燭者以明火爇燭又供明水者以明水配五齊也墳大也門外曰墳燭門內曰庭燎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

條讀為滌辟音闢○尊者出入有不蠲之物狼籍道上者則滌除之也執鞭所以辟也

冥氏掌設弧張。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冥音覓○弧弓弩也張罝罦之屬靈鼓六面鼓也須頷下須也備者謂皮革齒須皆備以獻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

冬日至令剥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

柞音昨○攻治也山足曰麓刊剥皆謂去其皮也木生山南為陽木生山北為陰木火之水之者使其肄不生也化謂化為土也變猶易也夏所火秋又水之冬所水春又火之則無萌蘖之生矣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

薙音替繩讀作孕○草害稼穡故殺之去其萌曰萌猶芟草而曰草也夷平也謂以鎌殄地而刈平之也含實曰繩芟者滅其種耜者去其根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為陵

橭音沽○水蟲若蜮龜之屬炮土之鼓瓦鼓也神謂妖神如龍罔象之屬橭山榆也午猶互也謂以山榆為榦縱横以象齒貫之沉之水中則妖神感其氣而死淵為陵甚言淵不為害也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射音石大音泰○夭鳥鴞鵩之屬夭獸夭狐之屬救日月之弓矢謂救日食月食之弓矢大陰之弓即救月之弓枉矢即救日之矢也

伊耆氏掌共王之齒杖

齒杖王賜老者之杖也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

朝音潮比好間並去聲○大賓謂五等之諸侯大客謂諸侯之孤卿大夫士親猶懷也朝宗覲遇會同並見大宗伯圖者審其事之可否比者校其功之高下陳者發其謀之是非協者合其志之同異發禁謂以九伐之法遏畔逆施政謂以邦國之九法布政治六者皆待大賓之禮也

諸侯使大夫來小聘所謂時聘曰問諸侯使卿來大聘所謂殷頫曰視禮見以結其好命政以除其惡二者皆待大客之儀也間問謂王間歲遣使以問諸侯而達其志歸脤賀慶致禬亦見大宗伯四者又因言王命使於諸侯之禮也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

伯如諸侯之禮諸子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軹音止○眡音嗣積音恣勞相並去聲○九儀者公侯伯子男之命有五孤卿大夫士之爵有四其儀凡九也介賓相也禮謂享後饗食之禮也三牲備為一牢朝位大門外王侯朝立之位也轂末曰軹擯主相也五人主用命數之半也將幣謂諸侯送幣以享王享獻也獻於王若后者凡三王皆束帛加璧后皆束帛加琮庭實惟國所有王禮者享畢以鬯祼禮賓也三正祼后亞祼為再祼酢酢王也饗以獻酒為主故九獻食以舉牲為主故九舉出入自来以至去也積謂路所供牢禮米禾薪芻也問者問無恙也勞者慰勞苦也此以上言擯介朝享禮祭之屬也前疾首轅前朐下垂也一祼者后不祼也衡者車前横木也不酢不敢與王行禮也孤行正聘執瑑圭八寸既聘乃自執束帛豹皮為禮也不交擯不使介傳辭而親對於王擯也無相者介皆入門西向而立不前相禮也酒謂齊酒明不用鬱鬯也士無介與步數而云其等亦如之者謂牢禮之數也

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

見音現要平聲○此言九服朝貢之節也諸貢見太宰九貢貴寶如越裳白雉肅慎楛矢是也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屬音燭胥上聲守去聲○存者問其安否頫者視其治效省者察其風俗三者皆所謂間問也象胥通言語之官屬使也使之諭五六之言語協九等之辭命瞽樂師使察五音之和史外史使同六書之名與衆見也王巡守則諸侯各朝於方岳不巡狩則皆朝於京師瑞節即六瑞六節牢禮見掌客數器見合方氏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此因言諸侯相親之制也比年使大夫一小聘三年使卿一大聘君嗣位則親一相朝

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

勞去聲○春入貢者謂天子所食列國之貢冬成而收之春而入也秋獻功者圖事於春而比功於秋也入王猶言來王

達天下之六節

詳地官掌節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

以䘚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好去聲○合此也圭璋璧琮琥璜並見春官宗伯以其將誠而來謂之好以其因事而來謂之故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槁作犒○犒音口犒助用曰禬後補曰慶加物曰賀哀死曰哀悲生曰弔五物即賻補以下事故即札喪以下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樂音洛○猶謂也利害將與除之逆順將變讓之悖逆以下將討正之札喪以下將寬恤之康樂以下將褒嘉之此小行人適四方徧觀風土辭為成書以獻王者反復故事也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

相鄉並去聲○傳命謂之擯贊禮謂之相三成猶三重也旁一門者每旁一門凡四門下手揖曰土揖平手揖曰時揖舉手揖曰天揖同姓王之宗室異姓王之姻親庶姓則泛言異姓而已及其擯之擯諸侯以前王也等謂成之等也

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再勞主君郊勞致館致飧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受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積音恣勞相並去聲辟避同食音嗣○相為賓謂相朝也宿則有積潤則有問皆使大夫致之行則有勞皆使卿致之再勞謂始勞在境次勞在遠郊也至郊主親勞明再勞皆代主也致館授客舍也致飧賓之至館致小禮也將幣賓以幣享主人主人謙故三辭既辭不獲則主若其車出門以迎賓而拜其辱也三揖者主人揖賓使前三讓讓入門也自入大門東至五廟都宮之門以次入祖廟之門凡三入門每止其一相也蓋君入門相皆相隨而亞彌相親相稍絕行在後若止者然及祖廟惟上相入詔禮而其餘蓋俟入矣每事謂行享禮用庭實與聘夫人及有言之類賓當作儐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謂以幣享主君及以幣有言以幣賓賓皆如其拜受拜送也禮賓畢則賓客告退矣三請三進主人以車出送再拜請賓就車主人每一請則車一進若就送然而賓則每次一還一辭且避其拜也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還圭還賓命圭饗食謂饗禮九舉食謂食禮九舉致贈贈以財郊送送至郊也拜饔餼拜饗食謂賓將去而至朝拜謝此禮也繼猶答也謂主君郊勞致館致饔餼還圭致贈郊送之屬賓儐主以玉帛皮馬亦如主之禮賓也侯伯以下其禮雖視命數為等其儀則與諸公同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

路節即旌節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

使去聲○蠻夷以下所謂蕃國也國使謂王命使於蕃國也諭開諭說解說也小行人掌使四方以和諸侯而象胥掌使四塞以親諸蕃耳

掌客掌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

牢禮以下猶天官宰夫言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殺等與陳數也等數謂辨其分也

掌訝與士逆賓於疆為前驅而入

訝迎通士訝士也

周禮節訓卷五

周禮節訓卷六

北平黃崑圃先生原本
雲間姚培謙鱸香重訂
同里王永祺恒齋參閱

冬官考工記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與去聲埶古勢字長上聲○六職即王公以下六條論道王與三公論道經邦也作起也王公論之大夫起而有為也五材金木皮玉土也飭脩也謂審察其委曲面相其形埶以修飭材物而辨治器用也物貴為珍物殊為異通之四方以資用也飭力勤力也地財凡穀物也治絲以成帛治麻以成布

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

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鎛音博。燕平聲。夫音扶。○粵，南蠻。燕，胡北狄。秦，西戎。鎛，田器也。函，甲也。廬，戈戟之柄。無鎛無函之類，言其地人人能為之，而無鎛函等工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知去聲。○知無不知，故能立法；巧無不能，故能述法，由是世守其業而工名焉。此聖人所以開物成務也。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妢音焚。笴讀為槀。泐音勒。澤音釋。○淮北斥鹵，物不繁滋，故橘化枳而苦。鸜鵒但在濟西，不至魯地；貉則產魯，踰汶則死。斤，斧類。削，書刀也。五國之人使遷他國而制是器，則物性亦變，不能善也。燕多角，可為弓體；荊多杶，可為弓幹。妢胡，胡子國也，其地多竹，可為箭笴。吳越多石，山能出金錫。泐者，石解散也。凝，冰也。澤，冰泮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

摶音團。㮚古栗字。段、鍛同。鮑音薄。韗音運。㡛音芒。楖音櫛。旊音放。○攻，治也。刮以成質，摩以致精。摶，揑聚也。埴，黏土也。廬，戈戟矜柲也。匠為宮室溝洫之類者。車為耒，車者，梓為筍虡飲器侯者。築，削也。冶，戈戟也。鳧，鐘也。㮚，量也。段，鎛也。桃，劍也。鮑，治皮也。韗，鼓也。幕倣物體為畫，分布采色為繢，二工者相須也。鍾，染羽也。㡛，湅絲也。玉，圭璧也。陶，瓦也。旊，簋也。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

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上，尚，猶尊也。舜至質，貴陶器，甒大瓦棺是也。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而尊匠。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誅紂，病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也。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

戚，蹙同。樸，朴同。屬音燭。○微至，謂圜甚，著轉而至地者少也。戚速，言車行之疾也。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

以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眡視同。幎音覓。圜音員。揱音消。肉去聲。眼根上聲。萬矩同。縣懸同。○三材即轂輻牙之材也，如冬斬陽，夏斬陰之類。和者，調其黍柏而合之也。輪心為轂，利轉者。轂中虛而容軸故也。直指者，輻貫輪而湊轂故也。牙，輪輮也。固抱者，牙抱輻而外輮故也。職猶事也。完，苦也。輪謂輪牙也。幎，均致貌。迆，斜也。揱殺，小貌。肉稱，謂宏殺好也。眼，突出貌。幬，幔轂之革也。裹木革急則廉隅見也。杼，削薄也。侔，平均也。杼則塗不附，侔則便行石。匡猶方也。輪欲其圜，又欲四圍方正。縣謂縣繩。水謂偃輪而灌以水。藪，輻孔也。權者，以兩輪互稱而權其輕重也。○凡車行地者謂之輪。抱輪者謂之牙。輪心謂之轂。凸而湊轂而貫輪者謂之輻。轂中橫貫者謂之軸。車底載物者謂之輿。輿下橫木謂之軫。車前橫木謂之衡。曲木謂之輈，又謂之轅。車上蔽雨者謂之蓋。蓋橑謂之弓。其上又冒以衣，故俗謂之傘骨也。

輪人為蓋

蓋車上蔽也

輿人為車，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棧車士所乘，不以革鞔輿，易折壞，故當弇而向內。大夫以上之車有革鞔，不畏折壞，故得侈而向外也。

輈人為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媺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

輈即轅也。軸貫轂者也。三度，數之輿；三理，材之脩。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此三度也。材美而無惡，體堅而可久，勢利而易轉，此三理也。弧而無折者，有弧之勢而無弧之深也。經謂木之直理也。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斿音由。○軫在下承上，故象地。蓋在上覆下，故象天。一輪三十輻，以象一月三十日之運。一蓋有二十八弓，以象周天二十八宿之躔。大火，東方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故龍旂之九斿象之。鶉火，南方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故鳥旟之七斿象之。西方白虎之宿，其屬有伐，伐與參連體而六星，故熊旗六斿象之。北方元武之宿，其屬有營室，與東壁連體而四星，故龜蛇四斿象之。而凡此皆弧以張之，而畫枉矢於上，則又以象弧星之有矢飛行也。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

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

取以其時如幹以冬角以秋絲漆以夏之類和調而合之也遠言其至疾言其行深言其中三者皆於射驗之和者合而不匡固者鞹而不斷受霜露者堅而不液三者即弓卜之也

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剒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剒而不休於氣是故胞胞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凡相膠欲朱色而昔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欲測絲欲沉

相鄉並去聲剒殺同剒腦同休讀為煦畏讀為隈胞脆同昔作錯。陽猶清也鄉猶近也鄉心則非皮遠根則皆幹青白色之善豐末質之厚蹙近也休煦也埶猶射遠用埶之勢隈謂弓之淵幹也橈曲也反脆為柔雖遠於腦而氣猶煦之故豐大而柔也朱純赤也昔文之交錯也簡條直也筋之小者貴成條而長也結束也筋之大者貴成束而潤也測猶清也今人謂良漆如鏡是也沈者色如水凍然不枯燥也

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天子之弓即王弧也以往體寡故合九弓而成一規諸侯之弓即唐大也以往來體若一故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即夾庾也以往體多故合

五而成規士弓合三成規則在六弓之外矣成規圜之至也

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

荼讀為舒中去聲。此言為弓必因人之性情也危奔皆疾也直爾倪鬝肥而短性寬以舒則危弓為宜危弓發之剽疾也骸瘦而長性剛而急則安弓為宜安弓發之安徐也速疾愿慤也人與弓矢俱緩則矢行不疾而中亦不深人與弓矢俱急則矢行太過而不能以善中故為弓者必在損贏濟不足也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朝音潮。旁三門謂王城一方三門總十二門也經緯謂涂也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左右前後對中為王宮言之也

夏后氏世室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殷人重屋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度音成重平聲脩入聲。世室重屋明堂三代之名不同其實則一世室謂夏後世世而有天下也九階一堂四面有階南面三階餘各二階共為九也四旁兩夾牕謂每室四旁各有戶每戶夾以兩牕共為八也白盛謂以蜃灰堊牆也阿曲也隈也重屋謂簷阿重複為之其制略如明堂但後兩重簷也明堂謂明政教之堂度量也每筵長九尺東西之廣有八丈一尺南北之深有六丈三尺堂崇一筵謂陛高九尺凡室二

筵謂五室所廣皆同也五室象五行之義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

几五尺步六尺尋軌皆八尺宮中蓋舉門堂寢室四周而言之四周無所準故當以尋度之野為人所行故度以步涂為車所由故度以軌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

朝者謂內者路寢之裏外者路門之表也居謂居以治事朝者署寺之通名猶言居也分國為九謂分國之職為九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故居內九室九卿兼三孤而言分國之職以率屬故居外九室也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后之下有三夫人猶王之三公其九嬪者三嬪猶王之三孤六嬪猶王之六官而為九也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

門阿謂門之屋脊梁城隅謂城角上之浮思也三堵為雉長三丈高一丈此據高而言也國中曰經涂遶城曰環涂郊外曰野涂人有聚散故涂有廣狹門阿為都城以下皆明殺也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

甽古畎字○耒頭金曰耜其廣五寸二耜為耦其廣一尺伐謂發土也田謂一夫百畝之田

車人為耒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

庛讀為刺句音勾○耒曲象灕故亦市人為之利推謂所入者深利發所起者順

梓人為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虡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

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頹爾如委矣苟頹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筍音栒虡音巨羸音裸脰音豆注音咒縣懸同由猶同吻音泯數音促頒音墳踊去聲摶團同簭噬通匪斐通○筍虡懸鍾磬之器横曰筍植曰虡脂牛羊屬膏犬豕屬用為牲倫其物也羸熊豹屬羽鷄鳥屬鱗龍蛇屬用為筍虡象其形也外骨龜屬内骨鱉屬却行蚓屬仄行蟹屬連

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項也項鳴鼃黽屬注喙也喙鳴蜻蛚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斯螽屬胸鳴螢原屬此皆蟲之小者用雕刻於器以博庶物也弅鈸也出目目突出也耀光澤而無尾也短肥貌咡口喙也鋭尖小貌吻即脣邊也决閉也數謂急視頒謂項長小體騫腹謂身小而腹縮摶圜也鴻傭也為筍刻於鍾磬虡之筍上也攫閷者攫搏而即殺援簭者援攬而即噬皆猛摯之狀也深藏也謂爪長而曲也出謂目露而睜也作奮起也鱗之而頰之有鬚鬣處也撥爾怒貌斐文貌頹爾困倦也措猶頓也盖極推為筍虡之妙而因反言以明之也

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

觚古觶字○勺爵觚俱飲器梓人為筍虡為樂器也為飲器與侯為禮器也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女汝同射音石強上聲○崇高也方等也鵠侯中的也皮侯以虎熊豹麋之皮飾侯而棲皮為的王為祭而與諸侯卿大夫士大射之侯也五采之侯布為之畫五采為飾王與諸侯燕而射之侯也獸侯布畫獸為飾王與卿大夫燕而射之侯也春以功者諸侯春貢士擇射之中多者與於祭其君為有功而益地詩言大侯既抗獻爾發功是也遠國屬者諸侯朝覲王與諸侯燕而射五采以象文德言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也息燕者謂王閒暇休息燕勞群臣而射也若汝也寧侯安國之侯屬者親附之意抗張也女指射侯以目不寧侯也言侯能安定其國則其親附乎上可知矣不寧侯反是故抗而射女蓋借以勉而戒之也又勉其加進飲食以自順養而詒汝後以多福使之世享其祚以深致丁寧之意也

鳧氏為鍾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

攠音靡○兩欒者鍾口兩角也鍾之所先故謂銑此言鍾口也于口邊之脣也鼓所擊之處也正顯故謂之鉦震動故謂之舞此四者言鍾體也甬而有欒故謂之甬平而不陂故謂之衡此二者言鍾柄也柄有懸孔圜之如蠡旋然故謂之旋其飾有盤龍之屬象蟲之旋而力能勝鍾故又謂之幹也此二者言鍾懸也鍾有四帶紋如篆籀故曰篆每帶有九乳可以枚數故曰枚又謂之景攠受擊處也窐而生光故曰隧也此三者又言鍾體也

㮚氏為量鬴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

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鬴釜同斞去聲○為量謂為凡量器六斗四升曰鬴時是也求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民立法者而作此器則信臻乎極至之理可以訓示四方而取法於萬世矣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甲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illegible]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illegible]也

屬音注旅替同空孔同惌音遠易去聲齘音械○屬之言續甲之札葉相續也合猶重也以犀皮為甲七節相續用之可歷百年兕皮六節相續歷二百年合犀兕之革為甲五節相續歷三百年愈堅則愈久也上旅腰以上下旅腰以下鑽空言其孔若鑽者然也惌縝密貌裏革內也易無敗蔽也朕縫痕也櫜韜也舉取也約則密緻而不粗全豐則充飽而不削殺也齘齒參差也謂札葉附合不相支撐也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畫者畫其形繢者繢以色雜謂合萃也次比也黼亦謂其色也東方謂之青以下自五行之方位而言青與白相次以下自五行之對待而言青與赤謂之文以下自五行之流行與其會合而言素功謂質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

湛沈同秫音述○染羽以飾車旗之屬朱朱砂也湛浸也丹秫丹色秫也熾炊也淳沃也漬染也謂沃其羽而又浸漬之使其羽與染汁相入而後可染也三染為纁謂染朱黑色也赤侵黑為緅亦又黑為緇

㡛氏涑絲

涑音練○涑漚絲而熟治之也

玉人之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駔琮七寸天子以為權

駔讀為組○冒王邪刻之方四寸用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也駔琮謂以組繫琮也宗后謂王后以為權者謂為稱錘之式后亦有稱絲之嫌故也

矢人為矢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

比音毖趮音躁稱相並去聲摶團同○試之於水以辨竹之陰陽陰則沉陽則浮也比即括也矢比於弦而發故名也夾猶箝也設刃必三分

其刜考欲參重與羽輕鈞也彈驚也翔回紆曲也揚飛也堤旁掉也夾者以指夾矢搖之以知矢之輕重也鴻殺猶言强弱橈曲也謂以指弱其幹也生無瑕蠹也摶圜也粟色如栗也圜同摶重重同撣疏疏同摶與如是則材美而矢善矣

磬氏為磬

陶人為甗甑鬲庾

甗音彥鬲音力○無底為甗有底而七穿為甑二者用以蒸鬲鼎屬也用以烹庾量名非飪器也

旊人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

髻音刮薜音孽暴為剝○髻結聚也墾傷陷也薜破裂也暴墳起也此皆器之不任用者故不令其入市也

周禮節訓卷六

周禮節訓六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抄已著錄是編名曰節訓蓋節錄而訓釋之也經文既非完本所輯註文又皆不著名氏觀其自序蓋家塾私課之本故其凡例亦曰聊備兔園之一冊云